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七三七・史部・地理類

- 名山游記一卷〔明〕王世懋撰……………一
- 王太初先生五岳遊草十二卷〔明〕王士性撰……………三一
- 北游錄〔清〕談遷撰……………一八七
- 進藏紀程一卷〔清〕王世睿撰……………四四一
- 辛卯侍行記六卷〔清〕陶保廉撰……………四五
- 環遊地球新錄四卷〔清〕李圭撰……………六二五
- 北邊備對一卷〔宋〕程大昌撰……………七二五

2452/10

名山游記

吳郡王世懋撰

京口遊山記

京口諸山若北固金焦名特著余行役皆一再至焉客數津津誇招隱之勝恨未一當吾遊萬曆癸酉首夏三日余謁選北上將至京口與客謀為招隱之遊悉屏騶從治野服同遊者周徵君公瑕尤子子求李子時養陸子楚生曹子子念暨余從兄瞻美從子一龍九數輩皆覓筇輿

魚貫而行南折數百步入山麓間田疇相望舍桃錯植已循一大樹行可五里許則兩山對削中厓容徑徑稍紆盤漸入深窅余從輿中望見山從面起迴抱逕絕乃招隱寺榜旁出林間余亟下輿呼諸君前公瑕故嘗遊招隱者揮手止母入寺觀銀杏樹婆娑奇甚相與蔭其下圍抱竟五人寺僧云是齊梁以前物意且千年矣從大樹稍折而東南觀虎跑泉泉滙為二池有亭外其間池之外為流觴數曲池之溢而出山處

名山游記

也又稍左而上為鹿跑泉泉視虎跑稍清而據地特勝其亭後臨泉前視大江漫漫若湖卜可榼無易斯亭者公瑕云度嶺稍下為招隱洞余聞銳欲覽勝輒偕健足者躋焉涉頂四望則金焦諸山培壘並出矣稍下並崕而行得所謂招隱洞者洞可坐廿許人坐頃之公瑕以二童子掖而至至則憊矣第手指他洞及題石處余復從史同遊者往探之岩石稍稍異態以洞名者無慮六七大都不能甚奇而嵌空平屬竅若關

轉亦一勝覽也所顏玉蕊等名及磨崕字讀之皆弘正間人筆耳覽竟從它道返入泉亭命酒脯觴數十行起入寺已登小閣下別山僧將取道京口入舟顧日尚中謀所以竟日者僧指輿者言今小紆道張王東嶽諸廟可遊也遂促輿行西北久之出山觀路旁有寺曰鶴林廢不可遊張王廟者俗稱張大帝蓋水神也廟旁居民為優賽神鬻不可近顧餘瀝在榼無所席飲而廟左有酒家可場而坐當鑪者出應客亟命温

酒過觴進之從兄以歌者二人從公瑕命歌數
闕頻十餘觴往來者莫測為何人楹告罄大咲
而去復稍東折見一高阜東嶽神廟焉廟甚宏

整瞻謁而出意覽勝止此矣出廡東北行數武

見長堤橫亘里許大江近若來撼江上諸山羅

立東望鐵甕城萬井鱗鱗烟日是蕩百雉爭出

諸君共謹言最勝地也游人士女往往席堤而

飲徘徊久之命輿而去迤邐入舟日猶熒熒在

掩岷相顧遊且未倦而餘酣賈之促命更其殺

京口遊山記

三

酒步而行江千里許至蒜山山在淤泖中不可

登時潮落網懸風日澄鮮隔江樓櫓舳舻歷歷

可指金山正當面峙繡碧相向若褰裳可往稍

進窮渡頭折而登銀山山跨出江中古殿頽剝

可怖余攀磴行據殿後危石而坐瞰江流齧

石作汨汨聲須臾日墜波間江光縹碧紫烟忽

籠其上顧望久之數觴而下歸途蒼莽持觴者不

卅步輒一觴比近舟則燈火滿街旭矣因訂明

晨為焦山之遊公瑕素怖水謂諸君毋相遲僕

且從象山渡余業知其不能矣听然咲別計平
生登覽豈有窮日力如此自幸不為俗吏所縈
歸舟對妻孥猶津津道不能休也

京口遊山記下

以遊招隱之明日理楫遊江上山同行者子求

夜別去公瑕入城益以周子伯中附舟徐王二

生兒子駟從其師周子行始入舟風蕩舟檣危

動從兒瞻美立渡頭逡巡竟不敢下余與諸君

謀所先舟子來告焦山便金山不便余雅意在

焦山

四

焦山亟領之比挂席行駛若馳駿安若就衽瞬

息抵沙岬矣嫩葭黃麥錯雜錦色俄觀碧柳盡

挿波間連卷異狀巨石偃仰映柳中出余時已

大樂之登岸入寺寺僧出迓不記余為舊游客

也首問郭次甫道人所在荅以淮陽之役為之

悵然已復咲曰有焦先生在何所事郭生入方

丈啜茗少憩即循崖登山道人庵在翠微金山

當其面出庵若相賓主息足庵中已稍折而上

為佳處亭有楊石淙閣老碑記公瑕篆書題壁

間山多密篠蒙茸徑側攀緣而上遂陟山巔巔
有亭角其四周形似浮屠僧云廢浮屠也言或
有據云東望海門與天上下圖山或爲有無金
龍若拳西浮水面不當一柱矣迤邐欲下以未
探三詔洞更取它道瞻謁而返九上下所得磨
崖字無慮數十百刻辭讀之多兩宋人名次亦
國朝名筆也下入水晶庵始命設罇疊庵當南
面最勝坐瞰江流象山近者可梁檣帆往來必
出其下坐頃之見隔江綠楊萬樹中一絳衣女

子掩映斐盞稍稍遂臨渡頭若將渡者已復穿
綠楊去子念從一二少年望若不勝情戲爲呼
白浮之飲竟謀歸余奮曰游焦山不成宿那得
成遊亟呼稚子携吾枕席來諸君皆響應促以
舟往旁院僧舒庵者頗解事將與窮山麓之勝
因拉之行始過一院幽閨無他奇獨藤花翳牆
香氣鬱勃可愛已復下循東麓而行歷僧舍盡
爲北麓兩小山並峙江中若雙關然淺流細石
相戛爲金玉聲則余向所濯足處也從茲以西

墜石林立奇瓌競効人從石罅中行尋華陽瘞
鶴銘讀之尚班班可識其半或云好事者厲爲
之銘故在水中然亦奇矣石之大者若皇小者
若室偃者若釜立者若屏若玦而完若剖而連
據石仰望上爲三詔洞諸岬陡削數仞枝蔓緣
綴皆奇觀也日已垂墜虞淵復入方丈飯僧齋
畢始訪舒庵院旋汲江泉煮新茗啜之而出一
鈎新月已微抹樹杪如霽如靄佇望久之見餘
皇數十乘風快過鼓吹間作蓋圖山軍帥也目

送須臾盡若去鳥暝色漸甚微茫中一短帆來
向迫視故向所遣舟也業已得衾稠樽酒繼至
乃復歸方丈爲夜飲二歌者故在其一能以蘆
管諧歌蓋絕技也客徐生者不善飲而憨態子
念與時養故勦之酒輒大醉乃已就枕畧臥頂
明而起逕趨東麓視日出久之始上亦不能異
尋常晨食畢舟人告潮生比入舟則循沙岸而
牽盡沙復張帆向南岬百丈牽水中艱甚稍抵
北固灣時養請復爲北固之游余時火發於滕

作楚強楚而從竝柳岍南行里許至山北不可
登復進而南爲閱士場魯將軍方大閱伐鼓淵
淵兒子輩多趨視余扶掖登山禮新鑄大士像
畢復折而上盡級少憇念酒盡無可爲歡頓之
見三肩輿冉冉至時余從子堯佐亦續至涼涼
心念此三輿得無公瑕暨瞻美兄將從尋來乎
又安得以楛從也稍上迫之良是權呼就揖若
別經年顧二楛纍纍從行殊濟吾事時養衆中
獨色喜甚謂不從吏茲遊者當冷此三君子矣

漢書

六

所來因與登眺南爲甕城東爲焦山西爲金山
爲瓜洲一覽盡矣已轉入一新祠椽桷華整視
其額御史陳君祠也出祠返大殿魯將軍以卒
來令汎掃便客坐即其處傾楫焉城內外綠楊
映帶樓觀四聳足稱佳麗之區公瑕復道孫劉
斬石在山下好事者亟往觀焉亦渺漫不可爲
真余時手屏觥立楹上望軍伍坐作縱金歷歷
而散從子堯佐尤善飲沃之酒則立罄乃各散
去是夜置酒舟中與公瑕瞻美兄別舟至京口

始立檣風不便輒止不行而余以其隙得遍遊
諸勝處無簡書嚴程之苦而及有故人子弟之
樂即岩居決策裹糧而爲京口遊所得無踰此
矣是行也唯金山不登諸君皆數遊者而余與
子念三人明且掠江而渡金山在眉睫間過遊
於是乎無憾因爲之記凡得上下二篇若三山
名蹟具前人所爲志中茲不當道

漢書

八

游匡廬山記

匡廬山傍歷彭蠡湖豫章北戶也其高大絕無與比山之陽曰南康從湖中望山根下插虞淵上障碧空爲濃淡兩天其陰曰九江九江瀕大江去山二十里而遙從東林寺入山紆行且三十餘里然以孔道故客多游者南康則分守治寄焉東去開先寺瀑布水可十里北去五老峰白鹿洞可十五里余坐小樓中則五峰隱褥其後而瀑布灑灑傍墜然爲吏虞妨務重煩人不得以無事數游萬曆丁丑春直指使者巡九江余以爰書卽訊從竟三月不能至所謂東林天池者已歸南康始以故事當釋奠先師爲一至白鹿洞從諸生講說間道歷樓賢橋覽金井玉淵而返首夏入豫章道瀑布下入寺始獲觀龍池望香鑪峰文殊臺扶掖積級而登將憇黃崖寺以窮瀑布之勝中驟暑病甚不能至比入省則兩臺檄以入賀余時已有乞休志不得已爲一行卽可於道引疾乃歸治裝將復受檄豫章

擇日且發歎曰是役也吾不還矣卽歸而吳中父老好事者間詢若所游匡廬何狀則禁曷以對有如異日裂裳裹糧而行游能復至故所治從人物色乎立問騶者何所可至天池應曰度樓賢橋而上爲舍都嶺此走天池道也是可半日第鳥道不任大輿卽籃輿時襍步得至耳余自度力可辦乃謀以五月之望別吏民信宿白鹿洞而行先一夕雨潺潺及明弗止將午雨小疎鄉大夫憲副熊公祖道城西門小坐雨止別去肩輿竝城北行見五老峰出沒雲際巉巖漸來逼人漢陽諸峰右帶白雲中冒出綠靄積雨下注成瀑布七慮數十百條盡如玉虬飲澗顧視大樂之已稍入山度枕流橋將至洞所則澗水挾雨噴薄石間紫陽大書粼粼水底似非曩觀矣是時府守貳縣令及諸生皆從余謁廟畢與諸生立小講質疑者人人爲盡所蘊而去已乃易服婆娑覽鹿眠場釣魚臺諸勝處凡前人所爲亭榭俛而聽泉者仰而望五老人者介而

朝先師廟者率一登眺視昔游加詳覽畢入堂
堅辭二別駕及縣令先歸守盧君貳玉君獨留
主洞學者蜀熊君故讀書中秘以謫闢幕來盧
君博士時弟子也先一日自豫章來余邀之同
爲天池游逡巡謝曰甚願第與一少兒偕來勢
不能獨令兒留余業不可強遂已至是與三君
夜坐余顧三君僕且去願少縱談毋尚微纒俗
吏爲語小劇熊君故豪忽起自贊曰請以兒村
盧先生而跳身從明公三日游余及二君皆太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地理類

喜乃以質明屏翳導盧王二君暨熊君從從沮
如田間行可七里至棲賢橋橋跨絕澗度其上
若坦衢下至澗邊仰而視橋石兩兩鈎連勢若
危動始爲目眩舌吐上有紀歲月名姓宋時石
工爲之真般僑流也澗皆深徹二丈許而橋之
下爲金井尤淵洞不可測俯視盤渦足幾不自
持橋之左顧尤奇鑿書石間所謂小三峽也其
右指則大石障焉石四面削成若人輦置而非
力可辦傳云水昔衝橋欲崩有異僧出叱石止

焉今輒謂觀音夫士遂龕其上云已具酒脯復
還橋上立見五老峰森然足垂戲顧三君言曰
此老人濯足能無千載骨寒石皆殊色瓌狀坳
突撐拒種種變相積兩建瓴迫不得快狂怒性
號雷轟霆擊卽子瞻獻吉極力摹寫猶謂未竟
鉅麗也大都澗之勝自天而位置若盡人巧橋
故人力也而構若天成棲賢之勝以此時白鹿
洞諸生從者四人曰請爲公導而之玉淵蓋循
澗行不半里而至玉淵水從翠微落左折而投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地理類

棲賢橋懸崖噴雪聲似小三峽而勢過之水作
深碧色土人云投綆至底可十八丈金井涓涓
易盡矣其傍巨石半浸水中上有玉淵二大字
偉甚宋張孝祥筆也徘徊命酒恨其沒於窮莽
廢寺之間乃呼四生各酒之人盡一器而別仰
望舍鄱嶺蛇行一線直入雲表葉且解衣就籃
輿揖盧王二君別去而獨以熊君從且輿且步
昇夫踵膝時在領下歷級百千度可半嶺以上
回身憇立下視彭蠡銀海瀾漫南康在其濱浮

烟一點青耳已而白雲四起瞬息奔瀆下界若
失迤邐更上旁睨諸峰白雲滂出如絮恨不一
至其處不知身故絮中人也自下至頂皆斬巖
石骨幾無寸土嶺之上若天設一關度關而北
平土漸出截然二界矣乃知交廣分茅未是絕
異自此可輿走二十許里始抵火厰寺僧出迓
設茗就之小憇俄而天池寺僧亦至問以所經
歷諸勝處母令以遠漏游僧屈指皆十里內度
日未亭午易盞也乃從導者徑至天池天池在

遊廬山記

九江爲最高矣然吾輿自含鄱嶺來時俯而下
趨者十七望天池仰而盡級者不能十之三故
知廬山高當在南康也天池者巔小池也不涸
不盈石甃之池之來舊矣而寺新於我高皇
帝答神祐也旁建一閣曰凌虛華計部雲所創
以居游者先是余兄元美自楚歸過九江同程
生姚生等登天池題名於閣而姚生者余客也
至是亦從凡兩登矣感宦游之不常題一絕句
於側乃與姚生飯而熊君輿稍後尙未至飯畢

出過四僊祠祠所謂周顛僊人天眼尊者徐道
人赤脚僧也又稍折而右爲文殊臺臺下臨無
際平疇藹藹若浮水而泉從灌莽中下墜鳴聲
日夜不絕鐵船九奇諸峰爭奇競秀爲一寺勝
處云問所謂聖燈者僧云歲一二見如火毬纒
纒而至若現若滅有緣者遇之立久之返闕而
報熊君至乃相與約以次歷覽諸勝處出寺首
從馳道行可二里許至御碑亭碑石穹窿形裂
瓌偉其文則我高皇帝親御染焉大都述周

遊廬山記

市

顛始從洎後奉藥事甚神相與歎息自古淫辟
傲相覲終身一遇而不可得真主肇宇禁殺過
絕而神愈至我聖祖豈唯功德是報殆以寓
叔皮王命之意焉其山陡削卓立外絕無障振
衣肆覽長江縈抱如帶上下二湖渚田間益益
若沼真窮千里目矣下御碑亭行里許過一山
石壁幽雅稍衍其前有鏡於壁曰古竹林寺僧
指謂余曰此聖迹也指其前兩小峰左右峙若
雙闕者曰此竹林寺鐘鼓樓也蓋以形似傅會

云而竹林者竟不知其何始大率如五臺所謂化城耳踰竹林復一里許至佛手巖巖之旁有寺寺有僧寮可坐以無奇弗爲止徑趨入巖巖高可二丈中容數百十人其端攢撮有類六士接引指相故以名巖石嵌空碧色暗泉滴瀝清涼境也余所游名山獨太和時時有之餘亡及者因亟命酒脯卽巖中設坐與熊君酌焉熊君知余以姚生從也請得與偕余固辭而君固停匕以待乃亟趣之來則相與盡數白而行謀復往觀所謂寶樹者樹在上大林寺去天池輿行可四里而遙幾及山麓矣樹有二其一亭亭道傍扶疏四垂妙好端正若浮屠所畫瓔珞琪樹者相傳一異僧自西土移來近忽出一瘦作人狀僧輩以爲大士像云其一生澗旁枝葉覆廡根出石間泉灑灑流其上樹之美故讓道旁者而所據勝不啻過之度澗而北爲寺寺故燬於野火僧募復之外設籬落內爲板屋雖朴若邨居入其堂奧如也余絕愛之將就宿焉徘徊少

頃麾從者置酒脯於澗石余三人各據一盤而坐美葉葢其上清泉穿膝踵間過寺僧復以山簌佐權酒至輒餽不知瓶之罄也從者以告余亟呼取酒顧去天池尚遠而日且曛豈能君趣行不得已復返天池就閣中小憇復爲具召熊君歷敘游蹤縱及詩學久之將候月出以盡文殊臺之勝竟腫腫不甚辯稍出至臺望下界空洞黝深惟哀灘下瀉聲如梵唄而已微茫中倘覩所謂聖燈者庶一覲焉度不可得乃返就枕質明而下山丹梯峻甚倒昇却行凡御碑亭竹林寺諸山背皆當吾面步步惜別而尤奇峰迤邐下垂尤可人意計每至一亭輿夫輒就慈馬至錦繡澗泉石尤奇飛梁跨其上佇立不能去自此而下大都莽莽無奇觀矣惟泉聲時咽依依猶似相送者是時九江之候吏俱至稍紆入東林寺九江倅宋君司理馬君皆以同鄉來迓且送爲具東林寺余復邀熊君過焉相與眺香爐之峰跡虎谿之笑尋遠公之故事依稀若

有遇者而白蓮池已不可復蹤矣熊君故善飲以巨觴觴之別去夜抵圓通寺而廬山始去吾目王子曰余讀桑先生廬山紀事甚夥而三疊泉最勝最難至余所歷不能半然自南康度九江其大要可觀記已山之在南康者石九之土一之故其山骨削泉都作雷霆聲在九江者土石半故其山膚秀泉都作松濤聲其大要如此蓋余常游太華及太和皆登其巔巨麗極矣而茲山在南康者頗似太華削成在九江者太和南巖諸處近之皆具體而微云至瀑布水谷廉泉百丈懸沫彭蠡湖萬頃下浸茲山擅之伏抵於游相甲乙矣

游廬山記

二

東游記

萬曆丁丑秋閏八月王子朝於京師歸竝故道返於閭井中間忽念生平之游缺焉於懷者三而茲行可一舉盡也泰岱為五嶽宗客歲登太華巔顧獨於岱宗一屐齒是恡將為青帝所誚釋褐且二十年不識闕里暨林作何狀其若在三之義何又故人李于鱗物化八載雞酒之酬弗躬喬玄當令阿瞞腹痛失今不假傳一行病夫業且歸臥轅不北矣恐遂為終身悔乃自奮曰卽病必崖而會同事中亦有先我行者傳車至德州問道於州之守耿君耿君曰從茲以平原竝禹城齊河而南之長清此走泰山道也是稍東當故道不能迂百里余曰以行李累東諸侯奈何曰等費耳且以蘇孔道便浙之叅政者曰舒嶺之叅議者曰陳兩公者先公一日行矣余喜而從之于鱗家歷下而齊河去歷四十里而近業欲拜于鱗墓不可令兩臺使者知乃計為羸服間行而先一力聞之于鱗子駒駒報曰

游廬山記

十一

先人墓在長清道中毋煩間行也余益喜過望遂發齊河稍折而東幾迷失道會候者至云墓近矣請小憩民家以待駒駒至即與偕行墓所僅一尺土丘中耳無周垣封樹非得駒不能識也問之云將卜遷別葬耳佇立凄然具酒設拜焚所為文及詩雨泣而別日暝抵長清聞舒陳兩公尚留靈巖寺亟以一力先約之共游二何陳公以刺來迎乃趣復前侵夜抵烟山舖宿夜大風寒晨起躡霜而趨舒公刺迎者亦來知

東游記

末

兩君子能為我留甚幸入山行可三里許始為馳道陡壑中斷石梁跨之甚雄遙望諸山圍列鱗次天設屏障梵宇浮圖湧出翠微間真天下奧區也入門禮犬士畢即往舒陳二公所口占一詩謝其見遲二公已設素食相留矣飯畢具軟輿二僧導而前凡山所名勝處率一至焉靈巖下垂一石人立而向者朗公石也石沼渟泓亭而覆之涓涓出於佛足復匯為外沼而漫流山麓間已忽伏而不見者泉也別院曰達

摩旁湧起一鐵金塗之高可四尺濶殺其一背僕面拘天為紋縷作水田狀者鐵架梁也已稍捫歷而上至一亭而止度其上不可登仰視絕頂下有平壤草木陰映絳宇出焉有廬其傍者一僧一行居之時上下取水如是者五寒暑矣意其人脩頭陀行者恨不一見瞻眺久之而下時舒公小劇頓泉亭相待予與陳公迤邐下從之返舍視僧房竹蒼翠數百竿山以東所無也小憩復出講堂前摸宋碑數通讀之步入香積

東游記

寺

廚見復沼一泉盎而不溢其旁澆澆細流環之問之僧云又一脈也廚之後復有來鶴二泉盎如廚泉而細大都茲山以泉勝其泉或盎或流或伏或見或交或斷僧亦不能盡名也寺當天下一四名刹像構宏麗閣三重峙其前浮屠七級標其右余與陳公據閣巔而望焉浮圖不盡四級而止其山四圍故不能遠眺也下浮圖而南為魯般洞洞上緣傾崖周甃以石而成二石門內捷不可入似為開山僧埋骨地云於是山之

勝幾盡獨所謂通明覈者未之見僧云出山二里外傍去不數武可望而窺也余兄元美嘗為余言靈巖是泰山背最幽絕處游泰山不靈巖不成游也問山僧余兄所題處得碑二碑皆手書詩皆十二韻凡經再游而得者去今二十年矣是夜飯畢各就寢余因得排律一首韻如家兄數晨起書石付山僧而去次日與舒陳二公魚貫而行午舖後抵泰安州州守迎問登山期余輩以晨發告而東嶽神廟乃在城中得以其

東游記

隙崖謁焉廟制宏敞城其四周前為閭者五中為饗殿後為寢宮儼然帝居也穹碑古栢森嚴布列前除怪石碁置視其題刻皆宋元間人浮海來獻者予與兩公拜畢循覽四顧而下則州守已張具別館矣雖饌皆素品而設樂為禮甚都力强之陪乃坐余甚愧其厚為坐久之起更永見頂山如在檐楹間可俯而窺也凡山以夜色視則卑皆兩公所未試者聞余言以為奇漏下二鼓而散次早戒行舒公以服藥請後從予

與陳公兩肩輿先發至更衣亭始屏騶從易軟輿而上是日氣朗風恬游意甚愜見兩山腋抱骨削流泉下注陡壑時為泐泐聲仰視中峰雲氣瀰漫其上始覺泰岱為高顧輿夫力疲下就一壤憇焉望汶水如帶諸山培塿獨徂徠當其前如大賓無少降意予與陳公歎賞其雄已復就輿歷橋而上左一石墳起細泉漫流其上而出透迤墮右澗則所謂水簾也石卑而泉涸不能奇已又折而前見所謂馬棚崖者屏立

東游記

三

道右稍當奇觀歷磴久之地忽平行可三里許土人名之曰快活三余昔游華山備歷艱阻亡論此山平處即大崎嶇不能當華山之三因戲題一絕云曾為太華峰頭客是處堪名快活三非謾語也又前為迴馬嶺蓋自此始不可騎云行久之抵玉皇閣石關當其前茲山一隘也從閣折而西盤紆直上三天門出焉其下兩崖削立樹木蒙茸泉如建瓴下巨石怒撐瀉作潺潺聲穿隙而墮坐石弄泉仰視御帳崖真為勝絕

處御帳崖者宋真宗駐蹕地也今為憇客亭傍植二松鏡石其下謂秦所封五大夫云松故直隴間常木耳為之失笑飯畢更上見三天門縹緲雲霧間雙闕天峙兩峽束之十八盤鱗鱗萬梯昇夫喘汗數易仰視峽口忽遠忽近殆神仙徑也且輿且步至天門則蕩然平壤矣為市而廬者可三十家盡廬則碧霞元君宮焉前為焚楮地廣畝許火日夜不息金鋪朱戶楔棹儼立天闕福地似非偶然予與陳公小憇公署即具

東游記

卷二

顛耳獨其石膩白而堅非山所產不解何力致之乃知驅石事故當不誣覽竟復步而南眺所謂日月吳秦諸觀捨身石梁諸崖與古封禪臺宋東封玉簡流出處皆巡歷指點所至徘徊盡與南望汶水遠從萊蕪至徂徠障之北來諸流併入螭屈蛇騰西流無際羣峰蹲伏拱列青烟數點時為聚落日力所至乃過徂徠南境茲山僅當門戶一巒非復向時相賓態矣西顧日色黯黯雲霾時翳遠水燦落映日如星細視久之始別為水最後望極天處一圓光耿耿欲墮非先所見幻態眾譁視之星也蓋辰星先日而下居恒不辨見之耳上至稍劇余與陳公據石而坐見山陰萬壑隈坳中陡起一山梵宮翠色隱隱旁抱周廬意其奧壤可游也問之羽人曰尼僧所托故無他奇遂已於時纖塵不起煥若春和竟迂舒公不至遂就峰之別館憇焉則日已崦嵫亟呼陳公憑垣而望熒熒半規漸沒虞淵亡異尋常見也獨已沒再吐若瑪瑙盤絳紗蒙

東游記

卷二

之真從水底見其浮沉故是人間一大奇觀耳
時舒公正禮元君畢余二人望肩輿冉冉而至
至則陳公為主將入坐陰風四起手足忽在層
氷間亟起易衣呼酒敵之已乃向舒公詫諸勝
游舒笑曰卽讓二君顧茲山第一奇不佞先之
矣叩之則李斯斷碣舒公署中物也爲之撫掌
酒罷散去約以雞鳴登日觀峰望日初出未晨
余先二公往則屏障酒果俱從頃之二公至了
不辨色雖居室中剛風從背入厲甚亟蔽以屏
陳公擁毯而坐猶戰慄不能當乃呼大白運浮
之身稍得住也而霞光漸起才可辨色見一狀
赤丸半露雲海間亦異沒時再見者起復不見
良久始復出則已爲陰雲所翳無他奇矣奈園
署中書紀游姓名紙上將勒之石袖腕僵不能
出須火乃成書高寒異下界乃爾書罷崖舒公
所觀李斯小篆石石函巖壁間尚餘數行可讀
天護神物也其旁爲玉女池碑紀之亦一勝云
舒公將續昨游予二人復從之徧歷諸勝處乃

東遊記

三

復就別館張具余爲主人猶素食以三公有事
科醮也飯罷二公往焚香余無事謂可亟下先
之曲阜也天忽作霧撲面如絮下至御帳帷則
舒公兩以僦人力挽蓋舒爲石經峪主人也余
不得已停石經峪待之峪去道傍不半里石可
坐數百人以上勒八分書皆佛經俗傳王右軍書
非也書不能唐定宋人筆耳石之上巘高三四
尺許泉奔瀉直下侍郎萬公大書水簾三字錫
深寸許泉嵌入字中殊有勝態萬公又爲石亭
臨泉旁亭之左磨崖高二丈公鐫記其上頗當
下方絕勝處余坐亭中臨流獨酌久之二公乃
至張樂小室中天已向暮坐盡一鼓而下燈火
夾道進邈入城漏下三刻矣頗慮以供億累州
民一切謝遣之擬以明晨間道走曲阜陳公欲
往寧陽有所會約余二人停曲阜以待次早遂
行並徂徠而南未百里曲阜之候騎悉集侵暮
渡洙泗令尹來迎孔氏世官也入城觀閭井蕭
條甚而供億不廢余甚愧之晨起與舒公具詰

東遊記

三

服伏謁闕里廟制巨麗甲於天下瞻仰遺像讚
述功德婆娑杏壇追存聖澤下撫庭柯藹谷抱
千雲材也獨所謂手植檜者大不能抱枯幹無
枝縷紋左向色理甚古讀其碑始知再崇異代
生理猶存為之吐舌予不語怪胡此變相無殊
二氏耶漢碑皆列植儀門外都不甚剝蝕形製
奇古行天下所見太學石鼓文及是耳覽竟磬
折而去可百武至顏廟制視闕里而事事減殺
肅拜而出門之右甃一大井為亭焉碑名其里

東漢書

三

日陋巷此當有據然不可考矣過衍聖公門公
尚臥未起乃復與舒公出北城謁孔林林距城
五里而近馳道如弦檜栢夾道周甚偉林東西
設兩觀門甫入門聞笳吹聲驛報陳公至矣余
與舒公迂之門即與俱入墓所候陳公更衣共
拜亭及饗殿俱蕪壞不治余謂此衍聖公責也
何必待官家循殿後行子貢所植楷在焉大倍
他植枯而不蝕真古木也稍北而西曰子思墓
又北曰伯魚墓稍折而西北庭除漸廣則夫子

東漢書

三

墓也旁扁一廬云子貢築室處夫子墓特高廣
拜畢余登其上草木蒙茸多不可識已復出拜
二墓循覽墻內果無荆棘斯之謂異矣其地平
衍無大原隰山皆纍纍遠綴嶧山南列翠屏似
為之案余不能名其鍾秀也出林望東南一隰
殿設碧瓦周文公祀焉復往瞻拜聞其地為魯
靈光殿址云故知今城不能當魯半也出周廟
遂從東城入懋金畧頃之衍聖公來自言病狀
予與兩公答拜其必費公為具款焉告以將之
鄒別去是夜抵鄒明過嶧山旁意忽之且倦游
矣然猶不能忘懷至臨城范大澈鴻臚偶會余
告以勝游范曰曾登嶧山乎余曰未也范憮然
謂余君奈何釋此奇觀其石皆嵌空瓌瓏第稍
難陟耳余為悵悵不能已抵家久之將握管紀
勝會故膠倅呂君相過道泰山事曰恨公不能
游山北隈坳間石大奇勝非山陽比問其地正
余所指尼寺也因歎茲游得假傳車乘簡書之
隙扶病登拜頗愜生平願然猶有遺憾若此因

併識之以告後之游者

東游記

木

三

游二泉記

余既以未登文殊臺迫視瀑布泉為病而三疊之勝寢興志之顧誅於衆說或曰標道路遠近且有猛獸毒虺虞非多得嚮導不可往或曰往返不可日計深山絕澗中無民廬舍難可盡日力或曰春夏草樹蒙翳決不可入以初冬時往雨則滑而艱步不雨則涸而無奇觀然余意雅欲究之不為懾止九月朔方伯靈壁劉公罷官歸約過余為白鹿開先游余喜默自幸瀑布之

游二泉記

三

勝可窮亟呼婦飭酒肴具以遲越五日劉公夜至開先寺宿報者至晨起亟披衣往從之游公謂余龍池勝易竟業不能待子請與子登文殊臺入黃岬寺可乎余即憇憇之登劉公時已謝諸迎者獨請以南康守盧君從而劉公携少子偕來併為四人游出寺行田間里許易梵輿而上屢陟隘口舍輿而徒見清泉豐草輒就憇焉迤邐再上至昔人避兵寨意即所謂黃岩若者寨漸近香爐龜背犀牛諸峯俯視姊妹石娟娟

下作危墮勢蛇行轉上里許路稍寬衍文殊塔出焉塔據一峯峯拔地削立數千百尺下臨不測即所謂布水臺也丹葉翠篠蒙嵒翳谷可愛循嵒東行數十武至塔所以石甃其四周風高防敗也然亦漸廢不治矣塔前一石橫出數武險絕難上惟寺僧習而登焉山疏謂之定心石或謂四望石云一名險一名景也其南望正與瀑布泉對懸涯萬尺轟轟下瀉墜珠飄練澎湃百狀當泉所注石都作異筋理蜿蜒蜿蜒龍爪

游記

三

競出嶄嶄來逼人即所傳老龍洗潭處遠不得至而瀑布泉水已潏潏在吾杖底矣逡巡不欲歸下方久之始下飯寺中顧日尚有餘晷因復迂行至萬杉寺觀刻石而還劉公出鈺金命僧修文殊塔顧余盍共此勝事余諾如所施云以次日復從公爲白鹿棲賢之游上舍鄱嶺遇兩宿擲筆峰下晨送至上大林寺婆娑二寶樹追先忌別公而歸歸可十五日幸抄簿書之累乃心未嘗不三疊也先是雨數日微霽已大晴太守盧君司理丘君入見言次稱大夫之意爲三疊游乎予曰幸甚誰與先者二君曰已今大微知道路薙草萊竟日力可往返予喜謂即今日可行乎曰可亟發教往縣尉懼弗備白請以明日行余曰即弗備固亡害奈何重失佳日遂簡車徒士皆裹糧而從余先之盧丘二君蹤而後始由九江通道度中館舖五里許別入觀山下望五老峰近可握衣已稍背而北從榛莽中至一民舍憇焉二君薦餅餌畢請易筍輿行行百

游記

三

武即竝澗澗水建篲下入草間已作潺湲聲山
依澗而上漸高若設屏障傾欹愈奇意即所謂
屏風雲錦也已渡澗而北稍上更折而南巨石
縱橫澗中水勢瀾湧鋪瀉石磐懸注旁灑已覺
應接不暇乃下兜輿立石間賞歎久之自此徑
仄石礙漸不可輿矣蛇行數百步澗皆巨石前
拒水不得下迴流怒擊澎湃欲倒而澗傍故道
前視亦盡障塞疑便與人世隔絕稍進迫視
罅天啓中洞可容數人劉世揚所題玉川門李

遊東記

三

夢陽所謂白鹿洞也人皆僂僕而過輿不能從
過是又作別境矣兩崖鐵色壁立數百千丈峽
水森束轉急仰視不寒而慄徑皆蒙茸細草或
滑磴但容一趾徑窮輒渡澗澗石亂插水中猱
接騰踊下上僅免濡屨喘吁相屬幾不自支前
覺有異衆譁謂三疊泉也乃稍定氣徐陟至則
山崖四面陡削樵徑絕焉澗隨山止而三疊泉
從山南最高處冉冉盤空而降初級如雲如絮
噴薄吞吐流注大磐石上水石衝激乃始滌洄

作態珠迸玉碎復注二級石上滙爲巨流懸崖
直下龍潭飄者如雪斷者如霧綴者如旒掛者
如簾散入山足森然四垂湧若沸湯奔若跳鷺
其聲則蘊隆之候風掀電馳震霆四擊轟轟不
絕又如昆陽鉅鹿之戰萬人鳴鼓瓦缶相應真
天下第一偉觀也潭中流峙一巨石屹然砥柱
好事者嘗勒名其上俯視目眩予乃隔潭據一
大石呼盧丘二君箕坐敲石煮松溫酒浮白酬
之坐去瀑布二十許丈泉濛濛時灑人面先是

遊東記

三

日午煖甚捫歷流汗已坐稍稍涼既而嵐氣襲
人背袷驟單覺閒然幽境凜不可留而意苦不
能釋去二君告日盱乃起令徒隸拍掌嘯呼山
谷響動泉若加駛下視兩峽天闢日光晶晶下
散平湖覺此身如在仙都鬼谷迤邐亟下出洞
門就兜輿步步惜別至山下始就民家露坐而
飯日昏黃矣是日也誠不自意獲此奇觀自謂
生平一大快云大都茲山以泉勝而泉之勝以
從峰頂四下與他山泉出山下者異未登文殊

臺青蓮諸詠便謂溢辭况三疊泉瓌偉奇麗僻在鳥道太白子瞻元晦所未探之奇其邦縉紳士衆老死所未識之境一旦余以守吏賈勇而登覽之獨非幸歟余懼夫入開先而遽返者薄廬山爲常觀而妄肆譏彈故記其大略以示游者爲茲山一吐氣焉

游泉記

游鼓山記

鼓山東障大海其高蔽虧日月蓋福之鎮山也由東門行至鼓山寺可三十里而近由寺登山至半山寺可五里而遙由半山登絕頂數如之始余爲督學使者時左伯陶公景熙屢約爲鼓山游弗果已量移左叅政丙戌春正月來自莆中右伯陳公玉井以政暇倡爲游憲副錢公恭卿徐公克賢僉憲劉公質之暨余實從史之閩帥盧金陳三君因請具醕糒以從卞月之廿有七日昧爽往右伯米起余整冠而待門者報臬三公行矣頃之右伯行余踵而從時天大淞霧既行彌甚曲間幾不辯咫尺無論鼓山所在行久之霏微中忽有山家知招提近矣更前見繚垣頗峻山僧出迎寺榜出馬門徑幽窅有泉如綠漿石梁跨之梵宇之後爲方丈甚宏殿三帥席而待入揖問臬三公所在亟從之僧察花木頗深三公遲余二火不至方設象戲余拉之出就

游鼓山記

三帥飯謀以軟輿登山頂更霧屏日荒茱白
 矣山徑皆施石磴諸軟輿魚麗而登行里許
 見巨石立道側篆刻游人名紀年至正蓋元
 人筆也更一里得一亭輿人憇焉側身回望
 白雲都在下界羣峰懸屬各擁青螺髻方山
 一臺僅吐尺許意象超忽不似從人間行茲
 山第一觀也山多石面泉從半山墮瀰漫瀉
 石間作涓涓澗恨泉脉稍微無廬山棲賢橋
 下聲耳更上一巨石若端冕而立不知何人
 大書其上曰高山仰止越巨石行文二里許
 為廢亭石碑猶立蔓草中稍折而南入一隘
 門卑僅容輿兩崕削立為磴數十級而下劃
 然中啓靈源洞在焉靈源洞者四面皆石壁
 中裂一澗深可二丈許其端有若洞者故以
 洞名澗上為石梁甚鉅可席而坐橋左築小
 菴兩楹於澗上道者居之三帥將以榼就菴
 而飲湫不容膝乃復出飲橋上橋左右皆勒
 游人名字多篆隸古雅可愛觀前者宋嘉祐

間知福州燕度偕其僚佐來游字作蔡端明
 體罷後者為我明屠尚書僑張尚書時微時
 為藩臬同游字殊不逮最鉅者澗下石高
 正得二丈鐫一壽字搨工方施紙乾搨馬澗
 形勢甚偉而酷恨無泉山志云五代時僧神
 晏誦經惡水聲吹之遂西流故又名喝水巖
 大為游人減興今安得復喝之來也問泉所
 在導者左折循崕而南鑿為龍首有泉吐焉
 楚層為池盎而不溢伏流下墮草間即寺前
 所見水源也余愛其清駛掬水而濯徘徊間
 為右伯諸公促行乃復從隘出循大道而東
 更歷廢亭一山忽可田見短垣中數樹桃花
 人家歷落問之乃半山廢寺僧寮也寺枕太
 頂峰下聞甚宏麗為野火所焚門之外故有
 羅漢泉門址尚存行數級輒得一遺址如是
 者三四歷而後為方丈蓋煨燼之後山僧結
 茆而廬三帥復傾榼其地錢徐二公銳欲陟
 山巔而帥陳君復盛言望海可窮羅源連江

境遂亟登輿山僧昇夫俱有難色蓋自此上
 大頂峰皆仰面行蒙茸間無復石磴矣陳公
 與余輿最先山高風漸厲而日更朗潔炎之
 始至巔多積石其均處甚累似曾亭之爻為
 海風所敗矣亟問僧晦翁先生所書天風海
 濤何在乃刻一臥石上書楷而逾稍不似平
 日書因歎自有宇宙便有此山而誇詡勝事
 使人欣然願往則以先生石間書故士安可
 不自豎立陳公稍倦登降坐石間遲諸公不
 至欲返余固挽之小立則諸輿冉冉至矣因
 復與窮四面之勝其南則方山削成平田盡
 見伏而不敢稱賓南臺西峽二江分流忽合
 脉絡明甚諸小浦紆回儼若游鱗注于大江
 西則南臺石梁虹臥江上歷歷若有人度福
 州城垣枕山如帶平原江右抱而來無所不
 見北指連岡重疊漫衍海波穿入其中皆羅
 源連江二縣境也東望大海兩江北匯是名
 馬頭稍北而諸溪盡化為鹹海矣猶恨諸山

包絡其外未究太觀惟正東日出處曠望無
 際若紅霧數十里羃之問僧云是委花所所
 面大海又云紅者是海軍夫沙然不能盡解
 也余與錢公立談久之興盡而返下至半山
 陳公息僧房羣公至拉之出浮數大白而行
 日已西矣於時纖雲不興大江來盪吾胸浩
 然生白而獨日所射處閃閃作紫金光亦一
 奇也入寺饗三帥宴飯而亟易輿行日在嶺
 嶺十里暝色城郭生烟比大城元宵燈火然
 照乘矣大都茲山以峻名以登眺勝靈源而
 外奇麗無聞而右伯及諸公猶以登頓為勞
 眺覽三奇為恨第吾輩日坐堂皇理簿書自
 境不四游一旦以公暇聯鑣登高山望大海
 循覽名賢書蹟俯仰今昔亦足舒其逸矣何
 必更希奇麗為觀耶或曰登鼓山須秋氣清
 小琉球隱隱可望云以俟左伯景熙歸而語
 之

游鼓山記終

游石竹山記

石竹山高亞鼓山而奇不能當九鯉湖然傳有九僊靈蹟山巋然峙宏踞驛道傍可順道往無遠遊徵發之費懷之久矣會遊鼓山同游者盛言石竹之幽勝余時以正月之廿六日卜返莆中檄傳吏廿七日止宏路就石竹山宿焉是日乍霽乍雨甚虞霖霖之廢遊日方中至宏路司理劉君時視福清篆循故事出迓余微言雨怯前途而石竹近可遊劉君言業已除衛具辦矣願者幸不雨亟入而飯出而就輿視石竹眉睫間物耳然歷數皓嘯循無患溪行可十里而近始至其麓山形甚陡不可輿乃易小兜行山散多石而窳樹皆不植而蕃路及徑紆昇夫枝柱跳盪都不成步仰視蒙茸中巖骨露稍迫翠微旁標一石云別一洞天至此巨石齒錯稠木交加扶踞屈詰綴若連理兜中應接不暇矣積雨之後雖蘇磴加滑點蒼滴翠彌助其幽左望

游石竹山記

積石平上如臺石或入立樹多側生則所謂僊人坪也鳥道所不除稍折而右觀音巖幽焉巖石上覆長廣數丈而下為徑路甚狹柱而飾以棟桷中設大士像兜輿度其前容足而已由巖而左迤邐更上石壁圍環如削鐫書其上多今人詩也三石攢立中若有窩曰化龍窩石紋如鶴晴明見之曰鶴影石最上一卵石若碑而立不知何人草蓬壺二字度蓬壺為紫雲洞劉君已先至出迓余下輿揖問所之君請入洞洞廣不盈丈深倍之上壓巨石若磬而砥左折得門兩石隘之劣可容身偃褻而過稍得平壤九僊閣託焉由閣而左復得一楹山僧所奉大士羅漢閣也余易服禮畢載返九仙院將有所禱劉君已為余具牲醴予拜且默禱自以學道無成強起兩載未知稅駕之所初不萌異望也真畢解帶與劉君凭闌下望閣去地可二里餘無患溪從西北來合小溪蛇行山麓群峰奔突四起

而中一小山樹籠其上昂首銳尾宛似一魚撲刺相向則所謂仙鯉山也蓋土人以九鯉僊故傳而神之然亦酷肖矣由大士閣更折而左爲僧居及香積其前可望龍江浩渺接天與九仙閣各具一勝覽云由香積而下面石崖觀上有圓竇曰出米石相傳竇初生時僅容粒米出不竭可足一僧飯爲貪者導之稍廣僊怒而止米其說殊某唐下香積復躡而登石壁屏立中闕可坐磨崖而詩者上爲

詩作山記

卷三

龔侍御王總戎下爲王僉憲二王皆夫不利豈以斧鑿爲山靈所惡耶從石壁右而登數級得大石焉曰醉石云是九仙醉臥處去醉石數武而卓立崖上下臨不測一石曰摘星臺爐其上而二石梁之以度危視太和之捨身崖稱茲山奇絕云立久之更上一石屋空其中僧云是僊人丹竈酷無他異不知何所據而屋之丹竈而上道稍稍窮復返至九仙閣劉君言山多狙公適以吏卒從諸狙乘來

游山記

西

攫果餌大呼擊之乃去先是憲副錢君爲余言山有兩蒼狙巨甚携二子挂樹間獸余不見當是爲人逐逐耳揖劉君少退憇旁斗室中從者謹言狙公見余出就視兩樹可得六七枚其一坐樹杪最鉅即錢君所見也劉君以榼具告選勝須九僊閣前而隘不可席乃之大士閣強劉君爲賓主酒再行而下界忽黯不辨色空濛中但聞哀灘聲初疑薄暝已知爲雨候也旣而烟霏驟開白練自吐明滅倏忽皆成瓌觀縱談良久侵夜而別返臥室中灘聲甚厲石牀清冷久不成寐因占一律已而交睫得夢甚奇晨起稍爲劉君述之不解何祥也因索紙筆書所占詩付山僧而去山多幽石灌木傳以靈蹟雅勝鼓山而恨眼不見流泉問僧云有洒耳泉從左下可數十武而汲今所飲是此水也秋冬泉涸無雨至下山汲溪流飲之僧又云山之下尚有虎跡

峴仙井仙苑石其巔有狀无峰嶠房設濟貧

筭僊棋盤僊履跡諸勝處大都不能勝所見云

游石竹山記終

名山游記

游九鯉湖記

閩山以水稱奇勝者即三如九鯉湖且著夢靈宦遊者多禱焉余始爲督學使者迫試事不得往已晉叅政守莆竊自喜爲地主乃牛檄僊遊令延莆山舍黃天全志鯉湖山人字全之年且七十能詩文余舊知也度山人往可一月許而余始謀爲九鯉游二月朔雨其而余亦遂巡有所待者王生湛未至湛字汝存余督學時所取好古士也四日雨良已五日湛至六日昧爽成行湛以鹿車從出莆西門循城北行已折而西入山霧滃九華嵐巘出沒長松夾道都着黃花香來襲人輿中得二詩行三十餘里聞澗聲甚厲憑軾寓目恠石林立躑躅亂開一佳境也四十里得民家飯焉已乃涉澗望雲際高山當懸緬而登昇夫喘吁相屬如是者十里而至頂頂以西萬山綿亘前旌皆度翠微上路僅左擔下臨不測如是者又十里而近湖祠之羽士來迎知

靈境不遐矣地稍稍闢爲石田可耕可廬其陽碧水湯湯初不知爲九滌上流也橋曰鯉湖度橋而登一嶺可半里許盡嶺而滌見聲始喧目不暇接已爲舁夫送置迎僮館館即余宿處也入門更衣仙遊令謁畢次黃山人來接以賓禮遷問令祭品具者當來言今白具辦盥而往可數十武而至水晶宮則鯉湖正當其前水晶宮者九仙所宅也余時意交於神甚虔拜而命諸生讀所爲祝詞畢復嘿自禱大都如后仙告而語加詳真已出就湖前小亭答山久拜復召王生偕遣吏謝令暨諸生使君且與三客袒衣遊毋相迫余乃易衣起羽士前爲導山人選竹爲杖而從山人故善談而勝具不衰又雅熟山中事余倚爲游宮之西石壁嶄巖佳植籠映勒天子萬年四字甚偉宋人陳謹筆也壁下一巨石如鼓屹立湖傍一人撼之輒動又一小石曰玄珠湖水溢則與俱浮皆號靈蹟云覽竟稍左

折而北得古梅洞入焉洞故有梅生其中顯名者遂以古梅名今無存矣洞之右地稍斥而可廬九仙閣峙焉前植老梅亦緣洞意也余三人登閣徘徊望鯉湖水如玉雪可餐而橐中偶携吳中天池茗來命汲水烹茗色味俱絕再啜而下始謀選勝以觴山人云此去而南爲瀑布泉爲龍擦石山之第二滌可席而游也於是復循洞出行可數十武而至山及已先諭諸候吏布席以待至則三人昂足就坐焉余時猶齋素而飲不能卻酒以塊壘須澆諸瓊觀非是莫領也問橐中有携樽在亟呼之煖而進其地北對水晶宮水從湖中穿龍擦石下瀉危石長如匹練故以瀑布名龍擦石者紋縱橫若鱗日晃之光來射人怒流爭汛聲若震霆又如數部鼓吹而石間紫躑躅盛開彌益其態王生故所未覩大叫絕倒謂不從先生來者幾虛此生盤中山藪甚廉顧流目快心杯至輒嚙蔬不暇佐山人又

盛言珠簾玉筋之勝當倍瀑布與益勃不可
過輒奮衣起從此而下徑益傾欹以兩人掖
而行幾五百步而至是爲第三滌稱奇絕美
泉自瀑布滌洄而下墮不測其右一石削成
數十仞水從上垂垂而挂可數十行綴若流
蘇晶若聯珠是名珠簾山人所誇最勝處也
顧余所獨喜者水激濤湧噴薄飄空細者如
霧如烟粗亦如霰如雪粉珠屑玉簾外都無
勻水誰謂南中不雪耶予從石上望前一樹
樅枿未斬稍爲礙目亟呼力士斧之爲游
除障斧之奇果益出而意猶銳觀第四滌
羽士可更前乎辭以滑不可下意未已更以
侍童往須臾返命曰此以下磴絕矣須更看
草橋行山人曰往吾繼而下者數丈捫葛
躡橋而行者幾數里乃得窮玉筋之勝玉筋
水自盤龍山來與滌合勝不能過珠簾玉筋
而下羽流絕跡使君似不窶往余與王生相
視而嘻既已無可奈何乃就山人選厠其踞

布席復飲於時微日射水閃忽作五色光對
視巖臺岡其上灌木萬章其下鐵色萬仞仰
面望九鯉湖瀑布俱不可見但觀銀濤滌泱
皆從樹杪下令人毛骨清徹顧謂山之吾老
是鄉矣坐太泉數武而飛灑霖霖若來沾拂
巾鳥坐文之酒益進體頤益寒余與山人俱
御袷視王生色慄起睨路旁一石高可丈許
中爲半觚若洗若削山人賈勇而登余與王
生繼之政得坐三人中施榼焉天若爲余輩
設坐者柱是王生坐逾穩余戲謂此生翠雲
裘耶坐高而後菽目與珠簾辭而前望飛鳳
盤龍兩山愈親遠水蜿蜒上映刺天石壁又
一奇觀也匡坐且談從者以瓶罄告度日且
晡乃徐步而返立水晶宮前亭四顧皆穹山
稠木中闢爲湖下無片土豈非天爲神仙造
此境耶出亭而東爲蓬萊石屹立雷轟滌之
右旁施小閣步閣而南巨石數十丈偃臥滌
中江督學以達所鐫詩處也余方欲更步而

僊遊令及師生輩皆跂館門以待乃辭全之
汝存往別舍昔已薄暝矣閉閣靜息嗽少粥
而臥中夜得夢似不如石竹而殊有綢繆
土意人云滌水震撼祈夢者多苦不得熟眠
余違此亦良幸矣晨起復謁而謝九仙拉山
人請與俱東山人告未飯余復還館以待已
山人偕王生至曰從此而東雷轟滌石梁可
遊也余復易衣而行先視所謂丹竈者竈無
慮百餘處蓋石嵌空似竈耳水漫流其上遇
竈色加澄而垂綆有至數十丈者或云與下
四滌通理未可測也又東而近石梁巨石傾
仄不可步下藉以草數人勾連而行梁之上
已施坐設食矣梁廣六尺脩倍之四旁若斷
上乎如砥左顧則雷轟滌建瓴而下右盼則
九鯉湖下墜如弱水於時陰霧霏霏別爲空
濛景余乃擘脯浮白以禦嵐氣不覺陶然將
別山靈命鼓吹振於石間水若加駛復舉數
酌與山人長揖而別王生從余歸行二里許

而飛鳳山更出吾南余復停輿與王生睇視
久之乃去余於泉石癖蓋天性也願於泉恨
所出處多無奇即有奇巖絕壑又每恨水不
得注茲山故饒奇石然山所出泉僅古梅洞
邊一縷耳湖水乃從永福萬山中來所歷無
慮數十百里而九滌之石造與遇合相得爲
奇麗觀快心醒目自匡廬雁蕩外不多見也
宜其爲神僊所窟宅云何仙兄弟九人乘鯉
事頗杳冥又與淮南八公異顛末卽夢奇中
余未敢信然要是地靈所鍾世有神仙定
當顧而樂之雨時淋瀝不可遊遊不雨後水
亦微減勝余幸以積雨後霽而遊遊而竟日
夕亦自沾沾謂有薄緣於山靈矣歸而述之
以記得題名若干字詩若干篇

游九鯉湖記終

游溧陽彭氏園記

元秉既以八月十四日為滄中之游則謀於次日聯舟而游二洞玉潭凌晨發舟道經溧陽城下私心念今夕中秋節遂無勝地時元秉從兄思善以計部郎居憂城中余往弔之思善時病初起請為具余辭不可思善謂非敢滯君行色有彭氏園去城五里而近此走善權道也蓋始寓目焉以當中秋之勝集乎余始領之而行是日酷熱如伏抵園爰就泊日過午矣肩輿半里

許而至曰此園便門也余循之而入數武得一橋又數武得石門一狀如關又如梁制甚朴野過此栢屏蘿逕又十餘許武折而得大除山堂峙焉堂甚宏麗前鑿方池周以石欄芙蓉披紛其中後則洞庭奇石積植高下逶迤如螺而上略似吾兄弁山之一余以為即奇弗能當弗視也獨池之南皆高岡茂竹長松四五株挺立竹中望皆合抱一亭踞之正與堂對相去可十餘丈思善坐亭中呼余上余循左除躡級而上岡

高不能二丈亭所踞視它所持高因就憇焉俄而元秉偕諸客俱至亭小能受客十許人而秋暑方熾然松陰竹色蔽虧蔭映岡前後皆水水氣入亭覺意果俱涼矣思善願謂侍童以榼來小飲須臾酒至佳甚思善曰此吾得之鄰人者酒數行思善請它往余意謂此亭可不負中秋何必就廳事館訂諸史氏咸笑謂君樂此竹樹乎是方始耳余始異之姑逐導者穿竹西行度一橋望其下即向所入門也嗣是迴環歷亂不

可窮詰或入松林或下倚岡毛立基布盡如真山或樹杪見水劃然游空或徑窮轉磴偷然別構所歷亭館無數都不甚宏鉅閣榭架水點綴清華而已如是者半里許始得回橋而憇焉橋跨一溪其前澄潭天鏡曠若半頃灌木周遭如卷如畫橋設朱欄碧油幔其上容皆魚貫列坐酒炙亂陳余客姚生者後至呼之聲響相答迷道竟不能前以主人導者掖之良久始至時余族孫定鼎携數童自隨能為新聲思善亦好

也歌數閱思善叫呼絕倒浮白亡筭盡失病起
態矣酒罷復循南岍行見山花媚于道周紫微
烘於木末真令人應接不暇稍折而北更得一
潭竟不辨所自来但觀水際大松十餘株秀色
然天老藤纏之臃腫支離與樹無別蟠若潛虬
怒若攫龍掛若飲猿蓋園最勝處也松間一亭
軒敞特異彭氏別設盤食以待物皆精好余與
諸君坐亭中望隔河崔葦深若無際歎賞久之
天忽作雷雨垂而下思善亟邀予起赴其專設

三

余疾雨疾行客皆踉蹌而從更數十武得亭
止焉則思善盛設其中亭所臨即嚮所游澄潭
北面也對望南岡竹樹葱芊烟水下上又別是
一境矣羽觴適進飛雨驟過沈雲卿詩小池殘
暑高樹晚涼之句未足喻其快也雨止飯罷尋
出山之路漸就平曠小亭曲砌細草幽花宵與
初徑絕久之始得園之正戶出而四望白榆高
柳列植周行杭稻菱荷離披掩映前瞻則遠山
隱約後盼則松竹拱抱亡論園中所有即此亦

足令人樂而忘返矣時漸昏黃甫辨入色思善
漫邀余入堂登山山多迴廊曲磴迤邐而登絕
頂是一平臺青油幕之亦是佳境然雅非余好
也餘客別踞一峰而坐各觴一二亟趣之下就
堂更飲久之出步庭際則微雲漸開規月半出
荷氣甚鮮歌聲互答舉觴瀝之是真不負中秋
矣遂與思善別而登并大都此園之勝在長松
脩竹廣陂高嶺以地近山宜松故而主人自其
祖建士謙兒時也者茲園園可百許畝且七十

四

餘年祖及孫世增脩之則園之松又以年勝即
貴介王孫傾鉅萬資為之不能驟致宜余之噴
于茲園也 之名不聞天下則以在僻壤
能入有茲園也夫

黃亨夫給諫蓋讀不佞游鼓山記而善之携書略云起伏吞吐如天外游龍矯矯不可羈縻紫陽一段足爲曠世之砥又云初微起以左伯繼以與左伯言終之及堂皇簿書一段此漢吏濼律豈卑卑椽史所能解者不佞甚愧其言戲答云記自凡鳥此亨夫筆端造化假其毛羽耳先是亨夫聞不佞鯉湖之行銳欲與偕而偶患臂痛止遂以二絕句壯其

黃亨夫

游不佞謂亨夫一舉筆山靈已知即以神遊稱四豪可也所恨者藉令亨夫在行所助不佞記中語不知受作何態耳三記成爲跋一通于後以貽亨夫萬曆丙戌春二月吳郡澹圃主人王世懋書



重刻五嶽遊草序

嶽之有五天地巧於結構以成千古大
文章有人焉抱不世才舉險詞幽奇
種之莫可名狀者以三寸管羅聚几
案間是又萃天地之大文章以自成其
文章者也顧海內不乏能文家亦其足
跡遍天下題詠滿名山者未易多觀

五岳遊草

序

豈選勝無具歟抑或嗇於遇也吾鄉
王太初先生夙負雋才于書無所不
讀以名進士歷官數十年宦轍所至
遍五嶽因得登峯造極各窮其奧作
五岳遊草大而蟠厚地直聳蒼昊奇
摩巨靈剗六甲秀而降帝子夢朝
幽而藏僊都營佛窟一經點染

王太初先生五岳遊草 序

之鬼斧玲瓏嵌空悉奔奏于毫楮是
莫非岳瀆英華供其揮灑而縱橫也
先生之遊誠壯矣哉予幼讀是書竊心
慕之然獲遊者不過吾越諸山而已及
筮任以來始而滇雲繼而嶺表亦僅
得擬先生滇粵一遊他若西北諸巨鎮

五岳遊草

序

或一過之而迫於王程白雲馬首不遑
盤桓焉信乎遊五岳之難也先生之遊
不特其才為之寔其遇使然向非奉使
西南握符東北往復其地即有百斛之
才千秋之志亦何由吐其珠璣為山川
生色則是先生此遊誠壯且難矣惜是
書兩經剗剗藏板俱失間有存者止斷

簡殘編不幾令先生奇才妙筆漸
至湮沒而岳瀆神靈亦黯然而乎故
於休沐暇特為修輯去其魯魚亥豕
重付之梓俾後之君子披覽是書或
有才而奮於遇歌遊未遂者不出戶庭
展卷如對即有一二高賢能如先生之
遊亦將問途於已經神交於異世共信

五岳游草

序

三

先生當日萃天地之大文章堪與五岳
並壽而余亦得附名於不朽也夫
康熙辛未孟春同里後學馮魁題于雙
嶺峯下之知還堂



重刻五岳遊草序
天地至大也事物之變至
無窮也而人以眇然七尺
之軀塊處一室眼如針孔
乃欲縱談古今懸斷天下

五岳游草

潘序

一

事勢必不能故古來通人
遠士每喜言遊莊周著書
首以逍遙名篇言鷗鵬之
運自南海以至北海屈平
作騷雲車風馬歷扶桑而

徑崑崙言遊者莫侈焉然
特空語無事實至司馬子
長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
蘇子瞻陸務觀輩則真之
迹徧天下而其文辭亦遂

五岳遊草

潘序

上

雄奇跌宕超絕千古遊亦
何負於人而儒者嫌於玩
物喪志乃有官衡陽而不
登南岳者然則太禹之上
均嶽孔顏之登泰岱皆非

耶明代聞人如都玄敬喬
白巖王太初王崑崙皆嘗
編遊寰宇皆能以文詞發
摠所覩記而太初先生所
著則有五岳遊草先生夙

五岳遊草

潘序

三

植靈根下筆言語妙天下
興寄高遠超然埃壘之外
生長臨海台蕩括蒼自其
家山從給諫出參粵藩副
滇臬典試巴蜀視學兩河

諸岳鎮而外如峨眉太和
白岳點蒼雞足諸名山無
不窮探極討一一著為圖
記彙為詩歌刻畫意象能
使萬里如在目前蓋天下

五岳游草

潘序

四

之宦而能遊而能載之
文筆如先生者古今亦無
幾人嗚呼名利之毒中於
人心爭錐刀而競尺寸如
鼠入牛角如蠅鑽紙窓正

由不知宇宙之廣日月之
大使能置身物外曠觀遠
覽則諸累可以冰釋太初
為言官而不阿權貴歷方
面而清白著聲擢開府而

五岳游草

潘序

五

堅辭卧丘園而自得非唯
天情曠達蓋亦山水之助
為多焉今遊草一編具在
人於塵勞輾轉之際試一
展卷披尋未有不豁然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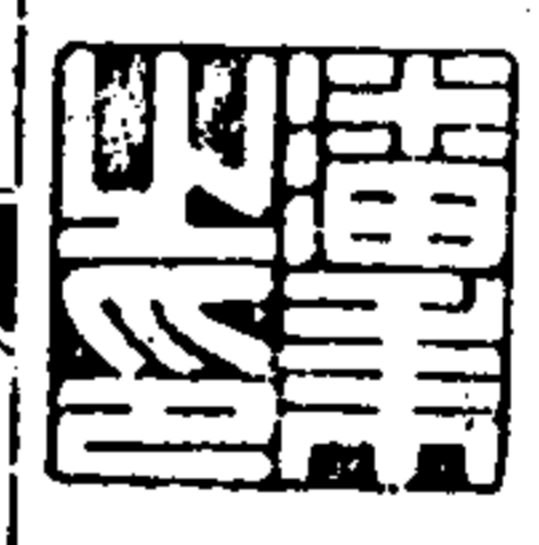
開悠然神往者天機深而
嗜慾自淺以是為解熱之
清風療煩之良藥不亦可
乎余雖好遊而其慕太初
先生之風流頃來台求其

五岳遊草 潘序

遺集不可得少司寇馮公
再來偶得是編重為梓行
屬余序之其廣遊記廣志
繹諸書則將續購焉馮公
官三事而勇退以山水文

王太初先生五岳遊草 序

章自娛蓋深有意乎先生
之為人者也
康熙辛未孟秋松陵潘耒
書於東湖寓園



五岳遊草 潘序

王太初先生

余行遊海內五岳舉矣作菟裘于白
龍溪之澣計了滇雲遂息足焉客有
濯纓詣余溪頭爰問余曰子好遊乎
夫遊亦有道耶余曰夫太上天遊其
次神遊又次人遊無之而非也上焉
者形神俱化次焉者神舉形留下焉

五岳游草

自序

乙

者神為形役然卑之或玩物高之亦
采真客曰其人何如曰若士汗漫于
九坂是天遊也軒轅隱几于華胥是
神遊也尚子長勒斷婚嫁謝勿與置
身丘壑是人遊也夫玄關寂寥天神
邈矣子欲與二子余曰一丘一壑良
吾願也清溪鑑我心矣抑尚生云婚

嫁既畢五岳必遊余髫鬣之子視吾
年不十四焉猥云婚嫁姜也就木矣
若余則烏能待哉若余則烏能待哉
然則子遊其天乎曰唯唯否否余未
能莽蕩其馬支離其御余遊四荒之
內未能覩六合之外余人之畸也請
言其人曰夫遊淺之乎人也然亦難

五岳游草

自序

二

言矣思夫馭迴九折踵垂百仞鳥道
羊腸蛇退猿飲幽壑無底顛崖半
履險心悸手足為痺彼無其具猶弗
遊也抑有益州帳老牛山歎逝靚遺
不常河清難俟澤啄玉雉懸伏灰驥
白首青山意興盡矣彼非其時猶弗
遊也若夫石室再開酒壚寂若七聖

一第
冊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踳迷三山風却陰晴未定僕馬告痛
涕笑邂逅萍梗參差彼厄之緣猶弗
遊也然則孰與子曰茂陵雖渴不余
倦矣少女未老曷事臥矣九州已十
弗類此子矣昔人一泉之旁一山之
阻神林鬼塚魑魅之穴猿狖所家魚
龍所宮無不託足焉真吾師也豈此

五岳遊草

自序

三者于余獨嗜嗜與不嗜爾請言予
之所嗜曰心志不分者神凝耳目不
眩者慮定故丈人之承蜩也若或掇
之也夏侯氏之倚柱而書也雷霆而
嬰見之也余之嗜遊類有然者夫遊
必具賓主戒車徒提筐箚語云良辰
美景賞心樂事所以試也余遊則不

擇是當其霜雪慘烈手足皸痲波濤
撼空帆檣半覆朝畏嵐烟夜犯虎跡
垂堂不坐千金誰擲余不其然余此
委蛇于大冶乎何惜遇佳山川則遊
抑或王程有嚴星分夙駕受命大吏
弩矢是荷風波眼底縉塵滿袖迂迴
間道動稱掣肘余不其然余此鷄肋

五岳遊草

自序

四

于枕上乎何有遇佳山川則遊又或
百憂慙心萬事勞形死生離別黯然
銷魂雲陰月黑風雨連旬追懽買笑
強顏掀唇余不其然余此即當舞袖
一付偃師氏之手遇佳山川則遊吾
視天地間一切造化之變人情物理
悲喜順逆之遭無不于吾遊寄焉當

其意得形骸可忘吾我盡喪吾亦不知何者為玩物吾亦不知何者為采真語未畢客乃起曰夫遊道則盡矣子之遊踪類可述乎曰可請啞畧而言之神州赤縣五岳為尊漢宣帝時作配自今瑤池寶軸用秘真形誰其竊之負局先生述五岳遊齊魯雍冀

五岳游草

自序

五

賢聖之鄉大哉禹功明德未央金臺易水俠骨生香梁園鄴下秋圃擅場次大河南北諸遊岷汶萬里其委三吳再起天目滙為太湖翳氣千年作帝王都嗟嗟乎邯鄲乎臨淄今之武林姑蘓次吳遊若夫山川詭幻兩越為多天台雁宕余即而家東海三山

一葦可歧洞天福地越得十二次越遊青神故壘白帝舊城雪銷水漲一日江陵瞿塘劍閣自昔不守蜀道雖云難登天亦何有次蜀遊六千大楚是稱江南茫茫洞庭七澤注焉江漢好遊沅湘習怨指雲雨兮堪疑望蒼梧兮不見次楚遊粵土踈理四時多

五岳游草

自序

六

暑高風揚塵滇境咸春碧參玉笋幻出桂林蒼洱昆華蕪產竒跡次滇粵遊披圖九曲是為武夷幔亭雲氣恍惘霏微莽莽寰區縱余所知嗜而未食惟閩荔支俟將以閣遊終焉客歛衽而謝曰有是哉是不可以無記遂記之峇萬曆纔十有九稔記者滇西

隱吏天台王士性恒叔也



五岳遊草 自序

七

序

余同年友馮公再來重錄王太初先生五岳遊草郵致見示余得受而卒業因歎海內山川名勝皆造物所秘惜自大禹輔橐軒至探其險怪辨其物類而鑄為鼎伯益復因之而著為經是開闢以來第一部大文章後世

五岳遊草

林序

乙

雖有善遊總不能躬歷一隅而抒寫其大畧惟是古今能文巨手又往往藉山川奇勝開拓心眼毋論籃輿蠟屐能盡與不能盡皆可即意中所激發著為文章踰踔百代龍威丈人所謂天地大文不可舒亦以此為造物所秘惜耳非專為登涉之難而言也

太初先生諸作雖為五岳寫照但其
文之沉雄古宕逶迤參錯蓋將畢生
精神與疊嶂層巒扶輿磅礴之氣相
遇沐浴吞吐于寤寐間故能落筆搖
五岳若此今復得再來為之表章重
鏤垂久不致如前散佚與鼎沉泗水
經燬秦灰同一扼腕非文章有神獨

五岳游草

林序

二

往獨來于兩間必不容磨滅者乎再
來以詩文鉅手所著如滇攷及見聞
隨筆天台記贊石刻諸書博綜山川
人物皆可傳之無窮與太初先生宜
其後先輝映讀書人即著書人為作
為述又非偶然也余與再來生年同
而嗜學亦同今老矣抱疴又無不同

計自茲以往皆未必復從事于筇杖
使造物不能秘惜為太初先生之續
猶幸得讀是編以當宗少文卧遊亦
可以極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至于文
章一道再來尚有餘勇可賈乎余也
請從而後也 峇

五岳游草

林序

三

雲銘謹題于西泠旅次



王太初先生五岳游草目錄

卷一

岳游上 附圖 六篇

嵩游記

華游記

恒游記

岱遊記

衡遊記

卷二

大河南北諸遊上 附圖 四篇

西征曆

遊西山記

五岳游草 目錄

謁關里記

遊梁記

遊茶城白雲洞記

卷三

吳游上 附圖 六篇

吳遊紀行

遊武林湖山六記

留都述游

卷四

越游上 附圖 六篇

越遊注

入天台山志

遊鴈宕記

台中山水可游者記

卷五

蜀游上 附圖 四篇

入蜀記上

入蜀記下

入蜀記中

遊峨眉山記

卷六

楚游上 附圖 四篇

太和山遊記

遊廬山記

楚江識行

吊襄文

五岳游草 目錄

卷七

滇粵游上 附圖 六篇

桂海虞衡志續

沈舟昆明池歷太華諸峰記

游九鼎山記

游鷄足山記

游七星岩記

游點蒼山記

卷八

岳游下

登岱四首

泰山行

登太華絕頂四首 太華山

題華山玄龕道者二首

與鄒元承登華山入自桃林洞因宿玉女

峯冒雨上三峯絕頂

賦得祝融峯

大河南北諸游下

覽古十一首

涿鹿望華陽臺

叢臺

邯鄲道

銅雀臺

蘓門山

五岳游草

目錄

三

金谷園

北邙

函谷

新豐

驪山

馬嵬坡

陳思俞招飲太白樓

易水篇

雲中謠

晚過申仙臺

秋日登玩花臺

冬日真陽道中

早發羅山

夜宿繁臺

過夷門

秋雨泌陽道中

與尤子輝宿賢隱寺二首

秣夜再泊朱仙鎮

雪後憶鄒子玄然芝樓

憶遊中泉寄鄒司徒首三 秋日過申陽北門首

北邙寒食郊行見醮丘壠者

卷九

吳游下

夜下剡川

越王臺

西湖

嘉禾烟雨樓

虎丘

慧山第二泉

金山

牛首山

五岳游草

目錄

四

燕子磯

來石

謝家青山

白岳東天門

羅漢洞

太素宮

五老峰

釣臺

歸天台

西湖放鶴亭

賦得大江行

立春江行見金山雪霽

金陵懷古二首

王將軍園亭

白下與湯義仍集家弟主叔宅

再宿王將軍石室四首

除夕泊舟吳閶門寄懷王承父伯仲

春日別周公瑕王百穀張伯起幼于諸君

錫山人日別陳穉登

陳從訓茅平仲飲于京口舟中語次有懷

張助父綠波樓 廣陵曲

賦得紫霄崖 贈黃說仲遊雲間

越游下

泊鄆江

登雪竇寺

余公子招飲湖庄 九日候濟山望海

五岳游草 目錄

禹穴

過樵夫亭

兩登中山雨懋景高亭

桃源行

上華頂

宿石梁

遊仙岩謁文信國公像

蓋竹歌

元夕宿精進寺四首

登金鰲山

黃尚仲讀書委羽洞

華頂太白堂觴別王承父

行至華濤憶王承父錙蓋玉

柘源道上別甘使君應溥

入歡巢懷顧處士歡故居

惡溪道上聽猿聲 詠明岩

七月三日過盤山 過石門

宿靈岩寺

舟次海口

七夕宿江心寺

鴈山雜詠八首

同潘去華何貞父登玉甌峯四首

卷十

蜀游下

五丈原

連雲棧

五岳游草 目錄

空口

五丁峽

琴臺

支機石

浣花草堂

君子賣卜處

薛濤井

巫山

黃陵廟

白帝城

灩澦

江樓八景

余得調去蜀入粵叔明程先生亦自蜀來

共話山川凄然興感賦以短章

江樓歌

楚游下

夢遊楚中因繹為楚歌四首

寄題九疑山 過洞庭五首

與劉元承入蜀至荆門執別二首

滇粵游下

桂嶺守歲效李長吉體

謁柳柳州祠墓 吊劉參軍黃墓

蒼梧道中 栖霞洞

黃化之招遊端州七星岩

五岳游草

目錄

七

還自粵途中即事二首

昆明池汎舟夜宿太華山縹緲樓上二首

點蒼山雪歌 行定西嶺即事

與鎰憲使質之浴安寧溫泉

九日同吳原掾張養晦二憲文登九鼎山

贈無心 贈月輪

迦葉殿謁尊者 將入滇寄子行

史侍御招飲龍池 再至龍池

携見滇遊還寄子行

卷十一

雜志

卷十二

雜志

目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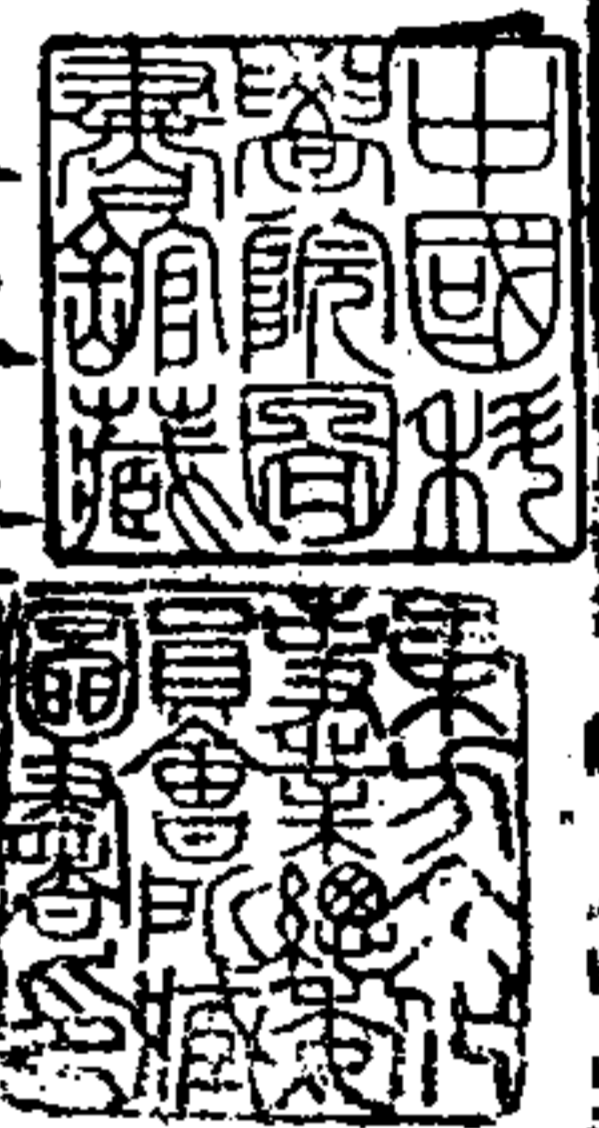
五岳游草

目錄

八

王太初先生五岳遊草卷

章安馮甦再來重輯



門人陳捷頌
男永年硯珍 全校

岳遊上

記五首

嵩游記

蓋余少懷向子平之志。足跡款遍五岳。乃今始得自嵩始云。時歲在辛巳六月。余以朗陵令滿

五岳游草

卷之一

乙

秩緣宛赴汴。跂足可得望太少二室。乃以日壬戌過登封界。入界步騎上下山坂。繇鳥道中出。江北多土山。童峙有河。瀆而無澗。溪獨此石。棧峽持而劍立。草木離披。縈溪水其下。恍惚如行天姥嶺。亦嵩山首途一勝也。未至登封二十里。遙望豐巘如蹲虎豹。意奇之。問牧者云。此名御寨。即少室。是夜入縣宿。風雨驟翻盆。下暝不見山。頃明稍霽。起出戶視之。則嵩山兀立。縣城之北。而少室從西峙。二室皆白雲衣其半。余乃策

騎出北門時。細雨猶拂人衣面。先繇山東崇福宮。稍東為啟母石。正方形三十尺。而厚稱之。余笑謂塗山即示化。當不至膨臍如是。宮後奕碁樗蒲二亭俱廢。止存泛觴遺石。轉而西二里入嵩陽宮。外立唐鉅碑。後植漢封三栢。其最大者。南枝一節。瘿甚。後者指此木瘿也。室其中。余遂割瘿注酒。滿引之。畢入拜二程夫子像。復西五里。法王寺。前石池。丈許。紫金蓮。開中秋一月。云神光說法時。從地涌也。土人往移去。

五岳游草

卷之一

二

即驚惜不及其開時見之。日午寺僧以笙簫度法曲。飭畢出山門。復西二里。會善寺。為岳神受戒于珪禪師處。後立為戒壇。今亦廢。惟餘四天。玉石柱門外。樹李學士溥光茶榜。筆陳如列戟。復西二十里。少林寺。桓楹礙日。龍象如山。長夏無暑。碑刻種。蘓子瞻趙孟頫輩其尤者。殿前檜栢入霄漢。問秦封槐。則風摧二十年矣。今寺東一槐。亦可數百年。黠僧往。謬指以誇遊人。無辯者。寺四百餘僧。目唐太宗退王世充。

世人所共知

此義真不可不括出

賜曇宗官僧各習武藝俱絕寺為跋陀所創後四十年而達磨來自西竺跋陀翻經處天降甘露西有甘露臺是夜宿方丈聽律師大千為眾僧說法推極禪宗至愉快也明日詣初祖庵行里許入謁祖白暫脩眉鳳目僧言此太子東渡像也後居東土嘗六毒面雖稍赤然非今所傳巨眼胡僧云庵前三花樹蓋凌霄藤附檜而生者花正開深紅可愛自達磨未至時有之左一柏高興花樹柱云盧能鉢孟中帶至也余

五岳游草

卷之一

三

為書六祖手植柏字庵後一小亭為達磨面壁影石頑高可三尺隱一僧坐石中比丘無言指石曰公知祖之苦心乎晉魏末世人脩齋誦經佛正法眼藏失故祖不立文字以九年寂坐見性遺影而示之教所謂金石可貫也余曰唯唯第此跡還當掃却楞伽四卷何必非文彼其三週渡海豈以指迷不則頑寂枯僧墮落外道又此胡引之也為書偈曰活人做死事難向一切說打破這片石方許見如來無言首肯久之

極善描寫

相携登五乳峰蓋山形為飛鳳又若五乳然者時白雲渡巖起山腰咫尺不見人累隨六里許雲過處則以袖藏之至洞揮袖片雲從掌畔飛出也洞在右乳入洞則寒冽栗起不可禁傷陷一隙無底僧云洞初為火龍居祖至後此中去也下山轉而南十里上二祖庵前岩壁繡綴井四為祖卓錫而成者泉相去丈許味各異南上一里為祖煉麈之亭登亭則伊洛二河環遶其下河外印山橫亘山外復為黃河一線西

五岳游草

卷之一

四

來河北又見中條諸山逶迤不絕二百里內皆一目盡之卓哉觀也此去少室絕頂不遠欽遂登之以時大雨後山澗流水急没人脛且山陡無別道故不果也下山再宿次日轉而東十數里至岳廟亞少林壁畫中甫二像大樹林立多糾纏東轉如手執之者或云此即岳神為珪師一夜移而來也廟在黃蓋峰下仰視東峯凹處是稱嵩門乃由黃蓋峯上挹盧岩瀑布不啻龍湫此去岳頂不數里亦以雨不果行而嵩岳

之遊止是矣。山亘數百里，大都皆岩石蒼翠，相間峭壁環崖而立，如芙蓉城列抱于上。太室其大者，少室鉢孟子晉諸峯皆然而三。十六峯則夔如吐，蓋遠望之共成一山也。其寺皆隋唐以前建，而法王一刹，則漢永平佛法初入時在。達磨四百年之先，其碑刻穹窿數十百道，多古今名賢手筆，而唐碑皆刻佛像，無數于上，亦與今製異。其樹多檜柏，即秦五品漢三將軍外古木，離天亦多，與寺俱起，經千百年，此宜他寺所

五岳游草

卷之一

五

不得伯仲也。然余歎恠宇內名山，亡論峨峨冠屋，即余家萬八千丈下，猶窮日乃陟其巔，二室頂不三十里而遙，而以為神州首嶽，至詩稱峻極于天，何豈此山隱隣，崿突出于平原大陸，內以自軒翥，特標所勝為奇耶？抑戴日至下為天中鍾顯，蒼景清泚之氣，以總領諸岳而然乎？或謂山高為崧，詩稱岳之崧高，非嵩嶽之高也。蓋堯時止有四嶽，余聞于楊用修之言云。

岱游記

五岳通言岳而岱，歎稱宗蓋訪于有虞氏之書。云間嘗閱道藏，稱天帝之孫，群靈之府，主世界人，民生死貴賤，是又宜焚香炙額，呼聖跡以邀靈者。士女聞駢于海內矣。余戊子北上京師，以二月望日登濟寧陸，與陳思俞飲于太白樓，思俞以登岳，憊甚，力是夜遂趨曲阜，信宿寧陽，時少女風送暖，四郊麥青，雉鳴馬首，見萬仞遠矗天蒼翠，半出重雲上，意樂之以日下春不果至，乃宿太安州，次日肅入謁岳廟，鉅如王

五岳游草

卷之一

六

宮以堞，據城其四角為六門，內九石玲瓏，乃南海人輦而來者，墀列一檜二松三栢，咸形怪色，秀可餐，栢則漢武東封時植也。右為環咏亭，石壁嵌古今詩，多歐陽韓范諸名賢手澤，覽畢問道登山，遂出登封門，取侯囊隨筆記之。出城三里山之麓，有朱堯為左懋更衣亭，易筍輿而入者，一天門也。入門視岳皆石山，而蹊鞞尚土石錯左，俯澗道石累，水洳滴流其中，五里有平橋際崖以度者，高老橋也。過短橋左，岬聳立。

此身未登了如指掌文章不勝更也

兩石腹相加。水從天紳岩來。駕石如明珠而附者。水簾洞也。自洞轉數里。右崖并立。穿窬足履。馬脊者。馬棚崖也。越崖上。摩空閣。凭之路。僅一綫。從此兩山夾道。謝土而石。登益峻。嶺無馬足。置慶游人。咸脫騎。投徑而前者。迴馬嶺也。迴馬而上。僧童多擊鼓。彈箏于道。以邀游人之賞。游者倦。偈不喘息。亦時為側耳。則弗覺。忽而登其巔。既登而立。內外望。則遙見三天門。尚在雲霄之表。而此為寧陽道中。向所見在雲上者。

五岳游草 卷之一 七

乃正岳之外。郭所謂黃峴嶺也。進嶺西行。折東北。上而下。復下復上者三。乃得地夷曠。三里為快活三也。夷地窮海。循崖上。視上益斗絕。所謂六中望天窓者。其下水石相嚙。作建瓴聲。枕石嗽之。仰見鉄嶂青壁。真可萬尋。是為二天門也。入門過御帳。宋真宗東封。所露宿處。帳前雙松。老幹拳曲。勢欲飛舞。然可數百年。而人輒神之。為秦物者。五大夫松也。餘帳內畢。更上百丈崖。崖有石屋。當十榻。京奇據石而嘯。聲從硿研間。

出而裂山谷。為朝陽洞也。復過大小龍塔。石鏢吐水如龍。哆口然。自此上盤道十八折。雙關插天而峽束之。仰視益又奇。與者至此。前人與後人頂踵相摩。應邵所謂畫重累人者。三天門也。入天門。左折。馳道如砥。廬而市者。可三十家。廬窮而掉。楔立金鋪。朱妃。焜耀人目。樹以貝闕。承以文石。前為楮池。廣畝而四時之火不絕者。碧霞元君宮也。元君即天孫。或云華山玉女也。禮畢。北上而謁青帝宮。凭三觀以望。三觀者。秦觀。

五岳游草 卷之一 八

以望長安。周觀以望雒陽。越觀以望吳門。練也。宮後峭壁十仞。刻太山銘。字大千掌。其下漸就銷泐者。唐磨崖碑也。右為闕人刻。削以四大字。籠其上者。燕許公東封頌也。又右為孔子崖。復升為玉皇殿。前磐石輪囷。擊突如戴切雲之崔嵬者。岳頂也。虛其頂。四望無所不際。天為築甃。半覆之。立石上。誦杜陵齊魯青未了。因令黃冠一。指之。白雲東來。群峰盡失。非烟非霧。隱隱蕩蕩。在雲下者。大海影也。西南渚鄰如綫。乍

到此畫到此解

明。乍。滅。者。汶。沈。諸。水。也。徠。素。稱。賓。于。岱。至。此。亦。拱。伏。如。兒。孫。其。它。整。敦。滿。地。烟。火。聚。落。目。力。所。不。能。竭。者。龜。蒙。鳧。嶧。諸。山。也。頂。前。立。石。如。圭。粗。理。而。玉。質。或。云。內。有。碑。函。之。或。云。止。建。標。為。識。然。非。太。山。石。意。當。時。驅。鐸。致。之。則。秦。無。字。碑。也。從。殿。後。眺。桃。花。洞。其。右。蒼。顏。屹。立。千。尺。不。動。者。丈。人。峰。也。又。東。北。望。黃。華。洞。即。玉。女。修。真。處。與。仙。人。石。閣。咸。杳。眇。不。見。時。罡。風。烈。甚。吹。足。起。寸。餘。巖。墮。復。轉。而。前。視。左。右。二。峯。若。為。岳。頂。之。

五岳遊草

卷之一

九

輔者。東日觀。西月觀也。余欲宿日觀。望日。為連晨夕翳。曠故諒與余家華頂未明視海底不殊。乃誦東望日本。西俯河源八字神懺。舞視觀右一臺。顏者為秦封禪臺也。葛天氏以下封秦山者七十二君。蓋洪荒半矣。非秦漢始志稱秦。碑梁父。漢封石閣。黃帝禪亭。云々。今秦臺石日觀。存其名。非故址也。轉而下石。益滑。風益怒。過一崖。巨石屹。吃。下視無底。吹萬撼谷中而起。者。捨身崖也。又過一壑。四石如累。九支撐兩崖。

間懸室。不。落。者。仙。人。橋。也。入。公。署。視。玉。女。池。凍。雪。未。消。池。頭。立。石。高。五。尺。餘。摩。之。止。得。臣。斯。以。下。二。十。九。字。則。秦。李。斯。斷。碑。也。下。天。門。入。側。徑。拜。呂。仙。像。傍。樹。雨。天。下。三。字。石。碣。者。白。雲。洞。也。興。人。自。此。咸。繼。而。下。復。過。高。老。橋。入。一。峪。平。石。百。丈。隸。金。剛。經。字。大。如。斗。萬。侍。郎。恭。為。刻。水。簾。二。字。于。垂。流。間。最。勝。則。石。經。峪。也。出。峪。始。見。一。山。張。拱。當。前。如。不。欲。為。太。山。下。者。狙。狻。也。山。雖。純。石。其。石。巨。而。奇。者。惟。岳。頂。與。朝。陽。洞。也。此。山。

五岳遊草

卷之一

十

上。而。視。之。則。奇。為。仰。石。峽。而。登。如。出。天。關。也。下。而。視。之。則。大。為。野。曠。俯。東。諸。侯。一。目。而。盡。也。記。畢。下。山。麓。眺。仙。人。影。探。王。母。池。呂。公。洞。而。歸。守。劉。君。道。迂。余。曰。岱。言。止。此。耶。余。曰。岱。之。游。止。矣。曰。未。也。岱。之。陽。則。曲阜。焉。其。林。先。聖。之。所。藏。魄。也。陰。則。靈。岩。焉。其。寺。宋。天。下。四。大。刹。之。一。也。一。不。至。岱。不。成。游。余。曰。唯。孔。林。則。余。謁。矣。靈。岩。未。也。乃。以。次。日。復。循。岱。之。陰。至。靈。岩。沿。澗。入。夾。道。皆。土。檀。脫。膚。而。軋。節。入。山。門。紅。鶴。滿。林。為。開。

師法定雙鶴之瑞定師佛圖澄于石趙間勃
寺無泉則見雙鶴棲山麓遂卓錫而視鶴立與
錫卓處咸湧二池為雙鶴卓錫二泉殿製三層
二十八角中須彌南觀音北藥師東釋迦西阿
彌各以其方鎮之為寺正殿右一古栢不知
種於何年折栢西有石竇于地下門扃不開為
魯斑洞比數十武浮圖高十三級下与洞通為
辟支塔繇龍藏折而址過千佛閣片鉄高七尺
作水田狀或古佛所遺衣身也為鉄袈裟香積

五岳游草

卷之一

十一

厨東石龜高六尺室其中以盛甘露泉脉近
塞而龜遂裂好事者引別流以存故實為甘露
亭又址攝而上後倚獅子岩前對雞鳴山鉄嶂
正方如削下藏一洞下標一亭環四山而立
夕陽之景收一寺盡矣為抱靈亭遠望東岩縹
緲有石如人立為朗公山寺碑不下數百惟蔡
卞書大碑一幅橫經四片為佳刻寺南一山有
穴穿見南天乍視之如明星爛然冬日之午正
与寺對為通明窟王生曰余讀圖經地志齊州

山咸起西北而岱為中龍之委蓋黃河昔挾濟
流直沽入海云隋室引河入汴南行不還說者
謂不無斷地脉哉而岱宗屹立自雄孕畜千年
不少替豈帝自出震無所假靈于西址耶然則
岱獨稱宗非偶然矣

華遊記

余友人陳貞父以忠艾淳卿穆嘗過太華登絕
頂為余道其勝津津念何得一飛越其間歲戊
子適余与元承劉君有西川之命乃訂華約焉

五岳游草

卷之一

十二

以閏六月二十日道出華陰令劉若水頗修蕪
杭州故事亭臺棹碣無所不葺斷以待遊人今
與元承日午至岳廟讀李藥師祝文與唐玄宗
諸鉅碑讀已登麗譙坐對三峯奇峭逼入王維
馬遠所不能圖也余神已先往矣已至縣遂望
雲臺觀而趨道中多頽垣人穴其中云古長城
也秦始皇踐華為城意此十里至玉泉院院有
石洞貌希夷睡像右為山菴亭據磐石上前對
三古樹繞以藤蘿幽陰可人水聲出自石澗

諸君請看此情
之此具

也。茶罷南向行。兩山夾澗以入。如屏復如幃。後山未盡前山復迎。馬頭彷彿余所居桃源。遂脈然有季鷹採風之想。五里至第一關。過關為桃林坪。數折而至希夷峽。絕壁刻入成窟。高百餘尺。希夷羽化其中。守者嘗出其顛以求施。後乃具衣冠葬之。余笑謂此希夷所蛻也。即蟬過舊蛻尚不顧而俗輩以人道事之。此似之而非矣。峽畔有泉自石中出。滙為泓。盤渦轉轂。以下第二關也。又數里為莎蘿坪。對坪為上方峰。兩

五岳游草

卷之一

三

鐵鑊下垂一石池。仰出其巔。三月遊人至。間得蟻附上。滋蔓塞不可辨。又數里至十八盤。盡望綠翳如抹。名青柯坪。諸羽士具笙鏡法鼓出迎。曰：遊人止于此也。余問不止則何狀。曰：自坪至頂二十里。蟬鳥遂絕。木惟松。始生路僅徑尺。臨萬仞壑。絕處則鑿石度。以木棧欵上。令善導者以繩曳之。下則留繩于後。其名為懸汲。遇險甚則如猿升。木手足相禪。不能全用足行也。余顧元承曰：毋論其勝。即此險吾輩可弗一嘗元

拍胸

承。咲領之。是夜宿坪中。窗外雨忽靈。至明不休。霧瀾漫布山谷。已稍薄。見遠山如黛。躍而起。則益復合。咫尺不辨人。黃冠向余曰：高山霧重則霖不可登也。元承請稍俟之。余自忖與山靈十年之約。今日過其下。不登則不登矣。乃更強起之。曰：霧厚則不見險。正易登山耳。遂奮而拉元承為樵人。裝揜衣于被。易芒鞋。曳杖頭。佗玄。餘後隨崎嶇。三里至回心石。元承見雨復絲。下微視余。心不回矣。則起束繚黃冠授繩繫

五岳游草

卷之一

五

末于繚前執之。而曳余行。遂上千尺。撞三折。幾三百步。石裂成罅。六罅偏成坎。以木枕橫接之。如梯。余仰不見。撞頂內。懾而不言。恐阻伴輩也。乃試以手足四據。右手扳右坎。左手執前枕。枕不視。抗方敢。以後足次第承之。一黃冠下佐。余足以上。初惟伏而升。弗覺此至中折。雨甚。足躡岩凹。避之。回視俯不測之壑。又躡枯枝。依其半。膽始落矣。兩縷稍。升自撞頂。喜曰：至是已騎虎背矣。復行踏絕板。巨石過至百尺。峽

此撞為短而峻過之又轉二石磴而百尺始盡
乃過二仙橋突石橫三丈為半規形稍錯寸趾
成步下瞰無底絕處則布石為橋度橋又登頂
數里過雲臺石取石作蓮花雲作臺之句又盤
旋詰屈而上為車箱額益又數折為白鹿龕石
寬處舊有白鹿臥其下又再折而至老君犁溝
則片石直倚挿天亦又臨絕壑杳冥不知其際
中裂一縫如犁而成溝也好事者必易犁溝為
離垢真成嘆語溝長與撞稱而險過之撞有石

五岳游草

卷之一

十五

殺而溝上下皆懸絕偃倭登且半風駛余亟呼
黃冠努力縮汲之元承為書登天二字溝絕處
當轉身則以片木度三步最危既度又數百步
為擦耳岩臨絕與溝稱而壁峭直又過之步
潤四寸許余舒兩手磨石坎面壁而足瑟縮以
移踵半垂外真伯昏瞶人之射哉又數十步當
陡崖處翻身向右折而上為樹猴愁自撞至此
皆南登也又南為登岳正道旋而北一山如鹿
頸長里許名白雲峰有石簷覆山頂余為書礙

絕頂不絕
神氣

雲二字入道房餘已又數十步登倚雲亭則峰
之巔也此望蒼龍嶺多奪魄余頓喜霧不見矣
出而南走則過閭王邊遊者惡其名易以仙人
砭乃徑臨險如行二仙橋九里許始盡玄蘇曰
此太閭王真不遠矣余曰尔亦畏死耶坐久喘
息始定復北行數十武一崖巖然視犁溝更險
第稍短春時溝崖一切垂鑠可攀徂夏道士收
其鑠余止攀石坎而上故危較倍崖頭一洞雷
擊其半欲墮洞門紅白二圈名日月崖又南數
里樹一棹楔為登岳御道則蒼龍嶺云嶺一石
山側立深谷中大都深百餘丈潤五尺許南高
北下左右斬然如走劍脊上一無所依倚余過
諸險雖慄神不動至此泊然浮之而矣乃兀坐
不敢正視第竊窺先行者少欲墮因憶陳貞
父華記經七死乃免蓋登華惟不墮則皆萬
仞故千尺撞枯枝折而墮一犁溝足一失墮二
擦耳崖手一脫坎墮三閭王邊值神暈眼花而
墮四蒼龍嶺遇風坎而舉諸嶺外以墮五衛叔

五岳游草

卷之一

十六

雲二字入道房餘已又數十步登倚雲亭則峰
之巔也此望蒼龍嶺多奪魄余頓喜霧不見矣
出而南走則過閭王邊遊者惡其名易以仙人
砭乃徑臨險如行二仙橋九里許始盡玄蘇曰
此太閭王真不遠矣余曰尔亦畏死耶坐久喘
息始定復北行數十武一崖巖然視犁溝更險
第稍短春時溝崖一切垂鑠可攀徂夏道士收
其鑠余止攀石坎而上故危較倍崖頭一洞雷
擊其半欲墮洞門紅白二圈名日月崖又南數
里樹一棹楔為登岳御道則蒼龍嶺云嶺一石
山側立深谷中大都深百餘丈潤五尺許南高
北下左右斬然如走劍脊上一無所依倚余過
諸險雖慄神不動至此泊然浮之而矣乃兀坐
不敢正視第竊窺先行者少欲墮因憶陳貞
父華記經七死乃免蓋登華惟不墮則皆萬
仞故千尺撞枯枝折而墮一犁溝足一失墮二
擦耳崖手一脫坎墮三閭王邊值神暈眼花而
墮四蒼龍嶺遇風坎而舉諸嶺外以墮五衛叔

卿下基。賀老避靜處。崖滑欄折。而墮六七。余度
四死矣。此其難哉。第欲退亦無路。益又奮曰。蕪
子瞻謂食河豚美。足當一死。矧余得當太華哉。
死生命耳。余生度險多矣。乃握念閉息。仍曳絙
而寸升之。匍匐至其半。據一石稍憩。黃冠漸曳
余至頂。于時霧卒合。目不辨下方。第見晦冥內
樹杪明滅。在脛脛間。故不震。路斷又鑿一石。湫
轉身傾仄。而過為鷄子翻身。久之元承亦至。黃
冠曰。此升岳第一險也。過此當無難。又行里許。

五岳遊草 卷之二 七

至五將軍樹。怪松也。雨驟急。疎松不能蔽。復
促行數折。上下踏成絕。而鑿危石攀之。如跨鞍
而過。名騙馬石。云倚石望東峰。巨靈掌真成人
手。然乃當時墮石露膚色。如此也。謂五崖。破裂
與膏溜石。鑿者其懸。斷正等過。此入通天門。為
入岳咽喉。數步至宗上祠。然後為華岳之麓。猶
非岳也。祠後分兩路。西行而後入鎮岳祠。上西
峯。東行則入玉女峯。上東峯。余乃由玉女峯入
既至一石如龜甲。覆峰頂。腹下皆空。道人界二

王太初先生五岳遊草 卷一

石室居之。背為祠。玉女。余與元承前後至。宿
祠中。是夕霽。晨起。風露俱收。青翠方滴。向之如
螺。如鬣。如中。易出。溪。控烟。濤者。今皆環侍。几席
不動。余注目久之。度石梁。視玉女洗頭盆。五箇
咸蹄。涿焉。爾矣。欲投一石于玄宗拋簡處。一羽
士住此三十年。不知也。復過細辛坪。一里而儉。
上東峯頂。石滑無坎。脫鳥而行。至頂。見黃河東
奔。三門。殿上似有聲。中條黛色。遙接太行。與之
婉。蛇。俱去。東海微雲。捧日上。在隱見。間如隔絳。

五岳遊草 卷之二 六

紗。那令人不。發狂大叫也。東下半里。為衛叔卿
下基處。石山突。起籠以鍊亭。一橫石臥斷崖上。
余慄不能踐。命羽士為取一碁子而還。下至昭
陽洞。門前三日。鑄而洞中。鍾自鳴。道者雲。堂
迎謂曰。固知公此來矣。余謝不敢當。坐而觀。鉄
亭。更勝峰頂也。雲堂復謂余。南峯不可登。潦後
蓬藿。長過人。踏多。缺。陷。無踪矣。余意不然。之。遂
登。遇荆棘。刺面。且披。且行。衣。復。冒。而。卻。前。人。行
蓬藿。後。人。不。見。也。東南走石室。視安真人肉身。

五三

僅頭顱。骨骼耳。再上八仙坑。右轉為朝元洞。尺石成橋。檻折不能度也。回至環翠岩。望之則洞當峯南面。正所謂削成者。其下何啻千萬仞。一路如線。僅容趾環抱而過。則足垂外如擦耳岩。洞前望賀元希。避靜處無路矣。乃有鉄棧十餘。挿懸崖坎中。布木板于上。攀坎而行。坎盡掛兩鎖。縋鎖盡復自注。少餘始達避靜處。乃見全真岩。此不得見也。不知當時挿找運筆時。足踏何所。真神仙留此異蹟。即禽鳥可飛度而

五岳游草

卷之一

十九

亦無所駐足。余視之。魂墮。貞父所稱二死信矣。復北轉環石脊而過。路斷。又以橫木附之一。岩昂首欲飛。擘下成峽。引而過其巔。一穴空明若洞天。狀室其曠。其傍見天如井。處亦可跌而露坐。得三丈木。余且梯而至之。惜鮮哉。則希夷避召岩也。此丹青所窮矣。又轉而上為仰天池。邊有摘星石。吳伯与舊書太華絕頂字。余又為題縹緲巔。其祠全。天像希夷處。為校大夫毀之。去至此披襟振衣。萬里無雲。回巒四合。盡簇擁

天巧工
眩目

以朝三峯。而三峰凌嶺如削。屹踞天表。余以貌然梯米卓立南巔。北望秦川。黃沙蔽野。涇渭如毫末。南俯少華三峰。張拱肩腋。三神碑乍容當。前鬼工天巧。種之眩目。遠其時金飈。荐涼衣袂。盡舉真自絕。粒烟火飄之。歌仙矣。昔人謂帝座可通者。我至此視東西峰。不啻又在膝下。低數千尺已。而黃冠頤示余前為松檜峰。後為落雁峯。東為毛女峰。為王刀三洞。西北斗怪。歷之可數。雨且沾滴。乃下至希夷先生鍊丹處。與東華

五岳游草

卷之一

二十

君祠所亦皆石山。嶄絕。又下嶺視巨靈足。可三尺也。復上登西峯。一橫石覆頂為地肺。余蘸壘帚題名其上。又稍北則西峯頂。長安城隱右山下。不見者更益遙。為武功太白諸山矣。下山至半則玄猷石洞在焉。蓋物太華則三峯如蓮房。諸峰片之累之。其辨也。獸稱西峯則又自為蓮華。而洞當華心處。余乃為題石蓮房三字。洞無桌席地而餘已下觀。玉井僅容尺耳。殊無所謂十丈蓮者。泉景甘冽。共二十八坎。遮下之

為二十八宿潭。盡則入洞而出為水簾。即青柯坪所見者也。復回宗土祠。令執紼者轉余後。留之。從舊路歸。尚懼蒼龍嶺不能下。意當覆面如升時狀。以足次第退。至則更挺身直走。即旁覘不懾。惟回頭視未下者。渺然雲際。若迅風必移之。猶為他人汗怖不止。耳下溝壑撞峽尚半覆半挺而行。甚者仰臥蟲縮。為坎不能容足。故也。至回心石始解。紼比入青柯坪。元承已至久矣。始整衣履乘輿而歸。說者謂此山高五千仞。

五岳遊草 卷之一 五

余固不能以仞計。第始至青柯坪。指兩峰之麓。近矣。比至白雲峯。而望蒼龍嶺。猶在天也。過嶺。息將軍樹。板玉女近矣。而望三峯。猶在天也。至玉女。攝三峯之麓矣。而望南峯。猶在天也。比至南峯。安得不卷石世界哉。大都上青柯坪。非復人境。故遊人每至坪而止。若自坪而上者。且時一於見險。面正崖而行。鳥睹所謂絕勝者耶。惟下視三峯。則四山爭相獻奇。一望千里。溪原草木如畫。間一回首。又戀戀而不忍下矣。若余之

上而霧下而霽。藉賜山靈。尤非淺鮮。乃為詩四章記之。王士性曰。余時於蒼龍嶺石欄綿亘。誌者謂為漢武帝唐玄宗升岳之御道。二君故自蒙舉哉。蓋余家東海上。嘗問四明。上雁湖。過白岳。歷嵩少。觀封泰岱。宿太行。燕山。以兩已而嚙。嶮嶮。尋真玄岳。吾行已半天下矣。得為岳者。四其他山川弗論。既至華山。而後知天下無復險。亦無復勝云。

衡游記 五岳遊草 卷之一 五

衡岳周迴八百里。大小七十二峯。首起于衡陽之回雁。而尾長沙之岳麓。餘則滿地皆堆阜。如田塍。方就耒耜。故湖南郡國山皆稱衡也。七十二峯。非連峯也。八百里。非盡高山巨壑也。縱衡提攬。登祝融。則一日盡之。大約自岳廟後。拔地而起。二萬丈。前後兩疊。左右中三支。環抱而下者。為正岳。為古今遊觀秩祀之地。余與翰卿沈洞庭。溯沅湘而上。登陸。則行古松三十里。料枝龍鱗。蔽虧天日。皆數千百年物。大風時鼓。濤震

山谷偉哉觀也。樹窮而岳市見。入天下南岳道。肅謁岳祠。立七十二楹。象峰數神像。就石筍出地刻之。雲屋皓軒。与岱稱。回宿署中。望岳頂微雲翳。翠明星爛然。大快也。晨起櫛沐。雨觸石出雲。諸峯乃乍明滅。余轉西橋出廟後。從山之中支以入。山麓東向。為胡文定公書院。增城港原明渡。卜舍其左。各有像。謁畢。乃度小嶺。至絲潭。水激徹見底。溪流送亂石中。跳躍而來。注之如瀑布。謂絡絲者。聲固有然。形亦似之。再

五岳游草 卷之一 三

過玉板橋。有亭翼然。為寶善山房。從山房上十餘里。為半山寺。入寺。過雨新涼。生微風。吹片雲墜。峯腰漸露。其頂左翼一高峯。籠烟霧如隔。紗為芙蓉峯。東南一峰。新翠欲滴。為紫蓋峯。右翼一峰。屹立無雲。乃為烟霞峯。西南一峯。高与紫蓋並。為天柱峯。四峯據前山。為半山四隅。半山前一峯。造寺。膝為香爐峯。道人又指西南。孤石矗天。如倉困然。為石廩。俯為赤帝。嵐光乍開。游雲渡來。據之不甚了。登高。望遠。則否

繇半山後。為湘南寺。已又過一敗刹。失其名。尚未親視融巔。蓋此皆前山也。度橫嶺。方為衡之。後山。過飛來船。一石自空而至。如船形。乃入上封寺。老木文柱。僅二三大。雄像存。右轉三里許。上山之巔。則祝融峯也。俯瞰山。雲出合成大銀海。不辨下方。一石室祠赤帝。乃西北向。峯頭有石。闌干礫。面正南。望响嶺。与岱宗頂石。闌奇。余謂當移赤帝祠于上。而亭祠之遺址。以覽湘北佳也。已乃雲幕不散。寺僧請先抵會仙橋。

五岳游草 卷之一 三

循崖東畔。下三里許。石崖屹立千尺。造石為飛橋。橫度之。以非仙人不能。故名。過橋。凭石欄。茵草而坐。回望。壯崖插漢。凌厲欲飛。隱。腰間有綫。路若趾跡。然名捨身崖。此南岳第一險絕處。坐久之。前山雲歸盡。乃復上。祝融則平望千里。瀟湘如一髮。西南來。達山足。北太濶。於洞庭。僧指洞庭。在山北。蒼茫縹緲間。余瞪目久之。猶不辨。為天為洞庭水也。向入半山所仰。視天柱赤帝。已低在脛。豆之下矣。記稱南極入地三十六

度惟登衡岳祝融。循地予視南海丹臺見南極
老人星為前無障碍也。余心脉欲俛之。而是
夕霧氣重。月星盡隱。乃悵然返。痛上封。北風怒
雨撼枕。上不得臥。晨起凌風上觀。日臺見東
海金縷萬條。捧員魄上大奇。然天台華頂岱宗
日觀。余皆假宿。觀出日比衡岳較大數倍。豈衡
去海而遙乎。觀已下山二里入員明洞。禮千手
觀音。連簷接棟。麗于上封。登樓對烟霞之脊。青
葱蕩蔓深澗鳴玉。亭其西于恠石竇立中。走獅

五岳遊草 卷之一 五

伏象種。可愛與翰卿悔不夜宿茲樓也。復踰
額度前山。經湘南岐。踏過祝雞庵至兜率寺。
前有池。廢以修竹。然衡岳土咸疎理。漏瀝第符
窗耳。入門有石書。懶殘岩詢之。非殘居也。前為
陳王叔山房。寺後則余從父櫻寧先生。今靈精
舍。出寺循天柱抵南臺。歷高磴數級。乃至回視
天柱腋。下之山。僧云雲密峯。亦名金簡也。余憶
神禹登岳。夢玄夷滄水使者。授以金書。玉簡。意
此哉。今禹碑埋沒。僅一刻于岫。屢及訪魏夫人

完。與鄴侯懶殘所棲。道僧皆法無以對。蓋千年
事往。狐兔榛棘為家久矣。此去復六十里。有峰
如蓮華重苞之中。為方廣寺。最遠。宋朱張二
子講學之所。以日晡不獲去。乃南行數里。過飛
來石下。退道坡。百二十級。一石鑿為之中。隱
隱有金牛跡。下坡盡。復宿署中。王子曰。余鄉應
先生良遊衡山。記衡所自起。謂自岷嶽滇貴。歷
廣右象郡之北。桂林之西。經武岡寶慶。又自南
趨北。湘江與鎮。靖江夾送而來。至衡陽漸起。岫

五岳遊草 卷之一 五

嶺諸峰。峙為岳頂。然後散而為湖南諸郡。國以
止於洞庭云。然漢武南巡。尚以道隔江漢。望祭
于廬江之瀟山。而舜狩乃崩。蒼梧葬九嶷。然乎
哉。

恒游記

北岳廢規。曲陽城而半之。夸麗侔闕。余過其門。
見巨石肺覆。云自岳頂飛來。依以祀者。因憶岳
在渾源之南。或此如所謂行宮者。云爾。已聞我
國家秩祀。不干渾源。而正望燎于茲宮。蓋已自

宋而然則意宋失雲中軒輜使不至而假飛石以文其陋寧渠一至渾源以得當所謂真岳者歲乙酉余以次當宣冊代藩莫且遂往焉值母氏戚不果又歷三冬試命西還乃得取間道出關而西岳踞州之南二十里日哺抵州樵蒸以入時暮色挾寒氣為威陰風怒號同雲布山谷一無所見第仰盼其傾崎巖壑星漢與人拾級循山東北麓而上高或岬吻盤則紆鬱下遞相囁于七里跨虎風口樹木多輪菌戟幹

五岳游草

卷之一

七

中臺有沙彌者臘者當道止余登余強之曰君緣自有後期非今夕也余曰余嘗上峨眉禮普賢願王渡補陀謁大士茲于清涼參文殊師三參以了震旦勝事耳何得無緣沙彌曰爾昔天台問丘輩至亦止見當道者返余曰我敬見真文殊者臘者曰胡術癡也既又曰文殊文殊余憶喜禪師之言訶之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虛室猶粉碎矧乃五嶠樓遂寤見童子執燭而語之故童子曰先生非癡哉良亦狂矣乃不

指大漠重壤白草先秋東北觀盧龍范陽諸塞東遼大行如屏澤陀桑乾清濁漳貫之稍前則漢文魄謂慎夫人北走邯鄲道也西望黃河無聲冰堅可渡南則雪擁五臺矣余黯黯中無覩唯諾而已水經稱玄岳高三千九百丈福地記著其周百三十里為總玄之天余過大行跡其分支自塞外綿邈萬里而來王氣盤礴厚地以配五岳不誣也夜闌下禪榻宿忽夢南天開霽見連山玉塵皚皚此非五臺雪乎則翼飛而趨

五岳游草

卷之一

八

披蒙茸行似虎豹向人欲攫路繇是益院薛而斗折幾不可與又數里抵廟貌不甚張肅入禮成漏下已二鼓矣山雖近塞北多寒乎然有薪可樵澗可汲山田可菽菽牟黍圃可菜薤羽流輩得經年不出廟門廟之上為飛石窟兩崖削立竅其中不知與曲陽石類否再數十武上聚仙臺坐石砵上緣思趙鞅昔留寶符于常山今諸子覓之獨母郵歸得符春妹如簡襄父子亦趙之雄侯哉問山中未雲時所見則後者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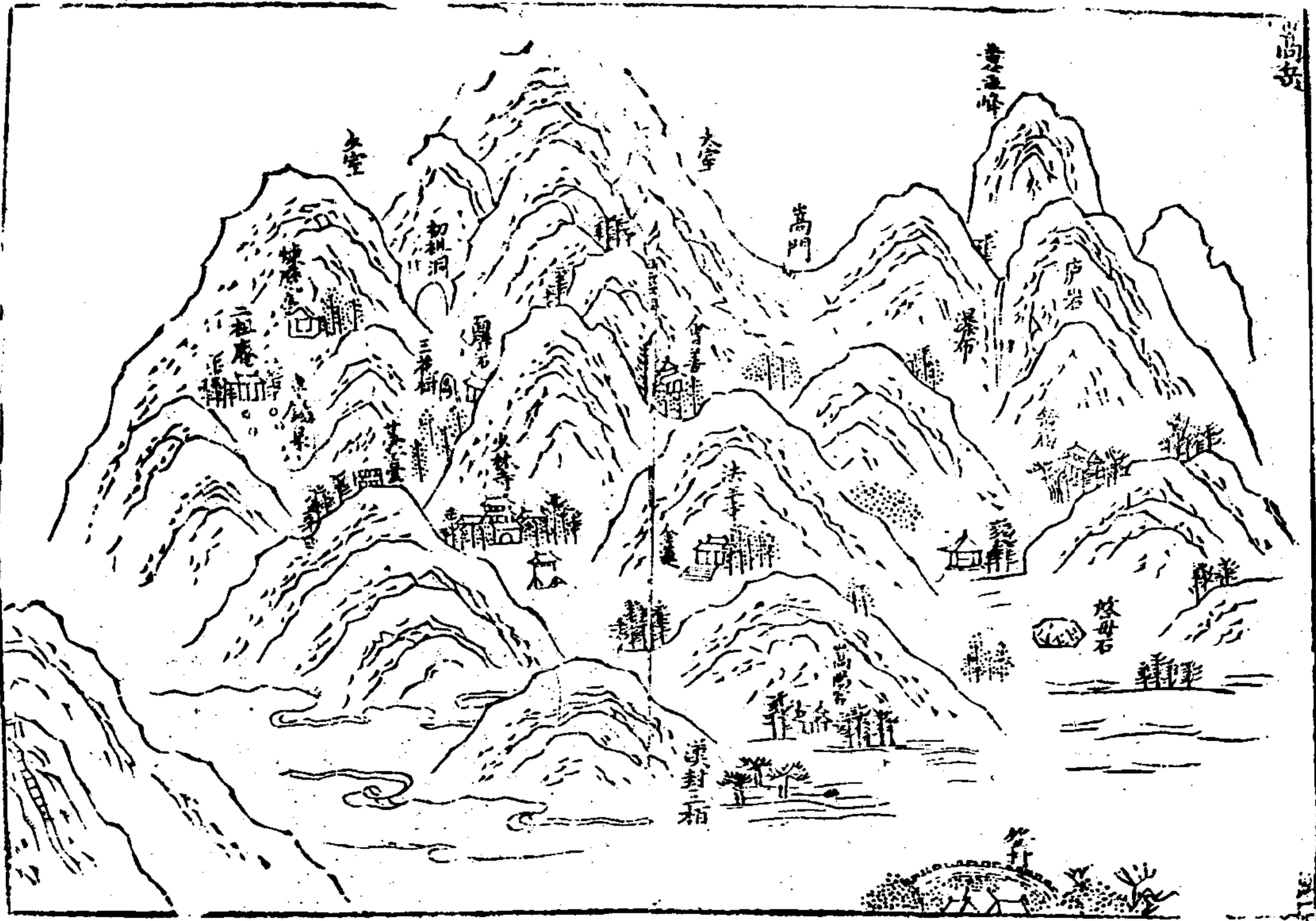
亦奇更

天奇

寐。浮旦。雲氣莽蕩如前。出門。瞭然長視。惟平岡
 淺阜。在塵沙霜露中爾矣。想夢中言。遂下山。有
 通玄谷。集仙洞。白雲堂。紫芝峪。石脂圖。白龍洞。
 俱未至。冀與五臺為它日之游。余披輿地圖。河
 北。蓋有兩恒岳云。在曲陽者。當飛石西北百餘
 里。其上有玄石塚。即飲中山千日酒者。余所至
 乃渾源岳也。渾源左太行。右洪河。翼以霍山。五
 臺再當其案。有虞氏北巡狩所馮也。總之在渾
 源者。近是。始余誦宋祀之陋。及讀李克用刻石
 五
 唐貞觀已先之。漢亦以曲陽誌。此郡疑宋始
 者非然哉。予我朝宇下恒岳。馬。備主渾源
 祀。而倪文毅猶然非之。夫非別有見。豫以請
 于博雅之士。

卷之二

完



王太初先生五岳遊草卷二

章安馮甦再來重輯

門人陳捷頴 男永年 硯珍 仝校

○大河南北諸游上

記五首

西征曆

維時歲在玄枵。律中仲呂。巴渝有役。征途咸望。西行所過。為燕趙韓魏鄭衛中山周秦之墟。多

五岳游草

卷之二

乙

聖賢方技王侯將相遺。廢塚傷今吊古。涕淚並集。所在與楚黃元承。錙君奕俱。元承曰。是不可以無記。余記之。按余與元承。時朝命而趨。以十三日乙丑也。是日。發都門。度桑乾水。信宿過涿州。登華陽臺。吊樊將軍。因思燕丹田光荆卿。高漸離之烈。易水尚寒也。望後宿定興。過安肅。至保定。入慶都。多馳道中。起夾以女牆。高柳參天。綠陰成巷。歸鞍去馬。六月無暑。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不誣也。壬申過定州。歇將樂。次日

五岳游草

卷之二

二

道出真定。甲戌渡滹沱河。稅跡灤城。灤武子故邑。城不三里而儉。乙亥望趙州而趨。上大石橋。則余為州大夫李公作祠記。勒琅于城之環橋。志歲開皇。匠楊春。而世以張果神其說。假之。驢蹄掌跡可咲也。未至栢鄉十五里有光武廟。三人斷卧荆棘中。云光武渡滹沱時。夜行問道。以為人也。手刃之。次日皆石也。余謂即有之。亦高帝斬蛇故智。丁丑宿內丘。戊寅午餘。邢臺入國士門。行豫讓橋。念斬衣事最奇。而遷史不載。已卯至臨洛關。謁冉子祠。洛漳咸出晉地。穿大行而東。余自出國門。行數千里。咸循大行左畔。日夕輿中無事。惟有支頤望西山。爽氣佳。耳。唐辰走邯鄲道上。入盧生夢黃梁處。咲謂元承。生夢者醒矣。余醒者則猶然夢也。因憶趙有邯鄲。齊有臨淄。周有三川。可謂佳麗足當年矣。何知今日皆荒城野烟。又安知姑蘓武林之宅日乎。不轉而黔陽百粵耶。元承曰。固然。午至邯鄲城。過蘭相如回車巷。欲尋相如。頗與樂毅墓拜之。

為道遠故。乃相携登古叢臺。歎戰國諸王侯。輩
惟趙最多。豪傑即簡子。取符於代。主父單騎入。
秦類千古英雄。氣識平原以下。不足多耳。賦得
古叢臺酒醉之。遂下臥榻。烏以閏六月癸未朔
發磁州。時漳河水急。不得渡。歷視曹操七十二
疑塚。而回丙戌始濟。訪銅雀臺。下漳流如故。
登臺望西陵。憶韓何在。即所餘者。亦金鳳水井。
銅雀沒久矣。入鄴以丁亥過湯陰。即古蕩陰。未
至十里為文王姜里廟。入謂登演易臺。出蕩陰

五岳遊草

卷之二

三

五里道。樹扁鵲墓碑。又十里而至宜溝。則子貢
故里也。越宿宿淇水上。己丑至輝之百泉。次早
登蘓門山。一卒阜。左阜有孫登嘯臺。尋所謂
土窟者。無之。右乃康節安樂窩。臺下為衛源廟。
廟下珠璣萬道。清鑑毛髮。為百門泉。中有湧金
亭。蘓長公書也。亭畔白楊如抱。多奇古可愛。康
宣旅獲嘉。辛卯駐修武。壬辰至清化。河內重鎮
也。癸巳過孟縣。遂渡河。留止孟津。甲午行卽山
見塚。紫石若林。白楊晚風。令人泣數行。下一鉅

魏晉
秀句
無事

塚。人伐其南隅不入。云漢明帝陵也。俗善伐塚。
洛中塚匪直陵寢。即將相勳戚之家。類延袤里
許。又多設機穿。其法不盡傳。俗遇敗塚。剗其門
洞而居。乃稱窰。其穴山壁而棲者。亦稱窰。次日
登城上南薰樓。北卽後良。伊關前起。崧岳峙于
東南。洛水納乎東北。灑東瀾西。伊來自南。真帝
王四塞都也。卽山惟橫亘數百里。故河不內侵。
自此皆崎嶇山谷中。一綫至潼關乃止。乙未至
新安。始入函谷關。乃漢武為樓船將軍楊僕移

五岳遊草

卷之二

四

而東者。丙申宿沔池。沔池者。秦趙所會地也。在
城西門。次日過硤石。又次張茅。自此北去四十
里。則為三門。兩崖恠石橫截。河故堯時河上流。
禹乃鑿人神鬼三門以洩之。前為底柱。截業起
又前巨磧星布。河出門過磧。勢如雷霆。聞數百
里。故不可舟也。不知漢時何以通漕于此。謂谷
有月河云。河北乃中條山起。蒲坂接太行。護以
土山。與中條俱起。山麓二小邑。對陝為平陸。對
閩為芮城。橫轄河濱。數十百家耳。又五十里至

魏野艸堂有樂天洞連日行兩山夾澗中今始下坡陀遵山之北麓又十里而至陝州河遠城北如環此本古號州周召分陝以治處召公祠一枯棠倚池頭尚餘二幹云召公棠也城如龜脊中無水東一小渠自交口引至灌池中乃從東麗譙上過祠前鑄鐵作二翁仲亦似千年物自陝至閿亦皆行山之北麓與河之南涯已亥至靈寶其西北傍河猶陝也未至十五里為函谷舊關今無矣此正老子騎青牛西度處庚子

五岳游草

卷之二

五

過弘農澗遙望華岳之巔又五十里至閿鄉有軒轅鑄鼎址前一穴如井名九龍窟云通大行貫河而去也人聽之風聲旬然危不敢入城有王濬故里焉城枕秦山腹西接太華東抵洛陽誌云秦頭魏尾故稱秦也中澗水出虜乃分一支沿河為北却大都此山皆見洛而後止辛丑至潼關據高岡俯河流為陝咽喉故其萬戶府直隸大名此明祖宗深意壬寅出關而西則與河別矣十里而拜楊伯起墓登其立面

華背渭即送行折柳莫佳于此一路望岳奇峭逼人午至岳廟入謁廟前唐栢五株其一寄生槐已成抱最勝也門作五樓橫絡之皓軒蔽雲日登樓遙揖三峯巘嶒險恠自是宇宙一偉觀是日登岳雨止青珂坪次日陟三峯絕頂別有太華遊記乙巳下息足華州戊申歷渭南行數十里次新豐市漢高為太公築徒豐人以居者粉榆雖亡其鎮故在亦即鴻門坂楚漢會處也又十里至驪山東西亘五十里古驪戎國始皇

五岳游草

卷之二

六

滅之而塚其下今其陵土尚巋然規千畝前峙二丘抑其墓門也始皇吞李斯云鑿之不入燒之不爨須旁行三百丈宜牧羊兒火一月不燼矣西行十里溫泉出焉山壁立臨潼之南門下為二竅水正溫洌可浴亦可澆余浴其中甚適池存惟甃石舊所稱蓮花鳧與妃子俱灰即繡嶺華清長湯朝元亦僅有其名耳唐成過灊橋即灊陵漢文于此指新豐示慎夫人曰北走邯鄲道也水名灊以秦旌章霸功李廣辱亭尉

頂王屯灞上。皆此。二十里而至長安城東門。解鞍于九龍池畔。飯罷走南門外深塹。終南隱見。在雲霧間。七十里而遙也。過樊川杜曲。乃至仰天池。茲道左矣。十里而過阿房未央舊址。又五里涉渭水入咸陽城。望周文武陵。咫尺不及。謁山南水北。咸在城之陽。故曰咸陽也。地多漢陵。不能遍識。城後高原橫亘二百餘里。辛亥宿興平。即古廢丘也。道左有太真墓。前白石如殺。人言墮粧所化也。尋得之。可已目翳。稱楊妃。

五岳遊草

卷之二

七

粉。余賦馬蒐。由于驛墻。壬子宿武功。城傍西原。下一聚落耳。明日則七月朔矣。行武功道中。遙瞻太白入漢表。其時尚有積雪。人跡罕至也。山亦終南別名。晚宿扶風。乃涑水所經。亂流而渡。甲寅宿鳳翔。城東南隅。覽秦穆公墓。三良所殉。思之為咽。乙卯四十里過沂陽。此沂入渭處。名底甸。前對南山三十里為宮。則長春真人煉丹所也。又數里為蟠溪。有太公釣石。足跡依然。旬倚西平原。環原夾渭而行。又數里為祀鷄臺志。

五岳
並馳
真稱
彩筆

稱秦初祀雞以夜來聲。夏。如流火也。二十里為靈原。有金臺觀。張三半日衣。印杖故存。原轉西則為寶雞縣古陳倉也。乙卯出寶雞度渭水。則入益門鎮行棧道。自此南入川而西征之。輒畢矣。再西為大壩山。雲坂造天。徒誦隴頭流水句。不得一往。昔唐人送客。輒稱陽關三疊。今國家守嘉峪。即玉門。猶棄何論。陽關。余故無絲。以事至馬記。云此去尚三千也。它日或出守。為封疆外臣。得執受。躍馬其間。且歷攬以備西征之關。

五岳遊草

卷之二

八

西山遊記
漢唐宋五陵曲江艮岳西湖與我明國家之為。鳴牛首。西山咸近都城內外。非乘輿遊幸。都人士走集百官賜休沐之地。耶。今上元假僅。一集燈市。未敢越宿出都城。即值和風霽雪之晨。騎馬投刺。祖帳郊門。亦有拄笏望西山。爽氣而已。戊子清明節。余給事禮垣。當詣監理康陵祭。乃得乘輿歸取間道。一往云。始沿河蕞二十里。

行依水曲。峯巒轉盼。明滅漸近。見長堤遠。浸是為西湖。夾堤種荷。芡夏時。錦雲爛熳。香氣襲人。茲春水方生。荷錢尚未出水。第見漣漪。碧皺。鷺鷥群飛。三五立藻荇間。避人。不甚狎。並湖有山。曰甕山。寺曰圓靜。左俯綠疇。右蘸碧浸。近山之勝。于是乎始。又三里去湖西。為功德寺。其殿王宮楹柱。咸錐金髹絲。今殿燬。廡宇多墮。嗚呼。幸亦時。為浮宮殿之一。老僧龐眉鶴脰。補破袖。左方丈。下問湖源。為余道玉泉之境。甚都。乃

五岳游草

卷之二

九

折而益西。三里至玉泉山。麓成石。竇出泉。龍泉以亭。捧亭以池。架池以石梁。亭故我宣廟所常駐蹕之地也。泉出其下。纍纍如貫珠。浮湧水面。清徹靡所不照。微波動處。見遊魚如針。伏石。底媿不能隱形。又南里許。至華嚴寺。有五洞。下洞東壁。刻元耶律楚材詩。別辭可讀。訪其墓。乃在甕山之陽。從山腰轉盼。迤逦而去。復數里。是為香山。既峻峭。迫無夷趾。則凭危嵌空。作大業林殿。深五層。迴廊步欄。垂于兩翅。悉成

樓閣丹甍。金祀欲飛而起。入門有泉。自石渠流。墮。錫然。緝碧。不減玉泉。寺舊名甘露。以此也。入度石橋。下為方池。金魚數百頭。聞履聲而隱。景長者尚是。英廟時物。循石磴而上。室廬回曲。咸與石上下。從下殿視。遊客蟻附而上者。如懸木末也。左岡有軒。顏以來青。坐軒中。見平蕪蒼莽。飛鳥出沒。在下山。林轉處。緝林寶刹。與金山園陵錯出。千百緹。朱唇白狀。如簇錦神京。九門雙闕。裹然起于五雲。良都邑之偉觀也。下山東行。

五岳游草

卷之二

十

岡隴相望。長松夾道。隱以繚垣。復有寺曰碧雲。修除連攏。與香山稱左。緣曲逕。卓錫有泉。環庭際。灑灑鳴中。為廣亭。平甃之。右壁率律。綴以文石。得趣之最幽者。覽畢。仍循故道。見河中偶伏。購艤呼張翁之乘。月以歸。夫西山首太行。尾居庸。而朝于京師。其山水所會。既非偶然。且也逼近都城。中貴人富而黠者。往散資。造寺倚為樂丘。動以十數萬計。故香山碧雲巨麗。咸甲于海內。然此地沒于金元。蒙垢百年。余一旦獲生。

清時得隨茲遊以與諸君子之後良厚奉也昔
宋室望祭恒山尚不得過真定何論士大夫遊
履哉

諸關里記

說者謂孔子沒而微言絕孟氏外當時學士大
夫未能推尊其道至萬世紀典乃從過魯大宰
一舉始蓋出于溺儒慢罵者之手非然哉非然
哉余向聞夫子廟庭衣履至秦存也以今觀宣
聖之檜賜之楮回之楠手澤如新則豈獨鬼神

五岳特草

卷之二

十一

呵護之要自存神過化在人云魯曲阜城殷
猶存平岡周可二十里今城其西南隅也舊城
南為今麗譙北則倚孔林周文憲王廟峙城東
北趾特隆起或謂舊當城心為魯象魏抑然也
孔廟直闌闈中高垣豐廈廊廡翼翼金鋪作闕
礪石為基不下王者宮大成殿塑聖賢像以次
衮冕坐殿前為杏壇殿陛至門檜栢多漢唐植
種奇貌其倚門左紋左紐牙立者為手植檜
高不踰簷枯無寸幹承之青理生意蟄焉前朝

無經兩度禁良異也門內外桓碑最古者一首
為製一尖製為蔡中郎陳思王書左片石書五
歲二年六月四日成字為西漢人筆跡出廟門
東飲于衍聖公弘復宅聖公效古宗子法治其
族人惟曲阜令與之分庭不以吏屬亦不叙家
人禮次顏廟貌亞之博士君迂于中達與登樂
亭觀顏井廟前為陋巷遺趾餘顏博士畢次出
城一廟荒落歇神路檜栢佳行其下翠色欲滴
衣袂者千步為祀周文公處問文公之後尚遺

五岳特草

卷之二

十二

東野氏百室有司復其家第世無章縫者出以
夫子萬世紀而文公嗣止力農復庸調非過不
知衍聖公何以力斥之謂非真然與之語亦不
甚了了次西五里入林門內一枯植立五十尺
未仆為子貢楹路斜百餘武封高隱車為文宣
王墓右構三楹為子貢築室處左為泗水侯鯉
墓前為沂國公叔墓三墓皆東南向對防山
而豐碑南向立林園十里樹萬種不能盡識然
無棘茨無鳥獸聲後辰泗水前拱洙流是為孔

家林問閼宮靈光則已蕪沒久矣林外崇墉如
兩觀起者。是為魯址舊城出林行寧陽道回首
顧瞻真令人肅然興禮樂俎豆之思。總之不忍
去云。然余向聞太末孔氏乃宣聖正嫡為棄宗
廟南渡故止襲五經內翰而以次支世九章服
余訊之衍聖公亦不言。皆萬曆歲十有六立春
日。

遊梁記

歲辛巳夏余以秩滿例得代篆上闕閱款漫斯

五岳游草

卷之二

十三

行悉尋中州之勝而寓目焉乃以六月癸卯蘇
朗陵至府西郊時大雨滄積數旬水環城十里
如湖海波濤村人結筏行柳稍中念河汝之民
行當後為魚矣望後走申投牒臬大夫與申太
守飲相公園中始霽辛亥西行過泌陽鄧河鄧
通故屋也通一壁幸傳其名至今甲寅至南陽
連霖乃西八里造卧龍岡謁諸葛武侯像猶翻
翻神仙人也。是夜宿草廬復大風雨林木震撼
余詫謂卧龍欲起耶門左有諸葛井、欄石繩

敘事
省致

編事
綱目
文字
便成
所記
情括
未頭
頭是
道矣

轍十數過數之數各異罔僅、與人首齊非幽
岑邃谷而宛繫世祖龍興復中州戰爭之場不
知孔明曷從瑯琊避亂至此或云南陽乃襄陽
墟名非此也罔稍比為百里奚墓、有七星石
丁巳復投牒藩大夫畢行召信臣舊堰戊午次
裕州經撤倒井拜光武像井泉飛滿清沁人齒
牙即早濬不變已未道昆陽城巨無霸驅虎豹
戰敗地也是日趨葉款求故葉令飛鳥遺踪不
可得止城西為孔子問津處後有嚴光祠余貽

五岳游草

卷之二

十四

書葉令仍當祠沮溺於中與光祠為三隱唐申
向寶豐覽香山寺僧云大士示現之所亦白司
馬九老會也辛酉出汝州道遠望崆峒山翠靈
上殿、為廣成子宮因瞻焉有感于七聖者日
暮不果登壬戌取道登封岩巒盤屈壯民至此
則多鑿土為穴而山栖矣癸亥止太少二室觀
連磨面辟石別有嵩遊記乙丑轉輾嶺赴鞏
復東行出虎牢關、不及冥厄而名獸較著豈
當時以闕內外為限耶今為古嶠關亦即成臯

丙寅經教山。蓋秦置太倉。酈生所為據。其粟處
益而東。則為鴻溝。尚有址焉。一山平列為廣武
山。東西二城。其下即楚漢提兵百戰相拒地。
名古戰場。引杯舉李華文。誦之淚落不禁矣。一
客從傍笑曰。善乎。既步兵之登。此而嘆也。曰。世
無英雄。使孺子成名。余復拍手長嘯數聲。引大
白。招步兵。竟復起。戊辰詣古陽城。步周公測景
觀星二臺。後石製量天尺。刻周尺一百廿尺。
登臺視天心。猶之乎。燕粵間莊生所謂蒼。其

五岳遊草

卷之二

十五

無止極者。故耶臺面箕。山上有許由塚。歲飢諸
惡少發之。石槨發。輒合。余謂由一瓢。猶棄何得
預為石槨。自庇意好。事者附會也。是日至密東。
復訪軒轅三女墓。一白松三歧。長百尺。色如傅
粉。而綠。膚葉勁如鐵。亦數千年矣。墓前土蓬厚
尺許。水乃如提壺。注下。縣迨官。石皆蒼質。白理
不亞太湖。已已過古鄭州。逮中牟五十里。甫田
藪。昔為周宣王會東都講武。今高者居。低者田。
窪者踏湖堰。不復成藪矣。中有列子故居在焉。

羅子
古中
如出
物

善
點

庚午始抵大梁。憶梁往事。如魏公子好士。當時
夷門鼓刀之流。一何俠烈。令人恨不即至其地。
今止夷山一阜耳。其後梁孝王置賓客。司馬長
卿枚。朱嚴夫子輩。詞賦風流。亦一時之豪。及問
所謂脩竹園。鴈鷺池。無一存者。考之志云。兔園
正隸歸德。乃汴東南城外。又有孝王平臺。豈時
兔園廣數百里。遂橫亘梁宋也。耶。平臺亦名繁
臺。又為師曠吹臺。日落登之。清風冷。如絲竹
至慨然。緬懷李白杜甫高適三君子之蹤。今祠

五岳遊草

卷之二

十六

之者。又蓋以李何二君。沒其地也。臺有大禹廟。
昔人登臺望河洛。為之第制。狹不稱。所以報禹
者。廟有李子碑。城東南則隋煬帝引河入汴。幸
江都故道。隈楊柳。舊數萬。古今成詠。城東北為
壽山。良岳。宋徽宗以花石綱。糜天下力。供之。而
株木。片石。俱廢。此其近者。何論梁王魏公子。耶。
城北為周王府。則因宋舊內也。城內寺頗多。唯
相國鐵塔。二寺。寂條麗。城外去黃河十里。作大
隄環護之。周八十里。對陰夾道。行堤上。即不論

晴雨皆可。人時宗正西亭方引。入瑞高。更至鶴骨台。背髮星星。健耳目。少履年一百五歲矣。婦王氏少四歲。偕存。問更無他致壽術。惟好杯中物。且斷慾。止卅年。至今猶淬青銅。為業云。日夕連奔走。藩臬。謁御史大夫。上計簿已。則出城北。蓬池憶阮公。綠水洪波之句。或云尉氏亦有蓬池。比入尉氏。訪七賢竹林遺跡。猶有碑在。而黃公壇則不知其何地矣。未至尉氏四十里。則朱仙鎮有祠。岳鄂王思王之寃。又不覺黯然而歎。

五岳游草 卷之二 十七

淚壬申回至許昌。一祠為閔羽。舊宅蓋降操初。乘燭達旦。慶癸酉至郟城。則桓公盟召陵故城也。今亦廢。余此行計三十五日。行二千三百里。計迂道七八百餘。暑雨勤僕從力。詢苦然得盡。悉中州之勝。亦一快也。衛源王屋鄴都洛城。蓋猶有待。而此行之勝。在木石之奇。則密之松。少林之石。人之奇。則大梁之叟。為尤稱絕云。

遊茶城白雲洞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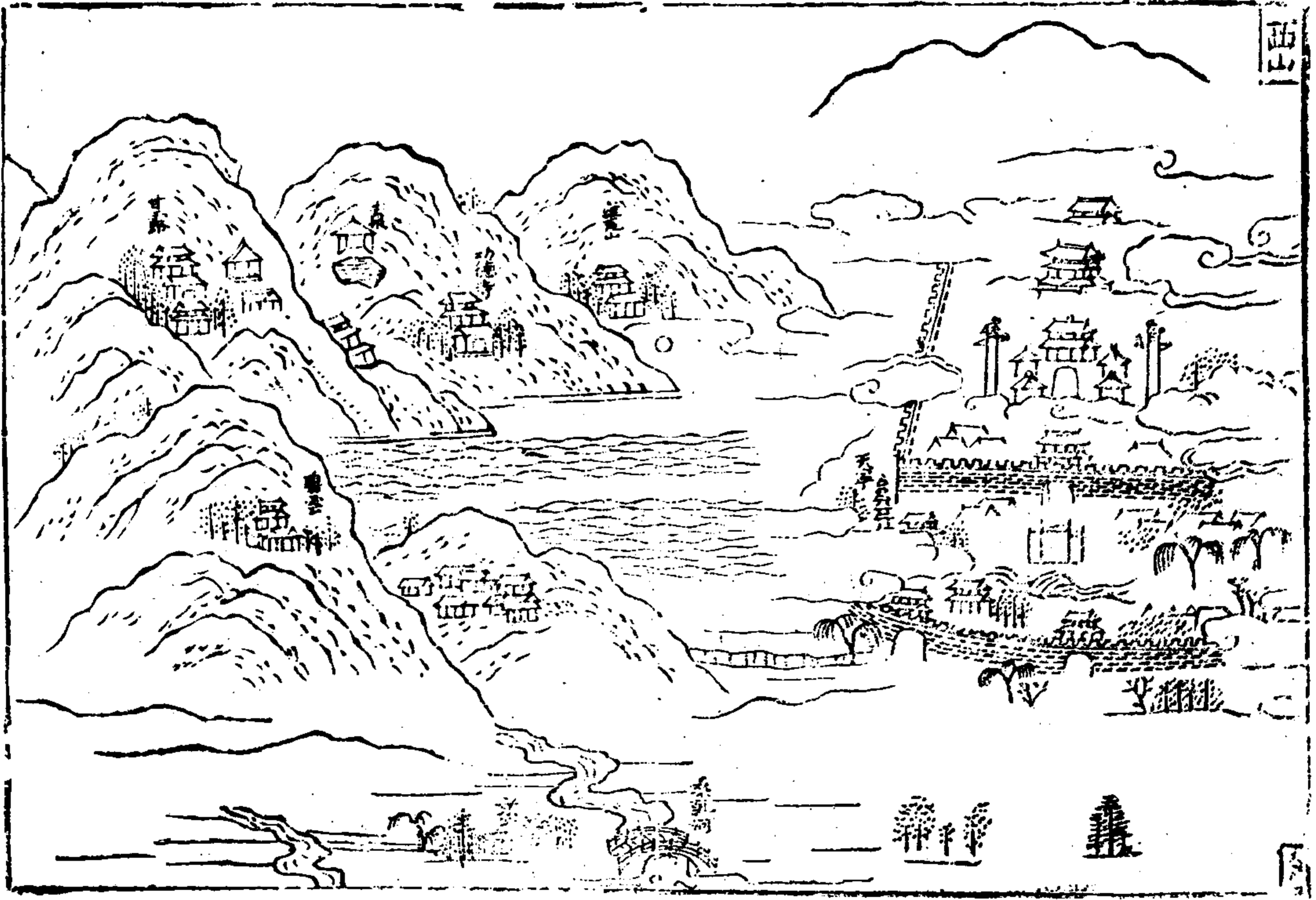
茶城乃漕艘涉淺之處。其地善淤。兩岍三宅奇。

惟石山絕地而立。如基布然。又不能成高峰。巧岫。故行者過而棄之。余以戊子二月九日。與唐牧父停舟問之。詩其下有白雲洞。乃行十里而。至山覆地上。洞陷入地下一穴如戶。啟其內如堂皇。右有隙。踞列炬先之。病瘳而入。手足四據。如猿攀者。高而復下。稍平。漚為池。隔石檻斗絕。不可度。既緣而上。復澗。有聲。更漚為大池。闊方丈。水沒人身之半。時漲時涸。乃與外河旱澇通也。出而右。又一小洞。如人出自井中者。十步。

五岳游草 卷之二 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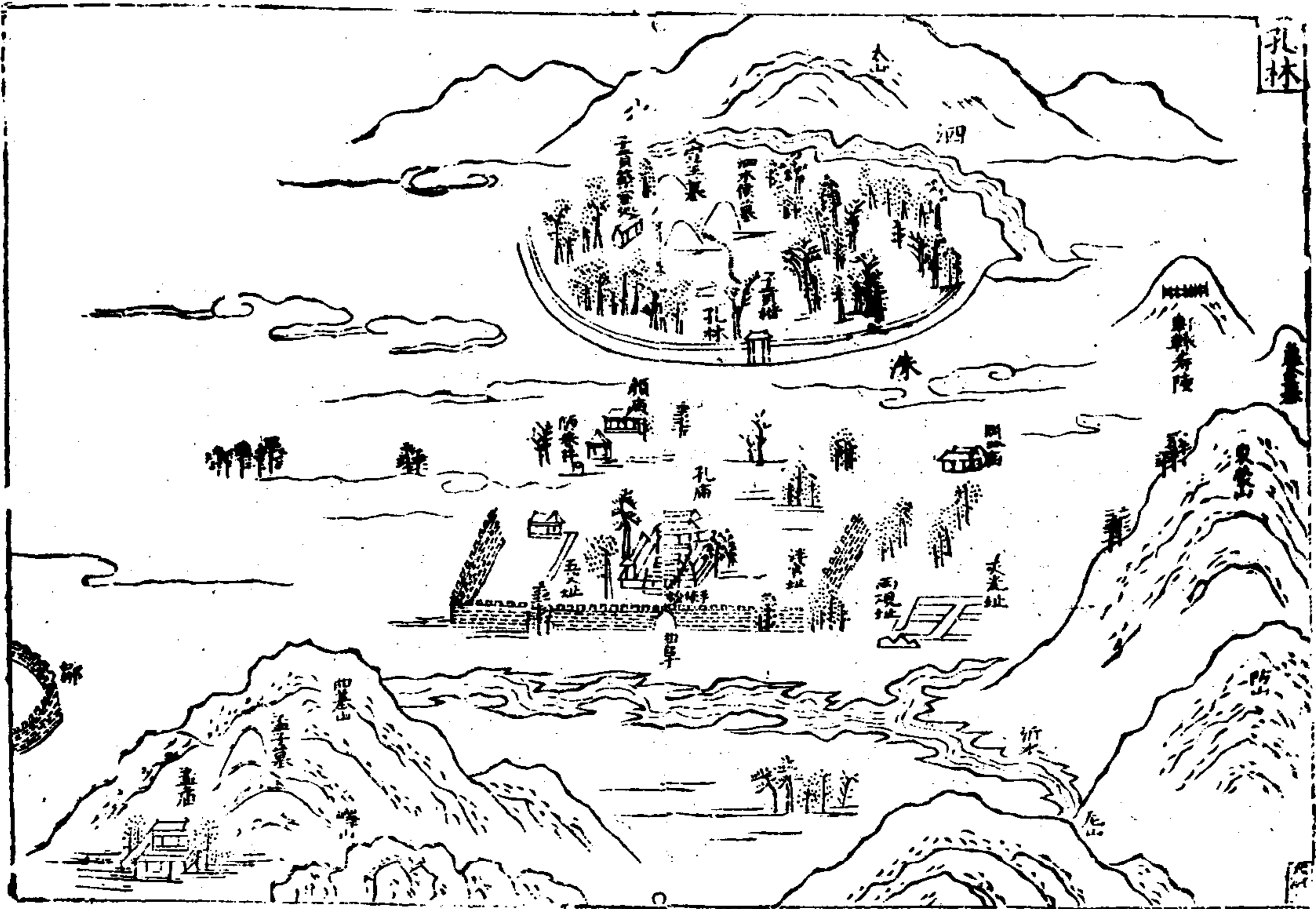
則空平。如植甕。可坐可臥。真修真之絕境云。茶城之地。舟車輻輳。有洞之奇。若此。而人無知者。余與牧父。非特淺經日。亦無由而至焉。然則世之握瑾懷瑜。不聞于時者。豈少乎哉。

西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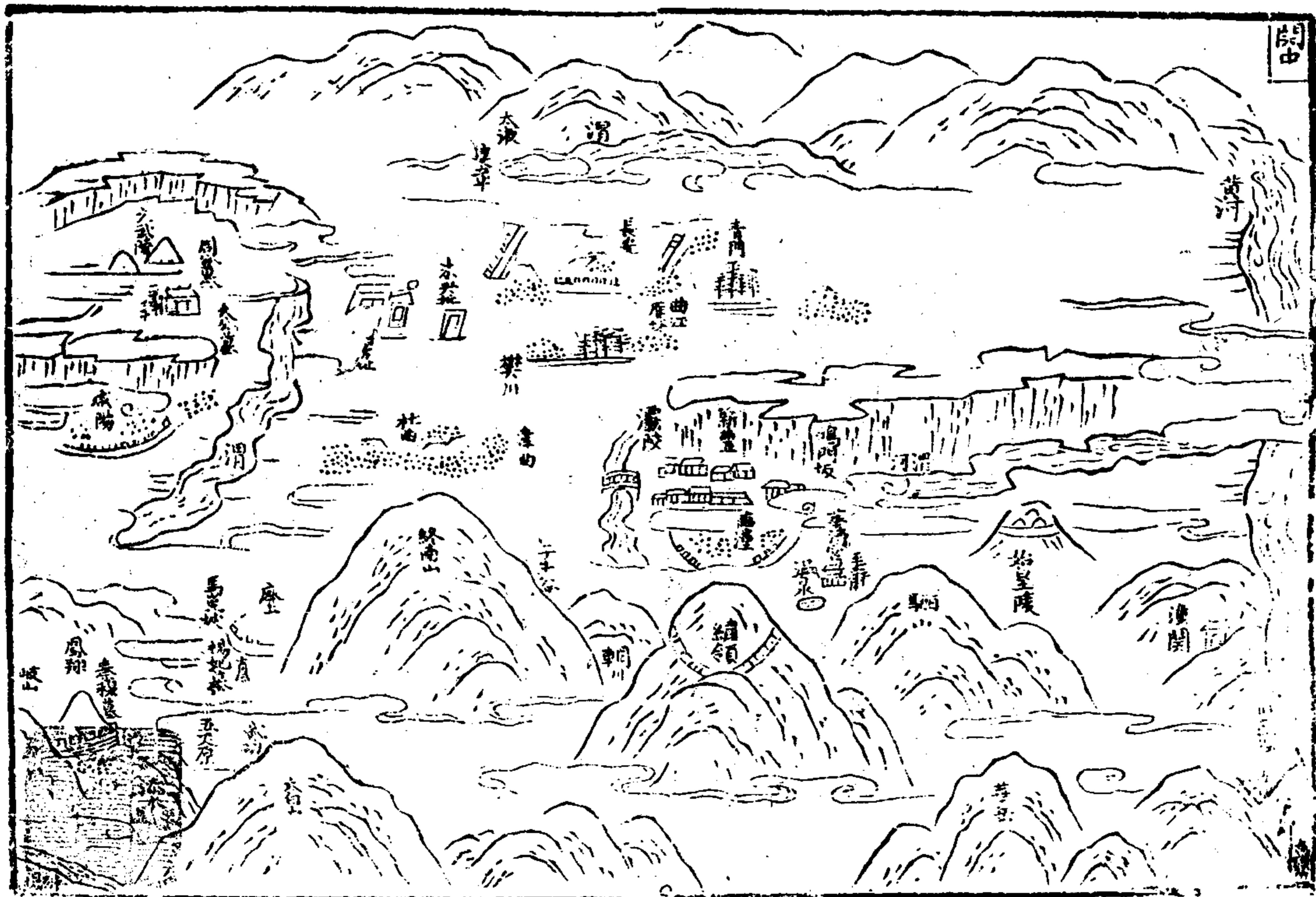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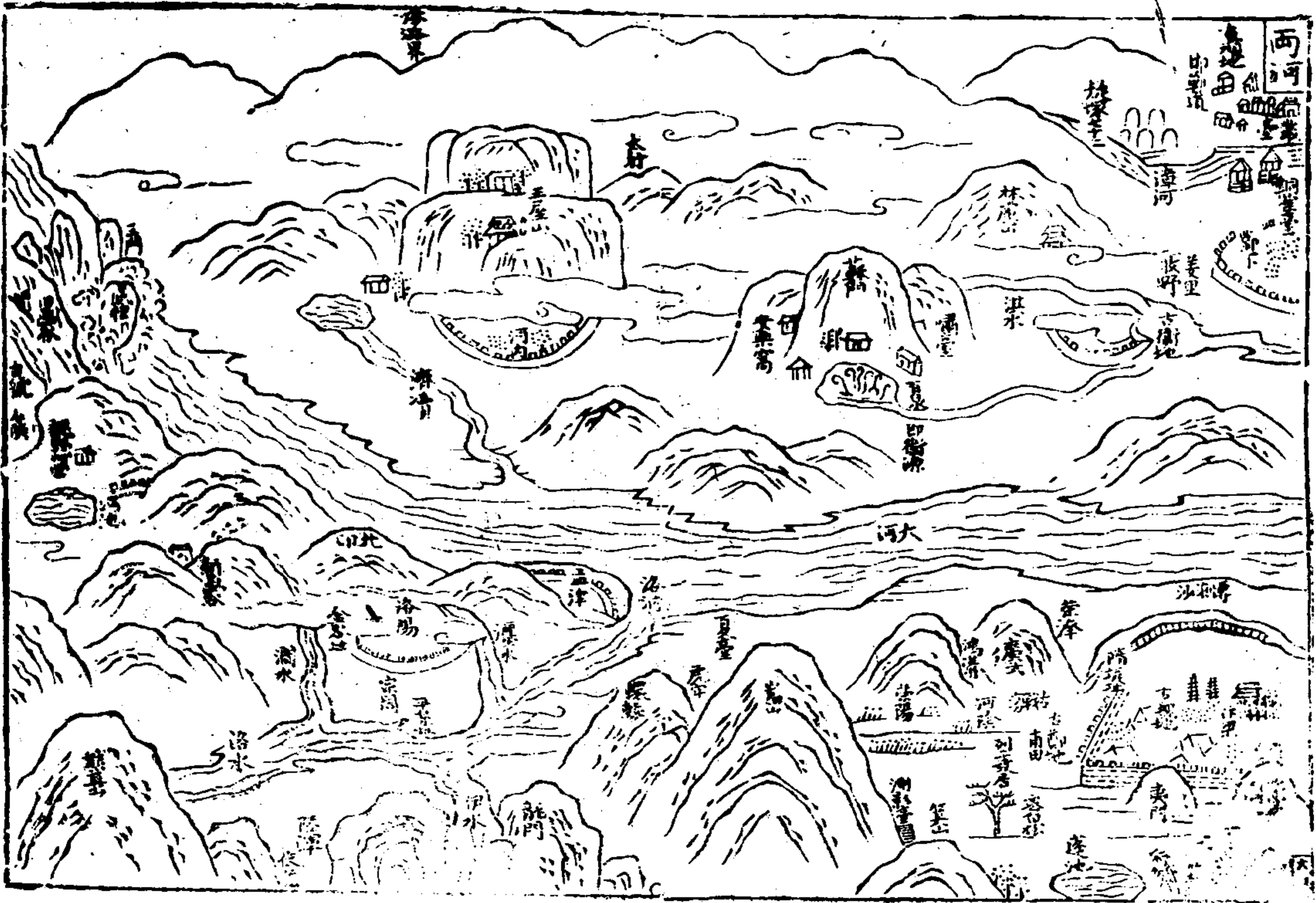


王太初先生五岳遊草 卷二

孔林



七一



王太初先生五岳遊草卷三

章安馮楚再來重輯



門人陳其穎

男永年硯珍 全校

○吳遊上

記九首

吳游紀行

三吳南龍之委也。龍氣入海而止。故勃萃而洩。為山川其奇秀甲于天下。與二越稱越余鄉也。

五岳游草

卷之三

故其游也。往來不一至焉。吳之游則以次舉。歲丁亥四月朔。發天台渡錢塘。越九日。陟兩天目。望日登烟雨樓。越五日上虎丘。入太湖。又十日。飲慧山泉。午日登金焦北固三山。又五日過金陵。望日泊舟采石。次日理棹過青山。廿五日宿九華。六月六日三宿白岳。其欲遊而不果者三。曰茅山。曰天平。曰陽羨。諸潭洞遊而別有記者。四曰天目。曰太湖。曰金陵。曰白岳。同游者友人陳大應。解道而遊者丘謙之。王伯熙。陳揖。登郭

次父陳後訓。茅平仲。蔡立夫。秦孟章。晤而未與。遊者沈純父。盧思仁。江長信。沈少卿。湯羲仍。丁元父。俞公臨。余家弟圭叔。永叔。與王元美。汪伯玉。二先生。

游烟雨樓以四月望日

環嘉禾郡城皆水也。其高阜面城而起者。拓架其上。為烟雨樓。之勝。瑣窻飛閣。四面臨湖。水如坐鏡中。春花秋月。無不宜者。若其輕烟拂渚。山雨欲來。夾岬亭臺。乍明乍滅。漁舫酒舸。茫

五岳游草

卷之二

然。遙載白雲。第聞櫓聲。咿嘯。昧眇。而不得其處。則視霽色。為尤勝。郡本澤國。婦人女子。有白首不知山者。昇食之家。或輦石于太湖為之。次則為樓臺。臨水以當之。登高眺遠。如斯而已。時沈純父初解綬歸。余招與登樓。而語移時。欲邀陳伯符。遠不果。

游虎丘以望後五日

姑蘓有天平洞。庭玄墓。諸勝。而負闌闔。便舟航者。近莫如虎丘。虎丘者。吳王闔閭。莖以金。鳧玉

鴈銅蛇水精與水犀之甲扁諸之劍白虎之氣騰上。而見惟于秦皇也。墓今不知其處。或曰浮圖下。又云劍池下。劍池兩崖如裂。側立十仞。蓋石溜天成。寒泉出其竇而停。滴焉。墓不當在其下。意浮圖者近之。自閭門買舟五里。即達寺門。初入酌憨之泉。坐吳王試劍石。摩挲石縫為凝睇。而沉思久之。再入則清泉白石。斷齧益奇。鉅坂頽砥如砥。可羅胡床百座。號千人石。之嚙水處為白蓮池。近池而灌莽塞焉。者為清遠道士

五岳游草 卷之三

放鶴澗。循澗上登大雄閣。右行過劍池。石梁望浮圖而息焉。杖枒。棧招其高隱。雲聽室中鐸聲陰。颺從簷角下。蘋末中人。體甚適也。既暢復下。可中亭觀。生公點頭石。王伯熙謂此妄爾。余則誦石之言曰。生公叫我為人去。只恐為人不到頭。伯熙惘然。復右上而嘗陸羽泉。石竇似慧山而味劣之。高秋木葉下井中。與砂礫共積。即烹以天池雀舌。亡當也。此地遊踪成市。要以秋月為勝。千人石古株輪囷。把酒問月。醉而枕之。仰

視碧落垂之。固恍如乘槎。汎斗牛渚也。若上浮圖之巔。蒼然平楚。遠瞰湖天。內捧一輪月色。適照蘓州。又昔人所稱絕景云。

游慧山泉以望後十日

錫山出郭外十里為九龍山。之麓有泉焉。名慧山泉。即以名其寺。石竇方丈。唐令敬深源鑿而廣之。陸鴻漸品以為江南第二水者。石無坎鏤。當是狀流溢澗而出。停泓清冽。余飲而甘之。勝于虎丘。然與中冷不甚異。不能辨其孰優劣。

五岳游草 卷之三

也。士大夫壘石為山。鑿地為洛。深篁高柳。掩映樓臺。咸在寺左右。而假泉為勝。又沿流一葦可航。故游者亦引興于泉。而盤桓于諸園亭。水石之內。余與陳穉登。秦孟章。徧呼園丁入而探之。真如登閬風。瑤池。倏忽數十處。然皆不知其誰家。

游金山以午日

金山一名浮玉。稱金者。以裴頭陀掘地得金而名也。山為大江孤島。趨漲截澗。波濤日夕撼之。

如砥柱。維舟山趾。初從崎岬。修廊而入。寺前至小島。儼立。左為栖鶻。右為白雲。白雲即郭璞墓也。環島盤渦。轉轂舟近之。則陷入窟。彷彿記所稱三神山。可望而不可濟。云島壯龍宮水府。昔人立石華表。使舟不得近。烟雲暝而誤入者。山頂則擊鐘聲招之。寺右有龍井。陸羽品之為江南第一泉。或云以山在江心。稱中瀟水。或云源與中冷水府通。半山左上為江天閣。凭欄怒濤百里。千檣在足。下丹徒飛鳥。遠不能度。俟翼則

五岳游草

卷之三

五

于行。橋息之。山頂留雲亭。即妙高臺也。瞻揚州一片白。高樹如薺。海門隱見在東方。惟焦山再當其案。故不甚了。北下一石出水為善財石。近頭。佗空滿。構觀音閣。當之。築多寶浮圖。其旁被繡不減。山前也。泊舟處。舊有老菴。僧呼之。輒起。近不來矣。山負秀色。從京口視之。正如蓬萊方丈。立弱水中。

游焦山以登金山次日

焦山亦江中浮嶼。視金山。衰過之。然不及其峭

天奇
非此
語不
著此
廣

削登其巔。水天萬頃。四望在目。胸中所欲言。更多。面金山真拳石耳。山後沙洲長四十里。始自隋唐中。二小石山峙為海門。山麓禪房丹室。飛朱列聖。咸鄙山人。次父墓為之。山人年望八。引余上絕磴。尚步履。掀然斗室懸崖。如鳥窠。禪真不媿焦先生矣。焦名先。又名光。漢世三詔不起。故人以其姓名山。以三召名其洞。謁焦祠。覽洞室。則右折而上。吸江亭。下而坐。水晶庵。問右軍所書。瘞鶴銘。為雷擊。覆于水濱。頽卧而仰視之。泥

五岳游草

卷之三

六

滑不果。乃循壯固。入甘露寺。尋狼石而歸。昔人謂金山寺。累山。焦山。累寺。又云金狹而巧。其眺廣。焦廣而幽。其眺狹。皆實境云。

游采石以五月望日

采石一名牛渚。磯躡石成山。居大江中。以日受漂射。故石懸礫。崇礫稱別。鴈之奇也。余過三山。回望京邑。循慈姥磯而上。泊馬入。謫仙祠。與天刑生。歷數古今。豪士游此者。曰余幸生太平時。既不學。樊若水。祝髮。鑿石。引繩。度江。即於奇。吊

在燃輝照水亦無車騫必鬼物為也然射將
軍踏月微行得袁宏于唱味中風流可想焉其
人既不作矣則引杯向青蓮居士曰君著宮錦
袍扣舷捉月旁若無人亦知千載後有人酌酒
采石乎神乎何之余欲騎鯨魚向碧落尋君耳
語畢長嘯彷彿江水如沸瞪目俟月落而去

游謝家青山以望後一日

從牛渚入過敬亭山草樹翳蒼舟中望之若空
翠飛落船舫再數十里則為青山謝玄暉守宣

五岳游草 卷之二

七

城時於窓中見遠岫樂之故人以名其山之南
亦有玄暉故宅俯覽平川烟林如織題構遠矣
流泉恠石尚留與閑雲往來頂有謝公亭西北
十五里山之支麓有李太白墓前為白祠白木
情寧渠在宣城下乎而生死景謝不衰古人之
高致如此問疊嶂樓云在今宣城郡署中百尺
倚山四際無所不盼亦謝舊北樓址此地為姑
孰今更其郡為太平六朝名宣城
游九華山以望後十日

九華山去江百里而遙九峰秀色縹緲霄漢間
如青蓮花開于佛宇故李白易九子而名之鎬
禹錫行江上指謂天地一尤物焉余至池州東
南行三十里過玩華亭渡溪行倍之抵山下天
陟頗踰天橋十里而入化城寺登絕頂坐金地
藏寶塔漫謁李白書堂周覽九峰峭拔如四明
天窓然峰之左右可以峰舉者更九十有九嵐
烟森列紫翠萬狀當其返照入山月出東方殿
角上氣清籟寂呼吸真與帝座通古人如杜荀

五岳游草

卷之二

八

鶴羅隱葛洪杯渡咸負笈往而獨稱白者山白
所名且志顯也池緣翠微堤三里為齊山之高
不及九華然秀壑多奇石如妙空岩石鼓洞仙
人橋皆都人不絕游故其名與九華埒余乃未
至

留都述游

遊大 形勢 非常 奇

古稱岷峨之山度大庾包彭蠡以北盡于建康
謂天府之國山水之會故漢以後多都焉及余
登高望遠考古準今神臯隕區咸屬指顧乃知

鍾山以東北迤邐于西南大江以西南環抱于東址秦淮以中出而橫貫于三山石城之間故由鍾山左攝山臨沂武岡石碗聚寶天關東裹南嚮以巨于西南三山而止于大江則龍蟠之勢右覆舟鷄籠直噴盧龍址走以達于西石頭而止于江則希踞之形彼漢唐郡堞六朝宮城淮北淮南依麗互異曰山距淮以盡四極其在今日于制為善故宸居華蓋雙闕雲浮百司庶府基布星列回廊步欄九達若水大哉我聖祖

五岳游草

卷之三

九

之烈而穆卜而定九鼎也鷄鳴山北拱神京丹朱其麓十廟植土為袞冕俎豆以祀古帝勳臣觀象臺範金為璣衡以步今至憑虛閣倚闌以眺官闕衝術山川遠近閱江樓臨流以受江漢朝宗都人士之所藪擊而肩摩也朝天宮修門九曲亭其西阜為治城亦為謝公墩高臺迂徑闌闌山林謝太傅王右軍之所登以遐思卞忠貞之所蛻骨也石頭削石為城金湯而天塹之乃清涼之寺胭脂之井城臺之岡咸左右望焉

六朝之所傳舍而朝夕也它如鎮淮為朱雀橋出水關中街水環為白鷺洲之上普惠寺為李白酒樓繞南城角高處為瓦棺閣少北高阜為鳳凰臺聚寶門外為長干少南為秣陵城大中橋東畔為白下亭小教場西門為上林苑皆古今之慨雍門周之所鼓琴而悲者也縱目都城要約具是矣則遂注郭外而眺問孝陵所奠云在鍾山乃出東門走鍾山緹垣絳闕翠栢萬樹蕭入禮成見鬱葱玉氣隱隱起萬綠間中貴

五岳游草

卷之三

十

其為開重樓指珠襦玉匣之藏云借之于誌大師所入定處也尋半山亭木末軒則陵谷遷矣山一名蔣亦名紫金辭陵出門我國家園籍所藏云在玄武湖則遂明日出太平門趨後湖行太平堤上清樾蔭人中抱碧流百頃一小城架樓作東西牖以收初暘夕照辟蠹魚湖上遠山如黛蓮花映水時更佳汎湖而歸問誌大師塔所云在聖谷則又明日取途靈谷即鍾陵東麓也入禪林行五里松下虬枝蔽虧天日鹿吻

千百為群。狎容而過。上無梁殿。擊景陽鐘。殿皆
領。執作三券。不設椽桷。鍾製朴而平。曆則望之。
知有古色。殿右一啞鐘。勅置千風日之下。前朝
選入為禁鐘。不鳴。歸之則鳴。于寺中。僧云爾也。
下殿試響。墀左入過琵琶街。又拍手試之。良如
彈絃云。其下多疊甕。乃梁昭明太子讀書處。遠
廊觀吳偉畫。辟已餘不存。入塔禮誌公。猶肉身
也。左立一異香如鳳目。倚以錫杖。婆娑竟。乃引
至八功德水。掬而飲之。昔法喜禱求西域阿耨

五岳游草 卷之三

池。以七日得之者。梁以前嘗取以給御。素故在
峭壁寺東。自遷誌塔。水從之而湧。舊池遂涸。亦
僧云爾。出寺問雨花臺故址。云在高座。則又
明日。出聚寶門。趨高座寺。先過大報恩。浮圖高
三百六十尺。瑤臺縹瓦。雖燬于火。其遺者尚能
焜耀天日。即石刻龍神人獸。精工若生。蓋寺之
大不在祈年望仙之下。過而去高座。登寺後臺。
則猶然一荒阜耳。然山川迴薄。能使入徘徊。久
之下。臺間牛首。獻花諸膝。云自此去三十里。可

至。則遂即日命肩輿南行。諸山俱朝。鍾陵惟牛
首外。向牛首者。兩峯相峙而名也。又名天闕。從
山背東折而南。始見浮圖。虛閣據山之高處。後
麓又西行而北。乃入弘覺寺。上白雲梯。上
銀杏蔭。覆畝餘。乃左折。登浮圖。又從脩廊出。攀
數十級。而至觀音閣。凭欄俯視。則已足踏浮圖
之巔矣。閣之後。有小石為捨身臺。閣之下。倚空
如壘。為堯率岩。從岩微徑。行入一石窟。為文殊
洞。踰洞又西行。有塔。則辟支佛所藏舍利也。下

五岳游草 卷之三

塔。過禪堂右室。闔門一隙。如錢大。入塔影倒掛
佛案。明晦皆然。是夜宿寺中。明日。出寺五里。上
危壁。至獻花岩。石益奇詭。墮僧懶融昔居之
百鳥。却花而獻。岩之南。曰屯雲亭。又南曰芙蓉
閣。自此回顧牛首。更如繡壁可愛也。下山。問燕
子磯。可跬步。至否。云遠在觀音岩畔。則又明日
出觀音門。循磴道。馬抵岩。逼霄漢。恠石。礧垂
大江南。來帆檣。僅在扉屨間。昔達磨于此折蘆
而渡。寺負山橫起。垣檻如率然。閣在其西。亦倚

岩懸構下築江唇為基上交九柱置年首焉凭
之可瞰江自岩道舊徑西而數百武乃至燕子
磯飛崖掠江如燕尾然亦岩之今脉也江水抱
其三面以鐵鎖曳磯趾上植丘亭標之江上陰
風怒號勢欲飛動若其晴光淨練江豚吹浪上
下或月上東山視瓜步群峰杳眇如落鴈隔江
舉杯酒酌之良忘其身之非我矣乃會湯奉常
義仍家弟圭叔信宿江上去而之白岳昔在太
冲賦三都門脯堂廁咸置筆墨且以十年成余

五岳遊草 卷之三

十三

偶憶而奏單辭何能以揚萬一耶歎念王逸少
猶有遺言謂蜀都山川多奇左賦未盡余難乎
為言矣余難乎為言矣

遊武林湖山六記

蘓子瞻云天目之山若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
臨安則堪輿氏言也臨安勝以西湖為氣白傅
之函蘓公之堤唐宋以前夫非諸既地耶南渡
後山有塔院岬有亭臺堤有花木水有舸舫陰
晴不問士女為群倚與白雲之鄉遂專為歌舞

此句局以
文無人人
難

之場矣余自青衿結髮肄業武林泊乎宦遊于
四方幾三十年出必假道過必浪遊晴雨雪月
無不宜者語云人知其樂而不知其所以樂也
余則能言請嘗試之當其暖風徐來激波如玉
桃柳滿堤丹青眩目妖童艷姬聲色還陳爾我
相覲不避遊人余時把酒臨風其喜則洋洋然
故曰宜晴及夫白雲出岫山雨滿樓紅裙不來
綠衣佐酒推蓬烟裡忽遇孤舟有叟披蓑釣得
鱖頭余後酒醒山青則歸兩細風斜則否故曰

五岳遊草 卷之三

十四

宜雨抑或瑤島銀河枯槎路迷山掛轉處半露
樓臺天風吹雪墮我酒杯偶過孤山疑為落梅
余時四顧無人則浮大白和雪燕之向逋仙墓
而吊焉故曰宜雪若其晴空萬里朗月照人殊
風白苧露下滿襟離鴻驚起踈鐘清聽有客酌
客無客顧影以于湖心亭佳而散步六橋興復
不減故曰宜月余居恒較心泉石幾欲考卜湖
畔良緣未偶聊取昔游記之然吾游數矣每挾
賓朋止占一丘一壑行踪未遍夕陽旋歸惟成

寅春捧檄朗陵念走風塵未卜再遊何日乃與所知蔡立夫吳本學輩縱目全湖一週遂以斯游記

出湧金門過孤山至岳墳記

出湧金門即見汪三千頃其間餘艘舳舻咸艤于西三門而湧金踞其中獨叢集焉維時桃花開買舟者日一金猶競不待餘時則五六倍減之出門數百武入柳洲亭皆女墻蕪湖折柳持觴多走其下過亭為表志觀以祀吳越王鏐

五岳游草

卷之三

十五

也碑刻蕪子瞻手筆樹石于門出祠引小鷓首至大佛寺佛頭出地三丈僅作一滿月云秦始皇游會稽繫纜石也旁一泉石髓沁齒東去凭小閣遠望酒艦往來湖面如飛鳥站墮水窠有致俗善水壑時正寒食過斷橋士女招魂而野哭者如蟻焉斷橋遠孤山而西者蕪公堤也孤山即林處士逋隱處山無奇峰陂陀立水中處士生宅其陽死荷取為塚前放鶴亭東四賢祠以紀李侯浚白公居易蕪子軾與處士共

俎豆之塚前野梅三數株雖非逋植然誦疎影暗香之句如與處士神俱環孤山北麓窮乃入岳鄂王廟西有斧鬣封者乾坤丘土蓋此孤忠前像檜高輦三銅人晨夕錘擊之以洩英雄之憤好事者復擘株檜植墓門檜亦連理以上大奇也近復有買地斥地道于湖濱者廟貌遂頽然改觀山南亦有千肅愍墓與岳墳南北相望博千古游人一涕出廟復拏舟東謁陸宣公祠危樓重閣爭高閣闔疑片石合成此孤山之

五岳游草

卷之三

十六

南麓也湖中暮色遠如自西南至画船蕭鼓盡籠烟水東歸矣岳廟以東縉紳士大夫家多琪園雕榭酒肆書堂近湖漁子時復以竹籬茆屋雞犬其間暮而燈火聚渡頭如亂螢為地近錢塘湧金兩門故古所稱橫塘查下恐未勝之
出清波門遊湖南諸山至六橋記
出清波門聚景園宋阜陵所築圯而不存沿湖人家水上掩扉植標種荷或帶以長簿裘廣里許花時水雲如錦香隨風或聞入城中游人



以小葉舟闌入賦採蓮之歌在淨慈之藕花居
為最勝今亦圯淨慈在南屏山下殿內旋臺藻
井獅象山立後壁塑過海大士左堂五百應真
種之變相具生人氣上有宗鏡堂前為雷峯塔
堂前近種松杉檜竹蔓屏疊石廢院復興塔錢
氏妃建燬于火自淨慈而至法因寺路兩歧一
行六橋堤上一沿山而上南高峯六橋者大堤
巨南北分湖內外為半如長虹卧澗中映波鎖
澗以下橋各有洞各通步畫船入裏湖穿棧

五岳遊草

卷之三

七

蓬下時倚掉聽堤上人歌舞兩行間棹桃柳
不樹它木春時花飛絮落撮以為茵擁麗人馬
寶馬而至者更相枕為彼嘯此譚此賞彼態互
相點為景醉則閉鷄走械六博蹴踘無日無之
此湖堤之大繁也南高峯與北高峯對自五雲
天際分支而來其麓四出一過大慈山至虎跑
真珠二泉南出龍山抵六和塔一度慈雲額經
鳳凰秦望二山多吳越南宋故跡今改壇以祀
山川一落石鳴烟霞下有王岑山對高麗寺

界六通法相一入湖過大小二麥嶺大麥嶺
下家山小麥下飲馬橋南至風篁嶺上有龍井
盜而竄靈葛洪煉丹其側四入道路參差在所
成境然行人類多亡羊矣

出錢塘門觀戒壇至靈隱上三天竺記

出錢塘門室廬蔽岬時于隙處見青帘在木末
知有當壚以俟游入者余乃捨舟命竹僮子去
里許西北為昭慶寺亦名萬善戒壇每歲上巳
律僧登壇說法雲水緇林托鉢來授戒者何啻

五岳遊草

卷之三

八

千百徒鉅室富賈施金錢計亦稱是寺燬于
戒禁于官其後廢不舉西行過石函橋非白
所為貯水以時啟閉者千載之利也又過寶石
山有塔焉其下為葛嶺葛仙翁所居有丹井懸
泉冽而寒自此翠谷蒼山丹甍碧牖無論平泉
綠野即半畝之宮其題構多錯出于大佛寺岳
墳左右耳目多應接不暇再西踏歌堤上步入
金沙灘過九里松則三天竺在焉三竺之間兩
崖持道身行重嶂不見衣來其間古松鳴泉四



顧響。峇。唄。聲。人。籟。雜。以。成。趣。寺。不。必。佳。而。徑。佳。上天竺直北高峰下。踞盤谷中。庵在半山。足當靜室。寺則士女市囂。非修真棲也。歸路左轉由合澗橋。得飛來峰。岩屋肺覆。巧而空中。惟石流泉。與粵七星諸洞等。說者謂飛自西域。靈鷲何幻耶。峇對寺為靈隱。祇林方丈不謝淨慈。右行陰磴。斗室數椽。鳴泉在其屋下。問之為响。峻山房。良隱者之適也。又西上有呼猿洞。與月中桂子樹。老猿亡求之。不得出寺。夾峰見亭。曰冷泉。

五岳游草

卷之三

十九

款濯纓而歸。比出山。夕陽尚早。復過白樂橋。尋徐神翁雷院。觀魚于玉泉。由玉泉東轉至棲霞嶺。問紫雲洞。東山月出。眾云月湖佳。余復捨輿。買艇戴月。飲湖心亭。倚闌默嘯。影落藻荇間。與流光上下。真自濯魄冰壺也。春寒夜寂。如有聲自北麓起。余曰。孤山鶴已回矣。遂返。

再出清波門至六和塔望潮記

再出清波門。過慈雲山。南去為萬松嶺。西入一塔。稱天真精舍。陽明先生講堂也。天龍右。聳長

岡。綰。鼓。風。氣。宜。佳。半。山。立。像。祠。先。生。龍。形。鳳。目。鶴。骨。清。癯。真。翩。然。風。塵。之。表。祠。前。八。卦。亭。八。方。田。各。以。龜。疇。畫。之。謂。宋。舊。齋。宮。地。宿。上。祠。望。大。江。東。南。來。浮。白。一。綫。夜。半。而。聽。又。如。震。雷。殷。殷。起。山。足。漸。轟。甍。上。山。崖。谷。俱。撼。不。知。為。海。潮。音。也。若。五。更。東。海。出。日。遠。與。潮。會。則。赤。輪。上。湧。捧。以。瑤。盤。更。耀。心。目。出。谷。過。浙。江。驛。上。六。和。塔。浮。圖。六。層。構。一。佛。宇。閣。道。四。周。之。頂。有。古。刻。四。十。二。章。經。登。上。層。凭。欄。俯。之。流。長。江。其。下。塔。

五岳游草

卷之三

二十

影。半。浸。江。中。勢。欲。欲。入。魂。悸。不。自。持。從。六。和。塔。望。潮。則。瓊。濤。雪。浪。翻。天。倒。注。與。山。上。視。又。差。殊。覺。大。地。盡。震。蕩。如。欲。浮。去。江。中。軸。輻。無。問。大。小。咸。曳。首。向。之。如。輕。鷗。出。水。乍。見。乍。滅。八。月。弄。潮。兒。執。紅。旗。徒。手。而。泗。意。揚。揚。如。也。蓋。習。之。矣。說。者。謂。黃。車。白。馬。員。之。怒。也。余。其。不。然。至。鏐。以。萬。弩。射。之。潮。悉。奔。回。至。今。賴。以。甃。石。成。岬。又。胡。能。盡。謂。無。所。依。憑。耶。江。頭。烟。火。萬。灶。五。商。輳。集。咸。倚。堤。岸。以。居。微。禹。其。魚。尚。思。錢。氏。之。烈。乎。哉。絕。

江橫渡。則入會稽。溯流上。則登嚴陵釣臺。順而入海。則龕山。赭山。如浮烟。兩點承日出入。

登吳山記

行四日而西湖之遊窮矣。然吳山壘嶽天挺神。阜左江右湖。得趣較倍。乃復約登吳山。下有泉澗如廣。履麓五石眼。丹鱗赤鬣之魚盈尺。而羅不避汲。綆前樹石。楔為吳山第一泉。轉廟巷入山。人家咸夾磴道。而居短扉小閣。蔭以高槐。六月無暑。行居人屋簷下。如行山中。碧瓦斷處。

五岳游草

卷之三

三

青山乃續路入翠微。則有中興觀星宿閣。重陽庵。青衣泉。門或高或闢。者入高者過之。它如皮場火德佛龕社樹多阿堵。所不能遍。上金池山。至城隍廟。大江百里時。後疎樹中入廟。後登太虛樓。下瞰全湖。躍金沉碧。一日俱盡。廟臨江樓面湖。斯吳山之偉觀也。下樓讀碑。歎孫刺史之流風猶在。後登別壠。有巨觀焉。周廬百楹。錦幢千道。黃金為堂。碧珮為瓦。青玉為地。爐烟裊空。雙龍抱之。余向聞三茅觀之麗。逼視之果。

然出觀望紫陽庵近矣。紫陽為仙人張平叔而名也。左塑丁野鶴。悅骨玲瓏。一塔疊石而成。賦過太湖。巧勝桂林。洞虛得月。徑曲留雲。而堪摩勝。幽足采真。初疑神工鬼斧。何以刻刻至此。及諦觀之。滿山石骨皆然。此偶為風水所漂露耳。三茅山名七寶。紫陽山名瑞石。城隍山名金池。青衣山名寶蓮。各標所勝。為題。總之皆稱吳山。白岳游記

五岳游草

卷之三

三

際空者。惟黠。發間為勝。環黠。發皆山矣。其地嶠。鱗。胸如世所稱。玄都。隩區者。惟白岳。黃山。最勝。二山並峙。爭雄。黃山稱介丘矣。而帝時神靈為時所夸。翊而趨焉者。惟白岳。尤勝。余從白下來。過王將軍石室。以丁亥午日會休寧。令丁元父。次日遂為白岳之游。出休寧三十里。抵山。坐棹楔下。山中爽氣便覺。依人。自白岳嶺過。桃源。綠梯。歷塊。就風。嗑結團標。當之。視下方平楚。蒼然。暑色不上山麓。曰中和之亭。過亭循石。鰲塢旁。

深壑于灌莽間。聽水聲冷。曰。桃花之洞。循洞而南。輿或高或下。且十里。峭壁橫截。路幾窮矣。忽開一竇。如刻刻作捲蓬大橋狀。高負倅關。一石楠扶疎如蓋。直闕前。曰。東天之門。入門飛巖。嵌空多成乳竇。圓通道德。廣平踰丈。其景深者。樵蒸而入。可達藍渡。二石龍循洞門。游鬣如石甃然。雜塑釋道。應真于中。曰。羅漢之洞。稍西。龍洞脊。有飛泉洒下。入碧蓮池。水旱不竭。瀑不成布。濺乃如珠。曰。珍珠之簾。崖西石壁上。有如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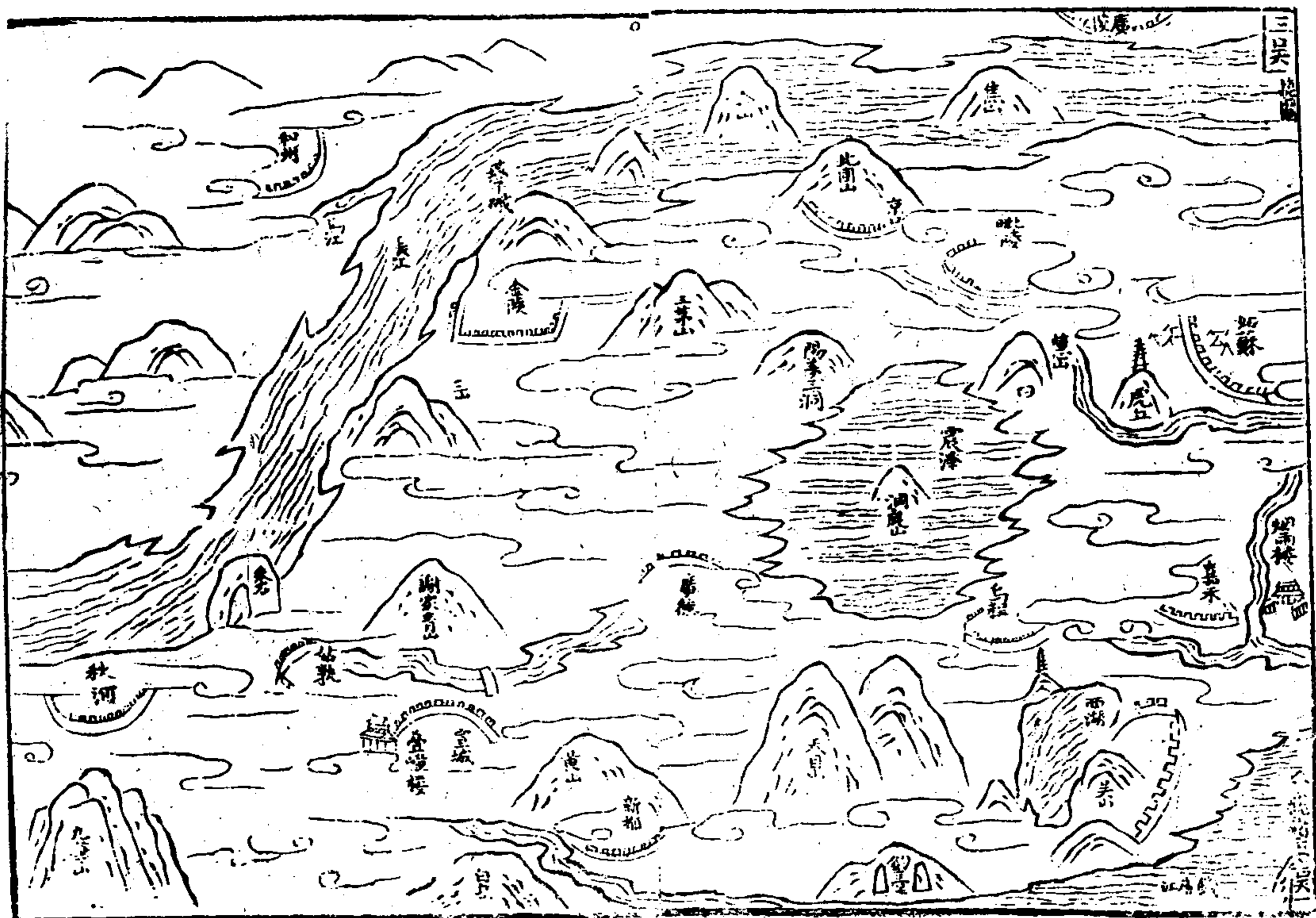
五岳游草 卷之三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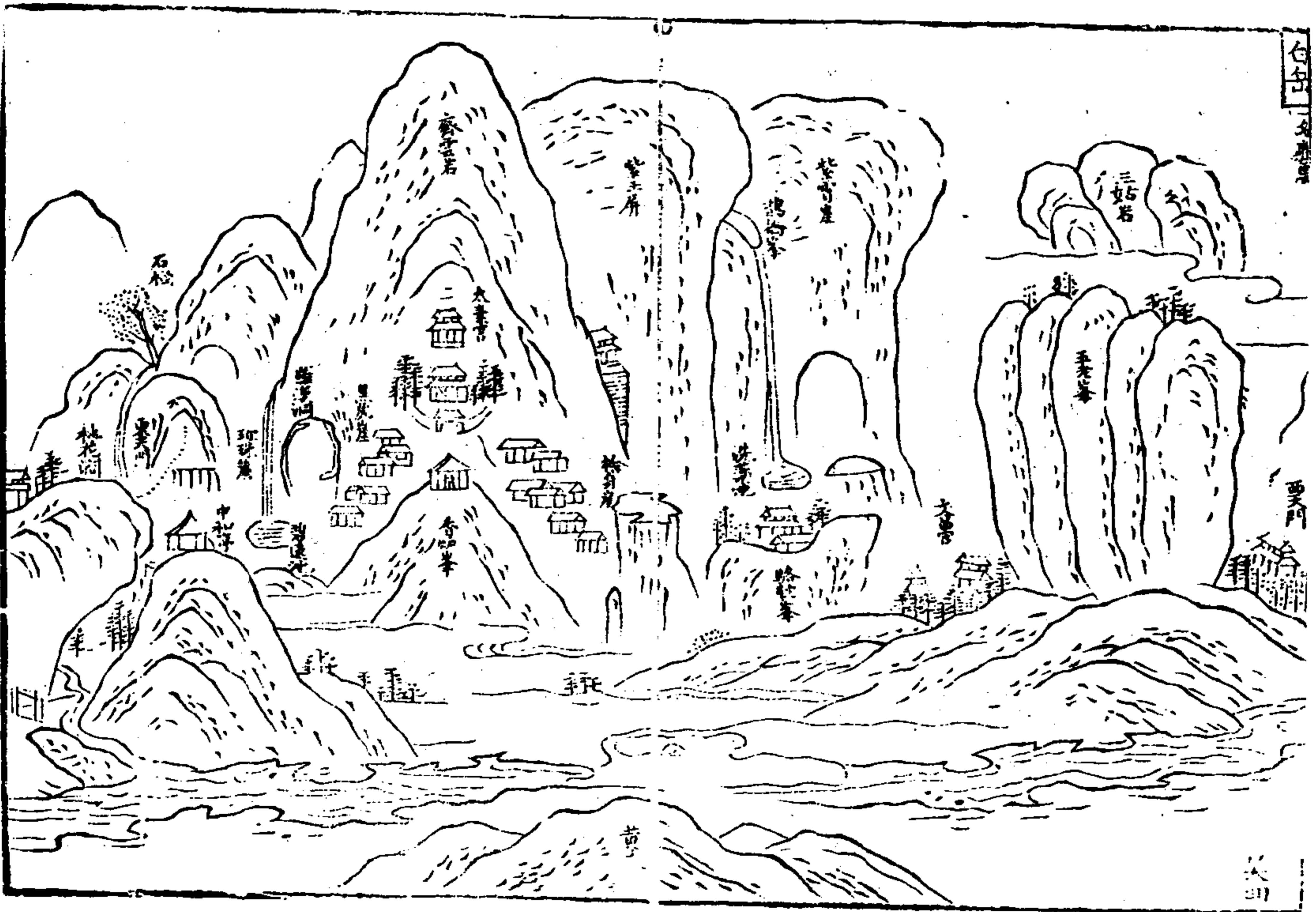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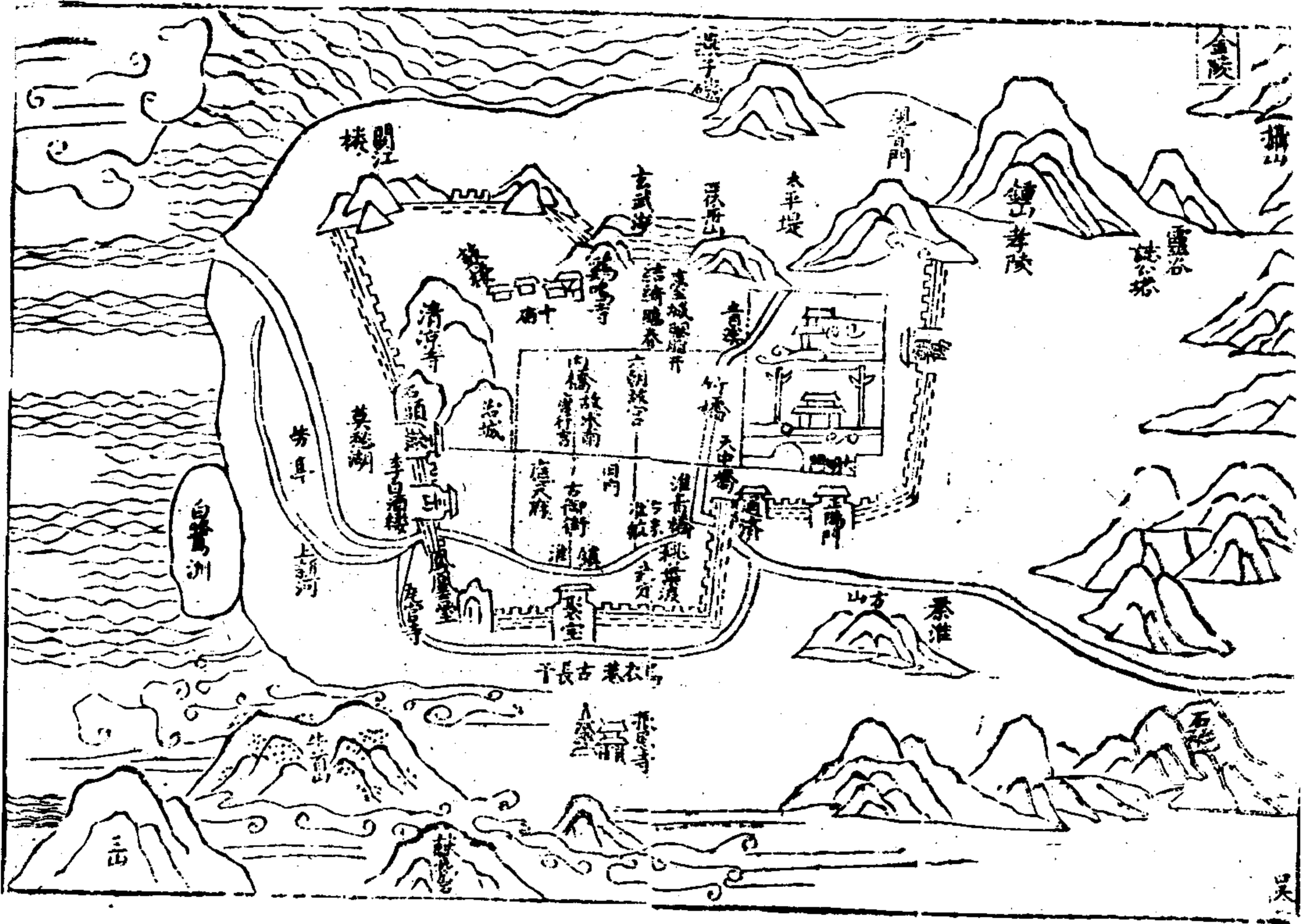
跡印泥淖中者。曰。黑虎之崖。度天梯嶺。又里餘。入玄武觀。練游甲帳。題構棟振。中坐玄君塑像。道流稱百鳥時泥以成。或謂神其說也。左峰為石鼓。右峰為石鐘。夾觀兩峯。為輦路。觀後高峯。千仞。白雲封之。曰。齊雲之岩。直觀牙立而上。頂齊觀趾。鑄鉄亭籠之。曰。香爐之峯。觀西踰橋斗崖中斷。一小峰。離立澗下。曰。捨身之崖。踰浮雲額。層巒刺天。左龍。右虎。至天門。即見其巔。曰。紫玉之屏。復西里餘。峯側有石如虹。臥泉一縷。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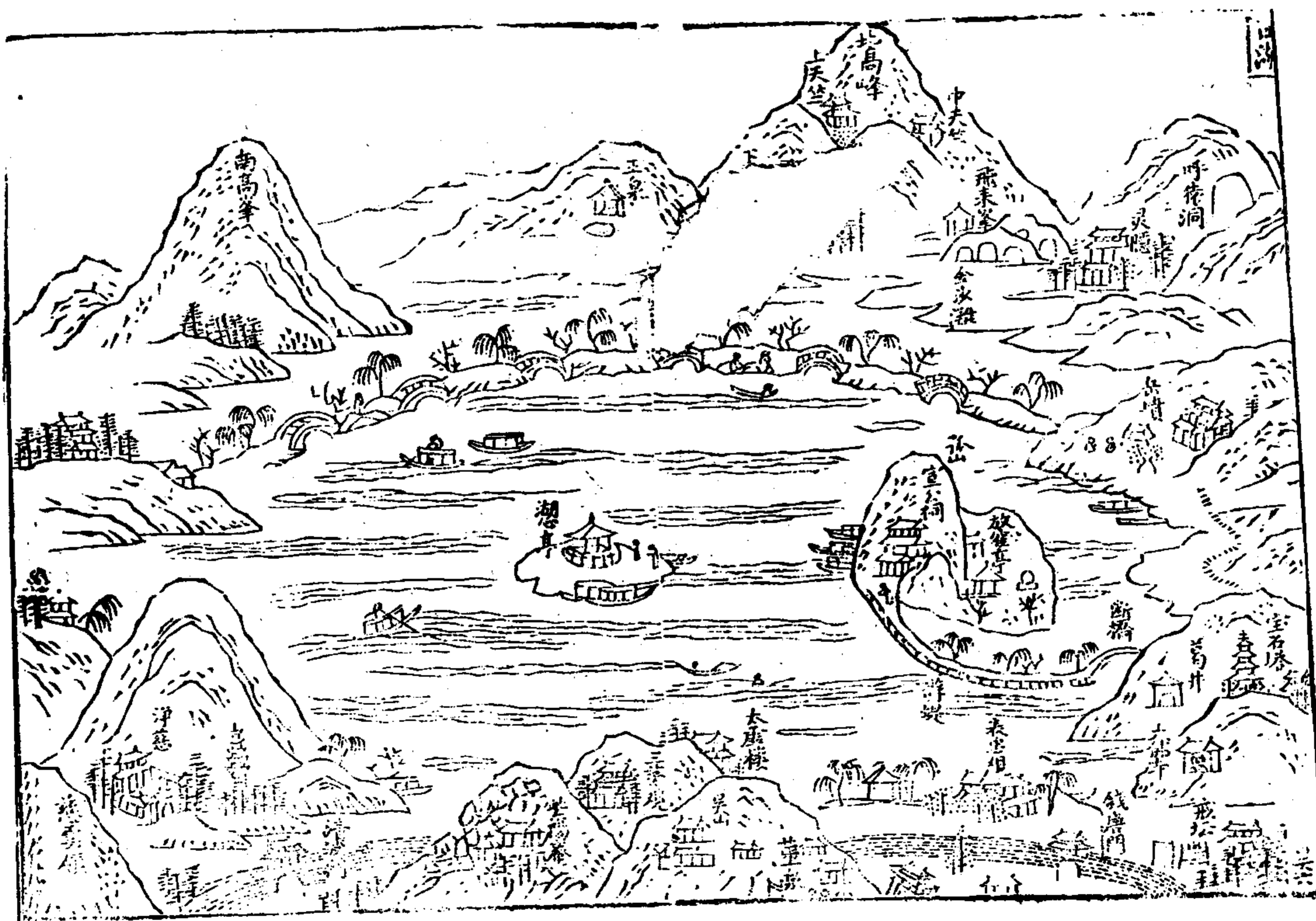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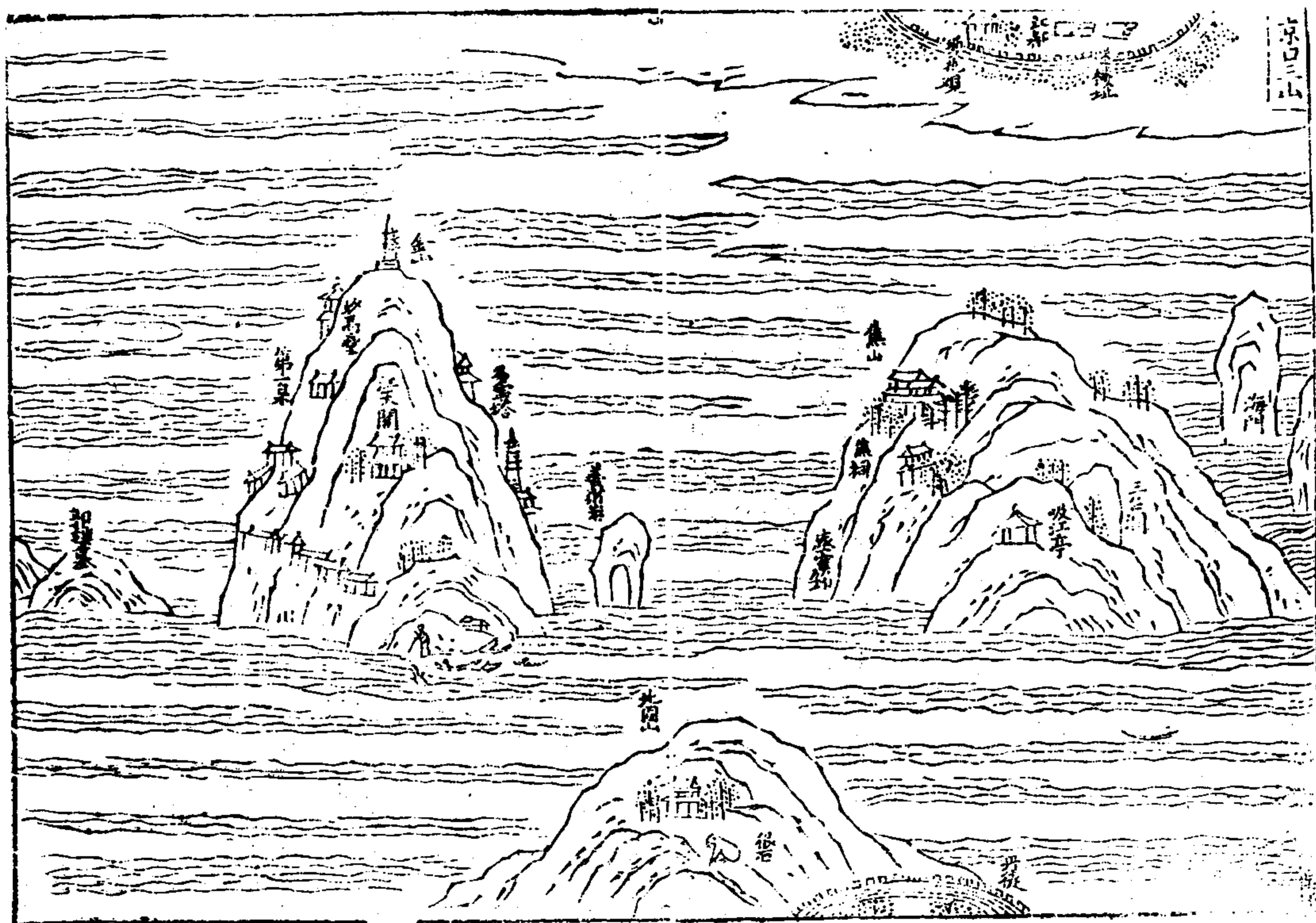
注為洗藥池者。曰。鵲橋之峰。橋左巨壁。崛起橫列。如障穹然。而接閣其下。曰。紫霄之屋。馴伏峰前。昂首封鞍。似欲長鳴而起者。曰。索駝之峯。丹楹桓礎。碣基繡闥。架駝脊而築者。曰。無量壽佛之宮。西北石儼。人立。篆岫如螺髻者。曰。三姑之岩。五峰比肩相倚。蒼顏黛色。向文昌閣如矯首欲語者。曰。五老之峰。朱閣隱。扼山之吭。曰。西天之門。山北向東西。兩天門。距可五里餘。然未及出。西天門。以跨石梁之奇。山高不及武當

五岳游草 卷之三 四

十之二。而黃冠羽士。埒黃金。以雲集乎四方之。士女者。同衰不及。鴈宕十之三。而奇峯怪石。種種刻畫。肖形以甲。昧于字內者。同曲不及。武夷十之五。而凭高臨水。艤棹看山。既兼舟輿。復當傳舍。如青樓臨廣陌。以邀賞于往來之游人者。同說者。謂真武自擇取之。緣以上昇。故奔走海內。如市。余觀世所艷稱瀛洲蓬萊之屬。往。謂神仙棲止。余生不問徵福乞靈事。即指顧山川。真不翅化人之居哉。







王太初先生五岳遊草卷四

章安馮甦再來重輯

男永年現珍 今校

婿洪熙揆漢箋

○越游上

記四首

越游注

東海之壑有二越焉。於越當其北，甌越當其南。其始一越也。皆禹之後，王勾踐之所治也。漢時

五岳游草 卷之四

無終始。自別為東甌、天台，以地則於越之故都。鴈宕以南，則東甌之別壤。余生台宕間，飲其山川而吊乎先生者，之人雄圖霸業，蓬嶸繩樞而。今安在矣。問其山川，不知余于是。張然興懷，吾家右軍不云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記越游自南明始。後南明山者，新昌城西南二里。五代錢氏所創寶相寺也。路經盤谷而入峭岩，逼漢刻其中，為彌勒十丈。曲欄飛閣，錦棚縹瓦，咸自外附麗之。久

而化為鳥。有今移其寺于右偏山巔，有闕中秋月正，墮影于中谷。口有湖，築長堤植榆柳，為風和日暖，柳絲垂，蔭人谷中。石氣清，無留雲障。霧枕流漱石，良不惡也。余為天台桃源主人，每出必假道于是。蓋天台西行過天姥，則入南明。東去過奉川，則登雪竇。西行過天姥，則入南明。雪竇在奉化之西，出縣城十里。日嶺之坂有石為亭，然樞而頽，銳而肖髻，以類人也。為夫人廟祀之。又二石高與夫人肩，罅夾長石如巨簪。

五岳游草 卷之四

齒；足玩。又行四十里，山靄明滅，忽翠微有亭。榜雪竇焉。歷峻坂，再數十盤，近之。乃至望官曲道，樹宋應夢名山碑。復行數百武，入山門，則平疇沃衍，更忘其為萬山之巔也。中起一石阜，廣弗盈畝，枏栢森蔚。海鶴巢之，名含珠林。東西兩澗水合，為閣道覆之。名觀瀾閣。南澗有沼，石文如錦，名錦鏡池。又折而南，兩澗合流之水垂瀉。千丈岩下懸為瀑布，虎豹吼而震雷轟也。寒飈從中，與飛沫俱起，四顧戟戟，不自持。名龍

隱潭又行十里。至妙高臺。為上雪竇。舊有藤龕。僧和庵。巢其中。日令雙虎頸掛大竹筒。來寺乞齋。為守龕弟子。今僧去而龕廢矣。此山奇峭。幽邃。烟雲滿壑。亦海上之一奇也。時華亭喬君令奉化為東道主。過雪竇。則有四明之勝。

四明山者。天台之委也。高與華頂齊。跨數邑。自鄞小溪入。曰東四明。自姚白水入。曰西四明。自奉川雪竇入。則直謂之四明。行山中。大約五六十里。山盤互。竹樹葱蒨。衆壑之水。亂流爭趨。

五岳遊草 卷之四

入益深。猿鳥之聲俱絕。悄然。嘻。通顯氣。覺與世界殊。絕不似天台近人也。道書稱第九洞天。峯凡二百八十二。中有芙蓉峯。古隸四明山。心字山。四穴如天窓。隔山通。日月星辰之光。故曰四明。山北有潺湲洞。下曰過雲岩。雲縹緲。不絕者二十里。人經行雲中。故云。山南曰雲南山。北曰雲北山。無古刹。人跡罕至。大約東海之上。惟天台四明。群山罕儷焉。下山。四抵縣。東走鄞百里。則有東錢湖之勝。

東湖者。去鄞東三十里。受七十二溪之流。灌鄞七鄉。一名萬金湖。口有堰。易舟而渡。山長。狀遠。兩岬。青草正。嚙沫水。中白蘋紅蓼。洲以百計。海鷗片。往來堰前。喬木成史。丞相彌遠。後泊舟霞塢。正當湖心。中葺補陀洞。鑿深百步。則衛王為其母作之者。登岬。遠余。中舍別墅。則背山面湖。葱蒨在門。琪花瑤草。大率取勝。予湖色為多。出湖。渡滙澗橋。陸行至王几山。有阿育王寺焉。昔錮薩訶得佛舍利于地中。置塔以藏。塔

五岳遊草 卷之四

高不及尺。四隅角起。非木非石。懸舍利于金鍾下。大不踰菴菽。色黃白。焜耀動搖。無定時。蓋宇宙之神奇哉。觀畢。假宿焉。時丙戌九月。與友人陳大應同行。自此東行。至定海。渡海。再潮汐。則有補陀之勝。補陀者。東海島嶼。孤絕處。為大士道場。善財岩。潮音洞。盤陀石。蓮花洋。俱在焉。其勝稱絕。余友屠長卿住海上。初欲拉與俱往。而長卿方作客宛陵。余乃獨與陳生乘鱗。至定海。而海。造雲

霧連三日重海氣昏不辨侯大將軍力止之
僅得于招寶山懸望焉招寶一名望濤寡岬屹
立海際太城里餘石磴岑嶽嗑隘且峻及其巔
始得平岡城之謂大士不能渡海者多于此遥
祝云東有望海亭望大海茫無津涯与天為一
是日風覺霽日照海中諸島遠近明滅方壺員
嶠如在几席間近者霍山又近蛟門又近金堂
大榭海船過島下僅之一木葉浮漚而已正指
顧間忽颯風復吹入欵起黃雲滿島驚濤拍天

五岳游草

卷之四

五

余顧足下山如欲浮去乃悸而返自此入姚江
出曹娥走鑑湖行四百里則有會稽禹穴之勝
禹穴者在會稽山之麓山之東隴隱若劍脊西
嚮而下皆石也石之中藏窻石焉其形如權高
與首齊扶之或搖曳之不起蓋異物也俗稱禹
葬衣冠于此或曰禹陵在隴後辰三峰而帶湖
有穹碑大禹陵者是此特以藏金簡玉字書也
左行二里為會稽山鎮西北五里則接宛委山
山有石匱穴其中為陽明洞天名在道書第十

一昔大禹發之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又得玉
笥秘圖悟百川之理賀季真則謂黃帝藏書于
宛委禹得之而復藏之名禹穴云行會稽山群
峰擁簇水遶鑑湖有賀季真舊宅自鑑湖達楓
橋則美竹嘉樹相望十里而至王逸少之蘭亭
亭有曲水有鸞池墨池曲水非其舊當是溪流
失其處耳昔人謂行山陰道上如行鏡中秋冬
之際殆難為懷者矣夫夫而入茅羅村觀西施
浣紗石出桐江則有釣臺之勝

五岳游草

卷之四

六

釣臺者漢嚴光隱處也兩岬峭立夾懸婺之水
而下桐廬蜿蜒如游龍者七里水漲則磯激如
箭山腰乙巨石對峙突兀欵傾名以釣臺天作
之矣好事者亭其上左垂綸百尺右留鼎一綵
登臺而俯深淵水靛如綠玉山麓萬木參天其
翠欲涼祠而顏之以聖人之清慈乎哉山隔水
為白雲原唐方雄飛隱居其上有塚則宋謝臯
羽所慟哭而終焉者也二子皆聞先生風如梁
伯鸞負簞于要離之側自雪竇至此咸与陳生

俱其遊皆以丙戌之妹也。過嚴陵瀨入蘭溪。水行二百里。則有金華三洞之勝。

金華山高千丈。一名長山。又名壯山。巔雙巒。曰金盆。曰玉壺。水分兩派下。乎山之陽者。由山橋以達于溪。瀉乎山之陰者。由康田而入于洞。盆水惟一派落而為赤松澗。山橋者兩崖峙百仞。上有石橫跨之。溪流下注焉。故于諸澗為尤勝。山之右為赤松山。右為知者寺。在芙蓉峰西畔。出城二十里。乃至。西去則為三洞東

五岳游草

卷之四

七

行乃望紫岩。東三里則赤松宮也。宮傍山為皇初平叱石處。宮長松茂竹。澗水如環流。宮東北兩崖間。則小桃源在焉。水石相搏。時引出。花數片。可觴也。返觀羊石。色蒼白。卧立各異態。遂過小橋。西行三里。為東西鹿田。俗稱玉女驅鹿而耕處也。復五里。為三洞。上朝真。中冰壺。下雙龍。雙龍外洞。堪百榻。石壁上現仙衣霞衣。龍首左昂而尾右垂。內一穴如墓。願水淙淙。從中出。即伏流洞外。舊有覆石。可仰臥。小舟以入。

別見華蓋垂衣。後現龜通地。町者為田。方者為床。滴者為硯。擊有聲者為鍾。矯如玉者為雙龍。茲水捍石塞未入也。登又一里。至中洞。窺黑穴。無底。徒聞水聲。蒸至久之。乃有簾泉飛下。三十餘丈。盛以巨石。雙石筍。巖壁立于前。復披莽三里。至上洞。大石如龜。橫當其穴。穴中數石。如群仙儼立。內垂衣。伸一足者。為觀音。此朝真所由名也。方韶鄉所謂洞口。天日之光。斜射洞中。石崖上。淡如月色。內有石梁。高掛白龍。護其左。蒼

五岳游草

卷之四

八

龍護其右。又有天池。深廣四畔。按不可下池之裏。有崖如兩扉。而啟其一。極暗中。遠望石扉。放處。天光下燭。蓋洞天漏明。而人莫知其處。既隔天池。不得復深入也。良然。自洞下。復之九龍庫。甚則北一里。走紫微岩。講堂洞。梁錫孝標。所卜築者。洞飛霞。涌水廣而紺碧。如履屋然。蓋不減外雙龍矣。日下春。復由赤松。歸洞。列諸恠。奇相不類人世。道書亦以此為三十六洞天之一。時余遊以甲戌九月。與同年章德。卿俱也。東南行

二百餘里至縉雲則有仙都之勝。仙都者鼎湖也。世稱軒轅鼎成上昇而五色雲見。故邑稱縉雲。道書廿九洞天也。山去縣二十里。過素潭。遙見姑婦仙釋諸岩。皆以意名之。不甚肖。再歷步仙橋。懸崖千仞。色白如抹。名仙人榜。上有謝康樂王龜齡朱晦翁諸刻。覽畢。下舟從小蓬萊穿合掌洞至龍舌洲。復登嶠百級上忘歸洞。下洞里許入玉虛宮。右一石如天柱。高數百丈。方而圍半之。巔有湖。久雨則湖水溢。

五岳游草

卷之四

下湖畔大木龍筏如虬龍。以鼎湖峰也。傍有伏虎岩。蒼龍峽。出峽登舟。則順流經練溪。上群玉臺。登臺則傍觀五峰。余乃醉之以酒。曰爾五老人者。蟻附如有所思。豈皆攀龍翬不及而相與鳥號者耶。下渡石橋。出響岩。則賜谷洞在焉。洞三竅如連環。其一寬敞見天。東壁二竅如甕牖。中有懸柱。隔之初暘出時。巧當其竅。出湖峰屹立于前。宿霧歛。收翠色尚滴。澄波在下。倒影半浸。亦令人心目為舒。余遊以丙子秋七月。赴至

藩公惟謹之約。杖履自至。過仙都若干里。至麗水則有南明之勝。南明者麗水南明也。以別于新昌。新昌南明。聳盤谷中。面孤崖。麗水南明。踞城之南。曠覽一邑。初入有石梁跨壑。如蛟龍蟠水中。然透露不及。台宕寺後。兩石相倚。人行石下。不見日月之光。名合掌岩。上有高陽洞。葛洪隸靈崇字。并朱元章南明山字。俱刻于壁。崖下二井。天款兩則。井中出雲。人呼為龍窟云。同遊者王參藩惟謹。何

五岳游草

卷之四

十

臬使振卿也。過麗水則有石門之勝。石門在青田境中。簇括蒼。放舟踰石帆。不五十里而至。洞口雙峰。鷓鴣峙。截業入雲中。是名石門。迤逦而入。平原若曠。西南天表瀑布。落鳥擊天。壁而瀉下。潭掛流。幾七十餘丈。非烟非霧。亭以噴雪。潭空洞沉碧。疊石中。疎若砥柱。當前揭而過。別有歌洞。在石壁下。飛沫隨風。時入洞。露人衣。俱濕。李白云。山光水色。青於藍。然哉。上有軒轅丘。道書以為玄鶴洞天云。此地行溪澗中。

大都嵐氣依人曲。如畫不歇瀑流之奇也。自謝康樂創咏。唐宋諸賢相繼有作。余遊乃在南明之後。自此復東南行。至永嘉則有江心之勝。江心寺者。永嘉大江中孤嶼也。城抱九山。為九斗門。嶼與之對峙。海濤日夜齧其下。左右造浮圖鎮之。如兩龍角然。當其青天不動。滄海無波。春。日。初。長。晴。江。似。鏡。塔。影。東。擲。晚。渡。爭。喧。憑。江。天。閣。而。眺。亦。一。樂。也。若。夫。隔。江。烟。火。如。天。星。錯。落。則。在。雲。陰。之。夕。佳。海。潮。奔。激。西。去。有。聲。自。顧。

五岳遊草

卷之四

二

身在嶼中。如泛銀河。上下則月明。夕為窮時。以丙戌。姝七月。同遊者。錫將軍忠父。何山人貞。父稱初識也。自此南去。平陽。則有南鴈宕之。南鴈宕者。以別于樂清鴈宕也。北鴈宕。踞孔道。士大夫乘傳多過之。惟南鴈僻無聞焉。出平陽之南。舟下西塘十里。過荆溪。而陸餉于寶勝寺。又俟潮發。棹再憇于智覺禪林。石齒挂舟。仍陸行。歷三溪。始達。先抵石門樓。山左巨石嵌空。如琢。右為屏風。三疊。應之。它不能盡名者。如圭如笏。

如芝房燕壘。備極巧態。已乃兩石。一刃夾峙。名石華表。則入石柱寺。有數洞。游人以西洞為佳。上墜下窺。鍾乳自罅滴槽中。云仙姑泉也。前穴石為月牖。可攀望其外。右行半里。雙壁挿天。石梁橫跨之。下俯萬丈。深宵不可測。聞峰頂亦有鴈湖。而迷無所問。途大都視北鴈為小而峻。嶺峭拔。兩宕無殊焉。回永嘉路。至樂清。則有玉甌之勝。玉甌峯者。未至樂清三十里。岐路而入。夾石為

五岳遊草

卷之四

十一

門流水中貫。葉麻滿林。儼然避秦桃源也。遠瞻峰頂。巨石成山。如負甌。然至山麓。羊腸盤曲。石立如人。躡而至山腰。飛泉一道。自空注下。正蒼馬首。為風引之。去忽覺鷄聲在。余頂仰而不見。疑所謂劉安鷄犬遺。白雲中響者。問之。則洞中黃冠。畜之。當午啼聲徹下界也。緣此梯而上之。不過廿丈。為峻壁。故復由山左陟其巔。及下而。至洞。巖室如簷。寺其中。不設椽瓦。塑孫真人像。時方夕陽。返照四山林木。如披繡。恍然身在。

巨鰲背上乃望東海三山招安期羨門不至歸
宿洞中蓋欲未明觀日乃凌晨曉而下時遊在
江心之後與潘司理去華何山人貞父俱歸則
過址鴈別有記夫越余家也其山川是不一至
焉故次越游不以歲且而次其山川

入天台山志

志稱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山有八重如張大
帆以其上應台星故名天台天台山以華頂為
絕頂如桐栢赤城瀑布佛壠東蒼皆其別號神

五岳游草

卷之四

十三

筓以赤城為天台山南門徐靈府又以剡縣金
庭觀為北門天台山脈起大盤而委為四明
其過天姥巖頂落地為五支其入山四漫而滌
一途自余為桃源主人結廬洞口不啻數十至
矣其始也後國清入蓋丙戌秣觀海浦陀與天
刑生探禹穴而歸時也抵縣出北門過神蹟石
咫尺國清矣然西觀霞標在望意不能捨遂先
趨焉道書玉京洞十大洞天之一也岩皆赤色
望之如雉堞因名赤城絕頂浮屠七級飛泉噴

沫落于中岩中岩寺嵌岩中曇猷洗腸井之邊
青韭今尚生也下山東十里入國清浮屠比赤
城倍之然不見九里松矣惟餘萬松徑三字圍
八尺鑿石山門寺負五峰如袁石坎泉盈尺普
明師卓錫而成左廊三石錯立則寒拾舊灶石
也智顛建台山十八刹此為定光授記第一道
場出門平橋際崖沿澗度盤迴頗以入澗水自
高山落與石齒齧喧飀叫號如瓊如練如翔鸞
鳳倏忽萬狀別澗而上金地嶺坐定光招手石

五岳游草

卷之四

十四

指銀山稱佛壠馬寺號真覺則知大師所從說
骨雙石塔存其未至塔頭也路側有大慈寺倚
大雷峰傍知者泉寺燬而唐梁肅石碑一坐尚
樹于吟壠間東望灌莽中有寺在其下及顏其
額為高明踞傍巨石僧指堂書天台山并隸教
源二字近白雲峰下又有太平寺址蓋三寺相
犄角焉東北為司馬晦山道書第十六福地又
北為靈墟則白雲先生所棲息焉亦七十二福
地之一也或者以天封當之咸從金地別一歧

而東行。既踰嶺，折而西北數里，兩崖如闕，鉅石踞其表，罡風蓬起，驅石如舞，人行不成，步即六月披裘而慄，名寒風關。過關數里，為龍王堂。西岐乃太石梁，東則上華頂，東上華頂，經察嶺。亂石飛蒼，在所成趣，石有峽焉，為書留雲漢徵君高察隱居也。又數里下雙溪，上天柱峯，登道偏仄，下輿拾級而上，十里至竹院，佛弟子真清興教源，叢林精舍，經聲嘯，足稱娑婆淨土。轉峰左側，路三里許，上下二深池，縮谷口，淪漪破

五岳遊草

卷之四

十五

綠金黃數千頭，竒為高山之勝。池中為馳道，度蓮華峰下，為華頂禪林。出其左三里，踰嶺有王右軍墨池焉，上為太白堂，廢池存，余為建三楹，貌二公于中，顏以萬八千丈峰頭，再上二里，則絕頂也。知大師于此降魔，舊有塔，與禮經臺。時方盛暑，露坐見天星，大千拳動，燧堪摘，且皆四垂脛，脛下夫茲山雖高，視地高耳，莊生所謂遠而無所止極者，其視下蒼，亦若是耶。何得星辰四顧在下，且大于它時，倍蓰心託焉。涼

此虎頭
龍不
能畫

颺起谷中，雜天地二籟，以辨竟夕，不成寐。計漏下五鼓矣，道人報海底日上，與生急披衣起，東方大紫氣，籠聚黯黯中，上有金縷，萬丈正射，余衣上，余大叫，雲海盪吾心胸矣。道人曰：未也。已片時則一赤輪如鎔銀汁，蕩滴而上，前五色盡滅，始知向所見影也。是為第二月，我日輪漸高，溪原草木如畫，東眺四明，西招括蒼，南望雁宕，北眺錢塘，四方千里，隱隱可矚，群山伏地，僅如田塍，而此山子然上出，如懸一朶青蓮，華方開

五岳遊草

卷之四

十六

而辨垂也。昔人故以華頂名之，始悟夜對星辰，非為群山無疑。若天下垂，故耶斯一遊也。足雄生卒矣，然猶未半天台也。其繼至也，則由桐栢入，蓋余家台城，繇間道，龜溪可走南山，乃引二僮自跨一蹇，驢信宿，羣屏西下數十里，至寒明二岩，二岩洞一山，以脊相背，而倚明岩，道不容軌，兩石峙如門，夾之，岩竇嵌空，飛閣重簾，半在岩間，不復覆以茨瓦，即石成簷，如赤城也。洞口有帽影馬跡，俗稱為閭王太守胤遺云。佩謁

寒山拾得于國清灶中追及之二仙拍案笑入
岩太岩闔閭丘蛻焉崖上飛泉百丈以鉄鍊斜
接之又北行轉五里餘始至寒岩馬首望岩真
如天上芙蓉十二城亦彷彿行黃牛峽也寒岩
石壁高百丈如屏洞敞容數百人夏至不見日
影一石正方形則寒山子宴坐處也西臨絕壑為
天橋坐宇皆置岩下時有翠色入戶牖堪挹又
北行五里過清溪入護國寺尋桃源繡壁夾澗
岫崿而立水流亂石間聲如珮環者十里三折

五岳游草 卷之四

十七

乃至其奧每折似堂皇高不見太來中折有
潭清冽沁骨名金橋潭立潭邊仰望三峰如畫
畫而東峰特秀上有石如錦髻名雙女峰昔人
見雙鬟戲水或云其精靈所為然蓬藿嶮難
于懸度余乃于離別岩下鑿石通道構一室于
洞口為菴花塢扁以儷仙屋頭種桃李樹茶十
畦買山田二十雙計作菴裘它日二娥想當相
俟于桃花碧落間也左循麓至紫凝山瀑布懸
流一千丈陸羽第為天下十七水又數里上桐

栢嶺始入山嶺峻可十里宮其上豁然夷曠環
以九峰王女王泉華琳玉霄紫霄以龍蓮華翠
微也道書七十二福地之一謂王子晉治之又
云伯夷叔齊為九天僕射治栢栢宮今宮有二
子像玉石鏗然冰山所產也司馬氏遺蹟亦已
杳然宮有醴泉前為女拔溪從印山轉南水口
為三井下流入瀑布中自栢栢西行五里至瑤
臺在大壑之心石山突起狀如削瓜下俯百
丈潭心骨鷲憐沿流南轉至雙關皆翠壁一抹

五岳游草 卷之四

十六

森倚相向宋山人張無夢結趺焉稱仙人座折
而回仍過崇道觀行羅漢額數里而入萬年寺
寺抱八峯晉帛道猷所振錫而營也門外巨杉
百本其大參天凡供五百大士必于是邀請家
司寇公建閣其後藏向慈聖所賜經出寺又且
十里而至慈性寺當山西北僻處經歲無遊
人良修真者所棲也東五里穿叢樾路絕復攀
藤而進乃得斷橋兩堦接棟中不合者一線飛
流注岩下如簾狀成二石池有龍居焉石壑之

最奇者也。又循鳥道二十里而至石梁山壁對峙。一巨石如長虹橫架之。龜脊莓苔廣不盈尺。前臨萬仞壑。上游澗水二。並流墮石梁下。如震霆。晝夜鳴。非遺生。死真莫能度。上有曇華亭。楹半外垂。王龜齡碑刻存焉。其前身此橋巖首座也。徇為蓋竹洞三十六。洞天之一。志稱石橋方廣寺五百。應真示現處。隱于石中。樵人牧子時聞鐘磬之響。然皆不可親矣。是夕宿海會庵。明日從間路上山。不經天柱而登華頂。大雨霧一

五岳遊草 卷之四 十九

無所見。然余所構堂成矣。其又至也。則從楮溪入楮溪者。歡溪也。為處士顧徽而名。孫興公所謂濟楮溪而直進是也。時崑崙山人王子幻訪余于丹丘。余取道自智福寺送之。過陸龜蒙所銘性松。循蒼山而西三十里。至悲明禪林。始入歡巢。沿溪入十里而抵天封寺。其前鉅麗。右楹有異僧以木屑縛為柱。尚存。東為智者嶺。中有卓錫泉。過天封一澗。從華頂流下。亦循澗上十里而至二池。入寺子幻已先俟太白堂矣。山高

風寒甚。草木不生。惟太白堂前三娑羅樹。四月花開如芍藥。寺前一杉一檜。綠成陰耳。餘則咸烟霧栖焉。戶非中。殊左右無鎮日晴。又雪甚。早時方霜降。山頂已三日雪封山矣。余掛二竹筒。酒蛤蚧百枚。持缸夜火。衝席跡而至。顧池中有巨石。呵凍蘸墨池水。為書崑崙二字。昔王右軍之來。以許玄度。李謫仙之來。以司馬子微。余何敢望之子。且使後人識崑崙生于石上耳。信宿買舟而別。子幻曰。右軍昔遊惡溪。樂其奇。書突

五岳遊草 卷之四 二十

星瀨于石。君舟行諦視。其在否。余唯。竟不知所在。而歸。其他從護國寺。從天姥嶺。咸寓足焉。而獨未從山北上。天姥者。天台之來山也。故稱姥焉。天台山北水二。石梁水流入剡。双溪水流入明。天封水東流過寧海入海。萬年水西流出黃柱入剡。餘皆會清溪而下。靈江。王生曰。余讀天台志。蓋自古為仙佛窟宅云。彼洞天福地之說。儒者謂誕不經。然宇宙大矣。聖人存而不論。然我及余行山中。見其川谷盤互。氣象自不

類人世則又疑信半焉久之見上有靈芝醴泉
又木有羅漢菩提草有觀音長生花有娑羅藥
有茯苓黃精則非獨人有之于物亦然

遊鴈宕記

余嘗恠謝康樂鑿山開道徧尋宇內各山川其
守永嘉也乃游上介竹澗沈存中則謂祥符中
土人伐木造玉清宮始見之其前未聞有鴈宕
今航海與行台溫傳道諸山巔咸歷之可觀而
當時輒云未見難以解矣志稱東西四谷然谷

五岳遊草

卷之四

三

中刹宇廢十之九多不成遊余遊所及則東入
度石門潭抵石梁西入沿斤竹澗入能仁其中
可遊得四畧區下石梁過謝公嶺從叢莽望見
巨岩一竅洞則風穴峯則五老翔為靈峰洞
者一出洞循溪過響岩入馳道峯則天柱卓筆
紺珠展旗玉女雙鸞石則僧抱谷則安禪洞則
天窓水則龍鼻龍湫障則平霞為靈岩者二出
寺過觀音岩喻馬鞍嶺則剪刀水則瀑布為
大龍湫者三之者皆遊人所至一則龍湫之上

情神
所真
合也

形容
山川
勝處
休調
變幻
神鬼
出沒
亦其

有鴈湖焉是山所得名也游履反無聞矣此山
之藥也馬鞍嶺界東西二谷上東峰五十有三
谷西四十有八謂之百一峰東西亘五十里咸
片石為底插漢為峰如巧匠園丁疊綴而成游
人賞之幽棲則否謂其耕漁業左也即有山田
數畦溪流數圳徒棲岩之主拂石之泉已爾若
其刻物肖形如鏤木石則種之天巧咸可指數
請列于左方石門潭者水出蕩陰諸谷兩巨石
捍其口湛綠如玉漁舟出沒于初暘近照之時

五岳遊草

卷之四

三

佳此為入山門戶老僧岩者十丈石立山口宛
然一祝髮曇瞿過其背視之項頸衣褶襜如腰
隆起若襖被而遊方者坐石梁視之又若拱手
而譚天過謝公額視之又如坐繩床伸足也乍
見無不訥然笑者真造化之巧哉石梁者側石
如枯木斜倚崖端空其下入可坐百人遠望之
又如長虹下飲于澗洞中左右無楹而不椽椽
夜宿焉朗月入洞如水風吹落木撼自岩竇
下甚悲所不及天台者彼兩崖水石搏激能四

時作風雨聲謝公嶺者俗稱靈運為臨海嶠開
山而至也然謝無詩風穴者未至靈峰左麓下
一竅大如斗風蓬；出竅人近之六月皮毛栗
起云通括蒼五老峰者洞前五石相撐為人立
而肩摩者似廬山而小翔鸞峰者兩石首相對
峙影入照膽潭如雙鸞舞鏡前靈峯者與靈岩
異峰言銳岩言大也昔我元李孝先其言之也
謂靈峯兩大石相倚如合掌入天數尺後合掌
根入兩傍植石闌直上千步乃至掌中望見山

五岳遊草 卷之四

嶽中青天如懸一片冰岩鑿泉水下滴如
秋雨鳴屋檐間令人大呼；聲繞洞中不即出
泉墮半未至于地為聲所輒則飄吹衣冠草木
盡濕謂靈岩及塔舉頭見巨石欲立如人俯月
出正懸東南角星象纍；下垂四傍空脇息不
可上如游魚唼嗎以身為浮游在顛氣上也
分又數；開南牖視之月欲墜夜色如霜雪諸
峯相向立儼然三四老翁衣冠而偶語獨西南
一柱白而長身者也蓋謂天柱峯云紺珠岩者

入寺有峰累一石如珠僧抱石者寺右一石如
浮屠禮拜狀前凭一几屏霞障者寺後平石千
丈橫色雜蒼翠如負衣如疊重樓如倚雉堞寺
依以立安禪谷者障左半崖綠鳥道攀之谷窾
無人聲泉出谷入池臨寺如聽下界鍾鼓龍鼻
水者障脇洞頑石而竅高俾閣隔入一龍獨緝
碧天矯鱗鬣咸具從洞西南峽中奔而下一爪
踞地垂首懸鼻如瓠鼻孔石髓時；下一滴甘
已目翳玉女峰者洞口端正一瘦石銳頂如髻

五岳遊草 卷之四 二十四

襟蔓奇葩宛如簪花狀雙鸞峰者太玉女不遠
麗立作舞勢亦如靈峯之翔鸞也卓筆者孤峰
直立而銳如筆卓展旗者群峰聯絡于左橫
之如取鄭伯整弧以登也天聰洞者展旗之半
有穴焉室百尺光自下生投以石訇然不及其
底外復有乳如口目然小龍湫者卓筆傍流泉
隨澗視大龍湫而小也鐵板障者出靈岩口山
上石正方如屏色如鐵雄峙當罩風不壞將軍
抱者貌類石將軍斜倚檻秋風起時甲冑如欲

形家
一形
此乎

動搖觀音岩者。後馬鞍額視之。峭壁轟天。如佛
背圓光焰也。剪刀峰者。石千丈。上成兩歧。畫矢
每朝雲夕霧。當歧過之。真如剪綺。大龍湫者。高
山四圍中盤一谷。初至剪刀峰下。疑有大聲起
壑底。四盼不知其視。逼近之則見一飛瀑。從天
下然無水狀。僅如烟雲搏聚而落。地為珠璣
或朔風久盤桓不下。忽迸裂響如震霆。又谷圍
如甕。聲出則谷傳。游人每二三十鼓。謀或以金
鼓佐之。則瀑隨風飛過。澗如暴雨灑人衣。面群

五岳游草 卷之四 二十五

走避之水。激石射咸。膩滑不可立。東為詎那觀
瀑亭。抱膝如瞑。扁其亭者云。六龍捲海上。銀漢
萬馬呼風下。鐵城庶幾。此鴈山一大奇觀也。
能仁者。西谷外寺。僧了全于太平興國間始居
山之淺者。曰芙蓉庵。即此。則其關山始也。斤竹
澗。由飛泉南經寺側入于海。亦有頰焉。火燭峯
者。能仁所見之峰。簇擁如火。上炎也。石羅漢者。
一開僧聞詎那至。航海來參之。登岫覓未得。偶
遇一樵者。遂化為石。靈雲寺者。在西谷外。後靈

雲南入山。牽藤而上。日午可到。是為鴈湖。澗頃
畝。鴈過南海。常棲止其中。湖水墮入澗。流谷
為大龍湫。舊有白雲庵。嘉靖間五臺二僧來居
之。元考先所謂望見永嘉城下大江如牽一線
白。東面海氣蒼。如夜色。山上無膏燭。燒木葉
葦竹為明。山鼠來與人相向。望如狐狸。大者是
然。余迷道不得上。意甚恨之。它如寶冠。瑞鹿。古
塔。飛泉。諸處皆地不存。說者謂春遊石梁。殊遊
鴈宕。蓋謂春夏多霧。雨篁竹。青草長沒人。又多

五岳游草 卷之四 二十六

馬棋云。然天台春夏時。山蒸濕。固亦如之。大都
東南地氣不甚相遠也。余家海上。南趨鴈宕。北
走天台。咸百里而遙。二山故余家物也。余于華
頂菴源。一再結廬。而獸鴈宕欲慕。尚于岩隈。久
而未就。山靈有知。得毋秘余以壯山之文哉。
台中山水可遊者記
台郡上應台星。漢時曾遷江淮。空其地。後復城
于章安之回浦。回浦山川亡它奇。至唐武德徙
治于大固山下。近佳山水。則今城也。蓋千餘年

矣。余生長于斯，顛毛種，即身所釣，游與鄉先民遺踪古蹟，所嘗留焉者，咸得而言其縣中子山一名怡憤，當城內巽維，云黃華仙人上昇落憤于茲山也。兩峯古木糾結，秀色可餐，各以浮圖鎮之。山腰窗處一穴，為華胥洞，其趾有黃華丹井焉。前對三台山，半山為玉輝堂，登堂見靈江來自西北，環抱于前，流東北以去。江上浮梁，臥波人往來，行樹影中，海潮或浮白而上，百艘齊發，呼聲動地，則星明月黑之夕，共之。唐任翻

五岳游草

卷之四

三

題曰絕頂新秋，生夜涼，鶴翻松露滴衣裳。前村月照半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大固山一名龍顧北障如宸，架以雉堞，夷巖崩苑，籬落相望。禪房道院，精舍名園，得十五焉。山巔石罅，有佛眼泉，舊廟城隍于上，而上蔡考亭十賢八愚咸祠其麓。東湖在城東偏東，無山故鑿池以當之，廣袤百頃，堤分內外，通三橋，祀革除樵夫于中，亦月夜汎舟之一適也。雲峰寺當郭外，坤維登山十里而後至，則山谷鬱盤，松陰滿門，間以竇

醫萬種，有異僧來居之，見烹螺而熟者，放之池中，至今螺生成，漏其底，西上五里，三峯巋然，名望海尖，又十里至九龍，一室暖氣，亘四時不斷，又攀藤上峻坂五里，接蒼山，為道者基，蔡李二仙人修真地也。有缺時以風雨至，聽法焉。二仙以杖畫地而分其潭，濁者鰕居，清者人汲。至今禱旱輒應也。此地九月即雪封山，東望郡城，僅篳爾一聚落，西北指天台，檣蒼乃揮手可招象鼻岩，踞江上游三十里，橫石百丈，宛然真象，從

五岳游草

卷之四

三

山頂掀鼻，吸潭水，復狀波凝碧，游魚嬉。余葦茅樹其上，為白象山，房山之左右有坎焉，條無底流瀑布，其中為石塘，其下流二里，石魚相向鎖之，為小海門，百步者，躡天台下流，未至郡六十里，石崖飛突，水如綠玉，沉滙紫陽，張平叔尸解于此，唾下足跡尚存，惡溪者，大小二惡灘，飛濤噴雪，在百步下，王右軍游天台，奇之，書突星瀨于石，後人刻石，以便舟行，字失所在，仙岩在城東百里，濱海一巨石如屏，下有竇，可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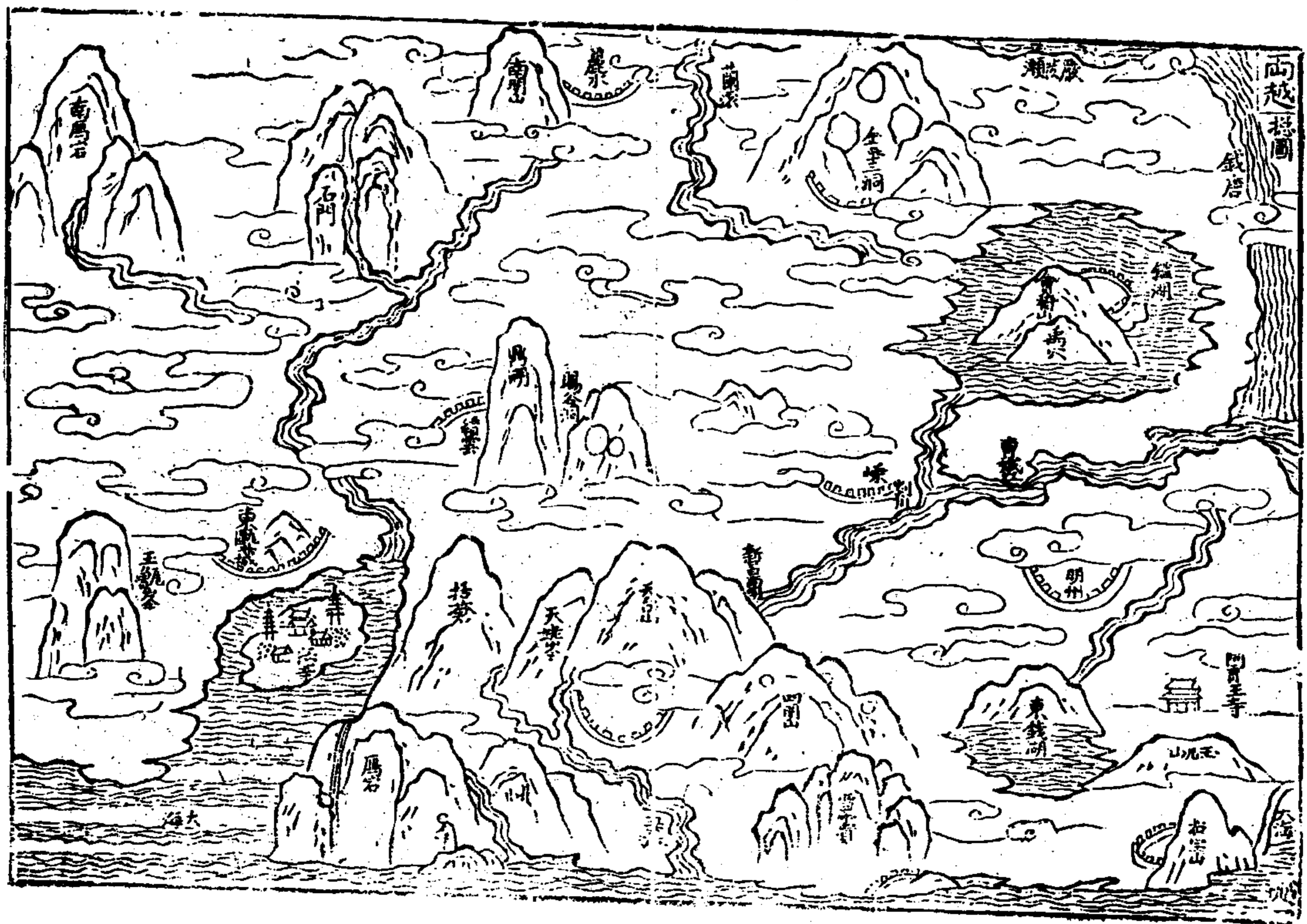
五丈旗坐千人宋文信國航海卜宿焉遂相見于中湧泉者靈江東去五十里谷中天柱屹立前有泉焉四時湧不竭則比丘懷玉所卓錫而成者樓石岩俯江之汜與湧泉對山頂恆石礫柯闌干如架重樓可望而不可陟海幢庵者江海交處兩石崖天然束之為海門左崖有石關焉結屠蕪以兩岬如幢而名也坐庵中看大海濛濛天際不知孰為天為海也惟日輪初出水隱約辨別之及高春日力淺窮矣徐市昔稱三

五岳游草

卷之四

于九

山在水中舟且至風引之去而磷海島一如恒沙微塵欲求其似而不可得惟視初出月如腥染其大倍于車輪為山海偉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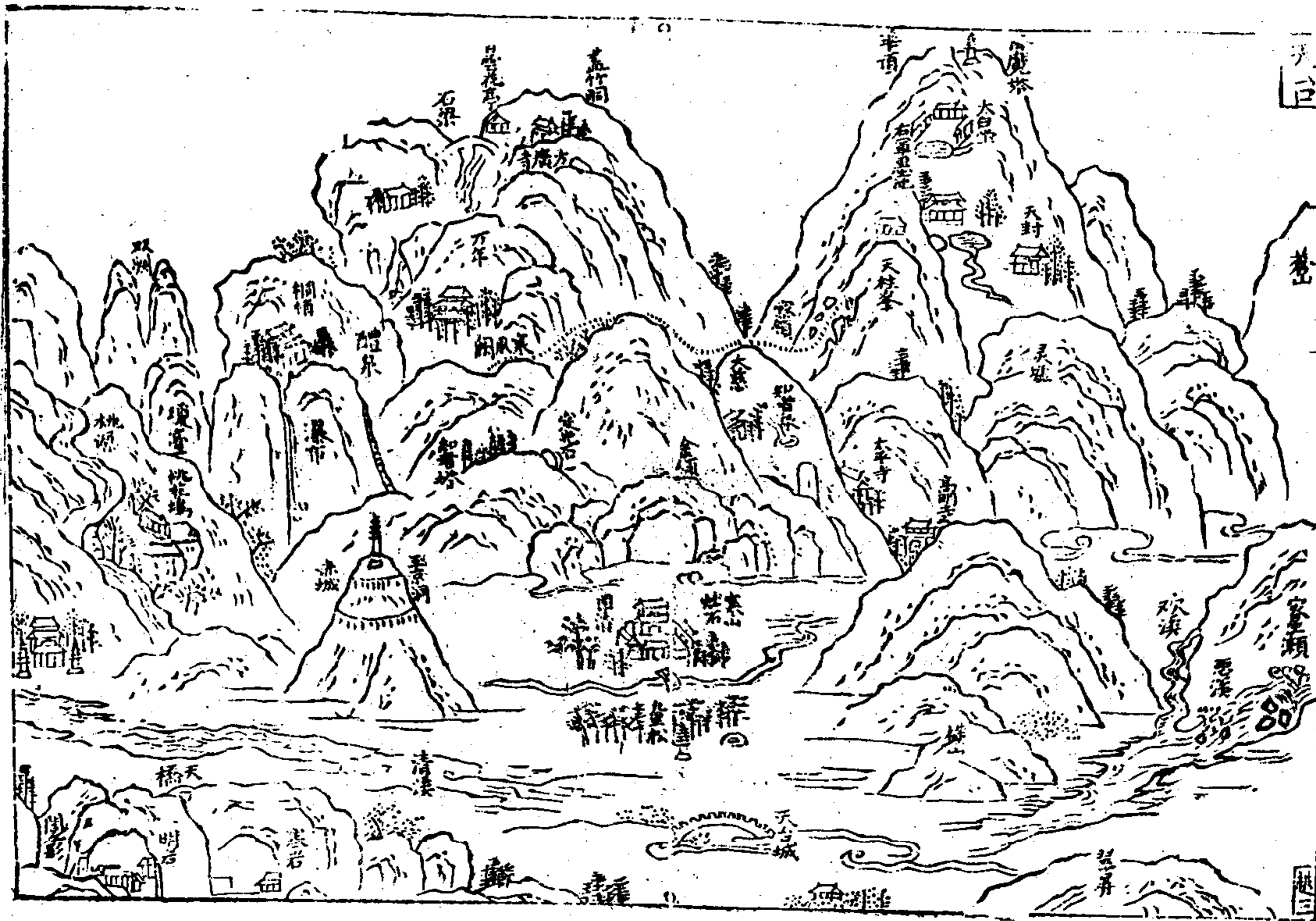


禹穴



王太初先生五岳遊草 卷四

天目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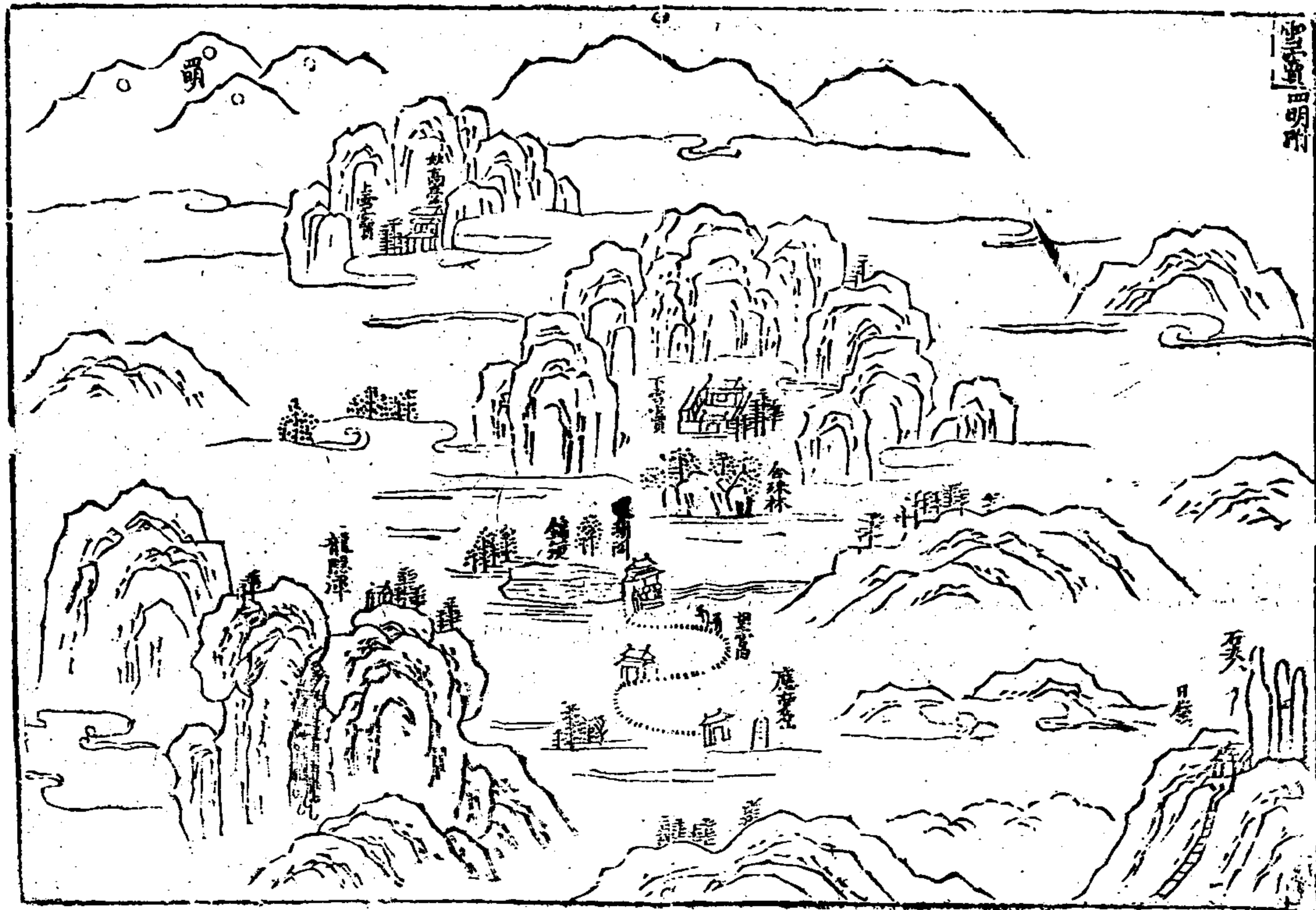
一〇三

鷹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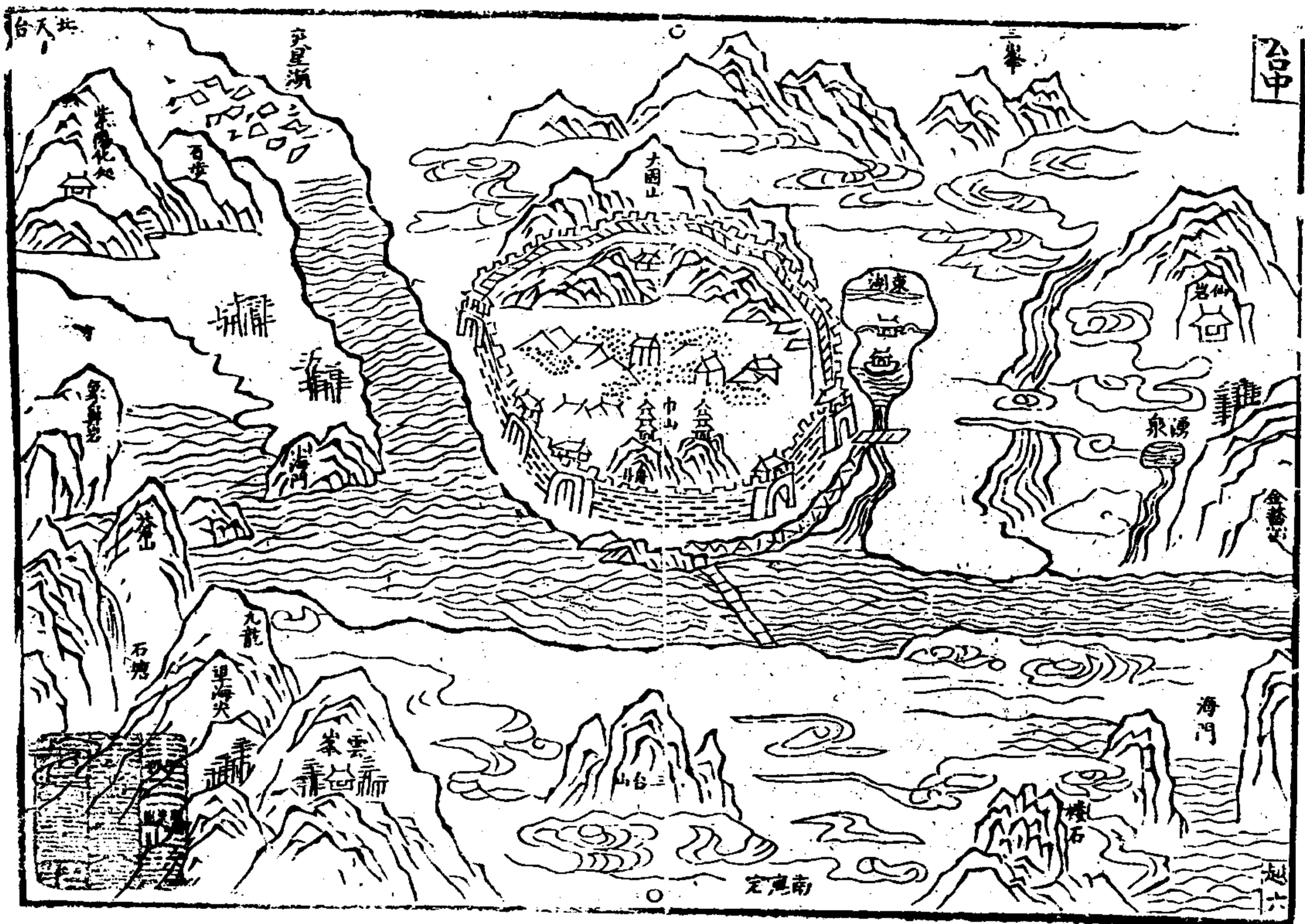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地理類

望遠山明所



一〇四



王太初先生五岳遊草卷五
章安馮甦再來重輯

男永年硯珍 仝校
姪大佐行素



○蜀游上

記四首

入蜀記上

左太冲賦蜀都王右軍嘆彼土山川多
奇恨左賦未盡乃致意岷山汶嶺思得

五岳游草 卷之五

一至及讀陸務觀蜀游記范致能吳船
錄益脉之焉乃今得與元承劉君擁傳
以往披奇履險大益昔賢所未聞見效
陸范二公記入蜀三篇俟它日老而倦
游取枕上輒讀一過

古稱益州天府至明興則四川轄也汧渭之墟
本秦屬乃自昔以為入蜀咽喉故益明鎮在焉
記入蜀者當自寶鷄始寶鷄古陳倉縣也七月
四日乙卯出縣南門度渭水十五里至鎮關尹

喜故宅在焉。下太華走秦川。即武功太白黃土不毛。至此乃見青山。沿溪直入白石。累之可挹。午餘稍留舖後。又十里而登山。則入棧道矣。高坪挿雲。顏以陳寶重關。即大散關也。關下水北流入渭。南流入漢。堪輿家謂為中龍過脉云。晚宿凍河。則下平坂也。虎豺晝夜伏道傍。二十餘步。則起獨樓。雜以檻穽。即二三烟突聚落。亦斫木為城環避之。○丙辰。餘東新店。始過偏橋。殆絕處。挿棧崖壁間。偏山架木。下臨白水江源。始

五岳游草

卷之五

二

真棧也。是日宿草涼驛。明午過百歲。却遠望山下。一屯云鳳縣解鞍焉。自寶雞至此。覆屋咸以板真。西戎俗矣。又一宿上鳳嶺。上下五十里。嶺南壯水。各入白水江。慎棧三空。三空者一太鳳。一去褒。一太都也。都道在叢山枯壑中。眾謂孔明出斜谷。即此。○己未。嶽三空十里。水自松林北流。亦合白水。午抵陳倉口。路峻巖。僅容單人。西行二百里。可徑達汧之百丈坡。韓淮陰。明修棧道。陰度陳倉者。是又三十里。至松林宿驛。始

凍河咸軍夫。以百夫長之。軍多故。絕而車徒絡繹甚苦。獸松林治。以廐置長。猶軍民半也。陳君渠題驛牆。流水橫橋帶石田。懸崖茅屋起青烟。松林嶺壯多寒谷。春色隨人到柳邊。青松丹峪翠峴。遮路轉山回。石磴斜春日陰。鷄唱午隔溪西畔有人家。○庚申。行十里上柴關。五里至其巔。後下十里為紫柏署。前列雙峰。左山深處有寺。樹石蒼翠。錯落棧中。第一勝地也。出署平砂如砥。晴雨皆可入。此地青山夾馳。綠水中

五岳游草

卷之五

三

貫豐林。前擁疊嶂。後隨去來。杳無其跡。倘非孔道。真隱居之遠矣。關上流。壯仍白水南入黑龍江。○辛酉。發留壩。餘武關。則悉隨黑龍江南矣。水深處約二丈餘。然皆巨石激湍。漢張湯欲從此通漕于渭。不知當時水石何似。時有小鷓鴣千百為羣。飛水際。立磐石上。為注目久之。入馬道宿。雷雨大作。信宿乃行。過青橋。岑欽難步。又三下里而上七盤。盡為鷓鴣頭。關一石如雞冠。起通漢。下俯江水。出白石盆。兩崖突兀。為出棧

最奇處。鄭子真耕焉。稱鄭谷也。下坡阨則宿禿城。○壬戌飯黃沙。涉漢水行。將至沔。入謁孔明廟。墓在江南十里。定軍山。風雨不成行也。次日蒞沔。餘沮水上。沮入漢處。其水自略陽來。時雨大注。大安河不得渡。乃再留青陽。自沔至青陽。緣江亂石無跡。乙丑達金牛。○丙寅早肅。入謁禹廟。前水消。則漢源也。此去壻冢尚餘百。里水初出名。漢又名沔。故云沔漢一水。又禹貢云道壻冢自漢。然大安河來略陽。更大而遠。不

五岳遊草

卷之五

四

知何以表漢為源。或以壻冢故也。再十數里入五丁峽。則石牛糞金處。岷頭高聳。蓋天中盤一壑。石磴躡蹻。真若斧鑿所餘。過栢林驛。又十里而抵寧羗州。前高陵大麓。出南門半里許。山兩乳下垂。城其上。黃壩水自西南來。遠城北趨東南。接五丁峽。流入漢。是日駐寧羗。次日止黃壩。○戊辰行十餘里。過漢。南見樹。棹楸。則秦蜀分矣。南岷有閘。杜陵云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今蓋之為七盤。一宿神宣。而發循溪

善形

行遠見石巖。橫闊溪流。乃其下一洞。如堂。皇穿山而過。稍見天。又穿一石。如是者三。乃出谷水。落時可躡石而游。名乾龍洞。舊有龍在洞口。石山圓如車蓋。百丈。頂又起一石。如浮圖。大奇也。下山則見嘉陵江。度峭壁為明月峽。其上則朝天嶺。上下約之十餘里。若度重霄矣。下宿沙河。○己巳後。并佛岷。下至廣元。即古利州也。自是緣嘉陵擊舟行。一日泊昭化。一日艤虎跳。一日倚棹蒼溪。癸酉乃至保寧。自廣元至府。湍流捍

五岳遊草

卷之五

五

急舟過處。左轉右迴。彷彿剡川之曲。紅岷。青草。又自可愛。保寧江環三面。南對錦屏山。即純陽所游。非宜城也。蓋呂詩有君平川云。傍有三陳書院。○甲戌出保寧。又行大山中。不斷。至漢州。乃止。然皆大道。刻石平麓。即村落市鎮。皆然。是夕息足柳邊。乙亥于鹽亭。丙子于潼川。丁丑于建寧。戊寅于古店。緣保寧而來。館穀輿馬之供。往。出自軍伍。如隆山富村。殊林建寧古店。類沃阜。殊林諸生至百人。小邑不如也。郡邑止潼

川中江為最。其地在。有鹽井。民居視水脉。咸
處。掘坎如斗。深四五尺。以瓜錐鑿其土石。起
之用。二竹大小相貫。吸水。和土。以煎。下古店。過
新都。則入平川。所謂沃野千里者。蓋流渠走水。
不能以十畝遠。至牟彌鎮。孔明八陳在焉。石卯
埋灌莽中。成百二十八聚。有門有伍。土人竊其
地。種植者。犁平之。久復隱。隆起亦神矣。余與
元承各取一石而行。以八月二日癸未。按轡于
相如。駟馬橋上。會藩臬大夫。與直指何君而入

成都

入蜀記中

入成都。以六日丁亥鎖關。九月辛亥朔。歌鹿鳴
饗士。後藩司大門右。見高阜。為武擔山。昔五丁
為蜀王。擔土成家。舊有石擔。今不存。前數十家
一窪焉。書楊子雲墨池。滂不足觀。亦即其宅
也。次日詣蜀藩朝宮。關鹵簿。視我朝廷不啻半
之。其國人多能道吾鄉正學先生教授時事。○
乙卯。詹牧甫約為浣花之游。乃與元承自中和

門出。過萬里橋南。昔費禕使吳。諸葛孔明送之。
曰。萬里之行。始于此矣。杜子美亦云。門泊東吳
萬里船也。江流遠。雉堞如靛。即村舍。高扉田。勝
溝瀆。無非流水。蓋秦守李冰之績云。水浸灌。口
鑿。離堆引。岷江以入。今流百道。溉田千萬頃。遺
跡依然。水上林木。翳映在。所皆佳境。西行十里。
遙見萬綠。參天。其色欲流。則青羊宮也。老子謂
尹喜曰。尋我于青羊之肆。有古銅羊。築宮穴地。
得之。翬飛鳥。羊制。歸然起。後為講經臺。出宮西

五音詳註

卷之五

度小橋。扁緣江路。入謁武侯祠。問老柏。化去久
矣。祠前即浣花溪也。以夜不得至。草堂溪。有月
洲。聯舟而下焉。泊于水月樓下。登樓。命琴僧彈
落梅一曲而去。○戊午。與元承至大慈寺。閣
高數丈。望城中。盡僧出佛牙一具。大於拳。色瑩
黃。如余家所藏佛頂。次諸葛井。甃甚工。腹尋丈
十倍於口。志稱孔明鑿以通井。絡王氣。或然。此
皆城東隅也。出城過濯錦橋。三里而至薛濤井。
水味甘冽。異于江泉。滓為箋。比高麗特厚。而瑩

名薛濤。濤一妓。留其名。至今也。西行五里入中園。則蜀國奉御筆夜臺。路傍植高栢。摩空差勝。無他奇。復南數里。至昭烈陵祠。先主武侯。配以關張。北地王。諸葛。瞻。傳。僉蜀都忠義。可想坊名。際會殿。稱明良。陵在殿右。登陵城內外。俱在盼中。又西三里。而至五塊石。礫石疊綴。若累丸然。三面皆方。不測。而自始。或云其下海眼也。昔人啟之。風雨暴至。余奇之。書落星二字。請于中丞。亭其上。又西數里。上昇仙橋。過青羊。不入。乃

五岳遊草

卷之五

導。浣花潭。水急。織流成花。紋浣花。濯錦之名。意起此。謂神僧洗足。流花者。附會矣。先與牧甫篝燈。至無觀。至是行溪邊。挹景物。真如在畫圖中。右為工部草堂。內碑多。周公瑕手筆。後有乾坤一草亭。日暮。王穉玉携觴。至相與放舟而歸。○已未。重九節。成都故無山。每登高。于城東西角樓。時直指。邀于東樓中。丞則西。樓為錦江春色。從者。掇黃花。佐酒。絕勝也。○庚申。直指君復約登州堂。乃由城西隅。至君平賣卜處。今

為真武宮。前尚勒碑。存古蹟也。再西至石犀寺。一石。立殿左。牛形。又似未成琢者。或云李冰所作。然水鎮灌口。非此也。成都故多水。是處為石犀鎮之。城東有十犀九牧。立于江邊。可按佛座。下一井。深。蓋不測。水不減。薛濤。又西至支機石。入使星亭。石。正方。長。與人等。中一溪。當立亭中。乘槎事。恐好事者。寓言。無論此。非天河石也。出城西門五里。尋相如琴臺。止田間。培塿樹。數株。耳。志稱文君宅。然王孫乃居臨邛也。豈其賣

五岳遊草

卷之五

車騎分家。僅而來歸。此乎。踏樹一坊。為琴臺徑。傍為老子度人觀。從小徑。反。偈。趨青羊。復入草堂。蓋三至矣。滿地青菽。紅菽。秀色。錯出。云錦城。不虛也。業已盡攬。城內外諸神。臯與區。乃以十日。癸亥。解纜而南。

入蜀記下

時諸大夫。餞于江臯。王穉玉。詹牧甫。復至舟中。遂泊焉。次日甲子。行次木馬驛。猶然丹山綠水也。一宿而過彭山。再宿而過眉。三宿而入青神。

遠能居眼 老能居眼 士能居眼 能解眼 到不能

之中。嵩中。嵩去縣十里。峙江之東。上水月樓。俯
長江。挾抱。曾次。洒然。下樓。傍溪。入東北。里許。青
壁。十仞。下瞰。細流。為喚魚池。僧呼則魚出。過橋
上。丹磴。里許。為羅漢洞。崖頭刻佛像。數千。入前
里許。為玉泉亭。泉自嵩竇出。冷也。坐泉上。久
之。幽懷。入夢。恍然。身在層城。閣風間。又度小橋
而南。則中岩寺。左穿虛岩之懸。構數十楹。為
伏虎崖。前歷飛閣。峙石如門。有諾詎那尊者
陶像。倚焉。稍轉過之。為三石筍。則牛頭僧擊木

尋詎那處。余登臺為書。問月二字。則上岩也。再
躡石磴。百級。石臺與筍齊。名觀佛臺。又數十級
上。巖經閣。又百餘級。北至蔚藍天界亭。古松一
株。偃蹇。蚪屈。見江水在松稍內。山左右。抱平疇
大道。殊不似山巔也。稍轉。又二石筍。而小。則稱
石筍。分支處。山後。可望仁壽富順井。研昔蘓長
公。艤舟欲登。惜為僧詒。以嶮而止。丁卯。至嘉
定州。在川雅。三江合處。東一山。為凌雲寺。九
峰環峙。左為東坡墨池。又為註書臺。上望江

流有聲。三峨隱。在雲霧間。絕景也。東下石崖
萬丈。倚江刻彌勒像。高三百六十尺。又東南一
山。子立。水面為烏龍山。則郭景純註爾雅。凌
雲茶蜀中稱佳。次日太峩眉。別有記。○癸酉。還
自峩眉。宿犍為。犍有油井。其水見火即燃。次日
泊下壩。乙亥。至叙州。李臬副邀登翠屏山。岷江
後。纏馬湖。江前。遶之。合于城東。岷江清。合馬湖
始濁。丙子。過南溪。止江安。丁丑。過納溪。止瀘州。
瀘江左。岷也。城東為岷江。北為資江。又合焉。戊

宣止合江。已卯。在江津。○唐辰。過銅錐。故驛居
民蔽。塹環石躡江。竹樹蔭岩扉。間景色堪画。又
過落鴻市。連山岩岩。亦奇也。晚宿重慶。石城天
險。依岩而立。過處石脉如蒂。而嘉陵岷江合於
東。其縣有巴峽。及溫陽峽。登朝天樓。瞭然在目
也。次日。宿長壽。則十月辛巳朔矣。○壬午。過李
渡。蜀雄鎮也。烟火千家。南通播貴。為估客往來
停舶之所。晚次涪州。○癸未。達鄴都。上平都山。
道書第十八福地也。山橫峭。圍邑後。唐斷碑五

段書洞天道山字置山門漢王方平陰長生于
此上昇亭塑二仙圍基像如生因憶乙酉春北
仙別余詩云相別都門下相逢益水邊平都江
上踞晴日錦帆懸固知人生行止有數也○甲
申次忠州次日過曹溪十里有石躡山頂高十
數丈濶倍之遠望如天柱為石寶寺是夕宿萬
縣又次日發過周溪至巴陽峽長二十里是
夕抵雲陽即古雲安也隔江為張桓侯廟祭而
後發先是漁人洪穆之家得飛首以塑土像腹

五岳遊草

卷之五

十一

中像故像也二家即食廟中土為祝今其子孫
尚存○丁亥至夔府上城東觀園亭視八陳石
在魚腹上左右八磧其一尚在明城間謂六十
四蘊者非左復壘石為城形元承誦江流石不
轉向似為武侯飲恨者余乃酌酒于侯廟曰即
今日江山已非漢室久矣侯何恨復咲而下城
東一水為左瀼數里為杜公草堂又數里有城
跨二山猶古白帝城也問舊栢柱無存矣左山
昂據為赤甲對江為白益江水奔流如在石鑄

故台

中出下白帝一石堆巖然踞瞿塘口為灩澦盛
夏雪消水沒灩澦頂如象馬則峽封舟茲已出
水二十丈舟安流過其下漸入削壁開蓬仰天
一線昔人謂非亭午不見日景固然數里石剝
成窟見箱形俗稱風箱峽即瞿塘峽二十里出
峽夜宿巫山高唐觀在縣西山頂上○已丑發
巫山二十里復入峽中峽更奇峭石末遠見明
星迫視之際光也土人呼彈穿峽出峽謁神女
廟石壇土偶剝蝕殆盡何啻無神鴉送客也廟

五岳遊草

卷之五

十二

正對巫山中峯屏立兩翼如刀戟成巫字與江
水稱巴同其他十二峯各有名不能盡識也過
此崖壁方者銳者小者蹲者傾欹墮者爭相獻
奇夜宿巴東邑據山亦壯庚寅下巴東至歸州
即古秭歸也以屈原姊女嬃而名州前石銘利
矛立水涯成盤渦舟入不出名吐灘亦名人鮪
甕黃魯直謫浩云命輕人鮪甕頭船行近鬼門
關外天今諱之改瞿門關在巫山砦上過州二
里為蓮花灘又為石門灘又十五里為香溪范

成大謂溪中魚洞生成。幢幡日月仙獸之類。天下岩竇巧莫過之。惜舟急不得至也。再過為歸峽。即兵書峽。長十餘里。兩崖如巫峽。出峽口為新灘。二灘上下浪激如飛。震雷晝夜鳴。每一舟下灘。後舟始發。恐卒遇于石。鑿難解也。嘉靖間山崩而成。故名新灘。余宿于灘上。次日盤灘而下。三里阻石。尤風不進。再過一峽為馬肝峽。出峽十里為空船灘泊焉。○壬辰謁黃陵廟。後山數疊如屏。舟人指其中疊有丈夫牽牛道。

五岳游草

卷之五

十四

水影則黃牛神也。孔明魯誌其事于廟。左右石壁環江。排列數十里。如芙蓉城。記云。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廟前灘聲雨色。幽寒逼人。又過石牌峽。黃金藏皆在峽中。再過南井關。則至州。稱夷險至此平也。州守殷無美。謂廟有神龜。綠甲具八卦像。如削。成者大奇。道人常于石坎呼出之。余乃無緣矣。大約川江行三千里至夷陵。都如後石峴。出三峽中視之較顯。余行以霜降。水涸不遇險。不及觀千

里一日。與榜人舟子擊汰。鳴榔絕技。乃蜀都山川。撐拄余腹。較左太冲所賦。什百倍之。元承少時曾過此。不能憶。余乃初至。

游峩眉山記

志云。寶掌三歲千歲。來自天竺。指其地為震旦。第一山與夫觀佛光。與西域雪山。蓋皆謂峩眉山。峩山去巴西不遠。詢之其人。則咸謂七八月雪封山。僧地擔弗能上也。先是直指何君聞余欲登峩。已檄邑令除道。然亦曰。姑嘗試云尔。

五岳游草

卷之五

十五

或又曰。秋霖後佛光多不現。余咸為不聞也者。與元承徑趨焉。以九月望後二日。丁卯至嘉州。登凌雲。挹九山環峙。左慈註書臺。時峩江南流。滾。有聲大渡河。自西來。注之。遙望三峩隱。在雲霧間。若招余者。次日發嘉州。廿五里亂流。而渡。過蘓稽鎮。午至賒。又西行五里。至聖積寺。左重廊翼然。為老寶樓。署魏鶴山峩山真境四字。則登峩第一山門也。復過龍神堂。上涼風橋。數里而至一壠。為解脫坡。高山大崖。深林巨澗。

詞華 通入 神境

度溪橋而聽風聲蓬蓬然水聲冷然意戀之
以夜故促去宿華嚴禪寺已巳旦發寺北首過
青竹橋轉柵木坪上五十三步一平臺可坐數
人覆以翠竹為殿鳳臺云接輿避楚而隱地也
前見一石遠伏山口如舴艋為善賢船又前片
石踞立路側為大峨石後有石並峙下深成井
水自石井灑灑出為玉液泉石鐫陳圖南福壽
二字西入數里為呼應臺則茂真尊者與孫真
人精舍也北數里倚白雲峰為中峯寺過寺上

五岳游草

卷之五

十六

大坂凡三望乃至為三望坡下坡抵壑雙溪合
流障以石山如葫蘆出物楹其背為牛心寺
僧出真人丹鼎與繼業三藏錫杖焉寺後綠陰
簇抱蔽虧天日景幽絕不類人間右去過十二
峯頭為九老仙人洞寺左右為雙飛橋流合
處怪石礫礫飛瀑怒出其間一石懸峙焉為牛
心石兩石崖夾飛濤而去余與元承置蒲團石
上結趺坐之聽流水砉洶鳴咽神骨俱寒即
不能忘死堪忘世此峩山之水最佳處也再歷

危磴為白龍洞兩翼樹楠千本空翠欲滴上
四會亭為白水寺有宋興國鑄普賢騎白象
相并賜袈裟寶環傍有三千鉢佛廊廡鱗集此
北麓之窮也嗣是悉南行乃始稱登峨節畢從
寺後直上一千步為頂心坡頂心者足行與心
相着也又一千五百步為息心所左右俱瞰空
壁又過大小深坑窮無磴道板緣嶮巖而上
五里許為長老埒始偏山左行至鷲店霧雨蒙
昧衣袂盡沾濕披霧復行竹箭間兩腋叢合

五岳游草

卷之五

十七

差不甚見險又下深谷如井為九嶺岡既下又
起為蛇倒退又下至谷乃上糊梯猶言鳥道
也路絕則倚木棧懸接之故亦言梯一步一墮
經十里餘乃至一坪為初歡喜亦稱錯歡喜也
餘罷又升高餘八里為木皮店過此十日九霜
雪陶瓦龜折覆屋以木皮矣再下谷將升處石
壁橫亘數十丈為梅子坡長與木皮等至高
處稍平為白雲殿自白水上白雲兩崖無倚俱
行馬鬣中也殿陟崖萬丈直至觀佛臺而止緣

寺供

崖為雷洞坪。崖石卧跡盡青碧。膩理玲瓏如琢。與古楂老樹相盤錯。孔龍虎豹兩欲闢。巧崖斷處下窺無際。杳然深黑。世傳雷神居之。聞人語聲則風雷暴至。舊樹一禁語。鉄牌下有十二大洞。穴人不得至也。過雷神洞而上。長十數里。險視。猢猻梯過之。為八十四盤道。傍積雪。皚皚高。山茶不甚佳。雪可嚼。盤盡則一石穿雲而立。為觀音岩。前樹抱石而生。藤蘿鬚髮為普賢線。岩傍巨石如門。又數折至莎蘿坪。為大歡喜蓋。

五岳游草 卷之五 七

有莎蘿花云。過歡喜亭無險矣。秉燭斜躡而南。至通天堂。又南為老僧樹。兩岐直立。枯而空中。一游僧來定焉。後榮抱為一僧。定故未出也。乃知龍淵慧持之事不誣奇矣。右折二石轟天。開一罅為天門。石轉而過。為七天橋。蓋猶謂瓦屋九天也。乃趨三殿頂禮。先錫瓦。次銅瓦。上絕頂為鉄瓦。皆像普賢也。一名光相寺。禮罷就性天頭。佗宿焉。頭佗年九十。苦行与之語未了。門外雪復大下。余乃擁楮袖披重裘。尚皮毛栗慄。

蓋山中連三夕雪矣。庚午晨起望西山。盡霧獨一山衣白。嶺岼僅咫尺間。詫之。性天曰。正西域大雪山也。此浩劫積雪。不消六月。乃益明。太此數千里矣。余瞻目久之。初陽起射。雪色更熒。獎人如沁。肝膽即世稱。瑤樓玉宇不足狀之。又一奇觀也。然目力所窮。尚視山而遙。乃不昏雪。豈太陰積氣獨凝結此山也。耶。再登鉄瓦殿。黑雲覆東方。未開。僧曰。此山頂霧非雲也。倏開合耳。有大重雲在其下。是稱兜羅綿雲。則常住不。

五岳游草 卷之五 九

嶽霧已果如僧言。現大銀海。已復詣通天觀。前山雲如平地。一大圓相光起平雲之上。如白虹綿跨山足。已而中現作寶鏡。空湛狀紅黃紫綠五色。暈其週。見已身相儼然。一水墨影時翳。吏隨立者百餘人。余視無影也。彼百餘人者亦各自見其影。搖首動指。自相呼應。而不見余影。余與元承亦皆兩自見也。僧云。此為攝身光。茶頃光滅。已又復現。復滅。至十現。此又奇之奇也。

春夏時有鳥稱佛現。食人掌中。寒不來矣。二黑
龍尚盤桓欄楯。見人。不甚怖。山後岷山萬重。僧
一一指之。近瓦屋。遠晒經。側為青城王壘。又縹
緲中。指火焰葱嶺。余不能悉。餘山則皆累。砂
塋也。所謂曠然天游者。非耶。已而暝色至。復篝
燈。與元承露坐臺上。因思吾家右軍。動稱崑山
伯仲崑崙。而竟乏足跡。杜陵詩為滿巴蜀。而未
識嘉州名山福地。故有緣矣。元承曰。固然。相携
俟。聖燈一至。僧云。月明之夜。數十百如亂螢。自

五岳遊草

卷之五

十

二。我來撲之。皆木葉也。茲夕雨氣重。隱矣。仍回
宿臥雲庵。覽三大師所傳西竺像。文殊普賢。虬
鬚觀音。大士則頭陀而髯也。與入中國變相異。
僧又出放光石為贈。石色如水晶。生六稜。從日
隙照之。虹光反射。余携數顆袖之。辛未早下山。
將及雷洞坪。嵐烟踵趾相失。雨纖。隨之。至白
水。則云。昨大雨。而絕頂乃快晴也。余病渴。亟命
寺僧掬飲之。蓋山頂無泉。僅一坎受雪水。不堪
為食具。范石湖所謂萬古冰霜之汁。不能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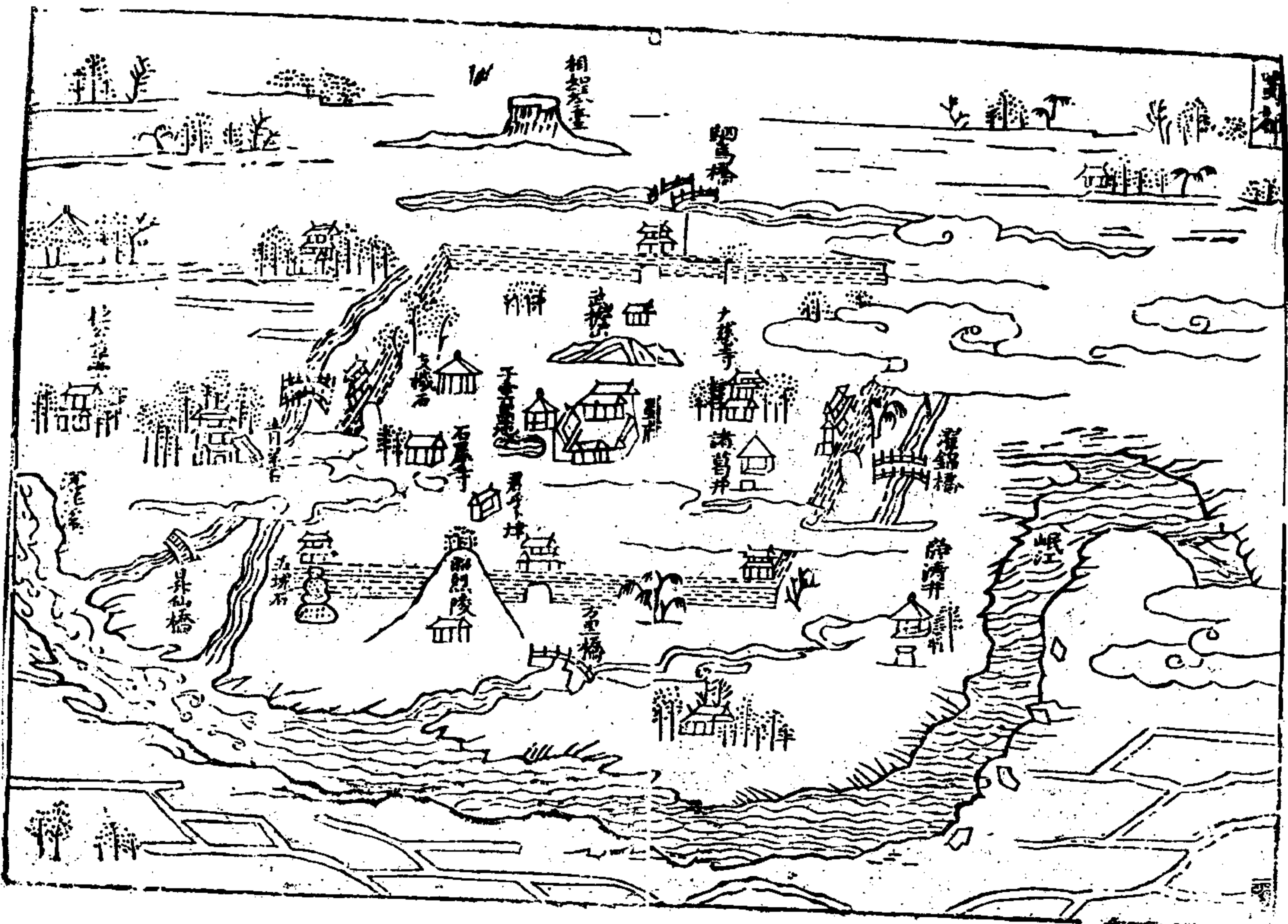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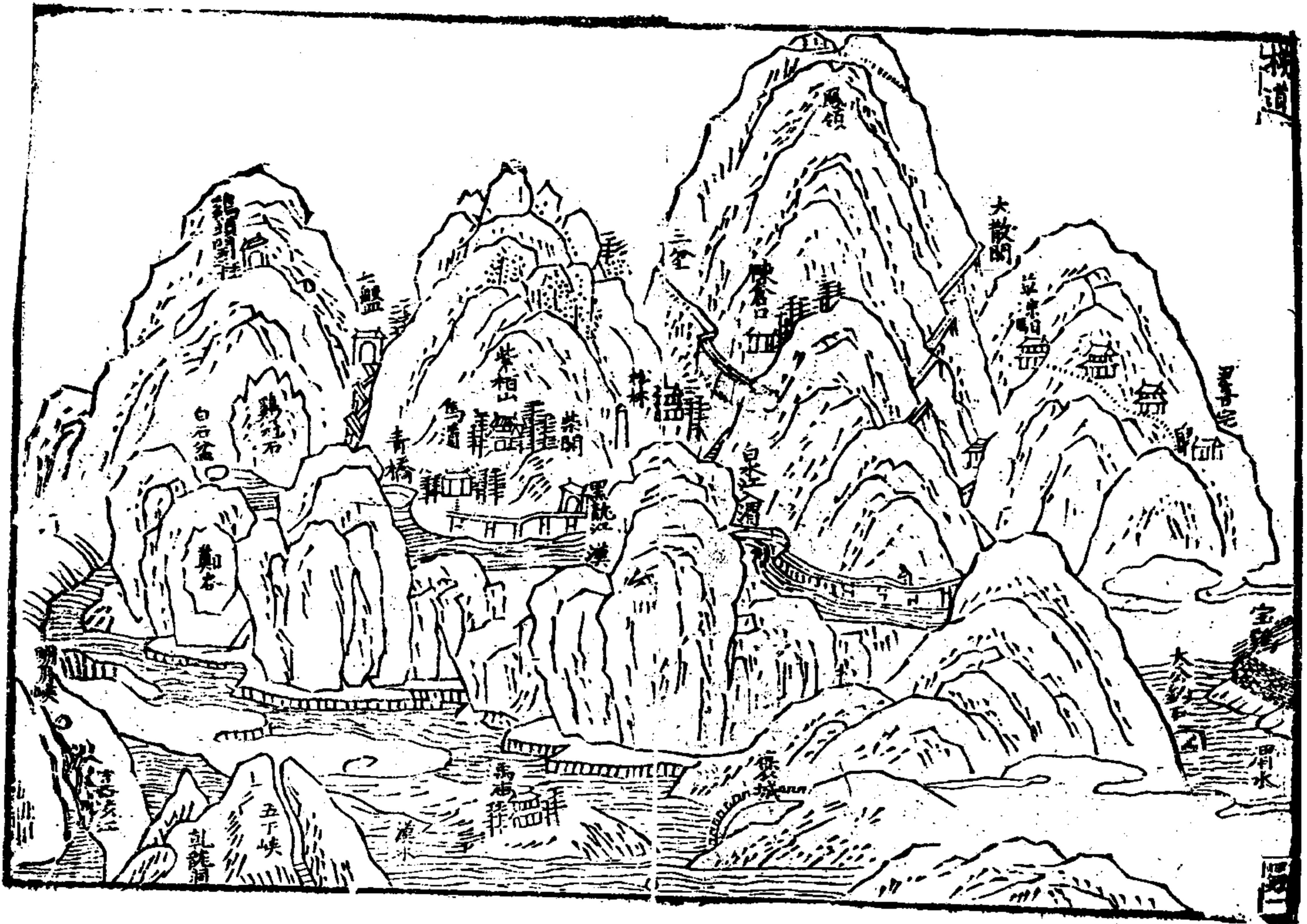
宜其汲水而登也。余識不及此矣。自縣至寺。四
十里。寺至頂。又六十里。蜀山無出其右者。然蜀
地又高于天下。地幾許。則我眉與海內山。紮高
量短可知已。白水以上。雨霧十二時。無一日霽
者。以山高多寒。故初歡喜以上。皆千年大木。卧
路側。古苔茸挂。以山饒雨霧。即高山木。如生。水
中。故大歡喜以上。踏皆棧木而行。以四時積雪。
土。溼滑。不能成路。故觀音辟支岩以上。皆有光
第。不若觀佛臺。以時顯。僧云。佛家以此為大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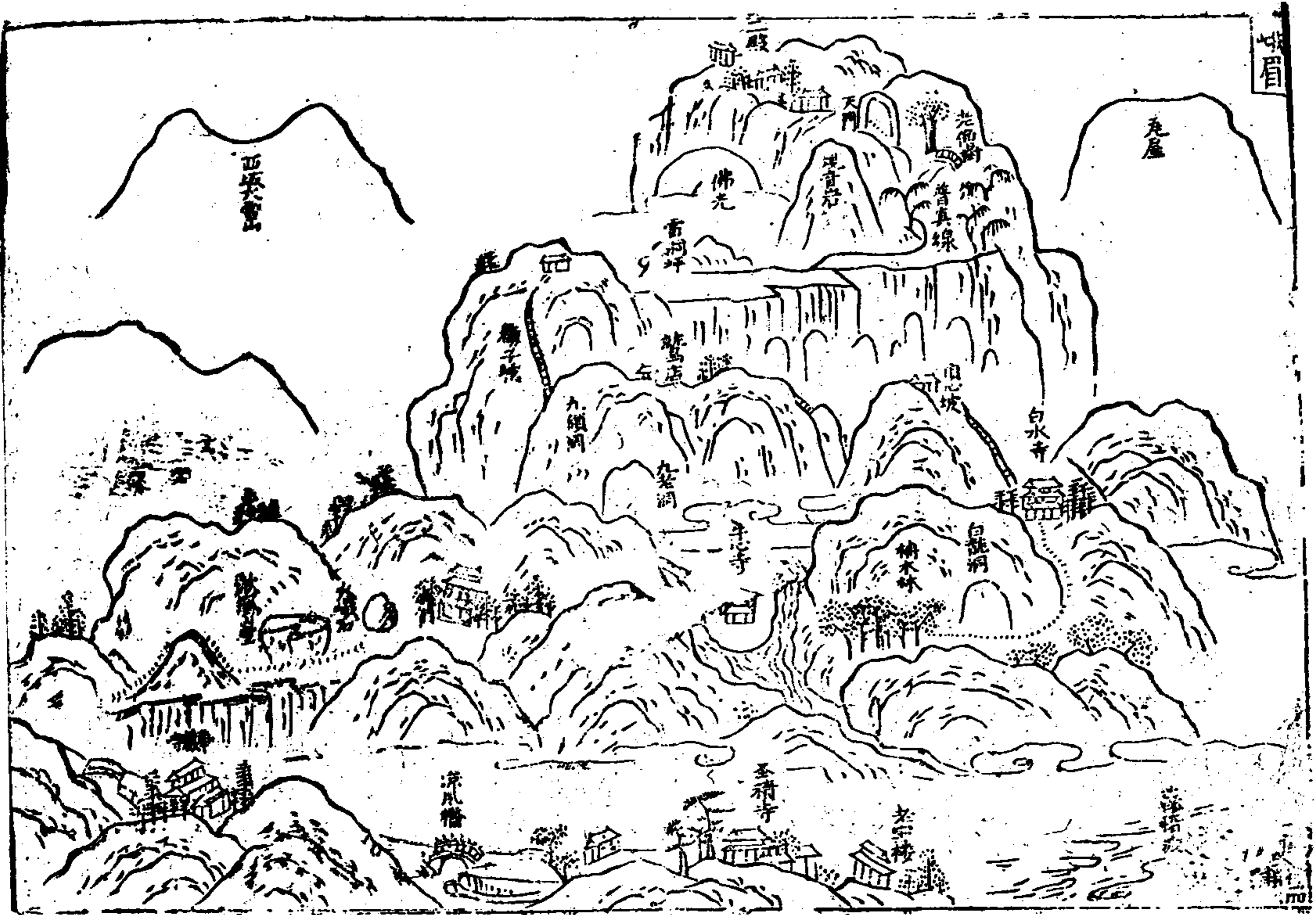
五岳遊草

卷之五

十一

明山。至檢華嚴住世品。則云。西南山。賢首居之。
天竺視此。非西南也。又勝峰亦稱西方。而強合
以名。茲山。意好事者。未思竺震殊方之故。而普
賢道場。則又自古記之矣。願力顯化。理固有之。
或曰。山有金銀之氣。則光。或曰。木石之異者。山
靈鬼物附之。則光。或曰。雲雨射日。如蟬。鍊則光。
此皆諱言於佛。故要之。六合神奇。多難意度。乃
與元承慶茲游之。遺題名于天門石。而太元承
者。劉君乘余。天台王士性也。





王太初先生五岳遊草卷六

章安馮甦再來重輯

門人陳捷穎 庚辰 男永年 硯珍 全校

○楚游上

記四首

太和山游記

太和山一名武當地隸均。均春秋煇時麋國也。道書稱玄君降于神農之世。為淨樂國太子。乃亦

五岳游草 卷之六

治麋緣是上昇。我明文皇感而尊為帝時。賜太岳名。至肅皇復尊稱玄岳。欲以冠五岳云。武當者。則水經已先之矣。志稱山擁七十二峯。三十六岩。二十四澗。周環八百餘里。謂此天下名山。非玄武不足以當之。然乎哉。山既以檀宇內之勝。而帝又以其神顯。四方士女。持瓣香。戴聖號。不遠千里。號拜而至者。蓋肩踵相屬也。余以戊子十月。望抵襄陽。取道穀城。次日宿界山。又次日經草店。乃入山。過治世玄岳。棹楔。忽長岡

館較。路窮後左入。已乃更曠朗。右館亦如之。松杉滿門。廊廡翼張。是為遇真宮。左廡鑄三丰真人像。豐頤瓠領。銳目方面。髭髯出如戟。殊不類所謂閒雲野鶴。山澤之癯。黃冠出斗蓬。扇杖各一。皆範銅為之。真人所自御者。則已移入上方矣。餘畢乃從右館出。始入仙關。自此咸為馳道。至山頂。繇元和回龍二觀。顧瞻聖母瀟淚池。久之。蓋行三十里而抵太子坡。扼陂池之隘。為復真觀。繚以周垣。鑊以重關。入已從吏請下卧

五岳游草 卷之六

榻焉。已乃蒼然暮色。自天柱峯至四山野燒。忽起風。從壑底吹。燐上如乳。螢過短牆。余卧視不能寐。次早西行十里。而至龍泉觀。對天津橋。流九渡澗。其下澗道幽絕。始入行棧。磴中出翠微。穿柅石。忘其返也。已復沿澗上除道。曲折逾時。乃望見紫霄宮。背展旗峰。若負象石。障鉄色。橫上方千仞。前對竈門峰。雲氣常如炊烟。左右翼山拱而出。脚兩員阜。為大小寶珠。金水渠。寶小寶珠。匯焉。泓停縹碧。名禹跡池。亭其上。池

此段如神

右山為福地。道書七十二之一也。入宮登百級之階。池三日。月七星。泉二真。一大善。宮後轉山。枳石竅處。名太子岩。好事者為書蓬萊第一峯。岩上又為三清石。削不可上。其下則桐梅園。歲貢實也。園右萬松亭。松杉翳天。後以跨山而去。路甚徑。然宮外古道甚治。余仍由官道。掠三公五老諸峯。過桐梅祠。回望北壁。嵌岩繡柱。恍若蓬壺。問之南巖也。然余欲登頂。急舍之去。每過巔崖。石必有道。流結窩其上。垂雙繩于下。甚

五岳遊草

卷之六

五

至坭。枯樹中。經年不出。然非必皆清流也。止眩奇。以求施耳。有頃。至杉木林。分二歧。從左。則下輿杖履。攀索而上。天門。余乃右行。山之陰。下澗披灌莽。挾左右奇峰而上。積雪皚。滿叢薄。不化。十里許。而至朝聖門。乃得當太和山。子立七十二峯之中。即天柱峯也。峰頭南北長七丈。東西半之。玄武正位。四神在列。貯以金屋。承以瑤臺。擁以石欄。倚以丹梯。繫以錢緝。護以紫金城。關四門。以象天闕。羊腸鳥道。飛磴千尺。香

五

爐熾燭。三峰恍惚當。席前俄有白雲。一片西來。起足下。籠金屋之上。而上。茫然四顧。身影縹緲。顛氣淋漓。而俱夫。非天上五城十二樓耶。山既斗絕。無尋丈夷曠之阿。諸道流倚崖之半。架木而栖。椽椳借地。頂與崖齊。重樓層閣。疊累以居。如蜂房之結綴。而累也。罡風刺。起吹屋。離崖駢肩。動搖欲墮。不墮。又如坐樓船。蕩漾于驚濤怒浪中。而彼了不為意也。蓋習之矣。已循城下。禮元君聖父母諸殿。遠出天柱峰後。矜尹喜

五岳遊草

卷之六

四

岩挽懸于三天門而下。三門從山頂直落如矢。幾五里餘。欄楯糾纏。十步一息。至摘星橋。而始就輿。復由桐梅祠抵南岩。壁崖之半。為宮。迨殿後。左折大石。延袤百丈。如飛窠。其下前絕大壑。蒼巖蒙茸。正黑無底。天陰籟發。噫氣灑淋漓。山谷間。中為紫霄岩。前一龍首石。出闌外。瞰之。瞻落禮神者往。焚辦香于鼻。送頸上望天柱。拜以為度。東為五百靈官閣。為雙清亭。西為南薰亭。為石枰。一臺崛起為禮斗道。絕不待至

也。西望捨身崖上為飛昇臺。下為試心石。日已下春。欲去佛子岩。尋不二。尚不果。昔朱升志。嶽謂得三大觀。棲危巔。憑太虛。如承露。仙掌擎出數千。百丈。日月出沒。其下不如太和。立神以扶棟宇。鑿翠以開戶牖。逞伎巧于懸崖。亂石間。因險為奇。隨在成趣。不如南岩。右虎左龍。前雀後武。雖當。蕪真。貪狼二獸之下。而環抱天成。極石所棲。各有次第。不如紫霄。故論太和之勝于其高。不于大論南岩之勝于其怪。不于其麗。論

五岳游草

卷之六

五

紫霄之勝。丁其整。不于其奇。信夫。次日下南岩而趨五龍宮。在靈應峰曲。去岩就澗。愈益下。北過滴水仙。侶二崖。回首昨游。盡失。時木落。天空。日冷。路上多虎跡。行者咸炬。鎗金。下青羊澗。久之。山忽平。朗南岩。天柱復隱。在西南。霄漢間。踰澗復西。蓋三十里。而至五龍宮。東向。而址其門。以逆澗水。門外遠九曲。崇墻盤繞。如乘率然。玄帝啓聖二殿。皆合九重。前後百五十二級。足稱帝居矣。殿前天地池。二龍井。五右廊。

陰日月二池。如連環然。日池。黛月池。繼可異也。左為玉像殿。紫玉蒼玉。紫玉碧玉。各一沉香。一咸肖帝像。高數寸。云得之地中。太宮半里。自然。庵道士李素希。舊隱也。倦不欲往。取其所藏。叙勅視之。渡磨針間。謁聖姥祠。又過仙隱岩。則趨至虛宮。玉虛乃負展旗北。為過真故址。三丰真人嘗遇此。云是後當大顯。宮內為殿者三。亭稱之。為樓望仙者一。齋堂浴堂鉢堂雲堂園堂為堂者五。東西為道院者二。過真仙源。游仙泉。萊

五岳游草

卷之六

六

仙都登仙為橋者六。崇簷大榭。高垣馳道。鉅麗不下王宮。紫霄五龍。又未有能先之者矣。出玉虛。仍歸過真宿焉。次日行三十里。至迎恩宮。在石板灘。當鄭襄孔道。又十里。而至均州淨樂宮。規城而半之。然規模猶謝玉虛也。山之靈竒。更僕未悉。竹嶺者。山饒水饒。諸宮泉池。僅消流焉。已若山頂。則已窖雪而飲之。至宮庭之廣。土木之麗。神之顯。于前代。亡論其在今日。可謂用物之宏也矣。志云。聚南五省之財。用人二十

一萬作之十四年而成。大哉我文皇之烈乎。非神道設教。餘山安望其倚匹耶。

廬山游記

山海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鄣。入江彭澤西。蓋謂廬山也。或又云。殷周際。有匡續先生者。隱居此山。仙去。唯廬存。人因以命其山。余少讀遠公記。與歐陽子廬山高心識之。已余來粵。藩維舟揚。關左。羸望乾維。有山如黛。與友人毛翰卿自南康問道往信廬山也。則遂行十里至開先寺。

五岳游草

卷之六

七

倚鶴鳴峰下。南唐李中丞。幼慕物外。問舍茲山。後賜名開先寺。故寺後有讀書臺。後石壁鐫黃太史七佛偈。與陽明先生紀宸濠事。王敬美為書寶墨亭。下亭登雲錦樓。面錦屏山而峙。下有洗墨池。右轉紫氛閣。觀西南兩石筍。廉利挿天。為雙劍峯。雙劍之南。一員阜。矗立為香爐峰。每遇雨。返照紫烟。縷。從香爐出也。鶴鳴之右。水奔灑成千百縷。而短曰馬尾水。雙劍之左。懸挂千百丈。如匹練。而長曰瀑布泉。二流合山峽。

石崩。矜旬中為青玉峽。出峽練飛而紆。匯為龍潭。前有小石坎。為浴仙池。後潭引水過石溜。鑿為泓。曰龍井。亭其上。為漱玉。今廢。立小石塔。當之。而亭其南。崖石欄倚碧。飛沫時上人衣袂。最勝也。李白云。銀河倒掛三石梁。今無之矣。出寺北。走慶雲峰。下為萬杉寺。惟餘龍虎慶嵐四大字。在遠壑。一杉不存。復行東北廿里。循五老峰。坡陀南下。一山而四環之。唐李渤。馴白鹿。讀書其中。枕溪石。竇處為白鹿洞。昇元中建廬山園。

五岳游草

卷之六

八

學。晦翁為請書。賜額。拓而大之。與嵩陽石鼓。嶽麓。竝禮聖殿。居中。左右列書屋百楹。以廩餼諸來學者。石鐫風雩釣臺。枕流漱石字。晦翁手跡。居多。洞前水自凌雲來。泮泮下石峽。東為洗心橋。亭於其上。為默對。又亭默對之上。為聞泉。重山若抱古松。千樹。丙夜天籟。叫號如波濤。起松間。拉水聲。度嶺。太往。令人起訝。床頭風雨。鳴也。面山亭為高美。高美西下為大意。又過濯纓橋。西有釣臺石。稍北亭為朋來。朋來一亭。則躬。

在山之巔。登亭。五峰。峻削。橫列。天表。時有白雲。衣之。真如。五老人。軒然。連袂。倚立。下窺。重湖。李青蓮。愛其。勝。卜築。焉。五老。南下。有獅子。峰。其東北。有九疊。屏。下有。三疊。水。以日落。遠。未能至。宿洞中。次日。大雨。翰。卿。循山麓。北行。余乃。筍輿。問。天池。路。後。西南。回。二十里。至。棲賢。橋。三峽。澗。出。焉。兩。崖。峭。壁。水。墮。下。百仞。聲。撼。山谷。再上。十里。而。過。楞伽。院。又。十里。山。陡。絕。無。路。下。輿。而。步。策。短。筇。搗。以。兩人。猶。十步。五。墮。失。足。慙。甚。凜凜。不自。持。大石。亭。以上。兩。翻。盆。下。益。無。着。趾。處。頗。似。太華。諸。險。然。嵐。石。奇。怪。不。如。又。過。小石。亭。至。舍。鄱。口。乃。匍。匐。上。大漢。陽。峰。匡。廬。無。主。山。以。高。下。各。自。雄。長。大漢。陽。最。高。五老。次。之。登。漢。陽。四。望。乃。知。此。山。拔。地。無。倚。自。高。梁。迤。邐。而。來。東。南。北。三。面。據。江。湖。之。會。其。西。則。大。陸。群。山。所。奔。奏。也。南。望。鄱。湖。烟。水。蒼。茫。輕。鷗。片。落。星。一。點。明。鏡。之。翳。也。北。望。九。江。盡。乎。滄。浦。風。帆。上。下。千里。瞬息。順。流。而。東。則。石。鍾。大。小。孤。山。之。所。錯。而。

五岳游草 卷之六 九

光石。上有石浮圖。是為佛舍利塔。南下有捨身崖。有獅子岩。下為錦澗。隔澗為鉄船峰。覽畢。夜分。禪榻。宿。次日。行東北。里許。石阜卓立。為白鹿昇仙臺。有高皇帝傳周顛碑。又東北數百武。石竅成洞。上石縫。參差如指。為佛手岩。北蒼崖。巉巖。下臨不測。一徑縈紆。廣不盈尺。望之如畫。圖然。路窮處。為訪仙亭。下二石突起。為鐘鼓山。後隸竹林寺。三字寺。隱名存。風雨中。時有鐘梵聲。周顛蓋于此。示幻云。又數里。

五岳游草 卷之六 十

出。登。快。我。披。襟。不。忍。去。者。久之。已。下。嶺。而。北。路。稍。夷。然。大石。千。百。關。卧。如。群。羊。恨。無。王。方。平。叱。之。去。十。里。而。至。擲。筆。庵。又。五。里。而。入。天。池。寺。前。二。池。世。稱。帝。釋。天。尊。手。植。也。西。有。聚。仙。亭。以。祀。周。顛。天。眼。赤。脚。徐。道。人。又。西。片。石。危。立。瞰。無。底。谷。一。老。松。偃。蓋。卧。前。為。文。殊。臺。漏。下。月。明。有。火。光。自。空。來。一。化。為。百。如。亂。螢。落。臺。前。是。為。佛。燈。臺。前。有。白。石。霧。後。日。射。之。五。色。隱。起。是。為。佛。

為大林寺。有兩寶樹。昔西域僧自其土携種之。鳥雀不栖。其一為兩龍挾風雷拔去。今尚存。路側也。乃循披霞亭下。甘露亭為竹林後門。又過躡雲亭。至錦繡亭。鳥道百盤。始抵山麓。後行二十里。入東林寺。晉遠公所開山也。山門外水為虎溪。有三笑亭。其壙猶鬼壘故址也。門內左右為康樂所鑿蓮池。其右尚存。遠造寺時。木自池中溢出。為神運殿。池今故在殿下。遠公影堂後為冰壺泉。覽十八賢像。想其素心。盡洗腸中。

五岳遊草

卷之六

十一

積垢獸淵。明醉石。與栗里柴桑。康王谷。陸羽泉。在錦澗橋西。未至也。又北過太平宮。翰卿始送石塘。來會山中。短松瘦竹。五月披裘。三月桃始華。氣候大都。後一月。至烟雲雨霧。層寸觸石。一日無慮十數變。則瓌奇之至也。矣。傳稱此山詠真之天。周迴千七百里。今登漢陽峰。一目盡之。未然也。白玉經謂二百餘里。似為近之。然禹貢山川不登秩祀。自匡君始。至遠公李博士而著。固知地以人顯。自古記之。晉歲在己丑仲夏朔。

王太初先生五岳遊草 卷六

日

楚江識行

楚本澤國。環亘六千里。洞庭左蠡。江漢皆楚也。今為豫章鄂渚諸郡。古今所誌。稱江樓澤宮。奇島巨浸。多入粵所必繇。如買舟信江而抵洪。都閣則有滕王湖。則有鄱陽。滕王為唐元嬰。嘗都督洪州。工書畫音律。善蛟蝶。時乘青雀舫。選芳洲渚。今帝子風流遠矣。閣其舊址于章江門外。高五十尺。四周步欄。咸復陸閣道。垂以簾櫳。

五岳遊草

卷之六

十二

下刺三王詞。典韓昌黎記。章貢二水自西南來。蜿蜒右角。去東北入湖。凭欄浩淼。無際鄱陽。一名蠡。蠡又名揚瀾。左蠡居南。饒九江四郡之中。春水方漲。挂帆截洞。瞬息百里。茫無津涯。足配洞庭。霜降水落。則長堤曲岸。縱橫秋草而已。中有徐孺子亭。蘓雲卿隱居。東則康山功臣祠。高皇與偽漢百戰之地也。東北為古敷淺源。水與豫章鉄柱井盈。涸相上下。湖北窮處。落星一島。翳于鏡中。是為星子縣。書院則有白鹿。宋四

一一三

大書院楚居其三。白鹿則踞匡廬之支。對平岫。臨碧流。松杉千本。夜半隨風作濤。謾出鄱湖。晨坐大意亭。五老翠色未收。往若俯視。與溪上人語者。洞在禮聖殿後。石壁刻晦翁墨跡。為多。此山水之京秀者也。出湖口水。則有江島。則有大孤小孤。大江出蜀三峽。合漢沔七澤。九江之水而下。怒濤射日。翻空至湖口。復會湖水。二山浮水面。直截狂流。與鞋山相望。為砥柱。近縣又有石鐘寺。弄月最佳。過潯陽至黃岡磯。則有五岳游草 卷之六

赤壁亦名赤鼻蘓子云。東望夏口。西望武昌。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或云。此蘇公所賦。非孫曹戰處也。峽榭出高櫓下。三面臨水。平洲淺渚。多蘓蓼乳流。浴鷗飛鷺。晴日為勝。溯游至鄂。渚水則有漢磯。則有黃鶴阿閣。翬飛乃臨城頭。周立十二楹。拓架作菱花狀。雕欄畫棟。麗譙無競。巧于此者。坐對晴川。丹朱在目。鸚鵡洲浮其上。漢水自西來。數千里注其下。曠望視滕王過之。又朔而上。巴陵磯。則有城陵湖。則有洞庭樓。則

有岳陽島。則有君山城。陵乃江湖交處。風檣千樹。烟火萬家。岳之巨鎮也。夏漲則江濁而湖高。以清秋落。則江清而湖低。以濁湖盤三郡。崩澗。晶滌。齊早潦。而視彭蠡為深。登岳陽樓望之。浮白天際。杳不見四山。有無日月。若晨昏。出沒其中者。時而長風鼓浪。可高于屋。風平浪恬。則君山浮黛如螺。髻然。故三樓望遠。又以岳陽為甲。觀山上祠。湘君夫人。傍有酒香亭。柳毅井。時暴風。巔余舟。飄半掠水。怒與毛翰。卿曰。此錢塘武夫為暴耶。余安得袖青蛇劍。坐洞庭。君珊瑚床。上手執君山竹如意。叱而滅之。翰卿握手曰。咄嗟。毋益其暴也。日午乃渡。過三十六灣。則湘流之曲也。瞻衡岳近矣。長沙書院。則有岳麓。衡陽則石鼓。夫白鹿秀而間結約。岳麓隕而動鬱蒸。惟石鼓當蒸湘之合。通九疑地穴。石岬斬削。居巽嶼。而視莽蒼。故三澤宮。又以石鼓為高第。舞雩沂水。致足樂焉。自此沿瀟水。則登九疑。余乃循湘流。而入桂林。王生曰。楚在春秋時。擯為外

又是
一書
畫
畫

長江巨漢非有加也。以昔若彼，以今若此，豈天運地脉亦待人事而齊哉。

吊襄文

襄陽當漢之下，委居江之上。游西南，疊嶂東北。環流用武，則英雄戰爭治遊，而舟車輻輳，矧也。地靈夙多，耆舊遺踪，百世天地悠悠，夫非問奇。吊古者之所扶目而窮按也。耶，余也。歲在困敦，律中南呂，儀棹江陵，攬轡荆西，携尊藉草，首憇。

五岳遊草

卷之六

十五

習池青山後倚，碧沼前規。亭臺丹堊，物是人非。余仰天擊岳，欲招山公，魂起而拍手，銅鞮喜馬。上之醉翁者，誰家兒耶？今非其時矣。連岡左轉，是為峴首，桓楹豐碑，化為烏有。青蓮居士不云乎：晉朝羊公一片石，龜頭剝落，生莓苔，淚亦不能為之墮。心亦不能為之哀。白之懷與漢水俱長矣。余三復朗吟，仍下拜于公像而去。太之郡城遂行，大堤白水，滿江平沙，如砥月明，芳草王孫路，迷誰家女郎，蹋歌連袂，蓋余蔭喬木，誦錯。

薪而知江漢之好遊也。自昔記之矣。郡東北隅，為夫人城，雄圖烈，大夫之英哲婦成，按夫而傾余登陴，而望有深概焉。樊城以西，有水齋然凝碧，百仞為萬山，潭勒石沉之，陵谷倘遷，區區之功，何異觸蠻。余觀沉碑墮淚，而因嘆二子度量之相越也。西北高岡，是為隆中，考槃在澗，山谷龍從，有士高卧，管樂自雄，三顧後出，為世人龍。余嘗行南陽道中，假宿草廬，時惟風雷之如，林木震撼，乃夜半披衣，訖卧，龍欲起也。陳晦。

五岳遊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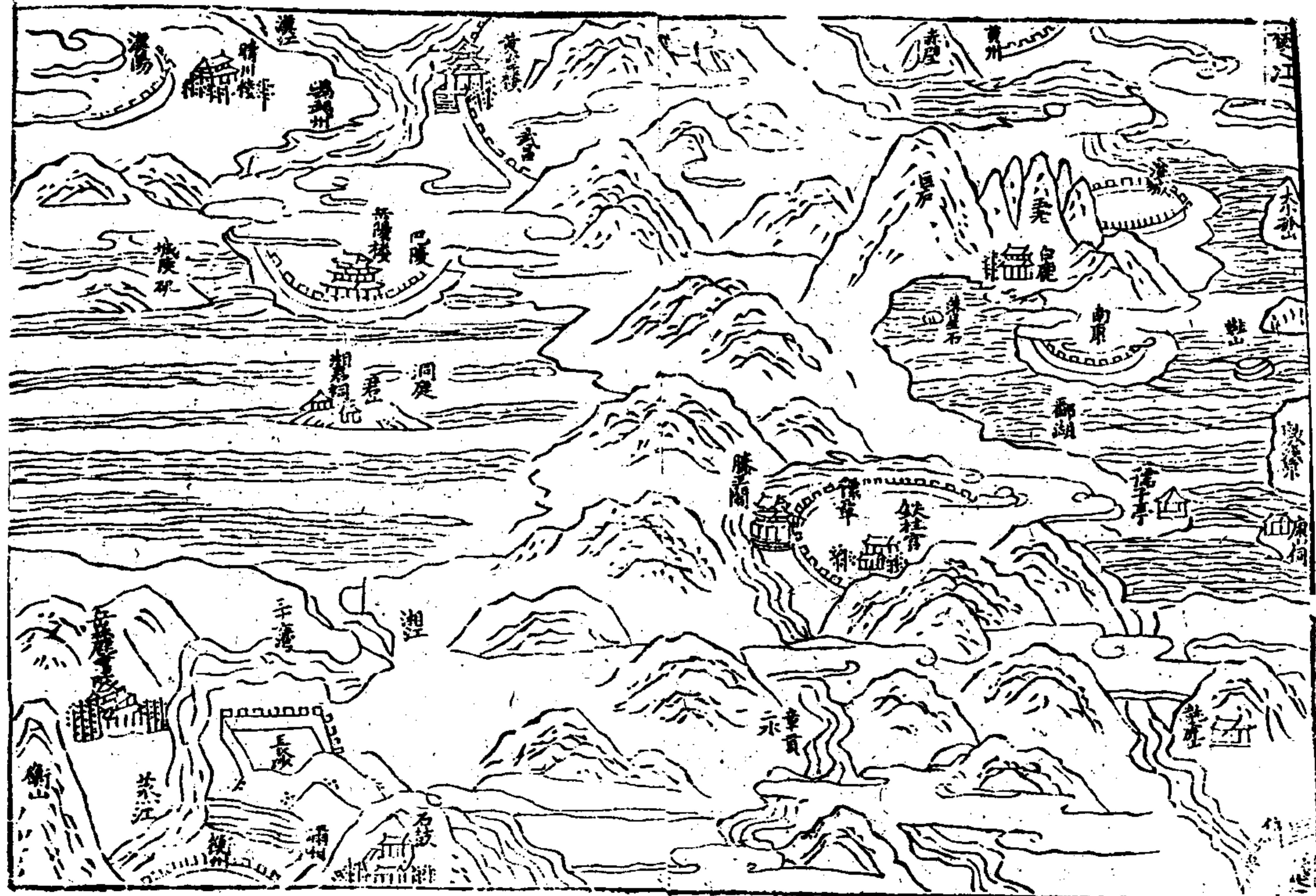
卷之六

十六

伯謂非宛南陽，乃襄陽之墟者，是鹿門山裡。公隱處，冰鑑同清，賢者避世，惟孟夫子亦稱天游江村，月色晚渡，歸舟余慨然想見三君子遺世之風，雖執鞭所折，慕焉。緬懷杜陵子美，故宅落魄不歸，天涯作客，白酒牛炙，葉葉乘陽，大雅千年朽骨，為香余昔行浣花草堂，拜其遺像，而躊躇者久之。瞻茲故鄉，悲斯人之流落無成，而稷高，空許也。世之以詩人目公者，後之乎其識公矣。嗟士君子尚友古人，得遺言于敗簡，恨不。

識其面貌。問其子孫。况余之履斯地也。婆娑乎。斷碑殘碣。眇眇其故址。荒墳俛仰。今昔有不為。之。迄。下。雷。襟。者。乎。雖。然。咸。與。其。人。俱。往。矣。事。異。時。遷。古。今。只。暮。惟。此。山。川。依。然。如。故。即。岷。山。之。迄。非。襄。陽。之。舊。事。乎。羊。叔。子。曰。自。有。宇。宙。便。有。茲。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者。何。限。而。皆。湮。滅。無。聞。然。則。余。之。可。紀。者。數。公。耳。又。多。乎。哉。嗚。呼。九。原。可。作。吾。誰。與。歸。後。余。而。來。遊。者。與。余。之。視。數。公。又。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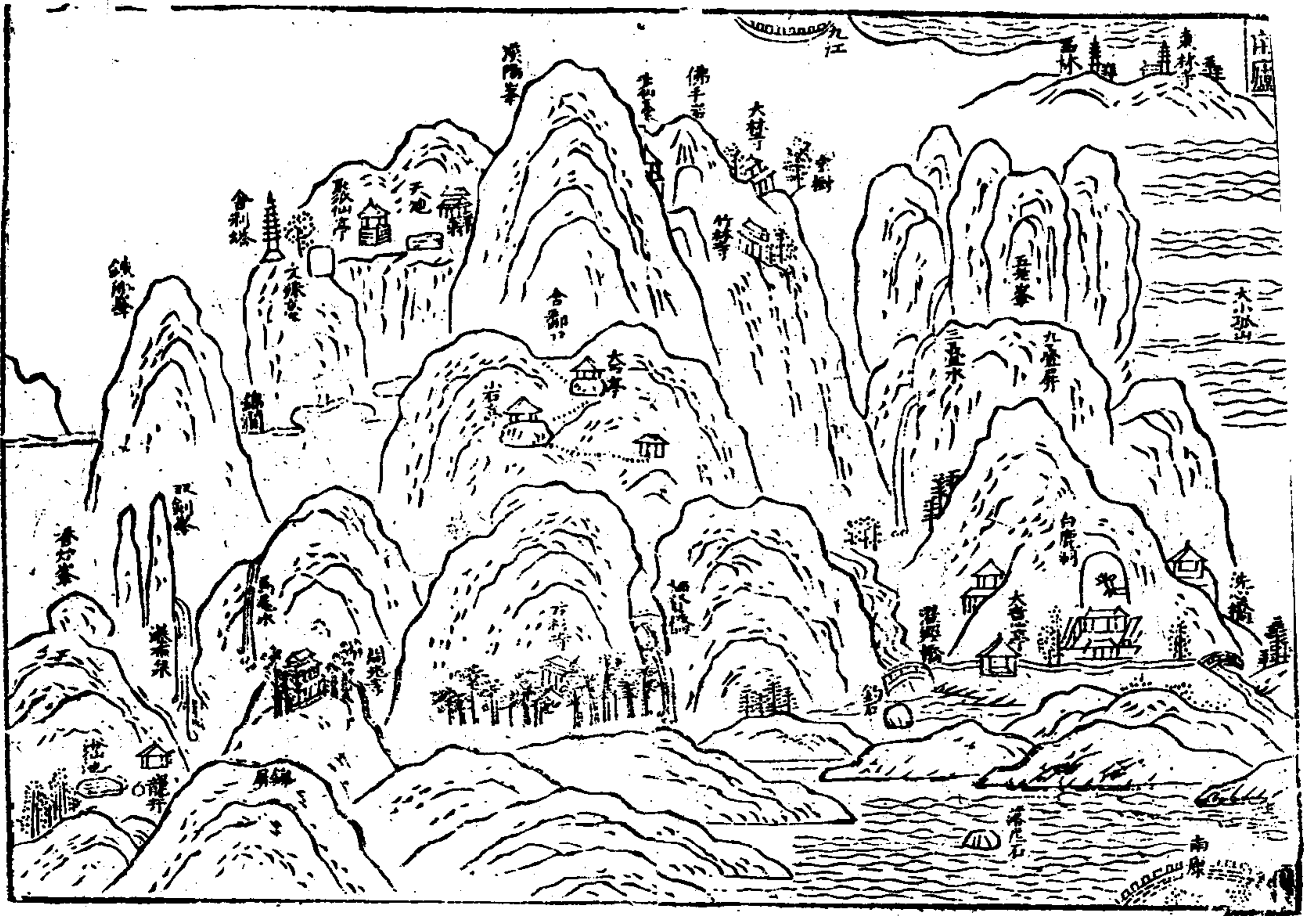
五岳游草 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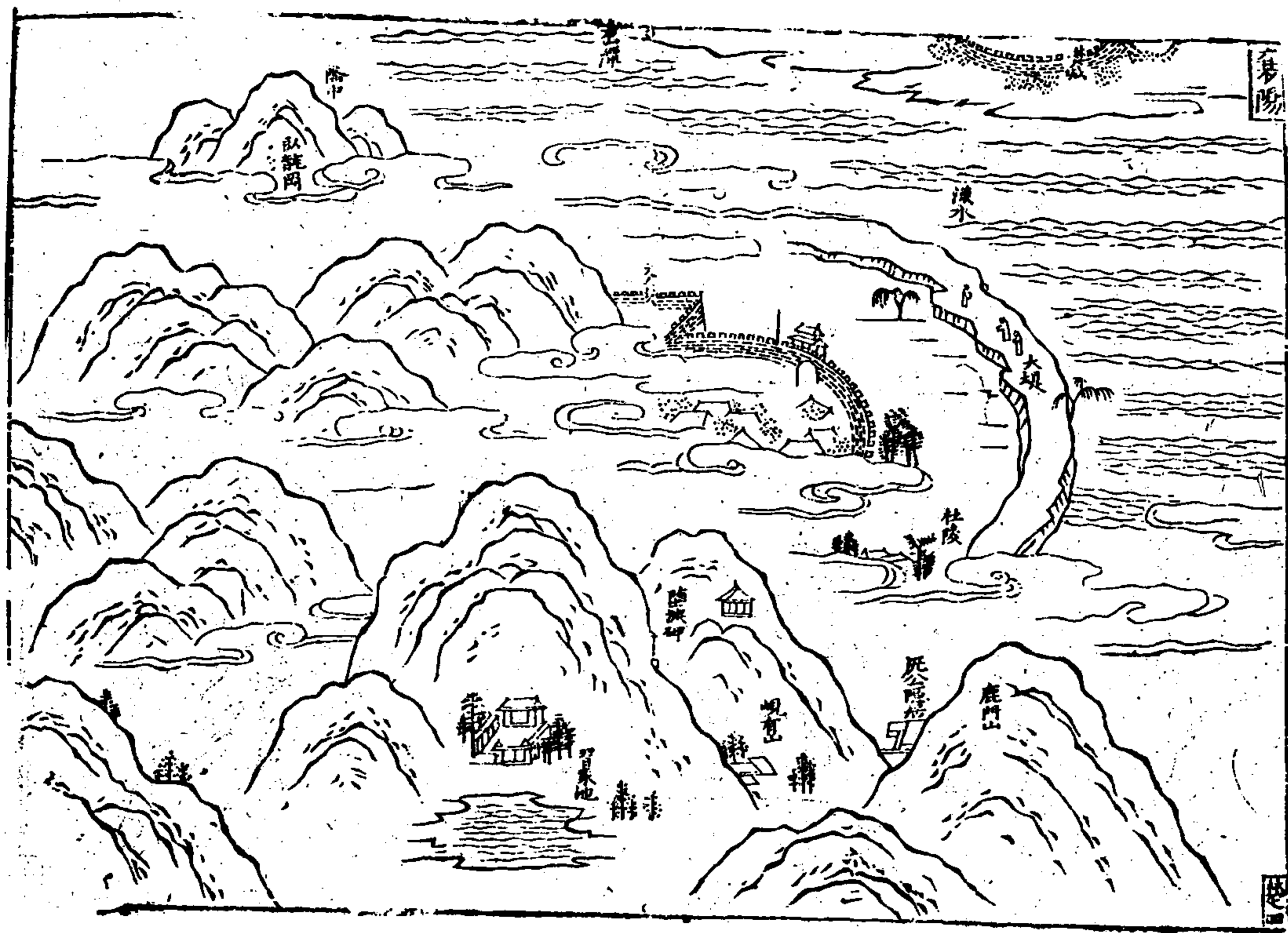


五岳
又名五岳



王太初先生五岳遊草 卷六





王太初先生五岳遊草卷七

章安馮甦再來重輯

男永年現珍

婿洪熙撰漢鑿 全校

○滇粵游上

記六首

桂海志續

昔宋范成大帥粵。愛其土之山川。及移蜀。猶不忘憶。而作桂海虞衡志。稱其勝甲于天下。余以

五岳游草 卷之七

萬曆戊子。典蜀試。攬勝紀游。樂焉忘死。已自蜀改粵。時猶恍惚。行巫山錦水中也。亦為列入蜀三記于郡齋。是何与范先生易地而同思耶。其後范鎮蜀。未知志蜀山川否。余乃為粵游志。首獨秀山。次疊綵。次寶積。次七星岩。次省春。次灘山。次隱山。六洞。次龍隱。次伏波。次白龍。次虞山。又次堯山。而終以訾家洲。獨秀山居郡城之中。圓數百步。高千尺。石山鐵色。上下亭。如削。四無坡阜。亦不與群山接。上

有雕欄畫閣翠幕彤亭。下漸月池臨朱邱。則靖江官府也。余以己丑九月赴王宴而入。登高俯視如坐危梳之顛。四野碧簾。一目俱盡。其下有讀書岩。五咏堂。宋始安太守顏延之居也。城中之勝此為最。

疊綵山。舊在八桂堂後。八桂堂今不知何地矣。惟郡城直北重門夾山。東行石文橫布。五色相錯。故圖經以疊綵名之。唐元常侍晦三記堪讀。一洞屈曲穿山之背。南北兩向如提連環。土人

五岳遊草

卷之七

又名為風洞。左小山曰千越。右小支或立曰四望。余以赴張大將軍飲。初至南望。日輪當午。獨秀在前。綉閣朱甍映帶。城郭比酒闌。北眺堯山。積翠又與離水俱來。及東循而坐。四望亭則夕陽返照。間以殘霞石山飛動。片如上人衣。上亭榭人繪。溪山地繪。雲物天繪。何直疊石稱綵馬已耶。既樂而忘歸。遂卜其夜。寶積山與寶華連。夾北城之西。續以雉堞。下開華景洞。容二十餘榻。前有橫塘百畝。盈冬不涸。

朝陽夕霞。浮綺在面。故元常侍亭之曰岩光。石屋前張比。省春龍隱。上則鐵壁無際。祠諸葛武侯于巔。洞面東與風洞對峙。祖帳折柳。雲集于茲矣。余亦與藩臬大夫餞張閫帥。得首覽焉。乃蒞官之次日。

七星岩。峙江東里許。列岫如北斗。山半有洞。名栖霞。時惟中秋。與臬副李君約入洞。而後至省春岩。李君畏不敢入。余乃徑入。洞石倒掛。峻峭。手捫壁走。閣中百餘武。已復大明。猶然上洞。

五岳遊草

卷之七

也。下洞更在其下。數十級。更益宏朗。如堂皇。仰首見鯉魚躍洞頂。正視之。忘其非真也。已過三天門。每過則石楹垂立。僅度單人。第乏扁鑄耳。過已則又黝然深黑。目力不能窮。高或十尋。澗或百尺。東炬照之。傍列萬形。命黃冠一。指之為象。則捲鼻臥為獅。則抱杓而弄為駝。則長頸而鞍背為湘山佛。則合掌立為布袋和尚。則側坐開口而胡盧。半為石乳。萬古滴瀝自成。巧于雕刻。如水精狀。半乃真石。想其初亦乳結。

也。誰為之。此真造物之奇哉。其他如床如几。如
晒網。如奕碁。如魚如鳥。如佛手足。顧以失彼不
得盡。曠亦不待而盡。名之風凜。出於呀間。雖
傍烟炬尚寒慄。行稍遠則鳴鈺鼓噪。恐有恠物
通也。又多歧路。恐迷行則時相呼集。或云通九
疑山龍潭。一水冽而深黑。不待底。久立魄悸。業
已可七八里。忽復瑤濤雪浪。中立一圓阜。丈許。
俗稱海水浴金山也。恠矣。近游者又得一歧里。
許名禪房。半壁坐一菩薩像。黑石隱。可七寸。

五岳游草

卷之七

四

房中暖氣更融也。後此又東行見白圓光。乃
有一洞口出山之背。下慶林觀。粵中多蛇虺。獨
洞中不栖。故得酣游焉。亦若鬼神呵護之。洞有
玄風。彈丸為左右翼。余未暇去。
省春岩在七星山之右。如簷覆。前有石乳承溜。
又如枯槎倒掛。長七尺餘。桂林四際。溪山不留
寸土。惟以平田廣穡。一望豁如。故令長行春省
耕于此。山勢面東。夕陽不入洞。前甃以瑤臺。圍
以石檻。右有小洞二三。穿山而過。架以層樓。更

衣燕息。此延賓之善地也。余以過棲霞洞。留飲
于此。

灘山據灘江之濱。橫障江流。與伏波鬪。鷄峙前
有水月洞。後有古雲崖。軒宋方信孺故居也。羽
士起數椽。祀方與范。致能。故以九月廿日約余
為此舟之役。虞衡志云。水月洞在灘山之麓。其
半枕江。刻刻大洞。門透徹。山背頂高。數十丈。其
形正圓。望之端整。如大月輪。江別派流貫洞中。
踞石弄水。如坐捲蓬大橋下。大月輪之中。又一

五岳游草

卷之七

五

小規穿山而南出。暑月坐規中。風颼。起洞口。
真不減北窓。羲皇也。其下可以觀魚。亦可濯足。
乘舟過之。如象掀鼻。俗亦稱象鼻岩。是日欲遂
游南溪龍洞。日下春不果。
隱山出城西里許。當夾山之南。唐李公渤始浚
西湖中之浮山也。湖今斥為桑田。山峙于陸。山
北高南下。峰不露奇。惟中藏六洞。為佳。余以九
月望約張羽王。勿從東入朝陽洞。謁佛宇。山
轉處溢一清池。躡級上之。其半稍平。坐石刻老

子像。又從左穿洞心。懸汲而出。井口其洞為北。牖。團標四楹。正扼風盞。又轉為白雀洞。穿石。破而下。為夕陽洞。為嘉蓮洞。旋而南。為南華洞。自北牖至南華。大小隨趨。石穹窿處。列十席。小則具。跌。水。潺流。可厲。弗可舟也。唐吳武陵記。隱山。刻意。描畫。至稱石室。東岩水。虬螭所宅。濬三丈。載舟千石。渠深七十尺。渠上為梁。曲折繞三百步。日月所不能燭。又動。陟飛梯。三四十級。今皆無之。武陵至今。僅千年。何陵谷。古今之異。

五岳遊草 卷之七 六

如此。因與羽王嘆息而別。龍隱岩。踞江之東。近七星山之麓。然能不依附七星。而自為洞天。以枕江流。洞門高俾。關石上裂。一龍形。天矯如生。鱗鬣皆具。其長竟洞。夏水溢。刺舟竟入洞中。陰風淒清。如坐冰壺。宋諸公多游此。刻石殆遍。為闌闔物也。余時以九月。蹶行。水。落。石。出。綠。麓。過。磧。跌。坐。大。岩。之。上。滴。玉。泉。爭。然。墮。石。穴。作。聲。伏波山。迫城外。屹立千丈。趾。燮。于。江。流。之。西。洞。

乃東嚮。維舟始入。別無他道。洞前懸石如柱。去地一線。不合。俗名伏波。試劍石。初陽起射。光照岩室。後漸潭。水潭清。晃入岩影。倒掛千尺之內。躍金。余至在水落時。石齒。足玩。水漲溢。無奇也。張羽王謂伏波軍行未出此道。邳離新息。俱下。惶水而西。元豐間。游者題為伏波。蓋取麓過。瀾迴之義。近之。白龍洞。踞巖鷄山口。別有派曰南溪。挈小舟。問津而入。四壁峭懸。蒼翠時落。人衣袂。溯流南太。

五岳遊草 卷之七 七

高山麗空。其半有洞。躡衣而上。洞口有物倒懸。如龍首。故名白龍。入度右磴。石室。磴。墜。洞。前。朱欄小閣。倚欄平疇。綠遶碧流。洎。出。藻。荇。間。注。橋而下。即李公所鑿新泉也。余以遊省春後十日。與韋闡帥至山。有二洞。九室。白龍。嘗巽維其西北。曰玄岩。之上曰丹室。白龍之右曰石室。皆渤所名。惣之。俱讓白龍。虞山起城東北隅。離波左遶。皇潭後承之。亦名皇澤。灣山下有韶音洞。前平原舜祠在焉。古。

松數十。札枝若蓋。余以六月朔至。問所謂。音者。而不得。已。乃薰風南來。吹落松間。蓬。然。捲。濤。撼。空。向。東。北。而。去。余。曰。是。矣。及。俯。灘。波。激。石。碎。漣。碇。旬。則。又。疑。此。為。近。之。南。巡。之。遊。其。與。

堯山城東北二十里。連岡磅礴。奄數邑界。桂山百里皆石。而惟此積土以成。更益為奇。韋闡師以九日約余。與臬副李君登高其上。山上有天子田佛宇五層。舊白鹿禪師故庵地也。天將陰。

五岳游草 卷之七 八

雨先有白雲起山中。登其巔。則萬石疊于西南。離江來自東北。良足快也。堯祠乃在山下。不知所自始。

蒼家洲在離江中。土人稱為浮洲。雖巨浸排山。此洲不沒。子厚之記具之。亦借水月洞為勝。而柳記不及也。今已鞠為茂草。余以九月望下蒼梧舟過此。王生曰。桂林無山。而不鴈宕。無石。而不太湖。無水。而不嚴陵。武夷茲特就人所已物色者而志。

之余言說不能窮矣。柳之立魚。融之仙岩。亦皆得其一隅。而陽朔江行。抑又過之。譚輿勝者。每云。藉令巨靈六甲可移。于吳楚間。不知游履何如。噫。何渠知其不終而為吳楚耶。

游七星岩記

粵東西蓋有兩七星岩云。桂林七星洞行十餘里。景在內。瑞州七星洞行止百餘武。然負山臨水。所在成趣。其景在內外之間。歲己丑九月之望。赴黃化之約。相與過虹橋之渚。沈歷湖之棹。

五岳游草 卷之七 九

登臨天之閣。弄寶陀之月。酌流霞之島。走蓬壺之逕。浮杯峰之玉。搖仙掌之風。拂寶光之岩。騎青羊之石。招閣風之關。凭栖霞之亭。坐水月之官。尋芳藉草。無非佳致。拔其尤者。為勝有三。一曰石室。是山所得名也。南闢一門。石逕迤逦而入。流水洑潑。濼或成池。龍井在東。秉燭可入。西轉梯磴而上。乃有石觀音云。纓縷紳珮。揚旆成削。似立而過海者。蓋懸崖石乳。所垂造物之幻也。風當矜呀。入吹人。欲舞乃漫石罅。北出岩背。

過岩秀亭擊舟而下。二曰蛟龍窟。在流霞島東。先送小洞穿岩而至。渡海筏處。一石墜飛覆水上。乃呼窾木結為方舟。與彭士化徐君羽各仰卧其間。篙入之空如堂皇。起步小洞坐石床隱方几。不知此外更有入世也。洞口懸一石持篙仰擊之作鐘聲。盤桓水上久不出。三曰玉壺亭。瀝湖數百頃。激徹可鑑。奇峰四疊。臨之化之。從水底甃石而上。架湖心一亭。坐石分雲。乘風汎月。翻乎仙哉。亭成問名于余。玉壺余所命也。

五岳遊草

卷之七

十

乃即席留詠而去。及余庚寅春夏兩過之。而漲發斷橋石室龍窟咸浸不可入。主人依然。惟有登城帳望而已。或云山靈怕忌人多。取余笑而頷之。

沉舟昆明池歷太華諸峯記

余以辛卯春入滇。迤東西花事之勝。甲子中原而春山茶尤勝。其在昆明者。城中園已論外。則稱太華蘭若焉。余時隨監郡諸大夫入省。以已日道出碧鷄關。太會城三十里而還。蓋

改指之矣。乃問途為太華之游。循關右箚斗折而南。五里至高嶢。舊有楊太史用修海庄。已廢而入于貴倨者。高臺曲池。層樓疊榭。前用五色杜鵑糊之。題構方新也。至此遂俯昆明池。余視步無餘皇。乃買漁舟一葉。令騎人騎。躋臯陸獨挾一。二黃頭郎汎焉池。一望五百里。潞西南隅。俗號滇海。滇去海遠。水頃畝。即稱海。下高嶢。輕洲淺渚。蒲葦。楓沓長。過人。又稱草海。長廿餘里。草中津港。以千數。往來繫罌。麗而漁。余蕩槳

五岳遊草

卷之七

十一

其中不復知。非山陰道上也。草窮且挂。席出水。海水不及。余東海一汗。澳而風力差足。畏滇中鎮日。咸西南風。春風較狂。掠余颿。墮水中。乃回棹泊焉。易筍輿而登。漸霽。盤桓上數里。及太華山門。葢宮琳宇。燦煌金碧。倚山隆起。擬于紫霄碧雲之間。余右陟飛磴。歷龍藏。東下黔寧祠。覽其世像。出文陛前。兩峰山茶。一本高三丈。萬花霞明。飛丹如茵。列繡如幄。倦欲坐其下。神僕復王。疑入石家錦步障也。廊右遠出縹緲樓觀。

海危橋一粟水勢粘天顏以一碧萬頃然於夕陽西下太華踞其東倒影半浸已素月後流光于上山影為藻荇據之更勝也是夕宿僧榻漏下月色入戶宿鳥驚栖聒人耳余旅思轉深矣質明緣磴岸磧歷而南遠見山頂室廬嵌空一如晝畫與者云羅漢寺也以有石像比丘而名稍近之一村落居河之麋漁者織宿楚以家傷置官署焉寺尚在數千步絕壁上仰視之如款墮者盤辟而升計四五曲入寺問南北庵寺後

三岳游道

卷之七

三

對金馬碧雞碣摩碣乃入南庵立亭香宇咸新巖簷覆之承以瑤臺趾半懸外北入南出過一刹廟後間一亭臺廟為雷神為龍伯為大士為玉虛師相雜以釋道亭為迴瀾為望海又有翽羽士之塔文殊之岩咸俯海岸時而驚濤拍空飛沫可濺佛身也路迴則轉北庵躡級而上過朝天橋謁老君廟入真武宮最上升玉皇閣如鵲巢燕寢懸度飄搖雷祠龍井踏藉足下益又勝也二庵者南疎朗北幽峭南庵橫截山麓而

歐陽公游記

過金鋪綠房足稱近水樓臺北庵搏扶搖以上層之各十丈轉山掛斗大崖則憇一字焉人側身而度鳥道爾然北庵雖高僅見草海白蘋紅蓼楚之有致若南庵面東南水海風帆雪浪日月出沒其中故大觀也下山邑令掉盧舟以迓稍具舸艇欲放中流以五兩尚顛復穿荻浦披魚梁鳴榔擊汰而歸睨西山頂上丹堊之麗達當李一得意筆也時水淺舟膠不及過近華村余行滇中惟金瀾二江橫絡其他多積窪成

五岳游道

卷之七

三

海如洱海通海揚林海是不一海焉非獨滇也惟滇流如倒囊腹廣而頸隘且逆西北流故稱滇云昔漢武帝欲取昆明乃習戰長安鑿池以象之至劫灰出于人世麻姑云東海當復揚塵也信如斯言則此真滇池者不知幾更劫灰矣
遊雲南九鼎山記
雲南者漢時五色雲現于邑北是邑所得名也邑有九鼎山出郭北廿里山起九巘若禹鑄九鼎而列也九鼎故有寺開山僧驟聞天樂下噴

而覓古佛于洞中得之而初也時惟重九余與
吳張兩憲大自昆明還馳而登之出其闔都飛
泉爭道龍蛇走也平疇禾黍黃雲遠也天風吹
人羽衣舞也沙澗納麓升自岫頂鼓吹闐闐忽
聽隔隴清磬一聲梵唄喃耳觀開也已廼攬
此一之亭萬瓦參差樹影中乍見乍沒也坐超
然之臺慈宮琳宇懸構滕葺若隆房鳥窠累々
然重累而綴也烟雲過絕壁若画王右丞山水
間以大李樓臺簇々然而巖以重綃也罡風響

五岳遊草

卷之七

鈴鐸而下青蘋之末忽復擁秋聲大呼若舉千
百刹宇動搖將擲之空中也廼促酒人出三爵
澆之以敵寒氣澆已行松濤之徑老對擊雲入
千尺翠色滴々可餐也躡凭雲之橋探杖岩阿
虛閣度重棧以過軒然車首臨乎鳥游足瑟縮
以移也入古佛之洞石竇嵌空琢五大士相附
以危樓雕欄畫檻縹緲錯繡與朝日共麗也謁
毘盧之殿阿閣三重出西南竇跨偏石搏羊角
以上靈瑣挾振余與張君席地作趺劬剎那覺

萬籟寂然與心境徹也復循山北摩龍首之塔
日輪正午登窈々猶無底止也入洞復坐撥黃
花佐酒微赭相携而起上三教之樓爐烟裊空
袖之以出也吳君脫烏南下余與張君復趨而
登華嚴之閣危梯百級螺旋而上四盼無所不
矚凭欄少頃噫氣泫泫空谷中起山外莽蒼暝
色亦冉々隨飛鳥而至側耳聽下方鍾鼓覺身
在鈞天上也既下回首閣端縹緲天際恍然自
失已復過一刹題構新成遙見前邨近巽隱々

五岳遊草

卷之七

注

二三牧豎捲蘆葉吹牛背歸也復下棧閣奏松
坪時已月出高對牛女之充燭地戀々不能去
也余三人者撫良辰之不偶念後會之未期因
緣勝名各懷鄉土吳君則舉凌雲九峯張君則
舉湘江九疑余家赤城亦思九盤觀海悵然俛
仰各有拂袖遐舉之意乃命余為詩記之吳君
原豫名謙家瀘水張君養晦名文耀家沅陵余
天台王士性伯叔也歲重光單闕則萬曆十九
稔也

點蒼山記

點蒼山南詔所封為中岳鎮也。山十九峯如犴
子內向。面出日而函洱海于下。前後立國咸于
山麓。陂池之間。西南之所稱景勝也。余行鄯其
地。與瀘州原豫吳君數杖屨焉。幽遐恠僻無所
不蒐剔。然猶懼其未罄也。則以暇日而請于吳
君曰。夫心志不凝者。雖耳食何益矣。情境不徹
者。縱窵言奚稽矣。余讀榆城志。蓋爽然自失。然
未能一一實余踪也。君之居是三年所矣。亦可

玉岳游草

卷之六

七

得而悉茲山之勝乎。原豫曰。可。余曰。試言之。原
豫曰。語云。天下名山僧占為多。我嘗與子覽崇
聖之都矣。是蒙氏之所躬也。其地龍象如山。浮
圖千尺。蒸嘗伏臘。士女闐駢。金碧煒煌。草樹葱
蘢。境之弘敞莫是過者。又嘗祖子于蕩山之寺
矣。是竺法蘭之所餘也。其時高秋風雨。磴磴流
霞。嘯嘯明滅。海天一色。瑤臺瑤石。佛像飛來。境
之幽邃莫是過者。又嘗桓盤于玉局之林矣。其
左入卦有臺。是武侯之畫也。其前王舍有塔。是

阿育王之跡也。且也青城墨紗。太乙馮河奇樹。
輪囷山圍水抱。境之秀拔莫是過者。又嘗昧眇
于中和之亭矣。峙者伏翼而迴翔。流者凝碧而
停瀦。登高望遠。瞻言百里。抑有渡頭漁火。流螢
夜飛。村烟畫炊。白雲為侶。境之怡曠莫是過者。
凡皆吾之所習也。余曰。三千蘭若。什一猶存。于
志識之美。則美矣。勝猶未也。原豫曰。赤文之島。
鉄雨之崖。世傳羅刹為出。大士放之。今其湯泉
雪窟。二至嘗往來也。又有海底珊瑚。水面炬火。

五岳游草

卷之七

七

浮光羅金。良宵共覩。亦有鍾聲百里。樓名五華。
巨塔中裂。旬日自合。是皆靈墟古跡。鬼神之秘
騷人墨客之所扶目而窮搜者也。子亦尋而討
之乎。余曰。問奇弔古。選勝者不遺。然而未盡也。
原豫曰。十九峯頭峰。出泉。泉赴壑。飛沫下
坂。如走龍蛇。無寸土不瀝。及其引之城中。自窮
巷。以徹通衢。沿門舉步。流水遶扉。昔者石家金
谷。艷稱水碓。兼舉魚池。若蒼山之下。烟火萬灶。
惠賴于茲。泉者溥矣。不獨舟楫也。子亦溯流而

後之乎。余曰：此水泉灌溉之利，非不勝非必勝也。原豫曰：紫城堯李，春風若錦，中崑佛蹟，草木皆香，蓋異卉奇花，四時無不有矣。抑或琢石為屏，白質黑章，山水樓臺，萬象包藏。夫平原醒酒，禹貢在石，此亦造化之尤物也。子豈撫弄而簸玩之乎？余曰：有是哉，雅俗具賞矣，猶未也。原豫曰：蒼山之麓，是稱榆河，半月抱珥，群虹飲波，龜鼈之梁，蛟龍之宅，海濶天空，萬頃一碧。若夫春風狂駛，鼓浪如屋，漁窟丹青，斗牛夜燭，亦有洪

五岳遊草

卷之七

濤不沒，惟大鶴洲島嶼星布，驟而見者，疑蓬壺閩風之傳。吾嘗與子張布帆、醉兒、觀漁者，此亦山海譎蕩之偉曠也。子能再從斯游乎？余曰：夫浮家泛宅，攬勝煙波，則余志也。願水瀛山，請竟言之。原豫曰：蒼山勝覽，昔人所志，吾得其四焉。溪甸十步，以雨彼晴，雨喜哉禾，晴歡刈麥。是日旬溪晴雨，馬龍峯缺，迺照一線，投光而浴。時見雙鸞，是日鸞浦夕陽，下關之峽，有月出水。山月已沉，水月故在。是日曉映月珠，夏殊白雲。

山腰一抹不流，不捲樹杪出沒。是曰夏山雲帶。凡皆茲山晦明雲物變態之巧也。子見之不目，駭而心悸乎？余曰：近之矣。願幻形作態，造物尤昏勝于此者。原豫曰：殊冬霖霖，却甸同雲，半山以下，盡皆積雪，瑤樓玉宇，其態萬狀。往：初暘起灼，雪影射人。又時而天風吹花，落于海水，雖人居雪額之下乎，而風氣常煥不寒，卉木植雪嶂之中乎，而葩莖常帶玉屑，以開朱夏。行五六月之間乎，而陰煙皓皚，猶有存者。昔人云：

五岳遊草

卷之七

飛來碧落千年雪，點破蒼山六月寒。又云：玉盤滿盛三伏雪，炎方人在水晶宮。又云：鏤銀屏風十九曲，人家五月開西窓。又云：陰崖猶餘太古雪，白石一化三千殊。又云：千年老雪消不盡，龍湫六月生陰寒。此皆可謂善詠矣。吾子以為奚若？余曰：得之矣。此宇內之絕景也。余居天台，嘗中殊嚼華頂雪，結廬就之。余遊恒岳，亦九日見五臺雪，形于夢寐。余登蛾眉，又盛夏望西域雪山，為之發狂大叫，然皆在萬山之巔，亦或萬里。

之遠。若朱明有雪。家。開西。應見雪。人。得六
 月餉雪。雖有奇觀。弗踰之矣。余生病渴。安得菟
 裘。老是馬。撲爵之。以當仙人掌上露。然。是山
 之溪。巖。磯。島。其名。皆。可。得。聞。乎。予。是。原。豫。又。數
 之。曰。峯。頭。十。八。溪。自。南。而。北。則。有。斜。陽。峯。為。南
 溪。一。馬。耳。峯。為。草。蓆。溪。二。佛。頂。峯。為。莫。殘。溪。三。
 聖。應。峯。為。青。碧。溪。四。馬。龍。峯。為。龍。溪。五。玉。局。峯
 為。綠。玉。溪。六。龍。泉。峯。為。中。谿。七。中。峯。為。飛。溪。八。
 觀。音。峯。為。梅。然。九。應。樂。峯。為。隱。仙。溪。十。雪。人。峯
 五岳游草 卷之七 二

遊鷄足山記

鷄足山。峙賓川境內。山面南。卓立萬山之上。前
 紆三距。後伸一支。若雞足然者。佛弟子大迦葉
 奉金縷衣入定。待彌勒處也。四周多童岡。荒阜
 不近蒼蔚。獨是山松杉鬱盤。雲霞所留。且饒名
 花錦卉。祇園寶刹。都房靜室。亡論製廣狹。無所
 不潔修庭。除良亦娑婆淨土云。余以行部。瀾滄
 渡金沙江。緣山百里。縣東南支入。始入為石鍾
 寺。東數百步。有黑龍潭。水洳。從葑田中流
 出。始寺僧請。謂鼓吹。通。恐風雨。立。辦。余姑試之。
 五岳游草 卷之七 二

故今傳。騶。撞。鉦。撼。山。谷。竟。白。日。為。朗。世。俗。之。神
 其說者。類若是。石鍾。西為西竺庵。西竺後為龍
 華寺。與庵咸有傑閣。翬起。龍華後為大覺。則
 長安僧無心所開山也。無心以送慈宮大藏。至
 遂留錫。茲山。過大覺。則行穿萬松。稍節日影
 作態。陰映可人。又一里為窈窕寺。經稱佛居常
 窈窕。故以名寺。西百步為水月庵。斗室三楹。
 僧用周坐園中。始泥門半月。余倚甕牖。擊磬。聲
 起而問之。曰。用。即。周。三。界。不。用。真。何。處。試。問。你

皆中
人宗
門語

坐關亦還。因坐你遂去而之。聖峰寺覓無心結。跌跏論宗門旨。分禪榻宿焉。時余覓立數從。年十三。與無心語徹夜。恍若有所覩。記者遂請終身持齋素。亦一奇也。晨起無心請轉關中語。余乃自為答曰。竟無關坐我。亦無關坐要用。即不是。不用。仍這箇騎驢去覓驢。覓着無處騎。絲聖峰上。即走山中支板迦葉殿。謁尊者像。山自此純石疊綴。輿者行礮道中。少喘息。前後人膺趾遞相承。以上過堯率庵。架梁石而後。至銅

五岳游草

卷之七

三

佛殿。西出側。還可平。遊華首門。東乃走險上。猢猻梯。余雅習險。竟送梯上。梯無路。僅崖石。磴垂俯。深箐絕。架木梳長。一丈接之。猶非梯也。梯乃石齒齧。其芒上出。蔗利。作劍戟承足。石芒內。齧其半。踵懸外。惟瞰深箐。故可上。而不可下。上亦牽挽。蟲縮而升。里許。方至土主廟。則山之巔也。入廟西北。指則雲間。見麗江雪山。余遂峨嵒望。大雪山在印度萬餘里。然旭有刺雪光。猶彷彿上。余衣袂。此去麗水不千里。乃無

無色。或云。以白石積成。意近之。西指則點蒼。十九峯。雄據不肯為雞足下。洱海蕩瀟其前。東南巒麓參差。如風中濤。咸在杖底。偉哉觀乎。亦足雄南中游矣。循後距。則舍利塔倚廟背。迅雷兩擊。圮之。豈帝釋勅六丁。取舍利去耶。北一里為文殊閣。又二里。經束身峽。流石沒足。拄杖不能留。過石。基盤至伏虎澗。又半里上禮佛臺。下出一洞。風鳴。闌哈呀。入寒甚。捨之去。乃東跨。福瓦。三里而度曹溪。曹溪亦稱漕溪也。水紺碧一

五岳游草

卷之七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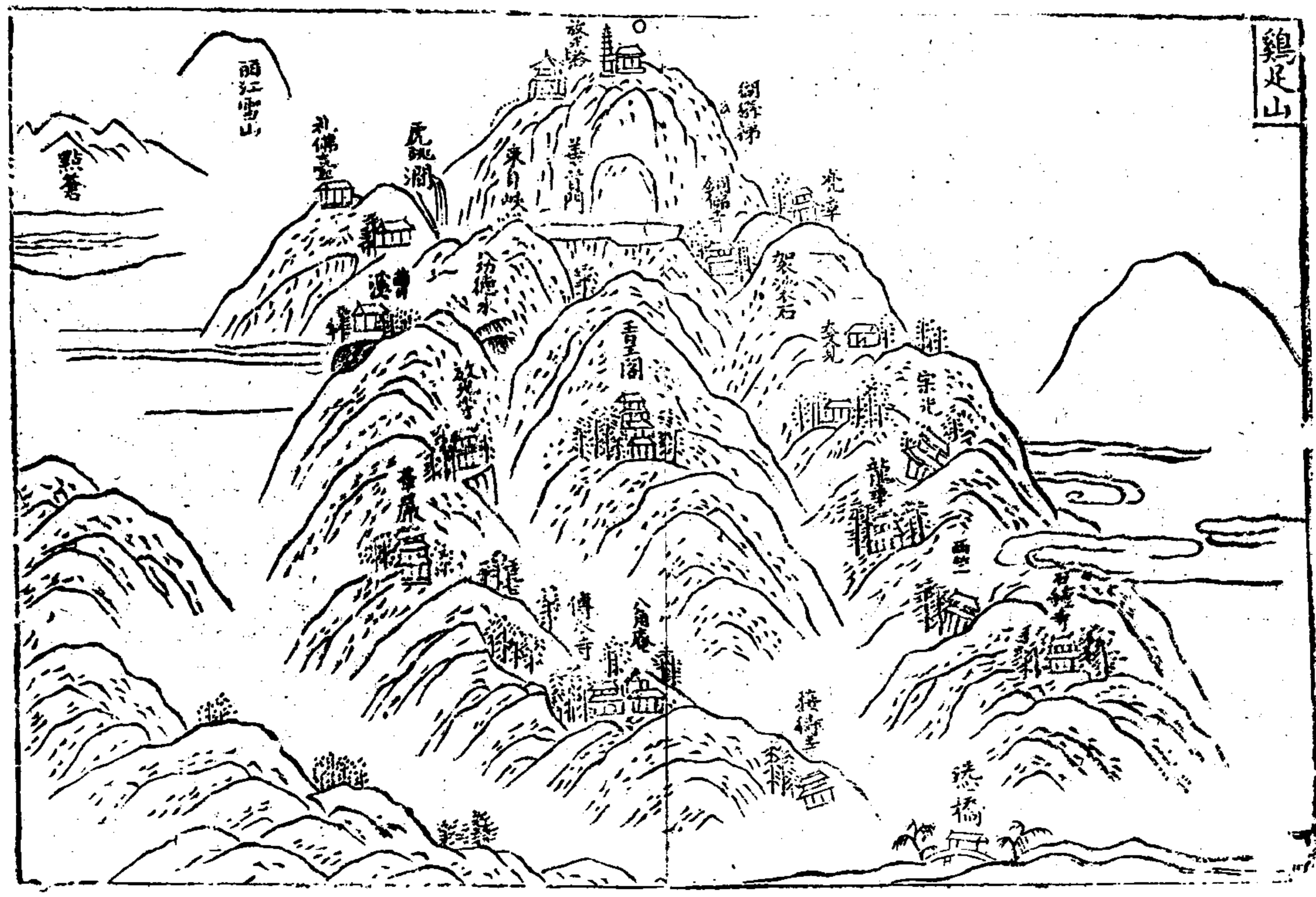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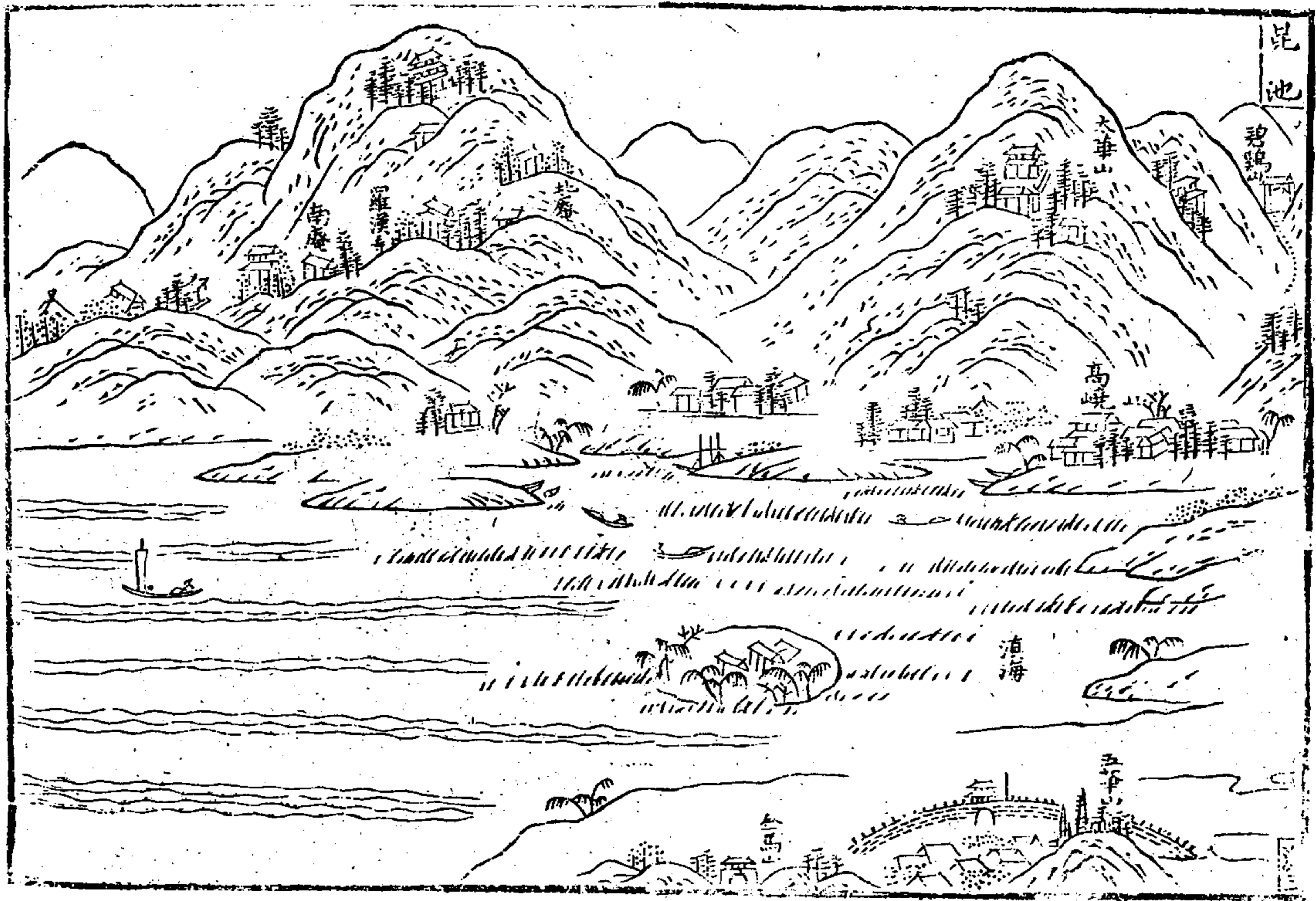
泓日供僧可三千餘眾。又東二里。嘗八功德水。迦葉所卓錫處也。又東二里。而謁華首門。踞山半。石規十丈如半月。而簷外飛雲。迦葉入此安禪。余與無心屈指龍華。尚餘八百八十萬年。因題石上。云。曾記曹溪鉢。朝傳夕棄命。如絲若為雞足衣。獸守空山。八萬期為報佛恩。傳佛印。汰以明心。示信誰解。三生同一瞬。趙州大棒。提在手。虛空粉碎。君知否。棄鉢留衣。總何有。還入銅佛殿。而下十里。轉西南支。入華嚴寺。僧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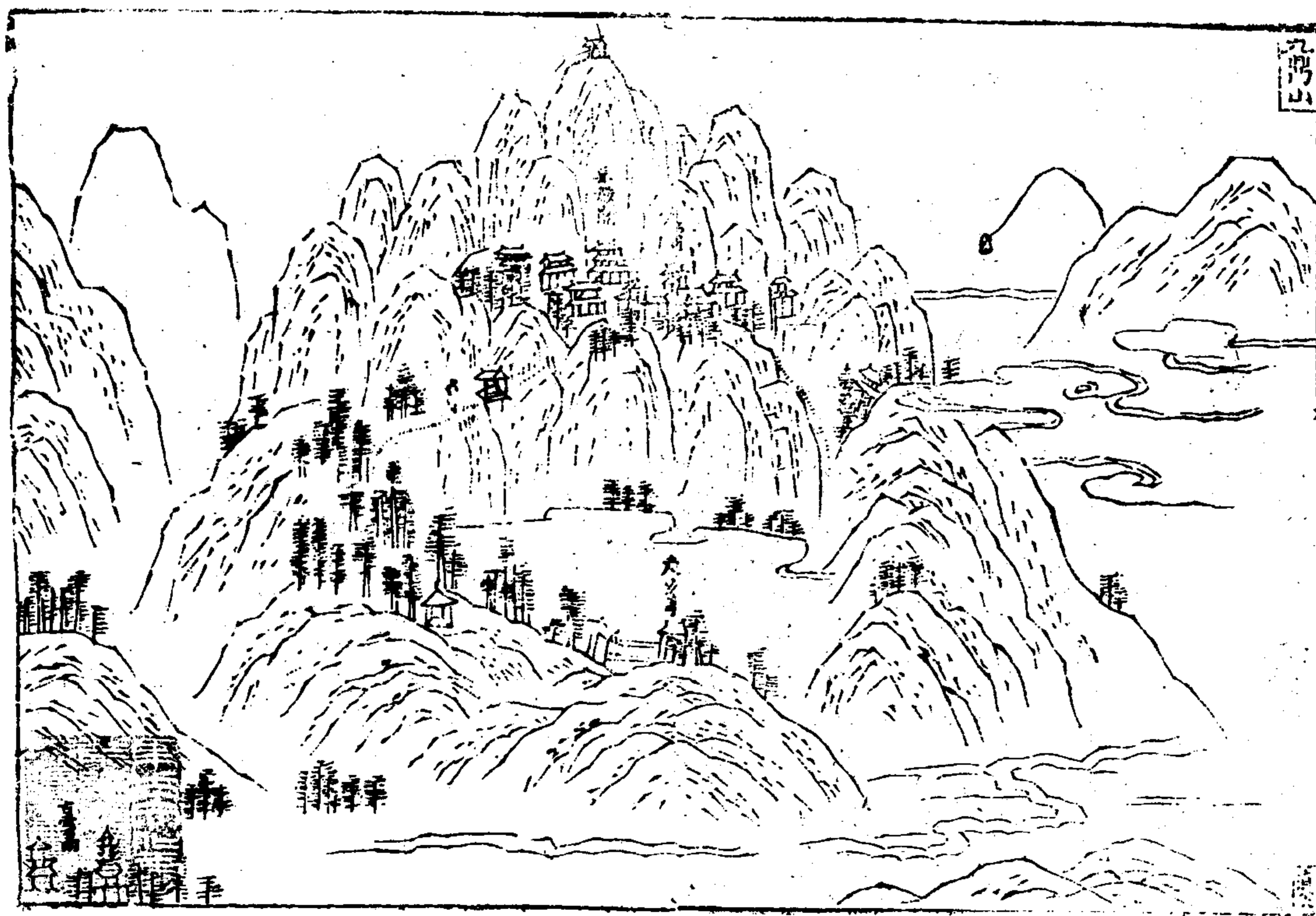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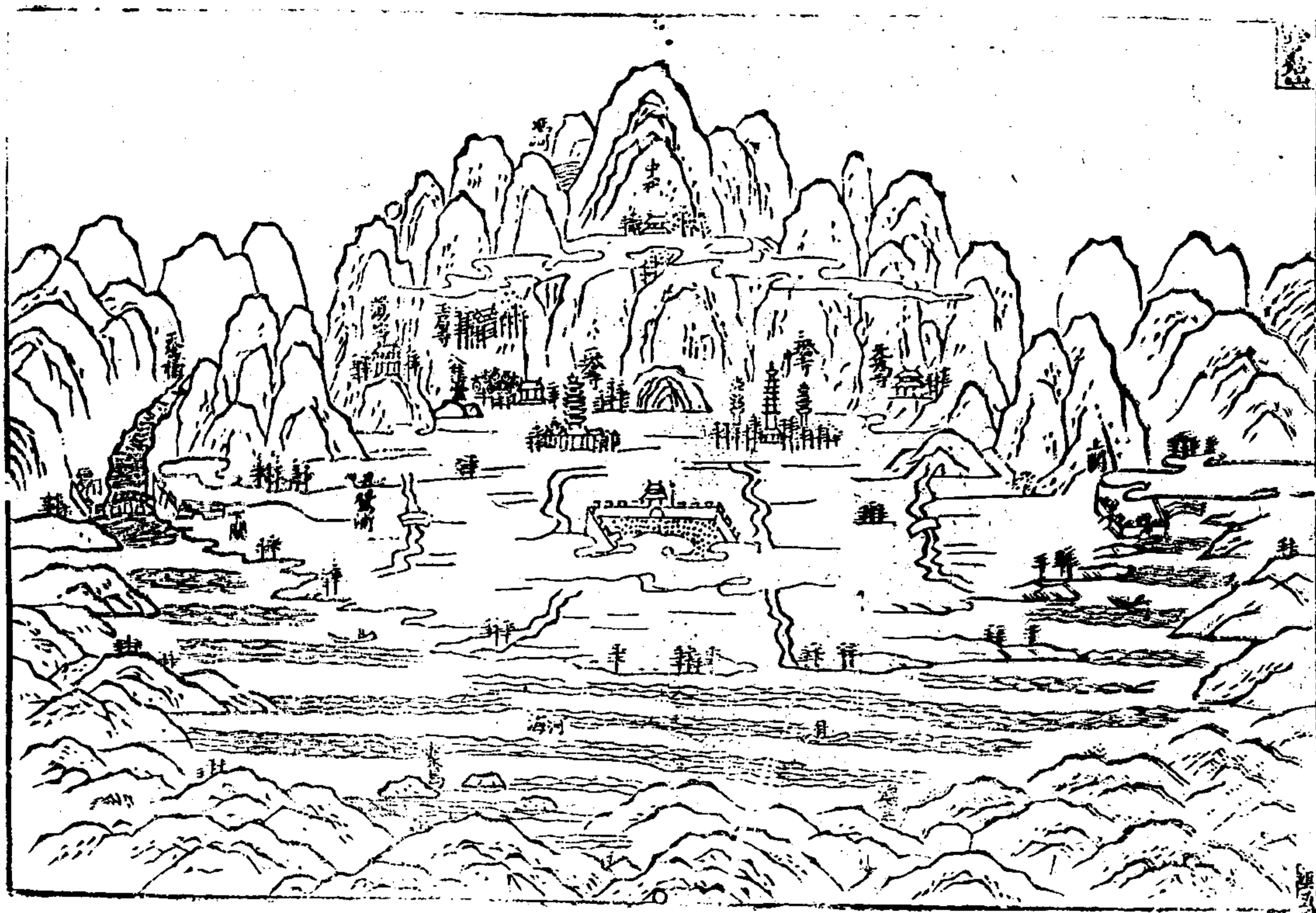
輪方并座轉法華。余問爾天上月乎。水中月乎。指頭月乎。月輪云。人心不比月。比月。香圓。缺。余領之。然余謂法華故。如來最後授記。作佛心印。即聲聞人不得聞。底若一翻。小止觀。令得各持。欄柄以入。後偈謂之曰。諦視指頭月。謾持法華。說。饒是婆心切。應剩鳩摩舌。遂五里下圓信庵。宿八角亭中。用周乃以偈來答。余亦領之。月輪又追至庵。與譚龍華事竟。夕次日復下接待寺。度洗心橋。而抵賓川。自華嚴下山。松陰室翠掩。

五岳游草 卷之七 二十四

雲日者又十餘里。軼大覺路。與行其下。不覺神思之欲飛也。山中寺皆前樓後閣。龍象躡中。僧廬左右列。其僧雖未稱了事。亦皆持齋苦行。不犯戒律。前所稱三僧。又其首出者云。或云迦葉。定雞足山在兩域。此山似之。故說者借以標勝。則余所不敢知。余之遊以辛卯臘望後三日。余滇西滄水使者王士性也。







洛雄壯靈山

王太初先生五岳遊草卷八

章安馮甦再來重輯



岳游下

詩五首

門人陳捷頓首
男承年現珍 仝校

登岱四首

靈符作鎮握天孫，積氣蒼茫縱吐吞。
日出三山離渤海，河流萬里接崑崙。
霞明金闕中峰起，

王太初先生

卷之八

融玄崖半碣存，解道東南天。咫尺誰從匹，練霓

吳門

仙人挾博泰山隅，稜我真形五岳圖。大谷風生

岩壑動，平原勢壓海天孤。驪珠未曉先吐顛，

氣纔臨雨歇，俱遙指齊州烟九點。不知身世在

虛無

斷碑空鎖舊官扉，七十餘君事總非。匣裡已無

金策在，封中豈有白雲飛。青連齊魯嵐烟淨，

作樓臺海日暉。俛仰置身輕一羽，天風颯颯引

征衣

東方列騎擁千羣，共道登壇挹紫氛。夾道兩崖
行逼漢摩空，片石臥分雲。秦松漢柏占人代，貝
闕琳宮灼斗文。奔走萬靈何日了，泰山封罷碧
霞君

登岱宗觀海行

送鄒爾瞻南遊

泰岱山頭一片石，影落滄溟浸空碧。鳥道捫星
十八盤，峭壁回飈四萬尺。鷄鳴赤日升扶桑，日
觀峰高海水黃。祖徕梁父倒地伏，咫尺顛氣摩

王太初先生

卷之八

穿蒼金書玉匣，秋烟裏七十二君呼。不起長劍

裁剗，跨赤縞梁園之客。石城子振衣絕頂，須眉

開吳越，周秦何壯哉。把酒問天，天不語。罡風颯

颯，天門回乘風。歌巖衣，東極化作蜃市成樓臺。

老蛟奔走，駟龍怒珠光吐射。三峰摧夫君揮手，

招八表。明月轉向青天來，蓬瀛明滅不可覩。恍

惚似欲揚塵埃，五松亭亭還舊壘。白雲封中牟，

代改欵刻懸崖紀姓名，恐如山靈泣真宰。君不

見秦碑，昔已斷漢策。今安在，莫凭廖廓駕龜鼉。

四詩
足敵
華山

但指陽島即東海

登太華絕頂四首

西來秋色滿長安。拔地三峰秀可餐。秦晉河山千里迥。殺函風雨二陵寒。劈開地肺留仙掌。刻入雲根護玉棺。欲吸金莖學輕舉。此身先在碧霞端。

鐵鑊垂蘿挂石痕。振衣直欲上天門。削成峭壁三峯出。曲抱洪河一線奔。縹緲罡風連上界。蜿蜒秦嶺走中原。憑君咫尺瞻霄漢。好把雙星手

自捫 五岳游草 卷之八

五岳游草

卷之八

自捫

已。躡丹梯萬仞。橫共傳。蟬鳥此無聲。蒼龍機絕。西風惡。太乙池空曉。月生嶺石飛。泉。壑。壑。懶。雲送雨下山。坪夢中憶。得曾遊處。天上芙蓉十

二城

搔首問天。天不言。踏翻玉女洗頭盆。百盤鳥道魂。應墮五岳名山勢。獨尊嗟吸不須論。帝座等閒已自壓。崑崙性來訝得乾坤小。足底陽生是海門。

李青

太華山

巨靈扶氣母。太素盪元精。突兀百里內。遙見三峯明。屹立五千仞。面面如削成。飛蹙着陰崖。風雨晝夜鳴。黃河渺天末。秦川掌上平。振衣最高頂。恍惚到層城。白帝集群真。駕鶴吹紫笙。遺我九節杖。邀我游太清。吐嗟漢武帝。履險求長生。柰何快一言。甘失衛叔卿。

贈華山玄蘇道者二首

兀坐了無事。似聞人語。嗚白雲。吾舊主青山爾。

五岳游草

卷之八

四

今。遶夢裡雲山。覺後知。赤為希夷。君是誰。夢覺俱陳跡。道遠還非適。白雲亦何心。青山只片石。君去我來能幾時。白雲悠悠無盡期。

與劉元承登華山入自桃林洞因宿玉女

峰冒雨上三峰絕頂

桃源有跡憶天台。曾是劉郎舊到來。欲躡青冥瞻帝座。遙探玉女上雲臺。雙龍風雨。崖邊合二華。芙蓉掌上開。愧我身非霄漢客。誰從飛鳥向蓬萊。

賦得祝融峰

祝融峯高入紫冥。臥看南極老人星。天柱芙蓉
造雙膝。齊州九點烟。熒熒瀟湘如絲。眇天末。欲
盡不盡過洞庭。山頭隱避行。日月山下倏忽。殷
雷霆。元氣淋漓。泣真宰。混茫便若搖滄溟。須臾
三十六峰出。白雲歸去羣山青。午夜星辰大如
斗。天風兩腋吹泠泠。雲海盪胸發大叫。手提斗
酒呼山靈。响嶠鳥跡今安在。麓床灌莽啼鼯猩。
乘風欲覓魏夫人。洞門深鎖雙烟輕。尋真吊古

五岳遊草

卷之八

五

兩不見。獸立孤峰倚翠屏。

大河南北諸游下詩計九首

涿鹿望華陽臺

燕丹懷慷慨。誓欲掃秦氛。惜哉時不遇。枉殺樊
將軍。當其叩關來。孤鳥飛念群。置酒華陽臺。酣
歌日未曛。美人侍清夜。怒馬氣若雲。憐交重離
別。豈圖生死分。丈夫會報仇。刎頸何足云。圖窮
壯士敗。掩袂不堪聞。

業臺臺故魏武
臺王所築

建安
人寄
送格

莽蕩邯鄲道。荒臺日暮雲。雄風披舊烈。匹馬走
秦軍。築此欲西望。業林葭夕曛。自泛平原來。此
意寡不聞。上士躡珠履。下士乘朱轡。粉黛列華
屋。歌鍾日夜喧。譚天與說劍。爭附趙王孫。柰何
邯鄲圍。袖手無一言。毛生處空囊。薛公倚市門。
登臺但拍手。何人一報恩。高臺浸荆棘。賓客去
不存。千秋臺上月。為爾一招魂。

邯鄲道

道有呂翁
黃梁夢祠

五岳遊草

卷之八

六

復前三千恣豪舉。二八競嬋娟。青樓臨廣陌。寶
瑟控朱弦。走狗漫聞鷄。袪服何翩翩。砂礫委黃
金。游俠多少年。獸餘廝養婦。憔悴得人憐。攬勝
今何在。荒城臥野烟。浮華昨日事。陵谷遞相遷。
解道盧生夢。黃梁在枕邊。

銅雀臺

走馬鄴城道。置酒臨高臺。嬋娟既環列。賓客亦
多才。授簡滿四坐。歌舞爭喧嘩。冰井照峨眉。清
光兩徘徊。雄心託毫素。霸氣橫尊罍。白日千秋

晚金棺一夕灰猶然。頤西陵哽咽兒女哀。古瓦磨作硯層臺。變蒿萊况復臺中人。榮華安在哉。

蘓門山

太行何迢迢連岡饒翠積。蛟蛟落蘓門一鑑抱。几席混沌發靈竅。清輝浮素液石池函珠璣。百道漾空碧。上有天游子長嘯倚泉石。適然見鸞鳳高舉遠。矰繳土窟莽依然。知是先生宅。高風邀千載寂歷雲山白。

金谷園

五岳游草 卷之八 七
豈不惜明珠為是傾城獸。能得掌中妍何妨輕十斛。圍以錦步障貯之黃金谷。翔風退後陳清聲。掩絲竹黃泉倘未試。白日猶嫌速世事一朝空。香閨散餘馥不念陌上彈誰憐抱柱哭君今為妾死妾死固應耳。虞姬原上草千秋蘭與芷。

北印

洛陽城裏人北印。泉下客昨日歌舞場。今朝已陳跡。蟬蛸良足憫大椿亦何益。修短同此丘。賢聖更不易死者自冥冥。生者尚藉高明鮮畏。

中

忌乘馬任充。亦試問黃泉人。還應悔時昔。

函谷關

驅車洛城西行。入函谷雄圖控百二。攢峰擁如簇。左挾洪河流。右枕秦山腹。一綫界分陝。連甓落高屋。羸兵怒臨關。六國競竄伏。乘關吐霸氣。海內盡馳服。柰何三戶興不救。二世戮漢家。亟徙都更重。關內族樓船。恥外臣為移北印。麓指點訪遺踪。歷歷猶在目。古來都會地。興廢代反覆。念此亦常事。所乏關尹卜紫氣。杳然收入龍太不復。

五岳游草

卷之八

八

新豐

因念於榆里為築新豐城。大風歌過沛遊子氣。縱橫人言家四海。我乃異生平。老人望鄉并思我。故父兄烟火。徙比鄰雞犬了不蕩美酒。斗十千。社客歡相迎。屠酤與蹴鞠。任意隨所營。落日歸荒徑。春風諳舊荆。區區多仲意。猶自不忘情。

驪山

繡嶺俯山巔。溫泉注山麓。中有華清宮。明珠耀。

佳以作今不致
為轉人類拙

人目翠華臨幸處。鐫鏤窮土水魚龍石上飛。鳧
鴈水中宿。號國未承恩。阿環自休沐。雕宮動千
百。遂作秦車覆。東太有高陵。秦皇在時築。掘地
銅黃泉。鑿隧出深谷。日月照長夜。流影懸壁玉。
漁陽與灞上。生死共戮辱。夜臺尚不扃。離宮更
誰屬。牧羊何人兒。鶴髮他年曲。

馬嵬坡 坡前白石如菽名楊妃
粉可已目擊人競拾之

看花沉香亭。賜浴溫泉津。誓言對牛女。世作連
理身。萬里柰倉皇。六軍齊怒瞋。玉環遂墜地。紅

五岳遊草 卷之八

粉却成塵。曾憶華清遊。姻連號與秦。馬蹄拾珠
翠。羯鼓借陽春。睡起海棠足。馳來荔子新。胡兒
還入直。妃子至均茵。不信良緣盡。看將禍本陳。
胭脂已散絲。羅襪尚生春。千載墳前土。還迷行
路人。

陳思俞招飲太白樓

從君一識濟陽城。把酒相看意氣生。渤海雄風
披大陸。徂徠落日夢長庚。春郊十里青帘影。夜
月千山白玉京。共道登臨咸豈輩。誰凭仙客駕

如風邊宮沈悲
畫景塞出費

長鯨

易水篇 送李山
人君實

君不見黃金古臺環玉壘。東流易水奔滄海。白
衣賓客隨灰塵。山水蒼茫人代改。君家住在易
水頭。我亦曾為易水遊。雪花十月大如手。冰堅
水深咽不流。是時狂呼入燕市。壯風動地浮雲
駛。慷慨將身欲許人。悠悠肝膽向誰是。白眼相
看問酒人。千金買醉不辭貧。胡姬坐上胭脂濕。
紀叟壚頭琥珀新。酌百壺還甯客陸離三尺。

五岳遊草 卷之八

自藏身風塵。瞥見高陽侶。放蕩猶驚燕市春。六
博爭雄氣如虎。酒酣拂拭芙蓉吐。我浩歌君起
舞。舞影長歌聲。苦激羽流商和者。誰與君一夜
成今古。

雲中謠 送徐民部
往大同

東出長安門。西走昌平道。雲中古城旌旆遙。萬
里風塵迷白草。邊方八月飛雪來。鴈群不斷鳴
聲哀。北風撼黃蘆。折邊人捲向月中吹。紫髯
碧眼聲。繚繞霜天吹。徹邊城曉。琵琶不解嫁嬋

結得 似岑 嘉州

濟

走常 延語

娟首荷常持款。腰裏胡越為家。瀚海清總然。無事莫休兵。平涼點虜。唐驕子雁門。太守漢長城。使君駐節雲中陌。下馬還看古疆場。北望玉城。意悄。然憑君何自論。奇畫平原無險任。綿延焦家坪。口層冰堅已信。名王盤款塞。更聞中國重脩邊。

晚過申伯臺

天南地北此孤原。淮水千秋焮古碣。存遠樹煙霞。迷晚翠近城燈。火接黃昏桐花半落。風前路燕。

五言詩草 卷之八

十一

子雙歸雨後村。悵望崑崙高何處。是幾回芳草憶。

焮日登玩花臺。故息夫人臨粧處也。

徒倚荒臺問管粧。西風吹雨過林塘。美人影落。臙脂盡。故壘名垂草木香。帆帶暮鴻淮水近。天連遠塞楚山蒼。停杯不語花愁重。猶似當年意。歌傷。

冬日真陽道中

悲風黃葉落哀思。何翻不振衣。起中庭。明月墜。

漢詩家 二味

我前馬蹶凍欲裂。野火燒不燃。僮僕忍朝饑。歷磴多苦顛行。過塵市莫。經四川驅車日未。息失路何當旋。

早發羅山

暮宿淮水濱。早發羅山陽。山翁理晨炊。起斫陌上桑。鷄鳴古墻頭。啞。聾不揚日出露未晞。老馬走且僵。沾。竊升斗客行殊未央。碩影望霄漢。沉思令人傷。

夜宿繁臺高遠李白杜甫所登。蕭處也。

五言詩草

卷之八

十一

語推 氣壯

欲問當年雁鴛池。千臺秋兔已多時。氣酣日落無人上。地迥雲深有鶴知。長阜經旬橫北渚。大河一去遠東陲。百懷摠付高焮裏。風雨空庭濕桂枝。

過夷門

策馬夷門中。不見里中客。腰下雙吳鉤。秋風生花白。

秋日泌陽道中

一雨衝輿過山風兩腋輕林深翠欲滴灘沒漲
還平鴈影當空落鍾聲出谷清青天吃不動新
月為誰明

與尤子輝宿賢隱寺

步入虛堂翠歌微松濤萬壑感巖扉平蕪過雨
新於沐絕巘孤雲去若飛稚子牽蘿携酒至山
僧戴月荷鋤歸陶然一醉知何往天地吾廬此
息機

山間風雨坐來收境入禪房草樹幽款識浮生

五岳遊草

卷之八

七

歸淨土綠知吾道在滄洲煙林漠漠前溪暮石
髓冷古洞殊相對夜床無一語偷然月色下
西樓

秋夜再泊朱仙鎮

秋風點客衣暮煙一道野燐飛怒濤起處
河流急疑是將軍血戰歸

雪後憶劉子玄紫芝樓

劉郎愛入天台路萬樹桃花百尺梁雪霽樓開
青嶂裏月明大吹白雲倚擊壺不問生涯晚抱

膝誰論歲月長屋下紫芝今幾許吏情真自負
滄浪

憶遊中泉寄劉司徒

春還草色滿江關鳩杖輶車此日閒攬鏡未妨
添白髮出門但得近青山月明洲渚空堪島風
靜簾櫳挹翠鬟樓閣中天良夜永共傳福地在
人間

五月夫渠遠澗芳鵝鵲兩傍仙航滄波款頁
玄真子紫髮先歸綠野堂檻拂泉聲新雨霽樓

五岳遊草

卷之八

十四

開樹色遠山蒼江花江草年心事坐客無勞典
驢驢

清泉碧石夏雲涼白葛烏紗興欲狂谷口飛花
泥馬足波心斜月上魚梁棹回煙嶼孤帆近蕩

倚晴霄五岳長為道山公無一事可能重醉習
池傍

北印寒食郊行見醮丘隴者

白楊蕭蕭晚風急陌頭細雨花枝濕人不抱甕
上新墳牛羊下隴禽鳥集楮灰滿空飛佐雲隴

風調
蕭曠

秋風

觀朝霞
生自美

如聞
山語

幽
生

底長眠杳不聞今年持觴滴爾土去年相將爾
為主有酒不飲少年場黃公壚頭空斷腸不見
海東塵君還過北印

秋日過申陽北門一僧拳鬚持鉢立異而

訪之僧倏然去偶持梁諸子詩有孔叟
等四城門倡和因續之

東城門 病

百骸緣假設疾疢易相隨嚴霜飄素煉草木日
夜萎丁寧顧妻子悔悟方自茲水落洲渚見嘆

王岳游草
息此何遲

卷之六

五

南城門 老

百季如轉轂六龍無停奔體頭上霜日夕近
泉門僵蠶不出繭敗葉歸其根造物固非我誰
為駐精魂

西城門 死

白日耀晴景萬靈被光輝一夕游岱宗千載辭
朝晡孰是鬼伯促草腐流螢飛犯形終必毀神
理自無違

絕妙
化字

名理
之言
得而
方聖
人之
存之

北城門 沙門

貝葉幾千卷西來祇樹園乾坤視啟閉生死何
足論醯鷄不離說未識天地尊誰問維摩疾重
開不二門

王岳游草

卷之六

十六

王太初先生五岳遊草卷九

章安馮甦再來重輯

門人陳捷頤 侯
男永年 硯珍 今校

○吳淞下

詩三十六首

天台則川越王臺成越山
川緣淞吳而作故繫之吳

夜下剡川

浮生輕一葉，淞踪固無定。朝發天姥岑，暮投石門徑。四山收暝色，野火落漁磴。回飈亂浮雲，一

五岳遊草

卷之九

乙

雨生晚，聽散髮倒玉壺。沉醉殊未醒，何自醒餘醒。冷然有清磬，攬衣杖前策。淬此五岳興，不甘作臥遊。吾具差濟勝。

越王臺

飛樓跨千尺，百雉明朝霞。殷走馬岡，知是越王家。扁舟人已遠，五湖煙雨賒。遂令霸圖寢，孤城白日斜。翠巘通秦望，清溪隘若耶。山水歌歸然，誰為憶豪華。不見當時女，春風自浣紗。

西湖

十載西湖別，疏花憶故蹊。相逢一携手，草色正萋萋。藉草尋芳徑，飛花逐馬蹄。春風三月暮，綠暗畫橋西。放鶴未孤興，浮槎出大隄。水雲三萬斛，人在鏡中迷。一雨催歸棹，湖光日暮低。山公猶未醉，解聽白銅鞮。

嘉禾煙雨樓

理棹入南湖，孤帆向空沒。高樓起浮嶼，差可望。溟渤吳山百餘里，天際渺一髮。何當名斯樓，煙雨莽超忽。我行暝煙收，因之美明月。菰蘆拍岸

五岳遊草

卷之九

二

長叢林間清越，倒影逐流光。深夜籬柵，臨湖扉半掩。萬籟靜不發，對此神逾清。徘徊興靡竭。

虎丘

生時淬寶劍，宛後銅重泉。金銀列沈沼，水犀甲三千。椎圖帳何在，白虎臥塚前。塚上插浮圖，攀撩捫青天。高標礙日月，鳥道埋雲煙。突兀造化手，迅颺巢其巔。俯身上，頭一氣下茫然。平林莽如織，燈火萬家連。遙指姑蘇臺，麋鹿游當年。誰令石室空，秣馬去不還。興亡等灰滅，荒塚使

風流

嘉禾

人憐

慧山第二泉

昔人閒抱甕道遙。慧山前自飲中冷水。云此第一泉。青山隔世代。白日響潺湲。石抱太古色。流窮無盡年。冷。物。絀。碧。沉。滄。落。九。天。恍。惚。藐。姑。射。神。漢。渚。瓊。田。澆。我。萬。斛。塵。天。風。兩。腋。旋。嗟。嗟。此。處。士。高。韻。古。今。傳。

金山

金山一拳石。杳然天宇涵。朱甍連萬瓦。梵宇俯

許詞

澄潭海月開。夕霏天風散。朝嵐長江咫尺地。天

與隔東南。水府森莫測。驪頰誰許探。若為拾金

人。驟至。落石函。卜築嵌空竇。猶然坐瞿曇。回首

挹浮圖。貝葉聲。詢。真境不再得。何時早投簪

回光坐水觀。彌勒好同龕。

牛首山

王氣趨鍾陵。群山多內奔。牛首不受制。律萃自
南。毛。三。山。擲。雲。表。雙。闕。象。天。門。怪。石。怒。層。巒。儼
若。虎。豹。蹲。松。杉。夾。飛。磴。下。有。百。尺。根。行。躡。其

巔。白。雲。封。朝。昏。浮。圖。振。鳴。鐸。倒。影。懸。朱。幡。鬱。此

選。佛。場。辟。支。象。可。捫。時。有。五。色。光。云。是。舍。利。存。

老。僧。今。半。榻。掃。石。焚。芸。蓀。四。望。坐。積。水。明。月。照。

遠。邨。青。翠。心。詩。脾。倏。然。遠。世。誼。擾。斗。室。者。何。

如。蠶。處。禪。

燕子磯

燕子磯頭月天涵。一鏡空維舟。迷故渚。影落冰

壺中。疾風吹浪起。清夜雨濛濛。偶來越。踈林颯

颯。如。斷。蓬。穿。岬。隱。洞。穴。劈。畫。疑。神。功。亦。似。海。蜃。

五岳游草

結飛來。住空同。釀酒臨大江。宛然對隋宮。一片

揚州樹。傷心故苑空。

采石

疊嶂若雲屯。層樓滿江皋。浮煙落天門。千里翻

波濤。伊昔李青蓮。輕舟汎官袍。扣舷欲無人對

月。成吾曹。斗酒自淋漓。眼花興益豪。騎鯨去不

返。海濶。天宇高。茫茫。此碧落。百代沈風騷。醉君

一杯酒。江水日滔滔。

謝家青山

昔在宣城守青山屬謝君青蓮有居士投老欲
為群太守三畝宅居士三尺墳精靈自來往賢
達垂令聞歲久塚宅改田父紛耕耘斷碑臥荒
草彷彿留空文悠悠千載間誰與續清芬欲語
無人會青山有白雲

白岳東天門

東南有名岳沿流探其勝丹崖挹曉氛紫霞落
飛磴海天一望平松濤逗清聽行上天門一
竇開石徑忽然見樓臺金碧相緯經樓高不知

五岳遊草

卷之九

五

暑雲歸常晝暝縹緲樓中人焚香擊清磬誦
讀黃老適與雅意稱

羅漢洞

大壑渾無底青山到處逢連岡抱曲間片石削
芙蓉月冷時窺虎雲深尚蟄龍洞門落日懸
浦間清鐘束炬達藍渡百里藏仙踪欲問桃花
津仙源杳無從惟餘澗下水遲日照溶

太素宮

玄天分紫氣貝闕禮金容後枕玉屏山前擁香

爐峰長風吹不散時有白雲封杖策景高頂揮
手招仙踪煙輪若西墮導引雙飛龍顧影忽復
失天路邀難從去欲何之留此巢雲松

五老峯

真宰無終秘靈山開左掖石池函玉髓顛崖倚
千尺寒雨書常飛明星夜可摘仙鹿不再至空
洞掛絕壁何來五老人蛇骨化茲石我愛坐其
麓把酒酌空碧天風下瑤臺吹我雙鳧鳥遙向
黃山去一片浮雲白

五岳遊草

卷之九

六

釣臺

推篷開曉霧煙雲四顧收長江抱壘嶂懸崖俯
中流山奇水亦絕萬木垂清幽伊昔嚴先生于
焉披羊裘垂綸有深意世事非吾求青天釣明
月滄波隨白鷗不知有天子焉論公與侯疑然
漢九鼎詫謂一絲留千絲方謝鄰清風兩悠悠

歸天台

一萬八千丈白日行為斜群山若騰埒孤標隱
矚矚彷彿天中垂一朵青蓮華四望周千里莽

蒼瀛海涯山高風亦烈草木春無花四時祇煙
雲晨夕呈天葩東南無復朕咫尺有吾家還來
臥此山煑石餐艸霞

西湖放鶴亭

放鶴亭前月上時逋仙深恠鶴歸遲鶴歸夢斷
梅花白影落寒塘君未知

五春江行見金山雪霽

千里淒淒一望平芙蓉挿漢曉鐘清長江日抱
龍蛇影大壑天空鳥雀聲白雪乍消楊子渡春

五岳詩草 卷之九

風已過石頭城向平未遂名山願肯把屠蘓讓
後生

賦得大江行

送圭叔之南水部即時中叔
中浮光余亦請告將歸海上

大江西來六千里驚濤射日長風駛金山倒攢
海門開玉堞平臨浪花起結綺涵虛事已空皇
州春色逐征蓬六朝事業寒煙裏一統河山化
日中漢家習戰昆朋水舳艫橫蔽江之埃旌旆
書拂石城飛鯨鯁夕泛滄溟徙共看巨艦駕黃
龍亦有輕舠貢白雉江上千艘為君使尚書之

郎古虞氏君才本是濟川舟握籌五月下揚州
何遜暫教為水部青山綠水恣行遊采石磯空
明月夜雨花臺迥晚風林轉憶和歌燕市曲只
今離別楚江頭吳越山川梁苑客萋萋芳草隔
汀洲龍江關南海天碧龍江關北淮雲愁一水
盈雙鯉香大江上下日悠悠

金陵懷古

龍盤虎踞石頭橫百二雄圖控帝城自識東南
多王氣謾論西北摠神京長江天作三吳壑衰

五岳詩草 卷之九

草煙迷六代營歷盡廢興還白下海門斜日暮
潮生

江左偏安昔未收披襟此日羨皇州九衢閣道

瞻華蓋千里江濤擁上游神策旌旗新氣象離
宮月露舊風流青山不管興亡恨誰攬浮雲吊

古丘

白下與湯奉常義仍集家弟圭叔宅有作

燕寄朱考功汝虞

燕寄朱考功汝虞

燕子磯頭採白蘋軒裳麋鹿偶相親蓬萊咫尺

三珠樹。天地。蘧廬。一酒人。拂塵。青山。樹客。恨披襟。白眼。傲風塵。長江不盡。滔。意。怒。付。長安。麴孽春。

王將軍園亭在駐驛山

巖獵南山日。欲曛。灞陵。誰識。獲將軍。卜居。猶帶風雲色。投老。應隨。鹿豕。羣。鑿石。巢室。懸鳥道。披煙種。玉長龍。文匣中。剩得。青萍在。夜雨。啾啾耳畔聞。

再宿王將軍石室

五岳遊草 卷之九

蕪。綠。網。緼。宿。野。烟。江。南。五。月。半。晴。天。雙。燕。子。逢。人。語。引。潯。新。離。掠。水。邊。

種。竹。移。花。欲。滿。庭。高。齋。雨。過。萬。山。青。恠。來。無。事。銷。長。日。起。向。松。根。斲。茯苓。

翠。額。岩。堯。戶。不。扃。竹。林。深。處。有。孤。亭。午。風。吹。夢。人。初。醒。一。卷。床。頭。相。鶴。經。

高。樓。隱。隱。白。雲。間。半。落。寒。流。半。枕。山。樓。上。輕。盈。聞。笑。語。激。風。吹。動。綠。雲。鬟。

除夕舟泊吳閶門寄懷王承父伯仲

十載風塵憶路難。無端裘馬又長安。青山眼底無招隱。白首江干有伐檀。麋鹿荒臺春色近。烟霞短棹客衣單。與誰共作河梁別。虎阜鸞湖酒欲闌。

春日過吳門留別周公瑕王百穀張伯起

幼干諸君

折梅此地又逢君。解纜相看日欲曛。歲酒釀來澆客憤。德星聚處動天文。五湖春色烟中滿。半夜鐘聲夢裏分。行盡江南芳草綠。王孫幾度憶離群。

五岳遊草 卷之九

錫山人日別陳穉登余故因其父光州君而交穉登

十載神遊倘夙緣。五湖棹倚僅經年。重來吳市逢人日。共枕龍山第。二泉尊向紀群開。北海劍分淮汝隔。中天相思幾度浮。光草淚落春風玉樹前。

陳從訓茅平仲二山人飲余京口舟中語

次有懷張助父綠波樓

江上相逢意若何。停雲縹緲暮愁多。匣中雙劍
稱神物。河畔三星動客槎。北固青還春草長。廣
陵白擁夜濤過。臨流共作天中想。千里高樓起
綠波。

賦得紫霄崖

紫霄崖頭天欲傾。半空晴雨翳雲坪。古洞谿
絕壁橫陰崖。鬼斧刻玉屏。下有十二芙蓉城。飛
泉千尺下深泓。夜半床頭風雨鳴。起向山中騎
鹿行。偃伏獅象走鼉鼉。瓊樓貝闕紛相迎。東方

五岳游草

卷之九

十一

華。綵霞生。忽聽吹入步虛聲。恍爾群真朝上
清寶幢。絳節翠霓旌。五老三妙集玉京。羽人之
子調碧笙。玄鶴朝唳猿夜驚。千山月色如畫明。
溪澗屈曲花盈。榔梅節影夢未成。安得便翕
遺世情。留黃白石餐青精。俯身千仞一羽輕。咄
嗟置身一羽輕。柰何海外尋蓬瀛。

贈黃說仲游雲間

三山浮海外。五岳轟天表。蟪蛄足消游道一
何眇。黃生意氣凌秋空。大江南北多行蹤。詩魔

似淡
金葉

酒德技兩絕。青山綠水思無窮。即今百錢挂杖
後。芒鞋又向雲間走。我游五岳兩未周。向平婚
嫁徒掩口。逝鞭巨石駕鼉鼉。眼底蓬瀛亦何有。
腰懸寶劍多龍文。持以贈君。不聞請君為我
循東嶽折簡。先馳滄海君。

廣陵曲

維揚大業多陳跡。木蘭庭上燈花夕。六宮齊唱
柳枝詞。天子綠思廣陵陌。廣陵鉅麗足芳年。解
道征遼亦偶然。夾堤楊柳三千曲。近水樓臺十

五岳游草

卷之九

十二

萬塵回廊。複道雲間度。繡稅金鋪。月下懸瓊宮。
射日聯珠箔。寶幄迎風落。翠鈿千門。萬戶春光
滿。白日誤入迷神仙。嵩塢花香迎鳳輦。崑崙黛
色照冰筵。御女樓前車思巧。司花掌上舞衣翩。
魂夢到來。渾作崇嬌娥。不枕詎成眠。寵深可柰
蕭娘妬。望斷迷樓柱。上篇無復見。君徒自盡不
留。儂住也。須還憶在東京。西苑裏。院。笙歌沸
人耳。月明闔闔開宮門。夜靜蓬萊浮海水。竭來
畫舫聞嬋娟。遮莫春風醉桃李。無端一曲望江

綺麗
之極
轉成
博雅
與通
官

辭異
曲同

南龍舟更向維揚市朱旂羽葆雜如雲錦纜牙
橋疾於駛宮中血染去時輪道陌鬼哭誰家子
矮民頸刃一朝寒司馬伏兵中夜起惡梅好李
豈忘情滄海桑田故應爾水殿樓船事已非黃
昏古道客行稀誰堪再說迷樓事一望荒臺淚
滿衣

泊瓜州一夕大風望廣陵城不至

白日忽西匿玄雲誰與期晨昏倏變易百年故
如斯憶昨發天台層冰滿江湄今來渡揚子春

五岳遊草 卷之九 十三

風柳如絲狂風一夜起驚濤拍千里金焦擁拳
石長江蕪無淚江頭春色逐揚州揚子江波日
夜流誰能騎鶴還來此銷盡年華認白頭

○越游下 詩共四 十首

泊郵江

錦纜牙橋江上舟採菱歌斷兩初收白雲半掩
林鼻色紅葉全驚海國秋霜落魚龍游淺渚月
明鷗鷺起芳洲客懷澹蕩隨流水不共蘆花相
對愁

登雪竇寺 有伏虎禪師坐藤龕制毒龍

于隱潭中

丹楓霜染舊珠林夢斷青山問古今落日塔除
留虎跡高峽風雨聽龍吟烟籠古碣中峰近石
挂飛泉大壑深一自龕藤人去後幾回山月照
禪心

余公子招飲湖庄賦謝

香風簾捲大堤長公子南樓興欲狂青草兩崖
秋水濶碧天千頃夜雲涼芳洲好與題鸚鵡寶

五岳遊草 卷之九 十四

花傍 九日候濤山望海 幄無勞典鸚鵡家是主人能愛客清尊共倒菊

九日候濤山望海

鴻雁江湖心高臺此日一登臨天迴南斗
星辰近水落寒濤渤海深把酒暫逃蘭社會凭
樓試作越鄉吟長風吹入蛟門島蜃氣蒼茫湧
萬尋

禹穴

明德誰埋宛委銘斷螯立極跨滄溟指揮嶽瀆

鴻蒙割旂轉乾坤巨壑停王帛愁山來萬國金
書滄水護群靈聖神事業天同遠暮雨空陵石
作高

過樵夫亭

樵夫死 草除難
鳥湖龍去未應還敢謂鳥號尚可攀
石有心甘楚澤采薇無路覓商山
一言大義明霄漢萬死餘生直草菅
姓字不傳塵跡在至今俎豆出人間

兩登巾山雨憇景高亭

五岳游草

卷之九

十五

夢裡懷人若有神斷碑荒草一時新
孤亭地擁雙峰起絕壑天開萬井春
棹倚浪花來曲岸樓迴烟樹落平津
江風江雨應無限為爾徐鄉醉上塵

桃源行

君不見劉阮相將出洞天洞門轉盼埋蒼烟
花開花落誰為主寥落壺天幾歲年
我亦天台採芝客來往青山訪陳跡
萬樹天荒隔綵霞鬢仙娥落空碧
記得津迷採藥郎桃花流水偶相

物產
佳境

望隱三胡麻來石髓雙玉女下天香雲鬢翠
黛流蘊帳伉儷不殊人世狀儂家雞犬日月賒
七日滄桑何滢蕩塵心忽自憶人間一別仙源
遂不還白石蒼苔翳舊路瓊樓玉宇掩重關狐
鬼為家葬荆棘煙霧茫茫招不得鑿石誅節發
隱淪我與山川生氣色古陌無津不記春敢希
邂逅望仙塵但將指點漁郎道弗使桃花解咲
人

上華頂

五岳游草

卷之九

十六

群山培樓列兇孫萬八峰頭此獨尊咫尺一
噓通帝座東南半壁擁天門仙家雞犬雲間宿
人世烟霞杖底捫王室金庭何處是等閒拔地有
崑崙

宿石梁

獨跨幽崖劃鬼工何來神物蛻崆峒轉疑白日
填鳥鵲忽謾青天駕彩虹飛瀑倒垂雙澗合
濤怒起萬山空西樓月色終宵在風雨無端滿
梵宮

游仙岩謂文信國諸公像

雞鳴犬吠白雲中共指三山有跡通縹緲層樓
疑海氣控龍一竅倚天風長安日落孤航杳故
國寬招大澤空天為羣公留勝槩登高極目恨
無窮

蓋竹歌

送王西之先生
解綬還赤城

君不見字內洞天三十六玄都仙伯紛相逐乾
坤溟滓初判時巨靈攫取私南服玉京委羽不
足奇亦有蓋竹台南歸香爐峰高玄鶴舞天門

五岳遊草

卷之九

踏狹罡風吹洞天日月無終始誰其治者商立
子忽逢大塊飛劫灰謫向人間作仙史乞得天
孫雲錦章來時挾之下大荒寶光不滅俗緣淺
一入長安鬢已蒼黃金臺下春風改滄桑幾變
仙長在五斗何煩役世塵扁舟却自還東海鄉
里小兒誇錦衣誰為我貴知者稀胡麻可飭水
可飲白雲洞裏遲君歸我聞此洞多素書葛洪
謂是神仙居他年若返雲中駕七夕相招幸待
余

秀色可食
是金
函石
室中
物

元夕宿精進寺

淡雲疎雨晚風晴吹入人間不夜城僧寺獨餘
松際月洞簫聲裡萬山明

閉目攢眉夢裡禪蒼松翠竹自悠然眼前空有
天台路誰記靈山識普賢

小橋流水隔溪東日暮疎鐘度嶺風入定不驚
泉底石談經時起鉢中龍

半壁懸崖海上村烟埋古佛繡苔痕僧持貝葉
歸何處虎守齋壇鶴守門

五岳遊草

卷之九

黃上仲請書委羽洞

自挾青藜下洞天鶴歸仙去幾多年津迷谷口
無驚犬石挂苔痕有暝烟海氣遠送瑤島上霞
標高與赤城連玉孫歲暮歸來晚為我長吟桂
樹篇

登金鰲山

宋高宗文信國
俱航海至此

巨鰲不戴蓬瀛去獸向江門枕濁流曲磴眠雲
芳草濕洪濤浴日曙光浮山城埤堦黃沙磧水
國蕪葭白露凝極目西風傷往事誰家君相屢

維舟

華頂太白堂觴別王承父山人是天台萬

八千丈處時朗陵劉孟玉在坐

天台十月行人絕萬八峯頭早飛雪寒江水落

木葉波烟樹山互明滅雪花忽散晴峰迴滄

海蓬萊掌上開方平拄杖正絕倒崑崙先生騎

鶴來時正與劉郎值雙娥洞口遙相伺萬樹

桃花迷舊谿祇今尋源不復記崑崙有路通天

台石梁橋畔掃蒼苔四山暝色收發齒雙澗鳴

五岳游草 卷之九 十九

泉落酒杯酒酣耳熱余歌起笑指蒼蒼胡乃爾

只有天台兩片雲來往青山作知己故起高齋

傍太白與雲今作石上客深山麋鹿耐為群永

夜星辰坐堪摘君來約我在新煉風雨長江苦

滯留十載神游徒夢境一朝勝覽足玄菟我今

辭君還去留此青山為君署他年牢臥此山

頭山靈有約仍邀女

惡溪道上聽猿聲 惡溪不可涉流水亦何心石觸雲根出澗迴

窟深繁霜沙際白落月渡頭陰轉憶巴巫道青

猿兩岬吟

行至花濤雨宿旅店中因憶王承父劉孟

玉已在天台山案高處

乍雨和烟暝青山對面遙荒村無吠犬落日有

歸橈荷鋪來金額吹笙過石橋一枝霄漢隔還

與借焦鶴

菴源道上別甘使君應溥

二月天桃花滿都天鷄吟喔臨長衢洞門海日

五岳游草 卷之九 廿

照方樹錦江綠水明城隅東皇忽報風雨妬一

春花事隨泥塗君侯此日飭歸騎滿堂惜別辜

征惟吐嗟王郎眼雙白起舞花前倒玉卮甘使

君我欲為君歌此辭大塊茫：孰控持雌黃好

醜任爾為豐城紫氣埋獄底神物會合隨所之

甘使君與君折取雙花枝花間蝶夢曾醒否古

今旦暮亦何有眼底浮華幾變更赤膽如拳向

誰剖腰懸三尺光陸離直取長鯨佐君酒甘使

君把酒勸君：莫辭衆人皆醉胡爾醒明日陰

晴君自知

入歡輿懷碩處士歡故居

混跡學樵漁。逃名不著書。誰添高士傳。我憶昔
人居華表無歸鶴。清溪有故墟。千秋橋上月。留
影照蘆廬。

詠明岩 壽鄧翁

寒崖負石向明開。上有仙人馬跡來。口吸洪泉
飛百尺。手持瑤艸下三台。匣中赤簡魚貪蠹。洞
裏青精鳥浪猜。君憶何年曾駐此。與君一捧紫

霞杯

七月三日過盤山

盤龍頂上挹流霞。水抱沙迴石磴賒。竹葉滿山
殊色淨。槐陰墮地夕陽斜。行依絕壑饒雲氣。醉
倚高峰眺月華。不為乾坤憐勝槩。更從何地覓
吾家。

過石門

大壑懸崖起。蟄龍石門橫。斷海天蹤日。高潭影
空。中落雨過。苔痕石上封。峭壁重。開錦繡。連

山片。插芙蓉。塵心洗向溪頭淨。側耳西風聽
梵鐘。

宿靈岩寺

偶隨麋鹿度河橋。欵上丹梯石徑遙。一柱撼空
盤地軸。四山排闥列霞標。嵐烟半在。前溪雨曙
色。平分大海潮。幾向岩阿裁薜荔。好凭玉女自
吹簫。

舟次海口

薰葭秋水木蘭橈。挾客來觀海上潮。萬里蒼茫

五岳游草

卷之九

三

空碧落三山。縹緲接青霄。西風木落。驚帆影南
極。星明射斗杓。目斷扶桑天外盡。何煩鞭石駕
危橋。

七夕宿江心寺

巨鰲忽斷雙龍起。屹立寒濤薄太清。滄海無津
烟嶼遠。青天不動暮潮平。星槎此夕通銀漢。月
色千山滿。王京燈火城南繞。咫尺恍疑身世隔
蓬瀛。

同潘明府去華何山人貞父登玉甌峰是

夕宿洞中觀海上出日洞一名玉虹
 玉渚流虹雲氣杳金莖飛雪露光寒峰頭怪石
 多人立直上乘風跨紫鸞
 灑氣淋漓接素秋露冷月白水光浮烟銷渤海
 三十島石攤瑤天十二樓
 翠岫黃雲臥野蒿石城樓閣倚天高長風破浪
 來殊色白日行空駕海濤
 洞口垂蘿不記春蒼前飛瀑下平津石門流水
 漁郎遠羸得青山好避秦

五岳游草 卷之九 三三

鴈山雜詠八首

老僧岩

苔衣深沒脛一定不知年
 後君問息機茫無始前

石梁洞

躡空渾無地凌虛別有天
 誰能身似鶴縱步入蒼煙

靈峰洞

金莖落沆瀣疊嶂蹲虎豹
 何物阿羅漢鑿開渾

沁竅

龍鼻滴

神物愛名山息此暫嗟氣
 那為造物妬一蛻飛不忒

玉女峰

名花饒寶髻青衿動天風
 空山誰是伴瀟灑自為容

剪刀峯

天孫重私巧剪綵落雲標
 粧成錦世界遺此雙剪刀

五岳游草 卷之九 三四

天柱峯

翠律轟霄漢萬仞惟一楹
 孤高豈徒然天不東南傾

瀑布泉

列騎隨飛輦長虹下急湍
 微風洒襟裾六月鬢毛寒

王太初先生五岳遊草卷十

章安馮甦再來重輯

男永年現珍
姪尹年萊友
分校

蜀游下

詩二十三首

五丈原

漢相北出師魏軍受巾幘本畏頓茲原為言安
市陌屯田雜渭濱兵農兩安宅圖謀已萬全恢

五岳游草

卷之十

復無遺策將星忽無光化作營前石死者已旋
旆生者尚奪魄天意不祐漢忠良腕空扼興劉
與帝魏往事俱陳跡窳冥登古原黯黯土花碧

連雲棧

壯上登散關南行出褒谷連雲八百里顛崖架
高木鑿石布山阿採找倚岩腹閣道間偏橋詰
屈如轉轂馬蹄飽峻嶒與卒競擁簇黑白俯二
江狂流撼飛瀑猿狙隨我啼虎豹夾道伏寒谷
少人烟十里兩茅屋誰為鑿此險世代共馳逐

王太初先生五岳遊草 卷一〇

行過陳倉山僧指其麓秦茲開蜀道漢茲逐
秦鹿石牛今不歸故道尚可覆雄關與敗壘零
落隨草太感此欲凄然夜入松林宿

谷口

盤谷亘千里南北連褒斜龍江噴珠玉鳥道錯
紛訝怪石展青嶂飛閣饒紫霞行過七盤盡隱
約見三巴秋色正西來種小收天葩釣臺尚歸
然平陸餘桑麻問之云鄭谷舊是子真家躬耕
谷口田潛德擬龍蛇移得渭川石不數青門瓜

五岳游草

卷之十

遺踪帳何在室遠人已遐清聲留百代山水借
芳華

五丁峽

連山跨隴蜀地險絕躋攀秦人刻石牛糞金山
谷間歌誘五丁來鑿石夷險艱驅牛未至國引
盜已臨關遂滅蚕叢祀空餘五丁山兩岨高巖
業一水去潺湲鏹石塞路達斧痕尚斑斑黃金
與壯士一去都不還剩得千秣客鞭馳若等閒

琴臺

臨印有佳客旅遇卓王孫一曲鳳求凰其女中
夜奔已忍當壚耻寧辭鼻犢禪知音寡儔侶誓
莫負君恩柰何怨白頭為人賦長門懽情不耐
久榮華故難存人琴兩寂寞無計起芳魂窮猿
啼故壘落日照荒墩

支梳石

昔有乘槎客窮源星海頭一朝動天文直上天
漢流官闕耀金碧梳杵鳴琳瓊織素娥舉縷
縷瑞烟浮遺我支梳石寒光迸難留歸問嚴君
五岳游草 卷之十

浣花草堂

萬里橋西踏百花潭水流落花隨去水潭影日
悠憶昔僑居客思歸江漢頭茹悲白帝急木
落錦城幽病骨綠詩瘦奚囊足旅愁春煠三史
在風雅百年留楚蜀俱陳跡乾坤只浪游伶俜
頭早白搖落興先煠老去詩千首吟成土一杯
貞元人繼死大雅欲誰收

主人

君平賣卜處
大道日雕喪世跡如轉轂至人葆靈耀不與世
競逐行縈道自超跡混身免戮吁嗟嚴先生昔
賣成都卜百錢即垂簾一飲止滿腹不逃韓康
名高蹈在岩谷不守楊雄玄聃需在天祿工羞
柳下同拙笑首陽獨置身隱見間玩世且雌伏
千煠過鄜市遺韻猶在目

薛濤井

為涑薛濤箋來看薛濤井新函楮葉精古甃寒

五岳游草

卷之十

四

泉冷轆轤架銀床百尺垂素綆絞綃出織手美
人落清影拂拭試冰紈琅玕秀可餐揮塵人如
玉徵歌氣若蘭月明關塞曲卷笛竹郎剋萬里
女校書迷離願所歡婢娟今寂寞淚落滿欄干

巫山

朝雲不歸山暮雨不返壑連翩十二峰蒼翠莽
叅錯山川自朝暮煠空澹如漠柰何勞夢思鍾
情寄寥廓洛浦環珮杳湘筠淚痕落楚客競脩
辭在所忠諧謔遂令姑射山妄作妖女託我來

思美人寒芳羞杜若雲雨不堪疑青冥迴猶昨

黃陵廟

壁立重霄迥斜連斗極高山迴石倒出拍岸盡
驚濤石上一丈夫驅牛擁旌旄云是古黃龍佐
禹成勳勞丹書返滄水石影留神鼻彷彿無支
祈揚靈在淮濠兩色灘聲舊林猿落日嗥維舟
一酌酒巨壑日滔

白帝城

白鹽落城頭赤甲踞江左瞿唐列象馬長江掛

王岳游草卷之十

雙鑠白帝舊時城連山垂欲墮誰為此者輒

自忘么麼人傳白帝後我聞赤帝先神劍斬妖

蛇鬼母道邊炎精未歆燼躍馬待何年還與

赤帝嗣託孤此山巔興亡不一姓古堞尚依然

登臺藉荒草麋鹿近水眠

灩澦

一柱當坤軸盤根逆逝波夾岬啼虎豹轉轂聞
龜鼈萬古江流在孤標柰爾何雪消春漲惡兩
急夏濤多濁浪動排空觸石增差莪連山七百

里一夜捲銀河灩澦已如馬瞿唐莫浪過誰堪
重回首天上汎輕槎腸斷青猿淚三聲鬢欲儲

江樓八景 為甘江甫公題

鷺沙月白

皓月籠輕渚蕪葭一望殊道人心似水群鳥逐
行舟

磴風清

返槩入荒郊晚風何處笛輕舟罷釣歸相向柳
陰側

王岳游草 卷之十

螭石迴瀾

三星飛墜水怒激起盤渦五月瞿塘口魚龍不
敢過

虹橋返照

長虹卧碧波夕看天繪人雙影中鳥出錯
場外

叢楠圍翠

六月班荆坐深林無暑來挂巾時復墮為有午
風吹

雙桂交香

空街綠玉樹對影先離。月落寒塘曲露凝香滿枝。

竹徑瑯玕

三迳烟霞伴流陰。冷畫屏蕭蕭風雨夜積翠滿空庭。

花禽抱玉

寶幄闌干裡天香引玉雛。春風任榮落得食自相呼。

五岳游草

卷之十

七

江樓歌

若有人兮江之干抱危石兮俯長湍麟鳳郊遊
兮鴻鵠飲翰牽蘿帶荔兮碩人之寬南山有薇
兮北山有蕨倚江樓而日暮兮神縹緲其飛越
云誰之思兮美人隔千里兮共明月明月皎兮
如沐帳幽人兮其獨時颯兮風松又蕭兮
雨竹風雨倏兮何常四時春兮如簇登茲樓以
歸來兮何詹尹之可卜

余得調去蜀入粵外明程先生亦自蜀來

共話山川凄然興感賦此短章

我憶三巴道君來萬里橋青山共知己白眼睨
重霄暮雨陽臺香秣風錦水遙相逢重回首記
取木蘭橈

楚游下首十二

夢游楚中因繹為楚歌

六千大楚壓江濱吞吐風雲幾萬春鸚鵡磯頭
誅傲吏汨羅渡口放忠臣
黃鶴高樓幾度過一聲鏡笛傍漁歌夕陽倒處

五岳游草 卷之十

八

波心動明月來時樹影多

湖湘千里洞庭開一髮君山天際來駕鶴仙人
蓬島去牧羊神女涇陽回
舟過夷陵第七灘棹歌聲在白雲端巴心明月
猿啼遠石首清風郢調單

寄題九疑山酬李十二使君以圖示

洞庭南來幾千里九點蒼山凝暮紫云是重華
古帝陵夕陽明滅渾相似玉輦何年去不還湘
娥淚盡箜衣斑白雲一片蒼梧遠木落湘江香

珮環山鬼跳前狻，曠後曠烟歷亂浮雲走金支。
翠輿不復御九山，黛色無尋處苦竹叢頭叫鷓鴣。
鴟帝子不知春已去，風雨寒嗔薦綠蘋。千年陳
跡物留君披圖若聽山，靈語製錦于今有美人。
過洞庭
楚天牢落楚江秋，楓葉蘆花伴客愁。三十六灣
涼夜月，鴈聲遠度岳陽樓。
天際孤帆載白雲，一空烟水半江分。九疑日落
瑤華遠，哭斷瀟湘不見君。

五岳遊草

卷之十

九

紫籜蕭蕭，染淚痕。鷓鴣聲裡幾黃昏。龍堆山色
春心暮，望斷誰招帝子魂。
洞簫吹月起江波，響徹君山。遶黛螺白苧滿船
妖霧濕，不堪清怨月明多。
七澤三湘逗客槎，酒香亭畔結漁叢。若為旅思
逢歸鴈，一夜鄉心到薜蘿。

與劉元承入蜀至荆門執別

謾誇此日一登龍，碣石談天意轉濃。劍氣摩空
神欲合，使星向蜀客初逢。雲連棧閣三千里，雨

暗陽臺十二峰，日暮河梁重回首。滿江秋水插芙蓉。

客心何自最關情，潦倒烟霞物外盟。玉井峯頭
蓮欲吐，峨眉頂上雪初晴。杖藜知我風塵厭，樽
酒還君意氣生。惜別不禁千里目，天涯艸色照
雙旌。

○滇粵游下 詩十四

桂嶺守歲效李長吉體

街鼓逢催曉，急家。枳栢春風集，傾盤剪勝

五岳遊草

卷之十

百事新昨夜，神茶爐中泣。朝行紫海暮歸疾，母
道經年兒半日。兒女催人携老至，百年轉盼須
史事蒼梧夢，斷紫筠。斑石墜湘流，去不還。無計
聖賢能守此年，草色自江關。坐來無憶麻姑
別東海，飛塵白如雪。

謁柳州祠墓

天寶貞元人已死，千年大業竟誰是。手提大冶
鑄乾坤，後來共說河東氏。並轡中原有幾人，愈
也角立河之濱。百川却障狂瀾折，風雨延津會

有神解道河清苦難俟警鷲白日風塵起去國
投荒十二年驅錘開雲八千里魁魍蛟螭作比
鄰強開閻習就陽春耐可呼天作知已詎知天
意難具論刻物肖形神理在尺管疇令握真宰
爾曹自取造化忘天死炎荒託蓬壘侯死較先
韓較後羅池之碑及韓手教氏春秋鬼不饑桐
鄉丘攏人應守潯水南流即舊津黃蕉丹荔伏
猶新手披蔓草荒祠下余亦東西落魄人

吊劉參軍黃墓

五岳游草

卷之十

十一

錙參軍歌鶚秋百鳥群長缺倚天氣吐雲
咸不下霄漢遠淚斷祀國人無聞欬扶靈瞳上
天門虎豹狺狺坐九閻玉女投壺笑方劇衆星
爭月光猶繁且招龍比遊地下萬里投荒奄墮
馬湘流東去鵬南來長沙吊原君泣賈生慚借
劍阻尚方死願裹屍棄中野雄虺封狐任九頭
魂招不來粵山赭錙參軍青山瘴癘多風雨化
碧啼鵲一抔土偶何知便是君請看生氣塵
靈氛

蒼梧道中攬鏡獨歎蓋余風塵在年一十

五載矣

曾無大藥駐朱顏華髮星鏡裏還修竹拂痕
悲玉輦西風捲揮下烏蠻三湘水遠龍蛇窟五
嶺塵迷虎豹關萬里勞生猶未厭遙送馬首貢
青山

栖霞洞

伏波山前桂樹林伏波山下灘江深八桂掃天
不見影七星墮地成瑤岑倒植雲根覆地肺督

五岳游草

卷之十

十一

然有洞窺江心上列星樞懸法象下削石脉倚
峯嶽來炬熒天行白日噫氣浙漉吹衣襟龍門
千尺玄鯉躍天關三疊頽霞沉寒岩六月不知
暑處鐘乳如懸針相靈合掌布袋笑獅象駱
駝爭獻琛金山瓊海勢蕩蕩萬古石髓堆至今
更有性石乳相躡禪床不動禪房陰岩縫突出
巨靈手杖底似聞鐘梵音幽壑風生虎豹踞寒
潭水冽蛟龍吟飛走萬靈無不有首垂鼯鼠緣
嶽嶽蒼蘿高掛日月昏顛崖中斷風雷吼乍見

氣吞
李青
蓮王
龍標

明星出海樹驚起。栖鶴號鬼母。何年六甲操神符。手弄雙蛇開戶牖。豈是娑皇煉石處。石裂天傾。退江口區。三十六洞天。素遍道書藏。二酉誰為遺。此落人間夜。流霞光射斗。

黃化之約遊端州七星巖

天罡落地化為石。招搖夜浸寒潭碧。蛟龍抱珠窟底眠。騰起風雷撼廣澤。劃然鬼斧下天門。刻碎群峰向空擲。磬巧幻天琢成洞。中剩有神僊。跡石鐘聲度嶺頭。雲玉壺冰結水中紋。鳩鵲

五岳遊草

卷之十

十一

屬玉飛不下。欵乃漁舟隔岸聞。夕陽返照冥烟上天。籟宵沉淨紫氛。連山四垂波影倒。羽觴飛映晴川抱。舟行天上人鏡中。依稀欲走山陰道。醉疑身是樞星精。我欲與君挹取斗柄吞。長鯨踏得岡巒作平地。手掬星光還太清。

還自粵途中即事

終緯殊風枕簟新。天涯莽蕩一羈臣。青萍自拂誰知已。白首相逢盡踏人。嶺嶽隨風雨惡。蠻家路逐犬羊鄰。生還此日逢明主。咫尺飛源

去問津

三湘石出洞庭波。聚散浮雲奈爾何。落日舟中無意。落殊風瀨下。近牂牁蠻烟共怕逢。青草旅夢翻騫在綠蘿。為問溪頭舊相識。白鷗孰與向時多。

昆明池泛舟夜宿太華山縹緲樓

高殊風雨歇。西來秀拔三峯掌。上開半浸混茫。分野色平臨紫翠。落城隈。洪濤漲處無烟嶼。青海翻時有劫灰。共道風光天外盡。誰看咫尺在

五岳遊草

卷之十

十四

蓬萊

登山臨水為誰留。葦白蘋青起暮愁。萬頃濤聲行木末。千尋岳色倚池頭。石鯨不見秋風動。金馬來追夜月遊。何限乾坤蕭瑟意。依然縹緲一飛樓。

點蒼山雪歌

點蒼山高。下躡空連峰十九。如挂弓峰。流泉落澗底。下浸榆葉函。山東高山積雪。照人眼。六月吹墮。隨罡風寒光飛翠。迸馬首。太陰顛氣摩

蒼。穹。我。聞。點。蒼。有。奇。石。胡。自。山。蒼。石。還。白。豈。是。陰。崖。太。古。雪。化。作。瑤。華。點。空。碧。玉。宇。瑤。樓。巨。終。古。影。落。榆。河。驚。水。府。驪。龍。弄。珠。蛟。起。舞。吐。炬。燃。天。作。風。雨。洪。濤。不。沒。大。鶴。洲。警。然。大。地。如。欲。浮。四。時。變。態。更。譎。幻。深。山。巨。澤。良。悠。悠。我。欲。乘。風。御。列。缺。排。雲。直。踏。中。峯。裂。珊瑚。出。水。月。未。高。倦。來。且。嚼。山。頭。雪。

行定西嶺即事

風塵莽白日奔走無驩顏青山抹馬首步皆

五岳游草 卷之十 十一

重。關。石。滑。驅。車。苦。磴。懸。留。足。艱。巨。坂。欲。造。天。得。往。良。畏。還。又。思。墮。叢。菁。冥。行。披。草。菅。踏。逢。三。兩。人。衣。服。盡。斑。爛。瘴。癘。眇。天。末。虎。豹。雜。人。間。轉。憶。清。溪。頭。溪。流。正。潺。湲。何。時。棄。簪。紱。尋。取。白。鷗。閒。與。錫。憲。使。質。之。洛。安。寧。溫。泉。因。讀。揚。用。修。先。生。詩。有。驪。山。硫。黃。之。憎。輒。用。繹。之。入。關。憶。傍。華。清。近。浥。得。長。湯。洗。塵。坐。謾。憎。捉。鼻。謝。硫。黃。且。艷。留。香。膩。脂。粉。安。寧。亦。有。螳。螂。川。碧。玉。捧。出。溫。陵。泉。瑤。光。七。尺。辨。毛。髮。寶。鑑。不。動。

晴。空。懸。乍。驚。沆。瀣。落。金。掌。更。疑。神。漢。瀟。瑤。田。文。園。有。生。抱。渴。久。風。塵。躍。入。澆。百。斗。俯。身。忽。覺。坐。清。涼。習。冷。風。起。兩。肘。浣。花。溪。頭。派。錦。紋。赤。城。道。畔。遺。青。韭。恍。惚。神。奇。事。有。無。只。此。灌。頂。成。醒。翻。為。僻。荒。陬。守。清。境。但。逢。好。事。皆。吾。徒。不。學。驪。山。照。眉。黛。金。錢。只。博。洗。兒。娛。

九日同吳原豫張養晦二憲丈登九鼎山君不見巴西吳使君。家九峯號凌雲。三峨隱隱天際分。又不見沅陵張仲子。君家九疑隔湘

五岳游草 卷之十 十二

水。白。雲。盡。入。蒼。梧。裏。就。中。九。鼎。亦。嶮。五。雲。自。皆。稱。奇。觀。揭。來。選。勝。正。陽。九。壯。風。吹。鴈。天。宇。寬。白。衣。望。斷。黃。花。老。落。長。松。翠。色。寒。疎。櫺。朗。月。熒。清。夜。大。壑。噫。氣。搏。林。端。燕。壘。蜂。房。嵌。空。碧。清。磬。一。聲。天。咫。尺。秋。昊。欵。化。無。羽。翼。仰。頭。好。把。雙。星。摘。君。為。我。浩。飲。我。為。君。朗。吟。烏。帽。籠。頭。吹。不。落。杖。底。青。山。知。我。心。醉。睨。點。蒼。山。上。雪。手。撲。飛。花。和。酒。咽。

無心上人開山于鷄足之翠微余來循黑

龍潭度虎跳澗禮華首門攝衣相隨書
以識別

誰將太任穿無心獨鶴孤雲向遠岑
慙下繩床看虎跡偶持瑤鉢聽龍吟
榻來轉得蓮華箬到處開成寶樹林
我欲從人訪真諦更期何地覓知音

月輪自京師護大藏歸雞足說法

為馱白馬上長安飛錫西歸路不難
幾點曇花吹法雨一輪明月照蒲團
誰家拾得摩尼寶此

五岳遊草

卷之十

七

地傳餘竺法蘭屈指龍華當日事
青山無盡夕陽殘

迦葉殿謁尊者像因過放光寺嘗入功德

水

禮罷靈山兩足尊妙明千劫半龕存
定中付法衣猶在坐上拈花笑不言
寶刹有光留色相石泉無竇見根源
溪雲山月年々事何日龍華闢此門

將入滇寄子行

綵筆曾干意氣豪當年吞吐薄妖濤
擊壺爾豈忘千里攬鏡于今見二毛
骭未能消白日婆娑應已厭青袍
點蒼有雪聞堪餌寄取重緣海上鰲

史侍御庭徵招飲龍池

樓船載酒集芳堤燈火城南咫尺迷
一曲中流沉碧漢五雲疊嶂護青巖
人行鏡裏嵐光淨月到波心樹影齊
為語山公猶未醉兒童休唱白銅鞮

五岳遊草

卷之十

六

再至龍池時史侍御餘皇成因憶余白鷗

座中扣舷問月必有朋輩在而余則相

太萬里矣

山公重到習家池錦纜牙檣落酒卮
大澤蛟龍曾化處高林風雨欲晴時
尊前玉倚連山暎岬上花明一棹移
我亦東門有瓜圃蟾光共照木蘭枝

携兒自滇遊還途中即事寄子行因憶吳

惟良陳良卿陳大應鄧子昌俱已化去

納。乾坤去不留。客懷空自。竹高。秋曲。釣不作。
封侯計。雄劍難消。壯士憂避世。好裁荷。芟服呼。
鬼且典。鷓鴣裘。故園相識。都漸盡。誰念。畸人共。
白頭。

五岳遊草

卷之十

十九

王太初先生五岳遊草卷十一

章安馮甦再來重輯

男永年現珍 全校
姪望年呂仲

○雜志

上卷

地脉自昔以雍冀河洛為中國。楚吳越為夷。今
聲名文物。反以東南為盛。大河南北。不無少讓。
何容有云。此天運循環。地脉移動。彼其乘除之

五岳遊草

卷之十一

十九

理。余謂是則然矣。要知天地之所以乘除。何以
故。自昔堪輿家皆云。天下山川起崑崙。崑崙分三龍
入中國。然不言三龍盛衰之故。蓋龍神之行。以
水為斷。深山大谷。豈足跡能徧。惟問水則知山。
崑崙據地之中。四傍山麓。各入大荒外。入中國
者。一東南支也。其支又于塞外分三支。左支環
魯庭陰山。賀蘭入山西。起太行。數千里。出為鑿
巫閭。度遼海而止。為北龍。中循西番。入趨岷山。
沿岷江左右。出江右者。包叙州而止。江左者。北

去趨關中。脈系大散。關左渭右漢。中出為終南。太華下秦山起。崧高右轉荆山抱。淮水左落平原千里起。太山入海為中龍。右支出吐蕃之西。下麗江趨雲南。遶雷益貴竹關。頽而東去沅陵。分其一由武岡出。湘西至武陵止。又分其一由桂林海陽山過九疑衡山。出湘江東趨匡廬止。又分其一過庾嶺度草坪。去黃山天目三吳止。過庾嶺者又分仙霞關至閩止。分衢為大盤山。右下括蒼左去為天台。四明度海止。摠為南

五岳遊草 卷之十一

龍。宋儒乃謂南龍與中龍同出岷山沿江而分。蓋宋畫大渡河為守。而棄滇雲。當時士夫游轍未至。故不知而臆度之也。今金沙江源出吐蕃犁牛河。入滇下川江。則已先于塞外隔斷岷山矣。故南龍不起岷山也。古今王氣中龍氣先發。東盛而長。北龍次之。南龍向未發。自宋南渡始發。而久者宜其少間歇。其新發者其當全涌。何疑。何以見其然也。洪荒方闢。伏羲都陳。少昊都曲阜。顓頊都牧野。周自后稷以來。起岐山豐鎬。

生周公孔子。秦又都關中。漢又都之。唐又都之。宋又都汴。故曰中龍先而久。黃帝始起涿鹿。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其後盡發于塞外。獯狁冒頓突厥諸國之王。寧後遼金至元而亦入主中國。故曰北龍次之。吳越當太伯時。猶然被髮文身。楚入春秋尚為夷服。孫吳司馬晉六朝稍。王建康。僅偏安一隅。亦無百年之主。至宋高南渡立國百餘年。我明太祖方纔混一。故曰南龍王方始也。或謂雲貴東西廣皆南龍而

五岳遊草 卷之十一

獨盛於東南。何曰雲貴兩廣皆行龍之地。前不云乎。南龍五支。一止于武陵荆南。一止于匡廬。一止于天目三吳。一止于越。一止于閩。咸遇江河湖海而止不前。則必于其處湧躍潰出而不肯遽收。宜今日東南之獨盛也。然東南他日盛而久。其勢未有不轉而雲貴百粵如樹花先開。必于木末。其髓盛而花不盡者。又轉而老幹內時溢而成華。薇桂等花皆然。山川氣寧與花木異。故中龍先陳先曲阜。其後轉而關中。北龍先

涿鹿先晉陽後亦轉而塞外今南龍先吳楚閩越安得他日不轉而百粵鬼方也或謂齊魯亦中龍之委也乃周孔而後聖人王者不生意先輩秀顯所鍾多矣曰固然亦黃河流斷其地脉故於行周秦漢時俱河間入海河間者禹九河之間也故齊魯為中龍自隋煬帝幸江都引河入汴河徑委淮將齊魯地脉流隔尚得大山塞護海東王氣不絕故列侯將相英賢不乏而聖王不興意以是乎然則我本朝王氣何如曰

五岳游草 卷之十一

俱非前代之比前代龍氣王一支至于我聖朝鳳泗祖陵既鍾靈于中龍之滙留都王業又一統于南龍之委今在長安宮闕陵寢又孕育于北龍之躡兼三大龍而有之安得不萬斯年也此余于送徐山人序中已及之而未詳其說耳形勝自古郡國分治割裂茫乎無據惟我本朝兩都各省會天造地設險要不易兩都乃我二祖創建神謨廟畫制盡善弗論如出都門以西則晉中大行數千里亘其東洪河抱其西沙漠

限其北自然一省會也又西則關中河流與潼關界其東劍閣梁山阻其南番盧臂其西北在渭右漢終南為宗亦自然一省會也轉而南則蜀中層巒疊嶂環以四周沃野千里導其中服岷江為經眾水緯之咸從三峽一綫而出亦自然一省會也出峽而東則入楚長江橫絡江南九水滙於洞庭江北諸流導於漢水然後入江沅桂永吉袁寧諸山包其前荆山累其北亦自然一省會也又東則江右左黃山右匡廬二龍

五岳游草 卷之十一

咸自南來迤逶東西南三面環之眾水皆出於本省浸於彭蠡一道以入于江太水來山長江負其後亦自然一省會也五嶺以外為兩廣右又自為一局三江咸交于蒼梧以東又分梅嶺以東自為一支以包乎北盡東海為闕皆大海前遠之亦皆自然一省會也西南萬里滇中滇自為一國貴竹綫路初本為滇之門戶後乃開設為省者非得已也祥河為諸水散流湖九川東轄制非一蓋有由矣獨中原片土莽蕩

數千里無山。不得不強畫野以經界之。故雖以東風泗而北。充濟以南。人情土俗不甚差殊。然兩河之流中貫。淮衛為輔。大行在後。荆山在前。秦山西峙。崧高中起。亦自然一省會也。山東以太岱為宗。其於各省雖無高山大川之界。然合齊魯為一原。自周公太公之舊疆也。不入他郡邑矣。惟兩浙兼吳越之分土。山川風物迥乎不侔。浙西澤國無山。俗靡而巧。近蘇常以地原自吳也。浙東負山枕海。其俗朴自甌越為一區。

五岳遊草 卷之十一

矣。兩都一統之業。自我本朝始。南都轉漕為易。文物為華。車書所同。似乎宗周。北都大行天塹。大海潮宗。扼萬鹵之吭。據戎馬之地。似乎成周。附龍江昔在龍城。客有問余黔中百粵風氣。久不開者。余曰。江南諸省會。雖咸多山。然遇作省會處。咸開大洋。駐立人烟。凝聚氣脉。各有澤數。停蓄諸水。不徑射流。即如川中山。纔離祖水。尚源頭。然猶開成都千里之沃野。水雖無瀦。然全省群流。總歸三峽一線。故為西大省。獨貴竹。

百粵山牽群列。隊向東而行。粵西水好而山無。開洋貴竹山劣。而又無閉水。龍行不住。郡邑皆立。于山。枿水。漬止為南龍。過踏之場。尚無駐蹕之地。故粵西數千年閭閻。雖與吳越閩廣同入中國。不能同耀光明也。黔中槩可知已。昔蒙恬被收。自嘆曰。吾築長城。起臨洮。負海。吾不無絕地脉。哉。宋徽宗時。有人于汴城中。夜出月。偶鑑盆水。駭而歎曰。天星不照。地脉已絕。此地不久當為外鹵矣。此未可以堪輿言少之。

五岳遊草 卷之十一

風土南北寒暑。以大河為界。不甚相遠。獨西南隅異。如黔中則多陰多雨。滇中則乍雨乍日。粵中則乍暖乍寒。滇中則不寒不暖。黔中之陰雨。以地在萬山之中。山川出雲。故晴霽時少。語云。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也。粵中之乍暖乍寒。以土薄水淺。陽氣盡洩。故頃時晴雨。疊更。裘葛兩用。兼之林木蒼蔚。虺蛇嗑吸。烟霧縱橫。中之之瘴癘宜也。黔中風氣。思之不得其故。久不甚熱。冬不甚寒。日則單夾。夜則泉絮。四時。

一也。夏日不甚長。冬日亦不甚短。余以列漏按之。與曆書與中州各差刻餘。又鎮日咸西。隨風別不起。東北冬春風刮地揚塵。與江北同。即二三百里內地之寒熱。與穀種之先後懸絕。星淵地多海子。似天造地設。以潤極高之地。亘古不潰不堙。猶人之首上脈絡也。李月山謂其地太崑崙伊邇。勢極高而寒。以近南。故寒燠半之。以極高。故日出沒常受光先。而入夜遲也。未知然否。河汝在江北。而暑月之熱。反過吳越。蓋夏

五岳游草

卷之十一

至日行天頂。高高之上。正對河汝。而吳越稍偏也。長沙乃衡岳之麓。洞庭鄂渚上流。而古稱卑濕。蓋其地咸黃土。粘膩不漏。故濕氣凝聚。謂卑而濕者。臆解耳。附龍江客有問余廣右俗冷。熱不以寒暑。而以晴雨。即土人亦不得其說。但知此中陽氣大洩。故多熱而已。而不獲其說。然請以土薄水淺之云。而申繹之。余曰。此無他。特以地氣有厚薄。疎密之故也。廣右地脈疎理。疎則陽氣易於透露。蒸洩。故自昔稱炎方。一至

天晴日出。則地氣上蒸。如坐甑中。故雖隆冬。亦無異於春夏之日。然其地居萬山中。山皆後起。純是岩石。無寸土之附。石氣本寒。今走廣右諸洞。深入里餘。雖六月披裘。亦戰慄不自持。氣寒故也。一至天歆。雨則石山輸雲。嵐烟岫霧。踵趾相失。咸挾石氣。而升幽寒逼人。故雖盛夏。亦無異于隆冬之時。及夫雲收雨止。日出氣蒸。乍熱乍寒。無冬無暑。皆以是故。或謂南中同此土也。廣右居交廣之內。暖氣反發洩。過於彼土者何。

五岳游草

卷之十一

九

蓋他處山少。而廣右純山。少者地土相蒸。腴理本密。兼以地皆種植。尺寸不遺。地氣上升。多宣洩於五穀。又糞壅澆溉。地面肥饒。故密而地氣不甚洩。廣右地氣盡核為石山。則餘土皆虛。業已無石。而疎理。又滿眼荒蕪。百里無人烟。十里無稼穡。土面不肥。穀氣不令。地氣無所發洩。安得不隨日上升。而散中于人之肌膚也。以是知寒暑之故。半出于天。半出于地。風光日色之寒暑出于天者也。氣候之寒暑出于地者也。地

薄而理疎則氣升而多暑地厚而理密則氣斂而多寒非專為方隅南北之故也。向讀異域志見陰山沙漠之北萬餘里有其地四時皆春草木不凋者嘗疑其無有極北愈寒安得為是說也。乃今意誠有之。正為地各有厚薄疎密其果不全係于天與南北方隅之故與。若謂寒暑盡出于天則今高山峻嶺之上漸近于天漸遠于地宜其多暑而無寒矣。何故山愈高而愈寒豈非土石厚而地氣隔故寒多亦其一驗。

五岳遊草

卷之十一

十

夷習如南倭北鹵。西番類多一俗。惟西南諸夷種類既繁。俗習各別。在廣右者曰猺曰獞。曰狝曰狝曰狝。狝與狝同。狝狝稍寡。俗惟猺最陋。猺自謂槃瓠所生。男則長髻插梳。兩耳穿孔。富者貫以金銀大環。貧者以雞鷄毛雜綿絮繩貫之。衣僅齊腰袖極短。年十八以上謂之裸漢。用猪糞燒灰洗其髮尾。令紅垂于髻端。插髮尾以示勇。善吹盧笙。聲如鐘。大者二人擡。一人吹。田事畢則十餘人為群。越村借其邨之幼

婦偶歌謂之博新雙。三旬以上則否。女則用五彩繒帛綴于兩袖前襟至腰。後幅垂至膝。下名狗尾衫。示不忘祖也。汲水負薪男以肩。女以藤繩繫于首。垂于背以行。謂男首出槃瓠犬頭也。女肩出于高辛公主。金肩也。故以輕重別。亦造金銀首飾如火筋橫于髻。謂火篦。有裙無褲。裙最短露膝。婚姻必娶姊妹之女。謂之還頭兒。死弟妻其嫂。弟死兄亦如之。新娶入門不即合。其妻有數隣女相隨。夫亦挽數男相隨。吞歌通

五岳遊草

卷之十一

十一

宵至晚而散。返父母家。遇正月旦三月三八月。出與人歌私通。及有娠乃歸夫家。已後再不。一作女子時歌唱也。葬不用浮屠宰牲飲酒。而已。居室不喜平地。惟利高山。男女終身不臥床。亦不知製被。惟於室內造一火爐。四圍鋪板。中為炊爨具。夏夜投蒿艸以燎蚊。男婦長幼俱集其上。新客對臥亦不避嫌也。食以糯米炊飯。用下盤盛之。長幼相聚浣手以搏。不用筋碗。允待客以盤盛全牲。主人用大剪。細選美者數饌。

奉客餘分嘗之。病不服藥。惟用雞卜。宰猪羊牛馬。救病。鳴土鼓祀神。酒用香茅和米造之。不愈則傾家焉。獠俗男女服色尚青蠟。點花斑式。頗華。但領袖用五色絨線。綉花于上。居室無間。貧富俱喜架樓。名之曰欄。上人下畜。不嫌臭穢。娶婦回父母家。與獠同。惟耕作收穫。四時節令。方至夫家。至不與言語。不與同宿。寄宿于隣家之婦女。一二年間。夫治欄成。與人私通。有孕。方歸。住欄。大都夷人首子。皆他人所生。故夷無子。

五岳游草

卷之十一

十一

者其種類不絕。以是也。葵亦如獠。不治衣衾。於狗俗頗同。狄獠類稍寡。獠性稍馴。易制服。綠近民為城中人。佃丁也。獠性最惡。難馴。狼則土府州縣百姓皆狼民。衣冠飲食言語頗與華同。其在黔中者。自沅陵至普安。二千里。總稱曰苗。此真槃瓠遺種。如蔡家仲家。其尤者。俗輕生。喜聞時調為兵。額髻不巾。短衣裹足。言語侏儻。然頗有妻子田畜。其在滇者。則更夥。惟楚人乃六詔遺種。世為土著。民風俗與漢人不甚差殊。羅武

形偉。駢脇。睥目。然輕迅。趨趨可用。戰陣又善牧牛羊。其婦人取牛羊乳作醍醐。為餅饌。買于市中。糶。形狀氣味與羅武近。生來齷齪。不事梳洗。男婦赤脚。身穿短裙。緣山崖而廬。畜豕牧豕。惟恃蕎麥。燔山以種。白夷性嗜鼠。見則群聚。逐之。或馳突掘地穴。必獲而後已。又善沒取魚。為戲。在景東者。性好潔。四時沐浴。密人之族。又異于他種。狼心獸性。不可訓治。惟穴山燒炭。以易衣食。人亦以禽麋視之。黑夷形類獠。善弓

五岳游草

卷之十一

十一

弩。出入必佩之。以扯蕪為業。婦刈男擔。散毛都形。體服食稍似楚人。其婦女間有姿容。然跣足。如而多鬚。此族善耕牧。于諸夷中。獨稱富贍。俄尼之種。大率類白夷。逐水草而居。水中昆蟲。螺蚘之屬。并取食之。勞步好獵。住深山。不畏寒冷。蒲鬘黑面毛頭。善能捕捉。又蒲人。縹人。哈刺。其色多黑如墨。有被殺者。其骨亦如之。蓋黑骨雞類。此余所知者。其他種類尤多。枚舉不盡。

王太初先生五岳遊草卷十二

章安馮麤再來重輯

男永年現珍全校

○雜志

下卷

勝槩天下名山。大華險絕。峩眉神奇。武當偉麗。天台幽邃。鴈宕武夷。工巧桂林。空洞衡岳。挺拔終南。曠蕩太行。逶迤三峽。峭削金山。孤絕武林。

五岳遊草

卷之十一

兩山借土木之助。太岱巨廬在日仲之間。北岳不及崧高。五臺勝於王屋。鴈宕無水。武夷可舟。望遠則峩眉。登高則太華。水則長江。洶湧黃河。迅急兩洞。庭浩淼。巴江險峭。錢塘怒激。西湖嫵媚。嚴陵清俊。離江巧幻。至於朝日。如輪。晚霞若錦。長風巨浪。海舟萬斛。觀斯至矣。勝斯盡矣。余皆身試。思之躍然。磯島大江水中。石山突出。枕水為磯。如燕子三山。慈母采石。黃鵠城陵。赤壁俱佳。采石四周皆

水江流有聲。月夜有餘景。赤壁三面臨水。汪洋玦抱。洲渚淺處。芳艸時立。鷗鷺晴日為宜。燕子僅水遠一方。然巖嶠奇峭。佐石欲飛。晴雨雪月。無所不可人意。

陵墓三代前多鼠腊。亂璞。惟陳州太昊陵。左右孕著策。堪據亦不聞。別有義陵也。它如女媧軒轅諸陵。媧皇既堊濟寧。乃志媧陵。逼闕鄉河側。天寶風雨中。忽失之。乾元復湧出。而趙城亦有媧陵。松柏窳茂。壽陵既在曲阜。史又云葬橋山。

五岳遊草

卷之十二

橋山上郡也。然天下稱禹湖如仙。都閩鄉甚夥。亦咸云黃帝鳥跡之地。會稽禹陵。窳石最神奇矣。或云葬衣冠。又云藏秘圖。楊用修又云。蜀有禹穴。抑蜀穴生。越穴葬也。余于汴得倉頡墓。聞關中白水亦有之。大史公謂箕山有許由塚。余嘗拜其下。乃石擲。歲飢諸惡少發之。輒合意。古有力者。葬此以神術自衛。由一瓢猶棄。其無石擲與不為石擲。可推已。聞平陸有由塚。亦稱箕山。斬脛河邊樹。殷太師比干之墓。而又一見偃

師開元中耕者得銅盤銘云右林左泉後園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惟周文武周公陵不失真余過咸陽望見之未謁及展孔林三墓廟廷檜楷千載手澤如新真皆造物護持也其在春秋戰國者秦穆公墓今為鳳翔東南城余與錙元承履之凄然有三良之感虎丘以虎名且謂闔閭銅棺銀池犀甲寶劍上騰為虎氣也或者謂劍池下又云塔下劍池石雷千尺流泉出焉非人力可施塔不知所始意或近之秦始皇

五岳游草 卷之十二

營驪山巋然大阜規九十餘畝兩墓門猶存其下錙黃泉信哉百里奚南陽人墓其鄉余過臥龍岡視之傍有七星石亦有天祿辟邪二古篆扁鵲墓湯陰或云其土可療疾道樹有碑季札葬其子贏博之間而自葬江陰有孔子顯銘今亦失要離塚在姑蘓梁鴻歆莖其側鴻太戰國不遠當無認曹孟德疑塚七十二起講武城星布至磁止陶九成舉元人詩會須盡伐七十二疑必有一塚藏操屍云此詩家鉄鉞也余謂即

七十二塚操屍猶不在操古今奸雄詩人不得說夢也昭烈陵據萬里橋南上有雙樹登之可望城中孔明葬定軍山小說家謂劉文成曾破其機械入之猶不得近內郭誣矣又余登北印見纍纍然咸周秦漢王侯將相故塚洛人竊古董者掘發十之五今所稱鏡鉞塚為漢明帝陵也尚冊其東南隅以多所覆壓故不敢入唐則于羅池謁柳子厚墓或亦云虛塚蓋子厚歸葬河東亦又謁錙參軍黃墓黃勸農墮馬卒于郊

五岳游草 卷之十二

柳人就其地莖之當無能歸范陽也宋則于武林孤山謁林和靖墓林生時自營于放鶴亭之傍又西為岳武穆墓前雙檜連理大奇也南宋以後不可枚舉若郭景純墓則遍海內有之不獨金山太末或亦神其說如遇浮圖古刹必稱魯班造云余所見止此洞壑道書所載洞天福地在余台者十之一如委羽為大有空明洞天赤城為玉京清平洞天括蒼為成德隱真洞天蓋竹為長耀宝光洞天

福地則黃岩有石磧源天台有靈墟有天姥岑
今遺踪淹沒多不存僅有其名爾此真神仙聖
秘不以示人至如塵境游玩所稱佳者吾浙則
金華三洞縉雲陽谷洞徐州白雲洞蜀中香溪
魚洞貴竹飛雲洞滇中臨安三洞柳州立魚洞
端州七星洞各負奇境總之不若桂林棲霞尤
佳若崆峒玄鶴陽羨玉女則余未至河北無洞
然地產石薪又晉中蓋藏多在上中皆人控而
成或至數里者亦彼此乘除之一可嘆也

五岳遊草

卷之十二

五

古木于世不數其甚壽者良有鬼物呵護之
孔廟與五岳廟尤較著者岳廟松柏咸輪囷偃
蹇扶疎蔽天日其稱異者則嵩陽三柏漢武帝
以將軍封之大者圍五人次三人旁枝尚榮正
榦已秃蒼皮溜雨似無樹色想三代時植乃漢
封非漢物也三花樹咸檜蔓以凌霄花連磨未
至時有之六祖能又從鉢盂中賣南海栢一枝
挿之今與三花為四在初祖庵前廟中木則咸
左旋其節謂珪禪師勅岳神徙之者其手跡故

存泰山二松謂秦封五六夫不甚巨而古然非
秦松廟墀一松一栢形怪前一檜紋左紐如畫
門左二栢一菩蕾瞻其下而銳上一出地起兩
岐咸秀色依云亦漢武帝東封植也華山上
五將軍樹岳廟望見之其一植崖下者與崖上
等可百餘尺廟有唐栢五虬枝鉄榦榮悴半其
一柯內寄生槐已成抱其異之尤異者則密白
松長十丈十圍丈許上起三岐綠膚傳粉鉄刺
遠望之瓊樹也云黃帝築三女其下孔子手植

五岳遊草

卷之十二

六

檜僅與簷齊牙立無枝外瘁中榮紋成左紐云
數百年榮一枝榮已輒落大奇大奇次則桂林
榕樹根在地上大許根下窠處穴為城門往來
樹則甃麗譙中敷蔭正茂時已稱為榕樹門而
後久可知已又次則白岳石楠盤結掩映如車
蓋臨壑對天門而立亦千年物余天台栢松翻
蹶如鳳舞首尾翼咸具不甚高一翼覆溪水離
尺不沾与漲涸俱上下唐陸龜蒙有銘廬山寶
樹異僧自西域賣種之亭如浮屠鳥雀不栖

其一白日雙龍挾而拔之。余尚觀其臥踞側也。一存大林寺溪頭。若喙眉山。大木如困如屋。苔蘚茸茸滿路。衢何止數千歲。它如真武棚梅。靈隱月中桂子。少林秦封槐。涪園荔枝。廣陵瓊花。問之咸不存。點僧輩往往指廢者以誇游。人無辨者。子貢楷高數丈。蝕而未仆。召公祠甘棠。止朽株三尺餘。華廟唐玄宗繫馬栢亦如之。公廟唐槐燬盡。止留北廡尺許。雖榮皆不久。當淹沒矣。

五岳游草 卷之十一 七

古蹟寂稱神奇者。禹陵窆石。孔廟檜喙眉佛光。四明舍利。牟彌鎮魚腹浦八陳。少林面壁影石。豫章鐵柱。華山希夷廟。又滇中安寧溫泉。傍稱聖水三朝。與葉榆西鳥吊山亦皆異境。右龜山巫支祈。志謂唐李湯以五十牛引出之。今不知其在否。碑刻古者。三代止存峒嶻禹碑。與周石鼓文耳。秦則李斯斷碑。漢蔡邕石經。與孔廟中郎碑。陳思王碑。五鳳二年七字。餘俱不可覓。即偶存者

亦晉唐以後刻耳。

樓閣自古有名者。仲宣樓在荊州城上。所見惟平楚亦非其舊址也。太白樓在濟寧州城上。濟汶泗水橫絡其前。帆檣千百。過酒樓下。時有勝致。及登南昌滕王閣。章貢大水西來。注北閣。與水稱傑然。大觀然不若武昌黃鶴樓。雖水與滕王來去不殊。而樓制工巧奇麗。立黃鶴磯上。且三面臨水。又西對晴川樓。漢陽城為佳。總之。又不若岳州岳陽樓。君山一髮。洞庭萬頃。水天一

五岳游草 卷之十一

色杳無際涯。非若滕王黃鶴眼界可指。故其勝為家。三樓皆西向。岳陽更雄。書院宋以嵩陽石鼓。白鹿岳麓為四大書院。今嵩陽廢。岳麓蒸濕。石鼓舉嶁。會二江之流形。勝佳。白鹿林木陰森。爽塏不如石鼓。而幽雅過之。剎宇南則報恩靈谷。牛首栖霞。北則香山碧雲。天寧功德。杭則靈隱淨慈。汴則少林。濟則靈岩。滇則太華三塔。廟則孔廟。東西南北四岳廟。宮則淨樂王。虛紫霄南岩。遇真五龍六宮。俱不在

祈年望仙之下

靈毒中州他省會所無獨閩廣滇貴有之。余行廣右見草有斷腸物有蛇蜘蛛蜥蜴蟻螂食而中之絞痛吐逆十指俱黑。遠茨十載近發一時吐水不沉嚼豆不腥含蔡不苦皆是物也。又有挑生蠱食魚則腹變生魚食雞則腹孕活雞。滇畜蠱家衆不甚害人其神多蛇蟾驪馬之狀取死兒墳土洒床下置蠱神于上其土或化為錢貝。又觀李月山叢談云廣南中夷人多能變為

五岳遊草

卷之十二

九

貓犬三宣外一種婦人亦能之。夜攝人魂魄食其屍。驟為人捕則不能化其本形。孟容所屬地羊寨亦有撲地鬼能易人心肝腎腸及手足而人不知離寨而死剖腹多木石。余訊之逆西材官曾督兵至其地者亦云然。皆聞而未見。徐君羽又為余言昔在延安親閱一牘中蠱者胃生土一塊土内生稻芒針刺心而死名稻田蠱。然則北邊固亦有之。仙佛儒者強斥之乃多有示現世間者如雲臺

身相或云真武化生每歲士女咸為梳髮漸落

漸生全州湘山佛頰而尊目光如點漆或云無量壽佛化生丙戌年始燃或亦云其去時所授記也。近曇陽子示化自云曇鸞轉生余鄉比立肉身天台有懷禁臨海有懷玉咸數百年不壞腐儒何得槩斥之。第此四大二氏以為假設咸焚棄之而此數輩獨存想神力顯化為度人設功德世世在人者如用孔禮樂亡論若大禹河洛而下則秦皇漢武亦不得而終沒之也。余行

五岳遊草

卷之十二

十

粵西見諸土官日逐干戈糜爛其民無時休息。民生居土州縣者曾不及中土一貓犬蠅蟲乃知秦始皇郡縣之功在萬世也。其所全活後世人足贖驪山阿房長城五嶺數百萬命。長城今雖沒特諱其名為邊牆今制亦其遺也。即今所用尊君卑臣禮亦不能易。漢武以前兩浙八閩二廣咸夷也。武帝奮武捷伐用夏變夷于江南亦有萬世功。不得槩以征伐貶之。其他則如蜀守李冰鑿離堆導汶至今千餘萬瀆蜀之千

里沃野賴此也。馬伏波征交南立銅柱以誓。交廣是處頌而祀之。即足跡未至者亦皆表其遺蹟。諸葛孔明平南七擒七縱。滇人至今如天威在極。緬莽萬里猶立其碑。藉口稱漢地餘者近或不能易世遠或不能易姓。

物產出于土。咸造化精英所孕。其氣聚多偏。如幽并關陝寒產牛羊馬駝。閩廣熱產荔枝。荆楚澤國產魚。粵西瘴產木。巴蜀多產奇物。滇雲又產珍物。蜀木有不灰石有放光。又有空青。鹽有

五岳游草

卷之十二

十

鹽井。油有油井。火有大井。咸水脈自成而火出于水。尤為奇。性。滇金銀銅錫隨地而生。水騰外。又產墨石水晶文犀象齒瑪瑙琥珀絳碧寶石。惟東南吳越間止生人不生物。人既繁且慧。亡論冠蓋文物。即百工技藝。心智咸優。巧異常。雖五商輳集。物產不稱乏。然非天產也。多人工所成。是奪造化。奇石米元章見之。即具朝服拜人。笑其癡。余亦有石癖。游賞所及。僅一可言。硯石。余友人張爾

和以淄青金星餉。余閃爍幾混真。即禹貢所稱惟石。然不發墨。古今稱端溪。鵝鶻質。章雙美。乃刻手無良。近日惟當龍尾。佳余素愛用之。蔡石以聲。滕古稱泗濱。今靈璧是屏石。徐州竹葉。紫不甚奇。為畏風日。政。端州青白。僅今天地。亡他奇。桐栢已具山川形。尚乏巧幻。惟點蒼山水烟雲禽魚竹樹。無所不有。計其淺深斜曲。隨形得趣。石工良巧。石質原奇。亦宇內一尤物也。山石小者崑山。直者錦川。膩滑透漏者太湖。咸余

相請也。有一郡一邑異者。亦有今大江南北異者。如巫北為烏。南為扶。軒北為萱。南為掀。鶴北為豪。南為涸。詳北為歎。南為長。尋北為鐔。南為秦。又北多以入為平。以平為上。如屋為烏。鳥為鳩。筆為卑。為波。若一省一郡異者。如齊魯發聲。洪淮楊腰。聲重。微歛。尾聲長。又如晉以東為敦。北為蠶。公為昆。風為分。棒為糞。兄為董。閩以洪為逢。馮為紅。虎為甫。府為辭。風為薨。文為門。書為踈。主為祖。吳以何為湖。縣為院。余越則王

藝語也。如薊門建昌鄧川到處咸有。然以驪山
安寧佳。驪山泉出有二穴。朔後出左穴。望後出
右穴。此豈硫黃所可致否。今以煖水灌禾。必
槁。而此水乃澆田至五里外方冷。然安寧清徹
深六七尺。毛髮都鑑。又水中蹲綠玉石。坐而浴
甚佳。驪山泉出穴甚熱。到浴池正溫。安寧出穴
即可浴。然初浴覺稍熱。久之反溫。俱無硫黃氣。
楊用脩強以硫黃誣驪山。豈未嘗親試耶。
聲音八方各以其鄉土不純。干正聲。難以彼此

五岳遊草

卷之十二

十一

吳越中物未有譚及粵西者。桂林石方尺至尋
丈。千百竅相倚如連環。翩躚欲舞。太湖失色矣。
又一種如芝狀。名靈芝盆。俗稱荔枝聲。訛也。即
方尺亦具河流九曲勢。可水以魚。夾水石稜
如堤岸。樹徑寸小古樹。青芴可愛。滴成自洞乳
鑿取之。余歎效陸鬱林。携數片汎海而歸。未能
也。喙眉大石臥踞亦不減。咸以遐僻故。遂令太
湖獨擅。
溫泉理至難曉。或稱硫黃丹珠所積處有之。咸

黃周州陳秦山三星聲申辛舒胥共為一音。然
余所述特言語間。尤其淺者耳。若以聲律求之
則為辨更微。即沈隱侯韻書人亦有謂其漸染
吳音者。可見聲音之道難矣。



五岳遊草

卷之十二

十四



北游錄序

義烏朱之錫撰

豐官談獨木年始杖矣同詒長安每登涉躡屩訪遺跡
 重野累躡時迷徑取道于牧豎村傭樂此不疲旁睨者
 竊哂之不顧也及坐窮邨日對一編掌大簿蹠手嘗不
 輟或獲故紙背塗鴉紫蠅至不可辨或逢聽僻覘軼事
 緒聞殘楮地碣就目目所及與道者其勤至矣累月以
 往積若干牘曰紀程則得之津滂曰紀郵則得之傳舍
 曰紀咏曰紀文曰紀聞則于役于處兼焉獨木之於游
 亦侈矣踵剖其目脫酬其踵邀天之幸不為不厚一行
 游歲筆飽墨酣化蓬萊為賜殿化荆緱為子墨此外尚
 不知有燕市酒人况其餘乎獨木自云曠程程矣幸一
 當長安酒後耳熱不擊筑拊缶猶屈首研索作措大狀
 抑文士結習深重非路免所能揶揄者或曰馬少游乘
 下澤車御歎段願為鄉里善人無他望獨木名不出
 閑志期五岳於北游發軔自而獨木生晚假譚天之衍
 矣較之髡獲值今日知聽記其旁當恢奇閱博倍時流
 而百之餘尚恨茲錄之僅僅也

北游錄序

談子曰余于北游而重有感也記壯歲癸亥客構李夢
 北游陸走山東經涂之西里許有宅數椽入之意若故
 居似夙生善田年二十七而大春屬並在瘖而大異之
 因數根器簿券今安得踰量而躡進之哉丙寅客吾邑
 徐氏與通力連席又夢座上同杜子美三百穀嘗聞百
 穀親履時見其偉替私疑之旦以語道力道力方年少
 桃遠遠曰果如北使汝文而不貴子猶腸肥腦滿直胡
 虛其說自後終坎壞求作魚蠹無他望陽城張競山先
 生一見白下曰子大類北人夫生於南而性于北在他
 人當受儉荒之愠余獨幸先生真知我者於癸亥之夢
 昭合今癸己未燕再改歲矣才不堪僕事子義百穀而
 託身草堂給札東閣鬢第近之往曰飢饉視天寶貞元
 何如也嘗避鄉寇幸脫虎口百穀咏紫牡丹受知素文
 榮起名余無似得一當長安幸矣片鷗大鵬一也游河
 擇馬藍關微子昌黎馬目闕于元珍到海驗於平叔藤
 陰感于少游懸契在前合符在後英流上哲往往如此
 以余之警眊而非意所及恍臚于三十年之上人生出
 處豈偶然哉豈偶然哉故余北游而重有感也

北游錄 紀程

鹽官談遷稿本著

余結髮期一當於燕既棄縵無戶外之履竊自恨少
壯時既司馬子長或一緇一笠度幾旦暮過之間以
告友人浸假有舍言之懼過不自量附驥千里則邀
惠於義烏方舟而北紆津微古十得一二昔者周公
作里鼓不迷遠道今其制佚矣余代之以側理非足
存也博奕猶賢唾壺欲闕執途之人而問之雖在桑
榆於玩白惜月其未之散出致紀程

癸巳

閏六月甲子朔客嘉興先是夏四月乘舟朱梅麓太史
弘文院編脩服闋有長安之約同會武林請誅於構李
而太史未至門人包令瑞 瑤 家周里街之東偏下其
榻數夕矣宿澹永齋

巳巳朱太史泊嘉興北門

庚午薄暮太史以東至

辛未昧爽入東門別梅溪李楚柔 鳴 沐我飲我迓包
氏酒數巡以輕舫登北門之舟如浮屋別訪朱方庵昇
於楞嚴寺值海鹽俞君升 雪 來共搗錢太史舟中燭跋
而別仍作家報不勝黷然太史貽三十金託方菴為郵

夜熱不甚寐

壬申辰刻解維五里杉青閘其右差墓為漢朱買臣婦
買臣墓在月里街東塔寺內又夏邑縣東南三十五里
亦有墓二十七里王江淫舊鉅姓王氏江氏居此其絲
衣被天下大賈驚集阻風而泊夜改榻始安

癸酉枕上聞榜人云欲雨方為早農幸起視仍果果也
三十里平望鎮吳江縣吳淞分界有驛門榜入浙第一
程市多壁而西南鶯脰湖以形似名唐張志和釣魚處
源自大目至荻塘會烟溪水併出平望安德橋滙於此
其東南汾湖一曰分湖界吳江嘉善二十里八尺鎮屋

無完室相傳 明憲廟安祀姚氏家貧習耕緝貿市日
不忤視應選入宮髮素種種不盈尺登舟過平望一夕
髮長委地今地名八尺見馮夢禎嘉興志中按宋陸游
入蜀記過平望二十里曰八尺則前說妄也地產銀魚
土人暴之為脯貴織白二十里泊吳江縣北馬頭宋天
聖初平江府通判建安徐爽自嘉興市涇至吳江赤門
石橋九十餘里築隄繕橋今嘉興之橋道侵削杭人至
沒脛入吳江完整昔丙戌北兵大至役杭嘉人治馳道
可並五騎凡完墓稍礎俱撤之岸水放築尤苦曾幾何
時葦廢惜哉又崇禎戊辰秋游虎丘經吳江城西門晚

走東門之長橋袤千餘尺登垂虹亭詰朝渡太湖浩漭無際幸已後委涉吳江直城之東折行從運河馬又吳江城南方塔其巔云與吾縣長安壩等水勢窪隆迥別如此故吳易濬杭易涸蘇州舊名平江謂地下與江水平也宋慶曆二年築隄便運截江流五十里致太湖水溢而不泄僅於寶帶橋分勢下通吳淞

甲戌曉望西山致有爽氣二十里尹山橋橋左一培樓目九里寶帶橋唐元和中州史王仲舒築石隄通運巨數十里隄外吳淞江內為澹臺湖捐帶建橋橋洞五十有三澹臺滅明南游家於此後陷為湖吳縣西南十八里經鱸塘俗云鮎魚口十里抵蘇門對門之滅渡橋歷盤門胥門多丘墟瓦礫往過城下中丞某里其城不備衣衾竊為晒之城濠即夫差錦帆涇也未刻洄閭門金昌繁麗不減於昔閱書肆收四十餘部朱太史曰蘇杭金陵外鮮書肆矣

乙亥微雨霽霽朱太史午隙欲游虎丘從史之贊一舟經丰塘道柳成列不似髡我西湖也酒數行及山下並葛衫蒯履導隸喋聲夕陰吹涼眉宇生綠自生公石劍池鶴洞而上登靈巖寺遙轉廡旋領峇幽曠返而村官建德朱氏酌太史臨流投襟余輩為不速之客錢塘黃

文甫宏憲師天主教諳日家言欲偕一行郭守敬之學為未至余素苦勝政以太史知我免於濡首席散漏盡二刻

丁丑錢塘裘東皇龍來同北上

戊寅過裘東皇舟中見黃文甫銅簡儀如鏡徑五寸綴珠為北極中亘鐵衡垂以絲節候星經分面可攷第鏤列鐵毫須離婁之目余不能辨是日立秋

己卯陰苦暑累日不出崇禎甲申冬膠州高相國弘圖解紱僦居姑蘇城隍廟之南明年二月余過之常熟毛子晉邀相國於虎丘同雲間未太僕曰或吳人徐元

歎波僧石林橫舟對月進河豚相國不著太僕年七十五善容城卻老之術無夕不內語鄙齋石林善鑒墨刻明日相國出淳化閣帖俱硃筆旁注云文衡山似未然尋別相國四月終相國趨杭州五月終趨紹興閏六月相國絕粒卒姑蘇僦宅度仍屬王氏欲過之不能作襪襪徒切西州之慟

庚辰熱甚朱太史子不善乳僦居下津橋毛氏所便醫辛巳晚眺於下津橋不異蘭臺之風是夕舟人為太史子祝釐演劇余登飲頗酣或言闔門無蚊余曰否否連柱其口已聞馮元成集闔門沙盆潭無蚊松江金沙灘

亦無故悔向之臆谷
士午游戒幢禪院徐中書青芝菴捐別業以滌金谷之
習右葬茂林祇和尚稠柏廣隄同於北印彼尸陀林不
若是也

癸未是日英人賽司疫之神士女駢舟如漆浦午同友
人乘舴艋而西望王文肅相國墓道問其堂斧尚遠自
楓橋北入慈泰寺則舊王路禪院也萬曆中常侍張隨
建賽者最馬儀仗供帳導神以出及於城闕肩踵摩接
不之耐運入寒山寺寓戎主益嘉江村漁火唐李猶佳
筆之場非如今劇市也近同朱太史於門觀賽者多角

觥之戲時總戎王煇樓船泊下津橋西蒼頭彈一十歲
女損目一老人破腦

甲申早同范沈二生問道越虎丘田間植菱茨菰葦
蕡交蔭蔚蔚良苗兀兀惟雨足渴半塘多新祠如土巡
撫國寶且謹死何祠為有嚴烈婦顧氏墓以救夫目刎
者徜徉虎丘問沈生呼茗酒俱再從虎丘橋而西中道
值雨濡其衣行里許則土燥諺所云夏雨分半跡也

乙酉卯刻始發舟五里楓橋新隄甚壯以風逆挽之強
詩云汎汎揚舟錦纜維之錦繡也大索也纜綫也其挽
舟之始乎二十里許暨戶部權舟於此昔余輕艤通刺

關使者而過之今奇細不堪矣村官朱氏仍饒太史備
以賈姬似琴操入道之年而善酒酣別改唐詩燭下姑
蘇望雨池輕塵客路青青笛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北
出吳關幾美人

丙戌晨起望西南諸山其最高曰穹窿山幕以雲或雨
微而無如早慙何也二十里望亭鎮往夾河環關今左
岸葦舍屠沽者數家耳二十里新安鎮三十里無錫南
門自浙墅未隄不以石

丁亥早泊錫山驛至鄒氏放生池柳浪游鱗誘以炊餌
吟唱相向哺後同朱太史游慧山舊名九龍山贊一舟

周公瑕天球所題有雀舫也小飲登陸故學憲鄒愚公
地先石坊當其徑曰山靈人傑意學憲未足副之第二
泉出石穴方欄文許汲未絕紋前為漪澗堂長沙李東
陽書有碑列詩二首大書正德巡撫豫章某立名氏劇
去或李士實以黨叛故磨去之即稍南入榜里鄒氏園
脩廡曲池綺閣涼臺在在而有大都以土木勝其題額
並傷巧愚公以全力飾之今多易主瓜分而五之金谷
平泉何足恨哉榜里即古之春申碕過忠山寺不入問
二泉書院亦李東陽題門徑雖覺邵文莊賢道風不遠
則鄒氏金注者拙矣慧山北連錫山惜未以一節收之

遂舟太史運泉六十器嘗將氏酒甘而不冽舍之間之
揚子江水惠山泉一升俱重二十四銖濟南城內舜祠
西杜康泉二十三銖無錫西門外梁溪源出慧山與運
河合北門迎潮館下即蓮蓉湖今多埋

戊子辰發十五里潘豐鎮五里洛社橋左墟而右屋凡
鄉落類然十二里五木鎮十二里橫林鎮市民尚數百
家通雜販十里戚墅堰左戚氏櫛比也運河自鎮江
至杭州相傳隋煬帝鑿濟寧楊太史士聰於戚墅堰讀
遺碑云戚墅支河自六朝已有之此言必有所據夫使
運道未通而先有支河北涓涓者將何所歸則知自古
而非非自隋始也或曰而濬之耳余按禹治水於吳則
通渠三江五湖其來久矣夫差鑿邗溝以達江淮加濬
江北豈蘇常道地轉饒齊楚猶不為通穢乎六朝都建
康凡三吳船避京江之險自雲陽西城鑿運甬徑至都
下隋廢二瀆大業末穿京口至餘杭八百里或深廣或
鑿治泰之目自戚堰而北土坡蜿蜒循常州城南折行
夾岸如複嶺且十里泊西門之毘陵驛
己丑陰入常州城門闌林立間闔勤儻各坊供龍神樓
早午放舟十里新聞泊奔牛鎮相傳梁武帝
有人於石城掘得一僧瞑坐土中奏於帝以問誌公曰

此入定耳可於旁擊磬則出定矣試之果開目問之不
答誌公乃語其前事云云其僧一視誌即南奔道遂之
坐地化為牛故因以名一曰漢時金牛出茅山奔此今
置閘不閉按武進縣西北彭山岡阜相屬數百里有齊
高帝泰安陵意古人治渠遺蹟也夜微雨

庚寅行二十里呂城吳呂蒙嘗築此屬丹陽其地饒於
奔牛今濟同市門多塞僅圭竇以避驛驛河中壘石左
右置閘五十里泊丹陽縣是日陰夜微涼南門對河石
碑四一宣尼蒙馬廐有吳延陵季子之墓一尹和靖一
石曼卿一韋侍中皆墓碑江左丹陽尹治在金陵非京
口

辛卯發丹陽危岸數十尺如九折坂故一曰曲阿經練
湖石閘晉陳敏引長山之水滙為練湖周百二十里石
閘八湖水釀酒色白味甘十五里張官渡逆流舟不即
前渡口居民數十家檣榆在門綠陰交映十八里黃泥
壩隄益峭河流如壑高原之菽幹不墮尺十八里新豐
鎮稍殖十里獨山積土濯濯落照如畫丹陽令安陽
英之謀出未太史之門被劫方解組未謁太史言治狀
其脩石閘費千六百金誠堅整且舉卓異以賦詠被劫
則保障不如壘也亡何野泊同太史飲頗醉

壬辰行十里丹徒鎮秦始皇東游以此有天子氣使禱
衣徒鑿龍目湖中長岡使斷岡改名丹徒今水北注江
通潮湖方至挽舟而爭邪許如沸 橋左天樞廟祀
漢留侯道家崇奉之舊鄞縣沈文恭一貫題楹不及訪
道中華氏園竹樹峭森彼素封不傾於亂亦足多也丹
徒赤沃村舍完潔二十里泊鎮江西門間丁卯橋在城
南三里晉元帝子哀鎮廣陵丁卯日建今過其處惜未
能問耳入城東經千秋橋至月華山城隍廟踞其陽稍
北登公館之萬歲樓晉刺史王恭建按公於黃鶴山西
南創萬歲樓西北創芙蓉樓俗傳此樓飛向江外以鐵
鎖縻之樓上時見白氣如煙刺史必喪輕者貶若見紫
氣則進爵唐詩芙蓉紫氣滿西樓又江上巍巍萬歲樓
今守劉芳烈新修遊眺江山頓起六朝之感
癸巳舟人樹檣為避同同范生西走陽彭山出田間循
壘而上東岳廟唐天祐間大夫周敬福建廟貌觀窈周
氏裔世守之云宋丞相必大 明初尚書啓新洪武十
九年成楚雄衛改都勻譚牒誥勅猶存門內亭八角穴
其齋脊以透木香此花之檟楊也重階南出為達禱西
洪山寺門左多修竹惜刊句題名增此君墨刑殿供水
陸神像若干幅正德十五年內官繆瑾募繪於南都者

又稍西入凌雲寺摩小僧云本智果院唐時十八羅漢
夜現光從寶蓋山凌雲去其二寶蓋在寺西南土阜耳
遂陽彭之北麓入藏佛寺其地宜眺江而特垣隔之可
咲也尋午飯則有北園之游循西門而北京口驛旁楊
文襄一清祠東出委巷走田中避雨村舍少頃登甘露
寺吳甘露中建脩廡數千尺陟凌雲亭裸坐作天際真
人想右多景樓尤雄適閱碑記云樓一曰春秋一曰玩
江既徑甚又云樓下有潭曹瞞題以秋月夫孟德南征
在濡須非京口也山北支河通江豈秋月潭耶孫劉走
馬碭在秋月潭右山北下石室中貴人生祠游人詩刻
往往刺目寺南徑直而峭如危脊可數百武土山旁屬
意未帶海岳庵遺址緣磧而下得鳳凰池 明高皇帝
所幸又孫劉試劍石頑礪鼎分外為演武場甲申鄭都
督馮達鎮京口琢山而柵今求其彷彿不復得矣莫雨
終夜未止
七月甲午朔未列雨霽
乙未朱太史招吳丹陽游金山晡刻同棹輕濟汜汜有
聲秋江澹冶佐我浮白及岸僧導從石門則蘇學士解
玉帶處稍西龍游寺 明遠三題額其第一泉僧井以
欺人對之方登塔躡一級苦汗而止召仙閣勝際空拔

妙高臺不如也妙高臺奉蘇子瞻僧佛印二銅像崇尺許面龐俱肥側席既對如聆聲咳而臺外偈東又學士祝柳庵矣順濟龍王廟韓世忠伏兵墮兀術處傍祠世忠當肖兀術像其下為快順治初梨園演麒麟傳奇至兀術哀告韓門改府與睥睨狀主席不以為然又弘光元年吏部侍郎德清蔡奕琛入相於翰林院開宴未劇則兀術哀告韓門也人事不修妄相矜詡長江果天整耶時兵部郎楊文驄孫金山而城之費萬餘緡葉之如傲屣至今有遺甃馬山左善財石山右郭璞墓中冷泉出其下近若咫尺風濤擊撞望而神慄長洲陳明卿先生亦嘗三過其墓有泉泓然或題曰卧影金山鏡詩徧壁有漢壽亭侯畫墨竹一枝亦神所授也階城白石出香山距鎮江四十里金山以大江勝而六代時無間今刻畫極矣使山靈悔黥刺而返混沌愚公且移之矣遂飲於舟斜暉迅颿各相別

丙申早起沿江三里曰銀山多叢祠左曰補院巖其下壘石為門曰昭關按戰國策伍子胥囊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菱夫素隱也無以餌其口坐於行蒲販乞食於吳市昭關在和州界距全椒二十七里又歸德府城東南三十里亦曰昭關子胥渡江東走吳當徑

和州今京口其走姑蘇道也門傍石壁刻饒銛孝血字崇禎二年後學吳成學為伍師立以事問土人不能對豈即子胥事耶或今人因伍氏例見之也至西津渡京口舊名須口即西浦也瓜洲直其北玉山据江胥立江水湯湯不風而怒玉山寺之門一曰避風館瓜洲館亦如之並以急洄稍左危巖千尺上有神祠祠下重階曰耒煙亭蜀人雷起劍立吞吐波光縹緲無際然因金山而銀而玉其汰已甚石衛尉以財累竊為山靈祟之南半里蒜山奉石戍削上設片墩北魏燾至瓜步宋文帝遣司馬到元慶寺守蒜山諮議奉軍沈曇慶守北固尚書褚湛之先行京陵仍西陵 明皇皇帝追敗漢人於此大倉吳駿公先生蒜山懷古有滿江紅詞沽酒向徐聽下雨江聲千尺記當年阿童東下佛狸深入白面書生成底用蕭郎屐屐倚輕敵笑風流北府好談兵恭軍客○人事改寒雲 舊壘廢神鴉集儘沙沈浪洗斷戈殘戟落日樓船鳴鐵鎖西風吹盡王侯宅任黃蘆苦竹打荒潮漁樵笛仍過銀山稍南金瓶山岸小其上殘碑為元學田記碑陰隆慶戊辰仙居吳時未題曰水探亭山下潮音洞斗穴耳午飲訖又越陽彭而西十里大峴山泰始星發縞衣所鑿京峴也小憩於茶庵又南里餘

北游錄 紀程

曰小九華萬曆初里人周棟棄家事地藏佛開山以代
池州九華者規制軒翥間招隱鶴林二寺云近之東出
途遙披莽甚苦而反畏渴不畏步也吳丹陽昭扇
帶辭

丁酉使附家問宜興陳編脩寶庵子飛未饒朱太史示

趙子昂真草千字文同閱寶庵極言巡臺李成紀之綏

靜如高郵告訐至閉城絕人跡李至焚牒不問人始安

趙氏墨蹟太史和以為贗筆午祭江阻風泊蒜山

戊戌已刻微雨午大風同泊金氏義馬金漢慈已丑進

士任廣西右江道右叅議駐柳州壬辰七月城陷八月

至桂林十月入十一月遇害以喪遂明年任光祿寺

卿

已亥已刻乘風渡江十五里即瓜洲立鵠首繼目起忽

順流楚蜀收於一帆吾輩不能擊楫中流猶當橫槊賦

詩也舊瓜洲村為揚子江之沙磧沙漸長其狀如瓜子

接揚子江居民萃焉唐為鎮今立城稱婁地上下二閘

始極挽力俄風急遂引辯吳夫是將伐齊築邗城下掘

溝為邗江自江東北通射陽湖西北入淮通運隋大業

初發淮南氏十萬開之自山陽至揚子江吳隋雖輕用

民力今漕河賴之西門約曰今父老子弟患苦我百歲

後期令子孫思我諒哉晚大風雨道泊瓜洲運河至揚
子橋東西分注一向儀真一從瓜洲入揚州故名三汊
河隋大業十三年大駕出揚子江臨江宮至唐始積沙
至二十五里開元中潤州刺史齊澣濬之曰伊婁河或
即此河耶夜雨

庚子晴舟趨揚子渡即揚子橋舊縣也李白詩揮策揚

子津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七月己未移揚子縣治新

城辛卯渡右建塔今五級未竣久之泊揚州廣陵驛同

友人問渡東入福緣庵本福國院僧德宗明道位二十

年拓之傑閣重樓縹素雲集好談休咎實忘今五月武

司理續緒杖死云出巡臺李氏意足傲游袖矣庵左故

少司馬樂平范公鑿祠范嘗任兩淮都運諶曰鹽政矣

廢公未達鹽政美興達我公又曰范未早我人飽范未

達我人饑見萬曆辛丑揚州志今裔孫文程久相故特

新其祠又走驢子巷訪沁水劉生嘗念陽城張鏡山先

生往吳孤孫院院期劉生都問未值因入善慶庵其麓

如福緣尤整潔以歲之不登僧日三糜也遂過文峯寺

塔迨舟宜興陳寶庵具美求詩勉成一首以書拙第錄

上兩淮運司故董仲舒相江都時定城東法雲寺故謝

安石完並不及問

辛丑陰入新城之挹江門尋瓊花觀行久之入興教寺
有唐揚州蔡訪使杜祐景雲三年改處置使題名八角
石柱出即善釐觀勅脩今漢后土祠門以內無雙亭石
臺隆然枯林人餘云故瓊花也揚州瓊花天下第一而
全椒縣西四十里瓊花池相傳王母侍女許飛瓊所植
隋大業初煬帝從江都間花之義移揚州后土祠中春
時歲開與后妃聚會之唐宋嘗移汴移杭皆不活後送
歸教榮如故歐陽脩守揚作無雙亭紹興二十四年金
主亮入揚搗今而去有道士護其萌芽仍茂元順帝至
正間花萎其金椒原產處名六丈鎮元王本齋詩云
丈老人花滿頭一枝流落古揚州不知誰是我花手直
到而今香未收又仙史王興入秋長山見洞中千歲金
蟾蜍山頂瓊花本徑八九尺葉如白檀花如芙蓉香聞
數里今安得其種子后土祠并宋曾涉守揚州有黃冠
乘雲而下入井中因鱗死日下視見一洞若曰玉勾復
使入則水漫不可尋矣仍出挹江門曰戶部鈔關橫舟
如游野非吾杭之柵流也其江東為平康所謂三分明
月在揚州也亂後色滅揚州分野正值天市垣所以吳
地市易浩繁非他處比
壬寅雨霖霖於城隍廟從舊城安江門入廟內銀杏樹

園可四人神御殊牒批日月云捨身免快何達等二十
九名日候奉司登壇出入多有不到至情人替代尤屬
非法除已往不究外云廟祝之誕如此舊城離遠遠
在新城下夜大雨中宵聞米太史西河之慟夢夢應都
試幻甚

癸卯陰沁水劉氏未因寄陽城張連侯書親山先生孫
也

甲辰漫步入淨慧庵竹樹清疎不知為蓮社也沙門牧
塵道志方理懺度厄出而有僧追問則劍安上人也吳
興施氏子嘗寓吾縣香花許氏園中各語舊事去之舟
移鈔閣前以權使赴飲不啟鑰也夜始月或以章臺微
適微雨後謝不任履

乙巳權使放舟于泊寧海門入城出廣儲門沿西壕上
梅花嶺益積土也下為八角亭又過曹襄愍銑祠僅存
梓楔稍西細榆列隧試入之明督師太子太師兼兵部
尚書中樞殿大學士可法史公墓承嗣男得成泣血立
石間乙酉四月揚州陷有僧指公骸殞之墓草且宿不
勝飲恨入天寧寺故晉謝安墅義熙十四年梵僧佛馱
跋陀羅譯華嚴於此締造雄麗為淮南第一禪林銀杏
樹亦古因問平山堂道僧云不甚遠實鏡度紅橋雖平

原曠寂實北邙也經法海寺蜀岡在曉足加提入大明寺古曰棲靈寺宋歐陽脩平山堂在寺前而廢右第五泉渴飲不能味也唐劉伯易品其第五李秀卿又品為第十二軒輕何常猶措大試案况余之舌端能定哉寺枕蜀岡相傳地道蜀脈直揚子橋之新塔望揚州頗遠勢不自已西入司徒廟蕭梁時如皋茅勝與友許祝蔣吳相善共除虎患又密送王琳於朱瑒葬於鄴五人均立廟隋追封司徒尸祝特感出問二十四橋云南且里許以迷樓見奪又過大明寺東折觀音禪寺僧坦詰曲大有致而門殿塵積為隋煬帝迷樓及摘星亭遺址其地大儀鄉宋韓世忠敗金處雷塘二里而近隋有大雷小雷之宮上塘長廣共六里餘下塘長廣七里今皆為田今曰雷陂距城西北十五里以足欲亟返過西門濠水一夕貴勢家別業相望借流種荷所謂穎水清灌氏興也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廣陵城堅濠廣四野受衍政利步騎雄聞晉唐今西門摧頽豈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往反弔古益有無城之感

乙巳陰干發十五里揚子灣一曰茱萸灣故隋北宮也四十里泊部伯鎮晉太傅謝安出鎮廣陵築湖隄氏比名伯甘棠焉因名湖與埭屬江都其東又陵湖齊建武

五年立表塘屯以灌民田西曰茆湖舊有斗門橋漕河涸則引湖水濟運是夕江都劉孝廉彥祖元凱兄弟進饒朱太史同飲始月別即兩鎮雖劇晚不克登

丙午兩揚帆十二里至三溝我舟楫折方據梧聲震不知其故時帆洵水之半驛卒六人適坐帆下無害旋霽登枕樓望部伯湖瀾瀾無際旁土橋廢十八里露筋女廟年代里氏莫攻女同姪行夜止道旁投田舍女竟叢蚊吮死筋露後人表之立廟三十里泊高郵朱太史過慰

丙午辰刻微雨已刻發高郵五十里張家溝高郵有樊梁院社三湖哀三百里漕河高於田湖高於河弘治初戶部侍郎白昂於高郵北五十里作外隄四十里曰康濟河舟始免風濤焉意張家溝所發軔也二十里泊界首聞有驛屬寶應落霞射水似石家紫障

丁未雜初號聞雨聲起見晴色自江都來水瀛而山絀民多苦舍田多汙萊魚蝦頗貴岸苗欲枯懼公泐病漕誠河無全利也二十里瓦店鋪午過汜水亦小市也水決後入為汜爾雅凡水之岐流後遂本水者曰汜西望汜水湖東南衡三十里南北縱十里又連清水湖東南衡十八里南北縱十二里游波決濟東以長隄三十里

槐角樓一隈如樓素苦沮如始十里設刀梨列游微之士二十里泊寶應西門是日晴得月寶應又煙并噉木菽蒲葦雨澱總漕之舟至自江寧茄吹波沸津陸交驚桐城王編脩大初先泊不避絆紮其二人寶應城南北各建戎樓碧霞行宮珠整麗碧霞元君即玉女也李錫璠池記黃帝建岱嶽觀遣女七人雲冠羽衣焚修以迓西崑真人玉女獨修而得道早發不克登河濱高啟培物潤戎後為崔瑄和弟瑄六合尉也雨滢之間恒發寶氣曰寶河縣西白水陂鄧艾置溉田萬二千頃宋元嘉末決水以灌魏軍春今之白馬湖也十五里黃浦山陽縣氏桐木茂十里涇河二十里平和縣其土沃十里三舖十里二舖十里一舖泊楊家橋夜雨
戊申晨大雨十里泊淮安西門王編脩求解於總漕沈文金登朱太史之舟留宿述仕路傾險洵過於太行瞿塘也

辛亥晨見巨魚羨之舟人曰崇禎己卯江陰捕鱈魚長四五丈剖腹有男子腰二十金布囊革履如故捕者憐而殯之午入城至放生池殆百畝其形如玦繞以綠楊平橋亦欄旁興隆寺文漪淪洄對久之暮吹藕云產高郵味奪杭品
壬子西渡走田間麻菽被野問土人以高家橋曰相距四十里漢陳登築堰萬曆九年增築漕運新河所取道也田西盡為湖間周世宗開老鶴河於淮安城西或其處乎淮人儉約故云淮貧濱河多苦舍或凡其內益瓦屋一楹歲徵一兩五錢苦舍止一錢五分凡兵船枹船貢船其至絡繹貢米肩債成瓦舍之是任一瓦舍歲且費數金故苦之以避徭也近泰御史世禎痛裁之稍避
癸丑雨
甲寅霽仍西渡望西湖色喜終迷逕而止
乙卯
丙辰
丁巳舟人再檣或貽朱太史雙鵝產海州者
戊午見鵝卵大於鵝卵褐色而斑又淮人沒各於本坊土神廟饋飯三日夕與其木主至城隍廟焚楮幣貫罪而逐山陽胡給事之駿近卒子孝廉可及亦徇之楚人

高鬼非郎午走西河嘴漢枚乘故里也市廛隱販亞於
維揚

己未莫飲於表東皇舟中以東皇自姑蘇游金陵昨至
有酒資雖持蟹螯未膏

庚申筆帖式喜福者滿洲人年十七入燕語貌同於中
土善國書給事總漕今昔理事官巨艦列幟同婦舍騎
而舟明瑞錦被後豈自知有今日哉筆帖式漢所云書
史也

辛酉昧爽同舟朱虞臣秀才沒於河上是日陰夜微雨
壬戌晴自舊入入於火城有大池葭莢茫茫故陸通判
珏物胡給事據之今又不知誰屬矣經新城之南門度
高橋故東平侯劉澤清甲第一區門館壯麗曲渠高甍
劍衛駢列葳蕤大河衛并井民居數百家鳩工萬手窮
日無夜乙酉四月鍛金器若干備千節京餽俄遁去今
為公館漸黜剝是日通過鍛工云遁之先吾和叩大奴
君侯計安出曰我公辦一老以全淮人因漸調其吏卒
而遁遂故道新城如野火城如蕪舊城猶不失為都會
也舊城經楚元王廟墓陷不可入莫微雨適江寧袍船
至勢張甚我移其絳

癸亥總漕貽朱太史螺鈿杯十二樓金刻玉髮翠毫丹

出維揚巧工直百二十金按唐大理蠻閣羅風陷成都
得巧工以歸習其藝至今重於滇南今維揚匹之矣哺
刻發舟折行經湖心寺水木扶疎聞山陽縣西北十里
故沙河宋轉運使喬惟岳所開以避山陽灣清河口之
濤後蔣之奇又自淮陰開漕渠至洪澤湖入關 明永
樂十三年三月乙丑平江伯陳瑄自舊渠疏之置牖曰
清江浦宋元運船上於滿浦開更剝運入淮四 里自
清江浦鑿渠二十里民甚便之凡行十五里抵板閘閘
廢前二十年舟內轉里許經樞部公署而後出今移河
直達樞部放舟出公署數百武駐河上之水心亭樞署
前石橋并廢今猶曰板閘非故道也宋元舊河湮尚隱
隱可見市居千餘家

八月甲子朔樞視佐兵餉其法嚴加於潞野維揚十五
里清江關燒石畚土為楔橫板二丈有奇工曹司其啟
閉閉則下鑰啟則怒流 明清江浦戶曹二工曹一督
造糧船今裁戶曹之一併於工曹商舟由閘例徵鈔若
千梁頭若干給閘票限十月訖事如限內雖十往返無
限也泊月河

乙丑訪平江侯陳恭襄祠恭襄經畫漕運利賴百世其
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免淮河之

惠就管家河築隄十里以便引舟汲儀真瓜洲二壩潮
港之漕鑿呂梁徐州二洪巨石以平水勢築沛縣昭陽
湖濟寧南旺湖長隄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
隄隄內鑿渠亘四十里通舟南北自淮至臨清相水勢
高下立四十七閘於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於德州臨
清通州皆築倉規制詳矣廟貌巨麗今漸有黍離之色
祠左靈慈宮後殿據土阜上可眺遠轉南入善應寺雖
偉壯而諷唳寂然又過常盈倉地甚僅存數楹墻廣
厦倍於常制初江湖浙直之民輸粟淮上貯於倉候免
漕卒曰轉運成化初漕卒直領棗州縣為長運矣淮濱
多倚氏宿實巨室鱗次誠劇市也
丙寅己刻發月河河南氏祠北地狹長十五里濱外河
直王家營遵陸者渡馬屬宿遷時風利舟發內河十五
里興福閣寺望碧霞元君廟十五里通濟閘初陳瑄慮
黃水灌內河易於塞設通濟興福清江三閘慎其啟閉
三月初運畢即下鑰築土壩惟貢鮮船啟一閉二通濟
閘最險勢若建瓴各舟并力而挽又淮上繫輪絞之得
不遲墮過此人人色喜北岸甘羅城可周四里積沙與
城平四門塞其北餘不加鍵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內淮
安院河同知公署翼舍數家按甘羅說趙有功爵上卿

未相相秦者其祖茂也規矩覽舊淮陰賈相傳甘
羅築兩後土中嘗得小錢狀如鐘有篆文不可識俗號
甘羅城余意戰國遺堞諒不可接跡此舊縣必宋人築
城以禦金元者或云寶應有甘羅廟此其葬處又寧國
南陵縣北七里甘羅城堦覺甚工中可容數千人門址
略存又穎上縣東五十里甘羅墓何其城其墓之複也
舊縣西有千金寺北有韓信母墓與漂母墓相直耨東
西二墓舊縣向故秦墓俱未及問甘羅城西數百武曰
清口金龍大王廟最著靈無舟不禱優唱灌耳旁祠張
將軍勅封聖濟勇 王奉 平浪元帥大王職黃河
將軍職淮孫英時張相嘗屯兵閭泉之青山禦海寇沒
葬焉建炎南渡虞允文與金人戰采石見大旗上題張
將軍姓字詢土人之從軍者得其神蹟進封為侯至景
炎元年勅封靈安王誕辰十月二十三日惠安令致祭
為常意即其神或別有所出未可知也淮清河濁而黃
強於淮陸慶初朱尚書衡分黃道淮力刷清口淮黃交
相為用天啟辛酉福清葉文忠 向高 應名道淮而膠得
張將軍風助見廟記中其大王始末辭刻曰謝錡晉太
傅安之十一世孫也安與王羲之好游上虞之東山從
子玄居上虞徙安溪之下墟灣今錢塘孝女北鄉也宋

徽宗時謝達明遠提舉淮浙以蔡京相國逐廢錢塘之石門崩及卒顯靈於鄉再傳生緒英邁軒舉望之巖巖可畏髻鬣時與里兒浴溪上獲光明大珠一摩弄輒溪雲滄集心人莫辨有神龍揚鬣雷電中似欲櫻珠去者急以垢穢匿之晴霽如故緒視龍猶蟻蚘蜥蜴稍長更折節就學性剛決遇不平事輒慷慨持論怒髮裂眦而起以謝太后戚晚絕意仕進建望雲亭於祖塋金龍山之巔題曰東山渺渺白雲低丹鳳何時下紫沆翹首夕陽連舊眺漫看黃菊滿新溪鶴閑庭砌人稀迹苔護松陰山徑迷野老更疑天路近蒼生猶日望雲霓性個儻好施值歲饑多散錢穀賑下墟之餓人甲戌八月大霖雨天日山崩緒泣曰天目主山也而崩宋其亡矣德祐二年正月帝遣楊應奎上傳國璽降表元命宋內侍王桎入宮收衣冕圍藉寶玩車輅葦乘簿履等物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三月伯顏傳克帝牽羊繫頸之禮趨帝及太后入覲太后全氏與帝肩輿出宮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庶僚三學士等獨太皇太后謝氏以病留臨安無人從宮人昇其牀以出侍衛七十餘人同赴燕緒大慟題云立志平夷尚未酬莫言心事赴東流淪胥天下誰能救一死千年恨未休湘水不沈忠義氣淮淝自媿

破秦謀苔溪北去通胡塞留此丹心滅虜酋莫笑狂夫老更狂推輪怒臂勇螳螂三軍未復園中土萬姓空悲塞北鄉動地聲名懸宇宙擎天氣概蕩邊疆忠心目古人人有莫笑狂夫老更狂書畢赴水死苔水高丈餘狀若龍鬥結尸逆流而上經旬不仆面目如生遠近駭以為神祠葬祖塋金龍山之麓元末鄉落皆夢緒為神曰中華有主矣黃河北流此其驗也 明初傅友德敗元人於呂梁為神助云天啟丙寅加封護國濟運金龍四大王華亭陳繼儒有傳余謂謝太傅以未歷唐宋殆九百年至緒不當十一世明遠既徽宗時提舉德祐且百餘年不當再傳生緒世次恐未核是日舟人致禱太史為告度焉

丁卯舟人云我舟昨歲膠於宿遷總督河道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廣寧楊方與清初解元以宋口徐州北河決潰及諸縣役數萬人治之十一月自清江浦南及淮安楊家廟解凍趨役寅作酉息稍不力岸兵即矢貫其耳簿尉等被垂扶杖而立清江浦至清口三濬三淤或言金龍神之靈不之信入廟不揖神附榜人言其謾以妖妄再杖死最後輩裹其人沉于河三日不死泝流而上始嗟異之時南河湯湯中流若界畫窪隆殊勢揚目約

神四月二十日開廟萬艘競濟因葺廟有加禮哺後放舟渡淮河自泗州竟山嶺回至此入於海出泗州曰南河來入汴故道也出清口曰北河洶湧濤濤心日廓落十里泊清河縣縣廢無城儒學大成殿碧瓦猶壯有大清小清二河俱泗水之委源出泗水縣經徐沛至縣西北三义口岐流大者縣東北小者縣西南俱入於淮是夕酒間聞越中巨室婦締詩社詞社衣飾詭異理鬢訖復揉為亂絲垂垂紛紛竿不加首俾青衣持之衣長內而短外遊襲迤迤弓履本窄特長若干寸綿貫其前貴其直而不織噫真服妖也昔太康時婦人皆方頭履與男子亡異今書之備五行志之闕

戊辰歌風且帆且絳十五里湖城十五里三空又十里泊黃家嘴淮北蕭條瀕河為甚其墾田佃得其七業主三之主出十則五之更飯牛則七之河工郵使徭役絡繹迎則流亡不顧虛墓故土曠而人僊以儆夜賈客 遊二人鳴金司漏

已已行二十里桃源縣城負河之陰遙隱多節脩河備不得私采二十里泊滿家灣諺云黃河十里九灘故慎所泊恐膠漲也長年常以竿測避明水明水者自中流望兩涯隱隱如綫界也

庚午不風而絳二十里泊崔鎮居人數百家故中丞朱笈裔孫貧矣笈字懋學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自揚州來十里一敵臺總督朱大典所築至於臺兒庄今廢戎夜雨

辛未陰發十里三周十里古城有三義廟祀昭烈帝關張及諸葛武侯晉石崇鎮下邳築城非三國時古城也土人傳訛立廟以傳奇桃源結義耳又宿遷有諸葛湖每春陰嘗有城池觀市影徹水中俗傳諸葛孔明嘗屯兵於此余意必魏之諸葛誕非孔明也誤古城以桃園誤湖以諸葛俱耳舍之過時風迅舟駛三十里白洋河宿遷一大聚落也菽麥益不實販相屬十五里陸家墩墩里小河口南岸張將軍廟俗傳神為女弟出浴僉被舟婦白氏溺之尸隨舟三日始出事世氏論死神佐金龍大王治水廟旁俱其裔或外出置嬰兒廟中嬉戲終日不踰闕為冥護云實販恭事惟謹是夕野泊始見宿

鴈

壬申行十里至宿遷縣西門登金龍神廟吾邑陳素庵編脩時作碑記頌其攘夷功儒學在城外頗壯項王祠臨河一矮屋宿遷古下相也項王廟間錫梧桐古蹟土人云羽生於梧桐長於下相今祠陋甚抑為咸陽大報

凡耶縣北二里土阜曰馬陵山余前走淮揚城西揚之
金匱山淮之鉢池山世傳王好俱土阜不以為山也
按圖經始得之縣西二里陳家溝河通舟今塞宿遷于
淮北為沃壤難直銀三分餘不能枚數十五里泊董家
溝河至此東甚廣不數丈居民數十家並葦舍或露宿
土人方塘掃井復隈甚苦之夜雨按馬陵山凡中秋遇
月張幕其上月光照井一無所隔餘夕則否時有白氣
冲出

癸酉雨經過馬湖宿遷左路馬湖右張山湖路馬訛為
駱馬舊河直達邳唯寧鹽歷呂梁徐州二洪自沛縣
北入魚臺今路馬湖合沂泗二水出董家陳家二溝入
黃河隆慶末尚書朱衡開新河風濤甚險屢損舟崇禎
尚書朱光祚又開路馬湖五十餘里費六千金有奇是
日舟行竹箭之中漉濡而挽繞三里

甲戌霖合四舟之力以挽一舟遞相代也繞三里泊舊
河口往河水漫今湍急昔人穿渠特犄曲以殺其悍一
悍風伯九上九下進寸退尺雖若石九而荻花夾岸綿
綿數十里從風犄靡抗不露白騎不露響非所謂秋水
蒹葭也

乙亥左望路馬湖澄如淨練西南有山射目云邳州長

山陽山也 里馬湖店繞數家寄生澤園 里九龍廟
凡行三十里野泊夜月始寒

丙子行 里牛頭灣我舟折西北其西南邳州舊河也
東即魚頭集亦劇市是日行二十里野泊夜大風

丁丑早發十里馬莊集兩湫泊濟問之云本平陸受水
非河也枕人屢沒或涉或航賈人西指豐沛蕭碭云相
屬自改泗河徐邳東麥雖從陸不之出又指北山突馬

者嶧縣也界鄒滕間益泗河始萬曆壬辰尚書舒應龍
開韓庄淮安城西北四十里韓信始生處己亥尚書劉

東星鑿良城邳州城北六十里癸卯李化龍託工通二
百四十餘里今人不復知舊河矣是日行二十里泊二

部廟或問二部神所出不能答更初再帆不半里風微
戎寅迅帆四十里為夾界溝其左里餘劇市也河貫之

崇禎 河淤尚書宜興周鼎自界溝鑿至徐唐口三
十里市河遂廢今祠尚書傍立公館屬山東濟寧州又

三里循王母山之左折十五里梁王城淮以北多濯荒
汚洳始見山而喜梁王城遺址存余膚薄無所致意彭

越昌邑人漢武更山陽為昌國有梁丘鄉梁丘故城在
曹州城武縣東北三十三里越嘗漁鉞野澤中為犀盜

陳勝項梁之起符威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請越為

長強而許之與期旦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日中中越誅最後者一人設壇祭乃合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後為梁王都定陶疑此地為近度

關水上溢舟艤踰而往十

五里橫林莊邱峰分界處各置臺之表五里臺莊關凡關旁月河備水涸省絕故也星夕中秋節酒後步月遠山浮黛蒼花如雪一佳景也

己卯發十里候仙關八里頓莊關左岸隆隆未濟而聲壯八里丁家廟關自臺莊以至濟寧二百四十里關亦二十四地亢不瀦水特防以節之各專役啟閉稅師由

關不失尺寸十二里泊范莊關一日萬年莊關

庚辰陰已刻度關以滿險倍力十里巨梁橋關泊夜雨辛巳發十二里新關其成樓曰得勝臺二里停挽隈右

歇山雖卑不及登又二里野泊自臺莊未隈多石細碎枳步益浚河出之奔山脉也

壬午風利十四里韓莊關其旁微山湖為巨浸西則徐州道也三十里赤山湖民居減昔十之九山上木蘭寺王橋題詩處縣一曰滕縣郝山之陽木蘭寺紫呂蒙正非播也

十五里彭家口村多築樓四望備盜二十里夏鎮關西距沛縣三十里

南達昭陽湖亦大湖也工部郎分司徐州者駐節夏節鎮自新河或夏鎮為都會康阜樓會業門並雄踞河上又萬安朱尚書衙祠華亭徐文貞階記之吳人周天球書歲尚二祭微尚書人魚而市治矣時苦大水菽粟涌直問沛人明時進士止張給事貞觀張郎中斗南夏鎮

河北即滕縣

癸未行六里楊莊關隱頓峻三十里宋家口關為獨山湖即南陽湖也三十里馬家口關且隘舟竟越之

二十里馬頭關乘風宵行十里利建關十五里南陽鎮鎮關孟氏所戒慎于取南陽者地產穀多大寶嘉靖末

朱尚書自南陽至留城開新河百四十餘里又六里野泊是日見白楊初謂白楊柳類万梓葉桐幹玉挺可愛

甲申晚望南陽湖煙帆微開翕殊狀四里森林關元迄祐五年立亦小市五里魯橋關永樂十三年立西岸

月河千餘丈隆慶四年改正河復寬重析商賈奔騰關下宣聖墨池俗名研瓦溝其水黑有古碑曰宣聖墨池

沙洲寺圍柳如幕七里師家庄關元大德二年立懸流頓悍目韓庄未阡陌通波隈危一綫十里仲家灣關明

宣德五年之居人俱仲氏樓臺參差遭亂不畝屢寇至阻水合拒勇哉其子路之道子有家廟又勅建仲廟丹

檀紅垣不克展謁夕失南陽畫失仲廟二憾往矣釋於何日五里新闢元至正元年立八里新店闢元大德元年立八里石佛寺闢元延祐六年掘土得石佛像十二故名濟寧 十里趙村闢元至正七年立十五里泊濟寧之南城驛闢城南二十里鄭均庄漢時辭尚書不出明帝東巡幸其舍意在趙村南驛舍整潔以總河楊公於城署橋道無一遺者

乙酉濟寧州古任國也城在運河北岸泗水源泗水縣階尾山合魏庄等五十八泉至曲阜會沂寧二水及充之闕覽蔣詡七泉至濟寧又合沆水自天井闢入運沆水文之支也從通泗橋趨南門 明成化間水部郎新安畢瑜建橋坊曰濟川落成瑜子濟川適生登弘治壬戌進士納脩視舊名若左券又水部治河日夜夢緋衣人稱宋都魁某云公隈太偏吾宮今不為處區區桐園將為行路奈何水部寤索隈旁誌石得之改築隈而封其故墓而歲又夢其人謁謝願為公嗣詰朝次于濟時生登正德辛未進士都水郎中李太白酒樓據城上即南門之左葦葦方新唐任城令賀知章所觴李太白者也樓並祠二賢宋咸淳辛巳正月壬午沈光記雄宕可喜篆書方石三面遂出南門稍左古南池即沆水經天

井闢者有池植荷數畝唐杜甫與許主簿泛此有詩秋水通溝洫城隅集小船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菱熟經時雨浦荒八月天晨朝白露降遙憶舊青氈詩見石刻上為公館堂揭曰汶泗通津進為君子亭荷池夾之其後脩除廣堂 先朝詩君文諸石刻仍刷墨夫楊公身脩之不自為德務揚易代之烈其人豈易及哉南門即呂布射戰處有射戰臺東門外李太白沆筆泉嘉靖五年主事曰旆亭其上今並廢南池左曰觀瀾橋即龍神廟成化己亥建遂入清真寺西域人焚修處碑記云西域人亦古丁十三家來歸徙江寧後都人慕化齋集公置各地故濟寧建寺從其俗也又引一統志西方有聖人曰馬畢 德者生而神靈長行其教化導四方其塚芬芳生輝蓋其習事天不倣不屠今攷一統志不見其說止云默德那國回祖國也初國王謨罕謨德生而神靈有大德臣服西域諸國尊號為別語拔爾猶華言天使云其教專以祀事天為本而無像設其經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其書體旁行有篆草楷三法今西洋諸國皆有之又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之類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幹的思始傳其教入中國視爾說其人各異何也今天主教云出大西洋歐邏巴

國即所謂西洋諸國皆有之也第大同小異耳午過南門在城關元大德七年立又西北一里天井開元至治元年立一云唐尉遲敬德建益會通河元人鑿以通漕自濟寧至臨清凡四百里總河尚書及水部並駐濟寧肅禁特嚴此啟彼閉一蓄一泄日不再啟又往制十月望築壩吸河水於湖以便挑淺二月十日決壩通漕餘舟毋越進各開勒石具在其後十一月不築正月遂開今未審何如也天井開東報功祠祀尚書宋禮平江侯陳瑄都督周長尚書金純侍郎萬恭重修詞記云唐武德中尉遲敬德為虛龍節度使苦北地銅道乏絕乃開呂梁夫呂梁者非孔子所舊觀龍門者尉遲公以其險類真呂梁故藉名如東坡赤壁者云溯四百里而上及任為天井開故尉遲公所建堅緻不敗后博厚專車刻云大唐武德七年尉遲敬德建今治河者慎為元人分水所建非也禹貢濟水東出於定陶後魏鄭道玄謂濟水當草莽之世川瀆枯竭不與昔同宋蔡沈謂今歷下九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流其下然則今濟水伏流不見惟汶水由濟河入海李夢陽曰濟之性勁源於晉伏流地中乍見乍伏一支穿太行為百泉為衛水一支為濟源出山東為七十二泉大括天地勁氣在

山西人之性勁天下其賦亦如之所謂科州剪刀者也漢之性曲其流十里九灣鄆沔之間瀾為澤藪晉漢之漾也語曰勁莫如濟曲莫如漢每試聞聲如雷足當瀑布千尺

丙戌午過草橋開元大德五年五月河開三上下二新開俱天順三年改建中新至上新一里成化十一年三月日發十里阻風泊船見菊馬場湖東西巨浸晚飲語朱太史曰北魏鄭道玄注桑欽水經稔山水源委非身歷章亥之步也且道玄隲于江南何從考據今吾輩由江淮入于河茫如也况耳目之外乎太史曰古人在圖右書桑欽時圖書不之較若列眉今若繪天下縣道于一幀標于丹黃加攷載籍自十得八九也

丁亥行十里耐老坡開是西北分路之會 明初大將軍徐達開其堤洪武三年二月立開今廢二十里距野開一曰通濟萬曆十六年距野縣在漕渠西八十里古大野澤也開旁成樓曰通濟臺十里小長溝五里則嘉祥縣大長溝嘉祥古武城子游弦歌處大長溝春秋西狩獲麟處舊有坊曰獲麟渡亦大聚落也有石堡頃者析警九津要或成樓或堡今成棹鼓始息十里孫村二里汶上縣寺前鋪開正德元年立十里南旺土開南旺

淮七十二泉跨寧陽濟寧間即鉅野大澤東淮也距縣西南三十里宋時合梁山濼周三百餘里即宋江所據梁山也及會通河開畫為三中貫濼渠西曰西湖周九十三里成化四年堤以石萬曆十七年加築萬二千餘丈塼東西子堤千二百餘丈東曰蜀山湖周六十五里嘉靖二十年築東堤曰馬踏湖周三十五里萬曆十七年築隄三千二百丈有嚴子陵釣臺蜀山之下曰馬場湖馬踏之下曰五莊坡湖諸湖通連無間蜀山在水中望之若螺髻焉者獨也上祠聖母云伏羲氏母南旺湖多菱芡魚鼈之利夏秋間荷花彌望中有閘亭高阜六七春秋桓公十年會于閘是也魯隱公以下皆葬于此至今水際時見煙雲樓臺之狀夜過柳林間十四里野泊戊子曉走里許謁分水龍王廟高王廟在濼渠西直汶河汶自萊蕪寨子村至泰安州靜封鎮合馬名曰壘汶西南流與徂徠山之陽水汶河合又西南流注沅水其源有三自泰山之旁仙臺嶺一自萊蕪原山初元世祖時壽張縣尹韓仲暉前太史邊源相繼言汶水屬之御河北東阿至臨清陸運二百里為便後以都濼運副使馬之貞同源按視至元二十六年正月己亥肇工明洪武辛酉河決原武漫及安山於河四百餘里起城

村諸所陸運至德州永樂戊子命工部尚書宋禮疏之于開河間至沙灣比故河道北徙築二十餘里餘皆循其故道濼寧則引泗沅汶水舊渠二百二十六新泉三十六資運至沙灣則引黃河支流自金龍口者合之達于臨清役濼充青東十五萬人登萊願役者萬五千人用老人曰英計築戴村壩五里過汶勿東流從西南專濼于南旺濼執利之分水閘北距臨清三百七十里地高九十九尺南距徐州四百里地高百十六尺廟在永寧宋尚書禮大令祠祠刑部侍郎泗州金純都督大長周繼統濟寧州同知潘升正及汶上老人曰英時新築執壩以水濺上下閘俱閉待分水廟前泉溢始放舟晚過南旺下閘同宋太史楮涯入分水廟及宋祠往返十里是日發舟六里泊下閘碑或銅梨太史至以梯代云洪督師南下先徵梨若干萬佳種為盤已丑發十里開河閘元至正間立亦一聚落歲十月下旬為市集百餘華焉迨北東平東阿壽張陽穀之交境也有磚堡加以成樓十二里表老口閘正德元年立磚磚堡成樓如上五里劉家口閘七里靳家口閘正德十二年立五里金家口閘並有磚堡時風利舟捷于奔駟鄆縣范考功先文以愛歸值宋太史開北二里野泊夜

夢故劉念臺先生講博學審問節兼示李札挂劍草腥
不及詳念于先生無素何寐以之也

庚寅曉霧二十八里安山關以安民山故名山在東平
州西南三十五里山半有寺上有甘羅墓安山湖在州
西十五里漕河西岸周百里琢堤置閘以時蓄泄曰水
櫃水歲填淤民多災收其中萬曆十六年始復舊閘有
碑堡水始平其西壽張之梁山本曰良山梁孝王嘗獵
焉改梁周二十餘里有虎頭崖及古龕跡山南為古
大野澤禹所謂大野既瀦也瀦湖荻絮蕭颯可念二
十里戴家廟關屬陽穀魯僖公三年會于陽穀是也中
丞宋祖舜進士祖伊家開旁築城立市雉于其鄉支河
置石牖虹卧雪奔嘗刻于兵猶嚴鎮也

辛卯發二十四里折入五空橋橋對沙灣漢文帝時河
決酸棗潰金隄即此景泰四年徐有貞治沙灣決河命
曰廣濟渠渠口通源開石隄二自大感應廟至沙灣修
百六十丈自沙灣至荆門驛脩一千九百三丈順治庚
寅九月河決儀封荆隄口壬辰七月決 洙源口俱衝
會通河之長隄溺人畜亡并至今平陸被水或露確突
或露楊棗有江河日下之歎橋北六里入張秋城泊會
通樓北張秋古景陵州元為景德鎮設都水監弘治甲

寅都御史劉大夏塞決河成賜名安平鎮專轄水漕其
城夾漕渠南北不閘會通樓下聯艦繫窄為浮渡河以
東東阿有金隄春秋魯莊公十三年盟于阿是也河以
西陽穀西南又壽張也齊魯之間紫河如帶檜結于張
秋其南濟寧其北臨清俱大都會也出東城南角門里
餘則吳季札挂劍臺正德十一年都水郎中關中楊淳
立祠祠徐君後為徐君墓壘馬元至正十三年西疇
康時祀相一株大于斗石刻季子挂劍徐君墓樹按徐
君墓一在泗州城北又古冢類高廣不宜一坏土意泗
州為確閘挂劍草草長六七寸寸節葉挺而末銳形似
劍今水失之雖多宿草莽非也疇昔之夜劉念臺先生
所示殆其微乎余能疑步不能疑草大且以草明季子
之心賢者固不可測矣又慶雲縣南八里季札墓土人
曰延陵臺邑人楊州鶴辨為季札之子墓季札適齊而
反其子死葬贏博之間春秋注云贏音盈齊地慶雲古
齊地也北齊博陵屬河間大業初河間郡屬縣十三博
野居其一廣德間無隸隸魏博節度使其為贏博之間
無疑噫昔人辨延陵之墓而余不能辨徐君謫矣河洶
洶喘隄危及祠墓役者旁于趨之戰國時隄防皆去國
數十里以兩堤相去則不下五十里其水勢尚得往逐

而不至迫隘不至大暴今之隄防近者數百步遠者不
過數里故其勢迫隘不得急決矣遂東城而北有祠翼
然臨河故分守東流道泰議山陰陸景毅先生夢龍祠
也崇禎初先生巡隴右遂寇殁于隆德祠北顯忠廟故
弘治時決口都御史劉大夏功成立廟其地祀東岳北
極文昌三神廟貌甚壯培土於後曰戊己山取土制水
之義即城壕也登其上東城中坎然窪然猶沈寔產蛙
也所可託足者無筮日夜雨

壬辰晴洪相國督師南下楚粵舳艫相接不絕先一日
朱太史賞輕舟馳謁今職瑛其通馬相國家南安萬曆
丙辰進士崇禎庚午擢僉都御史巡撫延綏辛未晉兵
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兼攝五省右都御史加兵部
尚書丁丑加太子太保己卯移劄遼保定總督辛巳督
師東援壬午松山陷沒 先帝震悼築壇臨祭而哭賜
祭九壇贈太 謚忠烈愼恆有加順治甲申從入燕任
內秘書院大學士乙酉遷太子太傅兵部尚書總督江
南己丑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今南征朱太史舟晚發雖
忤風而流下故舟駛始用招招者直其木于艦首四五
人轉之以破浪也出城半里黑龍潭一日平河泉深不
可測大旱不枯相傳龍淵也嘉靖初郎中楊旦飲其地

欲涸而觀之水決未半風雷大作舟皆覆沒楊乃懼而
祭之通張秋山遂絕望徒見馮夷之虐又八里泊荆門
上閘屬陽穀

九月癸巳朔始寒過上閘二里曰下閘又十里阿城上
閘亦羨市鹽買鷲焉有土寨又三里下閘為小市黎棗
彌望十二里為七級上閘 又三里曰下閘皆元時立
阿城閘齊阿大夫治處七級鎮古渡也十五里睢城縣
周家店閘元大德四年立今滄度月河十里故相國朱
文 禧墓松楸不存且水及之三里泊李家務閘元
貞二年立

甲午風利通濟橋閘十八里永通閘並永樂十六年
立經朱相國南園圯甚泊東昌之崇武驛晉開運二年
博州守羊 值河決城欲沒祝天投水死水患頓息民
德之立羊使君廟今水勢平之矣聊城春秋齊聊攝之
地秦置縣城東七里漯河俗呼湄河黃河之支流也穆
天子傳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漯水午趨東門曰迎仙
水浸城隄琢築板橋二十餘丈石刻魯仲連射書處按
元國子博士吳師道注戰國策曰魯仲連說燕將下聊
城史不著年其書引泉腹之敗此事在其後故通鑑大
事記載于秦孝文元年當燕王喜五年齊王建十五年

目報王三十一年燕率五國伐齊閔王死襄王立三十
六年燕昭王卒明年惠王立越武成王孝王而至王喜
凡三十四年此蓋二事悞亂為一目燕攻齊止殺騎奴
二十五字或他年脫簡而初燕將止饒之十一字亦他
本所無也即單由即墨起以十餘城即復為齊不聞聊
城尚為燕守以齊之事勢豈有舍之三十餘年而不攻
單之兵力三十餘年而不能不與今日攻之歲餘不下
可見為此時燕將守聊城事也史獨殺破齊不下者聊
邑即墨策亦有三城不下之言果一時事則聊城亦為
齊守而非燕將為燕守者此悞曰聊城不下而引與苦
即墨亂也攻之單傳自復齊之後無可書之事齊襄公
十九年當趙孝成王元年趙割地求單為將次年遂相
趙必不復反齊矣非聊城之役凡十六年單豈得復為
齊將哉此目歲餘不下之言聊苦即墨之混而誤指以
為單也夫仲連之言止謂果腹敗燕國亂聊城孤守齊
方併攻勢將必拔其言初不涉燕昭惠之際所謂楚
攻南陽魏攻平陵閔王時楚以淮北單復齊後蓋已復
之不聞楚魏交攻之事二事必在後也燕將被讒懼誅
連書亦無此意史又稱燕將得書自殺單遂屠聊城尤
非事實齊前所殺燕將惟騎奴耳不聞其他此目騎奴

而此也師道援據詳數錄之以瑛博攷東門以水不啟
緣板橋入于子門二里望嶽門高廣數丈四層下石洞
四連勝甲齊魯間以杜工部望嶽詩名近改為光嶽夫
其指矣相傳出魯班子梁有遺斧方鑰之不克上又魯
連臺城西北十五里古聊城地高七十尺今城中亦有
之東昌饒萊黎今因水泉一石三金黎貴甚尋解維度
閩又未相國北園裏里許廢盡柳絲旖旎可想張緒當
年噫裴晉公牛橋庄遭五代迄宋不廢以朱氏全力獨
不鑄六州鐵惜哉十八里新閩二十里泊梁家濇濇蓋
聊城東岫界博平西岫界棠邑也梁家濇亦大聚落閩
尚書張鳳翔家馬今年八十一語云人以壽為榮我以
壽為辱諒我棠邑在漕渠向南三十里博平縣在漕渠
東岫四十里
乙未出梁家鄉閩宣德四年立十五里土橋閩成化七
年立民多樓居並清平縣縣在漕渠東二十里齊貝邱
地十二里戴家灣閩成化元年立上即清揚驛氏居千
家今減過半二十里魏家灣閩二十里南板閩一曰雙
溪閩俱永樂十五年立二十里泊臨清州東閩古趙東
鄙也汶水自南旺分水來至此漸微流置閩出臨清之
南板閩始合衛水衛水出衛輝輝縣之百泉山即隋之

元氏河水滌渠也煬帝四年自百泉東北引淇滄漳涇諸水為大河賜名御河流八百里為元城又百五十里當清河之南值臨清同汶水北達天津入海臨清大河而城如張家嘉靖壬寅巡撫曾旣築萬曆 又築新城共周四十里而舊城為繁

丙申游大寧寺二龍爪槐婆娑可愛方元煥書第一山於石市與雲集固一都會也晚出南板閣可三百石則新閣上開有金龍神廟門榜曰汶衛合流舟出口無脂矣合流處有洲亘之曰中洲塲以石隄分建四閘而廣濟橋其尻也賈販輻輳以上有觀音閣故地云觀音嘴丁酉移泊戶部鈔關前聽賢人登偵受權有茶若于匡列岫三日夜權使未檢閱毋敢室也客路疲以待偶入三官神廟廟祝曹某父故明經遭亂家破聽其言惜甚戊戌有朱氏招飲不赴沿河西岫以望衛水自西南來稍清異于汶水按西岫十五里東漢安帝葬母貳貴人處有池曰蓮花池無效 己亥
庚子陰出西城渡河而東北走五里登永壽寺塔萬曆癸丑建塔九級登其三亦遊驢百里矣遂憩一村菴僧云洪督師舟道敗盜派各文武吏輸價若干故今盜賊辛丑重陽節午刻解維是日朱太史別御淮安之輕舟

三里阻風泊

壬寅發二十里發半邊店二十里清河縣油房齊貝卸漢甘陵地城在漕渠西三十里又二十里臨清渡口驛蓋臨清清河夏津之交也夏津春秋齊魯會盟之要地漢鄆縣在漕渠東岫四十里又四十里武城縣趙平原君封邑非子游所宰也古武城在今兗州費縣西北以名同有弦歌書院有子游廟友人沈叔明謂廟下銅數牛噫說求龍以祠李師之亮求鳳以祠接輿之楚抑何以應之哉武城人誤而又誤矣縣在河東岫乘月行二十四里始泊御河尤帶迴倍於內河

癸卯發二十里武城之甲馬營驛一大聚落也與宋太祖所生地同五十里鄭家口改城市九刻二十里泊方家渡

甲辰雨發三十里故城縣古條縣膏池地也隸景州在河西岫二十五里四女祠山東息縣西北五十里息縣春秋齊之里邱唐改貝州宋平王則之叛改息州 明降為縣其祠古安樂鎮漢歷亭傅順女家富亡子四女不嫁天終養植槐表誓有龍爪之瑞日拔宅飛昇仙去今女像表幘羽服補槐四以續其舊祓瀆二十刻泊德州

乙巳晴發五里阻風向泊德州城北永樂初蘇綠國王墓于遂入德州城屢中寇向齊西門喧行往時漕艘所萃也漢董仲舒讀書臺在德州正統六年知州韋景元脩濬掘地得石刻曰董子讀書臺弘治間始祠西城上振河閘足快遠目益今衛漳黃河諸水合流自武城入也申刻發二十六里深夜泊老君堂景州西向二十里惟晨下惟晨下
丙午發三十里桑園景州東十里吳橋口縣在漕渠東二十里又二十里景州安陵鎮民居三四百家有尚書曹思誠在曹故黨魏忠賢今尚以資雄東岸為東光土堡之戍百人偶入安陵院有闍僧云嘗監園營同成國公朱純臣表城伯李國禎今被緇六年矣問其姓不答俄風恬行四十里為吳橋連高驛月皎甚二十五里東光縣在漕渠東岸三里漢渤海之弓高縣也十五里夏店二十里油坊二十里交河縣泊頭鎮夜分乃息
丁未登陸泊頭鎮在交河縣東五十里嘉靖三十年築土城隆慶二年易磚商偵輻輳南北大都會也河間院河通判駐此有新橋驛未刻發二十里齊家堰二十里薛家窩二十里馮家口十五里滄州碑河驛中夜泊
戊申早發見河南水為燕萬數藍飛潯泳色如白鷺而

小榜人曰魚鷹子意其為屬玉也野多貴人塚其者為劉總督煮餘未詳又多廢園可想往日之盛午泊滄州望瀛樓下滄州古渤海地城闔爭級可履不可履聞滄州舊城在今治東南四十里開元寺鐵獅二首昂一丈身長二丈相傳周世宗駐此有治者鑄此贖罪嘗凡隱盜七人捕者獲之既行二十里興濟縣宋之范橋鎮也在漕渠東畔城下巷無居人 明憲廟王皇后故里戚邱為墟閭石坊僅存河隄舊有柳數百株永樂間知縣王彬以河決未及築隄民居盡沒痛不能救投水死尸直漂入縣堂氏祠祀之曰神隄即河隄也又六里微雨泊按九河故道謝肇淅曰馬頰河在東光界唐開元中開新河胡蘇河東光縣東三里歷慶雲鹽山入海豐矣河會于海漢志云其水散若胡鬚蘇鹽東縣東河潔河在滄州之臨津鈞鹽河在滄州東南經樂陵縣入海太史河在南皮縣城北覆釜河在南皮縣南齊桓公北伐至此繕脩史革名古史以章武有北史亭故曰南皮以別之徒駭河在滄州廢清流縣西北二十里有隄南津河在慶雲縣又在樂陵縣西三十里陸氏九河故謂鈞鹽在獻縣東南八十里餘八河皆在滄州南皮東光慶雲之境而鄭道玄及宋儒程氏皆謂九河之地已

論于海與書傳所載不同此蓋後世新河而傳以舊名
耳未敢信以為真也又一統志南津枯河自齊河縣經
禹城平厚德州德平樂陵東北至海豐入海鈞盤自枯
河自德州經德平東北至陽信縣履舖枯河自慶雲經
海豐縣南入海又濟陽縣東北至商河縣境有馬類河
目臆論之九河湮塞固矣未必俱湮于海黃流遷徙漸
失故道後人隨時易名不膠一蹟昭合為難况秦漢以
上託牒不考者乎海能淪亦能漲古瀕海之地所化為
廢宮廢窟者無幾何安在九河之全陷也必不然矣寧
存之誤後

戎中發四里青縣在曹渠西岍春秋清國也東岍有土
堡以護漕源沈河源大鐵山自代郡南城東經獻縣城
南十一里單家橋至青縣南全河口合衛河而北至天
津又縣南七里有盤古溝相傳盤古氏塚在水中石棺
鐵鎖繫之或隱或見溝北岍三廟四野沈濶望斷坎汲
誰其流之或河伯不盡任其咎三十里流河驛潞水源
幽州漢光武遣吳漢等十二將軍追賊戰于潞東即此
今流河驛北通曰潞河驛旁一大聚落也耗于屢寇其
西岍界靜海縣于晴二十七里唐官屯居人信流河者
三之青縣中條山唐陽城隱于此改滄州無此山而滄

州舊有條縣或曰向名之曰其山有懸崖瀑布數十丈
如猿鶴聲西望山色又張秋來秋見也前河蟻屈不易
檝俄試俄輟是日竟檝四十里夜泊靜海縣無城在漕
渠東岍縣西五里鳳凰臺以鳳集此有遺址

已酉發二十里則武清縣獨流鎮其人稠而巨浸溢濟
按武清縣南三角沃周二百餘里古雍奴水也四面有
水曰雍不流曰奴漢置泉州舊有城每雲霧朦朧漁人
往見城形四起門巷宛然二十里甘家口二十里柳柳
青地多柳市倍于獨流自獨流以來夾水區區似郛似
高郵道中也三十六里阻漕艘野泊是日立冬

庚戌發四里抵天津衛為三河下流沽水自此流水自
西北至衛城西北二里合流東注城左漕河自西又合
之流東南九十里入海尚貢同為運河入海即此古曰
渤海亦曰東海也又曰北海楚子語齊師君處北海洪
景盧曰北至於清海故名北海以地連滄州亦曰滄海
全封王福滄海公是也衛地屬靜海縣城中不見井俱
外汲于河道易渾余舟處苦之鎮城百債交集魚蝦蟹
鱉並賤

辛亥連大風而寒波濤怒立旅槍彌切
壬子風微是日聞天津桃杏頗果今秋後花而實

癸丑始霜余更舟以朱太史併裝前舟人施氏貸大氏
百金不能償鬻之味其券至感泣尋移檝登觀海寺
明成祖駐此兩廡作地獄變相未知閻羅何時獄空也
又慈濟藥王廟奉載農黃帝藜吳夜風甚

甲寅發十里丁字沽蓋丁字沽西沽直沽並為鹽運導
之處在武清境內河形三空如丁字也凡海上傍水村
落俱曰沽河間府小沽俱曰流衛河白河會于直沽相
榮入海土人呼直沽曰大直沽時江南民運白糧聚曰
丁字沽民呈戶部更剝船八百至通州糧廳又剝船百
至京師大通橋入倉潞河紆折過丁字沽及見天津城
也舟人指京師之西山雪凝矣十里尹灣千陰十里桃
花口十里蒲溝十里泊老木店
乙卯發十里楊村驛順大通判分注之市屋整潔俄雨
十五里遼大風向泊夜幸甚
丙辰陰發二十里南蔡村一大聚落也十里黃家務十
里泊家村
丁巳使帆十里白廟十里河西務城從陸繞里許從津
不啻五里以際旋故也夜雪
戊午度權關泊白河向听夜又雪白河在灤縣東四里
北出胡地經密雲通州又東南經香河入武清達于靜

海河兩岬俱白沙不生寸草故名
己未未刻雨

庚申午霽是日朱太史入都

辛酉晴自天津表恒陰又河始冰

壬戌

十月癸亥朔河水益堅度車騎

甲子入地藏菴值灤縣楊生今溫室遭亂僑居教授菴
中脩脯不贖問以岳文肅正後人云亦彫落所著類博
稿板頽廢矣菴地高今夏六月壬戌白河水溢及于垣
則自萬曆辛亥六月大水後再見也

乙丑

丙寅入觀音寺為市期村民趨焉進城北西門有雙榜
龍游津者前灤縣楊生苦逢掖如罪罟此又侈之矣訪
白河講院內心極堂奉先師木主傾垣頽楹可念也南
瀉漚其門殆數百畝出朝陽門入闕將軍廟視觀音寺
亞嚴正談云南茶北酒南榆北寺良然廟碑二並未萬
鐘撰書將軍令封忠義神武大帝

丁卯 戊辰

己巳候車累日未集夜大雪

庚午晴

辛未晚登塗舍舟而徒心形俱通五里宿村舍故中丞劉氏庄今隸僑人朱齋泉一斛雜寢坑上夜雪

壬申旦夫雪徑衝寒策杖堅冰在鬚俄見晨旭俯仰登徹恍焉開闢之初殊自失也枵腹甚乞餅分啖五里沙河店噉糜二器又三里龍泉寺縣朱義儒易我以蹇諭

御者善左右之風不可耐二十五里飯東鎮尋通遼縣其城一大周遭也縣東四里曰泗河以四水合流也合注通州城東北入白河縣西南臨鷹臺連主游獵處二十里張家灣屬通州即白河下流相傳元時萬戶張姓居此有城以護漕十五里宿通州胡氏以渡凍不善酒

通州古潞河即鮑邱水也舊為通惠河元至正間丞相完澤議自昌平曰浮諸泉為渠貫京城出南水門抵通州高麗庄便漕有五閘大通橋之東至慶豐五里慶豐至平津上閘七里上閘至下閘四里下閘至普濟十三

里普濟至石壩十里河長百六十餘里 明時廢嘉靖六年濬後每閘設吏卒共徒百八十八人制船三百艘各價三十五金囊末漕輸通州城北五里黃船埠黃船千艘所泊也

癸酉仍策蹇二十里高米店 星星木廠周垣寬廣路傾仄難步俄見碧瓦朱門者或遙指曰英王墓也

里入京城東使門度大通橋經崇文俗元海岱門正陽門門凡十里至驢馬市寓舍晚同朱太史小飲今而後少免於塗之人矣同計程四千餘里四閱月始稅駕禔裘

葛而過燕英于游侈矣而余謫昧不挾一帙雖好登陟慕攻據易羨之口不甚核碑碣之詳不及搜觀面易失

經宿易忘余髮種種矣何能為漫託副車祇自愧目又同舟寧海萬生示天啟初記鎮江入京之費日析里笑

僅三緒有奇相距三十餘年津塗艱劇費且十倍并識之卷末不笑為蚪蚪前事也

鹽官談遺孺本考

蓋抵燕之明日為覽揆之辰時嚴寒中肺苦咳疾乘
旬而瘡目廢書久之迨改旦凍墨易融按歷詮過難
兀坐窮師不跡戶以外而衾影之愧有負饋暇日月
之逝徒埃河清每一興懷未嘗不黯然而自失也駒
隙如駛虫魚不休昔人云蒲柳之質望秋先零與其
零也不如緇而緝之故紀郵

甲午正月壬辰朔晴先是積雪道渾未太史午出朝云
宴特甚乳茶炊食列教二十器同席四人三品上始觴
餘不及啜也炊食係東製異于常蒸未刻日生左珥
癸巳晨入宣武門元順承門稍左天主堂訪西人湯道
未若望大西洋歐邏巴國人去中國二萬里萬曆戊午
航海至廣州其州載十人歷二年同輩十二人至者七
人從江浙入燕故相上海錢文定龍錫以治曆薦今湯
官太常寺卿領欽天監事勅封通元教師年六十有三
霜然拂領先是萬曆辛巳歐邏巴國利瑪竇入中國始
到肇慶表貢耶穌像萬國圖自鳴鐘天琴等庚戌年勅
葬阜成門外二里其後先後至嚴事天主築堂其製狀
長上如覆幔傍倚疏藻繪詭異供耶穌畫像望之如塑

右像聖母母治少子一兒耶穌也耶穌譯言救世者一
曰陟斯漢象帝元壽二年庚申生如德亞國聖母瑪利
亞本王族童貞不嫁忽娠天主六十三卒後三日復甦
升天天主年三十三上升其教耶穌曰契利斯督法王
曰俾斯玻傳法者曰撒責而鐸德爾等奉教者曰契
利斯當祭陟斯以七日曰米撒其降生升天等日曰大
未撒瑪竇亡其友龐迪我龍華氏輩代主其教今湯氏
尤見重登其樓閣半儀候鐘遠鏡天琴之屬鐘儀俱銅
質遠鏡以玻璃琴以鐵絲琴匣縱五尺衡一尺高九寸
中板隔之上列鐵絲四十五斜繫于左右柱又斜梁梁
下隱水籌數如弦級板之下底列雁柱四十五手按之
音節如譜其書查架爾紙精瑩劈鴉翎注墨橫書自左
而右漢人不能辨湯氏善飲吸頗厚目奉別而出壁示
今歲春牛式幹以桑柘木縣治左門為承板又西至象
房舊象十有七新象三俱黎色象奴命之呈技隨命隨
籟無不各肖間朝日立仗視秋料為差疾則代傷人則
仗或貶秩終不敢越位呂氏春秋肉之義者有髮象之
約約即鼻也是日陰隲塗凍融履化為履
甲午報謝諸客于微雪吾鄉計相昨貽單刺余亦如之
或議其非分余曰適之全非敢越也適同里陳木庵

本卷獨選未見前月明經三人赴銓擇等再得粵西其
季慎卻不能手太奉命代著又粵西也日歎功名之不
可強如此

乙未晴風甚有呂箕者問吾家云平善

丙申閱金史竟

丁酉

戊戌館人言保定新安縣饒魚蟹菱藕尤多水鳥市即
綠色

己酉亥

庚子偶讀朱子价曰潘山帶閣集其憶梅詩冰夜鏡回

銷夜月雪香將不勝春風道家本行經云夜月能銷冰
時對冰月為錄其語

辛丑陰

壬寅家訊附陳本卷余少向平之累而故園屢夢知五

岳木易裝也夜放火樹

癸卯始霜時重陰寒淫雖晚霽而道淖禁足久矣日每

匿月每饒若相避也

甲辰晴

乙巳聞前門信龍象諸燈出卷以淖止而錫燈武進之
大內矣去秋八月官家命製燈山以期促不累

丙午寅刻雪霽止薄莫微雨聞九始竟

丁未晴 戊申陰 己酉 庚戌

辛亥始晚霽是夕聞客微烟火事所始按漢武帝祀太

乙自昏至明僧史謂西域臘月晦日名大神變燒燈表

佛漢明目之然臘月也梁簡文帝列燈賦陳後主燈詩未

詳其月日初唐始上元張燈唐宗景雲二年始連三夜

宋太祖乾德五年始增十七十八兩夜理宗淳祐三年

始十三日起 明初放燈十日

壬子晴夜夢亡友王介人論詩

癸丑出廣寧門仰眺儀門里許入天寧寺故闕趙連城

之壁嘗掌惜新司出曹化淳之門傳其服語舊事一二

不忍述寺塔高三十三尋四圍綴驛萬計夜樓放光隋文

帝嘗過阿羅漢授舍利一畧乃分致雍岐等三十州

各一塔幽州弘業寺其一也或後為天寧志輟之目塔

前一幢書法通古水樂閣修寺少師姚廣孝自廣壽寺

退居焉

甲寅過陳本卷

乙卯

丙辰仍游天寧寺寺左周垣似廢塚以問趙常侍云故
司禮蕭氏敬也敬事正嘉兩朝墓在弘化寺今廢又北

松林菴並啟立嘉靖 築外城四菴隔矣遂入禮拜
寺成化中賜額西城回回降人齋誦處記云尊天主教
孟信大歐邏巴之說有自未矣

丁巳始聞誅雁是日米太史被命呈草書進一絕句五
雲近接御炉烟天禧傳時試綵箋丹禁盤盃皆放勝猶
懷筆誅效前賢

戊午訪嘉興曹秋壑太僕及武康章劍成人龍並不值
余今蠟蟄以太僕語及故先之間劍成嘗謁 思陵欲
問程耳晚過崇福寺故唐憫忠寺也太宗征高麗聚戰
骨于營州柳城更建寺薦福有憫忠閣 明宣德十年

改額崇福閣新修云觀音閣舊石刻二曰范陽郡憫忠
寺至德二載十一月十五日建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
感皇帝敬元垢淨光賢塔頌范陽府功曹參軍無節度
掌書記張不矜撰御史大夫史思明奉 承奉郎守經

略軍曹參軍蘇靈芝書又重藏舍利記景福元年十
二月十八日 街內殿講論無應制大德沙門南叙

述略曰隋文帝潛龍日有梵僧自印度至授舍利子一
瓶曰此釋迦佛遺形日檀越可為主登登寶位開星至
仁壽二年壬戌正月勅天下大州一百處置舍利塔時

幽州節制寶 親木塔五層飾以金碧二百三十三年

北游錄 紀郵上

天大焚塔內寶六月發其藏舍利光芒異采奪抹金函
于東門上獻黃金瓶如麩麥量內藏一粒仁壽舍利也
二粒在塔 內又二粒在小金合子內又九十粒如銀
粟狀在琉璃瓶內玉瑒二髮七綜金桐棺槨異香叙到
等今又有二粒舍利光彩甚瑩在銀結條琉璃餅內即
故 壇大德明鑒平昔隨身供奉臨終授弟子柶忍今
同收函內
已未大風

庚申曹太僕見杜語光朝事二則俄江南都司龍游表
之後至赤善形家言于澤陽陳相國有孫嵩之德故游
燕以武舉起家頗聞江南逆案之惜
辛酉晚陰是日聞平涼府志中丞趙時春作官師人物
備義刺藝又不載稱信史矣夜雪

二月壬戌朔陰光齋沐卜筮尊于正陽門之關廟日入
城東通玉河橋沿涯向北碧瓦朱門西歷鄧將軍廟臺
基庫前經東長安門而回有監標衛其子者聞畿以南
流亡載道是日米太史賜裘同弘文院侍讀學士孟津

陳煥侍講錢唐黃机國史院侍讀學士鉅鹿楊思聖
甲子晴

乙丑早霧同友人訪米教儒于仁威觀及其師歸安陸

尚嗜 火道松柏亦百年物晚共雷常侍語常侍號飛
鳴 嘗預司禮監南司房今取錢相鄰訪以舊事不覺
泣下拭袂而別中夜微雨

丙寅午稍霽陸高晴未時邊中翰陸還而不信

丁卯晴

戊辰入山川壇壇周垣六里東北門內榮感神祠祠前
夾隴柱望又垣截其南穿入通太常寺祠祭署西走數
百武南至齊宮周無百六十楹其東西南門以內又周
廡若干楹設御座澄紫色丹其楹泥背以漆屏蔽殿五
楹左右相三之又東膳房而鐘鼓樓鑿駕庫公峙齊宮
之東向陽由齊宮西出則藉田所也設葦殿三楹連幕
十五楹陰其田衛十步田東西各葦舍以列塲衛直北
更衣殿殿左旗纛廟右饗殿祀太歲風雲雷雨岳鎮海
濱東西二廡祀山川月將城隍之神正陸九出西南先
農壇壇北幕次及于神庖凡十竈夾以井西出宰牲所
二銅釜可受水數石馳道松柏挺蔚者二百五十餘年
太歲殿之東有大松偃而不拔樁以柱行人出其下時
且耕籍各役交鴛有汲者云崇禎十三年後絕綆矣
己巳仍通山川壇是日聞示內院以先朝朝祭服祀大
風且微雨

庚午陰聞謝在杭北河紀始得舊游之概是日寒
平未晴

壬申

癸酉自正陽門東行觀太學石鼓在先師廟門內高二
尺廣徑八餘分似鼓而項微圓其一如白周宣王之犧
碣也初棄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從鳳翔縣學而亡其一
宋皇祐四年向傳師得之民間宋大觀二年徙京師國
學金鼓其字靖康二年金人輩至燕剔其金置大興府
學元大德十一年大都教授虞集移國學其篆揭凡六
百五十七言宋治平中存字四百六十五元至元中存
字三百八十六今存字三百二十五麻城劉侗曰謂周
宣王之鼓韓愈張懷瓘寶泉也謂文王之鼓至宣王刻
詩書應物也謂秦氏之文宋鄭樵也謂宣王而疑之歐
陽修也謂宣王而信之趙明誠也謂成王之鼓程琳董
道也謂字文周作者馬子卿也按金翰林學士在平馬
定國子卿作石鼓辨為餘言以字畫是字文周時所造
愚不解字學此朝綺靡以匹古詩安矣又劉侗曰今衡
陽縣合江亭石鼓書院有石鼓一焉其大履鐘其字尚
篆其文尚禮祀文也西出集賢門有元加封孔子碑又
明洪武二年學制碑云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准中書

禮部咨呈云猶未元式也內選民間子弟人才俊秀
年十五以上讀中庸論語四書先考方許入學教授一
員教禮教律教寫字訓導二員教學教射教數大成殿
彝倫堂俱元許魯齋先生植其地近安定門遂經毀樓
樓毀而石洞高築雄風四來稍北鐘樓其制其燬並如
之南直皇城之北安門為歲山貞皇城轟然在望濯濯
也相傳金人以蒙古國土山有王氣鑿其土抵幽州
積為山見樗齋客話愚未敢信金人都燕海陵王好土
木或其時加築也俗云煤山崇禎己巳冬京北某疏果
積煤也積者味之度萬寧橋橋西通積水潭為巨浸稍
南循北安門外向西口水關則積水潭導關下入皇城
西苑為太液池跨覽潭影鳥鷺飛沈遠荷田田如聞香
氣尋出宣武門柳色淡黃終日走三十里足免副之夜
同胡伯高負飲又觴月頗酣

癸酉

甲戌胡伯高言往時崑山陳公虞德司理杭州嘗判
嫁二妓一不安其室一嫁蘇者許某貧甚隆冬不續
即漆布夾以絮故狎客携樽欲飲其家蘇者不敢拒頰
出口委在青樓豈何但備諸君雖備乞可接席也今為
良人頗安得更見辱若此聞可漬段携之首聞亦何所

礎客漸而退陳司理秩滿遠去故倡未訟許氏頗結福
引刃期以必死諸生義而許其事得全惜其人微不傳
也許氏居碧蓮館前夜雨

乙亥晴

丙子望是日藉田往聖祐宮塢園不前夜夢李于鱗徐
子與吳明卿同旅舍莫雨共論正德以後卿輔于鱗問
明卿曰若頓攻林貞甫私事然渠能持正余曰其私事
有據否此公好名如撫四川值逆瑾敗補疏攻之是也
寤後漫記使鍾鐔地下聞之又增一白雪樓鈍賊矣
丁丑午訪浦江鄭維持 前識其人為義門之裔特

扣之云自宋元未同居十世 明高皇帝以龍鳳五年
下樓州李文忠再以聞 上手書孝義家而孝字上畫
墨淡曰曰江南風土薄惟願子孫賢遠免其徭後鄭洪
為內藏庫提點坐累法當籍 上曰此一人事無預舉
家洪同輩二十五人洪行十一伏法餘析二十五房始
異爨所居距縣城二十五里界紹興宋學士濂嘗館其
家去鄭氏三里偶得坎地得石刻云宋公園學士異之
自移家焉女字鄭秋今族籍千餘人迨 明末未嘗徭
也余曰聞 建文帝嘗匿鄭氏所洵乎曰相傳 建文
帝嘗來里人陳子七訴于官且言藏械七櫃而鄭氏七

權二藏書五藏祇有司按之再啟權見書而止遂萬則
朱太史以曹太僕所藏質監孝經序見示益構李項氏
物行草一幅並無識跋不知何以定為賀監也曹太僕
時東居侍云太倉吳駿公欲枉我囑令先之

戊寅陰清明節

己卯晴訪吳駿公先生不值晴刻走西河堰書肆大不
如金陵蘇杭也是日間各內院俱携家內直

庚辰昧爽雨霽止

辛巳晴大風寒

壬午出左安門探葦公祠海棠自寓舍至其處可十二

里正德甲戌司禮太監韋鵬預卜葬于十里河立弘善

寺賜額歸田二十頃贖僧故不廢佛殿後頻婆樹一大

合抱內祠影有海棠二各合抱歧幹叢條尚未落也自

甲戌來今百四十一年木之壽有限似易于見長記南

都靜海寺海棠為永樂七年太監鄭和船上物大不及

此或曰梨樹接鐵梗海棠則城西府理或有之寺左即

窮墓內舍額地幸未全廢又在英王墓朱門魚輪道樹

五尺之果坊以朱朝士俱下騎寺右太監魏紳墓萬曆

丁未紳主本殿庚戌主司禮孫祿奇謹同于窮而窮藉海

棠以著幸其餘墓並毀遂經金魚池在天壇北築隄雅

池綺疏朱戶漢丞相通太廟垣論死天壇何地等子濠
濮間函路馬秘溫室者獨未之間才同行范仲茂拉市
飲而反則吳駿公先生過不值
癸未

甲申仍訪吳太史語移時晚招飲以國權近不就正多

所裁訂各有闕相證也太史不善酒余頗酣

乙酉

丙戌陳木庵未知邑人王倪生至自江寧夜夢竄籍登

鄉薦被糾欲上書措大積習回不候盧生枕中也

丁亥陰適曹太僕借書出劉君愚的中志三卷孫侍郎

北海承澤崇禎事蹟一表酌中志舊嘗手錄今本加詳

益此闕絕編者屢矣前以問趙常侍云若愚風狂不足

信入宮之嫌也侍郎輯崇禎事若干卷不輕示人又著

春明夢餘錄若干卷並秘之遂訪王倪生不值已吳太

史東及近事隨谷之莫爾

戊子 己丑 庚寅

三月辛卯朔大慈仁寺俗時教伽藍殿海棠二株並草

相埋姿猗那貴人方席其下亞去之頗似漢武帝帷中

見李夫人也

壬辰午適吳太史饋近詩其蕭史有門曲日蕭史有門

望明月碧鸞尾掃銀河潤好時池臺日草荒扶風郊舍
黃塵沒雷平故后姨好家槐市無人噪晚鴉卻憶沁園
公主第春鶯啼上陽花嗚呼 先皇寡兄弟天家貴
主稱同氣奉車都尉誰最賢筆公才地如王濟被服依
然儒者風讀書抄得公卿譽大內傾宮嫁樂安 光宗
少女宜加意正值官家從代末王姬禮數從優異光足
朝廷啟未共天人寧德降劇部道路爭傳長公主夫婿
豪華勢莫當百兩車未填紫陌千金極送出彤房紅窗
小阮調鸚鵡翠管繁等叫鳳凰白首傳瓊阿母飾綠構
大衫騎奴裝灼灼天桃共穠李兩家姊妹騎紈綺九子
鶯雛鬥玉釵釵二百萬恣未取屋裡黃爐酒若聖門前
細數流如水外家肺腑初尊親 神廟崇昌主尚存話
到 孝純能識面抱來太子輒呼名六宮都講家人禮
回節頻加減里恩同謝龍脂龍德殿共乘油壁月華門
萬事豪華有消歇樂安一病音容沒苑苑桃笙朝露空
溫明祀器空堂設玉房玲瓏宮中賜遺言上獻依常制
卻添駟馬不勝情至尊覽表為流涕金丹珠衣進太妃
鏡奩細合遂大婿此時同座更無人寧德未朝笑語真
愛及四方宵旰甚自家兄妹話艱辛明年缺騎燒宮闕
君后倉皇相訣絕仙人樓上看灰飛織女橋邊聽流血

慷慨難從筆公死亂離怕與劉郎別扶携大嫂出兵間
改朔移朝至今活粉碓脂田縣吏收柱樓舞閣家尊
曹見天家羨壁人今朝破帽迎風雪賈珠易米反柴門
貴主淒涼向誰說苦憶先皇涕泪連長平嬌小最堪憐
青萍血碧他生果紫玉魂歸異代緣盡歎周郎曹入選
俄驚秦女再登仙青靑果食東風柳影我門邊冷墓田
昨夜西窗仍夢見樂安小姊重懽宴 先后傳呼捲
簾貴妃笑折櫻桃倦玉階 冷出宮門御溝春水浮花
片花落回頭往事非更殘燈炮泪沾衣休言傳粉何平
叔莫見焚香衛少兒何處笙歌臨大道誰家陵墓對斜
暉只看天上瓊樓夜烏鵲年年他日飛
癸巳陰嘗太僕未語久之許借王元之小畜集頌
玉山偈和集
甲午
乙未莫雨飲酣酒蒸羊酥為之積水味冲冷飲頗不羶
又酥餅堅如石氣稍羶可經數年耐飢渴東人珍之並
內賜也
丙申晴
丁酉陰大風武康韋劍威未晚噴龍鬚羊肚二菜龍鬚
出天壇細短如翠甲申肩友携濮州羊肚菜形味並切

類今全不之似何也
戊戌風甚

己亥晴 庚子

辛丑吳太史示流寇輯略夜閱陳百史石雲居集雜左
壬子而右晉江昆陵亦近作匠心者

壬寅

癸卯石雲居集閱竟足日間陳百史未命存則人亡則
書豈是之謂也

甲辰大風霾

乙巳陰早至宣武門直舍蓋澤陽之杜郵也失導而反

午後觀大慈仁寺海棠徙倚少刻雨然遂我矣

丙午晴

丁未過曹太僕所目云收宋諸家集百二十餘種

戊申過吳太史值金壇王有三選部重追語江左舊事
不勝道恨

己酉是日立夏過陳木庵所

庚戌 辛亥

壬子會陸尚疇云浙西才米三錢頗憂內顧

癸丑晴刻或拉以市飲頗醉

甲寅陰

乙卯大風

丙辰晴仍風霾

丁巳

戊午是日都人聚禱東岳廟在東便門外梨園各列幟
以赴之士女填道余不能從也聞乘輿雜出時未之辨

東岳廟帝像相傳元始
文殊學士贊必列元造

己未

四月庚申朔往東嶽廟將至而行人奔奔遂中反是日

倪生來不值

辛酉過王倪生所亦不值

壬戌大風

癸亥過曹太僕所太僕極論明詩推李空同為杜陵的

派且詩之有何李如禪家南北之宗宗李氏如孫宜之

可孟望之洋鄭善夫 輩宗何氏如薛君采蕙高蘇門

叔羽徐迪功補輩尤彰彰者也于鱗元美積習數陳

終不遠空同云

甲子晚步菜市看芍藥不值

乙丑

丙寅過陳木庵時木庵元澹如及愈公謂以部試至得

張元帖書知吳若谷太史沈滄巖太常獲邱園之貴先

是正月余東太史亦反此事

丁卯辰間載勝吾鄉云炎山看火也已訪俞公調陳澹

如備悉鄉曲之蹟遂過吳太史劇論二十刻因出其詩

文四表讀一二篇其勢如錢塘八月潮日携歸燭未跋

而竟足日佛成道之辰都人煮豆任人拘焉云結緣余

不值之不覺也計陳素庵計相孝廉時云嘗四月八日

游西山猶有前元鈞軒之風道列淮肆值一矮僧戲施

錢若干三施三入肆復施之辭力不任笑時以為笑語

在崇禎乙亥夏并附識之

戊辰夜大雷雨

己巳

庚午連雨後晚飲葡萄架下頗醉

辛未晴同友人觀劇是日不勝杯酌

壬申飲葡萄架下對月

癸酉邑人屠豕并款未部家報及張書來錢紫一趙介

眉手札

甲戌有自杭來者云仁和叔獄不即得予步大慈仁寺

晚又飲葡萄下

乙亥晨雨

丙子陳澹如九弟來

丁丑通王倪生已授去盧鹽運司知事飯我星日吳太

史借舊邸報若干邀閱志携以誅

戊寅辰抄邸報如亂絲略次第之

己卯同館沈叔明連教馬附家報

庚辰 年已

壬午仁和卑太史與拍飲不赴莫大雷雨

癸未陰晚霽陪浦江張月征以道飲登露臺西山浮青

如才驚為之雷醉

甲申

乙酉進賢陳旭生致東辰訪午後報卓太史不值會章

劍威語久之遂過吳駿公太史極論福事且述辛未南

宮放榜之前夕夢坐一大公署最宏麗徐九一夏彝仲

携樽傾倒送之儀門回顧門封曰詹事府久出門屏堵

上大書曹勳字狂二尺果冠南宮而體羸常懼我駭之

促叨一第年二十三意歷詹事不越二十年未嘗職進

及甲申夏家名謂且詹事我也果如之人生進止點有

權衡豈非天哉是日大學士張中柱端卒年三十有六

七子時座客目其終未云渠父尚書忻史離床旣聞詔

以已得孫令淹島朝露弄無期功之成何疏素入相始

董臨絕題二詩如偈有客歎曰深陽千磨百鍊而不死

死之以子強中柱平生無一蔽肩事朝衣夕領事何可料也

丙戌訪陳旭生于米市

丁亥夜同義為丁天心世勳飲丁冒滿州計姓壬辰提南宮除名

戊子早通吳太史多異聞別有紀

己丑

五月庚寅朔過王倪生于市見桑椹念吾鄉桑條早成矣安得椹茲豈涿州樓桑遺物耶

辛卯熱 壬辰

癸巳俞公調未約明午小飯晚同諸客饌啖文官果即櫛櫛也剖肉旋如螺寔初秋甘香久則微苦昔唐德宗幸奉天氏獻是果遂官其人故名亦曰馬金囊

甲午早微雨度不能赴俞公調之約俄雲翳解散即過之同陳澹如木菴薄醉游靈祐宮欲雨亟別抵寓雨大至

乙未晴

丙申訪膠州紀春曉勝故蓋故交也甲申任南京戶部主事與高相國有聯相款洽○酉六月別於錢塘今除光祿寺良醞署正聞其至幸甚相見勞苦知商相國已

葬二孫能自力勝寂師負新者良足慰也光祿清約不敵一首猶起自收籍疇為堪之

丁酉早通吳太史每一論文聲數百言下上今昔不誤抵塵也午同友人入湯道未園中方池通銅窰于井井上轉鉄輪則池水噴注如約突至四五尺石榴本大子拱肩古致友人拉市飲頗醉晚寄膠州高公子書
戊戌陰身觸寒不快

己亥晴通俞公調聞友人安義令徐公偉坐累

庚子莫雨徹夜北人方刈麥苦之夏至後五日立窰南方器服俱蒸潤改色北方則否今燕中略似之

辛丑晴

壬寅晨旭見俄雨

癸卯

甲辰陳澹如未別時體小劇踰旬不御酒

乙巳

丙午通陳澹如附家報莫雨

丁未連雨大無爰

戊申晴 己酉陰

庚戌晴莫大雨

辛亥 壬子晴

癸丑陰通曹太僕值汪爾陶托同飲莫雨

甲寅晴 乙卯莫雨 丙辰夜為甚

丁巳晴 戊午

六月己未朔夜大風雷雨

庚申陰是日浴象宣武門外導以鼓幟餘日竟一浴

辛酉始見蝎苦熱

壬戌薄莫曹太僕于廳事勉搨衣冠揖之汗雨下固知

野性

癸亥

甲子始嘆銀桃味香脆喻于常云出安肅按一統志上

林苑出金桃玉桃今郡人大桃僅以銀稱或即其種味

所出耶

乙丑貨居置升十金先是置升道叔也

丙寅夜熱甚時謂去冬之寒今之熱前未有也

丁卯又作家報寄俞公謂所逐過吳太史晴刻暴雨詰

朝不止

戊辰午霧莫聞郎報冠及海盜之激浦念桑梓夕不能

寐

己巳晴 庚午莫雨 辛未晴夜又雷雨

壬申晴刻雨連日 癸酉晚涼甚

甲戌陰是日府中宮間宴漢官二百餘員總五席

乙亥早雨而霽

丙子晴訪司城宋侯伯時英吾枕人也始任見枉

丁丑夜雨 戊寅晴仍熱 己卯 庚辰

辛巳晨通朱義儒于仁成觀以尚寢去之苦熱也屢聞

江南旱又多警累旬不快

壬午東安尉言某偏至云邑被水日刑尚書已哈納禮

部左侍郎呂崇烈奉賑從滿洲大人二譯字生四通

事二餘又百餘騎四日費三百金有奇飢民萬五千人

各給錢三百五十年七十以上加布一尺計布二千尺

須千金鄉人未候三四日多道死且給不償費具文塞

責類如此至縣官苦供德又無諭矣余聞而惻然是日

丙

癸未 甲申

乙酉晴刻大雨

丙戌陰同德觀劇以朱太孺人生辰也晚飲葡萄下余

有殷憂之疾先卧

丁亥晴莫大雨

七月戊子朔晴

己丑有以玄玉鏡信朱太史者徑九寸厚七分漆光善

鑑按黑玉曰瑛未盡鏡也。是日欽天監博士嘉興朱辰伯廷相使琉球命下三日遠行不及別家人其子在太史所聞之惋歎夜大雨

庚寅午又雨是日未太史晉內翰林弘文院侍讀學士

辛卯晴

壬辰觀西河堰書肆值杭人周清源云虞德園先生門人也嘗撰西湖小說噫施耐庵豈足法哉遂遇吳太史方抱疾

癸巳莫同張月征飲屬醉

甲午通陳木菴所問其注選未及也

乙未陰

丙申晴過紀光祿所門記着琴有陸沈金馬之歎莫又

丙

丁酉霽 戊戌夜月有佳致 己亥

庚子或言琴人質趙承旨所書蘭亭序并畫巫往跡之

慶本也廢然而反

辛丑陰

壬寅是日中元節燕人多蒸祭車馬踴為夕不月中夜

大雨

癸卯陰 甲辰晴

乙巳候吳太史其鄉人周子儼至無訪之太史強起語移時日借其錢收所造明詩

丙午聞音鄉未肯甚為之愕然求鄉人訪之不值

丁未陰通陳木菴居置并置升云六月初斗未三錢今

雷溢矣

戊申

己酉晴午過吳太史周子儼所太史疾少間云光朝節慎庫內圖書俱采宜和物金人入汴歸于燕元仍之

明初徐中山下燕封府庫圖籍甲申之變李賊道都人

清宮同年孫北海身入大內見封識猶中山時也今散

佚無一存問公賜諸臣書畫北海得大觀殿法帖宋高

宗所賜喻樗者多腫王松蹟又存賊焚六科廊而光朝

乙疏抄盡吳又云歐陽永叔五代史頗畧宋太宗初修

冊府元龜五代事雜見如粟之可補永叔之闕

庚戌 辛亥 壬子莫雨

癸丑陰聞鄉警憂之

甲寅午訪曹太僕以商耗不之值蒼頭云流聞未足據

也過紀光祿得諸城丁野鶴雜元詞二劇為鼓掌又詩

若千有齒牙派利或不免信父耳晚同張月征飲荀荀

下啖西洋餅登湯太常餉未太史者其製極和以雞

卯丸而鐵板穴之薄如楮大如碗說為珠味月征携四
枚以示寓客夜微雨

乙卯晴

丙辰早雨俄霽適吳太史所語二十刻別有紀

丁巳晴

八月戊午朔雞舟疏御重裘趨宣武門待啟吹糜二器
直走中達以及德勝門出五里土城相傳古剎門遺址
亦曰剎邱非剎州也稍北土城灣十二里清河橋清河
源昌平之一畝泉經燕丹村東南合温榆河而來橋勒
石半毀其勢闊壯里許則清河集殆三四百家又里許
石橋如南勒石曰朝宗橋下游雖可艦二十里回龍觀
七里半壁店四里滿井一滿水高才地巨柳二蔭以祠
又里安濟橋跨沙河里許華城沙河行宮在焉
先朝福陵所駐蹕也規制如大內有分守公署成舍城
內居人數百家長楊五柞甘泉翠微日昔離宮多矣未
始城也今丹樓如霞重闕如甍徒極鳥早莫日暑暘且
无風雖對遠山心目為閉而疲極逐策蹇少頃西山雲
如墨且雷聲隆途人曰向西南與幸自外也十里德
陵果園各陵並有園樹桃梨等殿屬以寺人頷之五里
白浮山上有二龍潭浮出白浮村至青龍橋表五十餘

里度山下由所登往而行人難之指東曰龍山向日鳳
凰山似大寶五里瀆武場入昌平之南門宿于逆旅會
雨作有電如案俄止立舍外北望翠微千重駭曰城中
安得有此土人曰此即大壽諸山也首升酒自勞後頻
甜中宵運微月喜詰朝或游矣

已未霽秋見驢陵遊逆旅問誰為陵者曰銀泉山蓋往
間先帝葬銀泉也逆旅曰道近甚何驢為駭起而行
樓甯城中榜曰咫尺五雲亦勝概也西徑故都督孫祖
壽少保坊出西門往朝宗坊沿道涇沙械有聲龍山
折而北望石坊橫空又望丹闕金碧意為仁門也將趨
之途人曰如往銀泉山也者西可往也遂西向久之度
可方七里問程馬曰未已也悔為逆旅所賣野黍多刈
蕎麥作花如雪果園接趾少垂寔者屢迷屢問偶從一
梓人漸及西紅門有老闍策杖而下梓人指曰此守恩
陵許公也杖者問余何往曰銀泉山曰銀泉山無甚何
往也余不解其意別四前自西紅門數百武黃屋在望
甚儉稍西北丹楹碧瓦松楸沈沈也余越黃屋而過之
問梓人此何所也曰崇禎皇帝葬處余憐然仰視黃
屋之額果思陵也亟及步披莽棘抵周垣之南垣博
六十步中門丈有二尺左右為戶而輪其右為雪涕中

階下念重跡至此人不及詳五步之內豈吾國有所
 恨即仍雪涕巾而返垣左繞二松其西南三十步有短
 池樹石碑就視之故司禮秉筆太監王承恩塚也順
 治二年四月初立取故道而下稍憩一卷則許氏園適
 在焉述其故許氏曰吾前知是下意乃云銀泉山何也
 銀泉山葬 神廟黃妃鄭氏及皇后妃李氏順妃李氏
 昭妃劉氏非遺葬也 思陵本故田貴妃園李賊委
 先帝后梓宮于昌平城外于是吏民悲泣勝葬于此順
 治二年始春秋祭葬凡十三陵而 定陵不與焉各
 陵塚田六頃奉祀太監二人陵戶八人順治六年裁止
 田一項收錢十緡以祭不賸祈之州大夫大夫曰雖不
 祭七害吾曹懼違清朝之令德于是清明霜降二節具
 羊豕合祭于紅門外正旦元夕七月望冬節各奉茶薦
 酒一危望朔二十錢燃寸燭獻茶三飯崇禎家老奴不
 道如此余聽之泣下許又曰吾乾清宮直煖殿今守
 思陵闌寂不可堪西北松楸沈沈者 世廟諸妃園也
 吾寓馬先生少休令陵戶以門牡至恭謁 思陵行不
 孤矣余起謝往跌於 思陵門外七何陵戶啟鑰垣以
 內左右燕三楹鑿殿間向三楹常不三丈丹案二奉
 明懷宗端皇帝神位屏拜訖循壁而北又垣其門左右

唐如前中為碑亭云 懷宗端皇帝陵篆首大明辰拜
 訖出進北垣除地五丈則石坎淺五寸方數尺焚帛處
 坎北於瓶五事并琢以石稍進五尺橫石几盤果五之
 俱石也蜺龍之藏潤土約三四尺茅塞榛荒酸棗數本
 即求啼鳥之樹泣鵲之枝而無從也生為萬乘致為游
 魂入辰拜注不自禁矣出鑿殿許氏至更述 先帝臨
 變所以命東宮公主者惜甚其畧也司禮王德化醜亂
 盡盡先帝及事棘 先帝罷德化改王之心掌篆末以
 東宮屬嘉定伯王永屬 定王屬之心偷逃民間爾
 母狂故態凡外人年長者死事之庶可免也之心昧私
 舍以委蒼頭某遠自徑蒼頭某獻之賊吾嘗入皇城有
 三十騎拔刀脅太子二王而出辟易側立太子涕下吾
 亦涕下太子手一黃囊忍道地命拾之對以未敢賊騎
 罵曰尔内臣何不為効力乃曰惟將軍之命拾上太子
 不知所畏何物也在乾清宮久雅習太子是冬京師未
 太子偽也吾次年始守陵問以發陵事曰在陵亡恙獨
 銀泉山去此尚三里四妃園盜掘捕誅之梟于昌平之
 熊樓腦傳紅門亦清朝之德也陵木伐盡享殿不閉綺
 疏藻井百不一全漫劫接于几苑廢興天也吾曹豈知
 有今日哉余聽之惟泣下抗手而別臥故道反先後三

十里始曉倦卧逆旅中移刻起問狄梁公仁傑劉諫議
黃二祠逆旅曰弄在舊縣驛西門八里狄祠多古槐云
手植歲四月朔致祭商僨輻輳今祭而不市矣改昌平
置縣自唐五代後唐改縣燕平石晉仍昌平遼金元明
目之正統己巳移縣於今永安城正德丙寅進為州初
薊州昌平今一鎮嘉靖三年始分為二設提督都督總
兵官一員護防守邊關遂為昌鎮又往聞昌平人趙一
桂焉州吏目倡義開田貴妃塚附 先帝后梓宮吏民
勝助費百餘緡今一柱任泰安州吏目是日失記趙一
桂以舊縣足散止吳駿公太史銀泉山詩銀泉山下行
人稀青楓月落虫燈微道旁翁仲忽聞語火入空焚燒
寶衣五陵小兒若狐兔夜穴紅牆縣官捕玉梳珠襦散
草間云是先朝鄭妃墓覆西番雲四十年專房共草承
是顧禮數由未母后殊至尊錯把旁人怒承直中宮侍
宴迴血裏銀錄不知數豈有言辭忤大家蛾眉薄命將
身誤宮人斜畔伯勞啼聲、為怨驪姬許盡道昭儀殉
夜臺萬歲千秋共朝暮官車一去不相隨當時枉信南
山銅只今雲母似平生皓齒明眸向誰妒選侍園陵事
已荒移宮事蹟更茫、兩朝盛諫孤忠在一月昭陽舊
恨長總為是非留信史却憐懸寵異前王路人尚說東

西李亦在山下指點飛龍入壞墻
庚申晨起策蹇而南薤露未晞流光乍沐眉睫之間蒼
鬱為爽自昌平距都城七十里諸山北抱垂引而東勢
極雄宕黃河帶其南限以大海風氣開拓故金元俱百
年外 明興二百四十年隋杭汴金陵多矣至清河舍
震而徙記經石橋昌平城南一沙河南三清河南一俱
埋道中二里半一烽燧薄莫抵馬自甲申來誓一謁思
陵而 長陵尚隔渾河紅門在河之南距 長陵二十
里列翁仲石獸各陵俱不設河之南陽王故妃所埋玉
也 長陵最雄一叩而虛慎于師不敢留
辛酉陰午微雨
壬戌晴 癸亥 甲子陰
乙丑早入宣武門沿皇城至于鼓樓款窮積水潭之勝
非其地也日東出至文信公廟又西至朝天宮入妙覺
寺登白塔遠壽昌二年建貯舍利戒珠二十粒元世祖
至元八年發視果不安日加飾焉 明天順元年賜今
額成化初于塔作燈籠一百八座東望宮闕燁如也出
景德衛則歷代帝王廟不得入
丙寅
丁卯通曹秋整太常時提督四譯館初駕儀東巡都人

吳 善象辨言帝星不動駕必不出果驗太常故識
 其人日問之太常曰政明之疇官也遭亂棄去性質直
 非平交不至今又言文星不耀且難星相距尺許主此
 場有議論如犯之急公聞將不免也太常又曰往年大
 同楊某善幻術能移几入於壁又於壁出魚羊馬嘗東
 井投器具出以四井又膠州李山人能道人陰事嘗從
 坐忽云某衣色衣行至矣至則首語云已俱驗然
 其人狡獪難近少不當其意輒播其所私前歲去矣又
 曰吾購書五十種可堪訂五代史宋文鑑於南渡頗略
 擬補南宋文鑑并快事也

戊辰陰午微雨

巳巳晴

庚午訪真定何生云是月朔真定大水

辛未

壬申中秋節夕微雨飲後就寢月如常

癸酉附居置升家報午過吳太史則周子淑畢棘事同
 語移時

甲戌午出右安門度后橋稻田菜畦大似江南西二里
 故祖都督大壽園池柳臺館掩映離落亦城南社曲矣
 又西里許中頂華濟宮祀碧霞元君氣象鉅麗其東南

別殿外池可百餘畝方垣隔河也莫雨

乙亥同朱義儒展西便門而北過夕月壇出禮神街
 為阜成門外俗則門西趨八里莊一大聚落也法藏
 摩訶大衆諸卷并列涓潔大慈寧寺萬曆 慈聖皇太
 后建內永安壽塔十三級做天寧寺寧安閣額太后手
 書俗道高家莊而北迷徑竟西走平原境確可十里黃
 村則保明寺正統巳巳 上出紫荆關凡呂氏當駕鍊
 北征不聽命垂之遠坐逝及乘輿蒙塵彷彿神護 英
 宗念之復辟封玉妹立寺俗稱皇姑寺舊屋朱亮今圯
 甚南望有山橫卧不西屬閭閻山土潰童童無草木山
 下數十武元丞相郎律焚材基距阜成門二十意近之
 窮內徑北轉天仙廟山若轉迤雖荒蕪廢煙離 在日
 而意所至者香山碧雲也久之徑揚司禮顯名墓周垣
 堅廣俄大道問慈仁寺菴僧導以徑通佛光寺門白松
 二頭巨而日在崦嵫踉蹌問途至碧雲寺其孔道居民
 數百家松迤迤遷后梁當門洞聲瀾 出版下左由修
 廡列柿成行其齊紫 僧導我藏經閣禮佛訖館于左
 廟市沽一升佐以佛蔬啜而甘之僧問所繇則我南陸
 也南陸紆遠或北道淖則出之今無所指南宜其祖足
 也始在道謂西北翠蔚者速甚安得遠相及以苦我今

身在翠蔚中矣獨處六十里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中
夜夢回不能寐見慈月皎甚起步闌前澄光洞徹花影
重：壘外火吠聲如豹山空原靜一片摩尼寶色也坐
移時又復

丙子晨步寺門之梁山澗聲甚左廡砌下刻石深三
寸通相屬以引泉湧、不純似靈隱天竺山中竹溜也
遂登藏經閣當山之坳翠落兩腋身轉東北其園卓錫
泉自石罅龍吻出下注飛濤監軍御史吳阿衡題曰龍
湫閣 永陵曹取泉鉢丹中堂藝竹俗曰黃金閣碧玉
大僅如指北土固在手見少也南亭之塔鏤二石椀、
旁刊詩草書又銀杏樹一其大甲子西山右藏花洞
以石室備冬者出園問司禮于徑墓徑正德閣大端預
治葬立寺賜勅土木極一時舊遊宸幸至今門闕代祀
焉凡賜祠有五多附塚而魏忠賢犯殊死不餘寸骨見
其墓駭之信曰忠賢名下蘇應宣嘗被掠于建州從清
人入燕立忠賢虛墓并前祠而六之故獨不願遂禮大
殿其前方池梁馬朱魚陸呷云 神宗陵回張帷帳其
上不垂滂澣也學敏託東趨卧佛寺從問道徑弘化寺
且廢又惠安伯張 墓可五里則壽安寺塔當其門落
葉傾履蕭颯不堪大殿婆羅樹二一圍三人有餘次餘

二人餘後殿卧佛支頤修文餘金漆甚古係唐製宣德
間濟舟大師修之火師房山人王姓為曆內成重修有
御製碑 神祖幸寺出錦傘覆佛像將一蔡長安客話
曰寺亦泉勝門西有石盤方廣數丈高亦稱是無纖毫
剝缺上刻觀音堂前餘石丈許周以欄楯金華不及詳
奈何遂午飯直寺西南曰香山出遇惠安伯張 司禮
太監王之心等墓可三里則香山永安寺流泉在門折
上藏經閣未有軒、前峭爽疊嶂左右僧指前山之巔
故金章宗祭臺也其西山有護駕松今不存僅見其
一軒額楹帖并 神宗手書以望都城隱、賦、也出
歷級登無量殿過張司禮李司禮二墓張墓門曰松扶
疎可愛又弘光寺太監鄭同立同朝鮮人曰使今國成
化間平佛閣八觚云東園之制取道而下可十折樹綠
徑轉消陰茂密忘其羊腸詰曲也歸益自喜目且詛吾
吾足矣是夜月如昨亦中宿起步老杜云秋月解傷神
各目其情未敢概以為例
丁丑晨飲別山僧東出就北道光朝諸王公主錫絕者
并葬金山碧殿道接化為榛莽瓦礫者過半矣并不及
問行八里曰二聖菴、北 景皇帝陵閱陵前坎隘樹
多曰楊菴嘗飯千人道釜可徵也日寄徑於玉泉山、

巔故金章宗行宮芙蓉殿故址有呂公巖七真洞諸勝
 西湖在山下有 明武宗鈞臺碧雲傳語我可善游也
 而所寄徑直東行當山之伏欲迴足西南亦有難色遂
 竟赴大功德寺舊名護聖寺金時建宣德二年改今名
 雪峰大師製木越使者募建越火如斗添繪五色回金
 剛像不脛而走寺最鉅麗嘉靖中 世廟謁景陵以金
 山口道隘鏡濶數十丈時謂功德寺開口不利及駕至
 周行廊廡見金剛像猙獰可怖責寺僧殿制不法撤去
 之寺遂廢僅蒼柏兩行亡恙古松盤屈蓋塞外別種可
 三四十株後殿供奉木越于佛前手舉之重可五六斤金
 采如新宣皇帝賜大師詩當年天下選高僧獨取尊師
 第一名五鳳樓前諱玉偈金鑿殿上講金經詞言派
 如鷲子法語滔々似馬鳴大闡宗風扶末運清名萬古
 上傳燈雪峰有金雪集行世一曰板菴又因陔曰景
 帝外懷猷得恭衣冲莊敬憲懷猷懷悼懷故太子七衛
 許忻中尉岳景穎戚均均外懷懷悼故王十七殤主二
 二十六 仁廟妃三 宣廟妃一 英廟妃 憲廟
 妃十二按史皆葬金山與景陵相屬凡五十三國望之
 色餘寺南間道河自西湖來常流屈注度板橋孤蒲依
 依航程極目阡陌縱橫或刈或鋤其遠於河則溝之古

八尺曰溝洫戎行五里河益遠則水瘠又若千里土元
 則穰菽矣通洪慈宮南折為武定侯郭 墓佳城依然
 通萬壽延慶二寺稍東改萬駙馬白石莊柳數株臨渠
 不減張緒當年趁早放門慨呼則門薄莫速却噫茲一
 游也無導無微在心者不必目在目者不必足往之日
 風甚會雨後故塵不揚直走而向必盧師平坡二山也
 訂疑補略或誤異日
 戊寅晚過吳氏值趙陳二姬云能歌舞其弄琴真奉聲
 也
 已卯夜大風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午入宣武門二里通刑部街向都城隍廟光朝市
 實所流集也聞之都城隍神于譙果否南入鷲峰寺唐
 貞觀舊刹成化間重建寺湫隘而旃檀瑞像特古成都
 釋紹乾記曰釋迦牟尼佛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生穆
 王五十三年壬申入滅佛成道後嘗升恒利焉母氏說
 法數月未遂時填王久潤瞻依乃刻旃檀佛像聖表目
 健連慮有缺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升天諦觀相好三
 返乃得其說既成王及國人若與神對及佛復降人間
 五十年臣度往迎其像升空謁佛為磨頂記曰我滅

度千年後尔往震旦國大興佛化佛滅千二百八十餘
年始自西域東至涼州十四年至長安一十七年至江
左百七十三年至淮南三百一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
一年北至汴京百七十六年自宋高宗紹興九年辛亥
金太宗迎至燕京建水陸會安置于閔忠寺十二年是
年熙宗于上京建大儲慶寺奉迎于積慶園中二十年
海陵王復迎遷燕宮內殿居五十四年元丁丑歲三月
會內殿災尚書石林公往迎聖安寺十九年至元世祖
至元十九年己亥遣大臣孛羅等備法駕香伎奉迎焉
壽仁智殿居十五年丁丑建大聖萬安寺二十六年己
丑自仁智殿奉迎于寺之後殿百四十餘年自 迎于
慶壽寺至嘉靖十七年居百二十餘年因寺回祿表聞
于上奉迎于鷲峰寺自填王造像於周穆王十二年辛
卯至 明萬曆丁酉凡二千五百八十餘年云 按閻
宗儀輟耕錄言端像靈異故老相傳其像四體無所倚
着人居有通則至其國、初尚可通一綫今則不然矣
元學士程鉅夫端像碑云計自優填王造像至今延祐
丙辰凡二千二百有七年又釋氏咸通錄梁武帝遣都
審等往天竺迎旃檀佛其王模刻一像付焉大監十年
至建康迎奉太極殿則今鷲峰所安之像優填王之所

刻與天竺之模刻異未可臆辨也像本旃檀香木脩七
尺餘寒暑展昏不一色大抵近沈碧萬曆中 慈聖皇
太后金飾之衣折作出水紋手一持一垂面目端雅修
上而銳下為西域像教之始又石座作如來卧像西山
壽安寺像側卧此安枕正卧左手支頤備余憐焉

甲申午刻通吳太史所則周子儼落第頰為不憚

乙酉閩高梁橋之勝展謁訖即趨宣武門直走宣武街

北關將軍廟有元泰定元年甲子太歲五月立碑首曰

勅封齊天護國大將軍檢校尚書守管淮南節度使兼

山東河北四門^關鎮都招討^使兼提督^調天下諸宮神煞

無地公巡按官中書門下平章政事開府儀同三司光

祿大夫駕前都統制無任候壯穆義勇武安英濟王崇

寧親國真君令人但知義勇武安王未知其金御也將

軍臨壯繆、與穆同今直曰壯穆非矣稍左若干武真

武廟故鴻臚殿人所崇跡者塞其前從右入殿後墜石

懸洞即伏疎樹離立頭有致使竹木蒙密亦勝地也廟

祝云國初朝鮮敵闖人後位太監立廟意其人鄭同也

通太平倉廢甚即正德時鎮國公府內官廳也北入大

隆善報國寺元崇國寺宣德間重建改名而人猶舊

稱正德七年太監谷大用張雄奉勅修門殿儼麓時西

僧大慶法王頌占班丹大覺法王看室藏下總願偈
 有碑列西僧職名御製寺記碑二漢書嘉靖間太廟
 撤姚廣孝偈身移今寺僧錄司後主題推忠報國協謀
 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榮國公姚廣孝廣孝
 葬房山縣東北四十里曰聖岡塔遺像精峭面滿月目
 烟、露頂袈裟趺坐今間祠安在僧曰祠三楹歲四祭
 今夷為馬廐矣自直西直門稍北高粱橋水徑西山未
 從橋流入北水門周廣數里曰積水潭多植蓮有蓮花
 菴淨業寺最勝後流入西苑南出玉河橋宋太宗伐遼
 與遼將耶律沙等戰于高粱河即此橋且西城隅之角
 樓河廣可二丈沿隈而西曰海潮菴夫池高樹菴不足
 稱也又西故外戚鄭氏莊今為都魯王墓垣屋如故又
 西二墓為都魯王子某孫某各立墓下馬南望二里故
 外戚太康伯張氏莊荒臺彷彿可念也又西盤通觀曰
 楊二其側大真覺寺永樂甲子遣太監候顯迎西域梵
 僧板的達大國師白對武英殿科旨貢佛像反金剛寶
 座之式於是立寺作法身寶座成化癸巳太監錢義重
 修寶座壘石高數丈方為七丈鑄佛像六層其前洞門
 捌辟躡殿而上路盤平迥五佛分五塔如其方金碧光
 耀中塔鑄佛足二門其前遠眺為快御碑云佛寂滅雙

林鳴立金剛寶座植菩提樹二今丈尺規制視中印度
 之寶座無以異也按西域記拘尸那揭羅國中印婆羅
 林精舍有塔是金剛神躡地處次塔是停棺七日處次
 塔是阿泥樓院上天告世、降災處次塔是佛涅槃散
 那處次塔是佛為大迦葉波現雙足處寺古槐二門直
覺寺古松二而燕寺多寓氏頗令人短氣又白石閣距
西故州馬為碑之白石莊花樹甚存前為神宗所
 西直門七里稍西為育寺望之鉅麓有山亭
 臨御也大鐘徑丈二刻佛號稱院法華諸品沈度書少
 師姚廣孝監造余意倦而反有茂林在海潮菴後北折
 道之則廣通寺門向不之入稍左天仙廟為曆中永寧
 宮端嬪周氏生惠王慈疹禱之驗見碑記而廟恍惚焉
 曆字不知漢唐諸刻正朔何以蒙不磨也遂願陳木菴
 慰其下第
 丙戌
 九月丁亥朔午通大宗仁寺值曹太常同閱書畫有
 先帝所有書兩水夫明鏡雙楹添彩虹字通逸大隄五寸太
 常帝之未果晚飲葡萄下
 戊子
 己丑辰刻
 庚寅

辛卯陰

壬辰昧爽雨午陰始寒

癸巳晴

甲午金華王千戶携酒小飲

乙未訪武功霍大理尋道不值昨日見枉故報之

丙申過吳太史昨曹太常龔總憲以九日招周子儼等

登慈仁寺瓦虛閣分韻賦詩子儼擬次四首太史曰人

雖有才決不可恃且遲速難強與會勃發觀如覩牆意

氣非不感也而寒窓下有宿儒老生絕不相關執指吾

字句曰某字誤某字方則大事去矣今人看唐詩豈今

人才勝于唐耶直意見勝之也又曰作詩雖不得俗不

得

丁酉早晤霍大理初疑甚自則過聽曹太常之言也是

日寄家報

戊戌過曹太常同飲

己亥 庚子

辛丑過天慶寺報湯溪孫孝廉楚卿之秀不值天慶寺

宣德末傳達卷建左道樂王廟先朝武清侯李誠勳建

朔望禳者肩膊時多前惜下品自稱北訪元祿不值紀

徒焉久矣

壬寅連燠大似江南

癸卯晚會周子儼值華亭張青瑛

甲辰

乙巳晴刻聞霍大理見枉遂先之語存自放陷西安事

甚悲別有記

丙午旦微雨霍大理微余近錄手致之又語遺事一二

則

丁未陰霍大理示黃石齋先生秘錄二表夜雨

戊申雨始寒

己酉陰

庚戌夜向山雪

辛亥晴恒風夜始冰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錄黃石齋秘稿後以昧霍大理語久之

十月丁巳朔陳木菴來云吾邑登榜者六人夜聞鄰婦

哭聲益悲低薦止焚栒衣雖連歲不報聲云送寒具謂

之鬼節

戊午觀書于市向河城下之柳黃矣

己未過陳木菴值西安府伯決鴻昌長安客話古佛菴

黎民表隸書銅佛一脩三尺鑄大唐貞觀 年尉邊敬

德監造巷距宣武門二里今陳氏寓焉以問傳人不能對或名偶同耳

庚申過太和堂吳氏值武進進之問以宋明之末

武進并出狀元果否曰宋末狀元將重珍家新塘距郡

城八十里先是崇寧二年狀元霍端友居之重珍微時

折梅于此成林後治宅曰紅梅堂今明末楊狀元冰如

廷鑑即其地凡浚河魏科輒有驗按一統志霍端友許

蔡京以吏部侍郎致仕贈少師有內制三十卷將重珍

仲舒無錫人嘉定中進士第一官刑部侍郎卒諡忠義

新塘在太湖大椒山旁距無錫四十里則蔣仲舒籍無

錫在今地則武進也續文獻通考宋寧宗嘉定十六年

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非宋末

辛酉陰

壬戌

癸亥恒風雨果

甲子 乙丑

丙寅晚同胡伯為飲時別朱太史遂錢塘

丁卯

戊辰耀大理招飲同蒲城令撤武田歙海豐今秀水項

詔大理並任曹縣言劉澤清事為詳是日余攬揆之辰

己巳 庚午

辛未望以家門卜正陽門之闕廟午游大慈仁寺

壬申大風始寒

癸酉過吳太史所時降侍讀

甲戌

乙亥偶市飲晚聽筆伎色藝俱下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得邑人徐公偉君書公偉令安義無涉俗才致下

請室遣伴告急于計相陳氏兼東我饋之嗚咽夜夢公

偉拜而泣

庚辰告朱太史以安義令狀他無望或便子索履冥報

可也太史慨致南昌張司理書余日附徐使以家問

辛巳過周子俶

壬午 癸未

甲申早訪金華葉山公

乙酉陰夜大風再日

丙戌衝寒過葉山公未離枕也亟披衣起其鄰周德潤

澤故嘉定侯之孫官錦衣娶駙馬都尉王昂孫女年十

七遺亂貧甚慨一室余問遺事故屢過山公值之綈袍

不備有寒色其人拙訥語少頃遽去頃自乞火行汲見

之心惻台平種水未為非幸也山公賞酒二升乃別

十一月丁亥朔

戊子家報以郵至若自慰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報謁余氏出萊市方論日八人迂避之

癸巳

甲午晚會霍大理語及少時有摩惠態未募者立門下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乙未

丙申夜大風

丁酉周子椒寓張氏適之子椒所善嘉定侯氏叙其家

難惜甚

戊戌 己亥

庚子星日未太常晉少詹事無原官如故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寄朱義儒書時游涇陽以關中多名家遺刻舊得

一二也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前借霍大理閣書閱訖歸江何客嚴氏故游諸微

侯云襄城伯李國楨任京營甲申三月都城陷賊劉友

也

乙日君侯散重兵以驟此元功也行寇諸臣之右矣

同留其營嘗同食寢一日縱驟今檢案目蓋錄其家園

積敗時跨馬固如死灰其舅金華潘某退曰吾甥事至

此不即死尚何待乎此嚴氏日覩者今刻本稱國楨求

葬 先帝劉誠意孔昭上章以明之其說不知何所始

也

辛亥早微嘗過霍大理示所墓西事及王漢陵九思集

壬子過吳太史所太史近作王郎曲吳人王稼本徐勿

齊歌兒也亂後隸巡撫土國賢恬執自恣國賢死逃入

燕今再至年三十而江南為紳好其音不象猛太史作

王郎曲王郎十五吳趨坊窺額青然白哲長孝穆園亭

嘗置酒風流前輩醉人狂同伴李生柘杖鼓結末新翻

善財舞鎖骨觀音變現身反腰貼地蓮花吐蓮花娜娜

不禁風一斛珠傾宛轉中此際可憐明月夜此時腕管

出原欄王郎水胡歌緩、新鶯啼嚙花枝暖慣拋斜袖

卸長眉眼者欲化愁應懶推藏掩抑未分明拍數移未

發更聲最是轉喉偷入破瑞人腸斷臉波橫十年芳草

長洲綠主人池館惟喬木王郎三十長安城老大傷心

故園曲誰知顏色更美好瞳神剪水清如玉五陵俠少

豪華子甘心欲為王郎死寧失尚書期恐見王郎遶寧

犯金吾夜難得王郎暇坐中莫禁狂呼客王郎一聲頓息移床教坐看王郎却似與郎不相識往昔京師推小宋外戚田家舊供奉只今重聽王郎歌不須再犯昭

文痛時世正彈白翎雀羅門舞龜茲樂禁園子弟愛纏頭請事王郎教絃索心向王門作使兒博徒酒伴貪

歡誰君不見康昆崙黃幡綽承恩白首華清閣古未絕

藝當通都盛名肯放優閒多王郎王郎可奈何先是太史善病每強坐暗對今病良已詩繪自娛曰文詞一

道今人第辨雅俗似矣然有用一語似雅實俗有出于俗而實雅未易辨也先儒講通學當深視之就其所擇

若往往文人所未逮者理徹則不須辭而傳也余聞之

瞿然有省往劉念臺先生志未總督熒元墓迴出上虞

倪鴻寶神道碑上以雕繪不如蒼老也又吳太史王郎

曲放合肥龔孝升口占贈之曰薊苑霜高舞柘枝當年

垂柳尚如絲酒闌却唱梅村曲腸斷王郎十五時

壬子 癸丑陰往崇文門訪嚴氏問以道事不值

甲寅 乙卯寒少減

十二月丙辰朔閏歲內屢雪山東至厚二三尺

丁巳 戊午 己未飲朱氏所往遠街果酒不足禦也

庚申

身自道霍大理不知其誕辰也以逆書故克返時曹秋

登進右通政久矣適遇朱太史邀暗曹通政曰往年李

山人 家得足之新城善數學叩之所言出處俱驗

又揚州僧德宗嘗一見問目後當三會果然又平湖馬

觀揚 錢君銓 同計偕訪德宗時詞林某同坐

德宗語觀揚曰居士此行當如某英語君銓曰居士得

毋憂北堂乎北堂疾良已數日且得報其安行二公同

年也錢問歷職日官終按察司後并登第馬館選錢知

連江赴任縣治燬寫公館偶見舊額則按察司也大不

憚辛焉其奇中如此又曰頃在銀臺保定人某自稱山

林隱逸上章內陳長生不死之方余聞之不覺大笑唐

人驅車策馬以應不求問遠料良不虛矣

壬戌早飲朱氏所是日朱太史誕辰宋詞戲微伎樂俱

下里稱齒也

癸亥適豐宮始市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借曹通政續文獻通放不值適吳太史所云往時

大興孫清隱 有尚節畫山水人物追跡古人亡子甲
申遭亂斃死其畫多傳太史題其洗象圖

壬申

癸酉大風是日禁屠宰放百官休沐至明年正月三日

甲戌訪邑人查英耒始悉吾鄉近狀是日仍令各官視
事開禁屠

乙亥仍禁屠宰休沐百官

丙子 丁丑

戊寅朱太史徙宅先是僦石侍講仲之居今市宅亦同
卷余暫留

己卯赴新宅

庚辰 辛巳

壬午朱義儒至自涇陽

癸未沈叔明至自金華叔明日十月凍舟吳門水厚三
寸有奇各舟募壯夫以輕舟先之斷冰日行三四里先
是查英耒日自通灣凍至嘉興余不以為然蓋去冬北
方最寒江南不聞凍令北方寒差減何江南甚之也如
叔明言大道南吳余髮種一臘月始冰于十月未之前
聞也叔明又日十一月二十六日通日洋河有度冰堅
頗增從十八人全陷焉是日辭吳太史白金英綿之餉

癸未通陳木庵所值建陽馬肇敏揚明語近事我馬丁
孝廉震生爾發同夜飲頗劇

甲申是日立春吳太史使者三至勉受之司城錢塘宋

俊伯時英朋酒吾邑沈仲嘉日身以家聞未夜大風

乙酉午訪沈仲嘉語鄉曲甚悉夜宋俊伯丁震生輩劇
飲

北游錄 九郵

監官談遠稿 未著

乙未

正月丙戌朔余齋三日將乞靈于前門關廟也午游萬壽宮

丁亥從同輩例謁頗苦

戊子卜於關廟心計轉惑還謁霍魯齋文理吳駿公太史會秋壑通政及陳本菴俱不值

己丑

庚寅訪紀春曉光祿則徙寓內城也道中值會通政卓卯始霧隱本菴招飲是日借余氏劉日雷溪詩稿謝榛四溟山人集

壬辰

癸巳陰微雨

甲午菴西安蔣孟洽鴻翼時同本菴寓

乙未寒

丙申觀正陽門外燈市薄暮雪

丁酉晴

戊戌過太和堂吳氏觀對松年文姬胡笳圖筆法工細胡人冠服宛如今日是夜西南赤氣亘天射憲牖

如火朱太史疑有異起視

己亥晤霍魯齋袒同朱太史飲為醉

庚子游大慈仁寺其市簡夜酣飲

辛丑陰過吳駿公太史借元符刺柳文廟曾集

壬寅大風

癸卯晴風霏

甲辰

乙巳大風偶飲陳本菴所朱方菴來不值又得徐道力書

丙午風霾尋朱方菴不得其處日訪徐道力話舊嘉

興吳天容澄同舍

丁未仍風霾午訪方菴并得家向方菴與海監俞君

非同舍

戊申朱太史赴南苑之召南苑周四十里離宮一區

諸侍從俱毳帳

己酉

庚戌朱太史還先是傳詞林十四人修明治大訓于外宅吳駿公太史與焉吳太史謂召入也往言其故

乃止

辛亥

壬子沈叔明南行附家報余初擬三月歸而以居侍

勉留約明春歸也

癸丑過徐道力所兼晤嘉興吳準菴源繆文范鼎

甲寅繆文范來晚張書乘東我附錢紫一手札知去

夏趙介眉請喪禮退菴老人逆違菴可念也

乙卯訪張書乘道值嘉善錢仲芳

二月丙辰朔訪錢仲芳相國身後益曾孫三仲芳子

長孫點今同公車

丁巳過徐道力所

戊午晚宿朱方菴所

己未

庚申陰

辛酉莫微雨

壬戌午霽

癸亥風過霍大理借康對山先生集

甲子

乙丑訪陸尚時不值

丙寅友人招飲查樓查樓者前門之酒家也 先帝

嘗微行登馬順治初隣火不及滿人異之嘗枉車駕

是日飲頌酣

丁卯

戊辰夜文風

己巳陰

庚午晴過吳駿公太史所初正月末太史召入南苑

幕修內政輯要在南苑時再被召知其抱疴故疎則

二月之八日也召同自宦履及父母兄弟父子俱纒

悉問其弟何狀對曰二弟並生員上即笑曰外國嘗

進而稜命官飼以白粳一食一不食主者諗其故

旁云一熟稜一生稜衆為之啟蓋是日擬游觀象臺

不及往

辛未張書乘朱方菴俞君外丁震生俱集朱太史留

飲書乘初場坐候格不終試而文甚佳惜之書乘云

自許州來凡河工微柳一束官直七分輸于塞口半

直五錢納費不與焉積若干未合抱官直五十倍塞

口填積一衝激則數千金立潰矣甚哉河之為患也

許州氏曰飲不售一錢而累于役多逃竄惜乎

壬申得李楚柔書郭偉元來

癸酉吾邑查子宣煊來

甲戌同朱方菴俞君外過吳駿公太史所太史飯我

是日葛爰三來

乙亥

丙子吳太史招語晴刻回郭仲景字儀來不值

丁丑答吳三仲星同張書乘飲我朱用脩在馬俱同旅也

戊寅出巷見田者方犁以藝者吾鄉貢早麥種多九月過十月者不蕃北人多乘春及秋而藝僅一也是

日徐道力查二南來

乙卯過吳太史所值王端士按文肅公曾孫也崇禎

己卯鄉書年方冠耳坐間多唾壺之感太史言崇禎

辛未禮廟主司請夏彝仲首義天下莫大乎人才朝廷莫

廷莫大乎名器點其句天下莫大乎又人才朝廷莫

大莫乎可笑如此太史又曰嘉定徐汝漁好古宿儒

也制義六典雅雅時未嗽名聲不遠著學臺孫之解

試日盡抹其文除名以余少所知者又陳卧子試孫

不之錄且違其父師父所聞進士於是縣中牒師某

六進士乃擇文安有定價乎

庚辰同徐道力過吳三二南所還邸中朱方卷丁震

全來小飲

辛巳以二南為借吳駿公太史詩草連日大風霾

壬午過徐道力所已同陳木菴出靈祐宮時建金錄

大齋九日為中宮弓鞬之祥也晴刻朱方卷招語偶

及往時以制義質黃石齋于西湖也先生披牘不輟

至一日數行各指其瑕瑜頃刻盡五六人其精敏世

未有也茲稱先生之詩先生曰吾詩未盡善今詩四

大家孟津王覺斯譯晉江黃太樺景坊

而推孟津甚至云

癸未早寒不陰而宮撤棘徐道力奏名朱方卷心不

擇過朱太史留宿

甲申清明節早過宋俊伯小飲晴刻而是日西山雪

乙酉吾邑陳彙卷同高郵王鏡山永吉復相晚同丁

震生飲

三月丙戌朔同朱方卷俞君非入大慈仁寺

丁亥早過朱方卷值山陰范祖生初有鹽車之歎午

過吳太史所值楚士下第四人俱太史丙子所錄也

其一吳仲鵠太史甚予之太史曰詩文舉業俱不可

着一好字胸中稍着則伎倆見矣凡古人得意之處

非古人得力之處惟深於文者知之晚為新榜楊自

西雍建草二啟以沈仲嘉東我勉應之楊雖邑人非

舊識遂役我奈何

戊子連陰午後雨

己丑晴

庚寅曉後朱方菴俞君亦來別朱太史小飲

辛卯求吳太史書二綾蓋方菴二南所懸立致之太

史昨秋送趙生南歸詩趙以只應完白錦燕臺今已
重金二南甚愛其句特書焉

壬辰早送朱方菴南行已飯徐道力所

癸巳徐道力來同過宿

甲午晨返俄及三書乘用修來同候吳太史不值是
晚吾邑楊氏以二金解我又却之今老矣不足再辱
少年矣

乙未陳雅奇來不值過宿大理向先朝寔錄未至也

丙申 丁酉

戊戌徐道力來

己亥過吳太史所貽一鱸

庚子飯沈仲嘉處因同查子宣游大慈仁寺伽藍殿

觀西府海棠先是明英宗后周氏有弟吉祥幼祝髮
市乞檀宿寺之伽藍殿 上夜夢伽藍神告后弟所

在后夢亦如之即日見跡吉祥願為浮屠不可強乃

改報國寺為大慈仁寺今伽藍殿^藍夢所告也海棠二左

為巨畫幹右獨本大于斗又丁香二佐之芳艷奪目

貴游口稱其前如吾輩徒白醉耳還湖中陳朱菴來

本菴昨鈴試其判云鄭胃授山陰令赴任至浙江過

風濤鼓怒拜節不回乃辭疾解職人告詐偽云此在

唐張鷟五花判事非僻也

辛丑吳太史招語值陸仙與^公陸南宮初試小史

抄牘誤蕪一孔其人權挾膺踰垣走御史監場奏上

違杖數人太史曰天下大矣而太倉獨誤羅之貽累

數人非適當其罰即已赴宋俊伯飲是日陰蘭溪章

孝虛天生方^平仁和黃侍講次辰札來

癸卯早過徐道力所亭午過墨窰殿在寓舍東三里

工部閭覽處其坤隅有園卉木森蔚楸柳花含芳色

白榆錢如簇其榆不類江以南松身環莖頗可嚙自

園而西有廣園偃松匝地如蓋幹小遜慈仁寺而怪

屈過之惜以地掩也

甲辰答黃侍講章孝虛並不值因過書乘輩通沈仲

嘉來小飲宿徐道力所

乙巳大風霰

丙午過吳太史語久之已宿徐道力所

丁未道力以牒傳往余過陳本菴因出左安門觀崇

善寺海棠為風妬半侵矣奈始花似西府海棠差大

素即菊婆樹也幹斗大海棠周弟視慈仁寺矣

戊申孟美徐道力葛爰三張書乘先後至

己酉先是詹事府奉購書之命北地稍一二寒青貯

府中余得其目無幾也是日府吏以韓魏公詩安陽

集許魯齋衡道書明何文定瑄石文介珪二集宋文

介集號熊峰先生刻名偶少序孟津陳詹事公朗題

題曰熊峰集不著名以可怪也初閱其詩一讀而盡

再讀如嚼蠟矣文亦如之雖不書姓名亦可按文介

詩清麗又峭潔有法雖二帙不為少而詹事過抑之

并略其人篇中名氏頗散見非子虛烏有也

庚戌春查英表

辛亥過吳太史所共華亭彭燕又飯劇論文事燕又

先別

壬子陰城雨

癸丑晴是日都人集朝陽門外之東岳廟余徬徨久

之出東便門三里為朝日壇稍北里許不廟元玄教

大宗師張留孫建昭文殿大學士竇坻對元塑像稱

絕技始元像上帝未作侍者通閣秘書圖畫見唐魏

徵像瞿世曰得之矣非若此不克相遠走廟中為之

即日成明正統中招兩廡列地獄七十二司之名楹

帖後設帝妃行宮又加彩繪于古像神氣索然以寫

雜函出值陳本卷足觀不能留過徐道力宿馬道力

云同榜桐城孫中麟寒疾三日死唐人所謂報贖使

也又出葛爰三贈詩鮮花、發闌春裝名士風流前

輩行一夕宮袍流柳汁十年客劍吐星芒雲飄短塵

旃檀肩杯泛新醅首蒼香應笑故人無相甚白頭駘

教未還鄉

甲寅立夏先是爰三國一箋贈我我愛其詩次韻求

屬和昨岳廟有坤人長三尺自云年十九羽服募錢

余倉皇不及睹也又爰三書彙輩俱步從前詩及之

四月乙卯朔爰三以詩至

丙辰

丁巳過吳太史所值太倉王子年瑞穀太常麟洲先

生孫也踰冠歌鹿鳴因公車三十六年矣出應諷一

篇亦宿戲之稍餘也晴後大風夜雨

戊午仍風雨徹夜是夕徐道力納姬

己未干齋

庚申過李霖叔山廟兄弟谷會稽范祖生初祖生獨

選南原日理

辛酉徐道力來云前一日召赴南苑閱定應常三十

人已與鳥昨試表一詩一尋訪華亭楊贊皇蘇不值
壬戌過徐道力所方臥戲題云安得長宵似小年午
餘猶枕翠鬟眠鳳池風景非真羨願作鴛鴦不羨仙
俄道力出見其新姬自謂眼迷五色良然是日楊贊
皇來

癸亥明刻武康章劍威吾邑陳羽君飛鳴來羽君郵
我家向胡慙遠念晚過少司馬霍魯齋所時職督捕
其事劇

甲子朱太史羣飲

乙丑過李霖叔值吾邑祝禱明初未識也揖別

丙寅訪祝禱明文震祀以去秋至是日朱太史觴徐

道力張書乘來用修余齋醉

丁卯谷章劍威飯于張書乘所

戊辰

己巳吳太史招語移日

庚午吾邑尉楊翹華東楊富平人新授俄見枉意斛

山先生之高措未及向是日赴沈仲嘉之招客俱吾

邑科貢而余以相齒先之愧矣

辛未報揚尉不值

壬申祝禱明招飲

癸酉附朱用修家報是日崇德朱石年霞及查英來
至不值之子宣

甲戌谷朱石年查子宣英來

乙亥陰

丙子午霽

丁丑

戊寅谷查漢園雍故人子也其刺稱年家不受噫華
門圭甯之人安所得同籍乎薄暮雷雨

己卯楊進士又負我啟微詞諷之雖屬草謂不我微
尋隸至語之楊氏雖邑子舊無半面而數從我挾
進士相加耳余髮種矣自貴自賤了不相及此後
願勿以腐鼠嚇也因作甘梅詩

庚辰早拉章劍威同訪烏程錢瞻伯介人值德清章

孝廉芝黃金范適飢暇康而別初劍威去瞻伯多挾

書故過之亦僅一兩方隸寓則范祖生李霖叔來已

吾邑楊羊崖鼎崇德徐次球來

辛巳谷楊徐二孝廉回過吳太史所太史里人王生

方隸自滿陽述其姓反曰昨瞻月出通州渡潞河而

東應邦君店柳河屯至三河之七渡河以抵薊州向

安祿山道趾猶在城乾隅朽骨與萬數戊子曾大程

裝瘞之天妃宮側高六十里則遵化石門峽也西山
僻立其西石將軍高三丈許過是並塞築亭鄣山上
殘雪遙之也又數里桃花寺之山半而泉環之又數
里大安口有堡已已兵所沒入也其南福泉山湯泉
約半畝人爭浴焉三十里及遵化縣兵飢後人多菜
色久之至三七營距喜峰口僅二舍城南景忠山最
峻其上天姥廟禱祀鱗集又東南二十里曰灤河自
塞北徑遼安虛龍湍聲激耳土人云水漲妨渡今艦
而不梁胡使涉灤河之脚腹而巨色味並絕過建昌
營則遼安之冷口又數里劉家口備保同客宿食不
為怪又東多山陰終日無人跡惟鹿雉狼兔之是觀
近白灣二里有數家據溪上為著姓自是溪山俱可
圖畫其土沃宜稼過白汛高數里云播鼓臺又數里
云紅花店東二十里為大遼遼山海關者關城北則
山南則海即古榆關也設都司二郡併一以滿洲高
麗人任之過八里則歡喜嶺蓋姜女石在嶺南二里
遠見天橋柱者漢武帝登碣石望海皆山頂大石如
柱也距關三十里中前所稱榆關首隘而城地矣阿
都嘗放馬於此又東五十里廣寧前屯城多僑民有
溪自東統之 里中後所城廢雜滿漢數十家又

東瀆海多蒙古屯牧焉七十里沙河堡僅甲士三四
家又東曰沙窩多軍壘六十里寧遠衛城改宣威築
巨而固城東首山峻甚有堡可守又六十里曰十三
站城多民舍自榆關東並宜牧馬初則虎咆懼虎之
傷馬也三十里塔山故城在山西新民可數百家東
十里曰老山堡城址僅新民數家又十里松山堡城
濠堅廣今埋矣人馬度松古塔山道上不知為城也
下視城門如橋洞然松山城北三里有營戰臺屹然
僻壘尚堅又十五里大松山其麓平衍王祿山枕其
後呂私山峙其前七營櫛比石過于土免徑而上不
遽登道壘可跡山勢衰于錦州辛巳春北兵圍錦州
先朝覆為眾于此至今白骨山積塔山東二十里則
大凌河道也以裹糧更西三十里入錦州城見粟數
百車庾千石諸實走集俱販自義州者出關所僅見
也至大凌堡又五里大凌河水峭險東渡六十里閭
陽峪城旅舍數家以廣寧之交路也東六十里盤山
驛僅址在六十里沙林堡六十里高平驛並墟莽但
聞虎狼声三十里則三岔河之寧遠堡空城不可入
五里為三岔河衛里許過風則濤以甲士數人任檝
河左有城周半里置空庾四五楹鮮民舍東三十里

牛莊城周一里守者滿人外為土著今招募之人錯
馬野穀俱登其值大減于關內海濱所留一舟浮二
千石運人利之牛莊南二十里小馬頭此屋千家為
最饒北河二十里曰海州街今海城縣也山水在目
其城圯居民纔數十家水次多鳧鶴東六十里鞍山
驛城夾山間又二十里東南羣山拔起而龍泉在平
陸其泉溫浴之三十里沙河堡氏為稠又二十里首
山龍泉寺溢流甚衆距山二里有堡廢而重築民居
數百家又十里遼陽衛城今遼陽府也故遼河保櫟
所都向繁宮乙酉其民內遷城燕十之八西關外白
塔高十三級為漢製舊城毀盡今築于舊城東南五
里左太子河而枕大山涉太子河至堡又東北至白
塔則石橋新成工頗巨又十里渾河尤險先朝杜松
敗處又 里瀋陽城樓櫓甚壯其門八宮殿界大小
南門間金碧如制殿左理事亭八角翼以諸王殿周
垣後列鐘鼓兩樓設六部而戶部有具官餘虛署也
環闈俱闌整而章京牛鹿家尤雄城外庶居則苦瓦
相雜俱溫室有羨東道不拾遺城外白塔四隨其方
至西僧立城周六里東西二陵而瀋陽之觀止矣出
西關二十里波永安橋其制甲于關東西南百餘里

為句麗河街二十餘丈而激河西有新堡以便休牧
並自瀋陽來廣漠無際人鳥俱絕塗中有而僧梵一
廢井酒不可飲云高句麗舊藩底欄楊木尚未全朽
也新堡西南百三十里曰白旗堡向屬蒙古又百三
十里曰小黑山進堡始廣寧幅內也三十里見廣寧
衛城傍盤巫閣山而西似出閭陽故時雄屯劇聚吹
角旆繁化為寒煙荒墳矣過之桃李猶華柳絲猶蔭
不知為誰氏之遺也征人對此情緒可勝道哉余因
問左懋泰魏瑄陳振臣等諸流人何若曰左氏未及
詳也魏寓瀋陽城外僅一椽遼陽守張 師事之
政館致魏陳公子亡恙粵僧 為人皈依修善濟事
鉅麗如中土居食俱南製雜魚米蔬賤極矣王生之
言如此余不聞遼事久矣異其言為詳著於篇吳太
史又曰朝鮮人入朝雖漢書又自有俗書行于民間
頗多奸好中人之家耻在醜故其風貞隣人甲男
歲若干隣人乙婢若干歲即互配而甲乙各事其主
如故同夕不同役也其兵怯不任戰故折入於滿洲
蓋聞之滿洲學士某云是日錢瞻伯及歸安周子詔
風儀 來不值夜大雷雨
壬午晴徐道力未哺後答周子詔始悉其里字以歲

為至遲過道力所久不出去之

癸未沈昭子所來

五月甲申朔陳不菴徐道力先後至午游大慈仁寺
狗葛爰三張書乘之約同返余過霍魯齊侍郎所見
其子彥華子征是日聞禁屠宰七日且禁午節符縷
之屬不知其故中袒駕還宮止于南臺蓋駕出南苑

者六閱月

丙戌晚陰

丁亥晨雷雨

戊子山陰對北漁 世親來念臺先生之澁子也即往
荅不值午酌如例是日游人萃于天壇奈往間人不
納日過陳木菴木菴以銓期未及決味計宿道力處
己丑訪仲芳仲芳已南返矣子長孺不值

庚寅宿徐道力所

辛卯劉北漁來了文通二事係甚朱石年來是日輔
政王辛勅嬖姬五人殉焉命三品以上諸臣入宿王
邸中例焚楮不拜夜有月子刻大雷雨
壬辰晴

癸巳荅對北漁韋劍威朱石年飯于書乘所又經徐
道力語核時

甲午中夜雨

乙未吳太史拈同筵詩十首暮雨

丙申巷口觀輔政王出華儀從甚都平生所御服玩
瓦幘弓矢鞍轡犬馬臺駝俱灰殉之己市飲倦卧以
雷雨醒薄暮季霖叔來

丁酉過孝山顏值甫田許天生同飲因荅霖叔苦熱
味而飲冰

戊戌張書乘來別朱太史晚陰

己亥徐道力來

庚子 辛丑

壬寅午過張書乘所小飲

癸卯

甲辰飯吳駿公先生所時先生註籍

乙巳早過徐道力不值道力有索朱長安之累告貸
為苦是日熱甚

丙午早過少司馬霍魯齊所向先朝寶錄在南道未

至也季霖叔來別附東季楚柔

丁未徐子巖來得家報

戊申晴刻雨

己酉 庚戌

辛未過及三書乘所不值留家向郵馬午後徐道力
再至道力自館選後意色殊不博有邑人來似聞括
棧之根道力疑駭過而我商我、質之朱太史以屏
趾俟急足

壬子早過范祖生祖生時卧疾未行

癸丑

六月甲寅朔友人朱日如基升館奉明侯吳氏過之
小飲回而徐道力郭龍成來薄暮忍詢奈何是日葛
爰三張書乘雨發

乙卯早谷郭龍成因過道力所方康沈仲嘉至夕宿

徐氏

丙辰夜苦熱

丁巳陰陳羽君李山顏查蒙阿斐英先後至朱太史

陽蒙阿暮雨

戊午又暮雨徹旦

己未午霽

庚申

辛酉過徐道力所語移日

壬戌

癸亥夜微雨

甲子過吳太史所晴刻還邨俄雨昨太學試諸生論
目云繳輯聖人遺書有兩友問所出不能答已知為
程伊川先生語也

乙丑晴過劉北漁錢瞻伯所是日山陰張登子性未
不值

丙寅錢瞻伯來暮雨

丁卯仍雨

戊辰晴

己巳是日再雨再宵谷張登子亦不值

庚午是日初伏例俗浴象於宣武門外之右濠象十

一鼓幟前導濠上葦幕三向臨以五席濠南士女圍

溢相傳象交於水今則否今妨游日以歎日後耶

辛未徐道力家報至果枯棧永感矣即唁之

壬申午過徐氏多貴客苦熱而味

癸酉過陳永菴永菴云辛卯同貢仁和王彥先名登

需次縣令癸巳四月候選至今月九日邑以切田

宅並廢携二子為役其長壽朋亦仁和諸生至備書

報房乞轉于鄉人余聞之惻然以語徐道力及朱太

史各太息焉

甲戌冒熱過陳永菴致以朱太史意晴刻王生來朱

太史購三金且東卓太史為醜其責余索貳貽王生
五星不足多也

乙亥

丙子錢瞻伯借我夏華仲季存錄

丁丑

戊寅暮雨

己卯始弔徐氏同沈仲嘉肅容熱甚先反而雨

庚辰午過吳太史所太史作臨淮老伎行甫脫稿云

良鄉後冬兒善而無入外戚曰都督私過家弘遇卒

都督劉澤清得之為放諸姬四十餘人登兒尤殊麗

甲申國變澤清欲傾二王存否冬兒請身往易戎飾

而北至田氏知二王不幸還報澤清因從鎮淮安澤

清漁于色書佐某亡罪殺之收其妻明并澤清降燕

而攝政王賜侍女三人皆經御者澤清不避也居久

之內一人告爰攝政王錄問乃故書佐之妻澤清謂

書佐罪當死故妻明其非罪且猶澤清私居冠角中

請不法事澤清誅下冬兒刑部時尚嘉湯 嘗飲劉

氏識之以非劉氏家人原平康也得不至外嫁焉吳

太史語訖示以詩曰臨淮將軍擅開府不關身強國

歌舞白骨何知棄戰場青娥已自成灰土老大猶存

一伎師拓技記得開元譜繞轉輕喉使泪流尊前新

出漂零苦妻是劉家舊主誰太兒小字唱梁州翻新

水調教拋棄撥定鷓鴣絃授莫愁武安當日誇聲伎秋

娘絕藝傾時世咸里迎歸金指車後未轉入臨淮第

臨淮游俠起山東帳下銀筆小隊紅巧咲射棚分魚

的滾粧毬杖簇花叢縱為房老腰肢在若論軍容於

黛工羊侃侍兒能走馬李波小妹解彎弓錦帶輕衫

嬌結束城而挾彈食馳逐忽聞京闕起黃塵殺氣奔

騰滿川陸探騎誰能來薊門空聞萬里追風足消息

無憑訪兩宮兒家出入金張屋請為將軍走故都一

鞭夜渡黃河宿暗穿敵壘過侯家妓堂仍聽調絲竹

祿山裨將帶了刀醉擁如花念奴曲倉卒逢人問二

王武安妻子相持哭重天貴勢倚椒房不為君王收

骨肉翻身上馬過而兵退駐淮陰正拔營實劍我嘗

求死士明珠還欲致傾城男兒作健酣杯酒女子無

愁出曼聲可憐西風忽吹折山陽樹將軍自撤沿淮

戍不惜黃金購海師西施一舸東而避崩濤急浪大

于山張帆拔舵無歸處重來海口豎降幡全家北過

長淮去長淮一去幾時還誤作王侯邸第看收者到

門停秦妓蕭條西市歎而冠老嫗今年頭總白淒涼

閱盡興亡跡已見秋槐落故宮又看春草生南陌
依然絲管對東風坐中尚識當時客金谷四圍化作塵
綠珠子弟更無人相憐只有樓頭月長笛聲欲斷
魂是日值黃庭表與堅暮雨

辛巳朱太史壽其母演院紗傳奇至勾踐渡江意傷
此事今日之不再也余泪淫淫欲下矣

壬午尤熱

七月癸未朔為徐氏肅客同沈仲嘉

甲申夜熱甚是日浙直友人同祭徐氏

乙酉霍司馬餉我二金時有葛河之役

丙戌晨過錢瞻伯其甥章芝黃金范于朔日病卒年

二十七少年計借遠登鬼錄真人生如朝露也

丁亥

戊子雨

己丑晚大雨是日立秋

庚寅晴暮又雨

辛卯晴

壬辰早陰俄霽過吳太史徐道力所中夜大雷雨

癸巳陰

甲午晴蒼武進劉上余漢卿

出來太史之門年

鉛山朱瑀補

乙未徐道力來謝朱太史同小飲明刻錢瞻伯來簿
暮雷

丙申候沈仲嘉疾速訪查某阿章劉成

丁酉午游大慈仁寺觀集

戊戌陰夜雨

己亥陰 庚子

辛丑晴 壬寅

癸卯始喚金桃出肅寧縣土人云蜜桃按一統志稱

金桃玉桃上林苑出金色黃玉色白今稱銀桃蜜桃

又各國其色而訛也是日過吳太史所太史曰崑山

李氏著姓其甥被掠入故督臣張存仁家以配媵人

陳某甚洽存仁卒媵嘗念前子不值我備書者郵一

家向己李氏子來求贖張夫人不許陳某跪懇云彼

大家奴輩安敢調之張夫人允放李氏子私貽陳某

繒一陳某加以三端具簪珥時媵年三十八容止楚

楚湖行約異時見枉陳某曰彼大姓安可再辱其服

義如此是可記也

甲辰省沈仲嘉病尚強起酬我

乙巳過徐道力所

丙午陰 丁未晴

戊申訪徐慎公 於大慈寺值安溪孝廉王維白

表小飲

己酉朱太史以奉命上故鳥金王香時居于白石莊
萬州馬家園回北馳十里游海淀故外戚李氏園
今跡宿王跡修其勝余心勃、往矣

庚戌過陳木菴木菴候選縣未及決昧計

辛亥早發為海淀之游入宣武門大街久之道側缺

獅二元、貞十年彰德路造先朝都督田弘遇賜第

獅當其門今門墮而獅如故也吳駿公嘗作歌曰田

家鉄獅屹相向柵棧踣有信殊狀良工朱大初寫成

四顧咨嗟覺神旺先朝異地徠西極上林金鎖攀椹

出玉闥罷獻獸園空刻畫丹青似爭力武安咸里起

高門欲表君恩示子孫鑄就銘詞錫日月天貽神歎

守重園第令監奴睛閃燦老能當路將人攫不堪此

子更當闔鈞爪張眸銀鬃七寶香貌玉辟邪嬉游牽

伴入侯家園人新造天閑馬御賜仍名獅子花假面

兔相裝雜技狡狴突出奉毛異跳擲戶、畫鼓催條

支海上何由鼓異才逸歎信超羣其氣毋乃如將軍

將軍豈是批能手曠目哮呼天下聞省中忽唱田吟

死青犢明年食龍子蝦蟇血灑上陽門三十六宮土

花紫此時鉄獅絕可憐兒童牽挽誰能前壹駝肩摩

牛礪角霜推兩飲枯藤纏主人已去朱扉改眼鼻塵

沙經茨藪鎖鑰無能獲北門畫圖何處味西海尋聞

滄州鉄獅高數丈千年猛氣難凋喪風雷夜半戲人

間紫皇戰伐英靈壯蘆溝城雉對西山橋上征人竟

不還枉刻蹲獅七十二柔乾流水自潺、秋風吹盡

連雲宅鉄鳳銅鳥飛不得卻羨如未有化城香林獅

象空王力扶存犇牛見太平月支使者有西京并州

精鉄終南冶好鑄江山莫鑄兵尋策塞出西直門計

十二里至海淀則清華園改武清伯李誠銘以神祖

元舅餘力治園其地十頃宰治墨石費億萬縵勝甲

都下環治通舟前後汪洋直若數澤蓮芡菰蒲兼以

水猫坐泉香亭中有閭盡其前羣峰北拱解衣沽酒

得大酒二斗非余習也勉同董生盡之商峻甚亂石

疊其址紋如水裂崇禎丙子冬宿王內次嘗駐此燬

其闕今加葺者又即宿王也事不可料如此園額未

萬鍾書亭額而充黃輝書閣之而清雅亭慈聖皇太

后書酒罷尋左徑度山樓峰迴洞轉巧奪天成徐步

出園擬游玉泉山而酒氣大作不知所歸同輩引余

臥一村廟而嘔雖委頓猶步二十里返寓使余不酒
因玉泉豈有異哉噫余過矣余過矣又園丁董某以
李氏蒼頡今投宿邸主業歲輸百金而年其利李氏
二孫貧甚不能自活

八月壬子朔午入慈仁寺甲夜驟雷雨

癸丑晴速熱

甲寅過吳太史所值其鄉人馬又如九昌本世弁崇

補末任四川副總兵遠亂開闢全州己丑交出部校

舉家遇害因北降隸鎮紅旗下食四品祿貧甚言道

事一二則晚同友人席地飲大慈仁寺松下斜陽翠

滴頗酣

乙卯過查某阿飯于查樓

丙辰卯刻驟雷雨

丁巳晴候徐道力疾予擬同返是日朱太史勉留不

能堅決

戊午附家報于陳木菴木菴決疎計也哺刻過霍序

華值咸寧王文宣弘度俱日擊李自成僭位事文宣

出元王叔明溪山無盡圖卷長三大至正九年作

己未

庚中初縣官購書郡國或奏上貯于居事府得其目

十三經廿一史外纂也集不下數種餘多地志邊

鎮則宣府雲中朔方而宣府志為最鎮人徧修孫世

芳作郡則順德廣平疎德彰德依慶衛輝而彰德志

為最安陽崔銑作州則涿景滄延慶應蔚縣則直隸

為固安東安房山依柔文安豐潤大城肅寧交河寧

津東光慶電清河廣宗內邱任永年曲周邯鄲威永

寧山西為襄陵懷仁山陰馬邑河南為鄆陵尉氏延

津陽武原武項城沈邱密夏邑陽陰臨漳林新鄉獲

嘉輝河內武陟溫登封新蔡固始各志多躋收不論

而河內襄陵邯鄲為最

辛酉有房華來晚同義烏金公輝小飲

壬戌晨沐金公輝之頃者杭人某以相術來長安年

殆七旬甚自負上章略曰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湯

文武各有異相見稱後世著在史冊今皇上英姿天

挺祈一召見俾臣覲揚光休于天下之術人誕妄聞

之不覺失笑晚過王文宣霍房華語舊事知甲申大

事記殆吟噤也

癸亥訪金公輝于廣慧寺公輝少從父涇州官署甲

戎南還道經流寇屠掠之餘恠不甚覩杭人柴虎臣

始始來得房氏手札

甲子中夜雨

乙丑陰

丙寅晴中秋節寄徐道力詩一首

丁卯得道力和章知有起色矣過吳太史所語崇禎

初對州道張春臨於建州抗節不屈以窮死清史甚

稱之余因曰往時謂張春降敵迫削其秩奪贈廢流

聞之誤如此已漢王又宣借嚴滄浪詩話

戊辰

己巳省徐道力尚伏祝脩甚前吉勸其遺妻未即受

也沈昭子廷斌託且假裝谷之簿暮王生壽朋扶觀

下潞河又求朱太史書致淮安權閻錢介子受棋立

付之

庚午 辛未陰

壬申過霍彥華未後唐俞時篤真行書并所撰律五

十三韻頌並大有羊致閱之共歎其無祿暮兩道值

陳旭生相隔踰歲矣

癸酉晴當秋整侍郎徙居不近候之不值自今春道

見後數阻晤午刻省徐道力語移時已飲大慈仁寺

僧舍值而昌熊希文

甲戌又省道力是夕道力遣妻

乙亥早送道力各有黯黯之色會雨亟別滿其履

而子味爽大雨是日朱太史入朝始御殿前此未有

也午霽

丁丑晴是日御試庶吉士以章劉臧查策阿未回訪

全公輝

戊寅

己卯過吳太史所太史云黃石齋先生子三人今歲

飢為閩人嘆其二僅少子在

庚辰陰 辛巳

九月壬午朔初雷常侍殿邦及楊弁楊弁故膠州高

相國網紀也任游擊尋飯于吳太史所太史同年侍

郎孫北海承澤撰四朝人物傳其狀繁秘甚太史懇

年餘始借若干首戒勿泄特示余曰君第錄之願勿

著其姓次于人也俄楊弁乘語相國二孫近况笑于

自新也矣

癸未

甲申朱義儒還自穎州

乙酉是日御試庶翰四十八人表一疏一判一其表

目上親征朝鮮國王率其臣民降羣臣賀表崇德六

年聞之崇德元年太宗時猶稱月勒其年所部某各

勸進始稱王以朝鮮外之且治兵故見伐今朝鮮頌
治兵內院所為擬也疏曰漕運判曰朝廷倚仗大臣
甚殷反背公營私有恩謀事從重議罪或云陰有所
指也午刻駕到午門內唱名持牘執低兀坐地各蝦
二人監之光祿云張帷門外人列一席饌二簋籠炊
四杖飯酒各一甌大都薄莫始出各不及席有數人
未竟憤命燭上自候二十刻乃罷

丙戌陰過吳太史所太史口誦其表極瞻麗是日始
御殿于慶成于先朝

丁亥晴大風

戊子客有言西安稻米三粒通寸許又華州多桑

己丑

庚寅重陽節午後登大慈仁寺昆盧閣雄雉在閣忠

閣之上晚過楊弁所小飲

庚寅過吳太史所飲得詞且品次

辛卯過劉北漁值其居停嚴郎中生菴我躬

壬辰 癸巳

甲午訪故都尉劉有福及嚴生菴不值回過沈仲嘉
知吾鄉雖早米值頗平五月中海寇三十艘分泊東
西幸未掠六月盜夜擊庫金萬三千有奇

乙未 丙申

丁酉同朱義德過吳醫吳于亂時以賤直購大內書
畫古器若干回出林汰珮瓶注俱舊玉各一崑崙奴
一又宋馬遠商頌圖高宗所書李息齋竹二幅蘓子
瞻竹一幅吳仲圭山水圖元人碧桃圖集賢待制馮
子振奉皇姊大長公主命題其詩曰碧桃相見又東
風記得當年萬片紅說似溪陵漢上客莫將痴事怪
山翁又趙岩題春風入紙綠初明剪刻紅霞不見聲
半醉向花花未語氣時和月裡吹笙又黃荃萱竹圖
為嘉靖四十三年籍伊府典棋物牌首標識尚存終
幅鈴半印想溫字某菴按黃荃五代孟蜀時人去今
七百餘年絹素如新似未必然又沈瑁扇一係張居
正進時留飲酣酣是日 上點閱詞臣料道

戊戌聞詞臣外道十有八人

己亥中夜雨

庚子大風晴刻朱義德飲我市上晚過紀春曉

辛丑

壬寅同章劍威過劉北漁所

癸卯

甲辰吳太史晚又示我孫氏人物傳若干

乙巳劉北漁來 丙午

丁未過吳太史所已蒼李山顏魚訪查漢園疾良已

求一壇地耕與以應奈何

戊申又過吳太史所查葉阿來不值

己酉

庚戌晚同朱太史飲而酣

十月辛亥朔連燠

壬子陰過查葉阿同訪唐去矜 不值

癸丑查葉阿來

甲寅過韋劍威值同寓陳冰遠夜雨

乙卯晴晚過霍房華所

丙辰陰 丁巳

戊午昨吳太史移居候之云今日有閩人訴御狀致

投之水及涯不止之下上作司

己未 庚申

辛酉劉北漁來云山陰縣南三十里曰項里相傳項

羽殺人避仇處今立廟山中屢被劫曰自作石室有徐

錢二姓世姻如未陳焉每元旦禱于廟爭先而殿雖

甥舅不避也近二姓各築室于舊廟之左右而中虛

之爭始息又一室祀虞姬共四室神最著靈廟前大

樹不知其何本有沒者立死

壬戌為余初度自入京並未嘗告人非諱也惘味如

余生之日即忘之日也曷足道哉晚預朱太史容席

癸亥大風寒

甲子晚過吳太史所值黃庭表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過吳太史所亦長安雜咏

己巳晚同朱太史飲有詹事之命

庚午春韋劍威時味安陳冰遠同却冰遠為故大理

簡肅公雍曹孫云先同年臨胸來冰壺儀享蒲陽慶

挫流寇最滋被執同難者保寧王青溪齊人 並

受僞命獨來不見陰李自成陷襄陽令來教諸生四

十餘人稱先生或稱師從下河南同保寧王逃入京

秦賊始末先帝閱之授來職方主事送督師孫傳庭

督書未至軍中傳庭敗沒走還京陷賊中又走江南

聞治逆黨匿冰遠家年餘而去冰遠居東林山距味

安縣東南六十里宋倪文節思遺址存倪家莊其後

人也俱力田無沽澤之業

辛未沈仲嘉來

壬申

癸酉陰山陰嚴戶部生菴我躬招飲

甲戌菴太倉黃庭表

乙亥過史于菴遇寄家報于菴得江山教諭南返晚飲宋俊伯所上虞倪于王嘉賓孝廉

丙子候沈仲嘉昨仲嘉除平陽司理倪于王及天台楊魯齋前宗來明經

丁丑菴倪于王楊魯齋小飲云縣之桃源屈澗十里山桃夾之樹高四五尺花而不實

戊寅陰夜雨

己卯大風沈仲嘉來

庚辰過吳太史所示秘本一帙

十一月辛巳朔霍魯齋司馬勘河回祝粹明來

壬午菴祝粹明回過沈仲嘉

癸未偶入斜街都土地廟亦市期也在慈仁寺靈祐

宮之下有萬曆御製碑記其大明萬曆字已鏡其三

則羽化無識也古石刻流傳多矣因朔未始鏡也出

過長椿寺以王文宣移寓焉萬曆時考定皇太后為

歸空和尚建殿廡雄麗其後多寶閣則崇禎間田貴

妃立費四萬緡內湊金多寶塔高一丈五尺塔中空

藏妙法蓮法經觀座中奉銅佛左九蓮菩薩右智上

菩薩九蓮即孝定皇太后季次也智上即孝純皇太

后劉氏也俱旃檀蓮座舊世封號牌位今徹去辟繪

千佛丹碧炳耀旁銅像十八羅漢為大內大善殿物

今携寺中晚飲沈仲嘉所

甲申大風菴劉上余余公輝尋赴章劍成之招同劉

北漁查業阿及歸安胡天行錢唐顧李蔚約文

乙酉早過沈仲嘉反則倪于王胡天行及會稽徐野

公江先後至

丙戌晚始永菴胡天行徐野公午過王文宣是夕朱

太史出局其門以邏禁嚴也

丁亥大風

戊子己刻聞顧仁賀純烈被殺通對北漁來云近日

王侶登火詩有情登俠登仙登伴登等目於義何出

可散一塚也

己丑過熊希周希周買姬云祁陽孝廉鄭珩女楊外

字進士劉次子前年被掠昨夏入燕落北里晴

以百金是日駕遠往南海于以中宮出疹二王避翠

華城目禁屠停封止利十日

庚寅過喜秋壑及吳太史所

辛卯

壬辰大風

癸巳過沈仲嘉不值聞徐道力不諱未之信已飯草

劉威陳永遠所同訪施山公永國聞其多携書至則

失望還過查葉阿同訪廢去於不值去於館于陳公

煥煥公煥連山東右轄將行

甲午早過陳羽君向徐道力出耗云杭人王生十月

十八日過濟寧在城角見徐道力所乘舟人壽某

云徐太史望日疾革越三日以同年六人始克殯嗟

半道物果物化矣一棺我身萬事瓦解可勝悼哉可

勝悼哉

乙未入大慈仁寺值高秋登及龔孝升先是吳太史

言余于孝克及華亭宋轅文並欲見余未敢自媒也

丙申訪王文宣及吳太史生日風

丁酉

戊戌有書賞呈日于朱太史稍別石一二內內天台

王文通集意未必佳以僅見存之夜同朱太史語始

知阮春晚遠兵部主事

己亥入書肆得趙浚谷舒梓漢徐海隅三集

庚子風過太和堂吳以值應去於

辛丑 壬寅

癸卯陰先是霍魯齋購我明實錄而闕嘉廟以向余
所錄尚未全無以應也

甲辰早過劉仲漁因飲吳太史所已刻微雪

乙巳沈仲嘉招飲值華亭吳六吉還飲倪于王所

戊申坊間有見聞錄抄本意稗說也亟索之乃民間

小歷此上崔氏春秋之類也漫記之

己酉陰

庚戌陰過沈仲嘉所又過韋劉威不值夜雪

十二月辛亥朔微雪占于陳生御恩切

壬子 癸丑連雪

甲寅大風寒是日霍魯齋携撥之辰壽叙出余手目

走瑞賀客盈座余亟退

乙卯借居去於文鴉諸諸傳記云吾杭能品也午刻

得鉅鹿尉山陰王如器書並備一金余寓燕久未嘗

通謝此同朱太史破戒矣

丙辰晚同倪于王飲宋俊伯所

丁巳長興盧夢叔雅同柴虎臣來

戊午早過韋劉威不值過吳太史所昨夕上傳吳太

史及庶吉士嚴子養沅行人張穉恭恂各作畫以進

太史方點染山水明日共進時朝廷好畫先是戶部

尚書戴明說大理寺卿王先士 程正揆各命

以畫進是日上獵

己未春柴虎巨盧夢叔草明史示我還飯李湖山所

晚朱太史招沈仲嘉查業阿同飲

庚申有以御畫竹貽朱太史蓋畫紙也魯太監化傳

姪孝廉得之所貽過徐野公

辛酉徐野公來余回過沈仲嘉不值

壬戌

癸亥移宿西廡

甲子

乙丑辭黃太史 執明日之招

丙寅朱義傑婚

丁卯陰

戊辰晴沈仲嘉貽三金不果辭過劉北漁所值趙公

簡章合可 晚飲聞盜及南海子如漢武帝幸雲

陽宮事云即七校之士獲之矣

己巳初沈仲嘉辟劉北漁為記室北漁轉為趙公簡

故余數往來其間得如約

庚午

辛未陰寒今冬視前歲寒減甚借霍魯齋萬曆定錄

向在嘉善錢相國所抄定錄為之書刪其半至是魯

齋二百金全購

壬申朱生來 因壽前兵部郎中任清陝西奉政

癸酉答朱生留飲見崔青虬所画胡僧深得古致

生生語明季事頗悉晚同胡景雲施山公劉北漁徐

野公飲甚適景雲先世麻城人嘉靖初從輝京師世

善象緯云近日太白在天在心度太白畫見論分野

此不論分野飲間曹秋壑貽我銀杯辭

甲戌未介陰別曹秋壑不值返則秋壑先來矣

乙亥是日上傳東幸

丙子飲查業阿所回過韋劍成不值而陳水遠日昔

昨報母夫人違養色益盛

丁丑倪于王查業阿先後至朱太史留飲

戊寅晴刻飲韋劍成所陳羽君云吾邑吳梅里吳真

二先生並捐館陳水遠云先人任河南司理行部河

池間太行山天壇有氣腸出腹外命捕至果按梁

州記曰知耳水北知耳鄉山有仙人唐公房祠有一

碑廟北有大槐碑云是其遺宅處公房奉宅登仙故

為坑馬山有易腸鼠一月三吐易其腸博物志曰唐

房升仙雞狗並去惟以鼠惡不將去鼠梅一月三吐也

乙卯除夜飲頤圃

丙申

正月庚辰朔木介己大風早赴正陽門闕廟卜一籤
還飯章劍威所回過沈仲嘉附家報又過陳羽君祝
禱明不值晚飲沈仲嘉所

辛巳趙公簡德我杯帶辭己吞倪于王候霍魯齋及

劉北漁值嚴生菴留飲又過吳太史不值至琉璃廠

東門查策阿小飲晚飲宋俊伯所

壬午訪周子做子做除日至中州己趙公簡亭山廂

表晴刻過沈仲嘉小飲

癸未赴祝禱明席

甲申裴東皇來夜雪

乙酉

丙戌連寒趙公簡周子做來俄吳太史家幹至云昨

召入南海子纂孝經衍義同官六人總裁者涿州也

晚過沈仲嘉留飲畏暮而回是日初修通鑑全書纂

修官十有五人首朱太史太史官詹事例皆副總裁

已定負又改為纂修蓋時貴意也夜雪

丁亥早踏雪送沈仲嘉之平陽還訪董羽宸夜又雪

戊子晴是日朝廷索詞林以董元宰書畫

己丑晨雪晚甚之

庚寅是日金星晨見

辛卯 壬辰

癸巳大風寒過周子做值山陽成大感致弘光初明
經從左藩石北使言北使事頗異

甲午夜飲心頗不憚

乙未連大風寒午益虛夢叔夢叔時拜官穀城徙寓

矣余闌入黃侍請庚併向柴虎臣云他出則商人也

丁酉昨吳太史歸自南海子約會既至則太史暮出

內院即別

戊戌稍後過吳太史己華亭田帶淵來同飯是日都

人出西使門游白雲觀之故元真人丘長春隱處長

春子邱處樵字通密世居登州受學於金之王嘉興

定己卯見元太祖于祭壘國弟子十八人皆從庚辰

二月入燕辛己三月踰嶺而北七月至阿不罕山壬

午四月住大雪山癸未五月辭歸嘗主京師長春宮

長春子云明永樂初修觀至期羽士糜集賑賑畢至

余寓燕久誓酬其負會莫亞向途踉蹌出西使門跡

人聯接可二里及之門殿且閉僅閱一碑而出

己亥

庚子是日初修通鑑全書宴總裁纂修諸臣先是簡文淵閣藏書俱零落不存則修書何所據也晚過周子俶值姑蘇錢宮戶編宮戶謂我親似陸子玄庚嘗全謝不敏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累日大風

乙巳 丙午

丁未晡刻過家俊伯約疎棹值倪于王携飲

戊申閔神宗寶錄竟歸之見堂上懸沈周畫高峰遠谷髣髴萬松

己酉

二月庚戌朔大風霾

辛亥宋俊伯于七之日約行

壬子

癸丑晚于周子俶所復值成大感語良久云弘光元年高傑提兵而北凡十三營兵共萬人至睢州故總兵許定國馳迎道旁請傑輕騎入城或沮之不能傑遣各營百騎以定國設飲甚早謹營騎稍擅傑向故定國聽曰睢城小不足容車騎卒未備給祈大將軍盡外之俟明日治辦以贍軍傑允之盡出其兵已傑起更衣定國之侍兒密語傑侍兒曰今夕主將

陰害大將軍傑侍兒以告傑不信即語定國曰若欲害我乎對曰不敢傑曰吾固知若不敢也醉就寢其室俱寐脯許氏今獲卒以矛入刺及于膚傑躍起拔刀出戶殺三四人而仆定國乘屋矛刺傑死侍兒踰垣墜城下報諸迎旦屠城定國逃智井中以免諸營奔還揚州史可法閉城不納疑為定國指導也各兵力言無他誌願給一令當滅賊以報可法終不納命散屯海上軍心始離大成又曰甲申之變太子走太監曹化淳宅中經宿化淳之客覓一善地送至刑部街棄之去彷徨值一老宮人入順城門內尼菴告之故留馬久之尼蓋習且聞江南有主遂欲南徙無可借者尼有所善僧許之苦無資太子曰是不難當告外家周氏暮同僧至周氏傳語公主貽二大錘僧謂須碎金若大錘未便也太子求入見公主相持大哭嘉定侯周奎度不可掩始出首左侍郎羅石奉使寓太醫院聞其事密遣人傾太子見其固姑帽藍布衣也又曰陳洪範初館鴻臚寺洪範故善祖大壽因夜治索踰垣貽大壽求南還清朝以左侍郎同來不宜獨反遂並遣至滄洲邀左侍郎不昧洪範時北騎至即袖畫勅授洪範衣內蓋勅拜浙江巡撫也

甲寅早過查巢阿附家報回同信陳冰遠還候成大
成大或住淮安清江浦工部前至寓即治裝霍魯齊
招飲辭不赴晚同宋俊伯倪于王飲則朱太史陽開
之酒也時堅留我而余亦堅謝之

北游錄 後紀程

鹽官談遠拙木著

余欲歸屢矣乙未春三月欲附朱方菴秋八月欲
附徐道力而居傳見挽遂不自決雖竭沫足濡而
心終不擇蓋退訪舊事稍非其人則不敢置喙至
于營書則余至京市書則余索北日攢眉故紙非
其好也迨詣歸計而居傳適有纂修之命意致一
二佐其下風則天祿石渠之藏殘缺失次既無可
資訂遂束身而南所附漕艘謂功令方嚴決月可
竣乃自天津以南沿程相促及過德州而回空置
不向矣於是進寸留尺凡四閱月始馳裝而余心
滋戚矣世因漕舟而知漕卒之困此貧祇等也工
料之重私耗之繁其費十倍于先朝余欲別裁之
而未暇也第據舟中所及曰後紀程

乙卯凌晨陳羽君來即去以並送陳冰遠也余欲託
別朱太史走宋俊伯策蹇出東便門值韋劍威以送
冰遠至鄭寺而別馳策于通州南門宿馬廂北門外
迎福寺側有李卓吾墓不及向

丙辰步五里土橋十五里張家灣舖原二畝張家灣
城外民居半毀土橋舊劇聚多祖道于此今荒垣十

九也又策塞沿河積沙如雪故曰白河值風不颺不
生草木三十里登舟宋俊伯先約處州衛之漕舟至
則補酒無可易矣先是走白雲觀見城河水泮余心
皇々及沿河水堅如故夜大風

丁巳午刻宋俊伯來泊舟處隸武清東隸香河

戊午

己未驚蟄節河水倒節後而解

庚申

辛酉陰寒水始泮夜雨

壬戌陰巳刻發舟十里夜大風

癸亥明刻發三里抵河西務河岸善崩往見崩及城

下今傾數十丈矣權署雖空舟先給蒿過後而繳

甲子早霜經桃花渡宿

乙丑陰風逆宿丁字沽夜雪

丙寅舟阻風處泊

丁卯大霧牛泊天津而晴天津產魚鹽權署在河西

務昨歲增滿洲官二人知回漕多販魚又稅之時回

漕五百七十一艘全置鮑魚一石費二金

戊辰行三十里楊柳青又二十里宿

己巳十里大王莊順治六年以盜蕪屠之

庚午旦抵靜海縣是日陰午風利行十里宿唐屯

辛未晴唐官屯產鹽余從眾置鹽一石余拘人也亦

魚上鹽今而後其有市心乎十八里流河驛十五里

蔡家莊三十里宿青縣自靜海來河稍平不徑

壬申舟早行以管河廳通判促之也三十里興濟縣

二十里以風泊值陳永遠

癸酉行十里滄州多名園河東故中丞王公弼園

尤盛故總督劉燾墓頗近其裔多諸生已經劉氏故

居舟人曰此名絕地昔有將兵至此問土人何地云

絕地遂引去今因以名晚風利自城南三十里碑河

驛十二里馮家口十八里薛窩

甲戌行二十里戚家堰又十里尹家園縣舟人曰

地名大柳樹有南京沈三萬北京大柳樹之謠余偶

閱插角一碑云尹家園也十八里泊頭鎮

乙亥行二十里阻風野泊昨夕風利諸舟賸游微遂

停帆惜哉

丙子葦二十里東光縣譙樓云魯班造樓八觚其

梁橫疊東光縣西北三十里青山即古觀津地漢文

帝后嘗氏父業漁釣墜淵不卒景帝即位尊為太后

遣使更填所墜而葦起大墳曰嘗氏青山為數丈周

四五里俗呼為千古李家墳四十里蓮兒窩為雄鎮
道成楚之兵北還市人閉戶二十里野泊
丁丑發十里安陵鎮即漢甘陵也河底多瓦礫試為
應落有產十里宿

戊寅阻風且避楚成不發晚登陸為德州李中墓中
萬曆元年貢士終武強令

己卯風利仍避不發

三月庚辰朔發二十里桑園驛產菽為劇市吳橋縣三

十里老君堂四十里德州界二十里泊城下德州人
善織悅肩販踵至

辛巳四十里四女祠恩縣風雖利以河紆曲不能速又
十里泊

壬午霧二十里阻風泊陳水遠舟中語久之風息又

三里經故城縣在河右邑屋頗盛有鬻燈新者驛

卒誘入廟中閉之以供挽絳又二十里宿中夜大風

誘云三月三九月九無事不向江邊走良世

癸未阻風不發中夜風息

甲申發二十里方家淺十五里距鄭家口不遠大風

揚塵蔽天咫尺不辨中夜始息寒甚

乙酉巳刻抵鄭家口地產柴里門鼎茂樹旗馬為

人此推氏為余姻明年有甚營事外戚田都督沒其
肯致富子弟補諸生樹旗者也噫田氏敗宜權氏興
丙戌風梗且阻淺

丁亥未刻發五十里甲馬營五里宿

戊子發三里阻風晚風仍阻

己丑清明節二十里武城縣城西偏運河德學先師
廟俱土像其西劇市也又五里泊

庚寅風阻

辛卯風雖利仍不發蓋舟中人聞臨清權貨嚴禁
也回空利于貨而鹽尤利過臨清倍價矣明永樂初

許空回帶鹽以此也滿洲人推開項細已甚晚卷二
十里

壬辰霜寒發五里渡口驛故大聚令耗矣二十里
油房四十里半邊店

癸巳三十里泊真武廟距臨清十里河淺多滯舟故
不發

甲午夜大風雨雪電尋止

乙未陰田麥改色登永壽寺塔盡九級返舟行十里

泊水門已飲于處州街紅夏火

丙申午入臨清上南卷過下南泊總兵公署前園將

軍廟有井近日焰騰數有司以賊旌石覆之

丁酉出南門臨清南北水門相距十五里各築角樓

沿河士女多濬消之游二十里雙淺兩處今特建三

十五里泊清平縣界

戊戌穰運不盡

己亥棧五里戴家灣南有清平管河之灣分署三十

里魏家灣泊

庚子是日魏家灣為集屬清平縣稍北朱家灣則博

平縣境也舊市人三千餘家今耗甚兩板十二蓋水

至八板可重運否則封閉故不盡 辛丑

壬寅魏家灣南始啓放淮揚運艘夜二十刻棧五里

入土橋南博平縣又五里泊

癸卯哺刻梁家鄉啟南棧舟五里泊

甲辰陰步里許為梁家鄉南上下懸流五板瀑聲雷

厲夜大風聞雨尋止

乙巳晴梁家鄉放南棠邑行三里梁家淺十八里新

南十五里東昌城北

丙午辰刻同陳永遠步五里渡浮橋入東昌北門城

聖塚廣先朝鉄鉉之所守也先岳樓皆成之春凡四

層其架棟如井字俗傳魯班之斤妾也碑刻俱無撰

且不詳其所始尋出東門即魯仲連射書處往年大

水塞東門由子門入仲連祠尚歲祭祠廢于水

丁未附後尋隆興寺之宮城壕之左明初建鑄鉄城

十三級順治七年寺被水門以外方水盈之非其初

也出尋羊使君丁御史二祠俱東門外羊使君失其

名五代晉開運二年知博州大水城且陷使君投水

死以請氏命丁御史志芳洪武 進士殉建文難

祠在園圃向子姓可八十餘人羊祠傾于水不存

戊申未刻放南我舟猶渡俄飛騎止之云滿洲官舟

來也頃刻間陳永遠之舟隔矣夜大風紹興漕艘火

其一

四月己酉朔辰刻而舟立平南王之牌旗上雙龍貫

目巳刻我舟度南十五里周家店南

庚戌大風步陸上入高氏茅齋土垣草并建之可委

辛亥又入茅齋值主人語移刻而別午大雷雨晚霽

度南十里泊

壬子步五里至七級鎮下南陽教縣觀音寺直南明

初浚土得舊碣云疏珀寺觀音寺別其來舊矣民居

殿繁其北真武廟尤壯殿前文官策一金桂花一並

奇卉也

癸丑暮度南十二里河城下南河城古阿大夫邑地後徙治東四十里曰東河

甲寅年度河城下南財數十家直南而西三里有井樓其上汲井水煮黑糖皮為膠治女科神效晚行三里河城上南八里荆門下南二里荆門上南以上俱屬陽穀縣夜雨

乙卯晴行二十里張秋城先時城北大水令舟出陸下如壑文昌閣三元宮並傑出則河伯之吐餘也土人繫一小狼如灰犬喙尾吹長須五十錢沿南城挂劍臺走上流西听之月河則五空橋修十五丈五寶

私治九年劉大夏築登橋請李東碑記於大水舟行橋之左今淤其左仍右行矣徙多石南二里有廟并人云昔淮安大河衛千戶某運糧舟壞自沉于河迨運舟抵京則運先告竣濟舟神之因立廟衛弁歲祭

指碑刻未及改也又十里壽張縣之十里鋪麻山枕其後土嶺曰釣臺山也河西梁山漢梁孝王葬處今孰稱宋以則兒童之見也宋江碑大小二通近河中十五里戴家廟南六巨鎮也今七將城為成以五百

人夜行二十五里泊丙辰走五里安山南即民山也東十二里東平州宋

狀元梁灝故居南接桃山光水山之水設驛今築石城未刻而夜夢訪張元帖話舊

丁巳晴午度安山南風利三十里新家口地左屬東平西屬汶上舊劇鎮今才三百餘家有城成入泰山行宮東望龍山稍北白府山牛山相屬又十二里泊

是日處州衛彭氏之舟封鑿得肉像三寸如兜頭觀音狀夜月皎甚戊午行四里石頭口自戴家廟以來左右極望不見村舍至此稍見一二有支河來自肥城東故壘石隄其右二里袁老口南汶上縣其地高為兩旺分水之

眷水易闕淺全輩同觀肉像陳永遠曰往常州某嗜鰲刺得觀音像不止殺吾湖孝生夜夢青衣人求救明日瞻鰲其夜又夢青衣人曰若殞我當禍其子越三日蒸酒兒三歲戲墮死宋俊伯曰吾妹丈陳氏聞

食肆嘗買鰲七枚宰夫烹其三見夢宰夫幸貸其餘明日仍瞻之夜夢青濫殺呼其背止何背瘡死亦可戒也夜度南

己未行十八里南河南居人百餘家有磚城十二里北柳林南居人稠于南河土堡不如也六里分水龍王廟昨春二月六日大廟僧謂神夢去此似未可信

今修復矣汶水東來直而前左岬如被嶺西多石陸
二里而旺而汶上縣十里寺前鋪間一曰而柳林間
八里長溝十里小長溝十里虎頭溝泊

唐中早望河左右各有三山非充青諸山也左屬寧
陽右屬嘉祥河左而旺湖先宋尚書禮部湖而陸之
以通濟湖產菱芡轉灣曰通濟間有土堡十里村先
政間元時置今廢居人百餘家五里安居鎮居人數
百家有土堡十五濟寧川下間去年徐道力絕處夜
不能酒等悼四首

辛酉度天井間仍泊濟上數里三間相傳下有古井
或曰天星卦德象形而名也己過古而池入南門尋
釋迦寺鉄塔其址壘磚石高三丈八觚上置鉄塔九
級高數丈初宋徐永安妻常氏造七級明萬曆九年
增二級加頂馬塔鉄字不能詳也石刻多孝秀出寺
過狀元坊為金季演立重加修飾非以其時即市遠
多夾槐棠氏業胭脂門外盤石高八尺左藤穿石罅
宏覆如蓋亦可異也濟寧繁富倍於東昌晚飲于戴
次之舟度在城間八里趙村間

壬戌度趙村間居人數百家五里石佛寺間寺有玉
皇閣正德十三年初建意武宗南巡時也二麥拔秀

綠柳夾陸登崗上環奉石佛高可二尺深水馬一龍
勒詩于石狂草飛動王元美所謂惡書也晚飲朱氏
之舟十八里新店間

癸亥度新店間居人甚盛五里新間六百餘家五里
仲家渡間登仲而朱門方新殿奉子路像冕服如上
公禮後仲火書室也己廢廁室三楹仲火子拜業馬
族指三百人諸生十餘人貢二人內翰林國史院世
襲五經博士仲子陞則子政六十一代孫也方曾誕
入京里間軒齋向子政故居在泗水縣東間距曲阜
八十里漢季避王莽之難徙今處墓在間州道商二

十餘人石刻多成弘以後則後人無識凡舊碑輒磨
改之也八里施家庄間五里草橋鎮居人千餘家有
濟寧東東北諸山遠不可望至是鳳凰山直其左東
西見山綴之又東嶧山高最矣五里東林間十里硯
瓦溝俱濟寧州十里南陽鎮
甲子度南陽鎮間居人三千餘家東蜀山湖縱長不
衡狹石南陽湖各巨浸也十八里橋口間三十里泊
夜夢徐道力話舊向嘗詩悼王介人感其夢謝令道
力亦世莫謂才兒無知也

乙丑發十里家間節舍百餘家勝縣有土堡南風勁

且重運路澤晚差三十里河口泊夾堤嶼峻似丹陽
 道上南陽來左右各湖其石多涸草澤曠遠不屋不
 丙寅十里楊庄南沛縣四無居人極望始見村樹八
 里夏鎮南雖劇地不城屢被寇其東南又見諸山相
 屬也北來至臨清南見山一束呂南見山再夏鎮南
 見山三鎮久不雨市人大雪斷屠宰十五里滕縣界
 其東白山嶺峻巔有玉皇廟稍下真武廟三里馮家
 口左右支河右為石橋蓋左有山六七流急故石橋
 以障之與尹平山青山東林山相宜稍北胸山滕界
 那費間東過滕則嶧則邳城則沂州也又十里泊夜
 大風
 丁卯忤風力行三里郝山集在運河東其右即微山
 湖也山以微子名直湖中登郝山望之雖帶山嶽
 不異望洋郝山集舊三千餘家半殷姓俱微子後遭
 亂邱墟十之九向殷氏尚五百人大半徙微山微山
 流籍殆萬家田數千頃可耕兵荒所不及也湖最廣
 茫無畔所崇禎十三年旱六週郝山在集之左孫
 陀寺宋康定二年建金承安二年重修距滕縣九十
 里俗傳宋相呂蒙正木蘭寺諸書虞水際有破窰非
 也蒙正家洛陽木蘭寺在馬唐相王播木蘭寺在揚

州齊東野人之說不知何昉舟人稱郝山曰赤山微
 山曰伊山傳產之訛如此余按寺碑乃得之孫陀寺
 後郝山周三里高數丈意晉郝崇寺故居也晚行二
 十里泊微山湖西岸地多瘠或逐之不獲夜雨
 戊辰雨霽十五里韓莊南有土堡居人百餘家界
 自楊庄來土多石脉而韓庄南尤甚相傳鑿河時沃
 醋于石而去之功止艱矣南西又有南以館微山湖
 者湖西即沛縣通徐州又西南二山据水中北卑而
 南雄巖出微山下末微其名沙涌守備在郝山東南
 有城今住韓庄催漕左陞固岡脊其下並曠土十八
 里新南近南三灣舟人任篤不任辨語云三灣皆一
 南又云三淺皆一南古人潛水不欲概直概深也又
 六里泊
 己巳晴六里抵居梁橋南右支河橋曰居梁茅舍
 二十餘家又六里萬年庄南諸舟夜度獨余留不
 庚午江南貢舫至啟南得行十里丁家廟南舊二百
 餘家今數家東直伊平山豹子谷西直庫山高山黑
 山餘未詳嶧俱微子逢人之口按石刻曰沛縣楊
 庄南帶管泗河丁家廟南初萬曆三十一年從督河
 道尚書劉東星議開泗河舍黃流引汶泗山水泉源

之水助運自邳州直河口起至夏鎮李家巷計長二百六里內鑿陸八十二里浚舊八十里築堤二十七里建閘八次年孝化龍能之告竣自韓庄來左多支流蓋諸山之水道也暮雨泊

阜未發十里頓莊閘七里候先閘四里大風口其歌風臺之支流半雨止風利四里臺左閘煙井轄集舊二千餘家今半之西直熊耳山稍南車輻山王母山邳州熊耳之北花山寨山黑山峰巒

壬申晴市上菽麥俱貴以春三月大霜傷麥也豐沛蕭陽並文十二里梁王閘東八閘盡矣梁王城水經注秦以睢陽為碭郡漢沛公為碭郡長天下既定五年為梁國即今碭山縣文帝十二年封少子武為梁王疑即此漢梁孝王築東苑三百里廢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相傳基土為城舊多居人今才數家有古井云多寶又有閘在城西平於水坳極不下板南二里神王山嶺高大麓有村聚河西王母山建嶺其石尤峻上為王母廟又梁女南游洽湖觀荷產一子留居玆月云過滿山豈即神王山耶十里夾浦鎮舊河稍紆曲崇禎周鼎直之距鎮里許居人罷市堤上立周尚書祠又二十里泊

癸酉行直河快甚十里徐唐口左有支河十里二郎庄二十里猶兒窩右有支河產鱸魚俗名刀鱸僧賊二十里魚頭集距運河二里順治三年六月雨舟十有四艘北輸人參夜泊大雷雨忽一舟聞神語拔挽拔挽則大桅忽移陸時繫一役卒忽脫舟始復更不損人六一奇也十里夾口四十里麻湖店宿遷二十里路馬湖口在運堤左其廣不下蜀山湖

甲戌大霧行六里阻舟不發乙亥行四里董家口廣十餘丈居人二百餘家黃河自閘封徐邳殘口破濤洶湧土人方植樁置壩埽其股故直一錢碗者以次減蓋若于役重也哺刻雨出黃河風雖逆倒退二十里宿遷縣泊丙子霽十二里小河口十里陸家坟二十里白洋河鎮人數千家西隸宿遷東隸桃源宋俊伯市豆三斛丁丑陰有龍小禱二斑文似鹿未刻者十五里古城居人三百餘家有義廟左為觀音據高阜二十里崔鎮居人千餘家二十里滿家灣八里野泊戊寅風霧有寒色十二里桃源縣在南听其北止數百家四十里三岔巡檢司十五里西湖城舊數百家今八十餘家有小市又五里東湖城才六七十家十

里清河縣在湖北無城僅學大成殿覆以琉璃瓦左
 即邑治俱臨河有狀元坊嘉靖己未科丁士義立先
 是黃河由古城入毛家溝經縣後曰大清河會淮水
 過魚溝達安東下雲梯關入海嘉靖初古城口塞南
 自縣南合于淮曰小清口十里出淮河泊通濟南
 五月己卯朔早雨舟止晚登陸訪韓信城在興福廟
 南韓信母塚在城下半里西為漂母塚水經注周延
 數百步高十餘丈昔漂母食信于淮陰信至下邳蓋
 投金增陵以報母矣太史公謂韓信母塚其壽可容
 萬家余觀北土曠衍無際獨羨韓信母塚或晚發五
 里新左廟之不設板十里興福廟十五里清江浦
 庚辰晴抵戶部公署前清江浦店人數萬家夾河二
 十里余登北岸見淮河湯：歷天妃廟後而東入海
 也對望王家營限隔天塹晚發十里宿板廟
 早已辰刻度板廟宋俊伯以推蓋湖受詔十五里淮
 安四十里于河橋為劇鎮支河通鹽城橋跨之三十
 里涇河鎮十里王望鎮有應縣 淮東林表板村烟
 相接田家藉狹穿陸設筒輸緡于官猶吾鄉之規也
 又二十里泊
 壬午發五里宿應縣稍南有河不設板淮揚間多柳

農實似有懸猿之色行六里風阻余思家走寶應城
 而閩將軍祠卜馬登文峰樓東入般若菴故侍郎江
 右李梅公元鼎建僧云梅公于運河西作準提普善
 二菴極水石之致蓋圮水湖上也晚晝十二里泊
 癸未西過槐角樓三十里瓦店鋪間苦舍數家十里
 汜水鎮居人二百餘家諸舟泛蒲不卷
 甲申陰發十里界首驛高郵州三劇鎮又十里六合
 間苦舍三十餘家農人架木懸蓬七尺設轉數半水
 乘風而疾有人牛之勞亦創見也西听兌湖其中臥
 七公墩大水不沒望菴樹蔚：三十五里高郵州十
 里中果鎮二十里露筋廟：左運河右自邵伯河而
 立俗侍貞女不他宿露坐飼蚊至筋見而殞後王肯
 堂筆慶曰江德藻聘北道自邵伯埭三十六里至鹿
 筋梁先有邏此處足石鳥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為
 蚊所噬至晚見筋因以為名北音謂鹿為露故訛為
 露耳酉陽雜俎云江淮間有驛俗名露筋嘗有人醉
 止其處一夕白鳥嘔血滴筋露而死始則訛鹿為人
 既又誤男為女世事怪：皆世雜俎續集世既罕行
 卒莫為是正故特表而出之廟四進俱尼僧 陽縣
 二十里三溝南十里邵伯鎮居人數萬家東北支河

通商灣五十里揚子灣二十里揚州鈔關非風利不及此

乙酉晴度鈔關二十里揚子橋以唐時名今廢即三义河也恭順侯吳維華建塔七級昨歲落成十五里瓜洲下向東有全氏園

丙戌陰陳水遠之舟蓋隔旬矣水遠擊渡河東三里入瓜城北門度文昌橋登南城大觀樓江山雄暢朔谿積目下樓左出南門沙上架木俟警以張革發炮宋葉義向守鎮江列木柵為潮所漂正此類也回市飲從故道闖入余氏西園樓臺雖圯樹石如故安羅花尤奇余氏之富五世矣其先歐難多有士貴守之借箸起家鉅萬高傑之亂而園壞今田園俱易主東南又丹徒華氏園不及向而還暮雨

丁亥陰過瓜洲上向上下兩相距八里河東江都西儀真也又五里泊江口宿雨

戊子渡江中多伏格防寇警于是渡者略繫扛導之泝郭璞而上礁石突其首伏其脊尻加峭馬從金山左之善財巖有洲橫于前置成舍其下即焦山也江廣十有八里南至蒜山東听列砲營房經鎮江西門橋望西南諸山蔚也深秀二十里丹徒鎮橋十里

月河其西蜀山丹徒縣二十里新豐鎮丹陽縣泊陸公橋是日雨微夜

乙丑雨後十里黃泥鋪二十里丹陽縣郭外石橋四三義廟塔七級僧舍有倒斃鈴鐺飛鳥歷可數十二里清楊鋪有蓮花菴二十里大王莊泊

庚寅發二十里呂城鎮橋十八里奔牛鎮橋奔牛視呂城為確二十五里相子河十五里常州北門環城出白家橋十里又十二里丁家堰十里戚家堰泊

辛卯發十里橫林鎮橋產蒜三十里洛社鎮居人甚少橋地十五里高橋亦圯西南錫山上有塔次慧山穿崖高也一曰九龍山次勝果山次青山十五里與錫縣北門薄暮陳水遠拉游慧山入郭氏園亟反

壬辰陳水遠來
癸巳泊東門外之高橋

甲午發二十里新安鎮二十里望亭鎮舊市塵五里南北各跨石橋今圯其北存其南居人才百卅家二十里泚墅泊北橋

乙未雨午度推關二十里泊楓橋雨止
丙申晴宋俊伯豈始售晚後十五里泊胥門
丁酉發五里泊滅渡橋

戊戌丙發十二里尹山橋舊居人數十家今廢橋旁
義井元大德十年鑿十里葛布橋十里吳江北門五
里新橋題重建浮玉州橋州古是洲御史周宗建祠
廢其石坊存自是長堤多水實水瑩綠異常左為龐
家湖二十里泊八尺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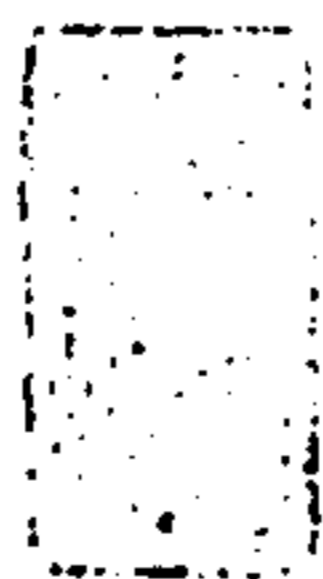
己亥陰二十里平望鎮之北五里有敵臺其東陸家
蕩揚家蕩其西唐家湖也時浙福總督佟代罷跡連
舟三百鎮人輟市遂泊尋雨

庚子晴登十里王家溪為小市十里集慶寺河東隸
秀水西隸長洲至王江涇北而止十里王江涇二十
里嘉興家俊伯實舟至杭

辛丑早雨余別俊伯易輕舟晚抵舍

談遶曰余北游倦矣得返為幸不修途四千里自怯
駢乘勢必舟不任獨故任附至于附而耳目皆非
我有矣語云飛鳥依人、自悔之余行能無足數不
見棄于人誰執鞭所欣慕焉第向閩而北而山水故
蹟終茫也噫好古如余猶未少酬一二剝膚涉虛
往者乎在燕時或修贖廣謁略可自潤而余不能也
別居傳竟長揖出門不更求他賄道中躡一敝屣殆
于決踵余豈不憂日後即憂日後又不如忍目前余

味計決矣擔簦而往二擔簦而回篋中錄本殆千百
紙余之北游幸哉余之北游幸哉



北游錄紀咏

鹽官談遷稿本著



余非能詩者于旅中荒飽之餘或搦管窺韵書塞
白久之共如干首欲灰棄之念境遇相觸微事感
會幸一當長安時而津塗時而遠廬趾自環應芒
屨枯案取通刻下直等于吟嚙不善乎唐山人球
足跡不踰二百里其詩瓢不沒迄今行世何幸如
之余淪廢才不遠球遠甚而南北之跡終屬萍梗
豈期為知己虫蠹為剗剗且不足辱秦煇餘

朱鷺

朱鷺遊哉翔以集揚華纓咏 魚鱗鱗以勝余食之

未飢吐之未鮮朱鷺潔鮮天池浼浼清且漣

思悲翁

思悲翁城上為哺我翼我色如茶巢楚幕尾畢通泉
子五臬母六誰雄誰雌將衆維夜鳴主人屋明日應
有赦明日應誰死臬為美烏來宿

艾如張

艾而張羅彌天布之登山匱澤獵師不色怡謂彼道
禽踈網難施阿閣巢鳳凰西岐翔丹雀機械日沉沉
母為羨窳廓

上之回

上之回祠五峙樹翠旂駉駉耳夜之半覆黃雲帝降
格香馨聞太白高昂北昏隴西出塞一登單于臺瀚
海為池天山為門西域請吏南越朝鮮昆明丹旆萬
里俱作垣皇我上帝饗我明德天馬來神爵飭麟一
角鷓兩翼永錫萬歲綿帝力

翁離

擁離趾中爰卜我室秋氣漸陰微聞蟋蟀此邦之人
不置甲乙白璧一雙黃金百鎰爾干爾旌過門不入
擁離趾中我躬是恤

蝦組篇

神龍制豫且世網何其密蝦組怨鼎組竊為尔自失
夏臺何哭、羨里何慄、湯文若侗蒙諒不受譴叱
拙我彼蝦組其道無足術浸假為草木草木供斧鑿
浸假為土石土石漸模漆有知隨有累可飾即可黜
蝦組如物化大造不勝逸

游仙詞

陛下既萬壽稅駕驚崆峒阿閣等凡羽八瓊伶倫同
富貴極人世道遙無始終一解清溪一道士姑射兩
神人嗑吸日月光語笑絕不倫幽岵類世外疇能知

其真二解 遼東返令威桂陽還子訓親故無一存炊
汲馬能問寂寞下天門安知不追憤三解何以資遠
餉芝田日三秀何以充修躅黃鶴方聳候服食非殊
特天地高且厚四解

結客少年場行

新豐市沽如鯨吸醉拭寶刀相顧泣往時射獵宿青
樓至追悔俱惡習專諸聶政雖成名七尺亦非狗緩
急漢祖平城耻未消單于昨歲逃馬邑破家結客出
臨洮霜花夜濕紅錦袍棘來解甲見天子規取居延
為北濠

戰城南

戰城南走城北孤軍援盡鼓聲未息死生在刻北風
轉厲白日欲匿矢且竭道且窮短刀接關甲鱗滿血
寸寸紅部曲爭致死奮拳搏空弓堂上雙垂白子女
俱孩童生世各不諧依我無始終所流戰場血不隨
埃霧滅所枯戰場骨勁如昆吾鉄馬雖他人騎車雖
他人製愁陰匝天地疫癘久不徹我甘鬼尔甘賊
不穢鬼不息春風生塞草為我迴顏色

巫山高

巫山西蜀道難巫山東淮水寒羈栖東還遠且艱降

神女御飛鸞入窈冥凌嶺岷更雲雨憂萬端不如瞿
塘水安流木蘭之楫乘輕舟宋玉不能賦襄王不能
郵巫山高抑何 毋我西土久淹留

上陵

上陵岩堯龍輔住其下白雲繚繞寒烏來朝歎滅文
武四夷君長琢石陪位深草沒其腰玉魚金蠶不泳
不織三光江海誰辨色自昔有神人躡崑崙問空同
揖金母拜木公飲丹丘之露居易遷之宮清溪雙鶴化老
翁雙成飛瓊列女童賜以八駿巡萬國享萬年天地同

將進酒

將進酒陳侍史陞下開天抑末技崇廉耻岳牧有司
咸樂只邊城不閉西域貢藝南越獻雉后稷司農畢
陶大理下民歌舞其甘如旨泉而醴露而膏上酌大
斗舉世醇醪大醕十日持尊百宰其及幾何不如我
黍我稷承流而枕糟陞下萬壽永言不滔

其二

糟丘之上高築臺遠望百里無纖埃北有蘭陵南若
下拍浮荷鍾時往來腰下金龜值幾何身上嶠裘不
足多醉鄉日月仍淳朴伊誅舜篡俱成訛江南庾信
枉自哀揚雄符命紛相猜黃時帝里矜歌舞今見朱

門長綠苔葡萄大宛釀十年河東桑落解留連王侯
第宅皆無主猶有村沽醉可眠

出塞曲

浚稽山高九天蒲類海深九淵單于獵騎過居延將
軍甲馬鉄連錢掃清沙漠輕一戰萬血模糊玄冥
利刀殺人如刈草大營款急雪皓々餐風吹海刮牙
旗壯士舒顏更 例虜酒千鍾不醉人何如飲其膽

入塞曲

旋師屯塞上報書會莫府鹵獲雖累々士馬十損五
翁侯既降胡李廣陷文簿諸校各叙功曲折可指數
刁斗警夜嚴蹋鞠兢如堵渾邪屬後車休屠行樂鼓
主吏詔衛霍斬級空前部爵賞不逾時斗印開萬戶
凱歌唱道周怨鬼隔沙土春閨斷目波猶夢追驕雲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驪來龍媒騁權奇東游碣石西令支一
日千里不足馳朱龍飛象誰誦頡左轟金銀服兩廂
君馬騰閭闔臣馬上太行渴汗仰芻秣夾鏡焚目光
值君巡五岳相顧大道旁君馬寶珂珉臣馬骨昂藏
法相應圖畫伯樂偶未詳天子開邊伐大宛馬在近
求在遠

芳樹

芳樹初生在谷之陽而尺而尋倬矣南岡餐風飲雪
叢百禽謝約為之啼博勞為之翔蔽蒂如甘棠華蓋
如扶桑玉珂碧葉傲蒼々伊其相妬般僂榛斧既其
旁楚築華臺秦阿房吁嗟芳樹遺漢周棟明堂樂未
央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金臺北何用問遺雙壁名垂棘藉以光
名錦當自斂人織入火不焚入水不濡百計結君心
鶴々更分翼方春枝々榮松柏覺無色胡麻長不飢
奚事黍與稷聞 有他心薄言想之不敢飾舜當禪
絲當殛焚象齒狗馬革彼其之子為德從今以往勿
復相思壁為石錦為絲神龜曳尾太廟犧君王舉食
幸鑿之

雉子斑

雉子斑春相乳朝飛君家塢莫充君家釜本日翳蒼
亦孔之艱雉子斑々為白越裳入貢銷奸頑

聖人出

聖人出白帝傾龍五色劍一鳴飛泗上都西京誅羸
項佐韓彭強冒頓稱勇甥雄尉佗走楚荆紀綱正日

月明垂萬籟協由庚聖人出天下寧奏清廟埒韶英
樂七始芝三華神隆鑿開炎精

上邪

上邪我與君委軀萬里長宵竟畫海西流岱北走玉
山之未三尺秀刻肝鏤膈少不破老新不間舊南其
舌朱雀張味讒言由之興訴上天彼隋石君德慈効
左右

臨高臺

臨高臺江水出其下險百折腸九迴澎湃瀕洞鼓風
而闐雷芳州杜若似蒿萊江草迷離嘗疑猜駕雲兮
駭霓黃鵠兮不來天門沉沉兮隔帝魁維桑與梓馬
虺虺

遠如期

遠如期大鴻臚伏奏陛下明德偃武未單于候區脫
發伊吾白馬翰黑馬茶大人行久仰呼謁者引

陳皇漢萬歲天無外函北胡居葦街政南山任射

獵墟以娛歲時 大官餼羊豕具體陛下功德魏

與天俱

石流即石留

石上流水涓涓不竭化水為石始不流水不能石流

潘洋河西奔江東訖黃姑織女銀漢吐水何常源
于石不風而波不濤而液水常遊石常在與君盟終
始待舉首見南山誰為踏東海

俠客行

負氣不肯下編交五陵豪徒未劇孟狗屠傾濁醪出
入柳市東安宿雞三號拊衣仰天歎孤我百寶刀有
仇未即報荒飲徒滔躍馬莫已還囊首投城淥更
聞明詔下徵兵出臨洮願隸李都尉右服佩雙橐西
域多美酒十年釀蒲桃吉語先入奏得賜素復陶

妾薄命

桃李灼灼車馬日赫長安滯行役黑貂將懸鶉
絳灌解媒藥誤我秋復春嫁時金雀釵遺奩積寸塵
昨書來長沙又出洛與秦君當勉富貴賤妾行負薪

其二

少小工歌舞執綺好娟潔明珠耀螭首皓齒奪清雪
一語投君心連環永相結盛年輕千里南北恣其轍
邯鄲多名倡襄陽幾往哲客枕不易涼玉筋欲我血
出門所裁柳新枝已可稅

隴頭吟

隴山突兀寒生雲隴水悽咽東西分秋冬之氣貫四

序行人牽送哭聲聞軍書昨夕前殿入天子徵兵許
爵邑良家六郡統弓刀藁砧欲別潛相泣單于新立
右賢王控弦十萬欵風霜先陵諸羌復犯順大首煎
靡計難當漢兵風雨若天下戰場白骨愁深夜輕車
都尉未生還烏孫公主且出嫁男兒慷慨度隴頭舉
家血泪不能留生死甘心狗一劍未知怨鬼果封侯
秦兮漢兮恨日積高壘俱傾銷朽魄太白臺官占夜
高但入隴頭心恻恻國家承平三百載洮岷殺氣見
征旄鼻蘭朔雪寒侵骨榆林健兒故馳突堅城自昔
號駭駭天狼驚倉猝西上隴坂落日萬馬嘶嘶
秋草荒空教百戰埋金甲隴坂何人不斷腸

煌煌京洛行

溷澗流清源嵩少護天關日月當其中光華自超越
南陽白水飛真龍九鼎神靈啟辟雍雲臺將相俱圖
畫更有羊裘不受封丈夫置身苦不早聖明在上毋
輕老桓潔白髮出橋門一時髮子隆師道煌煌京洛
冠百王車馳馬驟九排房昨傳口勅臨前殿鷄鶩乘
權擬尚方觚稜金爵少月色北邙瑩燿皇塗仄樓臺
蛛網四無人赤帝炎、涼火德

瑩燿引

公無渡河河之廣矣飢螞張吻挾龜蓋中流喘急湍
奔矣激多旋渦人無賢愚浮險乘深雖有周孔如之
何公無渡河河之廣矣昭王不復秦皇暴風滔滔湘
漢橫餘波斬蛟捕龍俱欺我母妻涕泪且滂沱

江南

鶯啼三月暮月淡五湖秋烟景素髮楚客終含愁
人言江南樂、事易蕭索孫皓隸命侯叔寶臨春閣
遺穢直至今但詠白羽雀

薤露

薤露不終朝少刻虛芳潤富貴曾幾時門故歌虞殯
沙隄交槐棘萬戶遺侯印氣勢惟西日鶴鷄代佳訊
鐘鼎盈人口九原少追駿

萬里

誰能柱白日不彼滌泥墜誰能挽東海不彼閭尾積
人生會有盡委蛻同昏睡生平所嗜好一、並虛冥
莊惠稱莫逆長別僅雙泪琴張歌其門兩耳塞深隧
歌笑了不聞松楸多鬼魅

對酒

有酒如蠅父老相聚齒相讓各叙先德深以弘長吏
循良絲表折微十月開秋祖正月浚濟慰令丞翰稅

十之八府帖下縣年、登雞豚目繁育布粟下戶康
杆仍長吏奏最軼傳夕發聞量陞銓曾臺省無足矜

雞鳴

鷄鳴曙色動天子臨前殿大理來雀巢丹丘致寶獻
丞相再拜賀聖德被宇縣仰見天顏開促膝屢曲宴
柏梁次宸咏麟脯極珍撰三爵絲竹繁後宮羅環鈿
宓妃寘天人平視臨庶賤二八更雜陳歌舞于焉倦
絕纓洽衆權迴波箴獨薦皇枝本同根分封列外
甸家今朝上書叩土蒙哀燕臣庶能相憐兄弟不
相見芘、區中麻採之染如練昔日委道周今日
作元弁

烏生

烏生南山陔其樹連理合數圍高崖密厓人跡所不
到夜涼蟾旦清輝飲珠泉啄露薇栖止自適嘗倦飛
烏生八九子羽族繁息相依、百林俱同體萬機可
為祈后昇立其下輕弓利鏃萌殺機今日覆巢明日
飢繞樹三匝安所隸秦家鹿漢家烏天命不于常羽
毛洒血下平蕪至今不聞有遺孤

平陵東

平陵東日曛、龍種葉、隆準公出我長安即沙苑

蜂目豺聲埋地軸風吹白楊聲似哭平陵東轉乎復
漸臺斗柄行相逐隸告我家留黃犢

陌上桑

雀豹古今注邯鄲女子姓秦名羅敷為邑人
千乘王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採桑陌
上趙王登臺見而悅焉因飲酒欲奪羅敷乃
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然其詞頭上倭墮髻
耳中明月珠網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夫採
桑何飾也行者見羅夫下擔持髭鬚少年見
羅敷脫帽著幘頭夫自明何冶也東方千餘
騎夫婿居上頭又十五府中史二十朝大夫
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似非家今且貴寵
若是何採桑也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
五頗有餘以耦夫婿年相倍矣意當時刺淫
之作不敢斥言反覆婉轉似有微意未可與
秋胡並日語也真母失作者意脚正言之要正
不如諷
叢臺稔歌舞卻厭邯鄲倡使君出城南有女採其桑
流盼貴新色倏忽傾玉房吏士承私旨婉曲問道旁
自名為羅敷秦氏一、詳芳冶自推挫不識微與商
篋中豎且飢葉、搖晨光一解

使君停華蓋白日問舍 王良充徒御驥服上驥
道旁各徘徊後車邀鳴鳳蘭膏迴夕漏雜佩銜慈璫
千秋無萬歲其樂云未央 二解

羅敷前致辭家本涇水陽少小習母師瑟咳禁遠揚
雞鳴勗夫墻茨爽天常使君自富貴羅敷安糟糠夫
婿義母自况彼殿中郎 王奪妾志禁紉未彼狂言
之汚盞頰充耳兩明璫願言慎舉動相顧陌上桑解

王明君

征馬立踟躕掩映辭明主掖庭早通籍近識龍顏苦
威容儼若神倪拜不再 觀禁門雙屈戌知我泪無數
玉筋偷一滴猶是漢家土北風日怒號飛沙來莽
穹廔環馬驟語笑殊豺虎胡婢通殷勤單于夜起舞
霜雪冬復冬白楊無他樹南雁歲一隸諒不專三輔
遲莫捐老革戎麾事壯虜此身經屢辱男女各分乳
故何選 入夢路全迤天子思益深金繒頒全部微
軀本輕塵廟筭戒用武

楚妃歎

粵肇南服藍樓筆路滔 江漢漸跋其履前茅後勁
廣分鶩黃隨庸焚入我版附凜之若霜濡之若雨桓
桓大邦鞅弭四布賢佞進退尤關王度非佞不鋤非

賢不注宴私浸淫如木受蠹莊王雖明曰蒼為素相
彼虞立本塞而步樊姬進說婉曲斯寤大禹拜稽周
公吐哺既相十年仕路俱銅淑哉樊姬諳悉掌故二
八在前寧身之妬梗楠杞梓社稷伊樹遂任叔故靈
長國祚虎視荆南齊晉交慕服鄭入陳目不敢忤脫
簪獻規磐石是措

王子喬

王子喬鳳吹縹緲天風高出青宮御神鼻被羽服卻
旄旌嵩山之上石嶠 青烏有時致一紙王子喬駭
駕白鹿山南山北松與杉仰視陰崖丹書雲篆如舊
鏡孤寡不較聖神文武德至極三五曲墳不盡識呼
吸沆瀣目精月華生羽翼天子拱默殘黎禍食貢琛
獻藝梯航效職遊萬歲無窮期元后明 頌萬國

關山月

紫塞陰霾昏白日平安十里傳烽畢須臾澄鏡飛天
東戍樓鼓角聲如一月明忽 照天山鳴沙磧裡無
人還枯楊衰草暗生白魚海蒼茫路幾灣此時胡兒
吹感粟此時征人轉蕭瑟流黃遙濕錦機寒太白將
高李廣然夜半萬鬼鳴秋 秦人漢人互追求母妻
永棄委塵土悞我當年萬戶侯關山對月誰不啼身

在五門家河西涼氣折膠看鉄甲流光鏗馬一時嘶

洛陽道

高城鬱峨々中天峙宮闕馳馬銅駝街意氣何勃々
春繁西花花秋皎東觀月揚々出朝門時貴駢肩謁
平揖列侯前不在樹勦伐田園廣濶間筐篚致冀越
徒步躡青雲三川不憂竭路人遥指羨燕頰果奇骨
馬鄧昔布衣言辭亦蹇訥洛陽輦上人何嘗記薇蕨

長安道

來日長安道車馬競馳驟范蔡拜相時衛霍封侯後
五陵游俠兒射獵逐狡獸一解去日長安道青門瓜
誰々隸侯出函谷太傅謫南陲逐客書未上任安獨
相隨二解長安常在望豹尾何時出玉璽獻道旁金
人解漢室徘徊三渭橋流水何太疾三解

梅花落七首

塞向槿北户胡霜透骨寒春風知妾意早尔欵呼韓
南人樹梅多北人樹梅少萬里傳春信不在孟姜廟
人願梅花開妾願梅花落々時春草生邊城不蕭索
征馬踏霜雪不自知冬春一見梅花白長嘶為玉麟
幽閨藝香炭寒意馳妾面飛沙饜北風君顏自當殘
防胡青海上歲輟層冰鑿落梅冰漸泮鞍痕手免作

異處各疑夢梅花兩不疑妾心仍舊日君貴卻何時

紫駱馬

君騎紫駱馬語妾出門去縛取左賢王肘印誓隸取
曼胡垂華纓妾手加裘絮至今歲復歲和親無他慮
烏孫遠入貢胃頰通朝署匣劍思飲血徒羨宗室女
承平固妾心用武失所據廟堂戒浪戰妾敬亦能預

雨雪曲

瀚海三尺層々水陰山雪密 飛鷹大旂文凍色且
腐茂樓積歲朽梯繩征人長役不自苦鉄衣繡溢地
弓弩裂霄墮指百不辭主將會兵追驕虜功名悞望
麒麟雨雪愁陰非命薄狗身一劍七尺輕戰死沙場
自不惡

劉生

東平劉生古俠客慷慨傾人一當百方今豪傑誰似
君劉生再起誠出羣自負意氣非人下橫刀西跨玉
關馬貳師出塞殆三年大宛名王誅母寡萬里驅馳
塞月黃隸魂征騎雜星霜寒飛夢邊城外白骨劉生
爾不忘

隴頭水歌四疊征人作

隴水流消々征人不能飯隴水流洶々征人不思返

仰視隴頭山，俯視隴頭水。男兒慨且慷，談絕從此始。
西望隴坂長，東望隴坂斷。東西各異望，肝腸同悽惋。
車馬東西馳，故鄉渺天末。隴水澆離腸，不解征人渴。

隴頭水歌四疊思婦作

隴水不得見，妾心隴水同。臨風惟哽咽，知不在關東。
祇今兩行泪，不似隴頭水。隴水有斷流，妾泪無時已。
相聞隴山高，如何隔雙目。隴水可量愁，要須千萬斛。
隴山亦從地，遠想見夢寐。非關隴水流，點點征人泪。

艷歌何嘗行

孔雀南飛文羽陸，離金翠照耀顧。偶紛披，虞人見獲。
爽匹雄雉，伏翼丘樊。絕影天池，有色五采。晦不施，
不如鶴鶴猶得一枝。一解維昔結縵，顏如舜華。入則
同室，出則同車。中林射雉，笑言孔嘉。樹護堂北，並種
胡麻。斷為蓬護，落再花佩。環佩玦胡，能不嗟。二解
孤矢素志，南浦子送。指天盟日，屢形于夢。絡緯非絲，
何以充貢。瀟湘不寒，有時而凍。比翼連理，我心敢控。
三解渭不涇濁，石不羽輕。精誠貫徹，金石多情。吞針
腸刺，吞炭腸烹。與子共好，苦樂合并。延年萬歲，
常盈

艷歌行

火燒織重衾，夜光製明璫。碧玉砌階除，上為黃金堂。

北游錄 紀咏上

燭龍呷夕照，十里紛城行。下車步盈，妍麗驚夷光。
香巾拂朱絃，曲奏雙鳳凰。蘭蕙承餘風，靜對吹幽芳。
龍鬚双紋席，玉几襯夜涼。芙蓉浥華露，寵極長專房。
翠簾百餘石，雞舌千餘筐。朝夕奉膏沐，解竹畢笙簧。
懽娛恨不足，烏兔徒奔忙。填海為浴池，兩浮鴛鴦。
太華琢盟器，十丈蓮花旁。

滿歌行

月滿易闕，器滿難持。履盈盛其勢，日危崇覺連棟。
廣園深池，傳世能幾及身。而夷出門上蔡，對客南陳。
事本寂，去後嘗思戒。君守滿聞之畢，紙上陳言。
管中隙窺，長安津要。天旋地規，反覆雲雨。吐納光儀。
曰：鬼見帝突梯，嗟咿銅山鑄錢。武庫請宅游，政驗乘。
長場五柞，宿從雜沓。熱手可炙，曰：素曰：淄曰：夷曰：蹠。
惟其一言，莫之敢斥。舍人引謁，千秋雙壁明珠大貝。
蜚翠丹碧，委積私家。握美鑽核，更有才智。徒步困厄。
淄川牧豕，應侯折駱。會投天幸，遽列榮戟。屢樹元功。
間外獻馘，南越來庭。朔方乍聞流譽，旂常重權。未釋。
少年微文，上章彈射。終不引避，杜郵在昔。中山進篋。
且陷大逆，博陸安陽。舉付屠伯，利易溺人名。尤召摘。
孰深于淵魚，且為腊孰。崇于嶽羽，折其翮。大塊浮生。

似同過客鑒別太嚴列于黑白懷葛不作希夷見刻
善保一身毋為物役我榮人辱我肥人瘠吟域一開
不啻毒螫朝脯告乏薄治菽表布福自由川巖交通
浸假卿相歲饒萬石甲第黃腸身後何益門故一恸
但云可惜且寄嘯傲以山以澤追起古人僅等戲劇

緩聲行

直棘之草必有不灰之木物變芒々不可膠曲七尺
等身四寸等木蓋壞何寬而母語彼夏虫熱而母語
彼冰蠶寒心之念矣歌且歎雀錫之露必有立化之
石反安為祥秉權赫奕南山有時崩九河有時平而
母高彼鄙鳩而母樹彼杏英心之念矣歌且悵

烏棲曲

水邊楊柳翠欲滴欲棲未棲烏影寂朱樓歌舞夜々
深繁音聒耳愁芳林

華星歷々照白榆十五吳姬傾玉壺苧羅村樹施家
女艷色嬌歌天下無

碧瓦鱗々霜似雪錦衾春暖枯香屑樓烏也是解多
情東方日出時一鳴

征人遠道烏夜棲檀槽拂罷閉芳牕他鄉未必多林
樹遮子規向客啼

吳趨行

蘇臺明月西山巔紅塵四合烟雲連繁華窮窳世莫
比並壁駢珠盡可憐腴田跨邑雄綺陌五里十里不
須驛柳綠處々繫驂騶畫舫家々關菜戟子游文學
開春秋梅福神仙第一流劍客專諸湛七族胥濤飲
恨至今愁吳中富貴仍今昔更起秋風思震澤三尺
鱸魚白似銀蓴絲夢斷華亭鶴于今氣節俱已矣張
清朱瑄驕邑里賃春長笑梁鴻貧延陵欲負徐君死
層茵累樹臨清波席上娥眉艷綺羅白雁江南正秋
色吳趨猶唱舊時歌

長歌行

大河灌百川蒲葦五枯榮非不藉芳潤葭次潛相通
吐艷自有時任質守其中建章來黃鵠西京不再逢
子虛叙烏有總之亡是公汗青負壯志列鼎徒漆々

短歌行

醇酎未御嘉賓互商人生百年疇為久長五陵芳草
驪山便房朝露未晞魚燈全荒及時為樂懽儀相望
酌此旨酒脩以笙簧勒鐘鐃鼎銘旂表常卿相易致
史鉞如霜箕穎富春適彼莽蒼山樵澤漁其數無量
何以潛詰獨立天壤高不可踰卑不可昂孔顏華枕

大道康莊曰處今日上有機槍下有猓猓畏塗孔傷
炎、軒冕填屍道旁朱門峻宇馬繫其韉側身天地
耀不如藏弋林釣淵猶或之殃藜斯藿斯梳田足釀
知己誰存者農饋漿共傾一樽偶述先皇先皇往矣
誰與誰亡拊膺不寐助我啼螿

猛虎行

南山有虎白其額爪如吳鈎牙如戟吃哮一聲震腐
魄依相隨累千百生民之克何時白李廣射虎羽沒
石伯夷廉柳下介曾參慎蒙莊怪猛虎雖飢了不斷
人食人猶稱快虎食虎敢相責猛虎爪牙不足驚大
忠大孝虎前拜

君子行

舉世慕君子君子良獨難震堂俱燕雀把臂盡肺肝
憂時吐危論一一泪汎瀾皇路且傾仄君子自帶弁
大雅推明哲箕子臣東韓詩易有前師四素隨所安
首陽徒窮餓雲龍不泥蟠

燕歌行

亭臯飛葉籬菊芳城頭哀角催嚴霜雁聲嗽、出冀
方鳴沙馬足紛莽蒼良人擊筑燕市旁白紅綠繞亘
扶桑葉砧搗月怨流黃機軋、裁清湘西隣昨札來

漁陽單于分部以邊牆控弦十萬左賢王東起玄苑
西墩煌長安羽檄交相望聞之哽咽寸斷腸萬人學
劍宿飛揚結髮匈奴未一當漠南畫界置定襄年少
志大不自量層冰積雪迷帳房北房烈、穿甲裳按
圖借箸嘗披猖君母冥蹈掃撓槍深閨年貌黯自傷
朱絲別火絃急張一彈一泪啼空牀雙星迢遞各思
卿欲飛萬里須翰翔憂心切、仰天狼榆關縮地河
無梁

其二

憶別刻期會未遲關河留滯誰能知飛鴻南北信交
持芳草青、無盡時君初結刺趨南皮上谷漁陽程
漸移游子車輪吹蓬枝浮雲俄頃去何之酸風苦霧
鬚且絲夸父西日徒奔馳出門廢屨烹伏雌嗚君早
寒層裘施裂皆據慨衆見疵功令法網方凝脂黃金
斗大命所司梁間舊燕羽差池手栽女桑綠錦絲薄
帷明月悲我私白楊花飛叶子規靡燕山下影相隨
長夜如踟躕自疑霜威無乃砭蛾眉寒机呵凍手如
龜戰場墮指何能為思君遠道夢能追晨雞啣嗉阻
邊陲

從軍行

仗劍隸行營騎射拔絕技太白占秋明前旗赴隴城
和親絕遠嫁邊城開互市冠軍新拜侯銳氣傾衛李
諸將俱樂部百金選戰士一矢落飛鵬雙刀斬封豕
悉徵左右賢各部爭一死大風畫冥冥塵殺不及視
弓刀隱輕雷入夜鼓未止都尉深逐北流血千餘里
馬羸收遺畜名王解餘齒閼氏頗有姿廝養充官婢
幕府治軍書軒輕任片紙李廣終不封斗印出上指
司馬門方高何況漢天子

鞠歌行

朝蘭蕙莫艾蕭狐裘蒙茸多黑貂思伊呂得倉察弓
旌四出誰其招指忌諱馳虛騶羊渭遇合自一朝師
我武逃帝堯鄴侯下獄赤松逸起古人相盟要聖賢
俟命不倖徵

苦寒行

五原雪沒牛馬目交河層冰如平陸長安新作武剛
車掉鞅斷鞞紛難逐軍書三日會蕭關踰期凍阻推
心顏劇張狐裘渾閒事何時得指賀蘭山
南方炎蒸少見雪絨毛禦臘猶嫌熱今年霜雪折寒
膠風威觸木、皮裂楚人挾纊幸重裘葛衣履霜誰
深憂失意君父寒莫寒不似山雀凍乾干

董逃行

雄城八代兢丹戟白日照耀偏黃屋群兒關雞事游
冶但貴金珠賤五穀陛下長生享萬祿西涼老革輕
三族羌胡雜種揉東都驅掠官家翻地軸東都宮闕
入雲霄一時瓦礫風蕭、母哭女妻哭夫富不保貧
不扶人生不如頭上烏董侯都塢今在無

相逢行

驅車向西秦相逢並要津少年起徒步甲第接城闈
宿客日填溢伏謁希清塵前堂羅鐘鼓閣檻錯琳珣
中庭有奇樹碧葉朝、新親知蒙薦連次第列纓紳
尚書職內史執戟衛至尊朝罷各趨侯俯飲酒數巡
趙女善鼓瑟笙等統倫佳冶幸一顧惟恐丞相嗔富
貴震山岳安知有故人去時同逆旅握手訴賤貧轉
盼不相識母言均車茵

長安有俠客行

勁者松柏靡者茅長安俠邪滿近郊范睢上書蔡澤
入田竇頌軋一覆巢黃頭權郎戲殿上賣珠董偃御
庖長安富貴都如此方朔金門枉自嘲

塘上行

青、水中蒲葉、含餘暉秋氣薄芳渚凝露行漸稀

入宮常見妬幸君鑿萋菲黃金塗椒殿奄忽來邺城
大駕出近甸羽獵導翠旂龍顏隔寒暑積念如調飢
非不愛柳李柳李花即踐非不貴紉綺紉綺色易淺
非不託絲竹絲竹音多舛昔既感君恩今亦感君存
婕妤朝被命鈎弋莫啣寬長門雖我閉萬壽終不讓

秋胡行

莫挑桑間嬪貞性自不移莫卑失路人豪傑百不私
逢于死忠諫夷齊寧積飢人言刀鋸慘壯士甘如飴
盛時慕其贖中道即棄之田舍十斛麥糟糠忘結縶
萬鍾食天祿管魏何足疵吁嗟魯秋胡後世有餘師

善哉行

賦命自天何聖何賢滌槐顯棘積功居延殫智竭能
曾未百年髡飲一石滑稽自全糟丘深廣日月其綿
三雅六齊賓客誼闡稱詩說劍擬易匹玄寂寡短詠
春容大篇主文諱諫佐以管弦歌鐘舞袖競態爭妍
華鈺不夜楚纓時牽懽娛苦短求福方駢海上神仙
棲遑其巔左掖浮丘右擁嬋娟木公金母容成魏塞
更壽送酌沆餐如泉且游且宴坐進千年今我不樂
將笑蟻鷲

東門行

出東門佩銀鏤二頃田三年蕪幼失業悔小儒故紙
徒敵舌在無徘徊四顧慚妻孥出門復出門為君貸
斗粟會稽章綬未隸南山種豈飢亦足漢家法網
如凝脂鼎食鼎烹似夜燭長安切勿好上書晁錯棄
市主父斷西隣黃犢勝積玉

卻東門西行

黃鶴摩重霄高飛不可即嘗下建章宮或集天池側
棄襦入函關請纓耻默々仰依日月光朱丹改車飾
八騶唱前導五鼎始一食零露漸嚴霜功名有窮極
筋力幸未衰南園可馳弋大丹能駐顏白日不再匿
撫枕夢故鄉松楸雜枳棘老至不自知白髮幾絲黑
菟裘速為營新城柳舊植玄狐必首丘征鴻必隸北
故鄉雖懸々恨不生羽翼

飲馬長城窟行

雙々梁燕上燕秋至不我見舊巢去復遠天山幾傳
箭楊柳青依々烏鵲向南飛鑿冰四五尺抹馬日苦
飢積雪得少水射狐得衣邊降知未息乍解祁連圍
汲井當長綆思君僅夢影衛霍叨肺附程李終將領
隣人塞上來歷歲通一札病姑啼床頭驚喜十瘳八
開札無他言飢寒勉隨到我母七十強兒女小誰點

上留田行

孤兒不解事，輕罵他家兒。他兒自有父，爾父誰能知。

野田黃雀行

木黍翻平疇，黃雀逐遺粟。月脂漸腴，佐箸白于玉。
堂上羅嘉賓，卜夜難椽燭。鱸膾芼蜀薑，龍鮓驚奇膈。
新聲李延年，侍兒歌黃鶴。曲終踟躕，姬織指進醪醕。
客謝力不任，醉斃屢自沃。主人起為壽，避席膝相觸。
章華柳半枯，銅鞮草全祿。五陵咽秋風，螻蛄勝親屬。
樂飲毋再辭，自己易款曲。

門有車馬客門

門有車馬客，見枉無宿昔。高蓋揚華旌，羽騎威矛戟。
緩步下侯門，倒屣叙肝膈。管鮑良不如，王貢何足擬。
指畫自侃侃，伊旦今在益。上之為申商，下之為踰跖。
重茵致饒，遺環寶輪。海舶結交不在深，氣誼定辭夕。
原憲守桑樞，社燕不之適。翟相解印來，凝塵亦滿席。

牆上難為趨行

滌酒傾舟孟，門催車徘徊。中道爰咨爰，嗟展禽三點。
賈生長沙相，如使蜀明妃。去華傳岩虛，月涓瀟空涯。
晴紫晴悴，指正為邪。夷光媒妬，閭姬方誇神龍失勢。
不如歛歛，景印若綬六卿。三家塲高基，下福極福芽。

守雌守黑，儉德孔嘉。魚不受餌，鴻不雁置。箕山商嶽，
白水丹霞。

日重光行

日重光，赤波雲涌，駭鬱儀日重光。蒼々涼々，聞肺腑。
耀方陸離，日重光。華芝揚采，燭龍頃刻，周四垂日重。
光層樓丹闕，澗瀟隱現，輝金芝。日重光，采恩麗影早。
漏却扇，午朝對仗，頌明々。傲咨々，日重光，隙駒荏冉。
其如馳日重光，始朱顏，尋素髮。盛德偉代，迴崦嵫日。
重光大哉，神克文思安。陽烏赫々，后羿九矢安能施。

月重輪行

天宇弘覆，濛汜自右。靈妻扶輪，桂闕如畫。雖照綺筵，
不遺圭竇。厥影扶疎，窮古未究。清暉燁々，流光我后。
察々默戒，孔昭潛伏。怪魃妖狐，啼燐點狄。歲山隱澤，
自甘晦陋。瑩燭一隙，燃藜一宿。五夜沉々，弦圭定候。
社鼓莫揚，麒麟馴囿。浮翳盡澄，令德日懋。

擢歌行

乘風遵渚，從瀟湘。木蘭擊楫，汨流光。眠鷗宿鷺，半自
藏芙蓉。岫々被紅裝，晨氣澄鮮。蒼以涼，須臾六合開。
扶桑我軻，大輻多吳倡。金丸妬殺雙鴛鴦，青絲玉壺。
春正長白，紉前溪聲。繞梁隣舫，傾聽來何方。魴鯉為

沉雁未翔遠帆已過茅岡九河沉影夾垂楊浮家泛
宅古姓張釣竿埋沒徒茫々

玉階怨二首

官家千萬歲何用事神仙所恨妾顏改春風別去年
青蔥對玉樹冰雪亦敷榮此地無芳草王孫未始行

子夜歌十首

門前大江水滔々流不住好作弄潮兒追隨無早暮
袿服下粧樓務飾頻自顧小婢附耳言聞郎又他語
千金買明珠百金買翠羽重價不足論但求郎一覩
池塘有匹鳥其名曰鴛鴦雖縱從僕手繡文頭不得詳
明月解生妬專照郎未寢載明復魄載長夜常同枕
牙盤屏作著紡經厭為常作書寄姮娥郎意須天漿
相狎無忌諱小罵指倉庚郎情似不怡但聽流水聲
蘭膏暗人意一吹云已滅郎心惡隙光不道肌如雪
馬蹄聲特々下馬拴柳外栖烏莫頻啼我郎况無賴
少年性若何易怒亦易喜春風觸簾櫳誤僕答小婢

子夜春歌四首

落梅不即飄斜飛拂華鈿郎前故々香似愛僕素面
前林爛如綺蘭蕙吹微芳移欵結同心又妬花相妨
騷嘶白鼻騶郎向誰家去諒尔不能禁楊花漸飛絮

流鶯啼長日子歸啼深夜兩情誰淺深各為春風謝

子夜夏歌四首

角黍纏青絲蒲葵綠素練西園更好李新摘手自選
芙蓉始放花泥露有新色同郎玩華滋象筆睡未得
三伏雖苦熱冰肌自無汗妾身誰能知惟郎長作伴
梧桐不三年投立出牆外終不如芭蕉今夏橫羅帶

子夜秋歌四首

雙星渡脉々何不斷踈路願作有情癡千年任禁錮
明夜流素帷匿笑不能竟織々解羅襦舉體有餘暎
蟋蟀鳴牀頭軋々動机杼勉力支葉砧聲々三百杵
白雲如郎薄寒潭如僕清遠鐘聞靜夜不能入無情

子夜冬歌四首

霜氣侵玉階羅襪不堪著輕紅躡雙鸞約畧三寸弱
同郎種胡麻額頰減餐飯條脫失臂圍皓腕作雙卷
雪亦不為白水亦不為寒纏綿有盡期不知孤枕難
西山樗與櫟棄置俱成炭妾心遠不如溫情無一半

子夜警歌四首

十尺珊瑚樹百子錦帳絲中庭多奇玩郎去復何之
盈々十五夜肩隨拜明月明月離人盈々即見闕鏤
雲舞作衣飛雪歌作曲何以繫郎心藕絲纏馬足芙

蓉嫁秋風秋風不終夕黃姑嫁河鼓河鼓化為石

歡聞歌二首

柳絮難為錦藕絲難為綰黃雀欲報恩金環先在眼
即思深不深東海無時涸持底報綢繆雙泪彈來薄

歡聞變歌二首

蓮葯微為苦香地棄為土陽臺雖有雲落紅及怨雨
百來結同心同心冬南北鴛鴦非儂身那得不分背

黃鵠曲二首

黃鵠參天飛不知齊與肥飢寒苦見迫風志未嘗違
黃鵠參天飛孤翼中道回顛顛念故侶雲路多相推

長樂佳曲

桐梓製琴瑟其材俱上壽大音諧鳳鳴雌雄雙、奏
睢鳩下中洲不沉亦不浮中洲日游泳曾不顧東流
頭上金雀釵年深色不渝寸情各相照全勝明月珠
婉孌有志襟中陵羅氏女團扇有時停何嘗廢砧杵
青絲何嘗白匹鳥何嘗隔三年遠寄書應問龍鬚席
連理發春枝春枝有盡期綿、繫白日千縷萬縷絲

懊儂歌四首

纖阿白于霜取煖不如布十指滋難縫巧手無新故
莫比梁上燕、子時來去莫比花間蝶蝶粉愁飛絮

與權不相離權意終邑、強笑且見嗤二五不得十
下江三千里乘風疾如駛十里輒一捷怒石何齒、

前溪歌七首

前溪通卷盡夾岫多清陰蘭根與蘭葉一、可人心
吳山後吳水前溪日宛轉水碧似郎衣月圓似儂釧
高門方我、啣泥爭春燕

前溪分水流不似溝水頭朱顏日、故嬌女夜、謳
東武離前溪遠往幾千里溪水能順流郎舟捷于矢
葛根生不斷前溪被兩岫郎今在洛川洛川水漫、
溪水流漸、種荷亦種芙蓉俱俱組秋好滌象牙筆
新愁非昔日不敢對隣女小立簾櫳聞春風故相阻

阿子歌二首

獨往金翠艷冶好身手密意結連環阿子汝聞否阿
子復阿子情真無彼此汝南有啼雞郎或夢中止

嬌女詩

纖雲澹、流目波低相亞纖素罷流黃解佩乘餘暇
柔陰昏漸移黃鳥如春罵小婢牽華裾竊問何當嫁
潘女方少年市果滿車下

清溪小姑曲

清溪白下流心馳日歌舞小姑未解音嘗獨守門戶

宿阿曲

積愛相纏綿鍾情共生死
婚冶格靈祈明範世無二
塚間連理枝不自今日始

白石郎

郎心如石郎貌如玉結佩綢繆
嗔彼華燭

湖就姑曲

蓮渚下湖就兩姑異所居
大姑隔湖上次姑門臨渠
相思致尺素不嫌雙鯉魚

姑恩曲

孤柏附霜霰嬌、自顏色
女蘿附春榮各、矜相識

採蓮童曲二首

蓮花初出水何日見蓮子
紅顏正盛時鬢花相似
香風吹綺旒安得春與冬
私衷不能禁十丈登西峰

明下童曲

灼、鄭櫻桃駢踰為誰豪
白門多游冶柳絲繫前旒

同生曲二首

百年勉行樂華髮不得辭
藜杖云扶老既老亦安施
人生在適意富貴僅須臾
地下杜康在不嫌地下沽

三洲歌二首

送權白下橋江水西欲流
升高復遠望何處木蘭舟

澧州雙紋葦江陵合權橋
旅舍夜常溫山、不覺出

江陵樂二首

章華樹、柳百尺垂青絲
最是流鶯意歲春、不知
年、花似綺相携渚宮下
人言古渚宮花不能冬夏

青陽度二首

玉腕苦無力搗砧暗自傷
歡當今夜月應醉阿誰旁
荷葉持作蓋朱華 綠波
鴛鴦感厚愛願作並頭荷

青驄白馬曲

青驄白馬大道邊
僕家約速誠少年春風
蹀躞穿花塢欲去欲住
方踟躕湘東醞醪浮玉
盞春纖扶袖爭

紅蓮少年舉盞百不顧
娥眉連卷雲生妍沅湘之水

分南北日暮交流會綠烟

女兒子

瞿塘裁葉天青、猿聲腸斷
江風腥峽舟來往無人
色懸岷萬仞攀湘靈

來羅歌三首

都梁號芬芳初時不離草
男兒拔衆尤慎勿自稱好
仕路長驅馳舟、老云至
霜鬢耦少年青鏡少獨視
執鞭從富貴竟與白髮爭
生不五鼎食即當五鼎烹

烏夜啼二首

知君恠不權試種齊前樹城烏來上啼十與五
官家下德音烏啼不飛去殷勤寄遠心其事身所預

估客樂二首

作客梁鄧問相逢但飲博名倡彈箜篌一彈一再酌
席上千黃金享客不惜費漢南春色多春色何時既

莫愁樂二首

莫愁古仙人莫愁古女子仙人不可聞女子石人是
生年不滿百惆悵何時休聞君常失意何不喚莫愁

襄陽樂七首

遙出銅鞮坊各唱銅鞮曲眉語暗相期四座了未眠
大堤諸游女拾翠道理珥本非託同心同心反見警
漢江槎頭編唱依春水儂心水不如搖靡定止
飲權宜城酒未必醉千日片帆下揚州流水何太疾
嶺上多桃花莫比儂顏色桃欺春風春風儂欲得江
水未深情深獨妾心自散石城去夜自孤衾高
帆阻石尤三日維樊口舟人詛風伯儂却祝颯母

雙行纏

彤雲起足下綽約未即前江南風日佳春趺為誰妍
輕紉剪新素迫束如初月平林出竹萌相憐不相極

江南弄

三江波淨綠生烟花氣續紛山斷連蛾眉曼睩屬便
媛屬便媛未敢薦所薜蘿梁社燕

龍笛曲

洞庭雲氣隨神龍長空悽惋江聲通精靈處來天
來天風來天風吹夜月曲瀟湘人秦越

鳳笙曲

珠簾五色玳瑁筵鳳羽參差紫雲間丹唇皓齒意聯
翩意聯翩叙衷曲漢宮深秦山綠

採蓮曲

吳姬十五目層波阿錫被體裳纖羅約指金環如刺
何傷綠刺落紅芳偷一笑游冶郎

採菱曲

晨曦葉開微光凌波縹緲隨素粧輕紅淺碧提滿
筐花似多角似少臨秋水愁相照

朝雲曲

巫山雲氣峰編神女夸容誰識面綠蘿為帶黃為
釧雲可香山可蕙情之切獨裏王

游女曲

薜蘿乍滿江南路空妃玉女矜相顧輕翠似被三春
悞三春誤百年思啼紅頰怨青絲

趙瑟曲

美人生長叢臺下朱絲五、聲容雅孤鴻斷影瀟湘
夏瀟湘夏即鄖春期賜玳還征輪

秦箏曲

樓上曼姬安新絃清商激切鳴流泉聲、倚柱臨秦
川臨秦川錢遠道問吳楚幾寒燠

陽春曲

江南正月吹落梅雲中三月雁未回春風南北各徘徊
各徘徊開翠箔上燕巢下紅藥

西洲曲

蘭舟蕩雙漿遠望西洲樹歷、隱前村門巷曲可數
雞犬略吠鳴天半朱樓露清晝遊餘香龍麝生烟霧
琴簫見紅粧被服薰彩素單衫霞如下裳曳翠羽
鴉髻耀日光蛺蝶爭飛慕紆徐出中堂十步一回顧
體柔不勝衣葳蕤少足住桃花已早飛蓮子方欲妬
花飛落誰家雙蓮為誰吐頻對玉鏡臺明蟾憐日莫
江陵那呵灘塞上飛狐成風霜移郎顏妾面當如故
懸揣莫多疑西洲待驛路

白紵舞歌

粉水膏暉生鏡光華釵照耀爛中堂新裁白紵鉅

北游錄 紀咏上

香桂褱襲蔽舞袖長絲竹雜導出玉房便娟一顧聲
未揚舉袂徐引宛欲翔且前且却曳流芳飛鴻翼、
連瀟湘迴風旋電來何方細腰恰、凌渺茫漢宮絲
柳不奈霜清歌妙吐落琳琅四座矚目樂未央舩稜
金爵繁笙簧

東飛伯勞歌

東飛伯勞西飛鴉雖同雙翼凌風各高樓十二不知
誰紅羅瓊纒竇娥眉遠延流睇宛欲語桐徽脉、心
相叙纖指多情耻自媒人生離合嘗如許春風蘭蕙
生澤旁伊其致之登玉房便娟精曜儼若神漢宮邢
尹俱夫人

宛轉詞

遠谷通子午神劍合雌雄弱齡不自意得承君下風
修蛾媚初月澄波麗雙瞳芙蓉迴笑靨犀開唇紅
繫腕玉條脫連環出鬼工被服何漪那阿錫與方空
空比肩坐相儂並枕暗簾櫳密意誓終始南北隨飛
鴻西園下方駕洛汭踵華聽出入兩顧盼綢繆焉能
窮明月不更照巫山不盡峰香根沾污泥藕絲亦為
通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朱華零秋霜芳氣終未殘薄冰凝餘香
人生非糜鹿安得拘南罔宛洛異全盛長安遂滄桑
言念平生歡道遠不及詳絲履五雜俎華裘名驢驕
衣履安素賤難入少年場五陵多游冶輕薄過寒倉
拭我青銅鏡照膽馳君旁

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

不知妾貌改但自下瑤墀宮花一萬樹溝水東西馳
金屋苔蘚生茅茨却宛轉笑語席能溫收園不足賤
丰菽雜藜藿藿未簾箔志意各纏綿遠勝舍章閣丙
夜候昭陽深雪侍五柝入宮妬細腰徒爾腰侵削行
樂須及時春風去不作往日歎孤凰今日等奴雀同
心甘薄命長門非所託

獨漉

獨漉獨漉事遲意速次骨腐心如荼集蓼韓市何仇
窟室伏他人違言于我滅族西疇藝麻東臯樹穀緝
麻衣之春穀食之衣食有自此身為誰葛溪之鉄瑩
于秋水百不一試奈何沒齒入則曾閔出則龍比觀
彼羔羊胡為乳聽尔不我親我不尔疎

北游錄紀味下

鹽官談遷孺木著

始泛

槐陰澄研自清流學注虫魚晚未休欲訪魚郎雞犬
會却隨仙客鳳麟游五雲紫氣迎征棹六月單衫笑
敬裘珍重溪邊數株樹將來誰共釣魚舟

色氏澹永齋對竹

驕陽翔不下深藉尔蒼筤清流書幌凉聽便石牀眉
端嘗積翠耳畔似調簧馮軼游燕趙于君未始忘

別色令孺

總角依々漸白頭征途一榻暫能留子長知有名與
興王粲云何故國愁吳下菰蘆漸獨徃樽前雞黍解
相酬金臺準擬明春望燕市荆高早共游

孝廉朱方菴俞君升餞朱太史舟中夜別

酒人接席唱驪歌冉々斜陽照菱荷科跣飲追河朔
遠別離月倍蠟光多釋冠不解同王貢祖道惟當發
祝阿百里聚星占夜色吾今竊自笑烟蘿

嘉興早發

鳴笳晨旭壯郵符六月搏風出五湖鄭野愚夫嘗守
免齊門狂客濫吹竽鑿垣古亦高肥遞糊口今應悔

宿道白茅江南推獨調
耀歌還似古詞無余自白茅里登舟

羞墓

糟糠違中道千古蒙詬罵
賤妾何足論妾罪亦可貴
舍羞欲自陳胃昧詘長夜
翁子負薪時四顧輕姻亞
綠波汲空流斗釜誰相假
飢腸日自支羸瘠憂刻下
失策俞餘生東隣積穢雖
延旦夕喘慚魂終不化
非慕章綬榮亦知富貴乍
渠死長安市與妾同歎詫

鷺脰湖張志和釣魚處

波光如黛染輕瀾溽暑全消
六月寒帶展長隄紫十里
天圓清鏡露千灘忘机鷗日
翩集罷釣魚多處處措好覓
綠蓑三尺地行吟不復向江干

吳江道中

扁舟笠澤遠相同落日松陵面
風柔柘漸稀非浙右蓴鱸未老
自江東十年人共忘癡叔三日
吾應媿阿蒙翹首五湖無恙在
烟舸縹緲獨漁翁

錦帆涇

牙樯十丈憶當時震澤春餘水
滿池夾道笙歌明月上傾城翠
鈿畫船遲情耽國色深難畫
禍切隣江近在斯一片錦帆收
不去甬東他日待誰移

膠東高相國舊隱吳門追感

漢相粉榆、海東隸來暫得伴
梁鴻青衣入洛方蹶黃閣還
吳塗已窮握手臨門雙洒泪
攢眉行道獨遂羊曇無限西州
恨零落千株楊柳中

虎邱竹枝詞七首

吳中歌舞妬西施不道西施是
越兒試看白公隄上柳細腰一
、向南枝蓮葉深、西又東畫船
流影落輕紅鴛鴦雖是相憐惜
不比雙、手繡中

雪藕中空裏弱絲朱唇未嚼漫
尋思懷心宛轉母煩繫好繫郎
心反覆時

長隄芳草發陳根沾被吳王舊
酒痕底事香泥啣燕子春風一
度一銷魂

朱魚沈守劍池邊有鳥時鳴松
樹巔即似鳥飛吳苑外妾如魚
只第三泉

踏青歲上白公隄邀月生公秋
未迷多少游人西子後紅顏端
自讓紅梨

去時新柳可藏鴉腸斷征鞍又
憶家為囑半塘、上柳垂絲遠、
挽天涯

閩門懷古二首

蘇臺糜鹿幾成羣不見吳宮高
切雲席上魚腸收劍

客江東熊膽到舟軍金闕明月篩花影木清寒濤織
漱文落日西山猶有意栖鳥一曲舊曾聞

邵文莊二泉書院在慧山寺側

萬歲樓

清宵鼓角咽嚴城華髮愁侵忽數莖梅福市門餘舊
隱鷓夷血劍負初盟霸國寂同流水游事幾付
短檠麻可伯通知可貴不妨埋跡學躬耕

典午烟銷去不還層樓千古此江山扶搖雙翼搏空
出絡緯孤吟落照開紫氣晴占金闕色青冥高望玉
宸班南徐勝槩今無異空挹龍沙萬里灣

同朱太史虎邱二首

北固山

輕陰拂度流光漸有隸鴉樹忙鐘磬數聲人影
外山河一望夕陽旁蒼茫劍氣常如虎寂寞禪心不
下林綠水芙蓉同幕客某祠短簿自王郎

鉄甌名城扼要衝江流繚繞似游龍危巖獨拔三千
丈精甲曾當十萬鋒天塹至今橫銷鎗山靈何處採
芙蓉六朝誤作狼胥望北顧蕭蕭半夕烽

暑汗科頭各行衫前人游此錦為帆松篁引路除先

甘露寺

導魚蟹隨樽合老饕身外青山添傲骨客中彩筆副
新御隸槎未敢衝牛斗鬚髯仙舟已隔凡

雨徑雙沾履秋尋翠分林深西竺樹江斷北山雲鉄
塔前朝重金繩上界殷醍醐一滴露遠自赤烏聞

楓橋弔寒山寺

多景樓

蓮社隸來晚弓刀雜鹿園戰餘腥草木劫盡悟風幡
漁火翰終夜龍函散普門十年瞻望地金像遠塵昏

登樓攬勝盡南徐兩腋生風暑日餘吳會全收山水
盡楚江西寄洞庭書盤空鳥道雲中落入望鯨波檻
外舒多景莫嫌樵悴易祇今生事樂樵漁

慧山二首

慧山經積望俄得愜幽情晚涉衣皆綠清思骨易輕

凌雲亭

雲深無俗輩世亂卻浮生洗耳殊多事巢由不買名
人生幾輛屐且一試山南州未游其九泉非列在三
游梁司馬倦移檄草堂漸緬想文莊里柴門舊自甘

亭前尺咫地虎豹却當關氣欲吞吳蜀潮仍接海山
遙瞻橫匹練分標割連環那得凌雲去峰共往還

狼石

英雄纔促膝吳蜀此中分
秘畧藏神鬼私衷競主君
連雞形未決關虎忌相聞
尺寸爭何益江流空暮雲

鳳凰池

荒烟漠漠銷空池鳳去池留
又一時王氣百年經御
蹕于今芳草更多姿
高皇帝嘗幸池上

昭關

孤臣倉卒渡不藉百金裝
柱國仇難解要離死未償
全家遺痛極隻影寄愁長
汎汎江中水分流怨楚湘

戲東朱太史二首

一時顧曲漫停樽
誤道多情目語頻
桃葉風流非問

渡蓮花顏色鮮
傾人江東玉樹陳
家月灑上金莖漢

殿春聞說紫雲稱
絕藝分司去後已沾巾
昨陳編修
伏朱太史

用伎樂

金焦對峙大江東
一葦茫茫萬里空
飲馬雖聞來代

北啼烏終見集
山中從游願執鞭
相後叅學應留帶

可同旦日輕風
乘舴舺肯容狂醉
瞰龍宮

朱太史招吳丹陽同游金山

橫江鎖楚蜀天
整界中流拔地龍
宮出登樓屋氣收

風高喧健鶻天
近福牛玉帶蘇仙
後游人幾个留

環金山城址云故職方楊文聰遺築

顏城千雉失嶙峋
司馬金錢費萬緡
一自北軍飛渡日
猶餘西塞脫逃身
權臣未解高郵塢
國士從無起棘津
滿目新亭徒涕泪
江東王導又何人

韓新王祠

太息經祠下胡為棄
虎臣名首驚墮馬
廢將憤成神
蒸芷江邊草雲霞
戰後塵同仇馳驅
職虛闕出西秦

妙高臺

坡仙臺上舊曾游
慧業文人第一流
我佛于今了不異
誰家到此更相求
才高亦借江山助
志切常須朋友酬
教外遺風猶未泯
叅禪水月悟前修

大峴山

登山兩腋覺身輕
汗浹征衫欲裸程
畏早私于游計便
尋僧似比俗緣清
窮幽室皆箕穎
積歎年更甲兵
江上舊屯數萬騎
至今谷口罷春耕

擬游鶴林招飲諸寺不果

嗜書亦嗜游在
成飢渴白髮雖見
啜自悔不能割
累日厭京口屢叩
諸優鉢晉宋多勝
流每事必洒脫
戴頭紗琴繪子瞻
來吳越杖履昔所
經岩壑若吐
俛仰千載人榮施
及松栝生氣開山
靈白虹隱天末
蒙茸枳我步虎豹
互躡拔至今心思
之落紙字可活

惟有葛陂龍共路愁相奪

避風館即玉山寺前

拍岸濤聲雜楚聲橫江一葦怒須平歲舟大壑馮夷
息問渡西陵伍負輕寶筏慈航空法界素車白馬怨
前生臨涯自覺風波險况是滄桑有變更

宋烟亭

蒼烟渺四顧似為大江開爽氣流朝采濃嵐散劫灰
王維神入畫庾信賦能哀淨練裁如綺驚人謝眺來

渡江二首

裴燕啟道指雲帆落日三山半欲啣萬里岷峨奔似
馬三分吳魏氣如橈橈棹慧星金湯扼險終無地天
塹稱雄多自讒莫謂先鞭祖述易書生徒爾老青衫
長江駭浪東南坐歎孫陳二主慙擊楫漫期銷壘塊
投鞭竟欲罪沉酣中冷水遞思新汲海岳書狂別舊
庵未葺于京口作海岳菴往日魏肅臨北岫相傳微
味致黃柑

閱馮元成先生集渡江次韻

漁父江潭羨獨醒越人附載得揚舲兵餘草木空多
恨渡後魚龍不壓腥鉄笛梅花吹易白玉壺竹葉飲
能青輕帆亡恙秋風裏斗野駸々指舊亭揚州斗野亭宋熙寧

二年立

瓜洲

百萬雲屯江上兵佛狸當日駕長鯨誰知一帶洲前
水建業依然是故京

廣陵七夕

寒潮縹緲接銀河尊逢々止棹歌野鶴何關今夕事
靈犀無奈去年何情鍾帝子終宵切路感行人遠道
多明日七襄仍織錦迴文連理好投梭

泊廣陵驛記甲申八月陪高相國迎慈鑿于此

追感

廣陵八月正觀濤追憶當年賜上醪元祐為迎太后
孟朝廷特遣相臣高雲霓雖慰諸人望草莽徒存隻
影逃媿殺魯連未蹈海旂亭賞酒首重搔

繁釐觀訪瓊花不存

滄桑世閱世來問舊瓊花故土誰家地孤根他日芽
名嘗因玉女事豈類胡麻捺亂春風裏隋園日易斜
宋節孝徐先生集云瓊花一曰玉女花

廣陵懷古

南朝舊事一蕪城故國飄零百感生柳影天涯隨去
輦楊花江上落浮萍星分螢火來山谷香散龍涎滿

騎營今日廣陵微往事十年前亦號承平

天寧寺晉末梵僧跋陀羅譯華嚴經處

譯經開覺路萬古指羣迷像季從江左真傳自竺西
風霜深古樹龍象冠招提不悟無生理焉知出世梯

督師史相國墓

憂來有目瞑重泉白氣如虹斗牛邊德祐庭芝惟死
宋望諸樂毅不忘燕長城萬里何當壞文梓千株祇
自憐墓上尚虛翁仲石恐教遺恨到祈連

曾襄愍祠銑

萬馬奔蹄出賀蘭屬鏤先賜劍光寒西郊博得青
草不作萋弘血色看

蜀岡

南龍曲々暗生雲蜀地根源吳地分偶聽山僧語舊
事沿山曾駐北來軍

大明寺

吠犬先門外遙知客到稀荒塔桐覆葉早井蘚生衣
寺似前朝號山常故國園空王能出世不但是禪機

平山堂歐陽永叔建今廢

平山堂上醉翁來又為滁陽景另開六一文章珍琬
琰淮南風氣勝蓬萊吾因喪亂思前哲世盡凋零惜

異才幾度離々春草色未將幽恨此中裁

迷樓遺址今觀音寺

靡蕪落照漫連空明月徘徊憶故宮眉黛易求千石
綠露桃難種萬年紅龍舟豈有慈航度豔苑今曾寶
炬空好夢江都歸未得楊花吹盡五更風

雷塘

吳公臺下全荒惆悵鍊魂赴北邙欲築西陵望歌舞
至今迷失幾鴛鴦唐武德初莖楊帝吳公臺下後又改雷塘

二十四橋

斜陽古道接輪蹄明月扶疎萬柳西橋下行人橋下
水落花尚自怨香泥

大儀鄉韓世忠戰處

駒駘連甲淮南渡立刻飛埃迷曉霧胡兒憤戰不顧
身野掠四郊兼射兔延安虎將丈八矛大呼鏖戰矢
交流寶刀競飲單于血無數名首繫頸求斬王破虜
功如此北人震恐南人累不如棄置西湖傍騎潦倒
尋山莊

鎮遠侯顧成墓被發

百戰埋金甲魚燈滅墓門酬恩殉劍去委化朽骸存
豈有蘭亭蹟將無望帝魂漢家陵寢在玉匣不堪論

淨慧寺

陰_雨環柳色不謂即祇園雨滿大千界時微心空不
二門愚生漸慧業客路啟塵昏自歎貪癡重徒為謁
了元

出卷劍安上人追晤話舊

故人支道好名山彈指天涯一瞬間野鶴孤雲嘗獨
往寒鴉枯木略追攀吾鄉東垞全無恙上人嘗寓佛
許氏東垞
法南宗亦自艱拄杖何時飛錫到少容猛虎解金環

京口嘗陪陳編修實菴今郵詞五種寄謝

龍門世史滯周南彩筆生花夢乍酣滿苑鶯聲歌玉
樹新朝鳳沼謝金簪閒情賦待陶潛著豔曲人惟柳
七諳屈指西陵違教後流人憔悴似江潭

露筋女廟

孤貞根至性敢自涉嫌疑白鳥仇憐火清江矢路歧
生污不若死姓香未知誰女子垂千古吾顏已怙坭

邵伯埭謝安菴

百里澄波漾遠空金隄天矯亘長虹清譚塵尾母容
忽練事何人及謝公

高郵

淮南論要地屏蔽賴高郵土沃鏡魚蟹年飢難鷓鴣

停舟頃夜柝乘障斥譙樓借問王磐在何如秦少游
宋秦少游明王磐並高郵人善詞曲

覽社湖

荒蕪極望界長隄湖上分帆波浪齊聞有夜珠光似
月幾時為一照窮黎宋孫華老家于湖陰夜讀書覺
光屬天黃庭堅詩覽社湖中有明月
淮南草木借光輝

七月既望泊寶應月蝕

芙蓉露冷浸金波烏鵲南飛夜若何掩鏡乍遮雲母
障汎珠空照蜺蜃河河在寶應縣
東北六十里論文月似真師友
作客秋尤可嘯歌雖爾蟾蜍輕妬我虛全險句亦成
魔

經高郵寶應諸湖放歌

淮南諸山俱積土雖有拳石不足數土德何如水德
贏馮夷據作神仙府天吳出沒百怪生燃犀頓欲掣
長鯨涇陽暴烈亦解怒但聞鼙鼓時宵鳴秋風獵
吹芳杜鷓鴣鴝鵒無朝暮風帆林接織行舟楊柳天
邊斷津樹往日射蛟白帝子浮江萬乘嘗過此會稽
功德勒豐碑淮南警蹕遺前史後來阿廢江都游妖
姬錦纜挽龍舟千秋更我殺皇帝泥光雲氣濕龍裘
廟堂供豫幾簡冊吾嘗潦倒領藪澤錦袍須借謫仙

才更向四明喚狂客

山陽道中思故友王相四首

伏膺若能給胡為愛遠游山川開宿抱吳粵隔深秋
道厄先塗劫身孤未涕流排灣才鬼恨莫遂訴筮蓍

胡游廣州道被劫失其詩文稿還平鎮江之排年纔
濟亡子

過半百素不慕華巔台應新宮銘耕虛谷口田形骸

委遠道組豆任遺篇待種楊花白知當做謫仙胡道

門植楊柳題恒言嘗過激時言不堪聽氣似陵黃祖

詞容夜臺心原放管寧彩毫高自許隅史刻相形胡著隅史其

今失手闢詞場路能毋忘五丁胡善詩詞胡劔刻有致

又雜曲飯辟易畏前茅對論爭堅白同盟慰漆膠青蔬頻下

榻白夢已還邨豈料壬辰夏丹旆失素交

沂流

懸經北挽水南流時一停津怨石尤須似宮亭風送

客分帆各順陽侯

芒虹

秦郵白鳥大于郵繞帳帶夢未曾多少生民難帖

席忍教肌血恣馮凌

雨阻

咫尺淮陰一望前蕭風雨壓林烟孤踪千里漂零

甚不畏屠中惡少年

射陽湖

牙樞飛影度中流日月雙鏡裡浮水國魚龍三百
里白蘋紅蓼各爭秋

淮安

濁浪繞城流清淮舊楚州霸圖先扼要腴壤或誅求
賞酒知蒿苦編茅護柳稠土人勤且朴為爾問田疇

韓侯釣臺

試問垂綸地韓侯豈賤貧英雄如老朽天地亦悲辛
才大甘枵腹功高轉殺身誰將城水水洗血漢宮頻

漂母祠

嗟哉漂母去淮陰竟空土但有悍少年拔劍爭相侮
貧賤亦何常非真如罪罟男兒七尺軀見用即為虎

韓侯往苦飢一竿竦亭午道旁諸人行去不少規

綠波橫浮萍豈足登我釜母老髮絲驚歎拔倚伍

淮人數十萬僅可充自駕糲飯飽英雄勉旃母自苦

遺我千黃金封楚十萬戶望報非母心其行同商賈三

族報功臣烏江報項羽總爭尺寸間報相踵武母

蓋悟王孫思即仇之府自母一片心終日嬰天斧我

來叩荒祠傷懷徒千古

放生池

淮河富鼎沸勝地各淒涼池上今栽柳舟前且避鴛
游魚潛自得飲馬意難忘斗水西江紂云何編滋汪

陸丞相祠秀夫

二帝游魂不可攀沉寃魚腹滿崖山淮陰亦似祥興
日一道降旂出海灣

香茅行

吾邑許稚則先生守淮陽採其茅于家亭之

今嗅茅氣微香史記云江淮間三脊之茅豈

其類乎

淮人土室葺其壁編茅為瓦蒲為席杜陵有屋捲秋
風楚州城外暫朝夕茅乎茅乎非俗同東巡封禪高
雲中七十二君叙瑞應明堂上覆與天通後來產薄
不三脊巨靈失職土常瘠沮洳荏苒日以繁千里荒
蕪多廢宅遺茅春日競新萌拂々香雲無限情叢根
修葉年々發盡被西風作楚聲淮人蕭索計亦得甕
牖繩樞增氣色幷幪宇下感窮民雨々風々藉爾力

河上行

淮南城西俱苦屋偶一問之泪如沐男耕女織粗自
全曾為陶瓦幾掣膠彭々搥鼓經官舫飛輓微夫互

奔逐近年織造又蘇杭黃祇盤龍奏進連大兵南北
出淮安舟車驅偏家々哭郵符一紙驚入門牽衣泣
送各銷魂累人陶瓦全家破聊尔誅茅喘息存

驛卒行

鳩形鵠面充驛卒乞兒挽舡救死骨頹隄步々判窪
隆仰若登天恍若窟雨雪修塗足未停擬金伐鼓驟
雷震津吏奔程常恐後動敲木棍逞威靈河邊高蓋
擁前馬傳呼聲震武安瓦天上相聞有使星官舫絡
繹來城下

旂鼓行

煌々開府建高牙羽騎雲屯列正衙霹靂先聞群縣
記星河長拱五侯家神驚鬼懼不敢入轅門小校頗
相習傳宣盡出旂鼓廳莞鑰相通寄呼吸前驅何人
不避馬晨昏駢踵伺堂下微聞使君面發嗔須臾刀
組難相假叩頭陳謝效區々十尺珊瑚徑寸珠百萬
黃金登計籍三千貂錦掌私厨嗟哉使君起家日廝
養得隸同趙卒徒步公卿致布衣從官旂鼓非常扶

尋西湖阻潦

芄々菽麥渺灘尋入望烟波萬頃勻鷗鷺未私天地
濶魚龍不救國家貧行吟往亦思漁父問渡今非遇

丈人阮籍逢窮須反駕秋來紅蓼負湖濱

或貽朱太史雙鶴漫賦

翩躚雙翮欲凌霄羽客秋聲破寂寥
栖傍上林依玉樹來從東海笑
僊僊州仙人騏驎方橫駕太史蓬瀛
待入朝我本霜姿游物外何時鶴背共逍遙

咏檣

檣成屹屹指層雲青雀如馳共鄂君
曉度鷄聲穿落月斜分雁影迥橫汾
扶搖九萬斯下歎忽三千路已分銀
漢仙槎爭幾許支磯石畔攬秋雲

夢中作

往業傾頽盡艱難涕泪餘殘編催白髮
猶事數行書

枚乘故里

平臺賓客倦游梁淮水湯湯入故鄉
詞賦西京容易老一時父子漢家郎

裴東皇至自白下云故京事代述

悲纏軛道見秦嬰烈燭咸陽未盡傾
禹廟梅梁遺玉盤帝宮柏寢保金莖
雲宿自合猶三恪漢代誰能賦兩京
舊日玉華愁杜甫哀端蒼鼠亦多情

鍾山鹿蜀犬寄感二首

嘗游靈谷出松林百鹿麋々逐樹陰
項下金牌經賜

久角中玉髓歷年深時因犯稼思茹血
敢有彎弧起

獵心自是橋山功德香野草不復有
道音鍾山鹿

韓盧無害不信蜀野蕭條近楚秦
吹日千山空際午叢陰百々漫含辛
逃亡錦里南隣少橫啜某村東郭
類物性非關今日異向來搖尾卧
花茵蜀犬

樓船行

樓船高泊西門外督府牙旂雙錦帶
沸波鼓聲如雷幕官內名額思齊
烏桓有女顏如花夫婿同騎白鼻
騮屈縮盤龍不作鬢織雲裁塔路
相跨皇華立馬堂之下二兒稚齒亦
研雅頃刻揚帆御遠風南人使松如
使馬妻家生長鴨綠江不信江南有
畫艘翠羽明璫從毳帳樓船花影展
紗窓

悼同舟義烏朱生

五更殘夢咽啼鴉淮浦稠川路幾
千山鬼游魂同怨處消入買骨似
投燕濃薤葉侵晨落柔榆薄暮烟
太息同舟數朝夕孤雲何處大江邊

淮人垣壁多緯蕭朴潔可愛

土俗安勤朴淮人未即貧茅茨差
近古板屋略如秦織薄紋秋水牽
葦障比隣夜來流素月猶作楚江濱
新建喻叔虞應益古飲吳德符充
海鹽姚叔祥

士奔並嗜學，追述壯歲不自力。藐視青雲色，嚴刺妄
揣摩闖入污點墨。輪菌塊軼材，樸遛轉狂惑。叔雲來
海昌，傾蓋如舊識。歷數諸先哲，在日頗盡測。勉旃進
雁行，夸父思追昔。致書報吳翁，霜髯光可拭。垂老意
殷上，次立言德。王李生不逢，屠陰徐桂嘗。並識寢尋
游，嘉禾姚君性。悃悃齡手一編朱，墨五塗勤因思。
諸君子藝苑，所堪植。奔流賴後殿，燭火延餘熄。俛仰
三十年，寒、失前翼。弓球為世珍，典型為世式。天運
方屯，遺耿、岐路側。

聞金陵林茂之姑蘇徐元歎近狀

詞人遺百六，渠幸保餘年。杖適三吳編，書閑二老全。
詩成難入釜，歲晚可逃禪。日莫江東隔，征塗意黯然。

新城帥府行

新城秋野如藪澤，嶙峋孤嶂月正白。餘黎落、自成
村對人，愁說東平伯。東平初來兵未多，老熊當道括
淮河。軍行火落，搜環關。競病才高，勅勒歌既棄。中原
守寸土，冠軍先治東平府。民居驅斥千餘家，爭寧殆
過南山虎。我、巨闕開，轅門萬馬交。衝可並屯梓澤，
築樓花艷、定昆穿沼水。注、東平晨出聞嚴鼓，登
堂指顧揮刀斧。噴目朝廷無一人，上書跋扈凌台輔。

督師史公掣其肘，總憲劉君宗周請斬首。連銜各鎮
挾強兵，文武大權俱入手。金陵帝業未偏安，內相秦
檜外高歡。要津趨之日不足，銓樞片紙立加官。積金
郿塢高，于斗要徵歌舞環。桃柳西江明月缺，盈復十
萬砮鼓先出走。去時帥府奈若何，綺疏珠戶燕成窠。
淮安輕擲全，腰領麾下墻。陰長薜蘿。

楚元王廟

經涂瞻廟貌，猶似漢棠陰。醴設穆生酒，茅分高祖心。
遺風思帶礪，舊澤感蹄涔。淞陵闕長安，地飛埃不可尋。

淮安晚發

天圓青靄導，輕舟柳色空。濛映濁流落，照錦雲加日。
出新秋，玉露似春浮。野田戰馬餘屯牧，古戍啼烏半
廢邱。極目中原爭險要，長城淮上不勝愁。

八月朔曉望

白露橫空混太虛，漁翁三四亦舟居。商人香楮祈河
伯，那問空囊僅敝書。

水心亭縱步

清江徑轉殆十家，籬落瓠瓜豈作花。市斗新紅云早
米飯成一、煮流霞。

清江浦

穀館東南占上游居人范蠡解持籌平生不合尋陳
紙陽翟臨舊富可求

平江侯陳恭襄祠

江淮漕運力其事賴恭襄綠字書元使黃頭歌權郎
何人敢折柳無歲不思崇鄭白渠今在區未足方

甘羅城

楚地存秦相遺城自昔空少年名似祖羅甘古道貫
長虹淮水南來薄函關西望雄當時版築地何必盡
英童南陵縣北七里甘羅城梵壁甚工繪以漳水中

清口金龍神廟

金龍山下恨龍潛水府沉一殆百年羅殺狂奔伍員
馬呂梁終效祖生鞭神鴛晚噪飛帆外瑞鴨群焚寶
楮前布褐微誠未敢違宋家德祐代相憐

渡淮

萬檝千檣刻未停分帆南北各推極微漕擬續河渠
志弔古嘗聞嶽瀆經桐柏有山來自遠草茅無地獨
為醒踰淮和橘形相變白髮何時又轉青

清河縣

河濱繁巽汲即此問絃歌同泊少鄰舫斜陽減怒波
征夫縵頻累使客驛常多疲邑天為閱年稔麥禾

野泊觀射

瀕江開小陣旅進試彎弧楊葉前林薄桑陰落日粗
輕弓驚宿鳥枉矢咲飛鳥咕嗶隸何用毋羞金僕姑

曉舟行

秋氣澄一露欲白飛出扶桑推金魄涼生枕簟鷄再
鳴曲岬沿洄逐沙磧須臾薄露漸彌空前村之樹轉
濛一清景求暮一不得呼吸直與天相通古人夜游
嘗秉燭月光黯澹凝沉綠曉來船首灌靈根每旦空
明看不足

桃源縣

遙隄草似髮百步一孤城鮭菜涯相市荏苒地未耕
唐風安蟋蟀淮水富鴛鴦南楚桃源外于今不異名

白洋河

滔天鼓浪白洋河藉幸陽侯一瞬過舊戍餘皇屯漢
將但聞解甲請通和

野泊見鴈

野田漠一亘平蕪流水無情不代租征鴈數行同作
客爾南我北各心孤

宿遷縣

誰樓舟上望迢遞抱黃河驛舫時聞鼓部簷各覆蘿

雞魚欣市溢菽麥幸田多淮北稱饒沃將來寄釣菘

項王廟

下相生故里鬚鬢目重瞳報憤六王後狗身一劍中
雄風山易拔大澤路方窮轉恨烏江日睢陽失沛公

董家溝阻風雨

于役濱游覽羈遲不自由蒹葭沿岫泊風雨逐程留
尺寸希前進荏蒲煩近憂眠鷗最相狎讓尔得安流

霽

雲鬢漸解駭緩棹亦舒顏鴉背啣初照魚腮泖淺灣
兩涯逢水怒雙漿任風頑岫岫靡蕪色能增旅思閒

路馬湖

平乘嘗四望荏葦占湖光避險渠新改通漕利未忘
鴻陂銷眾怨龍首樹堅防堪歎朱工部游魂尚渺茫

崇禎初總河朱光祚議開後獄死

董家溝以上荻花數十里荷蘆可愛

步障王家畫紫絲何如秋水自多姿輕綿裏乘風
舞積素離離帶月移弄影客中工作態含情路側解
相思非煙非霧誰能盡漫想黃荃下筆時

望邳州諸山

青山前入望眉宇瑣澄鮮少見心為長驅路稍偏孤

峰駘傲骨遠水急飛仙若入邳水道茫鞋不厭穿

南州引

淮北有舴艋如吳製云東昌魚山河中皆然漫附之

五湖少伯舟偏捷百里飛橈隨曲折釣艇玄真一葉
輕秋水但知深且潔吾生海上苦塵埃安得乘桴獨
往來瓜皮舴舢子拍浮滿勝彼徐福求蓬萊北人南舟
今日見東昌漁父亦不賤將來會訪武陵源空舴舢落
却桃花去

淮北雜咏八首

俱傳淮北路自昔起雄圖是處堪屯牧無人不自隅
風霜勞易習菽麥薄相須用武思前代誠哉異我吳
四壁多苦土飢寒易切身年嘗罹水旱氣不望金銀
飢餓充朝脯楊枝代積薪前犁黃犢健庶可望河濱
長隄屢阻濼白鷺解親人猗曲穿帆影平蕪斷樹春
燕輕茅屋陋魚活壑民頻十里環前後逃亡隻此身
波臣何失職時爾逞奔濤十室虛稱邑三河枉自豪
如淮猶頌酒非楚莫言騷累夕沙洲泊傳杯佐蟹螯
望中豐沛遠真氣噓成虹敗繒吹蕭去蔡鱗附翼空
帝王固不偶山水至今同游子增懷抱當年咏大風
壘岬山相似遙々百丈懸水衡蘆課重村市酒常捐

土室吹簫著柴門應索鐘觀之幾泪下鄭俠未圖傳
河神昭響應默鎖支祈白馬沉朝命瓊弁新楚師
靈巫屢著禱碑史亦多奇欲述河渠志東南盤土脂
徐淮幹南北在古雜夷戎俗漸春秋革人為秦漢雄
舟車通汴泗根本繫岐豐言念斯民力應恤專大東

八月十四夜月

牙檣錦纜月中行宛似三山泛大瀛涼浸桂輪虧片
影光流竹箭滿初更吳剛玉斧移靈克李白宮袍壓
彩鯨薈末雄然天地濶劃然長嘯有餘情

中秋臺莊對月

風帆頃刻入東齊林影蕭疎烏已棲景切玉壺方待
兔木飄金粟亦名犀白榆歷：明天上錦鯉雙：慰
濟西屈卬杯對夜月去年海曲月全迷 去年中秋月食

嶧縣道中

嶧山供遠畫翠色早飛來市羨人：赴濤奔岫：回
魯風想未替越客意相推誰托孤桐質焚餘更異材

赤山湖

巨浸流天末居然一孟諸山螺波面赤水鏡月中舒
漁父非知己津人或啟予秋光凌萬頃隱映落芙蓉

夏鎮朱尚書祠 衡

輸輓新渠僅五朝百年蘋藻漸蕭條玄圭待錫平成
日夏鎮依希夏禹遥

獨山湖蓮葉萬頃口占

紅粧秋老洗鉛華一望清陰似若耶香影游全未覺
輕風吹浪日初斜

平沙落鴈

朔鴈紛：下江河秋夕深影翻沙渚月夢寄玉關心
漢苑虛傳札銜湘香暮陰白蘋紅蓼色爾亦愛秋尋

夜過南陽鎮

傾來魯酒入華胥漫過南陽一夢餘孟氏諄：規戰
勝游程却記幼年書

魯橋聞故魯卽賜莊

先朝蒙賜履湯沐歲徵租蜀主誰扶漢哀公竟避邾
原田無宿草津館有棲烏霄敏何勞問粉榆一望枯

仲家淺

向來自未地葉：衍雲初爾魯嘗從德我吳今過滕
冠綿日月桑梓守嘗蒸始信先賢力斯文終可憑

舟望

天日俱清曠波光極渺茫菰根同鷺白柳末異鵝黃
水德浮于土秋心薄似霜卽放雖賦客吾意亦游梁

李太白酒樓

突兀雲端舊酒樓
謫仙未脫驢
騎裘主人大勝臨
叩令客子何煩萬戶侯
明月翰林來采石
春風從事得青州
邇來雖有王孫棹
那解平原十日留

古南池

濟水抱城隅
南池古不殊
任城地自勝
杜甫調彌孤
二雅遺騷選
五汶通泗洙
媿非鹽府客
戲欲咏姬禺

白楊

江南無白楊
楊葉大如柳
擁腫易欹斜
壺液常八九
淮北清且陰
秀特自不偶
其幹類井桐
冰膚桐未有
道問得其詳
古詞見稱久
窳葉吼天風
翠色射窓牖
大可蔽連牛
小亦踰于斗
相對怡神情
榜櫓毋或扭
棘來請爾雅
精思庸釋手

南旺湖文上

滎流餘百里
鷗鷺聚為家
水淺菱多米
隈圓荻盡花
汶流阻鸚鵡
秋色報寒鴉
宛在中央者
同誰理釣槎

宋康惠公祠禮

思公秉棹日
未必出玄符
力為拯昏墊
神嘗寄舳舻
祖龍沈壁幻
白馬祭河殊
一代功誰並
憂深大禹謨

東平道中二首

斜陽野水散
葦花感物增
人鬢漸華
江北江南非異地
客中遠不及
隸鴉

愁看華髮此
身孤燕筑
遙尋舊酒徒
千里蒼然色
外岱宗了
入虛無

野次夢山陰劉念臺先生講博學審問節兼示

季子挂劍草

先生騎箕去
吳越生平學
問莫垂暮
門墻虛舊盟
書藏禹穴
秘道啟孔林
宏後死如堪
策何當負短策

過安山開舟人望梁山噴宋江事有感

么麼狐鼠浪
相傳齊俗
推埋污簡
編漢室梁
王游輦後
難將盜跖
累當年

張秋私治中劉大夏治河成賜名安平鎮

夾城行馬半
蕭條黃鶴
猶聞舊日
謠烽燧四
郊銷斥埃
舟車萬里
會雲霄南
來水自漳
汶合東去
山從岱嶽
遙憶昔忠
宣底績易
玄夷神冊
又前朝

挂劍臺

上有挂劍枝
下有挂劍草
青萍三尺
香茫茫問
君地下今
難保吁嗟
公子一片
心徒付征
塵迷古道
歐冶寶劍
苦無多英
白虎据山
河赤堇山
下雖精鉄
終是交情
遠不磨

即事四首

左掖文昌右將星雄麾指日掃南溟長城萬里真堪

寄舊鎮松山入望青

景畧江東孰比卿瀆淵平仲亦虛名天生豪傑須今

日白鴈紛々下楚荆

安々丹旆指江沱千里通津三月多甘苦最能同部

曲調羨滿戴相公醒

燕齊梨棗十年贏採賈民間價亦平商販敢將蕭索

怨晉家草木懼為兵

九月朔聊城道中

棗陰纂々柳青々樹下流波失地形嘗笑仲連思蹈

海望洋處々若滄溟

聊城朱相國文 墓延禧

松楸鬱々帶長河往日舟人感慨多翁仲石前非故

士子規枝上尚脩柯寢邱楚相情何薄石柳滕公歲

未磨若起九原求不朽黃扉黯淡色如何

微子城

宗臣去國果何心東郡遺城在至今白馬幾人歌廟

祀天潢無數竟消沉

聊城東門魯仲連射書處

先生天下士一矢下堅城即墨何人在毋為移此情

望嶽樓

岱宗青在望萬雉拔雲端趙魏交西鄙汶漳會北澗

斗杓星易摘山水日相盤氣象殊超忽應須駕紫鸞

舟經朱相國南北園

玉燭餘閒事兩園濟陰流水日潺湲沙隄不待平章

老金谷誰同衛尉存事隔崑州思醒石酒容河上挹

崑崙鄴侯垣屋非難治先恐風塵到相門

臨清

清源舊全盛鼓瑟更吹竽奇貨多陽翟名倡競小蘇

驚塵移耳目曠土掩頭顱三匝依秋樹時聞城上烏

縱步

輕塵十里軟芳隄粉氣芙蓉吹作泥坡岍似山小有

致帆檣如馬未全迷客遲燕趙身將北日薄桑榆河

亦西拭目詞七追往昔謝榛七子也同携茂林家貼

清源老人行

清源老人為廟祝往日城居守華屋先子明經對大

廷羹魚飯稻欺饕粥崇禎壬午逼仲冬闔城流血膚

屠膠妻孥頃刻判存亡或作流俘或鬼錄魂飛骨肉

不求生今向萊祠寄覺獨鄭老旁聽泪潛滋自言藩

省承紫清乙卯元正陷濟南滿門剝盡無遺育餘生
扶幼到清源清源仍破轉傷目五男五女僅一存曾
訪燕京惟痛哭吁嗟二老偶路歧坐對愁雲歎沉陸

登永壽寺塔

浮屠拔地百餘尺猶未凌身最上層東瞰全齊西瞰
趙平分鴈影映禪燈

九日登臨清

停橈數夕倦津梁九日西風鴈數行舟代藍舉堪載
酒籬逢黃菊即尋芳少陵不減崔家興司馬能容幕
府狂寂寞敝裘寒色動芙蓉江上似為裳

朱太史輕軻先別

清源分棹急夜色早吹藜同輩忝槐棘緘生媿管蠡
五雲遙北望千里共南携計日容相晤知先下紫泥

感古

千金無賦動長門秋雨梧桐清泪痕明月漢宮處
別銀牀紅樹最銷魂

新秋落葉滿金溝覆水無情欲更流傳語外人都
不信寒霜先上鳳凰樓

鞠衣新樣奉中宮獵邊關萬里同舊賜玉鞭手未冷
也教棄置怨秋風

樓金百寶象牙牀錦幄流蘇雙鳳凰昨夜夢回孤枕
月不知椒殿尚餘香
長秋隨例賀生辰班列昭陽第幾人玉面暗漸幾下
泪泉前無奈強含顰

何時玉輦復經過門外莓苔長綠蘿滴盡泪痕添夜
漏還當鵲駕渡銀河

武城武城平原君舊邑非子游也以名同

下邑彫殘甚絃歌誤昔聞窮黎思衽席長吏輒紛紜
文學今非急催科古亦云檣燈試遠望天上一星分

甲馬營

村、趨市集刻目湊輪蹄近听犂黃犢深林啼午鷄
纜牽天漢遠帶館衛河迷風景方搖落踈揚色未齊

故城

柳絲推欲折雨意又成絲河接滹沱近天移羈客遲
踈雲透片日古道卧殘碑欲攬川原秀衝泥畏雨師

德州

鼓館稱津要雄繁又廣川剪桐分賜履輓陸兢輸邊
日未長安遠人先董子賢春秋習史異大水或堯年

聞膠州警念故相國高氏

寢邱將不保捨攘欲何之累卵難為守殃魚且及池

蒼頭軍突起，丞相客安施。每切諸孫計，空懷下榻時。

安陵鎮老僧云：本內臣監營，不告姓。

左璫衣紫出中涓，持鉢披緇已六年。環衛千牛營，十
二渡河隻象界三千洛。中台敵多張讓海，上逢僧即
大顛欲問姓名，偏不答蒲團清晝炷爐烟。

棘夢

枕上空歸夢裏家，三千里外一時賒。東籬不負陶潛
約，又放紫桑三五花。

滄洲弔劉總督燾墓

跼蹐侷僂自雄才，薊北牙旂三輔來。飲器熱傾桐馬
酒，螯瓜高築放鷹臺。生平俠氣酬力禦，當代柔條薄
鼎台。三尺石人翁仲老，那知沙漠銷莓苔。

滄州

觸景堪流涕，風煙感棗州。繁絲解渤海，寸管媿滄流。
作客孤能逸，加年老未偷。饒君萬斛酒，不解少陵愁。

青縣

葦屋炊烟少，傷心客裡過。河魚方大上，猛虎不堪苛。
天地誠爲狗，民生足蟹螺。道旁柳且盡，欲折意如何。

滄州間多貴人墓，毀甚。

貴人在日，掀風雷片言立，可燃死灰。五侯七貴枉車。

騎上書屢荷重，腫回一朝不諱。犯霜露黃腸，題湊就

相購尚方，起塚象祁連衣冠。祖送盈前路，盤螭珠石
購名銜。七尺豐碑，修具瞻功德。盛稱文武備，且云取
與伯夷。康松耶柏耶，吼北風子孫豪習忘。乃公絲鞭
日馭紫叱撥，朱門漸見雕牆空。况今舉目異江河，墓
棘蕭條尋斧柯。石獸傾斜雙足斷，龍文雨洗篆難磨。
行人過之長太息，枯骨冥然無氣色。烏鳶螻蟻兩誰
爭，首陽餓死甘道側。

午晴

客愁因雨倍，際午豁晴眸。鴉背收林濕，羊腸繞路秋。
楚人嘗善怨，風伯又何求。願遂陽烏色，桑榆或可酬。

天津街

滹沱滄海館車航，萬里臨流倍慨慷。開府已除節度
使，轉漕仍繫度支郎。餘饒地始開鹽筴，舊隱時聞理
釣牀。管仲太公俱寂寞，悲歌野泊吊蒼茫。

阻風

飛廉如怒阻嚴程，留滯津頭薄有情。海運扶搖南更北，
河流蟠屈濁難清。一燈孤影我為我，九陌華輪卿自卿。
欲慕墻東求避世，漫目彈鋏付浮萍。

發天津

左輔如沉陸長隄限斷虹民幾魚鱉盡賦或蠅絲同
暖似吹那律飢多摘野松江南芳訊杳徒爾望征鴻

楊村

晴鴉分色到雄榜即楊村嫩絮添藍縷醇醪憶瓦盆
非同歧路泣暮就世情論白首人間世長風滿前門

丁字沽望西山雪

西山雪在望釀作九秋寒下里思同調孤舟強自寬
花飛天外落頭白鏡中看無限長安色胡為望露盤

試情

趨時亦絳幘於古似垂纓帝魏元經久游吳季子輕
嘗思猶髮事卻感溺冠情卓帽尋常物終身不自明

白河阻雪

白河沙似雪再雪不知繁歷亂迷津樹參差濕釣竿
落梅江笛怨高唱郢人寒未逐梁園客惟歌行路難

曉行雪徑

灞橋詩思欲生狂剖開乾坤破渺茫似向鹿門尋舊
隱株々衰柳盡琳琅

策蹇

街寒依杖切策蹇又何如水徑憂弛勒梯袍苦棄襦
祖生鞭竟著鄭祭句全踈莫自悲羶肉華陰曾墮屣

灤縣弔岳文肅正

季方秉大節靈氣闕鄉關鼎鼐官仍薄邱園身自閒
孤城依北斗直道截南山雖屬滄海異千秋安可攀

宿通州胡氏

錢塘來寄跡長揖問鄉人燈下情偏熱塗中事轉辛
風塵難短褐編紉易輪畧叙年來事真堪涕泗頻

皇木殿

先朝富物力連筏下江淮楚蜀來雲棟唐虞崇土階
故嘗儲將作遂爾委天涯去々母延竚奇材却易埋

英王墓

長安城南天尺五 ；碧瓦開堂斧朱門複殿異人
入間夜臺不醒重泉苦北風烈々吹黃沙新松植地
未槎牙四郊曠莽無人住羽獵隄來時夜譁當年英
王窮海北連營萬馬各五色混同春漲冰漸流瀋陽
月落弓稍黑仰天南向漢中華限山隔海飛不得西
湖桂子但清秋漢家宮闕從何識嗟哉青衣會有時
嗟哉長城不自支花門一望種首着南苑今為飲馬
池英王敢戰氣如虎胡牀解甲羅歌舞郎第斜連支
鶴旁妖鬟盡隸仙韶部急管繁絃春復春曰周曰召
漫情親後為日匿西山下高塚初連宿草新閨虛寂

一第... 九... 1...

冥狗劍鐔桓山石柳三泉涸燕昭墓上穿老狐幾度
酸風歎蕭索

北游錄紀文

賦

改宮賦

萬歲山賦

魁突賦

序

醫人剖序代作未用

榮命馳壽序代作未用

賀御史中丞秋登喜公榮任序代

張使君賑飢冊序代

宋方卷詩稿序代

贈司成章誼生序代

賀張中甫鄉薦序代

張生乙榜膺首序代

賀薛進士高第序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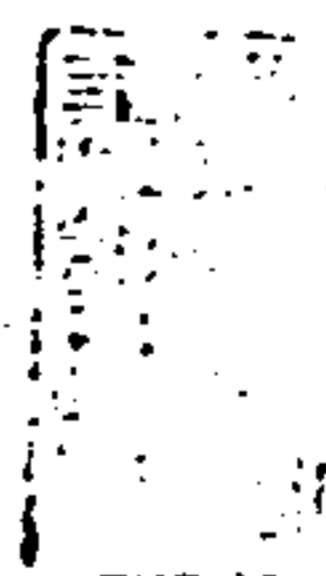
賀陳抑之新居序代

壽太常熊伯廿五序代

壽胡太公序代

壽一品夫人嘗太母七十序代

六十自壽序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地理類

記

思陵記

游西山記

育市記

大悲庵記

傳

王介人傳

黃石齋先生遺事

書

設侯公說項羽書

擬蘇武報武帝書

上大司農陳惠蒼書

上大僕曾秋聲書

寄吳默實太史書

上吳駿公太史書

上霍晉齋大理書

寄張元喆書

寄徐道力書

寄張連侯書

與浦江鄭維特書

寄李楚柔書

與廖去矜書

北游錄紀文

鹽官談述猛不著

去古昔日以遠獨場屋之文盛行于世豈子勝衣
以上或脫詞登籍即本其場屋稍易句格曰此古
文詞也士群而趨之余所見往世也而居恒不
善場屋偷布衣以老會入長安度未能謝掌記之
業間觸興寄深欲自悔如食而梗得得一嘔之為
快于是所病瞭然于人期吾堂共見之倘其可療
雖青盲何患焉故紀文

故宮賦

朔風乍慄飛沙漫、金臺馳策荆丘解鞍雲邊塞上
水咽桑乾求荆高于市筑湖駟衍之古滴狗屠不再
碣石已殘白虹流最素琴解惟徘徊起坐仰天獨歎
于途二三友人侈述長安導以游娛之樂中以鉅鹿
之觀僕未志歎略奏其端維天地壽維日月明昔者
幽陵定鼎涿鹿載平驅斥遠漠攸宅二京左紫滄海
右拔太行枕居角而襟河濟席磐石而軌建瓴下我
郡鄩重拓帝城神木自初燕石相迎皇穹肇宇鬼躍
神營模建康之隆攝法紫極之崇閭羅楚蜀之柶梓
呈浪跡之丹青白朝日社朝門建衛于樓臺之受桂

告成進為三殿奉天朝正奉天羊蓋身三殿嘉

明二極右順門改歸極門更開華英右文武殿日捐

月華乾清坤寧坤寧宮左日精在禮路寢沉、穆清

掖庭永巷時百具名弋獲古訓勅票先型端凝趨勤

昭仁弘德並乾清敬天法祖聲色恭默粘錫梓德

隅抑之脫臂音燕儀克翼承乾翊坤鍾粹兼飾乾

名居育化等闕難鳴而交鑿部羊中而不城宇度

為養尊之地慈寧慈慶仁壽等興龍為儲教之祥宮

張風示重農之旨漢苑盛太池分銀漢之光范津朕

星布微垣蒼、紅梁重棟藻標碧宮珠階琪樹僚統

琳浪果思靜御座成嚴裝秋霜零而柿獨斃夫敲散

而槐欲涼承運庫槐林並茂密可受西苑遠觀陌彼

長揚虎圍屏番夫之喙、雉場未南越之荒莽世而

師禹之倫成秦之狂文朝大察垣越未尖金莖潤

露臺息壤故明堂致詞靈囿追錫才如子雲不賦其

校獵地如修柱不駟其驕騎奉環球于無外走梯航

于萬方嘗臬南越之首于北闕組走上之調于葦街

扶掖天祿躡伏廷階背胸鑿齒靡遠不懷鼓鐘赫濯

澤及枯羨細想全盛终于山崖聽之嘆嗟置子殿寢

井桐如昨宮梧猶陰草根墜露墜際踈砧壯甘設而

不圖廣相懸之夫音祀姑之幡久作爵獻之矣莫尋
或向上皇于鸚鵡或倚帝書于上林忽、今古追恨
何深儀不司隸歌不泰離臺游康鹿苑茂疾恭月落
空沼霜侵彤帷華鯨閉響羽林罷園止華思諫垂堂
慮危煌、廊廟香不可進寒蠶社燕惆悵無知仍緒
芳沈于舊壘發餘韻于遺墉增悲加悼情何能持勉
綴其事少抒疾思屈宋過慨班張靡嗟我故宮天或
鑒之

萬歲山賦 有序

萬歲山俗稱煤山相傳漫北有山微異氣金時華致
其土于燕稍或今北豆禁藥條以周歷天樞拱護綿
互鈞陳嘗自安定門度鐘鼓樓仰眺其外自陰抱陽
索、懼、在春如秋在晝如寐泪條承破更不忍瞬
嗟乎葦臺罷舞蕪城興悲故國之成諒非一人况哀
纏松柏之下踴值鼎成之時詢未三良惜爾九五枯
涕難宣命楮中臆賦曰

醫運會之不常兮俄見折園楹方備空之霍霧兮天
夢、而未醒走神鹿于咸陽兮墜傳壘于洛城今紫
極之沉、兮仍萬歲以為名湖蓄慈之玉氣兮克效
蔓之交橫羌喬灌之餘陰兮日霍霽而欲傾祈陳辭
以囁嚅兮先投泪以吞聲曰社稷之為重兮惟 先
皇之守任非或都奉天之難退兮亦乾倭之不我輕
隨望夷之路首子耻椒蘭之劍櫻雖柱維之前陷兮
猶叱致于星寔覽興亡于千祀兮禪漢晉而來秦嬰
泪淫、以不收兮慨鴻鈞之失平克邦家之伶劫于
何昏夙之稍寧自任寧之詞杜兮始其禍于烏程又
武陵宜興之襲仲子曾不慮半氏萌真聲鼓而周子
任疥癬以不爭造潢池之流清子更踰林之蕙并恃

軍容于朝恩子出神策之禁區統有司之璽綵子歐
盜賊于鐵紙上求言之日切子下積腋之弥生累
至尊于一擲子决終古之英聲知義情之耿子駕
虹霓以上征將百身之莫贖子觸道弓之悍子仰窮
碧落下黃泉子終龍髯之易零移芥山于蒼梧子豈
湘流之能清哽胸臆之摧裂子炯精衛于東瀛日進
流而化胎子徒結恨于崇崗亂曰丘亥淵寔景命淪
春秋縹緲于焉甚于傾厦危棟誰枝拄子身殉社稷
昭三光子左跡格澤鼓鑿庶子六龍促響遽濛泥子
神農虞夏奄忽徂子何山不童夫精燼子曠彼高岡
血漣如子我：萬歲莫之與京子

懋賦有片

游燕更騰俄館人薦胎云祀寇之餒也土風觸目槍
此與慨淵明乞食菜蕪生塵寰士之哭者不得黔况
僕髮種、朽延餘息煮任烹史久慚媚寇道里遼遠
度未我諒俗云腦日寇神告成事于帝果具對越我
罪伊何西陽雜俎寇神曰張傀又名單字子郭神子
朝灼或嘉惠曲學宥其涼薄不以疎外見討目作懋
哭賦其詞曰

翳余生之帛辰子履康莊以中徑驚脩塗之懸阻子
行歲盡之凄凜聞商律之地戶子值嘉平之或幸羌
漢騰之世更子竟我躬之未恤昔昔人之媚寇子亦
鄉俗之共迷度愚氓之潔齊子媿歟生之獨失何冷
哭之沉：子嘗任司而端七探恭養以不能子稽菜
十不得具一枉子郭之長禦子鞠陳蔡之見嫉匪晉
陽之產蛙子終唐風之慙焮彼阿衡之割烹子能自
鼎于曷日况少君之黃金子云祀寇而即溢汝索賦
之藹劣子甘偏剛之雜匹鈞淮陰之消波子撫會稽
之橡東曾侏儒之飲望子徒縹緲之膠漆倘靈魚之
可聚子何駢桑之足疾嗟汝行之多違子勉嗽迷而
一出仰天危之餘避子恥雉膏之不寔歷原憲之三

向子守曾參之任質推極量于西山子抑燧人之改
 秩荷素志之或諒子雖茹荼而猶暱五侯不足為靖
 子禁寓不足為純開鍊珠之堂子檢食經之逸災晉
 臺之熊蹯子薦楚君之水煙充富首之舍情子祇一
 能而不畢鳴鐵腸而私謂子恒強嗣以抱膝乞大神
 之隆墜子毋矣之慨詰肩榆度以為娘子揚糠竅
 于土室寧殘喘之待盡子庸盜泉之敢端彼蠟薪之
 上豪子既山中而海乙今炊烟之垂絕子無燼餘之
 萬一余自問其何嗣子甯康艱臣萬鎰淫陳辭以矢
 罪子企南天而哀林曰薄譴之可原子求真宰之仰
 惠恃凡奎之僅存子庶我祝而我秣莫墮執之少爾
 子乞土塊其誰叱呼黃衣而昭告子容平歲于叢帙

野人訓序代

宣尼繫易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錄
 是言之德業非賢者不立也必期于久大而後足以
 副之否則一節一事取異流俗六曲學中村等耳曷
 足賢哉維聖達節維賢守節賢與聖相去一間耳三
 代而下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賢人未始乏也傳曰
 國將昌賢人附其樹績靡庶流澤生民者多著人耳
 目不待言矣而或有隱德遺業其身未即用已未即
 顯而道範文心迴非時勢所及德以基之行以防之
 才以拔之智以研之多曰其所就分量稍有偏全其
 為賢同也禮稱上賢以崇德又曰賢者狎而敬之畏
 而愛之方備徵其人于是先輯梓牒臚列品行斯誠
 可及可文者哉言規行矩揭標以求誰日自棄者蒙
 養之初君子以果行育德蓋所造于賢聖如此其切
 也勉之我仰法千古以為諸賢勸

榮命馳壽序代作未用

涿鹿相國上章言臣母侯氏春秋八十有七日安里
金陽月懸悅容臣暫輟直宿爵 天子嘉異謂自昔
上衮新之特瑜其清門下諸史以為祖道復推詔某
日宰臣調元協和胥當世而壽之今酌大斗受玉衡
藉重相國太平無象太夫人篤為人瑞誠格天之左
契也願有以彰之某起謝曰猗與盛哉是未易數之
見也人臣崛起側陋致位御輔大都鼎軸之日深庭
幃之日淡古名相拔身耕釣備吏間佐縣官成一統
之業宣無色養而史氏佚之猶推其所自出其顯名
于親何如也不初丞相有母則范擘明時興化李文
定常熟嚴文靖江陵張文忠並雙壽願其嗣壽或遜
之今日上而千古下而相國雙哉其選也且翻、皇
猷煦枯潤槁亭萬鞠而濡九垓士庶喁、引餉而額
曰今日起家濟書佐太平于馬上伊其人哉惟相
國以也相國簡在最早施澤於民久載馳驅載色
載笑有太夫人以儀之太和在宇宙間受芥介福于
其王母宏天子孝治之意蓋至深且廣也今觴太夫
人必問天下大計則備述治狀社稷之福也諸大夫
之力也臣獲奉熊丸晝夜之教以母敬失墜則太夫

色益聞必勉相國曰吾老人幸健也若爾其脂轄入
直以仰承天子之休命故不竭燮趨事亦一役也有
三善焉揚我帝軼則錫類之仁也迎我家慶則燕喜
之篤也子道也出而娛親入而做駕風夜匪懈相國
所以慰罔極而報靡盬者詎有量哉臣道備見之矣
諸史氏職在紀載宜特書以彰其盛某無能為役倘
他日述異典者庶權與于此矣

賀御史中丞魯秋壑榮任序代

日者天子廣言路許中外條國家大計納言秋壑魯公首應詔規畫對切章十上情深慮周上文是之次第褒答有咨警之風焉亡何晉魯公御史中丞舉朝動色相慶日上明于知人朝久恪勤合宮之訪于幽遐無遺者刻在交戟之內跬頃三九藻鏡在心而又齊被以承之章去以規之勗我中丞固天子所以鼓厲當世為言路勸也或曰上素知公當不盡于此自改象以來反首茲余率先鱗翼者公也誕敷文教芟闢草昧迄今多士思皇者公也國家起于瀚海駘駘駘駘駘駘其四方盡白東方盡青馳北方盡馬驍南方盡駢古固牧所未有公再佐其政秉心塞淵可知也尋與屬國戡寇臺白雜旅焚之有皂囊綠綈之封並旦夕堂次不敢休以仰副嘉命而今中丞及之矣進任進進上母為稱新公亦母為傳舍況中丞佐天之所左左天之所右左右之其秩雄峻外我公莫適任也于是舉朝又動色相望曰今而後嶽峙淵渟培根發元俾善類恃以無恐者繫我公也愚聞之為君必君為臣必臣寬肅宣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今天子本國而功成施偏而民阜其何事不徹敬

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觀于我公全之矣得全之昌其何任不堪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今之曰于我公卜休徵焉漢法御史大夫與丞相等重或稱行丞相事如韓安國中丞二在內則掌蘭臺祕受公卿奏事奉勅按事今御史大夫為令肥龔公為夫之望也同德鈞量借公于法勇之上自昔鮮遺更足慶矣于是諸大夫登公堂賦天保之三章公拜手曰主上之明也百尔君子有同幸焉某不敏未之敢任請大夫復更端賦緇衣公悚然曰某敢拜諸大夫之不貳也辟之草及君之臭味也敢不承命諸大夫將出賦嘉樂公逡巡避席曰某始願不及此抑諸大夫之哀言在風袒匪懈以事一人某所自勅在振鷺之章章矣諸大夫善其答備書之于簡

督都諫兩嵐王公學擢序

國家開天之始即設諫院析垣有六出入禁道補^過搭道皇：乎如有求也嘗採中外之望授其言已左之右之應勅祿上旨拜都諫館方寸之篆領垣事崇論閎議諸堦屬目且駁：隣卿貳步槐棘自耳目而心背焉無難也往吾鄉兩嵐王公由內史超次史垣感荷知遇蹇：諤、齊人生不媿阿而王公益無有孤介行一意可否不惟其衆惟其言每松林之下金執甲乙賴公不_定封事朝工而夕可止華轉圓曰介曰吁非天子明聖不及此而公遂有以成之今身都諫為戶垣夫國家大計孰逾于擇吏安民吏非其人則塗雜氏不安其生則本撥故統以部大臣而諫院隨之為強縱其闕而巨救其失非備而官已也今版圖初定戶口尚嚴徭賦待彘錢穀期會茲未中程又水旱荒符間為守令憂以枕元：之命或于公乎哉之司農任其割戶垣任其紅奉之一人而為姓斯食矣公所寄恭重其志志矣報上以為社稷計餘以光我鄉國豈俟予言之贅也余不敏從於榆間檢知公又悉其家世沁州先生號廉惠啟公行世之業其第孝廉君及諸子連翩鵲起集慶而駢輝王氏之興

未有量也而公新除道禮闈之後所拔雋若而人辛公漸柄用而羔雁致賀余謂公所就大矣雖鄉曲義母以私闕政原典制規圖計見公方摺：為國家効即善知人能得士亦一節耳其下及于二東者公之餘也余不敏何足以盡之哉

跋王紫崖出塞記

南人不跡遠藩者三十二年今紫崖氏割羣馬兔而東走味濼河之嘉魚觀海上之飛鶴虎嘯狼呼此但析相應亦東游之快事也其欽道里述聞見潔而不益茲今昔之感如人絕壘空道妍柁柳時發荒毛鵝塢間征人竊客過之不引泪如併康惟有鼻吸三斗醋耳昔邵陽令胡喻為遠蕭掌書記隨入其 當周廣順二年亡味記云自幽州西北入店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台山又三日至今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鷄鳴山明日入永定關唐故關也又四日至味化州又二日登天嶺四日冥世明曰再行過徐歡月乃至榆關至儒州又皆漢地矣論者謂嶠所歷數州計程甚多而武州即為味化儒州遠近可汗自古俱為中土不出二百里間而嶠云以遠域侈之耳歐陽氏輕採之五代史周廣順去石晉時頗近所傳聞固已如此今事書混一而東陸偏久人毋敢輕試足為請紫崖氏記知不作胡嶠之罔則時異之也竊為紫崖氏幸矣

張使君張飲冊序代

昨津門不歲有雙鴻之感轉運森岳張使君適拜節其地到俸初不焦然不寧為其目殫其力所以矜念之無遺策津門之人塗歌巷咏其声徹于長安不佞得遜聽作而歌曰河內不得汲長孫則河內橋青川不得富彥國則青川殫世青川維使相其職也河內其郵也恒情于事職則不敢不勉稍非其任或事而袖馬猶不曰秦越人之視也故長在汲長孫尤難難越幸官有餘康得綸制發賑設公儲不從長孫其如之何將河內之父老子弟索于枯魚之肆矣長孫之以河內者亦時之遭也張使君主鹽災其所部雖煮海之祇自有司牧方萬口喁喁仰翮于當路初不曰必張使君衽我哺我也而使君生時食不甘味宵不安寢念彼此離啼號者孰非吾同胞也與哉天之窮狗極矣耳目之前時其忍之一粟一糜俱使君精思區畫未嘗膜隔其民也奪之于魚腹起之于溝瘠雞鷄形鵠面世不填委于道墜其德倍于鬻桑萬也津門之人能詢之而不佞則早徵之于吾妻蓋使君日者守吾娶劍夷甫定化刀劍為牛犢化蓬蘽為弦誦飾閨宮而禮英舊娶之人思之無已時而在吾娶

則猶富彥國之青州也本秩也今拜節津門不異漢
之廷遺噓植其氏且不帶官銜事與汲長孺較烈不
進之矣鹽筴之興首筦大夫筦子天下才用齊重
乘孔劉晏李巽之徒無不資鹽筴有能推德宇下加
惠元元如使君者乎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利
社稷者得為之則使君蓋行古之道不佞據史漢之
已事述吾裝之近見以為津門俯猶園于方之內也

朱方卷詩稿序代

詩始三百篇今請三百篇遂可以稱詩乎白首窮經
帖焉單馬食生而不化或梯柴獵華詞詞世資于風
人之義無當也雅頌寢以遠今學士大夫雖稱詩禘
漢祖唐禘宋嗣元各就其質之所近琢而瑩之暇禮
者易飲擗芳者易渝于是人相襲而代相望曰彼等
之濫曰此帝之缺問其源未嘗以三百篇入也古今
異時今房中之歌秋風之詞源于雅頌採葛白石庚
序管篪源于風琴杜巨擘一代供奉長于寄興工部
長於比事其託賦一也詰其指味要不能外三百篇
而馳之吾方卷故善毛鄭之業制義流布人之膾炙
不靈心獨闢更工吟咏其行寫性情閎鑄萬象俱本
典觀羣怨之意或離境以標素或錯采以自適或率
白而任深或從思而極交出之途無窮按其嫡系則
章而習之之三百篇也憶吳人比屋稱詩甲祈鼓而
乙壇坫非泮瑯歷下之糟粕即公安竟陵之腥腐也
邇者未賦會鄒無訊如吾方卷實其餘勇必奪裝孤
以登矣古者太史觀風採詩第媿非其人異時者清
廟明堂之什並隆千古疇其任之必吾方卷以也

贈司成章瑞生序代

長安浩穰其人雜寰宇而萃之百業並驚機巧奸利
 者不可窮詰改漢時至探赤白凡榷鼓時廷晉王丞
 相云無此不成京城蓋示宏華穀而吏于其上微施
 隱伏相習為理不上難乎國家特遣秀史彈壓之秀
 史威望尊重不能毛舉瑣末又以司城分地而任纖
 介之事得以調決其重且鉅者輒白之秀史故不與
 他散秩等日者會稽章瑞生任北城於官為亞而統
 轄坊曲簿領繁雜視其長不甚懸也且今之任北城
 異于往代往代署郡城之內今外之雖曰外之而都
 城之內為舊屬猶遙領焉以肯戚勳庸之下固俱奉
 法循理萬一奴容傭保飲食細故詭譎凌忤如漢霍
 氏踰門諱之不可詰之不能所謂河南不可向在漢
 皇子猶知之而為司城計殊未易塞其有也瑞生筮
 伴霸州又領工部將作五斗折腰並在華穀則于都
 人情偽九市別得洞如觀火吾知其不下堂而治矣
 雖世古人有言君門遠于萬里今幸地之近儼在咫
 尺果免稱厥任里無伏奸案無滯牘且也陰無私僻
 立可奏最超次稍或失當即秀史不能蒙之况于上
 乎朝瑞生益自勉周行非坦孟門非險謹于自持而

已也諸鄉戚雅善瑞生屬予一言予方有厚望故述
 其大旨如此期毋與俗同也

賀張中甫鄉薦序 代

近制廣科目之登凡在牙下自國俗蒙古以及遠左之士並致京兆如荀元左右榜今秋右榜遠左張子中甫預焉知戚交并謂中甫穎異沉修宜其遇也茲以告不佞則目擊盛事竊謂廟門翮俊國家于賢書有非以格待者不佞既列掌故嘗瀏覽往牒試得而詳言之士人應舉唐宋雖有試合格南宮稍忤則棄之如遺即甲榜才十數人可指而數也其後漸以拓終不能如今額選金亦然前元自太宗始占中原用耶律楚材以科舉選士至世祖定天下王鶚獻議許衡立法事未果行及仁宗皇慶二年始定科舉然終元之世百餘載惟皇慶四年延祐二年五年順帝至元二年十四年十六年六年科而已每一舉不及百人如江浙行省統三十路數千里之地解額僅蒙古五人色目十人南士二十八人士無可進之路多從首據史又鄉貢多名漢其名蒙古其詳蓋往代之艱遇如此今息戈養弓以來即行賓興禮歌鹿鳴而進之凡五矣唐宋樞其額前元味其目惟今日也于多士遠之獲雋者六十八于古無有也中甫少年乘時奮庸非遠達之極際乎哉聞中甫先人守濟南

伯氏寧祁門祁門之子士偉亦乙榜門祚顯赫且繼是而上之射策取上第致身青雲之上豈有量哉雖然科目見長猶易耳士所當為者不止是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僅預鄉有其子祀進士第一人以不辨金根世無能舉其名則科目未能盡重人待人而重也文運方隆願中甫自期待毋與侏同以副國家得人之感故不佞備述掌故揚厲休烈將來知戚更增學而致之矣

張生乙榜膺有序代

今甲秋闈乙榜膺貢太學于走墜左張 應其格
 或曰惜也入之毅中限之額外或曰此金僕姑也一
 發飲石沒羽不欲以魯編薄之蓋附毛達通之技也
 魏舒所以見奇耳練二說相提而論並偶見也夫人
 之際會何常之有一雲一龍一地故遇則依日月而
 拔霄漢否則乘下澤之車射獵南山足矣未為不道
 也張子在通塞之間而年始踰冠方窮任績學既
 登：脫去凡近擬型先結政其時也南膺之甲之乙
 甲非遂軒乙非遂輕軒輕在俗吾心不受焉朝叩夕
 吟誰禁我者且令甲待乙榜良不薄俾拜太學需次
 錄用吏應舉如初漢制最重太學羣天下鋒穎之士
 列梅白錦水之內交滿互礪公卿大夫莫不折節致
 禮焉豪傑僻遠膏翹首企足歎未得受業其地如李
 邕符融輩幸一至為快今張子蒙主司賞識進之成
 均詎可謂非過乎哉張子既需次其阿大中郎歌鹿
 鳴之之首章彬之一門咸藉安玄鬚十載則賓客交
 賀有以也異日者策名旆爽橋門錦水直驚矢耳豈
 足以九似我勉旃張子寔拭目望之矣

賀薛 進士高第序代

大河以北山川延袤其氣磅礴恢博不剗不涵流為
 人文朗：揭日月廓榛莽蔚世德宗如唐韓退之氏
 元許平仲氏隻于程代學士大夫慕說之謂詞理
 自鄒魯滋不數也退之進士解褐子起亦舉進士
 第一平仲官祭酒間有元絕學子即款亦祭酒或德
 必世似之續之今又見于河陽薛竹鳩先生先生近
 琢隆古精說奧篇洋：灑：冠代之才也適會興運
 師表成均自先生始遠接平仲跡退之四門博士時
 秩之矣既蒸爰多士而于家學甚督厲六籍為苗金
 百氏為閭闔登其門絃誦之聲琅琅金石今家君
 上而宮對策高第間者快之曰薛先生之德世矣其
 代興宜也夫良弓而子箕良治而子裘沿其故而善
 成之天下讓習焉或執本以齊末漸非其初矣李文
 鏡相業蜀當世不屑甲第竟任子起家引子治之說
 也薛先生咀仁枕教履禮銘樂方罔錫一代起退之
 平仲而合其微何論子治哉然家學漸清速尚而神
 應試：奕：其門如馬其理鳴珂天雖有以重厚之
 不先生所自植亦豈有涯量哉大行王屋皖地數千
 里榮以大河鐘以清濟極中州奧區退之平仲先後

四百年間值今其時也于先生三之名位懸合所以
紹今明德而推其緒于無窮矣且重為 望直今日
高地才哉諸白故于先生篤世誼布羔雁稱賀以余
曰藉嘗道中州稔知先生為原本山川模引古昔有
繇來矣

賀陳抑之新居序

越人陳抑之僑津門有年矣治鹽筴起家夫越人善
實其天性也計然少伯且以強言佐偏霸于一家事
何有津門舟車輻輳尤今日之閩也其人多者海泰
晉諸豪超則如鶩屋于兩者毋敢以錐刀競而陳氏
挾其奇贏旋宿旋售時他轉販請縣道者較使也于
是積其羨文起第宅自門而屬之廡自廡自而屬之
音自堂而屬之寢並易其規制增堅加壯塗斷甃墁
之工子易月日舉者陳氏次第應之抑何裕也越人
雖善膏類縮口節腹諱土木而謝藻績余間游越中
舊聞鼎、受之上世一椽一桷毋或妄溢焉者宋元
以來一二考槃尚可指而數也何言締造哉非締造
之艱也多重視其索稍足以蔽風雨支堂梅華門圭
窳亦任之矣其走四方康甯三之會賈五之^智盡能
索恒以其居為蓬藁不之侈也頃者遼萃運通都大
邑號為神皋澳區門列戟而里鳴珂高臺曲榭便房
廣除徑、春燕不及梁秋豈不及砌于是諸富人堊
朱提之出孔相務為樓滿輒曰環堵可安美哉輪美
我矣嘻其甚矣以彼株守米之茲非也然用財如流
水與其消、不如澹、丈夫亦為所欲為耳安在客

膝之任而國稱之為骨子一勞永逸一創永守陳氏
卜宅豈無意哉豈無意哉以陳氏土斷利津門而耗
去其越直甌脫耳詔有之雖有餘麻母棄管削吾且
以新店為晉大夫之祝

壽太常熊伯廿五序代

壬辰朔江之右謁太常進賢熊水鑑先生傲佩諄切
且返棹適先生始艾為留一昔時旅裝如洗或問所
以壽先生者對曰龍沙之職于江右最著焉仙籍
雖千百年代應其期自非卓犖瑰璋者不與焉以今
聽之必先生傳也敢以玄廬壽先生听然而笑曰果
尔凡江之右俱可祝也寧獨不任于是某更誥以進
曰仙靈拘悅其事不經獨不聞蓮社之請賢鹿洞之
二大儒字其人名德也其書理闡也千秋萬歲誰能
越此先生方俗德闡議敢以壽舊壽先生曰子休矣
吾宋察古令人豈相及哉某循牆久之乃前曰熊
氏之德世矣神明之胃寔冠而服遠明三百年業
若以埒于楊表王謝而大司馬之勳望不異斯父先
生繼之旂常在前藝苑在後敢以鼎闢壽先生起謝
曰不腆弓裘諸大夫之力也先司馬之教也予不敢
僅太守府方懼稍越以為子史氏辱未敢聞命某再
拜聽言曰蕞尔烏傷遂先生擇禍福焉春風人春
雨人仲既術載果無似獲進而教之門桃李而野
甘棠今日秋毫皆先生賜也敢以適愛壽先生適
巡避席曰日者為多故非此壇則莞蒲愧未堪海壑

而肉之子史氏之言溢矣寧規無誣某蓋主臣主一
厄曰先生母多讓名位可以自致感德大業不聞生
組也先生南水部而侍養甫不常而不社寢尋驚馳
駭燧之間九天九地寢食自如更以遁型餘藻漱干
古而淑表襮尚是性阜比六籍壇坫駉惟俾操觚之
士息斤輟翰毋或岐其趨于冥山者先生之近轍不
其猶龍乎先生曰子所望不淺勉旃不佞敬舉子史
氏之觴于楚交筭無算某退而序之始解維以東

壽胡太公序代

曰者壽官修憲考之典下郡國賓禮者舊蓋三代之
教也摩厲當世于茲讓德莫先焉竊計守若今度奉
尺一母故後第茲山澤之耀以當于康衢擊壤庶其
人兆萬一 天子眩辟雍引五更三老環橋門拭目
者無萬數壽為任之竊屈指豫計則吾山陰胡太公
母茲諭之者何也闕冉道其年松喬道其秩莊列道
其嗣天之徵於人者百不五也華之祝備矣不曰奇
其之壽尤備之矣一日壽非青壽之相為避也古之
人亦曰造物閱此久矣能析不能合析之即景慶之
值也合之即慈角之全也駢發而耦轅世不恆有我
太公不啻佐赫事乎百里之邑代館其綬子之斯名
羯鞞未均更創殘彫瘵之餘煦覆而慈息之登其民
于春臺之上尋晉司城輦敷浩穰至不可窮詰亦也
而秋盡也而春樽鼓銷于社席戶微都下竟掛冠去
之時伯子方席木天載筆禁近應名世之運經術養
望煌、執馨聞于天簡在倚毗旦晚間漢謀密勿以
展我太公未克之虛胥天下待命焉獨一邑一城之
為僅、也然而太公抽其緒猶江河之源也導之無
朕注之無竟演漾淪游浩、澤、走千萬里而莫之

止淵哉太公其威德蓋若斯之深且廣也故自太史
 下二志統其麟而此僉而羽浙河以東餘慶孰如太
 公避逐聞之意太公必杖玉鳴笏紫芝蓋髮非故而
 太公春秋財四十有七不啻于壯得全、昌天所私
 於太公者豈其微哉懸孤之日在閏夏太公方游淮
 上早適而至諸大夫投簡于某國私幸索德如太公
 雖在辭尊勝于二千石之官雖在成年勝于數百載
 之算矧猶此而往日衍日裕滿車安輪徵詣朝廷修
 國左故事至尊降割乞言垂憲以式都人翳太公是
 望則今之日直如嗚失之矣故樂書之以同當代之
 威

壽一品夫人曾太母七十序代

以余觀于曾太母豈不為瑰璋特立房邀于天者哉
 何言瑰璋特立也先都督以良家子出入行間樹功
 塞垣備位樞密表玉封廕至亨者矣其佩紫仗劍不
 向家人生處一切內柄委重太母都督曰孫吳尉繚
 之書可治戎報國太母曰司馬穰苴之法蓋可御威
 獲督耕農于晨興寢門闈侍時外舍某專餐若何
 某專間若何某專役若何曰幾租肆矣慶聘問我道
 下至斷養卒牛馬走皆有程又賓客雜至上者不使
 彈缺下者不使到馬羈終夕而畢都督公餘祇向酒
 捨挾白波耳都督雖不家于官其值日以進則太母
 以也諸子習都督之遺風家君為太母之自出今謝
 環衛益治經術而任俠自喜漁陽大豪三河少年仰
 慕之如市太母不以姻處為解勉家君曰孝心名聞
 閩中鄭莊千里置郵此其慎哉此皆年、可紀所謂
 瑰璋獨立者非耶今春王正月太母年七十矣諸子
 稱觴重茵累豆奉太母堂上孫次之婿又次之宗姪
 以進列羅拜之餘地至于祀下或欣悅或進履布幣
 充階太母至不勝答頌之不已一時觀者侈之從子
 孝慮君表以告余輒然曰太母之邀于天厚矣非人

之所及也才可以致卿相而不能贏一日之其力可
以富晉楚而不敵必百年之榮如彼術霍卓鄭山澤
之權或得策杖而傲之矧太母身受翟時春秋奉中
宮朝賀儀倍恒等而酌此春酒以介眉壽指日前者
髦而屈數之如太母者幾也天中非人之所及矣夫
徵事則塊璋特立太母自為壽也徵券回天而祝之
余雖不文敢不從孝廉君之說勉其他辭矣

六十自壽序

癸巳十月癸亥朔癸酉抵長安明日為攬揆之辰周
一甲子矣居恒獨嘒嘒、慕古遇事好微引往昔今
人起家百金以上于初度容庸至而勝之迷于義何
居也崧高之詩臣子于其君有殷望焉非流如繞電
之日也漢祖初置酒長樂宮羣臣以次上壽又武安
侯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凡酌者之辭俱云壽通主客
言之而陽齊年者未知其所始必古人不專重意秦
漢間人臣朝賀其後王公卿士浸以成俗蓋習見朝
典而也噫累俎崇壽彈絲竹極一日之權而後可
中下之家終歲菽藿至期益市牛酒夜洒掃張具至
旦令門下候客至日中未敢嘗食豪長者操席窈窕
笑之末俗流倣從也然矣然官者亦未盡生而致之
也方其潛蒿萊之下同貧等賤衛將軍求免于笞罵
朱買臣寢及于滸壑雖生之日也壽為壽乎故壽而
富貴幸也非情也記甲申正月既望御史大夫陽城
張觀山先生初度徧齊梁吳晉之士余首座劇飲先
生顧諸客曰冠進賢不耒者趾高氣揚僕視其中無
所有也雖一窮褐胸中有書若干卷深相禮重憶先
生性矣而余益衰莫童習之書尚不能舉其句猶能

人首循引伏道左誠天之遺民也即粵、蒸古能以
隻語仰付于先型乎無有也耕夫之粟吾得而禁之
工女之帛吾得而敝之忽、六旬無尺寸自樹旦夕
間委之道路猶下為蟻蟻何言壽哉何言壽哉曰
有等不識之如此

思陵記

西蜀吳 國受錄云先帝后葬于肯妃田氏園心宿
疑之凡自燕來輒問狀已丑庚邑人計元忠公喻云
昌平諸生某葬之李舒章能言其名氏癸巳秋臨清
會吳經臨日方亂時昌平人趙一桂署州幕去送于
給事幕中預方中之役今送子滯永平未返也甲午
春武康軍人龍曰秋塚我道予不可向矣蓋得之寺
人云曰秋謁者告吳駿公先生曰否、吾師豫章
李太虛貳祀郡憲任政卜其說人、殊尋章而還決
獨往八月朔昧真走宣武門二里待啟又十二里德
勝門山色深面忘其竭愛六里土城灣土城古前丘
也十二里清河三十里沙河俱石梁如虹列肆殿也
沙河行宮佳謁陵一昔萬曆中城之曰翠華千雉翼
翼恐長楊五柞甘泉翠微雖游蹕未盡城也以足凱
策塞甚安之二十里宿昌平南門會縣丙膏酒一升
中夜星射知不自吾履蚤啖鉢飽出西門羣山奔向
推銀泉山之甚向謂坳龍處也旋折十二里平疇曠
狂漸入小紅門其門圯左山峭崿猶麓披榛丹甍在
望早其刺直越而過之俄向塗之人曰思陵也若銀
泉山倚此尚三里回視殿額金書思陵于是返步灌

莽及于膝故司礼太監王承恩投環死順治乙酉四月陪葬思陵之坤隅勒其旌勅于石相距三十尋圍垣如長印形門平城左扁其戶先是于山下值走閭拱向余何往曰銀泉山曰銀泉山頗甚客何耽焉處而去塗之人曰此思陵守璫許公也至是徘徊後門外指交臂失之第泣拜再四其於垣得六十武仍泣拜而下道旁懸一卷適前閩許公在余嘆曰積恨十載重憂百里而心尺不即叩孤生豈有幸哉許氏曰吾先朝老奴旦夕奉詞而牧園之不戒遂食息于西園西園者所殞世廟諸妃也距思陵里許客能遠至吾豈敢愛其門牡命隸者持自西園于余仍抱而前啟右鑄為饗殿三楹奉先帝木主內殿加峻其碑依字端皇帝陵首象大明金書殿額思陵亦金書進為思陵兩至泣拜憶南宋世祖有人殷氏卒長史江智淵謚曰依上以不盡嘉祥後卒而山東馬至殷氏墓以鞭指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宥有依字今一杯之土鞠為茂草酸棗數本高不四五尺求一號鳥之樹不可得以此言依曰楚曰晉誰其受之曰伏門下向所葬許氏曰故貴妃田氏園也再閱歲昊天不弔大盜委先帝后梓宮于昌平昌平之仲禍分力

哀事明年始有新命加寔寧祠春秋吾獲洒掃于茲非政卜也祀曰六頃闈人二陵戶八清明霜降日萬羊豕致昨巡守已丑裁田僅一頃以歲之不給三具牲豈不敬也今祀諸陵于大紅門具羊豕本陵如庶人禮朔望時才臘燕凡香正旦七月望冬至各蔬茹私薦非田出租也老奴力瘁昨朔日二十錢市燭獻茗甌三告曰官家節在中秋矣聽之泫泫不自禁又雜以他語自陵之山如覆敦者何也曰俗云金碧似無據客從東南來石坊栽自紅門達于長陵二十里有河前繞分左右而南諸陵諸河北皇子妃主園並河之南長陵天造龍蓋寓內宮獨無意諸陵乎余謝不敏別去還逆旅主人曰脫奇妃未即土壟及于難千秋萬歲後蝼蟻何慕焉余聞其言益痛嗟乎先帝不諱歎有適從雖錮而山石為擗銅陳夏索漆其間于大行無裨萬一號山之穴字窟如下尺泄于暴楚至牧監燬其骨秦人不之哀也今慈雲荒隴向行人進悼幽宮之側泪無乾土隋空沈陸羣情銜切豈徒然哉故返覆特說而按之曰道葬初墮狐擾犬狂逞向榆山其委而去之勢也乘輿道路三尺之嬰痛心疾首伸禍同義情也海及鼎羊推沾霜露

又時也十年之款訟于一旦事不身涉曷足信乎或
曰 先帝異時詔稱思宗烈皇帝而余所據以北上
志目也

游郝山記

郝山蓋滕之南鄙也古滕最偏小幅有不及五十里今
山距邑三舍而遙別號于今茅而贏于編戶矣山嘗
爲沛見金文定二十年石刻安知春秋時山不更有
屬也吾郡說等爲臨沂著姓滕近沂故山以郝名山
周三里高二十餘尋距運河里許最便涉而例以卑
淺置之余出燕以來習河伯而踈巨靈見一培塿嘗
色動于是攬衣以登財數百武耳巔平廣可數十畝
志見出土二寸文以吾鄉物意其先廢寺也而望微
山湖隔運河一陸山據湖中如伏虬如隱虹吞若郝
山者八九遠波滌汗膏沐望泓與天無際郝山藉之
增其勝不啻軒轅而輕此也山南弥陀寺俗傳即亦
箇寺爲宋相呂文穆乞食處有人共指爲寺蹟而寔
非也文穆微時于洛陽之龍門刹涉院土室中與溫
仲舒讀書令僕破窻存此揚州亦箇寺爲唐相王猛
隱處齊東耳食圖于文穆雖郝山藉重寔遠其祖矣
寺金元石刻二俱重修弥陀院記金承安三年立其
上都省公牒則滕陽軍申請付院僧者門殿堂厨若
于佛像尺寸若干一備列元碑則滕州所記銜先
寺僧右吏右吏曰早右判官某右知州某右校尉蓋

夷文左行非早先于尊也金元遺制不意于村院微
之且記曰東有鄒子之城西有漢祖之鄉蓋微山以
南豐沛徐邳諸山相屬赤帝子之所興也龍文五米
寓目隱映其鄒嘗臨沂諸山蜿蜒于左鄒子之城余
先世所以受氏也余不敢僅志守府不可以不書

周易輯要序

古易象傳爻象各自為次宋朱子作本義始比附而
合之學者宗焉而漢以來諸家訓故並廢然刻本垂
程傳行之成化間奉化教諭成矩專刻本義而程傳
又廢今朱氏無不家戶喻之也其說無可議而童習
白外始焉筮蹄繼焉精拍或標_刻剝支離以見其長夫
義文之旨雖與古周孔之爻雖駁切而其道易簡炳
如日星今余易而艱求之舍簡而繁引之譬康莊在
前更穿穴闕徑非如砥如天之周道也烏傷朱義傳
手錄本義微有增損期為制舉之嚆矢適與易簡之
道合不墮入雲霧中也意宣尼以假年之力韋編三
絕而後人庸昧之尋行數墨甚者肢之烏闕勉旃義
傳可以誌易矣朱子筮易而得遊余方以自記豈足
為義傳道哉

游西山記

予結髮慕燕之西山也幸身當其地非冬苦寒今春苦水及秋而往母失也八月意獨往友人朱義儒請與俱壯之余寒而徒出西便門北即夕月煙松栢多痺却原而冰飛塵不揚禮神街背西直門而西非精廬則佳城也有靖遠伯王公墓其忠毅公後人守至八里莊為劇聚慈壽寺故塔谷大田地為廢丙子孝定皇后以祝釐建寺立浮屠成宣成帝制闕傑旁摩訶法藏二卷尤沈匿歷二里高家莊宜北竟以西道行凡十餘里見禱寺黃瓦丹楹似一二尼心異之已知為黃村之保明寺也俗曰皇姑寺又西若干里土瘠而萊山色初在較轉行轉渺望山通我而移耶哺後風逆其南橫一山不相附且盡其程向塗之人不一值將畏塗遂戒俄自天仙廟北久之沿其麓曠間蕭瑟徒見幢斜徑習禮揚顯名墓壯甚又失道入慈仁菴僧引徑歷佛光祠白松二懼夕亞間碧雲寺久之松徑板橋澗声出殿下從寺門而左修廡若干楹鐫砌三寸引泉如綫下注于澗者也砌又列栢相屬寔繁如懸蔡宿藏經閣之左廂結朝登閣翼以翠微朝真加鮮其良隅為園石辟四圍卓錫泉出辟澗

濟湯垂怒故監軍御史吳阿衡之書龍漱似溢北堂多細竹亭其兩神祖書楮水天一色蒼松古栢今遺去階石刊夾杆二左鐫草書不能詳右鐫詩莫怪進散嘆語頻尋思離亂可傷神兩來指屈從的教洋到清平有英人黃鶴樓前吹笛時白菊紅菊滿江酒表情欲訴無人會只有清風明月知 先生詩正德丁卯孟秋刻 又而銀杏樹園三人甲于西山偏崇垣不克展園地雖數十弓洞天沉：冬月歲花別為石室園石陟山之麓故司禮于經差任侍 武宗信寵治寔安立寺窮極土木欲邀禪不果墓詞六經曰旌勞司禮宮 劉吉祥律道其詞曰表忠曰獎勞曰志勤並次旌芳之西其東清直祠別孫 並初建又左祠而未刻樹碑二無字心疑之稍進石門故罪闕稅忠賢塚先焉向之則名下萬九思嘗掠于建州甲申從入長安瘞魏氏衣冠也并刊虛詞曰曠李林甫所植于身後逆賢招魂于穢餘雖非定論在彼奸後亦難料也各塚十九俱回徑門似清壘若款氏雖銜終過之矣還禮大雄殿出池上馮石梁朱魚游泳萬曆壬午戊子 神祖再幸張帷飯于石梁時寺僧俱匿鳳凰山神祖入祖師殿極哀像面授寺僧對曰此西域

國王太子出世來始祖達摩也始色解遺麟座焉
今廢已游壽安寺東距五里間道度絕壑石細碎為
石為鐵碑、磔、經弘化寺故志安伯張表靖碑墓
並毀抵壽安寺若天廟時以浮屠勢固雄而哀相現
矣飢僧三人踏落葉守敗椽婆羅二在殿前右圓
三人有奇左殺其一垂蔭半故又卧佛殿丈六全身
右臂支頤卧神祖以錦衾覆之像自有唐與婆羅
同植明僧濟舟重立萬曆丙戌上碑之按王漢阪九
集云盤屋懸西山普像寺殿前石塔、中空塑二病
佛侧卧且死諸羅漢按摩哭泣翻博備極情態原德
遜戲曰佛六此無常耶夫示疾固不得正法而庚元
規所謂疲于津梁更可會也還飯少頃趨香山刺碧
雲西而三里也隧道踵接惠安伯張氏司禮王之心
氏並著王氏尤偉白松葱蒨歷香山之永安寺流泉
瀦于方池渠其上游鯨魚出亞于碧雲嵐樹叢幽窅
階挽縹而上折登藏經閣備高北二刻稍左未有軒
其間俱東向而軒當其切平虛蕩闊重啤板拱前曠
如也嘉靖丙申三月駕幸一萬曆駕幸再曰未青軒
曰清雅俱神祖畫徑尺又曰望都亭曰霽秀略次之
並揭于楹楹帖全後朱侍郎之著慈悲依雲根間也

窄愛看山色故插依又浴鍊 題聖祖昔年捐獨罕
神孫特幸寓來青 金章宗祭星臺址昔前山出過無
量殿善慈司禮張誠又司禮李思俱萬曆間巨塔北
邱整潔張氏白松十並斗大入弘光寺維福小千佛
閣址八枝不圓其制環像不逾尺永樂中朝鮮國王
李响進國人却同歷太監提督雁門等閣四使朝鮮
卒成化初所建寺閣從國制云下階緣蹬道螺旋十
折唯屬于肩射屬于巔層陰次蔽赫曦不出寺門
又永安寺之石梁也日薄泉榭始還夜夢後間香山
鐘声起步月下山空犬吠庭奇被露清滴作微響似
蘇子瞻呼張懷民游承天寺竹柏竹竹竹竹竹竹不
寐何羨秉燭裁已做榻展別寺僧而東就北道以而
迴遠也明依故悼恭表冲莊敬憲依故太子七衛
許折中廚至景親威前均靖卻簡依悼故王十七陽
主二十六仁廟妃三宣廟妃一英廟妃 憲廟妃十
二並葬金山表于北道丹碧倚比椿翳瑱塞游魂天
絕塊然無知何足多恨第託體 室禮次至尊一旦
飄埃驚塵妙哭幽寢甲帳零落玉盤人間能無痛乎
景皇帝陵直金山口距碧雲十里松楸在望徑金山
之脊東里許大功德寺久廢門以内僅古松數十章

道殿但未述仲前越彩漆大子斗繪四金剛像宣德
初僧雲峰所製不脛而走徧和朱白射施雲集政寺
成最鉅虎 廿四以金剛塑像擗惡毀之外仲來食
金剛素芥一陸一替時為測之金山連玉泉山出為
西湖支流筆直二十里經高梁橋入都城寺之南支
流所榮也水清可鑑菰蒲疎淺度板橋沿陸稻田如
吾鄉秋色行久之水涸而土嬴旱農多菽稷歷洪慈
宮萬壽延慶二寺俱雄駉馬萬石白石莊前為白石
閭眩流數柳差存風概尋入阜成門 元平則門自室
武門元明承門出薄暮昧即中以北道眇而較捷矣
向者渴西山荏苒不自決及宵余餘勇朝發而夕至
昨適而今還語有之孟育之猶豫不如匹夫之竭愛
也

談遠曰余于碧雲信宿矣其山聚竇右鳳凰以形似
之壽安寺山六曰壽安凡山皆髡稍藪者香山澗而
未肯徃時多虎射天啟中得豹今安于髡獵師亦何
利之有崇禎己巳東人深入山中道氏百餘立白旂
二于山上數弩引滿推敵之是埃夷人遽退枕險守
要亦其一徵矣忠安伯張慶隆死最烈宗人 畢流滿
洲無存者前歲故肯妃表氏 妃 內閣英西山各

贈五十縷向山僧曰否！一函香膏安所得青塚哉
且徧行中冓塚間廣陸崇塙十倍 思陵生為萬英
雄沒不遠萬里以彼準此泪如餅糜矣玉泉山故金
章宗行宮及芙蓉殿我明 宣宗有亭擬移武不夫
之渺焉白雲中烟散霞迷至于 景帝陵在昔痛之
何論今日哉何論今日哉陵北二里天下大師之墓
仁和郎瑛曰建文君墓也大師有知己無子園重耳
之嫌而曠朝宗園松柏那非嘉京再宿所為解矣

市記

義烏沈立綱萬曆中以材官選張領鎮西路官家
寨者十年令七秩矣為言異時忠順王黃台志之有
市也曹家寨有夷二十三家而轄于黃酋黃酋每有
抵寨下七帳結望其鳩掠先至人以抵關上馬
下馬報我檢夷官凡三致檄馬亡何宴檢夷公館則
奉將儼世時之恭將駐曹家寨城距寨十里列校及
檢夷官並寨尺咫耳曹市期交卒列旂軍容甚都
黃酋自雄長不遽入遣妻女子婦入館引騎相屬婢
百餘至門及庭及階及簷我軍夾隊聲若雷四其及
簷也胡嬭三人猶矜誇論舌人曰我儕于將軍猶兒
女獨不能起迎乎時恭將坐堂皇不下令人前跪致
不許胡嬭徐步將及之恭將起立仍坐胡嬭又徐步
及坐側手圍其腰恭將亦手其肩且嬭為不為製亦
胡嬭胡赤色其姿艷踰等黃酋嬭曰滿旦比辟音支
其女字他不能支語備不泣也一子嬭各冠同姑頂
簇大球成佛字雙鳳夾之衣錦絡束以翠帶餘嬭冠
俱黃白金佛最下以銅于時恭將中序守備左之黃
酋嬭右之其媳女以次下序並南向觀流蘇蓋二
十有四歲半之進羹餽白棗三馬每進奏笳角恭將

命去人曰朝廷恩待勸娘子倍飲吾人聽致胡嬭前
已謝曰榮厚視兒女輩過當飲之矣世終席日注不
飲吸所愛執賜從婢母越次笳角三奏恭將起去胡
嬭始出而黃酋之宴携致之不飲內也倘不飲吸魚
人餘部賜酒豕備故事而已幹吏恣為奸利酒一此
水三倍之飲一體雖重三十斤水滲其十胡乘得酒
不可嚙刺水淫、濕俎上嘗為之噉指噉指者志
極也各部或盜劫則羊其賞至指謝指刀設誓大帥
坐檢夷臺、即塞垣之上夷部陣百步外交刃互磨
舌人骨積錢罪夷犬率悅出刃下謂渝此盟為神所
誣雖犬不食其餘也又受九、之罰其罪巨則斃牛
羊馬驟布全布有紫綠青紅各八十有一種別各九
之仍許有市所有馬多羸瘠而我布上疏此不堪御
以幹吏乾沒非制間意也蓋有市之概如此余因而
思之黃酋嘗妻其父妾所云三娘子部事皆聽之今
所云主嬭豈即其人耶其冠同姑戴佛則同俺答迎
西僧浸以成俗也黃酋素善用兵控弦數萬築鷲飛
揚莫可掎取自隆慶末以忠順之才印糜俺答于鞞
箠之下浸尋日久黃酋之鳩音六從革矣其捺維塞
胡嬭主之冒胡雖強終以闕以解白登之圍黃酋遠

在冒頓下見惡胡胡固其所也第塞上藉有市以安其枕謂世之可亡也一朝不戒并雜媒而失之豈非狃治而忘其備哉噫塞上積玩久矣如彼瓦剌兀哨四十年坐令鉄騎精甲朽鈍若飽壯者老雖者媿而日以衰則浮屠氏亦其驕貽其弱尤表餌所不及料也自曼自斷竟其始末亦遺事得失之林矣故感沈氏說而記之

大悲庵記

西木城之左灌荒跡望頃者僧卜數楹于睥睨之下習梵明燕旃檀像設主及全瓦礫未盡除磬魚鐘鯨之聲未遠微木人之身自里冠起而語之曰此向者望司徒之銳士發孤在馬雖一朝不成于大楚蒙有烏未可乘也若闕剪我故壘謂不復以一矢加道即僧聞之起謝曰佛氏以身世為旅泊嘉桑不三宿刻修我牙立我于款間命矣敢避君三舍于迷得近地 徙菴而西土木既覺增堅而加元金容嚴潔風旛旒旒木之人咸耳而目之曰亦一庵也大悲不易其名而地易矣易其地而名仍大悲何也佛氏有時節因緣時之未至雖達摩東渡不能感有滿之梁武迨值其時雖石勒之暴姚泓之僭而能事佛國澄鳩摩羅什噫五惡濁世自隆自替自智自愚而佛氏悲閻則一也王金城東有老母慈見佛俄間見亦見閉目上見了不能遊菴即西徙佛氏悲閻在西猶在東也驪場之事一彼一此何常之存而佛之悲閻為常波做不免慈遊來不眩其慈波做亦同泰永寧不增其德昔人之胸襟越安穩彼亦無善最得之矣漢永明初竺法騰西來寓洛陽白馬寺此中國招提之

始今又化為木秦蓬鞋之區矣石火電光何足論我
卷而觀之而從目前得教于佛事亦時小者耳不特
會當日僻壘峭壁之淡嶙青碧血靜夜哀雁悲
閱之甚能曰易地豈忍一日少忘之哉竟親 等語
為蘇卷見之矣故記其始末如此

王介人傳

揭里南三十里曰梅溪里以布衣稱詩則吾友王介
也今夏道卒 子道時嘗屬予傳卒、無以應今無
祿介人即世豈有食言誤仲子乎而傳成時為聽之
念介人不吾誤即地下猶待目焉介人名相父業染
少不治帖括塾師蘭陰唐生能詩吟其緒論尋廢學
日坐肆門紹父業則手書不輟淫思刻至粗研如砥
喻慶之汁濡楮特莊謹人以錢帛問忽、漫應稍折
聞一市人皆笑以為狂又同里之闈橫謂王生他達
有微詞殊不長者遠之松而介人性疎豁其詩數、
少可于陰陽牌圖非其素也田租三十鍾足支伏
臘益治詩數百首驟得之儼若一敵國尋見于李氏
所被褐極論雖銅盤會食猶然欲飲鉅鹿下自後數
過從詩日進魚工詞曲高自標目雖視諸名家下士
聞之渺若河漢仍謂王生狂而終不貶口奮膺決臆
聽者矜駭出者矜憇然介人才特俊字祖自烹娑媚
橫生朝霞夕煙霏、筆墨間琢以天斧潤以清渭其
詩若詞洵足傳矣又傳奇雜劇數種雄荒極矣王敬
夫盧次樞不在未之或先也既詩若神弁絡繹相引
重徒謬為恭敬不能充君索嘗浮江淮弭節彭城之

上觀楚漢戰場僅納版而去又渡錢塘上高六司理
 陳以子大善之序其詞推冠當代今見平露堂集中
 會鼎革士人相尋以兵或稱梅溪可居也一軍盡甲
 介人夕不及哺馳告所善司理嚴正矩得諭中止之
 冒裏得停頓知其治盜故夫在尋味之不問直其重
 然諾緩急人推力是視而或求多于介人曰夫：也
 雌黃在口噫程詩也非程人也何言雌黃我附五句
 不子婿晚姑又坐他累大破其產心已：不樂族弟
 庭守廣州遂遊粵道值暴客盡失其稿迨至廣州日
 哉詩為鼠所竊不可句嗟才谷微見矣癸巳還宿排
 灣有鴉噪于舟楫語嘆自如中夜暴卒介人服膺杜
 甫：飲未陽介牛尖白酒一夕死其世豈其然乎介
 人舟中語廣州守子 曰果吾亡子當附先人墓樹
 以白楊題以詞容夜臺魂而有子猶恋此風月也噫
 孰題墓門之石者非廣州守即予耳介人年五十二
 詩稿雖失友人周公禰朱錫嘗頗錄十之七其詞佚
 不存又偶史二卷亦雋永可喜其如綠林何介人素
 善詠惜不以李益語之彼地下得毋胡虛我乎
 論曰介人亡子不足恨所草精詩若詞二十餘年一
 盜一鼠並佐其姑文士見忌何獨察倉侖哉雖然

自昔傳播或累表不為多或尺楮不為少彼盜彼鼠
 能耗介人之富不能漸而滅之則制勝者在也予
 蓋先介人一飯嘗宿其所葺乳一器布沽一紙語輒
 至乙夜介人知我不淺身游時聞倦：我念今出京
 口問排灣不數里中過腹痛天半果其詘才嘗不介
 人獨死母如子情：何也

傳成句餘八月既朔夜夢介人踉蹌至李楚游所
 不慘沮少坐語嘆如恒時于言及若詩稿母慮色
 津：喜末日有一近事可附雜俎纒三四語驚寤
 嗟乎一傳豈足慰君地下耶念之弥痛時舟次清

江浦

黃石齋先生遺事

秋日過吳敬公先生所時伏枕語次往事及津浦款
曰吾登朝見指石流如錢收齊陳卧子夏棄仲即才
可窺其跡推津浦吾不能測殆神人也在京師嘗携
榼曰器造飲先生僅一重常不禮劇論深久或出白
麪一甌不加邊也室無長物書篋數帙選宮寮獨不
友先生楊伯祥廷麟被命上章推讓先生疏謝非其
任所注洪範 可備已覽謹敬進之其書四
函各二帙先正文夾注字大如指楮博八寸 尺
有二寸並手書雜引經史百氏之言條源析委從空
凡上三月辨此素本亦雅潔稍塗乙句字耳既廷許
脫獄詢江右幕而南吾適游西湖返棹馮元龍赴少
司馬之命泊塘極忽傳福建黃太史至急為先生
也同舟道竟果見小舸幕以席吾兩人登其首蹲席
外蓋舟輕不可貯足少司馬語其童以名先生大喜
延謝索饌四拜訖前被杖雙股猶作楚吾兩人各坐
一橫木先生坐板上即寢處也述近况四五語即極
言時事幹濟受危救傾媿不止吾兩人欲少致慰
藉亟可着語注易二帙云得之美里蓬樵踰躄見襍
被外視一羊三四餘無毫纖其童挹河水論若坐久

之紹興司理陳取子湖州司理陳達情俱以門人至
獨見入舟語中袒而別明日先生遺書十餘言相勗
今思之直直學行若人耳目先帝嘗面稱先生者三
此九輔所不能專望者聞且何呼先生而先生自
視直尋常人無介詞無傑色暇輒弄吾不善弈先生
強之曰第值吾下又能繪人物善八分書過山水策
杖曰數十里不告罷寤未見其接再洛詢也間微時
緣樹啖松室累日父覓以味偏蓬為室盡寘天下書
穴通飲食三井出應我戊午乙榜天啟身而朕雋意
其學少年得力噫以朱雲歌有之態並信國晉山之
氣以京房翼奉之與黃董仲舒劉向之文曾不得一
銘名之殆神人也吳先生欽竟俄起坐曰足下嚙
道古如才學直節兼至並詣求之于載寧我人哉予
古橋而不能下俄青衣進葡萄啖我盡味書之燭下

段侯公說項羽書

項羽實太公于廣武俎上漢王患之遣辯士侯公說羽請行營未即見于其上書曰日者連兵不解再歲之間白骨枕道車不得馳馬不得驟耕值流殺黔首怨踏仰詛天日大王亦知其故乎楚嘗德于漢其何仇之有今暴骸中原漢百敗而志不懾失不盡于漢也人莫親于父子有父而違之甥孺為虜此骨仇也斷一指得天下凡人不可為今雖國救不能為大王釋且彭越以來生得太公矣又凌雜即出不意以他其望請為大王制者大王不其然俾目聞于漢以有今日也劉戰相挫漢王之肉易康耳不以廢漢王而太公之忠狗則裂楚而張其累也于大王左矣事且無及或卒焉太公犯霜露不諱尤非所幸漢人食教倉之粟守城羣之險終不我下誓激吏卒曰吾為太公死報也如是漢日堅而楚日劬大王何不思之甚也大王欲自完莫若終德漢誅太公及呂氏解怨為惟吏卒服義反戈而不敢向大王拱揖而天下定矣若猶未也固不在楚請侯聞之聲漢而責其罪庸疑大王之致師哉巨愚竊為大王計非為漢也羽得書頗善之遂竟如其言

擬蘇武報武帝書

漢昭帝元始六年春中郎將蘇武歸自匈奴詔武以一太守謁武帝園廟報反命武因奏書曰臣之尺寸功緣先人緒餘荷戟周盧承遺北遠出朔方並陰山而遙匈奴徂伏滿命之日久所送胡使駢踵就部而單于朝蓋驕淹恤我使臣脫羈我鞅荆刺中郎將張勝先不自飭一二奸人左謀連坐故叛將衛律逞志于一劍非死則降臣何足言臣節辱命污累先人以偷此七尺義之所不出也逆見幽絕墮酪屏廢冬深積雪常沒馬目儘體擊盡死不足忌北溟之上陽鳥斷翼所黃日昏水草遠候先凍後榮群狐解噬甘願窮漢以昭大漢之明德始假吏常忠等百餘人連鑣深入一旦遺折臣身數相依食不得飽寐不得安明年中郎將李陵被陷臣聞之摧悼以陛下威德失鞭箠之用使戰士墳骨有誣廟勝臣少時攻習陵射獵歌呼日莫不報來過臣所致臣家禍兄弟謹終臣母違養送葬至陽陵臣痛切于心忍涕不下思肝腦塗地殺身自效歲月流積俾口傳殿下宮中宴出遊聽天末洒血長疏生遠禁衛殒隔哀臨萬里疚思試朽婁蟻更復何日今單于悔禍之延天諫其哀臣得入

塞邊城不用牛羊野牧惟陛下之神武塞式臨之遠
離闕廷十有九年自臣壯盛終不自達萬歲之後殆
絕瞻望迄奉新命覲謁山陵松柏森嚴零露漙漙
下神明與天無極且益髮衰望喘僅旦晚敢特牲報
命臣之節才矣羣牛之旄其能久乎臣愚昧死再拜
以告成事于陛下

上七日馬使袁蒼書

聞魏勃掃門于平陽區之拒門于寧執雲霄之上東
闕雖開而徒揭易阻且崎相隔遠不自撥洋梗之踪
遂陰吐推嶽峙淵泓高深如故蒙以消埃覺倍倫等
更諭去有一代之典必有一代之制體國任野容在
後重遠伏而思之元太宗甲午正月滅金越十九年
壬子北籍始定世祖至元丙子正月平宋越十五年
庚寅南籍始各洽戶奉令開國十年兵燹撥全利深
維無窮之計立法定制政其時也往結創集代不數
人尹旦躬九聖之寶房杜繇龍門之學葉何張蒼雖
不藉詩書手闢章程終漢不廢得一那律楚材定其
根柢百年之間卓然不搖屬者奉世喘、望表計相
乘今之日蒐郡國之長使前生靈之極或興或除奏
勅成書昭示日月後即有養司墨屬府稍史窮俞恣
說或危之漏不寬之煬當代鴻裁孰論於此噫喪亂
以來嘉我黔首非例于兵則噫于吏非制于寇則矜
于年時皆災茲任在下戶令江南溫室或不能能具
琴瑟宅碑田疇子女而填園園指不勝數也蘇松嘉
湖夙號腴敵備險十全近委以與人不得下直哀、
生民始困于明季劇于今日幸仁人君子念切痼瘵

又居得為之地自大有為之志詔曰需者事之賦也
日復一日或轉期于後之人誰能計相乘而
上之哉邊雖倍或竊厚覲于計相何以言之學足以
濟才誠足以生膽學不足則為桑弘羊之年準識不
足則為王介甫之新法耳目之前並長倍量惟計相
自請先列東南民艱曰免漕曰白糧曰現年曰易收
得一已而志之往判漕正糧一石加耗四斗又加
尖耗二斗六升又加過江脚米六斗其後漕卒凌許
不別隆慶六年定百石加尖潤共九石八斗併前之
加差又正糧也限十月間倉十一月交免十二月離
次正月過淮二月過洪明季漸盛悍卒慶江我浙改
九石八斗微十七金六錢四分民大苦之今增修舡
盤運視熟等費每石加一錢八分綱到二分之三十
七金六錢四分又漕卒月糧四十金行糧十六金行
糧有漕卒監養每石徵銀五錢取于條賦必波淮徐
之運舟曰輕骨各處不同或二斗四升或二斗六升
湖廣則三斗六升故曰二四輕骨曰三六輕骨江南
皆二六也明季改征本色民又苦之先朝南京倉米
民自輸挽必先漕訖或半歲或一歲而後竣事今先
漕而征吾邑距省會僅百里每石輒羨費六七錢由

近推遠其肯稱甚閩閩之繁瘁如此漕卒之溢羨如
彼而左民右卒者勅曰軍糧夫軍之糧夫非遺于漕
也本舟版之荒糧道廳敬之淮河各鎮廳胥之借散
倚窟群吃互需費倍于明季者三四雖屬民以啖之
不給也計相稔聞何俟贅述不遺猶曉者冀行糧
仍折色稍優其直而報即地近宜減十之一二于軍
裁其各項私例如本有糧道護出境止于江淮漕儲
道居中撤催毋遠役遠可妄議者一也民運白糧糧
糧隆慶二年奏定府佐一人銷之州縣佐一人副焉
正月解維六月告納否則罰六年許同軍舡乾進蘇
州百二十七艘糧七萬六千五百七十七石松江九十四
艘糧六萬一千六百四十五石常州百二十七艘糧三
萬三千一百二十五石湖州八十二艘糧 萬 千
百 十石嘉興百二十九艘糧六萬五千七百五十
石嘉湖專供光祿寺酒醋局餘供內府私治間安吉
知州舒城鄭昌奏除安志白糧意推正之供民無辭
第募舟守凍之艱舍長府胥之點收支苛索浮費百
出焉為素封垣至傾壘甚者隨身杖下游魂不寐今
嘉湖改官運津帖尤重意明季漕餉以漕卒便帶若
量定津費派之漕卒彼樂得厚糈而免官民之跋涉

通所妄議者二也現年法即古術前之後舊十年間
一免僧一現直時官司稀簡物力殷賑今幸時絀
民一令點重登之論且董楚重必其命寅撤印集中
傳西候稱貸將窮百穴難避又宜必華飾舟必供帳
厨侍之外金幣無耗竣事輒四百金曰經十年如同
再置工作泛役益無完結前杜按臺欲裁之有司因
循未副其望誠中以尺一郵傳雜辦俱額設支應
及釐節遺所妄議者三也收買先朝寶錄載如故浙
西免米麥若干草若干則已入賦額且舊有曆日牌
棋藥材筋角願料金漆弓箭紙筆皮張絹疋等項款
各款厘稅毫枝况日恭隆慶中南海龐尚鵬按浙總
其數定條報法海內倣行已久忘其條例宋程琳為
三司使時惠民稅多名目恐吏為奸欲除其名而合
之琳曰今為上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者復
增之豈重困民也後蔡京行方田之法盡併之始進
思其言今馬草入額明治初徵勇於糧長五年加每
畝七厘二毫而糧長又輸草如故無歲不世無戶不
復此豈當道之本意耶非嚴示明倫度不能革遷所
妄議者四也遷本迂朽獲覩計相殺世以天下為已
任沸者待沃壓者待起公餘清燕出其神匠規九于

掌上籠百棋于一旦學贏酌枯列之象魏仰洲周官
曠代一時也遷入都以來闡募屯遼陽又楚中臬邑
有茶因竊謂先朝召商墾邊輸粟中益邊無曠土今
若召商墾田遼陽中淮浙長蘆之引似亦易致角羽
茲草茶漆壘石布僧行萬京市緇糶使于召買或盡
徵折價江南先朝例有鱉魚天鵝鵝梅枇杷笋榴
柿柑橘蔗芋藕薑芋藕香稻首蓴等項而北產殊勝
于南或盡捐其期以蘇民困蓋周人什一而稅孔孟
稱之漢人二十稅一宋時賦徵八分版曹任惟其賦
平江東二十萬元人減之僅百萬凡開國刑賦恒輕
表末刑賦恒重唐代肇興並從簡約當元之初開唐
稍警旋即安枕矣吳所宴然以苦塚公曰之累如釋
重負有稅而無租則輕徭薄賦寧有以招徠而深結
之也曷美妄議知突尊嚴第持於榆之舊祈垂矜
笈仲柯齊樂聞說切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
况計相偉略雅度恢弘廟算有進于此者乎遷無似
謹惶恐竢罪

上太僕曹秋壑書

日枉駕過存教語殷洽此自門下隆誥非甄生所敢
 望也蒙諭史例於其愚瞽許為搜示私衷街切靡可
 言喻何也遠本寒素不支伏臘購書則得于鍾鼎貨
 書則輕于韋布又下邑編陋薄規緗雲問其斯架卒
 省帖括引一遺偏卑詞仰懇或更鼎致新允不一
 嘗夢寐即揭孝鼎兩間亦爾爾以前矣推諒胡少推
 門下窮覽丘索穢隱茂潛有安世茂先之博覽無向
 款次道之蒐羅欲提鉛系繫親親供楮少効一日之
 從沒盡七憾計其宿指早蓋徹于門下今北游洋梗
 復獲趨侍而向且未即前者自下躡躡登之賤情
 及左右今日曰某書我渴明日曰某書我瘵屢犯清
 燕聞罪何極俄居停傳命忤舞欲狂以迂癖如連郵
 鄉涕唾之餘輒見虛左列于九、遂可飲伶腹詔蒙
 目矣嗟乎頃遭兵燹訪米尤難時刻充棟類非所急
 若閩切要茲加編秘明初危學士太僕倚元史撰累
 餅勞一老兵典言舊事元初王學士鶚有志金史于
 故金部令史膏祥得二十餘條于司文提點張正之
 得文墨十六條于張承旨家得五條于尚書楊雲翼
 家得日錄四十條于使老得日錄三十條頗多重複

太原元好問採亡金事寸紙細書錄至百萬餘言今
 所傳中州集壬辰雜編金史多存之古今人不相及
 遠更講考余逢掖而謀朱墨祇見其望洋也幸大君
 子曲閔其志託在後來做以程限廣賜携閱旁徵側
 索犬馬之惠猶堪策厲祈門下毋我燭覈其紫施豈
 有登載先朝名對事述云在朱都諫子美處及祕錄
 公卿年表等萬乞留意祠宮或素所學善者于宗室
 堯聘大臣育卹日日可詳時難于筆翰耳希望萬一
 企踵跋之德速不自量妄干奎餅罪甚罪甚然素有
 私誓此生不清書已矣與所限第表世得獻吉元美
 輩重生為具侍史手致筆墨勝王皇香紫史也今得
 即事門下定出意表請云現報知非誑語冒突尊嚴
 味死以聞

寄吳默實太史書

遠本疏倫雖同梓里被褐自阻暴腮無繇庚寅獲謁
應壁生平明因旅食暫逐長安擊管路纏旌交鷲微
隱戈潛蟲江表屢北其轍方興之朝仰佐新運非
曰羽鱗寔難踰伏願良禽擇木不慕鄧林至宵在璞
不求泣血此固門下所明也日者東南素望翔集一
時名位赫矣輿情羣騁龍門非高鼎呂非重顧盼之
際備溢青萍蕊翔之餘身增羽翼于其人松公輔
之羔字、挾風霜之嚴宥容填門丹青並崇悠、牛
載舉月越乘一刻不戒零霜未善猶攬結聲華鞭弭
牛耳藉索輕浮奔志相屬心竊異之獨門下埋足西
湖之上薰塵如悅祭別漢臘谷別王官梁燕去來堂
非王謝芳草莫地似沅澧而不涉李之升今不
自明夸之悔域哉始終一致汗隆同道也嗟乎先民
塞運何代不有銷產埋品頽腐草木周泰以來度不
勝數未嘗遘西山之餘甘斟牛工之遺慨也若吹、
馬号于人曰我荆而我西陵安知荆南西陵非遺民
之捷徑乎古人信心之語較世不欺虛陵設遂其黃
冠自一豎一笠以終其身其傾家募士在真州奔播
之日則可在燕京竊旅之浚則未可也末俗拘論略

無轉諒凡得志則並律以羊渭凡昂卑則並絕以首
陽嗟乎出處道義各有本末事未易一二為眾人言
也突梯首鼠營逐輕肥一離槐棘眉目俱喪故蘇威
隨之佞命逆拜王世元于馬前即且甘帶鳴鼻嗜鼠
原其積性不足怪也或樹怨深于漚麻捕禍同于紙
犢百口未保闔門易危日之偕面彈冠改志誓墓漳
匹夫之小諒效時有之馳驅亦其一也若夫介不違
物身不沿流身君宗之望而無標榜之累抱眉山之
才而無感詭之嫌閉門合轍清議衆推九鼎未淪于
泗水大命稍逢于幹難望梅霖揖早集門下事會不
常蓬萊行野程波少鴻際之誰枋頭鮮次肯之根仰
天壤食影並適前翔為荆足符國論然白駒絕于函
鹿鳴鶴和于嶠鳥身名離合得喪秒忽月旦在其前
史鏡在其後門下屏居籌之熟矣夫留夢炎王積翁
之典馬廷鸞家鉉翁也并日而論之判不相入在嘗
日若曰夢炎積翁命伊尹之五就在今後則曰廷鸞
鉉翁命伊尹之青門矧錢江帶水澄之不清挽之不
涸林下一人罕見其正猿鶴怨何煩送計而遷猶
忘其疎賤神馳左右誠以涵、者或易逝荻、者難
摧義熙已革僅存甲子之書德祐久亡或錮胥井之

史事有相反而寔相成者桐江不明光武之大其類不全堯舜之隆乎第今布衣帶索之流閭閻懸隔偶佔楚歌漫寄擊蓬筑泊日江潮磨扇王之逃散隻鳥乘雁翔溪渤之浮游輒欲較劍石于權衡擊尋丈于矩度竊嗤其人悞蒙堆堞方茲為矜彼冠冕人倫領袖士類自屬鉅材尺寸銖兩毫不可借雖非其時孫賁孫夏一節一竹風斯下矣遠仰止殊切羽使唐突倘蒙垂鑒有以深謀月卿經銘先傳枋得之心丞相生還鉅俟矣午之情過慙安陳嗣還荆謝主臣主臣

上吳版公太史書

昨蒙延晤略示純孝深感指商有盜備蓋遠自根絕極瘼肅志浮于量腸肥腦滿妄博流覽尤于本朝欲海盜豐城武進之族嘗鼎而食本據石飢梨渴棗遂市閭戶錄書重誦百里之外若不堪述條積匪歲稍次年月訖或編而事之先後不悉人之本末未詳間見所抄要味斷爛凡在撰要非草野所能窺一二也如天之幸門下不峻其龍門輒垂引拔謂葑菲可採棘朽亦薪遠即愚蒙敢于懇阻古人著述嘗求一代之遺品而質或馬史事散落更責蒐訂王隱見耗于晉紀湘山祇成其野錄正以舛誤過甚並僻自安也門下以金匱石室之領袖間見廣洽倘不遽棄祈于純孝標羊括出或步劉原委蓋性好涉獵過日易忘至于任耳任宿之間往來遺舛故于今日薄有私懇非謂足辱大君子之糾正而由學暗味隨整赴谷上門下所矜尚而主援之者也客途塵埃凡有秘秩恭陳分青弼切仰企記室所抄春明夢餘錄宮殿及流寇緣起乞先做叩謝不既

又

日袖大集進符而克迎環袖緝遂涉連辰富宥有私百

臨文勃然不敢執匿謹質之大君子當代文園塞藉
琅琊雖前有北地並有應下新都而門風孤峻承流
嗣少惟琅琊踰冠操觚家三戟而身八座鮮華映帶
俯勃寓內胸劉子威時地同孫文融馮元成湯若士
輩生稍晚俱外葵丘之盟窺彼諸公不與悖：而王
氏之學堂與誰窮閭域為獵所避唐宋人之輕靡而
不能盡謝其煥密第以秦漢之紀律部伍之耳孫武
子用三駟有一敗二勝琅琊之謂也一時附麗而起
者如兩如堂及身而已并腐草未非此曹子不自為
扶餘也學王氏而局之俊孟其衣冠人：抵掌至于
盜狐白裘解齊相之縶猶未易才况能治及九鼎衰
及長城乎憶何琅琊後之寥々也歲星在吳文不終
厄牧齋得其游蘭卧子得其豪筋而門下之風骨又
况琅琊出之入之請者不知為王氏學也二三百里
間五六十一年內姜江再興而餘皆分身或小有差別
總不離其胎息蓋末俗薄惡知以所短詆王氏不知
以所長愛王氏虞山雲間俱善愛者也虞山工于轉
擊卧子工于直入門下不吐不茹設端合轍妙極匠
心灵腕全應借琅琊而在有不慙比鄰之望哉嘗嘆
琅琊愛弟已添同執哺糟吸醴頓還今日識末法之

快事也請王晚仲吳志衍等志始知粵蜀之陷書宋
九青遺事深合史意回念近來英流不幸喪事或早
獲膺下或適與禍會文獻缺飲恨泉壤祈門下接據
據所見聞綴緝另帙如陳同父之中興遺傳程望墩
之宋遺民錄則袁開出籍光回蠶簡故以進之門下
本欲躬奉决腫未沉安肆其臆知有以原之也

上霍魯齊大理書

公卿不下士久矣倒屣入幕輒艷流聞况虛左于夷
門率先于塾上求諸往牒駕不多屈而遠非其人
特荷軒蓋枯木朽株先容無任及樞趨階城之下諭
其始末以攜李魯太常茲餘遠加剪拂夫術莫賤于
九已不礙延納事莫輕于馬骨或可市駿懿躅代典
會逢望外日者門下懷一示不朽之業垂引末學竊
謂千秋非遠閩中獨霸闡茫間混北地前無古人德
涵允寧漢波浚谷並奔軼一時掉鞅六合其後齊吳
江楚之才旂鼓相向六奉銅盤于閩中未嘗摩壘而
致師也前聞于魯太常曰北人于山見黃河于水見
黃河于野見長城荒塞古戎雄閩于人物見鉄騎輕
車索施駒餘無一纖靡之氣滄其心日南人雖秀羸
而文出于孤蘆之間土輕水淺風氣靡一較之于北
大不相侔也憶自執言乎才因地生寔為篤論王右
軍道慕于成都遷六神馳于三輔而塞駕不力略似
蠹魚免勉涉獵志偷于量觀書雄陽之市僦宅春明
之坊有醜面目徒抱私歎今門下徵文致賦踵至有
日捐自慰藉倘因是償其宿自究竟初志者于官千
石富于積猗塢豈虛語哉名世在上誰當默而忘

其愚且賤以干于下執事者誠延桑榆之景限斥鷃
之卑慶其適而懼其晚也既辱知遇何敢弃諱日夕
引領以望秘籍曰庶撫我乎如矜其狂瞽凡與映微
言悉得頌示將來啣報之誠或有華陰楊氏之已事
在又所呈殘稿筆門圭膏之人安知掌故性癖採摭
草次就錄決歲以來句間字檢繁如亂絲卒未易理
幸逢鴻匠大加繩削尊論之史非一手一足之力允
佩良規翹企以待

寄張元吉書

十月抵燕謁吾鄉計相述門下近狀即以出山問答
之曰渠髮種、自憂斷長安計相笑謂部檄已下恐
不能御惡無敢復言退而思之富春羊裘加以束帛
連束早帽致之安車鼓鞀一時遊聽為快第清泉白
石相需已久驟而聞之非所以慰辭難而安松菊也
且搜岩別墅事方創始經之節有司未諒煮鶴業
琴強為勸家駕則門下何以應之古人三徵九辟終
得自由移詩今日頗煩秘書凡保有邁軸貴于相成
引并煙疾概緣高路文侯容以鑿坏豫州全其冰鑑
形跡潛孚未嘗勢督今或尺一尊嚴堅新赴道築土
室之為悅御蒲輪以無從事容有之何能逆計又涇
殊于渭鸞奪于烏回党之間嘗分吟城于生從史群
符敦導使指吳市誰比牛口欲汗是俱搢求在曲全
上之不掛白駒之心下之不違紫芝之志權衡尺寸
與化推移諒高明獨得非下士所可預也愚因旅食
頗悲時情弓旌之招各有根委緇衣見咏如我門下
指不多屈北羽常便冀于計相處懇桑榆之景弛輶
傳之期彼若降心似為得策矇眊之甚竊恃道契披
呈奉末餘非所急未敢遽聞

寄徐道力書

談遼胡首道力太史足下日雨別已從還役得登舟
狀前後絕無聞向念笳吹金奏之間擊鼓其鐘盡除
措大習氣獨不可祛疾乎哉諒為足下私愉快也自
行後長安奔想頃刻異狀巧非有餘拙非不足弟從
觀旁雖柯爛無益第指其口呼醇酒耳足下嘗嗤我
迂腐諒今視之吾鄉二三君子方其孔棘逃徂脫獲
之不暇則區、敝貉未可謂天之薄報也足下今胡
胡世有第以此言進又吐、狂奴故態矣館深譯
字御試者身初賜衣三人邑子預焉其次大不稱旨
致寔怒假足下在度必箴喻而往惜麻衣如雪今此
曾子破花磚耳聞東南嫁娶殆盡一時誤傳鴛鴦七
十二一一自成行其適也史二卷行便附候起居冬
寒珍攝時昔弟思家懷切有寸楮 寄幸甚

寄張連侯書

記已酉春仲遠侍承天遂接芝宇款洽累夕更中未
 約菊芳蘭秀秋以為期奄忽不造各乖羽翰存其久
 之值友人甚陰之使郵致玉璽尋聞山翫不壞之耗
 即君位而哭吳晉跡阻冥濛非隔又聞世文果諧仙
 榻扶輿故土兵燹以來弓裘莫問有能支脩維墜不
 喪七卷天之佑善士非淺鮮乎泉之石午橋之松清
 蔭餘芳得還晴叢幸之幸也倘不其然直當委運不
 足膠精神明頌我真宰第太夫人春秋已高百無可
 恃仰慰垂白自矜台念又先師詩若文種、尊公嘗
 刊其詩于金陵後此未續其文潔古有法型壁往旆
 出以靈銳伐毛滌髓尺牘信腕吐納雲霞膠州高相
 國推為近代第一祈力加搜索付之剞劂或時詘工
 艱乞錄別本三四備萬一之虞不佞今 游燕冀乘
 利便矣難絮酒酌先師之墓以畢宿身政恐途窮路
 左掃墓無日因寓虜陵覓劉氏敬勃狀居起餘不能
 盡

與浦江鄭維持書

少清國史報仰名聞謂安得身至滬陽免其遁乾忽
 值門下如見典型既恨其晚又自顧踈跡欲前且却
 者屢矣尋懼終外則壽張百忍之規江州御廩之勸
 唐宋難進目前未失故突冒行帷果蒙垂誨踈夢俱
 恬非可云喻第餘微未悉倘不見吐新筆示涯略更
 慰飢渴又宋景濂後裔雖在蜀之華陽而青里尚有
 其人乎無也并賜教教自揣顏色而就噴勤篤或不
 我然倒囊間諭九鼎大呂榮感為重

寄李楚柔書

使鴻程、所以不報附者、此于髮也、故寧斯其羽、今道力直而南矣、擬託之于李郭之後、居停堅留不能引、決遂少滯也、嗟乎、知我者、肯每異道、力劇論、輒嘆足下、貧雖烏衣門第、令人誰慰、藉者、等因、吾輩謀生之、感薄于寢丘、古詞有、娟病行、厄士、值此、尤足、耗志、今之日、友井白之色、愉如也、小部、當外、塾矣、向平之累、方始、足下、嘗欲、遠游、豈、勝、僕、即、僕、止、沈、淪、之、人、也、

載、浮、載、沉、深、自、安、于、湖、方、世、有、唾、我、者、且、張、吻、而、受、之、痛、疾、其、着、面、哉、既、拙、訥、年、又、遲、暮、都、門、游、人、如、蟻、日、伺、身、人、門、對、其、牛、馬、走、屏、氣、候、命、辰、趨、午、俟、旦、啟、昏、通、作、極、欲、死、非、拘、人、所、堪、于、是、杜、門、永、畫、而、借、人、書、重、于、六、氏、辭、不、復、可、得、主、人、鄭、聖、頤、因、故、紙、目、醫、不、聞、五、步、之、外、飛、埃、襲、人、時、塞、口、鼻、惟、報、國、寺、雙、松、近、在、二、里、伺、僕、表、曲、踰、旬、報、坐、其、下、似、吾、塵、中、一、密、友、也、去、秋、謁、思、陵、訪、西、山、近、七、月、末、走、三、十、里、游、故、外、成、李、氏、園、興、勃、之、思、酒、傾、大、酒、一、升、委、頓、而、反、決、歲、行、踪、止、此、霍、司、馬、八、月、過、河、往、淮、汴、間、吳、駿、公、先、生、雖、善、病、推、善、名、理、故、不、癢、玉、柄、塵、尾、賴、以、撥、悶、史、訂、史、論、頗、得、張、僧、幾、點、晴、法、秘、不、示、人、餘、詩、若、文

觸、感、輒、成、亦、秘、不、示、人、其、代、斷、者、艾、橋、嗟、乎、僕、文、無、可、稱、往、日、惟、張、藐、山、先、生、極、加、賞、目、近、值、暑、江、興、足、下、三、耳、足、下、名、不、出、閭、里、然、知、我、者、無、貴、賤、異、也、餘、僕、以、面、皮、相、許、非、其、寔、矣、明、者、益、完、先、朝、史、凡、凡、言、隻、行、翠、然、有、當、于、心、錄、之、無、遺、擬、而、還、後、作、記、傳、表、志、三、年、為、期、所、不、敢、輒、語、人、私、足、下、道、也、明、春、市、沽、又、費、君、家、錢、若、十、萬、不、約、爽

與唐去於書

徒遠相首去於足下吾兩人蓋髮衰頹而僕甚之萍梗之踪各不相向俟馬劍合得窺鴻製深自感愧僕雖老種之矣又何足言覽足下自叙歷落感慨為僕寫照矣甚以綴強之歎尚未絕音寡和之曲或堪同調也嗟乎今為何時而侶謝翱于方風埒淵明于道氏僕非其人何敢僭擬雖然僕雖不肖嘗奉教于君子矣况淵蹈海慚謝古人之遺東阜帽吳市監門今亦惡避諒足下擊筑之餘音為共悼也噫生平已矣無可言矣私衷哽咽見嘔心如足下胥江之濤即日不流未足宣其鬱也明農集謹錄上幸簡入

北游錄紀聞

隨官談遠孺木著

自北上以福賤所聞寥也而不敢自廢輒耳屈二筆上貴人其說翔翫塵壙之外迂朽母得望至淵儒魁士未始多值間值之而余頗蒙自怯囁嚅久之冒昧就質僅在跬頃懼其厭苦手別心悵餘則垣壁程杙之是狗余之憤不其甚乎然幸于燕而聞其略也若錮我荒蕪之下禽類垂吟脚足入耳能傾逾糜之殘潘乎哉陋矣余不在游也故紀聞

吏部極帖

吏部堂聯萬曆初冢宰錢唐張瀚立功名身外事大就何妨小就何妨富貴眼前花早開也得晚開也得

宋濂裔孫

浦江宋濂謹卒夔州子孫回家馬而故里仍有宋氏今蔚州知州宋三傑云其後

湯若望

大歐邏巴國人湯若望今官太常寺卿管欽天監印務勅號通玄教師其國作書自左而右銜視之製蠶紙潔白表裡美刷其畫以胡桃油清絹抹藍或綠或黑後加采馬不用白地其色易隱也所畫天主像用粗布遠睇之目光如注近



則木之奇也湯祭上書頗富醫方器具之法具備有秘冊二本專煉黃白之術溧陽陳百史相國名夏欲傳之不得也崇禎甲申三月京城陷陳避天主堂欲投縲力沮之湯又善縮銀淬銀以藥隨末碎臨用鎔之故有玻璃瓶瑩然如水忽現花麗艷奪目蓋煉花之精隱入之值藥即榮也鑄鑄鉄為刀柔可繞指揮之若然有聲他製頗多不具述

通政司參議

通政司參議閻大平以戶刑工部郎中陞試日讀章疏一道偉幹閎聲為貴備上御門宣奏也左右參議一嘗外將一嘗內轉時人語曰一試一活

人島

崇禎時寧海諸生色君祿失其名家頗裕其子年殆壯好飲博嘗道中歐父歿食其腦主人執送熊太守太守拷問曰吾當時謂牛耳不知父也斃于杖下

商文毅銀章

淳安商文毅格有憲宗皇帝所賜銀圖書曰澹泊寧靜今歲于家其地九峰遭迴水各環護遂安馬揚明說

徵異

先朝大內多奇物濟寧楊太史士聰玉堂書記曰大內歲有瓜子長五六寸嘗述之吳駿公先生先生曰不止此吾友某親見大

內活蟻脩尺許其狀可畏不知所自產又太倉太常王煙客時故云友人某于蜀中見蹲人若干共龍形不逾三寸衣冠垂髯聲啾如鳥雀短于焦僥矣

金龍池

馬邑縣西北十里洪濤山下有水一泓深不可測嚴冬不冰後魏以來人傳池有二龍時化為馬一驪一黃遇天陰晦民間之馬遇之生駒神駿或有角如鹿茸然馬邑縣志

洪濤山下淵深無底唐初有一馬從池中躍出里人驚怪莫敢近之馬每朝出奔騰郊坂暮復投水中以為常尉遲恭往收之從太宗征伐朔方開創之功後馬不知其所終今日金龍池雲中志按鹿馬易形秦人以罪趙高而馮夢禎快雪堂集云大同有馬似鹿者抑洪濤山所產耶傳奇有尉遲敬德洗馬則金龍池中事也

透玲碑

大同應州佛宮寺相傳唐晉王墓上石光明如鏡照見人物元季兵焚止留二尺許曰透玲碑

王右軍遺墨

東陽何氏家太師之後所遺右軍書若問淳熙深問之必遠也義之頓首字徑五寸長幅今存義馬金公輝嘗見

沙河古墓

沙河縣北陽村有古墓志蓋上書揚君墓恊刻墓後千
七百年墓為張安所發者滅門今石見存古廟前而楊
君履歷已不可攷順德府志

黃侍中祠聯

首池黃侍中觀祠聯曰兩榜掄魁豪端激不盡我膽忠
肝想到江上勤王獨往獨來天地點一門殉節波影留得佳
貞魂烈魄說起橋邊往事同聲同氣鬼神驚

政經堂記

三原冢宰王端毅起致政潛心經作政經堂記略曰政經
固當攷儒先之傳注亦不可不以心攷之其經如此其傳如
此以心攷之亦如此然後信之斯可以語諸人其經如此其傳
如此其心攷之不如此則當闕之不可以訛傳訛以誤後學
且如易之文言曰乾始能以亥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程傳以為乾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
言所利者蓋無所不利非可以指名也故贊其利之大曰
大矣哉朱子本義以為始者元而亨者利天下者利也
不言所利大矣哉貞也今之學者多不讀程傳而宗朱我
如此章者以吾心攷之當以程傳為是又如書之金作贖刑
蔡傳以為贖鞭朴之刑以吾心攷之鞭朴乃官府學校常用
之輕刑如何一以金贖之豈非贖老幼為廢之不能受刑

者乎又如詩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注以為上得無枝曰
喬以吾心攷之釋喬木之喬固可如此遷就釋喬岳亦可
上得無枝曰喬乎喬字只可以高字訓不可以上得無枝
釋之也又如春秋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
為尹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學者將誰信乎此攷經者
固不可不用傳註亦不可盡信傳註要當以心攷之也

海運新政

梁太守夢龍海運新政曰海道里數淮安府至安東縣九里
安東縣至馬洛關五十里馬洛關至蘆浦四十里蘆浦至楊寨
四十里楊寨至白沙關二十里白沙關至雲梯關二十里雲梯關
至淮河套六十里淮河套至大海東州山百二十里東州山至高
公島三十里高公島至鷹游山三十里鷹游山至盧溝所十五
里盧溝所至青口六十里青口至興莊五十里興莊至東流所百
里東流所至濤落場三十里濤落場至信陽場百二十里信陽
場至齊堂島四十里齊堂島至靈山島九十里靈山島至竹
棍島五十里竹棍島至浮島四十里浮島至濤島六十里濤島至
蘆山管島三十里管島至田橫島七十里田橫島至欽島十里欽島至
青島百二十里青島至海洋所灰島七里灰島至坑兒島八里
坑兒島至京城島百三十里京城島至雙駝嶼二十里雙駝嶼
至寧津所六十里寧津所至成山衛五十里成山衛至青鷄島六

十里青雞島至羅山所五十里羅山所至威海衛四十里威海衛
 至劉公島五十里劉公島至寧海州七十里寧海州至空島五
 十里空島至奇山所三十里奇山所至福山縣三十里福山縣至登
 州新海口八十里登州新海口至沙門島六十里沙門島至桑島
 五十里桑島至萊州岬此島早里岬此島至三山島八十里三山島
 至芙蓉島五十里芙蓉島至海倉百里海倉至魚兒鋪十里
 魚兒鋪至白浪河五十里白浪河至六溝河五十里六溝河至小清
 河二十里小清河至清河五十里清河至然網口十里然網口至江
 空河十里江空至大口子四十里大口子至大清河十里大清河至
 唐頭寨十里唐頭寨至小沙河五里小沙河至潭水汪十五
 里潭水汪至降河三十里降河至久山河十里久山河至大沙
 河二十里大沙河至泊油河十五里泊油河至套河十五里套
 河至沙頭河十里沙頭河至大溝河三十里大溝河至桑甸河
 二十里桑甸河至徐家溝十里徐家溝至乞溝河七十里乞溝
 河至大沽河二十里大沽河至天津衛百五十里天津衛至張家
 灣八十里自淮安至張家灣海道水程共三千三百九十里
 海道灣泊舟行停泊宜在舊設墩上畫樹旂幟夜懸燈籠
 以便趨集嘗改永樂閣平江伯陳瑄督海運于鹽山建烽火
 臺高三十丈餘今宜師其意多為標識云
 由淮安起至信安場場來民董門前可泊紅二三百隻

齊堂島為嶺在夏河所東南水陸相去共約二十里自應海山風利
 昔所至東靈山一帶
 近多墩閣前取
 靈山島西離齊堂水程五十里北離靈山衛水路四十里屬膠州風利向島北往
 行或阻風命在島或靈山衛前可泊船二百餘
 古鎮巡簡司由嶺南海邊往或阻風在嶺南海門前龍王泊處可泊船五
 百餘
 竹棧島屬膠州在靈山衛東離靈山衛水路五十里由島前行
 或阻風即命在島或靈山衛前可泊船二百餘
 黃島南有海泊此守風可泊船百十隻
 淮子日膠州城東長陰寨內多隱石湖長石見須轉南行淮甯龍路也
 陰島屬膠州由島前行湖邊有旱路內為民居
 麻灣西口通膠州可泊船
 福島一作浮即墨縣南十里顏武社地方航行島後亦可泊
 淮口港靈山衛過六湖可泊四五十艘
 董家灣即墨縣南九十里每三四月捕魚時百載叢集灣前有石碼頭
 近東二里開社
 大管島即墨縣黃社地方距縣十里島內外俱可行船
 小管島黃社地方離縣十里如船今程不及此島可泊船靈山衛十餘
 里
 田橫島屬即墨縣去縣百二十里西去齊堂島水陸共有五百里風利可
 到島後東圍西圍俱可泊
 柘島春時船由行外行秋由內行
 沙島屬大所去听十里可泊船百十餘隻
 馬公島即墨縣正東離縣所正南屬萊陽島前島東并何家馬頭
 可泊船百七十隻
 草頭嘴在齊堂正東去衛二十里屬寧海州自田橫島開船或阻風
 奔此可泊船六十隻
 青島乳山縣西南小海最可泊船帶麥島海口楊家壩海口拾布山
 海口俱可泊船不多

黃島 海洋所正南去所二十五里島內所前可泊船屬寧海所去百六十

海洋所白沙海口可泊船不多

官家島 即琵琶島寧海州即楚社地方去洋海所四里島內北可

長灣園 文登縣可泊船度

龍門口 文登縣界在靖海衛西北可泊

狗角口 靖海衛東蘇心島西北與蘇州南北相對故名蘇心島上有海神廟可泊

槎山 文登縣南二里有九頂山瞰大海可以遠眺為水程標記

宋家園 即沙島俗呼柳埠海口屬靖海衛可泊又蘇山海可泊百十餘隻

何家嘴 即延真島去所五里文登縣東百二十里

石島 文登縣赤山寨界舟行島南

別付島 在赤山寨南可泊

木家島 即鎮鎮島南可泊島東北海內有凹屋巖最險惡紅頭內行島在文登縣百里昔有捕魚者于此獲寶劍故名

黑石島 遠呼城兒船無內外可行

楊家陸 寧海所東南潮落則顯長則隱內有石龍有三墩由內渡數里開紅無塔听人呼為村島人名為乾島

菜蓋島 舟山所南過南風可泊

窩島 海口可泊船百十餘

駱駝石 水急可泊

竹島 嶺山街正南相去二里船由嘴東行轉馬山至秦皇廟或阻風進馬山北小海口可泊船百餘

送波嘴

家鷄汪海口屬嶺山街可泊百十餘隻

春山嘴 一名黃石崖海陡水滿無風激浪如雷可避亦可泊百餘隻

成山衛海口可泊百餘隻

柳芥界口可泊百餘艘

白峰頭 屬成山衛約十里其度多礁石無風激浪有聲船經此向東關十餘里避之

仙人橋 潮退橋顯十餘里潮長水沒止露六無風激浪如雷由裏開洋二十里行船或口西寄

海驢島 成山衛東北里可避仙人橋之險險開洋二里島東北望西轉

雞鳴島 即青島文登縣東二百里自成山衛西北行抵此島行船亦可泊遇東風即行避或四或前山則公島有雞鳴嶼內有浮礁一瓦可避望西有大嶼不可在內行船望西北行至劉公島約四十里

大溝海口 文登縣南有暗石沙港不可泊

辛江寨 文登縣南近北有陳家崖可泊

黑山洋 近黑島在成海衛東北洋險不可泊

劉公島 去文登縣百二十里東北行至王家嘴轉西行道有沒村海口有二灘在成海衛東西有黑石海口俱險唯不可泊遇南風在衛東北某家海口可泊自劉公島轉西至小村島板空島約百餘里風利一日可到芝罘島或值西風西北風正北風正南則劉公島避之空島不可泊

成海衛東關外海套可泊船二百餘

寧海衛東柄海口可泊船不多

養馬島 水路至寧海衛十里可泊石則泊死合港

龍門港口 古泊船處

金山所雙寺海口俱屬寧海衛可泊船三十餘

芝罘島 俗呼慈島青島舟山所西北山東通陸東西二里長內有福山民居至舟山所十里至福山勝二十五里至八角口二十里可泊

大河海口 不得已可泊舟五六十

奇山所前圍海口不多泊後圍海口不多泊勝于圍不多泊
灘名口可泊船十

婆娑海口宅窠

登州新海口備倭都司城通河可泊船十隻

長山島沙門島 俱蓬萊海道要處有井可汲舊有監察行臺二巡檢
司有海廟正德前有司春秋二祭

樂家海口可泊船十餘道北風不敵久停西至黃河口寨二十里

黃河營 屬登州衛有東小海口可泊船三十隻土人島人畏習者

桑島一名老雞島前可泊船百五十東至新海口字里去明馬亭寨
十五里有井可汲

馬亭鎮巡檢司屬黃縣在西北龍口一帶海濱不可泊

馬亭寨備禦所屬萊州衛西至東良海口屬招遠縣

界河 海道經云開拔萊州大詳收進界河即此在黃河六十里今沙淺
不可泊

東良海口東北至桐口歷三條寨城北海岬一帶礁石宜避

岬吧島 屬黃縣向可泊船五十艘北風向至三山島約五十里四向各有礁
石宜避自有龍王廟此島有路約一里向通陸

三山島 屬萊州西北俱可泊船五十餘西向有礁石有龍王廟西至芙蓉島
四十里

螞蟥島 屬萊州一名芙蓉島東有沙嘴半截沒水翻覆開舟果行
無害西至海倉巡檢司一百里島可泊船五十餘至馬頭岬五
十里至唐頭

萊州海神廟後池口湖淺可泊船十餘

虎頭岬 登舟上船至馬頭岬俱有島嶼可泊馬頭岬至海倉口七十里唐
頭寨百八十里唐頭寨至天津衛七百里此路雖遠有泊處

堪行又馬頭岬開洋往西北至天津衛約五百餘里以路徑使
但無泊處

海倉口 西半里新河口可泊向至魚兒鋪巡檢司十里至海河三十里
可泊船十餘

海河河口可泊船三十餘西至魚兒鋪三十里至白浪河五十餘里

魚兒鋪巡檢司屬昌邑縣西至青州左衛唐頭寨二百二十里海河海
口往裡十五里可泊船三十餘

海河海口屬青州可泊

小清河大清河海口並可泊

唐頭寨屬樂安通商處

小沙河 至潭水汪十五里

潭水汪口可泊船三十餘

大沙河 西北東俱可泊

套河 往裏三十餘里可泊船三十餘至沙頭河十里

沙頭河可泊船百十餘

桑甸河至徐家溝十里

徐家溝河口可泊船三十餘至乞溝河七十里

乞家河海口可泊船三十餘至天津衛百二十里

天津海口至張家灣八十里

陸慶辛未海運初雇海鴨船五隻分載米二千石每駕船十
二人自淮安至天津試運無碍

趙岬游略

藍屋趙岬字子岬萬曆己酉貢士未宦好金石遺刻所著

石墨鑄華君于卷其游覽皆以搜訪舊蹟也如游九峻

記曾馬嵬北五里有隋李使君碑隸書稍遜漢法而不甚闕

獨闕使君名號碑云季父球之瑛之見魏書使君封安善縣
 公官亦不卑而隋史無傳不可攷過延長寺抵儀門村至昭
 陵十里北里許得許洛仁碑書不大佳又北半里許得薛收
 碑駁有伯施法折而西里許為趙村有廣濟寺後石鼓唐
 人書尊勝呪精健絕倫止存三攷長安志圖有石鼓與
 官而不言所以從趙村北行里為莊河村先于道旁家得
 姜遜斷碑及村中則魏志言碑行間一牧羊兒云碑甚多
 于橋釜使導東行數十步田間又橫一碑則監門將軍王
 君碑又東行數十步一碑無字亦無塚蓋土人平之而并磨其
 碑耳以圖攷疑是長孫無忌碑又東行半里許為劉洞
 村流水界之渡而東一碑則房梁公言銘碑福河南正
 書存者無幾又東數十步高士廡碑在馬又東數百步
 李靖碑在馬橋書姓氏殘闕與諸碑同而上半完好靖塚
 作三形文星以象其功土人謂上三塚李勣塚亦如靖塚
 下三塚二塚南北相去不二里勣碑高宗御書高三丈餘新
 然此主與溫彥博碑榻者甚多土人據其字殆盡彥博碑
 在靖碑北數十步歐陽詢書法視皇甫九成化度最為
 得中而不復可搨就西峪村東南古塚相連碑甚多褚亮
 碑阿史那忠碑張後亂碑孔穎達碑盧寬碑張阿難
 碑麟次都不百步書與段姜等碑皆有法而孔穎達碑主

柱類虞伯施但結搆小疎昔人謂為伯施書也穎達卒在
 世南後不應世南作書當是習世南者書之然已優孟矣已
 又得蘭陵公主碑於老軍營之西北得馬周碑于柏村之東
 得唐儉碑于小陽村之北碑多佳孔穎達碑首嵌空處有
 至正四年三月願游特看此碑墨書十二字稍沈古而視如
 新亦一奇也又宿西峪村馬逸進止之馬止處一碑小地券人起之
 乃崖相公敦禮碑大半完好是又一奇也予既不即行訪求
 殘碑小者起之埋者出之存額者搨額尉遲敬德碑自
 額以下埋土中間十五年而尸為質田掘而搨數十紙子出
 之了無半字蓋土人于今君搨後搨而瘞之耳又半數家
 土人謂宰相墳小一碑傳是魏鄭公碑山東半數家土人謂亂
 冢碑予甚疑之予皆起之則與尉遲碑同不知何年搨而外之也又陵
 北四十五里北村有已連孤公碑者會雨止朝日從西道九峻中
 一峰為太宗葬處曰昭陵高不敵中南一峰下觀歷朝祭
 碑與翁仲或側或外獨六馬皆以片石刻其半左右列各三
 攷歐陽書贊刻石晉仲容又書刻馬座今馬身半刻而無
 座字製亦不類唐人且太宗以天下金力豈難作一石馬而半
 刻之耶始存以待搨物者自此益斗絕至馬鞍山達其巔則分
 東西二峰見空同未至此界以逕伸山巉峨障其東逕出山後
 涓繞其前南則終南太乙巨石列屏平川一帶俛視盡降長安

城者彈丸矣循山北三十里為東莊村是日午之叱千村東二塚
一為已連詠昭佑碑苗神客撰釋行滿正書一為已連詠行儼
碑劉憲撰自義隆分書地僻搨者少故得稍完翺曾南行
錄略上下由東道下谷口為煙霞洞傳為鄭子真隱居處涇
陽亦有谷口此去涇尤近而漢中又有谷口不知誰是翺日南
邇河史村亦有數大家曰憶叱千豆盧阿史那皆代北大姓而
阿史那豆盧諸人又有功于唐陪葬昭陵此必三族所居而無
所改過以東望茂陵墓然碑上而衛霍諸將附焉略而南盡
得興平城上于九峻茂陵又皆指顧中矣興平判官乃隋
賀若誼碑宋人磨其陰刻任夫子廟碑元文尚存十五
昔曹完好一縣令不耐嚴貴人之索取播其字過半云已示崇
寧寺辟得親帶醜奴墓志雖不大佳唐以前物可存也是
役也為日十四得隋碑二隋墓一唐碑二十石鼓一尉遲恭社
淹李思摩順義公先妃陸氏清河公主碑額六
趙子岫天游城南記略日出安定門西安府西門過灃武場游
崇仁寺本名崇聖隋唐建今為秦郊香火院締構丹碧長
安城諸寺不及也俗呼金勝寺經堂前有唐大德檀法師
塔銘並立佑撰石幢草勝神咒張少悌書皆殊絕又二日出
永寧門西安之南門也舊記所謂安上啟夏合光諸門皆
亡其故處今城四門東曰長安西曰安定南曰永寧北曰安

遠自永寧至薦福寺三里許寺經廢徙非唐創塔十五版
嘉靖己卯地震裂為二於亥地震復合無痕亦再也文里
塋善寺前據草場坡所謂橫岡之第五也雍錄長安志
諸書皆云隋宇文愷築大興城以城中有方大坡象乾文
于九置宮室九三置百司九五貴位不欲人居置玄都觀
大興善寺以鎮之觀當在寺西東又有裴度宅張權輿
所謂宅據乾岡者今觀與宅皆廢獨寺存寺後閣觀
銅佛像併轉經藏疑皆昔時物閣前有大德禪師碑
額寺東南又三里為慈恩寺據記云寺經廢毀殆盡惟一
塔儼然則今寺亦非唐創而塔自宋熙寧大後不可登萬
曆甲辰重加修飾施梯始得至其巔秦山涇渭皆入目中唐
人墨蹟面郊舒光與之類皆不可得塔下以石為枕上唐
畫佛像精絕為游子刻名侵蝕可恨東西兩龕褚遂良
書聖教序記尚完好而唐人題名碑刻無一存者問之僧云
塔前元有碑亭已卯地震塔頂墜壓為碎段今亡矣按唐
史高宗禦製并書慈恩寺碑言裴迎置之寺中又寺西南
一里有李晟先廟碑張或撰韓秀弼書今二碑皆亡寺前小
渠曲江泉合黃渠水經鮑陂而西間二十年前尚有水宗侯
誼記堊在其北引水作池忘者塞其泉竭矣寺東南行二里
即曲江而岍江形委曲可指皆詩水綠江正北阜故樂游原

今為永興王府滎原下舊有青龍寺今亦毀江頭古塚隆起數處疑非塚當是唐宮殿基杏園芙蓉池皆在江西南今不可攷又西北有楊尚書塲廟碑李林甫撰王曾書今狐氏廟碑劉禹錫撰併書今皆亡呼廟坡頭如故又東南二里為漢宣帝杜陵下為三趙村中小塚鱗比疑皆帝從葬者又東南五里為張曲記謂有蕭嵩墓今數塚未知誰是蓋由曲江遠張曲地漸高自東南一帶迤邐過長安西皆所謂少陵原也本鳳樓原以宣帝墓許后起少陵在司馬村東其西皆秦王墓地松柏森鬱華表翁仲數十里相望焉據記張曲之內趙村有論子仁墓張說為碑已斷外無字今亡村中有石翁仲二疑是仁墓上物趙村西為高望有蕭高父灌墓碑張說撰梁升卿書高望之西北又有仇士良郭敬之昇平三碑皆當在十餘里內亡矣遂東南行至龐留宿王氏莊西半里為秦惠王墓前掘得以前君碑字皆平隱可讀乃唐段志玄父也碑額字亦漸平細如故如處州縉雲碑似是石理漸長啟陽永祚言不誣耳西南五里原盡得興教寺據高原俯樊川玉案山天池寺在其南韋趙三院在其東韋杜莊嚴諸寺在其西神禾原道安洞惠炬寺橫亘其西南游塔院觀三藏慈恩西明三塔三藏銘劉軒撰慈恩銘李弘度撰俱建初書西明銘宋復撰書呂

大防所創玉峰軒以玉案得名當在寺後原半今獨陳正舉所為記在殿屏間一唐人畫地獄變相止存閻羅王三鬼三大不盈尺而神態之狀駭人心目亦一奇也下寺渡滴水尋道安洞半傾亦寥落道安事無攷有金人所為碑獨叙安生年而不攷洞始但至此西倚高岍東眺樊南之景舉目可盡又東南過鄭家莊唐駙馬乾曜後族尚百人據記鄭氏居蓮花洞在道安洞西北今乃在東南豈年久遷徙耶似不可曉自此南行抵南山普光寺有二一在山上一在山下寺金碧巖巖為長安諸寺之冠即崇仁不攷也最勝者寺門內蓮花池大數畝中作巖絕閣環以廊百楹上寺單下寺里石磴飛梁長松古柏翠屏蒼巖應接不暇而莊嚴則減下寺攷出直玉案山北是故龍池寺東北坡上有墨遠禪師塔記云上興教寺玉峰軒南望龍池廢寺則寺自宋已廢國初有無壞禪師者西方人與秦王有宿世緣卓錫至此夜擊木魚聲達王宮異之明日未見師與語王恍然悟前生事命席禮師携石甃炊餅石確煮水飲食王從者數十人皆給王乃即山起寺竟証圓好所遺禪衣錫杖及甃確見存師化後又一西僧貌類即踪跡詭異或與食亡筭或累日不食或飲之酒不醉或自遺去傾食中併食之一居士欲從之游僧指夫今舍居士有難色僧笑而舍之去後所遺夫處輒生

白蓮花僧殆亦無壞之流也惜無所遺云朔日西北行循神
禾原過惠炬寺荒落特甚下原經杜固有水西北流當是
杜正倫所鑿尚名鳳凰嘴自此稍西北行為杜曲又西北為楊
萬坡夏侯村上華嚴寺丹碧雕殘而倚太原賊太乙諸山聚
在目前則猶昔也寺西二塔昔五塔今存二東一塔有杜頌禪
師像西塔為清涼國師妙覺塔俱經重修敗垣中有唐
比丘圓滿斷碑書雅有歐褚法又僧舍有唐儼尊者塔
額大字又有夢英撰碑何潤之書記文殊閣載杜頌內身今
亡所在而杜頌和尚碑不知何緣乃在長安閻佛寺中循原西
行數里有宗尉懷斛莊亭館參差林木掩映懷斛者懷
弟也懷斛字長房博學能詩文西二里為牛頭寺地勝如
華嚴而莊嚴過孟之亦秦邸香火院也寺有徐士龍撰碑
今亡自寺西南行過申店沒滴水西北望皇子坡大冢其
西為畢原下為杜城何氏山林逍遙公讀書臺岑嘉州
諸莊俱無致西南過神禾原十里為香積寺樊川御宿之
水交流其下謂之交水西合于澧入于渭亦一勝地也寺額塔裂
壁上有畢彥雄撰淨業禪師塔銘書札健有法登善寺此
汾陽破安賊時戰處交水東南十里得胡村寺原石質際
寺壁間有進法師塔銘又東南五里為百塔寺水信行禪
師塔院山畔唐仁儉妻庫狄氏墓塔尚存餘塔累相比

謂之百塔今止存三五而已殿前石幢經無可書殊絕寺亦入
秦紳故莊嚴稍勝殿壁金元舊畫雄偉可觀僧出一像紗帽
金龍紅袍云得之承慶意金元達官修寺者也東望晉光僅
十五里所謂南五臺者曰觀音曰靈應曰文殊曰普賢曰現身
皆卓卓立樓臺出半天在普光之西南百塔之東南而道塞
多猛獸不易至每歲六月真禱雲集秦邸人緣道設飲食以
待之乃可游焉循山西行林中多柿栗其陰蔽日又十五里為
子午鎮直于子午谷口有市多山珍長安人往買之南望谷殊險
曰憶魏延欲以精兵五千自子午谷薄長安此去褒斜千里首
尾不相救能走夏侯琳豈能當曹叡張郃步騎焉耶真妄
言也鎮西十五里為董村寺是翠微下院山上寺為翠微董林
寺壁間金碧金牒歷載諸寺化度猶存思率更邑禪師
塔銘又西十里為觀音山奇峭與諸山殊大壑積氣出入令駭
目又西十里豐谷豐水為水之一而谷口僅數十步亂石夾北
流殊非大波稍北合高觀水交水始大耳水上橋又西二里為
高觀谷水注一大石罅曰高觀潭潭流如雪上有鐵鏈懸橋如
豐谷高觀谷之西則草堂寺也秦姚興迎鳩摩羅什譯經
于此原名逍遙園國唐僧宗密居之為草堂寺今名樓禪寺
有鳩摩羅什墓舍利精殊甚宋人作亭覆之今尚在傍有
龍井云與高觀潭通未知的否殿後有圭峰定慧禪師碑柳

公權家休撰書圭峰定慧禪師者宗密也辟闢又有隋鄭州刺史李淵為子世民祈願記淵唐高宗世世民太宗也又有章惇蔡京題記皆歷可讀寺前指紫閣峰東觀音山西三峰如屏環而圭峰獨辟立亦曰并頭山又曰鷄頭十六國春秋云石生兵敗潛雞頭山是也寺南一里有長興寺秦邨創又西南三里子房寺則僧大海創以譯經俗謂留侯尋黃公非是當由紫閣訛為子房耳東南一小峰頂圭峰寺四寺惟樓禪最古而莊嚴頗不及長興是行也為日主得隋記唐碑三塔銘六石幢佳者二宋碑一記三唐碑額三西安定門外西二十里陽甲城之外無其郭其郭曰白曰為都出城二十里至胭脂坡則董仲舒墓在陽甲城內東南隅今西安蓋唐都而小唐城則包曲江陽甲則北枕渭溪並天津渭又五里則陽甲之皇門皇門者宮城門也又村數里曰古未央地今入秦師屯曰又上數里則古殿址其中斬如折角之中登之北五陵南杜霸俱且列其西南秦阿房也杜陵在曲江東謂據樂游原上者誤按雍錄樂游原在慈恩寺北而又謂前藍水後黃山者亦誤黃山谷蓋在盤屋陵後寔無他車藍水者蓋澗水自東南來者也澗東為白鹿原有陵為薄太后塚稱鼓其塚謂薄姬也

王弘慶瓦石語

咸寧王弘慶文宣好古刻以歐陽永祚之集古錄洪咨晉之隸釋趙德甫之金石錄明都玄敬之金薤琳琅楊用修之金石古文趙子函之石墨鏘華俱有成書子函所錄距今三十餘年兵燹之後且多不存况其他乎今所收共二百餘本彙為十卷曰瓦石語

卷之一 三代至漢

夏禹衡山碑 在衡山蒙雲峰

周武王銅盤銘 在衡縣府

周穆王壇山刻石 在趙州

周宣王石鼓文 在北京園子監

仲尼題季札墓 在丹陽縣

秦嶧山刻石 翻刻在西安府學

漢八年荆王寶石枕題字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 孔宙後碑

漢泰山魯相置孔子廟碑 魯相史碑

漢魯相史恭孔子廟碑 後碑 以上五種在曲阜孔廟

漢大風歌碑 在沛縣

漢司隸尉魯峻碑 并碑陰在濟寧州

漢執金吾武榮碑 在濟寧州

漢郟陽令曹全碑 并碑陰在郟陽縣

漢北海相景君銘在濟寧州

漢淳于長夏承碑在廣平府

漢竹邑侯相張壽碑在城縣

卷之二六朝

魏受禪碑鍾繇書在許州

魏封孔羨奉孔子祀碑在孔廟

吳皇象天發神讖碑在應天府

晉太公志在衛輝府有二種

宋謝靈運詩石在陝西布政司

後魏豆盧恩碑

後魏周惠達碑二碑在歐陽縣

北齊宣極寺碑

後周保定二年殘字在姜保村

後周邑子題名

隋陳明府修孔子廟碑仲孝俊撰在孔廟

隋淮安定公殘碑在中北村

隋義成子梁羅墓志在杜曲堡新出

隋李淵為子世民祈疾疏在草堂寺

隋皇甫誕碑歐陽詢書在西安府學

隋智永真草千字文在西安府學

卷之三唐帝王

唐刻石經在西安府學

唐景雲觀鐘銘睿宗作

唐萬年宮銘高宗撰書碑陰題名諸臣自書

唐李英公世勳碑高宗撰書在醴泉縣

唐述聖碑武后碑

唐武后詩五知敬書在登封縣

唐昇仙太子碑武后撰書

唐涼國公主碑

唐鄜國公主碑在蒲城縣

唐玄宗注孝經在西安府學以上三碑玄宗今書

唐蘭陵公主碑在醴泉縣

唐金仙公主碑在蒲城縣

唐尚書楊珣碑玄宗今書在扶風縣

卷之四唐名臣

唐房梁公言齡碑褚遂良書

唐溫虞公彥博碑歐陽詢書

唐李衛公靖碑許敬宗撰王知敬書

唐高申公士廉碑許敬宗撰趙模書

唐于燕公志寧碑在三原縣令狄德茶撰于立政書

唐澄城縣令鄭公德政碑

卷之五唐名蹟

晉祠之銘太原府

唐九成宮醴泉銘歐陽詢書在麟游縣

唐述聖頌達奚珣撰序呂向撰頌并書

唐華岳寺精享碑

唐昭告華岳碑韓賞撰韓釋木書

唐西岳禱雨文

唐岳祠題名

唐賈諫錫西岳詩以上俱在華陰岳廟

唐長安二年禱雨記

唐贈太師孔宣公碑在孔廟

唐亮公之頌張之宏撰包文註

唐宗聖觀碑

唐緡雲縣城隍廟記李陽水書

唐御文臺精舍碑并碑陰碑名崖誤撰梁昇卿書在西安府學

唐共城縣百門渡記辛怡諫撰孫去煩書在縣

唐武安君廟碑在咸陽縣

唐二思局題名記盧隆撰韓琮書在西安南關

唐左思題名在西安府學

唐司直廳題名記在劉家村

唐合新城碑

卷之六唐寺塔

唐昭仁寺碑朱子倉撰在長武縣

少林寺碑登封縣

法華寺碑李邕書在紹興府

淨住寺文賢像贊在車家巷

鉄彌勒像頌林謬撰高氏書在交城縣

淨土堂五十二菩薩讚

高延貴造佛像讚

蕭元春造佛像讚

楊將軍新莊像銘

統國公花臺銘

常均造佛像銘

李承嗣造佛像銘

多寶佛塔感應碑岑勛撰顏真知書在西安府學

憫忠寺寶塔頌蘇靈芝書在順天府

共北山浮圖銘趙不為撰序趙不疑撰銘

景教流行中國碑呂秀岩書釋景淨撰在崇仁寺

姚元景造佛像銘

陳公心經

草書心經

卷之七名書

唐集右軍聖教序記太宗製序高宗製記僧懷仁集

唐集右軍殘碑僧大雅集以上在西安府學

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書在城步縣

孔子廟堂碑在西安府學

聖教序褚遂良書

聖教序記褚遂良書在同州

聖教記褚遂良書二碑今刻在慈恩塔下

雲麾將軍李思訓碑李邕書在蒲城縣

雲麾將軍李秀碑李邕書在宛平縣

娑羅樹碑李邕書在淮安府

欽州刺史葉有道碑李邕公書在處州府

張旭千文

張旭肚痛帖上二種在西安府學

郭敬之家廟碑并碑陰在陝西布政司

顏氏家廟碑

爭坐位帖上二碑在西安府學

東方朔像讚在山東陵縣

玄靜先生季含光碑在茅山

八關齋會記在歸德府

麻姑壇記在撫州府

孔子廟碑文日休撰在華州王氏

顏真卿奉使題字在同州

唐華岳題名在華陰岳廟以上俱顏真卿書

先塋記

三墳記二碑李陽冰撰書在西安府學

碧落碑在絳州

碧落碑釋文陳惟玉書在絳州

懷素千文

懷素聖母帖

懷素藏真帖並在西安府學

卷之八唐墓志

唐騎都尉李文墓志在同州

唐王損之墓志

唐張景墓志張泰客撰

唐鄭恒墓志秦賁撰

唐內侍李輔光墓志

唐內侍劉光俊墓志高肅撰在咸陽縣

唐恭軍元瑤墓志在曲江新出

唐韋夫人墓志在寺坡

唐元夫人墓志在軍濬沈

唐內侍張氏墓志索玄慶撰子林有鑿書在咸陽縣

唐內侍王氏墓志王孟諸撰

唐王夫人塔記在留村

卷之九唐方外

夢真容碑

宗聖觀主尹文撰碑

玄元靈應頌戴煥撰序別因升撰頌戴煥書以上三碑在終南

道因禪師碑歐陽通書

不空禪師碑徐浩書

大智禪師碑并碑陰史惟則書

楚金禪師碑吳通微書以上四碑在西安府學

圭峰禪師碑裴休書在草堂寺

寂照和尚碑段成式撰借無可書在咸陽縣

杜順和尚碑杜殺撰董景仁書在開福寺

隆闍禪師碑僧懷深書

大徧覺禪師塔銘劉軒撰僧建初書在興教寺

淨業禪師塔銘在香積寺

靈運禪師塔銘崔暉撰僧勣書在少林寺

大法師基公塔銘在興教寺

大德進法師塔銘

大德檀法師塔銘在崇仁寺

圓測法師塔銘在興教寺

思恒律師塔銘在玉泉池寺新出

敬節禪師碑在杜永村

大德禪師遷葬記在華嚴寺新出

圓和尚塔銘沈興宗撰

趙素法師石函題額在溫國塔

比丘尼法琬碑在寶林村新出

比丘尼法印塔銘在後溝新出

比丘尼法證塔銘在軍濬新出

卷之十唐石幢經

唐石幢心經僧元善書

唐石生兜率天經

唐燈燃功德經在香積寺

唐保唐寺天王燈讚在莊家村今亡

唐光宅寺燈臺記在華嚴寺

王岳靈燈臺銘

尊勝陀羅尼經刻法華書在寶慶寺

唐僧無可書在百塔寺

唐僧藏器書在蘭家村

唐席彪書在廣濟寺

唐洞宣書在蘭家村卷八圖

三原縣北原

韓參塚

涇陽慈果寺

富平六井寺

長安晉賢寺

三橋鎮

宜川王府

二龍寺

興慶寺

寶里村以上俱石幢書尊勝陀羅尼經

佛頂尊勝呪張少師書在崇仁寺

佛頂尊勝呪僧嗣浩書在牛頭寺

佛頂尊勝呪僧宣德書在開福寺

尊勝呪馬季武大書

尊勝呪趙正觀音寺

尊勝呪塔坡村

尊勝呪黃渠頭

尊勝呪慈恩寺

瓊花

宋徐節孝先生續集中云淮南轉運林公次中所居之所有花一株舊名玉蕊改曰瑤真即瓊花之別本也瓊玉亦名其花者蓋誤矣

奉天老氏

奉天老氏閩中人不知其姓氏爵里所著遂山前集十卷後集廿卷近鑑三十卷韓子十卷樂言二十五篇所纂八卷此見記三卷正統書六十卷好蓄書老不便檢閱作圖轉書尉聚所用書琢而快之以便輪閱号曰臂僅謂不遇一引臂也作記時六十有九意此老作韓子必韓姓

詩話

顧元慶夷白堂詩話云越僧不知名索畫于石田翁寄一絕句云寄時一幅荆溪藤江西青山西苑層華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个看雲僧按此詩為海鹽朱元素作見村西村集中

胡雲

無錫胡雲題樞日思親每憶臨危日對卷常懷赴老時

漳州府額

閩中軍府之類皆用真書獨漳州府額用古篆體故老相傳謂其字從注從早書法當避故篆以別之

制書偶遺

大明官制不載翰林院庶吉士蓋官制一書定于洪武而庶吉士則始于永樂二年甲申也似宜補入

大明一統志不載水馬驛巡簡司
大明會典不載內臣職掌

甘水

京師大壩城河水甘餘多昔蘭州黃學士諫京師水記云自郊畿論之玉泉第一自京師論之文華殿東大危厨井第一故相石琚酌泉詩往城中水不如郊外甘如何城市客不肯住長安京師各巷有汲者車水相售不得涸汲其苦水聽之亡論

房寮無後

德清房寮萬歷初以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校多通苞苴與搢江都御史瓊山海瑞不相下互訐奏各去位時人大為端不平今傳三世而絕偶燕中客房生言余嘗然有省昔會天道有記性無急性觀于房寮侍御天之記性固未爽也

字誅

二人同上樹兩樹又無人換却兩人字今人無處尋乃來未三字也處州萬象山廟或題曰戊境本有心須得日未佳人侍層立問把門兒推云感應字也

白石

京師白石如玉出都城北三山大石窩

魏氏石獅

故軍國公魏良卿舊宅二大石獅其目下視魏太監魁之榜石工至以良卿誅沒官日策勳府以待復違者賜之今門無記

五穀

五穀顏師古曰黍穀麻麥苳米晦翁曰稻黍稷麥黍晉江河鏡山先生喬遠曰稻說文謂稻為稷稷稌屬也亦名秣福州曰稷曰秣黍詩名物云丹穀也其類有稻如稻之稷糯不黏為飯黏者亦名秣以為酒按黍此日梁浙人曰黍泉中有一種名秣粒似黍而小稷說文曰五穀之長也此日高粱泉曰香黍浙人曰苳黍朱梅蔗太史以爾雅難詳採本草諸說曰稷一名秣與黍相似而粒殊大黍乃作酒此乃作飯秣爽香美甚此最多今人不甚珍此惟祠事用之農家惟以備他穀之不熟則為秣耳黍出此地江東時有向非土所宜其苗如蘆粘滯與糯米同性其氣性溫暖丹黍皮赤其米黃惟可為糜不堪作飯此人之釀酒在蘇東江南所種皆是苗俱似茅種類凡數十早則趕麥黃

百日種之類中則有八月黃老軍頭之類晚則有雁頭青寒露
粟之類古但呼為梁以本草言之稷乃是今高粱黍乃是今
黃小米粟乃是今所常用之清白米也

項氏家藏

嘉興項中翰墨林

好墨蹟古畫多今仇寔父英臨本

今子孫亦不能辨其古畫如顧愷之女戲圖關立本幽風圖
王維江山霽雪圖皆尤物也餘不論

王仁端

武功王仁有義才所著有林泉清激集其詩看詞得詩
即已初不深求東鍾江陽之細或以庚青叶東鍾以寒山
叶監咸日歌之不離是即大協我道蓋如是日客有難者
吟而不吞已而曰於戲三百篇亦古之樂歌也彼之究經厲
之郊廟神人以和願豈拘于韻者天地間所間皆韻視作
者何如耳夫豈有不協於見康對山先生序中

牧羊

北人牧羊嘗數百為群暮駭徑隘道兩人交挺如又羊逐一
躍過即得其數

涸人

重舟漆水梓不得其處涸者從舟底聽之知某倉受水發之不爽

種麥

北地正二月種麥以冬雪厚濕透而鋤之藝麻麥弥茂其月
種曰冬麥二麥種始種蕎麥

元王禎農書八月社前即可種麥經兩社即倍收而堅好又漢
武帝紀勸郡種宿麥蓋二麥比他穀隔水種故號宿麥

水稻

畿內間有水田其稻米倍于南閩昌平居庸關外保安隆
慶陽和並藝水稻其價輕

北人餐殮多屑麥稷蕎麥為飢飢及桌飯至速客始炊稻
市僅升升其價甚昂土人亦不之種密縣起化寺前一區二百
畝始種密縣志按稻必水田此多墳土易黍稷麥粟其瀆水
處又直渠而少支流不能時權又無水農以導之故田有遺利

早蔬

漢太官園種冬生蔥韭菜茹晝夜焚蕙火待溫氣乃生見漢
書召信臣傳令都下早蔬亦其法以先朝內監不惜厚直以
供內庖三月末五水不寸輒千錢四月初茹彈丸或三千錢

福州梨

福州有梨十月方熟重至二斤甚甘美

芹

江南芹生于澤視為剩物北芹土種修可二尺味亦佳

笋藕

北笋以蘆以蒲非竹萌也其腴脆如笋藕細如小兒臂不耐嚼屑為粉佳甚

櫛子沙菓

吳乾菴先生集有馬櫛柳詩白花細而窈窕甘翻可嘗意即櫛子也林倫吾仰口花紅北白沙菓又奈似林倫而小北人曰噍喇櫛有紅黃二種

芍藥

宣府赤城衛春時芍藥滿山谷夫摘其芽或鮮食或乾食以和牲俎味佳甚枚乘七發所謂芍藥之醬也陸慶州歲貢芍藥二百斤永寧縣歲貢百斤並充藥物

大同山陰縣辛寨南山農龍王祠前芍藥一叢五歲開花五朵色各不同昔有一僧折其一將以供佛隨委復至其於前原空復開一花如舊人驚其神異不敢攀折雖無藥欄牛馬不敢踐踏

昌平州西居庸關外三百里至赤城始見屠宰席多木器

赤城

去赤城衛十二里湯泉周二畝沸涌可煑雞良久輒糜常隨大牛膚漬外

鹿園

崇文門外二里大通橋東園舊秦底處地平如掌漫衍可數里

銀魚

寶坻銀魚似吳中鱸而大倍之出海中紅山下松深霜後流而上育子諸淀中夏霧暝日波浪皆散銀色人每候其至網之瓦罽頭出尤佳有銀魚殿命內監提督冬月抱子以水進饋頗貴

西安低銀

友人朱我儒過西安帝易並低銀余按原對出集有為鄉人紛銀禁書去此縣自國初至今惟納邊銀糧用足色其餘用使常五六程耳九程則太高者也今欲一切悉用足色使貧者典無衣服賣器物以子易五尚不得常行六程謂為通行之物今被撫公之命市井之徒動動換換者此間足色銀之別稱被貧寒之家安得有換換耶撫公之意以兩直隸山東河南江淮俱行用細絲銀蓋此數處錢法通行故不得不用細絲今若能使百姓通用錢法則可不刑一人而自無低銀矣請此知習尚難變雖屬禁愚也

鄧將軍廟

萬曆戊戌副總兵南昌鄧子龍領眾援朝鮮渡鴨綠江有物觸舟取視之乃沉香一段把玩良久曰死似人頭愛護之每入夢則香木與人言或對或協而為一後陣沒喪其元跡骸以香木雕其首酷肖子龍今建州人立廟事之甚謹謂其神能制死命也

建特廟于朝門之吳陽并極黃瓦元日臨祭餘常

輦入大內由中門導從甚盛 不是過也

張津

吾海軍進極帖寬不則氏受賜一公取一文則官不直一文嘗
閱閣書云博羅侍郎張津知南安縣所書于屏者先受
其語故傳錄之

董學

東強縣東三里董學古廣川也漢董仲舒投徒處今之人
蘇氏云其先董氏受業者

炎帝黍

澤州高平縣之東北羊頭山舊傳炎帝種五穀于此至今
山下有黍二畝其南陰地黍白其北陽地黍紅

晏嬰墓

臨晉縣城十里內外繁多大塚者三丈大者連同帶阜皆
齊初君巨墓地獨田氏四王家在內山下巍然並峙土人言塚
皆發掘獨晏嬰墓近之塚有神怪不可穿

殊讓橋

順德城內殊讓橋俗呼為板橋

孫夫人廟

蕪湖縣梁山嶼嶼上孫夫人廟吳王權女弟適劉先主者也神
極靈驗渡殿男子不得入童沐余席朝多嚴潔有男子拭其廟遂服病

賈島村

景州法善寺唐瀛州也范陽賈島嘗祝髮于寺在州城南也

沒靜夜后嘗聞鈴鐸梵唄之音其村即島石後居房山而
峪舉進士授長江簿卒誅葬房山城南十里

袁天綱遺蹟

袁州燒磚瓦不黑而白云袁天綱遺蹟

善濟侯

莆田縣大生神曰善濟侯最靈怪土人不敢犯與化術指揮丁
歲讀書持正直上山巔鞭神而誅亦不能害

石蓮

趙州寧晉縣有石蓮子皆埋土中不知年代居民掘土往得之
有數斛者狀如鉄石肉芳香不枯投水中即生蓮葉食之令人
輕身延年已瀉痢諸症

玄狐教

康對山集云咸陽醴泉三原三水淳化高陵慶有之但不若涇
陽之多耳此教風行十餘年妖師所至家一事看祖考惟其所
命極意奉承一飲一饌妖師方下箸各其家長幼小即便跪
請留福奪去自食至于退處空空則使處女少嫺次第問安
倘蒙留侍枕席即為大幸有福云按今聞香教即狐妖也
天啟間盛行致徐鴻儒之亂近有長生教但齋素點坐男女
酒雜立廟于臨平縣最稠麗餘見于各鄉者不一吾里有少頃
往海鹽四人昇之值騎謂彼佛耶我當射之不動方奪孤其

頗遠下與而走被汚久之惡俗莫福誰子妖師可歎也

田氏鉄獅

故左都督田弘遇賜第前鉄獅二元貞十年彭德路鑄造精
潔不備吳駿公先生作田家鉄獅行田家鉄獅此相向甜
躡夷信殊狀良工朱火初寫成四顧咨嗟覺神王先朝異
物徠來西極上林金鎖攀檻出玉闕龍獻獸園空刻盡丹青似爭
力武安威里起高門欽表君恩示子孫鑄就銘詞錫日月天貽神獸
守重閣第令監奴晴閃燦老態當路將人攔不堪此子更當闕的
張眸吐韻虧七寶香猊玉辟邪嬉游幸伴入侯家國人新進天馬
御賜仍名獅子花微向羌胡蒙粒雜技狡猊突出奉毛異說擲聲
畫鼓催條支海上何由致異材逸獸信超羣其氣無如乃將軍時
軍豈是批熊手瞑目嗙呼天下聞省中忽唱曰盼死青嶺明年食
龍子吸暮血洒上陽門三十六宮土花紫此時鉄獅絕可憐兒童
牽執誰能前康駝摩肩牛犢角霜推兩蝕枯藤纏去乞朱能
改眼鼻塵沙紅裝鎖鑰無能護此門畫圖何處跡西海蘭澹
州鉄獅高數丈千年極氣難凋喪風雷夜半戲人間紫皇戰伐
英靈壯盧溝城雉對山橋上征人竟不還杜刺躡獅七十二
樂乾流水自海秋風吹盡連雲宅鉄鳳銅鳥飛不得却羨如來
有化城香林獅象空王力扶雀屏牛見太平月使使者首西京
并州精鉄終南治好鑄江山莫鑄兵

盧溝橋石獅兩行共三百六十有八

沈氏人頭鳥

天啟間義烏沈司城明道家于野塘人頭鳥一雙獲其一大
如鴛灰色飼以飯後死其孫幼嘗見之為余言余按山海經
鵠鳥如桑人面四目而有耳見則大旱沈氏所護或鵠鳥然
不言其四目也

天台金錢

宋嘉泰四年天台石梁下涌出金錢負徑六寸文曰太平通
寶寔宋太宗賜道人自詢者僧徒分攬則青蛇驅逐樵牧
採取則墜石塞穴乃曰子縣命之遂淳台州府學教授有記
明天啟年石梁下又流出金錢一枚重一兩錢

宜安

葉城縣西南二十五里有宜安社宜安村漢舊縣也本趙地
史記李牧拔宜安秦將桓齮今父老指其阜曰李牧塚
指阜曰盧將軍臺見石熊峰集

袁景休

吳縣袁景休孟逸善歌詩賣卜終老劉子威以文自負景
休每向人摘其字句鈎棘文義紕謬者以為姆笑于威聞之
大怒訶于郡尉攝而笞之尉詰曰若故復姆笑劉待御文章
郎景休仰而對曰民寧更受笞數十不能改諛劉待御也尉

笑而遣之

誥軸

南京內府織造局神帛堂絲料

制帛一段長十八尺料絲十五兩每尺該絲六錢三分三厘強

誥軸一品文職長丈有二尺料絲一斤十二兩六錢一分五厘毫

二品長一丈料絲一斤六兩六錢六分二厘五毫

三品長八尺五寸料絲一斤四兩一錢八分七厘五毫

五品長六尺料絲一斤五錢一分二厘

勅命一軸料絲十三兩六錢九分二厘五毫

誥軸武職料絲十三兩一錢三分八厘

石鼓文

石鼓文潘迪有訓音予得唐人拓本于李文正先生凡七

百二字蓋全文也嘗刻之木以傳矣然都元款金班竹梅

周廣文選所收仍是殘闕四百九十四字楊慎金石古文

空石

會稽山禹陵空石高七尺銳上而廣下上有孔其形如鐘可

撼不可動相傳其下有機挾故也舊經曰禹葬會稽山取此

石為窆上有古隸不可讀今以亭覆之宋魏了翁詩為穴元

從一罅通禹陵元在亂山中飲泉空石皆如此誤却東洋

太史公頌歲丁亥土寇推石仆之旋平地無一他物

南宋六陵

會稽縣寶山去城二十五里高孝光寧理度六陵在馬明

初造祭孝理二陵主享殿以孝宗志恢復理宗重道學也

萬壽寺戒壇

萬壽寺戒壇距京城西七十里每四月八日蒲棚滿山方僧下妓

給錢擁醉士庶輒以為快猶為有元之遺俗焉戒壇後重

極樂峰也有龐涓洞又西孫臏洞

崩通墓

都城廣渠門元沙河門俗日之外北里莊其南坡崩文通墓高四尺

相傳通時出沒其上高冠廣衫道人裝一童子携沙燈隨之

墓百步外一井文通向井汲乃反萬曆初卞太守瑣墓其側

遂不復見瑣夢文通責以尺寸地不相讓耶今卞代微矣

慈題草

房山縣西南四十里石經山生慈題草他處所無日慈題山

仙梅石

岳州岳陽樓仙梅石得之土中其文斑剝似梅花

葉金坡

安邱縣葉金坡即管寧舊宅

土炭

丹陽練湖旱時土人掘封淤二尺餘得土色黑性埴可熱代炭

王龍澤

宋義烏王龍澤字潛淵度宗咸淳甲戌科狀元也官簽書
昭武軍節度判官元時拜行臺監察御史卒葬 其墓
埋於朱氏築祠其上以土見象刻不發而祠且成後無及朱
孟九太史說

韓愈

一統志韓愈南陽人今修武縣北南陽城是也何文定雅集云
韓文公河陽人今孟縣也縣西韓庄有塚云公墓公集有過
河陽省墳墓我國家本渥敷有地界卑單之句則公為孟
公無疑唐史乃謂公鄧州南陽人蓋傳誤耳弘治間尚書耿
裕奏立祠

鎖穴

大別山鎖穴即孫皓鎖截江處對江即黃鶴樓
長平公主誅松江張晨

長平公主者明崇禎皇帝女周皇后庶也甲申之歲泚虜
子有五皇帝命掌禮之官詔司儀之監鈔選良家議將
降主時有太僕公子都尉周君名世顯者將築平陽以館
之開沁水以定之或室天家行有日矣夫何賊賊張運臣
不誠天子志殉宗社國母婚嬪慷慨歿馬公主時在穉齡
御劍親揮傷類斷腕頰然玉折霄矣闕推賦以賞主既殞

授屍國威覆以錦茵載珠椒里五霄旦宛轉復生泉途已
官龍髯脫而劍遠蘭薰舊殿蕙性折而神枯順治二年上
書今皇帝九死臣妻殉高天髡縵空王庶申罔極
上不許詔求元匹命君周君故劍是合土田郎弟金錢中
車賜予有加稱備物馬嗟夫乘鷄扇引定情于改朝之朝
金犢車未降禮于故侯之弟人非鶴市慨紫玉之重生鏡
異鸞臺有樂昌之再合金枝秀發玉質合章逢德曜于
皇家近杜君于帝女然而心悲宮帷神傷輦路重雲華
墨何心金榜之閃飛霖殺林豈意玉蕭之館弱不勝悲溢馬
堯逝當扶桑上仙之日距穠李下嫁之年星燧初周芳華
木歌嗚呼悲哉都尉君悼去鳳之不留嗟沉珠之在殞銀空
竊藥想今月以何年金殿煎香思返魂而無術越明年二
月之吉墓于彰義門之賜庄禮也小臣晨薄游京華式
親遺容京地雖許誰披拓館祁連象塚祇叩松關擬傷逝
于子荆朗香空設代悼亡于潘令道掛猶存故再拜為
之誄云
又晨記事曰甲申春 上議降主時中選者兩周君其
一即都尉也其一人內且糾家教失謹即掖群內侍疎都
尉驩曰貴人遺貴人是無疑矣順治二年詔故選子弟都
尉君應詔起是時有市人子張姓者冒選應危得之矣

名內廷給筆札各書所從來市人子書祖君父皆市僧則大
叱去曰 皇帝女配屠沽兒乎命都尉書則書父太僕公祖
儀部公高曾以下皆替纓遂大喜曰是矣即致武清侯第
賜金錢牛車庄一區田若干頃具湯沐成吉禮焉時百六
月上浣事也公主喜詩文善鍼鉞視都尉若加禮御戚
獲陽笑語德處即飲泣呼 皇父皇母泣盡繼以血以足坐
羸疾懷娠五月於丙戌八月十八日薨淑齡十有七耳都
尉藏所遺像右頰三劍痕即 上所擊也老白寺見輒
拜曰眉似 先帝云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曰公主名徽娛甲申年十五傷臂

肩除明年九月成婚丁亥卒 公主墓周氏宅傍今地賜

豐盛王垣之不可入在廣寧門內周世顯父園輔

趙瑛

廣寧門元彰義門在外城南門外天寧寺正統七年重
建塔輪壯麗內侍趙瑛連城逃禪于此嘗值之問以道事
云懿安張皇后被難至偽將劉宗敏曰國母也母自辱
送跡外戚張氏張氏母同懿安皇后投緣歿日附德
陵 先太子被虜東出師勞德亮于三河其後入燕入長
安俱偽也如果太子更入燕何為豈仍有千秋之望我必
不然矣此不過狂少年共計圖一飽終其身耳又貴妃素

氏流落雄縣民間事器雄縣令送入京尋寓行人司致餽
前歲卒給五十金葬西山 蕙廟祀東李氏及趙氏俱存
又貴妃田氏名秀英妹淑英今史嫁天壽山十二陵初歲
谷年承今止三牲平西王吳三桂捐千金營恩陵本朝
亦助費若干云

熊明遇

進賢故大司馬熊壇石明遇隱山中金聲桓之變招大司馬
荅以詩曰脫却朝衣換衲衣人生七十古來稀乾坤廣大
容音老不管人間是與非

高倬

忠州高倬雲章堂金華嘗夜坐衙舍有兒裸立高邑
不動叱而逐之鬼命入辟隙高引筆署封字鬼不復出

臧王贊

吳縣臧王贊崇禎丁丑進士令蘭溪秋毫不緇跡家取
屋三間風雨漂零漠如也蘭溪人過而遺金帛不受今
社戶不出

朱大典

東陽朱大典未孩撫淮時退食偶抱幼子戲語云再任三
載其庶乎適縫人旁聽遂夜下山陽令三以子獄令諸縫
人何罪曰寔未嘗忤適聽其所云耳

王結微

關中王家宰結微與馮都憲少墟先生從吾同居省城以少墟講學病之各不相見慶弔俱絕家宰汚于魏璫敗其右而性亦清執不問生產田宅如諸生時無寸進霍魯齋先生說

薛國觀

韓城薛相國不良於坐莊五萬藉其家財六百金所居廳事三間共室四進並世產也好使氣故鄉人不附霍魯齋先生說

薛國初直閣欲出榜思久之書到任未久云中書某後旁田宜履任方新即改從之

孫之獬

淄川孫之獬以翰林侍講于崇禎初年三朝宴典時編修倪元璐倡言燬之也燬之日孫大哭於朝自免誅甲申降李自成起官翰林院 胥吏竊語孫厲聲曰我親未葬于大槨不得已為此我獨不能為倪鴻賢乎後堂榜曰聚星以犯偽相牛金星諱毀之入清朝拜撫江兩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未至轉內翰林 院侍讀學士之獬天啟壬戌進士

楊昌祚

崇禎甲戌祀縣劉理順宜興吳國華宣城楊昌祚以進士及第拜官後各領廷試卷後昌祚夜被盜携卷出割得廷試卷塗棄之邏騎拾以呈東廠日上進亡何上命取甲戌科昂甲卷入覽劉吳並如命昌祚計窘欲藉言付誅未易及也或曰上徵廷讀必有故恐即在內中宜以寔聞昌祚從之得不問劉吳卷竟不復給

王斥

蘭陽王斥字王屋崇禎辛未進士敏給善諧謔壬申除滋陽令六月蒞事十八日以魯宗人壽鎔殺以落斥承牒治其獄鞭壽鎔十五竹魯王為巡按御史所劾逮下法司請成睢州衙行時斥御與赤憤列二赤捧牌書欽成睢陽其姻家嘗召飲斥戴紫金冠而往凝坐不一語酒半忽起入優舍裝中憫如嬪人登場歌且曲二闋而去其狂誕類此在戌十年庚辰上疏自理略曰臣功崇禎辛未進士士申四月除滋陽縣六月二十八日到任七月二十日回東巡按御史 以擅刑宗室激變地方見劾逮戌睢陽九年于茲嗟乎臣獨何心能不悲哉古者遺罪人于四裔曰禦寇魁明其不以為人而鬼物之也况名業辱在縉紳一旦賤不齒于齊民又不能有大馬之決一瞑萬世不視尚蟻貪幸得減死縛然視息人間世庶耻則勇可謂俱盡臣獨何心能不悲

哉然臣之所以含酸茹痛不敢一言自明于當年者誠念折翼窮鳥方在羅網直指不出力殺累臣以軒輊之詞不啻注洪海之波以沃巖火顧華嶽之巖以康虫臂奮煙而反唇相稽墜井恐遂滾下石之毒始獲屈而吾舌尚存戴盆當終有見天之日也 陛下累除禁錮之令弘使過之仁顧臣子之無援且蒞官淺能未有所効非寔如鮑叔之深知管仲孰敢為劉閔之浪任朱穆新穎許罪人得輸銳自贖典感余臣力與願違墜兩隕擇有稿項黃誠荷戈以死卒不獲沐 聖天子之特恩休澤也 臣是用捫膺痛心而直指又不任職罷去臣乃敢以負罪顛末一為 皇上陳之夫壽鎔殺死以湛乃臣未蒞任撫案批滋陽簡審不敢問經年矣臣到官吏胥難臣亦樂自見命而長史與俱及期南向設王位臣西向左長史東向右長史比臣肩簡竟使前受簿責則皆左左隣株連者巨頭不能平呼渠魁移時乃昂然我冠博帶高趾潤步跋立于前而左右翔看無人臣益不能平是無朝廷王尺矣管十五釋株連者械之先是壽鎔以五十金賄左長史右長史用醫幸王見臣執法各慚震失氣惟是易謀大家昔人所戒臣之疎臣不能自諱也然使役也臣以為直或雪生事惟人鬼不圖壽鎔夜號台以黨鳩眾捏揭

與臣為難詰朝臣猶闕一千人犯赴縣成拍而長史司發諸宗要劫之臣具啟王投臣故糞溷中臣乃求去官杜門士民具伏保留臣之懇臣不能自諱也至云擅刑竊謂以朝廷命吏不敢尸一罪宗之獄屑焉假王位為虎附而長史如鼠嬖識者或有畏首畏尾之談翻得自用自專之譽臣寔媿矣至諸宗各從其類士民亦自行其直意偶相左聲僅及惡大何所殺何人而無故張大其事曰地方有變夫地方亦幸而無變也做不幸當日有俠如郭解劇孟者汎憤諸宗之強梁激蓄怒以目眾趙人咲薛公之寢興于感榮華臣遂祈狗之禍生於慮表敢忘茲請 陛下當謂誰是激之乃尤可異者直指初特勇于行膺受之仇誣既亦知質入告之無謂作事共謀始趾過遂尔作非必欲吳諸宗產刑斃命之口陷小臣以蹊田奪牛之罰遂有老病考終牖下而曾曰公簿懲者指曰杖寔致之苛請他比構成臣罪嗟乎臣獨何心能不悲哉臣以廿日令為諸宗窘辱其遠也士民數千人攀轅痛哭當日官旂具在人可質訊故忘茲請 陛下此豈甯成義縱所能得之百姓者哉做能得之竊謂盡得令如是與之理天下足矣又何多誅焉臣少負不羈危行高論寬其用敢必猶人數年來魂驚湯大神愴鬼禍則足含吞已

大絕望于鄰姬身尾懷安熱中久冷于漁父弟以生先舜
之世惟工難之討注寔痛之耻之且近患噴血之疾藥石
無功昔人不得行其志徒有斯貧病交侵理解老壽嘗
恐不及客星見于天青蠅呼于市薄命之人且晚狗馬填
溝壑世有不畏強禦之士慙臣為前車而又為醒睡剛
茹柔者藉口此之所為骨即冷而目不者也故冒死哀
鳴乞陛下之憐察之也疏上不報疾亟自作墓志銘曰
誰之不如而作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同年張天機
刻其遺稿

辨黃石齋薦事

孫侍即北海承澤作四朝人物傳以黃道周謂相國曾逢
聖薦之吳駿公先生曰吾往見溫體仁當國雖推風望
之且如上饒以律以醇謹易與也吳人辟推文、起文起
雖清望嘗議烏程不心折語人曰文、起議我、未之服
服我者必賀對揚委居之也烏程素貪財好色自廷許
入相寔自厲不緇姜居之性清執是非井、對颺敦雅
不甚練事故烏程引賀直閣東宮出閣孰就學推
講官不及道周同官項水心煜楊機部廷麟各奏臣才不
逮黃道周也時烏程罷滿川張孟發句容孔貞運在事關
疏自辨且詆道周嘗薦鄭鄞其人內有曰君子一言以為

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云道周引謝楊机部又上
言孔子聖人也自謂詢命不如宰于管子賢人也自謂
進諫不如東郭才後世不以此置貶于道周何多求馬
一日道周律業並轉官朝謝華會閣臣于直廡對
颺日前揭某所草也先是閣揭出群議滿川句容不以
及江夏至是士論不之直亡何會省中泄旨事江夏論去

榜購一詞

總督楊文岳兩昌出師榜輯劇寇張獻忠蓋六頭書西
江月詞一首曰此是穀城叛賊而今狗命垂亡與安平利走
四方四下天兵趕上逃去改名換姓單身黑衣逃賊軍人
等緝未降玉帶錦衣煌賞此詞徧粘通衢可笑甚矣

崔青虬

都人崔青虬順天諸生也善書繪孰守寂無子贊婿
無賴盡破其產甲申之亂竟餒死吳駿公先生題其冢
圖云嗚呼顧陸不可作世間景物都蕭索雪壘冠劍半
無存維摩寺畔金凋寥落問元名手空想像昭陵御馬
通泉鶴燕山崔生何好奇書畫不肯求人知仙靈雲
氣追恍惚空如洛水乘龍鳩平生得意圖洗象興來
掃筆開屏幃赤巖如披洱海裝白牙似立含元杖當
時駕幸承天門鸞旗日月陳金根鷄鳴鐘動雙闕下

蘇然不動如崑崙崔生布衣懷紙筆道街騎哄金吾車
仰見大街別家來昧去沉吟思十日眼前笑兀加摩筆非
山莊屋非改院昔聞阿難騎香象旃檀林裡頻經過
我之此圖得髣髴目多羅樹金沙河十丈黃塵向天闕
霜天夜踏宮牆月易豆支未三品料鞭梢起就十官
謁材大寧堪世人因徒使低頭受羈紲京師風俗看洗
象玉河春水消流潔赤脚烏垂縛雙帶六街士女車
填咽叩鼻殷成此闕雷怒蹄捲起西山雪圖成懸在長
安市道旁觀者呼奇絕性僻難供勢要求價高任名
家奪十餘年未以事變碧雞金馬驛傳前越人喜家
教象兵扶南身毒未酣戰惜哉崔生不復見畫圖未得
開生向君使從軍使趙陀蒼梧城下看如練史作昆明
象戰圖止須一匹鴉溪綃嗟崔生餓死長安陌亂離荒
草埋殘骨一生心力付兵火此卷猶存堪愛惜君不見武
宗供奉徐髯仙豹房夜直從游政青熊蒼兕寫奇特
至尊催賜黃金錢只今零落同雲烟古來畫家致身
或將相丹青慘澹誰千年駿公先生又工詩餘善填詞
所作秣陵春傳奇今行世嘗作賀新郎一闋萬事催
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天高名難沒音病難將醫藥治
耿耿中熱血待洒向西風殘月割卻心肝今置地問華院

解我腸千結進往來倍悽咽 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沉
吟不斷草間求活艾炙肩頭爪噴鼻今日須難決絕早悲
若重來千疊脫屣屣娶非易事竟一錢不直何須說世
事終完缺

王重戒齋

金壇王選部有三重戲壬辰烹煎剖見玄武像眉目如
畫目不復著選部部親為吳太史說

岳父執事

長洲文待詔微明為崑山谷政吳愈之婿書致吳稱岳父
執事

王倬續配

太倉王倬即質卷倬元配氏生子情官生晚年五十四鄉
行見氏女當織不舉目異而納之生行生世貞世懋名
位奕冠冕海內

續文獻通考

華亭王新續文獻通考其藝文類載琵琶記樂府水
滸傳謬甚國朝宗室鄭越襄荆淮勝梁衛王並仁
宗昭皇帝子而云成祖子其誤庸止魯魚亥豕耶

李潛伯

潛江李潛伯 能詩遺亂於蒼頭 能日記數十首
目搜刻之見溧陽陳百史序中蕭穎士有僕杜亮愛其

博與雖善楚不忍去今得李氏蒼頭尤奇

銀山

天台縣南十里銀山萬曆二十六年採鑛四月四日太監委官
未采之不得先是地理言此山居午動必致火五月縣東
南果被火八月復采不能得明年閏四月內臣劉率
同知黃 深入取砂烹試不得

顧成墓

鎮遠侯顧成墓江都縣官河之東岍亂後為運僕所
發訟于官運僕論死追黃金十兩白金五十兩銅鑪等物物塚在
孟德骨在

永順保靖二司土風

永順長官司長官彭弘謝地周七百餘里設五十二旗各旗
或千人或三五百人自耕向食聽徵發十抽其各農餉限日
踐史毋踰期者五十旗合把分領之其一土官自領
土官嬪名寵致也擢致也寵巴擢巴擢麻 金夫人銀夫人
男子細髮或布纏項短衫短單袴者加重刑舍把軍公
服如漢制嬪飾澹粧鴉鬢燕尾耳環繫貧富判焉衫短
襦長似帷裳二重必曳地不袴不弓足土嬪草履官嬪
朱履野行乘馬
土官署壯麗且以錦山原名斷頭形似之土官諱而改焉
自前代來子僕多篡弒則溢禍也

永順鎮溪界接辰州自鎮溪而上曰鳳灘刺灘大石橫枕最
端險過者必割牲以禱長年二人首尾刺舟浪高至數丈
舡僅露首尾俾者十之七

永順轄崇山有驪曉廟土人修怨者持牲酒往誚之三日
怨家多斃漢官車騎經此判署止藍墨筆不宜硃
則被崇

池戶最悍有警即充前鋒春夏間土官觀漁為樂先截
流聚魚俟土官酒酣入水捕魚口噉一手捕其二躍岍稱賀
土人善織絲又同布以苧麻拭汗不穢

茶用草菓荊芥麻茶椒薑等杵茶雜和之晨靴數甌
點以炙麵味辣而濁
種晚稻曰堂禾米
酒亦如雙投法迺以荊芥香等物色清黃味冽且尚
酒外販得善價磨乳舂豈為粉水調之承以箕漉其粗

者冬青樹子點茶
土人見虎伏草間捕者樹竹柵圍之凡三層必積低一隅
俟虎之軼候六七日帛飢以逐皆擒以獻

與類不一有鱈魚唇豐腦滿脊青腹白屋石隙不耐離水
土人夜維兩艇系炬前人持火後叩板魚聲仰腹又中之
百不一失

山上有異書貯以沉香匣其形如棺半露岩間土官嘗往發之輒值暴風雷而止辟劑十餘仟石乳凝為大土旁列瓶馬善財龍女等像儼如圖畫

土司西岬山高雖大風第見嶺樹搖曳不定不之覺也冬不甚寒少雪衣麻數重足禦寒

舍把各居一莊自耕織畜產不事所獵禽獸董之以饋外客馬少而駿登山如履平地

土官食蒸豚喜全體豚雖解味腹重不過十斤夜寢男女同一室坑上僅距尺餘幔隔之

土人絕辟止騎稻草一束推下亂石間不傷號草馬土產臘梅通草黃楊沿溪連嶺土人為薪不惜也

土官饋客嘗食外禽獸野味凡百餘種而不可多受人貪庶幾為輕重

以上二司土風有客向習被中者為詳其事而錄之

珠池

廣州府城三門官署外俱葺會珠池即在海中一望沉碧周若千里餘則濁浪排空矣崇禎三年珠繫其後甚少天涯驛在城南旁為海角亭

都市

北方待期而市曰集京師大明門兩旁曰朝前市不論日

北游錄 紀聞上

保靖長官司長官彭朝柱與永順司同支令甥舅矣亦時仇殺設十三旗地隕于永順而兵銳過之旗各一舍把土官自領其一纏頭短衫刀耕火種其田再易三易者不賦居室衣食俱潔美器自外郡至漢官至例公饗酒九行優唱九勸史請先至客一人主席舍把左右侍生土官微服給役聽漢官語嗣後正廷方出款俗好巫凡卜迎老巫鼓樂幢蓋導至一荒坪擯矛而裸跣其上舞蹈婆娑尋引斧吶畢劈腦至胸取肝瀝血以祭土官刑牛馬禱焉土人以五色旗繞壇而呼巫仍吶納肝躍下被法服同主人至暗室張數燈書主客姓名庚爵分燈歷一晝夜明則言昏則咎老巫胸額及腋可數也土官延客優人備南北調正席坐後撤送副席始供著食盒是織金錦籠器進之每進侍奴高唱主人方舉箸自起行酒至十餘金銀屏玉等器一酌不再侑以楚悅夕珮及土物之佳者遞陳于前更衣啜茗至別館進女妓夾侍藝香秉燭其禮大抵擬于王公

保靖山連酉陽司相傳大禹所開岩壁有斧鑿痕溪中流自蜀分派歷酉陽保靖永順三月出北江經辰常澗洞度以達于海水多碎石流徙靡定水性洶夫涉水沒脛即仆不能起下灘轉睫數十里挽舟而上少不速覆側水溺矣

東華門外燈市則元節前後十日東華門內市則每
月三日正陽門之橋上曰窮漢市則每日晴刻刑部街西
都城隍廟市則每月朔望及念五日今廟市移外城報
國寺期如前甲午冬增市靈祐宮則每月八日燈市亦
移正陽門外閱之人皆不如昔日之盛

衙

京師各巷曰某衙衙其義無出謝肇淅五雜俎曰閩中
方言家中小巷謂之弄向史東昏侯過殺于西弄即巷
也元經世大典謂之大衙今京師誤為衙

洪孝廉

新安洪孝廉某計偕道臨清值雨後躡油鞢游于平
康見薄妓搗衣向寢問之曰我寢衣也洪目約鞢余中
妓作色曰何污我錦衾芳相乎洪曰此吾寢鞢也遂問
始知為孝廉也乃引謝

偽正文體

李自成盜據關中令諸生經義俱散文世八股對偶禮
政府尚書輩精侍即姜學易從事秦鏡提督校監
察御史黎志陞等八各撰文一篇刊布為式

後宮內師

真寧文翔鳳繼室鄧氏定遠侯之裔也其姑字秦邸氏

往依馬通慧工繡繪書法文翔鳳嬖之嘗從游未央宮
詩人醉卧未央宮笑弄晴霞映酒紅落葉漸隨寒蝶
舞高秋爽氣碧烟空又和翔鳳詩幽人閒水更携琴好
傍清池發妙音曲徑橫穿花意密重臺斜拂竹情深
荒籬媚菊含金咲疎木寒禽弄玉吟欲攀艷日留歌舞
縱迴蹊心戀暮岑氏既娶居後李自成陷西安前秦政
張國紳故文之同年也言鄧氏才親于自成自成入封
為後宮內師與妻女講毛詩自成敗遂家或言於北
將携入京在道列牌欽名後宮內師在道口占三峰一
別不復遂 和淚彈妻與主婦同簿命學騎胡馬
度陰山內院范文程聞而購得之其弟鄧元鷹知黃
梅縣

謝茂秦直說

謝茂秦林詩家直說載山房隨筆曰禽言其曰鴉鴉
鴉鴉鴉帳房偏野相喧呼阿姊含羞對阿妹大嫂揮
泪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擄猶幸同處為妻如願言相
憐莫相妬這个不是親丈夫此作可悲讀者尚不堪况
遭其時手茂秦又載馬柳泉賣子歎貧家有子貧亦
嬌骨肉慈重那能拋飢寒生死不相保割腸賣兒為
兒曾臨時一別何時見編撫兒身紙兒面有命豐年未

賈兒與命九泉抱悲長嘯兒切莫憂爺娘憂思成病
誰汝將抱頭頓足哭聲絕悲風颯天范

梁州志

梁州志華康本李姓嘉善丁清惠公眉奴產于也今伴
讀時警敏不群得補諸生曰丁中龍茂視諸郎君作
黑大王傳以刺之同學常曉呈于清惠遂呈按察使
陳良訓捕之急走松江改姜中感已走湖州改孫璽仍補
諸生清惠聞之益購捕遂走揚州襄陵梁尚德以治
鹽笑子視之又好游狹邪我母張氏有後言尚德曰大
吾門者此子也第任之毋問所出入已就試襄陵不見容
會有大上之例入賢諸生庚子舉于山西明年辛未成
進士出右中元倪元璐之門齒錄俱書父尚德母張氏妻
貴氏則元配也所刻制義故誕肆不經如子路止宿節
破云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為情如舜南向而立
二句文有云謹具田間大老計開陛下門生如以直報怨
文起云殺人之父兄子弟人亦殺其父子兄弟奸人之妻子
朋友者人亦奸其妻子朋友奪人之功名富貴者人亦奪
其功名富貴壞人之節義文章者人亦壞其節義文
章凡怨皆當報也是遵何德哉此蓋為丁氏發也已授
城固令八月調劇長安先是故里舉家下獄至是托保

遣舟盡携以行在任三年馳封尚德行內台而倪元珙以御
史按吳為遠常晚杖褫之丁公子銷度其反噬入奏其
無賴銀臺不知而御史松江張 為清惠公門生遂奏
梁州志穢黷無狀有旨奪職州志寓關中四年益酣淫
放浪恣為奸利尚德沒但白衣冠不喪不喪巡撫孫傳
庭勘上謂本丁氏備書非蒼頭也陳良訓時轉陝西
左轄活口可証州志又賂大瑞曾化淳數千金有旨復官補
曹縣甚苛討富室以事朝貴遷刑部主事未赴
病遂襄陵猶市任御史大宅媿其堂早改築五楹堂成
州志伏枕不及一日以消渴疾卒今其家頽落有遺議云
咸寧王文宣說

惠世揚

未昭惠世揚元瑞萬曆甲辰進士曆刑部右侍郎李自
成故牧卒營給事世揚之門及潛位思世揚語人曰得惠
先生來則幸甚且致書世揚即至拜右平章事時左平
章牛金星也世揚擁大輪揚揚出入亡何自成敗走世揚往
北兵入燕三年不見用或問其困泰世揚先朝夙望今年
老如未用當放跡毋令索未長安也攝政王從之世揚遂
里綏德副總兵王永強作亂劫世揚從軍流掠富平敗
于太原鎮未強自縊世揚不知所終

辰州杜烈女詩并自序

余辰之城南杜氏女也父偕公母姜氏生余二女及兄弟兩
 人母孕余之夕夢一女子玉聲琤然向母而揖自稱英臺小
 姐欲組居數載母覺而孕及期生余遂名小英父母目
 愛之余娘世適郭東王氏素巨族善刺繡早寡余每就
 姨學之頗工余舅氏姜伯仁邑庠博士也余祖與父俱
 博士負舅氏嘗過弄余喜余聰欲訓之余母喜而聽之
 迎舅子家之小園挹涼軒取古今烈女閨訓逐一詳誨
 其古文詩歌例皆烈女節婦語錄他不敢從余嘗讀
 本蘭記述黃崇嘏傳莫不心訝以為女子混迹男兒縱
 完辟亦藏身危險切非之甲午王師掃蕩辰以左右
 舉足寔難兩全余母携之入山累月適王帥大括山窮
 崖絕辟鳥飛不反者拔援而上余為小軍所獲當求死
 不得小軍進之主帥主帥將圍不免余含泪跪曰此身
 敢不相依奈母昔年病余嘗設有誓期為母齋持三
 年報奉今已兩載十月矣尚差兩月倘將軍能寬我俟
 回向完沐浴薰衣以充下陳所甘心也不然惟祈一歿將
 軍姓曹亦有母事之至孝聞余言泪下竟如約蓋洋、
 洞庭余非不能死也忍以一片丹心投之荒烟野水中遂無
 知者時當大比楚賢士大夫俱集黃鶴白雲閣節鉞即

楚與鎮撫楚者或具持識且余里應選者亦必有是日六
 月廿四日也主帥辰起以鏡贈余、拜受和祝曰彼求鏡圖
 吾恐鏡破耳主帥素憐余不欲閉之舟中以漢上一室相
 儲日午余自知不免曰後詔主帥曰感君恩寬生此恨
 合報無地但余粗知筆墨昔不敢言今不再隱矣余母
 為他軍投之湖畔今余與汝好合骨肉之情寧忍忍乎敢
 借紙一幅作祭文江上吊之祭畢則終身偕老矣主帥諾以
 紙筆給之余私笑曰非祭母也寔自作絕命詞以傳此千古
 傷心事耳日賦詩十絕以油衣一幅納之胸前至晚臨江
 祭母滔、大江東去或得與波上下以充一身之辱耳江神
 有靈擁余于怒濤驚浪中得傳不朽亦非敢望也絕命
 詩十首

家鄉一別不勝情此日含羞到漢城忽聽將軍投括令教
 人馬敢情餘生
 征帆又說過雙孤掩泪聲、却夜烏、墓入江魚波底去不留
 青塚在單于
 骨肉親辭弟與兄依人千里夢長驚踈魂欲返家園
 路報到雙親已不生
 厭聽胡兒帶咲歌幾回腸斷嶺猿多青鸞有意隨
 王母空教人間設網羅

一
...
6
...

遮身猶是舊羅衣夢到瀟湘何日歸
遠涉風濤誰作伴
深遙祝兩靈妃

生小伶仃畫閣時讀書曾母兄師
濤聲夜悲何極
猶記挑燈讀楚詞

閑時閨閣惜如珍何事牽裾逐水濱
寄語雙親休春
戀入江猶是女兒身

生平猶是未替斧自投江瀾歎不齊
河伯有心憐薄
命東流直遠洞庭西

影照江干可勝悲永辭鸞鏡斂雙眉
朱門空許成
秦晉死去相逢絕不知

圖史當年強解親殺身自古微成仁
管輅雖愧奇男
子猶勝王朝共事臣

陳簡肅

誅安陳簡肅雍踰冠登弘治進士在京邸見鼠穴壁

一新偶坎之得書二秩俱兵道之術讀之神解遂請土火

二道後宮勦峒夷出入夫及間有驗撫巡驗撫南轅

三月晉大理寺卿王陽明代鎮告之日寧藩必叛宜備
之在棘寺嘗署刑部閱因有僧九人公素不喜僧訊時
俱杖斃逾三日頻見僧為崇尋卒年五十二子應和隆慶進
士歷河南布政使子秘書不辭矣應和長子某狂易焚其

書簡肅公曾孫承遠說

九螭玉樽

崇禎已卯冬錢塘朱方伯本吳以兵備高州嘗墾地三丈
餘得古塚有髑髏如斗旁劍一金甲數葉又九螭玉樽一
血漬斑剝五色皆備朱珎之今不存

神廟遺事

大內牡丹戲開神廟思以磁瓶注之偶江陰民有一均州

瓶高數尺許欲得十金或笑之忽內官覓進上喜問價索
日二百金上諭內官先給百金如未肯再給五十金後得之

神廟寵李敬妃死上簡括其房闈得一床究問何求
日石尚書所進上大怒即除却所服飾決意誅石果矣

神廟侍太后最恭焉梓官殯殿座蓮花九枝
神廟問內侍日外間說我字若何對日甚是寶安上曰

老氏云知美之為美于是絕不復書
御史劉光復既逮褫帶落內侍手上顧見之曰此劉御

史帶也御史何在對日在朝房候旨上日送遂他去
三途並用

三途並用謂科貢吏也近來人多不知以甲科鄉科歲
貢當之非也

試部曹

泰和郭子章曰南京工部後庫多貯舊卷查洪武年間案卷與今無異特有試印中試負外試主事等官其都吏令史俱用花押視尚書花押不甚小

兔鷓生印

洪武初寧夏都督馬鑑宅所畜兔鷓忽生一印訪于老者曰此不祥也城其空手後空果以付所驗

長坂草

當陽長坂趙雲戰今草尚斑楚志

鱒魚

鱒魚不過鴨關驛上饒鄭以律詩出似游魚過鴨關

西施神

苧蘿村土地為西施蕭山縣

香毬

司馬相如美人賦云金鉏薰香鉏音匣香毬也祗席間可旋轉者西京雜記長安巧子緩作被中香爐即此

岳飛廟

湯陰縣岳忠武廟間壯西廊從祀數十人皆當時同事文武諸人寢殿祀忠武及子女廟門內祠施金鐵鑄秦檜王氏万侯高王賜兒張俊五像過者擊之已破

康翔座右銘

惠安康翔用復舉于鄉絕意仕進遂授都察院都事作座右銘中庸五帝指之訓可以為學曾子三省之言可以立身孟氏三自反之說可以居鄉

諸城古瓦

諸城縣西南二十里有古諸邑即春秋文公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處今城北皆湮而壕東北猶存故跡此臨濰水嚙南岬塌出古井瓦甚之中得古瓦厚大且堅瓦面皆作細紋聲如鉄扣之鏗然與今瓦迥異二千年前物也古人性巧心醇凡制為器物皆精緻不苟故有碑世用不似今人一切鹵莽祇解博利已也陳博諸城縣志

蟠桃核

南京大內蟠桃核其丰容米二升七分刻蟠桃右刻歲朔三年又大鵬翅骨長數丈管同尺又大魚脊骨節合抱如白以上俱陳冰遠所見

元寶

北京節慎庫金銀元寶各一蓋鎮庫之物以掃登其上其邊尚高于人也上刻永樂九年

龍宮寶石

成都唐高僧智浩嘗誦法華經所居近龍洞龍女時來聽經一夕貽一明珠浩不受珠化為石似石榴以水洗之有回

字曰龍宮寶石至今存焉見明初金室禪師宗詩中

麒麟皮

弘光帝初顧瑞屏鏡錢燕孟麒麟皮方二尺之狀

童子命名

新河宋登春游楚京山唐氏贈二童子呼為赤砂白石

夏銀

天台夏銀能詩文拙于書凡題識輒令友人潘禎代之禎弟禎進士禎嘗有難色銀于是勉學書自為體他人不易識也當時甚易之今頗有珍者楊開宗說

丁賓

丁尚書賓初舉進士見座主王錫爵錫爵曰既為弟當略看古文丁請古文云何錫爵曰如韓柳歐蘇是也賓問韓柳歐蘇是一是二人或言廿一史賓曰一人如何做許多尚書名臣也初年寡學故爾

李蓀

內鄉李蓀于曰嘉靖庚午進士選庶常授檢討在遼南京儀制主事歷提學副使罷歸蓀多歲書好學者于填注筆諸書後語該博其持論多些毀道學訛評氣節而詆王守仁太過言多共寔諱為者常與也左官家居好縱倡樂有所狎女優往來汲洛間蓀微

服往從之女優登場為之按節群優漏言于主人主人延坐惟飲竟日借廐馬與女優連騎而去中州人至今傳其事

鄭之文

南城鄭之文應凡公車下第薄游金陵時北里為湘蘭負盛名與王百穀諸公為文字飲易視應凡應凡與吳非熊作白練裙雜劇極為詼調聚子弟演唱白湘蘭觀之湘蘭為之微笑司業定襄傅振商訓士清嚴一日名應凡臨東廂下出一編擲地數之曰舉子故當為輕袂蝶即收以夏楚久之乃遣去應凡舉進士傅晉北祭酒介錢謙益為謝過傅一笑而已應凡官南部郎終知府

軍器

京師西內戊字庫貯一切軍器如兇盛刀劍之類凡諸者有銼磨匠治之其法先塗香令潤透後以兩柄鋼勞銼之其鏽盡脫復磨以礪石光明耀日

鏡梁

錢塘唐鍾王嘗讀書古僧寺見鍾樓傾圮有銅梁一為宣德五年物購之久而過海寧沈氏其船屋為梓枋丈許上載弘治歲月甚詳又銘而購之命之銅梁刊曰

昆陵龍

崇禎九年四月江陰之青洋獲一物如鯪鯢有鱗角四足、五爪色青黑長可五尺漁人以進常州守陳瑄曰龍也時孫慎行拜禮部尚書瑄作龍見說繪龍其首以祖道而鄭鄞北上謂陳守獨贈宗伯也未請別多請記不聽鄞至京口貽陳守詩其題曰龍見于昆陵已鄞至京下獄作活龍說識 上謂出自陳守云龍見非休徵歷、有驗上得之以語太監曹化淳此事果否化淳故善大司馬陵完學完學以語侍郎蔡奕琛奕琛遣急足走常州徵狀陳守進鄭氏詩扇事得白先是陳守放龍西門外潭中日啖池魚土人覓之始知非龍也

塞河

俗傳宋禮治河于汶水發源處鑄七釜塞其泉水始泉

章湘友

長興章湘友嘗有道士至其門云奈人授以秘書卷先覽上卷候十五年後發下卷章覽上卷頗平久之發下卷夜夢道者責以負現斷汝足忽足廢臥床三年又夢道者云知汝悔心且遂汝足遂能步令治五旬人欲傳其術終秘之自云吾持守是書非能用者如用書後人也

劉漢儒

大城劉漢儒任四川巡撫長子某從官而歸下巴江經張桓侯相山勢險惡自下望之見崖石如神像例先祭始發劉氏子不信竟發湍湍奔迅覆其二舟俄已縣令致祭謂此中丞子必移罪我余何禱華恍惚間有三人對劉氏子又二僕出水又二僕沒矣劉氏子得悖疾抵家卒

仙人島

崇禎甲申春三月長安共守戶部郎中孟津陳惟之與司餉永平學家以海船南奔甫出港颶風大作舟搖靡從沿潮而行抵暮折入一島隱見燈盞舟人毋驚岸上也夜分復聞机杼聲乃稍安質明以二三蒼頭登訪遇女子數輩俱妍皙長襦廣袖滿插山花見客而避忽共之意其仙也行里許稍進平時望牛羊在牧鷄犬相聞珠居數百家方田作訊之則導至家有叟出揖布袍芒履大冠看其龐眉長數寸貌似紅玉問官長所自曰自永平共風者也曰述時艱叟謝不知問其里姓曰某姓年百二十有五此地長春不甚暑祁稔而不飢壽而不夭俗稱仙人島云問何代至此笑而不答因命其子進雞黍享官長餘劑一豕炊粟一石享從者其子亦百歲餘人也叟曰吾居此百年絕外事漁舟間一至距永平千二百里矣昨竟一日至亦奇道也吾山中饒木石公能居之手陳

辭為留馬日饌魚鮪向即大治具土人多壽有二百餘
歲者惟日飲潼乳啖薄糜不出戶耕人供豫嬾女不黛而
妍無禽鳥馬驢衣俱木棉其布織潤勝于紵綺設食潔
甘而無酒陳所携酒取飲之數進不云佳也擊鮮則容
我終不赴客飲久之舟人思誅謂乘風四五日可達永平
也別以八月望後一日贈雙白金笑卻之曰山中無需此也
贈以梟日吾田自沃陳氏內子贈其嬾女珠翠衣鈿之
屬皆不受僅受帛衣若干島人群送既揚帆猶登海
山遠望云陳再宿遠永平恍然自共者累日

錢汝結

崇禎甲申北京陷常熟錢汝結布高閭變哭三日及已
百南都之變一日襍被入庄收麥因飲鎖鑰付家人曰有急
可沉井中汝結平生未嘗外宿家人疑之近庄里許使重
子先生往久之不至扶路求之不得明日得屍于僻路以水
中蓋自沉也年五十絕筆詩曰吾族在宋代輪翻稱名門
願思仕韓節終允無顯人大明既中天稍登縉紳道茲
三百年奕葉被國恩小子最不才慕吞觀國賔道茲祚
中絕空傷髮嬾魂五人下農稼四葉太平民祈以此非吾
分嬾生愧此身俗蓋棺意欲與楚龔論

何母董氏

錢唐何母董氏老而發有田數十畝在起山無子徒從子良
棟甚厚崇禎庚午良棟鄉薦為竭力治裝歲贈並不
薄乙酉母迎良棟一家以往資給之已良棟謀任母痛哭
止之良棟不聽委署臨安令殺前令
唐士母聞之大怒逐其二子誅取斧碎其登科榜額
罵良棟絕不許往來唐鍾玉親見其事為作贊

祁彪佳

祈世過結興偏門內之能仁寺有豕臨及哀鳴聞之問
值四金命脫之放寺中凡三十年去歲死重可五百斤

伶人馬錦

金陵伶人馬錦其先西域人嘗兩坊角技演鳴鳳傳奇
而西部李氏為嚴閻老獨絕馬錦自以為不如竟適三
年逐故部告諸客部曰今若奏鳴鳳願效所長于是親
嚴相以相奏畢李氏大驚服夜問所自錦曰我安所自哉
閻令相國顧東誼猶嚴相也走京師求為其門卒三年
日於朝房察其舉止聽其語久乃得之此吾之所師也李
氏曰善

左懋第

左蘿石北使被幽弘光敗報至攝政王使人宴左侍郎飲
頗酣問今日何故曰此太平宴問何自曰江南破矣左大怒

仆席于地其絕命詩曰山折巢封跡路迥片雲南向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難盡蕩作寒江絕不磨閏六月十八日臨刑又書曰生為大明忠臣死為大明忠鬼都人吳某收殮同遇害五人兵部司務加職方司主事崑山陳用樞

關爾梅

沛縣關爾梅用卿一跡古崇禎庚午貢士能詩文陳百史徵時嘗主其家



北游錄記聞

鹽官談遠孫本著

八旗

五代史契丹初嘗推一大人建旂鼓以統八部合清制三如之入燕之後以漢人盡歸之外城其漢人投旂者不隸也至隸內城正黃旂則轄正陽門德勝門錄黃旂則轄東直門西直門正藍旂則轄宣武門元明承內錄藍旂則轄崇文門元海岱門正紅旂則轄德勝門錄紅旂則轄阜城門元平則門正白旂則轄朝陽門元齊化門錄白旂則轄安定門各旂下無輪貴賤各給田若干收其租不復給餉

朝宗系

太祖武皇帝

紅犯兔 太祖長子先隸攻撫順稱兵見殺

昂犯兔 貝勒

青犯痘 貝勒

太宗文皇帝

子壯大哥

子二姚塔少塔

子偏阿

子二台吉越奴宿王

順治皇帝

子雅勒

焮疔痘 英王國語紀音音王
湯鳩太 攝政王國語墨勒根王

阿吉哥 據王國語

鼠兒哈赤 太祖太僕寺卿黃憲胤祭酒

長安明 日勅科高桂刑科袁懋功工科

尖山

志行

狡兒兔哈赤 太祖季弟國語烏金王

太祖婿

王哈赤 貝勒王世忠之親支

李永芳

首事

建人初起事同輩三十七人並魁偉絕信用勁弓長
數尺夫如椽勢悍好殺所屠遼人十之八至天聰崇
德間始漸斂其威先是國人曰秦潛入中國習書二
年而出回製滿洲字若干並習蒙古字
內院寫滿字其人胡蒙繫名翰林稱相公帽不頂日
支院饌其列街學士等官始支俸

修史

修。史月給詞臣八婚編纂六朝章奏月五婚修明

史月三婚明史成止編年范文程閱二十一史謂編

年未盡仍另撰編年章奏月呈 太僕寺卿黃憲胤

祭酒 朝太宗定錄科高桂刑科袁懋功工

科蓋意定在和其朝亦避去大明皇帝自稱敵國小

國以我邊臣諱之不上又裁計殺袁崇煥事頗詳

滿官

滿官止七品無正從文武五轉有過則免官而本秩
自在無降罰京堂俱一滿一漢印殊滿官如遺祀郊
廟俱滿官他不得預

朝饗

朝期每月之五日不論朔望亦名拜定未嘗御殿也
惟元旦大慶或一臨御內院在 殿之左駕或不時
至詞臣入直非召見不出

朝饗賜宴三品以上銅盤置大觥牛羊豕之腸胃不

之道也四品以下木盤其餅餌精甚

新下降官日越再點三品上紅四品綠頂凡太宴執

杖每二人昇一木盤分割肉散之

癸巳正月朔昧爽 上堂祭 百官候于門外有

項吏部侍郎尚書侍郎內院學士詹事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大理太常太僕寺卿國子祭酒各科都給事

中掌河南道京畿道御史會東廟移時御殿諸王各
 官朝賀訖大宴且退又傳前詔且暫止午門內尚書
 吏部高爾儼禮部胡世安兵部金之俊刑部李化熙
 侍郎吏部孫承澤成克鞏戶部王永吉趙德鼎禮部
 孫端呂崇烈兵部張鼎廷刑部孟明輔工部劉昌學
 士劉正宗魏天膏詹事薛所蘊左副都御史傅景星
 大理寺卿王邦柱太常寺卿段國璋太僕寺卿黃熙
 胤祭酒李夔棠都給事中吏科魏象樞戶科楊煥禮
 科高桂刑科袁懋功工科劉顯績掌河南道御史朱
 鼎廷京畿道御史吳達候內院大學士六人至引入
 序列立殿下左稱 上御靈輦自殿側東門出黃蓋
 曲柄二全爐導御太和殿內夫人二侍諸臣入各手
 携坐壇升自左階歷太和中二殿至位育宮前東
 侍大學士范天程先入侍賜序坐天程又傳問各年
 曾宦履轉奏訖于是進御几，蒙袂飾以金寶去袂
 俱黃金器命諸臣饌銀器米長粒甘香不知所產進
 滿洲舞凡二三十人北面立衣文豹者持彩箕一背
 盡虎頭最西一人少前而歌其人齊以杖拉其背曼
 曼有聲作磬折狀似太常武舞用干者又少前衣貂
 錦朱頂金帶者四人結隊舞低昂進退有度一隊畢

輦更一隊四吏隊乃已又進魚皮舞魚支部樂也舞
 三四人旁四人佐以琵琶胡琴又進高麗人斛斗之
 戲 上之權笑又進南東樂繼以教坊司樂每奏技
 文程侍諭以某部伎也又優人演雜劇編酌金觥薄
 暮徹席賜諸臣携回

元至正九年宴上京凡預宴必麗裝飾流奢馬宴見
 王文忠集中 朝門下馬牌今石刻

滿製

遼史太宗德光入晉之後皇帝與南班漢官用漢服
 太后與北班契丹臣僚用國服其漢服即五代晉之
 道制也帝衣冕祭祀宗廟遣上將出征飲至踐祚加
 元服乾亨以後雖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漢服重熙以
 後大禮並漢服矣皇太子親王諸王俱遠游冠三梁
 制稍別金史太宗皇統元年始御袞冕章宗明昌三
 年四月壬寅朔令宣聖廟釋奠三獻官并執事與專
 者並比服倍 崇官公服學生儒服元史禮志載冕
 服今順治二年閏六月朔定官民服飾公起花金帽
 頂上銜大紅寶石嵌東珠三帶用自玉板四塊圍以
 金內鑲一綠松子石一品侯伯同帽頂如上嵌東珠
 一帶用方玉板金鑲之 一紅寶石二品帽頂紅寶石

嵌小紅寶石帶用花金圓板四鑲紅寶石一三品帽
頂銜一大紅寶石中嵌小藍寶石帶止花金圓板四
品帽頂銜藍寶石中嵌藍小寶石帶花金自板銀鑲
邊五品帽頂銜水晶一嵌小藍寶石一帶素金自板
四銀鑲邊六品帽頂止銜水晶一帶琥珀板四銀鑲
邊七品頂嵌小藍寶石一帶素銀板四八品花金頂
帶明羊角自板四銀鑲九品雜職同花銀頂帶烏角
自板四銀鑲貢士金雀頂高二寸帶同八品青袍藍
緣披領同諸生銀雀頂帶同九品藍袍青緣披領用
吏氏烏角葫蘆頂衣及領純青
命嬪如其夫之服亦因姑帽披領窄袖楚製長可拂
地辨髮周環雜寶飾
朝衣上下兩截其下幅摺折不拘數如貂裘另緣以
皮針工累日方就

六七寸者橫額之上或為一縮緝積青頭者于方頂
循十字縫飾以珠其中必有以火者謂之頂珠帶旁
各絡珠結綬長半帶垂之其衣多白其溢春水之服
則多鶻捕鵝雜花卉之飾溢秋山之服則以熊鹿山
林為文其長中鶻取便于騎也
天子親王郡王左右曰蝦曰白現帽上俱孔雀翎其
翎文三錢形曰團公目子同兩錢形則曰山額真其
文僅一錢則梅勒哈刺也雖六卿避席其人尚少壯
過四旬俱悉祈下所生子女聽上選配或聽親王並
不敢自主滿人相見不揖第舉手右抱頰女對容垂
右手則頰女亦引右手于面以為禮西夷頰女裹裝
而垂于肩不如滿洲妍麗也

聯宗

近時凡文武科第姓同者無論殊方遐域輒聯宗欽
叔姪兄弟總譜尚書王文奎驟貴附族甚眾俄改姓
沈又諸沈附之內之諸里又皆並宗戚之門也唐李
義府為中書令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敘昭穆而
無賴之徒為合藉其權勢拜為先叔者甚眾給事中
李初六與同譜欽昭穆及義甫出為刺史
遂即除削義甫聞而銜之及後相乃令人誣構其罪

竟下獄自殺

乙未學士陰胡必龍主禮閣紹興有氏胡氏九人嘗于蓋錄書及學士因例避不得預試文以為嘆

雜婚

胡必龍父佐書銓曾邑人丁某亦同事相善胡聘其女乙酉必龍舉京試以丁氏而阻更聘徐氏女亦銓史所厚善也亡何成進士劉大司馬餘祐強守其女且曰即丁氏未不妨並耦也因饒徐氏徐揭其事胡報以穢語迨浙東下丁女物故其父官江西 縣丞已胡奉使領詔至丞工謁不納按宋江夏馮京當世自鄉舉禮部至廷議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克佐方自官掖勢欲妻以女權至其家京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殺出愈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又金通州賈少冲卷二年進士劉等欲以妹妻之少冲辭不就曰富貴當自致之

白塔

皇城正苑萬歲山上相傳遼太后蕭氏梳妝臺今廢側于峭治 以西僧言建白塔三層其形如瓶按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壬戌江淮樞撫楊健真加言以宋宮室為塔一為寺五已成詔以水陸地百

五十頃養之又二十八年五月丁巳建白塔二名高一丈二尺以居呪師朵四的性吉等七人車先後道合如此第揚覽白塔在臨安慶勝之宋非若今之禁苑也

保債

順治初滿人索溢長安新定謂其具易與往告貸須一人預券如百金例餽五婚月徵子錢不爽時刻少自進則移坐預券者詔尋及之宛平陸萬兩成進士選庶常除國史院檢討當預券失期道上被執裸剝于家竟免官黨邑不樂游大同適姜瓖之變死焉又學士潛江 劉肇國雙膝河道過猪市滿人據前柱其面突入邸舍母妻震恐肇國坐廢家因以破又私文院編修宜興陳于鼎為姑蘇申氏預券方修史于玉芝宮歐赴刑部責之聽三日命杖二十官免朝士預券非代債則株累巨測如此按元太宗窩濶台十二年以官氏貸回鵲金償官者歲加倍名羊羔息其害為甚詔以官物代還仍命凡假貸歲久推于本相俾不止著為令

郭應忠

戊子四月先是宣府赤城衛材官郭應忠所善防守

秦人張某以女字其子張氏家貧厚欲女還秦應忠
不許曰吾亡子侍女而瞑若去汝徐來可也婿等女
夜適為卒所執皆泣別約來迎誓不他娶女足不出
閨既久之應忠欲另遣其女偽書以遺女令應忠請
之請至不復來更嫁女夫失望立痼疾日狂走市中
亡何應忠亦痼疾服先朝衣冠跨屋脊云城隍神來
也其家各兩防之四月某夜應忠忽舞刀云殺一狐
婿奪刀於中背自潛逸出應忠竟斬其女提首呼市
中曰我殺狐矣守備遣卒縛之入門則宿疾脫盡大
哭其女曰我殺狐非女也守備以呈兵使者俱素知
其人真不向應忠殯女柩陳臥側日扣木魚誦經焉
初城中夜聞噪聲不解其自第三月有應忠之事

生日

西洋人生日不論本誕節氣如蠶蟄日生其日無定
期凡正月遇節即是也
滿人無生日以春草榮枯為度
清朝初掠漢人揚原諸生也云習天文遂官欽天
監名畢車器

辨髮

甲申五月三日攝政王入京下令辨髮六月

日許官民服髮如故乙酉六月滿川孫之游若琳
各工章請辨髮如團俗之聯言臣妻女並辨髮遂拜
兵部右侍郎後去為土寇所執土寇嘗之曰爾貧
一官辨天下之髮我嘗種爾髮雖具巔插髮數莖死

馳疹

滿人不出疹自入長安出疹而殆始謂漢人染之也
於是民間以疹聞立逐出都城二十里而都城外俱
滿洲賜莊彼寡人于安所適宇多茹泪棄嬰道側或
遮一室不能單外至斃其子女見聞交痛東江未巷
商某捐錢三十萬助逐自攝政王沒其令稍弛疹家
報兵馬司即引繩度隣右八十步繩以內官吏俱不
許入署都民始安乙未春仍逐疹如前以駕在南滿
子遂禁人南出

爭道

八旗下廝養執車策騎值朝紳不避稍一誰何應與
詔侮或致各役導之聲以博笑或牽帷曰是誰家姬
子陳少宰名夏詔尚書官令滿漢人值朝臣皆旁行
遠避犯者送部扑責而不能行也給事中林起龍至
爭道受鞭攝政王禁諭令少戢矣

鈇券

成國公朱純臣從于鶴卷 以朝定功臣封爵
製鉄卷遂上先朝賜券而匪獨卷次也凡舊勳皆繳
進獨折城伯趙之龍以卿士懸隔系之納

樂章

順治三年禮部尚書李若琳請改定郊廟樂章于皇
內院及詞臣改定但屬辭不論律呂也

計典

丙戌部院始大計群吏據按所揭以黜陟臺省欲
循故事糾入滿人不欲也陳名夏力主之臺省拾遺
奏上多被反坐

己丑大計鑿前事雖糾檢亦僅二耳

禁蕪

京師備販肩裝者各高呼待售戊子攝政王俄聞外
城黨产而疑之遣騎馳捕絕無有也自是肩備捕息
第搖鈴為豫凡二年復故

輿導

初諸大臣乘輿呵雙藤擁篲丙戌戒輿藤惟擁篲
丁亥禁篲背燭籠題銜己丑滿官呵導伍伯一人肩
雙藤也許篲背題銜無滿漢書燭籠也並壬辰冬
乘輿呵雙藤也市騎不盡下停鑣旁趨以為常

脫籍

隸於旗下名受所轄雖官中外列三九一謝事隸旗
耽役本轄子女不得避也沈文奎近贖出蓋寬例前
此萬不能得

墨封

內院諸公封條俱墨筆以崇旨殊筆避尊也按先朝
無此例且外而九列下至斗食之吏皆殊批獨不備
上字

國俗

滿州婦所携器物俱首戴如食茶酒玉昂首掉臂略
不傾仄

酥酒炙羊髓所成每三月編行賜廷臣以雜水而淡
氣難易醉滿洲家釀人參酒為佳茶有酥素之茶純
用芝蔴

款客徹一席又進一席貴其禮也豚始生即子直決
月炙食之英王在時嘗宴諸將可二百席豚雞鵝各
一器徹去進犬豕俱盡始行酒

滿人極敬母又善事執友長輩命坐而坐命食而食
然不好居積厚利重祿率隨手盡窮奢極麗垂索而
止喪必大葬生前玩好美珠重錦焚于座右不惜也

順治二年十月朔領曆式

御覽曆內用印杏黃綾袂裏之

皇太后曆四丞

皇叔父攝政王曆 御覽同

左鑲黃旗白旗鑲黃旗各設亭寘曆以次而下

右黃旗紅旗鑲黃旗鑲藍旗設亭寘曆亦如之

鑲黃旗攝政王寘寘亭內

黃旗

白旗

紅旗多隆親王歷七本全黃綾袂裏之浴得貝勒歷

鑲白旗額克親王歷七本全黃綾袂裏之浴得貝勒歷

鑲紅旗都魯古公歷七本全黃綾袂裏之浴得貝勒歷

鑲藍旗發魯親王歷七本全黃綾袂裏之浴得貝勒歷

各旗固山額真歷左二十几右十二几每三几相連

鑲黃對正黃白對紅鑲白對鑲紅藍對鑲藍第一几

真滿洲中歷氏歷七政蒙古四本漢中歷氏歷七政

四本黃紙束之又滿洲歷百本几真滿洲百本又

次几真漢氏歷三百本蒙古歷五十本几各官一人

天文生一人昇役三人

左諸侯曆 智明王歷四親王 藩王止給蒙古歷百本

朝前左右各五几各真綿紙氏歷三十本

給各衙門氏曆并七政歷內三院共五十本七政二

十本六部各十本七政十七本六科共十二百本七

政十八本都察及各道共千六百本七政二十五本

通政司大理常太僕光祿鴻臚等寺尚寶司國子監

共氏歷二百本七政多寡不一五府卷儀衛各五百

本順天府欽天監各千本太醫院上林苑監四夷館

大典宛平兩縣各百本內院中書科三百本河間保

定真定大名順德廣平永平府各千本七政二本

王歷注三十事東宮親王同氏曆注三十二事去適

歷注六十七事係先朝式

回西域馬可之地年號阿利必異人馬哈麻之所

作也其元起于隋開皇十九年己未歲為志九執志

出于西域開元六年詔太史監瞿曇悉達譯之斷自

開元二年十一月朔為歷首謂周天望前曰白博望

後曰黑博望其算皆以字書不用籌策其術繁碎或幸

而中不可以為法明洪武壬戌十二月授翰林編修

馬沙黑馬哈麻勅謂士將入胡都得祕藏之書數十

百本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尔道

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意即今西洋曆也

僧轉世

烏金王雲起人曰 今上蓋僧轉世也往時廣寧有僧苦行能化暝坐忽開目泪下云又累我一走遂寂是日 今上生

詩刺

御史 李成紀巡按江南聞善嗣^及種人改唐詩刺之去年今日此門中 銜面醜醜相映紅 銜面不知何處去 醜醜終日醉春風

敬謹王

癸巳十一月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喪自楚至京郊日赫珠帶珍玩亡身古者喪事不入國王有進品無退惟居建寧王後被誣賜死彭原代宗大歷三年遣使迎喪彭原既至都門喪輜不動帝謂李泌曰豈有恨耶卿能祭之輜乃行

婚禮

甲午六月甲戌再立中宮廓兒沁圖鎮國公綽爾吉之女先一日遣告都廟是早中宮儀仗設于鎮國公第列黃案二于廳事之中左太和殿設黃案一太和門外立彩亭二內院官禮部官捧冊甯中道上太和殿置黃案經臨視畢遣官中出門置之後亭校尉昇

自太和門出至第前內院官禮部官捧冊甯中宮禮服迎于堂下立各官置冊甯于左案宣訖授女官二人中宮起授于侍女置中案拜訖登輿入宮前引冊甯鼓吹至協和門儀仗均俟輿過中道及太和殿之階下輿入宮和碩親王以下文武有頂帶官以上固龍公主和碩福晉以下多羅貝勒女多羅格^格^格^格勅國公妻以上公侯伯妻以下固山額真尚書精奇尼哈番妻以上俱集階上率多爾机昂邦蝦詣 昭聖慈壽恭簡皇太后禮畢還宮少頃出御太和殿樂作諸王入坐左右前設兩簿大駕文武有頂帶以上官亦分坐左右涼殿下宴其龍^用公主福金公侯伯精奇尼哈番固山額真尚書等官妻宴于 皇太后前又明日諸王文武百官表賀稱詔天下是日 皇太后儀仗設如前中宮儀仗列右翼門外入謁禮畢還宮

優賜

辛卯正月 上親政賜和碩親王銀萬兩段百匹多羅郡王五千金段五十多羅貝勒三千金段三十固山貝子二千金段二十固倫伯達力勒公及固倫得愛惜喇^喇公等各千金段十固倫公主段四十和碩格^格段三十多羅格^格段二十多羅貝勒女多羅格^格

格段十五三等公各百七十兩三等伯各百四十金
三等京奇尼哈方各百二十兩四等阿思哈尼哈方
各百金四等阿達哈方各八十金二等拜他喇布
勒哈方并空管梅勒章京等各五十兩拖沙喇哈方
空管甲喇章京及理事官頭各四十金空管牛鹿章
京并二等蝦副理官三等蝦拖沙拉哈方等官各三
十金專達封同撥什庫他哈赤哈方步兵甲哈達專
達等官各二十金兩京城內一品官各八十金二品
官各六十金三品各五十金四品各四十金五品各
三十金六品各二十金口外親王各段二百匹郡王
各百匹多羅貝勒段五十匹貝子及蝦各二十五匹
公十三二月加尊昭聖慈壽皇太后徽號和碩親王
滿達表萬金段二百多羅郡王五十金段百匹多羅
貝勒三十金段六十固山貝子二十金段四十固倫
伯達力勒公各千金段二十固倫得愛措喇公各
七百多羅貝勒女多羅格格段二十一公各三百四
十金二品公各三百三十金三品公各三百二十金
一品侯各三百十金二品侯各三百金三品侯各二
百五十金一品伯二百八十金二品伯二百七十金
三品伯二百六十金一品京奇尼哈方二百五十金

二品京奇尼哈方二百四十金三品京奇尼哈方二
百三十金一品阿思哈方另拖沙喇哈方二百二
十金二品阿思哈方二百金三品阿思哈方百九十
金品阿達哈方另拖沙喇哈方百八十金一品
阿達哈方百七十金二品阿達哈方百六十金
三品阿達哈方百五十金拜他喇布勒哈方另
拖沙喇哈方百四十金拜他喇布勒哈方百三十金拖
沙喇哈方頭等蝦空管甲喇章京等官百二十金空
管牛鹿章京二等蝦空拜他喇布勒哈方等官百金
三等蝦拖沙喇哈方等八十金專達封同撥什庫他
哈方等官六十金羊帖式及等帖同品法儀單哈
方物林之金四十八品官金二十兩京城內一品官
百金二品八十金三品六十金四品四十金五品三
十五金六品三十金七品金二十八品金十五九品
十金外省督撫總兵官百金口外親王段二百二十
匹蒙古郡王定南王平南王段百匹有十貝勒段六
十貝子段三十固倫伯達力勒公固倫得愛措喇哈
公與固倫得愛措喇哈公同品等人段二十八固山
下在京撥什庫拜喇各六金騎兵四金步兵二金
外兵各一金

八月加尊昭聖慈壽恭簡皇太后徽號賜和碩親王金七十段百匹多羅郡王金三千五百段五十多羅貝勒金千七百段二十回山貝子金八百段三十回倫伯達力勒公金四百段七回倫伯麥惜喇、公金三百段七回外回倫公主段四十和碩格、段三十多羅格、段二十多羅貝勒女多羅格、段十五回山格、段十回倫伯達力勒公女格、段七回倫伯麥惜喇、公女段七三等京奇尼哈方金百二十三等哈方金八十二等拜他喇布勒哈方金五十拖沙喇哈方空管甲喇章京頭等蝦金四十空牛鹿章京等三等蝦金三十等達封得格什澤他赤哈、方等達等官金二十京官一品金八十二品金六十三等金五十四品金四十五品金三十六品金二十口外蒙古親王段二百郡王段一百

甲午八月例賜的黃段六十四百匹金三十五萬五千有奇時戶部告訛未行

張瑄

介休張瑄崇禎戊辰進士入清官河南道御史館印內院洪承疇陳名夏並優遇之洪陳有密議必出集省決於他所事印以甄別臺員故往大神廟瑄亦預

馬素定瑄俄外補以洪陳意瑄銜甚遂指其不執通上出獵烏金王即下采疇等于臺基殿五日而吏部尚書回山額真諱拜陰為名臭地另達行在及還訊置瑄死釋承疇等明年復瑄官進贈太常寺少卿予其官如之

任珅

漢中平將任珍隸平西王吳三桂以逆敗先是通饒中朝或得其籍大司馬昌平劉餘祐左司馬吉水李元鼎輩並預焉命下法司向餘祐賄狀不知所對及云有儀二百金承服胥也非賄也詰李氏班後云儀狀雖具受否則未知也因拷掠及其家僅凡逮者鈇索三纒或五纒重可二百斤枳步強任元鼎諭四旬肯立垂斃法司請宥得釋餘祐六旬餘厄解

左右榜

元史皇慶二年始制進士科其制分左右榜兩場第蒙古色目人左榜三場第漢人南人三年一舉不及百人鄉試屬行省如江浙行省解額蒙古五人色目十人南人二十人其匯如此

清朝功臣子弟呈內院試策二道除官乙酉始鄉試丙戌始會試廷試一如先朝而未及國依也辛卯

徵元制定那該滿洲四十人蒙古四十人合榜烏金
超哈四十人烏金超哈即遼人也同漢人合榜初場
經義三篇各送本國書主及滿洲蒙古始進士各五
十人狀元麻勒吉授弘文院修撰今改名曰馬中

攝政王

庚寅冬攝政王殂于 初攝政王膝創塗以涼膏太
醫傅胤祖謂其非宜是日圍獵值一虎須尊者射而
衆從之時王創甚勉從三天度不自支退召英王語
後事外莫得聞也英王即遣三百騎馳入京大學士
剛令知其意五策馬再日夜馳七百里先入京閉九
門編告宗王固山等為備俄三百騎至皆表甲盡收
誅之英王未知也尋至被出身卯十月四日死八月
十七日吏部尚書談太死
辛卯十月傳諭內院曰據諸王大臣奏稱把禿魯王
即英王向來藐視 皇上授官天下官民素行之事
官民悉知及後墨勒根王即攝政王身亡之時欲奪
之位列合兩白旗大臣不從遂密差人均伊子羅勒
調兵迎往羅勒即領兵赴均諸王與大臣知覺舉首
及密向奪位之謀皆真因此諸王與大臣擬把禿魯
王死罪奏奉旨云所犯之罪定重死也理當但念

係 太祖所生朕心不忍止禁住宅中任其自盡而
已不意歹心不改又匿大刀四把諸王與大臣議奏
把禿魯王前罪甚大原應不赦已蒙恩宥養今又向
看守四車庫云聞我的一子與英親王為奴一子與
承澤親王為奴我之孩兒罷了原親另與別人侍婢
盡配了等語監中一間房并監門用大赫燒此事乃
刑部順承王奏請議罪奉旨令諸王與大臣公議衆
議為前此我輩死罪俱蒙寬宥今復如此案難存留
合詞具奏奉旨前此我輩死罪朕不忍加害今常如此
宥養之計亦窮緣此依從衆議欽此

壬辰三月二十三日諭朕初即位墨勒根王攝政之
音魯公阿代石汗什內布庫冷生機五人背朕
迎合墨勒根王以亂國政其所行事請朕雖明知猶
望此輩改過是以不發前罪豈意輕藐朕躬仍亂國
政朕不能隱忍因將若輩舊罪并發令諸王各大臣
審究。一今兩黃旗衆臣議奏頭親王時公阿代嘗
云這種苗裔不全除滅養之何用這種苗裔是誰人
喻、什在二人云除滅之言雖出我等口作何養活
出自于公阿代云見有藍旗例在一初時保護 皇
王六大臣一心盡忠公阿代石汗心謀墨勒根王向

整拜索尼云我們一心為主生死與共之誓俱不耳
了逼迫悔莫尔等俱封身勅貝子得享富貴整拜索
尼俱向罪降革又充整索尼于盛京折毀土廟享堂
一石汗冷生機什內布庫不散 皇上侍衛大臣衆
蝦等往將聖躬送與墨勒根王處又不知何故向整
拜大罪什內布庫首倡上往反受蟒段二匹亦不知
何故一拜音兔公阿代石汗等將久病女於蘇拜出
征後再三懇求嫁與蘇拜墨勒根王云你們女配與
蘇拜子理不合拜音兔等云我們與此女併我們心
全與了終將病女強送竟送于蘇拜家一皇上即位
時把國魯王厄兒刻王聽勸墨勒根王當即大位汝
不即位莫非畏爾黃旗大臣我們將不納汗阿沙
固山額真曾有言爾黃旗大人皇子即位者有幾人
不過數人而已我們親戚們都納王即大位此言墨
勒根王曾向我們說過爾黃旗與阿不爾沙有親
者不過談太及尔等更有何人一向時叔都親王曾
對公阿代云皇子即皇位更復何言惟以他人奪去
為憂公阿代以此言告墨勒根王故曾問罪以非尔
等陰謀勸進之故典一墨勒根王云把土把哈納等
養伯陽家令已長成尔等當領回拜音兔公阿代石

汗等云莫說見在這邊的孩子們即在那邊孩子們
還要添送過來連我們身子情願一同報効我們以
卑賤之身家蒙陛身勅貝子算入八家內沒世不敢
忘願終身報効竟未領回至雅什鉢兒會正法後始
驚懼領回又將 上庫中金茶桶銀二千兩蟒段二
匹貂袍貂褂馬二匹玲瓏鞍轡俱全其他以備養育
你們謝人養育兒子官以已財備之緣何動庫中之
物一送文皇后梓宮時昭陵時拜音兔公阿代石汗
什內布庫尔等為何不親送豈非忘主恩乎一上
避痘塞外時司膳官厄參領衆廚役釣魚止留二人
在膳所 上喚進膳所留二人以膳進厄參至 上
責數之厄參訴于公阿代石汗公阿代石汗不快
上責庇護厄參遂喚進膳二人責云尔等因何不候
厄參報進 上膳若後再如此決不輕恕曾以此言
恐一 上圍獵時公阿代石汗什內布庫不指引
上由坦坎坦坎伊三人任意行之上行一跡險峻崎
嶇駕前八亥騎馬失足 上步行而下公阿代等三
人從坦坎轉至上云這樣少年不學騎射如此跡
徑便下馬步行是辱 上也一又一日圍獵上行一
跡至峭沙懸崖之處騎不能下 上遂步公阿代等

等三人不引行坦欲反招呼平既獵兵云 皇上下
馬步行尔等俱宜下馬來遂下馬步行是恥辱上也
一又在圍獵中上方逐射一鹿什內布庫迎上爭射
一枝大鈿箭落近 皇上馬前 上遂兜馬而立
鵝莫免欲取其箭 上云取此箭向誰說誰與則
斷止令勿取一墨勒根王曾云如以我為朝廷以今
上為太子我何以有此病症索尼整拜革意向參差
難以存留遂將索尼投遣整拜向罪冷生撒阿代石
汗議云整拜八哈不宜留 上左右皆與奔波郭兒
阿哥不許在上前行走會墨勒根王欲取回索尼云
雖然如此商議大事遂讓索尼豈有至今尚不警醒
冷生机云能取回亦不寔心効力取回亦不中用又
公阿代石汗冷生机等議為免兇革公先皇無故強
收入黃旂仍令疎把都魯王又公阿代石汗冷生机
向墨勒根云太宗宿天時我等凡事皆隨土相索尼
而行我等庸懦無為王所素知一墨勒根王既沒之
後拜音兔公阿代石汗冷生机尔等曾奏云墨勒根
王下大臣十四員披歷肝胆來托 皇上之足皆破
格優養不知他們有何披肝瀝胆之處不托 皇上
足將何往尔等既以他們為大功臣又因何不取

他們家私一夏獵時公阿代石汗二人跟從蝦等身
穿金黃號衣馳射于 皇上之前一什內布庫不奏
轉奏自以為主竟准回家一石汗皆直宿之日私自
回家一太宗皇帝時什內布庫即入圍山牛鹿中忽
引蒙古王貝勒等例欲永駐塞外曾將此情奏聞一
內侍大臣妻及蝦妻應侍皇太后皇太后親定
什內布庫妻侍 皇后什內布庫不朝適 皇太后
遣蘇墨兒名女人赴公主府什內布庫路過云我妻
因何侍 皇后這全是尔唆撥的遂將蘇墨兒捶楚
致死 皇太后寬諱以為墜馬令醫調治三日始愈
一石汗什內布庫因八哈不令該直不該直常川侍
上石汗二人欲議八哈之罪私將大臣併名蝦聚集
索尼門曰今日所議何事是有旨傳集與旨傳集石
汗二人答云無旨是我們傳索尼云昨日墨勒根王
在時或何任意私為令與旨豈宜私自聚集議罪乎
言不可眾隨散去 上問冷生机曰頃者諸臣為何
事聚集冷生机詳奏其故 上曰不離朕左右懇勤
竭力之人反欲議罪若曠直朕懶任意私行者將如
之何冷生机密泄 上言于石汗二人遂寢其事自

不復言 以上罪款諸王大臣俱已審定一半議云
 伊等罪犯重大合該族誅一半議云各修其身家私
 籍沒兄弟子姪為民伯陽爾齊養石汗子八土把哈
 納墨勒根王在日不送賅 皇上墨勒根王既沒連
 保身七賅 皇上緣何又作送賅皇上之事既送賅
 石汗即官受石汗已賅緣何領內庫財物為此將伯
 陽革去職官併牛鹿為間人伯陽母革去和碩革去
 原領內庫財物送還審擬具奏奉聖旨朕思拜音免
 原係痛恨無為之人其罪多被諸弟牽連年已衰邁
 姑免死禁錮獄中公阿代石汗什內布庫冷生杭等
 俱正典刑家私籍沒拜音免弟男子姪皆免死革去
 宗室為氏什內布庫子姪亦革去為氏伯陽革去職
 官併牛鹿為間人伯陽母革去和碩革去原領內庫
 財物送還着刑部刊刻告示布之天下

剛令修史

昭陵之阻故事徇葬攝政王母官送而不款也宗室
 大臣勒令自盡後修定錄剛令書云自願送死又剛
 令隸黃旗攝政王隸本旗擇某代之因獲罪剛令
 不受昭弟長奈吏部啟心即受遺數十萬又弟察不
 害善滿書令存

豫王子

攝政王無子以豫王子 為子令亡

宿王子

癸巳宿王子 從萬歲山射兔連中雙兔 上大
 悅曰我安得生子如尔乎諸臣曰此即 陛下子也
 因子之

國議

清朝大事諸王大臣僉事議既定雖至尊無如之何
 上嘗諭內院曰御筆善為之生非易明若其有失朕
 雖曲宥不能也

筆帖式

筆帖式專習國書或京外衙門外而督撫並有之京
 官滿漢各溢本書世滿官先得旨施行送漢官奉旨
 則事且早定矣漢疏呈至內院仍譯滿書以進下內
 院漢人者棠檄滿疏呈御即得旨以內院滿人者任
 之其大事經諸王大臣處分既定下內院或更譯漢
 書以示諸臣

李燮

華亭李燮舒章中寓燕仕清為中書舍人凡大制
 作多出其手少宰陳名夏欲推陞內翰林學士胡統

虞御史張端不欲也嗾給事中陰潤劾少宰樹私奪
祿三月實內報不允奉表後告昧一載即入朝中唱
道卒

招撫

乙酉中府都督金事謝弘儀招撫廣西加左都督兼
右副都御史翰林侍講孫之解招撫江西加兵部尚
書兼右副都御史黃熙胤招撫福建恭順侯吳維華
招撫廣東俱自請往以不任免

滿書

癸巳二月十九日 上面試內翰林官通滿洲文義

三人侍講胡龍晉侍講學士編修李蔚晉中允兼
院編修檢討莊回生晉贊善次選可進者十二人
沙澄王紫綬張士甄熙艾元徵夏敷九何永章雲璽
韋成賢高光夔李廷樞張弘俊仍故秩餘五人未進
晚范正脉張文明朱廷璋成亮劉洋芳調部書

朝鮮印篆

三月二十五日改鑄朝鮮國王印篆滿漢篆以前止
清篆也

甲午二月朝鮮國王李暎上言明治十年十一月臣
欽奉勅諭朕惟自古帝王必立后以省內助然皆慎

重選選使可母儀天下今后乃墨勒根王于朕幼冲
時因親定婚未經選擇自用立之始即與朕志意不
協宮壺奉商已歷三載事上御下淑善難期不足仰
承宗廟之重謹于八月二十五日奏聞昭聖慈壽恭
簡皇太后命議事諸王貝勒及大臣內三院九卿詹
事科道等官會議皆以為是回衆心一同已降為請
妃政居側宮諭王知之臣欽此欽遵外與一國臣民
承勝感激謹奉表稱謝者臣誤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伏以恩均內服恒切仰戴之忱事關中闈濫承頒告
之命曷勝驚感徒積兢惶伏念臣屢保道基恪遵舊
度誠北拱偏荷字育之仁澤洽東漸久沐刑于之化
頃緣坤儀之有闕以致乾宮之克行何意眷待之隆
有此勅諭之典星輶遠降榮固出于尋常雲漢昭回
願不遠于咫尺自 駕肯荐被寵光茲蓋伏遇 皇
帝陛下日升月恆春煦秋肅南至德于建極普及述
遐遵聖訓于造端察乎天地茲申誕告亦及啟藩臣
敢不稽首拜嘉銘骨圖報隔三十餘里幸際正始之
時頌德萬斯年俾輝燭陽之摠臣無任望天仰聖激
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廷生保命丹

通玄教師太常寺卿掌欽天監印務湯若望定延生保命丹合符二百六十種各三斤為丸

試定詞臣

癸巳四月二日上面試諸翰林官君子依德文一首
曰第甲乙無錫都忠倚 士辰狀元 桐城何象雲壽傳
維麟錢塘黃机進武邑解州倫廷桂灤州石中桐城
方玄城傅以漸秀水張天植蓋州衡夏敷九黃前章
成曾黃岡曹本榮宗膠州法若真沁水張道濕大典
李爽棠桐城程方朝宜興周啟雋真定梁清寬板縣
張瑞臨胸馮溥孟津陳煥山陰胡必龍真定梁清標
大典張永祺仁和卓彝日照安煥馬密華若魯通州
張士凱蒙陰高珩仁和胡憲祥符王紫綬武進張宏
俊進莊回生景陵宋杞蓬萊王一曠鉅鹿楊思聖安
邱劉正宗孟縣薛所蘊宛平王熙河向左敬祖大名
程克鞏即墨藍潤高陽李蔚安邑呂崇烈晉江黃志
遠萊陽沙澄陽城張尔素濟陽艾元徵桐城王大初
掖縣王炳昆滄州呂備祖宛平章雲鷲鄆縣范廷元
夏邑李培真江寧李廷樞遂平魏天肯登封傅所霖
宛平王崇簡商邱李目文安高光慶陽城喬映伍其
四十二人內院陳名夏倡之以定去留也郭忠倚原

首腥故不易未幾列于前者或外補又不知所由矣
上嘗至內院問李目若試目何早也對曰滿洲文從
滋閱越且寔居第三何早之有 上為笑得留

學士內直

癸巳冬命國史弘文秘書三院學士各一人內直先
是大學士分入大內票擬賜內膳滿人疑權重故分
之學士預閱章奏呈旨仍下內院書紅學士代

馳繪

甲午正月始補文武諸臣封贈制誥滿洲勳衛殆萬
餘人俱不重絲綸第得封贈一官足矣漢官力持之
謂必藉如椽于內院擇坊局史官十六人分樞自
一二品始徵家狀于滿人滿人云若以禮來吾當相
付蓋亡論先時無徵即祖父名多闕其連人尚通一
刺亦所潤也制誥兼滿漢書翻譯為難如文制曰仁
曰懿曰肅等字俱譯作好武制曰元老曰長子曰文
人曰懿帥俱譯作德兵以滿字少故不爾文義強相
湊泊文或用古人事譯者曰我現在我之祿而徇古
人乎頗不色喜

散館

甲午七月望壬辰庶吉士散館烏金超哈三人錄黃

折蒲陽范承謨正白旗廣寧邊糧錄黃旗廣寧丁思
孔俱上卷習滿書漢書三十二人仁和領同宗侯官
薛澄清苑郭榮順德陳彩山陰金鉉吳江王錕萊陽
張珙徽咸寧崔之瑛長泰葉先登漢陽李昌祚嘉善
曹尔堪黃岡汪煥南閩喜楊允寧晉封耿介安陸楊
詒先遼安方猶鎮江張應龍游全均睢州湯斌閩
縣陳子達清潤白乃身興國盧高俱上卷南昌饒宇
斌青城韓庭芝鄧陽史彪古潯州李天煌沁水王紀
通州楊士斌滄州呂祖望豐城熊儵鶴泰州俞鐸新
建道曰冕俱中卷時內院擬定久之始得除校

詞林外銓

詞林除授並由內院甲午春宗王以內院之考議殊
吏部院互讓久之竟從始議內院稍省移部：吳素

公座

六部各公署不設高座並低几紅毯席地橫長枕滿
官至常伏枕處分口授侍郎判事政心即位侍郎下
能攬一却之權

止肆

止之東巡滿洲也稍念久矣累為宗勳所留去歲秋
切甲午春悅意欲四月往通玄教師湯若望以象緯

止之而終未獲也至六月戒期宗勳請文武各不能
止內自市驛六十頭與三十乘中外嚴裝以俟船重
日運不休也欽天監謂七月十日可出遼須八月
上急篤定七月十九日亡何令改擇若望奏八月四
日而七月二十五日內院大學士王永吉全之後竟
從雅於朝中極言利害欲密奏滿人曰待吾輩入告
渠總之可也滿人時奏他事既出永吉等入曰 陛
下謂陵孝思愷切第事有緩急如東而西南告兵民
間飢荒一切兵食若駕出待明年便難收拾故謂陵
事雖明春未晚也即 陛下急行宜二事酌定若何
弭寇若何救荒豈可置而不問乎 上遽入有頃侍
諭曰卿等所言良是第朕心切坐一日不安席如不
謂陵我心不死凡諸事余朕即卿等大臣任之俟朕
昧來以後所言無有不聽時與全王亦言之 上曰
朕去後尔即有天下可也王曰昔 先皇殞命以聖
躬相託非以天下且今所言事欲保獲聖躬耳萬一
不測奈何 上曰如欲大位者聽為之耳若再言即
革汝儀衛是月晦罷行中外稱慶先是郡縣治馳道
會向日兩巫治巫瀆從者苦之通州材官某至自經
朝議儲費百五十萬遂停京官俸三月時都人吳

善天文或叩其占曰帝星不動必不成行果驗時
擇大學士馮銓王永吉等行銓備儀從二十八馬四
十匹索駝八頭永吉方病瘧 上自擇藥付使者以
方賜飲明日又賜藥不知何方也永吉勉飲使者還
報 上曰王某喜否曰喜甚曰內有媼人乎曰與之

上曰廬間有媼人曰頗有 上笑曰尔回彼媼且

內矣

部院議政

內院中有議政大臣如范文程甯完我預聖擬次
輔俱就正六部事俱議政王曰定清初吏部疏上即
自擬旨見允不由內院

內翰林院印

內翰林院印學士胡統虞嘗用之時相不擇收其
印改鑄內翰林國史弘文祕書三院印俱屬各相

簡謁

史官朔望例候政府剛令厭其煩自一二通謁外俾
進或名已併罷之

李應試

李應試住外城馬市為大阻事諸王月勒等得其權
時漢官疎隔莫通肺腑並藉征應試交關請托勢傾

一時壬辰李啟伏誅籍其家得指碑名札甚多幸
上不問其黨潘文華高思敬高三王國相顧麟李之
棟李東明劉文登等俱棄市兵科都給事中李運長
叔事應試其姓天鳳稱為弟以天鳳子纂冒己子充
官監運珠運長纂釋運長家屬

歲試

朔天典試與外省不同考試官四如甲午試錄內翰
林弘文院學士白色地禮部右侍郎烏黑內國史院
編修范周吳正治前二官以滿洲蒙古人入試也外
簾有龍門官二人散題官二人餘如舊

押字

甲午二月六日 上召陳名夏作一押字便于制書

滿洲翰林

滿洲編修檢討視漢官俱晉一品而于滿人為卑以
滿官止七品也

俸薪

滿官支俸未不支薪蓋其內外大小家口並登籍另
給米故本官所任見職止支俸漢官薪俸與支令甲
午停秋冬二俸有以停俸不停薪請支折薪銀以薪
侈于俸也如四品官奉給三十金俸纔十金耳內院

不許謂滿官在正以論新何得濫也明年給俸不給
薪矣

籤例

吏部注選字籤僅有司雜職如朝士外轉例惟有正
有稽今亦字籤矣

新人

清朝隸附者以遼東為舊人餘為新人在京牛鹿
再因牛鹿秩如千戶身戶籍雖卑秩而聽其派撥凡
位居公侯並倪就之猶縣令之轄鄉紳也

始朝

甲申十月朔 上七歲甫入京述日御殿親王先拜
謁餘以次進侍衛雜沓雖鳴鞭鴻臚寺未肯謁也元
旦壽節並免賀庚寅正月朔已得免次但忽侍明日
受朝

屢諭

辛卯正月十日諭江寧蘇杭三處織造已有專官遂
停滿洲差官并物林人役催督又免陝西織造錢絹
省此項錢糧完餉
十一日停陝西燒造城磚永為停止
二十八日皇考麟趾宮大貴妃加號懿靜大貴妃衍

慶宮淑妃加號康惠淑妃

閏二月八日以閩稅選差忽三員忽二員今照舊設
二員

九月諭吏部不肖州府縣事文移招詳全馮衛內人
代筆轉換上下典術役作弊着督撫官嚴行分別有
德有才又通文義為一等不識文字聽信衙役為一
等立刻奏處不得姑留

三十日命故明親王郡王流落者該督撫察其投誠
將伊家口起送京外養其領國將軍以下不必起送
報司府中禮部給牌

六月十七日免太和山春秋二季有符象黃精等物
二十五日諭禮部元年定守明朝諸帝陵寢并祭典
惟裁神宗陵今照十一陵例致祭仍設太監陵戶
八月二十四日免四川貢扇湖廣魚鮮

兵制

滿洲騎兵月餉七兩五錢步兵三兩四錢外騎兵月
二兩五錢步兵一兩五錢騎兵止給官馬鞍轡械器
自備

藉田

甲午二月望 上始藉田初禮部擬在十日以 皇

太后誕期值八日不使齋戒也

天子三推外以親王五推九卿七推內院不預焉按先朝親王未之國亦不陪祀以親王非可以三公也例

范達禮

總督倉場戶部左侍郎潘陽范達禮相國范文程長子也甲午夏命事楚粵道出臨清通大水妨檝沿途索挽至執達之人助之凡千餘人徒步挽緯群力交奮俄絆斷隨波漂沒者亡算哭喪道震

孔有德

甲午六月三日定南王孔有德表歸京師命三品以上大臣郊迎四五品京官表次一晝祀謚武壯女四貞今十三歲

表禮如

祥符表禮如明治而茂進士選庶吉士丁亥分校禮闈時總裁大學士潘陽范文程滿洲剛林祁光松源州馮銓東寧寧完我商邱宋惟禮如嘗呈卷宋林二字禮如退以硃改二字仍請錄宋怒其忤己且考官止用藍筆安得硃也搜得硃一挺即殿出下刑部杖六十除名雖禮如不自慎而宋亦傷于刻急焉宋禮如

李人龍

滄州李人龍丁亥南宮第一知定遠縣先官當事以文魁捐收之薦補中書舍人乙未三月奏求再廷試如宋梁灝故事按潮登第本少年非老齡也俗傳綉悠人龍撰矣唐宋應他科仍許進士可援其例

趙維祺

萊陽趙維祺丙戌進士御史巡鹽浙江癸巳還朝十一月八日留客宿趙不携家止二僮獨寢忽呼仇人刺我竟斷喉死明日事聞終不得其由合家傳論罪

人祭

滿洲始事行殺儂多神糶殺遠人代牲或至數百今習逆革

興學

滿洲興學倡于范文程始試百四十人入庠歲考有三等上者春脩二匹次 又次扑 浙江巡撫翁超元嘗設焉 科舉初場止二義尚書廣寧楊方興山陰沈文奎並解元

遠穢

辛卯十一月 上次水平之三屯營先期郡縣儲具

永平第一末直錢八文遠輸骨五十文遠安令張自
逐飼鷄鴨若干而虐淫苛索至動鞭箠自淫焚投繯
也駕至圍獵登景忠山險道折旋二十里凡七十二
祠：各供烟 上及西宮御輦輿 八山虎賜山僧五
百金

高爾儼

大學士高爾儼有痼疾甲午正月俄恭于御前掖出
仍不引疾二十九日命回籍調理

漢相內宅

甲午二月二十七日命內院大學士金之後呂宮等
移家皇城東華門內各賜宅一區凡內宅減獲俱籍
兵部給符曰當予以驗出入各監以大恣報籍者

金之後

癸巳冬十一月金家宰推齊人房之騏許与滿洲尚
書朱阿馬文選郎中宋 俱前籍金調用甲午二月
六日忽命金入內院時罷高爾儼吏部各推辭所德
胡世安等二人非上所急 上出不意用金或曰陳
名夏為故

圍田

初從遠人圍順天永平保定河間之田凡狀畝華宅

俱占去而其人情田不甚墾多蕪廢已水災賑六十
萬金遂欲特圍真定順德廣平大名戶部持之不行

薊撫

薊撫先朝駐遵化今駐河間

大清律

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也雖明令奏定寔出胥吏手
如內云依大誥減等蓋明初頒大誥各布政司刊行
犯者呈大誥一本服罪故減一等其後不復納但引
大誥兩其旨矣今清朝未嘗作大誥報引之何也

河決

庚寅九月二十八日河決儀封縣荆隆口衝濟寧壽
張等陸郡縣大被其害

甲午塞決口五月四日復消若干人七月朔消盡

德宗

恭順侯吳維華德宗淮陽所善揚州福益僧德宗捐
萬緡造浮屠當問德宗曰素業答曰吾在前宋本侍
兒當切罰吏至則罰亂逃山中欲欲化為狐遂竊
異術至萬曆中有狐戀某婦若干年婦羸疾符符不
能療其家以訴余適有回諫余諭狐以佛法恍惚
受教收為弟子祕室中寢榻側出時而腥輒語人休

咎皆狐導之也辛卯狐辭去語多無驗癸巳德宗被
掠死此德宗私告維華者未嘗誤也

孔興變

甲午正月晦 上生日衍聖公孔興變未朝年十九
善酒有 先朝賜第在 門內迄今丹闥不改

蚌像

戶部主事大興李 侍郎爽堂弟 權游野閣嘗出蚌殼
大五六寸內一真武像坐椅上右手垂椅左手扶龜
蛇承其足黃靈官荷戟瞋目而侍雲氣上繞現四神
將各眉目如畫殼背鵝高麗國王進填以金本大內
物落民間以十瑋得之視陶文帝始翊佛宋范元登
猪豨曰佛尤奇物化之巧如此 吳張公先生說

郝忠倚

無錫郝忠倚崇禎壬午舉人清朝己丑南省素至辰
進士第一授秘書院修撰嘗游錢塘禱于太傅祠夢
太傅授瓜子一握數之得五十四未解其故俄家居
外入其嬭以瓜子列狀元二字忠倚值之有醒數之
則五十四果驗癸巳四月 上躬定詞臣四才二人
仍第一時呼兩狀元甲午疾甚 上問及者五俄卒
年三十二清朝壬辰滿洲始闢科是年術家云文星

無光

巢震林

常州巢震林壬辰舉南宮一百六十二人尋論文倅
除名乙未赴南宮奏名如前數按 先朝自舉鄉榜
有之再舉會榜則未有也

孫中麟

桐城孫中麟嘗夢神曰若當狀元以世德淺限登第
後五日死乙未三月登第果五日死 父德晉侍郎晉

金漢慈

義烏金漢慈己丑進士任守廣西右江道右參議
駐柳州壬辰七月四日城陷被執八月至桂林九月
二十日隨兵東下十月十六日入衡州十一月二十
四日出城三十里被殺事聞贈光祿寺卿蔭子入監

御坐

上嘗幸內院所坐椅他日過之見已封矣欲坐炕上
不果恐又封炕也聞在南海子幸輔臣 帳房六封
帳太和班張淨嘗御前舞鐘馗四十則每則 上立
園于几或至復出及上自舞過之矣

游骨

癸巳冬 上幸南海踰月費四萬婚歲菊遊果骨高

餘金 上服御頗約第用度不質耳
滿人侈麗相尚始青金珠錦備令見以為常矣番舶
雜得之貨魚鬚為鞭火浣為布炫異爭奇後不知何
極也

中翰

中書舍人專直內院舊選轉不離本署清朝得轉臺
省次之選部曹遂為右秩科貢交薦先禮部選上內
院閱其人置書依几上十步外各請數行驗其聲容
目力也間一日試文江西蔡 本曠目俄日陸注
于書得勝微預選

馮銓

癸巳涿州次長 氏沒銘旌題誥封一品夫人喪嫁
大內道時元配尚在豈受封先朝竟以次膺新
甲午冬 上在南海子嘗消老子問與欲以觀其妙
有欲以觀其數對曰與欲即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也有欲即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
乙未正月命画工至涿州里第圖其母夫人識以璽
題御製

丁耀元

諸城丁耀元野鶴任容城縣學教諭作青氈樂青氈

笑二劇其青氈樂 北新水令高名不列為紳編別有

儒林使覽行藏原是隱羈旅說為官滿泗清閑又休

看作風塵下賤而步、嬌 空堂四壁紅塵遠鎖日把

重門掩偷然似遠山風雨珠簾靜把圖書展鳴琴仔

細彈歌面倚窗空谷無人見北折程公 老頭中不受

人恰 說甚麼 炎涼冷暖苦辣酸甜到底有酒歌詩卷

龍泉射電影筆如椽扶世界不用掩登朝上殿挽江

河那用掩進表陳言天賜平安平安一任盤桓 受清翁

料沒有暮夜黃金 論官廣 那裡討犯法青錢 而江光水

把傀儡場戲 看長棋局翻 見多少 掀天揭地興亡

亂白衣蒼狗浮雲交朝更暮改屋樓幻月落酒闌人

散夢醒即那續不上傑門公業 北雁兒該帶 過得勝人

穿一件舊烏青破錦衫吃幾口淡黃薑用茶飲白鬚

鬚於出个四皓賢黑皮靴活像了鍾馗判 惹不出那

汾陽將相權 也沒有伍子胥鬪龍劍森嚴明倫堂紫

對文宣殿回也磨賢 俺是了活壽星長命的老弱洲

而說：今 青雲時已暮白日夢嘗間 只當做 象禪持

戒把雄心煉 也何須訪名山骨往還 北收江而呀做

張良辟穀去求仙學蘇卿噫雪并冷氈到如今問韶

三月食無鹽又何用熬煎 又他道是 不食烟火古聖

雲南園林好 對明月星斗爛 斑駁對松影 風露連翩受
 用些燈昏酒淡 得意處竟忘言 又北古美酒 履平地
 靜波濶 拋舟揖任長川 正好在蘆花岸 南看魚龍罷
 釣竿似遼陽鶴返 吊城郭 閭閻裏 又何須 雕盤美饌
 又何須 錦衣繡履 又何須 油車翠轡 又何須 瓊樓曲
 檻 俺呵 這的 是 隨緣 遇緣 知天樂天 呼 素位中春風
 無限 清江 高陽知己 何時返 濁酒自家 勸文章 鏡裡
 花富 肯風中線 不知的 飯牛歌 疎去晚 右寒塘樂
 北新水 吟 嘆學官 不 是 等閑 來想 八字 有前生 冤債
 才名 成一 嘆 命運 自然 該 酸腐 形骸 又 跳不出 螢宮
 以外 南步 三間 官署 門 窳壞 瓦 滿 將 泥 蓋 裏 西 分 兩
 齋 屋 塌 塌 歪 歪 有 了 官 兒 在 少 未 人 與 柴 好 一 似 孔 仲
 尼 獨 自 游 陳 蔡 北 荆 桂 公 明倫 堂 沒 甚 安 排 見 了 个 懸
 鐘 破 鼓 四 聲 塵 埃 并 洪 有 排 街 皂 快 扶 天 畫 印 放 告 檄
 牌 有 幾 个 冷 秀 子 打 躬 下 拜 有 幾 个 老 門 斗 少 襪 無
 鞋 破 布 粘 槐 古 碣 蒼 苔 本 像 个 野 寺 頭 陀 又 多 了 行
 香 送 考 瘦 馬 空 街 南 江 兒 水 逢 節 令 門 生 到 見 青 錢
 紙 裏 來 料 不 如 揚 州 十 萬 腰 纏 快 有 燒 刀 只 辦 的 黃
 蓋 菜 買 豆 腐 只 拌 的 青 鹽 塊 常 惹 的 師 娘 見 怪 他 道
 夫 青 妻 榮 全 不 見 紫 袍 金 帶 北 雁 兒 落 帶 過 容 城 縣

水滸有氣 寒寒門生 逃散他州外 只 望 着 春 秋 大 間 齋
 又誰知 鄉飲酒 仍停待 地 俸 新 銀 去 向 泉 工 食 送 何
 派 說 甚 麼 高 才 何 處 把 文 章 膏 就 甚 麼 雄 懷 何 時 將
 笑 眼 開 奇 哉 老 先 生 錯 把 有 天 怪 病 也 該 驗 遠 揚 望
 受 飢 寒 愁 出 為 語 表 而 德 念 才 名 多 不 遇 壯 士 命 常 乖
 只見 鬚 髮 蒼 朱 顏 敗 為 甚 的 走 風 塵 困 驚 駘 又 北
 而 算 官 星 八 座 與 三 台 論 文 章 壽 杜 和 郭 枚 壽 自 風 雷
 寶 劍 竟 塵 埋 到 如 今 去 開 困 盤 車 不 見 一 人 哀 林 好
 陞 縣 令 歲 月 就 推 轉 國 學 進 部 求 差 妾 想 中 許 多 境
 界 酬 錢 眼 鼓 空 腮 帶 過 太 平 令 山 鳥 倦 盼 蕪 萊 雲 出
 岫 因 烟 霞 現 放 着 青 山 在 茅 屋 疎 籬 竹 樹 栽 訪 詩 朋
 酒 儕 烹 茗 坐 松 崖 命 孤 舟 長 江 一 派 駕 藍 輿 青 林
 一 帶 任 陰 晴 風 濤 泐 泐 任 天 涼 浮 雲 竹 芥 德 也 不 羨
 州 才 縣 才 寫 畫 柏 台 呀 老 學 官 不 消 把 黃 梁 夢 寄 江
 引 功 名 困 胡 真 苦 海 悞 把 儒 冠 戴 風 波 世 路 難 日 暮
 先 陰 快 早 學 了 疎 來 去 彭 澤 宰 右 青 瑤 笑
 神 祇
 上 當 向 天 地 一 也 何 以 天 曰 神 地 曰 祇 俱 與 對
 貂 裘
 甲 午 正 月 晦 上 生 日 先 後 三 日 禮 部 傳 貂 裘 否 則

狐裘夫負仕薄官免于飢寒幸矣一旦比華洋腰不亦難乎聞 上御玄狐裘直三千金諸臣玄裘最下者千金

蜀試

四川開科始辛卯解額七十一人主司住保寧寓試宮舉子二百餘人時有亭溪之警主司急于竣事二三陽併日

讓行牌

向河舟阻且候啟開故官舫德河處給讓行牌以先使容然 先朝初置南放舟論先後不論官民也

褒忠

工科給事中張 請卹先朝甲申殉難諸臣孟兆祥孟章明凌義渠中嘉胤陳純德張慶孫劉文炳衛時春許直報可歲祭于九月十七日

禁良為侶

壬辰禁賈良為侶以亂後良家子被掠流落樂籍故有是命限備得贖都不稱快

鄭芝龍

南安伯鄭芝龍在閩跋扈無人臣禮丙戌洪內院遣書諭降七閩風靡大將軍李羅禮接加等將入朝芝

龍曰吾子森走海上將來不靖且累我嘗往諭之而北寺羅以他慮折刀為誓同入京賜宅一區以饒黃旂固山額真劉之源領之封同安侯芝龍故海盜稍通相資珍玩不肯結納者帳人得其權子森本同安諸生逃海上先是芝龍元娶 氏走日本納 氏甚有姿色生森清兵入閩森母避一祠中被污死森恨甚鑄金為母像如生沉香為牀五色珠寶為簾奇而為案供以珊瑚樹若干尺碧玉盃盞之塵以金屑森一名成功往隆武初改名賜國姓居安海城：距同安縣七十里雄据海上百符輻輳有夏門島距安海岫可一程望若咫尺凡渡海者必自安海而舟則皆鄭氏也成功寇于夏門稱背如山在安海者為芝龍後母王氏亦有才略順治辛卯正月成功敗來于高州李巡副使黃澍固利其背矚其往粵說巡撫張學聖襲夏門同德兵馬得功以兵往問舟于王氏王氏不知所出亦推命臨發王氏犒師甚盛抵夏門夏門之人以我舟也不之備俄登岫殺掠盡備其背舟僅半月不絕惟窟金不及發學聖澍先還成功聞交亞反則馬得功大恐適舟未至恭將某求濟于王氏否則引劍自刎王氏不得已又渡得功脫于禍成功修

怨二月末犯漳州以母像不存謂他物易致耳乞還其像而像為謝等銘分無以應矣芝龍聞其事作書致總督御史全礪都督同知馬進寶遣人以道成功成功報書略曰數年以來兒未一省吾父我父不聽兒言致有今日雖欲一掃祖宗墳墓其可得乎兒本無他志株守海工賊臣黃澍勾連撫臣張學聖鎮臣馬得功乘兒遠出陰行劫掠運我黃金八十萬銀百萬之我是以有漳州之師有如朝廷欲撫我捐福建廣東之地俾有司輸賦列為外藩可也若其不尔有兵數十萬之我父已誤兒豈容再誤芝龍得書以聞于是詔達學聖等三人至下法司已謂成功未檢而先罪此三人是為成功報怨也因釋三人癸巳許成功以漳泉潮惠之租俾有司輸之加官寧遠大將軍封海澄公遣學士張以勅叩往至懸不迎勉至安海城宅前列甲交刃詔使俯出及下升其堂有頃成功策馬至剛及開矣見詔于堂一仰手不去牙校捧詔入延宴詔使如禮甲午詔成功自決去就成功上書稱男稱國家末云惟英明裁斷施行字大如指指無人目禮所寄父書字尤大朝議猶欲縻之再遣詔使終不拜十月告警乙未二月命出芝龍簿錄其

家弟芝豹適至併下請室前許其少子 往詔成功至蘇州亦速入

宋獻策

永城宋獻策青卜長安市上久矣通李自成拜國師導入京師自成敗滿洲人重其術隸旗下出入騎從甚都

造命

旗下人多不記生辰日者屈某值其人未向就十指推算輒曰尔父披皮襖日所生也或曰尔父脫皮袄日所生也因示月日詢得其背

入市

順承門內大街縣馬市牛市羊市又有人市旗下婦女欲售者載馬牙人或引至其家遊園噫天之鬪狗斯人也

誥勅

乙未十月初內院盡派渚翰林拱滿洲誥勅凡誥勅撰文俱內院題定關則推補今直自派不以內也先是修兩朝實錄題定纂修官後關即自以某索筆誥勅一品官限十二句二品官十句三品官八句各四句不得用故寔或用麒麟圖滿洲人不擇曰翁

歎比我耶

啟奏

凡部院司事須啟奏者堂官輪對晨候內前駕晚
出得命多未刻早則午刻及還署人吏候久多散往
徃延緩

唐通

明李涇陽唐通封定西侯在昌平降李自成守保德
州谷等九州縣自成敗從清賜誥印勅按陝西事畢
入京戊子五月叙功隸正黃旗正欽居哈書左墨勒
根王下尋辭侯收印勅

卹刑

甲午六月初命刑曹各省卹刑既得道過辭內院以
其徒謂議不已出放赦其行又聞極密疏怡諭事
決不可成其疏宜密六案該部知道

恩詔

自恩詔下公車封事多云推廣聖恩滿人多不憚謂
恩不自我乃緣上旨耶滿人見臺省建白云彼小吏
所言事使欲我輩奉行乎每事當相左

王一品

王一品巡撫廣西畏警托疾免疎長安久之覲代浙

梅萊起元甲午

更代王嘗陪推不用十月忽得廣西之命大非所望
難於辭謝求史料都給事中朱徽前當劾及昭求
再劾朱拒之自朱外多不應史料給事中陳嘉猷
由明經王氏家幹某往許金一鎰銀十兩嘉猷謂隣
痘某封即疏疏十日家幹還報一品家幹須三日內
否者死汝家幹皮事亟許于法司命連一品等嘉猷
之略待疏後寔未納也獄成一品論死嘉猷徙寧宮
塔寧宮塔者滿洲之極界也地荒寒非人居魚以為
糧章以為衣嘉猷行時同嬪孌女一子三奴一僮車
刑部前父母並七十餘慘惻路人陶涕

重禁

國法禁隱匿東人如犯者家徙滿洲籍其產給告許
者隣右十家論如之令甲久下莫敢輕准而隸在旗
下多控胡不堪逃者歷三萬餘人諸王及大臣患之
德州諸生李輝嘗買幼女九歲已其父充旗役以李
氏富可膏也屢脅之不為動甲午告許其事下法司
先後契勘甚明為白之獄上宗王議會堅欲坐李輝
若弛之是助逃而空我滿人也命再訊酷拷論李輝
徙寧宮塔以罪產給告許者因嚴其令申訪中外先

生督捕兵部侍郎 魏瑄于正月上章寬恤恩貸議者建之至是諸王及大臣追理疏謂同鄉款先為輝地并罪瑄從滿洲瑄三子以長次折襲僅免以少子從一時都人憐之五城御史令各坊按閱具牒雖朝紳不向也中外官能若奸紀錄則論罪雖督撫轄數千里之人有犯罪如之時山東河南畿輔沿流入儒業令下之日各守令悲貽累驅還本骨所過村市葢觀慮株及毋敢留夕啼號露宿踵相接也朝紳間之推主喋戒乙未正月許中外文武臣條奏求言雖切無一觸諱兵部左侍郎中高密李桐極言其事免官許宗王諸大臣議杖五十終不能釋仍徙滿洲按而齊建元元年都下舛雜且多奸盜上欲立符位家之以相檢括王儉諫曰京師翼之四方是法必也持符于理既煩事成不曠謝安所謂不尔何以為京師乃止按元末征元師府道路險阻崖石錯立盛夏水活乃可行舟冬則以犬駕把行冰上地無禾黍以魚代食見黃文憲潘集中今寧宮塔即其處也

陳名夏

溧陽陳名夏少時夢有僧引至一處云子爵崇名頭第四十九年一場春夢可出家母自墮落即寤語同

學其後為僧寓金壇嘗欲游燕請中峰達觀蓮池三大師語錄入歲經嘗名其書云尚未向何時云侯陳名夏作相陳時年二十一也崇禎癸酉名夏舉而榜發未禮闈第一廷對第二授翰林編修甲申二月言事與戶兵科都給事中又被委任國文後而奔時而朝方治逆党且臨捕七月自負襟被從長興合溪嶺別項煜走寧國道困憇一涼亭依石柱假寐旁二人相語夢某日見一大青人令其期也安所得大青人乎其人一行一止名夏悅聽起告止者曰尔欲見青人乎曰世曰即我也也姓名爵里今求隱此其人徽人也携于家匿之有僅供饘粥又走衛之龍游匿表雅儒所已霞端剛走處州王山中於太姥山值桐城方以智得贈金航海入閩而豫章而楚自武昌出麻城黃州宿三日歷商城固始又折而南潯州上睢州渡河經大名同年編修成克鞏方被召留其家則十一月也寓北山之北克鞏以告保定巡撫王元奎文奎名語大善之稱盟為于朝明年正月拜修撰尋擢拜吏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賜貂裘鞍馬已晉尚書入內院攝政王甚任之強力啟任辛卯夏坐累幸得解復職是冬又坐累壬辰正月隸正黃旗正黃

旂者 天子之親軍也知國族側目故携以行

復相北人隱忌而無以發癸巳四月甄別詞林

嗣出其意時給千五百緡治宅皇城內時議用師西

南求出鎮不允以洪承疇往甲午正月繼督陝西腐

又欲往不果蓋避衆忌而上待之殊厚雖寘完我

馮銓同位不相能者銓獲罪廷訊折之曰老先生毋

多言其諭旨出名夏前名夏謹諭出完我各隱械以

俟二月寧進議政大臣識者為名夏危之 上嘗出

先朝冠服示內院衆稱善寘嘗之也三月朔甯列名

夏十二罪謂服冠服改詔旨縱子通賄等事明日午

刻 上自訊名夏抗辯不屈是日徧召諸臣名夏未

知其故忽上臨內院侍臣請昨日素名夏即條對

上怒即欲辨何不待宣訖也遂令九卿聽于左廊

門堵且環坐名夏起對完我叱之連遠班後二人倉

頭二人名夏遂宿直舍又明日復訊初王崇簡編修

張天植例外補二月內院題復杖不許天植嘗謂完

我完我謂陳氏外若天植曰某嘗漂陽百金未備故

銜我今備至五百金見完我素中回質天植不承是

夜兩人同候直舍詰朝又訊 上自登午門樓望之

諸臣各詰名夏詞不屈刑科右給事中恠寧劉餘復

御史陳秉彝為申理上適見名餘謨登樓詰之 上

怒其元奪職是日釋天植出名夏于吏部之藤花廳

至十日諸王及大臣訊于內殿明日復訊又明日申

刻有旨候者扶之馬上何往曰門上名夏謂收繫也

曰以鉄索束使者曰否名夏知不測馬上廟其容

柳生曰我色竟不動也過天主堂前值湯若望班役

呼之曰汝主在否曰出曰我行矣度此後不復相見

我直含笑任之耳至宣武門內靈官廟弓絃絞死時

禍並無一言隨昇置門外靈官廟三日許其家薄殮

厝城南名夏故善索尼伯時適外出死之夕索尼伯

至或曰乘其外也名夏年五十四視四十九年果夢

境矣名夏才氣翫辭好為名高有志任濟性銳慮疎

雖多推荐人不見德在吏部時推諉滿人稍執論亦

不能展布其力所得曰我任之其力所不能得曰吾

意無少私也其事類如此語人輒露微旨如植花亦

曰向者終佳所推較而人甚衆取忌於北安邱劉

正宗同在吏部名夏以詞林後進凌其上益冒怨相

同馮銓荐梁清遠范文程荐黃志遴寘完我荐法若

真若真不報餘以次選為呂宮且超拜政府矣甲午二月

選中翰十八人內院分閱寘完我取三卷及互閱名

夏俱抹去或疑為寧解名夏勃然曰文字我豈不識也完我于滿人自文望憾益刺肯不決旬雖作是月名夏乞還家有墓 上以機務殷繁不之許命携家入京蓋祈下例不得昧名夏或為人所膏而止亦未知隸旂之累也 王炳表外轉 督糧叅政

別名夏名夏曰寸如君而外之良誦行內召矣毋虞也廷訊時名夏去不見一人不受一錢劉正宗訶曰若不見一人何見王炳表絮語也名夏于掖臣年少跡地流涉色貨馳捕之簿錄其家田九百畝銀七百金掖臣逮至名夏已不存 上心知其寬宥死杖四十流滿洲名夏疎強氏隸京師疎其田相而完我別摘名夏而党四十一人錄御前鞠上不向朝士始帖席矣是冬 上在南海子語馮銓曰陳名夏多請書向古今事了、即所未見書能舉其名銓曰陳某于舉業似所長餘亦易見上不應徐曰陳名夏終好自是銓不復有言及名夏癸未北上道山東旅次方苦疫隣夕見疫鬼走避之狀元至矣旅主胡寔明日舉家誌謝

修省

乙未正月望日諭諸王大臣曰昔皇考上膺朕方五

歲正幼冲不知辟讓當時諸王大臣推戴勸嗣丕基及定鼎京師俺有四海於時墨勒根王攝政朕推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國家之事朕既不預亦未有人向朕言者於滿兵之艱辛人民之疾苦原不得知自親政以來五年於茲焦心勞思以求料理夙夜祇懼不敢荒寧日望諸王大臣以嘉謀嘉猷入告匡救其失而輔其不逮乃疆圉未靖水旱頻仍吏治惰汙民生憔悴錢糧侵欠兵食不充教化未孚綱紀不立保邦制治之道迄未得其要領朕思諸王皆親見祖宗創業之艱難年來闡地極民之不易必有良策以裨治安而未見有直言得失者豈朕聽之不聰而虛懷納諫有未盡與何相率而默也天下之大豈務之繁青治一人而弗圖屬翼朕雖涼德獨不念祖宗培養之恩乎察其存心為存命議事則將順而行否則緘口崇身試孰思之天下不事富貴能長保乎以滋凡養兵愛民興利除害有闕政治者居則深思進則敷奏各行忠蓋以慰朕懷至于當事諸臣固仍精弊僅以簿書為務不肯精神思務掌担大事恭正言以圖憲濟國計民生將何賴焉內外大小各官專為身謀罔念官守容、克位望缺希選富貴是圖思怨

不化真心為國殆鮮其人前御史吳達謂滿朝大小官員盡皆擁腫朕以為出言太過由公觀之似不誣矣自今以後務要痛加省改有官守者必盡其職有言我者必盡其言弼德塞違期緣平治君臣上下俱有令聞豈不美哉時上指券在諸王而涿州屬筆謂並青漢官在免偏罰且吳達原疏專于漢官上從

星異

壬辰九月二十六日金星晝見

甲午十一月日全土水木四星聚于箕

詔使

庚寅頒詔每省二人編歷各郡駁撥請托掛載而歸却人謠曰恩詔分、下差滾、來京師無一李黃紙騙人財

甲午朔詔每省一人令省會開詔不旁及順天鴻臚寺大卿大興李時秀江南中書舍人竇應朱克應鳳陽內院中書舍人遵化汪之濂浙行人梁水李蔚欽天監博士劉蘊德江西國子監助教漢陽范克誠福建行人鄞縣黃家雅湖廣行人長山李文熙偏沅行人餘姚鄒景澄鄖陽欽天監掌乘而禮行人常熟王禮廣東國子博士清苑胡光河南中書舍人太康王

輔運山東中書舍人安平郭全銓山西上林苑監丞元城陳沃心陝西四譯館典務孫希賢廣西內院中書舍人休寧吳鶴祥四川中書舍人江寧徐惺廷行人息縣曹琪寧夏欽天監副劉有慶甘肅舍人山陽韓璣

御製

甲午冬駕駐南海子大學士馮銓導之注述於是纂勸善要言纂範行恆言纂內政輯要纂資政要覽纂順治大訓注太上感應篇注唐詩五七言俱稱御製

內政輯要序

臣聞人子有善必歸父母即服御飲食之微猶必先意承顏恪共弗懈用能廣庭闈之和昭孝慈之順矧格言要道足以愉志揚休者曷敢不肖翼、之誠期一得以奉權心也故曰泰山雖高不讓土壤河海雖大不棄細流蓋善取諸人而有益於己事徵於古而適符於今擇焉而匯其精語焉而致其詳是亦觀摩之助也我皇考太宗文皇帝光大太宗武皇帝鴻業顯承謨烈貽于冲子惟我聖母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皇太后存仁積德內襄隆治以端教化之原具間續無美而不備無微而不彰巨細畢萃菁雅合度

啟佑後人斯為至矣臣獲奉懿訓用循丕基雖備物
 致養莫如其消埃倘常仰窺我 皇太后聖德高深
 無他玩好而獨嗜圖史每于叢書執三致意焉臣萬
 歲之暇備詢群籍觀古后妃嘉言懿行史冊昭著足
 協睿慮者因採彙成書加以詠釋引伸大義名曰內
 政輯要凡二十篇敬備觀覽以我 皇太后徽音融
 朗既已垂範宮闈而臣猶懷以斯編為獻者爰以
 見我 聖母教言制行罔不昭合前賢立極作則希
 于國養之餘時賜披閱知古今之所歸美原無加于
 聖母之懿矩第謹其條目核其事實無煩尋繹芳軌
 昭世如前代之列女傳內訓諸書庶幾上娛聖慈之
 懷下俾來茲得所儀式使凡司內政者勿以崇高忘
 其戒懼勿以富貴忘其勤儉勿以善小而為勿以
 惡微而弗杜猶禮而動靜得其所宜好學而行之行
 可以為法如此則我國家無疆之祚皆自 聖母開
 之而臣亦得藉以撫區之忱云尔皇帝臣謹序
 進內政輯要表

后陛下博厚配天安貞應地背表 皇考創垂風雨
 之中佑啟冲人德述山河之緒勤修先子四海儉德
 式于萬方心愛子以及民教有家而型國椒蘭蘭殿
 念稼穡之艱難白銀朱提拯郊圻之疾苦勤而秉禮
 通稱坤順之師安以敦仁允建母儀之極誠風端懿
 範至德難名乃益懋于徽音為善最樂臣服膺訓誨
 篤意詩書研慮說心時典學而有獲嘉言敏行思養
 志以永權搜金匱之圖書哀石渠之絕傳事闈內教
 道切壹儀爰輯芳規恭呈懿覽伏願洞覽今古默攝
 中和琬琰可收佐圖書于乙夜

松相斯茂介眉壽于萬年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謹
 以纂成內政輯要二十篇併序隨表上進以聞

順治十二年三月二十日 子皇帝臣謹上表

勸善要言後序內翰林弘文大學士省政大夫國海
 省政要覽後序光祿大夫太保兼太子太傅內翰林
 國史院大學士掌學雅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
 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全之後太子太保內翰林弘
 文院大學士省政大夫蔣赫德太子太保內翰林秘
 書大學士通奉大夫成克鞏太子太保內翰林弘文
 院大學士呂宮太子太保內翰林秘書院大學士奉

子皇帝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璇宮毓
 化靜培六宇之基彤管生輝煥發千秋之色情殷足
 岳意切自恒恭惟 聖母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皇太

政大夫傅以漸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內翰林弘文院
文學士陳之遘內翰林國史院文學士通議大夫王
承吉翰林弘文院學士承德郎麻勒吉禮部右侍郎
兼內翰林秘書院學士儒林郎胡必龍內翰林弘文
院學士張錫內翰林秘書院學士文林郎李蔚內
翰林弘文院侍講學士折庫納翰林秘書院侍講學
士方拱乾國子監祭酒文林郎馮溥司經局洗馬兼
內翰林國史院修撰徵仕郎王熙內翰林國史院編
修宋之繩各一篇

按歷代修書俱儒臣奉勅從事表進列同事職名分
總裁副總裁纂修等如唐太宗勅修晉書魏撰王義
之 褚侍則攝御製餘則史臣之任今概稱御製
瑣探雜採非所以重天象而尊宸翰也溯之往古並
未一見御製書序始宋神宗之于肖治通鑑明朝定
錄凡初修之書列御製序冠其首不及大臣毋敢稱
也 世宗游西苑閣日翟嵩李時等和上詩命諸臣
序其後僅一見嘉廟時魏忠賢竊柄修三朝要典閣
臣黃立極馮銓施鳳來各序其後此出逆豎意不足
言也今自內院外一人一序何其溢也且人目見或
如大學士等秩曰官大夫郎曰階者朝班之次也

故官階相等有初授再授加授之分俱就本品中論
之今學士侍郎並三品官若學士而階承德郎則朝
班當下同五品侍郎而階儒林郎則朝班當下同六
品似非所安若進敘原御蓋乖典制此或有新條容
瑛詳訂

青鬼

南陽宗定伯夜行遇鬼同詣宛市鬼化為羊定伯執
青之時語曰南陽宗定伯青鬼得錢千五百買者得
羊將還繫之明旦止見繩在宜春張自烈尔公作青
鬼行

樂經

順治十年二月四日太子太傅工部尚書棠邑張鳳
翔上禮經十七卷樂經二卷疏曰禮記一書纂自漢
儒為禮經義疏非古初經之出孔壁中皆蝌蚪文字
謂之儀禮宋儒朱熹始尊為古禮本經先魏文侯
時有甯公者年百八十歲來獻古樂經其書乃太
史樂章也鳳翔自序曰周禮大司樂周公所作著也
漢初魏膏公獻古樂經其文與大司樂合而學士大
夫率沿為禮家言無專學也古學腐存于戴禮至程
子始尊信表章而古者由學入道之大法乃始賴以

存古樂經亡而周公所著經固存於世觀大備于成周而樂其可知也愚竊取程子之意乃敢表而出之常熟錢謙益序曰元儒吳幼清取大司樂一章則曰考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是天地無分祭之文考般之詩望祀四岳河海是四望與山川無異祭之文考之詩禘祖而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是妣與祖亦無分祭之文考周頌之詩其言作樂未聞而序之之說亦未聞用歷代之樂以分祀之禮此其不足信又曰祭祀合樂之際六律六呂五音八音六舞並用而祀天止用黃鐘大呂電門則又各自為用不得謂之大全樂矣既曰六樂文之以五音播之以八音是六樂之作五音八音並用之矣而于下則祀天神地祇人鬼於五音皆止用其四于八音皆止用其三音不備樂何自而作舞之作樂自近及遠先格祖考次格鳳皇百獸今乃自遠以及近一變致羽物及川澤之等神物至九變而後及人鬼舞樂所以感物者又未嘗以其樂感某物以某樂感某神何獨成周之樂不也乎愚按元始中之議祭祀曰周官天地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大合樂祀天神祭地示祭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考此天地合祀以祖妣配者也

其別樂曰冬日至于地上之圜圓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澤日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示皆出此其各特祀者也樂有別有合以祀之有合有特也周禮未嘗專言分祀未天諸詩何特乎漢世經禮各有師說元始之議皆應古法必以社稷之建置之祀之則固矣

竇公者故魏文侯樂工也年百八十歲來獻書召見向父何為樂具對言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能業眾技教鼓琴遂為瞽師向父年高豈有術延年乎服餌乎對曰夢餌引無服餌養其書乃周禮大司樂年也

鈇斛

明初中外各倉各領鈇斛為式今通州部使所以斛加于外一升六合戶部京斛又贏六合

馬机

往時文成四品以下上馬以机一人絕之二人鞭之清朝不以机竟躍馬自鞭而人頤苦之

後湖冊

南京後湖貯各郡縣戶口田糧冊有明終始計一百七十萬本有奇清朝止存萬曆間及崇禎五年者餘皆廢或造甲點大药云今議需其婚謂可得四萬婚

以每本重四五斤之直銀八分

高儀衛

宋江隣其難志陳執中館伴遣使向隨行高儀司保
何有以名不能對或云隋大業中高集于俱帳庫

兵餉

清朝馬兵月支銀二兩米三倉斗步兵月支銀一兩
五錢米三倉斗馬春冬月支草乾銀一兩二錢秋夏
月支草乾銀六錢大同府志

恭順侯

崇禎癸未八月恭順侯吳維英薨長子希斌明年死
于寇維英弟維華諸生也首迎攝政王許製原爵維
華以兒女字時相剛林之弟常蘇得總督漕運坐贓
免剛林伏法常蘇用位

兵禍

壬辰漳州受圍城中百姓才餘一二百第宅萬間率
門戶洞開此一二百人指溝中白骨歷、數其生前
姓字告人又城危急時有士人率妻子閉戶一櫛而
卒隣舍兒竊煮食之見腸中紫、皆紙絮隣舍兒亦
廢箸自絕

王秉乾

臨川王秉乾天啟丁卯貢士居王家洲崇禎末土人
詭神術嘯聚以逞乙酉九月請于鎮守總兵金声桓
以兵往其牙將部國本敗沒國本故糧儲道書佐也
声桓怒舟兵往土人殲焉又疑秉乾嗚我殺之以祭
國本

新樂縣南閩題辭

妻本淮上弱質僻陋而無心戊子遭兵燹滿之狂文
丈夫以我北去壬辰復挾我而征過此偶遇之子旣
衛之間情溢于雲氣出于蘭嗚呼此誰氏之美也嗟
予薄命感而賦此

北去南來空自猜邊愁為腐瓮時依妾心最慕漢天
子自將單于不敢來
造次相逢若相私日成那復畏人知胸中慙、不然
事可謂對床說與伊

榕城任氏

榕城任氏柳州別駕某孫女丁亥年十八豫章余真
卿宦閩慕而娶之在中閩多所匡益余下鄉捕全髮
之民至及戈創焉追獲九人隸署將殺之詢其由
告以故氏徐、曰愚氓無知見捕之急以自救耳乞
少原之余拂衣起曰吾悅中其及幸不死何得相寬

氏脫簪歛衽曰君惠我而國弘解網之德此其提種
子也君何吝一推赤子余萌然之願如其髮何氏曰
此易耳下之獄今陰刺之可活也余如其言明日廷
訊則已刺矣云權死互相刺也俱得有明年氏卒于
蘇州舟中有異徵

狂婢

辛卯庚雲縣城西三里村婢病瘍不相容斥外乞食
數日忽作狂言多驗遠近流聞稍就向之衆中有田
生素未識婢忽道其姓名里居且曰子昧矣歎曰人
耳田生倉皇去果數日沒又云某河月日河大上四
縣將為魚又驗

逋伎

揚州伎某若假母之虐逸出短衣辨髮鳩也男子也
可善少年匿之田莊有富人子惑之其父以訴司理
武備緒被笞自首服故倡也年二十一司理怒其故
誘笑于杖下

鬪牛

金華近例正月鄉人買健牛各赴場相角決勝負至
群毆不能禁

岑彭

上嘗問詞臣如岑彭外姓者古今幾人皆與對按漢
季汝南太守岑暉唐宰相岑文本嘉州 岑春
明四州府土知府思明府土知府俱岑氏云漢岑彭
之後

胡寅呂祖謙

胡致堂先生 寅明仲 宣和中進士靖康初拜秘書省
較書郎遷司門員外郎京賊陷脫去建炎三年起駕
部郎擢起居郎上萬言書乞便郡就養改徽猷閣侍
制知那州辭改集賢殿修撰復以待制改知嚴州又
知永州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外艱終徽猷
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後青泉州國棟副使新
州安置秦檜時始復其官

五峰先生 宏仁仲 紹興初上書不仕

陳絳金罍子胡致堂康侯弟之子也初生其弟以多
男欲不舉時康侯未子而康侯夫人取而子之既長
俾自絕于本生不為心喪止服世父之服致堂遵行
之致堂本生母沒亦不解官持服斐然集中有其奏
丞相書言之甚悉為右正言章廈所劾謫置新州蓋
檜意也致堂每讀史止慙之發明為人後者義不得
復顧其私親蓋期以自見而不悟康侯自有子其為

人後者雖為其父母期而心表必終三年蓋情之所不能違而六禮之所許者曾大德君子不辨此乎晉荀群婦陶其弟喬娟之子乞群小息率于孩抱子字之及暮喬妻張生子纂驃騎將軍願榮謂曰喬已有男宜便率還群亡率漸長向喬乞還表于朝母陶復有詞遂之初意致堂宜率比不然與為人後亦可耳金華呂祖謙伯恭尚書右丞好尚之孫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弘詞科調宗學教授銀去起太學博士檢討官輪對勸孝宗留意聖學乃恢復大事名試館成外報起主管台州崇道觀尋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兼錄院檢討官徽宗寔錄成進秩面對又編宋文鑑除直秘閣主管武夷山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不就改主管亳州明道宮卒年五十四學者稱東萊先生

順治甲午駕幸內院向詞臣以致堂東萊二人何官並無對者故攷而錄之

浮萍鬼絲

宣城施同章使廣西經岳州有李將軍言其部兵嘗掠人妻既數年攜之南征值其故夫一見慟絕向其夫已納新婦則兵之故妻也四人皆大笑各反其妻

而去施為作浮萍鬼篇浮萍寄洪波飄飄東復西鬼絲胃喬柯媿之復離披鬼絲斷有日浮萍合有時浮萍語鬼絲厚薄安可知健兒東南征馬上傾城姿輕羅作障障面彷彿生光儀故夫從旁窺拭目驚且疑長跪問健兒母乃賤子妻賤子今已斷胃媿商山陸但朝一相見永訣從此辭相見肝腸絕健兒心乍悲自云亦有媿商山生別離我成十餘年不知從何誰尔媿既吾鄉便可會路岐寧知商山媿復向健兒啼本執君箕帚棄我忽若遺黃雀從鳥飛比翼長差雄飛占新巢雌伏思舊枝兩雌相顧詫各自還其雌雌雄一時合雙泪沾裳衣

淇竹

衛輝淇縣多竹攝政王莖竹漚初課氏莖每臣竹可漚十斤後疑其偽令民輸竹于京以風日所暴僅莖六斤淇之人苦于役費甚矣

禱雨

獻縣李正華守松江癸巳夏旱五月六日正華步禱城隍廟誓神前曰吾與神俱有地方之責今旱災如此穀種不入土是無民也無民而吾與神有何顏而立其上乎謹與神約所五日不雨者吾當積薪于廟

廷中自焚也罪寔在吾子民何仇焉越三日以事至
蕪臺至十三日始反即至廟虔禱如初明午里禱新
廷中未舉火俄片雲發、漸蔽雨下如注徹夜四郊
俱洽初士民聞禱新自焚之說謂虛語耳至是雨樹
無不駭服昔載封張熹皆以禱旱與應禱火自焚火
起而雨大至觀于今日信有其事

薦舉

乙未正月詔京官三品以上為中外官可任劇郡者
時遼人曰登明守太倉治行最著吳駿公先生具言
其狀少詹事朱梅麓因為諸朝與論謂其無私

乙未禮闈

乙未禮闈主考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內翰林國史院
大學士額色黑禮部左侍郎恩國袁典滿洲蒙古試
少保兼太子太保內翰林院國史大學士金之俊禮
部右侍郎內翰林秘書院學士胡兆龍典漢試及烏
金起哈併東粵藩生試滿洲蒙古榜胥勤等五十八
另考錄漢士及烏金起哈併藩生榜秦鉞等三百八
十五人又一錄是科禮垣試而卷十中其一而江西
最少僅七人物議籍二于金之後等素落卷貯于
順天府許有士赴閱限六日內不得領回前此未之

聞也時修內政輯要禮部請題分考官內翰林院侍
講吳偉業等先是正月二十九日召偉業及侍講學
士方拱乾國史院編修宋之繩赴南海子纂修遂改
命編修張永祺汪燦南曹爾堪陳毅張應桂金鉉皆
壬辰進士非例也榜發馬元濟劉芳躅並奏名元濟
涿州相國子芳躅尚書餘祐子又兆龍內弟也吾邑
楊雅建以館胡氏真第三

聖訓

太祖太宗聖訓纂修官內翰林院侍講學士王與魯
國史院侍學士楊思聖秘書院侍講學士方拱乾左
庶子兼內禮翰林秘書院侍講卓彝右庶子兼內翰
林弘文院侍講周啟雋國史院侍講黃楸秘書院侍
講吳偉業左中允兼秘書院編修左敬祖弘文院編
修馬燁曾熊伯龍右中允兼秘書院編修曹本榮國
史院編修宋之繩各月給養錢八兩四箇月中輟

御試詞臣

九月四日御試詹翰四十八人先是秘書弘文國史
三院學士各一人直內院預票擬而內翰林弘文院
學士馬迺吉滿洲人壬辰進士第一性敏辨通經史
大義善圖書日侍顧問促膝造對最被眷注禮部右

侍郎兼內秘書院學士胡也龍故善之又同教習庶
吉士益相歡遂日入禁中同議机密雖內院不如也
既御試庶吉士也龍因以及詹翰令馬廷吉口奏淫
之是日試於午門內表一疏一判一表為上親征朝
鮮大捷國王率其民歸降群臣賀表崇德二年時
中書傳錄侍讀吳偉業表其略曰維亦朝鮮之僻壤
寔由箕子之舊封土曰附庸今野穰于周索詩書風
俗本支起自湯孫藉商王有道之長為君子不死之
國自衛滿居秦空地虎踞真蕃右渠誘漢之人鳩張
涓水苗燕下盧龍之甲楊僕浮渤海之舡在元狩之
三年置樂浪者四郡雖稱後屬尚類羈縻新室以易
印而開秦寇則分疆而爭長洎乎大業遂撥東陸疲
敵師徒駢騷征討莫除癘疥徒潰腹心繼以貞觀之
真人佐之英公之宿將攻城不拔振旅而歸即膏仁
膏之先登終權魏徵之必諫此固恃德勿肩阻強未
服強于山海之間迤邐在沃沮之內者也亦蓋伏
遇之念我國家新造之日正值疆場多故之秋列率
長戈侵牟近境幸喜鴉鵲崗之戰大破鶴鴉陣之軍
若更乘勝窮追因粮築壘何難進驅平壤直搗王京
乃猶信彼行人賜之手詔修我睦鄰之誼寬其事大

之滅蓋孟津八百之朝不遠彭濮葵丘九合之會忍
摘江黃庶其子孫守亦盟好孰意矯虔不順相詐多
虞跳梁百濟之區僭越扶餘之長鰲身日黑漫阻泚
濤魚眼波紅輒修戰艦徒甘言以縻我雞車而以相
從用是赫然加諸蕞尔躬率中黃之士親占太白之
符鼓震十三山咸聞鞠旅營連八百里誰逆頗行帳
下拔大食之刀鏗文龍雀軍前策渥洼之產汗血驂
騶嗟我今市之人徒享南城之樂鳥驚射散魚爛而
亡竭峴懸車肯信位宮走免黃岩末馬穿容依慮道
誅毋丘儉沛流之勝方之蔑如蘇定方沈水之功遠
過之矣于馬馬韓表胆辰國驚魂力盡而蓋蘇乞降
甯則高元末季大倭薩反接于城下莫為支稽鞠于
轅門繫頸先馬自請灰釘坦腹牽羊甘投鼎鑊我皇
神武不殺寬大有容退舍而許之平解縛而赦其罪
方提黃鉞遠令收軍勿剪朱蒙俾無廢祀蘭利之城
八門不驚難帶方邑萬戶爭進壺漿洗兵馬普述之
津矣今昧命刻日月九都之石予寧親征龍筌狼筆
咸成內府之珍屈紉折中俱陪上都之宴慕華樓賜
醕合樂來賓院解甲休戈豈僅紙呈側理修降表于
同文扇獻涼昭布王風于下國而已哉之明日內院

及學士閔定以進詔敘其甲乙有差秘書院檢討清苑郭某國史院侍講漳州石申國史院編修吳縣范周左中允兼弘文院編修桐城方玄城秘書院侍講學士方拱乾弘文院編修大典張永祺國子祭酒監胸馮溥右諭德兼弘文院修撰宛平王熙秘書院編修嘉善曹尔堪國史院編修華亭沈荃國史院侍講學士鉅鹿楊思聖國史院編修溧陽宋之繩秘書院侍講太倉吳偉業秘書院檢討興國盧高國史院檢討睢州湯斌右贊善兼秘書院檢討鄞縣范廷元左贊善兼弘文院檢討海豐王清弘文院檢討向州崔之瑛國史院侍講錢塘黃机秘書院侍講宛平李昌垣少詹事兼內翰林侍講學士晉江黃志遠弘文院檢討永寧白乃貞右中允兼國史院編修相城何采國史院檢討龍游余恂弘文院編修漢陽熊伯龍國史院編修武進諸豫少詹事兼內翰林國史院侍講學士義烏朱之錫秘書院檢討登封耿介編修桐德陳彩國史院侍講學士河內楊運昌弘文院侍講學士襄陽沙澄右中允兼國史院編修掖縣王舜年檢討壽州鄧旭弘文院侍講即墨藍潤右贊善兼國史院檢討任丘李儀古秘書編修山陰 左贊善兼秘

書院檢討通州張士甄弘文院檢討聞喜楊永寧弘文院侍講學士孟津王無咎詹事兼內翰林秘書院侍講學士孟津陳曠弘文院編修平湖馬燁曾秘書院檢討江寧徐必遠國史院檢討金壇于朋奉左庶子兼內翰林秘書院侍講仁和卓彝弘文院檢討吳縣王認國子司業襄陽姜允衡右中允兼秘書院編修黃岡曹本榮左中允兼秘書院編修河間左敬祖初御試之命同諭甄別各部院寺司官其三品以上聽親定須才堪治民者朝士知其指人之疑畏及詞臣品定或以向屯龍恐後別有慶分屯龍曰今無陳百史難^作此事俱相信以為然亡何傳翰翰林官曰簡擢中秘習知法度今用人孔亟必得文行兼優者以學向為經濟庶能飭法惠民助登上理若朕親行裁定陳曠黃志遠王無咎楊思聖藍潤王舜年范國馬燁曾沈荃陳彩徐必遠于朋奉王認耿介崔之英湯斌盧高皆品行清端才猷贍裕信任既久國報必殷著各照外轉應得銜陞一級用遇缺即補各官必須矢忠勤興利除弊副朕圖治安民至意又諭吏部曰朕用人固治日望海內昇平必內外官咸咸得其人乃能勝任卿等科道等官皆朕素所信任今親行

裁定曹汝_{右侍郎}法_{李士焜}江_{左侍郎}孫廷忠_{御史}副都
劉令_{奉通政}滿朝_選王_{令光}太_僕許_宸左_{參議}
桑_芸光_祿周_休觀_{給事中}趙_進美_{給事中}劉_健徐_事
宋_牧氏_{給事中}周_曾蔭_{給事中}劉_文雋_{給事中}張_王
治_剛事_中晉_淑執_{給事中}李_文煌_{給事中}杜_澂事_中
武_攀龍_{給事中}劉_達杜_秉御_俱守_優任_濟堪_任養
氏_者各_照行_轉應_得我_銜陞_一級_用遇_缺即_補各_官
澄清_吏治_緩輯_氏生_副朕_慎簡_敷治_至意_諭出_諸臣
多_錯愕_度事_三人_去其_二俱_同年_也禮_科五_人去_其
二_先是_也龍_至禮_闈物_議藉_之故_最惡_禮科_而于_朋
舉_之拔_劉芳_獨能_龍即_篤內_夜遣_侍兄_謝之_因考_官
俱_知其_事也_范周_去秋_典京_闈今_又以_請託_闈亦_併
出_之示_無秘_也也_龍素_善志_遠過_慰之_曰鄙_情終_之
此_後惟_拊一_條弓_絃耳_昔唐_侍御_史齊_群語_王叔_文
曰_去歲_李寔_恬思_挾青_氣蓋_一時_公嘗_以時_遂巡_路
旁_乃江_南一_吏耳_今公_一旦_復據_其地_安知_路旁_無
如_公者_乎嘗_有斯_言也_龍昔_日路_旁不_知作_矣許_踏
蹶_也

顧仁

先是壬辰撤各道巡使滿人意以巡使掣其肘也乙

未_悉諸_人不_自內_力營_仗斧_而駭_臺尤_難中_外協_計
骨_巨萬_于是_仁和_姜圖_而得_兩淮_蓋州_王秉_乾得_長
蘆_錦州_祖建_明得_兩浙_進賢_朱絨_得河_東廣_寧劉_東
政_得河_西秉_乾鼎_兀甚_口臺_中悼_之獨_不預_費巡_監
既_復目_議巡_方滿_人不_以為_然而_德憲_清之_頗力_于
是_滿人_議各_部理_事官_及諸_曹參_用所_用理_事官_周
下_世張_所養_鍾有_鳴王_德文_選御_史遼_東高_氏瞻_真
定_張純_熙曲_阜孔_徹樾_合肥_王綱_丹徒_宣重_光顧_仁
竇_應朱_克簡_壽州_劉允_謙上_元榮_舟錢_塘翁_祖望_凡
還_十人_而南_人七_北人_三又_南人_江南_得其_六浙_江
得_其一_他者_不拘_焉時_論不_平謂_家宰_王鈇_山德_憲
龔_孝升_私江_南副_院曹_秋登_私浙_也既_命下_台至_太
和_殿諭_曰巡_按已_停止_回此_官肇_重吏_治俞_康生_民
利_病皆_由此_上達_故復_遣尔_等往_巡者_直朕_即倚_為
耳目_尔等_嘗侍_朕意_潔已_率屬_奠安_民生_若不_法受
賄_自朕_委任_不拘_要任_但得_銀一_錢一_兩定_行處_死
又_召至_左翼_開諭_曰尔_等初_或持_廉善_及差_滿迴_日
多_婪取_衣物_尔等_若臨_此弊_初時_產俱_置不_向必
照_會例_處分_丹徒_顧仁_順治_進士_投竇_慶推_官
時_盜賊_舉家_被掠_或闖_之釋_回秋_滿還_刑部_主事_奉

臺命拜巡按順天監察御史勅內不用舊役不見過
客然京署胥吏舊史十九沿以為常法無可禁故時
會稽章冕給事京署既自免以從子之奏代猶名冕
也前臺按某嫌之改革之冕之冕更在吏部文選司
給役見顧仁受命求從行執不許雖總憲龔孝升為
言不能得而蕭山督緝烈與仁同年同刑曾緝烈故
其章奏有連奏託之行二百金仁未嘗收緝烈故贖
詔奏曰準已收矣尚猶之乎見少也且引章奏謁仁
仁無知之何仁出京奏拜于銓司未之從也亡何仁
行部謂章之冕虛列名書佐以其家固安檄索之奏
特銓司皆都察院索本司書辦章奏令安在仁見部
咨謂此人縱橫莫可制疏奏其稍稍隨下固安令錮
奏于家令過暖每三日点候又臺中主書即章奏兄
冒他姓仁不知也仁意欲死之主書密報奏急出亡
走良鄉欲縊于傳舍同寓財尚方司之私人也初其
入京投尚方司太監于十月十九日刎頸扣閭訴願
仁悼旨婪賄陷害不辜上大怒即遣蝦八人往逮之
立下極刑于刑部兩家各遣人圍守十一月即朔仁
逮至明日廷訊問何以杖章奏也曰以替役向何不
下順天府而下真定府也曰本處人不便替向章奏

前役奏曰隸按院仁嫌其偪杖四十檄固安縣錮于
里又問仁何不發保定河間而遠發真定也特欲殺
章奏滅口耳又問爾書役俱新半舊半曰未盡孰孰
新孰舊向餘人未知何猶知章奏也仁不能對時併
逮役六人皆紹興人舊役遙向有三人諱曰新餘皆
畏拷改口矣緝烈望風吐款仁再夾溺死不承但云
嘗見五十金上謂見即真矣始免拷明日諸王會訊
仁論磔緝烈坐斬法司議如之至八日改仁斬籍其
家妻子沒入官緝烈論絞尋有旨官與論枉法不
枉法自十兩以上死吏一兩者死又詰顧仁何衙門
聞送何衙門考准何衙門官取中命內大臣蘇拜把
圖魯索尼大學士巴哈納全之俊成克單同上科密
奏則刑部尚書劉昌侍郎王爾祿開送左都御史龔
鼎孳左副都御史曹溶考准吏部尚書王永吉取中
也各回奏久之降級有差顧仁死嬖周氏給配回子
某舉朝揚息而胥吏人意自得章奏家頗富占半畝
其產寓旗下不復出相傳上欲授五品官明年二月
上召至南海子出值顧仁求免忽嘔血抵舍死

教習武進士

乙未教習武進士多裏机昂邦公遇必騰頭等蝦馬

尔吉哈進士加授二品服俸寧遠于國柱三品服俸
高密單登龍上元范明道四品服俸餘姚邵一仁山
陰張其毓宣府胡君德京山曾以信山陰劉燧長治
馬之迅龍襲衛繳應緣寧遠劉秉仁涇陽樊英金吾
左衛劉世明魏呈張可之神武左衛繳正經榆林白
文燦鄆城孔弘憲德平王宇泰商邱姚典永平周彝
餘姚楊映武大典張靖胡師龍

通鑑全書

丙申正月七日諭內三院朕惟紀一朝之得失原有
史書攷百代之是非厥惟通鑑顧筆削互異論斷相
衡卷牒雖分得中尚寡何以昭垂永久朕稱全書朕
亦欲將諸家所纂廣加哀集刪繁考異訂為一編名
曰通鑑全書時命已哈納額色黑劉正宗傅以漸為
總裁官張長庚干代麻勒吉鏗泰折應訥胡屯龍張
玄錫李爵白胤謙為副總裁官岳肅朱之錫卜素履
楊熙范承謨路陽杭琦王世功圖巴海方拱乾何采
王熙張士甄范廷元熊伯龍諸豫張永祺富尔堪金
鏡方玄城楊永寧為纂修官白希等為繕錄官朱臣
等為收掌官卿等受命委任須精勤勉討公慎參詳
務使古來政治成衰人才善惡昭明畫一以副朕致

治垂憲之意特諭按宋初三館藏書八萬卷司馬君
實盡携以自隨又殫十九年之力劉恕祖為佐之
始成省治通鑑採摭極博法戒極確今全書之名則
司馬氏僅半豹矣涿州膚學茂時往哲則繁攷異不
知更采何書也

藏不入倭

魯藩駐舟山時求日本兵不應僧湛微嘗航海知倭
重佛藏經遂說阮進曰若得旃檀佛三尊藏經全部
倭兵可立援也進信之若無藏經普陀山僧焰祥以
萬曆間賜普陀寺藏經在進善之奏請乘遠魯藩報
可遣焰祥湛微費經往湛微稱國師自號金獅子普
陀住持焰中等率三十七人執言不可湛微知之進
遣兵邀殺諸僧于沈家门不值進怒諸僧凍餒而書
夜哀籲而免經去不二日颶風大作吹還沙岸凡塚
二十餘艘諸舟見經如大光無數又二龍僚統眾雖
驚疑畏阮進不敢停也十月朔又揚帆將抵日本忽
黑雲四布巨浪澎湃海水盡赤大鱼如舟環前後不
得進長年大懼望空哀禱乞送還山寺隨風飄蕩一
晝夜望見普陀湛微焰祥懼甚舟泊林門不敢往亦
不敢踈是夕阮進忽病狂妻閻氏素持齋謂經之

故進司表遜經山寺魯藩送之有旨覽素知送感之
 舉誤由妖僧幸勅書未開聖損國體先生不必引罪
 藏經既遜魯藩又加諭勅略曰予也祖述 高皇
 憲章列祖雖曰遠家不造豈敢遂至愆忘况禹穴遙
 臨行宮在望浴池渡口遙詔極身而朝四百八十寺
 荆榛烟雨淒絕無代闕山百二重木秦故宮誰托乃
 得溯險之屢安鉅非法王之立祐何物瘞羊僧自說
 全獅子霜天乍曉妖霧橫冲不思西渡流沙求回真
 諦反欲東行大海表法若荒竟致巨浪拍天神魚鼓
 叢東夷為之稽首天風抱以西歸經不市翻再昧龍
 帙會須特勅增加護持之按藏不入後宋時志鐫清
 像不入今又不入亦異矣藏經在普陀不過白紙黑
 紙使入傳國亦不過白紙黑字有何分別一不徒傳
 夷中國皆不作白紙黑字觀矣

親見大士

壬辰五月十八日甯波府經歷內邱喬鉢游善浴迦
 山越三日表禮梵音洞、在普陀東北隅蓋山峽石
 隙也舊傳大士示現皆在潮音長可二十步高可三
 四丈橫峽中壘石隙中窺之為壇容數人又直橫一
 石凡稱示現者皆在壇上于石隙中窺之鉢初不信

禮拜畢注目久果于洞中行佛似將軍而不真良久
 忽洞畔露弥勒半面身鼻目類宛具心異之閉目良
 久再視如故復閉目自忖曰此必吾意中有佛菩薩
 想故作此像乃專意作龍虎想良久再視如故又良
 久于弥勒旁作二老人像飄轉而退弥勒忽露全面
 漸隱入洞乃現大士像袒胸披幅共人間肖像無以
 異端向自在、烟雲缥缈中目屢瞬終不易視鉢亦
 自疑遂禮拜泣者數人皆環瞻移晷乃滅鉢自記曰
 理之所必無事之所必有不能不令人作離經畔
 道思也

劉餘祐題碧雲寺

劉尚書餘祐甲午再過碧雲寺憶前度時甲戌也題
 壁曰憶別山靈二十秋朱霞依舊繞行樓流來但覺
 青、咽寫出興亡一段愁

妓詩

昔恨相對暫不如交深意合哀兩相視默、獨運冷
 傑士功名淡無忘恩義深粧成對孤鏡不語泪沾襟
 向君今夕去幾日又來臨翔寄泛良夢神魂返故鄉
 表禮
 清朝禮制悲仿先朝如表服百官並依會典行事會

典仍舊刻未嘗另梓而諸臣封事輒引會典上誤矣
馮銓家京師于天坛北鑿池蓄朱魚亭臺鼎立母獨
留涿州乙未年九十三春二月疾篤告歸省半道計
至銓方修書結寵陰謀起復故疏批計溫旨諄切識
者知為起復地也已諭後起銓再拜其詞泛語人口
清朝不以服表為重奈何迨百日銓入朝未嘗遣使
也亦未召見入內院修書匝月始同諸輔旅見剛上
意可知矣冬月顧仁事作按其私籍有公奠二百金
上又聞他事面責銓視其所賜貂裘時寒甚另給
一裘謂為尔換皮銓惶恐謝罪按漢時居官者寔未
嘗行表禮辭官後母死弟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
喪少能行者由是兄弟不和翟方進母死既葬三十
六日起視事自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
之制今日諸事皆服表銓獨否先是宋權陳名夏嘗
起復故銓效之也 上稔之周延儒之奸會謂明亡
于延儒馮銓少子要延儒從女故頗為解 上不以
為能嘗問延儒有子翰林今安在銓跪曰庶吉士周
奕封非延儒子也時奕封予告乙未秋奕封還朝俄
除知縣唐敬宗時却誣等定制舉人上謂宰相曰韋
琳符楊魯士皆涉物議宜與外官乃授白水城周章

宰相請其罪名不報今矣封左遷未即 上意上涿
州望旨外之也

白鷹

乙未高麗獻白鷹披號茅鴟也似鷹而白高麗國產
白鷹諒不與茅鴟等

都督府

各鎮總兵官俱銜都督同知或全事而都督繫銜以
先朝設五軍都督府也今不設都督府則各鎮繫銜
無謂矣嘗事特未之思耳

伶人

上不善酒所徵諸伶各召試人賜段二匹銀三十金
同閩人寓直 上嘗服翼善冠衣袍臨鏡問諸閩各
稱善上曰善又改滿帽臨鏡詎即手擲滿節于地
居常廣袖皂靴從漢制焉

滿洲

西洋曆法節氣不分各省推算首朝鮮而咸京次之
滿洲不異焉以滿洲即咸京也

魚缸

乙未冬江西景德鎮燒造魚缸其式圓數丈先朝嘗
燒之火力終不達竟無成而止

避疹

乙未冬十一月中宮出疹 上避南海子惜薪司日
運炭以往十二月命惜薪司環公署五十丈居人凡
面光者亡論男女大小俱逐出

文景元

三水文景元崇禎庚午貢士順治甲午秋以友人三
原溫 守杭州而游又往金華江行值風舟覆溺
焉景元素持準提齋呪溺時忽見準提神在上口不
受漂瞬息間漂十五里落一深潭潮激而上又恍見
準提神終不沒得漁人救免 王文宣疏

全剛徑靈應

總督張存仁鎮杭州嘗刑人劊于蓮刀者然如金石
又蓮刀仍有聲其人無少傷走白存仁亦駭異謂其
人必白蓮妖術也曰不習妖術又問尔何陰德其人
自省無所有總督曰汝曾修齋誦佛乎曰某月誦金
剛經度餘日錦裹以藏總督命縛因馳騎至其家取
所誦經果未錦啟之則經卷三截刀跡儼在也曰有
其人得法

物怪

王鐸微時距所居八里氏家豕作人言休咎鐸同族

兇孝虐其性反言若有所避此尚書後縣官以為妖
命除之

清江浦楊鑑川牙家也家頗殷既沒見夢其子于某
家為花牛其子留跡善飼之今存

石獸

臨清以南運河築閘、左右鑿石獸虎首鱗身四足
五爪蓋天吳之類也以厭水怪

硝

河間東昌近海之地晨起凝白如霜土人曰鹽煎之
為硝蓋鹽之餘也

桑

燕齊間樹桑僅、特未連畝桑葉匯于南土其詞強
之密室不生大清聖縣蠶事特盛

腹子

蓼莪之詩曰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北人抱子解衣置
腹古人所咏未始虛

吳中龍

順治辛卯貢士湖廣吳中龍十三籍旗下
張書乘曰崇禎科福建貢士黃 年十二其小試
論天下文章莫大于是周介生選刻中

漢人僕妾

契丹舊法得漢人皆僕妾役之仕官而顯者殊見其
主如舊禮殺漢人而以牛馬僕之弗誅也迨蕭氏乃
始從漢人蓋北居而以契丹奚渤海之氏雜處出前
殺漢人者如殺人之罪觀于今日似未大異

定水帶

正陽門外曰窮市蓋窶人子以瑣雜坐售僅一席地
衣冠不往焉有古鉄條長三尺許橫二寸有奇形若
草帶其中半虛而外鍍流而背俱鑿釘如鼓不甚可
辨持此欲售數十錢積歲不願俄高麗使客三四入
旁睨良久向其價主人漫應曰五百錢使客立投錢
如數主人疑焉詭曰此吾鄰家寄售公等且去容吾
向之少頃使客復來主人曰向者幾售君吾鄰家云
五金使客又如其數主人益疑之即曰公等誤矣吾
輩市語莽其大數五金蓋五十金也使客曰款如命
然不得更悔耳主人意此虛鉄重得五十金一失此
無為售者遂予之曰向使客此何物而公等重購之
也幸以告我使客曰告子易耳請立約而後可一市
人大以為異羣勸立約使客遣其副持帶去且遠
始告曰此定水帶也神尚治水九州作九帶此其一

僧果巨萬則向何所貴也曰吾航海、水南不可飲
帶投之立冽經歲不病汲故貴耳市人好事者隨至
會同館汲苦水石餘投監數斤捧及之謂甚帶入之
水沸滴作魚眼數十少頃飲之極甘冽之各嘆服而
去人云國交時得之舊圖則先朝大內物也錢塘詹
鍾玉曰自受故以來天府珍異流散人間派、無声
聞者何可勝數獨是帶為高麗使客所賞故胡僧
價十倍不脛而走海外物之頭眩固自有時至言為
神馬四千平物似屬不經獨能使鹹水使淡良驗使
客亦具眼我嗣後雖過窮市必無易視之

豈漿粥

都肆中以豈角雜少去煮之如薄糜晨哺一二甌最
補元神

192 2-7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進藏紀程

新編卷第二十七

濟南王世睿道存著

皇華所記述征夫之憂勞非以叙景物寫雲樹效學士之閒吟已也余於壬子重九奉檄有西藏之行蓐食風餐迢迢關河經十五番邦而至烏斯藏蓋西域徼外即司馬相如所通之西南夷也是役往回九閱月程途二萬里所歷者雪山砂嶺所食者糌巴酪漿登嶺彌望即赤脚仙之王孫世界也仗劍環廬一典屬國之住牧嘯

昭代叢書

丁集 進藏紀程 卷第二十七

世楷堂藏板

歌也弔戰場則枕戈待旦臨雪窖則躡足提心間一迴思猶覺歷歷在目今需次家居爰撮叙行程以誌大概若云王事靡盬我獨賢勞賦楊柳雨雪而竊附皇華四牡之後也余則何敢打箭爐

自成都迤邐西南行歷雙流新津邛州名山雅安清溪等州縣化林協瀘定橋冷磧烹壩冷邊三長官土司計程十六站山有百站孟山大相嶺飛越嶺黃草坪之險峻水有新津平羌瀘水之湍流直抵西爐則

羣峯嶺岬高插雲霄中敞一澗廣濶如平地番蠻聚

族而居其石壘而層高者為碉樓土砌而脊平者為碉房人居其上牛豕在其下地不產五穀惟青稞與牛羊而已昔諸葛武侯征蠻會于此地造箭遺一軍人監之厥後成神立廟享祀此打箭爐之所由名也四方商賈輻輳為川茶夷貨交易之所設有欽差監督稅務而明正宣慰司寔世守茲土焉由爐出口西南行三十里為折多山之半委折寬平易行四時皆雪彌望如玉視內地已較然異矣又俗呼為藥山

昭代叢書

丁集 進藏紀程 卷第二十七

世楷堂藏板

人畜至此皆氣喘不堪捷步須口含陽起石粉草或廣檳榔解之又五十里為提茹碎石參差土阜如椎髻一路皆蜿蜒石徑也又四十里為瓦七又三十里為東鄂落或平行草地或兩山夾澗坦如也由山澗行三十里至中鍋塘登山委曲十里至高日山頂則山脊曠濶大雪瀾漫霧氣溟濛通事云係終古如茲也約三里許盤旋而下則南嶺青杉北嶺黃楊澗水之潺湲有聲石骨之嶙峋突起宛然入畫圖中矣行三十里忽一石狎狎高可丈餘色青而翠欲流偃

仰之勢依稀太古當道而立土人云昔武侯南征會宿于石之旁故名曰臥龍石云由臥龍石入澗西行山腰鳥道水凌堅滑四十里至八角樓又三十五里至中渡按中渡即啞龍江上下中三渡皆有防汛把守水寬約箭許設平底船一隻應差至往來行人皆由皮舡過渡其製用兩牛皮聯縫四邊陡起如牆止載一人一水手搖槳渡之飄飄然駕一葉之扁舟也又三十里至麻蓋中出山澗上坡過雪山四十里至剪子灣過小嶺二十里至撥浪工山之頂平澗四時

昭代叢書

丁集 進藏紀程 卷第二十七

三

世楷堂藏板

皆雪五六月或得見土而冬蟲夏草出焉又二十里至西鄂落一路上坡行四十里下山即啞嗎拉洞迴望巖崖有如拱背塘左一礪樓高聳如岑殊足助觀由啞嗎過谿河入山澗約行二十里歷小嶺五十里至火竹卡平疇彌望路轉峯迴又五十里至裏塘

裏塘

裏塘正副管官新授為按撫司之職其地東至明正西至巴塘與大小瓦述接壤疆域寬平蠻人順化西南行五十里為額哇奔松草地坦夷小河水淺可渡

上坡亂石峻嶒行二十五里至西海子一水冰凝長里許寬可四十餘丈停滯不動行人過此禁鎗鑼忌高聲若一觸犯則雨雹雷電頃刻而至又十五里至西海塘又二十里至喇嘛二塘一路雪山寒風凜冽又十五里至喇嘛了懸崖曲徑宛轉村落間過此則或坡或澗俱極平行行二十里為二郎灣又五十里為立登三壩係廣衍稼穡地也上坡行三十里遙望一山長坂積雪山脊嶺呀處旋風滾滾如萬馬奔馳之勢則大朔山也由山脊而下入澗西行則兩山列峙

昭代叢書

丁集 進藏紀程 卷第二十七

四

世楷堂藏板

峰嵐翠嶽青杉翠柏倚壁參天一曲流漸清淺可愛蜿蜒五十里而至大朔塘西行亂石中三十里登雪山迴望山之東瑩然玉砌俯瞰山西層層下坡如遊釜底行行二十里為元根塘十里為崩七木三十里為小巴冲一路翠柏丹崖蒙翳歷落殊不令人寂寞忽而河流梗路則有山半羊腸雲棧鱗次行三十里而巴塘在目焉

巴塘

巴塘正副管官新授為按撫司之職其地東接裏塘

西聯江卡與占對比隣世相仇殺土廣俗淳番人順化地暖無積雪節氣與內地無殊土產則葡萄胡桃栗穀蔬菜牛羊雞鴨狍獐獾艾葉豹元狐獺兒之屬沿東有溫泉澄泓一池清潔可浴銜卽小溪司糧務者公餘鑿池引之構草亭於其上觸景舒嘯亦足以極一方之勝槩焉西行則金沙江由西北而來水色渾黃溶溶而下兩岸皆山崖水無泛溢屈曲至雲南轉馬湖經叙府與川江合流順金沙江之半崖四里至牛古塘設有官船江行四十里直抵竹巴籠若

昭代叢書

丁集 進藏紀程 卷第二十七

五 · 世楷堂藏板

登陸則半崖窄徑一綫盤曲抵塘過渡順江行三十里爲工喇又四十里至空子頂石徑迴旋過頂而平又四十里爲邦木山路宛轉高下皆寬濶四十五里至滿多有從人寺相傳爲番王避暑處十五里至谷黍四十五里至普喇一路村烟歷落衡宇相望地皆可耕又五十里而至江卡

江卡

江卡營官係烏斯藏所轄也圖域褊小番蠻悍野以剽竊爲事與鄰番合謀截劫名曰夾巴其性殊不易

馴由江卡入溝行六十里過雪山一架又溝行六十里至梨樹一片荒山草徑並無蠻寨汛塘又六十里而至阿布喇則委折俯仰尙屬坦途也又四十里而至石版溝則嶺路迢遞盡山腰偏徑也忽而雪山橫亘歷五十里而至阿足忽而層巒千霄歷八十里而至落家宗再入溝順溪河履草地曲曲折折寬平無碍直至乍了

乍了

乍了係正副營官管轄番蠻悍野惟事剽竊較江卡

昭代叢書

丁集 進藏紀程 卷第二十七

六 · 世楷堂藏板

尤甚且路多支溝易于藏匿過者宜倍加慎焉三十里至雨撒過雪山山之高不過里許東則山腰委折自頂以西雪路褊窄寬僅尺許深不計尺由山半直行而西則下臨無地由西轉南層層折下雪路多坎陷馬蹶不能行卽徒步時防躓跌焉五十里至昂地行山澗二十里至空撒過大山高約五六里而巉巖險峻如上青天計五十里而至王卡自王卡而西宛轉山徑平行易行六十里而至巴貢自巴貢而南委曲山蹊渡小河入崖間望之有兩石並峙渾如關門

前則溝之遠不知其幾許里也旁則崖之懸不知其幾何丈也為虎豹豺狼之所隱伏夾巴之所嘯聚焉東崖徑偏而冰滑行里許馬首轉東而雪之深又不知其幾何尺寸也登極頂則昌都交界此站計行一百二十里而至奔地再循山半羊腸八十里而至蒙布過小嶺入山澗五十里而昌都在目行北山半腰徑窄而偏下臨深溪宛轉及平地而仰覘昌都殆屹然雄鎮矣哉

察木多 又名昌都 卽頭藏

昭代叢書

丁集 進藏紀程 卷第二十七

七

世楷堂藏板

察木多為三藏之頭藏國王號呼圖兔衣服類喇嘛而鬚髮猶是番人所居背倚南山礪房深邃洞宇紆迴下臨土埠番民環集於其上三面河壩中隆起而頂平幅員約計數里石樓蕭寺高可凌雲彩能耀日夜靜鐘鳴雞唱犬吠喧闐似一都會也於坡下建營壘列市肆為西蜀南滇大兵駐防之所東望則江流如帶湍急而環抱南望則山岫如屏幽峻而列峙加以羣峰羅列若遠若近殆居然西域形勝非荒殘寥落者所可埒也雲南進藏者路至此會合由此而西

出郭門沿江澗青山綠水秀異非常四十里而至鄂落藏從山半行歷雲棧渡偏橋六十里而至過脚登山多窄徑雪深尺許行五十里為喇貢過冰橋履狹路五十里而至恩達又五十里而至瓦河山按此山為西域第一雪山五峰綿亘高插雲霄由深澗近山脚歷坡而上大雪瀾漫無涯涘至二峰路傍有海子十片冰凝深廣難測經其傍脚板而過亦如裏塘之西海子罔敢觸犯也登絕頂昂首四望雪連天天連雪草樹土地皆無其形南北東西幾于莫辨卽巖岫

昭代叢書

丁集 進藏紀程 卷第二十七

八

世楷堂藏板

煙雲亦在迷離間矣遊行至山盡處馳長坂而下入松林渡山溪共計程一百廿里而至瓦河蠻寨宿焉凡往來過此山者必於一更時造飯二更時起行口含檳榔或粉草或陽起石以避陰寒之氣乘坐者時騎時走步行者兩足毋得停歇夜行令蠻夫多備火把引導務于亭午趨行至山之盡處蓋足不動則凍冽墜指無火把則鬼怪迷人至日午則寒風陡發雪徑皆迷矣又必于第二架山岫內熬茶或燒酒飲之但禁人從萬萬勿以手足近火可耳由蠻寨入溝行

數里踰小嶺穿杉林三十里而至麻里麻里平壩也
登西崖行三十里下懸崖而至三巴又上山崎嶇三
十里而至敵工塘下陡澗入深溝宛轉六十里而至
洛龍宗按恩達瓦河類五齊呼圖兔管轄地方所用
番民皆馴順較江卡乍了若逕庭云

洛龍宗

洛龍宗疆域福小與準噶爾為隣蔓草荒煙居然僻
壤營官居高埠坐礪房番民列族而居焉入河壩西
行過雪嶺五十里至鐵凹二十里至紫托二十里至
昭代叢書

進藏紀程

丁集

卷第二十七

九

世楷堂藏板

說班多

說班多有正副管官地踞形勝洞門高敞礪樓峻巍
環以長垣如雄鎮焉土產綠松石青金石食物則青
稞豌豆牛隻而已過雪嶺四十里至中譯再過雪嶺
四十里至巴里郎行十里登雪山山橫寬十五里雪
深尺許又四十里而至索嗎郎入溝行四十里而至
拉子拉子山表延不過數里雪深不過尺許而處處

冰凌堅滑必扶杖乃可舉步越五十里而止地名冰
壩良不誣也

冰壩

冰壩小管官係說班多兼攝居蠻寺佛殿神龕開敞
巍峩離里許則蠻寨寔憇息之所川滇大兵會駐防
於此焉歷四十里為甲喇又四十里為丹達皆坦途
也又二十里至土國中雪山巒嶂高聳雲霄登山脊
險峻異常上下崎嶇約四十里至山脚入溝行五十
里而至耶吉宗渡谿河四道或由山半羊腸或由河
昭代叢書

進藏紀程

丁集

卷第二十七

十

世楷堂藏板

而至拉里按大河阿蘭多等處係札仙空撒管官管轄地方荒草蒙茸牛羊千百成羣為黑帳房住牧之地濕濕濺濺者徧野貨酪酥者沿途殆杳無蠻寨居室焉又阿蘭多之西崖產銀鑛蠻民聚挖亦一寶山也

拉里

拉里管官巢穴高居峻崖肩以棘門屹然如城墉倚崖居民落落如晨星地苦寒多陰翳積雪登拉里山委曲而上臨雪窖深數十丈不測至頂頗陡險委曲

昭代叢書

丁集 進藏紀程 卷第二十七

十一

世楷堂藏板

而下六十里至阿咱五十里至喜竹路有海子兩崖夾澗水冰凝不動適中處露一洞孔黑而深其禁忌與裏塘瓦河相同倘東崖南行十里至海之盡處一轉而東三十里至山灣又轉而登西山委折偏坡下山多石徑五十里至常多三十里至洞古三十里至寧多七十里至江達猶稱坦途焉

江達

江達管官三員居平埠地曠而民稀五十里至順達四十五里至三巴入溝行四十五里至鹿馬里又十

里上嶺行風寒而勁侵人肌膚詢之土人蓋自古苦寒地也七十里至磊達行四十里山溪東崖下有湯泉由平地石罅中滾滾而出氣蒸而沸沫色如硫黃亦可嗅近傍淳滴一池澄泓清潔可以浴可以風又十里至烏蘇四十里至寧欽三十里至結宗又三十里而至工卡此一番國也山川平曠民安耕鑿有無懷葛天之風蓋近佛國而風景頓殊矣

墨竹工卡

墨竹工卡疆域褊小而陵谷開敞兩山列峙屈曲隨

昭代叢書

丁集 進藏紀程 卷第二十七

十一

世楷堂藏板

人蠻寨蠻寺若繪若畫其淡遠浮動之勢渾如仙島且人勤耕稼稻畦繡錯一如內地溪流清淺中之鼓鼙而浮潛上下者殊有游泳自得之樂五十里而至拉末十里而至車峪四十里而至得慶宿焉

得慶

得慶小番國也地不過一區而偏近西藏為首衝之所矧房高敞風景熙和頗類工卡三十里至砌塘五里及河夏間水勢瀚漫無正派冬水歸漕有船可渡另有皮船以濟行人其形亦如啞龍江中渡之制又

十五里而至西藏

烏斯藏

烏斯藏古陳古忒地方一名西藏又名中藏東臨大河西枕葦蕩前揖峻嶺後倚高山離後藏班禪喇嘛八日之程寔番王之窟宅西域活佛之寶刹也諸番職貢之所會而喇嘛僧之所卓錫而處者也形勢如內地一大鎮東西約七八里南北約三四里街屋數四忽斷忽聯草樹溪流亦隱亦現番王頗納台古受封貝子其子若婿俱封輔國公居于藏之西偏稠樓

昭代叢書 丁集 進藏紀程 卷第二十七 世楷堂 藏板

穹窿拾級而登凡五層高插雲表內設氍毹跌坐寔王之巢窟也有活佛名達賴喇嘛甫生即能言童身多智慧識過去現在未來休咎圓寂復轉世蓋生死此一人焉西域諸國敬之如神明貢獻絡繹不絕設佛座于藏之關西高埠石逕危欄循崖而上及頂石牆如城墉扇以鐵扉門啓而入宛轉多曲竇洞黑莫辨及中則佛座如四字羣樓圍以雕檻中合一頂如華蓋繡柱璀璨則天賜之錦幢也玉砌精瑩則土產之青藍也四壁熒煌則塗飾之土黃也一龕高擎恍

如綉墩者為達賴之寶座座右蹲踞而侍者為考選

之衆僧座前左列者為坐藏之天使右列者為諸番之覲臣列于中而主位者為貝子為輔國公忽而錦衣繡靴右手執斧左手執干脚綴銅鈴跳舞而前者童子十有四人則番王之樂也忽而甲冑其身傀儡其面天神天魔騰躍而至者羽士共有九人則番王之戲也忽而兩僧披袈裟露右臂手指口畫于座前者則說法也忽而扛擡者洞庫門而種種色色承筐是將矣則貝子之納貢于達賴活佛也若夫陳藏果

昭代叢書 丁集 進藏紀程 卷第二十七 世楷堂 藏板

進酪漿酥餅牛羊之羅列也則貝子之所以宴賓客也蓋番王以每歲二月一日為年節此其設朝致貢筵宴使臣為大禮云另一大寺名為大招寺係與坐藏大人議事之會府內塑唐朝公主神像寺前一方碑字漫滅不可識亦唐朝法物也國多喇嘛喜誦法華經地產青稞其稻米棗杏葡萄冰糖俱出後藏造土香市珍珠珊瑚瑇瑁蜜蠟綠松石青金石瑪瑙石藍石黃赤金瓊瓊氍毹之類至藏佛中有舍利固非易得而納古木碗為番王職貢更稱至寶焉總計自

成都歷諸番蓋閱四月而至西藏云

風景

山明水秀寒煥陰陽爽闡而清淑者華風也殘山剩水雪嶺砂磧慘淡而荒涼者夷風也打箭爐地處極邊猶近內地水光山色尙覺有情漸向西南則陰凝之氣徧于山川慘戚之狀徵于木石昔人列爲荒服號爲窮荒良有以也巴裏二塘氣候清和渾似中原墨竹江達江山活動居然佛國亞龍金沙之浩瀚巴塘江達湯泉之澄泓殆未易數數觀矣其餘山非積

昭代叢書

丁集 進藏紀程 卷第二十七

圭

世楷堂藏板

雪則濯濯一砂坵也川非濁流則盈盈一黑湫也蒙茸零落無蔚然深秀者木容憔悴無挺然參天者至折多撥浪工山藏積毒藥氣蒸人鹿馬里之寒風沁骨大朔瓦河魯工納沙工納拉里諸雪山亘古積陰雪窖深數十丈卽五六月間亦從無融出地面者其他雪嶺盡屬培塿處處皆然蓋中華外夷天地生成荒微風景誠難與十五國埒也

土俗

川省多土司蠻苗獮獠種類不一花絨氊褐衣服各

殊婚嫁死喪語言飲食之不相通已不能齊之爲一致極邊而至打箭爐迤邐而至烏斯藏其俗又迥不侔矣自漢司馬相如開靈關以通西南夷靈關爲蘆山天全交界地則西南夷正打箭爐以外諸番也男女皆衣氊裘披毛褐皮履蓬頭垢面間有以羊皮冠者其富者則衣花氊氊至明正巴裏等土官錦冠高頂絨緯而袍褂一如漢制其他管官皆高冠服色緞或服花氊氊束蛇皮蠻帶與漢官見先遞哈達如漢儀之以手本接見者漢官亦賞之以哈達次送奶茶

昭代叢書

丁集 進藏紀程 卷第二十七

圭

世楷堂藏板

亦賞之以茶塊並頒及銀牌綾緞之類番國無城郭其房舍之壘土而層高者爲碉房其壘石而層高者爲碉樓多營建于嶮巖懸岑之上地不產五穀種青稞牧牛羊所食惟酪漿糝巴間有不火而食生牛肉者殆依然茹毛飲血之古風歟人嗜飲茶兼腥羶油膩之物塞腸胃必賴茶以蕩滌之此川茶所以行遠也番婦幼以琿環鐲手帶之至老及笄則以珊瑚松石蜜蠟琉璃珠等物飾長辮綴于首死則取以送梵寺不傳子孫也死不哭不變服有火葬水葬者置山

頂者置樹又者鬻以飼狗者飼鷹者將其骨和土塢如泥鑄如缶置之廟內或塞之山脚下者婚姻則以狐皮爲禮而嫁之其贈奩或以牛或以羊狗喜奉佛家延一僧日夜誦法華經多喇嘛寺梵宇琳宮金碧相望樹之寶幃懸之錦幢塑像一如內地番民傾資供奉焉蠻媚名爲打沙鴉番漢交易多此輩主之在西藏者以珍珠旋繞于帽查之上精光奪目有一帽而價值數百金至千金者西域夷俗蓋難殫述焉

夷情

昭代叢書

丁集 進藏紀程 卷第二十七

七

世楷堂藏板

番地苦寒無多物產亦無吉凶宴享賓祭往來之儀性拙不善工作無他營運惟種青稞牧牛羊以養生送死而已打箭爐爲諸夷負販會集之處習染漢制狡而多詐乍了江卡兩番樂于剽竊殊不馴順爲番民之最野者巴裏二塘淳風沕穆忠順誠朴獨爲近古其餘他番皆不識不知混混沌沌俯首順化者也番人言語不通皆于明正司選取通事爲繙譯其字類滿文而無烏朱頭之相彷彿其筆削竹爲之銳其鋒以蘸墨水紙則如山西之毛頭更薄而亮其人勇于

趨死而畏杖責蓋夷情大略如此

物產

山珍海錯彩禽奇獸中華有之不可得之以禽則山雞馬雞黃鷹鵲鴉之屬以獸則狃狢獾艾葉豹元狐獺兒香麇毛牛犏牛山羊蠻狗之類以菓則西藏之杏棗葡萄巴塘之葡萄核桃延壽果皆佳殺也以茶則巴塘之白茶蘿葡葱菲元根他番無有也以穀惟產青稞以巴塘之粟米墨竹之稻穀不多見也以木則松柏杉楊間有之說班多以西有地柏枝榦盤曲昭代叢書 丁集 進藏紀程 卷第二十七 六 世楷堂藏板 沿地而生藏香之料卽此以珍寶則珊瑚蜜蠟珠璣瑪瑙綠松石青金石石黃石藍石青沙金藏錢藏佛納骨椀阿布咱了椀等類至毛氍毹絨絨邊絨褐藏緇又番人之所以爲衣者其他物產不少槩見云

進藏紀程跋

古今紀遊之作莫備于太初游草莫奇于霞客遊記
筆花怒發節展爲之生光可知三寸不律亦濟勝之
具矣至法顯佛國記潘昂霄河源志劉郁西使記之
類文筆雖遠不逮王徐二書而窮荒異俗歷歷可以
指數殊足豁胸襟而擴見聞亦山經水注之附庸也
若此紀程一編固何讓前賢耶丙申夏日震澤楊復
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昭代叢書 丁集 進藏紀程跋 卷第二十七 充 世楷堂藏板

辛卯侍行 記六卷

光緒丁酉夏
蒼樹山房葉

辛卯侍行記 序

序

光緒十七年三月秀水陶公奉巡撫新疆之

命嗣君拙存侍公行歷秦晉趙魏齊燕六國之地西踰長

城渡瀚海入月氏鮮卑車師蒲類諸國以達新疆都行一

萬一千餘里凡山川關隘之夷險道路之分歧戶口之多

寡人心風俗物產之異同罔不勤諏廣稽取其事有關於

經史及體國經野之太者著於篇名之曰辛卯侍行記嗚

呼何其都也竊嘗以為古者圖與書並重周官大司徒之

職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

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夏官司險 職方氏又

辛卯侍行記 玉序

各有專職以掌其圖羸秦焚書獨律令圖書藏於史相漢

祖入關蕭何收而有之遂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

亡秦破楚以得天下漢時郡國輿地之圖掌於司空累朝

不絕隋唐以來圖學漸就微滅而私家著錄之書間有存

者自時厥後浮文日盛重書而不重圖於是周秦以來歷

世相傳之圖蕩然無復畱道而郡國之沿革分并山川之

名宮廟輿服之制下及草木鳥獸蟲魚一名一器之微莫

不名實淆雜較懂乖離學者求其詳而不可得往往做精

焦思索之影響紛紜聚訟如瞽者之求日於榮及聞鐘而

遂以為真日也可不謂大愚乎吾嘗私怪司馬子長氏以

通博有識之儒其所為史記立體大備獨於圖焉闕而弗載班范而後相沿相襲以至於今卒未有能悟之者可歎也已拙存夙精於圖學其記是書也獨能於古圖亡滅之後躬履其地一一詳究以求得其一當其大旨以山為經以水為緯以古書之方向里數定土地之沿革以方言土音之變轉證古名之是非自漢唐巨儒迄今鴻學贍才精研地理之士凡其言之參差舛悞不合於古而鑿於今者皆綜覈而析辨之曠然如迷者之獲康途以逝也余向讀禹貢一書深以雍梁徼外之地若積石豬野黑水三危諸說惘恍支離不可典要今既喜得拙存之說錄而存之復

辛卯侍行記

王序

二

為之序以誌服膺之意今年三月拙存由塞外隨侍入關屈指是書之成已五年矣每一披覽猶喟然想見當日懷鉛握槧於風沙雨雪中躊躇四顧時也丙申五月二十八日世愚弟王樹枏敬序于金城節署之西堂

辛卯侍行記序

詩陟岵苞栩諸篇大都人子行役遠離其親之所作也豈不以輪蹄僕僕展膳依依勢固不能兼及者哉陶君拙存見示辛卯侍行記六卷蓋侍其尊公由陝藩簡授新疆巡撫自入

親以洎履任備記程途日月酬應往來英蕩式臨負弩矢者駢集幃帷暫駐擁冠蓋以鱗差而君隨侍其間亦幾忘風塵况瘁天倫之樂際遇之榮有昔人所未逮者顧其中所過名都下邑建置沿革特詳水道郵程脈絡并分悉具或辨譎而攷古或救敝以論今徵引諸書不下數十百種

辛卯侍行記

丁序

十一

自非便腹笥蚤裕居恆抑豈慮促倚裝所能立辨且夫世之所謂佳公子者吾知之矣當其席豐履厚體泰心奢裘馬翩翩不減五陵年少此亦何足為君論又或聰明特達卓犖不羣及壯盛之年華乘父兄之餘蔭鵬搏霄路驥騁天衢鼎養承歡本無俟毛生之捧檄策名騰仕乃竟同溫嶠之絕裾船輶東西庭閭曠隔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陶君博識前聞究心時務筆諳周詳注析彙經象寄譯糗采異聞於稗海兜僑傑倅慨披髮於伊川固不徒帖括能工洵乃體用兼備儒令出其所學馳騫當途唾手三旌定堪操券而乃頻年節署依然鍵戶下帷定省晨昏編研

午夜化無耽耽不妄交游其性天之純篤識趣之高明有
迴越尋常萬萬者茲以河漕不靖中丞公奉

命督師小醜陸梁行當殄滅君復追隨節鉞密贊戎機所
記道里山川不啻畫沙聚米墨磨盾鼻氛息旄頭行篋所
儲當更有哀然成表者謹拭目俟之矣

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巡卿弟丁振鐸序於北庭之柏署

辛卯侍行記 丁序

二

辛卯侍行記卷一 自陝西東至河南道口鎮乘舟經山東
德州北至天津二千八百六十八里

秀水陶保廉

辛卯四月 家君奉

召入觀二十七日庚申做裝衣箱六書箱九履轎二幅夫
每人日給錢三百輻車四每乘價銀十六兩大車四每乘
價銀二十四兩皆雇至河南道口鎮同行者高爽溪表叔
增懷甯張愚生紹元及其長子子寬宗厚又金匱施裕堂
衍緒以赴京兆試結伴 家人沈和張德張祥張虎
許慶打雜人王四尤和 家君代
兩首縣擬信囑東路實友勿事供張保廉作家信託許公
若次由上海轉寄又致金蘭伯工部信託覓寓廬

辛卯侍行記卷一

八

二十八日巳刻啟程 四里長樂門 家君請官廳撫臺

鹿滋軒偕長笠農德滋軒兩副都統藩臺張竹晨泉臺唐

斐泉松鶴齡江海帆兩道臺行寄請

聖安禮 尙將軍
病未來 張仲軒席星府張次丞諸幕賓於道旁設

茶座邀往話別 三里東郭門 郭外歧路東南行十里尉
家坡又十里水溝十里毛

家河十里藍田境新街二十里汝湖鎮二十里藍田縣

郭外東北行十五里光泰門又十五里新街鎮二十里呼

于堡渡渭水西北 東北行 郭外二里道南為金花落都又

十五里高陵縣 二里道南為韓森社統附郭四

十二都社有高家若山宋敏求長安志以為秦莊襄王陵
俗以為呂不韋冢或云韓信冢皆非也按史記不韋傳正
義莊襄陵在新豐西南三十五里水經注莽近驪山身覽
目不韋冢在洛陽北邙舊縣志淮陰侯韓信墓在霸城或
云省城東北四十里龍王 六里十里鋪 有十餘家西北四
廟堡西北畢沅立石焉

九下長樂坡舊名渡坡隋文帝改長樂二里渡橋暗沈定九岑盛之兩鄉長橋左右二坊一曰輞川勝景一曰長樂要津津水實之長水亦名荆溪出藍田縣西南二瀾東曰焦戴水西曰湯峪水合而西北流貫白鹿原水西流入之又西北至咸甯之杜陵輞水北三里官廳在路東有沙鹿原北址統關四里牛耳寺在道三里至灊水南龍王廟家灘等十五郵四里牛耳寺在道三里至灊水南龍王廟食於行館灊水於沙日高夏秋泛濫道難行咸甯縣丞亦被水毀漢文帝霸陵在東南十里楊家疙灊水之北名鳳皇嘴周未刻度灊橋長約四十丈唐稱三百丈陵戶毛高二姓銷魂橋隋初移建非元劉彬明余子俊重修康熙時圯廢

辛卯侍行記卷一

二

東址二十里經渡湖鎮二十里新街又西北入咸甯界十里沙河西流入之二十五里洪慶河自臨潼西南流入之過灊橋街又西北會荆溪橋北為灊橋街北里許為灊橋縣地也街東五里五里上銅人原至豁口郵五里路家灣社統十七郵

邵平店東陵種瓜處唐章后福陵穆宗妃生武后慶陵宗追封太后宜宗昭容王后壽陵懿宗妃王后安陵懿宗妃均在西北陵戶皆五里地密子臨潼五里斜口鎮唐段太尉故里三里過惠七里橋志稱阮儒谷在臨潼西南五里按孔孟既里家郵七里橋致正學不明所謂儒者名是而實非六國未亡則以遊說橫議弋取名利迨秦并天下則競進封禪刻石之議其類辭輒口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誠無可諱乃創為求神仙求不死藥多方詭遇凡以冀高爵厚祿耳費巨萬計仙藥終不可得始皇乃怒諸生而坑之史記曰召方術士原非真儒也曰坑四百六十餘人原非悉天下之儒而誅之也偽儒本所宜逐投之溝壑未始不可抑浮羅

所惜者驕恣無度窮極土木開邊黷武民受其殃諸生因而奮筆鼓舌甚其罪狀子貢所謂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者也嗚呼彼君子儒如伏生輩得保其天年驪山陷非偽儒自取之耶史記始皇坑諸生在咸陽而衛宏云在驪山剛谷者七里臨潼縣進西門一里出南門一里與史相乖

宿驪山下環圍計行五十七里知縣事錢瑛施勛臣劾安府知府滿洲文泰初咸甯縣知縣長山焦雨田雲龍長安縣知縣四川胡鴻賓昇猷暨各文武來者八十餘人遠道送迎皆非禮也鹿撫臺遣戈什二人任協鎮紫卿令親兵四十人護送家君固辭卻之吳參將兩舟遣兵八人相送力辭不獲擊驪山即藍田北幹兩高峰曰東嶺嶺西嶺嶺巔時花木蒼蔚兵燹後蕩然矣環圍為唐溫泉宮華清宮故址漢武故事云驪山湯始皇初不起宇漢武又加修十餘所故址不可詳致微宗寶曆元年上欲幸驪山張權輿諫曰昔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始皇幸驪山而國亡

辛卯侍行記卷一

三

元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久帝曰驪山若此之凶宜往以驗其言既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光緒丁丑知縣事會稽沈某修此園旋聖吏明年帝被執

議其碑文云以工代賑竊意此特籌賑一事耳丁丑奇災代賑僅賑壁間石刻金人詞羯鼓數聲打開蜀道霓裳一工匠而已

曲舞破潼關有慨乎言之蒲城原生李仲特來送作長二十九日黎明行一里進臨潼南門縣志稱驪山屬土城向西以受金氣則金生水又恐水之直洩乃塞北門尚建鐘樓於中衛以應金星可培植風教云云此形家陋說竟敢諸志乘士人之

一里出東北門五里五里溝三

里官路郵郵二里陰盤坡二里沙河八里新豐鎮

漢地志太上皇思東歸高祖為築城市以象豐七年置新

豐縣 按史記高帝十年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更名豐邑
豐縣曰新豐則太上未崩以前猶曰豐邑不得云高祖七
年置 鎮東鴻門坂沛公會項王處也 十里戲河橋 水出
也 走馬 六里西段郵 四里鎮於零口鎮 有樊 三里零口塘
臨潼縣東三十八里 鎮南龍鳳山左右三洞北流二
合為零水又北入渭古稱冷水出驪山東支肺浮山 二
里零陽鋪南五里盛店鎮 五里杜化鎮 五里量天坡
即唐書沙陀傳之梁 五里胡郵鋪 九里萬里橋下為酒
田坡有廟曰大錫寺 水經謂之首水出一里渭南縣西門 一里任行館計
行七十八里 高八叔因轄內不便 署縣事感城嚴少雲
書麟 縣西南七里灰堆周百步高三丈俗傳始皇焚書
處 韓非子和氏篇商君教秦孝公進什伍設告坐之過燔
詩書而明法令則焚書非始於李斯也始皇以立國為

辛卯侍行記卷一

樹兵遂郡縣天下齊人高子趙請封建李斯憾愚儒道古
以害今請下燒書之令斯親見六國戰爭慘毒黔首議廢
封建亦救時苦衷論者以秦不封建為失計不知始皇驕
暴寡恩縱行封建亦自速亡迂儒泥古妄言焚書之禍實
激成之又按秦禁書謂非博士官所藏而私藏者悉燒
之官書自在也此非亡於秦火而亡於項羽之一炬然圖
籍歷久易佚如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秦本未燒後自殘闕
又如漢晉人書至唐宋而佚唐宋人書至元明而佚有
不幸耳書之切於身心家國者原屬無多若近世東南
之雜家異說汗牛充棟或世說民雖盡付一炬何傷東南
十五里郭家郵有漢孝子蔡順墓 按順汝南人
墓在此可疑 三十日卯行 一里出渭南東門 見兩狼 六里西陽橋
六里東陽橋 十里赤水鎮水經注竹水俗謂之大赤水
後人訛謂商君決有坊題周處故里謬也 縣志稱周處斬
因河水盡赤因名 蛟赤此水邑東 南四十里鳳皇山有
例賦略周處殺白虎於此攷三國志 志晉書皆云處陽
義人今江蘇宜興縣也 渭南新志鄉

賢有周處傳擒錄晉書本傳而於處少孤下增吳中多難
避地元象山隱居焉二句以傳會倒歐略周處殺虎之說
又將處果殺蛟而反句改為處乃殺蛟水盡赤以傳會赤
水鎮周處斬蛟之說於傳未增西討死車秦人思之以元
象山殺蛟斬蛟功立廟略口收處遺骸藏廟中等句復注
曰晉書一若本傳有此等語者夫周處非秦人射虎斬蛟
確在陽羨其西討死事在今興平縣境與渭南無涉本傳
明言賜葬地一項周氏本江南豪族處子玘為烏程縣侯
少子札為右將軍豈不能葬其父於故鄉渭南人收處遺
骸晉書未載千餘年後誰見而知之渭邑無周處山川未
必滅邑鄉曲詭傳本無足怪 過橋入華州界望見少華州
南十五里遇仙橋 五里白泉鋪 十里石橋鋪 十里
華州進西關 二里住新北門內行館計行五十五里知
州事新都鄭執安思敬 同治元年春與賊合捻匪踰秦嶺
滋事裁撤路經華州聖山伐民家竹漢同互開是年夏髮
逆陷渭南華州華陰葵回乘間創亂蓋漢回吟域太分睚

辛卯侍行記卷一

賦積忿互有曲直數世之仇一朝決裂名城大邑所過成
墟慘矣哉 華州北二十里王郵鋪又七十里同州府又
北十里柳池鋪二十里義井鋪 又十里白其鋪五十里澄城縣
五月朔甲子東行 一里出華州東關里許有舊水坊題
汾陽王故里又有寇萊公故里 公墓在渭邑 陳希夷墜驢
處碑 十里羅文橋五代梁劉鄩戰敗處 五里崎嶇蓮
花池橋 有黃家河出移山 五里柳子里 有紀 一里迎仙橋
有孟家河出方山 南為白土坡 四里臺頭鋪 即分界鋪
構嶺東北入渭 南為白土坡 四里臺頭鋪 華州華陰
接壤 五里古城營 有慈峪水北流十六里 十里敷水鎮水
出鎮南六里少華獨秀峰下敷谷北流經此 北魏有敷西
又北五里折東北二十里至北嚴郵入渭 縣唐為敷水驛後人謂以羅敷 秦氏 得名則誤以邯鄲

婦人為秦人矣食於旅店望見太華 十里二十里鋪即
 新莊鋪汛墩書平舒古制秦平舒道水經注所謂江神返
 壁者也 十里長城鋪仙峪巖嶺二水至此合秦孝公元
 年魏築長城自鄭濱洛即斯地也蓋華州華陰宣王時為
 鄭桓公采邑東遷後為晉之河外戰國初為秦魏接壤時
 桃林非秦有故秦不強魏納河西秦遂不可制 十里華
 陰縣志稱西南五里有華陰墓按元化浦國譙縣進西門
 人死於許未嘗入國又縣西三里有王猛墓 進西門
 一里出東門 四里住嶽廟俗呼華陰廟計行七十六里知
 縣事廣西梁心荃年丈承馨

初二日 家君偕同州府知府武強賀子言年丈爾昌權

辛卯侍行記卷一

六

朝邑縣事遵化李晉笙登第往朝邑閱河工在三河口鎮
 北二十里三河口者洛水東南流入渭在鎮西渭入河處
 在鎮東 近年河流自大慶關西徙侵逼洛水若奔洛溢渭
 則華州有泛濫之虞於趙渡鎮朝邑南十五里田子邨等處築挑
 水壩以障西岸華陰東北二十里三河口鎮折西北渡渭
 渡口逾河而東北十八里嚴家莊又二里秦西港明末黃
 河故道也又東北七里為大慶關有秦晉界坊又東過渭
 河明萬曆初黃流也三里蒲州府 又自趙渡 洛水出甘
 北行六里新市又九里朝邑縣城東臨黃河 洛水出甘
 肅慶陽安化縣北東南流經鄜州同州入渭即周禮職方
 氏雍州其浸渭洛之洛漢地志襄德有洛水禹貢導渭孔
 北皆指今同州之洛前漢襄德在今朝邑西南後漢懷德
 在富平縣水經注沮水逕懷德城南今富平石川河也古

時入洛統稱漆沮近世與非禹貢伊洛之洛也保廉畱任
 洛絕遂以漆沮專屬石川 嶽廟極宏壯康熙時發帑修葺同匪亂後重修不及曩
 時之半舊有商柏周槐漢唐碑碣多付劫灰矣登關望太
 華去春余福遊西岳諸峰有記曰客有言太華之雄奇者
 明堂地米陳希夷隱此西有顯亭林所建朱子祠朱子曾
 奉主筆雲臺之命故祠馬登關觀西峰半出雲表瀑布如
 匹練次日乘筇與至玉泉院觀希夷洞洞外錫三大字曰
 山蒸亭入張超谷經王猛臺桃林坪委羅坪曲折峽石開
 飛泉怒號奇峰駭目望見大上方水簾洞希夷峽皆前明
 登山孔道今則陵谷變遷不復取道於茲矣循十八盤而
 上舍輿徒步盤屋崎嶇愈曲愈峻距平地二十里豁然開
 朗為青柯坪坪當山半山之勝至此得十之三其四上益
 險遊人率止此嶺不踰奇險不得奇景余心未慊也日已
 曛宿東道院瀾水爭流松濤四起濟騰徹夜如泛滄溟望
 日之卯短衣窄袖鼓勇探升與人前導指示崖上同心石
 三字氣頗餒不數武瞥見英雄進步四大字氣遂一振無

辛卯侍行記卷一

七

何陡壁阻人中裂一縷鐵索下垂而上者可千尺日千
 尺峰出險得不地丈餘復入壁繞而上者百尺日百尺
 峽蓋水經注所謂天井也從峽口度二仙橋過嶺神洞至
 翠溝危崖右削石受足候高候下且數十丈下望如壁
 上峭絕余面壁側足屏息曳踵濤濤遠望雲臺峰即北峰也
 詣真武祠道人具蔬食悉懸縱眺翠峰羅列白雲油然須
 臾千變百化至蒼龍嶺則一線羊腸橫嶺數里如龍脊
 前不見首後不見尾兩旁削削而下不知其幾千仞導者
 告余曰韓昌黎至此痛哭不能下戒毋旁視余潛脫左右
 雲霧下起風來體飄遂蛇行而過又踰數險至五雲峰當
 華岳中央深峰環拱突起突落重疊如蓮華此華之所由
 名歟旋登盤龍石塔道迂迴盤旋空際一步一山饒有逸
 致入金鎖關躋玉女峰正對東峰仙掌乃巖石崩墜肌理
 呈露文列如掌好事者指為巨靈掌山之跡不足辯也循
 馬槽谷下峰十餘丈出谷底於林樹雪和松枝嚼之殊沁
 心脾至東峰下升降略從者引余上觀青龍池奉瞻玉
 博臺下峰入南天門登聚仙坪觀九節梯鐵杖插壁綴以
 狹版其下翠石鑿立人跡不到俯視石壁鑄華山文約四
 字大踰尋丈巖固有徑可通出門過玉柱峰入於穴石
 覆如履自隙上出即避詔崖陡壁怖人石瀉凌履華岳志

古蹟志多傳會余惟賞山勢之奇而已仿晚登南峰宿岳廟棟華正之極高於平地四十里帶黃河而羈羣山昨在山麓望西峰插天至是則抑然自有弗敢爭高者須臾月出天無片雲俯視諸郡邑都歸煙霧羣峰露半若沈若浮夜分甚寒披裘就枕次日登洛雁峰觀仰天池黑龍潭循青身崖至西峰巨石裂而未墜有類斧劈請蓮花峰高卧片時松風拂衣而醒折北經二十八宿潭復至五雲峰午後下山晚宿北峰次日還雲臺觀當陟險探幽時兢兢業業無或顛蹶至平地而與人休仆於所忽也青柯坪以上小險小奇大險大奇奇雲奇石奇松殊形詭觀不可以物擬向非鼓勇直上則交臂失之矣其矣天下事之不可畏難也爰溯石絕頂仰天地之旁大書曰光緒庚寅三月望商邱席裕秀水陶保廉吳江陳世昌同登初三日由嶽廟東北行南有醴泉水北流至廟南歧爲二五里陽化鋪 四里沙渠橋 北流十餘里至鎮陽折西入長瀾東北達渭 六里泉店鋪漢楊震講學處 二里

辛卯侍行記卷一

磨渠橋 八里楊橋鋪 一稱有楊震墓 坊題四知碑 泐開出朝陽山北流十餘里過楊柳又五里滿城舊址 華五里潼關入西門 一里住行館計行三十六里城內東山即麒麟山有提督馬德昭所葺回亭西望太華終南左顧中條首山秀嶂分霄層崖刺天俯瞰風陵渡航如鳧泛下山行河隄三里至電報局寄津滬各信下午 家君自朝邑來 候補知府懷遠宮農山之子小潼關東漢建安時始見於史徐堅初學記魏有潼關在函谷西金門關在函谷東晉有衝關在蒲坂南臨晉關今蒲津關所在元和志歷徙二處而至河潼關西一里有潼水故名按水經注河流潼

激關山因謂之潼關有澗水注之出松果山 華陰東南流經通谷亦名通谷水據此則潼水古稱澗水而關非以潼水得名也 今潼水二源東曰禁溝水出高谷峽西曰通谷水出佛頭崖均北流二十里會於柳家邨又北五里貫 通典曰潼關又名衝關河自龍門衝擊至華山東也 潼商道滿洲文鏡堂潼關協副將滿初四日卯出潼關東門曲折土峽中 車至此皆五里出金陵關入河南閩鄉界 餘里爲萬倉善車馬驛等十餘邨皆潼關屬地 關東南古稱黃巷潘岳西征賦所謂溯黃巷以濟潼 水經注河自潼關東北流則有長坂謂之黃巷坂元和志黃巷坂在關 或作黃卷者誤也 匡謬正俗曰潼關鄉西北三十五里 之外深道如巷土

辛卯侍行記卷一

色正黃謂之黃巷又曰 自此東達函關軌轍多在巷中 車徒輻輳所以極深 李虹舟西征賦有云跨蹕低印以赴軌龍從峯峯以噤音 倦迫路之長驅終白日以無見固始藉湘西征述曰每行 各欲還不能占志車不容方軌馬不得過騎一夫當關萬 夫莫開信不誣也保廉按車行經此誠爲險隘若舍車而 騎步則阜上田間自多坦途蓋此巷於上古爲平路車 深碾雨水冲刷久而成溝兩旁又多田廬不得行車數千 年來趨此一轍愈劇愈深如巷如峽士夫往來乘輅祇見 遠徑詫爲巖峻正如身坐井中不知井上有康莊彼跳梁 者不必用車即不必魚貫深巷騎步分進蹊徑百出以余 觀之潼關兩谷皆非天 二里七里屯 原上 十里出巷至 青龍邨 西商十里東馬等 卽玉溪也 鄭注玉溪北流逕皇 天原西漢世祭天於其上又北逕閩鄉城西是古閩鄉在 今閩底鎮也 三里食於閩底鎮 西南十餘里東莊等 東

行復入夾道 十里十二湖河鄉注之全鳩水也水東有
 北入大河 十里出夾道至槃豆鎮西有狼水湖一名
 兜津南出棗香峪鄠注槃湖水出夸父山北逕漢武思子
 二河合復東行夾道 十里高柏屯在道南 十里閿鄉
 縣事榮成孫六皆叔謙邀住署內計行六十里
 縣城因隋址周四里北垣圯於河方修隄工城西有湖
 出桃閿鄉縣秦曰湖關漢置胡縣故城在今縣東元州志
 林寨閿鄉城在武帝更名湖湖而名後魏改胡城隋始
 立閿鄉縣後漢郡國志湖縣有閿鄉元和志後周顧亭林
 日知錄以閿鄉為春秋晉河外之瑕古瑕胡二字通用記

辛卯侍行記卷一

引詩心乎愛矣瑕不謂漢又改湖也而顧復初春秋大事
 矣鄭注瑕之言胡也
 表以陝州曲沃鎮當河外之瑕左傳焦瑕並舉史記恆以
 焦曲沃並舉梁襄王五年秦圍焦曲沃八年其理較長
 關山在縣西南五十里是在潼關南矣夸父山在縣東南為西岳
 支峰亦名秦山北為桃林荆山在縣南二十五里志稱山
 下鑄鼎原黃帝上升處湖城廢縣即漢武鼎湖宮按版虔
 謂黃帝升僊處在寒門谷口今禮泉清化之關寰宇記雲陽縣東
 北嶽薛山黃帝鑄鼎於此雲陽今清化陝西富平縣志稱富平
 西南十里荆山有鼎湖黃帝上升處藍田縣志云鼎湖宮
 在藍田夫鑄鼎上天方士妄談耳乃各欲引以為重可哂

也封禪書公孫卿受書於申公曰黃帝鑄鼎荆山有龍下
 迎黃帝上天從者七十餘人後八名其處為鼎湖又曰
 所忠視其書不審則當時已知其妄矣司馬氏於黃帝紀
 特書帝崩葬橋山蓋有概於武帝之感也王充論衡道虛
 篇力辯此事非實
 後人何不悟耶

端午日出閿鄉東門東南二十餘里鄠家營等六七九里

雷家營至此折六里楊家灣亦潼關五里大字營河南道

四陝州志作達紫其北有王游幕唐羅隱詩男兒未必盡
 英雄但到時來即命通若使吳都猶王氣將軍何處立殊

功二十里食於稠桑鎮號公敗戎於桑田即此突通與

劉文靜相拒於十八里得磚牆一堵當土峽康熙中知縣

事江繁築題曰函谷關舊名也泰函谷關在今靈寶南

函故名漢武元鼎三年從楊僕言徙於新安東曰新關以

辛卯侍行記卷一

十一

桃林之塞東西甚長秦關以西皆晉唐所東向有聯曰
 守也春秋時崎嶇屬晉厥後秦得其地乃強
 未許田文輕策馬願逢老子再騎牛按抱朴子老子西遊
 括地志散關在陳倉東南是老子遇關令尹喜於散關
 子為尹喜著書未必在函谷也北山上有老子祠按史記
 老子傳引或曰者三而斷之曰老子隱君子也諷世之意
 深矣同治六年夏左文襄西征輻重魚貫隘道中山雨暴
 至灑失士卒車馬甚多元和郡縣志崎嶇上不得鳴鼓
 角鳴則風雨忽至文襄過靈寶時知縣以為言下坡過宏
 文襄偏欲鼓角發噤遂遭此災試亦陳其云
 農淵灑注之門水又名鴻關水亦曰鴻關關西北流入河
 里及直隸長垣縣二里靈寶縣桃林住城內行館城固
 里計行六十里知縣事奉化舒敏之樹某今日車路多在
 有捷徑惟多險陀若靈寶縣治秦函谷關北境漢宏農郡
 加關治或可通車

宏農縣後漢避帝諱改恆農晉復故迄於西晉均在秦關後魏改置西

恆農郡則在今號略鎮四里後周廢隋開皇中始於今

縣治置桃林縣屬河南郡並置魏州於盧氏煬帝復置宏

州貞觀八年廢唐貞觀初移魏州於宏農縣而桃林屬陝州天寶

初得寶符於古關旁改桃林為靈寶城南一里有明許進

甘肅規復哈密靈寶北至黃河十里南至盧氏縣一百

八十里盧氏南至內鄉縣一百三十里西南至朱陽關西

至陝西雒南縣均一百二十里

初六日由靈寶東北行十里好陽鋪有好陽湖出峴頭

曹陽亭曹操改為好陽括地十里食於曲沃鎮有常蒸山范

志在桃林縣東南十四里

家窪寬僅二三

尺西北入河

鄜道元曰文公十三年晉使詹嘉守桃林

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曲沃之名遂為積古之傳

即瑕詹嘉處瑕以曲沃之官守此故謂瑕為曲沃非桓叔

所封曲沃亦非河北之鄆瑕也保廉按江慎修曰惠公許

秦以河外內及解梁城則瑕在河北解州南近河南桃林

故詹嘉處瑕亦可守桃林云云然文公十二年秦師夜追

復侵晉入瑕高江都謂秦已渡河而

西必不復深入則瑕在河南明甚

十里三十里鋪州十

里新店五里橋頭溝八里石橋溝

次曹陽謂此地也保廉按水經注七里瀾自南山通河亦

謂之曹陽坑漢書天子露次曹陽復戰大敗四十餘里方

得達陝以是推之似非曹陽云是道元已疑七里瀾非獻

帝露次之曹陽矣郡國志引晉灼曰曹陽亭在宏農東十

三里獻帝東歸敗處曹公改好陽顏師古注陳勝傳曰曹

水出峴頭山今謂之好陽瀾在陝西四十五里然則曹陽在靈

寶境內無疑而章懷太子紀謂曹陽瀾在陝州西南七

里者四里南關若

誤也

辛卯侍行記卷一

三

上

辛卯侍行記 卷一

拜雷家等鄉入於河三里永定澗

川出雁翎關均西北合於菜園鎮至交口

之水西南流入之折西流一名青龍澗

岳西征賦所亂石蹶人

亦屢見迭與巨工動糜萬金小水且如是

門甘棠

守廉知州事蕭山孔聽

公分治之所春秋魏國

云魏仲封東魏制是也

二人若二魏共處鄭復安得魏國而滅之

明證各以意斷穎達又曰魏仲封東而杜注云魏叔東魏

大陽東魏在榮陽西魏在雍州

國宏農陝縣魏仲國杜預曰魏都上陽

仲所都為南魏括地志洛州汜水縣古東魏叔之國岐

州陳倉東四十里次西十餘里皆有魏城文王母弟魏叔

所封是曰西魏通典元和志云北魏今陝州平陸縣

東魏今榮陽縣西魏今鳳翔扶風縣

北魏也陝州之上陽南魏也東魏魏叔所封南北二魏皆

魏仲地北魏其故都追近於虞後或渡河南遷於

孫從平王東遷封於陝在州東南上陽城魏支子雷雍者

為小魏泰武公滅之魏仲封東魏在汜水縣東

左傳地名補注曰賈逵云魏仲封東魏魏叔封西魏

注魏語同按魏元年傳魏叔死於制則魏叔為東魏矣通

典魏仲國今陝州平陸縣方輿紀要上陽城在陝州東南

又魏城在鳳翔府南二十五里文王弟魏仲封此為西魏

平王東遷始徙於上陽為北魏或曰非也蓋魏仲支子所

封魏仲按泰武公十一年滅小魏當春秋莊公之世則

魏文王弟魏叔所封是曰西魏然魏叔封榮陽為鄭所滅

辛卯侍行記卷一

三

上

曰大陽北魏榮陽東魏雍州西魏并陝縣是四魏蓋陝與大陽夾河故有上陽下陽之分亦有南魏北魏之稱陝為魏郡大陽為魏縣邑其注可證也何仲訓陝縣魏城是西魏以杜預云陝縣東南之南字為西字之誤其說與班志異宋程公說春秋分記曰傳五年魏仲魏叔王季之穆此二說西魏也仲封陝州以別於鳳翔之魏故亦謂之南魏魏叔之封今鳳翔府魏縣在中國之西又謂之西魏魏元年制魏邑也今鄠州榮陽縣東魏也所言本於孟堅足證何說之謬 一統志引鄠縣志魏都上陽今魏州魏略魏仲之封也謂之西魏魏叔在鳳翔謂之南魏復有一說居榮陽謂之東魏按賈逵馬融以陝縣為魏叔國道元又云魏仲所都賈馬指此為西魏班志則為北魏道元又謂南魏迄無 括地志魏城在陝州城內東北定論今以通志為正 焦國 百步周同姓所封按史記周本紀封神農之後於焦彼係姜姓當別有 後并於晉戰國屬魏漢為陝縣 故城在今州西魏 北魏始稱陝州 城西北四里春秋茅津 州北至山西平陸縣五里州東南至永甯縣一百六十里又東南至嵩縣一百四十里州西南至盧

辛卯侍行記卷一

西

一百〇

氏縣一百四十里又南行山徑至內鄉縣五百里又南至浙川廳二百六十里乘舟沿丹水達襄陽

初七日出陝州東門有召公祠又東有廣濟渠 自州東交旁築堰分流西北魏民田屈曲四十里至城東北隅穴垣而入制自唐長孫操道光時棄水下流日卑不能上引又由交口改引張茅 十里東十里鋪 北有五里橫渠集 北有南山之水入渠 十里東十里鋪 北有五里橫渠集 北有五里泉嶺上 五里食於磁鐘鎮 襄宇記魏上陽城在硤陽城在硤石西四十里 五里嚴家窰 居高崖 五里街店嶺 北里蓋在磁鐘左右矣 三門都再廟在焉 鄠西北河中突起二石左右對列如華表左者略曰日麻柱唐魏徵撰銘薛純書文曰仰瞻砥柱北望龍門茫茫禹跡浩浩長春其文至宋時即殘闕稍西百餘丈有磊石三近北岸者曰人門時中流者曰神門倚折舟楫者以為害不知害中亦有利天設三門為洪濤

之開倘擊而去之引濬奔 五里八里店 五里張茅鎮 放大梁已下患更亟矣 五里五里河 實宇記硤石縣西十五里 荊原為魏之舊邑 五里五里河 左傳有神降於莘若伊尹所耕之有莘則在陳留接山東曹縣界而陝州 五里分水嶺 亦稱 五里廟 志鄉賢祠祀伊尹傳會也 五里分水嶺 亦稱 五里廟 溝 其南四十里 雁翎關 有夏后 五里硤石驛 州住行館計 行七十里 沿途碩石吃峭車行最艱峭山西支也 道光十 緒九年皆曾崩頽石關新路無如重車 硤石鎮北魏峭縣 動輪千助碎傍句礙不久即為石矣 硤石鎮北魏峭縣 在今雁翎關西之硤石塢唐移峭縣治此為硤石縣金廢 新安縣西別 二峭山在永甯縣北互澗池及陝州各邑絕 谷深委晉敗秦師處其道在南曹操始開北道即今澗池 陝州路也 元和志硤石縣北二十二里有魏惠王所築長 城東南起峭山西北至河 今硤石驛北距黃

辛卯侍行記卷一

西

一百〇

河四 十里

初八日發硤石 十里駕車嶺 十里乾塚 杜少陵所歌 五里食於觀音堂鎮 東南歧路一百里韓城鎮八十里沿 七十八里汝州九十里寶豐縣九十里葉縣七十里舞陽 縣一百里陽鳳鎮一百里確山縣九十里明港九十里信 陽州六十里新店六十里金橋五十里松林岡七十 里楊店六十里雙廟四十里葛口四十里漢口鎮 五里 七里邨 十里西三十里鋪 魏 十里英豪鎮 舊稱土塚 改水經注秦趙之會各據一城 蘭相如令秦王擊街處世 謂之俱利城元和志二城相去一里實宇記秦趙所合城 在今縣西十三里漢魏 二十里澗池縣 舊城 住韶山書院 池縣理於此城西三里 子講學處 計行七十里知縣事大興傅志儒澗 澗池周 魏國蚌尾後為晉有戰國屬韓 乃屬秦 漢景帝築澗池

縣城今縣魏寄治蓋城實字記引四夷郡國縣道記在福昌縣西六十里則蓋隋徙大塢城元和志在縣傳貞觀初徙雙橋即今治焉北三十里韶山在縣北三十里明儒曹月川灑池人也名其所居曰拙巢縣

初九日由灑池東行石二十里石河括地志漢新安縣在灑池東二十里三四里千秋寨多亂石實字記千秋亭在灑池東二十里縣城南又東灑池水經注灑水自灑池東逕新安縣城南又東十六里義昌驛漢王為義帝發十里嶠店多石水經注灑水歷石路阻亦十里鐵門鎮新安有缺門有缺石之稱嶠水歷側東南入穀

辛卯侍行記卷一

注缺門東十五里有白超元和二十里新安縣志漢末黃巾起白超築以自固
試院計行九十里知縣事直隸杜振之玉 新安漢宏農郡新安縣東部故城在今武帝徙函谷關於此應劭曰去後漢以關屬穀城縣故址在洛陽西北十八里後周改函關為通洛城置中州又有東垣縣尋改新安郡唐移新安縣治此通洛城今城周三里九分東至孟津一百四穀水出灑池馬頭山東逕函谷關會灑水鄭氏謂自下兼稱灑水焉山海經注括地志皆云灑水出白石山北流注穀則白石與灑皆在穀水之南而今圖志以灑池東北山下南流之水為灑則山與水並移方向矣
初十日發新安 二里有關牆數仞俗亦以為漢函谷遺

址 十三里尤章鋪十五里慈澗鎮澗古少水也後漢置八關都尉鎮函谷關城伊闕太谷轅轅門小平津孟津等八關元和志八關城在齊安東北三十里則當在今慈澗十里孝水山海經俞隨之水也以近王祥墓而身名按祥琅琊臨沂人今山東沂州府北有祥墓及孝感水史稱祥剖木求魚則臥水乃傳會之詞祥覽昆季以孝悌聞然受二姓顯孝水以東皆唐東都禁苑地華屋山邱無故跡可弔 十里穀水鎮洛陽十里七里河七里河南府西關外有木坊三中題九朝都會左題澗東瀕西右題昔都朱子 三里進南門任試院計行七十里知府事陽湖馮叔惠光元倚郭洛陽縣周南知縣事會稽沈次端傳義河南府周王綏武王定鼎邾邾邾邑名邾山在周公營東

辛卯侍行記卷一

都王城即邾邑也漢西北五里又徙殷民營下都今城東平王東遷居王城東周王綏尚與岐豐相連晉滅後內號僅得岐西地後敬王避子朝徙狄泉即下都東北地秦始奄有豐鎬矣也初在晉率諸侯城之始統狄泉為成周府東北二十里城外晉率諸侯城之於城內 為成周漢漢陽縣王封弟揭於河南即王為西周公而以成周為東周周赧王復居王城秦置三川郡漢改河南郡皆治雒陽古經於雍洛作洛豫州伊雒之雒作雒漢以前未嘗清澗魏改雒陽為洛陽謂漢火德忌水去水加佳一若漢以前本洛者不知漢果忌水何以國號漢乎魚豢陸德明顏師古等無據曹魏之言以改經史於是伊雒皆說為伊洛矣東漢魏晉及後魏太和中皆都此均在周隋於周王城成周之開改建都城當王城東五里移洛陽河南二縣於郭下

故城唐末城圯宋景祐時重築今城因宋址周九里為隋
城之東南隅也 宋政和中徽宗於東京大營宮室復修治
西京六年而畢旋踵淪亡徒為仇敵備館
舍哀哉

洛陽歧路附

洛陽北五十里孟津 洛陽東南一百六十里汝州南

漢口路詳洛陽東七十里假師三十里渡洛水三十里

初八日記 鞏縣四十里汜水四十里滎陽七十里鄭州七十里中

牟 有賈魯河東南通朱仙鎮 七十里河南省城開封府

祥符縣 省城東北九十里蘭儀八十里考城六十里山

嘉祥五十里濟甯州為運河要道 又自開封東南行

二十五里太平岡二十里陳留縣二十五里韓岡二十

里葛港十五里杞縣四十里榆龐鋪三十里睢州三十

里陽郭鋪二十里甯陵縣二十里觀音堂三十里水池

口二十里歸德府四十五里馬牧集四十五里程家莊

王家口三十里何家集屬蕭縣三十里何家寨四十里

徐州府五十里張家集四十里雙溝五十里龍家集屬

睢甯縣四十里高作二十五里黃集四十五里洋河六

十里桃源縣四十里高家灣五十里清江浦 又自歸

德府南行六十里石橋湖七十

里安徽亳州由渦河乘舟達淮

十一日丑刻發洛陽 五里東關折東北行 四十五里

鐵謝鎮 西南三里 有光武陵鎮西北為陰 由鎮西北行

五里大王廟 河于多祀金龍四大王河南通志載明徐清

喬王行弟四居錢塘之安後隱金龍山宋亡赴水死元

津李金齋鎮遊至廟中飯焉繞行較迂 本當由府城東北
行二十五里 縣街五里渡黃河十里孟縣 午後循河西行 五里白

坡鎮渡口 司馬坡 河雖未漲而漚甚急船鋪版如筏以容

車適有東風張帆逆上不令順漚東下乃斜截而過 渡河

甚或露 宿荒沙三里至中流沙洲登洲行 一里復乘舟 二里

至河北岸 孟縣河隄長七里杜預建河橋於富平津在孟

二十里乾溝橋憩於郵店 志稱孟縣西南二五里西魏郵

有唐皇 十五里孟縣 驛 任城內行館計行一百有六里

知孟縣事懷甯王蔗香蘭森 孟縣古孟津地一稱盟公

十一年王以盟 漢為河內郡河陽縣 即晉河陽城 唐置盟

與鄭後屬晉 辛卯侍行記卷一

州後改孟州 在今縣南十五里下孟 金大定中築今城明

改孟縣以河陽縣并入 今城固九里西北七十里至濟源

孟縣西北二十里蘇家莊古尹邨也莊南有韓文公祠

堂又城西十五里韓家莊有文公墓張籍祭文公詩有云

舊學孟津北文公銘女學曰歸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

公亦嘗自言歸河陽省墳墓則公固河陽人也舊唐書以

公為昌黎人則其郡望耳新唐書以公為鄧州南陽人

宋子京不知古有二南陽妄加鄧州二字也朱子以河陽

為修武蓋因修武 有南陽故城而誤

十二日由孟縣東北行 自孟縣至懷慶一路地形較卑迤

三十里招賢集二十里溫縣又東北二十里趙堡十五里

大司馬集三十里武陟縣四里木藥店三十五里宜陽站

獲嘉縣 十五里殺且鋪唐武德時曾置殺且縣尋廢

十五里崇義鎮 內唐初忠義縣也民間頗知并利 蠶蠶懸

繩右旋一繩左旋刀 阡陌修治遠勝河南 十里二十里
爲升降能溉田

鋪 十里沙岡 十里懷慶府入南門住試院計行六十

里多平 知府事江陵李香陔芳柳倚郭河內縣 知縣

事宿遷高雲帆袖海 懷慶府禹貢單懷地商周皆爲畿

內 襄王賜晉文陽樊温原皆在境內按郡國志引服虔曰

樊仲山所居名陽樊杜預謂在野王西南一統志武陟

縣西南有樊城樊城屯兵處也温今及衛雍府東 卅府西

温縣西南三十里原今濟源縣西北 及衛雍府東 卅府西

十里邗臺邗或云殷 三國境春秋爲晉南陽地漢晉爲河

紂時之邗侯即邗城 內郡 漢郡治懷慶縣在今

之金爲南懷州 兼 後復曰懷州元改懷慶路明爲府

河內縣周野王 宣公十七年晉人執曼弱於野王 在縣西

王始皇滅衛其君角徙居野王 紂南左傳

蘇忿生州 昭公七年子產歸州田於韓宣 陞太行山有八

之邑 州子在縣東南四十里武德鎮 陞第一軹關

陞存濟源縣西第二太行 漢爲野王縣晉徙河內郡治此

陞第三白陘在河內北 隋改河內縣 城內有許文正祠 墓在西北 友人右言文

正不應仕元按文正生長懷州其地久非宋有使元初無

文正則中原塗炭當更其矣或疑文正何不救文信國按

文正卒於至元十八年信國殉節在十九年

懷慶北路 附

府北七十里山西星軹驛 縣屬 又北經澤州府 倚郭風

行 高平縣 驛 長平驛 高平 長子縣 驛 屯留縣 余吾

虎亭驛 襄垣縣 沁州 以上七驛每 又北七十里權店驛

五十里武鄉縣 南關 六十里盤陀驛 縣東南 七十里徐溝

縣至此爲東達畿輔西赴陝甘大道

十三日出懷慶東門 有郭巨故里碑按巨處子分母食何

大傷母心不得爲孝豈可傳之丹青乎凡編訓蒙之書當

取切近情理者向見某書圖畫故事首卷即繪唐人元德

秀以丈夫生乳種乳其猶子一事此爲理所必 治沁河行

無近時童子多狡以此等調言示之無益有損

五里渡沁水坐小舟水手立水中推挽之河寬里許出

西沁源縣綿山穿太行而東南經濟源河內與澤州來之

大丹河合又東至武陟入河夏秋泛濫沿岸多積穢藉以

備險險元明以來多有引沁入衛水之說然沁水多沙不

可漕董文用言沁水高於衛輝浮屠若引入衛則牽動全

沁黃河其後害不勝言也 沁水東北歧路四十里清

化鎮多回回駐懷慶同知三十里新店十里恩都十五里

待王鎮二十 三十里金城鎮 三十五里甯郭驛 屬武陟

里修武縣

辛卯侍行記卷一

縣四十里武陟東至元都六十里西 十里四十里鋪 武四

至懷慶一百里東南至榮澤七十里

十里修武縣 武安 知縣事深陽王吉人爾獎計行一百二

十里 修武縣周爲雍 縣西文王 攢茅 縣北十里大陸都

陸又名隄 縣西北蘇 南陽諸地 太行山南各邑皆晉之南

吳澤陵 忿生田 陽地而南陽故城則在修 武

北戰國魏山陽 始皇五年伐 漢爲修武縣西境 古修武今

北十里有宜聖坡孔子適晉至此而反余按水經注野王西北有故邗城邗水東南逕孔子廟有碑云孔子旋車處也邗氏又云沁水過沁水縣北漢晉沁水縣在今濟源縣東北近澤州界澤州府志回車載在城南逕石門為沁口西有孔山有車轍跡然按史記孔子不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賢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某之不濟此命也時衛都帝邱在今滑縣開州之開大河在滑縣北指古孔子未濟河則旋車處必不在滑縣以西也

十四日由修武東行縣北有十里翠邨 十里萬箱鋪

十里獅子營水苦人十里蘇葦營 十里獲嘉縣舊知

辛卯侍行記卷一

縣事天津李竹邨錫朋具食於驛館 獲嘉縣古甯邑周

為修武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勅兵於甯改曰修武漢置修武縣左傳晉陽處父聘於衛過甯注即修武

武縣今獲嘉城北魏改為南修武隋移獲嘉縣治此城周三里南至九邨

驛三十里又南至榮澤五十里城東北至輝縣五十里又北至林縣一百六十里 午刻東行 十

里彥當鋪元和志補獲嘉東北五里十里歸善鋪新二十里

新鄉縣新中飾旅店為賓館計行九十里路平惟炎勢內

知縣事松滋熊子怡年丈奉章 新鄉縣晉厥昭公十

會諸侯於厥愁謀救蔡漢為汲縣之新中鄉武帝分置獲嘉縣在今

新鄉西南 北魏太和末移治新樂城今縣高齊移於衛州

其城周其伯國今輝縣寶宇記新鄉縣下云高齊移獲嘉於其城而其城縣下又云移其縣就獲嘉古城復為

獲嘉縣自相抵隋於新樂城置新鄉縣今城周五里東南至陽武六十里北

至輝縣 十五日由新鄉東行縣北十里紅土岡俗謂五里駱駝灣

二十里衛輝府住西關店計行五十里知府事甯波嚴茂

之作霖倚郭汲縣衛源知縣事遼州劉立齋體恆 衛輝

府商王畿周為衛國康叔封於沫邑今滑兼有邶說文詩

在朝邶通典新鄉西地戴公避狄徙漕元和志滑州治滑

馬故城即衛漕邑當在今滑縣東 文公遷楚邱今滑縣東

宋後大河南徙故址皆淪河中 衛南成公遷帝邱今直隸其舊封多為晉有明人於府南

辛卯侍行記卷一

亭不知孔子時衛都距此三百餘里也又新鄉 戰國屬魏

東北有蓬里汲縣西北有伯玉墓疑皆傅會 漢屬河內魏二郡晉於汲縣置汲郡北魏因之東魏改置

美州伍城郡移汲郡治枋頭城在府衛縣後周為衛州修

武郡治朝歌縣今隋汲郡治衛唐衛州汲郡治宋因之金

衛州河平軍徙共城元衛輝路治明衛輝府 汲縣創置

於漢故城在府西東魏改伍城縣隋復曰汲遷今所府城

里有奇近臨衛水商船聚泊桅帆林立裕堂子寬

生長秦中見所未見子寬遇買活蝦者詫為奇物

衛輝歧路附

府東南七十里延津縣九十里開封府○府東北十里

黃岡堡十里吉家營十五里蒼河堡十五里淇縣十里

思德塘十里大石岡十里高郵過洪十五里打柴口十

五里宜溝驛折北十三里大碑岡十二里湯陰縣二十

里美河鋪十里魏家營十五里彰德府四十里豐樂鎮

過漳河以車三十里磁州二十里杜邨石多十里車旗關

四十里邯鄲縣三十里界河店十五里臨洺關廣平府

此十五里搭連店二十五里沙河縣二十里康莊十五

里順德府十里雙羊鋪二十里龐馬店十里官莊二十

里內邱縣十五里馬峰岡十五里大甯鋪十里小呂鋪

二十里柏鄉縣十四里千秋亭六里古鄆城二十里沙

河店二十里安濟橋長五十餘步五里趙州二十里新

辛卯侍行記卷一

寨二十里樂城縣三十里荆壁鋪三十里正定府合於

燕晉大道

十六日夏至由衛輝東行稍偏四十里淇門鎮滹元人河

運自封邱中樂鎮登陸東北至淇門復由衛河以達畿輔

淇水出輝縣北共山東南流至淇門西入衛河按漢時淇

水入大河曹操於淇口下大枋成堰遏使東流以通漕志

稱淇門全真觀內有祠十里食於新鎮地卑下恆患水鎮

俗傳衛靈公避暑處十里食於新鎮東北歧路五十里

滹縣四十五里井店四十五里內黃食後東行三十里

道口鎮住店計行八十里道口有縣丞署額題滑濬分縣

北距濬縣十八里知縣事蒲圻但肖丞弼來遊自陝省至

此行一千二百八十八里沿途地主迎送盡故拉授館餐

貴各處家丁賈則行人宿旅店可任便呼應一入賓館反

多拘束室礙且奔走風塵飲食祇宜清淡主愈情重客愈

難安仕途文勝於質類然凡寅友新薦跟丁或人員派戎

難然迫於窮雇舟三艘至通州價一百五十八兩飯喫船

百錢菜自備

十七日午登舟 家君高八丈及保廉住一舟賓友及僕

從分住二舟甯波嚴小舫丈信厚在道口來送 三里泊

北新店連日四鼓起身當午酷暑悶人糞土觸鼻入夜蟹

蟲蟻集不得安眠憊甚登舟後如釋重負 家君作書謝

陝省諸官保廉寄輿圖館孫介眉丈信及黃河圖 衛河

辛卯侍行記卷一

出輝縣蘇門山縣西北七里東峰有孫登嘯之百泉有百

院溪壑相承南注三十里至新鄉西之岔河尖會小丹河

亭林幽邃折東一百五十里至汲縣又東北至淇

門會淇水經滑濬二縣此處又稱經內黃會蕩水出湯

水一名安陽至館陶會漳水至臨清會汶水自此為南運

河至天津會北運河即白折東入海衛河自滑滑至館陶

即西漢大河所經東漢後為清河漳水所經曹操自枋頭

講一名白渠水隋煬導為永濟渠引沁入河北通涿郡者

也即河宋慶曆後永濟渠為大河所經南宋時河南徙衛

河如故金元以來皆為運道

十八日沿衛河向東北緣行 三十里游縣西門外雲溪橋石砌環湖五版 泊舟修桅帆 游縣殷朝歌東境所都似江浙式樣 游縣殷朝歌東境所都

糾因之故城在游縣西二十里 一稱沫邑周為衛國南五里 淇縣東北廣德縣西二十二里 一稱沫邑周為衛國南五里

文公徙楚邱 今滑縣東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之楚邱為南楚邱在山東曹縣東南學者謂二楚邱皆在漢成武縣今曹州武城縣也 其地屬晉有

雍榆 見襄公二十三年在縣西 定公十四年在漢為河

內郡朝歌縣及魏郡黎陽縣 黎陽故城在今縣東北以漢城在滑邱山西三晉後或置黎陽郡 北魏考或改黎州

東魏隋或以黎陽縣屬汲郡 隋屬衛州 唐貞觀屬滑州 石

宋初端拱初建通利軍政和中置滑州 是時黎陽仍舊治而州治三山之間

辛卯侍行記卷一

美

全因之元并黎陽入滑州 朝歌魏置朝歌郡尋罷晉以縣屬汲郡後為衛州治 北周隋或為衛縣 隋大業初唐貞

宋初屬衛州改元廢入滑州明改滑縣 徙治滑邱山東北屬滑州全因之 元廢入滑州明改滑縣 正德嘉靖中屢拓城垣至萬曆時包屬直隸大名府

浮邱之半於城內屬直隸大名府

國朝雍正三年改屬河南衛輝府 今城周七里浮邱南北邱昔吐南阜於城外黎陽山即青壇山臣增以為大任在城東南二里高止四丈上有禹廟下有子貢墓按水經注從康成說謂禹貢之大任在成泉漢魏人無指黎陽山為大任者 滑縣東北陸路八十里直隸開州九十里山東觀城四十五里高唐州七十里恩縣七十里東昌府六十

里在平六十五里高唐州七十里恩縣七十里東昌府六十

二里桑園鎮十八里直隸吳橋四里連鎮十八里東光

五十里南皮七十里滄州四里興濟鎮六十里唐官屯

五十里靜海七十里天津府 滑縣南行二十五里滑縣

折西南三十五里沙店三十五里牛屯折南十八里黃

德集三十五里封邱十八里新午刻解纜 四十里屯子街 衛河在滑境共一百七十里自屯子至鶴嘴當善化山緒丁亥築隄改道 善化山一名枉人山 二十里老鶴嘴

泊計行九十里 河道曲 知湯陰縣事東安陳子異其昌迓於水次 縣治在衛水西五十里漢蕩陰縣也隋改湯陰縣

西河

十九日東北行 十六里五陵集 湯陰 五里河口有支渠窄如溝 五十里泊荒灘 內計行一百十六里知內黃縣

事歷城吳韻坡消庚來 內黃商畿內地 河置甲居相史志多在內黃東南十三里近 周為衛之柯 襄十九年會晉土志多云在彰德府城西 周為衛之柯 句於柯注內黃東

辛卯侍行記卷一

美

北戲陽 昭九年晉荀盈卒 戰國魏之黃邑漢晉為魏郡內黃縣 今縣西北二十里古以河南 隋徙今治明屬大名府

國朝雍正三年改屬河南彰德府 今縣城周五里郭周九

一百三十里西距 衛河三十里

二十日 十里楚王鎮 相傳項羽殺宋義處有項羽廟十

八里劉沽直隸清豐縣界自金陵關至此共行河南境一

千二百八十八里 內道口至此水路 又東北 七里第六店

大水漸寬 三十五里元邨集距南樂縣二十五里知縣

事廣東曾祥階廷翊來迓 三十五里有雲起恐風作泊

荒灘 內有郵名 計行一百有五里晚大風不雨

二十一日 三十里龍王廟北距大名府十八里大名鎮
安徽徐傳宗道奎大順廣道四川羅郁田錦文知府事長
沙陳伯平年丈啟泰知縣事歸安姚少裳定元均選於河
干 家君登岸答拜府縣各送僕受大名府顯頊畿內地
府屬開州西南濮陽周為衛境衛成公遷帝邱元和志異
城即顯頊所都帝邱字記竝以郡地為夏觀居
之國按觀今山東觀城今陝西鄜縣與今大名無涉惟
昆吾故國在開州西府東四十里有沙鹿山說者因指
府境為晉地按王夫之春秋稗疏沙鹿在元城而獻惠之
世晉未嘗越太行而有寸土文公啟南陽始有今懷慶赤
狄既滅乃出井陘而東有邯鄲朝歌然亦止此而已大名
在鄭衛之界中隔衛邢及狄晉安得遠而有之實衛地也
若卜偃之言則山崩之變大天下皆受災無德者當之十
年之內齊國大亂宋襄被執周室愈衰災應不獨晉也
戰國屬魏府東南十里馬陵孫臏設伏殺龐涓處河漢屬
南通志中牟縣西南有馬陵岡有孫子廟

辛卯侍行記卷一

表

東郡治濮魏郡治魏分置陽平郡治元晉為陽平魏頓邱
今清三郡及濮陽國地石趙移陽平郡治館陶前燕慕容
暉置貴鄉郡即魏城尋省北魏為魏陽平陶頓邱濮陽治
邱四郡北周置魏州治貴隋改武陽郡唐為魏州魏郡德
元年置魏博節度使後唐為東京與唐府石晉為廣晉府
天祐初號天雄軍漢為大名府周復稱天雄軍宋初因之慶歷初為北京大
名府治元元為大名路明為大名府
國朝因之順治五年設直隸山東河南三省總督駐大名
後改直隸巡撫徙治正定十八年復改為直隸
總督遷駐大名康熙四年元城縣倚郭治衛五鹿元和志
又改為三省總督八年罷元城縣東偏倚郭治衛五鹿在元城
東十二里然杜預又云在衛縣西戰國魏公子元食邑漢
北袁宇記一在元城一在濮陽

辛卯侍行記 卷一

元城縣今城東魏晉陽平郡治此東魏分置貴鄉縣於館
陶西之趙城北周移於趙城西南三十里孔思集寺竝置
魏州在今府隋徙元城於古殷城今朝城縣東屬武陽郡
唐貞觀中廢元城聖歷初重置於王莽城在北二十餘里王
莽河開元中移入魏州城與貴鄉同後唐改興唐石晉復
曰元城宋金元因之明洪武三十一年府城圯於衛水遷
今治大名縣倚郭治漢魏縣府西南三十東魏以後為
魏貴鄉二縣地北齊廢魏縣入昌樂今南樂隋復置唐天
寶初徙於舊縣之北元和志東至五代晉改貴鄉為廣晉
漢改大名宋熙甯中移魏縣於洹水鎮今府西南政和中

辛卯侍行記卷一

表

移大名縣於南樂鎮府東南十里金仍徙入府郭元復移
治南樂鎮明初省入元城又遷魏縣於五姓店今府西北
洹水鎮為漳河所北也建文時重置大名縣於府郭永樂九年還治
南樂鎮
國初因之乾隆二十三年省魏縣三十二年復遷於府城
漳河府西北二十里漳漳二源均出山西遼州濁漳二源
均出山西潞安穿太行而南至河南林縣之交漳郭合流
即兩源降水也禹時自今林縣東北至直隸肥鄉入河漢
時河南徙漳由河故道入海下迄明代遷徙分合無定大
抵分為二支一為經流東北經肥鄉曲周冀州入滹沱後
被溢入滹陽一為支流東北至館陶入衛正德初從魏縣東
南開家渡決入衛又十餘年自衛東之雙井入衛皆由府
南艾家口東北經小灘達館陶中決自魏縣西南
迤龍鎮入衛萬曆中復北徙運衛河故道明末館陶支流
日從康熙四十五年又引漳自館陶入衛東北之流漸堙

乾隆時屢決於臨濟內黃嘉慶二十年臨濟人築隄東之
為害益猛衛被漳逼大名境內時憂漫溢衛河元時猶
在府北明正德中始出府南府城西南陸路達衛輝詳
十六日記府東陸路三十五里小灘三十五里冠縣三
十五里賈鎮三十里堂邑四十里聊城二十五里王店三
十五里花平五十里野雀窩五十五里長清縣三十五里
楊家店三十五里午刻自龍王廟東北行 十三里趙家寨
里山東省城

十二里岔道 二十五里小灘鎮元知元城縣事諸城

王西林維藩來送 三十里泊衛家淺入山東境計行一
百一十里以上行直隸境水

二十二日 三十五里南館陶郵 舊縣治也陸路東 知館
陶縣事吳縣沈雲莊廷翰來竝送正氣丸臥龍丹 二十

里李家園 十里避風於羅頭郵計行六十五里沈大令

遣練勇更夫來日前運河道者公在水次遇盜受傷云
辛卯侍行記卷一

辛卯侍行記卷一

辛卯侍行記卷一

館陶縣晉冠氏邑舊縣北有陶邱趙置館於側漢為魏郡

館陶縣魏晉屬陽平郡石趙陽平郡治此後周兼置毛州

隋廢州以縣屬武陽郡唐復置毛州 溝洫志自塞宣房後
為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至章武入海元帝時河決貞

清河鳴犢口而屯氏絕後人誤屯氏為毛氏因置毛州

觀初廢以縣屬魏州五代時徙縣於今治 東南距東昌府
熙四十五年儀封張清恪為濟甯道以衛水弱不濟運引

漳水至館陶西人衛意在分漳濟衛不料全漳入衛漳水
故道遂淤漳衛合流恆憂泛溢蓋北方地勢不平水流迅

急旁開支渠水減則支渠不久即淤水漲則有奪渠之虞

兩疏九河已入海之處南人論治河輒謂多開支渠實

屬拘墟之見或又云井田廢而河患亟不知後世農民數

倍夏商隴畝豈無溝洫惟溝洫止能使未入大河之水暫
時停蓄不能將已入大河之水分支旁引地多凹凸溝洫

雖多未能終年雷水大河左右縱皆盡為井田所分之水
後河古時河道深廣有餘地以聽水之漲落山多林木沙
土不隨雨水而下故川流無阻後世山皆墾闢沙土湮流
易致淺窄人煙稠密與水爭地河患斯亟水增河窄則流
猛易潰當徙民以寬之水深河寬則流緩沙阻當去淤以
深之築隄束水逼滿攻沙以治其淤隄外潛隙地十餘里
其險者築隄縱橫重隄如城有郭以治其潰每年秋水消退
深處尾閘久之自可收效今勢不能徙民又不能別籌巨
費於歲旱水淺時預施人力秋冬任其淤墊春夏則爭一
綫危隄不幸而決田舍蕩然此塞彼溢正無已時聞近人
有議徙山東瀕河之民於吉林以讓水者是或一道畝
又按築隄束水以攻淤祇可施之黃水急流耳保定清河
地平流緩近來隄益多水益滯夏漲
賴潰皆執一而不察形勢之弊也

二十三日 三十里館陶縣城距水二里 三十里傅家
頭 十五里尖莊 四十里弔馬橋 五里大營去年衛

水溢毀田廬 二十里泊東窰郵右岸多柳陸路距臨清

辛卯侍行記卷一

辛卯侍行記卷一

五里計行一百四十里夜半驟風閃電不雷船蕩甚加楫
添繩幸得無事良久乃雨嗣是每宿必囑水手加楫焉

會通河在臨清城南即汶河出泰安府新泰縣西流至汶
上縣元人引支渠北至臨清城西合衛水以濟運謂之會

通河明永樂九年尙書宋禮築戴村壩遏汶使無入洗元
汶水入洗 於是全汶自南旺湖 汶上縣西南與梁山泊

以達泗 於是全汶自南旺湖 汶上縣西南與梁山泊
十三里 國初周六十餘里後 入運三分北流七分南流

益淤塞乾隆十四年認舉升科 入運三分北流七分南流
今與隋之永濟渠統稱運河 運河亦曰漕河北起畿東南

州東南三百二十里至天津為北運河皆潮河白河南流
之水也天津西南九百餘里至山東臨清為南運河皆漳

衛二川東北流之水也臨清南五百里至濟甯魯橋開皆
汶水也汶水自南旺分流北流者經滾壩合趙王河支流

汶水也汶水自南旺分流北流者經滾壩合趙王河支流

汶水也汶水自南旺分流北流者經滾壩合趙王河支流

汶水也汶水自南旺分流北流者經滾壩合趙王河支流

及沙河以達臨清南流者合泗水經濟寧縣以抵江蘇
界皆曰山東運河自魯橋南流三百餘里至邳州湖口汛
則汝泗下流及湖河之水也湖口南流三百五十里至清
口入淮則沂水下流及微山湖駱馬湖諸水也黃淮而南
四百里至揚州入江則引洪澤湖高郵湖諸水也黃淮而
南五百餘里至浙江之秀水則北分江水南引長蕩湖太
湖諸水也自秀水西南二百里至
杭州則若雷諸水東北流者也

臨清運河自城東南五十一里張官營清平縣西境三十七

里梁家淺堂邑東博平西四十二里通濟橋東昌府東門六十五里

古東阿城陽穀東北二十四里張秋鎮東阿西南三十

四里戴家廟濟寧東三十里安山鎮東平州西八十一里

分水口汶上三十里小長溝嘉祥南十八里通濟閘野

東三十四里飛虹橋濟寧南五十四里魯橋十八里南

辛卯侍行記卷一

陽開魚臺東北六十八里王家口四十里夏鎮沛縣東北二

十里彭口滕縣東南五十四里韓莊嶧縣西南六十里頓莊三十

八里梁王城十里泇溝邳州西北三十里徐塘口五十

里密灣邳州南四十里阜河口宿遷西北三十五里駱馬

湖七十五里古城桃源西北二十二里崔鎮三十里河北鎮

六十里中河口清河北八里清口蒼黃河入淮處二里馬頭鎮二

十三里清江浦馬頭至清江中經四開水面相懸數尺船如梯下行者多自馬頭登陸令空船

過二十六里淮安府五十里黃浦口寶應北六十里泥

水鎮八十五里高郵州六十五里邵伯鎮四十里揚州

府五十三里瓜州鎮江四十二里丹徒口七十里丹陽

縣九十里常州府一百里無錫縣九十里蘇州府四十
五里吳江縣四十五里平望鎮二十七里王江涇二十
七里嘉興府九十里石門縣五十四里塘棲鎮五十四
里杭州府

二十四日自東密東北行 二十里臨清州西關城守協

濟南萬松山年清知州事陽湖陶銓生錫祺及都司州判

諸官均來 三里北關衛河至是合北運河南運河貫船

戶皆臨清人各有瑣事復停橈作家信 臨清州漢為魏

郡清淵縣州東南晉屬陽平郡後魏析置臨清縣州西四

唐省清淵晉隋二志作清泉唐人避諱也宋建炎中河決移治曹仁鎮州

辛卯侍行記卷一

八月初北徙於臨清開景泰初築城於會通河北移縣治

焉宏治中升為州正德中築西南新城嘉靖間復拓之跨

汶衛二水周九里有奇乾隆三十九年逆匪王倫之變山

不可後賊藉民舍為障蔽城上不能擊余按城外市廛精

華所萃毀之病民未亂自潰且城內不能容多民宜於市

廬之外擇要築溝壘相犄角近日機砲遠及數里炸彈猛

烈舊式高牆大樓無一可恃西人所以撤毀城郭於郊外

廣築暗砲臺及地阱升降之砲遠遙聯絡有連城之勢余

曩在家見鄉鎮賽會演戲歲耗巨貲曾言若移此款為武

備之用積之十年二十年每鄉皆可作新式溝 未刻解纜

北上 六十七里泊油坊鎮一名夏城東屬山東夏津

縣計行九十里 二十五日 五十里武城縣西知縣事合肥丁錫五福昌

武城漢清河郡東武城地故城在直隸晉太康中去東 宇隋改曰清河別置武城縣今屬貝州清河郡唐移永

濟渠西宋大觀間衛河決徙今治宋金屬恩州元

國初屬東昌府乾隆四十一年改屬臨清州游祠按于游

所宰武城史記正義謂是秦午雷雨推蓬遠眺濃雲如墨

山郡南武城今沂州費縣也祇見萬點浮漚相爭須臾間中刻露復行碧樹映波青畦

飽澤矣 二十五里譚家莊 十五里甲馬營泊計行九

十里

二十六日 四十八里竹竿箱武城以上行山東 五里鄭

家口鎮故城 三十里防壘屯 三十里泊故城縣東南知縣

辛卯侍行記卷一

事歸安沈啟菴最初來遊計行一百十三里河東北間故

城漢信都國縣今縣 後漢廢隋唐為長河今德 歷亭今

西二縣境元置故城縣西北三十里董學邨仲舒故居也

城西

二十七日 三十里四女寺鎮以上行直隸境九十五里

樹相傳漢時有傅長者生四女因無兄弟守貞養親共植

一槐於此故名明宏治中置四女寺支河至九龍口遠

隔津河即俗稱古黃河者以分運河之漲本朝康熙中

漳水復由舊陶入運臨清迤北以一綫運河受漳衛汶三

大川泛溢益甚於是建四女寺水閘雍正乾隆時屢疏

高津故道至海豐縣入海咸豐中復淤同治以來運河迭

決於德州吳橋東光緒十年御史吳橋劉恩溥奏

請重濬德州之哨馬營恩縣之四女寺減河復舊制以殺

盛漲直隸山東督撫會議以哨馬營減河久淤宜專力於

四女寺奏委候補道金福曾司其事自開口至九龍廟為

減河十六里達於隔津河又東三百十六里至海豐之新

集達於宜惠河之尾以入海隔津有故道可因餘皆挑濬

凡土方一百三十萬費銀十二萬四千兩新開十里畫兒

寬八丈為孔五運河水漲過開底四尺則啟開十里畫兒

樹德州 三十里德州西關副將趙子岑德華知州事福州何

秀臣式珍來遊城守尉樂夢占樂行寄請

聖安禮 家君入城報謝張朗帥差弁送信來論新疆南

同日伯克改設佐貳貪黷無異伯克不如仍復舊制云云

竊按回疆伯克向授職銜尊榮等於土司自奏裁後改稱

鄉約然雖回仍以伯克呼之漢官不知總回之語言文字

非假手鄉約不可鄉約魚肉其下歸咎於官官之來源不

澄大半窮貪方倚鄉約為利藪是故未設州縣之前回民

仇視伯克猶其同類也設州縣後多一剝削而怨皆歸於

漢官矣取內地漢民脂膏經營異族營務處委員張梅航

已得不償失況復沽怨於彼耶傷哉營務處委員張梅航

廷楫自濟南來 德州春秋齊境漢平原郡安德縣西境

辛卯侍行記卷一

漢安德 隋置德州兼平 治安德析置將陵縣今德 唐因之

今陵縣 元和初移長河縣治白橋在承濟 十年又東徙於小胡城

今德 五代周廢長河宋徙將陵治長河鎮屬永靜軍州

州也 元改將陵為陵州屬濟南 明初降陵州為陵縣尋廢陵

縣遷德州治之又改安德縣為陵縣屬濟南府要之隋唐

宋金元之德州均治安德今之陵縣也今德州實古德州

之西北境而古將陵陵州陵縣地也

德州歧路

州東南五十里曲陸店五十里二十里鋪平原 五十里

禹城五十里晏城鋪二十五里齊河渡黃河至北店長

境又南三十五里杜家廟四十里崗山驛一十里張夏鎮長清六十里店臺東南距泰安府五十里折西南六十里中道新莊嶺下章邨六十里陳家店五十里甯陽三十五里高魯橋兗州五十五里濟甯州 又自德州正南四十里苦水舖三十里恩縣七十里高唐七十里荏平六十里銅城驛四十里中道黃河東阿折東南十二里南穀鎮即東阿舊縣二十里陽穀店三十五里東平六十里汶上五十里新嘉驛四十里兗州府禹貢屬徐州東南距今江蘇徐州府三百五十里自德州西北二十里劉智廟四十里景州三十里漫河鎮二十里阜城四十里富莊驛交河三十里單家橋十里獻縣

辛卯侍行記卷一

美 X 1 1 X

三十里商家林三十里河間府

申刻自德州東北行 四里北倉明永樂初建倉六里哨

馬營雍正十三年巡撫岳鍾琪請於哨馬營開支河東至曹州城北葦池北又名百草窪 二十五里泊老君堂計

行一百有五里

二十八日 三十五里桑園邨屬德州陸路距州四十里舊設良店水驛以上復行

山東境一陸路距直隸吳橋縣十八里勞玉初外舅遣僕

備與馬來近午刻 家君挈保廉至吳橋拜見玉初外舅

計行水陸五十三里自陝省至此共二千三百六十八里

內道口至桑園水驛 保廉前室許氏前年沒於家今春續

聘桐鄉勞氏因東來之便至吳橋完姻媒人係丁季華何退菴兩丈丁丈先期來此何丈已還浙託餘杭章君受生代為招呼

二十九日辰 家君至連鎮下舟北門外昨登陸後舟復

行六十五里泊連鎮也保廉館於學署而僕張祥攜書箱

衣箱各二寄惺存弟信囑將一切轉稟 家母并附日記

六月十一日癸卯酉刻詣吳橋縣署成婚儀者黟縣胡紹

鏡彭壽會稽吳少堂汝舟贊禮者寶坻王霖臣殿輔儀徵

阮儀伯觀傳諸君

十二日拜見申甫內叔祖曲阜孔晴甫內母舅慶霽及諸

辛卯侍行記卷一

三 X 1 1 X

親戚福壽各幕賓

十五日寄呈 家君稟函言媳婦不便同至卷外

十六日報謝前任吳橋縣知縣阮孝同恩光文達公孫也

詠來東稱頌恩姪孝同之弟為吳江陳阮白姑丈之姪

余與孝同為平輩然孝同年已七十余不便認極遠之姻

誼與彼抗禮因認 家君 吳橋縣漢平原郡安縣渤海郡

同寅之誼東稱世恩姪 重合縣地故城在縣南三十里後漢廢安縣晉改置東安陵縣記在

宋安陵縣東七里舊志今縣西北二十五里衛河東舊場店南里許漢晉故縣也 與重合同屬渤

海石趙改安陵北魏正平初省重合入安陵太和初復置

重合後屬滄州安德州高齊廢重合安陵隋開皇六年重

置安陵隋地志無元和志有寰宇記謂在屬冀州後廢唐

初復置於宣府鎮屬觀州治弓高今貞觀中廢觀州改屬

德州永徽初徙安陵治白社橋寰宇記永隆二年移於白社

橋在景州東十七里衛河西岸今安陵鎮元和志安陵

本衛縣地余按隋府衛縣即漢修縣景州志漢修縣故址

在州南十三里晉衛縣治在州東九里孫星衍京畿金石

考元至大中得修縣城碑在故城縣北二十里廢修縣城

中景福時安陵屬景州治弓高尋復屬德州宋有吳橋鎮屬

州景祐初省安陵入將陵今德州金置吳橋縣屬景州元明

因之今屬河間府在府東南二百四十里西北距景州四

有明范文忠且周兩津河古九河之一在縣南里許亦名

故址無可訪矣吳川其南為漢高縣今陵東北運甯津鹽山慶雲海豐入

吳川其南為漢高縣按大名崔述唐虞考信錄曰九河之勝通

海俗稱老黃河典寰宇記等書所指多在今德州濟南之

辛卯侍行記卷一

開直大陸以東經文當云又東播為九河不當云又北播

為九河矣且漢人僅知其三更歷千年宜益加運塞而唐

宋人所知反倍於漢人有是理乎蓋魏晉以後河日南徙

旁決分流所在有之學者遂附會之以為九河故道此皆

強不知以為知蔡傳非之是矣然據王橫言九河已淤於

海其說亦不經泰漢以上載籍固多缺略然海溢至數百

里深沒國邑民居不知幾何非常大變傳記豈皆不載既

不之載橫何從得其說乎承平之南海岸南北相距僅數

百里果去北岸五百餘里則山當在南岸何由復在海中

北岸何由復至碣石之下且以碣石為河入海之處出臣

旁出之派停沙九易荷有沙灘斯川之矣以余耳目之所

聞見河北諸水故道之在百年前者皆斷續零落甚有今

歲暢流明歲已為平田者況自禹以來數千年九河之道

查不復存乃其常事說者俱未言及抑下惟日多未嘗躬

履水淺莫知其故耶今大陸以上及逆河合流之道其間

且大者尚無遺跡況九河之狹且小者乃欲歷歷求其道

乎開州城南唐宋時大河故道也其地高於旁者數倍州

民謂之南園但中有微門蓋兩岸有隄日久沙與隄平故

爾人亦不知其為河也此數百年前之全河已如是況數

千年前之分流乃欲強求其所在不得則曲為之說亦可

謂不達於

事理矣

七月十八日庚辰偕內子織文由吳橋赴天津玉初外舅

同至津沽內母舅晴甫和甫內弟聞文赤文及諸親友送

於門午刻出北門疏精玉黍高橋橋二十五里安陵鎮宋

安陵縣地也鎮瀕運河下船船三東北行微風不波晴川

辛卯侍行記卷一

送爽 二十里黃家園口 二十里泊連窩鎮咸豐三年

圍剿粵匪處兩岸有遺壘計行六十五里

十九日 十五里大龍灣 十五里馬頭鎮東光縣西三

里漢渤海郡東光縣在今縣東二十里高齊移於陶氏城

今縣東南 隋又移於東魏廢渤海郡城即今理 十里油

房口 十里下店口 二十里泊頭鎮 西距交河縣五十

大市集也 南皮 十八里齊家眼 南皮縣西北二十

里薛家窩 舊有化城 二十里馮家口 十里磚河鎮 滄

行一百三十八里 後以稱捷地 滄河以洩衛河泛溢之水

滄河一百二十里東北會石

滄河至歧口入海今理

舊版傳四方開有淫童難禁之不絕俗好遠遊自蒙古
地土新編伊犁者以干計 去年歲東大水陸地可舟水
漫之處今年禾稼倍茂因悟漸農民恆掉舟泊河兜取
濁泥入田近城市處其泥尤佳貧者借舟鄰人通力合作
向肥田良策兼可疏濬水道惜北人不諳此法近聞德州
人知離地經河泥培壅多變青腴竟有偷掘隄防害及鄰
封者情而且才莫此為甚今天下財賦首推蘇松常杭嘉
湖蓋人力之勤遠勝北人也余嘗審察北人之種田兩容
誠裂未盡地利吾鄉墾田三四寸南方土性轉北方土
寸北人無鐵搭每墾僅起土三四寸南方土性轉北方土
性疏猶惜力如此大背深耕之義一不及也吾鄉婦女
亦力穡北方婦女不能力穡而農夫在田開身衣長衣足
穿襪履其意若恐泥焉不能奮力可知二不及也吾鄉非
小康之家不畜牛耕耘全憑人力北人則無論貧富荷犂
牛馬即坐視良田之荒蕪三不及也蘇浙之間當盛夏水
涸以龍骨車輾轉運水更迭應役晝夜不休北方有所謂
靠天收者下種之後聽其自然不行處可挖溝掘井者罕
能經營四不及也吾鄉收穫時一擔兩巨細往來健疾北
人則一筐之物扛以兩人或且載之牛車并肩挑背負而
省之五不及也人力如是安得不困焉真揚州廢田下下

辛卯侍行記卷一

望

一三一

今反上上地利視人力為
轉移大禹有不及料者

二十二日東北行 十五里曹家莊 十五里至天津泊

茶店口 吳橋至此五百里 進東門謁清軍廳桐鄉馮少芝

交余家信三封不如意事居八九往會文書院訪松江謝

芷訪同往遊紫竹林晤沈君小夢至新園茗話津沽互市

處五年不見番族蝸廬增建益多矣下午回舟內母舅孔

雲甫慶霄來 天津府周燕國境兼有齊無棣 今慶雲 漢

勃海郡章武縣東北境唐宋滄州境舊名直沽元延祐三

年改爲津海鎮至正九年立鎮撫司明永樂二年設天津

衛屬河間府 舊志天津水邊關名在良鄉縣北百 萬歷二

十五年以後陷朝鮮設天津巡撫 天啟初熊襄愍建三方
登萊三巡撫互為犄角兼轄朝鮮時余族祖元暉公巡
撫登萊詳治水軍以達朝鮮在任僅數月為闖黨所陷與
楊左諸君子同被害事詳方孩未李申者錢衍石請先生
文集勃海形勢能守遠濶登州則驚東方安襄愍之計深
合地理籌海 者所宜知也

國初設關置總兵雍正三年設天津直隸州 以河間之靜

九年升為府 以滄州南皮鹽 並設天津縣

二十三日孔幼雲繁淦來申刻 家君自京師來泊舟三

河口李閣部及天津鎮吳掄峰殿元長蘆鹽運使季士周

邦植天津道胡雲桐矯芬海關道劉獻夫汝翼諸公至河

干行請

辛卯侍行記卷一

望

聖安禮畢 家君往各處拜客進城住浙江會館 南運

河合漳衛之水東北至天津城東三河口 直沽小會北運河

折東為海河 直沽又東至大沽入海北運河即潞河一曰

白河出宣化府獨石口水經謂之沽河東南流合赤城水

龍門水盤道河由密雲縣北之白馬關入故曰白河折南

合潮河 古鮑邱水也出承 七渡河 西北 至通州會沙河

水經之滌餘水說作溫餘 通惠河 出宛平西至京山名玉

出昌平州西北入遠嶺 通惠河 河東南至京城為金水

河又名龍河 出京城 為北運河元人謂之通會河南至武

清縣會鳳河 出南 又南至天津與南運河淀河會淀河為

東淀下流受桑乾源沱諸水東至三汊口入海河海河自

三汉口至大沽一百二十里合畿南大小七十餘水以達
海時虞泛濫康熙三十九年因武清縣僅兒港之決口開
為減河東注場河淀港距淀六十四里淀東南有小河通七里海由賈家沽入
海雍正中於河西務上流青龍灣開減河注七里海賈坨
一百三十里其西北曰後海又北為鮑魚至北塘入蘆運
淀香油淀其東南曰曲里海已大半淤涸
河連海以分北運之水乾隆初移青龍灣石礮於王家務
引河抵七里海年久多淤同治十二年李督部委員濟金
長一百十五里
鐘河自場河淀下達北塘光緒七年以後又於北運河東
重濬僅兒港王家務減河於南運河旁開靜海新官屯減
河於天津城東海河旁開陳家口減河使能常加修治值

辛卯侍行記卷一

四

盛漲時可稍資宣洩惟畿南諸川受病已久若將德州之
哨馬營滄州之捷地青縣之興濟舊減河三道東西淀昔
寬今窄處大陸甯晉二澤佔為圃田處及大沽淤塞處廣
為疏濬俾胸腹宏而尾閘暢早有蓄而潦有洩豈不美哉
或曰沽口淤沙可阻洋艘其勿濬便不知自遼瀋以西迄
青滄之南處處可泊海船獨塞大沽一口即有神於大局
耶
二十四日 家君報謁各官保廉搬住浙館已刻遊杏花
邨輪船馬頭喚小舟渡海河至武備學堂投刺於總辦所
門者云出門矣投刺於提調廕五樓弗見余前年客此諸君方為教習履

相見今復過門理宜通名孰意廢君 至西院詢諸教習丹
不復記憶蓋疑為過遊干謁者矣
徒姚君石荃在室中間聲知為余邀入晤談渠方衍堆堞
術託覓哈乞開斯槍斃至帳房晤安楹汪君晴山出遇總
辦聯子振於門立談數語而別牆外新柳百餘株已繞屋
扶疏樹木固易於樹人也 論者謂武科若改火器風氣自
如此人人可作武童即家可藏火器大亂之道也論者
又謂閩粵械關多持火器禁令本同虛設不知禁令雖虛
購軍火者猶自知為私事倘概以火器習武則明目張膽
假公濟私縱令比鄰具結州縣稽查徒增騷擾難別秀良
職命中之烈將十倍於械關矣況武備所資不專在火器發
非得中外名師益友訪技觀摩不能通知與突耕夫牧豎
在草莽中合羣肆習為害有餘禦侮不足此學堂之宜設
也必矣竊意弓刀石舊例可一律罷棄於綠邊寒江海諸
省各設武備學堂一二所非在堂時不得蓄火器拔其尤

辛卯侍行記卷一

四

者為武生武舉十餘省學堂所養之材堪備二十餘省之
用其偏僻省會有志習武者附於鄰省不必一一設武學
務令仕途寬綽勿好名食多致沈滯鄉里甘為土豪嗚呼
吾中夏之病根半由於好名食多豈第武科然哉 天下
事成敗在人人之成敗在人心術術易變法矣濟近人病
八股之空虛競議以天算輿地時務等策論試士然革而
易洗心難恐抄襲敷衍微特迎合其或營謀圖節一切弊
端仍無少異主試者果具特識拔十得五原未嘗無真知
天算輿地時務諸學者出其中然此輩往往鄙薄老成放
浪為高舉事疏略鮮克有終或華學為利材堪濟惡忠言
詐行貽患無形不正人心徒求人才其弊必至此也廣學
校誠中領亦為正人心之一端議者動謂以科名鼓舞人
才愚獨謂人才未必樂赴科名即以算學論近時咸推海
甯李善蘭金匱華蘅芳桐鄉沈善燾為優之三人者惟絕
意科名始臻絕詣耳科名愈盛人才愈細即如習滿文者
榮以繙譯舉人進士之名遷轉等於正途旗人宜無不
不知滿文矣乃十不得一二以是推之專
假科名以誘人舊法弊新法未始不弊也
二十五日 家君往機器東局並拜紫竹林營局諸官余

出城遊眺循海河獨步遇常熱殷君衡憩於茶肆問東南
毀教堂事下午偕人往英國福音堂一觀內有義塾並
子十餘人論語孟子與彼教之言雜置案頭有師張姓者
縣人自稱讀書且應試問何以來此曰貧也每見華人從
洋教者大半歸得小利或欲倚教黨以抗官吏執其病本
亦由仕途久難為謀設非一朝一夕矣竊嘗謂老氏有乘
龍上天之說釋氏有極樂世界之說耶氏有死而復生之
說漢字為德有戰死為神天女侍奉之說庸人好聽謠語
樂於受欺惟孔孟不欺人不說謊信之者遂寡斯即直道
難行之謂乎然耶氏戒殺奪傳教之徒猶有碑碑自好者
至其將士之於彼教而從心違日謀侵奪滿腹腹腹腹耶氏
亦無如
何矣

二十六日奉內子叩見 家君給以長生無極氏當視弟

子規學寫廢叢書下午 家君往府署飯余作家信

二十七日回鄉文武官二十八人來館中設筵為 家君

辛卯侍行記卷一

吳

饒別余避客出遊至文美齋購書籍又至格致書室購算

學輿地時務各書數十種 余未備僕人亦未帶銀錢擬託

懶不肖云前者有書生購算學時務等書使吾徒負往取

銀來始知所購居半復往訪之則杳然矣近日遇講時務

者不能不謹慎也余聞之喟然乃約梁明日遣人攜銀來

取 奈僕貴識時今者萬里戶庭不能不究心洋務即不

能不略知洋文此勢之無可如何也乃備嗜西法者謂華

文不便可廢棄專用英文則不思之甚矣皇古以來中國

文字亦屢變考其沿革之故皆由繁難趨簡易今華人通

用之楷書為天下最易學之文以英文較之有十二難焉
說文部首凡五百四十字與部首凡二百一十六偏旁多
別則相成文形象各殊不易混淆英文以二十六字母
互為偏旁其字數萬而偏傍止於二十六無論如何配合
形象皆相似易混其難一華文一字止讀一聲英文字母
中即有一字須以三四聲連讀如一句者其初苦於字母
太少不增字母而強增文字於是字母一一連綴甚有
以十餘字母拼成一字而一字須連讀七八音者幼童讀
英文一字抵華文二三句其難二華文一字一格方正畫

一英文知者如一團長者如青蛇一字喻寸參差不齊作
一英字抵華文數字華文一卷譯英文必數倍之其難三
華文變音作國語別之一字不過變三四音四角作識一
隨可知其一字變七八音至十餘音者其少英文記號識
別繁而不扼要於變音之字無簡明記號除字與外尋常
印本多無記號且一字本已連寫多母本當連讀多聲再
以變音之字母數箇其間或易或難或首或在尾或在
之母多者或有母無聲其無聲之母或在首或在尾或在
中央無定法無記號動易迷人其難五華文論事物之有
多則則加一多字或少字或數目字或等字可矣英文遇
或遇少數亦用愛司或加衣愛司或加衣提或發其字母
其難六華文於人己之別以人己彼我等字判之而下半
句仍同如我是爾是他是之類英文則不然如我是則曰
阿我阿爾爾是則曰爾阿爾他是則曰黑依一司倘說我
是而曰阿我阿爾一司即為不通同一言也而人己不能通用
其難七華文於行事之現在或已經但於句首加兩字如
現在往或已經往是也英文則現在與已經其語全不同
大率分六種有將來有現在有過時有已經又有將來之
已經有過時之已經同一事也而措詞屢變其難八華文

辛卯侍行記卷一

吳

轉折求捷多抵接拗轉不必用虛字從用之不過曰且曰
然後等字仍少用為貴英文或有句句用且字者甚有
用阿爾爾於物者猶言又然後也例以華文為大不通其
難九華文於物之歸何類讀何音諧聲會意一望可知
如錫則金類易音則木類同音則心類如音朴則手
類卜音不煩思索而音義皆得英文雖有諧聲不以類與
音相辨雖有會意不似中國偏旁訓詁之簡其字形與其
物類皆毫無關係無可類推專恃強記其難十華文多順
理成章其倒講者絕少英文大都倒講如日爾若干歲則
曰滿 哇而奪 阿爾 爾譯之謂如何老是你也又如
英國君主名維多利亞則曰 乃姆 亞爾 爾
音 感福 格來帖伯利敦 一司 威克多利亞譯之
為此名之此君主之英國是維多利亞也如農為四民之
一則曰法墨爾司 阿爾 溫 亞爾 爾 福兒譯之
謂農人是一此四也從尾倒至首者有從中央倒向兩
旁者每句既倒每段之中又首句與末句顛倒方欲識記
其倒忽偶有不倒者雜出焉倘不捉摸其難十一華
文議三四千可強勉應世英文議五六千不足用至少須
一二萬此一二萬多母之字之音足敵華文七八萬音詢
窮年莫殫矣其難十二然彼俗競稱易者彼之文字同

於語言讀書無殊聽話故能言者即能觀書然祇易彼所
 易豈可概讀不諳英語之華人哉華人學英文如鳥未通
 華文之幼童耶則先入為主專譯歐華於倒行逆施之句
 習慣自然雖欲求通非文勢有牽礙其於編譯猶皮相耳
 如為素工華文之書生耶久以順理成章為安當習英文
 時亦必欲句疏字析一一注其字義字義既明即病其成
 句之通何矣即如出話於握管矣自非天生異質中西
 筋中則其能力如自出於天然之房諸人斷不能淹貫中西
 此千萬人不得一二者詎可以例什伯庸眾耶無已則先
 習其語言不問其文字則不知其顛倒較易強記語言稍
 通然後以言習字能知其書則為止否則英文必十年乃
 精若俄德法德和意奧丹國而學之絕詰未臻意期已屆
 矣今之欲廢華文者病其與語言不合也果爾當先改天
 下之語言此何異扶山來海非所謂無事自擾者乎況華
 文何嘗不能與語言相合如
 聖諭廣訓衍說及商人陳澹論語話解之類皆明白如話
 文與言欲離欲合在作者一發思開耳何用更張為乎言
 者又以西人化學名目中國多無其字因病華文之未備
 不知說文字典金類石類等僻字尚多謂之不用不識則
 可不能謂古人決無其字也要之文字以簡而易明為貴

辛卯侍行記卷一

泰西諸國之文皆寫之冗長觀之混目讀之音煩記之勞
 心智慧人之騰筋盡速如電音誦西書一句當一利那間
 其腦力神光必掣動十餘次庶可免於十二難之錯誤且
 人至成童以上大半短於記性長於悟性而洋文則舍長
 用短事倍功半揚西抑中者果何心耶人情事勢趨勢中
 國若強彼必謂華文可通行地球矣日後英人權力稍衰
 身毒澳洲分裂自主人必又謂英文不可用矣英人自誇
 其字數之多不知正以多而見拙當其先世造字之時地
 曠人稀語言無多故二十六年母配合足用初不料厥後事
 物如此之繁也華文無論新創名目至萬億京埃但擇舊
 字名之運用無窮西國不然新創一官新立一政新選一
 異邦人新創一器新得一山一木新見草木鳥獸凡諸新
 名皆不能用舊字必以字母強排別增一多母之字今其
 文字將及十萬彼所謂通人者非盡識之不可更歷數十
 年事物愈多新創之字將至恆河沙數窮老盡氣不能備
 習則必有窒礙廢棄之一日矣說者又謂不用華文亦不
 用洋文而別造新字試思歷代國號紀年人名掌故及山
 川器物等治用已久概易新字士民轉苦不知勢必於新
 字之下仍注舊字何異新莽
 之改隸已官職徒貽笑柄耶

辛卯侍行記 卷一

二十八日檢閱新購各書 近來坊間印書籍輒妄行刪
 書而有人識刻大幸也編刻而謬加筆削大不幸也 天津
 如有錯誤於書眉加批或附糾許於卷後斯善耳
 北運河逆流至通州共三百二十里自三河口西北四十
 里瀋溝十里岸口三十里楊邨 武清東南 四十里南蔡邨
 十里王家務三十里河西務五十里香河馬頭 東距香河
 五十里舊灤縣馬頭 西距舊治 三十里蘇家莊三十里通
 州又西四十五里至京城則節節有閘民舟罕行矣 天津
 西北六十里楊邨七十里河西務四十五
 里和合驛三十五里通州四十里京城

辛卯侍行記卷一

辛卯侍行記卷一終

辛卯侍行記卷二

自天津西行至保定登陸經山

秀水陶

八月朔壬辰履船三艘至保定共錢三十六千

初二日卯至紫竹林送高八叔還南辰至外舅舟次辭行與內子話別午俶裝同行者張愚翁父子二人僕從增徐璋汰尤和申刻登船 家君至吳楚公所小坐李中堂暨鎮軍司道諸公在彼送行水陸各營將領率所部送於河干舟行八里泊西沽知天津府事淄川鄒岱東振岳河防同知桐鄉馮少芝清泰知天津縣事吳縣李搏霄振鵬及候補諸君均來送外舅亦掉舟來三鼓別 西沽即淀河

辛卯侍行記卷二

三十一

自河頭受東淀之水東至丁字沽會南北運河長四十里

初三日卯西行 十八里韓家樹 武清縣南一百里 三十里淀

隄頭自此入東淀一稱三角淀又有葉淀沙家淀火燒淀水紋淀等不可具名概呼之曰東淀水經汴謂之雍奴較有九十九澱今淀水亘武清東安永清南境靜海大城文安北境東西百六十里南北六七十或二三十里永定河自西北來于牙河自西南來匯焉浩淼處似構李駕湖水起浴鷗岸見潛介風烟披薄觸目栖情惟菰蘆叢生芡草密布壅溜停汎易成洲渚東西兩淀古時必合為一其支流交錯者今日清河別於永定之渾河也七十二清河

大半淤塞自來汎員惟知守隄淀之通塞河之淤淺為考成所不及無過問者淀淤而水無所瀦積雨暴漲害斯亟矣 二十二里揚芬港 靜海西北境 四十里泊勝芳澱 文安東北七十

里 蚊多難寐計行一百一十里 武清縣漢漁陽郡之雍奴 故城在今泉州今縣東南 二縣地北魏廢泉州入雍奴

隋屬涿郡唐天寶初改武清縣 屬幽州 明移於今治 文安

縣漢屬渤海郡 故城在今縣東三十里 後屬河間國晉北魏屬章武

隋大業中於三河口置豐利縣 今縣 與文安同屬瀛州唐

貞觀初廢豐利徙文安治之景雲時改屬鄭州五代周屬

霸州宋金元明因之今屬順天府 永定河實說文之灑

辛卯侍行記卷二

三十二

水一曰治水俗本水經誤作灑出山西朔州馬邑鄉西北

洪濤山東南流南受灰河北受桑乾泉灤水遂名桑乾河

水經注亦作灤 東北流至山陰縣會黃水至應州會渾河 出渾源州

東極山北麓 又得渾河之稱至大同會城驛會武州川御

河至直隸懷安縣南壺水自蔚州來入至保安州會宣化

之洋河至土木堡媯河自延慶州來會折而東南出兩山

間經都城西地平土疏衝激震蕩經盧溝橋又有盧溝河

小黃河無定河諸名康熙三十七年

賜名永定河折東經固安永清北東安縣南又東南注東

淀南分一支山霸州入會同河達東淀永定河自元以來

屢為忠雍正三年怡賢親王於郭家務改河東行由長甸
河注之河頭令渾水別行奏明逐年挖淺而河官銅習不
利挖淺而利築隄久之長甸淤而東淀亦梗噎近年曾派
員挖勝芳中亭諸河然塞者多通者少急難見效也子牙
名鹽河自河間經大城東北子牙村故名匯滹沱諸水湍
悍迅激康熙中於河間獻縣築長隄西接大城東接青縣
靜海各二百餘里又於焦家口開引河東北至賈口入淀
雍正初正流田氏子頭莊頭村東注清河子牙之上游
為滹沱出山西繁峙太嶽山東南流經代州蔚縣定襄孟
縣又東南經直隸平山靈壽正定藁城自藁城以下遷徙
不一明時由東鹿入甯晉泊泊為之於康熙時由甯晉溢
出會滹沱二水過衡水武強河間至獻縣分二支一東北
流為子牙一東流至青縣入衛今於雍正初東徙不入滹
怡賢親王挖舊河由木邱至衡水之焦岡會滹沱河同治七
年滹沱北徙入元時滹水所決之古羊河橫溢四出深州
河間均受其災光緒七年清河道史克寬於獻縣朱家口

辛卯侍行記卷二

三

築壩開新河挽入子牙故道獻縣城西數十村當滹水來
路向憂漫溢言者以是劫史并議改道由河間八里橋經
臧家橋入子牙然八里橋以下地降數丈有奪溜潰決之
虞下游各邑民大譁乃止子牙之上游一為滹沱河出
磁州神農山東北至邯鄲諸名諸水會焉明永樂中由永
年曲周入滹水康熙時漳徙而東滹水經雞澤新河入甯
晉泊自泊東北出
至冀州會滹沱

初四日西行 二十四里石溝河文安東北 八里左各莊
五里王家疙禿 三里任家莊 十五里蘇家橋文安
十里霸州東南 五里苑家口霸州東南 漸向西南行 五
里善來營 四里魚津窪 三里木保莊 三里口頭郵
文安北境瀕水二三十里土性疏 四里魯各莊 四里于
俗名雞糞土不耐水恆慮沖決 直保定縣 四里五哥
各莊 四里張各莊 三里擺渡口 城之北

莊 六里史各莊雄縣莊多史姓俗呼某家為某各計行一
百里 霸州唐幽州永清縣益津關地五代石晉時入於
契丹周世宗置霸州治永清宋徙治文安屬河北 金大定
中置益津縣今州 徙州治之屬中 元因之中 明省益津
以州屬順天府州東五十里信安鎮宋信安軍金改縣元
廢其東有忻城宋楊延昭屯兵拒契丹處 永定河在州
北明嘉靖中山西巡按宋議望言桑乾自金龍池至盧溝
橋千餘里在大同則卜村稍有亂石在宣化則黑龍灣有
石崖其險不越四五十里水淺處亦深二三尺誠疏鑿之
為力甚易撫臣侯鉞嘗駕小舟至懷來過卜村黑龍灣坦

辛卯侍行記卷二

四

行無虞又自懷來載米逆水上達古定橋大同 便漕有明
徵云天下郡國 余按自盧溝橋至山西大同果通舟楫洵
屬便利今昔情形殊異浮沙日多盈涸無定不能容舟也
保定縣本涿州東南新鎮宋太平興國中置平戎軍景
德初改保定軍宣和中改保定縣屬莫州金屬雄州元明
屬霸州今屬順天府東西二淀間有經流二北日中亭河
自保定縣渡口截淀河而西北約十里至張青口又三十
餘里清口門湖白溝河二十里至雄縣百年以前漕舟可
達雄縣淤沙漸高成
豐時已不能挽運矣
初五日辰知雄縣事江西王慶雲年丈來 五十里趙堡
口雄縣南清河道涇縣潘梅園在什方院督視河工遣人
任邱北

邀 家君登岸敘談綠水澄澹川亭望遠為遊曠之勝所
舊有

行宮康熙乾隆時屢邀

宸憩焉趙堡口即宋之唐興口一作趙北取公孫瓚傳在燕南垂趙北際之義也

任邱東北五十里居西淀之中舊有石橋八白洋諸淀之

水皆出橋下橋翠凝流雍正初怡賢親王易之以木恢其

制增三橋俗稱十二連橋燕齊驛足所必經西淀所受水

北自雄縣清口門來者曰大清河古名白溝拒馬河之下

流也宋稱界河許奉使行程錄拒馬河至此東入海河宋

與契丹以此為界出易州廣昌之涑山東流經州北為涑

辛卯侍行記卷二

五

水又東分二派一東經涿州新城而南於古為督亢澤琉

璃河諸水入焉一經州東過定興而東南易水濡水武水

入焉二派合為白溝亦名瓦濟河入柴火淀西淀之一

安州來者曰依城河俗稱徐河一名順水出五迴嶺經祁

水即曲逆河一名方順出完縣西北至安肅曹水入焉

安肅來者曰靈河出石獸岡灌河入之經南自高陽來者

曰豬龍河出山西靈邱東南至唐縣為唐河合橫水即

唐也恆也三名互稱沙平之當城懸脂二河曲陽之平陽

實則禹貢之恆也滋出山西五臺東南經靈壽

東經新樂定州又滋為慈水又東經無極深澤

會也會於祁州經博野曰蠡縣曰河高陽曰高入白

洋淀亦西淀西淀瀟眾水合眾淀又有三淀跨雄縣任邱

安州諸邑寰宇記引水經注鄭縣東南狐狸淀俗亦謂掘

經淀唐志稱莫州有九十九淀者也古時容水之地甚廓

今大半淤墊欲不泛溢安可得乎水濱偶涸民利其腴占

築歷年既久昔日涸水處什九應募水窄而潰不得隄

無隄則泛濫勢緩迨水退上肥來歲或可豐收有隄則衝

決力猛蘆舍蕩焉悔而毀隄內民必譁其禍遂無已時

孫文定云永定子牙向皆無隄泥流田開水不淤淀自承

定築隄束水而勝芳三角等淀淤自牙築隄束水而壘

頭等淀淤益隄防僅以救急實有無窮隱患也光緒初年

計耳欲免築隄在禁估水旁涸地不貪小利自無大害恭

讀乾隆元年上諭管理水利河臣及瀕河州縣各於所屬境內相視河

流淺阻每歲農隙募夫修浚定為章程乾隆三十六年

上諭淀泊利在寬濶旁間淤地水小時偶然涸出瀕水愚

民貪其肥潤即行估墾不知所估之地日增則蓄水之區

日減每遇潦漲水無所容漫溢為患在閭閻獲利有限而

於河務關係非輕着傳諭各督撫凡有此等瀕水地面除

已墾者姑免追禁外嗣後務須明切曉諭毋許復行估墾

等因煌煌未刻行 三十里泊新安城外計行八

十里 雄縣燕國易邑漢涿郡易縣今治後漢晉屬河間

國北魏屬高陽郡北齊廢唐置歸義縣屬幽州後屬涿州

五代周徙治瓦橋關並置雄州縣西南二里宋諱義改縣

曰歸信而舊縣在契丹屬涿州金省歸義入歸信明并入

邱屬焉開元中以鄭鄭文相類更名莫州後兼置文安郡
河北宋廢莫縣移莫州治任邱元於故莫置莫亭縣復爲
莫州治明並廢以任邱屬河開府 新安城宋雄州容城
縣地金析置渥城縣移安州治此元廢後爲新安縣屬保
定路明屬安州

國朝屬保定乾隆 年廢入安州以州判駐焉

初六日卯白露 二十五里安州權知州事江蘇章定安
鈞及候補諸君來接自安州以西水淺膠舟逐段下開著
水牽挽而上 五十五里泊蓮花橋計行八十里 安州
燕國阿邑後屬又曰葛城今州漢屬涿郡高陽縣晉爲高

辛卯侍行記卷二

七

陽國地唐武后分高陽河間地置武昌縣新唐志作武興
屬瀛州神龍初改唐興縣後屬莫州五代廢宋爲唐興寨
後置順安軍河北金改安州中都大定中徙州治葛城縣
泰和中又徙治渥城元還治葛城保定明省葛城
國朝以安州屬保定府罷所領縣 宋滄州節度何承矩
於順安雄莫等州引水興堰以限契丹戎馬而水利亦大
興焉冀州宜稻林文忠畿輔水利議於歷代開治水田成
效廬載詳明有心人可仿行之惟北方水利屢興屢廢非
因土性不宜實因耕耨不力七月二十一日雍正初怡賢
親王開畿輔稻田六千餘頃後即廢棄蓋北人不喜食稻

吾鄉每日三餐雖貧者必具數肴北人饑塊麪餅藏之懷
中食無肴饌無定時所又不必日舉火簡儉便三字
兼有焉途中車夫以蠟燭和麪放然下咽余初見詫爲怪
事繼思之此猶豐年常事耳噫安得令南中飲食之人偏
視諸 糶事之惰既遠遜江浙種稻之艱又倍於種麥故不
能持久今淮軍弁勇於天津興農鎮營稻田六萬畝收穫
甚豐北人罕知效法屯丁多無眷屬仍非久計總之北方
之地令南人治之可稻者亦多蘇杭腴地令北人種之數
年後亦漸成瘠壤至於興水利不必盡種稻凡黍麥雜糧
未嘗不需水牧民者毋慕稻田之虛名當於溝渠求實事
因勢利導多一分水利即增一分收穫論者謂畿輔興稻
田可減南中漕運然旗丁多不食稻領取米券質諸確房

辛卯侍行記卷二

八

以應他需確房以券易米確而精之鬻諸南人確房皆豪
商與倉吏暱頗能弋利畿輔縱少稻田南漕或可少減乎
初七日西行 十六里至保定府南關外知府事懷慶朱
敏齋靖旬知清苑縣事咸甯徐子樹銘勳城守協六安胡
振聲金元及練軍弁勇逐於水次 家君登岸城守尉奎
樂軒藩臺裕壽泉臬臺周玉山在龍神廟行請
聖安禮舟又行 四里泊南門橋畔進城住延壽寺街兩
江會館計行二十里天津至此水路三百九十八里前年
偕惺弟侍 家母寓此今者天各一方能無振觸 保定
府周燕地漢涿郡及中山國地晉爲范陽屬幽高陽博陵

中山等郡國唐屬易定瀛莫等州五代唐為奉化軍改

泰州宋初置保塞軍後改保州亦曰清苑郡河北西路金為保

州順天軍中都元改順天路後改保定路明為保定府

國朝因之康熙八年移直隸巡撫駐保定雍正二年改置

總督設布按二司為直隸省治 清苑縣金臺倚郭漢涿

郡樊輿縣府東廣望縣南地後漢均廢北魏為高陽郡扶

輿縣析置永甯縣今縣清苑縣府東北又僑置樂鄉縣府

漢信都國樂鄉縣在深州東北齊并入永甯改永甯曰樂鄉隋改樂鄉

為清苑屬瀛州唐屬莫州後唐為泰州治石晉徙泰州於

滿城周廢宋改保塞縣保州治此金復曰清苑縣府西二

辛卯侍行記卷二 九

河苑

保定北路及西北路附

保定東北三百三十里至京城折西北一百三十里出

居庸關經榆林土木雞鳴三堡二百四十里宣化府由

西行一百二十里懷安縣一百二十里山西陽高縣一

百二十里大同府一百八十里朔平府二百三十里歸

化六十里張家口西北行蒙古軍臺五百里至第九臺

曰沁岱以上察又四百三十里至第十六臺曰錫拉木

楞歸化城北又五百四十里至二十四臺曰賽爾烏蘇

為四達之衢折北行歷十五臺九百八十里庫倫距京

八百八 又北十二臺九百二十里恰克圖以上均喀爾

十里

境接俄國雜拜喀勒省界 恰克圖東北一千三百二十

台恰克圖北一百九十里斜連金司克折東北三百四

十二里伊里音折西一百九十三里坡索哩在拜噶爾

湖東折西南二百六十八里哈喇穆林折西北一百一

四里庫勒圖克以上均額爾齊斯河又北一百七十

六里伊爾庫次克省西北二千有十五里也尼塞省一

千一百一十一里托木司科省折西南四百五十七里

雷完又西北一千三百二十五里鄂木司克一千九百

二十四里威爾和捏烏拉里西行一千一百五十八里

後連布省距恰克圖九千二百六十三里俄人擬於此

路設鐵軌改孤就茲尙有捷徑其後連布鐵路西北連

俄都三千九百自賽爾烏蘇西行經三音 三千有六十

里烏里雅蘇臺 距京四千九百 又西北一千三百二十里

科布多 杜爾伯特地距京 接俄國托木司科省界折南

五百六十里沙札蓋臺折西一千二百六十里布倫托

辛卯侍行記卷二 十

海一千三百里新疆塔城廳接俄國斜米省界

初八日拜客數處 范景喬沈孟威勞莘農均出 清苑人吳

甸侯建勳懷才敦行淡於榮利 家君往拜擬延至新疆

以老辭

初十日已刻自保定啟程出瞻岳門司道以下文武均送

西關外盧木齋先生自贊皇來行色匆匆未得暢敘輕車

十二輛雇至陝省每輛價十八兩 家君坐轎保廉坐馱

轎雇價六十兩每日派兩人騎馬 十五里小激店 十

里大激店 清十里郭郵城 燕賢士郭隗故里東北距滿城

縣十里滿城漢中山國北平縣地 度龍記言後漢屬涿郡

北平侯張蒼子孫徧居城中因名縣曰蒲城余按北魏屬
史記漢書張蒼傳及地理志郡國志均無此說

北平郡東魏析置永樂縣西北僑置樂良郡北齊為昌黎

郡治隋罷郡以縣屬易州上谷郡唐天寶初改蒲城縣元

和志以縣北故蒲城為名舊唐志亦作蒲城按漢地志曲

水所出水經注瀧水篇蒲水逕蒲陰縣故城北徐水新唐

志誤作滿城自後志乘多沿其誤石晉徙秦州於此五代

周廢宋廢滿城金復置塔院屬保州元屬保定十里陘

陽驛十五里方順橋飯於旅店方順河古名曲逆即蒲

水今完縣之祁水也詳初五十里高庚鋪蜀輶日記作

膏腴度隴記作高映東北距完縣二十五里完縣晉逆時

辛卯侍行記卷二

十一

縣東南三十里哀四年漢中山國曲逆縣東南二十里瀧

西流北平縣東二章帝改曲逆曰蒲陰晉因之北魏置北

平郡北齊廢郡及蒲陰隋以北平屬定州唐改狗忠尋復

故宋因之金為永平縣屬中山府旋升完州明改完縣

十里良都度隴記謂漢昭烈帝故里保廉按蜀志帝涿

縣人今涿州西南十五里樓桑邨也十里望都縣

住東關旅店計行九十里知縣事河南郭蔭庭東槐望

都戰國趙慶都漢中山國望都縣張晏曰堯山在北堯母

都山故名郡國志引帝王世紀曰堯封唐堯山在北南有

望都山堯母慶都所居相去五十里魏地形志望都有伊

祁山馬氏通考云堯始封望都蓋邑近唐縣故有此說縣

志城中東南隅有堯母陵東郭有帝堯廟城東有丹朱墓

唐屬定州金改慶都元明及

國初均因之乾隆十一年復曰望都在今永平盧龍縣

十一日自望都西南行十里南十里鋪二十里清風

店定州度隴記云店北平壤為石將軍亨戰場保廉按明史

石亨破也先在德勝門外時敵兵由紫荆關侵京師不經

定州二十里清水河即白龍泉南入唐河即瀧水詳初

記十里定州城外飯權知州事章邱高星槎建勳

定州堯始封唐國之地州西北六十里唐縣應劭曰故堯

於春秋鮮虞國余按鮮虞亦匈奴也史記葷粥儉狁匈奴

秦曰匈奴葷粥儉狁匈奴也史記葷粥儉狁匈奴

其音舊稱白狄別種姬姓蓋胡人冒漢姓也後改中山

辛卯侍行記卷二

十二

國漢置中山郡景帝改中山國治盧奴縣今州治水經注

不流曰奴余按此蓋胡語今蒙古稱黑曰喀喇及安險州

稱補水曰神爾盧奴者喀喇神爾之急呼也

新處北等縣地後漢廢新處更安險為安憲譌為安喜昭

帝嘗為後燕慕容垂都中山郡後魏於郡治奴兼置安州

天興初改定州自後或州後周隋初定州唐初元初復

或郡高齊鮮虞郡廢盧奴入安喜隋煬帝博陵或軍唐開元

建中初改武軍宋太平或路宋慶曆或府唐初定州大總

與國初定武軍宋太平或路宋慶曆或府唐初定州大總

大都督府宋政和時中更置不一明為定州廢安喜

山府金初及元因之國初因之雍正二年升為直隸州以保定之深澤正定之

有中州靖王蔡州治東北眾春園故址韓忠獻蘇文忠二

門外舉人王文泉瀕瀕而好禮篤志正學授刻十五里流
 繼輔叢書未竟而沒深望後人之克承先志也
 良橋卽七里溝右望見曲陽嘉山郭汾陽十里明月店相
 傳漢光武避王郎之難宿此雞鳴而去後人爲建雞鳴臺
 故址在堡北 十里界牌鋪新樂十五里新樂縣西樂進東
 門住景義書院計行一百一十里知縣事汝陽石韞峰岷
 山 新樂縣亦春秋鮮虞地漢置新市縣中山孝王爲其
 母焉昭儀建宮於西鄉樂里呼西樂城時人語訛西爲新
 隋因置新樂縣屬定州唐迄明因之今屬正定府縣西南
 有儀臺卽趙武靈王之九門野臺講儀爲義地形志新市
 有義臺城寰宇記謂之伏義城後人遂於新樂東門外立
 義皇聖里碑余按司馬貞三皇紀伏義成紀
 人今甘肅秦州也州城北四十里有畫卦臺

辛卯侍行記卷二

辛卯侍行記卷二

十二日出新樂南門過沙河詳初五日十五里小砦 十里
 馬頭鋪新樂過曹河木刀溝之下流也 五里藁城界牌藁
 境錯入驛路者十里 藁城古肥子國白狄戰國爲趙之
 九門縣西宜安縣南漢爲眞定國肥藁縣縣西南藁城縣
 常山郡九門縣地後漢廢肥藁藁城北魏復置藁城屬鉅
 鹿隋屬趙郡唐屬恆州宋屬眞定府廢九門元改藁城
 十五里伏城驛正定卽新城鋪度隴記謂閔子爲故里保廉
 按史記集解引康成曰閔氏魯人也 二十里拐角鋪
 十里滋水 十里正定府北關正定鎮涪州徐建農邦道
 正定縣儀徵吳魯南沂迓於城外知府事江夏陳鶴雲慶

辛卯侍行記卷二

辛卯侍行記卷二

滋因公赴熱河 四里住城內興隆寺計行八十九里
 正定府春秋鮮虞國境漢分鉅鹿置恆山郡治元氏縣避
 文帝諱改常山武帝分置眞定國後漢并入常山國仍治
 魏復常山郡嗣後或郡晉北魏後周均常山隋煬唐天或
 州後周隋初唐初乾元初均恆或軍唐開元恆陽軍五代
 德五代唐建北都改爲眞定府宋以後皆曰眞定倚郭正
 定縣恆山戰國中山東垣邑府南後屬趙漢高十一年陳
 豨反帝自攻拔之改曰眞定縣晉以後爲州郡治今府西
 里常山故城舊唐書元和志皆云北
 魏移郡於今州城或云唐初移今治
 國初爲巡撫所駐雍正元年改眞爲正城北有蘭相如廉
 有漢順平侯趙雲故里碑宋濟陽郡王曹彬府屬靈壽恆
 人彬子孫多賢爲將相家所罕有蓋仁人之遺澤遠也恆
 山在府北曲陽縣西北東抵保定西亘大同北嶽之祭舊
 在曲陽明宏治中兵部尙書馬文升請改祀於山西渾源
 州禮臣倪岳格其議萬曆時大同巡撫胡來貢重申前議
 禮部尙書沈繼又駁之
 國朝順治十七年刑科給事中粘本盛請移祀渾源州順
 林胡陂明均辨北岳在曲陽潯邱劄記以曲陽爲是引孔
 穎達崧高之疏曰天子不據己所都以定方岳蓋軒居上
 谷處恆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興隆寺俗稱大佛寺隋龍
 山之北豈據所在以改岳祀乎興隆寺俗稱大佛寺隋龍
 藏寺也元曰龍興康熙乾隆中發帑重修改今名殿高十
 三丈五尺銅佛高七丈一尺宋開寶初重鑄有

純廟御製碑文亭觀櫛比勝於蘇省之元妙觀年久多圯
修葺須十餘萬金無再新之機矣寺右有洋教堂極高大
佛與耶穌皆西人也後來居上又佛所不及料歟

正定歧路

府東南九十里晉州四十里新集二十里東鹿縣三十

里磨頭集深州南四十里衡水縣六十里隆化鎮景州西南五

十里劉智廟山東界二十里德州接運河衝途矣府西

北四十里行唐縣四十里楊家莊三十里赤岸曲陽縣西

十里王槐鋪五十里阜平縣三十里鞍子嶺四十里龍

泉關踰長城嶺入山三十里射虎川五臺山麓十五里金剛

辛卯侍行記卷二

庫二十五里萬緣菴二十里獅子嶺十里獅子窩繁峙縣南

四十里巖頭三十里峩山口三十里滹沱河十里代州

三十里雁門關七十里桑乾河山陰縣西東北行五十里尙

希邨四十里懷仁縣三十里武州河四十里大同府

正定西南有達河南衛輝府路詳五月十五日記

十三日發正定與隆寺 四里出南門門名同陝五里滹

沱河詳初三日記寬約半里久旱水淺車馬徑過吾鄉地平日
非舟不能渡幼時觀輿圖以為天下水皆如此讀孟子以
其乘與濟人於漆洧句大疑之問人亦莫能解迨遊歷北
地始知北方之水除黃河外多夏盈冬涸據則滹沱齊勝
淺則揭騰可過始恍然於乘輿濟人之事又如高平曰原
始以為邱陵耳後乃知關中之原有廣踰數百里者又
南人以流水為川而秦人呼平地曰川南人以汪洋千頃

者為湖而陝甘人呼沮如多草者為草湖 十里柳林鋪

十里飯於趙陵鋪獲漢文帝修南粵王趙佗先冢在鋪東

二里府志云尉佗先冢在府西北稱趙陵者佗也在獲鹿

縣鎮甯 住東關旅店計行五十九里晚小雨知縣事曠縣

陳立齋本 獲鹿戰國中山石邑漢常山郡石邑縣城西

真定國縣曼縣地西後廢晉復石邑北齊改為井陘隋復

故屬恆州分置鹿泉縣於今治唐改獲鹿宋以石邑省入

屬真定府 太行山在縣西山由懷慶之北亘山西澤潞

之東直隸廣平順德之西又北接恆山夏間出河內經太

辛卯侍行記卷二

行南今則抵其東麓矣

十四日陰進獲鹿東門 一里出西門素波貫渠層峯環

道殆抱嶺山也 五里土門口太平御覽引隋圖經韓信

山又呼土門口元和志卽井陘口述征記山首自河內有

八陘井陘第五新唐志故井陘關一名土門關然史記正

義謂井陘故關在石艾縣東十八里井陘口元和志井陘

故關在廣陽縣東北八十里井陘縣志言古井陘口有二

東則土門西則固關 八里仰字嶺井陘二里下安邨 八

里上安邨山徑深委有林泉之趣 八里白石嶺卽東天

門車行繞避此險 十里下坡至微水邨為淮陰侯背水

陣處飯後渡微水水人稱於水微水邨為三水所經北日綿蔓水桃河自井陘城下來邨南曰柏川又五里長岡南曰沽河均出平定州至此合流北入滹沱

五里橫口 五里張邨 五里西河鋪卽郝家邨渡山澗

五里東窰嶺漢田叔故里班史稱爲古烈士者也 五

里井陘縣陘山知縣事常熱言應千家駒 井陘漢井陘

縣燕趙謂山脊曰陘下視如井李左車說陳餘曰井陘之

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者也縣東北有陘山西北有

大臺山鳳皇山驛路在城外綿蔓水東有大石橋半圯進

城必渡河水湍急以巨木縱橫水際聯繩於岸木端施機

渡舟繫繩一端挽而過 十里板橋邨路旁石橋在平地

辛卯待行記卷二

七

名長虹在天成店計行八十二里上下山坡迴旋曲折覆

車二有折軸者二鼓始到齊入山後氣候驟涼燕晉之交

西抵榆次首尾四百里四門巨其間素號險途東起獲鹿

十年大加修築然巉岩峻阪無處無險行旅仍有畏心

望日陟降山中 五里長生口 五里龍窩寺傑閣樓崖

五里桃園鎮井陘五里直隸山西界牌距保定省垣四百

五十里吳橋至此行直隸境一千三百五十八里內安陸

水路八百八十三里吳橋 五里踰北天門山西平峽內卽

舊關一名故關唐長慶初裴度出承天軍故關討王庭湊

今有承天鎮屬井陘在故關北二十里一名娘子關因如

女祠而名隋圖經以妬女爲介子推妹 二里甘洵驛

三里固關卽明史新固關守禦千戶所路出山峽民舍衙

署高懸絕壁憑險易據巖巒成關地屬山西官屬直隸署

固關參將湖南陳渭濱飛熊 十里槐樹坡 十里固驛

鋪 五里柏木井 十里登西天門覆車一 五里下坡

爲百井驛多頑石金史陽曲有百井鎮此爲東百井 三

里青玉峽路出深溝勢同釜底蓋柏川之原石上多泐小

心山水山腰間有石室均題行人避雨此處四圍高山夏

秋暴雨山泉匯注驟難逃避也 七里橋頭邨平定住三慶

店計行八十里購草料甚艱農民苦旱

十六日陰自橋頭西行 十里石門口山境幽峭 十里

辛卯待行記卷二

六

西郊鋪 二十里平定州已正進東門 二里出西門聞

知州爲上海人葛士達 平定州春秋晉地漢爲太原郡

上艾縣後屬常山郡晉屬樂平郡北魏改爲石艾縣隋屬

太原郡唐改廣陽宋改平定金升州州東五十里浮化山

天遠雷河汾燕間錄謂是開煤之始俗傳有女媧煉石補

縣西有女媧山俗亦謂煉石補天處又按史記五帝紀無

女媧氏補天乃列禦寇荒唐之詞而淮南子司馬貞三皇

本紀引之或曰女媧所補者乃天地儀器如洛下閎之渾

天儀張衡之地動儀也細玩列子語氣煉五色石以補其

闕斷繫足以立四極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

之山折天柱絕地維六語當是列子以前舊有之說而物

有不足故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等語當是列子附會其

革之說蓋當日以儀器爲帝王傳授之寶其工因爭之不

周之山天柱地維繫足皆儀器之狀也柱也架也共工觸

而壞之女媧補之本瑤璣玉衡之類故以石補闕儀器有

黃赤道之別故又煉五色石也斯言雖武斷亦新奇可發

五里踰南天門即黑沙嶺 五里義井驛荒店驛後 有通州城土路甚平坦客車多經南天門之險蓋土民無車乘驢行客見途無轍跡疑非踰山不可土民惑於風水願修山路不肯導人行坦途深可怪也 十里平潭鎮趙簡子故城 十里塞魚邨唐武德八年移受州治此 十里新興鎮平潭以西沙中碎石零星又名星星灘前年曾築隄以利行人今被水冲損聞南山之麓可以闢路 十里測石驛故樂平縣地現屬平定孟縣借此設驛孟治在驛北七十里春秋時仇猶國韓非子智伯所滅 又為晉大夫孟邨邑漢為太原郡孟縣北魏廢隋復知縣事安徽項子林則

辛卯侍行記卷二

九

齡遣僕接住行館計行九十二里 十七日陰西行 十里新店平定 十里張淨鎮壽陽 十里芹泉壽陽 泉有二為桃水別原 十里高家坡過此水皆西南流 十里壽陽縣進東門知縣事江甯陳理堂守中 一里憩於行館 家君因保定雇來轎夫不無倚多事 悉遣之託沿途州縣代雇本地人自己給價逐程更易雖有上站轎夫混充在內較為安靜食後行 一里出西門 十里黃門鎮 十里大樹埋在高坡上有小市集 十里清平鎮 二十里皆升降山坡至太安驛壽陽 宿旅店計行一百有二里 壽陽春秋晉馬首邑縣東南十五里 漢屬榆次

縣晉始置壽陽縣屬樂平郡永嘉後廢北魏改漢大陵縣今文水 為受陽隋改受陽為文水於晉壽陽城置受陽縣 唐武德初置受州貞觀中廢州改縣曰壽陽壽水於縣西 南會黑水出縣西 入洞渦水洞渦出故樂平縣西陡泉嶺 西北流經平定壽陽會黑水又西入榆次境會大涂小涂 源渦水四水合流故曰同過後為洞渦又西南至徐溝 縣入於汾壽陽民初不知木棉之利明末米脂藍君知縣 大興按三代以上績麻為布詩所謂云溫麻溫管是也夏書 卉服乃島夷所貢舊唐書凌利國南史林邑高昌等國皆 出古貝花可緝布俗說為吉貝宋元間始盛於中土民情 樂趨簡易雍陶謂地自有木棉而蠶桑失傳官吏勸辦屢 興廢廢推原其故蓋有七難木棉易生隨處可栽而種桑 必平地沃土燥溼得中且有修剪鋸接捕蟲諸勞其難一

辛卯侍行記卷二

三

育蠶自浴種至上簇晝夜調護如撫嬰孩勞苦三旬紡織之功尚不在內北人好逸不樂為此其難二蠶性喜潔且多避忌南方水鄉塵土較少養蠶必於靜室不敢高聲呼喚尋常言語多所忌諱雖屬婦孺之見亦足徵愛護之情無微不至北方塵土飛揚家有煖炕焚以馬矢房室隘陋濁氣薰蒸人則日吹惹其難三吾鄉市鎮稠密貿易便利收蠶者不必纏絲紡絲者不必織繅裁桑者不必育蠶桑葉每百斤售錢一千或二三千牟利較易北方則種桑飼蠶煮繭抽絲紡織必編為之方可織之於市其難四蠶桑一事也而竹木銅鐵之具甚繁吾鄉則一器一工列肆而售取求甚便而紡者織者理經緯者各有專工男婦業此者亦須習一技耳北方種種不便其難五吾鄉務蠶桑者比戶皆是而獲利亦不鮮然皆年年為之北人求食其利一經虧蝕難圖再舉其難六南人無論貴賤多衣網帛北人服佈較儉商販不多未易得利其難七蠶桑之難數倍木棉履屨與履屨職是故乎昔左文襄令新疆官吏創辦蠶桑至京師以為榮實則地漸絲至新疆織之者也旋因費絀停止所雇浙人漂泊不得歸近年平定李菊圃先生任陝西布政勤課蠶桑惟學織皆男子非婦女為之不

能持久要之北地多宜桑須有小康之家肯耐勞苦者數
百戶為之倡率之官必久於其任二者皆不可得與其
勞費無成莫若致力於種棉織布較易推廣北省無棉之
地尚多種棉亦可興利當此民窮財盡為貧民謀事宜擇
工本輕者為之今聞司牧者或徒羨蠶桑之美名令
民間受胥吏之實禍自焚其桑以求安靜者有之矣

十八日早發見驛西有新修韓文公詩亭碑泐公使王庭
湊時次太安所作詩旁刻安化陶文毅所題七古一首意

態雄傑途中憩宿處行人輒塗鴉滿壁可謂不惜字矣西
行又漸高 十里西橫鋪 十里要羅鎮壽陽有要羅山壽

水所出 十五里什貼鎮榆次造飯各車換軸駐候兩時

七里三岔口北抵太原東通燕薊西達關隴故名距山西
省城六十里 八里腰店 二十里王胡鎮有驛知榆次

辛卯侍行記卷二

三

縣事恩子嚴恩端遣人接住行館計行七十里 榆次西

北即晉之魏榆後屬趙漢置榆次縣自漢以後皆屬太原

縣城在驛西南十里省城在驛西北五十里 山西境內崇

平原田多在山種皆梁黍民食不足仰給燕秦舟楫難通

轉輸尤滯倘有饑饉難免流亡且儉嗇之風變為簡惰樂

器粟之易售廣植惡卉丁丑之設餓草無算至今元氣未

蘇村市貿易因銀色難辨不喜銀而喜茶漿等於菽粟水

火痼習深銅 甘心自弱

山西北路及西北路 附

省城臨汾驛北行三百六十里出古雁門城 即廣西北

八十里朔州二百三十里朔平府二十里殺虎口一百

里和林格爾廳五十里托克托廳五十五里綏遠城 將

駐西行五里歸化廳 距省九百里其東有通直 九十里

畢齊克齊六十里博拉克齊一百里薩拉齊廳九十里

包頭鎮 在黃河北岸川舟逆流而上可運 七十里黑兒

腦包 以下皆 六十里烏喇特西北七十里烏拉胡同八

十里烏蘭板升一百八十里莫兒古揀梁七十里烏蘭

烏蘇五十里竹拉克濠賴八十里賀拉烏蘇六十里木

雷滾六十里鄂爾哈 以上在河套北約二三百里 五

十里白彥善丹九十里布頓卯朶七十里賀拉套拉孟

七十里博爾沁 北通土謝圖汗路南 七十里拉克圖八

十里迭列蘇七十里章毛烏蘇七十里討勃其 有山圍

辛卯侍行記卷二

三

化城一千六 一百二十里達拉孟七十里古欽七十里

圖布濟八十里哈布塔克六十里和洛圖七十里洪果

領七十里朝腦索倫古兒八十里布格帖爾六十里莫

敦鄂博 屬三音諾彥部南 八十里哈喇尼丁七十里蘇

吉七十里察汗布拉九十里呼都克貝爾八十里賽胡

同五十里西尼烏蘇七十里紅土門七十里甲高胡圖

六十里小托雷六十里干善莫多 又名紅神爾南 八十

里庫林匝布 又名夾 一百三十里甲會七十里俄農鄂

博四十里明安子山 一名哈勒金達坂 七十里哈拉迭

里六十里札木善丹 在阿濟鄂 四十里明岡 又名哈 六

十里柳樹泉五十里乾湖子九十里老爺廟向西南一

口二十里炭窰上九十里三塘湖西南距鎮西行八

十里天生川七十里白墩子六十里專金七十里鍋底

山六十里蔡子地七十里鄂龍吉九十里黑山頭九十

里芟芟湖九十里三箇莊八十五里新疆古城子即奇

距歸化城四十里七百三十五里

十九日寅由王胡鎮西南行 十里郭郭 十里南谷郭

十里張慶鋪有佛廟頗華整有明正德 十里永康鎮

十五里界牌徐溝 十三里徐溝縣城外飯知縣事歷城賈

少穆成霖兼攝祁縣今日赴祁接印 徐溝春秋晉塗水

辛卯侍行記卷二

辛卯侍行記卷二

今縣南二十里今縣南二十里 梗陽西北五十里 漢晉屬榆次隋於梗陽置清

源縣金於縣屬徐溝鎮置徐溝縣歷元明均屬太原乾隆

二十八年廢清源縣入焉徐溝古稱涂溝大涂出榆次東

小涂出榆次東南 經流其地後謫涂為徐城內有同戈

驛洞渦自榆次合 之譌也縣南有達河南懷慶府 飯後西

行 十里高花郭 十里堯城舊稱姚城有堯廟俗傳堯

自涿鹿徙此 十里羅郭徐 八里左東鋪祁 八里賈令鎮

市廛極盛昔賈辛為祁大夫民德之因名 十里沙河鋪

即賈令河也 八里祁縣賈令 城外有温嶠故里碑志稱城

為身犯 進北門住行館計行一百三十二里知縣事馬棧

材存樸調署文水 祁縣春秋祁奚食邑元和志祁縣開

慕東南八里有古祁城以近昭餘祁藪今縣東 得名漢志

有昭餘祁水經注祁城在祁縣西元和志在介漢始

道祁縣屬太原郡今太原縣也在徐溝北四十里帝克夏

禹始都之成王封叔虞於此為唐侯子燹改為晉而太

太原太夏太城晉陽太原六名實一地此徐堅初學記之

其說也今本元和志晉太原大實一地此徐堅初學記之

左傳杜解晉陽六名實一地此馬氏通考之說也顧亭林

在翼城西堯裔所封成王滅唐封大叔北距晉陽七百餘

里即後世遷國亦遠不相及況霍山以北皆戎狄悼公以

後始開縣邑史記叔虞封唐在河汾之東翼城正在二水

東晉陽在汾西疑唐叔之封至侯緡之滅並在翼又肇城

記言穆侯時晉境未至介休閻氏潛邱割記辨之無甚精

意不足以折服顧氏全謝山經史問答曰括地志唐城有

二一在晉陽北二里是太原之唐城一在翼城西二十里

是平陽之唐城史記唐叔封河汾之東則常在平陽張守

節亦主此說若太原則在河汾西矣故亭林疑在翼也但

翼之改晉以晉水自在太原詩請明日穆侯遷絳則史記

河汾之東未可信而平陽亦有唐城者蓋既遷之後不

其故而築之如後之故絳新絳耳至於晉自唐叔以後

侯以前年數且不可考其中必累遷而至翼必非一徙而

相去七百餘里也亭林於括地志唐城引其一遺其一稍

辛卯侍行記卷二

辛卯侍行記卷二

二十日卯出祁縣西門 十里高城鋪志稱晉都邑左傳

箕都余按是時晉都絳秦師安能越過 十里鄭家鋪 十

里洪善郭平 十里仁內鋪 十里平遙縣洪善 進下東門

城東有惠濟橋橋左道院豐碑文甚奇有云始而此吸瑟

人笑之既而為置剛人領之不著書撰人姓名碑陰有劉

漢題康熙壬戌橋二里憩於行館介休縣吳大令兼攝平

陽傳真山操并書

遼事午往城東電局寄信城內闌闌櫛比屋宇堅緻有坊
 題古陶勝境縣人雷文秦漢太原郡平陶縣故城在今文
 水縣西南北魏諱太武嫌名改平遙徙此唐以後屬汾州
 志稱堯初封陶即平遙保廉按堯年十三封於陶改國於
 唐十七踐帝位路陶今山東定陶縣說文陶丘有堯城堯
 濟陰郡定陶縣唐今直隸唐縣漢書地理志中山唐堯堯
 古陶堯所居唐書地理志中山唐堯堯
 王世紀張氏史記正或云在霍州孔氏唐風疏引臣瓚漢
 義劉昭郡國志並同霍州書音義唐今河東永安
 又云堯居唐東去堯十里水經汾堯為帝都太原晉陽後
 水注亦引之永安即堯今霍州也
 遷平陽康成詩譜或云堯以唐侯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
 陽詩譜正義引或云堯為天子都陶尚書序陸謂堯居平
 陽詩譜正義引或云堯為天子都陶尚書序陸謂堯居平

辛卯侍行記卷二

表

八

遙者不知何據蓋古帝所都不務觀美土階茅茨隨遇而
 安巡方所憩後人思慕德澤輒指為帝都云 平遙南城
 二門曰上東上西上東城北隅俗傳有尹吉甫將臺臺南
 即吉甫墓直隸南皮縣西三十城東七里漢京陵縣故址
 俗以為周伐獫狁所築京陵皆後人傳會也余按詩獫狁伐
 在雍州境獫狁侵至涇陽逼近京邑安得逐之於冀州太
 原乎後漢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逐戎於太原此太原明
 在畿西周語宜王料民於太原若冀州太原久屬晉國王
 何由料其民乎顧亭林郡國利病書以今固原州為伐獫
 狁之大原又謂大大二音本午後出上西門城西十二里
 殊朱子註詩誤以大為太云中都故城春
 秋晉西南行二十里永甯堡即橋頭都十里田堡介五
 里郝家堡統堡外行 三里張蘭鎮西門外住行館計行

九十里鎮係磚城市廛亞平遙古稱張難唐初太宗敗宋
 二十一日秋分 二十里義安邨有稻田邨南望見洪山
 縣志稱孤岐山即禹貢治梁及岐之岐非也保廉按偽孔
 雍州山蔡氏疑之而以離石之呂梁山為梁介休之孤岐
 為岐皆在冀州胡融明雖指駁之謂二山去河遠引曾啟
 曰壺口梁岐施功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冀州
 文肅地理今釋齊次風注疏考證均從之沈果堂尙書小
 疏復駁雖指申蔡說謂呂梁山孤岐去河雖遠龍門未開時
 河水東流遂受其患故治之也按蔡氏所云孤岐說者皆
 謂在今孝義縣西一名薛頴山宋熙甯中省孝義入介休
 故蔡氏云在介休今介休境實無孤岐又按崔述唐虞考
 信錄云梁岐果雍州山經必不載之冀州況雍之岐山與
 河何涉蔡傳駁之是也然取水經注之呂梁山當之在離石
 東北二百餘里距河遠矣況注自有雍州梁山與偽傳同
 而介休孤岐亦非河所經夫詩詠梁山云維禹甸之即禹
 貢之梁山明甚然則當在韓地其後韓滅於晉故爾雅左
 傳皆以梁山為晉山水經注謂即龍門者近之但不當又云

辛卯侍行記卷二

表

一

在河西焉翊耳蓋誤以陝西韓城縣為古韓國因謂梁山
 在河西不知詩云韓侯入觀則韓乃畿外諸侯左傳云秦
 伐晉涉河三敗及韓晉侯曰寇深矣則韓乃晉之近郊韓
 既在河東梁山安得在河西乎唯岐無可考然山多同名
 雍荆之荆梁山徐之蒙兩書於經烏得謂冀州不復有岐乎
 蓋二山跨河在雍冀界上阻塞河流又當在壺口之不利
 害不在雍故記於冀古今山名更易梁又崩頽五里湛泉
 難辨要之經傳具在不得以他地之山冒之也
 鎮 十五里東石門 三里漢郭林宗墓前有漢槐甚巨
 中抱享堂西列鄭谷口傅青主所募蔡中郎碑文兩石後
 郭太傅蔡邕曰吾為碑銘多矣 二里介休縣義崇進東門
 皆有懺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
 一里過介之推郭林宗合祠介左郭右廊下有明萬歷
 郭子章重募蔡伯喈分書碑縣令王稍西有文潞公祠飯
 正己刻石石側有子章題跋亦占雅
 於行館知縣事烏程吳年區介休春秋晉隨東及鄔

地東北左傳士彌 漢太原郡界休縣晉改介休屬西河國

北魏屬西河郡後周為介休郡隋廢 此據隋地志按元和

云周宣帝改為平昌縣隋開皇末 唐初曾置介州貞觀中

廢以縣屬汾州 志稱縣南有千畝原宣莊三十九年戰千

畝則千畝為精田當在畿內與晉之千畝為二地也 綿

山城東南二十五里南跨靈石西跨沁源午後行 二里

出西關 五里內封鋪 五里西石門 志稱縣西南十二

處按左傳史記無介推被焚之事後漢書周舉傳太原俗

以之推焚骸一月寒食顧氏左傳杜解補正曰之推既隱

求之不得未幾而死乃以田祿其子耳楚辭九章云思久

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明文公時之推已死史記云

環縣上山封之為介推田號 十里義棠鎮有虹霽橋跨汾

介山然則受田者何人乎 辛卯侍行記卷二

上自此左依綿山右沿汾水行徑隨嶂曲亦幽亦險 汾水

武南管涔山南流經太原府西南經汾 十里冷泉關 石

州霍州平陽絳州西至蒲州入於河 關今廢 二十里兩渡

雀鼠谷水經注稱數十里險隘者也 關今廢 二十里兩渡

鎮任店店屋以磚作楹圓而方其外無木柱堅不畏火謂

之樞密晉俗多此計行九十八里 鎮東綿山有介子廟多

禁人暮拓廟多山產邑人為之經理生息每年所入甚巨

專為香火費及春秋祭賽演戲之用有餘復買田此外難

水早賑費不能通融噫介推何人而以商賈之道待之鬼

神有知走避不遠矣日知錄曰冀城有綿山萬泉亦有介

山定公六年趙簡子逆宋樂祁飲之酒於縣上自宋如晉

不經介休則子推所隱不在介休靈石境內又左傳杜解

補正曰綿上又見襄十三 年定六年疑是近絳之地

二十二日發兩渡鎮西亦有橋跨汾上仍傍山循水行俯

視遠渚煙波縹渺 十里索洲鋪 二十里水頭鎮有小

水出綿山與地峪北入汾 一里靈石縣 瑞石 食於南關

古廟知縣事雲南李廉石延恩 靈石本介休境隋開皇

幸此得瑞石文曰大道永吉因置靈石縣 今石在城北呂

黑似古銅鐵字已磨滅石面東自水頭鎮折西行 屬介州

即見南有碑泐乾隆時知縣事虞文綬所作頌 屬介州

西河郡唐屬汾州元屬霍州 縣城其小門窄不能進車綿

峯石有禁室俗 十里坡底邨上坡寺嶽 十里韓信嶺古

傳晉錫樂盈處 十里坡底邨上坡寺嶽 十里韓信嶺古

名高壁宇文周建德五年齊師敗於晉州退守高壁周主

邕向高壁齊師遁隋仁壽末漢王諒遣其將趙子開據高

壁楊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兵潛入霍山緣崖而進馳

辛卯侍行記卷二

出子開之北子開大敗汾霍之間以高壁為重險焉嶺上

有韓侯墓俗傳漢高自代還經此吕后殺韓信送其首至

因葬焉說近傳會封此一抔土或可為千古驕將鑒 旁有

店鋪二十餘週一法國人華裝自陝甘 四里天險橋高跨

遊歷東旋山川夷險諒亦記之詳矣 四里天險橋高跨

深谷 一名郭有新修武廟及避雨之屋至此下坡 土石十

五里仁義驛 靈石 旁有行館 環驛皆山韓侯嶺之險亞

於四天門兩車折軸覓匠修理遣人以燈往二鼓始來計

行七十里

二十三日自仁義鎮南行 十里逍遙嶺紆迴而上 五

里老張灣 霍州界 五里白水邨仍緣山椒 十里師莊

十里周邨行土峽中多陡坡 二十里霍州北關鳳樓橋有鐵牛

而汾水猶荆州江 一里半飯於行館知州事德佩九德生

詩之九鐵牛歟 霍州周霍叔故國州西十晉滅之後為先且居封邑名

霍人及呂甥邑西而漢為河東郡龍縣後改永安魏晉屬

平陽郡隋改霍邑縣置汾州改呂州州廢屬臨汾郡唐屬

晉州宋屬平陽府金為霍州 一里半出南門望見霍山

在州東南三十里禹貢太岳今為中鎮南接岳陽趙城北

接靈石東接沁源唐虞及周均以太岳為中岳周禮冀州

地志稱間百詩曰詩崧高維嶽謂崧然而高者是四嶽非

以太室為嶽而名曰崧高也後人撰爾雅指崧高為中岳

史記從之漢武易太室曰崧高人遂忘太岳之實為中岳

矣詩正義高大曰崧又嵩與崇古字通崇山即嵩山見周

語注崔述唐虞考信錄史記封禪書以岱衡華恆嵩

為五岳按四岳惟岱見於經無可疑者華山大而道近或

當不誣若衡獨遠使諸侯涉數千里往會不近人情禹貢

以霍山為太岳春秋傳亦稱四岳為太岳則太岳似為四

岳之一北岳未必果恆山也增嵩為五岳尤為無據克典

但四岳春秋傳四嶽三塗陽城太室太室即嵩高則岳五

止四而嵩之非岳也明矣此蓋秦漢方士之所指日五

里壇底鎮過氾水厲王所奔又西皆升降山中元和志所

謂呂坂矣 十五里辛置鎮稍平 五里界牌霍州復治

水依山路曲如摺扇 十里入一土溝勢甚陡斜兩旁高

坡日已暝黑暗無所觀 五里出峽抵石橋蓋即霍子鎮

也縣役以火來 五里趙城縣進北門 二里住南關後

辛卯侍行記卷二

三

五

車尙遠雇人以燈往二鼓到齊計行一百一十里知趙城

縣事慈谿王子敬年丈輯熙 趙城周穆王封造父地為

趙氏之始春秋趙簡子邑漢屬龍縣唐分霍邑置趙城屬

晉州宋政和初以趙氏始封地改為慶祚軍金復曰趙城

元屬霍州州東有女媧墓按山東濟甯州山西永濟縣均

故冢墓不一歟今定有女媧墓或有媧氏國非一君

例祭女媧陵於趙城 二十四日雨自趙城南行 十里王開鋪 五里高低村

山徑窅隆名如其形過國士橋題豫讓遺跡趙城洪保廉

按史記刺客傳正義曰橋在晉陽縣東一里水經注太原

城東汾水上舊有梁青拜殞於梁下豫讓死於津側呂氏

辛卯侍行記卷二

三

五

春秋襄子遊囿中至於梁馬御不前使青拜往視豫讓佯

死青拜曰子行大事而我言之失友道子賊吾君而吾不

言失臣道乃自殺時襄子居晉陽其固不應遠在趙城則

豫讓所伏橋在太原明甚趙城太平及順德府之豫讓橋

皆屬傳會 五里苗邨有石坡東南為九箕山有峯如箕

者九霍山南支也 十里洪洞縣晉潤東關 一里住西

關行館計行三十一里署縣事甯波鄭介三景福 洪洞

周楊侯國東後為晉羊舌氏邑漢河東郡楊縣楊縣之楊

漢書楊雄傳揚魏晉屬平陽郡唐初改洪洞取縣北嶺名

在河汾之間 趙城以南皆於汾水旁引渠灌

入晉境後至洪洞始平坦 趙城以南皆於汾水旁引渠灌

田汾水之東則引霍山諸泉洪

洞頗沾其利丁丑大祿受害亦輕沿途
見農家以紅黃糞亦勤於穡事之證

二十五日甫入洪洞北門 一里出南門 一里瀾河橋

其南曰洪崖 九里左壁邨又南有泉陶墓舊有泉陶故

里坊誤也史記夏本紀正義引帝王紀曰泉陶生曲阜括

地志咎繇墓在壽州安豐南故六城東集解引皇覽曰泉

陶冢在廬江六縣唐安豐今安徽壽州西南晉六縣今六安州北地相接也新唐書宗

室世系表泉陶下數至唐諸世均與洪洞無涉又按班固

地理志秦之先曰柏益為舜朕虞曹大家列女傳注以伯

益為泉陶子說者多從之高誘呂氏春秋注康成詩譜陸德明音義孔穎達詩疏書疏張

守節秦本紀正顏師古云柏益一號伯驕王伯厚因學謂義那尚論語疏

辛卯侍行記卷二

三

柏驕非伯益金仁山通鑑謂伯益即柏驕非泉陶子閻百

詩四書釋地又續駁金說謂益驕一人即泉陶子言皆甚辯毛西

河經問辨其為二人皆非泉陶子引陳杞世家柏驕之後封為秦垂益

龍其後不夏本紀泉陶卒封其後於英六或諸說持論較

精崔東壁辨之尤確唐虞考信錄謂尚書孟子稱益未冠伯益

徒稱驕者左傳於列國最好湖其先世獨於秦無一語班

氏何所見而知柏驕之為益也禹之佐非一人虞之職亦

不止謂驕鳥獸泰本紀采之秦史未必不附會焉身人言

信耶否耶如何據此文而遂以柏驕為益以益為伯益也

若謂班氏不誤將朕虞亦果為官名乎禹為益子尚書春

秋傳大戴史記皆言之益果泉陶之子何以傳記絕無言

及者乎劉向列女傳尤為繼繆五歲佐禹必無此事况向

但言陶子何以見其當為泉陶之子朱子蔡氏知其妄故

不之采今反用議議人之無識何至於此又云庭堅非

國之祖一為泉陶一為庭堅夏本紀泉陶之後封於英六

不言其似六乃泉陶後乃庭堅之後正義因杜氏之說

遂謂英即夢恐未然也堯舜禹天子尚書皆稱名唐虞之

時未有字泉陶何以獨字典謨稱泉陶多矣從未有稱庭

堅者何所見而知 又按唐高祖為泉陶後人之後世為大

庭堅為泉陶乎 誰謂刑官無後耶刑期無刑泉陶之德溥

矣 十里楊曲鎮鎮南有孫曲稍西十里羊獬鋪有坊題

羊生獬處按王充論衡曰是應鯨鱓者一角之羊性知有

罪泉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淮南子注信如斯言泉

陶之智反不如羊乎 五里天井邨飯 五里韓邨韓武

子食邑汾邨西南溝上邨有丹朱墓直隸望都縣及彰德

十里高河春秋晉高粱也東望卧虎西望姑射 十里平

陽府倚郭臨汾縣建雄進北門 三里館於武廟旁廟極宏壯

計行六十四里署府事丹徒周石君天麟署縣事長沙李

若仙壽芝 平陽府堯舜所都夏亦為畿內周為晉地康

詩諸叔虞封唐子燮改晉成侯南徙曲沃穆侯徙絳孔氏

正義曰穆侯以後恆都絳昭侯以下又徙翼及曲沃武公

并晉復都於絳也又按景公去故絳遷新田杜注與莊二

十六年之絳為一邑未確曲沃今聞喜東北翼今翼城東

南三十五里絳今太平南二十五里當絳州之北新田今

曲沃南二里史記言武公始都晉國獻公始都絳者蓋武

公居絳仍舊貫獻 府東即晉平陽邑昭二十八年趙戰國

公始作新城也 分屬韓魏漢屬河東郡魏晉為平陽郡劉淵嗣後或

州北魏兼置東雍州後改唐州又 或郡 河北魏平陽隋初平

初平陽 或軍 五代梁定昌軍建甯 宋政和中改平陽府東

辛卯侍行記卷二

三

路元曰晉甯路明曰平陽府 臨汾縣漢魏晉迄後周均
 平陽縣隋改臨汾縣 始射山府西四十里其南支曰平山
 隋國經曰平山一名壺口尚書壺口治梁及岐即此地也
 今名姑射元志同 府志謂平水一名晉水誤也余
 按詩譜孔氏正義引臣瓚云唐國在永安皇甫諡云唐國
 在平陽而斷之曰此二說詩之唐國不在晉陽燬何須改
 為晉侯唐在晉陽是也蓋穎達確知晉水在晉陽故決言
 之又按漢地志晉陽詩唐國晉水所出平陽在平河之陽
 水經注汾水於晉陽受晉水於平陽合平水括地志新唐
 書地理志始謂平陽臨汾有晉水於平陽合平水括地志新唐
 原平陽互爭不已不知左傳定公十三年有晉陽為趙氏
 邑昭公二十八年有平陽為羊舌氏邑後屬魏氏二地皆
 以水得名相去甚遠安得云晉水在平陽乎倘平陽有晉
 水則顧亭林晉國始終在翼之說幾無疑義矣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曰叔虞封唐在今翼城蓋纂修諸臣
 未詳考耳江慎修春秋地理考實謂纂之說未知何據
 今因論晉水而謹訂之 府志城東七十里郭行里有帝
 堯陵保康按兩漢地志均謂堯陵在濟陰郡成陽縣裴駰

辛卯侍行記卷二

三

史記集解引呂氏春秋劉向皇覽皇甫謐諸說張氏史記
 正義引括地志諸說皆以成陽為是今山東濮州也裴駰
 晉人如堯陵在晉境何不一言及之歟今定例祭告堯陵
 於濮州而山東東平山西平陽各有堯陵皆不遺使祭告
 仍令有司致祭乾隆四十五年侍郎錢載奏稱堯陵應在
 平陽不應在濮州奉
 上諭該侍郎奏稱堯陵不章門下容浮說之謬夫呂不韋
 即無足取亦尚不可以人廢言況其門下容所著之書所
 謂懸之國門千金不能易一字者豈毫無足據乎其時去
 古未遠或尚有所承述今欲以數千年後虛揣之詞遽行
 翻駁有是理乎水經注稱成陽城西有堯陵者實道
 元當時所親見該侍郎轉據為辨證九屬自相矛盾
 二十六日發平陽武廟 二里出南門門內有碑題倉頡
 造字處志稱城西南趙邨有倉頡故宅保康按直隸南樂
 縣西亦有倉頡墓造書臺河南開封府東山東壽光縣西
 陝西白水縣北皆有倉頡墓路史謂倉頡葬衙縣利鄉亭

則白水是也 偽孔安國書序謂庖犧氏造書契司馬貞羅
 恆四體書勢曰黃帝之史沮誦倉頡曉彼鳥跡始作書契
 則黃帝時作書者不獨倉頡一人也余按易大傳以書契
 易結繩在黃帝堯舜氏作之後則書契當起於黃帝時然
 庖犧畫卦實為書契始基天地文明之運有開必先固不
 必指定某人在 志云府西南鄧子坡為伯道棄子處亦傳
 某處造字也
 會也 余按晉書鄧攸襄陵人石勒以攸為參軍置營中過
 弟早亡理不可絕我後當有子乃繫兒於樹而去後至江
 東仕至尚書無子級服喪三年據此則伯道棄子處明不
 在平 八里岔口 三里堯廟邨堯廟後寢殿堯堯及堯后
 像兩廡有稷契皋陶配位右為舜廟左為禹廟毀於兵方
 重修 大戴記帝繫篇堯舜禹稷契皆黃帝之後司馬遷皇
 王符潛夫論五德篇謂帝嚳為伏羲之後其後為后稷堯
 為神農之後舜為黃帝後禹為少昊後契為顓頊後少昊

辛卯侍行記卷二

三

顓頊不出於黃帝堯不出於嚳則可解同姓為婚之感
 歐陽文忠帝王世次圖序其略曰孔子於書斷自唐虞至
 於三皇五帝世次皆未嘗道以其遠而慎所不知也司馬
 遷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不量而慎所不知也司馬
 也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同出於黃帝堯下傳
 其四世孫舜舜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百歲稷契
 乃同父兄弟以其世次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
 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為文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
 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
 何其謬哉歐陽氏後序又云據諸說堯壽一百十六歲舜
 百十二歲禹百歲堯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一年八十六
 得舜試之二年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攝攝通三十年而
 堯崩服喪三年乃即位年五十七而崩崩禹服喪三年乃即位
 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喪三年乃即位
 在位十年崩是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推
 而上之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元孫生一歲矣舜居試
 構及在位通八十二年以禹壽百年推之即位及居舜喪
 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當舜攝試之
 初禹纔六歲舜為元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
 歲則諸家世次書數之說聖經所不著者皆不足信決矣

崔述上古考信錄春秋傳黃帝以雲紀炎帝以火紀其
工以水紀太皞以龍紀少皞以鳥紀自顓頊以來乃紀於
近夫自黃帝至顓頊中間四五代各有制作顓頊與
距黃帝遠矣烏得其美以至於高辛高陽氏子孫至
云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以至於高辛高陽氏子孫至
果如大戴所記堯舜之高祖昆弟安得亂倫之事且
使上古禮制未詳然堯舜皆聖人必不為亂倫之事且
告而聖數參差歐陽子已言之烏得謂堯舜禹同出黃帝
言其世數參差歐陽子已言之烏得謂堯舜禹同出黃帝
哉惟舜出於顓頊而禹出於黃帝也於陳言舜及於顓頊不
及黃帝則以顓頊為不出於黃帝也於陳言舜及於顓頊不
一祖固已誣矣然所稱黃帝之後十二姓有祁而無姚有
姬而無子如猶未以唐虞三代為皆出於黃帝也自楊墨
竝起孔子大言稱黃帝以求加於堯舜禹湯文武為黃帝子孫以
子誣孔子為老聃之弟子堯舜禹湯文武為黃帝子孫以
見儒者所推崇皆吾師之末流也大戴本戰國以後所撰
司馬氏崇黃老不足怪獨怪漢晉以降自命為聖人之徒
者不知凡幾皆以為實惟歐陽子不從邪說而宋以來編

辛卯侍行記卷二

三

古史者猶沿其謬尤可怪矣又唐虞考信錄曰大戴記
稷契帝堯帝舜皆帝嚳子不然也書稷契皆舜世授官
若稷果嚳元妃之子則學之崩稷少亦不下五十歲又歷
擊之九年堯之百載百六十歲矣契此時當不為百十
歲有是理乎堯兄弟有兩聖人不知用四岳不為堯舜
然後舉之尚何明之明而側陋之揚哉唐虞以前未有父
子相繼為天子者黃帝之子顓頊之子皆不繼堯舜
何以獨繼堯而帝傳云少皞之子即堯之子繼堯亦不
少皞氏不與堯與稷契非堯之子即堯之子繼堯亦不
也大戴云高辛聰明執中則亦賢聖之君乃其立後不於
稷之嫡又不於堯之聖獨取庶而不善之堯立之乎曰然
則堯何以有天下曰堯之聖固言之克明俊德九族既睦
百姓歸之厚所謂德而命於是也侯聚而為羣德又大
者深羣之長就而命於是也侯聚而為羣德又大
萬邦上古人情淳樸義風者為多不必盡藉先業於
是也農黃帝又何所藉而得天下哉使堯果傳之於父兄
則當世守之丹朱不肯廢而得天下也舜雖大聖如伊尹
之於太甲可也孟子曰子哈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
於子哈父兄之天下堯安得專之哉漢儒誤信戰國無

之說載之於史致王莽假以篡嬰實操假以篡獻即令嬰
獻果稱其臣亦不可受漢之天下非嬰獻所得專也使莽
操得託於禪讓者漢儒考古不詳有以致之也上古考
信錄史記帝堯立不善崩弟放勳立為帝堯帝工世紀小
變其說謂少皞在位八十年其後顓頊七十八年帝堯七
十年堯九年堯而致禪按國語少皞之衰九黎亂德顓
頂受之是顓頊與少皞不相及也高陽高辛氏至堯時已
數世是堯與二代之不相及也上帝王交會之間皆當有
數百歲如春秋之霸者然安得相繼為天子哉蓋說者
皆以後世例之誤以為相承不絕不知上古天子無禪讓
諸侯數百年後復有聖人出天下又歸之自唐虞夏商
子相繼而天下之局一變少康以後又歸之自唐虞夏商
泰漢以下則又大變學者知上古自上古虞夏自虞夏商
周自商周則經五里大韓鋪韓康子邑 七里鄰里邨
傳之文了然矣五里大韓鋪韓康子邑 七里鄰里邨
五里靈伯鋪西北距襄陵縣十里晉郤犇邑 郡國志晉武
此蓋其地漢河東郡襄陵縣 襄子墓因名魏晉屬平陽郡
近絳故云

辛卯侍行記卷二

三

十里張林鋪其北有辛店南有趙曲堡皆蕭索矣 十
里荆邨自此升坡東望箕山西帶汾水 十里史邨驛太
飯邨北有坊題巢由洗耳處志稱襄陵東南三十里三交
水一名巢溪又名穎水為巢父洗耳處旁有土阜名箕山
蓋史邨接襄陵故好事者建坊也 巢許事見莊子皇甫謐
係許山在洛州陽城則今河南登封縣也而近志禹州有
箕山許山在洛州陽城則今河南登封縣也而近志禹州有
東濮州東有箕山許山故居山西平陸東北有箕山清澗
洪洞縣九箕山有洗耳泉乘黿池遼州東有箕山許山
附會多矣唐虞以上君多賢聖勤苦亦百倍於後世體制
簡樸恐尚不如今之士司堯既年老以求賢自代為安許
由輩御而不受無非欲自得其樂在當時不足為異論者
昧於上古情形震驚乎後世帝王之尊榮遂以此事為大
奇試思巢茅茨土階之居相授而合宵旰憂勞於無窮誰

樂之乎後代英雄之動生觀過史邨後入山峽 十里閣
編者皆帝制之尊榮召之耳 坊題古義士橋閣店西距太平

縣三十里太平漢河東郡臨汾縣 故城在魏晉屬平陽郡

北魏析置泰平縣後齊以臨汾省入後周諱秦改曰太平

今縣 隋改平陽為臨汾而漢臨汾之名泯隋以後屬絳州

明屬平陽府 始射山在縣西十里蒙城驛曲小堡也喬山

下有蒙坑舊稱險道過文中子故里碑按王仲淹隋龍門

縣人今絳州河津縣也 中說十卷其子福郊福時所述是

王伯厚困學紀聞均言其妄宋 十里新店 十里高顯鎮

咸以為實無其人亦言之過當 堆水一名合水出

伏至此得平路住德盛店計行一百里 東陞山西

流入汾 辛卯侍行記卷二

二十七日晚發高顯 十里楊邨 十里郭馬鋪 十里

侯馬驛東距曲沃縣三十里知縣事天津高峻峰凌霄來

接憩於行館 驛西北十餘里翠金山有翠 曲沃縣即晉新

田 景公自絳遷此亦謂之絳故址在縣西南二里西三十

里志虎祁宮在平縣南六 漢屬河東絳縣晉為平陽郡

絳邑北魏析置曲沃縣屬正平郡隋以後屬絳州明屬平

陽府今之開高古曲沃也今之曲沃古新田也邑人李廷

鶴注曲沃邑今沃南十里有安鶴邨蓋一太子中丞奔

新城即曲沃今沃城有太子祠墓城北有太子濼開喜皆

無證二左傳新田土厚水深有汾滄以流其惡今滄在沃

南汾在沃西故通考以曲沃為晉都新田今開喜去汾滄

遠證三度懷記亦載之不知絳州志早駁之矣略謂史記

索隱國語韋昭注兩漢及晉地志皆以開喜為古曲沃新

田即漢之絳縣北魏始置曲沃非古曲沃也舊志亦曰晉

新田而李廷寶以今沃為古沃就其明者辨之其第三證

以證今沃即新田是也然既指為新田又欲證為古沃合

成一地則晉人當云復都曲沃何言遷於新田耶故都水

土晉人早知之何待獻子之言廷寶欲以通考之曲沃為

古沃失馬氏之意又自相矛盾他證亦類此無俟余之贅

也 知曲沃縣湘潭張和五作志以侯馬為新田縣西南

古城為曲沃今治為新城余按以侯馬為新田猶可也古

城在滄水旁與水經注所云晉曲沃在諫水旁者不符

舍古書而騰新說安得起晉大夫於九原以斷之耶 午

後出驛堡過滄水橋 明三原馬理撰孟姜女集序楚地禮

赴長城之役姜送寒衣經侯馬南滄河水漲巨 十里史店

濟手拍南崖而哭滄為之淺有手跡數十云 五里驛橋邨路復窄

五里隘口左倚絕巘右臨深谷 尺徑圯損架以樹枝而加土焉車行有成心 西為峽峭山

辛卯侍行記卷二 皆絳山之支絳山在縣南十餘里 五里出山峽行坦途

太行之支也縣南有紫金山產銅 五里黎園邨 喜堡額題禮元居民僅數家出堡即蘭德鎮

大殿之後無人煙矣 五里牌坊邨 俗稱兩 道右舊木坊

題裴晉公祠卻不見祠屋道左大石坊碑題宋豐公趙鼎

云云殆趙忠簡故居在此歟 五里問店 十里東鎮住

店計行八十里 鎮東北董澤驛賜董父秦龍左傳董澤之

水東遷秦龍城古秦龍氏之邑今本無此 語寰宇記秦龍城在臨縣西四十里

二十八日自東鎮西南行 五里川口 諫水經此夏 五里

馮家莊 十里儀張邨 即十 有碑泐郭璞讀書處 景純好
禱福反不免己身之禍世之偏信 十里問喜縣 諫川 入東
術家者盍思修身俟命之旨乎

門知縣事侯官陳藻丞景輝 聞喜即晉之曲沃今縣東二十里成侯自晉陽徙此今本漢書作武公自晉陽徙此者傳寫之誤孔氏詩請正義引此作成侯可證也後又徙絳徙翼昭侯封桓叔於曲沃武公滅晉後以此為下國亦曰新城秦為河東郡左邑之桐鄉漢武帝經此聞南

粵破置聞喜縣今屬絳州縣東五十里三嶺山南六十飯後出西門有橋題凍水關鍵水經注凍水逕左邑縣故城者也據此則曲沃在左邑故城而雋與曲沃新城為一孔氏正義以為雋與曲沃旁邑十里宋店十

里郭店南望雲際眾峯起伏皆中條也起蒲州雷首東接太行南抱芮城平陸北跨安邑臨晉袤五里夏縣界牌十五里水頭夏縣即凍水鎮南渡石橋過司馬溫公故里碑夏縣在鎮南三十

辛卯侍行記卷二

五

里禹都安邑故城在漢屬河東郡安邑縣北魏分置南安縣西北十五里

邑屬陝州河北郡後周改為夏縣其西仍為安邑今屬解州七十里稷王山俗傳后稷始播穀處下有蛇虎謂后稷始生棄此皆妄言也后稷生於部十里谷口有南

赴運城路謂郟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隘者也河東道兼管鹽務及解州州十里升坡為王范邨邨西有蔡倫墓碑後判均駐運城十里升坡為王范邨邨西有蔡倫墓碑後

漢官者傳倫桂陽人造意用樹皮麻頭敝布魚網為紙封龍亭侯注曰未陽縣北有蔡倫宅春紙曰龍亭今陝西洋縣也洋縣志稱城內有紙坊十里將軍廟有小市集一名街城東三十里有蔡倫墓十里將軍廟有小市集一名訊十里張邨十里北相驛一名相里鎮住店計行一百

二十里平鎮西距安邑縣三十里夏王畿也戰國初為魏都大梁秦置安邑縣為河東郡治北魏改曰北安邑為河

北郡治隋復故今屬解州或云禹都不在安邑洪順煊禹

禹禹遂即天子位世本言禹都陽城尚書序湯伐桀鳴條之桀自安邑東出太行涉河遂奔南巢孔穎達不知其詳

故曰疏云安邑有鳴條陌昆吾序昆吾在衛來安邑助桀南疑即禹陽城故都三十一一年商征夏克昆吾鳴條奔

奔三股商征三股戰於郟獲桀於焦門是桀由鳴條奔三股欲退保於尋故都蹤跡甚明終夏世未都安邑也皇甫謐謂禹都安邑書傳反與之合足見偽古文尚書出於皇甫謐之一證竹書禹元年居陽城今本反改作居冀以就

金鸞禹都考曰世言禹都安邑誤始於皇甫謐帝古文耶鄭道元僧水注因之近洪氏頤始於陽城諸侯去商均朝禹未詳竊疑禹都有二史記禹避於陽城諸侯去商均朝禹地志曰禹國是陽程為禹初封之國而陽城為禹都之證

辛卯侍行記卷二

四

也然定公四年祝佗謂唐叔封夏墟則禹都即唐國漢志云在晉陽今山西太原也康成詩譜云魏國舜禹所都之地魏近唐故云哀公六年傳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服虔謂堯居冀虞夏因之此皆禹都在河北之證但在晉陽不謂在安邑耳謂禹止都陽城何以解左氏及服虔之說乎此郡古文舜即位居冀四十九年居鳴條帝禹元年居冀此有脫誤當云帝即位居陽城至遷都晉陽乃書居冀也又考鳴條在陳西舜自河北遷河南禹自河南遷河北事相反而相類余按洪金二說謂安邑非禹都然康成詩譜魏國虞舜禹所都之地孔氏正義云境內有冀康成詩譜居其墟也魏今解州芮城縣東北距安邑一百二十里距晉陽一千里今魏謂魏近唐者非也康成蓋以安邑為禹都而魏近之耳正義引皇甫謐云禹都平陽或安邑史記夏本紀集解引論云禹都平陽或安邑或晉陽是論未嘗專指安邑竹書紀年太康居斟鄩帝相徙商邱又居斟灌左傳衛遷帝邱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則相又都帝邱也竹書又云少康遷原帝杼遷老邱帝廩居西河桀出斟鄩遷河南周書度邑篇武王曰吾將因有夏之居遂營洛邑括地志洛州鞏縣西南故郟城桀所居也路史太康為羿所距遷於陽夏然則陽城晉陽平陽安邑斟鄩斟灌

陽夏商邱帝邱原老邱西河南十三或云禹非顓頊裔地皆曾為夏都猶殷商之有十七遷乎

辛卯侍行記卷二

之不然堯授舜而舜授禹禹何不帝而王也哉曰舜不以天下授禹則聖不遠堯且將授之商均乎曰天下者

說以後世之時勢論之則常矣以此為聖人之心事則非也經傳多以堯舜並稱而禹常與皋陶稷契同舉禹之德

辛卯侍行記卷二

過之難厥祀遂於適非混淫暴而少康能布其德天下復歸於夏藉令少康僅中材或先有聖人出滅羿篡以安天

萬方豈但割夏邑而已乎又曰舍我積事而割正夏使榮
與湯有君臣之分商民何不以大義責之而但言舍積細
事乎商頌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是湯未伐桀時已
受諸侯之朝親湯果臣於桀安得晏然受之以桀之暴雖
無罪猶囚之况受諸侯之朝安能容之哉既力能囚湯豈
有聽其坐大而不問哉蓋三代封建與後世郡縣之法異
而夏當家天下之始又與商周不同孔甲既衰諸侯復叛
漳顧昆吾迭起夏之在天下若一大國然但一二小弱諸
侯畏其威耳是以湯之受球受共伐章伐顧安然無疑
桀亦聽之而不怪諸侯本不臣屬於桀也其說甚辯
陵在岡陽高三尺廣四十餘步贊以暨多古柏新志今定
例祭舜陵於湖南甯遠縣漢零陵郡營道縣也南有九疑
於九疑戴記檀弓篇謂舜葬蒼梧者漢書武帝紀注九疑
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也墨子舜葬南已之市御覽作南
紀呂氏春秋舜葬於紀沈約竹書注云舜所葬之鳴條蒼
梧在海州薛季宣曰蒼梧在海州近莒之紀城路史注紀
卽冀河東皮氏縣有冀而安邑舜陵亦令有司防護然孟
亭與鳴條安邑相近

辛卯侍行記卷二

聖

子云舜卒鳴條疑葬在北不在南韓文公黃陵廟碑司馬
非羅泌路史有舜冢辨其略曰帝紀言河中府有舜冢謂
葬蒼梧者自漢失之康成遂以鳴條爲南夷地疏矣蒼梧
在虞夏乃無人之境舜已禪位何復巡狩於要荒外乎當
考象封有庫故墓在始興其餘支庶封於巴陵上虞西域
池陽懷戎衡山長沙無錫故其墓或在江華或在巴陵上
虞也帝舜之墳在在右之蓋殊方異域爲墳土以致哀敬
九疑之陵或弟象所爲耳否則商均之也夫荒南經蒼梧
之野舜子叔均所葬九疑山記商均之陰後世或以商
均墓爲舜陵耶崔述唐虞考信錄堯典之記巡狩至四
岳而止蒼梧荒服舜不當遠涉於此孟子之說近是戴記
本多駁雜史記采之僞傳因而附會皆不足信蒲州府
志府東南蒼龍峪有舜陵及二妃墓或云蒼梧疑蒼龍之
訛舜南巡狩卽西巡朔巡而
歸如崩於蒼梧書何不言耶
二十九日由北相鎮西南行 十里喬陽邨安邑猗氏之
間多棗林赤實垂珠綠陰成幄平疇遠嶂偶露樹間 五

辛卯侍行記 卷二

里入猗氏縣境 十五里牛杜鎮飯郡志作油杜猗氏在鎮北
八里夏猗氏國也河圖括地象周郇國地後屬晉今縣西十五
里爲晉令狐見文公七年南二里爲王官文三年按元和志
又云在聞喜南十五里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同州澄城縣
蒲州猗氏縣皆有王官故城素伯濟河焚舟取王官則猗
氏是西北爲廬柳值二十年漢爲河東郡猗氏縣郡志嘉處瑕在
縣東 隋屬蒲州徙縣於今治 五里香樂鎮 十五里祁
任邨 五里水頭塘近涑水猗氏交界 十五里樊橋驛
住行館計行七十里平臨晉縣在驛西北十五里知縣事
休甯夏眉生慎大 臨晉縣周郇國後屬晉爲晉之解梁
漢以後屬河東解縣北魏分南解北解隋改桑泉今縣唐

辛卯侍行記卷二

聖

更臨晉屬蒲州按郇詩曹風郇伯勞之鄭箋云郇侯文王
傳祝鮀言文王之子惟曹爲伯僖公二十四年傳畢原鄆
郇杜注解縣西北有郇城漢晉解縣在今臨晉縣東南而
元和志云郇邑在猗氏西南四里者蓋猗氏與臨晉接壤
處也漢猗氏在今猗氏南二十里水經注涑水逕猗氏故
城北又西逕郇城郇城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
相公九年荀侯賈伯伐曲沃水經注古水出臨汾西北魏
以前臨汾縣今絳州東北境也又西南逕荀城荀與郇異
郇在今臨晉東北十五里荀在今絳州西十五里而陝西
三水縣爲漢之枸邑又郇縣唐初曾稱郇州或亦以爲郇
國 水經注涑水自解縣故城西南逕瑕城晉屠嘉邑也
顧亭林顧復初皆以臨晉之瑕爲郇瑕
氏地屠嘉所處乃河外之焦瑕在河南
三十日由樊橋西南行 相傳樊橋爲司空圖故里圖隱居
於十里椿陽鋪 十里七級鎮 十里古城屯承或云古
解梁也其南爲五姓湖 二里信昌鎮食於荒店民居稀

少堡東額題東信昌 度離記誤 古屯田之所信昌屯名也

屯官裴姓故土人呼為裴堡頭 通南成鄉縣有麻堡頭鄉 為西信昌兩處至今尚納

十里高市 十五里呂芝鎮 十五里寺坡底 山上普 塔

即坡底鎮 鎮東有土峽長里許出 住行館計行七十二

里鎮西五里即蒲州府倚郭永濟縣 河東 蒲州協烏驛芳

烏爾知府事靜海杜友坡崧年知縣事靜海崔子方同綏

蒲州府古蒲阪 即河曲府 舜都周為魏國地 故城在芮 城縣北

後屬晉秦漢魏晉為河東郡 均治 北魏兼置秦州嗣後或

州 後周隋唐初或郡 後周隋大業唐天 或軍 五代梁及宋 金 或府 唐開元乾元五代宋金 護國軍廣成 同 天德初元均河中府

辛卯侍行記卷二

望

國初因明制以蒲州屬平陽府雍正六年設蒲州府 永

濟縣漢以後曰蒲坂縣隋改河東縣始為郡治明廢

國朝雍正六年置永濟縣 舜都蒲阪或言平陽或言潘

潘上谷也 舜本紀集解 括地志潘今媯州 今直隸宣化 古 引皇甫謐云 府懷來縣

文潘作番讀若郡 漢地志注 與濮蒲聲相近或因濮蒲二 反

州有舜故事而訛傳於潘歟 歷山瀉洳在府東南百里

水經河水注河東郡南有歷山舜所耕瀉洳二水出焉又

輪輻東北有虞原原上道東有虞城所謂瀝於虞者也按

虞今府東南虞鄉縣孔氏書疏瀉水在虞鄉歷山西舜居

其旁括地志亦云在河東縣又云濮州越州媯州皆有歷

山舜井皆云舜所耕處未詳也保廉按歷瀉澤與地家

紛爭無定案之虞國在媯州境大舜墓親族擊斃泣于田

則耕稼陶漁之地不應越在他州若 陶城邨在府北三十

悻悻然遠適異國何能克諧以孝耶

里河濱 水經注蒲阪西北有陶城舜陶河濱處皇甫謐云 在濟陰定陶縣張守節云曹州濱河括地志河東

縣北即或云府北有諸馮邨 馮子舜生諸馮東夷之人也 馮岐注東方夷服之地焦里

舜都也 孟子正義曰青州諸城縣有馮山馮村若河東之虞本 堂孟子正義曰青州諸城縣有馮山馮村若河東之虞本

舜祖虞幕之封諸馮 馮舜稱後人稱祖籍標郡望耳保廉 按孟子之意諸馮距岐周千有餘里今蒲州至岐山七百

里古尺短約言之謂千餘里耳諸馮雖不能確知所在然

必不遠至青州海濱孟子所云東夷對岐周西夷而言猶

之陸賈新語謂大禹出於西羌文王生於東夷也國語以

虞幕於稷契左傳史趙曰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書曰虞

舜曰始於虞則瞽瞍為虞國之君舜為虞公子可知矣

瞽瞍欲殺舜立幼舜避於畎畝耕稼陶漁三年成都象稱

之曰都君而往入其宮是舜所居仍與虞近虞今蒲州虞

鄉縣諸馮疑在虞境若河南歸德府虞城縣乃禹封舜子

處括地志所云宋州虞城舜後所封也絳州志云垣曲縣

北六十里有替塚山相傳替塚葬處東北四十里有諸馮

山即舜所生其東為歷山保廉按垣曲東北接澤州之澤

澤墨子有舜漁澤澤之說則垣曲之諸馮山實非無稽垣

及漢澤蒲阪漢時並屬河東郡陶唐之世或為虞國東鄰

辛卯侍行記卷二

望

西去岐周適千餘里以此當舜生之諸馮較蒲州馮邨尤

為近似 史記舜黃州之人也正義曰蒲州河東縣又引 會稽舊記曰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邱舜所生也顯

野王以越州餘姚縣為舜後支庶所封舜姓姚故曰餘姚

縣西七十里有漢上虞故城按三代上稱河者皆黃河未

有以尋常小水為河者舜若為越之上虞人去黃河絕遠

安得陶於河濱則餘姚 中條在府東南十五里俗名筆架

上虞當從顧說為是

山委蛇而東抵安邑聞喜數異其名雷首山在府南三十

里大河之北 隋圖經歷山九名謂歷山首山薄山襄山甘 栗柴豬豬山獨頭陶山也括地志十一名雷

首中條歷山首陽薄山襄山甘 首陽山雷首之南阜在府

南偏東五十里有夷齊廟俗稱二賢祠土人訛為二仙猶

杜拾遺之為十姨也 按馬融注論語始以蒲阪首山為夷 齊陸倕處而史記伯夷列傳張守節

正義及前漢王貢傳顏師古注引夷齊所餓首陽有五處

皆斷在隴西王伯厚謂在蒲阪郡國利病書載楊恩首陽

山辯仍云在隴西閭百詩四書釋地從王氏說長洲宋朔
風四書釋地辯證徵引最博從范滂戴延之高誘阮籍
氏河水注諸說並僱師夷齊廟漢碑而斷夷齊所隱在河
南偃師縣西北之首陽山并證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誠
廉篇所言北至首陽一語謂是武王初但觀兵故夷齊隨
行東北至洛陽將渡河克殷諫而不聽遂不渡孟津而隱
首陽又大戴禮曾子制言夷齊死溝洫之間名成天下夫
二子者居河濟之間云云參攷諸說似以似師為長光緒
初元烏程施補華在左文襄幕中撰首陽山辯又斷在隴
西縣渭源隴西二邑間有前明夷齊廟址道士詣省募修
廟費還山即被盜殺廟仍未修二賢與日月爭光固不係
廟之有無也或曰蒲州之首山乃春秋晉靈輒餓處
述謂夷齊無扣馬諫伐紂事避紂故餓而歸於周論語但
言餓於首陽不言餓死於首陽蓋戰國時楊墨橫議常非
堯舜薄湯武以快其私毀堯則託諸許由毀禹則託諸子
高毀孔子則託諸老聃毀武王則託諸伯夷太史公尊黃
老好采異端雜說學者但
當信論孟不當信史記

九月朔壬戌自坡底西南行 五里澗頭溝 五里薛家

辛卯侍行記卷二

望

巖 七里韓楊鎮 店舖尚多 鎮東三里有橋無水為涼水

入河故道自河流西徙東岸淤壅洩水不暢平時農民引

以溉田雨多則泛溢為患 五里辛店 有街道 十五里上

源頭沿途多柿林旭日輕霜煇映有致 連日見南山若連

此為雷首北麓高岡平 八里常旺 七里隘河鎮 永飯俗

以隘河為舜所漁雷澤乃雷首之澤也 水經沁水注引墨

劬曰在潁澤縣西北今山西澤州陽城縣也康成謂兗州

澤在濟陰今山東濮州東南也郡國志引周處風土記謂

舜所漁在吳郡震澤今江蘇太湖也按此三地惟潁澤較

近於虞因學紀聞引尸子曰舜漁雷澤早則為耕者參洩

狩則為獵者表虎 陝西潼關協鎮額潼商道文同州府賀

潼關同知王諸公均渡河來 越境 十五里風陵渡 永白平

定州界牌至此行山西境一千四百二十八里劉昫舊唐

五行志樂史實宇記以風陵為女媧墓秦晉志乘皆從之

按馬氏通考濟州任城縣今山東 齊州趙城縣均有女媧

墓 見八月二日 風陵則史記作封陵 魏世家哀 水經注引戴

延之風地之說未言女媧塚 鄭氏謂風陵在潼關道北 或

曰黃帝臣風后所葬今路旁有風后廟 額題為帝 然解州

城內有風后墓則風陵亦傅會耳古時河曲有三關在蒲

坂西朝邑境者曰臨晉關 臣璣曰秦築高壘以臨晉國故

西南史記曹相國世家從漢王 一名蒲津關 方輿紀要謂

出臨晉關正義云即蒲津關 漢武元封六 唐蒲津

武帝紀無此文 在蒲坂西南者曰風陵關 唐聖恩 初置

辛卯侍行記卷二

望

關在朝邑西南宋大中祥符四年改蒲津曰大慶關則在

河東明萬曆初河徙齧蒲州城闢大慶關因在河西嗣後

河復西徙故關又在河東其地仍屬陝西朝邑主簿駐焉

大慶風陵今皆無城古有蒲津橋 秦本紀昭襄王五十年

橋也北魏大統中於蒲津造浮橋唐開 久廢陝西設風陵

元中兩岸各造鐵人鐵牛以維浮梁 渡巡檢主船政午刻登舟挽而西者數里然後放乎中流

順水而東漸偏於南 河水自朝邑之趙渡鎮挾渭洛而下

為城仰之彌高水經注潼 十里泊潼關北門外登岸 陝一

激關山一語深悉形勢矣 里住關內行館計行七十八里 內水程 潼關廳商為定國

路史國名紀商後在渭水南 周桃林西境秦為陽華 呂氏

郭氏述征記去潼關三十里

九載漢建安中始置潼關在今城東南隅晉隋皆因之隋大業初遷於今城東唐天授初分華陰置潼津縣始徙於後廢宋置臨潼四里今城軍治鄭金曰潼關元因之明設潼關衛萬曆中駐同知

國朝雍正四年改縣乾隆十二年改撫民廳屬同州府潼水即古渡水穴南垣入城出北門達河潼關志稱潼水發源於四川梓潼縣可笑衛志撰於康熙時迄未敘修潼關志南秦嶺諸山直接商州秦嶺懸崖疊嶂中仍多開道近關三十里曰禁嶺禁嶺設十二連城已久頗廢說者謂守關必兼守禁嶺蓋有鑒於黃巢李闢陷關皆由禁嶺故也按同治五年捻逆張總愚由關西官斯時潼關無恙而西同各屬均被騷擾稽之於古秦晉交兵則出臨晉漢高入秦則由武關守全局者自不當專顧一隅

潼關歧路 自關南至龍駒寨山路三百二十里分八站秦嶺嶺黑

辛卯侍行記卷二

吳

章鋪紙房溝柴峪溝雒南照樹溝遊方坪蒼龍嶺龍駒

寨在商州東南由寨東南至河南荆子關水次二百八

十里分七站華王廟武關試馬寨黨家店青山小嶺關

商南縣南荆子關以上每站四十里恩施饒公子維前

七十里知同州府時籌荒政每站設一局各雇役百名負米五斗重七十斤日

行四十里遞相轉送山間尚可行騾每騾二百斤

自武關東南行四十里清油河五十里商南縣四十里

青山九十里胡郵南八十里浙川廳九十里章散集北

九十里樊城距武關四百八十里自浙川南行九十

路六十里火龍觀六十里均州又浙川小自龍駒寨舟行順丹

水而東南七十里湘子灘六十里竹林關山陽縣東一

七十里江西溝即武關河四十里清油河俗呼撥油河

八十里鈞金崖商州東南四十里荆子關河南界自龍駒

時十里教灘一灘散曲尋丈之外高下迥殊石如劔

奔流若沸舟以絳行水淺易膠夏秋間雨多灘漲舟路

淹沒商艘樂行之惟宜避夏秋盛漲之時今年家君

捐銀五百兩知商州事李素龍駒寨收稅委員馬紹訓

茶商朱昌琳合捐銀五百餘兩擊險灘四削巨石十九

修絳路三千五百一十二里浙川廳山連河寬一百二

十里李官橋漢鄂交界六十里小江口自此入漢水逆

陽至陝西興安府僅通順漢水東南六十里老河口光

小舟較龍駒寨路尤險呼襄河夏日漲難行一百八十里樊城其南即襄陽

呼襄河夏日漲難行一百八十里樊城其南即襄陽

白二河可以小舟達河南之南陽府宋李忠定論天

下形勝在襄陽又云襄鄧皆可臨幸陸桴亭謂都襄陽

辛卯侍行記卷二

有七便余按不得已而讓陪都擇南陽襄陽安陸之間

據江漢上游可出戰艦較關中不通舟楫者逆勝數倍

巡幸由運河達江較一百三十里宜城縣二百三十里

之道陸亦稍便也

安陸府二百里沙洋鎮荆門三十里多寶灣京山一百

十里澤口縣北一百九十里仙桃鎮沔陽一百九十里

漢川縣一百八十里漢口鎮距龍駒寨二十

九月初二日寅自潼關西行六里滿城鋪華雍正初建

城乾隆初撤五里楊橋鋪南有金盆原泥泉水出焉水

注渭水又東逕定城北又東泥泉注之則定城在泥泉之西十里泉店鋪東南為瑞都

原靈應泉出焉分三十六渠溉田北入渭十里楊化鋪

其南有朝陽山有蒲谷山蒲谷水出焉即水經之沙以上

均循華山東麓行白雲逢淨翠岫巖嶙望見仙掌甚顯

五里華岳廟飯中庸載華嶽而不重閭百詩四書釋地曰

華與嶽為二山下故對以二水嶽即禹貢之岍國語名西

吳管子作西虞前漢志名吳山後漢志名吳嶽鳳翔府隴州南今制

為西周禮豫州山鎮曰華胡肅明曰杜氏謂其雍州山鎮

曰嶽爾雅河南華河西嶽皆並配對舉則中庸可知矣餘

邵二雲爾雅正義棲霞郝蘭泉爾雅義疏別華嶽尤為詳博四里過東平橋下為大入

華陰縣東門潼津華陰始見禹貢周為畿內後屬晉戰國

為魏之陰晉縣東南秦惠文王改甯秦漢曰華陰縣屬京

屬宏北魏置華山郡隋屬京兆唐武后時更名仙掌神龍

辛卯侍行記卷二

五

初復故唐以後均屬華州

國朝雍正十三年改屬同州府明萬曆迄今一里出西門

過駐馬橋下為西河即長澗水出蓮峰水簾洞掛瀑行

人至此左顧華山駐馬流連焉 十里長城橋下為車水

經注渭水又東合黃酸之水又東逕平舒城長城之北今

長城鋪西有頁橋跨黃酸水水出獲谷有仄徑南通商維

十里新莊鋪有良餘水南出良餘之山 五里班家莊

志云有漢定遠侯班君河南府志云班君墓在邙山五里敷水鎮南

有大敷谷稍西曰慈谷鄭氏曰渭水又東敷水注之北逕

告平城東武王伐紂告太平於此 十五里分界鋪華陰

南有方山三甲山北有臺頭康熙時楊樹滋居此築室

其東為慈谷水方山水所經水不常流潦則兼受華州構

峪之水 五里柳子鋪東有迎仙橋下為構峪河出西南

南下陽川 東合方山河府志以為古沈水鋪西南曰柳子

坡曰鳳居岡或稱伏氣岡 五里蓮花池宋熙甯時少華

山崩歷民居六社澗水潰湧成潭俗呼移山潭其上曰半

猶虎峪東曰白崖峪其下曰石子坡巨石如獅象

潭水北出為蓮花池後人建寺焉亦曰蓮花寺 五里羅

文鋪其東為下石灘多頑石間有平地成畦秔稻夾衝鋪

南對少華正峰其麓東溪水有黨氏邨水莊風景殊常明

郭宗昌別墅曰祉園擅茂林 羅文河出小敷峪北流入渭

辛卯侍行記卷二

五

八里太平橋下為潭峪水一稱太平河北注渭俗傳陳

希夷至此聞宋太祖為帝有天下太平之語因名 二里

華州華山進舊城東門鎮西行折南一里進新城北門

拱住行館穆棣計行一百十二里華州陶唐氏之華封

夏為蕃邑水經注渭水東逕穆都城北故蕃邑殷契所居

曰契始封商在太華之陽皇甫謐曰在鄭西丹水注魯連子

為上洛商縣蓋今華州商州皆古商國也 周為畿內咸

林宣王封鄭桓公於此武公從平王東遷以此為古鄭

東北二十春秋為晉河外棧林秦武公置鄭縣州志云州

里小師析置武城縣文八年秦伐晉取武城括漢因之鄭

屬京兆武城屬左馮翊後漢廢武城魏晉均為京兆鄭縣

北魏屬華山郡於縣境置東雍州西魏改東雍為華州西
二十五隋初郡廢州存始移鄭煬帝廢州鄭屬京兆唐復
華州州西北之小張邨為唐州城余按新唐書地理志鄭縣
西南二十三里有利俗渠引喬谷水東南十五里有羅文
渠則唐故城在羅文之西非小張邨地矣元和志古鄭城
在唐州城西北三里興元初築兼置華陰郡鎮國軍宋同
羅城包古鄭於內與州志大異兼置華陰郡鎮國軍宋同
復改鎮潼軍元曰華州廢鄭縣明因之

國朝雍正三年升直隸州十三年改散州屬同州府在
阜上舊城明嘉靖中因唐城修建周七里有奇屈其北垣
形如凹字髮匪同匪亂後民居稀少同治七年於舊城東
南開築新城周四里一分城南曰南溪細流入城溪旁舊
多園亭上為少華西支古名馬嶺山今曰太平嶺曰飛來
峰曰五龍山曰栲栳山山後有間道距城七十里為
青岡坪坪南十里羽坪又十里五勝溝達雒南縣境

辛卯侍行記卷二

書

初三日寅發華州出新西門 二里舊西關 路南有鄭十
里石橋鋪橋南石隄峪水北流曰五港河合赤隄峪水出

橋下北經沈陽橋入渭水經注所謂東石橋水一稱沈水
者也 鋪東南有西溪出南山二渠並導會於羅家邨東北
入太平河西溪旁為唐時遊春亭故地杜子美為華
州司勳嘗遊此後 十里白泉鋪 西南有郭市俗 五里遇仙
人名為小曲江 傳隋唐舊城

河水出橋峪金堆峪二源並導北合於會同坊東北逕遇
仙橋小張邨至魏家莊入渭水經注所稱西石橋水也俗
訛稱仙石橋轉訛為遇仙橋會同坊元中統時坊名後人
訛曰會東方邨州志遂謂邨有東方朔墓 按山東陵縣又
謂朔常遊此因名河與橋曰遇仙云 會同坊之南曰龍王

有大明高店瓜坡三鎮皆在 五里赤水鎮赤水九源在渭
南者四在華州者五出水之山曰箭谷曰牛耳峪曰澗峪
曰李峪眾澗競流以次相入匯於聖山之西北逕赤水鎮
又北六里入渭 箭谷諸水即水經注竹山竹水大赤小赤
江邨山水並秀赤水遇仙諸河多沙易淤渭北荒地悉廢
極憂泛濫劉城續華州志云宜徙山農於渭北荒地悉廢
山田合草木繁行則沙 十三里新安鋪 南即程家塘有東
不順澗而下洶篤論也

陽橋跨東陽谷水上鄭注云南出廣鄉原北入渭 原南曰
其東即箭峪西為元象山 五里西陽橋跨西陽谷水上水
一名例歐峪王子年隱處 二里明光橋 志云北魏置南
北入渭 橋南曰三娘坡又南 二里明光橋 志云北魏置南
有明光峪水 其南為龍尾坡 三里渭南縣東門 豐源 一里

辛卯侍行記卷二

書

憩於人和街行館渭南漢京兆尹之新豐下邳 晉屬焉翊
屬華州元廢志云縣北五十里為隋以後之下邳城而秦
漢之下邳在其東南三十五里余按水經注渭水東合首
水又東得西陽水東陽水又東逕下邳故 左馮翊之蓮勺
城南是漢下邳城在東陽水之東北也

地志云故城在今縣東北七十里來化鎮余按水經注白
渠渠居陵城北蓮勺城南又東注金氏陵東南入渭是
蓮勺在金氏陵西北若來化 符秦始置渭南縣 今城北 屬京
鎮則在金氏陵東北矣

兆郡隋廢蓮勺柴周以渭南屬華州宋金元同明屬西安
府渭水在縣北數里自臨潼之零口入境東至赤水抵華
州州界長六十餘里冬春水澗約寬百餘丈深丈餘夏秋
盛漲深各四倍縣 飯後西行 一里出襟澗門度萬里
南有神川原鳳皇山 橋 渭水古首水元和志作會出石鼓山西北流與武渠小
橋 嶺羊嶺皆嶺諸水合經城西入渭長七十餘里兩旁卉
木交蔭人煙環匝邑人謂之小江南然渭水春冬則涓涓
細流夏秋則澎湃洶湧較之姑蘇澤國平波緩瀟終歲盈

益者過十里廣慧寺塘即胡郵鋪其南有羅家坡有嚴峪不侔也志云嚴子陵隱於此誤

也五里仰天坡坡在南 五里杜化鋪有杜化水 五里

成店坡 五里零陽鋪 五里零口塘 五里零口鎮

北魏徙新豐於零水西在今唐武后置鴻州大足初廢水

經注洽水歷陰盤新豐二原開北注渭今零口北岸為石

俗稱交口渡又北有交十里戲河鋪水經注戲水出驪山

馮公谷太平御覽引水東北巡驪戎城東又北注渭國語

幽王滅於戲今縣東北二十五里席郵有幽王墓兩京道

里記王與褒姒遊於此故名戲按路史炎帝後姜姓之國

曰戲則不因幽王名也前漢書陳涉將周章入關至戲秦將章邯破之十里新豐

辛卯侍行記卷二

鎮北周徙新豐縣於此有新豐原長三十餘里一名青原

新豐河出入里坡即市谷水一名玉橋河北經鴻門堡入

渭 十里陰盤鋪有陰盤水今名沙河即鄠注之魚池水

北遷新豐故城東北入渭按始漢新豐故城在今陰盤河

西成陽坡北後漢徙安定之陰盤縣寄治焉鄠注新豐故

城東三里右坂長二里塹原通道謂之鴻門長安志即廷尉阿李廣處

又按北魏陰盤縣在今縣東四十里馬厓鎮西北司馬郵

魏孝明帝孝昌三年雍州刺史蕭寶夤攻殺關右大使鄠

道元於陰盤驛仁和趙一清曰道元大帥無虧其持法嚴峻亦山救弊扶衰魏收列之酷吏傳或素

與嫌怨才名 七里三里橋有風王谷水西北入渭 三里

過臨水一名石進臨潼縣東北門新豐一里出南門 一

里過大地陽春坊至驪山任環園計行一百三十九里西

協鎮及知府以下 臨潼縣古麗國太平御覽引後魏風土

來接者數十人 是三皇舊居路史女媧氏繼興故城在秦驪邑漢

於麗余按女媧未必是女子 周麗戎秦獻公自雍徙都

京兆之新豐及馮翊之櫟陽萬年縣地櫟陽漢高祖始亦

都之後析置萬年縣並治焉東漢省櫟陽入萬年唐改萬

年為櫟陽元廢入臨潼今縣北五十里櫟陽鎮為隋唐故

城又北十二里有萬年屯又東北七里有閣後漢增陰盤

良鎮其南里許為萬年鎮皆傳為漢故城云 寄治新豐北周廢陰盤唐析新豐置會昌今後以新豐省

辛卯侍行記卷二

入改曰昭應屬京兆宋改臨潼元屬奉元路明屬西安府

三秦記始皇作關道至驪山八十里人行橋上車行

橋下杜牧之云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者也

初四日雨登樓縱眺烟景蒼茫不啻米襄陽畫幘已刻冒

雨行泥濘 一里入臨潼南門華一里出西門永過潼水

即湯泉水北流合臨水入渭渭自奉政原東入臨潼界東

里 二里二里橋有石澗河 五里七里橋有水碓河出磴

子谷北入渭 三里斜口鎮有韓峪水北入渭 五里地

審子自此西至灊水皆曰銅人原秦阿房十二銅人董卓

其三於洛陽重不可致置之灊上或云在地審都因名銅

人原石虎移置鄴宮荷堅又徙之長安毀其二其一未至

適符堅亂陝西南行 五里邵平店咸五里豁口郵有洪

慶河出臨潼西流經東林坡趙莊至豁口又西入灊 五

里灊橋屈計行蹤七度此橋矣食於行館灊水出藍田牧

護關水經注云灞水出藍田谷西北合銅谷水朝谷水涇水又北逕藍田縣又左合澆水歷白鹿原東故芷陽也漢文帝葬其上又北長水注之又北逕枳道灞橋入渭漢灞橋在今橋西北十餘里北辰社內隋初置南橋即元明灞橋也今橋道光時重建又非隋唐舊地矣宋韓繼修灞橋石以應之省志云漢灞橋在城東二十里則當長水入灞之南與水經注不合灞水以西皆唐禁苑地宋人猶呼灞東曰苑東鄉 十里澆橋按漢之澆水為今藍田之朝川水經注澆水入灞在白鹿原東今白鹿原南起黃山在藍田縣南北終霸陵長六十里原東入灞之水止有朝川耳朝川首尾在藍田是古澆水與今咸甯縣無涉今澆水即荆谿水乃

辛卯侍行記卷二

辛

漢之長水也水經注長水西北流謂之荆谿合狗枷川水上承斫榮谷苦谷水今名柘坡峪水苦峪水石門谷水今名湯谿水北注荆谿又北入灞俗謂之澆水非也是鄭氏明言長水之非澆史記封禪書云霸產長水澆滂涇渭則長與產本不相混自地形志以山北縣苦谷為澆水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以荆谿為澆澆之真流遂晦唐人競稱為朝川莫知其為真澆荆谿既訛為澆水今人復於岸側建朝川勝景坊是又令荆谿冒朝川之名輾轉滋誤益難究詰荆谿水由橋下北流經沙谷堆西務莊南入灞水橋西為十里鋪鋪迤南東臨荆谿水有高阜即唐禁苑內望春臺故址十里鋪西北為朝耳朵社元世祖封其子忙阿剌

為安西王築城曰同治五年臘月捻匪張總愚由藍田趨幹耳朱即今社也 西安官軍自新豐躡之大敗於十里坡湘果一軍陣亡總兵蕭德揚以下三千餘人今坡上有昭忠祠詢之身親是多用長矛官軍半用鳥鎗是日大雪火繩不燃賊黨萬矛環刺遂致大挫明年四月湘軍劉忠壯蜀軍黃鼎與張逆遇於同州府北之漢都城營亘二十里時官兵多用洋鎗劉忠壯乃令發鎗良久烟散不見有賊蓋前者仆而後者奔矣是日少勝多洋鎗之力也戈矛不如鳥鎗鳥鎗不如洋鎗洋鎗之前膛不如後膛有烟不如無烟探法之舊式不如新式迂誇者指新式為西法不屑學步而不知舊式鳥鎗之仍非中法也噫西法豈徒恃鎗砲哉其將升均道知各國輿地水陸兵法不缺額不侵餉不廢弛不侈然自足今中國將弁藐視西人而不知己之齒 六里金花落道莽滅裂駭情欺飾被西人竊笑也久矣 許南里 即唐南內興慶宮東之金花落為衛士所居其東南

辛卯侍行記卷二

癸

隅即春明門故地唐京城東門三中日春金花落邨南有龍首渠白鳴嶺社分荆谿水西北流經黃渠元興韓森社折西經東關入城濠環城而西出舊有支流入城今二里陝省東郭門迤北近唐之通化門迤南八家巷南南日五龍壇龍堂又西南日勤政務有景龍池唐興慶殿東之龍池也池本樓花萼相輝樓故址無可訪矣撫標弁勇出迎 家君詣官廳鹿撫院暨都統司道諸公行請 聖安禮從者先行過山西會館折南經中大街西大街 三里東門大街故唐景風街崇仁坊也唐皇城東垣二門南日景風北日延喜西行過滿城唐皇城之東偏及延喜北有校場前明秦王府址四里鐘樓省城之中稍偏南即滿城西南隅之門鐘樓稍西布政使署即唐尚書省為承折南行南大街唐安上門街也唐天門街東第四橫街也折南行南大街 皇城南門三中日

朱雀左曰安上右曰含光今一里半折西為湘子廟街唐
省城南門為唐安上門地
常寺地承天門街半里住浙江會館計行五十九里廟街
東第七橫街也
之東即府學街為唐太廟地府學旁即碑林經始於宋龍
圖學士曰大忠府學西即關中書院講堂之後即仁在堂
保康幼時從吳江陳思然先生授讀仁在堂諸集竊以為
刻不公第作行遠而西安府古雍州城周王畿文王自畢
不行近有如此者
文豐在京北杜陵西南故址在今城西南四十里馮集厥
南接鄠縣界故杜預左傳注謂在鄠縣東顏師古漢地志
注謂在長安西北靈臺鄉其北字係傳寫之訛武王遷鎬
詩疏引帝王世紀篇亦在長安西南水經注漢武穿昆明
池於是地其構濬接昆明池在今斗門版圖鎬都北高
陽原西地屬田許版圖城西三十餘里湖為平陸潘岳關
中記昆明有靈沼神池堯理水秦內史獻公自雍徙櫟陽
訖停舟此池蓋堯時本有池也
今臨潼北孝公作咸漢為京兆尹高帝七年自櫟陽
陽始皇都之置內史漢為京兆尹陽徙都長安晉愍帝
自洛

辛卯侍行記卷二

李

陽徙都京北前趙劉曜後趙石勒西魏孝武自宇文周隋
前秦苻氏後秦姚氏均據長安
唐相繼都之唐肅宗改上都昭宗東遷降為佑國軍五
代梁改大安府承平軍宋為京兆府承興軍元曰安西路
改奉元路行省明改西安府長安縣倚郭治府西
偏夏毫邑湯所居史記六國表湯起於毫徐廣曰京兆杜
陵之毫乃毫本字若河南之毫則管子墨子荀子尚書大
傳俱作薄惟孟子借作毫秦本紀謂公三年與毫戰毫王
奔戎遂滅湯杜是毫在杜西當今長安界古人遷都輒用
舊名契居番在華州後世蓋徙長安而番音轉為毫歟今
本水經渭水注又訛番為蕃要之毫在雍州殷周豐
之毫在豫州又按殷有三毫馮景解存集攷之頗悉周豐
鎬秦杜縣之長安鄉漢置長安縣咸寧縣倚郭治府東
偏周杜伯國今城南十五里姜邨版地左傳唐杜秦杜縣
氏杜預注成王滅唐邊之杜為杜伯

芷陽縣城東二十里漢杜陵縣故杜霸陵縣故芷晉曰杜陵
霸城後魏改杜後周均廢置萬年縣今城西北長隋改大
興唐復萬年治街東街起皇城南垣朱雀門南抵京城明
德門長九里有奇今城南二里小天寶七載改咸甯漢
雁塔即唐朱雀街東之薦福寺也
惠帝築長安城東西十三里周六十五里為斗形今長安
西北十隋初遷都龍首川營大興城唐因隋舊屢加修築
宮城東西四里南北二里半在今城北關南即皇城東西
五里南北三里面依唐皇城南為京城東西十八里南北
十五里今南關外及城昭宗東遷長安遂墟天祐初韓建
去宮城及郭城重修皇城拓其東垣如今城之形宋以來

辛卯侍行記卷二

李

皆因而修之戊子陝西鄉試主考官周二君於策問中謂
貧凋傲殊甚南山各府庶民少而客民多良莠不一伏
莽難清西同鳳三郡較為繁庶惟習俗近儒十民五惠與
國風秦俗強悍之說迴殊省城同純逾萬西接隴古羣回
充斥若輩不啻豕肉不沾煙瘴故生齒日繁漢民材力既
不及同民吟域之見又不肯釋然斂怨積仇亂萌隱伏此
人事之難也關中越在西北大河急湍不便行舟東抵汴
梁東南出丹淅皆須十餘日其他尤慮灃南古稱陸海今
程瀟瀟無事艱於輪軸有事艱於策應南山古稱陸海今
則林木告罄倘營宮殿無所取材此地利之難也三百餘
來形勢趨重江海樞紐要地莫若燕京運河以指兗徐
浮樓船以臨閩粵呼吸靈通地似偏而實不偏關中王氣
索然當漢唐時江海之利未盡闢豪傑悉聚關中以西北
制東南綽然有餘近世澤國利便見聞廣博西北購書觀
耳目隘以鈍駁未易就範此古今情勢之不同也歐美
各國皆用海以強俄舊都莫斯科據全俄之中以其限於
大陸也遷波羅的海以強俄舊都莫斯科據全俄之中以其
岸求海船得抵城陰為快輪帆所窮濟以鐵軌四洲通
都巨邑罕有距江海至十程以外者離水愈遠其勢愈弱

我所患在艱於更張非地利之咎枕榆閣扼渤海而都借
 強鄰為磨厲庶有欲罷不能之勢論者動欲遷避示人以
 畏海即示人以不求自強若匿跡華山之西塞聽蔽明苟
 安愈甚寇能越三萬里而窺燕獨畏自燕至秦之二千
 餘里乎況官民俱窮人心思亂萬乘遠行慮從釋驛竊恐
 乘輿一動枝節百出矣泥古者蓋思之 光緒丁丑關隴
 晉豫同時大旱而關中以同州為最畝地值三百錢華屋
 莫售撤作柴薪動不及一錢賣婦女有一二餅易之者百
 樹乾葉榆皮棉子麥稻油渣均磨作麪得槐實瓜皮即為
 珍羞苜蓿枯乾掘其根莖蓬蒿諸草子雜煮以食近山有
 食石麩者多致死牛馬貓犬殺食殆盡乃捕鳩鴉鼠免取
 鞋底廢皮浸煮和醴糲糜為粥未幾而布炭皆被強吞
 嚼難食賑者日十餘萬人而拯救未能遍及哭聲被野餓
 殍相望有財者亦握金珠而斃焉官紳籌賑殫精竭力陸
 運則輪蹄迂緩牛馬且多疫死糧食購自荆湘湖漢至荆
 子關登岸西北經朱陽關號略鎮陽鄉抵潼關或經龍駒
 寨陸路到關均六百餘里蹊徑狹窄確稱李唐轉漕之法由
 陝州泛舟倘遇逆風兼旬難到是故關中無鐵軌必不可
 立都會近世戶口浮於漢唐人滿地少古所未耕者今皆
 田之故災祲亦密於古談經濟者動謂可由涇渭引渠通

辛卯侍行記卷二

空

漕青門不知地倚秦嶺南高北下未易逆上又終南老林
 盡為町畦沙土下注縱能廣治溝洫亦必轉瞬淤填日後
 或以奇器激水是於無可如何中強
 奪天工未可概責諸今日之人也

辛卯侍行記卷二終

辛卯侍行記卷三 自陝西省城西北至甘肅
 省城一千四百三十二里

秀水陶保廉

九月初五日在陝省至藩署晤諸幕賓及與園館友人看

春開所鑿池已有積水碑亭亦畢工挖出殘碑嗜古者寶

之 顏魯公書終南山竦峙長安之南 距城五 東連二華 詩

安東南 西括鳳翔別名太壹山 班志太壹古文以為敦物

皆在武功東潘岳關中記終南一名中南在天之中居都

之南辛氏三秦記太一在驪山終南亦名地肺元和志終

南太一非一山也程大昌雍錄云終南多物產故曰終南

俾物非別有一山也胡融明駁之謂垂山即鄠縣武功境

內太一山之北峰太一垂山皆禹黃惇物蕪氏地理今釋

從之段若庸經韻樓集曰垂篆作取古文作翁形近物豈

古名敦物之故敦保廉按注疏引班氏說均作垂山而史

記夏本紀敦物下索隱引班志云華山古文以為敦物至

經渭水注太壹亦曰太白西京記長安南山名秦嶺起商

雒盡汧隴東西八百里 子午谷在城南六十里北口曰

子在長安南南口曰午在漢中洋縣東長六百餘里南山

諸谷徑路紛歧近日揚州毛子林鳳枝撰南山谷口攷自

潼關抵寶雞凡一百五十所尤要者三十有一 南山西

北有神禾原 交水出其西 又西北為畢原詩經終南箋曰

畢終南山之道名按此為文武周公所葬之畢原在渭水

南而畢公高所封畢陌則在渭水北 劉向傳文王周公葬

王葬畢長安東南有畢原皇覽云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

長安鎬聚東社中括地志云文王武王墓在萬年縣西南

二十八里畢原上原巨長安城南二邑故諸書多稱萬年
西南唐大歷中如願律師纂志云長安縣原九里原
在長安之證一統志論文王墓從皇覽括地志諸說今城
西南二十餘里仁都俗名聚兒仁都原上有大家旁有
古冢累累其地當鎬東南則與皇覽合疑是文武周公冢
顏師古注劉向傳謂畢原在長安西北則混入咸陽之畢
陌宋人竟謂文王武王陵
在咸陽訛傳以至於今

長安北路 附

省城北九十里三原縣八十里耀州七十里同官縣九
十里宜君縣七十里中部縣一百四十里鄜州九十里
甘泉縣九十里延安府一百八十里安定縣驛路東出
延長縣
一百五十里綏德州八十里米脂縣一百七十里榆林
府距省一千三百里府東二百五十里神木縣一百七
十里府谷縣東南渡河四里至山西保德州其東至

辛卯侍行記卷三

代州其東南至太原 府西一百六十里懷遠縣二百十
里靖邊縣縣東南一百四十里保安縣一百
二十里 八十里安塞縣四十里延安府 一百二十
里定邊縣五十里甘肅花馬池靈州
東北 九十里永興站一
百里清水七十里橫城西渡黃河六十里王鎰驛甯夏
府南
五十六十里大壩甯夏
府南 七十里渠口八十里石空寺九十
里中衛縣七十里長流水七十里三塘七十里營盤水
六十里白墩五十里紅水泉 一百里大靖堡九十里土
門堡六十里古浪縣合於涼州大道
十三日做裝同行友人朱思齋名承恩
湖北人 張愚生及伊次子
名宗健又差官三人儘先副將施勇巴圖魯金玉堂蘭益
嘉興

辛卯侍行記 卷三

人參將汪級二連陞紹興人因賦新省撫轅巡捕請補阿
克蘇城守營都司談少江南人 戈什十二人藍翎防禦
札倫布藍翎驍旗校瑞喜藍翎守備雲騎尉高儀鳳藍翎
千總曾毓球張忠升張成材把總葉承九均新疆撫標諸
遠道來接 藍翎千總馬昌勝把總杜振國五品軍功魏樹
殊屬無謂 滋六品軍功石生花袁宏義均陝西撫標 諸人係撫臺派
來將軍都統督撫提鎮等就道所過都台地主必派弁迎
送主若不然容或憾焉客若因辭主亦憾焉積習相沿牢
不可破豈知僕從相隨尚難約束家人如舊雇大車十輛
加以素不相識之材官為累深矣 家人如舊雇大車十輛
每輛價十六兩內裝書 轎車三輛每輛價十一兩均雇至
甘省 賞錢 自備轎車三輛車夫三名 求同行者實繁有徒
在外 卻不勝御舌傲骨焦

辛卯侍行記卷三

時值秋闈揭曉友人不中者未免牢騷余慰之日寒士
生涯半耕半讀無求於世俯仰自如一為舉人進士便入
不敷出皇皇求入內而館閣外而州縣無不擁擠身列仕
途潦倒終身者比比皆是友聞余言釋然於懷噫學問品
行本與科名無涉而序中人以科名概之一若得有科
名雖蕩檢閱閑漢不為恥論其名天下多讀書人論其實
天下絕少讀書人儒術之不明久矣近人益競浮器士農
工商皆無所能率謀為官官多則剝民民貧則思亂如之
何如
十四日已刻自西安浙館起程 或謂本日係月忌不可行
安能多所 家君坐轎所需轎夫函託各賓友逐站雇換每
願忌耶 此謂長轎短夫如雇用長夫慣在衙署當差一
日自發價 切惡習無所不知地方官因上司暫時過境莫
肯直言也又如僕從等由友人推薦而來於主人性情未
能深知若輩絕少馴良易染惡習一經覺察便當驅逐或
以為投鼠忌器姑且忍耐者則揣摩過 保廉坐車戈什及
當矣總之官場以少用人少薦人為妙

家人或車或騎自備馬二餘則沿途借用 四里西門安
 定唐皇城西垣順義門地也明成化初巡撫項忠引皂河
 為通濟渠自此入城明季煙涸康熙初賈漢復乾隆中畢
 沅嘉慶九年方維翰督修濬不久即廢蓋上游民戶漸
 增田多水少壅之不得長流故易塞也今覆城內有大井
 台城之人 二里半西郭門郭內有馮恭定公祠明史有傳
 汲飲焉 邑人柏子俊景偉創議重建 家君護陝撫時奏請列入
 祀典 五里金勝寺唐波斯胡寺也 宋敏求長安志皇城
 斯胡寺太宗為大秦國胡僧立又布政坊亦後訛稱崇聖
 有胡祿祠武德四年立其地當在今西郭內 後訛稱崇聖
 寺長安志崇聖寺在朱雀西第二明成化中秦王題曰崇
 街崇德坊則在今城正南稍西 仁寺乾隆時巡撫畢沅題曰崇聖寺寺後有金勝鋪故俗
 呼金勝寺為西安諸寺之冠同治元年夏回匪屢攻省城

辛卯侍行記卷三

提督馬德昭孔廣順等力御之近城邨堡多遭蹂躪紳士
 梅錦堂集團勇守金勝寺堡難民挈眷相依六月初四賊
 攻西關錦堂出戰賊繞入寺燒殺男婦數千彼時奏案僅
 云團勇小挫而已去年夏隨友人測量憩此遺老為余言
 之復於瓦礫中見景教碑頌述大秦國阿羅本以貞觀九
 年至長安十二年太宗為建寺歷代帝王公卿相繼崇奉
 德宗建中二年大秦僧景淨撰碑頌朝議郎呂秀巖書審
 觀碑文非印度佛教 碑文有云聖歷年釋子用壯騰非波
 斯火教 波斯火教拜祭日月星風火水神尤敬日與火今
 物以託宗或禱祀以邀福即不肯拜 非天方摩尼教 同教
 祭偶像之意是景教碑已斥火教矣

摩訶德出於哥累斯貴族其父母貧又云二歲喪父四
 歲喪母是摩氏有父異於耶穌之無父今碑文云室女
 聖於大秦則明李之藻等據為天主教其或然歟 天啟五
 非指摩氏矣 明李之藻等據為天主教其或然歟 年李之
 藻讀景教碑書後其略曰岐陽同志張廣惠寄唐碑一
 幅長安地所傳曰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其即利氏所傳
 聖教乎余讀之良然所云室女聖即利氏所傳聖教乎
 胎於如德亞國室女瑪利亞而生也至於法浴之水十字
 之持七日一萬悉與利氏傳述規程吻合而今云陸斯碑
 云阿羅本今云大德魁碑云安碑皆如德亞國古經語
 唐書佛羅一名大秦又西國志如德亞國古經語
 曰大秦德威遠暨應有經像重譯而來命名景教景者大
 也炳也光明也所疑傳教士曷以僧名則緣彼國無分道
 俗皆髮華強指為僧即利氏之初入五羊也數年混跡
 後遇聖太素氏乃辨非僧然後著髮稱儒觀光上國九百
 九十年前此教流行已久碑文雖雅可味字亦道如不俗
 質諸往聖問官問禮何隔華夷云云 又崇禎甲申遠西
 日三者三位也一者一體也其詮阿羅本曰如德亞國天

辛卯侍行記卷三

主本號也其詮然立初人曰人類始祖亞當也又詮三一
 分身乃天主第二位彌施訶乃聖號也又詮波斯視耀以
 來貢曰主誕時新星發顯距遠處東去二千餘里地名福
 亞臘彼亞有王三人議新星為天主降生之兆乘駝歷十
 三日至獻其方物於二十四日即主受難之日主既完贖世之
 工死後三日復活後四日午時當眾騰空故云亭午昇
 真詮經語二十七部曰新樂新教經數乃聖史四路加聖
 史一葆祿聖徒十四聖各伯宗徒一伯錄羅宗徒二若望
 宗徒四達陸宗徒一是也詮印持十字架為表以法吾主聖愛
 無拘富貴貧賤之等皆必互愛與四方善地之人融融和
 睦也詮珊瑚海日紅海 或謂利瑪竇東來令教徒偽作此
 也其說繁多不具述 碑以自詡 求志書院課藝金山錢潤道云此碑宋人金石
 內語令傳習而其書錄碑文言貞觀九年命房元齡資道入
 竹汀景教考引册府元龜天寶四載改波斯寺為大秦寺
 碑文實誤似明人偽 撰託為明時出土 余按貞觀十二年七月為阿羅本造

寺之救見於唐會要則碑未必偽又册府元龜宋次道長安志皆有改波斯寺為

大秦寺之說雖年月未盡符而唐初有景教則可信也大秦一名犁鞞在海西後漢書

即羅馬國西人艾約瑟所輯聖經諸國見於漢書考曰大

為犁鞞又希利尼亦可變為犁鞞時羅馬西方用職丁語

東方用希利尼語也按四裔編年表東羅馬諸部統稱希

利尼西羅馬今意大利東羅馬今土耳其艾儒略職方外

紀耶穌生於如德亞國之伯利恆或作巴勒士如德亞或

安低急呼之即猶太國耶穌生於敘利亞國之安低亞今

為土耳其東南境漢書大秦指意大利在歐羅巴洲而猶

太在亞細亞洲本非大秦耶穌未生前六十三年漢宣帝

年羅馬破猶太都城拂林即耶路撒冷猶太既屬羅馬故羅馬

大秦之號越海而加於拂林教士初來稱波斯僧其大秦

寺亦稱波斯寺者緣波斯為西域古國四裔編年表立

景王時猶太服屬波斯秦漢時波斯北境為巴爾的國即

西國所謂巴耳低亞其先祖曰阿耳撒蓋斯後世梁陳之

三十一君通名之王名遂為國名其音變安息也

間波斯又屢破東羅馬故猶太西里亞諸國人忽稱波斯

忽稱大秦皆假其上國之名以示大耳周景王時亞喇伯

或音暗說文謂天為祇後之攷古者或以祇屬婆羅

門教或以祇屬波斯火教或屬諸景教與回教且回教人

亦有自誤為景教者歐洲人未諳中國掌故資筆墨於華

人各持其先入之見故西人所撰書有稱他國古教為大

秦教或景教者皆譯者之誤不可據彼說以辨景教之非

天主隋唐之際摩哈默德據亞刺伯國漢條支唐創行回

教猶太人多被脅從阿刺伯嗣君兼并波斯東羅馬猶太

諸部貞觀七年以後正回教推殘天主教之時教徒四散

間有東至中國者事亦可信原耶穌創立新教自有教做

之苦衷欲平視一切非以天為主不可欲冀人信從不能

不託之神靈雖矯枉過正亦有流弊而行之泰西自遠勝

舊教宜歐美各國尊敬弗衰也迫入中國其徒又精天算

格致之學一時士大夫樂與之遊雖名儒如魏相標亦與

文有云謂先生為西海之儒即國朝雖曾申禁而海禁

中華之儒可也其傾倒至此大開以來傳教一事已載之約章其徒以敬天泛愛為主

而力闢佛老及諸術家拘墟之說又多設醫院學堂收養

貧苦其宗旨雖與我聖人之教絕異而較之僧道之誦人

財物其損益則殊乃佛氏同為來自異域之教士大夫究

心內典膜拜世尊自非守道至嚴者未聞斥為名教罪人

獨至耶教無論賢愚多生疑忌雖信從者數頗不少而稍

知自好者絕少領受洗禮豈真我民能不為異說所惑哉

亦惟中外強弱異勢交涉未得其平蓄怨甚深及禁拜祖

先神像之嚴忤我禮俗而又誤視為與吾向來奸民所習

諸邪教相似嫌疑久積無由消釋耳若無以上諸故吾恐

流行之廣運必萬倍于佛老也嗚呼吾中國自元明以來

聖道久晦俗士忘本幾不知詞科利祿之外別有學問正

辛卯侍行記卷三

六

六

辛卯侍行記卷三

七

九

氣不足諸病環生若不昌明聖教雖有至謬極陋之說吾士大夫猶將信之何足與耶教相抗况泰西格致政治諸學雖發明多在近世與教旨無關而彼士格致哲學名家亦憚背教蓋西人謂天主具無窮力量神妙不測雖格致之理日明而天堂地獄之說尙未足破之以天主為在日星之外其力至大天文家言不能窮之則此事正難以口舌爭要在政府善於外交長吏修明政令學士講求實學闡發聖教則耶穌之說何妨任其流行試觀日本何嘗受外教之害所可歎者中國書生孜孜焉求一身之名一家之利西士反以教化為己責不圖名利不顧身家有古儒者之心余論景教滋自愧

辛卯侍行記卷三

十

焉或曰彼族自王公以逮農商咸賦財助教士雖極小之教堂歲耗數千金學舍書藏壯麗鴻富而我中國官民窘於財得財先以佞佛及為浮靡不急之事以故萬戶之縣鮮備經史釋褐之士難語九邱嗚呼是說也非下士所敢議矣景教碑跌碑陰有番字直行如多等字非天方非唐古特亦非今之洋文西人謂是古叙利亞國字叙利亞即西里亞在亞刺伯西北今土耳其東南境也金勝寺前平坦龍首原西陲也寺東北二里為唐休祥坊漢宣帝立奉明縣者也寺西北半里許為唐京城開道門故址唐京城西門中曰金光北曰開道南曰延平新唐世稱開道門揭侯署曰西極道九千九十里亭子鋪 五里三橋鎮飯百里示成人無萬里行也 長安西鄉呼社為廢鎮西南十里為秦阿房故地鎮東北三橋廢統四十九鄉鎮

二里燕雀門邨為漢京城西南隅之章城門東北五里為未央宮故地明成化中唐王欲增修宮殿蘭州段容思上址盡埋深草裏阿房宮與未央宮唐王增修之意乃止鎮東有滴水一名坎水又稱漕河訛為皂河出咸陽南山義谷西北流逕胡公塋故為至丈八溝有支渠入城今埋正渠西北逕三橋繞長安水故城而入渭此河春夏開農民截水灌田下流常涸水經注坎水入渭之下又東有渭橋燕太子丹求歸秦王為機發之橋欲以陷丹 五里泗池鋪水經注鎬水所合之宋以來豐鎬經流五里新店子咸陽五里鹹灘鋪東有七屢遷故跡難指矣里豐橋長十餘丈木戴土也豐水出長安南山豐谷西北東來入之及北逕周靈臺東又北逕長安斗門鎮入咸陽界逕豐橋東北入渭三里河南街渭河之南也渭水出甘肅渭源縣西鳥鼠山東南流逕秦州隴州東北過岐山至興平之段家崖入咸陽界又東北入長出堡北門 半里至渭濱俗傳文王造舟為梁處或謂有莘氏在郃陽宜循渭北而東不必由咸陽渡渭李輔平毛詩細義曰至太如家中限兩澗水故造舟余按由渭北東行先過涇水石川水秦都渭北咸陽宮渭南作長造舟未必在郃陽澗水也秦都渭北咸陽宮渭南作長樂宮橋通二宮間 二里當在今長安直北 漢武作便橋元和志在縣唐曰咸陽橋今則冬春有橋夏秋以舟舟平似筏截渭而北 二里登岸進咸陽縣南門渭水住行館計行五十四里署縣事錢塘張廉泉世祖 咸陽縣夏畢

辛卯侍行記卷三

十一

昭公九年景王曰吾自夏以商畢程氏後為王季所都 程邑曲阜孔穎軒經學厄言鄂與程通周書史記解昔自畢程氏大匡解周王宅程後人改從卜實當讀程以

別於楚之鄂實應劉端臨經傳小記注孟子者不詳畢郢
所在漢地志注及括地志均以咸陽東安陵故城為周之
程邑此邑中之地為程也卓甫論云安陵西有畢陌元和
志畢原咸陽所理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亦名畢陌
此邑外之地為畢也畢者程地之名程者畢中之小號
周者太王所邑岐之小別也故曰岐周程為王季所邑畢
之小別也文王初亦居之周為同姓畢國在縣北畢陌閭
氏釋地又續謂
畢陌在渭水北者是也謂桓王以後屬於秦史記平王賜
襄公岐西之
畢郢在渭水南者非也桓王以後屬於秦襄公岐西之
地文公收周餘地岐以東獻之周畢程鎬平王時皆未
屬秦當公徙岐山三年滅蕩杜周桓王之七年也蓋至是
而豐鎬入秦及武公代孝公至始皇均都之縣東二漢置
彭戲氏秦境始至華山
渭城縣右扶風長陵縣城東安陵縣東二十後漢廢渭城
晉廢二陵石趙置石安縣符秦置咸陽郡隋廢唐置咸陽
縣城東北十里秦杜文王陵在縣北十五里武王陵在後
縣郵也明始遷今治

辛卯侍行記卷三

三

801

成王康王陵在前周公太公墓在文王陵東姬姓裔按太
居陵旁
史公謂畢在鎬東南杜中今省城西史記周本紀集解引
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在長安鎬聚東杜中正義引括
地志曰文王武王墓在萬年縣今咸西南二十八里畢原
上秦本紀集解引皇覽曰秦武王家在安陵縣西北畢陌
中人以爲周文王家非也文王家在杜中始皇本紀正義
引括地志秦惠文王陵在咸陽西北十四里秦悼武王陵
在咸陽四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後漢郡國志安陵縣
西北畢陌秦武王家尚書亭姑序周公薨成王葬於畢正
義引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

畢在杜南與畢陌別程大昌雍錄斷從皇覽而斥元和志
之兩歧元和志周公墓一在萬顧亭林日知錄謂當在渭
水之南杜縣之中閻百詩四書釋地謂宋太祖詔祭文王
於咸陽北畢陌非也孫淵如問字堂集云唐以前皆云文
武周公葬渭水南之畢原今長安西南二十八里也秦惠
文悼武葬渭北之畢陌今咸陽陵也文武周公葬於畢皆
無邱隴後人致誤之由蓋有五端一以人名地名相同一
以祠爲墓一以求文武邱隴不得一以文字傳寫之誤焦
理堂孟子正義曰咸陽之畢原所謂文王卒於畢郢也萬
年之畢原所謂文王葬於畢也一在渭北一在渭南杜佑

辛卯侍行記卷三

三

801

言畢初王季都之後畢公封焉此言在渭北者當矣而以
爲文王所葬則失之羣書剖析具有明文惟顏師古注劉
向傳用畢陌爲釋而杜亦云然遂皆謬指秦陵誣稱周墓
矣孟子趙岐注畢文王墓近豐鎬此言在渭南者當矣以
訓畢郢則失之文王始亦宅程詩正義周書稱文王
在程作程寤程典後遷
於豐而先廟故宮猶存往來杜邠末年卒此情事昭然卒
於畢郢不言爲葬趙以墓地當之畢地既誤何郢之可言
前人多謂文王武王陵不在咸陽而咸陽祠咸陽志疏於
稽古未詳詳攷縣志古蹟載鎬京及未央宮諸殿實非今
縣地又列帝系一門備載西川秦漢帝后不知天潢諸系
非郡縣所錄次帝系於寺觀附宦官於帝系尤屬紕謬陽
湖董仲舒臣輯長安縣志刪
帝系分封諸門最得體要

成陽西南路附

出成陽西門三百一十里鳳翔府西南三十里渡汧水

六十里寶雞縣城南過渭十五里益門鎮入棧二百有五里

鳳縣一百六十五里西塋廟一百九十里褒城縣漢中

四十里九十里西縣二百二十五里黃壩驛州西一百五

十里四川廣元縣一百八十里劍州一百六十里梓潼

縣一百二十里綿州一百六十里漢州一百里四川省

城距成陽二千又西南三百三十里雅州府一百里榮

經縣一百三十里清溪縣度鐵西北三百六十里打箭

爐西南三百六十里中渡過鴉龍江即若水原出青海

辛卯侍行記卷三

沖河又東南入金沙江八十里剪子灣有雪二百三十里裏塘三

百十里大朔山雪一百六十里巴塘巴塘西南踰格倫野

布魯克巴在萬山之中英人據之欲開路東出九

里竹巴籠過布魯河上流出青海為木魯鳥蘇河下

應會打沖河又東北至四川敘州入岷江一名甯靜山一百

六十里江卡過拉克楚河下流至雲南為瀾滄江又南

西入南海西貢統法國總督流寓八百里察木多

漢人四十餘萬乘至廣東四日程又西四百九十里嘉益橋過喀喇烏蘇河東

一名昌都又西四百九十里嘉益橋過喀喇烏蘇河東

江一名潞江又南入緬甸為撒路音江折西南過一百

英國所屬麻坡班至莫兒編入南海商輪聚焉一百

九十里碩般多九百八十里拉里南有桑楚河東南流

至薄宗城日薄藏布

河又南踰怒夷界至雲南騰越為龍川江折西南入緬甸

甸至新街與橫江會以下為大金沙江緬人呼為伊

拉氏底江又千餘里過蠻得勒城阿瓦城通輪舟南至

別半旁有鐵路遠涉貢又西南至拔散入海稱拔散江

東南分一枝毛漾貢一名仰一千有四十里西藏達賴

光南輪萃為漢人流寓數萬一千有四十里西藏喇嘛

所居拉薩城唐書吐蕃傳所謂邏娑也其種人曰土伯

特即吐蕃之轉音舊名衛又烏斯之合音也距成都六

千一百六十七里江孜日法利又九十里仁青岡西

哲孟雄界哲部一名錫金又一百九十里亞東二百二

十里噶連魯八十五里宗木拉棒喀有山曰珠拉巴里

又二里曰大吉嶺哲部南境英人據此設鐵路南達印

度總督所治之加爾各塔祇一日程較成都至前藏必

百餘日者利鈍迥殊矣大吉嶺西界廓爾喀唐書之泥

婆羅也嶺東二日程至塔西蘇登或作札什曲宗即布

魯克巴之都城也布部一名布丹其事見三日前報

哩光緒十一年英人請互市衛藏藏人不許十四年構

兵敗歸乃開市於亞東二百二十五里後藏札什倫布

且割錫金全部屬英

辛卯侍行記卷三

麻居此文獻通考前後藏相距五百六十里會典郵政

衛藏圖識均九百里雅魯藏布河出阿里東北東流經

後藏前藏折南由緬甸印度之二千二百餘里阿里北

開入海西人呼勃拉布特河

新藏于關縣東南界廓爾喀西與西南均界英屬之克

什米爾即唐之箇失密也阿里西南境又名堆喀爾為

英人互

又自成都南行六百五十里敘州府二百二十

五里筠連縣三百二十里雲南大關廳一百八十里昭

通府西南一千一百六十里騰越廳

西南二百三十里

永昌府三百六十里騰越廳

西南二百三十里

名八募為緬甸境又舟行一日新街有漢人數百家通

輪舟三日至阿瓦又七日新街有漢人折西北行四日

至東印度加爾各塔英既取緬欲由仰光建鐵路以通

內地不獨慮法人估先機亦恐俄人成鮮卑之聲臨

亞為戶庭大損英國商務必於緬境築軌道達巴

漢秦楚方能保固有之利氣運相迫欲罷不能矣

望日出成陽西北門古冢累累漢哀帝義陵在縣西八里十五里上照
塘其北十五里馬家堡同治元年同匪屯此督十里雙照
舖五里西程邨五里界牌咸陽五里店張邨南距
興平三十里知縣事武威郭茂如柏森來興平縣周犬
邱帝王世紀及世本並云懿王都此秦更名廢邱漢右扶
風之槐里縣東南茂陵東北平陵東北魏廢茂陵改
平陵曰始平晉於槐里置始平郡北魏屬扶風郡隋廢郡
以縣屬京兆唐改金城又改興平秦風孔氏疏云大雒之
附庸別居槐里莊公伐戎得大雒之地就居西垂非子封焉
居非子舊墟在汧渭之間即槐里也保廉按類述將史記
原文支離牽合似是而非槐里即大邱在今興平東南地
居渭北距汧甚遠安得謂汧渭之間史記言文公卜居汧

辛卯侍行記卷三

十六

謂之會會者二水合流處故毛萇云在邠非子初居大邱
繼養馬於汧渭之間後封於秦必非一地若始於終在槐里
則史記何不曰主馬於大邱邑之大邱乎又按懿王徙都
大邱孝王之王又曰朕其分土若謂非子封於此則斯時
西戎未叛孝王豈遠以王都與非子乎蓋非子以大雒庶
子來寓大邱而非十里晏邨舖十里雜邨舖十里醴
其本有之地也
泉縣進南門任峻峰書院城東北五十里計行七十里
醴泉縣秦之谷口國策范雎曰大王之亦曰狐口河水
國鑿涇水自仲山西抵狐口為渠孫州如醴泉縣志以為
周之焦獲余按東原毛鄭詩攷正曰孔冲遠以郭茂爾
雅注池陽之狐中當詩經焦獲非也池陽今三原縣是也
通周京矣備攷既整居焦獲乃侵編及方至於涇陽則焦
獲在外鎬方涇陽在內下言至於太原來歸自鎬則焦獲
鎬方在太原涇陽之閒涇陽漢安定郡之涇陽今平涼縣
也太原即高平今固原州也後儒不審地形漢左馮翊之
遂以首陽之太原池陽之狐中牽合誤證

谷口縣東北七後廢入池陽今三原北魏為咸陽郡之甯
夷縣隋改醴泉屬京兆元和志縣界有周醴泉宮因名宋
志云醴泉在縣東南三十里非也寰宇記醴泉苑及宮並
周所立在永壽縣東北三十里元和志寰宇記皆云縣界有
醴泉宮言界則不自唐以前醴泉兼今乾州境武德初分
專指醴泉縣中也
置好時而醴泉乃如今縣境唐故城在縣北三十里仲橋宋
徒今唐太宗昭陵在九峻山王公大臣陪葬者一百餘家
然仍有陪葬之制卿相貴人不能拘於風水別謀窳宗
建陵在縣東北十八里武將山之五林山郭汾陽陪葬焉
人情好為吉語富貴福澤推汾陽籍維汾陽再造唐室
勳業誠高然當其時京師陷天下騷然雖屢戰克敵而
隴右諸郡終屬吐蕃肅宗以雷國公主下嫁回紇可汗驕
倨不拜代宗以雍王為天下兵馬元帥會同紇於陝可汗

辛卯侍行記卷三

十七

責王不舞踰榜殺其從官又以助討賊負功雷居京師放
兵擄劉詵折官吏掠取女子殺人橫道所舍光門入鴻臚
寺都人厭苦朝廷不敢問厚賜以羈縻之此國事之疾心
者也少年逸遊幾罹大辟泊掌兵柄復苦妻妾父墓被掘
弗敢治盜此私事之隱痛者也跡其處境日在憂危世徒
以免胥見虜幸得無恙者年嬰鍊子孫應仕噴噴稱道之
而於汾陽一生操心慮患之苦衷途中審察地勢知井田
之不可泥也高下孤邪固難畫井而平衍處仍有凹凸未
必平正如碁枰縱畫為井安能在在通水如迷人之十夫
溝百夫漁平大司徒云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
三百畝備拘於八家為井則一井必不止九百畝而後可
備拘於界為九區則一井當不滿八家而後可孟子八家
其井周禮九夫為井在周時已傳說不一豈江慎修疑議

泉所謂有通融之法乎論語禹盡力乎溝洫畝之制禹
 早定之讀周書大誥多士具見周家鎮撫殷民之難若復
 取夏殷兩代一千有八十三年相仍未變之田制悉繩以
 新朝法度頑民有不叛者乎或曰井田不始於周然黃帝
 之制八家為井鑿井於中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未知每井
 若干畝夏時一夫五十畝商以六百三十畝為一井周以
 九百畝為一井雖三代丈尺不同所差當無幾而六百三
 十與九百相去懸殊改易疆界勞民駭聽非尋常制度可
 比合宇內田疇紛更煩擾吳晉新莽安石豈聖君賢相而
 出此乎王莽法古改官名改地名徒亂人意更欲復井田
 於是農失其業潰畔四起使無井田之舉存亡未

辛卯侍行記卷三

本

可知攷工記凡溝必因水勢又云凡行奠水磨折以參伍
 是井田之制明明因地制宜重在溝洫深通非拘於井字
 之形且由朝廷畱意溝洫之政非強令民間畫為井字以
 美觀也又按九章首列方田術因田多不方立術以得其
 方數魏劉徽云九章為周禮九數之流則方田一章即周
 家畫井計數之法古所謂井者亦如今江浙所謂某邑若
 干圖若干坵耳公積如此農人多不
 知所謂圖與坵也就今日田制而論果
 能盡力溝洫旱潦有備豪強無兼并即謂之井田亦可善
 乎孫公廷銓之言曰夏殷末造井田無改而桀紂之民貧
 漢之初興阡陌無改而文景之民富在所以撫馭之而已

定制畝二百四十弓良田有不足此數者瘠田有以數畝
 當一者火量未可輕言下地按畝升科則病民上地計數
 忽減則病賦糧册所載人新而名故地東而籍西復有飛
 灑隱混轉轉糾紛農家承訛非出有心詎能概繩以法論
 者動稱丈量蓋思已有半頃地方員高下不一其形試親
 量數次其數必不盡符况人地生疏之牧令能徧歷百里
 之郊坵遠清千王伯厚云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國如入無
 人之境余按此說非也驪戎犬戎錯處西周畿內揚拒泉
 泉伊雒之戎陸渾之戎錯居東周畿內茅戎東山泉落氏
 潞氏甲氏畱吁鐸辰赤狄之種鮮虞肥鼓白狄之種錯居
 晉境豈井田既壞始入中國乎三代以上地廣人稀畱寬
 大之阡陌以正疆界通車乘嗣後人口漸增耕及餘地久
 之及耕及阡陌商鞅因而開之弛其禁收其稅迫於時勢

辛卯侍行記卷三

五

鞅未嘗無功於秦也後世談經濟者輒曰墾荒即商鞅
 之術也迨考井田阡陌則又謂鞅一
 孔之見同聲附和嗚呼林林總總生計
 日少今則地上無可開且開之地中矣
 然自阡陌開而古
 制蕩然亦自阡陌開而兵車不能行於田間戎馬之便非
 由於井田之壞使井田如故阡陌如故兵車且行田間豈
 反不利於騎步耶夏官設掌固之士十為溝樹之固司險
 之士六樹之林以為阻固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蓋明知井
 田之上畛途四達也今俄國七河省等處皆樹溝樹
 樹數重以代城垣隱合古法宋滄
 州節度何承矩於雄莫等州與稻田以限契丹戎馬宋史
 列傳
 食貨秦鳳經略吳璘於秦州田間作地網
 縱橫作渠開八
 尺深丈餘連綿
 如網見秦州志近時西國有掘溝操法軍士皆
 習之且伏且進此又地網之用於攻戰者也以限金人

戎馬設險在人於井田之興廢何與乎

十六日出醴泉西門 二里泥河舊有水東入甘谷河今

涸過此入乾州界西微偏北 三里孝義邨 三里三十

里鋪西堡 東里許曰東堡西北有商路至楊家莊入山經陸陌鎮鐵佛寺馮市新店子出境至永壽之監

軍鎮合於驛路較為便捷同治初賊匪往來官 八里陳邨

兵進剿多由北路去年設立電綫仍由州城

在路南 四里楊洪廟路北為楊洪鎮西堡 又北約十里陸陌鎮周處

與齊萬年戰處又西北十里曰雞子堆 六里好時邨新堡

有唐僖宗靖陵又北三十里曰五峰山 西北有老堡秦

北魏好時地也 志稱晉武復置好時於此 西北有老堡秦

漢好時縣也 四里安駕寺 四里進乾州東門 威勝一

里住行館計行三十五里知州事山東周懋臣銘旂 乾

州漢右扶風好時縣 州東七里漢志塢山在後廢北魏以

好時為扶風郡治分置漢西縣 州西有漢水今本魏書屬

武功郡隋并入上宜縣 西改屬京兆唐初復置好時貞觀

初廢上宜後廢好時改上宜曰好時 在永壽境文明時元和志

元年置舊新二唐析置奉天縣 即今以奉乾陵高宗陵州

書均云文明元年 今州街為唐德宗行

山上元和志以為 乾甯初置乾州在陸宜公草詔處 宋

治梁及岐之梁 因之後改醴州金復乾州元廢奉天好時明乾州領永壽

武功 沿途詳覽夷險不能無疑於車戰之說也桃林以

東直至伊洛絕少坦途晉境尤多高山平陽以南稍稍寬

廣周衛齊燕之間平地尚多然求其能容戎車百乘馳騁

辛卯侍行記卷三

三

八八八

戰鬪者迄未之得始恍然於古人非專恃車而近時陸軍

用車實多於古人古制每車甲士三步卒七十二 杜牧注

車甲士三步卒七十二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及廐養樵

汲各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二乘兼百人為

一隊蓋每百人用一輕車一重車也因臨陣祇一車故以

輕車為正數又因百人中止七十五人能戰故云一車七

十五 使戰必以車而步卒皆壁上觀安用此七十二人乎

所謂車一乘者猶言以七十五人為一隊蓋輜重列後卿

大夫司鑿鼓號令乘輕車督戰近敵則不得不稱戈發矢

鏖戰恃步卒非恃車夫行旅之車偶爾脫輻必呼將伯况

戰爭危地乎今法步隊五百人為一營馬隊半之有事徵

調步隊每營雇車二十五乘馬隊每營車十三乘以載帳

幕械仗糗糧衣裝炊具方可啟行 弁兵尚不得坐車將領

者休大率二十人用一車 今日統兵一營者使古人是古

息焉 者一車之人數在今當三車又四分車之三 若如杜注係

車之人今後路糧臺轉輸之車之多尚不在內今非車戰

當用五車 公家每營給二十五乘近來槍砲藥重糗

而車倍於古 數倍甚有一營用四十乘者而營哨官雜物

即須三四車營有營書哨有哨書在公牘稱書吏月雜給

銀數兩其費皆營費或倍蓰又各有僕從就道皆需車

此類甚多例難報銷非缺額擲餉不能成行以五百人之

餉養四百人彌補例外之費擇健卒倍其餉不以自肥即

今之廉將也他如補缺引見一次部吏撞騙需索十年刻

扣不足償借督撫提鎮閱操一次近者苦應酬遠者苦徵

調三年刻扣不足償債使太公孫子處今日軍中必若古

辛卯侍行記卷三

三

上三川

古人未明言皆後人誤會若近時將帥有乘輜臨陣者豈得謂之輜戰乎戰則步卒之力居多
大司馬曰乃陳車徒如戰之陳車三發徒三刺發者發矢
車在陣後可知刺者如今步隊以矛衝鋒也步卒力戰之
用昭然若揭矣古時兵與農合兵車出自農家故計軍實
者必曰千乘曰百乘後世兵民既分有役則檄令州縣雇
車於市不足則括農車以應命逐程更易兵與車漠不相
關故用車多而不以車名讀書不證之事理好言車戰蓋
思軍中輜重繁行則如何保護止則如何成營調度已
不易更別製戰車重勞將士安得不蹈陳濤斜之轍明季
高陽孫文正撰車營百八叩所以有叩無應歟今有用後
腔戰車者

辛卯侍行記卷三

三

601

發及數里尚須步隊夾輔之觀
今之戰車即可悟古之用車矣

十七日發乾州行館 二里出北門城內北半多
曠地如郊野入山行
土峽僅容轍漸行漸高 七里路東為金家堡路西為陵
前邨當乾陵之南皆在
坡上九里十八里鋪其西為
三福寨十里陽峪
鎮稍平曠其北三里
曰馮市西北登陽峪東麓 十五里安家宮
永五里飯監軍鎮同治元年冬同匪攻鎮團勇
戰敗死者數千屋舍盡燬十里永壽
鎮後周縣治也 十里蒿店 七里莫營關相傳後魏置
邑南四里穆 十三里永壽縣永安
驛城外住計行八十八里
署縣事安徽汪寶卿國勳行館在武陵山岡其上曰文筆
峰有寺有小塔候補守備泉蘭朱
利亭應龍來同行永壽漢漆縣及好時縣

地北魏屬漠西西魏置廣壽縣後周改永壽寰宇
記隋屬上
宜及新平唐廢上宜縣西三
十五里復好時在舊縣東南
四十三里析新平
置永壽凡三遷
治所屬邠州宋屬乾州今縣治本麻亭砦元徙
此明末被寇城圯康熙時築小城光緒七年重修 梁山
在縣南八十里山自西而東直岐山扶
風麟遊永壽乾州五邑太王踰梁括地志
謂在好時縣西北 或謂三代上無單騎余按蚩尤以騎
戰宋衛溫禮記集說古稱黃帝車戰蚩尤騎戰余按黃帝
始作車時蚩尤無車則皆騎矣又按玉篇黃帝臣相乘
馬古公走馬於水滸程大昌雍錄曰恐此時已變乘為騎
閩百詩駁之曰當時有姜女同行豈
天立厥配亦善騎馬耶余按北方婦女多有騎行者此無
足怪古公故國在今邠州三水縣其地有雞阜白虎蟠龍
諸山所謂國谷也往三水者由三原而北必須騎行則古
公走馬是騎無疑公劉以後久國於國之谷既不通車又

辛卯侍行記卷三

三

108

不以騎豈武王問於太公曰車於騎步所當幾何六韜說
者以六
皆步行耶船為偽書然莊子徐無鬼篇
曲禮前有車騎蕭山毛大可
已有六破字則由來久矣曲禮前有車騎蕭山毛大可
事始今人以易詩書無騎字遂以騎為戰國以後之字謂
古人不騎馬然則六經無騎字將謂漢後人始生髮髻
耶 春秋時楚子乘駟會師於臨品祁奚乘駟而見范宣子
駟與傳別元載侗六書故云車曰傳秦穆公以疇騎二千
駟日駟晉侯以傳召伯宗則車也
輔公子重耳韓非趙參以良馬二濟兄與叔父左師展將
以公乘馬而歸齊景公唁昭公於野井據鞍為几公羊
傳戰
國時滕文公好馳馬趙武靈王好騎射蘇秦說燕文侯曰
騎六千匹說趙肅侯楚威王皆曰騎萬匹周顯王時騎如
是其多則騎之不始於周末可知史記孝王使非子主馬

於汧渭之間封之秦正義云汧渭之間在隴州秦即秦州
清水縣按今陝西隴州與甘肅清水接壤環境皆山不能
行車往來以騎康成所謂秦者隴西谷也非子國於此如
不騎行蓄息其馬奚用耶孝王距成王僅六代周制未盡
壞有井田邱甸之法六軍之馬已足有校人庾人之職十
二閑之馬已多非子所畜非盡供王用且非子始封馬大
蕃息而車鄰之詩小序謂秦仲始有車既知秦仲以前三
世無車宣王召秦仲為大夫所謂有車鄰鄰者蓋至京師
則然耳其後拓土漸東而國境乃有車小戎之詩
於其車甲蓋此時西戎入周紂王襄公東行
救周非用車西入戎境也釋經者未詳攷耳愈可證非子
之馬非單騎而何又按黃帝始服牛乘馬玉篇後漢輿服志

辛卯侍行記卷三

注引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其後少昊駕牛禹時奚仲駕馬
杜佑通典曰黃帝作車少昊始駕牛及陶唐氏制形車乘
白馬夫以馬駕車起於堯禹又可悟黃帝之車用人推挽
陶唐以前所謂服牛乘馬者大率單騎而騎實先於車矣
十八日進永壽南門山城斗大居民約百家出北門即入
山 五里登分水嶺 十五里徐家車圈回環曲折有似
車輪 十里底窩溝一稱接角溝 峻阪斜下長三四里溝中水
石參半車甚顯播 五里石坡坎一名十八坎車顯甚
五里泰峪嶺列州如屏民皆鑿壁以居飯後升坡下望
似山上實平原北有太峪水東北入涇涇東有汎水西南
流入涇說文汎西極之水也爾雅西至於

汎國謂十里泰峪衝衝入土溝內窄而陡 十里十里鋪
志云州東十里有姜嫄墓詢之土人謂在州東北十里水
北邨山谷中武功縣西南二里亦有公劉墓則在州東八
十里土陵邨又州東十里司空山即郡國志之師曠山有
師曠冢 十里邠州南門新平驛城南枕山一名壽山
皇淵又云城南有履跡坪臨卷浪乳溝后稷所生按史以爲
記正義引毛萇曰后稷生於邠則在今武功縣西南往
行館計行七十里知州事湖北周煦生曜東 邠州夏爲
戎狄境後漢西羌傳夏築之
商國 孫鼎如邠州志序攷
謂慶節國於邠何奴列傳謂公劉邑於邠一書互異惟周
語祭公謀父之言最古不啻國於邠說爲長也余按孫氏
說太略茲特詳攷之史記后稷封邠不啻奔戎狄之間章
昭曰不啻失官遷邠西接戎北近狄然公劉章毛傳鄭箋

辛卯侍行記卷三

及鄭氏爾雅謂公劉自邠遷豳孔疏曰不啻豳地尙
往來邠國至公劉而盡以邠民遷之也又按不啻豳狄者
據韋昭國語注邠太康之難也其後子孫復歸有邠者據
竹書少康三年復田稷沈約注不啻失官至是而復也公
劉自邠遷豳者據史記要微傳后稷封邠十餘世公劉避
桀居豳也公劉非后稷曾孫於周本紀則誤矣括地志
不啻故城在慶州宏化縣南寰宇記眞寧縣下引水經曰
大陵小陵水西南逕甯陽城故邠甘肅通志慶陽府城東
有不啻冢安化縣北三十里有公劉莊甯州西一里有公
劉邑謂之北邠元和志云甯州城即公劉邑用爲義渠戎
後魏太和時曾爲邠州據此則邠地不止邠州三水自今
邠州北至慶陽三四百里連山若海皆邠之谷所謂邠居
允荒歟蓋夏時西裔土曠漢右扶風之漆縣獻帝時置新
平郡魏晉因之均治北魏改漆曰白土縣今州西魏改郡
爲南邠州後曰邠州元和隋初改白土爲新平縣南大業
二年省邠州以縣屬北地郡以北地郡唐初復邠州北

元中改爲邠州後並置新平郡靜難軍節度關內宋因之

屬永興軍路金屬慶原路元屬陝西明省新平縣 漢地

志漆縣有漆水箕宇記新平縣西九里有白土川東北流

經白土原入於涇恐是漢漆水禹貢雒指編考羣書圖地

有漆無沮高郵王氏曰釋義詩絲篇自土沮漆土當從齊

詩讀爲杜據漢地古字假借耳沮當爲祖往也余按周

篇彼祖自土沮漆言公劉去邠適豳自杜水出麟遊縣西

矣岐往至於漆水也祖似沮又因漆水而誤加水旁耳關之

漆水在涇西與禹貢漆沮在涇東者不同禹貢漆沮

詩攷正東原以自土沮漆爲近此沮洳漆水六書音均表

辛卯侍行記卷三

三

段懋謂當從水經注漢書注作自土漆沮皆非也唐石經

箋皆作沮漆正義亦先沮後漆間有作漆沮者傳寫誤耳

今本水經漆水注漢地志亦傳寫之誤太平御覽地部引

水經注作沮漆王應麟詩攷胡三省通鑑周紀注引地志

均作沮漆詩正義禹貢正義引詩皆作沮漆不得以他

書之誤而改經文也史記周本紀正義徐廣音義水經注

引周本紀皆但言漆不言沮則周本紀二沮字皆後人

妄加也率西水許鄭箋謂沮漆水側程泰之曰雜循渭西上

以達岐金仁山孟子集閻百詩四書皆從程說余按諸家

泥於史記去關渡漆沮遂以詩沮漆合於禹貢涇東之漆

沮又疑漆沮與關無涉遂有循渭之說不知岐山周原皆

在渭北太王踰梁而南卽至岐山若行渭水之澣則又踰

周原而南矣程氏雍人閻亦精輿地何疏忽如是惟高郵

王氏謂水澣卽指上章漆水太王去關自當始於關不當

始於梁山爾雅云率自也蓋自關西漆水之厓南行踰梁

山至岐山下約言之則自關西漆水至於岐下耳毛鄭皆

訓率爲循循漆水而西則非適岐之道孫開如邠州志以

沮誤并爲一又云麟遊漢漆縣麟遊之漆至臨潼入渭一

名石川河余按麟遊實漢杜陽今麟遊漆水安能東踰梁

山越涇水而爲石川河耶要之風那間有三漆水一出麟

遊西境廢普閭南東南至岐山入渭卽太王所經之漆水

經所云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渭者也惟北字

當改作南亦卽麟氏渭水注所謂杜陽漆渠與岐水并遊

者也麟氏漆水注與禹貢漆沮班志漆水輟輟不分故自

言無以辨之矣一則邠州西白土川水實字記以爲漢之

漆水謂麟遊漆水非漢漆辨之甚明孫氏議之亦謬一則

扶風城東之漆溝河縣志亦稱漆水在周原之南方輿紀

要以爲太王所渡非也

十九日發邠州行館城內南垣二里出西門道左有范文

正舊治碑文正之先邠州人後爲蘇州人城西小水曰洪

龍河州志以爲過澗水常志云州西三里有陶穀墓余按

陶穀木姓唐父唐煥祖唐彥謙推而上之若唐持唐扶等

均見唐書穀爲邠州新平人避石敬瑭嫌名改姓陶後裔

復姓唐見王彛五里火石嘴驛路兩旁皆山平正如階級

密洞密若蜂衙密洞者穴山以居詩所謂陶復陶穴也秦

地多此邠境尤多 五里水簾洞壁竅玲瓏如其名有水

出明岷山志稱白土川卽漆水按此 沿途棗林萬計過長

蓋漢志漆縣之漆非杜陽之漆也 安後惟此有佳趣同治七年夏道員十里大佛寺唐尉遲

敬德所建慶壽寺也因石爲佛跌坐谷中僧云佛高八丈五尺諦視不及正定府大佛之高登巖遠眺山水縈繞煙雨迷離寺西小廟瘞丈八佛僧云此佛自西方來欲與大佛較及望見大佛跌坐且高數倍惶悚化爲石荒唐之談爲不自量者諷歎迤西道險曰打兒嘴又西漸高曰石板坡左峭壁右涇水巉石礙輪覆車一十五里安化鋪州人家三五五里黑水陝西通志長武黑水卽汭水一名宜祿川據此則黑水卽汭水明史地理志長武南汭水一名宜祿水自涇州流入涇縣東停口鎮與黑水合入於涇據此則黑水汭水本二川下甘肅通志涇州靈臺縣南有蒲川出鳳翔分水嶺流爲一

辛卯侍行記卷三

三

實出麟遊西北受細川水入於達溪水達溪出隴州五馬山或訛爲姐已川過縣南至邠入涇崇信縣南六十里有白石川出五馬山東入靈臺爲達溪卽長武黑水之上源也據此則長武黑水爲白石蒲川達溪三水之下流皆志各屬甚略然依諸說繪圖亦殊膠轕非編歷其境無從攷正矣漢地志汧縣北弦蒲葭芮水出西北東入涇實字記靈臺縣下引水經注云蒲川出南山蒲谷東北合細川水且氏川水據此則姐已川或且氏之訛邠州宜祿縣下引水經注云汭水東逕宜祿城俗謂之宜祿水今本水經注無此文蓋唐以前注記李善文選注引水經注多與鄭氏歷考諸說由停口入異者皆係別書非盡道元逸文也涇之黑水久稱爲汭禹貢錐指謂職方涇汭之汭出隴州

豈蒲葭自靈臺縣流經長武南而東注涇王西莊尙書後案亦從此說余按涇邠之水以汭名者有二長武南之黑水一汭也自華亭東至涇州入涇者又一汭也二水皆出隴山皆東入涇中高不相通近志皆以爲職方之汭孰是孰非輿地家莫爲論斷顧氏方輿紀要卷五十二以華亭之汭與長武之汭混而爲一誤也汭水考一既渡食於停口鎮武復升坡其上平曠爲長武原多穴居之民於深溝內穿土爲室結鄰地中 十五里黑莊鋪 五里二套嶺 五里冉店塘西有深坑寬二十餘丈緣以短垣聯以土橋香山東北回龍山相距各二三十里洪雅存長武縣志以冉店爲劉黑關投唐處謬也黑關足跡未嘗入關始終未

辛卯侍行記卷三

三

爲唐八里七里鋪 七里長武縣宜祿入南門 一里館於縣衙之右計行八十三里知縣事貴陽趙平之福均長武古義渠戎地秦漢屬北地郡之鶉孤縣今縣南四十里後漢曰鶉孤屬安定郡東晉石勒置趙平郡寰宇記 北魏曰隨平郡隋與漢同唐爲邠州宜祿縣卽今治元和志涇州有潘西二十宋分置長武縣西北屬涇州元皆廢明萬曆中於宜祿鎮置長武縣今屬邠州縣南十里宜山北十五里城東北進賢里爲隋牛宏故里史稱牛宏爲大雅君子然宏仕後周爲大將軍仕隋爲尙書君子豈若是哉南門外有碑題明景清故里按景清本姓耿訛爲景正甯縣人也

二十日寅出長武西門斜月在山飛霜透嶼 十里十里

鋪北有淺水原為唐太宗破薛仁果處五里洪家鋪俗傳郭汾陽破回紇處十里白楊

坡西北石過此入甘肅涇州界自潼關至此行陝西境七盤谷山

百三十五里內渡渭五里窰店自此逾西驛路兩旁多

白楊左文襄督陝甘時令防營栽植 五里張郵鋪 五

里東高莊 五里氏雲驛食後騎行 五里賀藍墩 五

里胡家園 五里高家凹 五里通南莊 五里二十里

鋪 三里黃家堡 三里杜家莊 四里二十里鋪 五

里十五里鋪 五里十里墩甘西南曰太平關始下坡長武

原至此 旁為天鏡山筆峰山 二里鳳翔口坡益陡多焉

辛卯侍行記卷三

石馬蹄易蹶 一里七里台 四里三里台 三里涇州

驛 任東關行館計行一百甲知州事上海賈跋雲助

涇州商阮國大雅皇矣篇密人不恭侵阮徂共一稱密須氏姑姓在靈臺縣西五十里陰密故城其阮

國之地在涇 及昆夷初學記引劉澄之宋初山秦為義渠川記安定早戎舊壤也

戎地後屬北地郡治義渠城在慶陽甯州西北漢徙治馬傾縣今環縣南後漢徙治富平今富平

靈州西南安帝永初五年遷羌徙池陽章懷注在涇陽北順帝永建四年歸舊土永和六年羌叛復徙焉翊晉徙

治泥陽今漢屬安定郡治高平北魏太武兼置涇州甯州東南

涇縣今鎮原縣西二里後周涇州治嗣後州郡遞稱隋初

安定縣今州北五里接鎮原縣東南天寶安定郡至德初

乾元初宋金元明均涇州隋大業唐天寶安定郡至德初

保定郡大曆初涇原節度治涇州宋亦稱安定郡太平興

國初置彰宋以前州郡皆治保定縣自安金改曰涇川縣

化軍節度

明省入州因避水患徙治涇南之皇甫店即今為涇州

直隸州同治七年春回匪由慶陽州西南一里奔山蜿蜒

如龍州南二里嵩山峻巖遙空飄然獅舉 城西北汭水

有兩源北源出平涼府華亭縣西四十里小隴山之馬峽

東環朝那山又東至雨山南源出小隴山仙姑峪山即齊

過儀山華亭東儀雨二山對峙如門兩水合而為汭東流

六十里至石堡北受柴邱水出朝那山又東流北有斷萬

山南有五馬山東汭於中甘肅通志藝文號為汭水東峽

東經崇信縣北又東至涇州回中山入涇平涼府蔣氏尚

書地理今釋亦云汭出華亭至涇州西北入涇按陝西長

辛卯侍行記卷三

武縣志以由靈臺入長武之黑水為古汭水既有漢志可

據矣然華亭之汭亦可證以漢志濟北弦蒲藪汭蓋陝西

隴州甘肅華亭皆漢汭縣地弦蒲藪在隴州西四十里小

隴山在州西八十里而華亭之汭適出小隴山非弦蒲藪

西北乎水經注汭水亦出弦蒲藪則弦蒲之朱子注公劉

詩汭出吳山西北考吳山即汭山在隴州西北與隴山

連華亭之汭非在吳山西北乎二汭水地勢相似而不相

通明史地志於長武南有汭水即俗稱於崇信則又云北

有汭水是指華亭之汭南有赤城白石二川流合焉是又指長

肅通志卷五於涇州汭水云自崇信流入東南入長武界

皆設以華亭之汭與長武之汭相通茲為剖析之以免混
汭水攷二 陝甘之交二汭水已混雜難辨而長武有
而安化黑水亦云有蒲川入之長武黑水入涇安化黑水
則省志云出府北太白山入瀾湖水而明史地志於安化
縣曰西有黑水至長武合涇於慶縣下則曰黑水注於涇
河蒲州有九陵川合大延川入馬蓮河正謂有蒲江即涇
水兩不相涉而明史於蒲州下曰蒲江亦名九陵川又曰
大陵小陵即九陵之源蒲州志謂羅川合大陵自三水縣
來安宇記以陵水為皇涇而蒲州以張家堡南河為皇涇
蓋撰郡邑志者往往不出戶於山水名稱之近古者觀
引入已境指鹿為馬所不顧也史官不
察依樣書之沿譌日久真履愈清矣

二十一日進涇州南門 二里出北門城北五里為兼山
山下海印寺一名水泉寺有其池志稱周 西北渡汭水
共王曾遊此史記所謂密康公從者也
二里回中山即其山涇在陰汭在陽絕巖壁立相傳為周

辛卯侍行記卷三

三

穆漢武所遊道右碑題古瑤池降王母處御者因坡上多
石繞行涇水之游騎者取道山麓 山有大佛洞中架飛閣
在其山之陽泉出石竇滴漉 余按始皇本紀巡隴西北地
如雨其傍峭壁石黑如古鐵
出雞頭山過回中正義言從咸陽向西北出甯州西南至
成州出雞頭山東還過岐州回中宮武帝紀上郊雍通回
中道集解云在扶風汧縣匈奴傳至彭陽 括地志在涇州
縣使奇兵入燒回中宮正義曰宮在雍縣西郡國志汧縣
有回城名回中來飲開道處則回中未必如應劭所言在
安定高平也 三里五里鋪 二里任家溝 三里小白
邨 卽北十 四里焦家溝 一里十五里墩 二里豆家山

三里傅家鋪 卽北二十里鋪 三里秋坪 三里相家溝 三里
食於王邨 卽北一里三十里墩 三里余家溝 二里百

泉溝 五里土垢鋪 二里杜家溝 二里下八里坳
三里上八里坳 三里花家寨 卽北三里羊圈溝 三里

張家什字 四里義理鋪 五里王家溝 二里三里墩

三里白水驛堡 卽北宿計行七十二里驛在涇汭間南距

汭水較遠 保康於長武涇州二汭水各為攷辨然審察地
勢此二水皆不足當古汭水也禹貢涇屬渭汭
詩汭鞠之卽毛氏鄭氏二孔氏以水厓水北水內釋之謂
禮職方氏其川涇汭鄭注云汭在幽地賈疏云此與詩注
不同者蓋周公制禮始卽皇涇名曰汭耳然賈氏未言原
委所在班氏地志始以扶風汧縣之汭水出茲蒲葦西北
東入涇者為詩汭隴之汭雍州之川說經者多從之余按
詩書所言汭夏商不以爲水名鄭注周禮謂在幽賈氏又

辛卯侍行記卷三

三

以皇涇爲汭則汭必在幽國中非僅涇流邊境者也今華
亭之汭於涇州入涇與幽無涉長武之汭於縣南入涇距
三水甯州二處公劉故都尙遠必非幽中之皇涇此可疑
者一也周禮其川江漢其川淮泗皆東大小相匹者涇水長
千餘里今涇州長武二汭均非大川周禮豈以細流配涇
而曰其川涇乎此可疑者二也周禮舉川浸括一州大勢
言之涇州長武二汭相近原流方向亦相若職方氏何遽
以爲川致近似者皆得冒名乎此可疑者三也詳爲尋究其
川涇汭之汭之入必以幽地大川當之或卽慶陽之環河
乎環河出環縣西北七十里水源鋪南流經府城西曰西
河府南爲小宛城西南有西壩峪相傳公劉子姓所居環
河遠城折東南會於東河又南更名馬蓮河經合水縣西
南受建水至甯州西經公劉舊邑左受大延川右受瑤
川大延川在城西西會九陵川其源有大陵水小陵水志稱
卽皇涇也馬蓮河又南經正甯縣西又南過甯州政平鎮
受羅水至長武北入於涇此環河之可以爲汭也或問有
說乎曰有賈氏以皇涇爲汭寰宇記正甯縣下引水經注
曰大陵小陵水出邈和南殊川西南逕甯陽城故關陵水
卽皇涇云云說文皇大也目爲皇涇必非細流蓋古時因
皇涇入環河故環河亦蒙皇涇之名公劉詩但稱皇涇而

泗指水厓非水名周禮乃名泉謂為泗實即以環河為泗
陶地之川足配涇水莫大於此至弦蒲散之水沃人名為
泗當時未必以為陶地之泗班氏始證以陶鞠之印後人
從而附和之環慶之地久陷戎狄漢唐又無文士辨正遂
湮沒至今耳如以余言為妄則涇州長武二泗皆
不足以前當別求一川以實之 泗水攷三

二十二日霜降自白水西行 二里鄭家莊 三里打虎
嘴南為龍鳳山 五里馬蓮鋪 即六十五里王家寨 五

里眉峴鎮絕少居人 四里馮家墩 三里馬尾溝 三

里四十里鋪 食於 三里洪溝 二里胡老溝 五里三十

里鋪 五里東甲積峪 層岩如積甲 十里米家峪 五里

煙霧溝 二里十里鋪 八里平涼府東關道右有武威

堡防營駐焉中有塔 二里過清平橋進東門 二里住

辛卯侍行記卷三

三

試院額曰空同使節計行七十四里知府事江夏胡體齋

孚駿倚郭平涼縣知縣事湘潭唐壽舫受桐 秦州紳士任

有生世 平涼府古涇陽 詩經獵狝所侵之涇 及西戎那邑

英來 平涼府古涇陽 陽見日知錄卷三 及西戎那邑

府西北有漢 秦屬北地郡漢屬安定郡東晉太元中苻秦

朝那縣故城 秦屬北地郡漢屬安定郡東晉太元中苻秦

分置平涼郡 治平涼縣 後魏為涇州之安定郡 治安 隴東

郡 治涇陽在府 平涼郡 治鶉陰府西 原州之長城郡 治黃

西北八 各地隋并為平涼郡 治平涼 安定二郡唐屬原州平涼

郡元和四年於平涼縣兼置行渭州 本治襄武今鞏 後沒

於吐蕃宋為渭州隴西郡平涼軍節度 治平 金為平涼府

元同

國初因明制以府屬陝西康熙四年改隸甘肅 平涼縣
高平 漢安定郡涇陽朝那二縣地苻秦增平涼縣為郡治
北魏為隴東之涇陽安定之朝那長城之黃石西魏改黃

石曰長城縣後周復置平涼縣屬長城郡隋為百泉 杜佑
為公劉詩之百泉誤也按隋改長城縣曰百泉在平涼西

北必非幽地隋志不言因詩而改詩註疏亦未以百泉為

地名嚴坦叔 平涼朝那三縣 分屬安定 唐廢朝那以百泉

曰眾水也 平涼朝那三縣 平涼二郡唐廢朝那以百泉

平涼屬原州 元和志開元五年移平涼縣於涇水南貞元

朝那地後魏於西南陽晉川置黃石縣隋改百泉武德八

辛卯侍行記卷三

三

年移於今所舊唐地志謂隋平涼縣治陽晉川新唐書以

平涼屬渭州諸說互異平涼府志隋唐平涼縣皆治今北

山之原陷於吐蕃後唐清泰中重置平涼縣今安國鎮西

古城也宋因之金遷 五代廢百泉宋以平涼為渭州治金

今治即唐耀武鎮地 五代廢百泉宋以平涼為渭州治金

以後皆為平涼府治 同治二年春陝回由汧隴小道入甘

麟遣軍來援中途失利知府和英等死焉八月平涼陷先

是教諭王汝撰盡撤城外民房為紳士所阻賊果伏屋

內掘地道陷城汝撰與知府田壽增知縣張仁源流寓總

兵呂元等皆死之三年春陝境稍靖提督雷正紹陶茂林

會攻平涼五月克之四年夏雷軍敗於雷夏退屯固原七

月兵潰再退平涼五年十月洪河川回匪陷平涼雷正紹
復之平涼為隴東劇郡浙人之遊幕陝甘者以 城北五里
此地當兩省之中多寄居焉城被皆及於難 城西北五里
天壇山唐貞元三年渾瑊與吐蕃會盟被劫處 涇水在
城西北出華亭縣西北九十里筭頭山有八峰形如冠髻
下有深峽峽內三潭俗名涇河腦峽東四五里受清泉數
十東北流十五里為白巖河或云百泉之譌又十五里安
化鎮 宋安化縣後徙原州制勝關以此為安 又三十餘里
化鎮 宋安化縣後徙原州制勝關以此為安 又三十餘里

入平涼境過空同山六盤瓦亭峽諸水匯焉俗謂涇之北源山海經所謂高山涇水出焉然瓦亭水小故數涇源者必屬斧頭淮南子涇出薄落山高誘注即斧頭斧頭為空同南支故或曰涇出空同詩云涇以渭濁解經者皆言涇濁渭清乾隆庚戌上命陝撫秦承恩詳加履勘尋奏稱涇流似江漢涇色與黃河同合流處一望可辨七八里始涸為一並於急流取水激之涇一石潭三升渭一石潭斗許以所目驗攷之神乘詢之士著涇清渭濁毫無疑義 崆峒山府西三十里或云黃帝所登崆峒在豫境范守已豫譚崆峒在汝禹二州境有廣成子墓即黃帝問道處平涼臨洮各有崆峒第莊子言黃帝問道崆峒遂見大隗迷於襄城之野其為此山無疑或謂在平

辛卯侍行記卷三

涼張伯魁崆峒辨曰字內有崆峒七汝州蔚州岷州肅州狄道西和及平涼也以黃帝廣成之蹟者惟崆峒與平涼前徵莊子言黃帝遊襄城問道於崆峒後世據此以汝之崆峒為真考史記黃帝西至崆峒登辨頭漢武慕黃帝之事西登崆峒出蕭關且辨頭在崆峒旁蕭關在崆峒北百二十里俱屬平涼黃帝廣成之蹟必非別處所得冒餘四崆峒 或謂在蔚朱彝尊曰下舊聞考云爾雅北又烏容冒耶或謂在蔚斗極為空桐司馬彪注莊子亦云空桐當斗之山則空桐宜在北矣廣成子謂帝不足語至道退居三月復往要之當日帝邑於涿鹿去蔚甚遠故不難復要之寰宇記蔚縣有斧頭山陳子昂蔚邱覽古詩尚思廣成子遺跡白雲隈則蔚之空桐未可定其非黃帝問道之所也 余按史稱黃帝遷徙往來無常處無論汝蔚平涼三月之期皆能親履未可臆斷然莊生多寓言如云孔子拜盜跖自稱臣可信為實耶所載黃帝問廣成子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使黃帝果有是語與秦皇漢武何異夫

廣成子者劉向列仙傳稱為古仙黃帝欲求道必不問諸方士此蓋秦漢術家偽託以惑時君耳

二十三日出平涼西門就驛路北涇水灘行多小石 八里八里鋪 二里崕灣子即十里鋪三里聚灣子 七里李家峽即二十里鋪二里頁河子 三里頁河塘車經邨北遙見民居數十家迤西眾山絡繹在右者如螺如髻在左者如牆如垣皆石戴土南山缺處望見崆峒東峰若方臺者兩層登山之路由府西乾溝銀洞溝石頭寨西懸大岫山至問道宮北入於峽飛泉流石上升四里巨石徑道左倦者可據而休再登里許岩間多古人題名穿蒼蔚歷曲盤得平地為淨陀寺稍東為中峰又東為東峰有眺豐亭亭下崖深百丈有洞焉皂鶴巢其中亭南南峰懸出乎涇之上中峰北小岡有喬松六樹北二絕澗獨木為橋過此登北峰

辛卯侍行記卷三

一塔特立於西北隅後有丹穴西南出深林捫蘿百折而上為西峰峰石虎穴穴石洞泉大旱不竭泉之上曰馬嶺山崆峒絕巖也下瞰涇南北諸山若波浪之伏控馬嶺之東直下滄沱寺石磴千百級視諸徑尤艱峭云摘錄趙時春遊時 五里三十里鋪 五里乾掌溝或作陽五里安國鎮平飯唐貞元中劉昌所築胡谷堡也後唐平涼縣治近此今有防營新築堡午後又循水行 十里白楊邨 五里薛家灣或作寬五里清水溝門同五里蒿店民居五六十下坡為瓦亭峽即古彈箏峽唐德宗時與吐蕃分界處寰宇記引水經注云涇水逕都盧山內有彈箏之聲也羣山怒起路隨峰轉繞行澗底車顛甚 五里蕭關口一名金佛峽漢晉以來戰守要隘明嘉靖中築城峽口今廢南巖下有武

廟過此益幽險北壁有楊延昭廟俗傳六郎守此按延昭足跡未嘗度龍此蓋因蕭關二字傳言之也陡壁迎面泐峭壁奔波山容水韻等字邵陽魏公午莊駐營平涼時曾修此坡吳縣吳清卿學使為碑記篆書

十里上清水溝居民八九家山勢稍寬泉流汨汨皆注於涇十里瓦亭驛後漢郡國志烏枝縣有瓦亭牛邯軍處自此西南至秦安縣北皆隴山中幹古皆謂之瓦亭山水經注隴水出隴山西北流逕瓦亭南隴山略陽使牛邯守瓦亭即此也又西南合一水為瓦亭川又南逕阿陽成紀而人謂按古略陽在秦安東北成紀今秦州瓦亭川在秦安境牛邯所守亦當在彼進堡東門民居約六十或又稱秦安之瓦亭為西瓦亭

餘戶入隘巷住行館計行九十里此處電綫繞赴固原州城在驛西北八十里知州事長沙匡策吾翼之來接固原提督

辛卯侍行記卷三

辛卯侍行記卷三

表

雷緯堂宮保遣人送物受驄馬一匹陝甘制府固原州秦楊石泉宮保遣戈什四人來接辭令先返不肯

義渠烏戎地昭王後屬北地郡漢武析置安定郡治高平縣高平故城即今州治方輿紀要卷二後徙郡治臨涇而謂在鎮原縣誤也鎮原為漢臨涇縣

高平縣如故晉因之廢高平北魏為原州高平郡治高平志云後魏置平高縣與魏書不同顧亭林以原州為詩經伐豳狃之太原閻氏潛郎刻記辨之曰原州置於後魏古未必以原名鄭注禹貢原隰底績其地在幽後周改郡縣近是秦中以原名者多不能定指何地也

曰平高隋廢屬平涼郡唐屬原州平涼郡均治貞觀初置

緣州治平高之他樓城北高宗置他樓縣神龍中省置蕭關縣元和志蕭關縣在平高縣東南三十里廣德初沒於吐蕃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於靈臺縣之百里城貞元中徙治平

涼元和初大中時於蕭關置武州後復陷吐蕃宋建鎮戎軍金為鎮戎州元曰原州至元中皇子安西王封此立開成府開成縣州西南四十里後降為州明曰開成縣成化中寇燬於原州舊址設固原衛宏治中改固原州駐總督

國朝因之同治十三年升為直隸州於州北二百四十里之下馬關設平遠縣州西北二百十里之鹽茶廳設海城縣均隸於州同治二年正月平涼回匪陷固原時總督照未果四年二月提督曹克忠等克固原

瓦亭驛歧路附

瓦亭西北二十里鳴陽鋪十里平泉鋪五十里固原州

辛卯侍行記卷三

辛卯侍行記卷三

表

永甯 又北九十里三營驛九十里李旺驛海城九十里同驛

心驛七十里沙泉驛九十里甯安驛甯七十里渠口驛六十里大壩驛六十里王宏驛五十里甯夏府東達榆林西達

涼州程途詳九月初五日記

二十四日陰始披羊裘出堡南門名曰二里折而西漸行

漸高 十三里合上鋪民居二十餘家由此登六盤山曲盤不止於六或謂之絡盤道洪惟存伊犁日記誤作樂蟠余按唐有樂蟠縣今合水縣

西羣峰環抱如卷蕉葉煙雲滿岫多雨少晴回環而上坡陡泥滑鞍駒喘且蹶 十里至第五盤名廟兒坪詣武廟小憩 五里至第八盤為山巔固原隆德交界峻嶒百重

絕壁萬仞有窩鋪見汛兵二三又曲折西行雲起車下昨
所經彈箏諸峽俯視之矣至第三曲兩峰開處望見瓦亭
堡如一拳石至第六曲旁有烽墩始下坡朔風怒號寒雲
下壓亂山叢谷滿目陰森遙望隆德諸山斜陽如赭再下
至第九曲以後愈入愈深循澗壑其十九曲抵山麓十
里楊家店隆德民居十餘家五里十里鋪五里賀貴鋪
有防營五里進隆德縣東門隆德城住行館計行五十五
里知縣事長沙盧岱之世塋隆德古西戎地秦屬北地
郡漢為月支道屬安定郡唐屬涇州宋天禧初置羊牧隆
城後改隆德若屬德順軍金升為縣故城在今縣西北九十里元屬靜

辛卯侍行記卷三

四

甯州明嘉靖中改屬平涼府今因之瘠地荒城無文廟亦
無志書同治五年春同會孫義章陷隆德知縣宋繼昌合門殉節八月提督雷正紹復之六盤山
山海經稱高山漢志謂之都盧山地理志烏氏縣西有都盧山今平涼西北入黃河之水止有固原之清水河出六盤山
北至中衛達河當即漢志之烏水烏黑也黑之為青出禮
器鄭注青清為同音烏水實即隴山北幹水經注河水又
注之即苦水也出高平大隴山苦水谷東北流經高平太
婁廉城三水鹽池又北入於河所言原委與今清水河適
合是鄭注苦水即漢烏水苦與烏音近而更名猶他樓之
為太婁也而六盤即肅氏所稱大隴苦谷矣又按漢志言
烏水入河袁宇記誤以入涇之水當之趙誠夫水經注釋卷十七亦承其說元史屢稱元主避
暑六盤山當時必多深林今則無樹唐六盤關及元安西
王清暑樓皆無遺址家君擬於六盤山腰築橋為隴干

鎮鎗旁設官店俾行人避風雨倡捐二百金託盧大令籌
辦邑東南二十里為美高山南二里曰龜山四里曰狀元
山十里曰飽馬嶺西二里為筆架山一名燕家山三里
為旗山五里為鼓山西北十五里曰鳳山曰湯羊嶺北一
里為象山詢諸土人但答以東山西山途中多如此縣北
有好水河西至靜甯為苦水宋慶歷初夏人入寇任福等
禦之大敗於好水川即此地邑西南有莊浪鄉元莊浪州
明靜甯州屬之莊浪縣也李申者與地韻編謂在今涼州
之莊浪廳誤也慶陽安化縣訓導羅翼雲致錦由省會
來謂慶郡僻遠輪蹄艱阻移粟出境運價倍於糧價商販
裹足他邑穀貴莫來購取農民逋負累累重銀賤糶
償債或輦至城市求售不得輦還苦無費竟向坊肆易一
飯而歸或以飼豕驅販鄰境年書大有十室九空碎遇饑
饉不能移粟入境死亡接踵同治季年慶陽勉價斤直錢
五六文光緒二三年大旱即便絕糧蓋小民窮極無力困
貽以此知唐太宗時斗粟三錢未為佳兆運道
不利病民特於宇內類此者多豈獨慶陽然哉
二十五日陰出隆德西門折北行兩旁皆山三里長把

辛卯侍行記卷三

四

溝 三里山石灣 二里八里鋪即得勝鋪迤西道樹成行
六里金家溝 六里小河子墩即二十里鋪五里小河子
鎮靜甯插居民十七戶 五里沙塘鋪隆德有三四十家
十里龐家鋪 五里神林堡民居四五十戶食於行館堡
有甜水河隴水上游也出六盤山 六里王家堡風雪寒甚
經上峽口至靜甯城南會苦水
四里趙林店 五里亂柴鋪 六里黃岩兒過此路稍
曲 四里司家河過此為靜甯州七里上峽口 三里平
家河過此循右山麓行路益曲 五里萬福橋 五里抵
東山下土峽為李家店東山宋新安王吳璘隴干命子挺
築堡拒金人之所 三里靜甯州涇陽東門曰承恩曰迎

春任行館計行九十三里知州事善化張靜亭光烈秦州
 蘇紹卿靜甯漢阿陽縣今州屬天水郡治平襄水經注渭
 統武水出平襄縣南山據此則平襄故城在伏羌西北
 伏羌距秦州百餘里秦州志謂平襄在州西北七十里似
 未後屬漢陽郡治黃今晉省北魏復置屬略陽郡治安戎
 縣東一百唐為渭州境宋景德初曹瑋彬仲子年十九知
 二十里州東唐為渭州境宋景德初曹瑋彬仲子年十九知
 築隴干城州東慶曆初經略使韓琦請建德順軍元祐中設
 隴干縣為軍治金升軍為州鳳翔元改靜甯州廢隴干明
 以州屬平涼府 州東二里旗鼓山宋劉暹於此屯兵防西夏南五里
 翠屏山北十里橫山州南三十里甘肅川係溫泉五十里
 山又西南三十里朱家店十五里垂家川
 凡一百六十五里接秦安縣之蓮花城界

辛卯侍行記卷三

聖 〇

二十六日陰出靜甯西門名饒暉西北行 三里長原河
 有木杠通徒步車行河中水及馬腹河出固原西須彌山
 俗名苦水由北峽繞城南會甜水下流至秦安會昌亭川
 為隴水過河後左右皆山積雪無隙惟道旁殘柳千株作
 一綫淡黃色耳循山峽曲折 五里八里鋪登坡數層雪
 滑泥濡僕馬俱疲折西行 七里官道岔山頂即那家始下坡
 數曲後又下峻阪斜長四五百丈復向西北 十里鄧家
 灣 五里孫家溝 五里七里鋪 七里高家堡居民五
 六十戶飯於行館有響河出會甯青家峽東過界守十里
 王家河在路五里界守鋪會甯過此下小坡度土橋循右

辛卯侍行記卷三

聖 〇

山麓路稍平間有石坡礙車 五里石嘴嶺 十里襍子
 峽居民二三戶有防營會騎行 十三里清水河 五里
 倒回溝即五里青家峽有驛古寒林關也住行館計行
 九十五里飲水苦鹹自高家堡迤西皆石附高山左臨深
 處輒有缺口當依壁曲折緩行遇一車自西來在驛東五
 里下坡時順勢直行從缺口墮瀾底車馬粉碎人亦折臂
 蓋中夫於途中無不睡醒由旅店內無若輩安臥處又
 須屢起鞍馬一經開車反謂其事已畢終日跨鞍作夢情
 亦可憐余於平坦處任其睡醒遇險則
 呼之余欲詳記沿途形勢不敢假寐也
 二十七日晴由青家驛西入山行蓮臺文嶺陡嘴三六里
 尚家灣 二里賈家坡 二里大山川山勢略寬過此入
 土峽升坡循右山麓 十里太平店 十五里馬家溝寄
 洞數穴有汛墩 十里翟家所憩堡內行館太平店西路
 稍平飯後仍入山傍右山麓升降曲折度土橋三均名平
 政 六里董家溝 三里天成堡 三里土地廟又曲折
 行度土橋一 十二里張成堡其東北為金下坡入淵底
 即會甯溝淺水平沙縱橫錯雜俗名七十二道腳不漸地
 當深壑雨水多時山洪奔注無從趨避夏秋間不可行山
 腰別有路行程記言溝中土赤今日積雪乍融審視淵底
 絕壁崩塌改陸為斜山水冲刷復改斜為陸 五里尚家營
 陡斜無定赤砂黃土互相揜覆時隱時見也
 十五里三里坡始出溝穴居之民二三家 三里會甯
 縣南關保甯驛城東有神題麒麟家明天一里住城內枝

陽書院計行九十三里知縣事松滋謝海峰寶文 會甯

漢安定郡祖厲縣南境故城在今縣西北一百八十里郭城驛 後屬武威郡

晉廢北魏改祖居縣屬隴西魏置會州隋改會甯縣今靖

東唐宋為會甯關東境元和志會甯關在會甯縣東南一

甯關南至平西砦四十四里北至黃河一百餘里又云元

符元年築堡宋關非唐故址矣甘肅通志會甯關在靖遠

西南一百二十里烏蘭山分保川縣今城北南境置西甯

縣東三十里屬秦州元徙會州治西甯後廢縣明改州曰會

甯縣徙今治隸鞏昌府縣東二里鴉嶺山自東北百里之

堆坪山縣南二里桃花山土石皆赤南三里式虎山西南

二里馬原山東起龍山西至龜岩其上平廣百餘里形如

圓餅一名蒸餅山明行太僕牧地也城北二里龍頭山五

里紫葦山西北二十里龜岩山自青家驛以西數程水

味多鹹有窖藏雨水者尚可飲

二十八日寅出會甯西門參宿右欹眉月纔上循坡陟降

莫辨西東 五里王家河坡縣南有南玉河西流至城

至郭城驛消河自東來安定水自南南翟家所水西流入之又北

來合為祖厲河西至靖遠入黃河 五里楊家溝 十里

雞兒嘴居民三四十家下坡入溝中西南行溝寬十餘丈

左右皆高原 二十里十道溝口安居人二十餘家一名

五里入土峽左轉出原上道旁多白楊行人或泐字也

五里道左有邨堡三四名新河 十里西鞏驛堡時常

本擬住青嵐山間山上雪大客車計行六十里水苦已正

阻滯旅店不能容遂往西鞏驛館計行六十里水苦乾隆

二十九日自西鞏西行山間 十里宋家溝王公橋時常

昌府王廷瑛創建土橋跨湖上 東坡上路右土屋一家過

履經重修矣有碑題永定橋 橋升坡愈曲愈高 十里周家凹 十甲青嵐山頂一名

晴嵐峪俗呼清涼山 鋪戶二三十過此時入土峽時緣山脊俯

視左巖重疊如鱗殘雪半消黃白相錯成文 二十里坡

頭上土屋二三由此下坡車轍中多冰凌三十餘曲而至

平地 五里董家河 五里安定縣東關延壽 涉東河出

東南四十里麻子入新城東門新城環舊城之一里任行

館計行六十一里知縣事郎縣崔祝庭學政沿途官場接

送者每日二三十人聞蘭州當道擬畱住皇華館遣人告

知省友借住浙江會館乙酉季冬先兄福臣病沒 安定縣

漢天水郡勇士縣今金縣境 獠道地今隴西境 唐為渭州西買馬之

所宋元豐初築定西城屬通遠軍 今隴西地 金設定西

縣後升定西州領安西縣北 及通西縣南 元廢二縣

因地震更名安定州明降為縣隸鞏昌府安定政路自安

十里馬營六十里通渭縣三十里碧門關九十里鐵樓一

百十里張家川八十里故關六十里陝西隴州九十里胡

陽七十里鳳翔府 安定西南四十里內官營二十里胡

麻嶺五十里連二灣六十里十八盤五十里狄道州 安

定南行九十里通安驛九十里鞏昌府九十里

里南遠縣一百里伏羌縣一百二十里秦州

晦日寅發安定 一里出舊城北門過西河出城西四十

會東河又北至十八里十八里鋪居民二十餘家驛路仍

靖遠入祖厲河 望見左右邨堡五六 二里二十里鋪過

在兩山間甚平坦 左山麓邨樹頗密

此路曲而凹 十里三十里鋪下小坡折而左又升坡
 五里紅巒莊土屋兩家 五里峴口鎮土屋五六十瓦房
 二一三有水二道截民居為三左負高巖上有小廟鎮西有
 葛壘 八里梁家坪 八里秤鈎驛安居民二三十戶飯
 於行館出堡下斜坡五折土人肖其形曰秤鈎下坡片晌
 卽升坡為車道嶺之麓 五里打狼嘴土屋十餘 五里
 平灘峴土屋三四 五里景家泉土屋七八為嶺巔矣
 四里魏家窰 四里下峴子頽垣數座俯視右崖有人家
 過此路漸低 四里高家聚車路左依山壁右臨深壑
 三里車道嶺人家五六安六里白土窰金過此下陡坡百
 辛卯侍行記卷三

餘丈得平路數十丈又下陡坡百餘丈始平坦 八里郝
 家溝 五里甘草店泉鋪戶百餘進街西前路堡任行館
 計行一百有六里知泉蘭縣事費縣賈益軒汝謙來金泉
 土民二百餘在道旁接
 鋪戶亦掛紅然鞭砲
 十月朔壬辰自甘草店西北行 五里三墩營 八里棚
 泥河道北有何七里清水驛金一名屯軍鎮俗傳趙充國
 屯軍處食於行館土民接者三四十舊時清水鎮赴省驛
 鎮四十五里定遠鎮三十五里東岡鎮三角地西地頗崎
 嶇俗稱九溝十八坡回逆亂後人煙稀少移驛於金家崖
 金縣治在驛西南三十里知縣事思茅封輔廷汝弼來
 金縣漢金城郡榆中縣金縣西北後漢靈帝紀天水郡勇

士縣地縣東晉省勇士移金城郡治榆中後漢董卓傳邊
 中周慎引軍圍榆中城三國志孫堅傳注謂慎圍邊韓於
 金城似後漢之季金城郡已徙治榆中矣蘭州府志謂晉
 金城郡治金城縣 北魏因之隋屬金城縣唐屬五泉縣宋
 卽今府治也
 爲蘭泉縣之龕谷寨縣南二金升爲縣置金州領龕谷州
 定遠縣西北二縣元并縣入州屬鞏昌路明爲金縣屬臨
 洮府成化中屬蘭州
 國初屬臨洮今屬蘭州縣南五里有廟坡山二十里小龕
 山龕山 今日驛路寬展郵堡絡繹 五里大路口西南有
 尖山 五里東古城實堡也 四里樊家營 四里下西營泉
 四里教坪 四里夏官營泉進堡堡西鋪戶二十餘過此
 辛卯侍行記卷三

下坡就河灘行水落沙平小石嶙嶙大路循右山麓十里
 十五里登右岸爲梁家灣縣郵樹扶疏溝渠暢達田多水
 菸產五泉山麓稍西卽岳家巷道 二里上古郵道右有
 堡 三里金家崖金縣定遠鋪戶四五十多掛紅土民接
 者二三十住行館計行六十六里泉金兩縣地多
 初二日寅發金家崖 四里邴家灣 三里寺兒溝鄉民
 接者數次每次數十人間以爆竹時天未明姓名籍貫莫
 辨也 三里上官營 四里買子溝泉金界有水磨 四里
 賀家店縣上下土峽 二里鐵嶺口 五里響水子東坪
 鋪戶十餘下坡過水或云卽鄉注又升坡爲響水子西坪

泉鋪戶二十餘 五里大水洞 五里桑園子明肅藩種
桑處山勢漸合小石滿地車頭甚有桑園子腰站居民十
數戶右崖下即黃河為眾山所束深不可測郵西下坡為
桑園峽有坊題過此又上坡行亂山中 二里燕兒灣山
缺處俯見黃河南岸間有長城遺址長城不始於秦皇
日知錄考論最詳
里巖望溝 五里下坡即東岡鎮鋪戶百餘街西有堡知
蘭州府事羅山丁巡御振鐸來遊東岡鎮歧路東南十里
張家坪十里太平溝十
里豬嘴嶺十五里謝家嘴十三里連搭溝十里石頭溝十
里金縣折西南十五里興隆山峽二十里黑羊嘴過馬街
山三十里好水溝騰十里田家廟十里劉家灘十里馮
家溝十里高崖子十五里新添鋪南四十里狄道州 五
里深溝子 五里空心墩倚長城為大臺旁有居民一二

辛卯侍行記卷三

癸卯

十戶 三里劉順堡有碑題理學名臣段容思先生故里
段容思名堅童時有志聖賢年十七祖沒自其父治炎不
用浮屠景泰初請罷天下佛老疏奏不行歷仕福山縣萊
州府南陽府所至改僧尼寺觀為書院 五里蘭州城外望
有德政詳明史及馮恭定公關學編
見五泉山 家君至東關楊石泉宮保署布政使裕吉臣
裕按察使新建程萼南鼎芬蘭州道清泉黃冰臣雲行請
聖安禮省中文武一百八十餘人暨紳商鄉民絡繹接於
郊外進東關門曰迎恩 三里進南門名泉蘭 一里住
南府街浙江會館計行六十七里陝省至此一千四百三
十二里內自涇州白楊坡至此
行甘省境一千有七里甘肅行省禹貢雍州西境
夏殷周三代戎狄錯處秦孝公威服羌戎九十二國昭王

滅義渠始有隴西北地始皇築長城起於臨洮置隴西北
地二郡
漢屬涼州刺史初統隴西天水安定北地四郡後遂向奴
開河西四郡張掖武威酒泉敦煌也平西
夷增武都郡屬益州 獻帝興平元年分涼州河西四郡為
昭帝又置金城郡 統六郡隴西南安天水
略陽武都陰平涼州統
雍州晉置秦州治上邽今
秦州西統六郡
八郡金城西平武成張掖
西郡西郡酒泉敦煌西海而以安定北地隸雍州其後張
軌呂光等割據五涼與中土隔絕隋分屬雍 安定北地宏
鹽川靈武天水隴西金城枹罕澆 漢陽臨洮宕昌武都
河西平武威張掖敦煌西海等郡 梁 同昌 隋漢陽郡今
階州成縣境宕昌今岷州 二州唐屬隴右道 秦臨渭蘭河
東南同昌今文縣西北 景福初改武州為階州 會鹽夏諸州 寶應後隴
右均沒吐蕃宋初置陝西路慶厯初置沿邊諸路經略使

辛卯侍行記卷三

十一

涇河秦風 河隴復為西夏所據元立甘肅行省治甘肅
州路明隸
於陝西布政使涼洮鞏昌平
涼慶陽四府而總督巡撫因事特設
國初甘肅巡撫駐甘州甯夏巡撫駐甯夏陝甘總督駐固
原布按二使統於陝西皆循明制也康熙初年移陝西右
布政使鞏昌並置按察使移總督駐西安甯夏巡撫移
甘肅巡撫駐蘭州八年移鞏昌布政使駐蘭州改為甘肅
布政使乾隆二十九年罷巡撫以陝甘總督兼行甘肅巡
撫事移駐蘭州甘肅通志蘭州府志狄道州志俱不言臨
洮曾建省會蘭州督署碑區有康熙五年
以後各巡撫銜名是康熙中巡撫布按無移駐臨洮之事
又乾隆三年巡撫元展成請改府治疏甘省會城在蘭州
有慶州而無郡縣是乾隆以前巡撫恆在蘭州而
皇朝文獻通考謂康熙八年以後巡撫布按俱移治臨洮

不知纂修諸官蘭州府兼古臨周為羌戎有秋種應劭曰
 何所據而云然秦始皇辟地以河為竟創設隴西郡治狄
 道今州南里許俗名番城自漢迄唐州郡皆治此宋改築
 熙州城即今州治又府屬渭源縣為漢首陽縣亦屬隴
 西漢景帝時羌酋何等率種人求守隴西塞徙於狄道安
 故隴洮氏道諸縣武帝始築令居塞元鼎以後為隴西安
 定天水武威四郡接壤今靖遠漢祖厲縣屬安定郡金縣
 溫園縣屬時先零羌趙充國傳注零音憐余按今撒拉與
 武威郡屬時先零羌族言語與回鶻殊疑即先零之種與
 匈奴通其攻令居安故圍枹罕漢將李息徐自為將兵十
 萬擊之西羌相距五六年乃定趙充國傳昭帝分置金城郡治
 允吾馬援傳允吾谷西通唐翼谷蓋唐述山東麓為唐翼
 允吾谷又東為允吾光武本紀注允吾在蘭州廣武縣西

辛卯侍行記卷三

辛卯

南今平番縣西南也水經注河水東歷鳳林北又東與灤
 水合又東灤水注之又東過允吾縣河水運其南浩登水
 東至允吾入灤灤水東運允吾縣北又東運允吾街故城南
 又東運枝陽縣灤水出允吾縣參街谷東南流運廣武西
 枝陽南入於灤灤水又東注河河水東運石城南又東南
 運金城縣故城北又東過榆中縣北過天水北界苑川水
 出勇士縣之子城南山北入於河綜核形勢允吾縣地大
 半在灤水北允吾街之東枝陽之西允吾街在平番西南
 街堡地東漢地志允吾本音鈔蓋傳訛為審也而允吾縣
 故城則在灤水南黃河北與允吾街隔水相直當今平番
 伯河州舉蘭四邑接壤灤黃二流之交雋家河張黨堡等
 地河州極北邊境其允吾所治灤河水東運石城者蓋今
 平番苦水驛南舉蘭青石寨之閒也符秦將梁熙伐涼自
 青石津攻河會城隋志允吾縣有青巖山當在是矣河又
 東南運金城縣者蓋自洮河口以下河折西北繞過牛鼻
 峽轉向東北至青石關復折東南其東為新城堡一名積
 積堡距府七十里殆即漢之金城縣
 傳注榆中故城在蘭州金城縣中是二城相近也又東四
 十里泉蘭為勇士縣所屬之子城又東至金縣北則勇士

辛卯侍行記卷三

辛卯

境矣舊泉蘭縣志以西古城為允吾則在枝陽東南與
 鄯注允吾在西南者不符泉蘭新志謂允吾作郡治在
 宜帝以後若昭帝時豈得越令居枝陽而取允吾金城名
 郡則郡之所在可知余按此說無稽允吾東接金城其北
 為枝陽南是也取允吾無須越令居二縣也新志謂允吾在
 枝陽西南是也以大通河入湟處之亭堂為允吾東北境
 以亭堂西南為浩磨縣地皆非也元和志龍支也海鹽會清
 允吾縣地蓋指允吾西境非謂故縣在龍支也海鹽會清
 西域考古錄據元和志之說遂謂允吾在破羌南亦未確
 破羌即今碾伯縣其東南境或與允吾接耳顧氏方輿
 紀要引杜佑口允吾在廣武西南一云在州西南五十里
 是也其在州西北者則隋改廣武郡所置之允吾縣在莊
 浪界非漢允吾也余按漢志謂浩磨水東至允吾入灤
 灤水東至允吾入河灤注與漢志合杜說本屬存疑使漢
 允吾果在蘭州西五十里則與宣帝元康中先零羌楊玉
 浩磨灤水二口遠不相涉矣
 首為叛逆寇金城趙充國破平之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元帝永光初三姐羌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馮奉世大破
 之更始時隴西金城附於隗囂而羌復為寇囂不能討乃
 慰納其眾與漢相拒羌封何據金城郡後漢建武初賈融
 擊破之然屬縣多為虜有馬援十年來歙破之於金城襄
 武十一年馬援破之於臨洮允吾詔客民悉遣置降羌於
 天水隴西十二年省金城屬隴西光武明年復置時為金
 城隴西郡國志以金城所屬枹罕天水武威四郡接壤屬
 縣改屬中元二年燒當牢姐諸羌復叛隴西天水吏士多
 戰沒明帝永平元年遣竇固馬武討平之徙降羌七千十
 七年更天水郡曰漢陽章帝建初二年保塞諸羌反敗金
 城太守寇隴西漢陽馬防耿恭來討始降元和章和之間

寇塞者三和帝永元時數經叛亂安帝永初中先零諸種

大為寇漢將屢敗破沒臨洮羌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掠

斷隴道於是廢金城隴西郡並移治襄武今鞏昌府隴西縣百姓死亡大

半連兵十餘歲至延光三年郡治始復故陽嘉以後漢德

日替戎禍相尋雖有皇甫規段熲諸將靈帝中平初湟中

胡先零羌並叛攻殺金城太守三年韓遂殺賊將而據之

董卓并陷隴西建安十九年曹操使夏侯淵擊之韓遂徙

金城入氐部魏志復敗走西平為其下所殺初宋建聚眾

枹罕稱王改元已三十年是夏侯淵屠枹罕新建謂諸

家地志以漢魏迄唐之枹罕皆即今河州治按水經注漢

水東運枹罕縣故城下文又別出枹罕城則後魏枹罕非

漢之枹罕矣似漢故城延康元年武都氏王楊僕內附率

種人居漢陽曹魏既列郡與漢同晉為金城徙治榆中

居枝隴西枹罕安故大夏二郡天水之勇士武威惠帝增

置狄道郡分隴西之狄道臨洮河關三縣又立洮陽遂平

漢晉臨洮縣在今岷州境河關或云皋蘭西南洮

陽今洮州廳西舊洮堡武街在狄道東渭源西懷帝永

嘉末涼州刺史張軌表請分置晉興郡崔鴻作興晉今蘭

伯縣領十縣晉興枹罕永固臨津臨邽廣昌大夏遂興罕

東在河州西北百二十里循化廳界大東晉元帝永昌時

夏河州東南七十里左南河州東北今西甯縣境安故

前涼張茂增置定州統武興金城西平安故四郡按武興

今狄道南匈奴別種休屠石武據桑城今狄道西降於

辛卯侍行記卷三

五

劉曜明帝太甯初劉曜攻涼枹罕臨洮沒於前趙三年張

駿復取枹罕成帝咸和二年與趙軍戰敗於沃干嶺失金

城枹罕五年駿因曜亡復收河南地置武街石門侯和漢

石勒分境按侯和即北魏洪和郡在川甘松五屯護軍與

洮州治枹罕統金城興晉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成漢中

刺史等郡按駿所立武始郡即以晉狄道縣故城改而今

狄道北七十里有武始城則後魏武始郡治也南安郡穆

帝永和初張重華立石虎遣將麻秋等屢來攻金城大夏

武街枹罕嘗陷於後趙石虎亡復為涼有帝奕太和中符

堅使王猛攻張天錫隴西枹罕諸郡皆屬前秦置涼州太

二年治枹罕六年移金城河州太和六年治武初鮮卑乞

太元初滅涼徙於姑臧始旋還枹罕

伏部入居高平川今固南至牽屯頭西及苑川鄯注作

勇士縣今金士馬強盛太和六年秦將王統襲乞伏司繁

於度堅山今靖遠破降之孝武太元十年苻堅敗司繁子

國仁自稱大單于改元建義傳弟乾歸稱河南王改元遷都金

城秦苻登署乾枹罕羌來附設北河州刺史二十年乾歸

自稱秦王遷都西城鄯注東西二苑城後涼數來侵安帝

隆安元年枹罕金城臨洮武始河關皆陷而金城又為南

涼秃髮烏孤所奪四年乾歸遷都苑川旋敗降於姚秦秦

令乾歸子熾磐鎮苑川築城於岷岷山元和志在五泉縣

泉蘭縣南六十里抵狄道義熙五年乾歸逃還度堅山復

州界則康嶺在狄道矣

辛卯侍行記卷三

五

稱王改元六年拔金城隴西諸郡仍都苑川改金城曰東
更始八年徙譚郊河州西北子熾警立遷枹罕改元承康
越二年滅南涼殺傳檀恭帝元熙中破吐谷渾劉宋元嘉三年赫連
於弱水破羌於涇川又改元建宏夏來攻遷保定連城河州東南五年子暮末立改元北涼沮渠
蒙遜屢來伐八年暮末畏逼降於北魏焚城邑走南安為
夏所滅是歲吐谷渾滅夏吐谷渾者本遼東鮮卑也晉承
嘉時由陰山度隴止於枹罕子孫據有西零已西從洮水
西南至九傳至慕瓚當北魏太武帝延和初禽夏主定以獻太
武策拜西秦王於是金城枹罕隴西皆沒於吐谷渾於通
宋文帝封太平真君時討破之置枹罕鎮孝文帝太和中
為隴西王

辛卯侍行記卷三

蓋

改為河州領金城郡屬縣二曰榆中為郡治曰大夏獻文
帝皇興三年曾置大夏郡尋復為縣
武始郡屬縣三曰勇田為郡治真君八年置勇田郡尋廢
在今狄道北曰狄道曰陽秦時河州又領洪和臨
洮二郡與今其首陽縣仍屬隴西郡郡屬復置祖居縣即
隴州境無涉改屬隴東郡郡屬涇州按北魏曾分金城為建昌郡
屬隴州則所治榆中非金城之榆中矣未詳所在治城在
河州西北百一十里後以治城析置東涇郡屬縣一
魏置于城縣移金城郡治焉改首陽為渭源郡於河州增
鳳林縣州西北又創設會州會甯縣在道遠縣東北隋開
皇初置蘭州總管府大業初廢為金城郡統縣二曰金城
道枹罕郡統縣四枹罕大夏又龍支水池不在蘭州境及
隴西郡之渭源縣平涼郡之會甯縣隋末西突厥別部據

會甯川後降於金城校尉薛舉起兵陷枹罕隴西自稱西
建元秦興徙據天水其傳子仁果為唐太宗所破置蘭州
時枹罕曾為李軌所奪河州西會州貞觀初改粟天寶初改金城郡狄道郡安鄉
郡以鳳林縣改新會甯郡乾元初復改為蘭州領縣二曰
城也曰廣武今平番西南新唐志云乾臨州道曰長樂大
元初更廣武為金城元和志無此說寶州道曰長樂大
寶州西三十六里河州領縣三曰枹罕曰大夏曰鳳林漢
道州西三十六里河州白石也舊唐志云貞觀初置烏州
十一年改安鄉縣天寶初改為鳳林而元和志云儀鳳初
於河州西移安鄉縣理此新唐志河州西南四十里有
平夷城州西八十里索恭川有天成軍西百餘里鳳林城
有振威軍西百八十里有鎮西軍按今州西百二十里接
循化界則唐鎮西會州領縣二曰會甯曰烏蘭今靖其渭
軍在循化境矣源縣則屬渭州寶應元年吐蕃陷臨州渭州廣德元年陷

辛卯侍行記卷三

蓋

河州蘭州自是隴右盡淪越八十餘歲宣宗大中初吐蕃
內亂虜將尙延心獻河渭二州仍以延心為河渭華夷雜
處蕃部散居涇慶河渭甘肅唐衰不能撫治羈縻而已五
代及宋吐蕃散渙有欺南陵溫者生於高昌國河州諸羌
識為贊普之後贊普謂迎歸立之號唃廝囉猶言佛徙居
宗哥城宋史吐蕃傳宗哥東至蘭州三百里南至河州四
百十五里地理志龍支城舊宗哥西至保塞界
南八十里保塞西至西南州界三十里方與紀要西南東
通志河州北一百四十里龍支城宋為宗哥西甯府志漢
龍支在西甯縣西隋唐龍支在碓伯西南宋龍支在碓伯
南乃宗哥城或役屬蘭州諸羌大中祥符時曹瑋言宗哥
碓為一誤也至伏羌羌兵又得回紇種人數萬仁宗時朝議欲藉以扼

西夏授所囉甯遠大將軍愛州團練使復徙居青唐今西甯西

南景祐中加授保順軍節度夏元昊攻宗哥敗歸復攻蘭

州至馬街山築城凡川省志作瓦川會城所囉以其子董龜為會

州刺史子嗜龜居龕谷金縣南磨龜角居宗哥皆投團練使英宗

治平二年董龜嗣為節度嗜龜子木征居河州安江城神

宗熙甯初王韶上平戎策謂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帝以

韶知通遠軍今隴西縣五年引兵作渭源堡今隴西縣越武勝

吐蕃稱狄道今隴西縣建城為鎮洮軍更名熙州九渭源屬焉更於

曰武勝軍州北六十五六年取河州縣一抱罕後省崇甯四年升甯

里築臨洮堡河州治於州東四十五里別置甯河皆甘肅通志甯河廢

縣在河州南六十里又云唐抱罕舊城在州東二里宋城

辛卯侍行記卷三

在西二十里元然無租入軍食仰給他道王韶傳木征攻殺

城在北一里

河州將景思立王韶擊降之韶傳作嗜征神宗本董龜仍

備藩青唐元豐四年封武成郡王元祐初養子于關人阿

殺元符中其部族武立所囉會孫囉移為主授河西節度

西蕃都護知州封武成郡公賜姓名趙懷德其弟曰懷

義授廓州團練使同知涼州崇甯初元豐四年詔宦者李

王厚復遣鄒懷德入朝封安化郡王

憲為熙河經制會五路之師伐夏敗夏人於西市新城州

東南七及汝遮谷州東三十五里復蘭州領縣一曰蘭泉

領龕谷東關董龜及蘭州首領巴令謁等三族率所部效

順五年宋師大敗於永樂陝西米脂縣西夏人屢攻蘭州哲宗立

御史劉摯論憲合功生事欺罔遺患貶秩元祐初夏主秉

常求蘭州等五砦不許蘇轍兩疏請與之司馬光言安危

起新開數砦皆是被田今耕而不與彼必曰我卑辭厚禮

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

為國恥甚於今日羣臣見小忘大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

不解願決聖心為兆民計文彥博意與光合范育王厚等

力爭之三年攻龕谷砦及東關堡明年以米脂紹聖初再

議易蘭州不允數寇邊元符元年知蘭州王舜臣討夏人

於塞外哲宗本紀二年夏國蘭會正鈴轄革瓦孃以部落降

傳作會川城靖遠西南復會州崇甯三年置倚徽宗崇甯

二年取吐蕃一公城改名循化河州西南一百三十政和

四年宦者童貫為陝西經略駐蘭州會師攻夏連兵五歲

王厚大敗於城底河劉法大敗於統安城貫隱之以捷聞

辛卯侍行記卷三

夏稱藩於金金約夏主乾順使金太宗天會九年取熙河

蘭諸州以昇偽齊劉豫既滅仍歸於金熙宗皇統初置熙

秦路世宗大定時改臨洮路領臨洮府縣三日狄道即宋

狄道西四里曰康蘭州縣三日定遠今金縣西北三十

集狄道西三十六里蘭州里日龕谷金縣南二十里正大

時曾置全州於此曰阿會州縣一日保川即宋敷文也河

州縣二曰袍而渭源堡屬康樂縣循化城屬積石州本吐

哥城宋為積石軍今元為臨洮路縣二狄道渭源至元

西甯西南八十里元為臨洮路十三年升堡為縣金

州至元七年併蘭州初領阿干河州路縣三日定羌本吐

羌在河州東南一百里曰甯吐蕃宣慰司亦駐河州而會

河曰安鄉河州東北五十里

州徙於西甯縣今會甯明初馮勝鄧愈略定隴右置臨洮

府領州二年明初降蘭州為蘭縣成化中復升州又洪武六年置州縣三狄道渭源金縣陝西行省並置蘭州河州二衛隸陝西行都司亦治正統初於會州廢城置靖虜衛屬固原鎮景帝天順中鞏都族潛據河套正德五年虜人掠萬歷中拓蘭州河北地築紅水永安保定等五城堡環以長垣名爲新邊河州西南二十四關所以限西番而回紇種族近居堂與是三百年前漢人史民皆夷視番而華視回矣回其忍自外乎明太祖命十四子拱爲肅王建文時自甘州移藩蘭州入傳至識鉉崇禎末李自成陷蘭州識鉉與妻孥僚友皆死之

國初臨洮府轄同明制改靖虜衛爲靖遠衛康熙五年甘肅巡撫劉斗自涼州徙牙於蘭州雍正二年川陝總督年羹堯奏改靖遠衛爲廳四年廢臨洮河州蘭州三衛歸州

辛卯侍行記卷三

美

縣管轄八年改設靖遠縣屬鞏昌府乾隆三年巡撫元展成以省會無府縣疏請改設四年升蘭州爲府設皋蘭縣於河北三百里寬溝堡設縣改臨洮府爲狄道州與金縣承分領紅水永安鎮虜等堡改臨洮府爲狄道州與金縣渭源縣河州同屬蘭州府割鞏昌府之靖遠縣來屬割河歸德所屬二十七年以河州同知駐循化道光三年陝甘總督那彥成奏請以循化廳屬西甯府順治五年甘州同回眾應之牧官據城及鞏昌擁立偽延長王朱識鏞副將馬甯遊擊張勇擊平之康熙十四年平涼提督王輔臣叛應吳三桂分陷蘭州臨洮河州提督張勇總兵王進寶等平之乾隆二十六年安定回族馬明心創立新教四十年春循化撒拉回蘇四十三爭教墜陷河州攻省城據華林山大學上阿桂來討六月乃定越三年固原所屬新教回民田五叛破西安堡掠靖遠總督李侍堯勦敗之田五傷斃餘黨張文慶等糾聚通渭北之石峰堡福康安

督師阿林繼進自夏至秋僅而克之同治初元河州同楊道金縣相繼破四年楊岳斌爲總督其軍副將楊占龍妄人也總督以同鄉故倚爲謀主薄標兵不與餉十一月標兵因餉謀亂占龍撫慰之允即與餉不數日占龍委署涼州鎮餉不果發亦不告總督成備五年春總督赴慶陽等防三月初三日標兵殺督署幕客親兵四百餘人凡湘楚人皆不免擄至藩署後營守備席光斗排解之以藩司林之望奏劾總督之意宜示於眾眾遂出賊烏獸散四五月間募新兵入督標市井間人多應募六月總督數省殺席光斗以新兵爲叛兵殺六七百人楚軍復私殺數百人自是無督標兵總督引疾去甯夏將軍穆圖善署督印六年八月河州回匪犯蘭州安字營營官彭某陣亡調河州鎮三營擊卻之湘軍記謂兵變殺泉蘭縣邵承偉平定開隴紀略謂回匪圍城楚軍彭楚漢擊走之皆誤也河州回酋馬占龍欲納款於穆圖善其黨聞賊臣不願燒五泉山民舍佛宇以燒之總督左宗棠率師度隴十年進駐安定遣將規梟罕馬占龍謂其眾曰吾將圖大事乎抑議和乎蓋官軍受降被稱議和也回眾無大志咸曰吾儕祇期復仇雪忿飽所欲耳終當和占益曰今楚軍氣盛遠和安能保富貴必挫其銳氣乃可十一年正月遣悍黨迎拒又分布善槍者伏穴狙擊兩敗官軍於三甲集提督傅先宗徐文秀等戰歿陳提督各營皆退舍省會大震而馬占龍降書至幸得撫定占龍以下各回酋受職有差總兵沈玉遂蒞任河州時隴事猶定經戰士卒陸續告假河狄一帶尚有防軍三十餘營期年之後士盡更替來自田間未語火器將校自滿不復演習十三年冬閩嚴臣復叛沈玉遂及張仲春凌春臺各軍倉猝潰敗河州甯河皆被圍署西甯道劉錦棠由積石關開道赴援累戰平之蘭州府縣志攷據欠精久未續修聞泉蘭張敦五比部國常擬重輯縣志未知何日告竣

辛卯侍行記卷三

美

省城赴河州有三道一由省南行四十里阿千鎮二十里關山即摩三十里中鋪三十里沙泥站狄道州三十里新店十里康家崖崖東南十里新堡四十里狄道至河州西南至洮州廳均二百餘里折西南渡洮十里狄道直西小徑至太子寺九十里

蘭州歧路附

三甲集 莊四十里太子寺 河州州判駐自寺堡直西由
回族路又險窄漢人少行寺西南六十里 三十里買家
甯河鎮六十里河州此驛道繞行者也
巷西二十里黑茨溝折西北四十里河州里通車一由
省西南行二十里岡家營二十里箭山四十里漫坪東
距沙泥二十里白崖渡洮水即唐汪川牛心山 三十
里大灣三十里陳溝二十里鎖南壩三十里摺橋河
十里河州 其二 一由省西行二十里崔家崖折西南
二十里流溝六十里達什波羅六十里劉家峽 渡黃河
折西北流東 三十里白塔寺 瀕河水 三十里蓮花渡 又
南有洮水口 三十里白塔寺 東北流 三十里蓮花渡 又
黃折南四十里河州 其二 二百六十里上

辛卯侍行記卷三

空

河州赴循化二路一由西北一百二十里積石關 山峽
關北十里抵黃 三十里孟達工 傍河南 西四十里清水
河為礮伯縣界 一由河州西南五十里韓家集 韓土司
工十里循化廳 一由河州西南五十里韓家集 韓土司
珠族屬 折西北三十里老鴉關 屬河州關東三里 二十
循化 折西北三十里老鴉關 屬河州關東三里 二十
里盤坡驛二十里 過阿木你打拉加 起臺堡 以下依起
行 三十里立輪驛 撒拉族張及工地界原係 四十里
清水工十里循化廳 此驛路不通車 循化西北行十
都堂堡折北六十里 巴燕戎格廳 西北行六十里札什
巴堡轉東北六十里 平戎驛 循洮水西北行七十里西
甯府五十里鎮海堡 四十里丹噶爾廳 西南六十里哈
拉庫圖營接青海界 循化東南三十里張家工折西
南十里崖慢工皆撒拉地 十里夕廠溝有東鄉番五寨
南行五十里甘家川居提工 之西脊刺川之東番族

插帳遊牧地五十里拉布楞寺南番十一寨南抵和碩
特南右翼中旗地 拉布楞南有達那河俗呼大夏河
之上游也沿河東北行四十里拉家寺五十五里沙溝
寺十五里哈家寺東行四十里老鴉關寺南七十里
里黑錯寺黑錯東北一日程卡家寺又東北二百餘里
至石嘴關河州商旅赴南番貿易之徑也黑錯東南五
十里買吾寺八十里根赤入洮州番地六十里舊洮城
四十里楊土司卓尼城今土司楊作霖已傳十六世所
轄四十八族十二章哈族封疆千餘里儼然牧伯也卓
尼東南渡洮入岷山經上鐵布下鐵布野番上下包坐
寨共八日至四道城 循化西南行四十里邊堵溝十里
爲四川松潘北境 循化西南行四十里邊堵溝十里
邊堵溝七寨 二十里及楞溝 西番六寨 三十里上隆
務二十里保安營 小堡在山 二十里吳屯 前明吳李等
此言語衣服變從 十里隆務寺 上隆務西番十六寨寺
番族謂之土民 十里隆務寺 東一百二十里有阿巴
那西番八寨又東南一百十里即拉布楞矣隆務西南
約百里有小速古山又西南合兒番五寨葉什羣上八

辛卯侍行記卷三

空

族及沙布爾爾賀木等族遊牧地長二百循化正西四十
餘里當西傾山北隆務清水二河之間 循化正西四十
里查漢大寺二十里過清水河 入貴 西北行四十里
革初塘十里康家寨三十里李家峽 西南有鐵瓦寺上
二十里雙布塘 南爲他爾 四十里汪佐塘 南有札
二十里札麻山十里白石崖 南有東 三十里下河墩 南
麻巴族 十里貴德廳 慶正南二百餘里至莫卻山及遠
工巴族 十里松山南接和 廳西十里下閣門 明洪武初因古
碩特南右翼中旗 廳西十里下閣門 明洪武初因古
進南曰 十里爾多拉山 北有龍 西南十里三泉山十里
上閣門 十里有羊堡 西南十里三泉山十里
西把切山 有羔 十里撒通墩十里下拉安十里上拉安
族二族西北有山 循河日龍羊 六十里沙溝又西南百
峽北接和碩特南右翼末旗

餘里至圖爾根山有哈克河一名九拉水西流入黃河踰河抵青海屬札薩克喇嘛察罕諾們罕界

辛卯侍行記卷三終

辛卯侍行記卷三

空

辛卯侍行記卷四自蘭州西北至甘肅

十月初三日在蘭州至藩署與圖局晤友人陸映庚陳子

康諸君徧問各屬申送之圖絕少合法者經費支絀必不能從容徧測

行章程十里一方每方面積借志書十餘種歸窮日夜之

力閱之求河州循化貴德各志不可得竊維隴右回紇羌

戎在在錯居河州尤甚全省安危繫於河州而河州豈端

輒肇於循化邊方道里形勢就所聞知稍記大略其古今

沿革既無志乘可攷省志成書時未有循化貴德二廳私

家著述亦多繆誤余意先取水經注註明北魏郡邑由此

辛卯侍行記卷四

上溯之下推之雖不中或不大遠乎

鄭注枹罕以西河流考節錄原文附鄭見考證以按字別之

河出崑崙按此謂新疆南路二葱嶺河及于淪于蒲昌即

今吐魯番西南羅布淖爾也水經正文云入於渤海下又

云南至積石釋者致疑杜佑竟義為詭誕無憑不知蒲昌

一名勃澤後人孤陋訛書勃澤耳出于海水按謂青海西

也逕積石而為中國河積石之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

南流按大積石山在貴德西南青海東南約二度半土爾

占木遜山河水繞山之東北至和碩特前頭旗之南折西

南流萬斯同謂河皆東流以是誤水經不啻扣槃之見矣

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按禹跡所履遠出秦漢版圖

水屈而東北流按河自和碩特前旗西流經土爾扈特南

向東 逕于析支是為河曲矣 鄭氏原注引應劭曰析支在
 青海直南河曲左右各蒙古牧地及阿里克番地即道元
 所謂析支若秦漢以上析支甚廣史記匈奴傳曰析支
 走月氏又霍去病出隴西過焉支山張守節云焉支在剛
 音州地志涼州瓜州等州本月支國又云焉支在剛
 丹縣東南後漢西羌傳河關之西南羌地漢於焉支
 河首縣地千里焉支者西貢所謂析支南接蜀漢微外西
 北郡善車師三州志西平張掖之間有小月氏合觀諸
 說可知月氏焉支支皆析支一音之轉焉言析支今
 甘肅州之祁連山內野牛溝黃黑 東北歷敦煌酒泉張
 掖南表外無縣邑聊借三郡以 河水又東南中旗折東北
 至和碩特南右 自河曲逕西海郡南 原注王莽派羌獻地
 與未旗轉東流 漢西海郡治龍者後仍為羌據永元時
 海亭樓相望按漢西海郡治龍者後仍為羌據永元時
 鳳請復西海郡拜為金城郡西郡都尉屯龍者一名龍夷三
 國魏志郭淮傳進軍西海戰於龍夷之北道元云遼水東
 南逕龍夷城故西零之地在臨羌新縣西三百一十里遼

辛卯侍行記卷四

水又東南逕卑禾羌海北是漢西海故城在今巴哈淖爾
 西北和碩特東上旗地巴哈即卑禾也道元謂河逕郡南
 蓋去城尚遠 又按隋於吐谷渾故都伏俟城置西海郡
 則在青海內十五里當今緯羅斯北中旗地 唐龍文在
 鄯州東南非漢龍者地而章懷注西羌傳輒以漢龍者為
 鄯州龍支迷感後人舊唐志亦然撰志者第見名稱近似
 并而為一 又東逕允川 按青海東南岸 歷大榆小榆谷北
 此類多矣 原注羌迷唐鍾存所居永元五年賈友為護羌校尉攻迷
 唐於迷唐河上築城盛參於河峽作橋渡兵迷唐遂遠依
 河曲永元九年曹鳳開列屯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
 上作橋在清水川東按西羌傳賈友攻迷唐於大小榆谷
 獲首虜八百餘人遂夾迷唐大河築城鳩作大航造橋迷
 唐率部遠依賜支河曲是賈友既破榆谷乃至迷唐河
 此河必在榆谷境中今貴德廳西南一百三十里沙溝又
 名烏蘭河疑即迷唐之轉音其二榆蓋在烏蘭河左右
 胡三省謂大小榆谷即唐之九曲蓋在烏蘭河左右
 河曲不分明方輿紀要謂章懷太子日黃河至大小榆谷
 有迷唐之名按今 又逕沙州北 按此非敦煌之沙州西秦
 西羌傳注無此文

平遼河諸郡段國沙州記洮水西接黃沙謂之沙澗則段
 今貴德以南至於洮水之源西傾之山皆為沙州地也
 國曰澆河西南一百七十里有黃沙周數百里沙州取號
 焉漢宣帝置河關縣取河之關塞也 按貴德西七十里河
 流澆聲動地不異呂 河水又東北入西平郡界 按後漢西
 在西平府城稍西今府治湟水縣在漢西平城東一百二十里
 唐鄯州城也鄯州治湟水縣在漢西平城東一百二十里
 逕澆河故城北 原注有二城東角倚東北去西平二百
 即此城也按今貴德東北八十里而貴德西十里有古城址其
 六十里西甯其二百二十里而貴德西十里有古城址其
 長蓋即吐谷渾之澆河城也舊唐志澆河城在廓州西南一百五十
 里即隋澆河郡所理隋志澆河郡周武帝置廓州開皇初
 慶里按道元上文語意謂吐谷渾之沙州即漢河關地所
 謂河逕沙州北西平郡界皆舉大勢言之至澆河乃是沙
 州城邑以此知漢河關吐谷渾沙州後周廓州隋澆河郡

辛卯侍行記卷四

治河津縣唐積石軍實在一地阿豺既居澆河又自稱沙
 州刺史亦澆河即沙州之一證西甯志謂唐積石軍在碾
 伯東南 逕黃川城 按貴德東北七十里 又東逕石城南
 北岸沙冲寺西有查什浪溝疑即古石城北谷也黃河
 城南 魏太平真君置湟河郡屬鄯州魏書地志鄯州下
 亡佚今巴燕戎西百餘里有金剛城南與河湟注形勢不合
 疑在此省志西甯志皆謂在碾伯東南與河湟注形勢不合
 廣遠城北 合烏頭川水北逕城東而注于河按廣遠即廣
 復置郡於河津縣改廣威為化隆元和志舊唐志均謂後
 魏廢帝因境內有化隆谷改名唐化隆復稱廣威為廣
 州治黃河在西南八十里則唐之廣威與北魏故城隔河水
 矣唐廓州西距洮河一百五十里今貴德東一百六十里
 康家寨疑即北魏廣威城也康家寨踰河而西約三十里
 抵金剛城此城西距貴德西古城址約一百五十里則唐
 廓州治疑亦在金剛城左右且金剛之音近於廓也邯川
 又康家寨東南有三岔河源出番地疑即鳥頭川也邯川

城南城左右兩水自北山南逕郡亭注于河按今巴燕戎
即郡川郡亭矣又按元和志米川縣西至廓州一百里前
涼州今康家寨東抵循化城百餘里西北與甘肅堂夾河
廓州今康家寨東抵循化城百餘里西北與甘肅堂夾河
相望則循化為自觀所置米川縣地又東臨津谿水北流
而甘都堂為承後所徙米川縣也
注子河按循化東有起臺溝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
南十三州志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在河北為濟
南縣屬與紀要臨津城在河州西北二十里前涼置臨
津縣屬與晉郡臨津城從此論河州西北至積石關
一百二十里當即臨津城地從此論河州西北至積石
東南境之白土坡即古白土城地積石關隔水相近為
津關無疑不知何時訛稱積石關南注謂唐置積石軍
於此左會白土川水出白土城北有杏爾溝水東南流
東北會兩川又積石關東有樣卑夾岸負嶺北有層山彼

辛卯侍行記卷四

四

羌名為唐述山按今小積石山在嶺伯東南二百里又東
北歷研川謂之研川水東北注河按河州西北紅巖關有
之轉謂野城口今名唵哥集又東歷鳳林北枹罕原北
音鳳林川按今河州又東與灘水合按今河州北灘水入
花即難河之轉音近世志乘以灘水為大夏河者誤也
注洮水北逕降狄道故城西左會大夏川水出西山東
北逕大夏縣故城南出山注于洮水今河州東南陸石關
所出廣通河東北流經太子寺三甲集入於洮因在狄道
西境故又名西改河此水與灘氏所述大夏川河又逕左
源流相合後人以灘水言大夏之名深可怪也
南城南蓋在河州志石城西北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按左南
石寨即古赤岸北按當在河州毛龍峽洮水注之
循化應漢金城郡枹罕縣西徼外羌戎所居為漢白石縣

誤也郡注灘水東北流先逕白石後逕枹罕後漢改屬隴西
率則白石縣當在河州西南韓家集左右後漢改屬隴西
郡和帝時侯霸置東西屯田五部東郡也安帝時皆
陷於羌建安中為西平郡南境晉惠帝時屬狄道郡
縣亦屬狄永甯中為前涼晉興郡所屬臨津縣西境在河
道故也
州西北積石關後沒於吐谷渾北魏屬澆河郡東鄰其南
兼有羌人之消銅城列城可石孤城黑城榆城各地注灘
水上游所逕皆在循化南宇文周屬洮河郡廣威縣隴屬
西平郡化隆縣唐為澆河郡米川縣貞觀初並置米州十
永徽六年改開元二年置綏和守捉鄯州西南二三年置
屬澆河郡
鎮西軍河州西一百八十里後又置振威軍西百餘里隴屬城置肅

辛卯侍行記卷四

五

宗上元後沒於吐蕃宋哲宗元符中收復徽宗崇甯三年
修築米川城仍屬廓州宋志米川西至廓州約六十里疑
城改曰循化在黃河南百餘里金以循化城屬積石州元
當今循化東南番地未詳所在
屬貴德州明屬歸德千戶所萬曆中韃靼卜失兔火落赤
等據莽刺捏工兩川今圖循化南約百里有捏工川莽刺
恰克河一名忙拉水者數內寇
為莽刺川未知孰是
國初設循化營遊擊保安堡都司乾隆二十七年設循化
廳屬蘭州府道光三年改屬西甯府同治元年撤拉城
貴德廳漢金城郡河關縣及縣西大小榆谷澆河燒當羌
所居地後漢以河關屬隴西和帝永元中護羌校尉賈友

攻破燒當築城於逢雷河侯霸置東西邯屯田五部此蓋

西邯今甘肅堂晉惠帝以河關屬狄道郡前涼置遼河郡

郡治疑在巴燕戎西今邯川成及吐谷渾阿射所築澆河

城通典水回狀曰澆蓋置於澆河後涼南涼均有澆河郡

禿髮傳禮有西秦兼設遼河澆河二郡增置沙州刺史以

邯川護軍初鎮西平北魏亦為遼河澆河郡西魏徙澆河於廣

領之後徙遼河平魏亦為遼河澆河郡西魏徙澆河於廣

威縣疑在今慶東一百尋沒於吐谷渾宇文周逐吐谷渾

置廓州義取開廓秦漢河郡地改設洮河郡領洮河廣威

達化郡有達化縣隋并屬澆河郡領洮河達化二縣廢後

及西平郡之化隆縣以北魏唐為廓州治化成縣復稱廣

威在河北岸疑即巴及達化縣元和志東至廓州三十里

燕戎所屬全剛城地及達化縣舊唐志吐谷渾澆河城在

縣西一百二十里按達化縣當儀鳳初於州西南一百五

十里靜邊鎮置積石軍元和志西臨大碛北枕黃河即隋

右天寶初改廓州為甯塞郡又有甯塞軍十三年哥舒翰

奏置威勝軍在積石軍西八十里宛肅城金天軍積石軍

在慶西四十里洪濟橋當武甯軍洪濟橋東南八曜武軍

在慶西南恰克河武甯軍十里百谷城曜武軍南二

里黑肱肅宗以後沒於吐蕃宋崇甯中收復廓州南黃

五年罷大觀三年改設防禦置積石軍於溪哥城東至

界八十里西至金為積石州領縣一懷城三循化大通來

青海一百餘里元有積石州地理志未載見河源附

廓州積堡三通津臨元有積石州地理志未載見河源附

程當在今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在積石西南均隸吐蕃

德循化之間貴德州四五日程當在今慶西南均隸吐蕃

宣慰司明為貴德所非其故地也積石所屬河州衛

國初因之雍正四年改隸臨洮府乾隆三年改屬西甯府

二十六年設貴德廳貴德同民法正清等同治六年叛陷

工土司韓起忠管韓姓撒拉東鄉下四工土司韓齊祿管

馬姓撒拉撒拉以羌而奉回教得撒拉而有所挾號

召固結權在掌教之阿璋其土司首鼠而已保安營西有

脫屯吳屯李屯季屯小土司也土習俗介漢番之關奉

佛拒回樂為官用循化貴德兩廳番居十之七八而貴

德番族強半為循化所轄番依所居山水別為種族

謂之士司官書所遺者亦自世及如古封建時之大夫也

洪布大者曰昂瑣或曰浪借猶古之世卿也羣若千族而

戴一招牌提兵刑錢穀惟招提是司華言謂之寺彼族視

公官也番之子樂為喇嘛喇嘛猶貢士大喇嘛猶居官

商卓則將相也呼圖克圖則國主也華人好文稱以活佛

活佛所統番族有多寡其貴賤強弱因之猶公侯伯子男

也活佛不世及執一番童強稱之曰轉世佛名以舊名歷

數世而如故其創也如古祭禮之立尸也其繼也於佛子

傳賢之外別創一格者也佛不轉世而世必一佛乃取死

佛之錦采製裝以嬉是月生之孩童童偶喜笑舉手摩之

翠喇嘛即謂伏稱呼畢勒罕如是者不一童而訟起而財

行髮執政喇嘛之欲而後定佛之轉世轉世在為昂瑣有財

力者之門真偽可悟矣與服冠蓋悉黃如帝者出入擁護

眾番崩角號稱寂滅而日事紛華號稱澹泊而日茹牛羊

糞稱不娶而廣漁番女其誦經也男婦並列外老嫗而內

少艾鏡鏡雷震不問經典並以溺器福財番女飲之者如

獲醍醐謂可已病其牟利也假金於番農番商而重其息

商傳貨求售穀必取所獲之金三之二盛於槃戴於首滿

伏於寺以求獻左右者故屏之必備賄之乃導以見於活

佛納所獻酬以哈達恩番戴哈達歸誇耀俾若立大功

如是者眾青海漠北各蒙古亦不憚跋涉遠來以故拉布

榜之藏擬於金穴諸喇嘛利幼佛稍長繼以聲色智佛

伴存蠶者不活此又於繁絨之外別創一術者也嗚呼佛

亦苦矣拉布活佛加木樣隆務活佛沙而力黑錯活佛

夕只倉昔黑錯寺與拉布榜爭地連兵累歲死亡無算黑

辛卯侍行記 卷四

辛卯侍行記卷四

六

辛卯侍行記卷四

七

錯終不肯屈乃附庸於陸務以免佛國亦戰國拉布初
 小焉者也其西南不有衛藏耶將郡縣之乎而法弊官
 不克自保管葛任之亦徒召亂將聽之乎則寇兵盜權恐
 或有齋而藉之者顧此西土能勿警惕或謂余不當此
 機緘不知遠人之洩之也久矣 循化南番各寺拉布標
 最大番僧五千其次日曰照錯日卡家日阿木日台隆
 或曰沙溝日上火力日下火日力日白石日崖日番日
 或六七百西番各寺隆務最大番僧二千其次曰日
 邊堵番僧三百其次日曰無算番僧數百或一二百費
 各寺工日最著其次曰白佛日國日思得日六日思古
 對日達日凡二十餘番番民而五佛番番族者舉寺以
 對日大佛日者舉僧以對番番天子日老佛番番族者
 官秩非所知統日洪布番番事畜牧獵山多地寒殺止
 課耕者不及什一粟麥茶布仰給內地交易以尺布亦
 錢二十五文為一陌番性愚樸間有黠者苟挾其詐彼
 驚為佛報不復辨此猶勝於漢人也惟重利輕死布四
 匹抵一人價羊兩頭抵一布價內地官弁以事往無論
 牧令為郡守其首領召集男婦跪迎餼錢及羊馬為賄
 納無怨不納尤感或因緣多取之甚至索女索金亦敢怒

辛卯侍行記卷四

八

不敢言窮員方羨為利藪番族視華官多貪鄙觀益恭心
 益離官府大言曰此吾所屬庶者也覆帳竊語曰此吾所
 數行者也澄官之源侈論綏邊
 取違耳之皆經濟審之皆夢囂耳

蘭州府志承杜佑之誤以河州西北之積石為禹貢導河
 積石竝引蔣文肅尚書地理今釋以張其說不知此書頗
 有誤處因已采入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讀者不敢輕議然前賢著述亦賴訂
 正於後人敬按彙纂於康熙末年

敕修雍正八年告成文肅為纂修官竟以己所撰地理今
 釋編入大半蓋由文肅自言此書係保直

內廷時仰承

聖祖仁皇帝指授者也見四庫全書總目今閱所論黑水三危列
 入彙纂者不以康熙五十九年

聖祖諭旨為主已與前所言者自相刺謬積石一節胡氏

禹貢雖指博引諸說以在河州西北者為小積石即鄭注

之唐述山唐儀鳳初於廓州西南一百五十里之澆河故

城置積石軍始移積石之名於塞內禹所導之積石實在

塞外即唐魏王泰張守節所謂大積石而文肅言無所謂

大積石後漢郡國志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桓帝紀段熲

追羌於積石注即禹導河積石在鄯州龍支故城在碾

南是河州積石之名非始於唐云云保廉按前漢地理志

辛卯侍行記卷四

九

河關縣積石在西南羌中則明在塞外郡國志刪羌中二
 字但言西南不言里數安知不指塞外耶段熲傳追羌四

十餘日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唐書吐谷渾傳君

集行二千里閱月次星宿川望積石山此豈在塞內文肅

僅據桓帝本紀之注不知此注即出唐人手也漢之枹罕

今之河州漢之河關即唐積石軍唐廓州治化成縣在今

西甯南一百八十里巴燕戎西境貴德東境積石軍更在

西南元和志云積石軍西當在今貴德西古城址西甯府

南誤也昔人多言河關在河州西因當時州西無邑治故

以河州概之實則河關在河南小積石在河北距州一百

二十里之礮伯縣境文肅以河州為河關則積石反在關北漢書何言積石在河關西南耶肅明謂唐置積石軍始移其名於塞內此論亦未確積石軍在貴德西境本與河曲大積石比鄰定名不甚懸絕若河州之小積石遠在軍治之東不解何由致誤反覆詳思始悟貽惑在龍支之支字漢龍者縣在青海東北岸積石在青海直南無鄰邑故者老相傳積石在龍者南境唐代襲舊名設縣於鄯州之南百餘里謂積石在漢西海郡龍者故縣南可也杜佑乃云在西平郡龍支縣南矣

釋經者咸謂河出崑崙禹自積石導之一若禹未親歷河源者北山經云昆侖之東北隅實惟河原此指河之上源潛於泐澤在崑崙之陰者也水經云崑崙虛河水出其東北入于泐澤同此意惟誤泐耳西山經云積石之山下有石門河水自以西流此指

辛卯侍行記卷四

河之重源在崑崙之陽者也積石最大處為瑪沁雪山距星宿海鳥道不過二度是積石即崑崙南支安知禹時所謂積石非即星宿海上之枯爾坤耶禹貢所載崑崙係國名非山名迨言導河積石則近崑崙矣禹膺大役周歷天下縱不越崑崙之陰未必不履河源之上况既躬至積石距河源伊邇何以知其遽爾裹足論古者於穆天子則信其登崑崙觴西王母獨於禹則斷其不致踰積石一步復以西羌之積石為遠強移之於河州畢沅注山海經謂夏書積石不當大遠竟疑河源不足信以大積石為傳會此以後世情形猜度上古不思大禹本生西羌豈入羌地而

越起者耶西傾山番名魯察布拉山在循化貴德直南與貢朱圍舊說謂朱圍在漢武縣今伏羌縣西南三十里之白巖山卑小可疑蓋孔傳西傾朱圍在積石以東是禹貢語意從積石東行而西傾而朱圍而為鼠以至太華皆自西至東順導之倫東至伏羌復折西北向鳥鼠殊不順矣陳子康付至洮州測繪言洮州西南石門山中裂而左右高形似伏虎映日殷紅西貢朱圍疑是此山固與古通用敵樂器刻木象虎石門山狀正如樂器之枕固又因色紅故名朱圍云蓋洮州南境卓泥左右諸山皆古朱圍卓泥即朱圍諸聲土人不知傳會洮州古名間有可信九城卓泥相接九城志之言當有所本也

辛卯侍行記卷四

初八日遊五泉山策馬出南門五里抵山五泉者曰甘露日掬月曰摩子曰蒙曰惠今水最旺處呼東龍口西龍口山多佛宇回逆燬後佞佛者正鳩工重修登山半危亭自窮千里河流萬頃彷彿吳山頂上觀錢塘潮也飲於武侯祠同座有咸甯宋祠聚五餘皆舊友五泉山一名皋蘭山志云霍去病擊匈奴慶戰處余按漢書去病傳票騎將軍喻烏整討遊漢涉狐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塵皋蘭下注引蘇林以皋蘭為匈奴中山關名唐書回紇傳太宗以鐵勒之渾部為皋蘭都督府新唐志廢都督改置東皋蘭州僑治鳴沙隸於靈州鳴沙故城在今中衛縣東南百五十里以是推之僑置之皋蘭州在甯夏南境初置之皋蘭都督府在甯夏北境賀蘭山下矣賀蘭即皋蘭之轉音而去病慶戰之皋蘭去焉支山千餘里當今甘州北

之合黎山蓋合黎即賀蘭之原音禹貢之合黎霍去病謂之皋蘭直張掖北微山脈東抵河套故寧夏北山亦為皋

蘭後人不知以音求地但就文區別因判合黎與賀蘭為

兩山今蒙古之牧賀蘭者又訛稱阿拉善甘涼迤北部族

及山多以阿拉名一統志巴圖爾爾爾克旗西南龍首山

互廣遠甘省橋案阿拉善與內地交界設立鄂博乾隆五

十六年定章每年春秋兩次巡察蒙漢有無越界鎮番縣

東有阿拉山亦為設鄂博處合黎皋蘭賀蘭阿拉四名

是阿拉之名不專屬寧夏也一地實即胡語所謂哈喇也去病塞處距今皋蘭縣道

甚隋立蘭州取皋蘭山以為名由職方氏之失考也水經

水東北逕石門口即皋蘭山門霍去病出隴西至皋蘭是

山之關塞也灘水又東北皋蘭山水左右翼注之又東逕

白石縣故城在秋道西北二百八十五里又東逕抱罕

故城南按白石縣在河州西南五十里韓家集其西皋蘭

山門當在土門關左右接循化境此別一皋蘭鄭氏以為

去病所至非也又按杜佑謂洮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賀蘭

山下此別一賀蘭在貴德境蓋循化貴德

之南山古亦有皋蘭之名復轉為賀蘭耳

十一日壬寅發蘭州浙館一里鎮遠門轉北出橋門正

對白塔山其上祠廟蓋立過河橋坊題第一橋於城西七

里嗣後迭經移置以二十四舟且河中舟各相距一丈五

尺架木以聯之棚以板固以欄兩屋鐵柱四木柱四十五

鐵索棕麻草繩各相屬每年冰解時搭橋需人數百或在

岸或在舟或乘皮筏巨繩繫舟從上流緩放舟繫大筐四

五盛以石候舟至恰好處則擲筐於水舟稍定即繩纜交

皮為囊鼓以氣聯四五具或七八具浮水如筏惟不能逆
流而上西甯人以此運米至蘭州則束筏乘車而返皮筏
聯數具乃穩若止一具氣洩則溺河凍未合冰
塊絡繹而下騰壯者跳冰上迭躍而過有溺斃者楊宮保
以下文武弁勇送於城外家君過河後坐車以轎
山沿河西行由橋頭街東行折北七十里水埠八十五里
十里營盤水一百四十里長流水七十里中衛縣又東北
三百六十里甯夏府又經蒙古地一千二百六十里至山
西邊外二里金城關隋唐置關今有磚牆一道八里十
里店即保安堡至此折西北行不見黃河迤西有前明邊
牆斷續相望數尺土人呼為秦長城非也有聚林有大墩
十二里石家灣春多桃花此處西行十八里沙井驛七
其路較迂官商折北行三里安甯堡之北五里沙溝
辛卯侍行記卷四
寬二三丈兩旁亂山路曲而平丙戌夏甘州府吳君協中
赴任經此山水環注其子漂沒無蹤同治元年七月權陝
甘總督沈文忠名兆霖杭州人於平番西沙溝遇雨漂溺北地多
陡水無停蓄處夏秋山行宜西意也三里路稍寬有巖
石突起下方上圓如樓臺土石皆紅黃色七里朱家井
民居二三十戶飯後仍西北行兩山間十五里白石頭
土屋一家十五里下坡俞家灣泉民居三四十戶住店
計行七十一里皆瘠地沿途郵民相送間有衣冠者俞家
井砌窖積
雨水供飲
十二日由俞家灣西北行三里小澗池居民二十餘戶

二里一大阜特立如層臺上有小廟 一里蘭溝四山皆紅 沙邨民來送折西行 一里原山廟泉蘭平 四里琵琶灘 升降高坡過土橋北行 十里哈家寨土屋二十餘 十里狄家鋪土屋二三 十里鹹水河鋪戶三四十飯後西北行始有樹木邨舍 三里張家莊 二里達家莊 五里觀音寺折西行 十里泉溝嶺 七里徐家店一稱徐家水磨 邨堡相望頗有林泉西北行 五里紅城驛平 土城周三里駐守備鋪戶百餘住店計行七十三里萬里行程記言紅城多綠樹今則不然 紅城西南踰湟水即漢允吾境土人往往指為趙充國屯田處按充國引兵至先零所在係神爵元年七月後請屯田朝廷以為不便凡三奏乃報可每奏至得報必一月議定已在仲冬無可耕矣明年五月即奏請罷屯

辛卯侍行記卷四

西 八三

而還則所謂十二利者多託空言讀史者目為奇功勳陳充國之策亦未考耳 十三日由紅城西北行 五里水槽溝 五里鄭家墩有龍泉寺 二里老界河當路有佛閣 八里青寺堡 五里魏家槽子 三里高岑營 五里孫家團莊北即蓋 五里南大通驛飯西大通驛在平番西一百二十里有縣丞 五里唐家營路入 五里黑城子有邨 五里南坡頭 五里柳樹墩 五里高橋墩 三里莊浪滿城乾隆元年建周四里初設副都統後 改城 四里平番縣南關平番 一里西關住店計行七十一里山遠路平官柳成行渠水通流邨堡亦密知縣事益陽呂子清恕莊浪廳同知甯鄉王竹邨南薰同知舊管漢番貿易茶馬事務

今則有平番縣漢金城郡之允吾以水經注核之當在平名無實 接河州北境蘭州府志謂允吾在縣西南 通河旁 大令居連城 吾枝陽莊在泉蘭境誤也 陽縣南莊允街桓帝紀注允街音緣皆段頌傳注音鈔階 浪河西 五縣地晉廢允吾令居枝陽建興中前涼張寔置 廣武郡縣西南 枝陽 領永登縣西南 合居枝陽隆安初後涼並 置支陽郡允吾郡十六國春秋西秦太初十一年乾 盡廢改枝陽為廣武縣廣武郡治此隋廢郡改廣武縣為 允吾屬武威郡唐復廣武縣屬蘭州後陷吐蕃宋為西夏 所據縣北六十里岔口堡 或云夏置洪州源谷 元屬永 昌路明置莊浪衛陝西行都司治此洪武二十六年移駐

辛卯侍行記卷四

五 八三

甘州嘉靖中設莊 國初因之雍正二年改平番縣屬涼州府縣東北松山堡 人謂之新瓊萬歷二十六年築新邊牆自邑東北二百四 十里蘆塘承川城起至古浪大靖堡界一萬九千六百一 丈邊外均蒙古舊邊牆自鹹水河北至烏稍嶺三萬六千 九百丈築於正德時今多頽廢 縣東南一百四十里地 名秦王川一名黑川在新舊邊牆之間據泉蘭境向為蘇 地不宜禾稼嘉慶時有老農言蘇地地下有石子蘇而布之 於上就石隙種麥豐茂倍他處蓋石子居上土不受日光 即不成穰且可阻水氣也開山東萊陽縣亦有此等地若 戈壁中徹底皆石子或有沙無土則植物難生矣 縣東 一里青龍山一百二十里大松山萬歷中甘肅巡撫田樂 破虜於此封松山伯城西三里仁壽山一百四十里炭山 二百里馬牙山桌子山雍正初叛番據為巢穴城西一百五 十里分水嶺莊浪河西出焉積雪一百三十里雷公山一百五 十里經注異或云今有支渠遠遑水惜未能日驗也大通 河出青海西北為烏爾木倫河古浩疊水也東南流經平

番至巖伯東南李土司享堂峽會遼水以達河將氏地理今釋以大通河為雍州黑水果爾則滿野合黎皆在界外其說非也

平番歧路附

縣東北七十里平城驛五十里松山驛荒廢不毛多瘴無居民弁兵守

汛最 五十里寬溝驛皋蘭紅水縣丞駐此五十里三眼井驛一百

二十里營盤水自此達陝西山西西路平番西南四十里

經大通遠驛六十里塘坊二十里西大通即河渡浩慶橋驛

河西行五十里冰溝驛伯四十里老鴉堡驛五十里碾

伯縣渡遼水六十里過大平戎驛西七十里經小西甯府

西北六十里長甯驛五十里大通驛九十里北大通營

一百二十里永安城一百四十里三角城由城東北六

辛卯侍行記卷四

十五里鸞鳥口踰雪山為瀋州境城五十里鎮海堡驛

西北六十里扁都口踰山為山丹境

四十里丹噶爾廳西南六十里哈拉庫圖城過此為二青海境

十里哈什哈水五十里巴彥淖爾五十里恰布恰河青海

東四十里西尼淖爾六十里公噶淖爾六十里牛哥兒

五十里沙拉兔六十里衣麻兔以上均蒙古遊牧五十里登營

兒特六十里哈隆烏蘇七十里埡列淖爾以上均阿力克番子遊牧

七十里埡利布拉六十里必雷兔溝以上端住格六十

里阿隆阿他拉川南各壘番子北達賴喇嘛商上人遊牧七十里瓊力麻

川黃河源南達賴喇嘛商上人遊牧六十里噶順阿卜兔禾沙豹番子遊牧

六十里且克淖爾五十里哈麻胡六太蒙古爾津番子遊牧五十

里哈拉河南年木錯番北星宿海五十里烏蘭火里一百二十里

喇嘛託洛海以上別利番子遊牧皆在星宿海南五十里一克白彥哈拉

六十里烏河那峽以上多洛奴國番子六十里巴汗白彥喀喇底

六十里哈拉河洛以上那哈學番子六十里柯柯賽渡水魯烏

素河乘皮筏五十里柯柯託爾以上山受番子六十里大湖灘由

百戶爾克台吉番子一百里插漢哈達以上阿爾台吉番子四十里東卜拉

烏素河以上皆木魯七十里塞柯奔六十里胡藍你火六十里

多藍巴兔一百十里胡角爾兔以上格里吉番子九十里因大

木一百二十里一克奴木汗七十里索胡以上奔巴番子一百

里撥胡沙五十里查汗哈達坡火九十里沙各以上說立站且

辛卯侍行記卷四

功番一百里卻那你火六入西藏界以上哈拉烏蘇堪布蒙古一百

里班的奔第一百十里奎田希拉以上堪布蒙古六十里巴卜

隆西為天蓋淖爾九十里達目以上何又五十里羊阿拉六十

里來頂寺以上達目番子四十里鐵鎖橋一百里孫冬卜宗四

十里浪唐南浪唐番子東的八十里前藏自西甯至此

共三千五百六十里歇處皆有水無柴處則燒駝馬糞以上摘西甯府

志衛藏圖志載西甯至藏共四千一百二十里地名亦多不同

自丹噶爾西行五十里巴燕灘四十里楊家塔爾六十

里巴彥合受五十里哈崙烏什四十里哈立蓋河五十

里吉哈爾格八十里烏哈爾倫青海北岸六十五里才

吉九十里揭爾齊西南八十里布哈河六十里葉克達
坂八十五里察汗俄爾七十里都藍寺郡王勒克濟爾
距安西州六十里察利克灘九十里端木尕秀八十里
阿倫布拉克一百里阿羅斯五十里土羅斯八十里八
音溝五十里柴達木河五十里爾勒工七十里塔刺弄
八十里諾門罕山前峽一百十里諾門罕山八十里後
峽六十里北托波浪柯一百十里琉璃渠八十里喀喇
得細九十里梭羅瑪七十里星宿海八十里鄂敦塔拉
八十里宗木通一百里喇嘛託洛海六十里托印喇命
七十里哈喇阿較九十里雜漢七十里兒喇合六十里

辛卯侍行記卷四

六

波洛倉吉六十五里尼牙木錯土司渡木魯烏素河三俗呼通天河
十里安圖族沿河東南行八十里拉光達六十里布羣
寺五十五里三祝寺六十里卓唐六十里唐大五十里
屯不大七十里界科即札武族西接玉樹南距丹噶爾
三千一百七十里此丹噶爾州報又由丹噶爾廳西北行九十
里楊家灘一百五十里乙開烏藍一百二十里阿隆皆
契以上青一百二十里烏吐在山西行八十里烏孫葉
空一百七十五里光貢喇麻簡二百七十里郭樂可有南
通玉樹七十五里涼木工河通東北有八十聽克里
土司路西有四百六十里可克
克二百九十五里跌必特里西有四百六十里可克

喇嘛簡北有二百四十里光初峽里一百八十里沙
山口西北一百二十里跌里遜以上開有蒙古遊一百
八十五里克里自光貢喇麻簡至六十里烏宗碩即
山勢入新疆界折北二百十五里紅柳溝古卡在山間
路漸合西北一百四十五里雙石墩一百七十五里阿不
且即羅布淖爾西南岸始有距西甯三千三百三十五
里此今年春新疆候補縣丞蕭然奎所探路也又自阿
不旦北行四百十二里都納里東北九十里浣溪河即
都河六百二十里桑園驛折東三百二十五里吐魯番
十四日自平番縣西北行 五里深溝兒鋪 五里馬廠

辛卯侍行記卷四

九

溝無人家 五里鋪溝灣其南為東十里漢屬郎坡下坡
山勢漸合中有小河循右山麓行 十里永濟橋長六七
丈過橋循左山麓行 五里武勝驛居民約二十餘戶西
南四十里亂石嶺又三十里紅壘 飯於汎房哈密王沙木
胡索特入覲過此來見有四品頂戴者為之譯語王謂進
京甚拮据 家君囑以到都時減損應酬各大臣當不因
此介意也午後仍西北行哈密王送於驛西回部諸王至
御前行走班次甚崇在外見地方官不敢抗禮雖非定制
而通行已久 十里伏羌堡有邨無堡邊牆在河十里二
十里界牌仍屬平番有土屋數家過此望見右山麓有殘

缺邊牆香無部落 二里驚窩山墩 十八里岔口驛
居民二十餘戶任行館計行八十里 城番土司多魯姓連
百四十里迤南至泉蘭張家灣河州思家臺礮伯之川口
等處長一百五十餘里迤西至西甯冰溝口寬十里迤北
至鎮羌界嶺長一百四十里有洛濟城等十三堡堡十
旗土民雍正元年遷青海上馬爾等番民八族於此歸土
司管轄別有納糧番民華藏上托等十一族貢馬番民羅
家等八族其頭目均經官長為改漢姓屬番千戶約東○
元平章政事脫歡明初率部屬降安置連城二世輩卜世
傑為莊浪衛百戶永樂初殉阿魯台之難三世什加授都
督同知永樂十二年從征漠北有功賜姓名曰魯賢四世
魯鑑擢延綏左都督以功世襲掌印指揮使
國初歸附仍其世職十五世魯紀助娶額駙阿拉善親王
之女緣此習尚豪華極而衰矣初土司見州縣用稟東
設矮坐魯氏有為總兵副將者自稱治愚弟遂相沿不改
然魯鑑之裔頗知文學自非他土司比也又洮州楊土司
始祖夢的明永樂初授指揮僉事元孫望秀改姓名楊洪
十五世楊元同治間助剿回匪有功制府奏請

辛卯侍行記卷四

辛

賞給頭品頂戴光緒三年其子作霖襲職亦以軍功得頭
品頂戴日益誇大河州洮岷西甯之間前明土司甚多其
小弱者輒割地以鬻於強者承報襲職向有部費貧不能
籌遂不請襲日漸式微大半無可稽攷最著者平番魯土
司貴而貧洮州楊土司富而強楊所居在卓泥堡并有眾
試必多方阻過之魚肉其民莫敢控告地僻官遠駕馭其
艱蓋舊章待土司寬厚而不料土民之困於水火也此志
書所不載特詳言之○余因論土司之頑土民之困而歎
封建之不能行於中國勢為之也開闢之初榛榛莽莽有
賢者出能懾服醜類而為之主草昧經綸文物斯啟於是
乎有萬國人之而又有賢者出能臣服萬國而為之主於
是乎有天子此即山分而合之機也是故黃帝監於萬國
夏禹塗山之會亦萬國至殷而諸侯三千至周而諸侯千
八百至春秋而僅存一百六十五國繼而九國七國至秦
而歸於一非始皇之力也當戰國之世生民塗炭雖聖人
為天子亦當廢封建為郡縣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蓋日時時深望天下之歸於一矣自秦以來中國一統
而四裔強族亦并其近弱國浸淫乎與中國爭長中國
不封建而六合之內恆有封建之形大地之變局正未可

知氣數所趨彰往或可察來歟儒者論治平或仍以封建
立說噫時非唐虞臣非四岳分茅裂土適為禍階神農之
世諸侯相伐暴虐百姓神農氏弗能征虞舜為帝日分北
三苗日竄三苗於三危則千羽之格僅託空言蓋恃強逆
命非可以恆情比擬否則未舞千羽之前舜豈無德政可
見乎啟為禹子而有扈不臣太康為禹孫而後羿篡竊昭
王為武王曾孫而刑楚逞奸已不能討春秋時狄君三十
六諸侯專殺不可勝數三代以上其弊已甚設一法而必
賢人君子守之非善策也設一法而中人能守之斯為善
策白廢封建人倫骨肉之禍消弭實多謂非理數之自然
耶

望日寅自岔口北行冰雪而地風利如剪星月之下祇見
亂山萬重邊牆斷續須臾月食滿目陰慘 岔口歧路西行
又十五里青土坡十七里野葱溝二十里盤泥溝二十里
駱駝山三十里散岔口十五里光草嶺二十里思加羊二
十五里新河壩三十里里耳朵 十四里安家莊 六里折
四十里沙金溝十五里野狐川

辛卯侍行記卷四

辛

腰溝天始明 四里王家鋪土屋一 三里打柴溝 西北
溝六里岡子墩 三里得勝堡分駐制兵數人沿途絕少
人煙 九里鎮羌舊堡香無居人 四里過水 河上游一
里鎮羌驛土屋數家升坡為鎮羌遊擊新壘飯於荒店番
西北山內迤邐經涼州以南西南之北間有產金之地自
鎮羌堡南行約八十里果子灘金廠在喜鵲嶺南大果子
灘長十里寬一二里稍西十里小果子灘皆有豆灘金又
西南五十里天堂寺抵大通河濱 自鎮羌湖莊浪河源
西行約五十里馬牙達坂二十里三教洞瀕河河南為前
山五族番民河北接武威界為後山八族番民均屬莊浪
同知務河西南十里金羌灘河灘沙中有辦金及沙金長
約二十里又西十五里小楚瑪瑪抵金羌達坂山東瀾水入
莊浪山西瀾水入大通湖山西南二十里黑以滿成豐時
曾聚礦丁數千三十里楚瑪瑪香卡有楚瑪爾河出武威南
山塔爾布達坂之左南流百餘里入大通河楚瑪爾產辦
金其地為溫殊古寺番族屬西甯縣寺西南距西甯約三

百里由楚瑪香卡西踰山五十里先密寺之南山二十里班
西北行三十里密輪卡三十里先密寺之南山二十里班
固寺峽口三十里陰田莊二十里瓜拉莊十里渡河而北
至北大通營又西北二十里老虎溝北通永昌縣界二十
里黑石頭三十里白水河四十里永安營營北三十里大
梁子營南二十里札麻圖皆產沙金寬數里掘井求之用
木槽於急流淘揀寒瘴瘴人歲祇夏秋二季可作工日得
生金數分或一錢不定或累日烏有不敢發者十居五
六各礦皆為幽巖雪嶺所隔步通騎步機器不能運致糧
食輸自甘涼及涅中驟一匹負麩二百斤每程腳錢四百
五十文曠一匹負麩一百斤每程腳錢二百二十五文觸
瘴易斃山深無貨可販馱商不樂往來礦者大率窮餓作
輟無 七里湘子廟即烏稍嶺東址 洪文卿侍郎中俄界圖
也 自蘭州金城關以來山皆在大路兩旁至此則亂山當
路恆有風雪 三里半界牌墩 平番 升降陡坡食頃至烏稍
嶺巔頗寬平 烏稍嶺是 十九里半安遠堡居民七八戶皆

辛卯侍行記卷四

類驕敗垣有都司 西五里曰雷峰山西南三十里可河口
達坂熟番都刺住牧又 五里油坊臺驛 八里龍溝河古
堡屬柏林溝番民二族 浪河之上游自 二里龍溝堡 浪民居三四十家住店計行
是無南流之水 九十五里
十六日丑自龍溝北行 五里新墩灣 五里板橋墩
五里黑松驛 舊有市鎮同治初年回亂焚毀堡
而北石灘五六丈 登坡入古浪峽南為松林山北為鐵樞
山峻坂一綫頑石塞途形勢比潼關函谷 十三州記蒼松
或在此歇堡之東西山紅宛小白宛卜 五里香蘭坡 四
二番族住牧又東山圍場溝番四族 里關王廟墩有塘汛居民二家 三里岔路墩 土屋十餘
所其北蹊

辛卯侍行記 卷四

徑坎 五里新關墩 三里十里鋪南有石壁如門 過此後
上曉石奔流 三里金家灣有峽 七里下坡過橋進古浪
關有水磨 縣古浪南門曰永安曰承恩 飯於行館知縣事海豐張松
楨守棟 訓導秦州王 古浪漢武威郡蒼松 故城在擗次縣
邊外魏構且次黃初中涼州刺史 魏 三縣地晉改為
張既討盧水胡潛由且次出武威 昌松 擗次廢 魏安郡復
昌松擗次廢 魏東晉時前涼張氏於擗次置魏安郡 復
增設昌松郡 十六國春秋張天錫之子大 後涼呂光改昌
松為東張掖郡後秦亦曰倉松 晉書載魏安郡 魏志無
昌松郡領溫泉擗次莫口 今縣 三縣兼置魏安郡 魏志無
宇文周省并為昌松縣改魏安為白山縣尋廢隋初改昌

辛卯侍行記卷四

松為永世 元和志 後復故名屬武威郡唐因之大足初涼
州都督郭元振於峽口築和戎城後陷吐蕃宋屬西夏元
設和戎巡檢屬永昌路明改為古浪築今城屬莊浪衛正
統初設古浪守禦千戶所 嘉隆間套虜竊據東北之扒沙
等克扒沙築大 靖城及新邊牆
國初因之雍正二年設古浪縣屬涼州府 縣東南三十里
又十餘里南冲寺喇嘛廟札提兼管平番之報恩華藏祝
貢天堂等七寺番眾 縣東北三十里定甯寨又三十里
土門堡折東南九十里大靖堡進東達 午後出北門 拱三
甫夏榆林等處程站詳九月初五日記 里三里墩軌道入土溝內 五里八里營 有莊 二里丁家
牌樓 題義塚 二里小橋鋪得寬地里許北又進溝 三里

嚴家灣 十三里出溝至雙塔堡 堡街強半屬古浪少八

里土阜當道中裂大罅通一騎 二里花腰墩 五里

大墩 六里頭壩河 四里楊家鋪 二里二壩河 五

里靖邊驛 武 堡內皆頽垣窳民十餘戶沿途被回匪蹂躪

甚荒涼住行館計行一百有五里 堡西門二重額口大觀

分汛張義在堡西南五十里舊稱西黃羊川駐都司營西

北三十里峽溝寺有納受索番營西九十里青土峴有札

提加木番營西南一百八

十里寬溝通西甯大通界

十七日丑自靖邊西北行過三壩河 三里三壩墩 三

里四壩河 一里七里堡 二里五壩墩 三里張家莊

三里六壩墩小堡四五有渠水知武威縣事歸安陳然

辛卯侍行記卷四

軒延芬來 二里有小河 六里河東堡堡廢僅土屋十

餘過此行沙灘多石子礙車 七里塘馬墩沙灘無人

十里大河驛堡頽時方已正飯於旅店午後騎行 十里

黑泉堡 即二十 有小廟無居民 七里十三里鋪涼州副

都統德于權協領得厚菴全靜安涼州總鎮順天閃俊臣

殿魁權甘涼道甯鄉丁翹三鸞涼州府甯羌陳春亭才芳

及遊擊以下滿漢馬步各弁勇均逐於郊 長途奔走本

邑應酬尤煩苦故程少遲恐答拜 路南層峰積雪西達嘉

不及故開車必須丑寅之間也 峪卽祁連也沿途沙灘石子皆山水冲刷所致 八里五

里墩 三里道北有集賢亭 二里涼州東關 武威一里

迎恩橋進東門 名安定城 一里至大什字南住行館計行

七十二里 涼州府秦為小月氏漢為匈奴休屠王地武

帝元狩二年置武威郡元封五年設涼州部刺史察隴西

諸郡東晉懷帝永嘉中張軌為涼州刺史 傳子實 明帝太

甯初前趙封張茂為涼王 元觀天錫 號前涼孝武太元

初苻秦滅之旋為呂光所據號後涼 均都 安帝元興二年

姚秦滅之時禿髮傳檀自樂都 今縣 遷姑臧為南涼後滅

於西秦段業據建康號北涼 新唐志甘州西北一百九十

北二字誤祁連在州南 敦煌太守李暹并酒泉稱西涼沮

渠蒙遜弒段業并西涼據張掖後都姑臧亦號北涼是為

辛卯侍行記卷四

五涼元魏太延五年平北涼太和中置涼州領武安 治宜

今鎮番武興 治晏然縣 武威等十郡 西魏廢武安宇文周

廢武興置涼州總管府隋 初廢武威郡大業 唐因之 初置

總管府七年改都督府貞觀初屬隴右道景雲初分

屬河西道天寶初復為武成郡乾元初復為涼州 廣德

初陷於吐蕃 大中時吐蕃稍弱首領張義潮以瓜沙十一

州來歸而宣懿德微不能曠理僅存虛名而

已五代梁以靈武節度兼領河西然涼每自置將吏後唐

後漢後周開置節度世宗時節度中師厚因夷夏雜處不

能撫而歸涼遂絕於中國宋初仍為吐蕃部族 有者龍七

家 自置官吏 如西涼折道葛支西涼府六谷 朝廷羈縻

之而已 真宗景德中授其首領歸德 後為西夏所取

餘 五里三十里鋪土屋四五 十里四十里鋪即永懷
 渠甘涼鄉間多稱某渠某壩猶吾鄉之稱某圩也飯於無
 壘廟 五里酸酒店 墩題雲字里數與縣志不合皆由訛
 升任意改作按墩計里不盡符也
 五里懷安驛 東有訛墩題金字稍西有奪浪堡壘
 宇多破又西里許踰溝為奪浪墩 三里過
 小水 三里律字墩 又有 迤西拳石獨輪 四里昌隆堡
 廢 十里豐樂堡 武居民百家住行館計行七十二里皆
 砂磧磳磳如卵如拳下午石子更大車播甚
 十九日丑由豐樂堡西行 五里沙灘堡 五里大墩
 五里石磧中有墩名干致 五里柔道驛即沙河堡堡廢
 民房十場七八 三里 多亂 永昌界牌 三里九壩墩

辛卯侍行記卷四

四里八壩墩西即清溪堡 永民居三十餘戶體於旅店
 三里越一渠 二里樂豐腰墩 五里樂豐鋪 渠貫街東
 途多亂石
 二里半有渠向北堡寨相望 二里半七壩墩 二里兩
 渠橫道 二里六壩 有小河河東一里宜德堡小寨
 五里
 五壩 中踰 五里通津堡 即三十里 五里真景腰墩 五里真
 景寨 大堡一小
 堡二無人 五里十五里墩 石子 五里十里墩 平廣一
 名東岡
 有田畦 五里東五里墩 叢冢 五里永昌縣東關 永昌
 進東
 門曰拱翠城周 二里住雲川書院計行九十二里多砂磧
 永昌協副將江西陳梅賓金凱知縣事閩縣劉星曹年丈
 亭柱 永昌漢武威郡之鸞鳥 故城在今治
 南上房寨 張掖郡之驪

軒 治西南二十
 里者來寨 番和 番音盤即今治或
 云縣西二十里 顯美 東一里等縣
 古城子
 地後漢以顯美屬武威晉廢鸞鳥餘三縣均屬武威永泰
 中前涼增置焉支縣 治西七十
 里高古城 屬武興郡後涼昌光置番
 禾郡北魏為番和郡領彰 疑即郡治
 番和城 燕支 二縣僅一百
 三十九戶 又
 有顯美力乾 即驪 等縣不知屬何郡 魏志無
 見隋志 北周廢番和
 郡及顯美隋并省彰燕支力乾為番和縣屬武威郡唐曰
 番禾屬涼州咸亨初置雄州調露元年廢州開元中增置
 大斗軍 西南三十五
 里搭兒灣 天寶三年改番禾為天寶縣後陷吐
 蕃宋屬西夏元設永昌路 立永昌衛
 昌王 明改永昌衛 治金山
 屬陝
 西行都司

辛卯侍行記卷四

國初因之雍正二年改永昌縣 按鸞鳥驪軒番和顯美前
 漢所並置而郡志云漢武
 置鸞鳥後改番和後漢改顯美張祚敗驪軒或因名驪軒
 乖謬不可故舉郡志成於乾隆十四年總纂者為涼莊道
 大興進士張之浚及邑紳廣東雷瓊道張瑤美以智仁聖
 義等字分標五縣附以張之浚自著學道編統名之曰六
 德集尤為謬妄郡邑志重在輿地賦役加以人物藝文已
 嫌論資奪主生人著作無關輿地者皆不應攪入途中閱
 各處志書罕
 有免此病者

永昌歧路

縣東北四十里邊牆又三十里甯遠營 駐守
 備 九十里昌
 甯墩 東按鎮番北
 抵蒙古界 縣正北一百六十里寺兒溝 漢蒙縣
 分界
 西北二百五十里玉泉墩 蒙古界其西七十里
 青羊口接山丹界 縣東南
 三十里頭壩堡南即卷占口 一名潤轉口有渠出雪山
 盛夏冰消灌十四堡之田

三十里唐家沙溝山曰摩十里黑溝口五十里黃城灘
元永昌王牧地有遊暑宮古語稱韓耳柔城前明正
德中築堡屯兵明季廢康熙中為青海蒙古麥力幹
部族所佔雍正初平青海黃城始無遺帳今為族各
營馬廠地當祁連山中豁然開朗東西袤百餘里南北
廣數折西南二十里東水關六十里酸茨河源東北由
班至涼州二百八十里別由塔爾嶺東經夏即一顆樹
只牙壑斫杆溝等處至古浪三百五十里
口其東有驕馬溝更險一百里過老虎溝至北大通營
城縣西南七十里新城營都司營西北二十里高古
營南七十里驢兒都口營西南七十里西七十里高古城
十里平羌口均南踰山拔大通界縣西七十里高古城
營千總營西北枕大黃山其東南鸞鳥口南五龍池口
西三十里大阿博接
甘州之大馬營界

辛卯侍行記卷四

二十日卯發永昌 半里出西門內曰虎踞外曰鎮西 拳石冰塊徧

地碌礫夏秋南山融雪引以灌田今皆凍矣城南百里外
在異名皆祁連也冰雪深積春後漸融萬壑傾注連連成
河分引多渠灌田萬頃天下水源資雪者十有六七北史
崔浩謂雪液能斂塵何得通渠灌漑此真一孔之見當時君臣皆稱許之殊可笑也 五里西五里
墩 五里十里鋪北有頑石益多車行甚苦道旁有殘
柳 五里牛王宮 五里水磨關明設關為大黃舊有市
集回亂後存十餘家 一里水磨河出縣西南一百六十
東北流二百里 三里紅廟鋪 三里過一渠 一里卜喇
灣升阜 二里崇岡塘 五里橋兒墩 五里金川坡一名
溝晉之全 西行荒積有衰草黃色俗名五里空心烽墩下
呂城地也

辛卯侍行記 卷四

繞短垣為障前十餘丈豐碑屹立題張將軍戰勝處按萬
都督同知榆林張臣鎮下坡行沙山間 五里王秀堡破
甘肅破下失兔於水泉 下坡行沙山間 五里王秀堡破
屋七八家 十里水泉驛永無泉汲非居民四十餘家有
守備住店計行六十里半堡周一里八分七釐多圯堡南
高古城堡西南三十里 經焉支山茄連達坂二十里至
石城達坂接大馬營界

二十一日小雪自水泉西行砂磧 五里西五里墩 十

里十五里口塘無居人有汛房汛兵五人遇顯官過境
執別南山忽低中有蹊徑斜對北山之青羊口出口五里
業 古城湟山無人煙漢日勒縣也路北有大墩南山上十里
定羌廟廢堡倚邊牆牆有門洞上題神功永賴乾居民十

辛卯侍行記卷四

餘戶駐把總康熙四年王忠勇進寶時為提破海寇於此
先是海虜懷阿爾賴等率所部從近南山交通北漠至是
屯定羌廟官兵阻之踰月不決虜驕不設備一日對陣詳
語有誤發火器者虜馬驚而南北兩山至此漸近 十二
里邊牆上有高墩道南有草地三里外南望大黃山積雪
萬仞即焉支山又名青松亦祁連之二里山丹峽邊牆自
山岡蜿蜒而上半已頽廢電杆亦踰嶺而過車路折西北
入峽亂山圍抱頑石崢嶸 五里峽口驛城形長方周三
八九十家人少不足守陣同治初為回匪所陷難民聚守
驛城中幸賊退得免亂後城垣未葺近城乏水草城內掘
井十餘丈無水此絕地也峽口東南五十里石城墩接高
古營界口西南三十里老軍寨又五十里大馬營在大草
中城北垣屬於邊牆 七里八里墩 八里豐城鋪土屋

南十五里大紅溝東南五十里縣西南四十里土關堡
景陽嶺營西達野馬川八寶山
折南二十里童亮寨又西南三十里洪水營
年巡撫唐澤築堡設防明季海虜披猖
五年以遊擊張勇有威名擢署甘肅總兵勇不能制許
蒙古通市於洪水名爲得皮馬之利青海各點酋黃綠
草灘多屯土馬莫之誰何而人皆忌諱謂爲相安無事
云康熙八年改洪水遊擊爲參將十一年仍改設遊擊
西北距甘肅州一百四十里西距南古城營七十里其要
隘營東南三十里黃水溝營南三十里西水關關那連
又西南一百里八寶山之青羊溝營西南四十里虎喇
河口又西南通巴絲墩川古佛寺營屬黃草溝有唐烏
忒黑番一族今頭目名岡
棟札什男女九十五口
折東南二十里永固營
築城周四里康熙八年設守備十一年改設副將凡甘
州城守營山丹營西至撫彝東至峽口各營皆隸焉其
要隘東南五十里香溝口

辛卯侍行記卷四

自察漢俄博營東南五十里景陽嶺一名金羊又二十里獅
子崖西甯志有詩云兩崖怪石多中挂二十里沙金城
遺址負山臨二十里永安營昔爲青海蒙部北境雍正
河不知所始三年築城周三里三分設
遊擊今城半圯常那連之南雪峰環峙五穀不生有制
兵二百人回鶻居半城外絕無村落惟正東六十里高
溝有青海左翼角昂札薩克台吉遊牧蒙古二十餘戶
大通河出景陽嶺逕城南而東歸注謂浩靈河出西塞
外逕西平之鮮谷塞尉城南蓋是地矣城南三十里黑
溝口其西兩山三十里多羅達坂一名雙俄博通青海其
西北四十里二道溝一名柏樹峽正北五十里硫磺東
溝即古覆袁山通永昌之上房寨及甘州之大馬營東
北四十里白水河出北山南流東三十里黑石頭有柏
吉番族屬阿二十里老河溝南口今訛稱老虎溝出禾
里克千戶
通二十里北大通營故青海蒙地雍正二年美亮奏
請駐總兵旋設大通衛隸西甯府

三年築大通城周六里十三年改設副將乾隆九年從
衛於通南之白塔城稱舊衛爲北大通今駐遊擊北阻
祁連南襟造糧六月飛霜四時皆瘴祇產青稞仰穀於
甘肅漢少回多習俗強悍兼賴金遊牧收獵爲生北
有雷展溝隔馬溝曲折爲道約營東四里大沙溝又一
二百餘里通涼州之西把截堡
里小沙溝均南流入五里那楞莊三里牙壑七里漢台
五里黃田五里官莊五里俄博溝莊五里尕莊五里孔
家莊以上每莊均有山溝南流入大通河瓜三
十里仙密寺七十里他拉山即塔爾達坂或稱陀羅山
徑險遠極陰多雲約五十里黑溝口又三十里龍潭口
三十里營水三十里土塔五十里西把截堡他拉河至
此出山折爲永懷渠三十里真只牙壑自壑東行經馬
夜涼州城西諸堡
鎮羌驛自壑東北經雞冠山至古浪之安遠驛自察北
行經寬溝至武成之張義堡各一百二三十里自壑東

辛卯侍行記卷四

南至祝貢寺六十里
自北大通南行通河十里頭塘二十里雪達坂即嶺
十里張家寺三十里大通縣舊屬青海名毛百勝雍正
分設參將十三年改設都司乾隆九年徙大通衛於此
二十六年改爲大通縣東南至西甯府一百一十里
張掖酒泉二郡之南山曰祁連又南有山曰八寶互若
重垣中劈一徑直張掖南者曰野馬川長數百里直酒
泉南者曰野牛溝亦長數百里雪峰相銜緣瀉成蹊故
以水名自永安營而西十五里土坡青海右翼盟長
布坦所部牧此星爾根者蓋明季海虜麥力幹之部詢
其姓氏世系多不自知爲貧所迫間或踰關如順治初
甘州叛回米喇印之餘黨竄匿於彼其後名賦毛達子
實叛回之神也雍正初羅卜藏丹津反星爾根亦從逆

聞近日大通有回音認黑爾 又西十五里測爾瓦三十
 根王為義父可以知其概矣 或云元代所築青海右翼札
 里紅溝爾八十里三角城 薩克台吉丹巴及黑番阿里
 克族千戶得立蓋在三角城野馬川等處遊牧此番族
 舊牧河南道光時私渡河北用兵逐之迫成同間復有
 者 二十里伊斯們沁 此為野馬川舊金廠乾隆三十
 奸總督那彥 三十里踰青羊溝南注八至八寶河野馬
 成矣明封禁 東出景陽嶺西流有上黑溝驛駝水黑泉
 川之別名也 巴哈爾水小八寶水下黑溝天棚河等七
 水出南山 河西直牛心山為八寶山之正峰 其東草
 北流注之 徑折西北過拉東河柏林溝 均南注
 有平地數里 徑折西北過拉東河柏林溝 均南注
 冰雪未易開治 徑折西北過拉東河柏林溝 均南注
 河南山有洞素水札馬什蓋約一百里至巴絲墩川古
 水油胡盧水均北入八寶河約一百里至巴絲墩川古
 佛寺直南古營之南在山峽內明初築西南有黑河名
 佛寺墩建寺喇嘛五六十八人田數十畝

辛卯侍行記卷四

美

野牛溝出高臺南山鐵里達坂挾左右諸山爾東北流
 至此會入寶河折西北經黎園營東南番地入呼羅口
 又北入甘州西南寺西約一百里至呼羅口外黃達子
 嶺黃番八箇家牧地舊有金 又一百里野牛溝 谷中平
 峽黃番八箇家牧地舊有金 又一百里野牛溝 谷中平
 寬數里水一百里黑河腦 腦者水瀆也其西北九十
 草皆足 一百里黑河腦 腦者水瀆也其西北九十
 越擺浪河至高臺縣約二百餘里自西北經 一百里鐵
 紅水壩黃草壩清水堡至肅州約三百餘里 一百里鐵
 里達坂七十里鐵里甘溝七十里討來川腦 北距清水
 六十里西北距金 七十里白水河 西北山黑達坂至嘉
 佛寺二百餘里 七十里白水河 西北山黑達坂至嘉
 由蘇賴河上游至玉門南 不必叩關可越玉門矣祁連
 山之昌馬爾均六日程 不必叩關可越玉門矣祁連
 間道東起湟中西達塞外南通星海其北祇踰一嶺即
 能投四郡堂與蹊徑百數防不勝防然未可諉於難而

漠不加察郡邑志疏略無可稽茲皆詢之老兵得諸蒙
 番及回鶻之獵者道里未盡徵實而形勢粗可見也此
 夷險參半東西傍川行多夷南北緣湖行多險夷者可
 方就險者難通騎徒步不濟甚而制伏冰嶺陡滑人馬
 僵仆獵人割鹿牛皮帶毛者為履歐州人東遊者惟險
 是探世世索石繩索相維非所躬歷不筆之書若余之
 徒資耳食視
 之滋愧矣

午後出山丹南門經西南關過山丹河即弱水之東原山
 河有三原一曰甘泉子水出縣東南八十里焉支山西北
 峽口堡之南西北流六十里過猩猩寨又二十里至縣城
 西南為山丹河一曰大馬營水出縣東南九十里大馬營
 西大黃山麓楊家莊諸泉西北流過花寨子范家營至縣
 南入山丹河一曰承固營水出縣南一百二十里承固城
 東南雪山山內北流三十餘里過西山堡折西北三十餘里
 過侯家寨又二十餘里出蒲家寨任家寨之南又四十餘
 里至南草湖東入山丹河經城西橋西流經東樂城北

辛卯侍行記卷四

美

又西五十里至太平堡南左右皆沙磧有洪水出金山西
 北流來會山丹河又西北五十里至甘州北靖安堡南入
 張掖河而 十里大佛寺 寺在獅山一名石嘴岩大佛負山
 層共一百五十餘級始見佛頂蓋大於正定州佛最上
 佛創為清淨之說其流弊愚情無識五印度佛國盡為英
 人所據佛來東土其有疾心乎寺保明正統時太監王貴
 等建萬曆初巡撫侯東萊重修同治初回匪焚毀近年重
 建逾地民窮集此巨 山丹河屈經其東北距寺前數里土
 贊作為無益惜哉 山丹河屈經其東北距寺前數里土
 人又稱清泉河有泉曰 三里經石嘴巖上有亭榭涉山丹
 河西北行 二里祁家店 俗稱十五 有渠水樹木鋪戶七
 八兩旁有小堡 二里石嘴子 小堡數處南有二里道北一
 堡南有半里靜安堡 半里二十里鋪居民三四十戶
 五里路南有小堡 一里半大橋寨 四隅有小樓凸出附
 近居民五六十戶

半里過橋河西屬三里大墩望見路北方堡有三樓一
胡盧式二里十里墩下有小二里樂定堡三里五里墩式
廢五里溝東樂城土民來接進東門城周二任行館計
行八十二里半東樂縣丞乾隆八年設分領十四堡錢糧
而大事受成於張掖東樂南四十里六廟折東南五十里
折東南一百六十里官樹密九十里察罕俄博營自官樹
窩向西九十里八寶山古佛寺東樂西南九十里南古
營明置城周二里順治初設守備其要隘營東南二十里
大都麻有唐烏武黃番一旅營東南三十里小都麻營西
南三十里酥油口三十五里小野兒四十里大野兒五十
里正南溝口六十里小尾麻龍口自酥油口南行四十里
棧牙灘又四十里青牛蹄四十里百福臺四十里古佛寺
洪牙灘又四十里青牛蹄四十里百福臺四十里古佛寺
十里受馬蹄水又二十里至新溝堡折北三十里至張掖太

辛卯侍行記卷四

表

平堡南入或謂漢之祁連卽西域天山前涼張氏置祁連
山丹河郡於張掖於是甘州南山始稱祁連保廉按史記匈奴傳
驃騎將軍出隴西北地攻祁連山衛將軍傳過小月氏攻
祁連山前漢書霍去病傳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
麟得小月氏麟得皆張掖地祁連實張掖山去病攻祁連
在元狩二年春時張掖尙屬匈奴是年秋昆邪王降始置
酒泉武威二郡元鼎六年增置張掖敦煌斷匈奴右臂於
是漢兵得深入西北天漢二年貳師將軍出酒泉擊右賢
王於天山史記匈奴傳正義云在伊州此後征和三年西域傳重合侯
馬通匈奴傳出酒泉至天山因降車師漢書武帝紀後漢明帝

十六年實固破呼衍王於天山甯兵屯伊吾盧和帝永元
中南單于求滅北庭輕兵兩道襲之右部從匈奴河水西
繞天山南後漢書南匈奴傳是漢時於張掖山專稱祁連而伊吾
車師之天山未嘗目爲祁連也史記大宛傳始月氏居敦
煌祁連間正義曰初居敦煌以東祁連山西祁連在甘州
西南又按霍去病擊匈奴先過焉支乃攻祁連太平御覽
引西河舊事曰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界焉支山在刪丹
縣東西百餘里宜畜匈奴歌云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
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史記匈奴傳索隱蓋正義引之小異
因漢武於張掖開置郡縣故惜而歌之若伊吾北之天山

辛卯侍行記卷四

表

終漢世未嘗全屬於漢安得謂祁連卽西域天山乎自顏
師古注武帝紀云天山卽祁連匈奴謂天爲祁連於是唐
人注天山則曰卽祁連注祁連則曰卽天山所據者師古
謂天爲祁連一語耳按班固匈奴傳匈奴謂天爲撐犁易
嘗曰祁連然自有小顏之說而張掖之祁連與西域之天
山其名遂互稱矣徐松西域傳補注以漢時天山專屬喀喇
剛丹縣之焉支山而徐氏妄斷焉支山史記作焉支正義謂
徐氏誤以爲指天山若天山在西州之西南則唐志交河
縣下何又言北有天山呼不意星伯齒莽如此
二十三日丑由東樂西行 一里下坡入土溝內 三里

出溝行沙漠 六里山陽鋪張掖有墩無鋪 十里架子墩
 有廿餘家距 行草灘 二里逍遙墩 一里過水 二里
 北山十里 土阜累累如廢垣 二里仁壽驛即古城子城內外漢屋
 蘭縣也食於行館知張掖縣事上海劉讓木至順來 十
 里離灘堡北通大盤道口 五里馬蓮井墩沙漠 七里
 二十里鋪兩旁村落較多有沙聚其北為東山口邊嶺止
 曰寺兒口曰魔王山皆合黎也距城 五里四角墩 七里
 四十里山西南有明沙堡又接邊牆 青龍鋪 八里甘州府東關甘泉 有坊題邊關 甘肅提督
 甯鄉周渭臣達武知府事湖南桃源燕舜卿起烈中營城
 守營兩參將前左右三遊擊及楚軍統領各率弁勇出接

辛卯侍行記卷四

四

二里入南門城周十一里王府街住行館計行七十二

里 甘州府秦月氏國漢文帝時為匈奴所滅後為右部
 昆邪王地趙充國傳征和中先零豪通使匈奴使人
 奴張掖酒泉木我 武帝元鼎六年分武威地置張掖郡地
 地可共擊居之 兼置張掖屬國都尉領候官等城候官或
 此從孝武紀 居延置西海郡於日勒今山丹地置西郡晉亦三郡並置前涼
 居延置西海郡於日勒今山丹地置西郡晉亦三郡並置前涼
 張元觀增祁連郡山丹張天錫增臨松郡府南一百里隆安
 中北涼沮渠蒙遜始都此並置張掖西郡府南一百里祁連
 臨松臨池即晉之臨澤漢之昭武今撫彝東北地金山山丹七郡北魏為張

掖軍孝文改郡唐志並置西郡北魏涼州有臨杜郡即臨
 和中置臨松郡故 西魏改西涼州尋改甘州見隋書北周復
 張掖郡隋唐並曰甘州張掖郡元和志天寶初於甘州東
 延水兩以中舊新二唐志均謂在東北千里舊唐鐵勒傳
 則天時突厥漸并鐵勒諸部迴紇契苾思結渾部徙於甘
 涼後陷吐蕃五代屬回鶻唐呼中國為舅詔書亦呼為甥
 宋仁宗封其酋曰外甥可汗後并於西夏設宣化府領夷
 郡元設甘肅行省治甘州路明置甘州衛洪武二十五年
 州建文元年乞 陝西行都司都指揮使治此洪武二十六年
 內徙於蘭州 此領衛十二守禦所四 正統中設甘肅巡撫成化中設分
 東至西甯西至沙州 州甘

辛卯侍行記卷四

四

國初因之順治十五年移巡撫駐涼州康熙二年移總兵
 提督改西甯道為甘山道乾隆九年裁改肅州道為甘肅
 道三十七年更名安肅道改涼州道為甘肅道
 雍正三年罷行都司設甘州府領張掖山丹高臺乾隆十
 五年分張掖置撫彝 張掖縣倚郭漢張掖郡後漢明
 應今領一縣二 故城在今張 掖縣西北 昭武府西北三縣地晉改饒得
 為永平改昭武為臨澤前涼增臨松郡南金澤縣北涼
 並置張掖西安府東南十六里臨松臨池即臨池等郡北魏
 為永平臨松二縣北周為永平張掖隋開皇改曰酒泉大
 業初改為張掖唐因之後迭為吐蕃回鶻西夏所據元
 設甘州路明改甘州左右中前後五衛

國初因之雍正三年設張掖縣城內西南隅宏仁寺俗名
年明末崇九年賜名寶覺橫九間宏仁寺佛圖西夏永安元
占尾一間志稱康熙十七年賜名宏仁按明通政使穆來
輔有重修宏仁寺碑記則賜名之說僧人妄言修志者妄
聽之耳城外西北隅新建西王母宮其壯麗按山海經
所言西王母豹尾虎齒同猛獸或猶中國稱龍麟首
之類形容過當耳爾雅竹書大戴禮淮南子諸說西王母
明是荒服之國疑在流沙西和闐莎車產玉諸山開故有
玉瑄之賦穆天子傳自崑崙邱至西王母三千三百里張
守節所謂阿耨達山南女國去于闐二千七百餘里也史
記謂西王母在條支則非穆天子所到蓋西裔本
多女主秦漢方士以左道惑君妄稱西王母為神仙耳食
者聞遠人述及女主之國輒指為西王母方向遠近無不
不合要之西王母者猶唐之東女西女元之八百媳婦為
番夷部落之名耳乃據為美女令唐虞時之番酋被後代
后妃服飾官斯土者以建王母廟為急務醜錢於民多所
擾累亦不學無術矣王母釋伽皆西人中國人心慕西人
已數千年人之所欲天必從之至今日而西人益
得志於東方雖甘州之僻遠城內亦有耶穌教堂

辛卯侍行記卷四

聖

二十四日

二十四日在甘州 漢張掖郡之居延縣世皆謂在甘州
西北千五百里亦集乃地蓋據元史亦集乃路有居延故
城之說也竊嘗疑之漢武關河西自姑臧至敦煌僅一千
八百餘里已設四郡三十餘縣張掖一郡何以有千餘里
外之屬縣况張掖之北為匈奴温偶駱王地成帝時王根
使人求之不得漢武關境未踰合黎山所得焉支祁連匈
奴已累歲來爭詎能設縣於更北千數百里之亦集乃乎
可疑一史記匈奴傳驃騎將軍過居延索隱引韋昭曰張
掖縣衛將軍傳踰居延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漢書霍去
病傳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樂得樂得張

掖縣師古曰非也樂得匈奴地而張掖縣轉取其名耳余
按師古之言誤去病至樂得本傳在元狩三年武帝紀在
二年時未有張掖郡則樂得為匈奴地後設按小月氏樂
郡則樂得為張掖屬縣並非二地耶說也是也按小月氏樂
得祁連皆張掖地尋釋史漢原文居延縣應在張掖郡城
東若謂在亦集乃則漢兵豈深入西北繞向東南乎可疑
二亦集乃即今額濟納當甘州西北肅州正北使居延縣
在彼實足屏蔽張掖酒泉二郡乃太初三年路博德築居
延匈奴紀無譯字是年匈奴即入張掖酒泉可知居延塞
不在郡西北路博德終身屯居延漢武用法嚴峻備所屯
為二郡門戶而縱寇深入有不罹法網者乎可疑三地理
志樂得有羌谷水東北至居延武帝紀注云居延匈奴地

辛卯侍行記卷四

聖

名張掖之居延縣以安置所獲居延人而置據此則匈奴
有居延地漢創居延縣二者本別後漢書明帝紀注居延
縣在今張掖東北更為確證甘州府志山丹西北二十五
里龍頭山北有居延古城蓋即路博德所築也後漢匈奴
衰弱安帝置居延屬國別領一城此時始擴地於合黎山
北獻帝建安末曹操立西海郡晉及前涼後涼相繼因之設居延縣於
彼是前漢居延縣及塞距邊牆不遠後漢居延縣則在亦
集乃論者混以為一無惑乎稽古之多清也甘州志藝文
有王學潛居延辯攷核未精且妄改古書漢書謂蘇武牧
居延海特作此以正之居延縣漢又有居延澤或稱居延

海世亦據元史以亦集乃海當之按此海甘肅通志稱為哈班句哈巴兒句塔喇失三海子康熙時

內府輿圖題為索博鄂謨索科鄂謨近人輿圖直書為居

延海按漢書地理志居延縣下云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

為流沙晉書地理志居延縣澤在東南尚書所謂流沙此二

說方向不同元和志居延海在張掖東北一百六十里舊

唐書居延海在刪丹縣界新唐書刪丹合黎峽口東北千

里甯寇軍又東北有居延海此三說遠近不同然皆不指

張掖西北亦集乃也史記匈奴傳築居延澤上正義引括

地志云張掖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李將軍傳過居延正

辛卯侍行記卷四

義引括地志云居延海在張掖東北六十四里此一書所

言自相支離然仍不指張掖西北也史記餘波入於流沙

索隱引廣志曰流沙在玉門關外有居延澤此謂澤在玉

門西則在亦集乃西南千餘里矣諸說紛紛反覆推求始

恍然於匈奴之居延甚廣凡居延地內聚水處皆曰海故

諸書不以居延海專屬一處證之兩漢志晉地志康成書

注見史記均集解均以居延解流沙是流沙亦稱居延而河西四

郡北境與匈奴毘連處皆居延地觀索隱引廣志及新唐

書所言兩居延東西相距約三千里可以悟矣塞外得水

為海史記大宛傳索隱今新疆蒙古青海諸族於水之不

甚大者多以海名古之居延當不一其海姑臧縣南山谷海蒼松縣松水北至漢地志得縣羌谷水東北至

居延入海不曰入居延海而曰至居延入海明此海亦在

居延而非即下文居延澤也因此又疑漢之居延似即禹

貢豬野孔傳以豬野為地名蓋其地甚大澤亦不一故舊

於雍州之末詳所致功若鎮番之休屠僅豬野中一澤水

注西海東海通稱都野後人取以概豬野區區小水禹何

必侈陳於篇乎豬野聲轉為居延今鎮番東北有魚海魚

字又居延二字合為一音邊塞地名多音近字殊如元亦

集乃路今呼為額濟納明賀蘭山蒙古今呼為阿拉善知

辛卯侍行記卷四

此則何疑於豬野之為居延要之河西四郡邊外皆得謂

之豬野謂之居延其潄水處皆得謂之豬野澤謂之居延

海猶今北徼所謂瀚海隨處有之否則諸書所言居延澤

何方向遠近不同若是其多耶以上論匈奴居延即豬野甘州少雨特

祁連積雪以潤田疇蓋山木陰森雪不驟化夏日漸融流

入弱水引為五十二渠利至溥也去年設立電線某大員

代辦杆木遣兵刊伐摧殘太甚無以蔭雪稍暖遽消即虞

泛溢入夏乏雨又慮旱暵怨咨之聲徹於四境竊意電木

所需無多酌量刊用或購諸木商略費公款無損於民乃

以節鉞重臣任馴賈之職地方土木之工向并大逾合抱

者多遭斬刈山徑崎嶇不能扛運須乘水發時沖出大半折壞或被番民截以為炭百年菁華萬民生計漫不顧惜能勿傷哉設電原屬不得已之舉司其事者當體念民情令改從華裝計不出此復倚勢妄為處處駭人耳目或問以瓶中有怪亦漫應之鄉曲愚民其不四疑舉事者幾希電局誠有不利然不明電學之局員完食不少縱有所贏僅利入股之巨室安能利國仕途之弊以行同商賈也今設電本意至於邊事軍情瞬息千變非身歷其境未易通斷參以遠電轉多掣肘惟部胥撞騙俗吏貪緣密電潛通最為使捷外省有特簡總兵等官與部中無干而猾胥勾通電局遲發開抄先電達新授之官捏稱代為謀幹謀騙鉅金武官深恐結怨借貸行賄履任後勢必以侵蝕為急伏莽因而生心禍延大局此等犯法之雷明目張膽為之無忌憚極矣外洋以電綫為大利我則如此電之咎厥人之咎歟是故同治人心不端雖有富強之術百舉百損電綫其一端耳

辛卯侍行記卷四

吳

時甘州募土勇防回匪於釐金之外加半稅以助軍食謂之抽幫厥後土勇散遣抽幫未獨光緒十年制府與學使者於城內創設河西講舍移抽幫為膏火所肄皆詞章無用之學病商悅士得不償失湘中舉人某少年以能詩見知於提帥擁皋比於河西尤為可哂提帥舍其闔職孳孳為詩復以蝕饒所餘喚咻遊士用沽聲譽軍政廢弛已在無形之中此等事世俗噴噴頌美者也噫甘州府志搜羅順帝生於甘州僧寺獨未附載按宋少帝趙焜降元時方六歲封瀛國公向公主其後有請誅之者公主以告瀛國乃請為僧易名合尊至元二十五年學佛法於吐蕃年一十八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憐公贈以回回女子延祐七年庚申生一男時公已五十矣初元明宗為周王逆仁宗旨逃之漠北與瀛國締交瀛國之子妥懽帖睦爾

有異徵明宗乞養為己子并納其母後即帝位二年見獄文宗立詔謂明宗在朔漠素稱受權帖睦爾非己子徒之海島又移廣西文宗傳甯宗不數月而祖太后命迎立妥權帖睦爾即順帝也而實趙氏之子萬季野職庚申君遣事考之最詳或云元人後攝南宋陵寢發辱帝后遺骸天以順帝報其酷虐也豈其然乎

甘州歧路

府東北六里郝家墩又五里冷家墩十里趙元堡北過河四里紅沙窩墩二十五里合黎山人宗口兩山忽斷狀如紫刺居庸明嘉靖中巡撫楊博於谷內建山南關 府東北十里劉家凹又十里東王堡有大沙河五里三壩堡折東丹河五里太平堡北三十里觀音山東山寺口在人宗東府東南十里齊家渠紅山寺橋又十里沿河墩大沙十里新溝堡三十里

辛卯侍行記卷四

吳

石崗墩屬東三十里六壩五十里洪水營二十里永固營南通局都口東南由黑城府南十里清涼寺橋又五里松樹園三十里朝元寺十五里榆嶺寺二十里酥油口入山通八寶山古佛寺府西南十里五座橋又十五里周家鋪十五里小滿堡五十里大小尾麻口抵南山府西南別一路十里官墩又十五里中龍王廟五里李明堡二十里龍首堡二十里上龍王廟十里煙洞口山東接板有唐烏忒黑番一族康熙中理藩院題定正首答口山六品衙門用滿蒙漢三種字其首率由眾番公舉世襲隸於城守營今其族男女一百餘口為漢西羌之種府北十五里寺兒堡又五里山丹橋西北十里靖安堡

堡西北二十里廣王山西三十里撫彝之明沙堡西北直走塞外不必經嘉峪關也

辛卯侍行記卷四終

辛卯侍行記卷四

是

辛卯侍行記卷五

自甘州西北經肅州安西至嘉峪關哈密共一千八百八十二里

秀水陶保廉

十月二十五日卯發甘州 一里出西門西北行 一里

王家橋 七里八里鋪 六里謝家灣土屋烽臺各一折

北循弱水東岸沙灘行水色深青土人呼黑水河不甚寬

而奔流迅急 一里渡木杠架木填土以通車轉向西曲折沙際

二里涉小水四五皆弱水為磊石所隔其北仍合為一

前年曾築石橋多座旋被冲毀值泛濫時修理驛道恆資

民力民甚苦之弱水之為害如是不能負芥之說無待辨

矣 三里渡最深處水及馬腹冬令淺涸夏秋更寬也

辛卯侍行記卷五

辛卯侍行記卷五

二里下崖子又名夾河堡小堡三夾道如品字 二里半碎石

灘有淤塞之橋西有古廟 一里半上崖子堡即清河墩

里巴吉渠又十五里西過小水 半里上沙坡 四里

半道石大墩日加店鋪西行沙地沙阜累累隨風移徙車

馱如磨吐粉土人謂之沙窩子甚八里沙岡墩 五里五

里墩有荒邨 八里沙井驛撫鋪戶二十餘館於行館南

大堡有 四里道北坡上有三層樓蓋佛宇也道南有六里

沙灘堡或稱小有邨舍有棗棗 五里賈家莊有沙河

五里沙河堡堡周里許明建附住店計行七十三里汛地

屬黎園營在堡西南五十里黎園城前明築周二里東北距甘州九十里北距撫彝八

十里今駐都司其要隘曰小磁密口在營東南五十里曰大磁密口在營東南四十里曰南山關在營南三十里曰香山口在營西南十里曰小打磨口在營西南三十里曰大打磨口在營西南五十里曰青溝口在營西南一百二十里所屬祁連山內黃番五族曰大頭目家男女一百六十餘口牧羊心灘距營一百三十里曰羊夏家男女四百餘口牧羊心灘距營一百三十里曰五箇家牧思曼處距營一百里曰八箇家牧呼囉口距營一百九十里曰羅爾家牧海牙溝距營二百里三族男女均百餘口或云黃番木前明罕東左倫枝丹部落亦蒙古裔也為土魯番所侵嘉靖七年總督王瓊移之甘肅南山俗稱黃鬃子自黎國營衛黎國河西南行三十里駱駝嶺子又七十里青龍寺三十里紅灣寺四十里黃鬃子嶺有松樹又南一日程酸茨溝在黑河之旁有金礦山深氣寒祇宜夏工自酸茨溝東行四十里吳水溝又五十里照壁山有油胡盧水山淵多樹金苗頗旺一百餘里黃番大寺有札瑪什水北入黑河四十里八寶山八十里天棚河六十里察漢俄博營又自酸茨溝西北行約三程至春岡峽又二程至肅州之金佛寺

辛卯侍行記卷五

流曰黑藏河過黎園谷謂之黎園河又北為沙河河北經撫彝之東入於弱水 弱水古本作濁水 見說後人用濁為沈休字因改濁水為弱 撰異論之其詳 今弱水東源為山丹河 詳二日記 西源為張掖河俗稱黑水河 以別於東樂以爲禹貢 舊謂黑水出張掖南雪山板答口非也黑水上游在雪山之南來源甚遠高臺縣南山之南有山曰鐵里甘達坂黑水出其東麓一名野牛溝東流有紅土溝酸茨溝諸水南北翼注之東北流屈曲約三百里至古佛寺有野馬川出永安營西景陽嶺西北流挾八寶山天棚河諸水來會黑水自古佛寺西北繞洪水營南古營金山南約

辛卯侍行記 卷五

二百里至張掖南雪山漢志所謂羌谷水也經板答口出山北流三十餘里過龍首堡西折西北四十餘里過四海渠堡西折南十里 分爲四五道又北二十里至烏江堡西折北二復合流又北二十里至靖安堡南會山丹河折西流七十餘里 在驛路北南有永安鴨子 至頭壩堡南受驛山河見又西二十餘里經撫彝城北又四十餘里經肅州高臺縣北折西北二十餘里過永豐堡西合擺浪河即擺通河俗呼山水河以祁連雪山爲原夏冬涸歷又西北六十餘里經鎮夷營南又四十餘里出乾糧山東 峽在肅州東水經所云至會水縣入合黎山腹者也 史記索隱 弱水

辛卯侍行記卷五

又北一百三十里過毛目城西南亦稱額濟納河會白河詳肅 又北二十里過天倉都東北折東北過雙城子 大紅一稱居 禹貢所謂入於流沙也 居延地多流沙禹貢謂入於流沙餘波猶言未流耳胡氏禹貢錐指謂正流東北行而餘波滲入敦煌沙中不知敦煌在亦集乃西南千里弱水豈有此巨支耶且禹於導江有東別爲沱之文弱水果有千里大枝禹當曰導弱水至於合黎西別爲某水入於流沙而禹不然則知此流沙即指合黎北境何必泥於敦煌若東漸西被之流沙則又在昆侖西戎矣 張掖河俗稱黑水河非別有黑水也下流即弱水西北流多而東北流少明史地志甘肅下云張掖河支流曰黑水河又鎮番衛下云西有黑河即張掖河下流張掖水安能至鎮番詳考備錄之

二十六日寅由沙河西北行夏秋驛路泥濘偏南有商路音堡又十里古吉堡即宋家大寨西北五里康家堡即化里仁和堡折北三里從仁堡四里在路十里高家鋪八里三清河五里高臺縣十里花牆堡北十里廣屯堡俗稱小屯二十餘戶有義學十里古寨堡在路左十餘丈有古廟大木坊過此行沙漠 十里撫彝廳城周一里分飯於城外行館署通判阜陽程穎齋敏達 撫彝廳漢張掖郡之昭武縣故城在廳東北四及酒泉郡之綏彌縣疑在廳後漢改安彌晉改昭武曰臨澤十三州記昭武縣城左右後漢改安彌晉改昭武曰臨澤東有臨澤亭十六國春秋北涼臨澤西有若厚塢又北涼設臨池郡其時又蒙遜敗李歆於懷城追至臨澤 稱安彌為彌安十六國春秋西涼錄蒙遜侵至建康掠三千餘戶去焉追之及於彌安盡收所掠之

辛卯侍行記卷五

四

戶以是知彌北魏屬永平縣今張隋屬張掖縣唐屬蓼泉安在建康東西涼錄李歆敗於蓼泉為蒙遜所殺北涼錄蒙遜追至臨澤斬歆是蓼泉為臨澤近地唐地志在郡西一百五五代陷回鶻宋屬西夏鎮夷郡元屬甘州路明為甘州右衛地

國初因之雍正三年為張掖縣地乾隆十五年分設廳治領二十四堡城北五里弱水北邊牆之飯後西行七里新工堡 八里小魯堡即雙泉堡沿途多鹹地間有沮洳過此復入沙漠 五里魯灣墩高沙中烽臺一座四無居人 五里渠口堡 七里八里鋪有柳樹溝渠 八里高臺縣東門高臺一里住行館城周五計行八十一里知

縣事銅梁陳世五昌 高臺漢酒泉郡表是今縣樂涇南會水縣西北百餘里合黎三縣地後漢改表是為表氏晉因之後俱廢咸康初前涼張駿置建康郡省志縣東南十南四十里 唐於樂涇道福祿縣屬肅州證聖元年王孝傑駱駝城 於甘州西二百里置建康軍宋陷西夏元屬甘州路明設高臺千戶所因西有及鎮夷所縣西北百二十里明建納蒙古西夏置威福 屬陝西行都司 國初因之雍正二年改高臺縣屬甘州府七年改屬肅州縣北十里合黎山自撫彝入境至鎮夷營折而北其尾與毛目城東西斜對相距約六十里連綿在縣北五里緊緣山根南山即祁連一名雪山其勢由東漸偏西南東南峰距縣約烏里六十兩峰距雙井驛約烏里一百縣南榆木

辛卯侍行記卷五

五

山烏里四十在祁連北日榮園營依附祁連池西至從仁堡止長百餘里榆木祁連之開東窄西寬東自新墩至黎樹極狹處僅容騎西則順德暖泉兩堡在山峽內黑水河即弱水經縣北入亦集乃海詳昨記 高臺營都司所管地東二十里魯灣墩接撫彝營界西六十三里黑泉水灣墩接鎮夷營界東南三十里威魯墩接黎樹園營界北北十里六場夾山墩接平川營界西南三十里順德堡北之高原墩接紅崖營界西北六十五里十場馬圍墩接鎮夷營界 高臺西南四十里高崖子又五十里暖泉七十里紅崖堡明初築周二里西北距肅州一百九十里今駐守備其要隘曰石灰關河口在堡西南十五里曰水關口在正南二十里曰擺浪河口在堡東南十五里曰新墩子在東南八十五里曰通海所管有西喇古爾黃番二族男女六百餘口唐烏忒黑番一族男女四十六口每年按壯丁二十名納馬一匹由甘州提督撥交營伍 石灰關口外五十里索口達坂論此西通討來川臘東通八寶達坂至冬山徑雪擁不能出即雨在山開隙地 二十七日出高臺縣西門城周一千七百餘墩內外居民七百餘家西門曰宣化

用月牙湖沮洳有隄有土橋五六想二里西五里墩有長
三里西八里鋪莊堡夾道 三里嶽灘 四里臺子寺在
道左數十丈名鎮西周西涼李嵩臺址後人建寺於上縣
二里附近居人千餘家 二里有歧路偏西南
名所由起也 一里吳家堡在道北 二里有歧路三里為
川心 二里宣化堡周約二里內外 堡北有街鋪戶二汛墩
題青山街東連 三里樂善堡道北里許土人呼般家寨
里路南半里有高樓出樹間曰定安堡周三里三分居
堡北小街鋪戶十餘家附近 二里大凝上莊在道南二
里大凝堡南門有高樓路經北 鄉人呼為羊達子堡周二
民居二 一里度渠橋二 一里過擺通河北入弱 即擺浪

辛卯侍行記卷五

六

河俗呼羊車馬運過河西皆 循河灘西北行 八里狼窩
墩稱日窪壩或 田舍數家白楊成林 四里東有歧路通
黑新 一里攔馬墩墩北一莊 五里黑泉驛高進舊城南牆
破門住堡外行館計行五十里黑泉舊城明建周三里三
傍西頂作小堡周里許東一門額題吉驛驛在堡內驛
西火神廟有老白楊圍六七尺橫臥於地枝幹穿牆而起
各堡首推黑泉同治季年同匪來攻拒守未破
二十八日丑由黑泉西北行 三里張家莊 五里八里
墩 五里水灣墩 五里馬尾湖夏秋黑水漲 道多泥淖
硝鹼 五里荒沙連阜如冢北傍黑河有柳樹 一里花牆
堡東街約四五十家堡西南 出其中夏秋開行旅苦之此

處西北三十五里黑水河舟車皆可過惟始凍解凍時泥
滿難行過河五里鎮夷營又北逾合黎山峽俗名石門口
極崎嶇出峽六十里清流墩十里雙樹屯三十里茂艾墩
四十里毛目城周二里三分高臺縣丞及把總駐焉毛目
轄境南北如一線依黑河東岸引渠裂田以天地元黃等
字名渠凡二十餘餘皆沙漢城北三十里萬年渠又十
里雙城子接額濟納蒙古界黑河 七里新添墩見黑河北
西為肅州王子莊州同所屬地 有廟一墩一 沙厚濕
曰紅山渠 五里紅寺坡大沙阜也 有廟一墩一 沙厚濕
輪升坡殊艱北望合黎白光一道環其下蓋弱水經流盡
成堅冰也 若繞墩北不必升坡 五里中沙墩多沙窩一車
脫輻步行五里山嘴墩一名深溝墩蓋西去者至此下沙
堆小石為人形車夫經過必塗 九里過小河 一里深溝
以油名曰石人子以為神靈云 驛堡土屋廿餘家有把總食於行館遼南草灘作牧場有

辛卯侍行記卷五

七

有明海子夏秋積水冬春涸竭驛北黑山長沙嶺至此有
缺口通鎮夷堡約二十里明洪武三十年築堡設千戶所
永樂初為弱水所決天順中改築仍在水北今駐遊擊北
距邊牆三里地瘠南居民止二百餘家汛地狹小東南有
高臺都司西北有金塔協似 十里靖邊墩 五里雙泉墩
可將鎮夷營裁并入他營 亦稱馬蓮井子 五里東八里墩 五里沙嘴墩東七
枯 三里鹽池驛高街東有小堡 明建周一里居民 住行館
計行八十六里 鹽池在北山下從紅寺坡起西至苦水墩
崖堡水關口一百四十里東南至城泉灣子河口一百六
十里南至清水堡所屬黃草壩榆林諸山口一百二十三
北至金塔寺營一百一十里
二十九日卯由鹽池西行荒地尙平 五里煙堆凹墩
三里西八里墩 七里半截墩南草湖 十里苦水墩土屋

北為乾嶺山南皆沙漠直距五里沙河墩 五里東新墩
 肅州上河清堡約鳥里六十餘丈館於行館地皆沙漠
 五里雙井驛廢堡居民二十餘家館於行館至肅州上
 河清南北運過可十里西新墩 五里下營兒墩一名河
 騎行不便行車 五里界牌墩名入肅州界北為夾山一
 屬鎮夷土屋二 五里界牌墩名入肅州界北為夾山一
 三左右草灘 十里黃泥鋪土屋三 十里劉斌溝墩右有
 十里 臨水驛州 住堡內行館計行一百里權知州事秀水朱味
 笙宗祥及城守營遊擊以下各武員均來 堡周四百丈長
 泉保障西門題玉塞通衢內外居民八十餘家有把總堡
 西北十里下古城有外委折東北十里出邊牆又北十里
 鴛鴦池五里夾山大口二十里古邊牆五里金塔寺明
 築城嘉靖五年巡撫陳九疇言哈密內徙居金塔寺等處
 宜將肅州北境棄地及威虜舊址修築安插之又罕東屬
 番遊吐魯番流遷肅州時與居民收殺嘉靖二十八年巡

辛卯侍行記卷五

撫楊博築金塔白城七堡令徒居之今金塔堡形方周一
 百九十里東南北三門堡外有古邊牆圍繞如環周三十
 里堡駐副將及州同東北距毛目一百四十里西南距肅
 州一百里東北百餘里離心山正北百餘里孤山又北
 包墩又二十里唐威遠守捉城 金塔西北路十五里察黑
 東壩王于西壩雍正時王于莊州同駐威虜堡鎮撫哈密
 總回乾隆時總回歸密移州同駐金塔又西北五十里
 石人子卡六十里沙泉園九十里玉門東北之花海子又
 西北一百五十里陰山峽七十里蘆草溝七十里牛圈子
 二家胡桐六十里陰山峽七十里蘆草溝七十里牛圈子
 七十里勒巴泉八十里明水九十里東泉山九十里鏡泉
 泉在哈密東境塔什嶺下九十里大石頭一百二十里上
 莫艾泉一百四十里上古里克為哈密東北境西行一百
 五十里西腰泉七十里奎蘇九十里嶺西 臨水即紅水出
 應此漢將出酒泉伐蒲類天山之道也 臨水即紅水出
 州西南八十里卯來泉山內東北流至臨水驛又北至下
 古城會討來河 討來河即唐之多樂水也 唐書王方翼
 傳引多樂水

九

辛卯侍行記卷五

九

環城訛稱今名或作潘來出肅州東南清水堡正南二百
 餘里祁連山南鐵里甘達坂西麓導源雪峰萬溝競注西
 流成河經金佛永安紅山東洞諸堡南山之陽山內平地
 曰討來川 或誤稱 陀羅川北倚祁連南阻巴拉素嶺東西長二百
 餘里南北寬五六十里 舊為嶽外隙地明季 國初青海
 民往淘金聚散無恆漸成盜藪道光三年封閉金穴以其
 地為肅州鎮標馬廠然大山間隔不便住牧仍為曠土而
 全礦之禁亦有名無實詢諸獵人云從金佛寺入山坎河
 通仄約五日程至討來川豁然開明水草豐茂原隰從未
 耕犁故泥土黏固匯流澄澈多鱗莫漁舉杆可截野牛出
 飲羣以千計彌望沃野勝於酒泉竊意河西四郡孤懸一
 幾崖中悍回與祁連番族多恃獵為生苟藉升金之利倚
 幽谷之險嘯聚奸黨分途出擾四郡將疲於奔命是宜修
 金佛山徑俾成坦途移民深入闢作町畦凡治荒區必遣
 兵築城斯足款動眾心其謀久居化窮荒為大邑即於四
 邵增脣 河歷其中廣可二里平波漾渚清影攝山西北逕
 文殊之峽東浪驚雷迅瀉激矢抵肅州之西是為北大河
 逕城北而東至臨水堡折東北會紅水清水河 出州西三
 十里北入臨水 三水合流至夾山北為白河北過金塔
 堡西一稱天倉河東北至毛目城西入黑河即張掖弱水
 下流也明史地理志謂肅州西北有黑水與紅水白水俱
 流入西甯之西海誤也或以為禹貢黑水尤謬 禹貢黑
 水說者紛紛合雍梁二州言之者三家 孔安國書傳黑水
 過梁州入南海 孔穎達書疏引鄭元水經曰黑水出崑
 崙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南海 顏師古注
 漢書亦引鄭氏說保康按今本水經無分雍梁為二黑水
 此文自張掖過梁州達南海實無是水

者八家 裴駟史記夏本紀集解既引孔傳復引康成曰地
馬貞史記索隱引地志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山水所在
危山黑水出其南保康按漢書地志但言滇池縣有黑水
地志梁州黑水出城固縣西北太山雍州黑水出伊吾縣
北南流二千三百里絕三危經鄯州至河州入黃河 張守節
史記正義亦引括地之說保康按城固水小不足以界梁
州伊吾即哈密安有水出哈密湖北而東南入吐蕃界至
季宜云瀘水即水經之若水馬湖江出徽外吐蕃界至
州入江為瀘州黑水保康按薛氏言出徽外至敏州是
今鴉龍江下流會打沖河入金沙江以遠岷江者呼若水
為瀘者因所受而互稱也以此為梁州黑水較為近是
氏又言雍州黑水至敦煌經三危出徽外書謂入南海其
以茂州疊溪黑水當梁州黑水又在肅州鎮夷者為雍
州黑水保康按疊溪水小鎮夷之水即禹貢弱水尚以為
黑水則以何者為弱水耶 胡氏禹貢錐指梁州黑水從
辭季宜說雍州黑水則謂三危以今已埋濁三危以南
水行徽外不可得詳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引水經

辛卯侍行記卷五

注黑水出南鄭縣北山南流入漢者為梁州黑水保康按
此即括地志元和志城固小水也孫氏又引書疏所言出
張掖至敦煌過三危入南海者為雍州黑水並云南海即
居延海之屬在張掖之南者保康按此說臆斷今敦煌無
南流之水張掖 就雲南言者十家 杜佑通典西海東流
南境無海子 就雲南言者十家 杜佑通典西海東流
水即滇池所祠之黑水保康按漾濞為瀾滄之歧流在大
理府瀘水今四川甯遠府之打沖河滇池在雲南昆明縣
有三水懸隔不相通 樊綽蠻書以麗水為黑水羅些城
通中從蔡蕤至交趾未至滇境也羅些今麗江府北境
一稱金沙江東南入岷江樊綽以入海者為麗水謬也
誠謂樊綽所指麗水為漾濞江即黑水保康按此誤以瀾
滄為麗江矣瀾滄由交趾入海 程大昌謂西洱河通葉
榆澤正趨南海漢滇池即葉榆地 距宕昌不遠 蔡九峰
謂即滇池宕昌在甘肅岷州南而謂相距不遠種種乖誤
全仁山謂瀘水即黑水經雲南至交趾入海保康按此
誤以打沖河為瀘滄也 李元陽黑水辨吳任臣山海經

辛卯侍行記 卷五

注均以瀾滄為黑水較為有理 張機南黃貞元均以大
金沙江為黑水保康按此即雅魯藏布江更在瀾江西流
微外與梁 就甘肅言者四家 太平御覽引張掖記曰黑水
州無涉 就甘肅言者四家 太平御覽引張掖記曰黑水
氏女簡狄浴於元邱之水即黑水也 焦竑禹貢解肅州
黑水南流至積石不與河通為禹貢黑水無疑其入海之
道當繞出星宿海外 周文安辨疑錄曰甘肅黑水入居
延肅州西北黑水南流 周文安辨疑錄曰甘肅黑水入居
也 肅州西北黑水南流 周文安辨疑錄曰甘肅黑水入居
水南流入西甯之西海即青海慎修據以為雍州黑水又
謂禹貢入於南海乃西海之訛保康按涼肅諸州之南限
於祁連山無南流之水肅州東北毛目城之黑河即甘
弱水下流北入居延明肅州志純謬明史亦誤引 分梁
之慎修號稱淹博此論則與焦周二說同屬轉談 引
雍及導川為三黑水者四家 蔣氏尚書地理今釋以雲南
水以西南甯東境之大通河為界雍州黑水以出前藏之瀾
滄江東南經雲南越南入海者為導川之黑水又以甘
岷州塞外番地當雲南麗江北之山及大理雲龍州西
崇山皆謂之三危保康按以大通河界雍州則弱水合黎

辛卯侍行記卷五

在界外矣蔣氏又謂此水古時與括地志伊吾之黑水通
不知孰是張邦仲三黑水攷以出張掖雞山者為雍州黑水
通志載張邦仲三黑水攷以出張掖雞山者為雍州黑水
以金沙江為梁州黑水瀾滄江為導川黑水 齊氏水道
提綱於瀾滄江及安西州之布隆吉河均稱黑水保康
按齊次風寶綸堂文鈔以瀾滄江為雍州黑水蓋自
知不可分為三也 陶氏蜀輶日記謂金沙江一稱麗水
麗同麗黑也源出犁石犁亦黑也此水源遠流長禹貢東
以界梁州南境至雍州之黑水在張掖境經黑山下西入
青海其入南海之黑水應是唐蒙所見非柯柯江一名盤江
緣繞於雲貴達廣西為左江至潯州為右江至番禺入南
海粵人謂之黔水黔係因黑取義且苗蠻也禹貢或因三
危之遠而名其舊地耳保康按金沙江為大江正源張掖
水與青海不通非柯柯江與三危無涉文經所言未足憑也
二十九家各執所見莫衷一是伏讀康熙五十九年
諭旨以西藏之喀喇烏蘇即雲南瀾滄江為禹貢黑水以三
藏為三危 南為喀木地班禪額爾德尼所屬為藏地

聖訓昭垂洵足以發千古之蒙矣敬按喀喇譯音黑也烏蘇水也出前藏拉薩北上源受二水曰布克沙克河曰索克占且滾河均出拉薩北七百餘里當青海之西雍州微外也下流過前藏雲南梁州境也三藏為三危與鄭康成引地說所云三危山在烏鼠西南與岷山相連此二句見史記索隱岷山或誤作岷按史記集解有康成引地記曰三危在鳥鼠之西南一句是知南字不連下句讀江聲尚蓄集注首疏以南字連於下句未妥太平御覽引河圖括地象曰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岷山相接上為天苑星黑水出其南汶當作岷禹貢岷嶓既藝史記假借作汶又云在積石西嶓蓋衛藏諸山與岷蜀諸山脈絡相屬也此亦康成語見南引鄭說黑水出其南屬今中國無之通典州郡篇蓋當時其地後漢書西羌傳所云舜流四凶徙之三危在河非中國也

辛卯侍行記卷五

三

關西南羌地此明不在敦煌章懷太子注云在敦煌誤也張揖所云三危山在鳥鼠西與岷山相近岷山在四川松潘西北甘肅岷州西南土司地西接青海番境黑水出其南岷即導水所至漢書司馬相如傳大人賦注諸說隱相符合說以觀則三危在積石西南而東潞江曲折雍梁邊徼經北與岷山相直非衛藏諸山而何三危入海禹貢黑水舍此莫屬或以荒遠為疑不知舜時青州跨海兼有遼東朝鮮之域則織皮諸戎自屬雍州漢南諸地自屬梁州昌意降居若水打沖河上游鴉籠江土司地大禹生於西羌史記六國表序當時皆中國地商周之世轉為戎狄不能以後代疆域例上古也今新疆二萬里且統於甘肅況潞江下流近在永昌禹分九州豈必大小一律耶禹貢雖指

必欲求黑水於敦煌北遂主煙涸之說不知大川經流必順山勢水有潰決山無遷徙回疆之南崑崙之脈分為葱嶺于闐又東為祁連諸山崇岡峻嶺直達甘涼漢書西域傳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故自涼州迤西踰敦煌陽關至疏勒六千里中凡傍南山處無南流之水自焉耆迤西至溫宿尉頭凡近北山處水則南流又南阻南山故眾水皆匯蒲昌潛地中可知敦煌之北大禹時本無南流之黑水並非古有今壅潁達云黑水自敦煌南流括地志云自伊吾南流均屬憑虛臆斷屈原云黑水元阯三危安在乃設詞以問天非真不知其地杜佑所云孔鄭通儒不言黑水者實強為遁辭耳 黑水原委既明則敦煌三危必非導川之三危第就三危論有在積石西者西山經積石山又西其有在西羌者史記匈奴傳索隱引司馬彪續漢書又魏書落西度流沙杜豐精騎有在首陽者後漢郡國志隴西首陽縣有三危山追之度三危至雪山水經江水過江陽縣南雒水從城今渭源縣有在雜縣者三危山東道廣魏雜縣南東南注之雜縣今本不能泥於敦煌水經江水注引山海經云三危在敦煌南與岷山相接山南帶黑水既言與岷山相接則所謂南者指敦煌郡南塞外地與西山經積石非指敦煌縣境也杜預左傳注始謂在敦煌按昭公九年傳先王居棊枋於四裔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蓋謂周先王時

辛卯侍行記卷五

三

王居棊枋於四裔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蓋謂周先王時

橋杭之類悉投四裔居陰戎於瓜州並未言三危陰戎允
姓非三苗豈得以爲三危在敦煌之證杜注本牽強而顏
師古注漢書從之括地志始謂在縣東南三十里杜預之
前孔安國書傳僅言西裔班固地理志不言馬融史記五帝紀集
危西康成各說見前諸人莫言三危在敦煌賦有三危地廣句
番馬李光廷作跋指爲傳會又黃楫材西魏記黑水攷辨
聖訓者也閱者難免傳譌特附辨之

十一月朔辛酉出臨水西門 一里下坡南有故堡二里過土
橋三皆跨臨水驛路折西南行 二里路北有舊汎房田
白楊五里雙橋墩多廢屋其東半里道北一堡四里三墩 六里二

辛卯侍行記卷五

十里鋪土屋六七 二里二墩 八里頭墩道旁小水水
南有路五里紅橋墩 二里過小渠 二里永固橋支渠
流者也 半里酒泉官廳古稱泉味如酒今飲其水不權
肅州鎮總兵永州胡品珍鍾嶽權安肅道黔陽易仲潛孔
昭暨城守營將士逐於城外 半里東關外曰迎曠二里
進東門題曰鎮經大街住試院計行四十二里前任安肅
張姓丁題曰鎮經大街住試院計行四十二里前任安肅
制軍無所問荒微官吏皆將毫無忌憚逸民奚賴耶新補
安肅道某君在直隸候補才能夙著記名以海關道用海
關多優缺自嘉峪通商安肅道監督稅務非海也亦在洋
關之列某君適補此缺滿滯不來或曰已倚大力者設法
矣監司大員如是無怪乎州縣之鑽謀規避不知服官爲
何事 肅州虞夏時爲析支北境秦月氏國漢匈奴昆邪王

地元狩二年降漢置酒泉郡地志作太領祿福今州等九
縣史記何奴傳置酒泉郡高絕胡與羌通之路大宛傳置
酒泉郡後漢改祿福爲福祿或云晉咸康初前涼張駿分
置建康郡高臺後涼增涼甯郡魏書郡領園池貢澤二縣
等西涼李暹義熙中自敦煌徙都酒泉北涼沮渠蒙遜相繼據酒泉北
魏改爲酒泉軍屬敦煌鎮孝昌中復酒泉郡元和隋初郡
廢仁壽中置肅州大業初廢以福祿縣屬張掖唐初置肅
州改福祿爲酒泉縣於故樂涇設福祿縣天寶初復爲酒
泉郡治酒泉乾元後陷吐蕃五代屬回鶻宋初屬甘州回
鶻遼史聖宗本紀二十八年西北路招討使蕭圖玉伐甘
肅州回鶻破肅州盡俘其民詔修土隄口故城以實之時

辛卯侍行記卷五

宋眞宗大中後屬西夏元置肅州路總管府屬甘肅行省
明設肅州衛屬陝西行都司
國初因之雍正二年裁衛屬甘州七年設肅州直隸州領
高臺縣州城周七里三分城中鼓樓四向有額曰東迎華
南一百二十里清水堡唐初連成也明初築堡得二百七
營一百五十里西距金佛寺五十里今駐都司堡東二十
里馬營河出南山北流經鹽池堡北瀕於沙堡西三十里
三壩有豐樂川水北流至下河清堡北入於沙其南山要
隘堡東南三十里黃草壩卡又南三十里九山又南通
重岡峽堡正南二十里茹林壩卡又五十里青達坂堡西
南三十八里梳壩卡又四十里漫遠坂皆祁連也自黑番
番寺嘉靖中巡撫楊博築土堡周二里東向一門今駐把
總堡東南十五里豐樂川接清水營界堡東北二十里上
河清堡接鎮夷營界堡北十里長沙嶺接金塔營

臨水驛界堡西北三十里荒梁墩接肅州城守營界其南
山要隘堡東南十里黑龍溝入山屈曲行二百里重岡峽
豐樂川所出也黑龍溝小宛下族所牧堡南十里觀音山口
折西南四十里西溝門卡又五十里五道溝卡守以番丁
稍西有海子此處東為銀工山西為硫磺山西北為寒水
石山萬峰積雪盛夏消液成池俗呼海子實在山岡海
溢流曰囊肚溝東注折南山出山為觀音山河西歧一支為
紅山河瀝金佛寺池西田疇自五道溝轉東南行經三道
松嶺柳灣達坂折西南八十里至香子山雪達坂又折東
南約七十里總兵達坂有八天溝池亦眾山雪達坂所匯池水
北出為豐樂川水池之陽即重岡峽矣峽深窄峭旋旋
行而過夾澗設兩卡東曰清水西曰金佛自峽東南一百
餘里紅水壩金廠又南越沙龍達坂一日程至紅土溝在
鐵里甘達坂之北紅土溝東一程黑河源又東歷野牛溝
野馬川通西甯青海矣自紅土溝西踰鐵里甘分水嶺三
日程約二百四十里至討來川源山間沃沃土也西北七十
里白水河西九十里高崖泉九十里黑達坂折北八十里
七克達坂八十里大泉口六十里青頭山九十里惠回堡
繞出嘉峪關外矣祁連之南平川為討來源其西南八里
里五箇山番名巴拉素亦東西橫亘之大雪山也與祁連

辛卯侍行記卷五

六

南北相望如重垣此山之南有平川為蘇轅河源一名速
魯川西繞烏蘭達坂之南折西北約三百餘里達玉門之
昌馬爾矣金佛寺西十里觀音山堡即永安堡又十里
紅山堡以南有紅山而名又西四十里磁窑溝口十里紅
水河壩北流為臨水此非重岡峽南之紅水壩也南有西
寨東洞二堡俞浩西考古錄謂紅水壩也南有西
流會白水入西甯青海者曩明史地志之謬也紅水西北
五十里文殊山招提百計創自唐代由山口折南三十里
卯來泉堡明築土垣於半山周一百四十丈北向一門在
肅州西南七十里今駐把總其南三十里牌樓山又七十
里淖泥山黑番伯喇宛仲族遊牧番僧為之長凡南山番
族皆納添巴於西藏南通討來川明嘉靖中海虜由淖泥
山入文殊口鈔略參將柳棟斬斷山峽以扼之自卯來泉
傍山西行至討來河口三十里又西南七十里大紅泉則
塞外矣嘉靖初築墩臺南倚小崑崙有勝子溝亦海虜山
討來川入寇之路也康熙時蒙古索囊南占部落為噶爾
丹所敗徙牧於此紅泉西十五里墜落河北流澆陳道二
都又西四十里天生墩卡十五里青頭山卡州西北三
十里新城堡周二百十五丈堡自前明今駐把總北倚邊
牆密傍墩東三十里兩山口堡周一百二十丈地皆墮有

把總屬金塔協又東二十五里下古城川二百八十里駐
外委討來下流土城城易境西南距肅州東北距金塔寺
皆五十里東南距臨水驛十里自新城西二十里野麻
灣堡明萬曆四十四年置周一百四十丈東南距肅州西
南距嘉峪關各五十里今駐把總迅風飛沙壘驛易越西
十五里小鉢和寺山口有榆樹泉嘉靖時參將崔麒築烽
臺又西六十里大鉢和寺東有黑山湖一名大草灘西
北四十里頭墩南距惠回堡一百七十里又西五十里二
墩為玉門北境此皆故途不由嘉峪關西行極言肅州
初二日雪住肅州寒甚肅州繁華令人動今昔之慨肅州
南七十里洞庭山四面懸絕遙望如鑄銅色出金十六國
然則洞庭乃方輿紀要甘肅通志均謂肅州東南六十里
有崆峒山此摘元和志文而誤者也元和志崆峒在肅州
祿漢樂館地在肅州東一百里所謂崆峒當在州西南一
高臺南境宇內有七崆峒詳九月二十二日記

辛卯侍行記卷五

七

百餘里有高山為祁連之支甘肅通志肅鎮志均治馬茭
之說稱為崑崙保廉按傳記言崑崙凡七處一在海外山
大荒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
名曰崑崙之邱水經注引外國圖云大晉國正西七萬
里得崑崙之虛太平御覽引十洲記崑崙山西海之一
戎地北海之亥地也中國十萬里有弱水周匝繞山一
在西甯貢釋文引馬融曰崑崙在臨羌西後漢郡國志
臨羌有一在肅州十六國春秋前涼張駿時酒泉太守馬
昆崙宜立王母祠以俾朝廷之福駿從之括地志在酒
泉縣西南八十里章懷太子注後漢明帝曰酒泉西
南山有崑崙之體穆王見西王母於此有石室王母臺
隋書地志張掖郡福祿縣有崑崙山新唐書肅州酒泉
縣有崑崙山明史一在新疆海內西經曰崑崙之墟在
肅州衛有小崑崙一在西北河水出東北隅萬一千
難曰河出崑崙處穆天子傳自宗周至崑崙側萬一千
一百里史記大宛傳引馬融言河出崑崙淮南子

地形謂河出昆侖東北厥貫渤海入積石山按此渤海謂
蒲昌海也漢書張騫傳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
大上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說文河出敦煌塞
外昆侖又謂澤在昆侖虛下水經崑崙虛在西北河水
出其東北厥水經河水注自崑崙至積石一千七百四
十里又引涼土異物志曰越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
東爲河源西紀一在青海西南唐書吐蕃傳劉元鼎使吐
所云崑崙者也元史地理志都賓求河源吐蕃采甘思西
里水益狹又南三百里有紫山古所謂崑崙虛曰閼摩黎
山河源其間元史地理志都賓求河源吐蕃采甘思西
有泉百餘眼若列星名火敦腦兒東行二十日有大雪山
名亦且麻不莫刺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按洪濟梁
在積石軍西南一百四十里一在衛藏之北水經河水注
唐積石軍在今歸德廳西一在衛藏之北引釋氏西域
記曰阿耨達大山即崑崙又曰阿耨達山西北有大水北
流注牢蘭海大宛傳正義引括地志阿耨達山亦名建
末達山亦名崑崙按阿耨達山今羅布淖爾西南一百
五十里之阿耨達山也回語謂金曰阿耨達此山當前藏
北境與阿耨達地同音同義源海國志謂阿耨達即哈喇
耨即渾然釋氏不云阿耨達耨可倒其文乎黃檗栽西後

辛卯侍行記卷五

末

水道考以阿耨達爲阿里之轉音恐亦未確又按阿耨達
水與阿耨達池爲二地鄭氏以且末國之且末河當阿耨
達水是也今于闐縣東七百餘里托古斯達坂即阿耨達
西幹山內出卡精河即且末河東北流屈曲千餘里入羅
布淖爾近世考西河水一在北印度水經河水注引康泰扶
道者罕知且末河矣一在北印度南傳曰恆水之源乃極
西北出崑崙山括地志天竺在崑崙山南徐堅初學
記引關內傳須彌山東南有山曰崑崙按須彌山今後
藏與東印度之間之喜馬拉雅山梁書天竺傳中天竺
國臨大江名新陶源出崑崙分爲五江總名恆水新唐
書地理志新頭河自北勃崑山來西流至提在在海外者荒
輿圖北入於海按新陶新頭皆印度之轉音在海外者荒
渺無稽在西甯者班固言昆侖山祠非謂昆侖山猶敦煌
廣至縣昆侖障之類馬融述指爲崑崙山陸德明劉昭謂
焉不察在肅州者馬及賦媚張駿妄爲傳會耳山海經正
崑崙在肅州不知肅州之山無四隅大水真崑崙山其在
與經所云有亦黑諸水入南海者不符

新疆青海西藏印度之交乎河出崑崙其言最古舉河證
山自無遁形河之正源發葱嶺者二東北流經莎車者曰
葱嶺南河出莎車西南九百餘里喀喇湖經疏勒者曰
葱嶺北河出疏勒西千餘里烏什別里山喀喇租庫嶺西
至庫車西南合爲塔里木河此異物志所云葱嶺之水東
爲河源即禹紀之崑崙者也河源一出于閼南山者爲于
閼河多玉石北流入塔里木河出于閼東山者爲且末河
北流爲注賓河均至鄯善北瀦爲羅卜淖爾即蒲昌海此
于闐之山即漢武按古圖書所名昆侖及釋氏所云阿耨
達西北有水注牢蘭者也括地志阿耨達一條云此謂大
崑崙肅州謂小崑崙兩語甚明

辛卯侍行記卷五

五

曉惜於酒泉崑崙一條仍主馬及河水自蒲昌海潛流地
之說蓋撰書非出一手往往矛盾
中復出於青海西南山海經大宛傳西域傳水經注皆以
又按北山經敦薨之水注於海澤出於崑崙東北開實惟
河源則喀喇沙爾之開都河亦一河源矣蓋瀚澤爲河之
沿源凡入瀚澤諸水皆得爲河源今巴廷哈喇山東麓之
依水經以出葱嶺于闐者爲正源
阿勒坦噶達素齊老蒙古語阿勒坦即黃金噶曰阿勒坦
河是爲河之重源東北流三百餘里有泉千百蒙古謂之
鄂敦塔拉即元史之火敦腦番語謂之梭羅木中華謂之
星宿海康熙四十三年侍衛拉錫探得星宿海西有曰巴
廷哈喇曰巴爾布哈曰阿克塔沁諸山總名枯爾坤一作
庫爾
後即崑崙乾隆四十七年侍衛阿彌達探河源至阿勒坦

始知元人以騰格里哈達為崑崙者實禹貢之積石今名阿木尼瑪勒占木遜山一統志西藏岡底斯山在阿里東北乃西域記所謂阿耨達山即崑崙也康熙五十六年理藩院主事勝住測繪西藏輿圖以岡徐松西域水道記謂岡底斯西北幹為底斯為天下之脊徐松西域水道記謂岡底斯西北幹為僧格喀巴布山入西域為和闐南山及葱嶺包西域西以周其北外如半規中為虛地是曰崑崙之虛郝懿行爾雅義疏曰崑崙虛即墟字故郭注云山下基明其旁縣互諸山皆得崑崙之目故言河出崑崙虛據此諸說則今新疆之南阿勒騰山于青海西南枯爾坤西藏之西馬拉雅諸山阿勒騰山于青海西南諸山西藏之西馬拉雅諸山印度之北新強葱嶺及巴達克山之南即英屬北印度克什米爾之北喀喇胡魯木山因都庫什山

辛卯侍行記卷五

東抵星宿海西至阿富汗即愛迪遜諸大山皆崑崙也以崑崙專屬葱嶺謂葱嶺南幹包西藏漢粵盡於緬邇北幹曰烏拉嶺橫抵北海而獨不許岡底斯為崑崙何竟於彼而新崑崙為瞻部洲之脊其北之水北流且未于關其於此耶葱嶺諸河其

東之水東流黃河鴨綠江布魯楚河其西之水西流葱嶺母河有五源一出疏勒西南千餘里色勒庫爾山西曰阿克蘇河北流折西至烏仔別里山南為麥爾格阿布河又西經羅善部落之南一源出阿克蘇之西曰阿爾楚達里河西流貫葉什勒庫爾湖又西經什克南城東為發敦達里河一源出大帕米爾之槍庫爾湖西流逕瓦罕北一源出因都庫什山北曰瓦罕河四水西至拔達克山先後并注為縛芻河又一源出疏勒西北喀喇庫里湖北及西北阿賴山諸湖西流為奇勒河經俄國費爾干省之浩罕南界亦名浩罕蘇河西南入布哈爾境會縛芻河自其南之下道名阿母河即漢書之娑水也折西北入鹹海其南之水南流哈喇烏蘇江雅魯藏此實地形之自然界山水者山

取水以別山者始自山海經海內西經云崑崙之虛赤水出東南隅河水出東北隅洋水出西北隅弱水出西南隅南隅准南子地形訓引此而極異釋氏襲其說長阿舍經辯機西域記華嚴音義皆云阿耨達四面出四河流入東南西北四海然所云獅象牛馬四口及四水名各不相同括地志論阿耨達即本之釋典而文復互殊蓋傳聞多歧為錄易誤惟舉水證山用意則一朱子語類卷八十六引佛經阿耨山即崑崙頂有大池分流四面為四大水而斷之曰大抵地形如攷崑崙者當衡以理勿求諸怪上古地名多用方言崑崙乃胡人語譯其聲者無定字或稱崑陵東方朔混淪鄭康成祈淪王嘉拾遺記要之為胡語喀喇之轉音猶言黑也以崑崙訓黑徵據不一晉書李太后長崑崙舊唐書南蠻傳林邑以南拳髮黑身通號崑崙五代史慕容彥超黑胡髮黑體問崑崙宋史大食國從者曰深體黑謂崑崙奴木草皆出是中土所謂崑崙實西戎之喀晉地如黑泥者為崑崙參

辛卯侍行記卷五

喇山耳黑山耳今西域總頭回稱葉爾羌南大雪山曰喀喇胡魯木歐洲人與回直書為崑崙原無足異祇以僻處遐陬好奇之士以神宮鬼谷增城玉檻諸怪說相炫而真跡愈晦我

朝版圖式廓荒憬咸歸

純廟御製河源按語曰崑崙在回部中

御批通鑑輯覽曰和闐之山亦屬崑崙一脈

聖謨指示無微弗周佔畢之士咸得知所折衷甚盛事也

禹貢之崑崙賅以西戎是指國名蓋附近崑崙山者都邑無可攷以鄰地證之禹貢舉豬野流沙則有今甘涼肅邊外賀蘭山居延海各蒙古矣卑弱水合黎則有今甘州

肅州矣舉積石析支則有今青海矣舉三危黑水南海則有今三藏及哈喇烏蘇江番夷迄於緬邇矣舉渠渠則有

今喀什噶爾諸城矣陸德明以禹貢渠渠為漢朔方之渠

山海經圖在流沙外者大夏堅沙揚雄傳大漢左東海右

渠搜明不在朔方列子作巨蒐魏略西戎傳渠沙圖并屬

疏勒焉機西域記葱嶺東北至法沙國新唐書西域傳疏

勒一曰法沙王居迦師城元史地志稱可失哈耳今上回

多簡言之曰喀什噶爾渠渠堅沙巨蒐迦師可失哈耳一音之

轉唐虞迄今古名未沒北史以葱嶺西之條汗為古渠渠

地唐書謂法沙環五千里蓋古時渠渠若天山諸國漢時尚

搜其強葱嶺左右小國多役屬之也

屬匈奴禹時當屬葷粥則所謂崑崙國者疑在崑岡北麓

渠勒國今于闐渠勒音近喀喇即近崑崙也至崑岡南麓

什米爾及拉達克諸國疑為古之西王母地穆天子傳丁

巳自昆侖邱西征癸亥至西王母之邦是西王母距昆侖

邱七日程魏書于闐南去女國二千里括地志弱水二源

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於國北又南入海按弱水二

源當即新頭河上游二水一出沙車南山曰沙約克水南

流折西北一出和闐南阿底斯西北潘光湖曰舒沙勒水

南流折西北會於拉達克西北為新頭河又西經克什米

爾北境折西南納本若部諸河至信地部為印度河核其

形勢則西王母當在于闐西又按河有重源均出崑崙積

辛卯侍行記卷五

三

一〇

以崑崙之說為妄張騫傳贊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高

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烏視所謂崑崙者乎故鄧展謂

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鄧展謂

河源出積石不出崑崙書注均引之杜佑通典力詆蒲昌

河出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上有

崑崙池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賭本紀所謂崑

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至禹本紀山經所謂崑

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至禹本紀山經所謂崑

臣好談神仙於此文隱寓諷諫惡賭崑崙一語意在表明

醜泉瑤池怪物之必無非謂無崑崙也下又言尚書近之

意若曰崑崙者尚書所謂西戎安睹仙人瑤池之說乎此

節與五帝紀書黃帝崩葬橋山以關乘龍上升之誣用意

相同班固鈔錄史記不察寓意刪去瑤池怪物等句一若

史記專辯崑崙者後儒承班氏之誤令司馬遷受誣茲特

揭而出之顧亭林曰史記繁處勝於漢書簡處於斯益信

蔣文肅地理今釋言張騫窮河源乃意度之武帝以于

闐山出玉名為崑崙崑崙後人遂并積石亦失其實保廉敬按

乾隆四十七年侍衛阿爾達達窮河源得之星宿海西三百

餘里之阿勒坦郭勒奈閣

論曰武帝紀所云崑崙河源本不誤張騫所窮正與今攷

訂相合特未詳伏流出青海之阿勒坦噶達素而經星宿

海為河源耳

御製河源簡明語曰河源究以張騫所探蒲昌海鹽澤及

漢武所定崑崙為是山海經劉歆稱伯益所著本無所據

水經注則桑欽臆道元皆張騫後人祖其說而廣之以至

煩文且崑崙在回部原出玉也獨未揭明伏流至青海於

阿勒坦噶達素之天池而出耳

辛卯侍行記卷五

三

一〇

飲定河源紀略西域圖志均證明河有重源導河之積石

在青海境內皆學者所宜知也文肅又云葱嶺之水名

新頭河見法顯佛國記與河源無涉保廉按佛國記新頭

河在今印度漢書之葱嶺河在葱嶺北文肅所言大誤胡

肅州本月氏匈奴地晉唐五代宋迭為沮渠拓拔吐蕃回

鶻西夏所據明嘉靖開徒哈密之畏吾兒哈喇灰白帽回

三種人於城東數千年來惟成錯處爾虞我詐仇怨相尋

而以同治中之禍為最烈先是同治元年春陝回匪亂騰

石繼變河兩漢回猜疑益甚漢民團練回民本不自安而
 團丁借端騷擾勢所不免回民因治械防不測即指為謀
 叛諸謀誘誘勝秀回因而生心三年二月古浪之大靖堡圍
 總崔某議先發制人夜半屠戮諸回老弱男婦皆殲於是
 古浪涼州永昌山丹東樂甘肅西通之大通而肅州回民股
 道東走甯夏之金積堡南通西通之大通而肅州回民股
 標矣四年二月南山回民陷嘉峪關有告肅州回民將叛者
 安肅道恆齡肅州鎮總兵獨人陳某密謀召四鄉團練屠
 回已訂期矣知州事錢瑛陳塘謂無實據召四鄉團練屠
 不忍請藉他事出城規之回眾擁陳塘假其行與旗燈
 叩城聲言就撫守者不察遂回突進焚殺鎮標兵回民
 居半至是均從逆鄉團見城內火遽鳥獸散總兵回城走
 前任總兵德祥遊擊尤光祖及恆齡皆戰死官屬多闕門
 殉賊酋藍某召藍某出焚掠前者甘肅幸脫之回復糾合東
 據肅州為巢窟四出焚掠前者甘肅幸脫之回復糾合東
 西逆黨乘間復繼河西幾無完土是年臘月甘肅道黎獻
 率師駐肅州東北之温家莊以十營聚一壘賊懼釋陳塘
 詣營乞撫納糧銀贖罪分期運送黎獻玩不設備賊有復
 叛意軍中聞之即驚潰城仗餉銀盡為賊有自此輕視官
 兵益遺黨羽掠鄰邑糧食財物為久計五年三月烏魯木

辛卯侍行記卷五

三

齊提督成祿統西路軍務率馬步十餘營屯黃泥鋪四
 月進屯臨水五月攻八里橋賊分隊死戰官兵陣歿者千
 餘人休半月復進屯草湖灘以扼東門賊路六年四月肅
 州鎮黃某與提督王仁和率十五營來援屯北崖以扼北
 門賊路七年五月署理甘肅提督楊占勳率仁義禮智等
 四營分統魯某以入營繞出城西賊復力爭之魯某戰
 斃官兵死者二千占勳所部銳氣摧折不復能戰時陝甘
 塗炭軍費匱乏牛恃未破各堡紳民捐助每兵每日祇與
 麥子六兩參以蕎麥青稞等雜糧他省間有協濟餉銀將
 兵者攘入腰囊為應酬結納之需以餉道中阻來源不繼
 等語支吾嗚呼飢民載道城陷投軍苟活且夕將吏難勉
 扣士卒仍溢額然疲弊不敵勁寇故環城百餘營不能
 其坑十一月成祿部將馬天祥至南山下擊取賊隊所掠
 麥麵牛羊借宿於營兒堡堡民不許擊斃一弁天祥怒破
 其堡殺其人成祿欲斬之惟所部獨天祥變勇猶豫未發
 初天祥謁楊占勳無手版占勳衛之力勸成祿誅天祥成
 祿召天祥議事手刺殺之營務處實型抱天祥頭痛哭
 日壞兩長城成祿大悔無而奏稱天祥陣亡為請卹以解
 眾怨遂與占勳有隙占勳軍絕糧眾情惶惶遣人議和回

辛卯侍行記卷五

三

正月陶生林以楚軍五營至二月陝回白彥虎之黨四千
 人自滬中窺扁都口出山掠甘肅高臺鎮夷而西赴
 肅回之援左公令參將楊世俊率六營追剿三月會同金
 徐各軍迭敗白逆於肅州城外白逆由間道出塞賊失
 援連月苦戰五月湖南提督宋慶率軍二十一營至明
 日出隊挑戰時兇賊憤戰生巧不拘陳式惟伏濠築垣
 憑守其迎擊也擇溝渠坑坎叢家廢牆間斜行疾躍倏起
 候匿以避發宋軍以二千人為梅花方陣僅見小白旗三
 門外噪而進發槍炮如雷賊狙伏無形僅見小白旗三
 兵再噪再發槍炮如雷賊狙伏無形僅見小白旗三
 死者二百餘人長矛大旗皆委之而走越數日金軍攻南
 門亦復如是蜀軍屢作地道賊覺之未得發益遙施炸
 惟護樓易塌次則雉堞其垣牆堅厚擊之如蜂窩仍不
 開有見損賊急補修雉堞其垣牆堅厚擊之如蜂窩仍不
 出城負傷二處血戰先登遂破東郭賊憑內城死守八月
 占彪負傷二處血戰先登遂破東郭賊憑內城死守八月
 左公至肅州屯南門外孔雀園十九日楊世俊登東城不
 見一賊方麾隊密合賊糧竭乞撫願從成出塞以贖罪諸將
 咸請乘機急攻否即收降左公不許蓋有所待也築大壘

酉馬文祿等必欲占盡至城濠而商遂挾之去成祿屯臨
 水間占盡被執利於并統其眾疾馳至占盡帳安撫弁兵
 許借半月糧越七日賊縱占盡出占盡既免召諸將諭令
 速退毋緩片刻部將張某不可則脅以及遂皆退舍以肅
 回就撫報署總督穆圖善委陶生林署肅州鎮成祿委寶
 型署安肅道李元嘉署知州虛與委蛇九年回首送鎮道
 知州各官出城復據城叛總督左文襄督師度隴
 朝命成祿出塞履烏魯木齊本任成祿飾詞遂巡久駐高
 臺蓄養優伶自娛樂十年冬左公令提督徐占彪率軍
 十餘營進討占彪素勇敢知賊恃南山為蔽因務南山下
 西行兩敗陝回於清水金佛寺十一日三月壁於城南三
 十里之紅水壩以扼南門賊路馬文祿糾黨死拒血戰數
 次逆酋墮馬逸官軍遂薄城下賊始有畏心矣成祿以為
 城降有日觀賊分功左公疏劾之賊職速問賊黨倚朱家
 堡黃草壩塔爾爾等苦戰逾半載賊有時頭戴黃白紙編經
 負隅死守占彪等苦戰逾半載賊有時頭戴黃白紙編經
 誓死猛撲管帶督標親軍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
 外各堡始破賊後重濠伏濠放槍官兵築長牆圍之然西
 北隅仍未合圍新疆回逆亦有來援者臘月將軍金順
 率滿漢二十一營至兼統成祿所部合三十七營十二年

眺望日以炸擊遙擊成回饑饉大半老弱出降日數百人
九月初十日三品卿銜劉錦棠率湘軍自西甯來十五日
受逆酋之降軍回分轄各營同日就誅及不暇揮推諸涼
而匪之殺悍回四五千人肅州回族殆盡矣回民每云反
叛由於激成然誣為賊而竟作賊即不得謂之誣食毛踐
土世受

國恩不幸而漢人嫉妬誦之殺之義當蹈死不變死亦清
白無所慙於天地鬼神況謀反者初止二三酋豪妄圖意
外之利甘心鼎鑊其餘千萬人何德於逆酋而助之爭戰
終至身死家亡叛賊之名萬古莫滿大可哀矣同族不少
讀書通今古者蓋鑒於前車而互申勸誡乎至於漢之賤
回猶矯之陵庶重傷父母之意苟孝親之心勢則嫡庶無
爭愛國之念誠則漢回釋怨毋趨小利以釀大怨
母假公義以濟私謀亦吾漢人所宜其懷者也

初三日晴自肅州試院啟行 一里鼓樓 一里出北門

西行 一里通商稅關 終年無事 一里道北有舊烽臺

一里北大河即討來河 沙洲石灘隔為 二里渡畢西北行

辛卯侍行記卷五

二里謝家莊常家莊 三里四井堡 東北隔清水 四里

望見道北有大臺 東北樹甚 六里水溝一道 四里丁

家壩大墩 在戈 二里丁家壩土屋數家 一里柳樹墩

四里備禦墩 三里界碑 肅州營嘉峪 三里安遠寨 在路

里四里 中過三渠蓋 小墩在南 北數里 三里下腰墩 四

里上腰墩 四里大沙河墩 烽臺高二丈許 下築小障周

北白光環繞 蓋 四里有木坊題嘉峪東關 近處多溝皆沙

沙河所凝也 隔想夏間必漲闊每溝 二里過沙河 關南校場又南為仁

下流得土填乃有小村 嘉峪關外城東門 維屏西極附城有大烽臺 在行館計行

嘉峪關外城東門 維屏西極附城有大烽臺 在行館計行

六十里 東南距蘭州一千五百二十里 嘉峪關漢酒泉郡之

天依縣境後漢改延壽縣 郡國志縣南山泉水肥如肉泊

脂水在玉門縣東南一百八十里泉中有苔如肥肉然之

極明按唐玉門縣今赤金堡也石脂水在其東南近嘉峪

之南則今關在 有玉石障 寰宇記引十三州記延壽縣東

漢延壽地矣 有玉石障 寰宇記引十三州記延壽縣東

隋屬福祿縣唐屬酒泉縣五代屬回鶻有天門關 石晉高

于關記自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其故 元屬肅州

址蓋在關外黑山湖左右大道舊在黑山下也 宏治七

路明洪武五年馮勝徇河西始置關為極邊巨防 年題曰

鎮西旋因吐魯番叛遂閉關嘉靖十八年尙書崔鑾 隆慶

巡邊令兵備副使李涵築邊牆於關南北長百餘里 隆慶

二年設守備今駐遊擊及巡檢 關城二重均小內城正方

內日光化外曰朝宗西門內柔遠外會極外城長方西南

北三面去內城牆僅丈許東面略寬周二百廿二丈庫而

薄三門一在正西一東北一東南其南邊牆起自外城西

南隅北邊牆起自外城東北隅傾圮殆盡間有烽臺遺址

僅可辨識出塞坦途在在之守一關不能杜百徑白彥

虎由野麻灣花海子運竄放炮此其徵也即欲專保關城

而一里之堡絕少民居兵寡無以禦寇兵多則後糧水草

皆苦不足前者獵人攘臂將吏束手就死此亦一徵也遊

擊所轄舊額馬步兵四百餘名同治以來屢經裁減現僅

存一百二十七名而責以嚴邊汛地二百里其可恃乎關

北平岡為嘉峪山一名壁玉山關南為仁壽風脈諸山登

樓西望大漠寥廓杳無郵樹堅沙卵石凝結成阜如鼻浪

如泗波此所謂瀚海者歟 德國人福克所著西行瑣錄

謂嘉峪關高十丈厚五六丈或譯為之說歟又云關左右

十里民間豐富又云涼肅一帶歷朝冷淡自簡相入甘始

有市而皆鄙俗無識之語餘所論地理政事多非確實蓋

遊歷人所用譯者無識之語餘所論地理政事多非確實蓋

其行記未可盡信也

初四日發嘉峪關行館由內城東垣外繞南垣而西出外

城西門 青石額刻嘉峪關三字 石積橫阻城根 於門旁取

係重修改題者今複製 小石標之

有聲唧唧如難 一里道左石碑題天下雄關 嘉慶十一年 迪西
 額稍遠則否 嶺阜更多忽起忽伏雖高不踰丈而疲於升降 三十三
 里道北數里長嶺上有大烽墩其下設黑山湖軍塘 嶺北
 澤州標營及鄉民均於路南為小紅山皆荒嶺也 柳邊
 此放牧遊北高山為黑山嶺意彼處為兩京鎖鑰物阜民
 紀略山海關外有樓檜嶺意彼處為兩京鎖鑰物阜民
 豐何為樓檜若此則窮荒絕塞迥不見人則誠樓檜耳
 西北五里過大木坊題曰肅州嘉峪西關 雍正十二年肅
 道易孔昭重立 一里雙井子小堡無人堡外土屋三家
 借把總汛房煮麵送錢一千 東北至黑山湖十里東南至
 頭山七 三里半上坡 二里半有小烽墩 二里玉門縣
 東界碑 光緒五年知縣張某立廢 二十里紅山子墩有汛
 屋一座井為沙塞無人

辛卯侍行記卷五

五

房在戈壁中無水無 南面大紅山北負長嶺 十三里長
 井汛兵不能居 方小墩 六里三里墩道北沙阜一大方臺 旁築小障乘
 山要 二里半惠回軍塘 土屋約二十家皆退 半里中過白
 路 住惠回驛 有五家計行九十里 沿途南北有高山相去二
 坡 二十驛西惠回堡雍正五年築 土垣周一明史西域傳稱
 餘里 回回墓未知墓所在今堡內駐千總制兵十人無居民堡
 外白楊二十餘株嶺中得此不啻瑤玕玉樹矣 堡北寬臺
 楊河出南山夏流秋涸北入於沙康照時 內府圖作際
 兒漢河北流迤巴爾圖山入阿拉克鄂漢 惠回堡千總
 所管南山隘口堡東南一百里天生墩東接嘉峪關所屬
 大紅泉四十里西至青頭山卡十五里堡南九十里青頭
 山卡西至赤金營所屬白楊河卡六十里堡西南九十里
 白楊河莊舊有數百家今止百家分住三莊其白楊河防

卡更在莊之西南山內北境萬墩汛四處堡北一百七十
 里頭墩東接嘉峪關所屬野麻灣四十里西至赤金營所
 管二墩五里堡北三十里後柳灣卡西至吃塔井子七
 十里堡西北一百里吃塔井子卡西至雙泉子五十里堡
 頭墩後柳灣各處汛墩久廢今問其地罕有知之者 青
 頭山徑南行三十里土達坂無水折東南四十里大泉口
 窟里許有水西南流四十里七達坂無柴草轉正南四十
 里黑達坂飲溝水無草折東六十里高崖泉水草柴俱足
 有平地寬廣七十里白水河即討來川源又東七十里峽
 口九十里分水嶺嶺東為野牛溝黑水河源矣 自黑達
 坂南行九十里論烏蘭達坂為蘇賴川源循水而西北達
 於玉 連接魏午莊護院信謂俄之費爾干巡撫遣人窺帕
 米爾英之印度總督合副將才勒白那格爾使坎巨提譯
 署爭論疆吏籌防並皆棘手

辛卯侍行記卷五

五

初五日朱思齋以病辭歸蓋不耐寒也 自九月下旬以後
 外益寒正如英樹琴上魁賦賦所謂 卯發惠回驛 一里
 手在袖而欲墮口噓氣而冰重者也 經惠回堡之北入戈壁 二里上坡 半里下坡過冰溝
 驟馬汗出成冰如垂絲如粉粉 余所坐車席棚重裹皮
 羅經書圍常將車掛起以便左右望今日大風颯肌呼
 吸間寒氣入鼻如刺不得垂帘兩旁雖有玻璃人氣者
 之成霜成冰暗無所見身被重裘足著棉襪又屈皮褥三
 分之一以蓋兩腿仍乘欲備遠想守塞士卒荷戈水天雪
 痛中更當若何艱苦而安坐無勞者恆欲冒得邊防保
 是封可也孰不可忍也 局外人列保局中人被擄不仁多方
 名封贈其先世不孝局外人列保局中人被擄不仁多方
 饋營或以術挾制必得乃已而陷焉主於惡不義賊此偽
 物幸未發覺則遊於途途作色於閭里不知廉恥此等禍
 犯刑章之人在昔時雖極無理之人當亦知所畏懼今
 願風求習之人視為固然不得則誹語中傷視成仇喪心
 害理於斯為極更有達官貴人情深紙積易子而保動至
 顯職營私罔上作俑無厭理喻所不能悟國法所不能加

北半里外三里沙岡如銀齒 二十里上小坡 十四里
小樹一叢 三里沙岡如銀齒 二十里上小坡 十四里
中歷小塔墩二 高見灘 汛房一小墩五戈 二十里 過小至
處皆在沙阜 壁平廣掘井無水 三十里 墩三
三十里井子 井深 有方墩 名三十里汛卡駐兵五無民居向
汛兵購柴煮湯禦寒拭目四眺無地非積西南有雪嶺蓋

昌馬牛尾諸山回顧赤金峽沒入地平如眉月矣 二十
里 歷小 鞏昌河蘇賴河之汊也 自城南之河西渠分支東
鄭折北為塔兒河又北流於 車馬遲涉河西始見邨樹得
草湖潛於沙餘波為鹽池 流水乃能溉地養人成聚成邑水止則土墠不生之
理喜通惡聞如是哉 五里大東渠軍塘 軍塘屬標營五
里 經上東渠上中渠西入玉門縣南門 靖逆 住行館計行

辛卯侍行記卷五

五

九十里知縣事荷澤陳雲峰岳 玉門縣漢酒泉郡之玉

門 王莽改曰輔平亭則西漢早有此縣關朔云漢罷玉門
關也徙其人於此未嘗言東漢而秦邊紀略謂光武閉
關遷玉門於此而置縣也紀略又云縣在赤金衛北四
十里亦誤元和志玉門縣漢舊縣東至肅州二百二十里
則當在今縣東赤金堡稍東漢玉 池頭 蓋近花 乾齊 漢志
有東部障乾齊有西部障則乾齊在會水西當在玉門之
東史記索隱引水經弱水至會水縣入合黎山腹則會水
在焉高臺肅州之北集修西域圖 三縣地後漢改池頭為沙
志諸官謂會水在玉門謀也 頭 三國魏志敦煌功曹張恭遣子就東詣太祖時黃華據
頭 三國魏志敦煌功曹張恭遣子就東詣太祖時黃華據
相 酒泉款就恭道弟華及沙頭乾齊是二縣在酒泉西壤
也 相接 晉因之增驛馬 蓋即驛馬城西涼李嵩以趙 以乾齊
屬敦煌元康中分玉門置會稽縣 今縣城 與沙頭同屬晉
昌郡 治宜禾在 西涼設會稽郡 十六國春秋西涼錄初秦

戶中州人七千餘戶於敦煌屬皆徙 北魏為玉門郡 魏書
之酒泉分南人五千戶置會稽郡 隋文帝 隋復曰玉門縣
隋宇文周省并為會稽縣 元和志周武帝 隋復曰玉門縣
屬敦煌郡唐屬肅州兼置玉門軍廣德後陷吐蕃五代屬
回鶻宋屬西夏元分屬肅州沙州二路名赤斤站 赤斤疑
音 明永樂初元故丞相苦兀子塔力尼降設赤斤蒙古
千戶所八年升為衛 累擢塔力尼 分中左右三帳正統八
年苦兀先暴橫欲移駐也洛卜刺總兵任禮以其地近肅
州不許成化十九年為都番野也克力 在哈密 所破正德
中土魯番據哈密大掠赤斤不能自存內徙肅州之南山
今南山黑番 其城遂空嘉靖以後哈密部人散居赤斤等
是其種也

辛卯侍行記卷五

五

處服屬於土魯番明季及
國初為哈密別邑名曰達里圖西吉木而漠北及青海蒙
古亦雜處焉 牧赤金湖者曰繆爾吉曰勞藏曰衰布三台
夷也表布 康熙三十五年副都統阿南達出塞設哨至達
和碩特也 康納泰 哈密伯克額貝都拉以其地獻五十五年
將軍富甯安奏哈密屬之布魯爾 在花海 西吉木達里圖
皆可與屯五十七年建靖遠城 周二里 於達里圖 靖遠故
在今縣東北三十里塔兒 設靖遠同知及靖遠衛設赤
衛或云在縣東上中渠 衛於西吉木 舊城周一里一分五十六年於其西築新
衛院員外郎巴福奇住正疆界奏言西吉木等處為西州
郭勒蒙古人游牧達里圖有車臣貝勒屬人循水而下則

員勒額爾德尼額爾克及貝子阿喇卜坦等屬人與兵民交錯種地臣即會同立界 又按額爾德尼額爾克乃衮布之子也羅卜藏丹津叛被掠所部走甘州乞 雍正四年援貝子廷信置之酥油口後徙大通河南岸 雍正四年改靖逆同知為通判赤金衛為所乾隆七年復為衛二十

四年七月并靖逆赤金二衛為玉門縣駐靖逆城 應瑞泰設 二十五年水溢城圯移駐赤金嘉慶六年官貪民變還

駐靖逆 玉門無志書今縣城未知何年所築或云康熙時舊址所在及縣治兩遷省志均未載茲據耆老言錄之以俟考 今玉門縣城長方形止兩門南門在東南開闢曰

柔遠舊城曰阻阻翠北門在西北隅曰綏德舊城曰永安西戎周三里三分縣署東轍題玉塞名區西轍題金天首邑遊擊署在縣署稍東回亂時此城未陷古廟堅緻老

樹數抱塞外所罕見 南山隘口五處曰安站口距城一百三十里東至赤金營之衣馬兔九十里西至董大口六十里曰董大口一作洞達口距城一百二十里南北皆山

辛卯侍行記卷五

五

峭壁雄峙西至圓墩子六十里曰圓墩子距城一百一十里西南至昌馬爾三十里曰昌馬爾距城一百四十里西南至大崖頭四十里南至橫山口一百七十里曰大崖頭距城一百八十里西至布隆吉爾營所管青石峽九十里各口之南通青海黑番常由此出掠 昌馬爾居民約七十餘戶或稱長馬爾或作常瑪爾西北通踏實安西州昌馬爾西南七十里鷹嘴山無人有水草有廢卡房山南趾為流沙坡扁博溝左高山右長嶺中有石峽峽內寬平曰蘇吉泉泉之西通苦峪石包城矣昌馬爾東行稍東南一百餘里魚兒潭有水草可牧又東南四十里東溝八十里望牛臺九十里高崖泉清泉多穴自地涌出有路北通青頭山東通討來川源南越烏蘭達坂即蘇賴川源 北路舊烽火墩十所東北起五墩距城七十里東接赤金營所管四墩三十里西至六墩八里又西至七墩八里又西至八墩五里又西至九墩五里在塔兒灣北三十里又西至十墩十里又西至十一墩十二墩十三墩十四墩各相開十里十四墩距縣一百二十里又西至橋灣營所管十五墩二十里均在戈壁中久廢今於城東北一百五十里之花海子設防卡 向聞肅州玉門南山產石油元和志周武帝宣政中突厥圍酒泉取此脂然火焚其攻具得水益明海國圖

辛卯侍行記 卷五

志謂火藥配以石油得水愈熾余到肅備訪此物至玉門始得之邑黑而膩插以紙條方可然稍滴以水即發爆而滅舊說不可信已卯年德人密得利帶往上海化之十分中有油五分燻三分雜質二分按西人煉石油之櫃內外有輪旁有管灌石油入參以強水急轉其輪去其雜質乃以曲管汽鍋蒸之油騰為氣入於曲管其管環旋於水櫃中氣經此遇冷復為油而注於盛油之器其渣滓沉鍋底疑為蠟其油即海濱人所謂火油煤油西國於通都大邑設機聯眾鐵管發為萬室明燈俄國高加索部巴沽省產此最多額裏海通輪舟故銷售甚利若此開處窮荒大產運機與售油均不便 大和之與非其時也

初七日 發玉門縣 一里北門外有向西偏北 三里過橋 俗稱城河即蘇賴 升坡復行戈壁 一里沙岡墩 地處沙梁北有二十三里經小墩五處 二里孤楊特立 廢垣及大烽臺 行人稱一科樹亦號西井子屋毀井煙西往者呼三十里

辛卯侍行記卷五

五

店子東歸者呼二十里腰站其南半里有大烽臺曰頭道溝墩一地而五名矣 莊子有遠樹詢係頭道溝莊家一名官大夫壁 八里二道溝墩 莊在路北 十一里界碑 安西在道通哈密 北塲內過此下坡行沙灘即二道溝 泥沙分層 一里上坡為三道溝軍塘之街 安西土屋六七十家小市集也住店計行五十里 三道溝之街與三道溝之水一名兩地且三道堡防兵一哨張勤果率崗 武軍出塞時曾駐此年餘 初八日由三道溝街西行 二里沙坎不平 六里經澆溝內 八里三道溝之渠有柳樹過此下坡循沙灘西北行即四道溝也 寬處約三四丈為蘇賴經流舊名錫拉 谷備或作西喇郭勒蒙古呼水曰郭勒實

即蘇賴 四里溝盡升坡為二十里鋪有舖廢稍西又升坡

曰三水梁子路南約半里有小堡曰四家灘柳溝驛在彼

車行不經驛前四家灘漢泉縣地康熙五十七年築柳溝堡周一里三分柳溝所通判治焉雍正

四年移通判於靖遠五年復設柳溝衛六年徙於布隆吉

爾自四家灘東北五十里至布隆吉四家灘西北四十里橋灣堡雍正十年築周一百四十四丈駐都司同治十

年為回匪所破居民無孑遺今僅有永甯寺在堡西番僧

居之橋灣都司移駐四家灘梁西下坡 四里五道溝大

而橋灣營之名遂被於此

撤上有小廟西越五道溝一稱羊頭廟河壩 流沙厚積 七

里六道溝寬約十丈東半沙西二里踰七道溝廣五

七道溝之腰站枯樹荒郵茅店一家任防兵二 借竈煮粥

而而噉焉 六里四十里墩廢屋數間無人 一里草灘

夏秋積潦橫大道而北注為八道溝 十三里小廟臨水

九道溝之汭也 五里踰一渠西北行 一里九道溝之

堡周約百丈向南一門題瑞映南山 二里道北有小郵倚

樹為柱編柴為壁 二里過九道溝傍溝行 四里東岸

有農家 四里過十道溝 七里涉小行行草灘 二里

進布隆吉爾舊城之東北缺口荒無居民有一里進堡東

門上屋四 住店 井深七尺有白楊數株古榦逾抱荷戈紀

乎計行八十五里 公廩以此程為九十里其實不足八十

耳布隆吉爾唐瓜州所治晉昌縣東境也元和志瓜州晉

縣東南至肅州四百八十里西至沙州三百里今肅州至

安西州六百六十里又西至敦煌即唐沙州二百七十里

乾隆時攷古者以安西州西南六十里之瓜州口為唐瓜
州則東距肅州逾七百里西距沙州祇二百一十里較元
和志所言相去太遠俞浩西域考古錄疑之以布隆吉為
唐瓜州繼又云在雙塔堡則近矣蓋布隆吉東距肅州
五百里較元和志多二十里其西距沙州四百三十里較
元和志多一百三十里左右未均若雙塔堡則距肅州沙
較元和志各多數十里近代有司定驛程報部之數率浮
於實驛之數以是核之雙塔之去肅沙與唐瓜州之東西
二至道里不甚懸殊也又按安西屬唐瓜州敦煌為隋瓜
州至安西州城西南瓜州口之名蓋起自明人倘以是為
唐瓜州則所轄州西一百十五里之常樂縣明史作卜隆
將移之逼近敦煌之地而沙州幅員太隘矣

吉兒川為哈密赤斤二蒙古部邊地

國初為哈密人與蒙古雜處阿拉善傳云羅卜藏衮布阿

州龍頭山徙牧布隆吉爾雍正初年漢或作布朗吉爾康

亮奏語有云布隆吉爾四圍皆厄魯特

熙三十五年副都統阿南達設哨至此衣布喇喇布坦之

子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

辛卯侍行記卷五

濟隆東華錄康熙三十五年噶爾丹所屬西五十五年將

賴古爾黃番黑番七千餘人投順俱遷邊內

軍富甯安奏布隆吉爾附近之上浦下浦諸處皆可耕六

十一年設屯兵雍正元年羅布藏丹津之黨三千餘人來

侵參將孫繼宗等擊破之二年築布隆吉爾城周六里三

督年羹堯奏請築城原任湖北巡撫張連登侍郎王之德

等捐銀效力是年將直隸山西河南山東陝西五省僉妻

軍犯發往布 駐安西鎮總兵及安西衛同知六年移駐大

灣今州 徙柳溝衛治此乾隆二十四年廢衛改駐遊擊後

改都司同治四年為回匪破毀築堡於中今亦頽壞城西

四十里土胡盧又南二十里橋子郵折東南六十里土達

坂東千佛寺又東通昌馬爾自橋子南行三十里上達里

圖即前明苦峪城也今廢亦稱泉子又東南為青石峽

鷹嘴山蘇吉廟東通玉門南山之大崖頭自橋子西經馬

巷井武布武河共五十里至踏實堡 布隆吉東北七十里橋溝營又東北沙磧八十里木龍泉又一百三十里一肯亦馬幹二百四十里鐵布什通札薩克圖汗部輝特旗界 布隆吉西北五十里古邊牆頭墩又一百四十里堡墩子在普成山下又八十里石板墩八十里白墩子二百十里金溝飲一百二十里鏡兒泉其東北由北套阿濟山通札薩克外蒙古其西北通巴里坤

初九日卯出布隆吉爾堡東門繞向西 二里出舊城北

門 三里過小河即布隆吉水也 發於城西南三十餘北

有草灘 四里上小坡 三里半踰一渠池北曰權家堡

四里半道北有遠樹 問是潘 六里月牙湖墩 南有草湖

滿十四里過窟窿河 蒙古稱札噶爾烏珠水出土胡盧唐

時玉門關遷此 岑參首着烽火寄家人詩首着烽火邊逢立春

辛卯侍行記卷五

美

沙場愁殺人注云玉門關外有五烽首着烽火其一也胡盧

河上狹下廣迴波甚急上置玉門關西域襟喉也又元和

志晉昌縣東二西即雙塔堡疑是唐瓜州晉昌縣故址也

唐之晉昌本隋常樂縣亦即後周之涼興漢之冥安今堡

地也隋以前治所遷徙不可考想當在雙塔左右

空無人 雍正六年築 把總及土民二十餘家均在堡外入

草棚小坐乞柴煮粥徧餉從者 酬主人錢一串近堡有田

南十五里冰草溝又五十五里橋 二里小橋 一里烽墩

子都自堡北行四十里紅山子 三里又一墩下小坡 一里西南上坡 一里沙阜缺

處望見蘇賴河稍西小嶺上有二塔 又西左右沙 十二里

亂山子山小路平無草木 八里山盡下坡為沙棗園廢

屋十餘間 無人亦 七里渠口軍塘 土屋一院 西行 一里

大墩一小墩五 二里地多枯草 五里古墩子夾道有

田疇樹木 五里小灣驛永安堡 周二百四十丈東西二

內三四十家有把總及驛舍堡外五六家種地三十戶

每戶六十畝或三十畝堡南距山五六里西南至踏實堡

一百里堡北抵蘇賴河三 到時申正就店喫辣麵署安西

州事歸安沈少薊遣人具燒酒品鍋安西至哈密大戈壁

十一程草料必於州城購帶當航延一日因於酉刻碾月

西進 十九里過土橋 三里車轂壩 土屋一家南有草

地 十七里北漣溝邨 四里南漣溝 有板橋 五里入沙地

凹凸如浪馬蹄澀力乏而喘 十六里安西州 安西驛進

東門 一里住行館時方四鼓計行一百五十里

辛卯侍行記卷五

美

初十日備乾糧車夫釘馬掌購草料余頭暈目眩氣急僵

卧半日 安西州古析支戎北境後稱月氏并有瓜州戎

瓜州之戎為月氏所逐 戰國時與烏孫雜處 漢書張騫

與月氏俱在 漢初為匈奴所敗乃遠去 大月氏西破塞王

都連敦煌開 漢初為匈奴所敗乃遠去 居其地後為烏孫

昆莫所破乃西擊大夏而臣之都焉水北而塞王南君屬

賓按大夏今西域阿母河北之布哈爾也屬賓今阿富汗

都城 餘眾保南山為小月氏屬於匈奴昆邪王武帝元狩

二年降漢元鼎六年分酒泉地置敦煌郡 地理志後元

紀縣六敦煌 今敦煌縣西 冥安 班志云有藉端水即今蘇

雙塔布隆 效穀 師古曰木魚澤障疑在今敦 淵泉 淵泉

吉等地 效穀 煌東北百餘里折腰湖左右 淵泉 淵泉

昌縣東北當在今州東四道溝溝柳溝堡諸處 廣至 北魏改

改常樂元和志常樂縣東至瓜州一百十五里或作一百
 五十里唐瓜州在今雙塔堡其西南至踏實堡一百二十
 里踏實堡大至之轉音寰宇記漢廣至故城在常樂西北
 恆以大石棧之稍開即風暴殺人按今踏實西北二十里
 有破城子殆即漢廣至而章懷注蓋動傳云廣至在常樂
 東今謂之縣泉堡按此東字傳寫訛也元和志縣泉水在
 敦煌東一百三十里證之今圖縣泉在踏實池龍勒志和
 西破城在兩地之中以為漢廣至或近之矣
 昌縣東至沙州一百後漢因之改淵泉曰拼泉三國魏分
 五里本漢龍勒縣班志廣至有宜禾都尉治昆侖障既當
 廣至置宜禾縣隋志廣至北境疑在今州城或城南頭
 地工等太和和喪亂隔絕敦煌無太守二十歲魏志倉晉敦
 煌郡治昌蒲縣疑在今敦煌縣改冥安曰宜安拼泉曰深
 泉增置陽關蓋以漢關為縣元和伊吾通典伊吾在晉昌
 北二百餘里橋灣西境橋灣西北一百九十里有鶯鶯
 峽鶯鶯或即伊吾轉音漢晉人赴天山之路在今驛道之

辛卯侍行記卷五

聖

東故立伊吾新鄉通典瓜州南至新鄉鎮一百八十諸縣
 縣於彼賦疑在雙塔南九十里苦峪堡諸縣
 酒泉之乾齊來屬凡領惠帝元康五年分置晉昌郡領宜
 十二縣止六千三百戶
 吾宜安深泉廣至成帝咸康初前涼張駿置沙州十六國
 沙頭新鄉會稽
 敦煌晉昌高昌三郡及西域都護戊己校尉玉門大護軍
 三營晉地志引此錯誤不可讀何秋濤謂晉昌下脫西海
 二字張祚又以敦煌為商州孝武太元時苻秦滅前涼并
 為晉昌敦煌二郡徙中州及江惟人萬旋為後涼呂光所
 有安帝隆安初屬北涼段業分立涼興郡烏譯及晉昌之
 宜木二縣方輿紀要謂涼興在廢瓜州西百七十里西域
 圖志謂在敦煌縣北四十里按晉書呂光傳光由姑臧攻
 酒泉克之進次涼興又涼武昭王傳遣宋繇東伐涼興是
 涼興不在瓜州西且後周以涼興并入冥安必與冥安毗
 連疑在雙塔西南五十里式布武河左右四年西涼李暹
 烏譯疑在布隆吉西南九十里黑水橋

自稱沙州刺史以子讓為敦煌太守增置會稽今玉廣夏
 治廣常樂安治冥新城新四郡沮渠蒙遜滅李歆屠敦煌
 唐契據晉昌蒙遜世子政德攻克之契奔於柔然既而
 柔然攻晉昌殺政德蒙遜徙沙州刺史於酒泉北魏太平
 真君初克沮渠氏李寶孫襲據敦煌世祖拜為沙州牧
 三年入朝改置敦煌鎮將孝文延興中屢被柔然之寇朝
 議欲棄之韓秀獨謂非便明帝罷敦煌鎮立瓜州尋改義
 瓜州治敦煌郡廢陽關縣析龍勒置壽昌縣北魏仍有龍
 疑在晉之昌蒲又有平康東鄉鳴沙等縣徙會稽郡於宜
 禾廢廣夏新城郡而常樂涼興二郡如故深泉曰閭泉

辛卯侍行記卷五

聖

西魏廢涼興郡復置晉昌增設穀壽昌二郡宇文周廢會
 稽郡并敦煌鳴沙平康效穀東鄉龍勒為鳴沙縣仍為瓜
 州敦煌郡治廢效穀壽昌二郡入焉并冥安大至閭泉為
 涼興縣此涼興移於冥安常樂郡治焉武帝改為永興郡
 隋初并為瓜州煬帝復為敦煌郡改鳴沙縣為敦煌改涼
 興為常樂縣唐初改瓜州為西沙州領敦煌壽昌本漢龍
 勒縣因縣南壽昌澤為名按壽昌澤今敦煌西南花海子
 色爾騰海之類壽昌故城在縣西南一百四十里巴彥布
 喇徒瓜州於常樂改常樂為晉昌縣疑在雙塔考見前元
 合河成蓋在別於故廣至地置常樂縣貞觀七年改西沙
 州為沙州神龍初於沙州開元十五年吐蕃破瓜州天寶

初改瓜州為晉昌郡沙州為敦煌郡乾元初復故元和志
書皆云瓜州西北一千里有墨離軍其地遠僻又張守
唐書王忠嗣傳伐吐谷渾於墨離其地遠僻又張守
珪傳以守珪為瓜州刺史墨離軍使修築州城始置墨離
在吐谷渾而墨離軍假以為黨實與瓜州同城地志好修
言復說南大曆十一年吐蕃陷瓜州建中二年陷沙州越
為北也

七十年回鶻雜處吐蕃衰弱大中五年沙州人張義潮逐
蕃將自領州事奉表降唐詔授歸義軍節度使傳其從子
淮深而絕眾推曹義金帥沙瓜二州五代及宋初曹氏世
為帥亦稱沙州回鶻遼史屬國表於聖宗開泰九年兩書
宗天禧景祐初沒於西夏元立沙州路領瓜州至元中徙
民於肅州
但名存明初設赤斤門沙州罕東諸衛以酋長領衛事
而已

辛卯侍行記卷五

明史罕東衛在赤斤南嘉峪關西南漢敦煌郡地往哈密
道經罕東成化時復哈密亦藉其兵是罕東在安西州南
境俞浩謂在西甯西北三百里者誤也又按顧亭林天下
郡國利病書引無名氏西域土地人物略苦峪城西八十
里為阿丹城瓜州西六十里為西阿丹城阿丹疑即罕東
轉音其故址難考要當在沙州東南山谷石包城至踏實
也 宣德十年沙州指揮困即來畏民刺哈密之逼東徙
苦峪正統六年命邊將助之築城今安西州東南一百五
謂苦峪城築於十一年部眾攜貳甘肅鎮將任禮收其全
明成化中議也 部入居甘州而沙州衛廢罕東部人班麻思結侵居其地
詔還故土不奉命天順中哈密為迺北酋亂加思蘭所破
王母率部落走苦峪成化初歸國八年土魯番破哈密都
督罕慎退居苦峪十二年命甘肅總兵王璽修築苦峪城

別立哈密衛於其地十五年班麻思結之孫只克請立衛
以禦寇乃於沙州置罕東左衛左衛與罕東衛為一地十
七年王璽召赤斤罕東將士納罕慎於哈密宏治初土魯
番再陷哈密雖有許進規復之師而貧弱不能自守部眾
盡來苦峪及瓜州耕牧正德八年哈密王拜牙即降入土
魯番十一年土魯番脅據沙州其民徙肅州塞內罕東左
衛遂廢而罕東衛亦相繼殘破嘉靖七年部落內徙甘州

二十四年土魯番酋兄弟襲殺部下各自雄長勢漸衰弱
哈密種人散處瓜沙者推立酋豪大會居瓜州口今州城
十里非唐瓜州也唐四小酋分處赤斤沙州時往來於故
瓜州至元時荒廢

辛卯侍行記卷五

國而蒙古亦錯居焉祁部土蕃部要略哈密輝和爾都督
齊勒蓋指蘇賴河也東華錄作赤斤蒙古永柱明末入貢按
福壽奏西吉木等處為西喇郭勒蒙古人遊牧蓋西喇其
總名而赤斤則舉前
明舊號取易曉耳
國初皆服屬於準噶爾準噶爾資哈密伯克貢金四季
熙三十五年副都統阿南達出塞西喇郭勒諸蒙番皆降
令噶爾賈多爾濟西套蒙古鄂齊設哨於都爾博勒津名
大哈密伯克額貝都拉獻西喇達里圖諸地斂其眾悉歸
哈密五十七年於西喇河設柳溝通判靖逆將軍屬肅州
道雍正二年設安西同知駐布隆吉爾為安西衛領沙州
所三年設總兵為安西鎮領靖逆赤金柳溝遷甘肅民千

四百於沙州升為衛舊城址於黨河於河東築新城里三分
 餘戶於東南北四年裁柳溝通判改柳溝所為衛五年
 建郭周五里五分 移安西鎮及同知治此
 築城於都爾博勒津即今州城周六里七分
 徙柳溝衛於布隆吉十一年設安西道御史三徙同知於
 新瓜州時吐魯番回民避准噶爾之擾遷於安西築五堡
 以居之並築新瓜州在州西南乾隆二十一年徙回民歸
 吐魯番二十四年設安西府及淵泉安西柳溝敦煌衛改
 王門見三縣總督楊安西道及靖遠通判移駐哈密同知
 移駐巴里坤二十七年徙安西府治敦煌三十二年安西
 道還駐安西總督吳三十七年復徙安西府來治屬肅州

辛卯侍行記卷五

墨

道改曰安肅道以安西道治巴里坤總督文三十八年裁
 府及淵泉縣改曰安西直隸州州無志書特詳考之

安西州歧路

州東南九十里踏實堡有千又四十里旱峽折西南九
 十里石包城西通敦煌二轉東南五十里經風洞溝宮
 皂口或作又二百五十里額爾得尼布喇五十里烏藍
 達坂又東南四日程至科爾象古淖爾青海貝勒左翼
 關爾勒又有駝毛達子木河西回回也百年前因犯法
 逃入青海變回為蒙矣其地正西日小柴達木大柴達
 木稍西南日中柴折東四程柯柯貝勒又東南二程都
 達木南柴達木折東四程柯柯貝勒又東南二程都
 藍郭勒郡王翰克齊爾噶勒牙折東九程至丹噶爾

廳州南二十里九工堡又二十里七工八里尖山廟
 十里牛橋三十里三眼泉又南經破城子浪柴溝有廢
 古石城奔巴免通青海州西三十里新瓜州有千總
 柳峽三十里瓜州口七十里甜水井七十里圪塔井七
 十里敦煌縣縣南四十里千佛洞折西南二十里大
 泉又五十里噶受五十里黨城五十里哈馬爾達坂四
 十里大湖四十里鼈蓋山東南六十里獨山子四十里
 長山子有金三十里沙爾陀羅海一名泉四十里烏喇
 密洞四十里頭道沙灘三十里奎天峽或作故托或作
 託里有大水河金礦又東南三程至青海科爾象古

辛卯侍行記卷五

墨

縣西南一百二十里巴彥布喇入南山鄂博兒北口
 子西南一百六十里南口子又七十里色爾騰海西通
 口康熙時阿南折東南五十里烏藍克已又五十里索
 達行軍出此 莫屯峽淖五十里鄂羅達坂或作阿魯南有鄂南五十
 里夷且或作一切四十里伊克柴達淖爾即大柴折東
 七十里巴哈柴達淖爾即小柴折南六十里昌結淖爾
 西南踰布隆吉河之下流一名折東七十里恰布恰甲
 柴達木河由廳克里克通西藏
 一百里烏爾吐達拉三十里科爾象古
 漢玉門陽關路元和志玉門故關在焉昌縣西北一百
 居玉門關之南故曰陽關謂之南道漢以二關為西
 門戶自敦煌至鹽澤往往起亭唐宋以後淪入流沙

無人煙今赴新疆必取道哈密不能逕達于關前任巡撫劉毅肅護撫魏午莊先後遣都副將承剛賀參將煥相劉都司清和襄禮探路各有圖記惟不詳攷古措詞亦艱澁特彙集諸說就作者本意疏明之如左

北道出敦煌西門渡黨河西北行戈壁七十里鹹泉五

十里大泉四十里大方盤城廢垣無人漢玉四十里小

方盤城廢垣高丈餘長四三十里西湖一名後坑有邊

數十管法顯佛國記敦煌有塞東西八七十里清水溝

以上六站有折西北七十里蘆草溝水鹹北有小山西

水草多如醉即漢西行六十里五顆樹得泉砌堆立桿

跡迷入如醉即漢西行六十里五顆樹得泉砌堆立桿

子即以為地名西南行過小六十里新開泉西行七十

里甜水泉六十里沙溝掘井得鹹水南望沙漠無際北

界止此西南行八十里星子山皆鹹灘有土阜數十

水八十里土山臺嶺城戈壁途中獸跡縱橫有土堆如

山有柴草無西北七十里野牲泉味苦野牲多飲於此

南有西九十里鹹水泉途中有土墩形如牆高數尺或

坡旁可九十里蛇山先行四十里路北坡下有水苦澇

挖窟洞有坡可挖洞下有鹹九十里土梁子先行沙地

里路南有坡可挖洞下有鹹九十里土梁子先行沙地

水紅柳柴草南有山如蛇九十里土梁子先行沙地

有坡下有柴草鹹水北望皆沙磧七十里沙堆八十里

黑泥海子先西行三十里過沙阜又西北二十里鹹灘

漁於此今淤為地又西南三十里黑泥海子即羅四

布淖爾東南隅也水畔沮洳人馬難近水鹹有蘆葦四

十里蘆花海子站無人皆堆石立桿題字按水經注蒲

辛卯侍行記卷五

一

辛卯侍行記卷五

一

辛卯侍行記卷五

呂海水積鄯善之東北地廣千里皆為鹽而剛堅故有鹽澤之稱東去玉門陽關一千三百里廣袤三百里今據劉清和云羅布淖水漲時東西長八九十里南北寬二三里或一二里及數十丈不等九十里阿不旦回民十餘戶以捕魚遊牧為生以上一千四百里扞泥城水經注龍威故姜賴西北四次渡河河下流六之虛蒲昌海溢漫其國西北四渡河河下流六站皆有共五百十五里都納里唐西州蒲東北九十里浣溪河開都河自博斯騰淖爾又七站無人五百七十里阿節克九十里魯克沁西北一百里吐魯番安西出此三千有二十五里漢車師前庭也由此隨北山波河西行與今驛路合漢陽關路敦煌西南行七十里石俄卜七十里南湖即陽關一名龍頭山四周皆沙阜無高山路西北有泉農民約五十家尚有可鑿之地其西曰古銅灘又北

辛卯侍行記卷五

一

辛卯侍行記卷五

一里紅山口為陽關廢城有於此掘漢磚者路南有壽昌故址今設巴彥布喇汛按漢地志龍勒縣有陽關舊唐書壽昌縣治漢龍勒城西行戈壁七十里推莫兔有荒七十里胡盧斯台廢屋無人有人泉水荒田七十里毛孺途中石子難行有水草三十里安南壩舊作阿魯下土山二十餘里有泉西北流有草灘又十里至此一名下營營亦稱廟灣古壘周三里有河水頗清多紅柳東南數里又一古壘曰上營蓋康西行八十里野照中防準夷者也均無居民北有高岡西行八十里野馬泉先二十里過小山又西五十餘里皆沙泥平地多味鹹北近山西北一百里深溝依山沿水三十里水盡南有連山西北一百里深溝依山沿水三十里水盡西口又五十里東西有高山中為平原寬里許有溝而北向長可十里山下出甘泉旁有胡桐十餘株并有鐵者所築藏四十里龍尾溝無水草高坡壁立鑄地名也身石圍

一百二十里聚水溝 先曲折山峽內十里有雪山又西
 亂石峽四十里沙灘有小山又西北二十里九十六里
 一碗泉 先四十里黃沙至大山口又三十六里入七十
 里雙泉子 三十里皆石于溝十里上坡十里下城二十
 里雙泉也 六十里野馬溝 石山雙峰插雲路其險二十
 里下城入六十里紅柳溝 山下有城泉山上古卡周
 至敦煌南赴西藏卡東南二百十五里鳴斯池為赴青
 海要道按以上所經道北皆漢樓蘭國地道南皆漢姑
 羌國 八十里紅柳溝口 約二百里時伏時見六十五里
 境 雙石墩 升降土阜五十五里出口行戈壁多乾溝七
 十五里大土墩 沿途皆黑石作磊數十為記六十里有
 沙地多紅柳五里有古烽墩有水性毒

辛卯侍行記卷五

巽

以上一千二百二十六里 一百二十里密院 沿途皆綠灘
 里間有崎嶇不能行車 一百二十里疑即漢都善國之伊
 循城新唐地志陽關西至蒲昌海千里自海南岸西經
 七屯城漢伊修城也據此可知 西行一百里卡克里克
 前人以為關展為郡善者非也 西行一百里卡克里克
 古城周十五里新唐地志七屯城西八十里石城鎮漢
 樓蘭國亦名鄯善機西城記折摩駁那國即沮末城
 東北千餘里至納縛波國即樓蘭也唐以後淪入沙漠
 近百年來始漸開闢今有回民百餘戶又按今呼羅布
 乃納縛波 一百里甜水泉 一百里凹石峽 有古城周三
 之合音也 支城 五十里茄絆卡的 又名沁 六十里布古里克 入于
 境 渡卡牆河 一作切第河出于關東南託古茲達坂東
 河釋氏所云阿焉達大水也徐 沿河西南行八十里抵
 松以克勒底雅河當之非也 敏託海 一作多海 七十
 里英蘇 一作沙 八十里塔得朗 同民 數家

六十里卡牆 回民四百戶舊名策爾滿西北有古城周
 圖志諸官謂蒲昌當郡善西為且未地又以噶 卡牆以
 斯淖爾為且未國證以水經諸書皆屬舛駁
 西有二路偏南者傍山多險偏北者在積中較平五站
 四百一十里安多羅 或作安得悅辨機西域記尼壤城
 西城傳作故都暹 又西戈壁四站三百四十里尼雅
 疑漢之戎盧國境 又西三站二百六十里克里雅莊
 西城記魏摩川東二 又西三站二百六十里克里雅莊
 百餘里有尼壤城 今于關縣 新唐地志甯彌城一曰建德力城曰汗彌國
 雅或呼克勒底雅即建德力之轉音為漢打彌國無疑
 矣其西南為漢渠勒國 自卡牆以西行偏南之路五
 站四百里卡拔小金廠又五站五百一十里艾也 又西
 其南山為大金廠又三站二百三十里克里雅 又西
 五驛四百五十里和闐直隸州城 漢于闐國故城在州
 西南十餘里自安西

辛卯侍行記卷五

巽

出陽關至此共三千七百七十六里今驛
 路由安西繞哈密至此共六千八百餘里
 十一日辰發安西哈密馬隊來同行 一里出北門沙為
 風擁 有高與城等者西南二里有廢城 乾隆三十三年築
 門屢災三十九 五里蘇賴河踏冰而過 蘇賴河出肅州祁
 年復居舊城 西流經五箇山南又西經烏藍達坂南折
 雪山之南有平地一區眾峰融雪匯注是為蘇賴川秦邊
 紀略作連魯川西流經九箇山南又西經烏藍達坂南折
 西北經魚兒潭又西北經九箇山南又西經烏藍達坂南折
 於大壩有昌馬河出苦峪東南山中東北流來會蘇賴河
 過壩北歧為二一支東北流曰昌昌河經上東渠下東渠
 塔兒灣瀟瀟為草湖入於沙峯昌河之首又北出一渠曰城
 河北流經玉門城西南陽鐘東其蘇賴正流自大壩西北
 為四道溝城河自東來會折西流五道至十道諸溝
 以次入之而蘇賴始大又西至布隆吉爾城受布隆吉水
 又西經雙塔堡受窟隆河至安西州東之渠口塘引為多
 渠溉州南諸郡堡蘇賴河或作素爾或作蘇勃又有作錫
 拉西喇西賴者蒙古語均言黃也即漢地志之藉端水齊

氏水道提綱并人佈隆几勒河徐氏西成水道記謂昌馬
河在蘇勒河之東昔誤也河至敦煌縣北境會黨河西北
猶爲哈喇河也北爲得勝墩乾隆二十二年大
蒙語黑海子也

救建助順昭靈龍神廟有過此行大戈壁安西至哈密千
御製碑文惟有水處設軍塘驛站因掘地不盡得水故每
站相距遠近不等沿途平曠無限如泛滄溟五十四里
石密子沙阜控洞令人暫憩屋兩家今無三十里白墩

子沙阜蟻蟻如冢有軍塘汛房駐外委土屋十家皆勇丁
也計行九十里店後有泉水味鹹五里地高鋪二十里大
梁皆一家椰今皆無

十二日由白墩西北行戈壁多沙勘登降坎坳不能望遠
四十里獨山子有廢屋古井累石爲牆無人又北有小

辛卯侍行記卷五

山其長環向大路作半月形高僅數丈車入山間曲折行

三十里紅柳圍軍塘西無樹西域傳注種柳河柳也謂
俗呼紅柳高不丈僅中葉蕭駐外委汛兵十土屋七八家皆山陝兵丁

旅店三四路東出泉味苦計行七十里帳於野所謂蒙古
包也其人呼天曰田格羅地曰格阿子兒活佛役使之至

伊琴往返萬里不與費齊青海番民皆奉佛寺中有與作
羣番以筋力爲布施斷者聖者治者不令而集行路客番

亦入寺助力數日謂之功德視爲當然不著名姓紅柳
園東北五十里乾隆溝有鉛礦俗呼前山又北馬鬃山說
呼普成山亦有鉛礦之後山糧食器用購集甚難人工昂
貴所出之鉛運至蘭州較由襄鄂購來者更貴銷路不暢
力難久支軍購西北六十里花牛山有鉛又三十里上
山子舊有金礦今廢西南八十里青墩峽又七十八里
土窩子波蘇賴河南岸日呵呵沙石三十七里黃墩堡折
南六十三里敦煌縣乾隆二十七年楊應琚奏請徒臺站
於此路甚迂遠蓋州縣樂於增驛馬應琚受欺耳三十二

年吳達善改歸安西白墩子舊道紅柳圍正西歧路九
十里大疙秃又九十里老君廟折西南一百二十里石密
子四十里敦煌縣

十三日由紅柳圍西北行戈壁旁有小山路多石子五
十里小泉土屋四五無人二十里大泉軍塘西汛兵十

土屋十餘家旅店四計行七十里住店土牆及肩色黑於
下垂如藤花滿架泉在西南出沙草間味鹹苦又南有草
難墮不可耕山中有黃羊野驢晚雪屋少人多車夫皆露
坐向火從人食用煤炭易受煙毒一夕數驚余受風頭暈
瀕房屋如轉蓬喉燥口苦求一勾淡水不可得西南戈
壁至敦煌三

十四日由大泉西北行戈壁平坦二十里入小山間
二十里有廢屋一疑即神韻士萬里道左有小山南北互

辛卯侍行記卷五

四十餘里間有美石二十里馬蓮井子軍塘西旅店五

六無民居住店井深七尺水鹹苦計行六十里道北有小
堡駐把總汛兵十無居民進南路旁六七里有草地東北

過氣丙達坂八十里鴨子泉又東北過紅土峽八十里坡
子泉六十里馬崧山鉛礦又七十里鹹水峽舊全鎮宋王
延德使高昌記歷阿墩族馬崧山望鄉嶺李陵題字處方
輿紀要在哈密東南南枝今馬崧山即塔勒納沁東北之塔
什山也進東至肅州金塔營北孤紅山

亦名馬崧李陵題字處未知是否此山
十五日由馬蓮井西北行戈壁馬蘭草葉似萱夏開二十
里有小山頑石滿途西北地名石十里咬牙溝疑即行程

河地無居人甘肅安西新自涇州白楊坡至此共行甘
平地無居人藉哈密界

省境三千四百三十二里四十里路漸窄至星星峽驛

大泉農民八戶田四百八十畝汲井以溉光緒初年於天山下之黑溪坂開渠引水旋為沙埋又東一百九十里至沁城蒙語呼塔勒納沁言曠野有鴉或云果子溝也回語呼塔什伯拉克塔什石也伯拉克廟也有守備耕民一百四十戶田三千餘畝水少地寒半資畜牧唐柔遠縣址在沁城左右方與沁要投吾兒河在衛東百三十餘里飯子泉在河東土人呼可敦卜刺又云合露川在衛東南唐回鶻公主居此城址尚存按畏吾兒河今名烏拉台水下游為可敦布拉克今訛稱阿東溝在哈密東二百有五里新唐志回鶻衙帳在甘肅東北千三百里疑唐公主未必來伊州紀要之說本於王延德使高昌記延德原文作合羅川由此歷阿墩族馬綜山次歷格羅美源次至托邊城次歷小石州次歷伊州則合羅川距此甚遠矣

二十日西行草地 二十里有小邨漢人呼一顆樹纏回

呼哈喇木提 業農回民三十餘戶有巴達什莊西北行沙

漠 四里有溝小樹二十餘株折西行 二十六里有田

辛卯侍行記卷五

辛卯侍行記卷五

疇維樹 補韻土云哈密東四十里有慮晴墩林文忠 二里

新莊回語曰克子胡木 漢民三十戶田三千畝東北 一里

折西南 三里道南有回邨三家白楊一叢 三里蔡湖

回語呼賽巴什 黃日賽頭曰巴 有義學及廟 散處漢民一

田七千有五畝每畝下麥種約市斗四升穫四 折西行

斗納租一斗其地本協標屯田轉租故糧重 折西行

一里十里墩 三里沙巴什 道南四里 三里上阿雅爾橋

有官廳北為校場 回語阿白也雅 哈密協副將湘鄉蕭元

亨正員撫民通判長沙柳竹溪葆元來迎回王沙木胡索

特入觀王之祖母邁拉巴鈕攝國事遣台吉四人逐於郊

三里夾道官柳甚密折西南過下阿雅爾橋 阿雅爾河

巴申圖水自天山西南流經城東北八十里之石城子莊又西南經廟灣賽巴什至此過城南至小南湖蘇巴什之水自西北來自西南入於阿里浣距城百餘里水道遷徙洶為長溝同治十二年回逆白彥虎窟據新莊伏賊溝內以敗一里哈密東門 門向 住行館計行七十里

辛卯侍行記卷五終

辛卯侍行記卷五

辛卯侍行記卷五

辛卯侍行記卷六 自哈密西北經吐魯番至新

秀水陶保廉

哈密古稱昆吾後轉為伊吾見元和志漢為匈奴伊吾盧城屬

呼衍王范書實固傳至天山擊呼衍王追至蒲類海雷史

密班超傳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是巴里坤亦為伊

吾元和志伊吾軍在伊州西北三百里折羅漫山北甘露

川此川即巴爾庫勒河是唐代向以山北為伊吾也今

本舊唐地志於甘露川之川字誤作州又於甘露上空一

格李光烈漢西域圖考謂開元明帝取此置宜禾都尉

中置甘露州在木壘城東北漢元明帝取此置宜禾都尉

漢伊吾城非今哈密城章懷太子實固傳伊吾盧今納職縣

伊吾故小城元和志納職縣後漢置宜禾都尉北史薛世

雄於漢舊城東築新伊吾城蓋唐之伊州即隋新城當今

疆城左右納職縣在州西當今三堡左右漢伊吾在納職

界當今頭堡章帝時復屬匈奴和帝安帝遣閼槃班勇一

或二堡地

再攻取然匈奴屢來爭破城殺將漢末仍入匈奴魏伊吾

縣晉伊吾都尉竝寄理敦煌北界元和志東晉時前涼張駿

取其地復置都尉北魏屬蠕蠕文成帝太安二年遣尉眷

攻克其城孝文帝太和十二年蠕蠕伊吾戊主高羔子以

城內附後魏置伊吾郡地形志無杜旋為鄯善人所據

善為沮渠無諱及魏築納職城元和志胡謂鄯兩屬於鐵

兵所破鄯善分散勒新唐西域傳商及西突厥北史突厥傳隋初伊吾諸胡

勒胡雜居附錄勒及西突厥北史突厥傳隋初伊吾諸胡

屬突厥隋大業初裴矩以厚利啗伊吾吐屯設善突厥所

隋亂復臣於西突厥唐貞觀四年其酋舉七城降置西伊

州六年去西字天寶初為伊吾郡乾元初復為伊州志東

南至上都四千四百三十里西南至西州七百三十里東

南取莫賀磧路至瓜州九百里正南微東至沙州七百里

天山在州北一百二十管縣三伊吾兩唐志並云南去玉

里形勢與今應城同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里誤也陽關

與玉關同在壽昌縣何懸殊乃爾柔遠西北至州二百

縣北二十里柳谷水有東西二源出縣東北天山南流十

五里合今廢東北二百三十里沁城北有大天生圍小天

生圍二水至城南合納職東北至州一百二十里縣北俱

流與元和志說正符密山山北正抵蒲類海是今三

堡地廣德後沒於吐蕃領州者陳氏自唐開元迄宋初傳

數十世或以為五代時屬仲雲族非也石晉高居誨使于

鄉河曰陽關西曰仲雲族小月支遺種牙帳居胡盧磧漢

屯田伊吾盧蓋其地也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遺

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侯晉使者西涉鹹磧渡陷河又

西至緡州又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關保廉按居誨既渡

黨河出陽關西入仲雲界已遠漢人自敦煌至鹽澤之路

豈復折還東北向伊吾城乎胡盧磧者哈喇沙也西域此

名最多哈喇密有哈喇烏蘇土魯番有哈喇和卓羅布滿有

哈喇庫爾古時統稱胡盧磧非專屬伊吾居誨云蓋其地

也是磧中有伊吾屬地未必謂胡盧磧即伊吾也伊州有陳

氏為將何來宰相大屯城蓋即新唐志蒲昌海南之七屯

城疑樓蘭衰微小月氏種自南山來有其國陷河即且末

末至石晉時驛雍熙以後并屬西州阿薩蘭回鶻元時稱

帖木兒未必是明初稱哈梅里西域回紇來貢者多為所

迫洪武二十四年涼州總兵宋晟討之展傳云去肅州千餘里禽其

王列兒怯帖木兒哈梅里傳云新喇王別兒怯帖木兒其

西討而晟傳言禽其王當是未斬又按列兒怯帖木兒疑

也是否肅王承樂二年封阿克帖木兒為忠順王迤北可

汗鬼力赤疑即之酋見鞋鞋傳李毒死之兒子脫脫嗣四

年立哈密衛授頭目十九人為指揮等官明年頭目作亂

命宋晟發兵防禦八年脫脫卒封從弟免力帖木兒為忠

義王宣德元年卒命脫脫子卜答失里嗣忠順王年幼以

脫脫帖木兒嗣忠義王自是二王並貢其地種落雜居一

辛卯侍行記卷六

回回大食一畏兀兒吐谷一哈喇灰西州回鶻頭目不

相統王庸懦莫能制正統中瓦剌酋即衛拉特數侵之天順

中王母主國迤北酋札加思蘭襲破其城王母率部落南

走苦峪今安西成化初遣故土以脫脫帖木兒外孫把塔

木兒為右都督攝王事八年為土魯番連捷猶言盟阿力

所破復徙苦峪十八年其王罕慎巴塔木兒子顧氏利病

規復哈密八城宏治元年土魯番阿黑麻襲殺罕慎五年

訪求忠順王族人陝巴於安定衛納之六年阿黑麻襲執

陝巴八年甘肅巡撫許進自羽集也赤斤河舊名西

師倍道拔其城民窮難守散走苦峪及瓜沙州正德八年

王拜牙即陝巴子為土魯番降經略彭澤厚賂番酋索歸

城印不果嘉靖中瓜沙肅州屢被番寇廷臣借以傾疆吏

番酋滿速兒益驕許之通貢閉嘉峪棄哈密後有回回都

督寫亦虎仙之姪婿米兒馬黑木為之長蓋土魯番所立

非忠順王裔迨隆慶萬曆猶比歲一貢天啟以後準噶爾

強逐土魯番所置哈密城長而額魯特諸蒙古遂來雜處

詢諸耆老云然哈密遺民之南徙者分立伯克猶言頭五人於瓜

州采金以事準酋聞與中國通市仍稱哈密

國朝順治四年哈密畏兀兒都督入貢請給敕印祁氏落

作輝和爾東華錄作畏兀國都督帖木兒卜喇六年甘州回將米刺印反其黨丁

辛卯侍行記卷六

國棟跳據肅州糾合塞外莠回立哈密酋巴拜之子土倫

泰為王遊擊張勇攻克之斬國棟土倫泰及哈密都督和

卓哈資纏頭回都督琥伯峰哈喇灰都督茂什爾瑪密畏

兀兒都督常胡里左都督帖密卜刺紅帽回右都督恩克

默特等遂閉關卻貢康熙三十二年準酋噶爾丹自烏蘭

布通敗後欲就食哈密昭武將軍郎談奏請討哈密廷議

哈密納賦於準部有年擊之不仁遣回子諭之三十五年

副都統阿南達出塞伯克額貝都拉奉表降明年遵

密旨誘執噶爾丹之子尋獻玉門瓜州諸地請

頒敕印世守哈密

上嘉其誠賜印璽章服立為一等札薩克用其俗稱之達
 爾漢號以其子郭帕為伯克率百人屯肅州俾貢使及互
 市得休息三十七年遣官赴哈密編旗隊設營旗章京參
 領佐領各員於是哈密民始返故土眾伯克統歸一主哈
 喇灰畏兀兒各名幾混概稱纏頭回云舊說謂明季哈密
 主來自葉爾羌滿部要略丁國棟叛後閉關絕貢順治八
 許十年吐魯番使請貢表署蘇勒禮賽伊特汗仍弗許十
 二年克拜爾葉爾羌表以拜城薩爾罕諸地使從表著阿
 布都喇汗勇請表異故克拜口哈密吐魯番葉爾羌長皆
 昆弟其父曰阿都喇汗居葉爾羌卒已久有子九長阿布
 都喇汗居葉爾羌次阿布勒阿哈默特汗居吐魯番先二
 年卒次蘇勒禮賽伊特汗嗣之次巴拜汗居哈密以得罪
 天朝故為葉爾羌長所禁阿布勒阿哈默特汗于代之次
 瑪哈默特蘇勒禮賽居帕力次沙汗居庫車次早死次伊思

辛卯侍行記卷六

五

馮業勒居阿克蘇人伊布喇伊木居和闐前自吐魯番請
 貢故表稱吐魯番汗名今以葉爾羌為長故表稱葉爾羌
 汗或稱元裔康熙二十年吐魯番貢表署阿布勒穆哈
 十五年復貢稱臣成吉思汗裔源其時回疆各城有
 汗皆元太祖裔蓋康熙中準夷滅之非回教逐之準夷既
 滅元裔并執回教或云回回康熙十二年吐魯番貢表稱
 之長歸伊犁也或云回回馮木特賽伊特汗署一千八
 十三年論者謂以摩哈默德成道之歲紀元據克拜言吐
 魯番與哈密同族因斷是回回保康按西域各城戎種
 雜居往往每種立酋一城數酋不相統屬入貢者輒尊其
 同種為汗如異種為臣轉輸難辨回民之畏教長阿輝其
 於官吏蓋元明之開摩氏教火行各城教長喧賓奪主權
 適其汗汗黨上表則稱元裔教黨納貢則稱回王謂西域
 當明季即屬回酋固未可謂盡屬蒙古亦未確惟蒙古不
 振後多化為回族矣回回係唐時舊名縱無摩教亦可稱
 回部摩教西來襲名曰回回城未可盡信額貝都拉畏兀
 兒種人非蒙非回上溯四世無居葉爾羌事蹟家君曾函

世系是否由葉爾羌遷來及明季各部族迄今有無分別
 情形王答書略謂以額貝都拉為受封始祖額貝都拉之
 高祖伊薩敏曾祖博啟祖默特雅爾父默特雅爾夏伊四
 世皆為伯克以上無考然未聞明季由葉爾羌遷來之說
 畏兀兒哈喇灰同奉摩哈默特教亦同初以白巾束頭
 故稱白帽回後有用雜色者稱紅帽回各族久無分別惟
 統稱纏頭回猶之江南江西統稱漢人而已卑部先世係
 白帽回相傳多畏兀兒回子孫其唐代居居土改用漢
 裝者謂之漢回亦呼回回奉教雖同而習氣懸殊纏頭回
 漢誠漢回致稱自來變亂多由彼倡禍也哈密二字乃蒙
 古語今纏頭回治呼哈木耳卑部行回族文禮康熙四十八
 年額貝都拉卒子郭帕嗣五十年卒子額敏嗣五十四年
 策妄阿喇布坦率額魯特二千人攻哈密駐防遊擊潘至
 善以二百人助城守肅州總兵路振聲赴援賊聞之道五
 十六年修築舊城周四里即雍正五年建漢城周里駐員

辛卯侍行記卷六

六

外郎掌轉運事以屯耕有效晉封額敏鎮國公七年晉貝
 子時甯遠大將軍岳鍾琪屯巴里坤議壘塔喇納沁地十
 年噶爾丹策凌之黨色布騰率眾六千侵哈密員外郎永
 恆查斯海副將焦景斌有兵一千五百參將韓良弼率山
 西練兵八百人禦卻之賊由黃蘆岡繞赴沁城四川提督
 顏清如防兵四千迎擊之賊敗山二堡遁歸十二年哈密
 部獻可耕地之錯屯營者
 詔別給地畝銀兩及牛具穀種償之乾隆元年撤大軍還
 署甯遠大將軍查郎阿奏請雷兵五千分屯哈密三堡沙
 泉泉沁城等處五年貝子額敏卒子玉素卜降襲鎮國公

十年晉貝子十三年以前徙肅州金塔之吐魯番回民并
入哈密旗下十八年以賽巴什達里雅等處屯地概與回
民二十一年準部底定舊設汛哨之德都摩核今名上莫
東北一百圖古里克地罷戍以與回部二十三
年玉素卜率所部兵從大軍討二和卓木授領隊大臣駐
烏什以功累晉貝勒加郡王銜二十四年設辦事處辦二
大臣及副將設理事通判裁請逆通為哈密廳設於安西
審三十二年道員遷駐安西三十七年改屬巴里坤道四
十三年改鎮池道移駐池化而哈密屬鎮西府後隸於鎮
道均駐漢城二十八年以玉素卜為葉爾羌參贊越三年
歸奏稱哈密生齒繁請分五百戶屯田伊犁玉素卜卒于

辛卯侍行記卷六

七

伊薩克襲爵三十八年授領隊大臣赴伊犁鞏回屯四十
五年卒于額爾德錫爾嗣五十二年
詔以郡王銜貝勒世襲罔替不必降等承襲嘉慶十八年
額爾德錫爾卒子伯錫爾嗣道光十二年晉封郡王同治
三年以助開渠工加親王銜署理哈密幫辦大臣既而南
北路各城叛黨四出煽變八月二十九日夜半哈密漢裝
回回馬兆強馬環等焚掠附城街市郵莊辦事大臣文祺
新授烏魯木齊提督文祥副將王德溥及郡王所部回丁
出戰斬兆強等千餘人餘黨逃走圖古里克郡王蒙
賞用黃鞵九月初二圖古里克回匪馬添才收稅局吏役

及漢人七十餘家南攻心城郡王命章京巴海守備趙英
傑追捕至北山板房溝漸添才父子四年二月郡王患隴
右道梗奏稱由肅州東歷蒙古漠南地至山西歸化城往
還可百日請山此轉饒然臺站舊在漠北蒙古力疲不能
增設時哈密協標兵僅五百餘人安西協援兵二百人不
足分守纒回及漢民團丁雖眾未習戰陣吐魯番叛回數
來誘五月回匪黑老哇纏匪蘇布格等反辦事大臣札克
當阿中彈死賊毀漢城入回城脅郡王不得自便初肅州
護總兵德祥許以千人來援而肅回亦叛不克分兵五年
六月巴里坤總兵何瑄令遊擊凌祥來救攻回城賊遁

辛卯侍行記卷六

八

吐魯番時兵餉阻塞日用糧食餉費牛羊
銀米等物皆郡王率屬搜括捐助七月
詔文麟為辦事大臣奎昌為幫辦道遠不果來文麟丁憂
在科布多爾凌祥為哈密副將郡王奏請由烏里雅蘇臺
將軍檄召明安郡王蒙兵五六百合巴里坤滿漢哈密
練兵共攻吐魯番又數令人至肅州請提督成祿出塞皆
不果時科布多參贊奎昌以防兵不敷亦請調明安部兵
成祿屢奉
旨促令出關以肅州高臺賊匪伺迫至是令副都統
明春率一營北來復因安西王門被賊擾不能供應車馬
遂巡九月
命副都統景廉為幫辦以甯夏迪西道塞奏請暫留在甯
軍營內十一月繼前蘇布格率南北各城通光
裝回之稱

多南南路薩爾圖奇居北路四五千人來侵凌祥以民勇三千伯克夏斯勒以纏回五千人往禦覆沒於柳樹泉被三傷隻身越山次日郡王收死兵二千人決戰於頭堡大敗賊虜郡王至回城明年正月罵賊被殺

詔贈親王子邁哈莫特襲爵二月何瑄令千總芮林及民團張和等攻取哈密斬首數百賊奔五堡攻拔之六月民團孔才守瞭墩從烏龍古河李雲麟所部潰出

朝命屢促成祿文麟景廉速赴哈密文麟於春間募威儀營衣裝糧械支絀難全景康於九月抵甘肅陸續招九月文麟率馬步六營兵經費無出勸辦捐輸亦難集

道金塔花海至玉門縣適值肅回屢攻玉門遂留屯焉七年二月西路賊三千攻定西左營張和於五堡陷其屯賊

辛卯侍行記卷六

九

薄城西何瑄令趙英傑與孔才擊走之四月文麟景廉令守備魏忠義以二營屯沁城孔才之定西左營亦隸焉以

東走十月文麟率威儀軍至哈密於漢城西北二里別築新城分屯頭堡二堡及城南火燒莊景廉於閏四月至安里推蘇泰購買自七月至明年夏肅回

數來侵剽迨不可測將趙萬海都司張所等設伏柳樹泉大敗之西境稍安冬景廉率靖邊三營至十年冬赴巴

里坤時升授烏魯木齊都統往北路規復烏城十二年夏陝回白彥虎率馬賊五六千自敦煌掠食而北破馬蓮井營分黨圍沁城北

踞三塘湖多方疲我七月初五官軍戰於蔡湖中伏敗績回城陷薩爾圖玉素攻新城二十一日逼城築牆以避彈文

麟合營務處誠慶等背城力戰毀其堵牆八月十五放牛馬誘賊伏兵廢垣遺之斬賊數百塞賊穴城之道悉斃於

隨十九日景廉所遣將吉爾洪額沙克都林札布以援兵千人至克回城九月破南湖賊壘賊虜親王邁哈莫特西

走魏忠義追敗之瞭墩親王脫歸王母及伯克家屬被賊劫去光緒三年秋由溫宿拔

詔賜白金二萬俾營廬舍冬幫辦大臣明春率健銳軍壁於新城西北十三年臘月提督張曜率嵩武軍壁於漢城

辛卯侍行記卷六

十

西南哈密以平光緒七年邁哈莫特卒無子立族人沙木胡索特為王沙老也木胡索福也特人也王祖母邁拉巴鈕復以女妻之繼回非同孔者皆可成婚

十年罷辦事幫辦二大臣十一年重築漢城周三仍為副將通判治城內祇容牙門廟商民數家城外西北隅有

城餘戶深日高鼻言語侏僂文字橫行圖帽皮履乍見疑是歐洲人繼思歐洲服飾蓋本同回鶻而漸變者也繼回

於青女子編髮為三四辨幼童習經者書之牛骨能編則抵而易之某阿孫家有九龍樹相傳龍形無根實則老楊臥地處處生根支幹糾紛穿垣踰壁十餘丈所轄吐撒拉噶齊伯克二人固山章京一人梅楞章京札蘭章京各二人牛承章京十二人

分其民爲十二蘇木男女凡六千二百餘口 總回之稱
哈密皆曰哈木爾或呼庫木耳 稽古者以哈密爲漢伊吾而不
知哈密之名亦古元和志伊州納職縣北有俱密山是哈
密因山得名唐初已然今三堡西北之哈木爾達坂即古
俱密山西戎語哈俱庫克等音均可通用有哈木爾山而
知哈密主名尚在地西非可以一城概之也哈木爾即明
初之哈梅里永樂後之哈密衛史官不知土音之爲哈梅
里誤分二地猶天方之與默德那耳俱密哈密力哈梅里
哈木爾一音異譯非親詢耆老烏乎知之然釋西域土地
必先考漢唐時有無此稱往往沿用舊名無意義可釋若

辛卯侍行記卷六

十一

聽彼族斷爲近世回語蒙古語強爲立解哈密或云蒙語
回語美地也或云沙窩也言人人殊哈密或云蒙語
究不知一千年前之俱密當作何解象駝不學妄言妄聽
雖身履其境傳說更甚乾隆時遊西域者多坐此弊庫車
明係龜茲喀什原是迦師釋以回語轉昧古名昔人據回
皆井喀什噶爾謂各色傳房余屢問總回云庫車乃基者
山泉喀什噶爾乃頑民難化之意疑諸說皆未可信甚者
以圖古里克爲土胡盧以雅圖庫爲了頭溝泥音定訓尤
俗說之堪噴飯者也 回鶴畏兀兒回回三種人今混而
古別回鶴者唐書謂匈奴部落衰散處磧北亦曰烏護
烏紇至隋曰韋紇臣於突厥唐初稱回紇破突厥始強盛
德宗時其汗自請改名回鶻武宗以後回鶻內亂酋長來

降入居中國別部麗特勒居甘州有磧西諸城宋仁宗時
爲西夏所破其散處磧西者後皆服屬於蒙古元史太祖
紀王汗走河西指西 回鶴回回三國列傳諸臣有回鶻人
回回人畏兀兒人區分類別則顧亭林所云回鶻即回回
者誤也畏兀兒者本吐谷渾素和貴之裔降於吐蕃居排
衙川亦曰計羅川後訛爲貴和爲畏吾爲畏兀非回紇人
但音近耳宋神宗時王韶取西甯畏兀主懼遷於瓜沙徙
入交河降於西遼封交河王爲畏兀兒國其後亦都護降
於元詳見俞浩西域考古錄引唐趙珣開元十道圖記及
孫承澤元朝典故編年攷諸說力辯畏兀非回鶻而趙子

辛卯侍行記卷六

三

昂云回鶻即畏吾兒者亦誤也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一年以河西回回畏吾兒等
充萬戶府達魯花赤是畏吾與回回非一種人也十七年
置北庭都護於畏吾境孟連思傳畏兀人世居別失八里
古北庭之地明史安定衛傳其地本名撒里畏兀回回者
兒是自北庭迄敦煌以南元明皆稱畏兀兒也 回回者
古大食國之種也漢唐西戎傳大食在波斯之西大業中
有波斯人牧隄於俱紛摩地那之山即默德那忽有獅子人語
曰穴中有黑石白文讀之便王果見石上有文教其反叛
於是剽合亡命劫奪商旅據波斯西境自立爲王即今亞
波斯拂菻皆爲所敗永徽二年遣使朝貢其王名噶密莫
末厥四年表承徽時 有國已三十四年矣一云隋開皇
中大食族中有孤列種代爲酋長美國林樂知中西關係論漢罕焉德係出哥累

斯後有摩訶末者此云後有則未必是創教之誤罕焉德後有族孫為王亦用譯罕

名之勇健多智眾立為主開地三千里兼克夏臘或亞希伯或足希

謂之白衣大食十四代後改為黑衣大食至德初代宗

為元帥用其兵以收兩都肅宗時用回鶻兵馬氏通考引

杜環天寶時經行記大食一名亞俱羅即亞王號蘇門都

急讀之音有禮堂每七日禮拜遼史部族表有回回大食

部別載畏吾兒明史天方傳天方又曰默伽回回教祖馬

哈麻葬焉又默德那傳云回回祖國其初國王諱罕焉德

生而神靈西域諸國尊為別語拔爾猶言天使也於此可

見回回種族出於大食譯回但知默伽呼作墨克在講唐

辛卯侍行記卷六

時曾并有波斯故亦稱與吐蕃相攻歐洲人言亞喇伯誅

逐釋伽耶穌之徒威服霍罕印度蓋大食東封直至葱嶺

波斯人信奉謨罕焉德最堅而唐人於兩京諸州郡廣建

波斯寺其教東行實始於唐歐洲人述亞喇伯史云謨罕

葛思至中國唐高祖建寺居之後自廣州返國謨罕已死

曰回教其謨罕之民自大食來者則別於回鶻而名之曰

回回元明二史於此二族初未混同也元史稱西域稱回

以西域耶律阿魯伯從帝攻西域俘其酋長只闌禿下蒲

格爾賽典赤等又耶律阿魯伯人別庵伯爾之裔又阿喇

卜丹回回氏西域茂薩里人伊斯瑪音回回氏西域實喇

人皆世祖所徵回回譯其時求法廣召西域回回

也明史哈密傳有回回畏兀兒哈喇灰三種按哈喇灰即

遼史之阿薩爾回回此元明人分別回回惟錯處久則

回之大概也間有五稱者後人傳寫訛耳

情易洽衣服同則類易化奉教一則勢易合記載少則并

忘其祖新疆諸部未立姓氏豪酋之門絕無書策

國初來貢者忽稱元後忽稱回裔皆譯者代為捉刀其主

亦不知云何經準噶爾之亂遷移分并益不可究詰愚竊

者至不自知其年齒安能識其世系回鶻畏兀回回混無

區別祇分二類天山以南各城土著曰纏頭回雜有匈奴

長兀大食回回及突厥契入居陝甘各省者曰漢裝回

川蒙古浩罕波斯諸種

回回之後雜有匈奴氏羌諸種陝甘人因其語言衣服皆

與我同呼曰漢回亦稱小教間有迷回入漢者被族謂之

反教有改從青海蒙古者謂之馱毛達子漢人從回者謂

之隨教回俗敬畏阿罕一呼百應每寺管若干都莊各有

吟賦阿罕倚掌教之權得朴資回民有吉凶事必往誦經

新教名曰繁多以河湟為其大率杜撰欺人詢以謨罕焉

德源流茫然莫曉嗚呼焉互爭門戶官若詰問則又合而

抗官其

頑其矣而凡從謨教諸地悉以回字冠之伊吾以西曰回

疆大宛蓋塔什干之對音史記大宛東有郁成王突厥即

耳屬賓即卡拔今阿條支亞喇伯國首部黑德倭斯等國

其屬賓富汗所都

富汗所都

條支

亞喇伯國首部黑德倭斯

等國

曰回部實則誤氏所創經曰可蘭曰甫爾加尼其分派曰
希亞教條支波曰蘇利教突厥大宛新總名曰派喇木巴
爾猶言天命未嘗自稱回教其人自呼曰墨斯兒滿信惟
天也歐洲人稱回未嘗自知是回回問名之難以核實有
回曰媽呼里登又天方之稱比默伽於天上乃居中土之回回安
如是者立此名又花門山乃唐回嚙地在北漠不可以指
西域回

哈密歧路無名氏秦邊紀略卷六嘉峪關至哈密路程
也帖木兒及哈喇木提二處某君作
哈密國依秦邊紀略繪之殊不切用

城東八十里下廟兒溝北十餘里上廟爾溝有回王遊
達什水說呼八大石七十里芟芟臺三十里烏拉溝五里四屯莊

辛卯侍行記卷六

五

五里阿敦溝五里照壁溝五里頭道溝二十里沁城西
有舊城址東北五十里河灘小堡莊有石城古跡又東
北臨塔什嶺一百里上莫艾魯卡說稱刺梅花泉折西
一百三十里上古里克一百里土墩子西北經鹽池一
百里西安泉一百里奎素驛鎮西慶界若從上莫艾東
北行六十里下莫艾其西距葦子
城其西北距諾穆湖均一日程 沁城東南九十里胡
桐窩其南一程為野馬泉又一程一百里墩兒山即馬
折北八十里鏡兒泉一百四 九十里眠水一百里野馬
井一百十里牛圈子七十里蘆草湖七十里伊吾峽即
營窩峽七十里二枝胡桐六十里烏魯木泉其南六十
陰瓦峽六十里三道 東南七十里嶺泉五十里十二墩七十里
滿安西州界 石墩門五十里小泉南為玉門五十里見牛井一百里

西壩金塔營九十里臨水驛肅州界以上與十月二十
商罕有哈密北九十里南山口又五里煥采溝有漢碑
惟漢永和五年六月十五日二行日臣雲中沙南侯獲
三行歌不可議或云孝廉苗邱烏均張掖長九字或云
侯獲字 五十里天山廟班超征伊吾立碑紀功德唐姜行
碑文曰師次伊吾時羅漫山蓋伐 二十五里松樹塘折
高昌時分兵屯此刊木造攻具也

西北八十里奎素折西七十里鎮西廳其西九里至奇
城今為奇臺縣治又西四驛 廳北八十里沙溝峽又八
阜康驛又西二驛新驛省城 廳北八十里沙溝峽又八
十里三塘湖西通奇臺東南通山西歸二百餘里蘇海
圖又北入外蒙古界喀喇喀札薩凡十四程至烏里雅

蘇臺蘇海圖以北日海爾罕布拉克日察罕迭斯日海
蘇臺林日巴爾魯克河折東北日毛海日車臣津爾日

辛卯侍行記卷六

六

那林日伯勒後日奎素日諾爾木坡日畢齊克卓爾湯
札布噶河日胡吉爾土日化領諾圖日烏里雅蘇同治
四年新驛道梗於此
路設臺站事平卸廢

辛卯侍行記卷六

六

十一月二十一日出哈密南門連西南行 一里下坡過
嵩武軍舊壘今設折西北 一里過橋二雜樹繞岸急流
不冰總回呼重阿魯重大也阿魯河也出城北四里土城
巴什蘇水也巴什頭也光緒三年辦事大臣明春建龍王
獵音各廟階以亭樓用備鈞遊當時工作皆成儀健銳
軍之力香火道人亦舊部材官旁設明公祠遠像莊殿無
殊神廟韻事德政亦舊部材官旁設明公祠遠像莊殿無
此亦佳池南出歧流三渠經漢回二城間三十餘里至小
南湖回語名哈拉塔爾會庫中國水又南四十里至大南
湖入於沙回語名阿里流 一里經回城北門外石額題蒙
浣者猶蒙古所謂神爾也 半里過土橋小水出自天山南流三十里至火塔莊回半
名得什托拉言有高樓也水漲莊田無餘半

里道左有亭臺係回王祖墓西行又過土橋即入荒沙

三十六里一顆樹 十里下坡 有荒田 十里而有草頭堡住

店六尺計行六十里堡甚小 僅容一廟 街在堡外 漢人雜居

總回呼其地曰蘇木哈喇灰 新疆識略作蘇門哈喇輝七

謝灰胡文忠圖 蘇木部落也其地在前明為哈喇灰人所

居也 或譯作因鳥鴉非也 街東南數十丈有土坡向西

徑三尺人立草際傾足水即上沸蓋枯木敗草朽腐土中

多過水之孔震動之則有氣過水成泡兩泉匯為一池池

南築隄栽柳隄外地低設水磨於缺處下流溉田

一百有二畝水少不能增開散處繚回二十二戶

辛卯侍行記卷六

顧亭林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十七引無名氏西域土

地人物略蓋前明人所撰地名多與今異方向里數尤不

足據而傳寫脫誤正文小注攙雜失次疑難卒讀今將哈

密西路疏明之如下 原文哈喇城下小字曰城北三十

里迷卜哈刺灰 按此即蘇木哈喇灰當云城六十里其

矣南三十里畏兀兒把力 按把力蒙古語城邑也言此地

其音曰花爾兒莊總民因以回語花園之意譯之曰 大字

實哈低滑克言夷燈可避也去野千里莫識其譯 曰

曰哈密西十里為阿思打納城 按今二堡也當 此下小字

云城北五十里有卜吉兒 按城字指哈密今城東北二百

也卜吉兒西五十里至阿打納城 按北路未必又有阿打

額魯特 又西為帖木兒 按蒙語水之 又西五十里為刺

木城 按今鎮西應北九十里地名北木城 又西有把兒

海按即巴爾海下缺五字 秦邊紀略引此云巴兒海子雙

續小字云巴兒山 按當云 又有雙山兒又有鉢和寺城

按即托和齊之寺西 按宜云 五十里至哈刺帖魄 喇都伯

今五其西北為刺木城 按此與前所云刺木為二地此即

堡也 刺木至哈刺帖魄十里 按當云 自哈刺帖魄而西有察

黑兒 按即察哈爾和爾 有山中霍家城 按所云城者未必

川中雙泉城 又西百里有中中泉又西百里有雙泉兒墩

均無可攷 蓋皆風戈壁 下續大字曰阿思打納西為巴兒思闊 按當

地小字止此 北過巴 又西為脫合兒城 按即陶 又西為北昌 按即

里坤界 向讀錢塘莫自珍西域置行省議云哈密可設四縣一附

辛卯侍行記卷六

哈喇城今名頭堡哈密城西無人煙六十里至頭堡始有

總回二十餘家種地一項有奇乾隆時無屯田養巴什達

勒納沁即沁城在應治東北二十里乾隆時屯田四千畝塔

勒納沁今哈密縣其有田一萬一千三百餘畝同王采地三

萬三千七百餘畝其有田一萬一千三百餘畝同王采地四

萬餘所餘亦皆廢斷至云在北路者為風沙漫缺如內地

煙瘴邊缺之例連其升調試問慈蕭進東昆命之墟何一

非風沙漫地安能悉開升調之願耶漢氏又修言屯堡不

知塞外戈壁錯雜可耕之地零碎分散風動氣寒沙推

漏山雪夏融乃有渠水十里五里潛入地中或流路長

而旁皆沙石或土非晚瘠而灌滋無資策名軍籍者志在

輕一死以圖金帛萬里而來豈作田舍翁想諸成之徒習

於遊惰勒勒合力積氣思潛逃獲回生計瓜果與牛羊參半

粟麥非所重有餘力則藝之蓋畜牧簡易不憂水旱習俗

相沿駭難概難以中國之法全驅大局患甚於患飢倉

有餘粟兵餉必求銀幣備有銅鉛沙漢等通商販水天雪

海誰復戀此生聚未易職是之山哈密地方千里治以通

判及副將都司官吏俸全驛傳經費兵役薪糧每年七萬

餘金而租賦所得小麥一千一百餘石而已入不敷出南

北路各城皆然事仰給內地銖積寸累而柳之流沙之中歲三百餘萬果能取悅邊民猶可也無如仕途清難撻括以救貧不暇之官臨非我族類之民安得不視同魚肉大吏焉遂總語鈎勒權在譯人苦衷難白亦有忍白之愈指而終不敢白者刮內地窮民之脂膏以養俗吏驕將以賈怨於異言異服之種回果何取哉伏查道光十一年大學士長齡請增新疆同知各官奏上論回疆儼然添一省會殊失居重取輕之策總之入安長治全在撫馭得宜斷不可徒事鋪張致內外俱困則悔之晚也等因仰見

二十二日冬至自頭堡西行間偏西北草地處二十里二堡同名阿斯塔納謂先賢墓地也按章後注云納職縣吾納職之開有纏回三十餘戶纏頭數十人呈回文稟帖益都殆在此歐纏回三十餘戶謂近年有漢人來此種地求墾之二十八里有石磧二里沙阜下坡二里曲折出境云

辛卯侍行記卷六

溝中有廢屋二里有草木六里三堡驛堡後街在堡

住福生店井深計行六十里纏回呼此地曰托和齊言長

官舊居也唐納職縣東距伊州一百二十里今三堡即哈故城在此無疑而徐松謂在樓槽溝太偏西矣堡北纏回邨舍約三十餘戶乾隆七年川陝總督馬蘭奏奏三堡為哈密要隘移兵三百戍之驛西北二十里柳樹莊同治五年十一月迪化叛回東窺將驛率領西兵及哈密總回禦之柳樹泉四五堡回匪內應全軍皆沒光緒十年收忠嚴復籍數十里有賊攷弓矢蓋軍械不利所致今於三堡西建二骨塔以表之驛西南十五里四堡回語稱拉布楚喀蓋即前明所謂刺木城也又十五里五堡回語稱日哈喇都伯哈喇者黑也都伯者吐蕃也其地在唐時曾為吐蕃所居也又西南二十里沙拉津爾乾隆十一年安西提督李福武奏哈密西南錫喇湖諸爾舊設汛以乏水草議撤準噶爾或謂越其地請仍設汛

二十三日微雪自三堡西北行上坡二次五里折西行

有歧路西北達柳樹泉唐書姜行本傳未至柳谷百餘里依山造攻具刻頌陳國威德今柳樹泉距行本立碑處一百四十里即柳谷矣惟唐時柳谷不一元和志柔遠縣柳谷水在今北城北地理志交河縣下柳谷在今迪化縣東南六里沙棗園纏回呼哲克得里一名于格每可有雜樹爾達坂康熙圖作察漢西北行間偏西皆戈壁十八里哈馬兒即古俱密山也

積驛以鴨子泉同名塔勒奇言有寄住店計行六十里店旁纏回一家有桃園後二十丈有小泉人多則水不足用二十家而已沙磧引水滲漏居多光緒三年張勳果令軍士開哈密東北石城子渠引庫申園水用鴉貼地數十里以承流謂之鴉工所費殊巨小民未易仿行左文襄陳請奏贖贖為功績未幾種敗渠涸軍士耕田偶爾為之每月仍領三兩六錢之餉銀歲得四十餘金不責租稅猶兩莽滅裂軍罷即廢擠民墾荒斷不能歲給四十餘金遊民

辛卯侍行記卷六

本不屑耕桑田道行觀意外名利強之學稼子然一身銀糧新具旋領旋逃愈招愈盜賊非通鐵軌火車安得良民攜室而來乎然良民開地亦當因其所利毋以好名者授民憂者葉伯英撫秦撤延緩守吏開荒嚴定功過有司急於邀名避過各報新墾地若干既經各部後來者不敢云復荒亦備其糧於舊戶為害無窮又如江浙諸省亦有荒地稍有力量者儘可加闢無如一經布置便有無賴子以故土著東手惟客民糾眾內悍為吏役所畏者乃任其估耕伐木毀墓莫可如何遷徙無定巧避升科在上者姑以招墾之名騁靡之歷久因循益民受其累江浙額糧極重雖履歷核減仍倍蓰於湖鄂耕夫朝不謀夕而彼高言重學財賦之區日食而欲與利絕塞不求政本不涉仕源良法美意不但無一可成且益為厲階也

二十四日自三道嶺西北行戈壁十二里鴨子泉同名

里折而西沙阜四里有衰草 二十五里東鹽池驛一名
胡桐窩旅店一無居民有草無木泉水在東鹽池在南任
店南向烏克塔克日塔克北負高巖係天山一幹向南
突出如伸臂計行一百四十五里余等不能睡熱炕熾爐
則煤氣與寒氣交攻尤
為難支飲水鹹苦竟
得菜蔬又冰不可食

二十七日自東鹽池西南行沙土略平正對烏克塔克
十二里道左望許多胡桐 八里入山間左右相去各三
四里編地碎石漸行漸高 三十里惠井子驛破屋五井
一無民居至此入山峽寬數丈兩旁峰巒重疊積雪眩目
十五里路益窄僅容車曲折升坡多石子車播甚 五

辛卯侍行記卷六

里始下坡 十里至平地 十里沿草灘之東向西南行

五里西鹽池驛鎮舊名納呼四圍皆山無民居無樹木
旅店一在南山下內驛東南里許山峽中有泉其井也計
行九十五里驛站樞案一百二十里實無此數驛西北有
入奇臺境六十里三泉驛即阿克他斯唐地志自羅護
守擬西北上乏驢嶺百二十里至赤谷又經長泉龍泉百
八十里有獨山守擬又經蒲類百六十里至北庭蓋唐時
風戈豈有間道險烏克塔克西鹽池疑即赤谷阿克他斯
疑是獨山蒲類
縣今木墨河也

二十八日自西鹽池東南入山峽折向西南幽曲漸升
九里折北陟降二次 一里上小坡 三里下平斜坡
一里轉西上陡塢 一里降 一里出山平曠多沙阜

二十五里阜上累石為標 六十五里土墩子驛東牛里
番界大墩在驛後回名克勒克上有泉在墩西北沙土下
由石隙出細流不能飲百人味鹹 店在驛東無草木吐魯番馬隊來逐飯
後西南行 三十二里北山上有烽墩 二里折西過小

堡駐守堡中有泉緣以驛頭日喜泉水甚旺 稍西至齊克
塔木驛一作七旅店三家有草無樹計行一百四十里云
齊克塔木者言得泉水矣余按唐地志羅護西百九十里
至赤亭守擬王延德高昌記鬼谷口西至澤田寺竊意赤
亭澤田皆七克 驛東南三里略有郵墅

二十九日西南行稍偏西沙阜多如覆釜 十八里英子
樹回呼培而布拉克言泉水有郵舍樹木 二里有草而

辛卯侍行記卷六

里始下高坡 二里行沙阜間 一里下坡得井

泉一有樹數株瘠田一區 論者咸病新疆人少余身履
其境祇見人滿之患何則大漠枯瘠萬禩不毛人煙
淡絕固其所宜偶遇勺泉可挹寸壤可植即有一家二家
來鑿來耕雖四垂荒積岑寂寂鄰但無吏役相擾居之不
以為苦非人滿之謬乎竊維開闢伊始人類無多藏身於
林因糧於果無為無爭所謂上古懷葛之風雖迨生齒漸
繁果疏不足養與動物爭乃獵乃牧乃漁鮮食猶不足養
與植物爭乃刊木誅茅乃播種積粟名曰文明漸成實則
已為大地之變局然猶耕所易耕皆川滄山泉所能澆之
地開值早曠有偏災而無奇禍中古以降戶口益滋耕及
陵原專恃雨澤高山大麓悉施鑿井沙土流澗河決防
涿林多緒不能吸氣致雨不能庇雪緩融水滲易溢易涸
累此數病故災變之生廣及千里或數千里利大害亦大
近古罕有也猶復競抒智力補天地之遺憾亭障瀚海都
縣沙磧鐵舟破浪火車縮地彩綉之長東帝西帝宙合爭
偏爰及土中萬孔竝爛五金畢呈巧奪天工強瘠為腴將
令風沙鬼魅之域悉營康寧華屋馬難日地不受貧究之
盡地力耗地質洩地氣損地火致大地之重心漸偏備力

漸滅運動乖錯輕則水洋消化神州陸沈重則擊挽崩裂而後已嗚呼地球生人而散於人蓋猶桃李之於蟻蚋若夫天心震怒亂破世界化作昇平厥二里六十里墩特斯期席定又視人心之善惡為遲速也

無人家道左小山有烽臺過此望見北山距大道約二十餘里道石三五里外隱約有邨舍 十六里蘇魯圖有草 十八里

三十里墩同名哈克吐兒東阜有小泉南流既回三家田數畝

有稅局四周皆沙磧迤西曰特庫斯 十四里東坎兒夾道二小堡漢人亦稱邨落相望繞回六十戶漢人樹以千

計北山漸遠 十四里巴雜回語街市漢回雜處八九十家 二里關展驛進東門名迤土城新築周二里七分鋪

戶三十餘窳回四十餘戶住店井深約四丈計行九十里

辛卯侍行記卷六

關展漢車師前國東境西域圖志李氏西域圖考皆云漢孤胡國地保康按以漢書車師

師前庭孤胡兩國去焉者里數較之北魏以後為高昌國

之白棘城北史高昌傳白棘城或作白刃南史夷訛為白

力魏書唐和傳又唐開成白刃梁書諸宋人稱寶莊王延

昌明曰北昌西域土地今呼關展仍白棘白刃之音譯以

回語之蘆柴恐未必然也或以為鄯善海國志誤也漢書西

善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新唐地志安西入西域道

石城嶺漢樓蘭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通典哀

宇記樓蘭西北至

車師一千九百里

國朝康熙五十九年將軍富爾丹安令散秩大臣阿喇衲下

關展城東華錄乾隆二十四年設辦事大臣及同知三十

六年增設巡檢裁甘肅平番縣四十四年移辦事大臣及

同知於吐魯番以關展巡檢屬焉同治五年回匪陷城巡

南皆大之壁其北九十里柯柯雅爾又北

入山經夾皮泉回河漢水壘河可騎行

晦日出關展西門向北折西 五里過水 二里有邨墅

雜木上坡 二里降 二里又升戈壁平曠無人煙無草

木北山巖巖積雪如銀道左沙阜委池如鋸齒 二里下

斜坡 九里下小坡 十里右有高阜挖一穴以憩行人

東北有邨 六里過小河道北數里外有邨落 九里踰溝

三道有流水左右有回邨 六里二工西南通雅國庫十

里連木齊驛吐魯西域圖志作連木齊木舊音勒木津新

沁有行館光緒四年精善馬隊營官計行六十三里

車店三漢人及回商各二十餘家總回九十戶溫泉數處

匯成小河西南流七十里至色爾布故為三北渠西北

東渠向南通三十里至東湖均溉田無餘纂修西域圖志

請官以連木齊為漢車師後城長國保康按漢書後城長

在都立師國之東都立師北與匈奴接則後城長亦北接

匈奴今連木齊之北為車師後城長亦北接後城長亦北接

臘月朔日辛卯晴由連木齊西行下坡涉水 二里有泉

渠邨樹上坡 三里五里墩 四里折北平曠戈壁 三

里南有歧途有遠樹又西多小圓阜彌望累累皆坎爾也

坎爾者纏回從山麓出泉處作陰溝引水隔數步一井下

貫木槽上揜沙石懼為飛沙擁塞也坎爾以千百計水自

地中通流一二里或

十餘里至有土壞處 漢書地理志引洛西域亦
洩出澗田回壩多此其法甚古 水井下相通行水
久有之 烏孫傳宣帝時遣使者案行表穿卑
文忠所創非也君子多幸事天下之善皆歸之此類是也

十五里入土峽 二里出峽下小坡平曠折西 三里
蘇巴什 北有水源 一里道左有邨 西域圖志纂修官以爲
蘇巴什 橫道而南 一里道左有邨 蘇巴什 橫道而南 一里道左有邨

蘇巴什 橫道而南 一里道左有邨 西域圖志纂修官以爲
蘇巴什 橫道而南 一里道左有邨 蘇巴什 橫道而南 一里道左有邨

蘇巴什 橫道而南 一里道左有邨 西域圖志纂修官以爲
蘇巴什 橫道而南 一里道左有邨 蘇巴什 橫道而南 一里道左有邨

蘇巴什 橫道而南 一里道左有邨 西域圖志纂修官以爲
蘇巴什 橫道而南 一里道左有邨 蘇巴什 橫道而南 一里道左有邨

蘇巴什 橫道而南 一里道左有邨 西域圖志纂修官以爲
蘇巴什 橫道而南 一里道左有邨 蘇巴什 橫道而南 一里道左有邨

蘇巴什 橫道而南 一里道左有邨 西域圖志纂修官以爲
蘇巴什 橫道而南 一里道左有邨 蘇巴什 橫道而南 一里道左有邨

蘇巴什 橫道而南 一里道左有邨 西域圖志纂修官以爲
蘇巴什 橫道而南 一里道左有邨 蘇巴什 橫道而南 一里道左有邨

蘇巴什 橫道而南 一里道左有邨 西域圖志纂修官以爲
蘇巴什 橫道而南 一里道左有邨 蘇巴什 橫道而南 一里道左有邨

蘇巴什 橫道而南 一里道左有邨 西域圖志纂修官以爲
蘇巴什 橫道而南 一里道左有邨 蘇巴什 橫道而南 一里道左有邨

辛卯侍行記卷六

三

辛卯侍行記卷六

西行 一里下坡道漸窄 一里北墾下凹處一屋牧者

居焉 二里漸降 二里北山有岔口 二里河灘 寬六丈

沙十之五 水十之三 五里登降阨隘左巖右澗流水淙淙

隔岸土屋二三小樹繞之出塞所經惟此處略有幽景而

車行較險天下佳境即危境不獨行路然也 五里南崖

下有廢廟又西有窰洞 內繪佛像漢人所作回俗下坡過

橋爲勝金口驛回呼愛克斯 漢人以驛舍由勝金口旅店

三無民居計行七十里 驛前後皆山澗水貫其中疾流不

南過三堡至二堡即喀喇和卓引渠溉田三堡距驛十餘

里有九十九戶更南有峽曰玉門口亦名小城子或誤以爲

漢之玉關蓋 高昌壁也

初二日自勝金口西行平曠 二里下小坡 南山有墩循

二十三里蒙古包 似穹廡故名 三十里有廢屋無人

五里道左數里有邨樹 十二里左右均有邨舍經纏回

禮拜寺古塔高四五丈形如瓶雕砌精緻 一里過土橋

水曰沙河 出北山南流曰布拉克漢人呼爲蒲桃 二里

吐魯番漢城 陽和進東門名朝陽住行館計行七十五里

吐魯番撫民同知湘鄉彭玉章緒瞻 吐魯番廳漢車

前國 史記作姑師治交河城今廳城西二 狐胡國地 以漢

國去長安里數相較則狐胡在交河西五十里以去焉者

里數相較則在交河西六十五里漢書云狐胡治車師柳

谷新唐地志交河縣北八十里龍泉館又北百三十里柳

谷蓋今廳城西北迤化東南白楊河等處也太平御覽引

辛卯侍行記卷六

天

辛卯侍行記卷六

作狐胡國治車柳谷 又按侯君集伐高昌先至柳谷乃

哈密西之柳樹泉非狐胡之柳谷李光廷漢西域圖考并

而爲一且以柳中當之使狐胡果在柳 車師服屬匈奴漢

中何以去長安道里反遠於車師耶 車師服屬匈奴漢

屢征之元帝置戊己二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 前漢西域

戊己校尉後漢西域傳云元帝置二校尉又云自高昌壁

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戊己校尉更互屯焉夫曰更互

則有二官矣顏師古注元帝紀及百官表並云有戊

校尉已校尉徐松西域傳補注合爲一人未必是也王莽

時叛屬匈奴後漢明帝置副校尉於車師 班勇 章帝遣己

校尉屯柳中城 二屯皆作戊己校尉乃後人誤加觀劉攽

之說便知 漢柳中今廳東南一百三十里之魯克沁宋

史作六種元魯古鹿明史柳城一名魯陳又作柳陳西域

土地人物略作魯珍兒 國初作魯克沁或作 爲匈奴

魯古武乾隆二十二年奉 旨改曰魯克沁 爲匈奴

詳可證也劉敬謂此時但置戊校亦未確余意傳文於後
 部之戊部係又稱戊校尉則前部之已校尉當可稱已部
 後北范氏省 居前部高昌壁 本傳又云又置戊部候居車
 文互見耳 師後部候城 按魏書漢武
 昌盛因云高昌亦云其地有漢時高昌壁故以為國號十
 三州志高昌壁故屬敦煌有長谷在東都尉居之今應東
 南一百里哈喇和卓即明火州城前人以以此為高昌壁余
 按漢書姑句突出高昌壁即入匈奴疑在稍北又考魏書
 唐和傳似高昌與火州為一地明史火州東荒城即高昌
 國都漢校尉治也今火州東北有安帝延光中班勇為西
 玉門口古城或疑漢之高昌壁城 魏志黃初三年西域內
 域長史屯柳中魏仍置戊已校尉 魏使撫勞遂置戊已
 校尉而晉地志云魏以涼州刺史領戊 晉初車師王居交
 已校尉護西域至晉不改二說互異 河而高昌為校尉治 武帝紀咸寧元年西域戊已 成帝咸
 和初前涼張駿置西域長史而戊已校尉趙貞不附擊禽

辛卯侍行記卷六

无

之以其地為高昌郡 駿立田地縣 徐堅初學記引地輿志
 立田地縣太平寰宇記亦引此云唐改田地為高昌縣
 而西戎總序又云晉以交河城為高昌縣自相抵計復謂
 張軌呂光沮渠蒙遜皆置太守按張軌係張駿之流前云
 晉置郡者亦張駿所有與晉無涉也 又按方輿紀要據
 舊說謂田地城即高昌縣然魏書高昌傳魏嘉以兄子孝
 亮為田地太守舊唐高昌傳王都高昌其交河城前王庭
 也田地城校尉城也侯君集傳攻田地城乃進圍都城
 是田地為高昌進東一郡疑在今齊克騰驛或附近庫左
 右張駿之高昌郡治未必在田地縣唐改田地為高昌者
 蓋因城被兵毀別設高昌縣所轄有田地縣故境未必在
 田地城也謂田地為校尉城者魏晉以後 及校尉營 十六
 校尉王門大護軍三營 孝武太元以後苻秦加車師前
 部王彌實為平西將軍西域都護並置高昌太守後涼北
 涼皆因之 晉書載記呂光至高昌太守楊翰降光以子覆
 為鎮西將軍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又沮渠蒙遜

辛卯侍行記卷六

三

以司馬隗仁北魏太武帝延和中以焉耆東部帥車伊洛
 為高昌太守 為前部王涼州人關爽自為高昌太守太平真君初北涼
 亡沮渠無諱跳據鄯善而伊吾王唐契 契本端端所為蠕
 蠕所逼亦擁眾西走白力城 白力城之訛造弟和攻高昌關
 爽詐降於無諱欲令與唐契相擊契為蠕蠕攻殺 宋書云
 高昌爽拒無諱無諱將衛興奴 宋書作 屠其城爽奔蠕蠕
 無諱謂高昌奉表於宋文帝拜為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
 西王高昌有王自此始真君五年無諱死弟安周代 宋封
 如其屯橫截城 疑即火州蓋高昌初破 唐和攻拔之又克
 高甯 疑即高昌魏書唐和傳契戰沒和率 白力二城表狀
 高甯 疑即高昌魏書唐和傳契戰沒和率 白力二城表狀
 於魏世祖詔和與車伊洛從萬度歸討焉耆伊洛苗子歇
 守城安周乘隙引蠕蠕圍歇陷之真君十一年伊洛收遣
 民奔焉耆車師前部至是亡唐和亦自焉耆歸魏越十載
 蠕蠕滅安周立闕伯周為高昌王太和初伯周之子相仇
 殺為高車主可至羅 元和志作 所滅立張孟明為王 人
 國人殺之立馬儒二十一年儒欲東徙伊吾其下不願復
 弒之而立麴嘉 金城榆 兩臣於蠕蠕高車兼貢中國 魏宣
 延昌中拜嘉為瓜州刺史秦隆縣伯私署王如故梁書云
 魏拔秦州刺史金城郡公卒臨臨武王南北史出一手所
 言亦 正光中子堅立西魏大統中子元嘉立 周書作 恭帝
 五年 二年以田地公茂嗣位 蓋王 隋初嘉六世孫伯雅立 隋書
 元和

志以為堅子誤為突厥所攻令變法從突厥大業中裴矩也此據舊唐書往敦煌遣使說伯雅來朝封升國公尙宗女非容公主唐書云成屬歸蕃後下令國中解辦削社取悅煬帝帝問之冠及製伯雅又臣於鐵勒實不敗改也北其國有四十六鎮交河新唐書王都高昌其交河城漢前王庭也田地高甯均見臨川疑在今橫截見柳婆工回俗呼其舊名曰勒木不疑是汾林疑在勝金口東新興疑即森由甯南史柳婆轉音疑在今東南一百餘里始昌新唐地志西州西南有洋海都舊稱英格河左右始昌安昌城疑即始昌今應城西南三十里涼州工舊進蓋今應西南一百里名安吉彥或是古安昌也篤進二十里之托克遜白刀南見前等據梁皆其鎮名也魏書高昌有八城北史周時城十六隋時城十八舊唐書

辛卯侍行記卷六

辛卯侍行記卷六

二十唐武德初伯雅死子文泰嗣貞觀四年入朝尋阻貢道助西突厥擊焉耆十四年命侯君集等討之文泰悖死子智盛降傳九世一百太宗欲列為州縣魏徵諫略謂罪未若撫其人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民也若利其土壤常須千餘人鎮守遺辦衣食十年之後騰右空虛終不得高昌撤殺尺布以助中國不納置西州新唐西州傳領五縣所謂故有用而事無用不納置西州初號西昌州領五縣高昌元和志取舊高昌國為名天寶元年改為前庭縣城為高昌縣舊唐志魏嘉稱高昌王於此新唐志實應元年更名前庭按高昌縣治不在田地城辯已見上柳中元和志西至州三十里太平寰宇記州東四十四里漢舊縣晉并入田地縣又車師傳云以田北城為柳中縣輿地廣記取漢舊交河元和志東南至州八十里地名按當在漢柳中交河里漢車師前王庭交河出縣北天山分流城下太平寰宇記州西北八十里前王庭地舊唐志取水名地本車師前王庭按在今庭

辛卯侍行記 卷六

城左天山元和志東至州一百五十里太平寰宇記西右天山州無天山縣而車師傳內則云以始昌城為大山縣舊唐志取祁連山為名新唐志西州西南百二里至天山按當在托克遜西域圖志列表以連木齊森尼木等處為天山縣則在蒲昌元和志西南至州一百高昌之東與新唐志不合蒲昌八十里本金蒲城車師後庭也太平寰宇記州東北一百八十里貞觀十四年置於漢始昌故城取縣東蒲類海為名蒲類海者胡人呼婆悉海又車師傳云以東鎮城為蒲昌縣舊唐志於始昌故城置東南有蒲類海胡人呼為婆悉新唐志本隸庭州後來屬西有七屯城弩支城石城鎮橋仙鎮又安西入西域道蒲昌縣最為清混全蒲在西北始昌在州西南東諸家論蒲昌縣最為清混全蒲在西北始昌在州西南東互指不自知其矛盾一謬也金蒲即金蒲之訛後漢書明言高昌北至金蒲五百里唐以來地志家乃以距西州一百八十里之蒲昌縣為本金蒲城二謬也蒲類海在庭州之東蒲昌海在西州西南相去二十餘里諸家既於庭州之蒲類縣云因縣東蒲類海為名於西州之蒲昌縣復云東南有蒲類海三謬也蓋貞元以後西域淪亡晚唐考訂

辛卯侍行記卷六

辛卯侍行記卷六

已同捫扣後人傳寫益滋承承講至今未由解或西城圖志列表以哈喇和卓西南之勒木丕為蒲昌縣於新唐志地勢近矣而無以解於西南至州及本金蒲城之說李氏西域圖考謂蒲昌縣在鎮西廳之鳴順溝於取蒲類海為名之說近矣而無以解於西至州百八十里及西有七屯城諸說竊意北庭之地本屬高昌貞觀十四年不為高昌初置蒲昌縣於前庭之東鎮取西南蒲昌海為名其轄境則踰山北直接金蒲城界與地家最遠徵古邑斷歸今地因縣界有金蒲遂誤以縣治為金蒲此元和志所以謂蒲昌本金蒲新唐志所以謂本隸庭州者也試思金蒲即車師後庭使蒲昌縣果在彼何以距西州止百八十里乎貞觀二十年四月西突厥欲谷設降唐乃全有北庭增置庭州分蒲昌北境為金蒲縣因金蒲割自蒲昌遂誤謂改蒲昌為金蒲此元和志庭州下所以云貞觀十四年於州南置蒲昌縣長安二年改為金蒲者也試思此處既云貞觀十四年置蒲昌縣長安二年改為金蒲者疑亦有誤庭州治在金蒲縣當與州同建或云貞觀十四年置者亦誤緣是年賀魯尚未降也樂史謂蒲昌縣在州東北一百八十里必指東鎮城言是始建縣治決在州東新唐志云縣西有七屯城

可知轄境及於蒲昌海是縣治已遷於州西南惟遷徙之
 年無可考疑分設庭州後蒲昌縣北境割小乃將東鎮屬
 地并入高昌柳中二邑而移蒲昌縣於始昌也俞氏考古
 錄謂西庭二州皆有金蒲州依遠之見耳 東鎮疑在闐
 展之東始 尋升安西都護府歲調千兵謫罪人以戍緒遂
 昌見上 略謂自王師始征河西供役飛米轉芻十室九
 良諫 年未可復今又歲遣屯戍道路死亡罪人始於犯法
 終於情業無益於行所遣復有亡命官司捕逮株蔓相牽
 有如張掖酒泉唐飛將軍得高昌一卒及事乎必
 發隴右河西耳然則河西為我腹心高昌他人手足也何
 耗中華事無用罪而誅之伏而立之百蠻所以畏威慕
 也 不省二十二年徙都護於龜茲 舊唐書地理志皆失
 高宗永徽初都護還治高昌 舊唐書地理志皆云顯慶二年顯
 慶三年復移都護治龜茲改置西州都督府 以魏智盛之
 督開元中曰金山都督府並置天山軍 元和郡縣志新唐
 志皆云置西州城

辛卯侍行記卷六

重

丙舊唐志與字記 天寶元年改交河郡乾元元年復為西
 州德宗貞元六年吐蕃陷北庭節度使楊襲古奔西州為
 迴紇所殺西州固守無援久之亦陷於吐蕃宣宗大中時
 吐蕃衰弱號稱收復 沙州首領張義潮遂虜守者自稱州
 懿宗咸通七年回鶻大酋僕固俊自北庭取西州為西州
 回鶻 舊唐本紀沙州節度使張義潮奏差回鶻首領僕固
 回鶻俊與吐蕃大將尙恐熱戰是僕固俊初屬於沙州
 節度 旋分三部曰和州回鶻曰阿薩蘭回鶻曰高昌均服
 也 屬於遼 西域圖志言吐魯番地五代時分并之跡無可考
 兼貢於宋於金 宋史稱西州回鶻可汗又稱西州外生師
 一作回鶻鳴里可汗 高昌王并有北庭蓋諸部推高昌為渠

也所統有南突厥北突厥大眾對小眾製樣後西遼又封
 吐谷渾之裔畏兀兒於交河 孫承澤元朝其曾日月仙帖
 木兒人亦都護 號王傳子巴而朮阿而忒的斤西遼主 韋見
 卽耶律大石之 遣使監其國巴而朮阿而忒殺之而降於
 孫直魯古也 元太祖詳哈刺赤北魯傳及岳瑋帖穆爾傳又巴而
 元太祖朮阿而忒傳述畏兀兒開國之路多荒誕命清已
 辯之使尙公主亦作輝和爾國伊都呼時高昌阿薩蘭並
 存 元史帝紀太祖六年西域哈 尋并入畏兀兒三傳為火
 赤哈兒的斤至元十二年都哇破火州徙屯於哈密力旋
 為北軍所殺於是政令歸朝廷至元中所設官有霍州畏
 兀按察司鎮北庭都護府和州宣慰司 霍州和州火
 州皆設也 仁宗

辛卯侍行記卷六

重

封紐林的斤 火赤哈 為高昌王三尙公主還火州復立畏
 兀兒城池 元歐陽圭齋高昌侯氏家傳云高昌者今哈刺
 刺霍州那律希亮傳作哈刺火州明史 傳子帖木兒補化
 火州與安定曲先諸衛統號畏兀兒 亦尙 泰定初召入朝 其後仍襲高昌 元末分為柳城火州
 公主 土魯番三部皆設萬戶府達魯花赤明初仍舊稱萬戶正
 統後并於土魯番其酋居安樂城 蓋卽哈喇和卓之哈喇
 自稱速檀亦借稱王屢破哈密瓜沙犯肅州嘉靖之季見
 弟相爭勢漸衰弱隆慶初稱速檀者四人
 國初土魯番有五種部落 見東華錄康熙三十二年順治三年入貢稱
 蘇勒檀也 阿布勒阿哈默特阿濟汗 部要略 六年其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40 版反內

蘇哈什克伽助逆回丁國棟為亂乃絕貢市
順治十年吐魯番使請貢
表署蘇勒撒賽伊特
十二年用葉爾羌酋名
使署云阿布
汗提督張勇御之
諸子分治其地然準部地瘠不及回疆使回疆果為一姓
所有何以不能遊獵準夷而俯首就役乎竊意使人之語
未可盡信西域百使自明以來久成惡習大半將商德惠
其酋附一表文而實以商販為主構四五百人託名入貢
既免征稅復索糧食驛驛傳官吏莫敢問番眾樂為之
順治六年御百八年回日稱哈密使弗納十年改稱吐魯
番使又弗納十二年遂用葉爾羌酋名而使者克拜仍為
哈密人可視其隱矣撒馬兒罕亦大國距吐魯番六千里
而遠非葉爾羌各酋所能號召克拜乃與撒馬兒罕使
同至此皆番商詭託之跡至云哈密吐魯番葉爾羌庫車
等七城之長皆昆弟者疑是回教之阿罕未必盡為部酋
夫有土有人中國之常而請我則否酋長有土傳教阿罕
有人其權與有土者抗久之喧賓奪主矣康熙末年吐魯
番酋有莽蘇爾之父有莽噶里克之祖又有阿克蘇爾坦

辛卯侍行記卷六

美

有沙克札拍爾有阿濟斯和卓有托克托瑪木特有額敏
和卓一地七酋莫言與葉爾羌主同宗其稱蘇勒撒賽有
土者也稱和卓者掌教者也蓋元代討平曠西黠戛孫邦
分置萬戶府達魯花赤諸官蒙回並用比之郡縣收歸朝
廷迨乾綱廢墜長吏與土蒙各自為首不相統屬摩氏之
教大行蒙古式微漸化為回劉祁北使記契丹耶律大石
國既滅其人悉為回紇宋史高昌有南突厥大眾等十
族元明無聞焉蓋不能自強即不保其種千古一轍也
定貢期五年一至貢使不得過百人
許攜婦女久留內地
康熙十二年貢表
稱馮木特賽伊特汗嘗一千八十三年用回教紀元也二
十年表稱阿布勒穆咱帕爾蘇勒撒瑪哈瑪特額敏巴圖
爾哈什汗二十五年表稱臣成吉思汗裔承蘇賽滿汗業
此蓋由蒙變回之證歟五十九年散秩大臣阿喇納擊破
齊克塔木降皮禪城吐魯番之阿克蘇爾坦
亦蘇勒撒也
此據東華錄

及總管沙克札拍爾率眾迎降別有頭目阿濟斯和卓
斯之走策妄阿喇布坦所明年率準夷來膺吐魯番數千
戶徙喀喇沙爾
後轉徙
脫歸千餘戶聚魯克齊穆克
推
托克托瑪木特為酋
或作拖克
拖麻穆忒
拒準夷遣使內附請逆將
軍富甯安
時屯巴
益阿喇納兵四千往守九月準夷二千
來侵擊卻之授阿喇納為協理將軍令與屯焉雍正元年
都統穆森代之三年策妄阿喇布坦乞和求得吐魯番地
纏回願內徙者六百五十餘戶四年安置金塔寺威魯堡
諸地
肅州
仍以托克托瑪木特為長
乾隆十三年金塔寺
徙之哈密餘
回魯克沁者尚萬數以阿罕額敏和卓為長
仍置威遠

辛卯侍行記卷六

美

五年吐魯番回目白斤伯克請入貢
上以我師難於庇護聽自便不強其歸順八年甯遠大將
軍岳鍾琪以己意遣官往購糧啟敵費九年三月準夷侵
吐魯番護理大將軍事四川提督紀成斌令總兵樊廷率
二千人往援賊遁師旋四月賊回魯克沁額敏和卓力守
四旬不下復攻哈喇和卓回眾拒斬五百級岳鍾琪合總
兵張元佐曹勳等以三千人往救賊遁七月又來侵副將
王廷瑞擊走之
諭曰小勝不足喜回民騎射不如賊宜堅壁清野十年夏
噶爾丹策凌遣宰桑額爾克得松攻哈喇和卓參將劉廷

炎戰御之九月護理大將軍事副將軍張廣泗奏吐魯番防兵八千五百人分駐七邑請徙兵民聚居魯谷慶哈喇

火州皮禪洋海以便防範十月封額敏和卓為札薩克輔

國公徙其民萬餘口於塔勒納沁十一年復徙之瓜州

九千二百餘口乾隆十九年遣官赴瓜州編旗隊置章京參領等官如哈密

從征伊犁加封鎮國公時吐魯番遺民千四百餘戶有伯

克莽噶里克者 爾瑪爾占楚克父圖蒙爾庫濟世為吐魯

於定邊右副將軍薩 番首莽噶里克嗣稱達爾漢伯克初徵降

拉爾軍遇賊未達 偕其弟以戶籍迎降於定西將軍永

常所同時定北將軍班第奏吐魯番舊酋莽噶爾為元太

祖裔今在喀喇沙爾應遣歸廷臣恐與額敏和卓不相安

寢其議 元太祖次子察哈特居伊犁十傳後習回教徒尼

阿拉布坦惡而禁諸哈喇沙爾後走葉爾羌 二十一年額

敏和卓奏吐魯番不復有蒙古裔瓜州回民願歸故土從

之莽噶里克請視額敏和卓例編旗隊

詔封公爵制吐魯番西境自伊拉克里克 在托克遜至阿斯

塔克 在哈喇和 與之尋貳於巴雅爾 準部葉克明安之台

宰桑哈薩克錫喇同母異父二十年春降於薩拉爾徒牧

吐魯番之西封巴雅爾為輝特汗授哈薩克錫喇為內大

臣又徙關展之北接木壘河源明年皆叛巴里坤 額敏和

卓拒賊固守加封貝子二十二年安西提督傅魁進軍鹽

池莽噶里克恨準夷誅求無厭賊十人迎降魁欲邀功植

辛卯侍行記卷六

壬

辛卯侍行記卷六

壬

殺之以擊斬告事覺誅魁有莽噶里克妻孥 其子白和卓

里克為一人又謂莽噶爾即額敏和卓大誤 其地統屬於

額敏和卓 居魯加貝勒品級 吐魯番舊作土備番至明年

從靖逆將軍雅爾哈善討霍集占授多羅貝勒兼參贊大

臣克庫車加郡王品級二十四年從定邊將軍兆惠討平

葉爾羌晉封郡王西葉爾羌辦事設關展辦事大臣及同

知二十六年成魯堡回民西歸 總督楊應琚奏戶口以千

戶如拉拉 托克托馬木特之孫 百戶伊明和卓 所屬分居

二為五品伯克 別設六品 其莽噶里克等屬戶亦分設伯

克領之 總管四品伯克一協理五品伯克二分理六品伯

克 伯克皆隸關展大臣轄二十七年免吐魯番納糧以喀喇

和卓托克遜屯田給回民為世業四十二年額敏和卓卒

次子素養瑞襲四十四年以罪削爵弟伊斯堪達爾 額敏

第六嗣改關展辦事大臣為吐魯番領隊大臣并移同知

都司來駐四十六年築廣安城 周四里門四東朝曠西五

十三年 詔吐魯番世襲封爵不必降等又四傳至阿克拉依都

其達爾罕子伊魯思嗣伊魯思卒叔父皮爾敦襲封額敏

和卓第七子也皮爾敦傳子邁瑪薩依特為喀什噶爾河

奇木伯克道光六年死於張格爾之 同治三年在葉爾羌

役子阿克拉依都嗣世居魯克沁

御賊被執時為阿奇木伯克也被執至庫車越三是年夏

庫車叛酋伊薩克和卓東竄漢裝回響應領隊大臣榮慶

死之尋為迪化漢裝回所據九年二月安集延在疏勒西

百里霍罕八部之一也時纏回來爭於是迪化回殺吐魯

番纏回千計四月安集延帕夏胡什伯克率眾數萬復仇

揚言助中國討賊八月迪化賊酋遣馬仲乞和復劫帕夏

營帕夏怒擊破吐魯番諸城殺迪化賊黨殆盡築新壘克

必托克遜以隆者馬人得等守之時哈密大臣文麟景廉

遣使齋撤諭帕夏納土而帕夏已西還矣光緒二年帕夏

使次子海古拉守托克遜陝回白彥虎降於帕夏助守吐

辛卯侍行記卷六

一〇一

魯番種族不一陽合陰離纏回不堪安夷之虐咸願歸順

三年三月總統湘軍三品卿銜西甯道劉錦棠拔達坂城

賊眾益渙錦棠與蜀軍提督徐占彪嵩武軍提督張曜各

遣所部分四道進守賊跳走不戰而平張曜令提督孫金

兩進徐占彪率所部出奇臺東南穆家地溝踰山而南會

於鹽池三月初八日下七克騰木初九日下關展十二日

下魯克沁皆望風潰劉錦棠於十二日自白楊河令營務

處道員羅長祐總兵譚拔萃六營向東南取吐魯番錦棠

親率十四營西南取托克遜長祐等令降回作謀多製小

旗書投誠免死字懷之入城而徐孫二將於十二日先至

吐魯番安夷色提一營已進四門洞開湘軍未至謀者

以湘軍幟編插城橋矣十三日長祐等軍至金彪以所獲

阿奇木馬人得送長祐惟軍因酒泉事積忿於湘軍莫

肯相下兩軍列隊將關某提梓排解乃罷錦棠於十三日

木特襲那王別有二等台吉三人皆額十年重修漢城垣

方形周七百有三丈東罷領隊大臣以同知及遊擊治之

西南三門南門外有市罷領隊大臣以同知及遊擊治之

乾隆二十一年繼回自瓜州西還祇八千餘口至道光十

二年有二萬一千餘口今增至五萬餘口較之唐時高昌

國民數已倍蓰矣頃中得此不為不盛漢民流寓焉土回

之忌去冬洋海繼回焚殺漢人三十五日吟城之難化如

此吐魯番之番字纏回呼若潘如廣州番乾隆時此邦回

人徙烏什者以其故鄉之名名烏什曰圖爾瑪爾即潘之

對音也蓋西州於晚唐為吐蕃人所據疑其時呼為吐蕃

辛卯侍行記卷六

一〇二

漢人呼為西藏番俗不知此號惟自呼曰圖爾瑪爾

拜提曰退擺特歐洲人呼為替卑得其伯字拜字據字卑

字皆蕃字之轉音亦即潘當讀潘之證也又按漢地志魯

國藩縣應劭曰音皮師古曰上俗各有別稱不依本字此

又蕃字不必謂方煩切之證也隋書高昌北有赤石山

山北七十里為食汗山即今天山也赤石則今柳溝達坂

也在應西北一百二十里從迪化東之托克遜鄂拉分支

而東抵關展北之金嶺宋史高昌傳所謂金嶺也高昌傳

云地無雨雪而極熱每盛夏居人穿地為穴以居明史火

州傳其地多山青紅若火今詢諸土人云吐魯番北阜康

之南荒嶠中有火山數處恆起煙霧隱現無定蓋煤礦各

礦發火自燒不知幾何年矣北郊近城諸山皆黃赤色無

寸草三四月內炎熱甚於閩粵當暑必入地室名曰地窖

子行旅皆下以夜然更北連山則盛夏積雪有竹枝詞曰

達於賦滄凡泉水所不能曲通者不為田園無秦晉人所
云蒙天收之事故鮮他大荒耕者非專恃雨澤而盛夏
多雨則山中冰雪驟消百穀奔注或至擁沙壘渠毀屋
引之禍倘甚歲少雪新歲復旱亦未嘗不求雨南北路各
城皆然竹葉亭雜記謂西域畏雨
得風則種得雨則歉言之過當矣

吐魯番歧路

廳城東南一百三十里魯克沁折南四十里沙白特坎

爾 又呼馬麻石五 第一程東南行無地名 有柴有水苦
六十家多獵戶 其英都爾銀珀石也 哥 第四程 石

標 第三程英都爾哥其 其光也有柴水苦 第六程托和喇

壁 毛拉艾買提第五程迷拖克生 有苦 第六程托和喇

布拉克 言胡桐泉也水甘有柴 南有大山循山北麓折

東南行第七程巴什托和拉克 言胡桐林 第八程 壁阿

辛卯侍行記卷六

望

提米什布拉克 言有泉七十 第九程 小山布魯頭 言多
也有麻黃 第十程烏魯鐵漫吐 此蒙語言有野駝也 據

羅布淖爾譯者意斯朗云獵於此五度矣又東南通敦

煌若干程未知其詳光緒三年陝回餘匪數百人由敦
煌掠糧出此道至破城子休息逾旬西合於安集延而

哈密吐魯番守兵皆不之覺 按漢元始中車師後國有
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

往來差近蓋漢初往後庭多由伊吾蒲類至是始得火
州之徑所云出五船北者蓋從火州北行至勝金口又
北入穆國拉克之溝過可洛達版即通濟木薩占北庭
也所云通玉門者由火州東南度磧也魏略西戎傳新
道從玉門西北經橫坑龍推出五船北到又白沙白特
車師界是五船在車師東南近於火州也
坎爾西南行且壘 三十餘里入覺洛塔克山峽七十

里克子山 產煤一名伊格爾達坂 八十里阿吉布拉

克 言水苦也西南一百七十里烏宗布拉克 彌望堅南

中有一水鹹不可飲 西南入孔木達坂 同語沙曰孔 六

十里帕沙布拉克 井水 折西八十里生額爾 地名五戶

樹線回一家地三 六十里阿子杆布拉克轉西南六十

里 論卡卡蘇達坂東西連山又名庫山也托呼喇布拉克可上

七程須駝負淡水 五十里 峽營盤海子 周約三十餘里

冬則熬冰雪以飲 此處本在澤中為浣 西南四十

里 漢河沙所壘疑古時此海與蒲昌海合也 西南四十

里 浣溪河 同語口共奇達里雅共奇古墓也達里雅河

辛卯侍行記卷六

望

從博爾溫出西南過庫爾勒城西折東南流六百餘里

至此又東折南二百餘里至阿拉港會塔里木河入蒲

昌 廳城西行六十里布幹驛六十里托克遜驛 唐天山

史地志開錄作他古新西域圖志作托克三 驛西北

一程伊拉里湖驛正南四十里哈沙土拉又一百二十

里該密希布拉克可一百六十里 七十里 蘇巴什驛折

西南八十里哈爾布拉克驛 山路 六十里桑園驛 歷西

驛四百八十里至喀喇沙爾驛又西南十二驛九百四

十里庫車驛又四驛三百里拜城驛又五驛四百五十

里溫宿州又十驛七百三十四里馬喇巴什驛又七驛

五百五十九里莎車州 自馬喇巴什行稍西南九

驛六百一十里疏勒州 自疏勒東南二驛一百五十里

英吉沙爾驛又五驛三百九十九里莎車州又二驛一百

八十六里葉城驛又六驛六百七十里桑園西二十里

折南入山五十里苦水井 二井一甘一苦有紅柳柴草

四周皆俯離地面詰曰清爾

布又一百里內三十里浮沙六十
拉又一百里石積十里蘇蘇
十里破破城子耕墾約六七十里餘均沙地有紅柳北有可
東南者曰大工曰東工在西南者曰北工曰西工自破
城東南六十里至大工又十餘里東工折東八十里即
生額一百二十里均山四馬哈泉七十里胡桐泉七十

五里胡桐窩流沙不勝車輪若由前站向東南至舊營
七十里浣溪河煙來迎刺胡桐樹為棧廣一二尺聯數
棧以渡呼曰卡盆按廣韻水中浮木曰查應作查管子
方舟投枻乘桴濟河春秋時中國猶有此風博物志妄
言海客乘查至天河見織女歸問嚴君平曰某時客星
犯斗牛即此人也漢書張騫傳西域傳莫言博望乘查
自荆楚歲時記誤指為騫事詩人沿用此典絕不思騫
與君平非同時人安得相見耶循浣溪河北岸正西
行荒墳無人六十里生必阿塔可又一百一十里阿哈
巴什北有大山曰干洛可達坂又西三十里拖干巴什

辛卯侍行記卷六

圖

西十五里雅爾當三十里沙几布拉克六十里托古巴
什廢卡其北論沙山為博斯騰湖自廢卡西北行二
十里登高塔克四十里而勒里杆五十里渡浣溪河東南
里科素喀哈一百八十里庫爾勒城
行八十里都納里西行二十里鐵干里克有回莊三十
里哈什墩八十里古斯拉克塔里木河北岸而西五
十里烏魯可力四十里英格可立又名英柯洛去年設
撫輯招徠局於此又西北八十里和拉里七十五里其
奇河六十里克尼爾五十里庫爾勒驛按羅布淖爾全
境東接龍堆西抵龜茲廣二千餘里積什五箇什三僅
沿塔里木河北岸開有土壤疇零散處二十六莊六百
四十餘戶男女六千有奇種地約一萬六千三百畝土
回拙樸有太古風夜不閉戶自設官招徠各處漢人及
內地漢裝回往來流寓遂開作奸之風新疆疆
回最忌漢裝回招墾之說皆聞而疾首者也又一百
里卡拉達雅回語有水也一百里阿拉港言水有八十
吐渾小如一馬鞭九十里和兒罕一名科羅干言平
地也有安集延舊

渡塔里木河句
並注應移于上
文阿拉港言水
有汶也之下

所築堡周渡塔里木河
約里許流至此會其奇達里雅折南二百餘里又東瀾為羅布
淖爾水經注所云大河又東會敦堯之水東注沙澤者
也塔里木回言可耕也然羅布各都盡居下流當播種
時上游庫車池西各邑過流入渠河水淺澗難於分潤
秋間上游各邑洩水入河又苦泛溢地勢不善可謂為
漁獵遊牧之所若盡闢為田則濬渠築防歲起大工所
費倍蓰於四十里七克里克莊七克野麻也里克有也
忽騎忽棧六十里特里昆五十五里阿不旦莊又東南
一千四百里入古玉門至敦煌縣詳十一月十日記
莊南涉水于闐之卡糖河東北流至此會塔里木河水
也譯者四十里羅布邨有二十一一家四境多沮洳即蒲昌
海之西畔古稱牢蘭海樓蘭之今回語曰喀喇布朗庫
爾言黑風蒙古語曰羅布淖爾淖爾言聚水澤也羅布
爾海子也或作洛普乃治用唐僧

辛卯侍行記卷六

圖

西域記納縛波之河水至是伏流者也水經注蒲昌海
音不知何義也自羅布邨南行鹽水泥淖四十里得平沙
於積石也堅鹵又一百里卡克里克莊古樓蘭也東南通古陽關
十一月初南阻阿勒騰塔克也塔克山也或作阿爾里哈
屯東南行一百里磨朗湖又一百里阿武喇司布拉克
一百里特必達坂五十里關什塔石五十里一立必契
曼六十里噶斯池一名削爾浣回語澤曰庫爾急呼之
三日折南六十里哈布圖布拉克亦名哈喇六十里察
罕得勒蘇垓一名六十里噶順回語鳥宗碩康照五十
斯口無可駐兵之地分兵四營駐察罕鳥一百里噶斯
蘇參領欽第山等駐噶順可通色爾騰

山南口 一名屈莽山一名羌開爾東南地名得布為青
特里康熙五十四年鑾儀使董大成戌此為青
海邊境東南至青海十三程道經柴折西南一百二十
里巴什托垓一百里墨土勒可罕一百二十里汪八扣

什坎至勒謝爾烏爾達布遜山有鹽海一接前藏界矣
距布達拉約一月程

約一月程

初三日出吐魯番西門 四里回城 安集延入東門 與服

喧鬧雜沓 一里出西門有柳樹田疇 南有四里過一渠 水

六里踰土橋 二里渡小水 一里道南有泉 二里左

有井 三里入沙磧 一里下高坡三層 即雅 二里雅爾

河寬四五丈水涸僅漸流二三尺上滿即白 斜行石灘車

辛卯侍行記卷六

聖

播甚 二里升陡坡 化西北過土溝行浮沙 二里下坡

一里經乾溝中上坡 二里下坡 左右小阜皆扁圓層

而成 四里細流橫道有岔路 三里降 一里升 十一

里踰經溝 泉出土塹下 西岸旅店一無民居計行五十

二里 蒙古語曰根特克漢人說為經溝溝舊設

初四日雪西行 一里半升坡 一里半行培壘間 十

九里 登降六次行 鹽山口 破屋 二十四里頭道河 細流成

人 又名雙岔河子 南有歧路 西北行平曠 十三里下

坡 五里三角泉 一名哈必勒罕布車店 一四圍沙磧 南

山下出泉成溝有草地數里 皆早蘆及拳曲之短茨俗呼

雜或作芴其集吉芴芴壁中得水氣祇生此三井遠望
芴芴近視則數步一叢仍是粗沙細石及礫塊罕有土壤
非獨不可耕植即移他處之草於此亦不能活大漢食後
不毛者十而七八車中望見荒草為之一釋愁容也

西行 二里上坡 三里向北下長坡 三里折西左右

多沙山 八里平曠 其頂似欲沈者此陸路察地員之證

也 十里經小山間 十里復平坦 四里白楊河站 舊設

驛計行一百有四里旅店二無民居無草不見有河在站

道源出濟木薩南巴克達山之四道橋西南流六十里至

迪克列克折東南一百五十里至雅爾崖李氏西域圖考

卷四道里表謂哈必勒漢布拉克西北過托克遜河百十

里至嘉德城是誤以白楊河為托克遜水也 新唐志交

河縣北八十里龍泉館又北入谷百三十里經柳谷渡金

沙嶺百六十里經石合漢戍至北庭都護府宋王延德德

交河州六日至金嶺口又兩日至漢家寨又五日過金嶺

一日至北庭按唐志交河至北庭祇三百七十里而延德

緩行故閱十四日乃至此道蓋今

白楊河東北經四道橋之路也

初五日白楊站西入峽 四里出峽升陡坡又西多黃

沙梁登降坎坳 三里東北下坡踰溝溝緣沙梁行 四

里折北越十餘丈之坡又北多培壘 十五里復入峽經

溝中石磧 四里溝水淙淙 流急繞行曲岸 有荒草 三里

後溝土屋三間茨棘為籬行人饋焉 後溝南七十里小草

選為南 北負齊克達坂 乘諸嶺曰達巴 天山一幹也 肅

里行程記以此 屈曲而登眾車更迭加驂 七里至嶺嶺

為博克達坂 小憩陔中旋下 有修路 六里臨峻坂 針約四 繫馬車後多

人挽之徐降車橋不可坐徒步攀援行行且止 八里坂

辛卯侍行記卷六

聖

蓋出峽道左荒店一家 半里下坡 半里涉二瀾寬七尺 三有邨墅草木 一里半經廢堡周約二里 又渡澗二崖 下有汛卡循山迂繞 一里半下坡過溝 一里石磧中 有廢壘 三里折西南 二里達坂城驛化 往南門外店 街上四計行六十四里此地舊名喀喇巴爾噶遜蒙語黑城也 乾隆四十七年築嘉德城周三里半 同治中陷於亂回光緒三年春大軍由北路進攻以炸礮轟破雉堞皆平今駐噶遜營守備俞氏 西域考古錄以此為唐之蒲昌縣李氏西域嘉德城為蒲昌縣皆非也辨見上 和瑛三州轄略以齊克達巴罕為王廷德所過金嶺余按延德度金嶺後一日即至北庭唐志金沙嶺距北庭僅六十里北庭故城在今濟木薩東北余故疑延德所歷係湖白楊河東北四道

辛卯侍行記卷六

橋出山即至濟木薩如以齊克達坂為金嶺則必西北釋道化折東經阜康乃至北庭是距金嶺六七七日與前史所言形勢不合 嘉德城四面皆山有險可扼惟地氣極寒東北百餘里三角山有銅鑛用鐵回三百人淘挖每銅一斤合銀二錢六分仍不敷經費城西南四十里有鐵鑛新鑛多用俄鐵價廉質精華人所治工本鉅銷路滯苦於賠累不敢開采

初六日晴大風奇寒卯刻自達坂城西北行有草 十里入戈壁折西 十里偏西北 二里得草地一區望見南山麓白波如鏡蒙語達布遜渾爾漢人呼鹽海子 七里皆沙磧 二里破城子只廢屋 得土壤有細流橫道皆 向南入海子 四里半又一橫渠頑石截車風力更猛颼颼聒耳胸煩腦暈 六里半土墩子墩在北坡其大 荒店一

小憩窮民取鹽於此祁氏 萬里行程記遠返西南火光燭昨水浦撈其汁即成鹽無庸熬煮 四里抵鹽海西畔之北南方火光乃山煤自焚至今尚然 二里半有平沙劃海為二中有一徑通南山 三里望見第二海子 八里馬蘭灘草地一段東北山內有乾溝 銅一里半第二海盡 十七里得土壤道右有獨樹南山

下又一澤俗呼柴鄂博海子傍海西北行 七里柴鄂博驛住店土屋五六家有草 計行八十五里南望海子似其步力乏未至蒙語呼鄂門 渾爾又稱昂吉圖爾渾爾渾爾黃海也東西長二十餘里南通高山乍觀疑相距數里實則南北寬十餘里也萬山中隨此窪地夏秋融雪匯注成海漲時合為一週時分為二三旁無支流潛沙底灘涿涿涿涿易成鹽灘塞外多如此各省鹽引定地分銷商負重累價昂鹽劣民間利食私鹽於是梟販充斥論者謂鹽之

辛卯侍行記卷六

產場猶殺之產地當就場定稅不問其所之某尚書駁之日穀所在皆有鹽惟產於九省任其所之則僻壤者皆後食而鹽鹽皆死於場不知稅之何出矣云云余按僻壤產鹽者不少商賈趨利不憚梯山航海何勞官為定地某尚書學問淹博而論事如此殊可怪也

初七日丑刻飯寅刻行 十六里海子盡 十里類垣一堵荒磧 四里道左有廢屋 三里有蒲具草疏而短小 七里大鹽池在西南 稅局舊設鹽 十里芟芟槽土屋三間稅於帳棚 南北皆山無草木無民居有土阜上圓下方中撫標中軍參將甯鄉湯曉峰秀齋署迪化府事長沙黃芸軒丙焜署迪化縣事善化黃厚吾袁及候補諸文武來迎吐魯番王瑪木特有事在省城亦來逐食後北行 十里

升兩坡邊西院陀迂曲頑石撼輪地名羊腸溝冬令雪深風狂甚或
吹失十二里下坡水雪堅滑小驢池有防卡居無民七里道
石土屋三始見椰樹地名十鄉民具茶果鞭礮相接十

里南梁又西北小廟當道額曰普渡撫標將士在此接

三里南關 家君詣官廳護理撫臺邵陽魏午莊光燾署
藩臺恩施饒子維應祺領迪道兼按察使銜零陵周子巖

崇傳行請

聖安禮從者先行 一里進迪化南門 二里經大街轉

東至巡撫牙簽押房臥房及僕從多住計行九十五里
密咬牙溝至此行新省二堂左右餘屋多空閒從四月迄今東西奔走共一萬一
境一千九百一十三里

辛卯侍行記卷六

千二百三十三里

初九日己亥 家君接受巡撫關防距知迪化州時十有

二年 是日接喀什噶爾道李宗寰稟報英國北印度格
格提副將刁勒率兵伐坎巨提回部坎首賽必德艾

里汗於十一月初戰敗屢由宗賓照
會印度總督理諭即據稟咨達政府

迪化府即烏魯木齊漢為卑陸西域傳治乾當谷戶二百

喀喇巴爾噶遜 卑陸後國怡番渠類谷戶四百六十二東

山中嘉德城 卑陸後國與都立師北與匈奴西與劫

南與卑師接今省城當博克達山之西雅瑪拉克山之東

烏可克山之北紅山之南疑即古番渠類谷漢書所謂南

域圖考列卑陸二國於阜康北恐非 劫國 治丹渠谷戶
今迪化西南都立師 治內喇谷戶一百九十東與卑師接
太平渠等地 城長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疑在今
阜康縣城以上四國毗連兼修西域圖志諸官謂皆在
吐魯番東森尼木等處則與漢書北接匈奴南接卑師之

符不 卑師後國 治務塗谷戶五百九十五後漢書自車師
全滿在務塗谷中也舊唐書地理志以庭州金滿縣為漢
車師後王庭漢金滿之名既治稱至唐則唐以後亦呼金

滿可知惟吐蕃回鶻相繼據有文字不同輾轉消滅遂譯
為齊木茲此三字急讀之與金滿同乾隆四十年駐防大

木薩在古城西九十里蓋漢之金滿不必在今濟木薩城
而在古城阜康之開濟水 車師後城長 戶百五十四班書

師古曰後成車師小國名也長其長帥也 車師都尉十漢

西接都立師疑在阜康縣東滋泥泉等處 西域圖志集

書列後國後城長之開今不能確指何地也 西域圖志集
修官以連木齊木為後城長國以雅國庫為都尉國皆在
吐魯番東保康後城長與都立師為鄰則亦蒲類治疏

辛卯侍行記卷六

北接匈奴若云在吐魯番似與漢書方向不合 蒲類治疏
戶三百二十五其治在山谷是不在蒲類海旁新唐地志
伊州下自蒲類縣百六十里至北庭都護府是蒲類居庭

州東疑在今奇臺縣木壘河西木壘即蒲類之轉音也西
域圖志以迪化為蒲類前國則在庭州西與新唐志形勢

不符又按以漢書蒲類與車師後國去長安里數相較
類在車師後國東五百九十里以去都護里數相較蒲類

在後庭東北一百五十里更以後漢書去洛陽里數相較
蒲類在後庭西北八百里更以後漢書去洛陽里數相較

有定所而乘猶若此則二漢西域傳里數難盡信也徐松
西域傳補注謂疏榆谷在焉耆北三百餘里蓋據後漢書

蒲類東南去長史之丈也然後漢書方向亦有誤如焉耆
北去長史所居八百里豈可據此而謂焉耆在吐魯番南

耶 蒲類後國 戶百疑在單桓 戶二十七疑烏食皆離 治于

戶四十一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疑在今昌吉
縣西之呼圖壁呼圖之音近於烏食西域圖志謂單桓在

阜康縣東烏食皆離在阜康縣治按以阜康為烏食則西
不能與烏孫接矣徐氏西域傳補注言烏食在博克達山

中則其南之且彌當移置吐魯番其西亦不接烏孫且徐
氏又言且彌在裕勒都斯則博克達山安能南與之接耶

東且彌 治兌虛谷戶百九十一後漢書云東去長史八百
疑在今昌吉縣西北且彌 治于大谷戶三百三十二疑在今

南格欄圖山北 且彌 昌吉西南呼圖壁南劉家溝等處

西域圖志謂二且彌在關展金嶺之北則當十三國地合
柳中東北與後漢書東去長史之文不符
三國僅二千七百八十三戶或問漢書謂卑陸劫二且彌
皆在天山東今何以列諸北路答曰按漢書云天山東者
實指山之東北也古人言簡耳夫質疑者以可信之書爲
證車師後庭在濟水薩河旁確而可徵漢書謂都立師東
接後城長西接卑陸則卑陸後國當在北通化矣又書
又言卑陸後國之西接劫國劫之西不言接何國然又明
言分車師後王之西爲烏食營離烏食西即烏孫而烏孫
東境抵焉者之北當今綏來縣地則烏食營離必在呼圖
壁矣烏食東之單桓在昌吉可知矣昌吉距通化僅九
里故劫國必在通化西南與單桓接壤也二且彌在烏食
南故斷在呼圖壁通化南漢書里數或不足憑所言東西接
界尚可依據若移卑陸劫二且彌於山南則卑陸東之都
立師安能東接後兼有匈奴屬地漢書車師諸國多治山
城長北接匈奴耶兼有匈奴屬地谷中則今通化府北境
沙磧皆匈奴地蓋城郭之國及烏孫國東境今綏來也漢
守險要遊牧之國居平曠也及烏孫國東境今綏來也漢
接烏孫水經注焉者之北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烏孫之
東是二國分界在焉者北綏來縣適當其處李氏西域圖

辛卯侍行記卷六

至

考以綏來爲烏武帝之世山北皆車師國地一稱姑師
貪皆離非也
大宛其王居北境石城中屬於匈奴元封以後三擊車師
未拔其都也元封三年趙破奴天漢二年開陵昭帝時匈
奴發騎田車師見漢書宣帝地節三年鄭吉自渠犂發諸
國兵攻石城師兜嘗城車師王烏貴降破其旁蒲類金
附以媚漢頃之烏貴奔烏孫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
爲王收其餘民東徙見匈奴傳鄭吉將田卒保車師城單于屢
爭之元康中上與趙充國議欲擊匈奴魏相諫止乃遣長
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胡騎
引去鄭吉還渠犂屯田立軍宿爲王盡徙其民居渠犂漢

渠犂東北接尉犁西有河武帝置校尉屯田水經敦薨之
水自尉犁國西出沙山鐵關谷西南流逕連城引注焉田
又屈而南逕渠犂國西又東南流逕渠犂國又南注于河
按今喀喇沙爾西南一百一十里至哈爾阿滿山南臨
海都河驛道負山傍水曲折二十餘里殊險蓋古之沙山
鐵關也出峽十里至庫爾勒有漢回二城漢城在驛道北
地也又西南流百里城海都河逕其間兩岸皆沃土蓋連城之
流一百餘里至其奇驛去年創設驛舍及渡舟北距庫爾
勒一百一十里水經所謂屈屈南逕渠犂國西者也今庫爾
勒城南四十里有哈爾阿滿城城西南二十五里有哈爾巴
莊多良田哈爾阿滿城皆渠犂驛轉音漢渠犂故國蓋在二
莊間矣其奇驛南論其奇河三十餘里有庫車來之英氣
蓋河又東南四十餘里有相干河又南即塔里木河四水
並自西而東英氣蓋河有相干河又南即塔里木河四水
十五里和拉里東有大澤曰沖庫里海子夏漢冬涸驛道
出澤中隄橋斷續泥淖森漫其奇英氣諸河正流東逝盛
漲之時山沖庫里蘆澤汎濫分波南通塔里木河水經所
謂由渠犂南注于河者也徐松不知其奇諸河之水經所
謂由渠犂南注于河者也徐松不知其奇諸河之水經所
謂由渠犂南注于河者也徐松不知其奇諸河之水經所

辛卯侍行記卷六

至

地與匈奴於是分爲前後王其車師都尉國後城長國及
山北六國蓋指卑陸劫國都立師蒲類桓且彌也前後
裂者也觀班史山北六國匈奴神爵三年匈奴日逐王降王
益信卑陸劫之不在南路矣神爵三年匈奴日逐王降王
賢揮率萬二千人鄭吉并護北道元帝時匈奴茲力支降
徙居後王之西分爲烏食營離國不在六始設校尉平帝
元始中校尉徐普欲開新道後王姑句不肯作匈奴斬之
新莽建國二年後王須置離謀叛校尉才護械送塔婁城
時都護所居在渠犂河曲之內又魏書焉者有都護但欽
柳壘城按此二城名皆與今庫爾勒之音相似都護但欽
誅置離餘眾召匈奴來寇殺後城長而還以此見後城長
將吏內亂攻殺才護務士卒降匈奴東漢之初都立單桓

烏... 蒲類移文為市師六國見後漢西域傳與前漢所稱山北六國不同 兩屬於漢

及匈奴明帝永平十七年匈奴既敗賁固耿秉合兵萬四

千騎出白山明帝紀由蒲類海 擊車師後王迎降時後王安得之子為前王亦降

以耿恭為戊校尉屯後部金滿城西域傳作金滿耿恭傳後王城在今延州蒲昌縣也余按注當作後王城今庭州金滿縣也傳為訛耳 十八年春北單

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破殺後王安得疑此時後王所居在金滿以東而

攻金滿恭以毒藥殺矢中 恭因疏勒城旁有澗水引兵據

之此天山北之疏勒城非葱嶺北之疏勒國也水經注引耿恭傳於疏勒國下謬也 七月匈奴復

來攻擁絕澗水死亡殆盡傳稱恭拜井出泉煮弩為糧 章帝建初元年

辛卯侍行記卷六

蓋

810

援兵迎還詔罷校尉和帝永元二年竇憲破北匈奴後王

遣子奉貢復置戊部候即戊校尉也馮衍傳子豹和帝初

八年後王叛擊前 九年西域長史王林擊斬後王安帝永

甯初後王軍就叛殺部司馬戊校尉 及敦煌行長史索班

延光四年班勇擊殺軍就及東且彌王自是恆助漢擊北

虜桓帝永興初後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攻漢

且固城屯營浸以疏慢三國時東西且彌單桓卑陸蒲類

烏食并屬車師後部治於賴城疑即烏食因 魏賜其王

多雜王印號大都尉三國魏志注引西戎傳惟 晉屬鐵勒

魏書北史皆云高亦曰高車北史高車亦狄之種也初號

呂北為鐵勒界

狄歷即鐵勒是高車與鐵勒同類今新疆西北哈薩克部

族最繁土人但呼曰哈薩余又疑漢之康居晉之高車唐

之可薩今之哈薩高車初役屬於蠕蠕北魏孝文帝太和

十一年其主阿伏至羅叛往西部西北自立為王遣使朝

貢宣武帝永平元年阿伏至羅從子彌俄突敗蠕蠕主伏

圖於蒲類海北殺之孝明帝熙平初伏圖之子醜奴攻殺

彌俄突部眾悉入嚙噠魏書嚙噠大月氏之種亦曰高車

馬許乃烏許之既而彌俄突弟伊副復國神龜三年復大

破蠕蠕其王婆羅門走涼州 正光中伊副為弟越居所殺東魏靜帝

時伊副子比適殺越居尋并入蠕蠕後周屬突厥然居斯

地者仍鐵勒種人也北史鐵勒傳伊吾以西焉耆之

辛卯侍行記卷六

蓋

810

業中西突厥處羅可汗始大名達漫居烏孫故地 鐵勒諸部皆臣之

處羅徵稅無度鐵勒叛其推契苾即契部哥榜人為易勿真

新唐書契苾將莫賀可汗北史作居食汗山北 魏書隋書

北有赤石山又北為食汗山即今天山也皆云高昌

按教養食汗騰格里蓋語同而譯異也 西突厥射匱可

汗復強葉處羅敗之大業 契苾部去可汗號以臣之詳舊

鐵勒 鐵勒回紇之屬東突厥者分統於阿史那社奈東突

羅可汗名俟利 唐貞觀初社奈為其下所敗西保可汗浮

圖城今濟木薩城南二十里有唐千佛寺故 會西突厥統

葉護死弟也 二汗分王擊闕不解社奈襲之得其半國蓋

州地 自號都布可汗北討薛延陀北史鐵勒傳金山西南

山大敗走高昌九年率眾內屬向公主處其部於盛州詳傳阿史那彌射嗣為莫賀咄葉護西突厥以庭州北地為與族兄步真有隙十三年率所部處月處密入朝步真自

為葉護部落不服亦入朝於是乙毘咄陸可汗名欲谷設西新唐書地志卷四十波伊麗河至碎葉界西行千里至

碎葉城又龜茲傳云委山西北五百里至素葉水城城西

四百里至千泉突厥可汗遊其西至西羅里至西羅里

城按今伊犁府西九百餘里至阿拉瑪圖即俄國七河省

也又西北四百八十里寬斯也延諾甫一名吹司卡雅出

此波吹河古碎葉水也西南四十四里皮什撒克城疑是

碎葉城舊地又西三百八十七里庫木阿雷克疑即千泉

又西二百里與列阿塔城當塔拉斯河下流疑但羅斯故

城在此東南其地屬俄之西爾達里雅省今西使阿史那

人呼圖爾給斯坦即唐人所云突騎施庭也

辛卯侍行記卷六

畫

畫

畫

里余按多遜斯即恒羅斯通近可汗庭必不以之分封况

在伊犁西北二千餘里與西州直北句狹狹茲據新唐書

趨那羅斯川追虜句改之形勢較合今塔爾巴哈臺東北

之額爾齊斯河下流名也兒的石河元秘史作額兒的失

河蓋皆耶羅十四年侯君集討高昌欲谷設使葉護屯浮

斯之轉音

圖城與高昌響應地理志聞高昌滅懼而降俗號五城之

地舊唐志有五城二十年置庭州領金滿漢車師後庭地

二十里護堡子莊有古垣其寬俗謂唐城遺址中有干城

出泉成湖多小魚城西一大塚中有一穴民呼風神洞祭

之祈免輪臺元和志輪臺縣東至州四百二十里今本作

風災自見新唐書傳記焉者竊茲疏勒于關征西域賈由

漢輪臺故蒲類元和志南至州十八里實字記州東八十

北庭歐陽公此節於伊州西北道里言之甚詳較

為可據蓋在今木壘河西九十里舊奇臺城地

魯仍有耶羅斯川二十三年為乙毗射匿可汗所迫乃內

屬置瑤池都督府以賀魯處庭州莫賀城賀魯初為莫賀

莫賀城當在庭州之北與耶羅斯相近疑即布倫托海故

有瑤池之目方輿紀要謂莫賀城即沙鉢守捉不知何據

高宗永徽元年賀魯與其子唾運叛而西盡得咄陸可汗

之地自號沙鉢羅可汗以唾運為莫賀咄葉護還寇庭州

敗數縣以此知莫賀城庭州尚遠也舊唐高宗三年詔

將軍梁建方契苾何力為弓月道行軍總管合同乾騎五

萬擊之刺史駱宏義獻計請寬處月處密等罪專誅賀魯

辛卯侍行記卷六

畫

畫

發射牌處月等兵齋一月食急趨之大軍任憑洛水上為

之助此驅戎狄攻豺狼也處月朱邪孤注附賊據牢山建

方攻之迫五百里不如宏義所計新唐書永徽四年罷瑤

池都督即處月置金滿州沙陀傳射牌俟斤沙陀那遠不

置金滿沙陀二州又云處月在金鞍山陽蒲類之東則金

滿州在今鎮西廳北非庭州之金滿縣也俟斤猶準部所

稱昂吉也處月種人甚多其隨賀魯於伊麗者別是一族

也顯慶元年遣盧國公程知節即為慈山道行軍大總

西北之裕勒都斯河余按處木昆在阿爾泰山西知節統
軍在彼舊唐書蘇定方傳云定方至鷹婁川去知節十許
里此川必在科布多西疑今喀喇額爾齊斯河烏龍古河
之類也庭州屬唐莫賀咄在直北唐兵自天山北來賀魯
豈南越庭州而拒 副總管王文度害其功勒知節收兵屠
之裕勒都斯耶 恒篤城 疑在塔爾明年擢蘇定方為伊麗道行軍大總管
率燕然都護 貞觀二十一年置領瀚海泉 任雅相副都護
蕭嗣業瀚海都督回紇婆閏 據此可知定方及彌射步真
等窮討分出金山道 仍由阿先破山北處木昆部 假以爲
督定方進至曳咥河 舊唐定方傳云進至突騎施部核曳
省北者也唐兵窮討至此其地 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
屬西突厥故云至突騎施也 大敗之嗣業婆閏趨耶羅斯川追虜 賀魯自東北走西南
此川疑即也兒的石

辛卯侍行記卷六

辛卯

河上游之在斜米省 定方乘雪晝夜兼進至雙河 疑在精
南齋桑湖畔者也 塔拉河 與彌射步真會賀魯跳度伊麗水 再破之於碎葉
庭州以安增置焉洛州 元和志焉洛鎮在府西三百七十
有沙鉢城守提焉洛守提二說不同余按西延 輪臺州 疑
城疑是後庭城沙鉢焉洛蓋皆在阜康縣東 唐輪臺
縣北 叱勒州 地志焉洛西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提疑各
都督府分治庭州界內 近宰桑淖爾 統隸於安西大都
護府龍朔二年西突厥復寇庭州刺史來濟戰沒 武后
武后長安二年於庭州設北庭大都護府以諸蕃州都
督改隸北庭並置燭龍軍明年改瀚海軍 與庭州同城唐
軍小曰守提曰城曰鎮皆有使總開元二年東突厥默啜
之者曰道有大總管更曰大都督

可汗遣其子圍北庭都護郭虔瓘禽斬之二十一年置北
庭節度使 防制突騎施堅昆統瀚海天山伊吾三軍兵二
民天寶中增清海軍 庭州西北二百餘里之青水河左右肅宗
寶應元年改金滿曰後庭縣 此據元和志而寰宇記謂貞
後增設西海縣 未詳所在今疑來西北青水河北之青水
地代宗大歷六年復於輪臺置靜塞軍時吐蕃既侵河隴
惟李元忠守北庭 吐蕃久攻之不下 德宗建中二年元忠
遣使入奏詔以爲節度 地理 假道回鶻以朝奏因附庸焉
興元之初借吐蕃兵討朱訛計賂以安西北 回鶻徵求無
庭李必不可乃止然唐實不能撫治其地 厭葛祿部白服突厥憾其侵掠而吐蕃厚賂誘之遂附吐

辛卯侍行記卷六

辛卯

蕃貞元五年入寇北庭及沙陀皆降 時沙陀部落六千餘
滿州都督 節度使楊襲古奔西州葛祿取浮圖川回鶻遷
避遂屬吐蕃懿宗時回鶻大酋僕古俊擊逐吐蕃自是屬
西州回鶻後唐爲契丹所破 遼史太祖天贊三年拔浮圖
宗同光 宋爲高昌北庭臣服於遼南宋時屬西遼元太祖
十四年 宋肅宗嘉定 西征過此 阿刺瓦而思傳從帝親
臺高 稱回鶻別石把地 耶律楚材西遊錄金山南有回鶻
也城南五百里有一名鼈思馬 回紇王部族勸蒲酒列
和州即唐之高昌 依樂皆中州人侍坐者有僧道儒曰此大唐時北庭節度府
景龍三年楊公何爲大都護有德政按端府即都護府之
合亦曰別失八里 歐陽元高昌僕氏家傳北庭者今之別
音亦曰別失八里 失八里城按今濟木薩城東北四十里

有舊城曰伯什特勒克土人謂濟木勝北境縱橫六七十里準夷概呼伯什特勒克言地美如酥也余疑伯什即別石籠思別失後為別失八里行省之北境元史憲宗本紀之對音耳刺海麻速忽等充別失八里等處行尚書省事明史西域傳別失八里南接于闐北連瓦喇或曰焉耆或曰龜茲元設元帥府以諸王鎮之云云按別石把回鶻城在天山北別失八里元帥府則在天山南喀喇沙爾二地同名也北庭都護府西北境吐魯番地不在唐之庭州元末強臣猛可帖木兒據之蒙古人也為瓦喇國後分三酋明永樂七年封馬哈木為順甯王太平為賢義王把秃孛羅為安樂王歲一入貢馬哈木最強時元主本雅失里居漠北馬哈木襲破之十二年越瀚海東侵成祖親征大破之於忽蘭忽失温明年復貢馬謝罪未幾死子脫懽嗣英宗正統初并三部為一欲稱可汗眾不可乃自為丞相而奉脫脫不花為元主四年脫懽死子額森即也嗣稱太師准王役屬哈密及諸蒙古十四年入寇大同英宗親征被虜史所稱土木之役也景帝景泰初額森弑脫脫不花自為可汗四年遣子入朝書稱大元田盛大可汗明帝報書稱瓦喇可汗尋被殺英宗天順中額森之孫阿失帖木兒嗣為酋率宗宏治初又分二部皆稱太師統於其酋小列秃土魯番據哈密巡撫許進以金帛厚啗二部助攻明史瓦喇傳稱許進以金帛啗二部許進傳小列秃與土魯番世讐進厚結小列秃使以四千騎殺賊以此知二部隸於小列秃而小列秃實為瓦喇大酋疑是阿失帖木兒之子八年小列秃戰死其子卜六阿不討賊效

辛卯侍行記卷六

順武宗正德中有卜六王者疑即卜屯把思開前明人呼把思世宗嘉靖時為吐魯番所敗其部內又輒自殘卜六王欲內附未果不知所終然瓦喇國至萬曆時尚存西番傳萬曆二年龜祖酋順義後分四衛拉特居烏魯木齊者王俺答侵瓦喇戰敗而還後分四衛拉特居烏魯木齊者一稱委魯母天下郡國利病書引西域為和碩特部相傳土地人物略土魯番西北有委魯母諸王表無其人俞浩李光廷皆疑之明末顧實汗徙青海此地屬額魯特蒙古準噶爾準噶爾猶言蒙古左翼也國朝康熙五十六年秋靖逆將軍富甯安由巴里坤襲擊烏魯木齊至通俄巴錫踐其田而返明年復擊之準酋繳格爾得率所部逃走雍正九年七月甯遠將軍岳鍾琪輕兵掩襲偵知準夷西徙深入無益師行距烏魯木齊二口程而施乾隆二十年定西將軍永常進討庫本諾雅特遊牧之昂吉言分支也噶勒丹多爾濟以烏魯木齊降烏魯木齊鹿圍場或云樞紐之處或云寬大牧地未知孰是烏魯木齊舊地在今城北四五十里防軍築一壘周三里此地俗稱紅廟子今莫知廟所在二十五年夏陝甘總督楊應琚奏設烏魯木齊同知裁漢中府隸於安西道駐哈二十八年於舊壘之北築漢城賜名迪化阿勒塔齊河下流烏魯木齊河之東城周五里四分門四賜名東曰惠平西曰慶豐南曰肇阜北曰懋惠移安西提督駐之由巴里坤徙此移駐駐紮大臣於雅爾三十六年冬伊犁將軍舒赫德奏設參贊大臣駐滿兵三千餘人其明領隊即參贊兼攝

辛卯侍行記卷六

年於迪化西六里築滿城周九里三分在

賜名鞏甯 門四東承曠西宜增理事通判 裁涼州理事明

年夏改參贊為都統並設領隊大臣改巴里坤道為鎮迪

道改同知為迪化直隸州 初擬設迪化州屬鎮西府是年

均駐鞏甯城所轄昌吉縣 新唐志輪臺縣西百五十里張

張堡疑今縣西二十里元城子池北古城也烏宰疑今呼

圖壁西二十五里五工台北之古城也元地志附錄有

仰吉八里及古塔巴即呼圖壁也 明人西域土地人物略

語謂城也古塔巴即呼圖壁也 明人西域土地人物略

昆迷失之北有昌都刺城哈喇哈失鐵城之北有苦他

城按昆迷失即吐魯番西之庫木失驛哈喇哈失鐵城

喇沙爾則昌都刺苦他他把二城為今昌吉與呼圖壁也

乾隆二十七年於昌吉河西築甯邊城周五里三分駐通

判三十八年改州 四十年增阜康縣 漢金滿唐浮圖沙

同七月改知縣 辛卯侍行記卷六 空

諸城及神仙鎮地元別石把明墩刺城見西域土地人物

略 國初名特納格爾急呼之即墩刺也乾隆二十五年

設縣承二十八八年築阜康城周三里五分三十八十三

年改駐州判四十一一年改知縣並設濟木薩縣丞四十三

年增綏來縣 唐清海軍地志附錄作彰八里長春西遊記

作昌八喇今縣東三十里有準部廢城乾隆時名陽巴勒

鳴遜即昌八喇轉音也何秋濤以昌吉縣為昌八喇非也

乾隆四十二年於瑪納斯河東十五里築康吉城稍南築

綏甯城皆周三里二分兩城間築牆六十五丈九尺關門

日靖遠關復於兩城南各築邊牆長二十里知縣與副

將左營都司駐北城右營都司駐南城同治中毀於兵燹

光緒十年重築縣城并兩城 咸豐五年割鎮西之奇臺縣

為一靖遠關及邊牆皆廢矣 咸豐五年割鎮西之奇臺縣

來屬 唐蒲類縣有蒲類鎮及那達城泉特羅堡元有獨山

廢棄在今木壘驛南五里乾隆二十年設奇臺堡通判三

十七年別築木壘城周二百四十四丈在木壘驛西南四

里俗呼東城子今廢三十九年於唐城旁建乎遠城周七

百六十丈俗呼古城四十一一年設奇臺縣裁通判四十四

年改奇臺堡為靖甯城周二里七分光緒五年重築奇臺

縣治於古城 移同治初年關隴道梗輪將不繼 都統所屬

後協濟斷絕就地所籌不及十分之一 叛將索煥章 烏魯

不齊提與回教阿璋受得璘 同治三年五月初

章等乘間謀反二十一日戌刻援兵敢行亥刻遣勇朱一

告發者 三年六月十二日據迪化漢城執久之乃死 昌

吉奇臺諸客回響應 內地流寓 九月初三陷鞏甯城都

統平瑞積火藥自焚署鎮迪道伊常阿投井 均全協領榮

慶噶魯岱以下文武死者百一十四人兵民二萬餘人 知

州孔昭妥逆僭稱清真王逆黨馬升等偽稱元帥分據綏

恒跳走 辛卯侍行記卷六 空

來吐魯番等處於迪化南五里築偽王城五年六品軍功

徐學功收難民團練南山馬升攻之而敗學功縱反間妥

逆遂殺馬升以馬泰為偽帥七年二月馬泰東攻鎮西廳

學功乘隙劫賊壘取食時滿漢二城皆墟民勇懷械寡得

城適自困棄城保屯營累與賊戰署巴里坤總兵何瑄奏

其狀敘績有差九年十月安集延之帕夏阿古柏 伯克

擊降迪化諸賊削其偽號禽斬馬泰以馬仲先降使為阿

奇木伯克令漢回皆出城削髮如纏回服飾 索逆學功擊

斬馬仲其子馬人得代之人得與妥逆有隙引安夷攻偽

王城冬妥逆走瑪納斯安夷據迪化羣回不堪其虐十一

年春約學功入漢城揚言歸順其禦安夷五月戰敗學功之弟沒於陣

是年夏景廉奏學功駐北渠幫同回國馬明攻鞏安集廷

以乞和學功道免安夷戮諸酋馬明馬泰弟鼠保古牧地安

夷攻之時都統景廉前軍至古城馬明遣使乞降謂欲伴

與安夷和請兵會攻景廉命以家屬為質馬明之父不可

景廉以兵少姑屬廉之部將桂洪元張玉春欲選十二年

功不稟命而往為安夷所敗時六月初六日也

其黨執馬明降於阿古柏遊擊徐學功詣景廉軍受節度

屯營遂陷光緒二年夏將軍金順西甯道劉錦棠率滿漢

各軍由阜康西討纏回縵塞奇漢裝回王治等據古牧地

帽懷城大軍圍之三匝後煙炸礮迭轟之裂而未破健

辛卯侍行記卷六

奎

八

賊假臥施槍瞭望者附樓如蟻錦棠命千總莊偉以炸礮

墮其樓三擊乃中土木紛飛賊眾駭走遂克之以此見城上不可建

樓迪化鞏甯昌吉諸賊皆棄城遁南山據嘉德城即喀喇

遜明年三月復以炸礮破之乘勝悉復南疆各城六年於

迪化舊城東北隅築新滿城周三里半其鞏甯舊城廢為八旗義家十年改

設迪化府並迪化縣為新疆省治十二年罷烏魯木齊都

統徒滿營於古城統以城守尉以古城領隊大臣改徒提督於喀什

噶爾改築省城周十一里五分二釐毀迪化舊城東北兩

展築東南隅與西北隅合二城為一周二千有七十四丈

五尺門七東曰承曦西曰慶豐南曰肇阜北曰傑惠東偏

南有新東門曰惠平南之左有新南城內外流寓漢人回

人繼回男女一萬四千餘口散處四鄉者一萬九千餘口

東距京師八千四百九十四里漢書車師後國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徐松改為

八千六百七十里則距燕刺當一

萬一千餘里相懸如此不足據也

辛卯侍行記卷六終

辛卯侍行記卷六

奎

八

述夫絕泥傳質黃墟彌西陷之區締几受圖白瑄貢南薰
之殿章亥數步運啟二龍鉗丙扈行塗周八駿履絢知厚
握矩闕圖洵地志之權輿抑圖經之嚆矢亦越騁生騰說
求域外之觀鴻烈寓言侈堅形之訓裴秀以朱絲作界六
體綦詳景鸞以綺歲從遊七州備涉阜牢郡縣元和吉甫
之箋彫績方輿貞觀賈耽之華何徐代作各譜區寰陸羽
輩與並參機要架方繩丈謝希逸之心璣岳時川淨廓道
元之手注此皆虛率岡宸經紀緜視曠宙合而為胚運窮
荒於際掌至若識拘畏墨見固方隅岳陽風土之編燕吳
行役之記金城入貢式呈龍朔之圖桂嶺遙征始撰驗

辛卯侍行記跋

XXXX

之錄派江淮而鼓柁記署南游依坊曲而受塵書成北戶
吳船著錄蜀札名篇夥頤沈沈復乎尚矣我

朝議乘旁昭儒流踵起櫟園紀擴摭維精雲汀蜀輶徵
引蓋博松亭行記高氏之著猶新皇華述聞阮亭之集間
出若斯之流不可殫述余友陶君拙存幼嗜邱索長志柔
蓬凡夫山川形要陋塞之故既守根而據窮迄夫郡縣治
革僑立之由亦鉤沈而索逸藉菴夙富登頓逾遐歲丁酉
余遊子方尚書門下得讀辛卯侍行記蓋尚書巡撫新疆
時拙存隨宦作也昔孟陽侍父劍閣鑄銘元興省親常山
就學世英少敷臺閣軋爭官儀紹遠隨行壽春迷爛月令

以今方昔夫何間然特是記遊諸作文弊雜出綜其大旨
可得而言流連光景驅使烟雲王象紀勝之書潘岳述征
之賦平原赴洛長林振其遐思休瑒陟邛若華發其妍唱
元祐者碩僅記名園廬阜花翁但詳遊屐夸說天台之勝
瀑布赤城侈談黃水之奇墨山頽壁非不足以極命草木
生色江山然而流觀庶類第供游目之資點綴太清殊近
書眉之迹謹髮易兒儀豪失牆此一蔽也自宛委揆奇夷
堅志怪濫觴不已承蒙滋蘇金馬碧雞之事子長不刪奇
鶴角鯉之名景純有賦槐眉刻石載書紀周乘之遺蒲昌
通河鑿空笑漢臣之妄賦名六合已屬大愚志列五行未

辛卯侍行記跋

XXXX

為實錄藝文詳而疆域略大觀李氏之言鬼魅易而狗馬
難適如韓非之喻談空說有鑿險繼幽此一蔽也革襲之
豎以訛承訛道里之麟得半失半常璩不免漏義張勃輒
多臆辭實成指吳地為東夷李璘誤竟陵為封號江漢佛
寺良嗣疑其失真河南將軍安生信為始祖黃初無二月
張同之履奚疑天寶不稱年李元之書曷據譬之上林賦
荔何啻子虛驪山議瓜徒勞聚訟市將成虎歧且亡羊此
一蔽也流傳勝蹟不少虛車或王謝爭墩或崔盧易戶空
桐之地七孰為問道之墟首陽之山五噶識采薇之所路
金祠古高郵之神女荒唐關索名題大漢之將軍恍惚縣

圃三成之峻妄擬都俞廣陵八月之清竟移於越崑山合
玉知越紐之無稽礮水投竿信涓瑣之失實蚩尤之肩髀
分葬白汲之臂足清同此一蔽也祛此四蔽是生五辯溼
涓清濁稟

聖論之精積石大小補經義之闕釋豬野爲居延六事之
諧聲可證訓昆崙以嗜喇諸家之虎說俱芟河爲水道派
別支分其辯一

承矩稻田限契丹之馬足唐卿地網劇

辛卯侍行記跋

三

天水之龍鱗設險在人布利白昔論者欲復井田於周制
通溝洫於夏時何異新莽更生安石晚出其辯三秦晉既
多高山伊雒亦稱隘道使因車戰之說泥乘賦之經恐羽
陵載簡難迴七萃之軍紂谷乘祇易滯三皇之駕豈知止
齊步伐賴夾輔之公徒金鼓錫鏡聽登巢之號令補十家
之注闢三略之微其辯四詩歌走馬禮載鳴鳶任重致遠
繇來久矣或謂六經無騎字三代悉車徒則野井據鞍何
以見齊魯之郊隴谷礙輪奚自執汧渭之牧其辯五夫一
孔之儒半解自詡日論所及耳食滋多是固然突然或位
列九能身行萬里虜庭奉使不識擗犁選樓補箋竟忘沙

苑甚可愧也是書上承家訓開采土風成以二年都爲六
卷仿甲乙堅瓠之例同癸辛雜識之編歧途比附若幹之
有枝瑣事屏陳譬諫之用諷積由旬而數計堪披索驥之
圖從絕域而加詳略取續鳧之意既付梨棗辱詢芻蕘馬
彪郡國征南據以解經太冲京都士術爲之輟翰同時之
儒欽慕若彼余於拙存亦猶是云光緒丁酉季冬侯官何
澤普跋

辛卯侍行記跋

四



環遊地球新錄

序

大清光緒紀元之二
歲在丙子為美利堅
立國百年之期美人
設會院於費里地費城



廣集各國珍玩古器日
用服御生潛動植諸
物區分部畫各有其
所與斯會者中國而外
凡三十有六國名曰百年

大會六日賽奇公會將
欲考究物產脩好睦隣
蓋仿歐洲賽會而創為
是舉也江甯李圭以東
海關稅務司德君璩琳

之薦注赴於會自上海
東行經日本越大東洋
抵美屬之三藩謝司戈
城又陸行萬餘里至其
地入院縱觀四月有奇

復以其間注遊華盛頓
都城及哈佛紐約等
處會事既畢乃自費
城涉大西洋東抵英
國倫敦法國巴黎都

城遂由地中海迤蘇亞
士河過紅海歷錫蘭新
加坡西貢香港而還途
中所歷皆有記載是役
也水陸行八萬二千三

百餘里往返凡以閱月
有奇為美會紀略一卷
遊攬隨筆二卷東行
日記一卷附以地球圖一會
館全圖一總名之曰環遊

地球新錄乞序於余夫
自通商以來泰西諸國
日出其聰明才力以相
角逐凡可為富強計者
若鐵路電線車船砲

械之屬轉相仿效務極
新奇而於商務尤所措
意舍是則無以自立其
國匪特習尚所在蓋亦
時勢使然也是錄於物

產之盛衰道里之險易
政教之得失以及機器
製造之精巧人心風俗之
異同一具載其非耳
目所及者則略焉弗詳

主之此行為不虛矣方
今中外通好幾若一家
若英德法美各邦
朝廷既特簡重臣注駐
其都而又分遣生徒出
洋肄業五洲重譯有
若戶庭輜軒往來不
絕於道有志之士果能
殫心考究略其短而師
其長則為益於

國家者甚遠且大又
豈僅一名一物為足互
資考鏡也哉
光緒四年戊寅三月
欽差北洋通商大臣
太子太保文華殿大
學士直隸總督一等肅
毅伯加騎都尉世職合
肥李鴻章撰



序

光緒二年丙子美國辦設百年大會先經其國駐京公使照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南北洋通商大臣轉飭地方官出示曉諭工商人等送物往會并酌撥款項札行總稅務司赫德德援照奧國賽會例選派海關稅務人員辦理於是派委在本國管理赴會事宜者為東海關稅務司德德閩海關稅務司杜德駐會管理者為粵海關稅務司赫政前津海關稅務司吳秉文潮海關稅務司哈德并美國居華紳商甯達等另有幫辦穆好士等數人分司其事主不敏管承乏

環遊地球新錄

序

浙海關案牘十有餘年得德君相知之雅非尋常比於是薦由赫公派赴會所囑將會內情形并舉行所聞見者詳細記載帶回中國以資印證其所以慎重周詳者無他亦欲敦交誼廣人才冀收利國利民之效也謹將會院規制情形善法良器分別采擇記錄成篇名為美會紀畧其遊歷美土各都會及英法各國與夫自上海起程環地球一周仍回上海所得之耳聞目見一切政治風俗并與西人言論所及者亦皆詳為記述分名為遊覽隨筆東行日記而通名之曰環遊地球新錄竊慚才識庸下未能克副薦委盛意殊有類於羊

公之鶴也已是編之成固竊君泊諸稅務司偕行指點導遊各處得其力頗多然而椎輪實大輅之始非德君何由環球而遊以成是錄也夫因記緣起而并及焉

光緒三年歲在丁丑春二月下泮李圭識於甬江權舍

環遊地球新錄 序

二

目錄

卷一

美會紀畧

會院全圖

美國設會緣起

會院總畧

各物總院

機器院

繪畫石刻院

環遊地球新錄 目錄

耕種院

花果草木院

美國公家各物院

女工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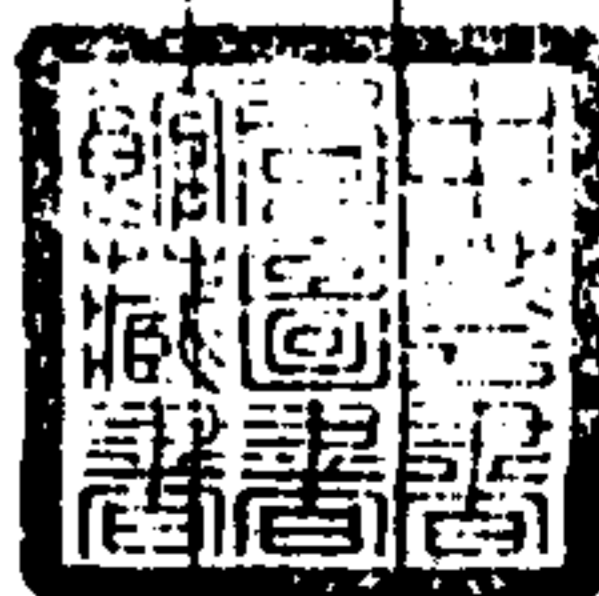
總理會務官公署

卷二

遊覽隨筆

美國費里地費城

美國華盛頓京城



美國哈佛城

美國紐約城

卷三

遊覽隨筆

英國倫敦京城

法國巴里京城

書幼童觀會事

書華人寄居美國始末情形

蘇爾士運河述畧

環遊地球新錄 目錄

二

中外旅居商民述畧

交遊西國淺要說

自來水說

客寓說

西人待客說

車聲說

卷四

東行日記 井地球圖

凡例

一此書首列會院全圖取美國原本鈎摹各譯華文識其大要庶舉目瞭然

一各物總院首叙中國義所當然至歷叙諸國悉照會院次序臚列無容心於大小間其有畧而不載者以無關重輕等之自節已

一機器院第詳美英德三國此外各國大抵與三國彷彿故皆從畧

一繪畫石刻院耕種院花果草木院三處但逐院統叙不分環遊地球新錄 凡例

一各國緣較總院機器院物有多寡也

一述會內各院繁簡不同良由院廣物阜人稠事冗一人實應接不暇觀聽都疲誠不免疏畧

一遊覽隨筆自美國費里地費城迄法國巴里京城各就見聞所及者筆之其所未及者不敢妄列其間詳畧不同緣游覽之日有多寡或因偕行繙譯於英法美國語言不皆盡通故耳

一所歷原不僅英法美三國然其他多屬舟車經過未能少駐周覽故有未及

一幼童觀會事以下諸篇率舉一事而言故另叙而列諸隨筆後

一其中官銜輿地名物度數種種稱謂皆由繙譯知雖嘗旁詢曲證究恐不無舛誤

一事物語言中外多殊故稍加譯注并或有體裁未合處均希覽者鑒原有以教未學焉

一西國計里有水陸之別陸以丈量計每里合中國三里三分水以測日準時計每里合中國三里八分又西國一畝約中國六畝然此皆訪之西人究未知確實否也茲所計

環遊地球新錄 凡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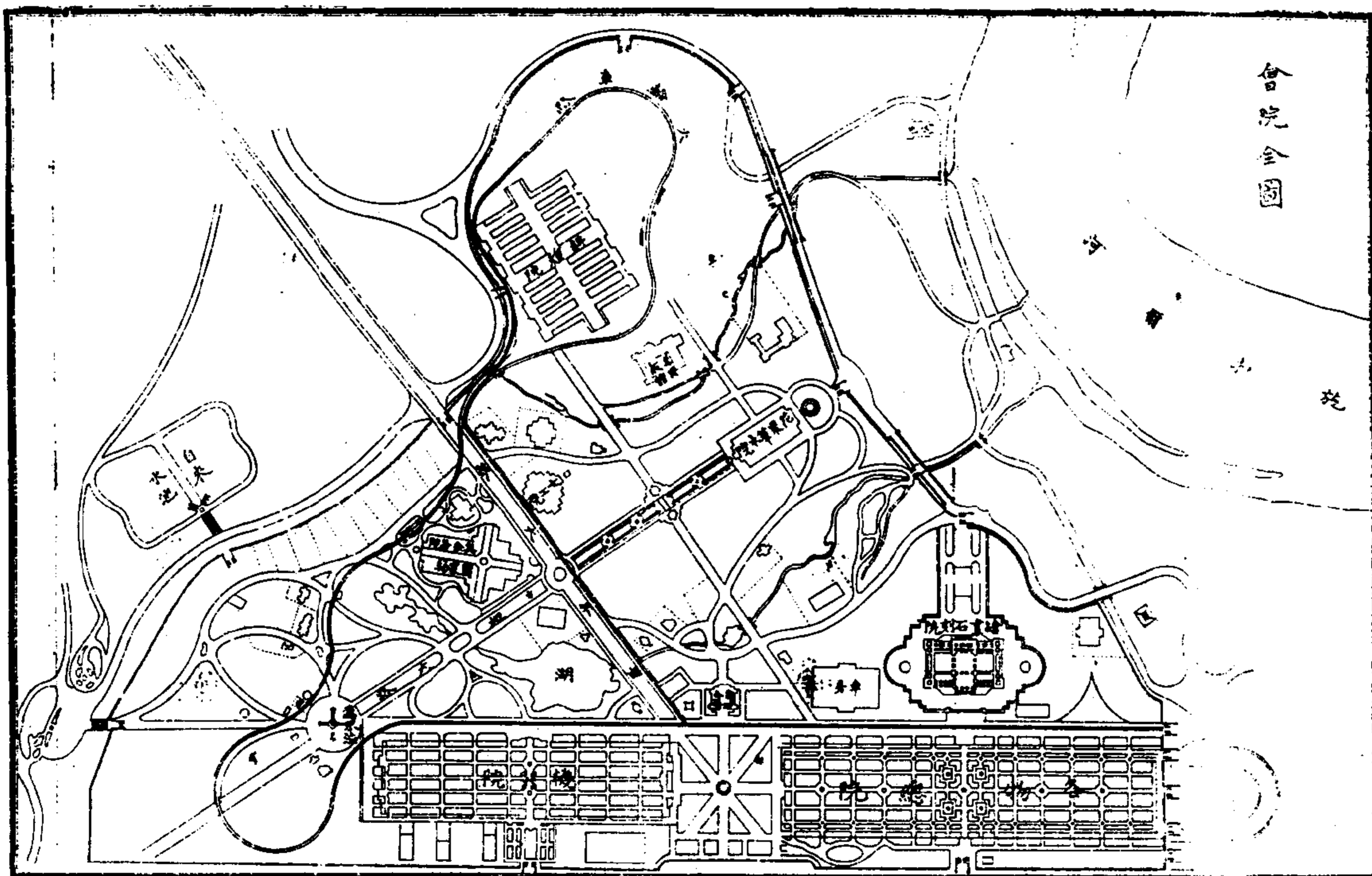
二

道里畝數姑照此分別以中國里數畝數核算書之

一書中所稱丈尺如屋宇牆垣之高廣闊狹淺深縱橫與各物件有聞而知之亦及丈尺者皆依西人所言是西國丈尺也至若曾經目見者則皆約而言之是中國丈尺也

一凡噸磅碼加倫躉碧金錢磅錫林法藍許息等皆隨在注明茲不贅列

一此行往還通不及二百六十日中間水陸程途與患病去其半逮歸來編纂校寫而成是錄又僅三閱月是以挂漏草率良所不免



環遊地球新錄卷一

江甯李



美會紀畧

美國設會緣起

北阿墨利加洲有美國者洋文稱友乃德司得次譯即合衆國又稱米利堅俗稱花旗泰西強大國也在地之西半球以球而論適與中國腹背相對自昔不通聲問皆紅皮土番西人所居三百八十四年前日斯巴尼亞國即西班牙臣可倫勃斯跨海尋地始探得之嗣英國傳教士亦至其處見氣候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美會紀畧

和正地土遼闊遂伐木結廬墾地宣教自成村落土番來侵者屢化之不可始稍斃其類以警之既而英人趨之日衆歐洲各國游民亦航海來歸驅逐土番盡力墾種疆土逐漸開拓英特以大臣駐守沿海置城邑通貿易設關權稅以益國用居然一海外樂土焉惟是立法多不順民情駐美大小官員悉出英廷祿膏豐厚仰給於美美屢請公舉一人赴英議政院預選舉事英固弗允美雖隱忍之而背叛之機蓋伏於此至我朝乾隆四十年英與洲內法國屬地連年構兵需餉孔亟復任意橫徵重斂由英赴美茶葉自中國運去者向例賣者

納稅至是匪特照額加倍且令買者亦納稅美人不堪其擾

因投茶波士登地名在英海中振臂一呼舉境皆叛推華盛頓為首頓美之別部人營事英立有戰功不見賞乃退閒於

此為美人夙信服追舉境羣推頓見勢有不能卻遂統其衆

以抗命英舉兵來征血戰七八年不勝乃與頓盟聽其自立

為國其北境堪納答等處仍屬英人南界膏腴悉以歸頓此

美國建基始也光緒二年為有國百年慶期西國百年與中

子一周年十二年為一紀之難同其官民先期聚議曰當華盛頓開國時為省

僅十有三人民亦稀少今則拓地日廣共有三十九省人數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美會紀畧

多至四千萬此雖由外來入籍者衆而能驟增若此亦正以

見我國政治之善也歐洲諸大國所以稱雄者以地大兵強

民安物阜耳今我國豈出其下哉且以大勢觀之又安知將

來不能駕乎其上耶茲屆慶期直舉一極盛事以誌不朽因

擇噴夕爾費尼阿省費里地費城建屋設會廣致天下物產

互相比賽美其名曰百年大會又曰賽奇公會焉

會院總畧

光緒二年即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六年美國費里地費城仿歐洲賽會例册設大會先期布告各國廣集天下寶物古器奇技異材互相比賽以誌其開國百年之慶藉以敦好篤誼獎才勸能焉會建於城西北隅飛莽園內基廣三千五百餘畝圍以木城為門十七內建陳物之院五所一為各物總院一為機器院一為繪畫石刻院一為耕種院一為花果草木院基址之廣闊營構之奇崛局度之恢宏陳物之美備五大洲中古今無兩五院計用洋錢四百五十萬圓此外另造大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美會紀畧 三

小房屋一百五十餘處則有美國公家各物院女工院各式馬車房總理會務官公署幫辦公事房各國管理會務官公所則各國預先定地自建者會內稅關銀行電報局書信館給照所專給執照者巡捕房與夫照像館酒樓飯店并各項店舖咸備此皆賃與民間設以便遊客者又建輪車鐵路二條長三十三里專備會內遊人所乘每人周歷一遍取資五分各院另有人力小車步履不便者坐之晚燃煤氣燈列若繁星無微不照自來水亦由地內機管吸取隨處皆有用之不竭以上又共用洋錢四百萬圓統計築地建屋一切費用共洋

錢八百五十萬圓除由國家動撥正幣一百五十萬圓及富商樂捐外餘仿商人糾股法由商民購股給票湊足待事後會內入款即遊人入院觀覽每人納資五角并會內各店舖地租等項集有成數派還人皆踴躍購股總期事在必行還款能否滿數不計也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七月初四日星口為華盛頓有國首日興工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正月初一日告成公舉總理會務官一員幫辦三十二員另選宏博之士二百人考察各物優劣就以別其才藝會畢獎給寶星即功牌巡捕八百名專司巡察至各處司關司事工人則難更僕數焉每日俸薪工食雜費另需洋錢約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美會紀畧 四

八千圓送物赴會者計三十七國管理會務官共四十六員不計官之大小英文皆稱曰金府格梅升勳此外仍有官紳二三百人英文曰梅升勳選派赴會公幹人員約二千人英文曰格梅升送物工商等約六萬人英文曰哀克司西比得至各國動用帑金我中國酌撥之數已足敷用毋庸贅述如英法等國尚有用洋錢十數萬數十萬者賽會之物幾於無物不有無美不具逐件位置妥當須六閱月工夫始能齊備遊人欲盡覽諸物每日周歷各處曲折計算得五十六里兩月始徧誠可謂萃萬寶之精英極天人之能事矣陳物之地美國最大約居十之五六次則英次則法德

俄奧至小莫若智利秘魯會例凡送物來會須於未開會之先各將貨物名目件數價值編號報明會內稅關然後入院排列欲就會售賣者隨時售賣先給憑單其物仍列原處俟會期滿日各買主來會持單付銀亦有先付定銀者其關稅或由物主或由買主赴關報納若未經賣出原貨帶回者免本年四月十七日即西歷五月初十日為開會之始九月二十五日即十一月初十日會終每日已初啟門西正封閉進內遊覽者每人每次在司關處納票洋半圓若二人合付一圓票一張或一人付二角五分票二張皆不可也

門旁有室為換票處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美會紀畧

五

凡管理會務官進內執有專照須在司關處驗照書名若會內辦公之人及工商等應由給照所先取執照再赴像館以洋錢半圓印像一紙黏照內每次進內不取資有時未及攜照而至者則亦須納票洋半圓矣開會之日計有十三萬餘人美國伯理璽天德即美國國主及巴西國君亦同臨焉八月十一日噴夕省各城來觀會者多至二十五萬人統計開會六箇月遊覽者截多補少每日可六萬人其大小各院屋議俟會事既蒞惟留繪畫石刻院傳為勝蹟此外四大院已由噴夕省購定或亦留作別用餘屋皆拆卸改建公所更給

圖貼說刊布遠近圭因照繪全圖并畧譯華文謹列於首云竊嘗謂美國是會也若似乎徒費今而知其志在聯交誼獎人材廣物產并藉以通有無是有益於國而不徒費且舉來與會之三十七國獲益亦非淺鮮而經費亦未為徒糜也蓋一家之所需非僅左右前後所能備而况一國乎則是會舉天下之奇技異能與夫萬物之有益於國計民生者畢萃一所由是擇其善者而用之斯罔弗具亦罔弗當舉三十七國之交誼好尚人材之衆寡優劣物產之美惡盈絀瞭然於前然後益求其交誼何以敦而固人材何以用而效物產何以聚而備并己國之人材亦因益以涿厲物產亦因益以富庶任所設施罔弗中的使無是會將孰從而知之設施中的則又洵所必不能已况乎會中之稅課租資各項所入除去設會種種經費亦尚有盈餘數且未易限量而諸會院之或留或移他處亦皆為國正需斯尤可概見泰西諸國費不輕易糜也則斯是會要當為謀國之遠猷乎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美會紀畧

六

各物總院

院在會基之南正門東向而西南北三面亦建大門各高八十尺偏門差小約三十處徧插各國旗幟五彩奪目屋長一千八百八十尺寬四百六十四尺悉以精鐵爲梁柱巨塊玻璃爲牆壁高敞潔淨表裏洞明上起層樓傑閣十二座居中四座各高一百三十五尺登臨一覽各國之物瞭然若指上螺紋院內東西走道七南北走道十有五地面平鋪木板鑿水池數處或圓或方或八角各盡其妙中立銅柱起重臺設機管水由柱端瀉入池若噴珠濺雪沁人心脾走道空處多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英會紀畧

七

設長椅休息遊人南北兩門內設飯館四處可就近飲食會院之大斯爲第一南門外復添建平屋基廣六畝共用洋錢一百六十萬圓所列之物生成者爲各種礦塊珠玉寶石草木藥料男女骸骨鳥獸蟲魚之質以及海底各物無所不有人工所成者古玩五金石器磁器木器雕刻像書畫圖籍呢羽絲布下至草履竹筐亦無所不有某國之物卽用其國式樣之屋宇亭臺欄檻分類排列齊整可觀各有公事房爲就近辦公之所遊覽者欲將各國陳物之地次第言之當以正中縱橫二大道爲綱領焉進南門至中道止東首皆美國

地西首德奧二國地最大日本次之日斯巴尼亞國丹國葡荷牙埃及土耳其基檀香山與中國及智利秘魯又次之進北門至中道止東首法國地最大瑞司比利時巴西荷蘭墨西哥次之餘約四分之一又爲美國地西首英國地最大約居十之六俄國次之喘噴哪喊義大利又次之遊人各國皆有男女參半日以數萬計肩相摩踵相接林林總總熙熙攘攘其中服色迥異者中國而外惟土耳其國餘皆一制圭遊此中如入五都之市萬寶雜陳已覺心目俱駭加之此間華人絕少洋人習見者又皆短衣傭工之流若衣冠整肅動止有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英會紀畧

八

常者則是見所未見無不以得一見交一言爲幸而嘖嘖歎美敬禮有加因之每至一處竟若身入重圍幾不可出此時此境欲加意記載良難得也原夫西人萃天下古今之物於一所其意良美其心良苦蓋欲推格致之學於舉天下人莫不致其心力焉固非秘奇專利者所能窺測卽與公同好者尙多有弗逮也故不憚搜求羅致之難詢訪告語之煩孜孜兀兀無厭無倦期天下莫不周知得以致其心力也圭於見聞誠弗克周詳然就所及者亦不憚煩瑣不揣俚陋謹列於左

中國赴會之物計七百二十箱值銀約二十萬兩陳物之地小於日本頗不敷用此非會內與地不均蓋我 國原定僅八千正方尺初不意來物若是之多也地居院之西門內左爲智利秘魯右爲日本埃及土耳其對面爲義大利哪噉喘等國北向建木質大牌樓一座上面大書大清國三字橫額曰物華天寶聯曰集十八省大觀天工可奪慶一百年盛會友誼斯敦此爲德君囑圭所擬者兩旁有東西轅門上插黃地青龍旗與官衙一式極形嚴肅進牌樓正中置櫥櫃數事高八九尺仿廟宇式亦以木製塗金彩四面嵌大塊玻璃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美會紀略

九

儲各省綢緞雕牙玩物銀器及貴重之品左列武林胡觀察景泰密器右列粵省漆器繡貨鏡屏後列各式烏木椅榻再後爲甯波雕木器海關經辦磁器及粵人何幹臣各種古玩再後臨窗則爲公事房地方雖形挨擠而布置有法愈覺華美可觀物件悉遵華式專爲手工製造無一借力機器即陳物之木架櫥櫃以及桌椅鋪墊公事房之陳設字畫亦無一外洋款式者悉爲他國遊覽官民目未經見無不讚歎其美且云今而後知華人之心思靈敏甚有過於西人者矣南門外平屋列各省絲茶六穀藥材亦皆海關經辦由總院分列

於此藥材不下七百種絲茶亦各種俱備洋人謂深得賽會本意願以他物相易蓋皆爲有用之品可以增識見得實益非若玩好僅圖悅目者也物產以絲茶磁器綢貨雕花器景泰器在各國中推爲第一銅器漆器銀器籐竹器次之若玉石器幾無過問者因憶從前法奧之會我 國雖亦送物比賽而未獲貿易之益以無華人往也今則已得工商十餘人逐日在會與西人相處深知其愛憎聞一二年後法國又與大會則將來赴會者置貨必有把握非若前時之憑空揣擬矣會內磁器早經售罄古玩綢緞以索值昂購者較鮮而西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美會紀略

十

人多有寄信中國託購者茶葉一項人皆嗜之惟嫌綠茶攪雜過多出洋原箱較大由行發鋪零售不便未若改每磅中二兩一 小匣合若干匣而爲一箱之爲善也絲斤做法不善粗細相雜近爲洋人深惡倘使講求善法勻淨無僞則此項貿易當亦日鉅一日顧各國設會之意原以昭友誼廣人才其著重尤在擴充貿易四字而我華人多以無益視之亦由華人出外甚鮮未得其就理耳不然洋人之心思精密人所盡知豈肯以百千萬有用之資競作無益之舉哉惟我華人能思西人所以舉是會之意理之所在而亟亟焉圖維之上

何以裕 國下何以利民則此次之與會豈徒然歟

日本陳物之地較中國大可加倍位置亦甚井井櫥櫃悉仿西式器物亦間用西法製造者正中隙地置水管上起銅臺水珠倒瀉四周綴盆草極可觀梁際懸金漆額大書帝國日本四字徧插白地紅心旗公事房在極西首管理會務官等皆泰西裝束有時亦攜眷眷亦西裝同行倘非髮黑面黃幾令人東西莫辨矣會務官名塞哥職為將軍曾至中國者物以銅漆二器為最美瓶鑪皆作青黑色以金銀嵌飾山水人物草木絕精細海神一座高二尺餘素值三千五百圓瓶高僅二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奧會紀畧

十二

尺值一千圓已為西人購定木質黑漆描金嵌牙博古架高廣各三尺許玲瓏異常值五千圓小盒長八九寸寬二寸云係二百年前之物毫無傷損藏玻璃櫃中充古玩價二百五十圓又有大磁瓶一對高約六尺式如膽外繪雖尚美觀而其質似不若華產堅緻價亦二千圓牙器雕工不甚佳所嵌金彩頗細巧仿造景泰器質薄而輕遜於華製他如書畫綉布簾竹木器咸備見山水一幅點染極有氣魄題句云亂峯影落夕陽斜小板橋欹小石涯鴨脚纒黃鳥柏赤秋光偏屬一山家款為東京柳圃寄寫其有實用者則惟印書活字板

甚精皆日人仿西法自製又小樣機器數具亦極靈巧蓋已推廣其法大有出藍之日南窗下皆五金礦塊煤石類不下數十種數百塊備考察焉磁器製自肥前地方者最佳銅漆牙器多半東京所製聞此番赴會共用帑金二十七萬圓未知確否觀其國邇來於泰西制度器藝造作悉能用心窺其深奧如開掘五金煤礦以裕國更改水陸軍政以強兵建立機器局造錢局電報局郵政局火輪舟車局以利國利民四民中有留心洋務或能作外洋語言文字者皆羅致錄用不遺一人以獲其效而勗其後今亦選派多人來會專司紀載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奧會紀畧

十二

相傳一二年後法國會畢將仿其制踵行之以張大其國名凡此皆舉重若輕者則在其任豪俠競智巧不甘以因循苟且自域也與日本相近為埃及土耳其葡萄牙日斯巴尼亞丹國地位小物亦不甚出奇故不專載惟日斯巴尼亞國綉緞不亞法國葡之通草片製花木鳥獸舟車等玩物工絕精細土耳其絨毯極厚軟頗著名泰西埃則古石器并金銀銅三類錢不下數千百式觀者日日如堵土埃兩國所列刀劍鞍轡首飾式若中華亦一奇也

美國物在總院中約居十之三四陳物之大小木櫥鐵架玻

璆亭臺不下二三百具造式不同各極其妙所列物產皆分門別類無絲毫錯亂如藥材油皂漆顏料墨水書籍紙筆香水輒料瓦器磁器玻璃器各式燈臺書房各器厨工器馬車物件五金器軍器石器木器皮器橡皮器礦塊金銀首飾珠寶鐘表綢緞呢絨布疋氈毯衣帽靴鞋皮張玩物無所不備共計一千五百八十八種亦可謂富有矣鐵器中有大櫃一具法最新亦最奇高約一丈深廣如之上下四周鐵板各厚二尺中夾沙石爲門二重門鎖多設機關如時辰表鎖時當預定啟門時刻未屆時雖有鑰不可啟也中藏要件火不能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美會紀畧

十三

燬點水不可入誠府庫富室巨商不可少之物也計重七萬五千磅價值一萬圓門鎖值三千圓有式樣較小者有圓如球者價自數十圓至數千圓不等木器亦最稱妙有一器高七尺寬七尺厚一尺若大櫃視之無奇及將機括一撥卽爲斗室一間兩旁百頁窗前爲門中一榻被褥都厚較榻旁列一榻下有櫃盥漱各器羅列於中再撥機關仍爲原式價僅二百圓又有木櫥一口前設半桌桌面啟則一鏡瑩然盥漱器亦備旁有抽屜盛文具再將櫥門一拽則見一榻緩緩而下共價一百七十五圓此皆西人設於別室備用或攜以遊行隨處

可安置者行至金銀珠寶各物處則如入寶山萬象爭奇兩目盡眩矣其處起玻璃亭一座縱橫約三丈八面玲瓏金銀器羅列幾滿何止數百千式雕鏤之工不亞於俄有銀質鍍金洋船二隻長僅三寸許下托鏤花銀盤桅帆錨舵及一切器具咸備無不合度精妙異常一值一千圓一值八百圓云皆替者所製尤可異也亭中央置玻璃大匣內藏珠寶有金鋼石項圈一串僅二十粒大若對剖龍眼核值八萬圓另粒大如之光尤瑩澈值二萬五千圓藍寶石一塊方五分厚三分值五千圓珠一粒若龍眼核光作淡紅色亦五千圓皆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美會紀畧

十四

希世寶也至各礦產金種類亦多有生成一二兩至數百兩大塊若山緞石者有生自石中如樹木如禾穗枝葉逼肖者有生成細絲大片者有自砂內淘出如豆粉者有自土內用藥提出鎔成錠者亦有自銀內提出者或赤或黃或青或黑其他煤鐵甚夥式類不一難以悉載有方塊煤重一百數十噸每噸合中國一千六百八十斤光可鑿人產自紐約省似此重物其能起自礦底運至會內皆惟機器輪車是恃亦足見機力之大矣嘗聞某國載運一礮重僅三四十噸既抵岸而不克登諸礮臺大費周折勢將棄置蓋無輪機以運動耳三藩謝司戈城

俗稱舊金山 所製絨毯絕佳細密柔軟價值甚鉅每條需洋錢三四十圓有加托乃鎗製成纜數月特送會比賽法絕新巧下爲三又鐵架架上平列二鎗筒筒面有口插銅管高七八寸寬二寸厚六分內儲藥彈架旁有小輪以手轉之彈由銅管入鎗膛隨入隨發每分時可發四百響每架值洋錢六百五十圓平列四鎗筒者法如之每架連藥彈三千枚價一千二百圓又有格托林連環礮其制以十筒連爲一束架車上每分時發八百響至千響置藥彈之法如加托乃鎗最大者口徑八分藥彈重八磅彈可及七里每分時發三百響價二千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英會紀畧 五

八百圓歐洲諸國皆紛紛往購又紐約省有廠名雲吉士得新製雙筒鎗尤精巧簡便重不過十磅彈可至二千二百丈遠處入木四寸因其鎗筒下復有筒故名雙筒鎗下筒蓄藥彈十六枚發一響則一彈轉入上筒一連可發十六響每值僅四十圓若倉卒遇敵無置彈不及之虞凡此皆捍衛利器也南窗下起樓六間各三層列通國學校書院教習各法程並生徒課稿皆分別學習年分多寡訂爲冊本比較優劣俾生徒各自觀省勤者有以勸惰者有以警益自勉奮日進於學鼓勵人材洵是法良意美甘那的格省哈佛書館我 國

幼童課程窗稿亦在列嘗見其繪畫地圖算法人物花木皆有規格所著漢文策論如遊美記哈佛書館記慶賀百年大會序美國地土論風俗記亦尙通順每篇後附洋文數頁西人閱之皆嘖嘖稱讚隨行繙譯云此爲洋文策論即漢文之意而用臘丁文 古時羅馬爲歐洲文物之邦歐人士例應誦習其書一如華人所誦之經史其文曰臘丁

處頗多渠亦不甚解惟言幼童在哈佛攻書二年足抵其當日在香港學習五年誠可見用心專而教法備焉紐約之北有地名堪納答 屬英 產各種皮貨野貓皮一張極細軟若狻獠價五十圓海虎海驃貂狐鼠獺狍皆不亞俄產惟價值

極貴

英國地大物博金碧爭輝遊觀者幾至目眩設大櫃約三十具高廣各丈餘中有若亭臺樓閣者小櫃不下五六十具各物分類排列其屬地之物另列西首亦多設櫥櫃屋梁懸匾額旗幟甚多所建瀉水池二處亦佳絕物以磁器爲最質白潔而工精細價值亦不甚昂初西國無磁器乃自中國訪求回國潛心考究始得奧妙今則不讓華製且有過之無不及之勢杯盤瓶盃有特繪中華人物花草者又牌號上大書中國泥土所製者所燒瓦器黃色無黝者居多刻畫人物工細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英會紀畧 六

絕倫華人不能製矣哆呢棉竹布亦推爲最皆機器所織工巧價廉華人喜用之行消甚夥中土金銀入外洋鴉片而外此爲最鉅玻璃中有掛燈高一丈重一千二百磅點燭一百六十六枝以小塊三萬聯綴而成價五千圓酒杯一隻鑲人物絕玲瓏價一百五十圓水瓶高僅七八寸價亦二百圓據云製造之人前於倫敦英國京城名會內曾蒙獎給功牌焉餘如時辰表千里鏡顯微鏡無所不有無所不精有金表二隻滿嵌金鋼石手工所製能走八日一值三千圓一值一千八百圓顯微鏡長自二三寸至二三尺有獨眼有雙眼視物由十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美會紀略

七

倍大至二千倍司事者以水一滴置玻璃片上與觀則見水內之蟲加魚如鼈如蠚如蠍游泳往來又以鍼刺手指滴血則見血帶黃色若魚子又若稻穗有千里鏡長六尺四寸粗若巨盤架高五尺中有機括可高下旁設銅盤刻度數按度以定遠近法之最新者也又擺設一座外罩玻璃長五尺高二尺中若胡盧以精鋼製成嵌金銀人物工巧莫可名言索值三萬圓旁置玻璃櫃一具內藏綠寶石頂墜盛以錦匣石方廣六分厚三分四周嵌金鋼石十四粒璀璨可觀價三萬五千圓云綠寶石若許大者甚稀少已有人購定矣又玫瑰

紫寶石一塊方廣八分厚二分價二萬圓金釧二隻上嵌珠大於黃豆光作五色價二萬五千圓珊瑚有色白如珠者珠有色紅如珊瑚者金鋼石白色若水晶者人皆見之若紅黑藍綠四色人或未見其價皆次於白色至屬地物產如印度國澳大利亞島俗稱新金山並阿非利加屬土亦皆分別陳列而以五金礦塊良木羊毛架非似豆西人用以代茶茶葉二麥最多印度之物式樣半若中華茶葉年多一年味雖不甚美而行消亦廣聞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五年赴英國者多至一萬八千餘擔其運赴各鄰國及本國所用又不知凡幾此由近年來講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美會紀略

六

求種法故可不專恃他國之茶蓋亦患金銀流於外國之意耳又聞印度鴉片每年售於中國者值價一千萬磅每磅金約五圓其制聽民間各處栽種收成後售之於朝廷然後分售於商人不准民間私自交易每年所得之利君與民及商分享之故印度一國朝廷賴此項以度支商民賴此項以沾潤焉夫此鴉片皆入中國中國之被害甚延酷烈固以盡人知之勢有莫可禁遏亦已盡人知之然中國栽種鴉粟已在在而有更年年以廣內外交侵害尙忍言或曰我中國曷仿印度之法庶幾於害中求利乎曰是亦不得已之思也然而

豈易言哉澳大利亞產金極旺濱海數處並其東南隅之紐錫蘭島近十二年至二十五年以來共取出金值洋錢十二萬萬一千零八十二萬三千零二十五圓院內置木質泥金塔數座畫墨線書明某年出金值洋錢幾何一塔畫線若干道卽若干年合數年列一塔此數年中所得之金鎔積一處適與此塔大小相等特表出以告人者也嘗思我 國原隨在有礦而五金之值昂至十倍於古昔其故由不採也不採之故由歷朝以採礦滋禍耳然因噎廢食弗乃亦爲非計倘使籌思善法不蹈歷朝故轍禍亦何由而滋哉又產羊毛極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奧會紀畧

五

長細柔軟用織呢絨良每年運出值價數千萬圓又產煤鐵石三項亦甚夥見大鳥骨一具腿長二尺餘連頸高可六尺下置一卵大若瓜旁有二小鳥若三四斤重之雌鷄詢知爲駝鳥產阿非利加沙漠之地翅短不能飛而善走若奔馬能遞送書信此骨與卵由沙內尋得卵用氣機師之此小鳥出卵才二三日耳卵壳製杯碗玩物極堅緻其毛蓬蓬然有黃白黑三色西國婦女用以飾帽又見大骨一具長一丈七八尺四足前短後高狀若鱷魚而長首修尾名雷煞得譯卽龍蛇之類產自澳島中華無此物也未至一處見櫃內列物數

具以藍白棉絨織成厚而堅韌高尺餘上口大而下口細若人之上半身裁不識其爲何用司事云此婦女束身物用以使乳凸而腰細以美觀也卽轉詢中國亦用此否答曰腰細我中國昔亦尙之所謂楚宮腰是也若乳凸則正與華俗相反且有生成微小無可使凸者將奈何曰是不難另有物如二梳縛胸際焉噫此殆與華俗纏足同一意而思慮且有甚於纏足者

法國陳物處東向列天主教堂式門樓一座以法人極崇尙天主教也進門皆各式馬車有獨乘者有十數人同一乘者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奧會紀畧

五

有雙輪四輪者有不用鐵而製以堅木亦四輪重僅數十斤者又有行冰車尤爲輕快頃刻可馳數十里者油漆光澤鋪墊華麗再進一門兩旁置高櫃列綢緞絨布及婦女衣服綉疋中有如摹緞線緞錦緞者有全素者綉有如線縐湖縐者有如春綉窗綉紡縐者又有各樣紗羅皆機器織成堪與華製比美而光滑堅韌過之他國亦皆有綉緞皆不迨也女衣則以木作女身服之後裾拖地長至五六尺或白緞織五彩花或紅緞織白花艷麗異乎尋常問價則每襲六百圓蠶絲亦多而非出自本國悉以他國

如中國日本義大利等國

之絲復做成絕

細絕勻者轉向西者爲金銀器銅石人物象牙器玳瑁器時辰鐘表各色料器無不精妙而他國亦皆能製非獨出無偶者也有鐘一架寬五尺高二尺五寸精鋼所製滿嵌金銀能走一月值二千圓又一架高七尺下爲石座上立銅人報時刻價三千圓又有金約指上嵌時辰表大於豆者有鍍金三又架上置彩畫磁盤係得自中國價一百六十圓西俗用以盛名紙者其自製磁器亦絕佳英國而外無出其右有地名俾士蓋所製玳瑁器甚精巧有以玻璃偽造金鋼石各色寶石令人真贗莫辨再轉入北首恍惚又一世界蓋用木造極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美會紀畧

二五

古房屋三間中一間亂疊稻草麥莖若農居內皆泥像木偶衣飾怪異有坐者有跪者有哭者笑者又一女絕美合掌稽首中置草筐臥嬰兒後繫一牛以鼻嗅之圭甚不解詢爲耶穌生時情景嬰兒卽耶穌也美女耶穌之母馬利亞也左一間亦卽其母今天主教人跪拜之像也右一間金碧輝燦男女皆彩衣中立一像衣紅衣爲耶穌脚而有創痕乃登天時景像也雕塑極肖栩栩欲生乍睹之千真萬確及回首一想始知都出偽造噫其術亦神矣哉

德國卽德意志國華人所謂日耳曼卽舊稱普魯斯者在歐

洲爲自古文物之邦今來赴會故以書籍圖畫樂器紙筆爲最夥餘如五色絨呢時辰鐘表牙器玻璃器五金器軍械亦佳磁器尤良香水花露不下數十百種皆絕品也有掛屏二幅方廣三尺許繪士女三四人休息樹下皆近人所作如出一手優劣不辨而一則值價二千四百圓一則僅值四十圓繪事不易言中外一也大洋琴一座高方各二丈許木爲之若斗室內皆機關絃索外置一案一机案面啟則音律牌排滿其中絃索由案底達室內琴師坐而鼓之大聲錚錚然若金戈鐵馬小聲切切然若兒女私語能使聽者忘倦每日必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美會紀畧

二五

鼓數曲合院數十國人皆讚歎不置旁又有如長案半桌者多具琴師甚文雅借觀之特爲圭再鼓一曲惜非知音人未免孤負美意耳聞西國文士多工琴而德人稱最故製琴之法亦最精東首八音盒一座高約一丈寬四尺深尺餘四面罩玻璃內爲輪軸兩旁有方鐵條伸向外轉以大鑰則八音齊奏歌者和之字字合拍洋琴八音盒若許之大爲歎觀止焉

俄國之物以銀器皮貨綠石器三項稱最有以銀一塊重約八十兩鑲爲簾編茶盤鍍以金上置白巾疊作五寸許覆盤

之半花紋摺縐水漬若方拭茶水者因疑為掃除工人所遺
不在意也及司事為言始悟手巾與盤同為一銀所製誠字
宙第一妙品次日借西友復往友注目久之亦難辨其真偽
問價曰五百圓銀壺高尺許鏤刻人物活撥如生價三千圓
又一壺大如之工尤細價五千圓銀牌形若半月長約三尺
刻兩軍酣戰狀價七千圓皆為他國巨室購定矣中國會內
亦多銀器頗具巧思方之於此終遜一籌皮貨如海虎海驪
貂獺狍猓駝絨鼠兔俱備狐有黑白紅青黃五種價皆昂洋
人短褂一領需三四百圓皮一張亦一二百圓上品之皮悉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英會紀畧 一三三

萃於此綠石器顏色鮮麗勝於翠玉產西伯利山中製器以
大石削為小片湊合而成花紋新巧有圓桌徑二尺五寸下
配鍍金銅架燦然可觀索價二千四百圓花瓶燈臺動需數
百即絕小玩物亦非數圓十數圓不可 乘槎華記謂英主行
宮有碧玉瓶高六七
尺備作扎翠花紋俄國主所贈云云圭曾過英
國往遊行官亦見此瓶非碧玉也即此石耳 詢其價何昂
曰各國皆無此石西伯利雖產亦不多故可貴也旁有原石
一塊高大約三尺詢何不製一整物答以恐花紋不美曰美
則美矣終患脫落耳又見織金彩衣數襲若佛門袈裟云係
希臘教 與天主
教稍異 主所服以俄人多崇希臘教也旋往公事房

見其會務官拔公言談頗洽據云赴會之貨有價值而欲變
賣者共約一百五十萬圓其專來赴會不變價者不知數又
云賽會為今時最要之事可以固各國交誼開眾人心智聯
天下貿易國家即因會多費一二十萬金亦所不惜也

奧國物產亦多而可記者不多司事導至一處見玻璃罩內
置三物中為白寶石一塊若鵝卵而扁作五色光若螺鈿之
映日云出奧國山石內白寶無有大過此者值二萬五千圓
右一釧上嵌白寶鏤國主像四周嵌五色寶值一萬圓左一
項佩飾如釧差小值六千圓此為國家寶物專來擺會廣人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英會紀畧 一三四

識見雖有價而非出售者下列石塊大小二十四件色微青
而有寶光白寶即由石內取出又一櫃懸琥珀燈一架八角
形高約三尺點燭四十枝價八千圓聞工匠多人雕琢一年
始成其精細亦可知矣皮器銅器樂器亦皆佳胡琴琵琶式
與中華相仿

義大利國在院之西北隅地方不甚大物以石像銅像瓦像
最多西國以石琢像之精義為之冠珊瑚首飾製亦精巧銀
器工次於俄而不亞英美雕木器較華製畧遜一籌亦有飾
螺鈿之器不甚美觀 螺鈿飾器中國日本而外
義亦同有之他國皆無也 草帽以麥莖

編成泰西推爲第一有一頂罩入玻璃盒內值二百圓云係日出之先日落之後編就恐日間目力爲日光所掩工細亦可知有銅人一座若干載以上物苔蘚剝蝕古氣盎然詢知造成纔半年耳又鏡架一座雲石造成復滿嵌各色美石爲博古花紋高約五尺價三千五百圓種種奇巧不可思議蠶絲甚多繭亦大小咸備絲雖白潔究不若華產光亮地土使然惟聞其國產絲亦如印度之茶年盛一年別國爭購之以做法勻淨非若華絲間有攪雜也而其蠶桑之法亦得自中國仿效而成卽用以奪中國之利可不慮哉另有古銅器古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奧會紀略

二五

石器牙器鐵器列於繪畫石刻院皆二千年以上之物自地內剝得者有鑪臺五事牙桿秤香鑪銅鉢銅鏡銅石圖印悉與中國式樣同亦似有字若鐘鼎文剝蝕不可辨按義大利即往昔歐洲大一統之羅馬漢書爲大秦國會與中國通今觀各器豈當時得自中國耶抑仿其式而自造耶惜字跡莫辨不能考其來歷矣

瑞司國物皆平平惟所製時辰表洵稱寰宇獨步價自四圓至二千五百圓不等內一隻小若洋鈕釦能走六日價二千圓筆桿一枝長四寸許金製上方下圓上嵌三表皆小若鵝

眼上一表定時刻中一表定西人禮拜下一表定日月共價二千二百圓又金約指一枚面嵌表小僅如豆字跡幾不能辨亦走六日價二千五百圓雖用數年無少差又常式表一隻面有五鍼時刻日月禮拜各走一鍼且能報刻價一千零五十圓皆手工造成不借力機器種種奇異不可以理測之倘非身歷目視必難信也其自鳴鐘八音盒亦絕精哪噉喘噴兩國物產大半皆鋼鐵二類各種皮張亦多哪噉產魚油能治癆瘵云係取北水洋鱈魚之肝和藥煉就者中國有人售此油療咳喘立效每瓶半圓圭曾試之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奧會紀略

二六

秘魯智利兩國地方最小無可記秘魯有大櫃一具內界木板外罩玻璃置屍骸數具皆坐像筋骨不散皮肉乾枯作黑色毛髮亦未落衣皆花布遍體縛細繩挂小銅鈴小刀蚌壳等物不辨其爲男爲女又一小孩以棉絮包裹亦坐像絮已黑硬如鐵櫃頂置頭骨十數具有長若馬首者有極圓大倍於常人者髮黑而長尙連於頂皮狀頗駭人詢知爲三千年以上之屍由地內剝得出土又二十七年矣骨肉仍不消脫不知當日用何法以殮也又有瓦缶瓶罐數十件質甚粗鬆上畫鬼臉形虎頭形古氣磅礴弓箭銅鉢草筐蚌壳海螺之

類甚多弓以樹枝爲之箭桿若蘆柴頭用黑木草筐編亦精細蓋皆殉葬之物而此次送至會內者欲使博物之士考察也餘爲各種禽獸皮骨有極悅目者有極怪異者智利藥材甚多一草一木近似華產中置八角亭一座滿列金銀礦胚有黑銀得自礦底未經煅煉者光可鑿人形若亂疊山石體極沉重約五十兩值四千圓詢其值何昂答以最不易得亦物稀爲寶意也華人所謂烏金或卽此歟此外尙有十餘國物不出奇而亦無暇記載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英會紀畧

二七

機器院

院門正南向與各物總院毘連出總院西門直行百數十武入院之東門屋長一千四百零二尺寬三百二十尺梁柱皆鐵四壁砌甄石頂蓋玻璃地鋪木板東西走道五南北走道十一皆極寬展遊人往來若梭織共用洋錢八十萬圓位置之地美國最大由西至東皆其器約居十之八再東爲英國器約居十之一餘如德法俄奧比利時巴西等國則在東首盡處也某國地懸某國旗並以呢羽爲匾額大書國名遊人一覽便知門內外建鐵路二條卽用火輪車運各器入院者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英會紀畧

二八

院北門外有湖廣二十畝中建機管噴水法四周浮海船所備救生各物件合院陳器甚夥則有掘煤機吸水機陶冶機墾地濬河機運舟車機燃鎗礮機印字機抽繭絲機紡棉理麻機織機染機造紙機裁縫機大小各機弗可悉數蓋無物不藉機而成造機者機器也運機者又機器也於以歎今宇宙一大機局也此院又機器之所充塞也具機心者尙且精益求精精巧益思巧此出一器彼仿行之爾爭我競莫可底止何怪機變之事日出而日盛且日盛而日新哉吾華有言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古人所不爲也而今則不能概論矣夫機

心用於器物惟以利國利民而弗爲身家謀則機心亦何嘗不可用是機器正當講求不得援古人枯槁之說概謂機器不當用凡機器之可以利國利民者置諸弗取也圭遊目其中欲擇其尤有實用者逐件記載而苦於頭緒紛紜無從著筆兼之遊人衆多機括震耳觀而不聞語而譯語者又莫能曲傳其奧僅可就所見而較易詢問者按美英德三國約畧言之備採擇焉他如法奧等國物既不多又皆爲三國所有故不錄

美國地大人稀凡一切動作莫不恃機器以代人力故其講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英會紀畧

二千九

求之力製造之精他國皆不逮焉院正中置大機器一副輪徑三丈餘力抵馬一千五百匹專以輪激受他處蒸氣院外另有屋置水火二器由鐵管宛轉達於各器所大輪動則院中各器凡需蒸氣者皆藉氣以運動其有不需蒸氣惟藉皮條扯動者各器有大小輪盤纏皮條套梁際鐵軸之輪盤亦可隨時撥動運用如吸水印字紡織磨諸器咸賴焉器名哥阿力司爲美人哥阿力司手製故以其名名其器每日未初機動如此大器動時無甚聲響且一人即可運之是可異也院西門內有水池長十四丈寬六丈深八尺四面緣以柵欄上有大

小鐵筒山簷際倒垂向池內爲遊廊多設長椅坐觀者再後則各樣吸水機器使水由筒放入池再由池底機關吸回各器水聲洶湧此吸彼放循環不斷西國凡礦內有水以此器吸取今設院內者欲使人盡知其妙用且欲加意講求尤新之法也因思中國江河之水漲落不時旱澇互患西北高原種植每艱灌溉講水利者尤以此爲亟務倘得因利乘便仿而行之亦經世一助也另有小樣吸水器救火器甚多無不精巧見輪船一隻長僅五尺大小器具皆備司事者特放氣入船使各機行動與大船一式精巧不可思議美人羅直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英會紀畧

三千

廠所製新法兵船小樣也尾有螺絲輪二交轟之際進退左右隨人意上建礮臺列二礮臺有輪機轉動面面可擊據云礮口徑二十寸船長三百尺寬六十尺喫水僅十八尺觀其喫水淺而靈捷駛於內河最相宜濬河機式如船闊而短尾方首尖前有鐵架若人字形上懸長鐵柱伸向外柱端繫鐵兜若鷄心甚尖利二面相合船內置輪盤二各套鐵練由架達於柱之首端復下垂以繫鐵兜輪機動抽左練則兜口開而入水底抽右練則兜口合而取泥出柱甚長四面皆可割取其器大小皆有大者以之濬海口長可二百五十尺值價

頗鉅院東北首有機器造紙法其法先將紙料洗淨浸透春碎入鐵磨和水磨之磨式如鍋徑約六尺深二尺中有槽若鋸齒上懸鐵板與槽合納紙料入使板旋轉之底心有山管紙料由管過入旁之大桶桶底邊亦接以管漸漸浸入第二器其器如牀四周及底皆銅水管上懸絕細鐵絲篩紙漿漏下以布接之使平勻過入第三器壓以薄銅片瀝乾則成紙再入第四器接以氈毯捲上木軸由軸遞至第五器中橫圓鐵筒六具內蓄蒸氣紙由各筒纏繞一過則烘燥接至第六器以鐵為高架架中橫疊鐵軸八根紙由下達上復纏一過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美會紀畧 三十一

則磨研光潔至第七器架稍低上橫長刀中亦有軸紙由第六器穿過至軸再轉之則已裁截成張器前設大案裁就之紙自行推至案上二人對坐計數旁又二人一用粗紙包裹一則細紫裝箱然後發鋪出售計自入磨至告成僅數時事耳每日約成紙二千三百斤機器首尾七具寬各六尺長共八丈餘價值一萬圓我中國造紙之法山來二千餘年紙亦絕佳西人每稱讚之然精者皆用棉竹若稻草所製皆惡劣不堪之物製法亦甚遲緩今觀此法尤覺工省事倍且稻草亦能作絕精之紙廢紙字紙可復為紙破布雜色可用藥熬之使白敗

絮亦可為紙能使無棄物誠至善也稍束則皆印字器正在刷印書籍新報即新聞紙圖畫快捷無比大小不下數十架有一式極小巧置方几上高僅許尺寬約八寸以鐵為之中有機括嵌墨汁設鐵板下列洋文字母二十六若棋子然以一女工司之將紙置鐵板上再如西國鼓琴法印某字以手按某字母內則推上一字印之聯接而成句頗極靈捷辦公處各置一具用處頗多價僅百數十圓惜不能印華文又有縫紉器如半桌一張上置器下為鐵架以脚踐之則機動囊在上海曾見之而皆舊式未盡善也茲所見雖式樣無甚差別機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美會紀畧 三十一

關皆近來新法為尤靈速不特能成衣且可刺繡價自三十圓至三百五十圓紐約省又新出一織布機器仍以鐵為之寬約一丈深約二尺高如之布幅寬至五尺者每一時成一丈若幅而窄尙不止此數下有長皮條旁有小輪輪動皮條亦動梭行甚速每分時可往來九十六次又無大聲響非若他機專以木槌擊梭震人耳每架值三百七十五圓一女工管之織布機新巧此為最也製銅鐵釘器式如方凳高僅尺許左手為輪凳上設機架以銅鐵板寬一寸長一二尺厚一分者針入機口用手推之輪動成釘由器前小門送出皆長

寸許首圓尾銳每日能出十五萬枚每器價值二三百圓又一器較大式如鼎高三三尺旁有大輪正中有利刃三件合一處以鐵板長三四尺寬二寸者置刃口輪動亦成釘皆長二寸每日所成約重一千八百斤以三人司之價五百五十圓造極長大之釘法亦如之較爐錘之勞奚啻霄壤造馬口鐵西國以薄鐵片瓶罐底蓋器高三四尺方尺餘左右兩輪其錘名馬口鐵下有鐵板中為模置鐵片於模以脚踐之上一擊即成一具每日大者能成二千具小者萬具每器值四百圓旁有鑲刻玻璃器花樣款字者筆畫齊整觀者如堵法以細銅管作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英會紀略 三十三

曲尺形立案上管稍嵌鋼片小於錢若琢玉之輪盤鋒甚利管中通蒸氣激片旋轉以器就而刻之因試書華字使刻諉以無暇蓋華字筆畫多不若彼二十六字母聯字之易耳做信封器甚奇裁紙黏膠摺就皆輪機快捷無比每一時可成數千箇僅一女工在旁計數包裹裝盒而已又織錦機尤覺頭緒棼然視之不解能以五色細絲織各國賢主名臣像酷肖其生平花木山水屋宇亦與繪畫無異不露梭織痕蹟每機亦僅以一人司之

英國陳物之處自建一機器用以專運其國各器不借重美

國總機也其織呢布機絕新巧值亦不昂計機四張二織布一織哆呢一織羽紗每張日出貨約一百二十碼每碼合中以一人司之亦可以一人兼司四張每張價僅百圓特非借力蒸氣不能運動然氣機亦有小僅二馬力價值四百圓者若購一具約可運機二十張亦易事也抽繭機若牀架高方各六尺四柱用細鐵條塗綠漆極精緻前為熱水鑊小若盥盆鑊沿離水三四寸有機管二以繭十六枚入水分二起將絲頭啣入機管各入繭左手一輪飛動抽絲繞於架後木軸一繭盡再續一繭每日可抽五千繭鑊前坐女工專管取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英會紀略 三十四

繭入鑊取蠶出鑊接絲頭之事木軸絲繞如數取而送至第二器器長六尺高方三尺下排木管四五十枚各長三寸許管後一排置繞絲木軸數如管輪機動木管亦動軸上絲過入管上遞至第三器以二管絲併一管成雙股至第四器使繞勻再過別管即可染色牽入織機而成綢矣每器司一女工自抽繭繞絲至染色成綢首尾僅數日耳績麻線機其器有五機關輪軸不可勝計亦止能觀其意而畧道之第一器將原來麻片使理勻淨轉入第二器則淨者成捲雜物漏入下層再轉入第三器由捲成條尤勻細至第四器則由條而

成雙股及入第五器有小輪數百旋轉之山鬆而緊由粗而細成線索矣有粗細二種細者用以織布粗者織地毯或口袋每器用一人每日成線長可二萬四千丈五器共價四千五百圓又做棉線器其法先以棉花置輪機紡成絕細紗再入別器絞為雙股線另一器如案兩旁有精小機括多件將木管套入機頭管長寸許粗若手指搭線頭於上繞之快捷勻整每管繞線六十丈每日可繞三十八萬四千管以五人司之女多於男手指靈熟日給工資二圓此線中國銷路極廣縫工鋪及居家女工喜用之即所謂洋棉紗也絞棉子器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英會紀畧

三五

式亦如半桌小而靈捷每一時可絞出淨花二百四十磅每具價值二百五十圓亦係用蒸氣運動者又一式高三尺許方廣尺許口大身細中有鐵片若鋸齒外有四輪右手有曲柄納棉口內不需蒸氣惟以手轉曲柄則四輪俱動淨花由左手一門推出子由下漏積一處每日絞出淨花約四百磅價值一百五十圓絞棉子器之精妙簡便以此為最而尤妙在不藉蒸氣運動也產棉之鄉能家置一具或數家數十家合置一具較之手挽脚踐誠大省工力有新造極速印字機告成纜五閱月高四尺寬二尺如長案左手一大輪徑二尺

餘右一小輪套皮條小輪動則無數輪軸機關皆動每半時印字一萬五千張以一人司之或無人在側亦可蓋此人不過用以專摺印就紙張其送紙染墨各事皆不需人力每具價值五百圓又礦底碎煤機蘇格蘭人所製亦法之最新者機下為鐵路路上置器高尺餘寬四尺長七尺下有四輪與鐵路凹凸相合前有鐵齒若龍骨可左右旋用以刮碎礦底大塊者以三人司之價一千五百圓在礦內隨行隨刮每日能行四百尺之遙據云未有此器之先礦工以斧斤鑿之或用鐵球擊之今得此器可謂工省事倍矣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英會紀畧

三六

德國以克虜伯鋼礮為第一光敏奪目精巧絕倫長二丈七尺尾粗八尺腹粗一丈八尺口徑一尺四寸重六十二噸膛後有門受藥彈啟閉靈捷彈長三尺五寸尾徑九寸首尖開花者鐵製重一千零三十磅鋼製一千一百五十磅實心者鐵製一千三百六十九磅礮膛受藥二百八十磅每發一響連彈共需洋錢三百圓彈能致遠五十三里以二尺五寸厚之鐵板置五百四十丈內可洞穿之嗟乎造如許之巨礮尚如許之大彈無怪鐵甲船不足恃也聞英國亦鑄有巨礮尙堪與敵他國無聞也架亦鐵製長三丈二尺寬十尺高五尺

礮口離地一丈二尺兩旁有輪若鋸齒轉之可高下又有鐵鈎鈎彈入礮者機括亦便捷架底兩邊各三輪可左右移不可直行用以專守礮臺礮兵八名管之連礮並架共重一百零四噸值銀約十萬兩有同式而差小者架於大車車旁坐二人用以衝鋒破敵另一車運藥彈旁亦坐二人又一式尤小長僅三尺許負於馬背另一馬負車一馬負藥彈箱用以越山嶺按克虜伯德人也其製造廠即以己名名之在哀森地方廠基廣萬畝工匠一萬六千二百名所製軍器絕精巧德國軍營所用皆其廠製他國亦多往購之至若輪車鐵路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美會紀畧 三七

繪畫石刻院
院在五大院中推爲傑出乃以美石精鐵玻璃三項建造堅固無比計工料費一百五十萬圓蓋議會事既蒞諸院屋皆折惟此院留傳爲勝蹟也屋長三百六十五尺寬二百十尺中聳一樓圓若覆鐘高一百五十尺頂尖立石刻神女像正門南向與總院北門相對僅隔數十武門前立武士持鎗石像一座約高二丈兩旁有銅鑄將帥騎馬巨像登塔十餘級甚寬展上爲遊廊左右皆石像進門大室一間深四丈廣六丈石像銅像羅列幾滿上首石造者爲美開國祖華盛頓東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美會紀畧 三八

及別項鐵器亦無不製造會內陳列礦鐵數十種皆其管業之山所產也聞他國製造廠或設自國家或糾股以成獨此廠爲克一人之資而設煤鐵皆自有不須他購是不特鋼鐵爲第一捍衛利器即其家資富有亦不數數觀矣旁有燒軛法絕奇第一器式如斗入以泥土轉瞬即見軛胚出自第二器以手撥機使成塊厚薄大小無少差轉入第三器再出皆作紅色蓋已燒就矣每器司以一人每日成軛三萬塊每副三器約值八百圓東北首有比利時國數器亦皆精妙聞此國產煤鐵最盛價廉質美故製器尤易

南隅銅造者爲今德國爵相畢士馬各高丈餘餘如天神者將帥者仙女者羅漢者大大小小不一而足或實有其人或憑空結撰又阿非利加黑人像印度人像回教人像紅皮土番像又有男女全體裸露像下體或遮以樹葉或圍以片帛合計不下三四十座再進一室尤深廣亦無非古今名人像上有耶穌釘於十字架像白石者居多更進一門爲一橫道四面皆門曲曲折折不辨方向惟有步他人後塵任其所之矣門上大書洋文某某國字樣卽各國列畫處也其屋或長或方不一式四壁懸畫無空隙大幅寬至二三丈長至一二丈小幅不過方

廣尺許皆古今人物山水樹木合院陳畫若干幅各將所畫
 事故錄出編號印為專書遊人可遂號觀覽有一國一室有
 一國數室悉視其來畫多寡也每幅價自數十圓至千萬圓
 亦有家藏之件無價值專送入會考察者英國有大幅繪其
 太子娶俄公主結褵禮拜堂事故太子禮服公主衣全白
以白色為吉 西俗婦女週
 服黑為喪服 大禮率若此 隨從王大臣衣朝服
 佩刀命婦衣雜色亦袒肩背及胸可數百人左首有高閣英
 君主在焉同坐女士三四人皆貴戚云係彼時情景毫無裝
 點面目亦皆酷肖其人不知價值幾何德國一小幅方廣僅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英會紀畧 三九

二尺許繪半身女像索價八千圓其中華盛頓像何止百幅
 惟法國所繪乘馬像最出神聞美國有一幅尤妙惜未見也
 其他善本頗多各國皆有難以悉載按泰西繪事所最考究
 者陰陽也深淺也遠近高低也必處處度量明確方著筆多
 以油塗色著布上亦有用紙者近視之筆跡粗亂若塗鴉顏
 料多凸起不平漸遠觀之則誠繪水繪聲惟妙惟肖所繪士
 女又以著衣冠者易赤體者難蓋赤體則皮肉筋骨肥瘦隱
 顯在在皆須著意無絲毫藏拙處雕刻石像鑄造銅像亦然
 此為繪畫鑲刻家精進工夫非故作裸體以示不雅觀也院

中所藏皆各國文人手製等閒工匠不能為石刻以義大利
 國尤精繪畫以法英稱最云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英會紀畧

四

耕種院

會基北隅有耕種院計長八百二十六尺寬五百四十尺高約五十尺四壁砌甌石頂亦玻璃共用洋錢三十萬圓東南距總院里許五院之一也凡墾地耘田刈禾麥誅草萊捕魚蝦榨油酒熟飯菜等器並稻梁菽麥黍稷薯芋蔬菜果品餅餌饅頭鹽茶油酒醬醋魚乾肉脯乳酥架非以及木塊枝葉稻草麥莖麻稽莫不會萃其中備博物家考察物以飲食二類最夥架非而外皆我 國所有者至農田器具不過十之一二而已皆美國近時新法美國地廣人稀耕耘之事非藉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奧會紀略

四二

機力不爲功圭曾逐一觀覽極重極大者居多其應使於何地用於何事如何運動皆難理會詢之洋人亦不甚解竟非老農不能了了以是直無從記載方今我 國內地兵燹後多有未墾之田固是正需此器倘日後議墾西北曠土尤必得購用以代人力也况中西地土非盡殊而農田則爲中國首務苟力省工倍是舉國之所願也茲雖未能了了嘗詢西人不僅器具便巧尤講究種植之法何以長茂何以蕃實糠糝蕪何以能薄能少逐物考較必使物無遺利由是人不俟勸懲而踴躍趨之皆農田機器之效則農田機器洵能使

國無曠土人無游民倉廩實風教敦焉現在日本購定十有八式共值一千五百圓聞彼境之北有四島氣候苦寒議與種植而日人多不願往故購此器欲招華工往事墾闢斯其注意已可概見飲食類皆西人日常所需者多半與華人食性不同惟酒甚佳皆葡萄佳果所釀如德國來因河之白酒法國香冰酒紅酒葡萄牙國舍利酒久已著名土中而索值甚奢非寒素所可沾飲鹽糖皆潔白勻細勝於華產若牛油乳酥架非則華人直無過問者矣日本陳列之物魚網木塊茶葉鹹魚外米鹽瑣碎亦均備凡榜勸業寮出品五字皆公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奧會紀略

四二

物家也

花果草木院

院在會基西北隅計長三百八十三尺寬一百九十三尺費洋錢三十萬圓造法明敞與花相宜雕鏤丹雘頗盡其美門外空地隨其曲折種花數十叢開放正繁襯以碧草如錦如油愈形豔麗然種數不多惟取悅目而已進門正中有大室名康色費忒里譯即暖閣戶洞皆玻璃下為水池池中央立銅人高可一丈五尺暗設機管水由下吸上至銅人頂復倒垂向下四面噴洩若瀉玉跳珠廻環不斷周圍則皆各國花草果木不下數千種海棠芍藥牡丹月季山茶木槿書帶鳳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奧會紀略 四三

尾梅杏桃李柚橘蘋實而外多不知名有含蕊者有始花者有初實者有爛熟者亦並無恠異之品而獨不見荷竹大是缺事室之四隅皆鑿小池旁置長椅以息遊人南北兩面有偏室藏各種嬌嫩盆景樓上東西建平臺可瞭遠中為遊廊複道憑闌下盼若入萬花谷全室花草盡呈眼底極愜觀賞餘屋多列蒔花種樹之書遮護灌溉之器院外北首另起一室亦種奇花異草焉按西國蒔花接木之法亦有專門花不豔者可使之豔花一色者可使為數色皆用藥水變化其質果之酸澀者接以他樹則香甜堅結者接以他樹則鬆脆其

中奧妙誠難思議實巧奪造化矣今會內廣為羅致者仍精益求精意耳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奧會紀略

四四

美國公家各物院

公家院建以專陳美屬各省向所收藏之物亦博物院意也在機器院之北縱可五百尺橫三百尺土木之費六萬圓大門朝東門前置枯木圍約三丈云得自海濱爲數千年古物進門左首爲歷年所用鎗械礮彈某年爲何式今年所製較去年舊式有何妙處皆一一標識後爲兵船式樣篷索錨舵咸備亦逐年標識比較又醫家器具刀鍼約數百式藥料甚多再後爲各種糧食又列各項機器小樣頗極靈巧美例凡民間獨出心思造成一器世不經見者先製小樣送官查明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美會紀畧 四十五

實有用處或酬以多金或獎以功牌並給予文憑限若干年許專其利他人不得摹仿影射其小樣藏府庫聞美國近來每年求給文憑者多至五六千人年復一年有增無減無怪其機巧之件層出不窮且不獨機器也即著一新書成一妙藥亦莫不然按此例爲英國勦始各國踵行之今已二百餘年矣右首列外海內江鱗介之屬魚類最夥有黑脊紅腹者有白身起紅綠斑點者有身小而鬚長倍蓰者有生翼者有腹扁而畧具人形者種種怪異不知名又有鯨魚頭骨一具長二丈許腮一片若蓑衣腹骨長丈餘若原枝象牙旁一水

櫃甚大內懸大小魚數種鱗片白亮腮血尙紅詢已冰三年櫃外熱至九十餘度櫃內寒暑表僅二十餘度宜其歷久不敗又列各式捕魚船隻器具再後爲紅皮土番之軍械舟車冠服器物及所奉偶像像以原株大木剖半雕惡鬼形一木層疊五六像塗以雜色怪惡不可形容衣皆獸皮亦有用毛羽穿成者舟皆刻木爲之刀矛弓箭近似中國古制再後爲礦鐵塊大者重至萬斤並建屋琢像石塊作玻璃胚料海上大塔燈其餘空隙處則塑歷來兵士像裝束軍械各就當時模樣一一如生又有紅皮土番像五官若華人髮亦黑披肩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美會紀畧

四十六

背或總束頂心若散花東北隅有方室爲電報房書信館通各省信息旁置稱風秤量雨尺測遠鏡風雨表遊人亦甚揆擠總理司事和藹可親借主遊者爲總理會務官幕府費君

女工院

初會內擬將女工之物附列總院不另建屋於是舉國女子都不滿意以爲輕視女工即輕視我婦女也特倡議自行集資專建一室陳女工焉院在耕種院之東基廣五畝有奇縱橫各一百九十二尺八面作捲棚式爲門亦八中樓高八十八尺其繪圖立說指揮工匠以及如何鋪設如何位置皆出女手新巧異常共用洋錢十萬圓凡婦女所著各種書籍繪畫圖卷鍼術之物並各各巧技妙法悉萃於此另一室用陳女塾器具女師法程即居院執事之人亦盡選婦女爲之主遊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英會紀畧

四七

至院見天文地理格致算學並女紅烹飪等書分別排列其精巧器具物件亦甚多向其詢問皆樂爲人道娓娓不倦舉止大方無閨閣態有鬚眉氣心甚敬之又且愛之偕行西友爲言泰西風俗男女並重女學亦同於男故婦女頗能建大議行大事今年五月間出一新報有女子倡言我國居官者皆男子近欲公舉伯理璽天德想必又爲男子何以我婦女不能在列同受選舉是大非公道事也前聞英國亦有婦女欲進議政院同參國事語頗辯聞於彼亦似有理近年來各國女塾無地無之英國大書院男女一律入學考試德國生

女八歲例必入塾讀書否則罪其父母美國女師女徒多至三四百萬人其所以日興日盛者亦欲盡用其才耳天下男女數目相當若祇教男而不教女則十人僅作五人之用婦女靈敏不亞男子且有特過男子者以心靜而專也若無以教導之提倡之終歸埋沒豈不深負大造生人之意乎故外國生男喜生女亦喜無所重輕也若中國則反是矣有輕視女子者有沉溺女子者勸之不勝勸禁之不勝禁究何故歟答曰無他亦由女學墜廢所致耳考周官有女祝女史漢制有內起居注婦女之於學往古蓋有所用之矣婦學之名見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英會紀畧

四八

於天官內職德言容功所該甚廣原非若後世祇以文辭爲學也故易訓正位乎內禮職婦功絲枲春秋傳稱賦事獻功小雅言酒食是議周室東遷婦德亦衰然如魯之敬姜與子文伯論勞逸我 先聖特褒之是三代之時女學甚隆降及後世此事漸廢今且有口邊一語曰女子無才便是德噫惟此語爲能誤盡女子矣夫所謂才者豈惟吟紅咏綠而已哉以是謂才宜乎無德倘得重興女學使皆讀書明理婦道由是而立其才由是可用輕視婦女之心由是可改革溺女之俗由是而自止若英美婦女之議則太過矣西友亦深謂然

總理會務官公署

署在會基適中之地深一百五十尺廣一百十五尺高四十三尺為樓三層屋面四角起飛閣偏插旗幟極壯觀瞻計費洋錢三萬圓為會內總理辦公之所所選博物之士二百人專考各物優劣者亦駐於此每二三人合一公事房此項人選於費城者月給薪水六百圓選於噴夕省他處者月給一千圓中堂深六十尺廣八十尺上起暖閣下面多設長椅凡議論會務增改章程宣講事故以及鼓琴歌詩皆就之兩旁有長巷通後院設巡捕守門頗嚴肅圭嘗在此聽琴數曲七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美會紀略

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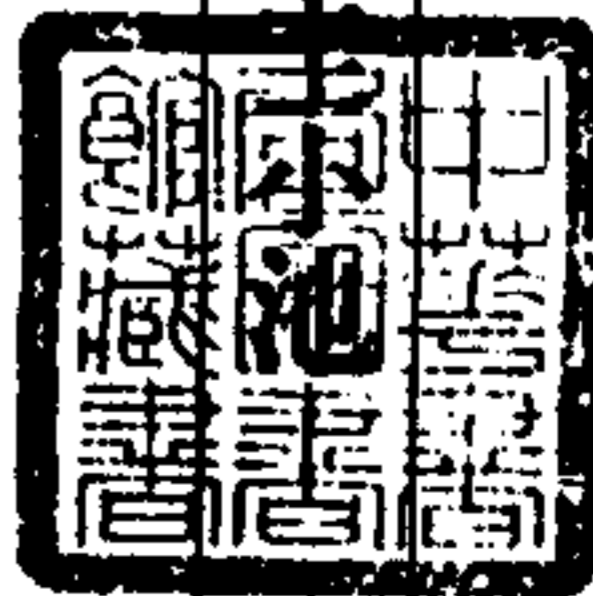
月初六日見伯理璽天德亦在此焉

環遊地球新錄卷二

遊覽隨筆

美國費里地費城

江寄李



美國富庶之區皆萃於東北各省各省中又以三大城稱最一日紐約二日費里地費三日波士登此就貿易之繁盛而次序之若地方之大屋宇之多街道之廣費城實居第一再以地球各大都會言之則居第十二焉光緒二年為美開基百載之期粉設大會以識慶典會即設於費城蓋取意立國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時華盛頓與英定盟處也城建於特爾拉窪河西岸計地四百二十六正方里屬噴夕爾費呢阿省外通海港商船可直達城下街道縱橫其直如矢寬自六七丈至十丈城中一街名伯羅思剔利譯即寬街南北長三十餘里適中處新建費城梅爾署梅爾若中 國知府閱鉅華贍云費一百五十萬金各街中砌鵝卵石並仿輪車鐵路法平鋪鐵條專行馬車左右稍低夾植樹木疏風蔭日行人皆就兩旁甃石路來往亦甚寬展西國街衢 率若此然屋宇或砌紅甃或砌美石自二三層高至五六層橋梁多以精鐵為之有長至百餘丈寬至七八丈者均極堅

固靈巧而尤以城西志爾乃而一橋為特絕輪車鐵路約十餘條或徑穿城而過電線木竿幾於舉目皆是難更僕數有一竿上懸電線多至五六十條者氣候與山左畧同皆沙土無溼氣多樹木居處宜人居民八十一萬七千有奇民房十五萬一千餘所工廠店鋪城內居多批司里汪納二街貿易尤繁盛華人來此者三百餘人洗衣捲烟為業近有粵人鄭姓由三藩謝司戈城來就批司里街賃屋設鋪售中華物日本人亦設有店鋪焉煤氣燈自來水皆由地底機管曲折高下而至通長計之各約二千餘里馬車各式均備以數萬計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二

又有所謂街車西語稱克阿其制如屋長約二丈寬五尺高六尺兩旁玻璃窗下設長凳可坐三十人茲值賽會人眾車內外坐立幾滿可容八十餘人車底有四輪牽以二馬行鐵路較速常車又一式不用馬以機器行城內外各街逐處皆有無論何時至何街悉隨人意西國曾有之而以美國為最多最良每次僅取資五分至九分城西北有大園林曰飛莽帕格帕格即園林水陸共地一萬六千餘畝會所在其南各國園林無有大於此者樹木叢茂河水灣環亭臺池榭布置得法為官民遊憩之所設巡捕百餘人司巡察其中酒樓飯館客寓車棧俱備午後馬車

絡繹不絕遊人多富室貴家女多於男或席地閒談或倚闌遠眺或馳馬或擊球或乘小輪船或划一葉舟無不舒嘯徜徉隨興所止經費出自公家旁有生物苑西語稱瑣臥拉治戈加登一區鳥獸鱗蟲無所不有如所見虎豹獅象熊羆豺狼犀牛野牛野狗野羊海狗鱈魚巨蟒異蟲又有如驢而白質黑章成虎斑者如鹿無斑身短項高於身倍徒者西語稱支而拉夫瀧賽志署謂長頸鹿狀皆駭人猴類大小約數十種珍禽之五色爛斑者不下百數十種亦有形狀極猙獰者駝鳥大者重可二百磅進苑遊觀各納洋錢二角五分本年閏五月十三日即西歷七月初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三

四日為華盛頓有國首日先一日戌刻其副伯理璽天德率費城梅爾邀各國會務官筵宴後駕車出遊各街衢燈火燭天礮聲震地陳百戲放烟火懸旗張樂護衛兵數百名整隊以從如此一連三日以昭盛事茲值賽會之際各國遊人日以數萬計新開大客寓甚多民居亦多賃為寓所而仍不敷住因有赴紐約城住宿早至晚歸者紐距費三百餘里輪車不及二時即到故輪殼往來徹夜不息惟萃止既眾物價莫不騰貴有較上海加倍者有加至三四倍六七倍者而居奇壟斷者流仍不肯放鬆一步是亦因會而大獲生財之道焉

閏五月中旬天氣酷熱寒暑表升至一百零五度六日之內受熱死者一百九十八人倒斃馬不計其數每日晡必雷雨大作房屋間有爲電擊損雨時稍涼一二時後雨止復熱聞此間六十八年以來無此酷熱然至孟秋之初卽已涼生四壁中秋前則衣重棉甚有圍爐者九月之交已見雪花如掌木葉盡脫矣

輕犯監獄在特爾拉窪河東岸其地名噴的配距費城約二十里爲各項輕犯悔罪作工之所凡飲酒滋事拏解到官者定罪後每七日解往一次初犯監禁六月再犯九月始釋放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四

六月十五日其總管泰君偕遊其處先一日泰君告知費城梅爾以中國有公幹人員欲往遊覽梅爾甚喜令備輪船馬車接待派總巡捕沿途照料請中餐以盡主人之誼門外豎我 國龍旗以彰兩國和好焉是日午初至其處見石屋一所高大若方城四無居人門樓左豎龍旗右美國旗門前鐵階梯登梯而入右首爲議事廳爲飯廳左爲容堂後爲公事房醫生房司事巡捕房至客堂坐坐午餐後泰君導遊先至一室內設桌凳洋稱量身尺號簿犯人初至者入室少坐過稱量身由司事將其姓名形貌案情身重若干長若干登記

簿內令進浴房洗身換衣衣青黑鑲藍邊然後定入何號房間居住又一室爲犯人親友探問所親友至則喚犯出無限時刻任其暢言管監者絲毫無需索又一室甚寬大明敞多設長桌長凳爲喫飯所另有浴室數間每七日必使洗身一次洗面所廁所皆潔淨無穢氣唾房每犯一間深廣約五六尺地鋪木板牆壁潔白後爲窗嵌鐵條前爲門以鐵板釘成方格使透風氣內設一榻一桌一凳一鏡一扇一巾被褥七日一洗換又見一室方廣如前亦潔淨而極黑暗犯案尤輕者居內二三日不見天日使自省已過釋之至三層樓爲女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五

犯作工處有縫衣袴者有作繡貨者共三大室各約七八十人手不停工言笑自若頭面頗光潔聞亦係飲酒滋事者第二層爲男犯作工處或作靴鞋或理破布或洗地板或洗衣或在廚房作茶飯或由巡捕押至屋外作農工種蔬菜修道路皆視其人能作何工使作之無鞭撻之苦又非竟日力作有時亦令休息所作各樣縫工分別收儲仍備犯人穿著第四層有禮拜堂能坐一千五百人每屆西人禮拜日教師往宣善言導化又有大室二統間居犯人之有病者軒窗四起花草羅列起居飲食優於別犯而女室尤優於男醫生逐日

按名診視藥費亦出自公家法至善也恩莫大也共計監房一千餘間每年經費約三十五萬圓犯人所食饅頭每日需麥麪十七桶每重二百磅人數之多亦可知矣

噴夕省有重犯監獄二所一在費城一在畢次卑城犯人定案後應監在一年以上至數年或終其身者皆此二獄六月二十一日借西友名衛而思者往觀費城之獄約舉行所見聞者記之獄基廣五十餘畝周以石垣高三丈許極鞏固進頭門中為鐵路以行解犯馬車兩旁偏門內為總管公事房住宅戶外有小圃花草甚繁總管湯姓迎入少坐復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六

導由原路進二門左首一廳置犯人冊簿詳載各犯第號姓名籍貫年貌住址曾讀書幾年向習何業有無父母妻子因何犯案定監幾年又一簿凡進內遊人無論官民男女先留名簿內始可周覽西國無論官殿衙署局廠及各名勝之所凡進內遊觀者皆須留名遂皆書名畢湯君復偕行進一大院花樹重重濃陰蔽道正中起廣屋如亭為樓三層皆七方形各各門向外一門以出入其餘六門內皆長卷夾室一望無底即監獄也每卷合面共三四十間間各有門門上掛木牌書犯人號數湯君特引進一室則犯人正在工作每間長約一丈一尺寬約六尺地鋪木

板設一榻一桌一凳一廁桶一工作之器一暖氣筒西國凡不能通設火爐多於地底設鐵爐各屋壁間設鐵筒由輪機散放暖氣以代之夏口則閉總爐另有大輪捕風仍由各筒以吸暑氣故一吸水管一煤氣燈燈頭在室內而螺釘用螺釘

在牆外蓋夜間有一定時刻必須熄火不由犯人自主也室頂有窗甚明亮後有門出門有地廣五六尺種花草每日必使進內小步三刻和舒氣血四壁皆石門戶皆鐵防越獄也計六卷上下監房五百八十間皆一式每犯一室女犯在上層所作之物如木器皮器並織布縫紉等事每日限定成物若干變價貼補公費如工勤限逾其多作者另行變價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七

以一半解歸原犯事地方充公費一半由總管發鋪生息俟其罪滿釋放日全數給與領回若終身在監者則給其家屬倘此器需二人工作而室內僅一犯則由別室解一犯至早出晚歸經過之處以布覆面不使人見存其羞恥此其用意良厚初進之犯不能工作者使學習力弱者使習輕巧事不強人所難每日三餐早餐架非一杯饅頭一塊午餐肉湯一碗牛肉一塊或羊肉豬肉有定期輪流而食及饅頭蔬菜晚則茶一杯饅頭一塊皆潔淨無隔宿再食者恐致病也中樓第二層藏書九千餘本司事皆犯人裝訂修補亦犯人樓置書目一本監室

亦各置一本某號犯欲閱何書以木牌寫書名幾日歸還遞出送樓照取按期交還第三層爲禮拜堂極闊大爲教師講書導化之所至各項司事巡捕工人住房大廚房浴房廁所並皆潔淨無纖埃廚房後設輪機一具凡磨麥熟菜煮茶以及各處暖氣筒成賴之人立亭屋正中則七方皆可瞭望晚間樓上明燈面面照耀如白晝蓋上下數百間之屋以此亭爲主腦焉竊謂外國監獄迥異中華第一務取潔淨第二飲食調勻第三作息有節第四可習技藝第五則其總管司事一切體貼人情處若父兄之於子弟故凡遊覽其中者非特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八

不覺其爲監獄即犯人監禁日久亦自忘其身在監獄也迨期滿釋歸有技藝有資蓄皆可爲養身贍家計或更可傳諸子孫法良意美於斯盡矣倘有仿而行之殆將真以囹圄爲福堂也雖然亦視其如何變通其法要在不輕視民命之意必暢布浹洽無少格閼彼其悔罪遷善之心自必油然而生焉西人嘗詢外國處罪人法制子謂若何曰誠法良意美矣然弗乃涉於過寬乎曰是固然然吾西人尙舒適畏拘鬱若人之在獄也吾儕視之已不勝其苦且彼皆非死罪者故但拘其身體鬱其志氣使仍於拘鬱中有樂生之心而後可冀

其悔罪遷善也又吾西人性多激烈倘使加以敲扑捱搯則必有自殞其生者矣是以外國之處罪人誠有所不得不寬也

費城有習正院凡童穉男女父母已故無依倚者或有父母而不能教者或子女不肖不受教者皆由院中收留使習正道俾免流於不齒誠善政也其制男女自八歲起至十六歲止無依倚者由地方紳民報院收留不能教不受教者由其父母稟官酌擬年分發院收留內分男女二院男院自總管以下凡教習醫生司事工人皆男子女院則醫生而外皆女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九

流悉由地方公舉不得濫用一人收留者男多於女故女院差小規模亦稍異男院屋約三百間爲樓四層臥房每童一間鋪設似監房而較優共一百六十間餘爲公事房塾房習工技房作工規模與監房同禮拜堂養病房醫生房飯廳廚房浴池廁所其空地皆爲花園公事房懸一牌童子初至者在此書名掛號由總管將其姓名用十色紙刷印十張分別等第插牌上以備視其行止如何漸漸推換每月使各童進內自閱一次以知其名次現置何等俾知奮勉如初進爲黑紙等最下若推至白紙則頑劣之性已改可望出院有父母者由父母

其結領歸無父母則由總管代薦事業以四十人爲一班延師教讀教習工技其每日應何時起身何時洗浴穿衣聽訓早餐後何時作工讀書午餐後何時寫字默文聽經作工何時休息晚餐後悉令步行數百武何時聽訓就臥皆有一定規制一定時刻與操演兵士無異惟不得出院門一步每年經費約六萬圓過西首長樓爲女院屋亦高四層臥室八十八間分二班各延女師教以讀書寫字鼓琴歌詩以及縫紉烹飪等事亦有花園備遊憩一切鋪設飲食尤優於男有一二年即歸者極遲至二十一歲必釋之回家無家者亦由女總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十

管代薦繕寫縫紉傭工之事其父母親戚欲進內探問皆有定期若其父母品行不端不使進內每年經費約二萬圓合兩院另舉一紳耆監督之費皆出自公款亦有富室捐助者聞此院各省皆有之非獨費城也各國亦皆行之又非獨美國也觀夫習正院與輕重犯監獄皆主於化人爲善也人固不皆上知而亦不皆下愚爲民上者孰不欲舉一世皆爲良民哉因憶我朝縣竹李化楠令餘姚凡獲穿窬小竊不逮加刑責遜手藝之老成者令教以藝暇則親至其處宛轉勸化俾自悔艾藝成許親族鄰佑或教其藝者具狀保出永不

爲非於是境內無宵小而凡民亦莫不感奮爲善境乃大治此雖賢令尹德政之一端畧舉以見化人爲善大概

瘋人院在費城之西約十里偕行西友衛君云三十五年前凡瘋狂者皆送至城內養病院與病人同處嚴拘手足不使少動醫藥等等亦未盡善故就痊者甚鮮嗣紳民聚議以爲瘋人與病人同處拘定手足氣血既不和通且日受他人病氣是病上加病無怪醫藥不奏效也宜處之美室以安其身鬆其手足以和氣血視以名醫以探其病源多種花草樹木以沁其心脾妥擇靈敏之人照料以防其舞動若瘋甚者惟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十一

拘其手閉於室內然後調勻飲食進以良劑順其心意以開導之投其所好以誘引之自可漸漸就痊歸家有日仍不失爲好人設竟未可愈者更宜憐憫之使安住其中以終其身於是擇地城西建屋以居男女瘋人復以男女同一院法猶未善故添建一屋居男人原屋則居婦女統名之瘋人院基廣三百餘畝屋居十之一餘皆花園四周繚以木柵進頭門見樹木花草曲折布滿中有方塘水極清澈馬車行約二百武始抵院門進門左首爲醫生房客廳飯廳右爲書房琴室藥料房再後兩旁有門內皆長巷深二百尺廣十二尺室門

相向計二十八間十七間爲瘋人臥房高十二尺寬九尺深十一尺四間爲照料人等住房七間爲書房琴房新聞紙房浴房飯廳臥房內設一牀一桌一椅一廁桶後有窗玻璃榻內罩以鐵絲網窗外卽花園頗極明潔亦有間隔較大者亦有二間中穴戶洞爲一間者櫥櫃椅炕幃幔俱全此爲富貴中之患瘋者所居共十有六巷屋五百六十間皆同式病者乘車來院嚴閉車門至院門停車先由醫生詢明原由登簿視其病之輕重然後送入何巷何屋居住醫理先取三箇月飯金富者多取貧者少取或不取病愈後須由其家人或鄰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十二

佑具保始可出院設醫生三人內推一人爲院總管其餘司事工人不下六七十名地底有大輪機一副凡磨麥麪熟菜飯吸水洗衣風筒暖氣筒成賴焉院後界以木柵另有大門進內爲女院其房屋式樣間數及一切規制與男院同醫生而外執事者皆女子合兩院公舉一人總理每七日往查一次其買地建屋栽種花木購辦輪機共用洋錢約一百萬圓出自富室善士捐助兩院經費每年約需二十萬圓亦多半捐自富人之有病來院者每屆年終總管應將一年收支各項病人進出數目現住數目及一切情形彙錄成書刷印多

本呈報其國主及地方官紳遊人入院觀覽者亦酌送一本備查閱焉

西國凡衙署公所每屆年終必將事實印出供衆覽

醫生首領馬利歧黃中超羣軼倫者也以仁心行仁術朋儕莫不推服借圭往觀施醫院據云此院在各國中爲最大奧國都城亦有大院尙不迨也院內病者常川有四千餘人皆貧民飲食藥料悉出公款服侍之人極周到臥房牀榻極精潔所患外症居多初習醫者多來此院以見症廣也額設醫生三十人逐日診視每三日馬君必往一次凡須剖割及一切疑難之症一一宣講病源使衆聽畢親自醫理有膀胱內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十三

生石病 華人無此病西人則甚多前法主學波倫亦因此而祖 乃由腎囊下開一孔入鐵針碎而出之數以藥孔合而愈又一人大腿骨受傷內有碎骨先用手巾浸藥水置其人面上即昏昏睡去肝聲如雷用刀剖開取碎骨出甚大亦敷以藥事甫畢而人醒無痛苦也西人於醫學一道最精亦最嚴必先於人之形體脈絡臟腑事事考證無訛然後出試其技懼以疏庸殺人也馬君係通城醫生並地方紳民公舉者院內經費每年約六十萬圓率出自富室善士捐集馬君匪特不取醫金更以資財相助尤難得也於以歎共登仁壽一語舉天下人莫不俱此心也

果使我 國亦效而為幹濟者董其事富厚者捐其資實心
實力酌量體貼定為經制務克去一片好名心斯舉無不當
庶疾苦頓踏者罔弗攸濟而和緩虛扁或未必竟無其人則
舉天下共登仁壽之大願乃可曰誠不虛矣

造錢局在扯司里街屋甚高廣七月二十一日借西友爾君
往觀製造法至則投名紙拜總管伯樂君值公出局人知來
意派司事引導指點先至一處見金銀甚夥金塊長五寸寬
二寸厚一寸者約三四十塊每值五千五百圓銀塊長八寸
寬三寸厚二寸者約二百塊每值一千五百圓價值逐日不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十四

同有增無減旁置天平絕精巧可自毫釐稱至數千兩據云
金銀皆由泥發達卡釐方利亞等處來亦可見彼二省礦產
之旺矣轉進一室為冶房鐵爐分設兩行爐方廣五尺冶缸
泥製若湯鍋小者如碗用以由缸取汁入鐵模模長八寸寬
三寸厚七分中作凹形每副四塊合為一套以鐵圈圍有螺
絲釘傾銀入將螺釘旋鬆則出銀板二長七寸寬八分厚三
分此名胚板再至一室為鎔金所旁一室為鎔銅所現值賽
會需銀錢甚鉅故金銅兩所皆停製使工人盡製銀錢各胚
板歸入機器房使壓成條其器中疊鋼軸二粗若巨碗旁有

大輪將胚板置二軸之中夾緊輪動則穿過成條長二三尺
寬厚適如錢再入一器研之使平直無寬窄厚薄之差復由
條而整成餅名為錢胚每分時鑿一百六十枚另有器以一
女工司之使胚邊稍作捲形胚皆青黑色此後始置鐵絲篩
入藥水淘擦光亮再入一機器鑿成印花其器以純鋼製高
四尺上圓下方中設二鋼模上下相對模上鏤印花即錢之
兩面花紋也模前有銅管高約四寸廣如錢管下設鋼針亦
一女工坐器前將錢胚疊入管內機動則一胚落於針口夾
入模心上一擊錢由模底漏積一處每分時成錢八十枚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十五

對開四開十開 對開即半圓四開即二角五分十開即一角 者法如之而尤速每
分時可成一百二十枚製金錢銅錢法亦然已成之錢置木
板上過數包裹板下亦有機器其中有分兩稍輕者即由板
孔漏下復鎔之其鑿過錢胚之銀條則皆箇箇圓孔儲櫃內
至晚取條計孔即知成錢若干枚次日復將孔條鎔之冶房
地面鋪鐵板復加胡椒眼式鐵板每塊方廣尺許厚一寸中
通遺下碎屑揭板掃出另變價每年碎屑約得銀一萬兩會
詢不若重入爐自鎔答以屑黏雜質須用別法提淨本局無
此暇也竊嘗疑外國之錢必係鎔金銀傾入模板而成若中

國鑄銅錢然今觀此始悟大謬後至一樓專分別礦質者凡金中必有銀銅兩質銀中亦有金銅等質銅中亦有金銀等質欲提淨須以礦金盛黃泥杯煉之杯泥和藥製入火一刻許銅質皆歛入泥杯中其金銀二質復用藥水煉之金即提出而銀質入於水其水蓄玻璃桶內清澈無所見入以別樣藥水則見銀質如棉塊塊下沉慮銀猶未淨再入藥水則淨矣其中奧妙惟化學家解之局內男女工人計二百七十五名旁一樓圓式結構甚奇巧藏美國歷年各局金銀銅三項錢式又一樓藏各國金銀銅三項錢式並元寶條錠各式中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六

國日本越南暹邏之錢俱備有二千年以上所製者有自土中深至十二丈刻得者皆見所未見也瀕行總管回局復延入客廳坐談許久云美國藏錢之所斯樓爲第一統各國言之則居第二焉又云以銀造錢通行各國既便於民又利於國泰西各國皆自製造花樣不同分兩惟一近年日本國亦踵行之中國商民既樂用外洋之錢何不自行製造而坐視他國以收中國利權乎又詢中國造元寶法鑄銅錢法因畧畧告之歸途西友言中國用元寶奈何錢色不齊分兩不同致市肆得任意低昂實爲公家大蠹曷不損益制度以收裕

國利民實效而吾西人之法亦未必不可行於中國也嘗思其言亦似有見然我 國元寶行用已久未可遽廢而補偏救弊杜漏銀出洋收利權歸國誠莫若自製銀錢又莫若購辦機器非惟事省工倍且使民間不易有私鑄其大小輕重銀色宜一如外國而花紋字體別爲詳定其要似當清漢英三體咸備花紋取現行外國之龍旗式如是則中外皆可行用矣又中國銅錢私銷私鑄者多查不勝查禁不勝禁亦似宜變通其法者也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七

絡臟腑如何位置飲食如何運化中國有銅人圖外國曾亦有格致及之者乎吳君曰有之迨歸舟將發始克偕往觀焉屋宇高敞爲樓三層鎔蠟象入男女老幼衰壯嬰孩胞胎罔弗肖毛髮皮膚肌膚孔竅筋骨經絡腠理臟腑舉身內外罔弗具皆鎔蠟以成併合則一身分卸則百體細大不遺其狀飲食轉運變化以出疾病內傷何處外見何症或傷自外達內種種色象與婦人如何受胎胎自七日始迄臨產自微至著漸以成形產何以別難易產期何以有過與不及又莫不詳悉更有醫生治病像若何施治若何受治而接生一事泰

西亦醫生爲之故取死胎法與產母萬不能保而腹中兒猶可活因稍剖母腹以取兒諸形像亦都畢肖苟能專心體察醫者之技可得十之二三宜乎西人醫術所以有邁於中華者要必折肱於是既深且久則其施刀鍼藥劑洵罔弗中彼循牆而走者終是在門外安得不陟嶺以帆渡海以履耶顧西人設此又非專以醫爲也尙格致之學者以爲吾一身且茫昧而謂能格物致知可乎哉故設以待人體察而於養生卻病各要領不爲方術家貽誤洵有裨斯世豈曰淺鮮旁又有宇宙間絕無而僅見之像如兄弟孿生脇肉相聯姊妹孿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六

生腹間有若臂者一聯其兩體他如形體之與常人異者奇怪怪不易枚舉茲所觀者猶是民間所設聞公家更有詳於此者然此亦可以觀矣

美國華盛頓京城

美國之東有地名柯倫比爾者美之京畿也在馬利藍之東南勿賽尼阿之東北居二省交匯處最得形勢計地二千三百二十正方里京城名華盛頓建於遮次畢海灣西汊之尾東臨袍特密河縱橫各十里東北距費城四百五十里初華盛頓既與英盟自立爲國定都於此官民卽以其名名其城非斥尊犯諱也誌不忘也 西俗大率類此不以爲嫌 屋宇整潔風景清幽天氣畧似江蘇道路寬展潔淨多用油拌土而築極平坦堅韌車馬不甚多行人和藹謙遜無遽聲疾言迴與費城異蓋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五

費爲貿易之區五方雜處市肆繁盛車馬擁擠此則宮殿官署民居而外園林最多若店鋪皆尋常食用之品由費紐兩城運來無工廠行棧雖有河通輪船而大商巨賈罕至其處惟電線則合宇宙各都會罔弗通輪車鐵路則各省交貫焉城之正中建廣廈極高聳奇崛內有書樓左爲吏部上議院右爲下議院東南有兵船廠兵房極南臨河有軍器廠迤西有博物院農部博物院之南有辦造新器給憑所再南有郵政局農部之西臨河則伯理璽天德宮闕在焉洋務衙門水陸二兵部在其右戶部在其左再西有觀天臺又有書館書

院多處以教士子另建書館專訓黑人

即阿非利加人向為奴今皆如齊民

北樹林深處有大室數座以養受傷兵士之無家者其餘衙

署及各國公使行館尚多難以悉舉同治九年查編戶口

十年一次共十萬九千二百人內華人居三之一迤西

北別一城曰查特湯對河迤南又一城曰阿力克三答有書

院礮局善堂蓋畿輔二邑也

七月十二日借哈稅司捫德由費城往遊華盛頓京城午刻

乘火輪車沿特爾拉窪河西岸行至渭明登地方折而西南

出噴夕省入特爾拉窪省稍西行再入馬利藍省過長橋三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二千

最長者為遮次畢港汶之橋約三里地名帕立費又過穴道

五最深者其地名包爾的馬約五里將過穴道時車內預先

明燈及抵洞口疾馳而入耳畔風聲若萬松作濤見洞口始

如圓門繼如滿月極遠小於碗輪畧一轉則已不見俄頃車

前放光蓋已過矣憶前由三藩城至費城計在車八日行萬

餘里經穴道甚多而從未見洞口情形此次適坐末後一車

乃有此觀亦難得事也車過之處林木茂盛綠蔭參天鎮市

村舍都整潔申刻抵京城計程四百四十九里住阿連登客

寓每人日需房飯金五圓

伯理璽天德宮營構皆白石故民間稱為渭德好施

譯即白屋規

模閔鉅四面皆園亭帶以清流蔭以佳木花草繁盛四時皆

春園外緣以鐵闌正門南向東西有門若轅門進東門至照

壁下車時值伯理璽天德避暑別苑未返往見管宮大臣偕

與遊覽內有大殿二處各容數百人四壁懸歷任伯理璽天

德畫像為召見百官之所另有紅綠藍諸殿為接見親信大

臣及各國公使之所又有圓殿宴舞殿一應陳設悉從儉約

樓上為政事房再進為內宮則皆封閉不得入焉

洋務衙門費大臣

職如

主往拜之見署內公事分六房各設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二千

總司一人一為使臣房一為領事官房主出使外國公使領

事官事一為洋務房主各國駐美公使領事官交涉事一為

度支房主銀錢出納一為文件房主往來公文書信錄稿掛

號一為郵報房主遞送各國文件及電報事宜又有高樓藏

書二萬五千冊皆各國律例圖籍歷來交涉條議章程費公

詢主辦公之法較中國何如答以大致相同又言公事宜簡

不宜繁用人宜少不宜多俸金宜厚不宜薄蓋事簡易明人

少無推諉俸厚則心專誠確論也

戶部凡各關稅餉各項餘款悉會於此有銀庫四每存金銀

錢及鈔票約四千萬圓旁為造鈔票處以鋼板鏤絕細花紋文字用機器刷印每一紙必經數手數器始成以杜弊也票凡一角二角五分兩項者寬二寸五分長一寸五分一圓二圓五圓十圓二十圓五十圓一百圓二百圓五百圓一千圓等項者寬五寸長二寸紙不甚厚而極堅韌映日作碎冰紋有戶部圖書花押銀行花押國內通行無滯所用司事工人約二千名女多於男又有銅錢每值銀錢一分二分者紫銅為之五分者白銅為之工極精細銀錢有五分一角二角五分五角四等成圓銀錢不多以稍形重體不若使票為便金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二五二

錢有值銀錢二圓五角五圓十圓二十圓亦四等二十圓者大如五角銀錢重九錢有奇在美可兌鈔票二十三圓零用以納關稅仍作二十圓使之吾華各通商口僅值十八九圓耳他國之人因是稍有訾議以不若英法各國金銀錢與票同一數目之為公也圭前在日本見其各式鈔票與此相仿惟多日文及華文數行亦能流行無碍夫國家行票原非牟利起見而實足為緩急之助果能立法妥善何憂不行至金銀銅三等錢日本亦自製之獲益尤非淺鮮
晚過養兵院哈君云美國制凡兵士餉銀每名月扣洋錢一

角五分雖統兵員弁亦然此頃存儲銀行生息遇征戰時兵士陣亡者用以卹其家受傷而成殘廢者有家則歸家無家則居院皆養以終其身是國家不費一文而成絕大善舉焉夫西人兵制得失中國亦嘗知之第其月扣餉銀為傷亡卹費尤善法也倘仿行之亦易集事蓋彼兵少不及中國十之一假使扣數減彼十之九為數業已鉅矣且泰西扣欸不僅兵士也凡在公人役等等類皆如是故公私上下皆大有利益猶之代為節省以備不虞此所以靡弗樂從而感深浹洽也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二五三

議政院居城之正中外砌白石內悉用各種文石奇麗無比通國衙署推為巨擘即伯理璽天德宮殿亦莫迨其高廣焉中起圓樓高一百八十尺藏古今書籍三十餘萬册開地土亦有樓藏書國內居官者可取回閱看閱畢歸還有限制民間准其來院取看閱二十年前斯樓不慎於火書多被焚今則梁柱地板皆用鐵製樓下懸畫八幅方廣約一丈五尺為開國時華盛頓與英戰爭狀及定盟立國故事洵繪水繪聲之筆每幅云值洋錢四萬圓聞有法人美塞尼者為今時畫家第一名手嘗作畫一幅方廣僅五六尺繪前法主拿破倫

第一攻戰事值洋錢六萬圓爲美國富人司多購得西國之畫乃有如此之貴誠創聞也樓左爲上議院右爲下議院每年由副伯理璽天德會同各督撫選舉官紳二百人居上院再由民間自選才識出衆者四百人居下院參議國政如會盟征伐通商籌餉出納選舉諸端衆議僉同然後送入政事

亦在殿內

請伯理璽天德畫押施行每半年居院半年散歸凡議政時必准新報館派人在院記載亦設有坐位紙張筆墨焉其各省政事各督撫主之伯理璽天德不預聞美官格君告圭曰美國一省即一國乃合衆國而爲國各有事權督撫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二五

以下各官皆民間公舉四年一任原可毋庸另舉一伯理璽天德惟遇與他國會盟等事國分既多權難歸一因於督撫中公舉一人掌之亦四年一任任滿衆皆曰賢再任四年退位後依然與齊民齒也

此制自開國祖華盛頓

當在位日遇事倘國人不欲行固不能強之使行而國人欲建一議改一例伯理璽天德可遏止之衆亦無如何

郵政局亦以白石建築爲樓四層約五百間設郵政大臣職與部臣等故又稱信部各項總管數十人司事不下千入女多於男國內各省各城各鄉鎮皆設局復由局擇衝要處與

官府商民萃集所在遍設郵筒筒以鐵爲之高尺許方廣六寸謹鎖其蓋蓋開一縫無論官書民簡欲寄者隨時隨地置筒內每半時局內專人往取一次卽行分遞而皆以此局爲主腦凡信一封重五銖以內者送本省各城鄉取資一分外省無論遠近取資二分外國無論遠近取資五分若重逾五銖須加信資有一定規制其信資乃由局用機器刷印小票方廣七分許使官民購買貼封面收信後局內登號簿票上加蓋圖書以杜復用原票之弊圖書刊年月日地名倘遞送遲悞可報局請查究至寄帶貨包輕重大小亦有定制取資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二五

亦甚廉應稅之物先交稅銀由局代報蓋郵政局與稅關同爲國家公事相輔而行也若信中有匯票銀單者則必須驗明登冊另給收照以保無虞而取資稍厚亦有定制大都事簡而嚴是以易行聞西國往昔亦若我中國驛站之制專遞公文不遞民間書信至乾隆初年始議以民爲邦本國無民不立此制雖便於國未便於民各於通國地方遍設郵政局派員經理轄以大臣無論公文書信一體傳遞民大稱便積年來講求辦法已歸盡善所得信資用爲各項經費年終計算頗有盈餘解部從無入不敷出之虞誠以信資既廉遞送

又速而無錯誤人皆樂從之也前數年各國議定凡郵政一切辦法舉地球各國同爲一制互相馳遞東瀛日本亦在列焉夫郵驛爲政治大端歷來講求損益代不勝數獨泰西於百年來竟合公私而一之其一切經制有欲採而施諸中國以爲裕 國便民計或以爲未可而不知是誠可爲也蓋其事本是省費而未嘗省人故夫役仍有所倚賴也然則費省恐多人仰事俯畜有不足曰有民間信資以補之也夫公文一角人馬並行需費當若干私信一函由信局彙寄路僅百餘里費必數十文是上下糜費不以太甚乎使合而一之可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二五

無是病則裕 國便民已在其中故以爲未可蓋非宜也

觀天臺在城西臺圓式正中以機器懸大鏡長三十六尺口徑二十六寸值四萬圓玻璃片值七千圓機括使鏡而面可轉鏡身雖極重而轉動絕靈屋頂如傘上開一門寬三尺許鏡口向門亦面而可轉下有梯梯上設躺椅人坐其上以觀梯亦可隨鏡及屋頂而轉奇巧不可思議別室有測日鏡長約六尺以定時刻日將午使鏡口向上人臥於下窺之午正則山壁上電信報各城以準時辰鐘表旁又有大櫃儲鐘表多具凡外國船抵口必將鐘表送至準時刻至開船取回內

有數具由英國定準時刻而來者較之美國已差一時有半美之午正爲英酉初使美國與中華較之則正差六時美爲日華爲夜誠以中華居大地之腹美居大地之背於以證地形如球又何疑乎其餘各室爲天文士所居藏書籍地球日月五星球幾滿惜無暇細閱又是晚值陰雲密布不獲一觀星月真是恨事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二七

美國哈佛城

哈佛在美土東北隅爲甘那的格省之會城七月二十四日借爾君往遊自費城開車行一時許經紐折爾西城下車乘輪舟渡哈遜河至紐約城計由費至此二百九十七里晚餐畢復登車行三百三十里於次日丑刻乃到城縱橫各十里東臨甘那的格河氣候寒與中國塞外彷彿四月雪未消九月復見雪而地土極佳人少疾病街道潔淨貿易不大書館甚多著名製造廠亦夥居民約四萬人風俗純正無巨富亦無極貧我 國幼童肄業於此設出洋總局焉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二千六

總局屋係租賃爲樓三層進門右手爲客廳後爲繙譯房飯室左手爲教讀房爲幼童飯室樓上爲公事房臥房再上層爲 至聖殿北向臨窗爲拜 闕所屋甚狹小不敷用二十五日謁容公使閱時區總辦譯其照劉教習其駿而已容公會故與談者容公而外鄙繙譯其照劉教習其駿而已容公甚爲西人敬服慶我 國任得其人嗣後豈惟華人在外者舉有依賴而中外交涉通商諸務益暢達悠久此由容公洞悉西國政令民俗商情與夫山川事物罔弗瞭然蓋容公讀西國書數十年是以能臻此也午後容公偕往考聯街觀新

造屋工匠正在興作約明年春間可告成高峻閣敞頗極冠冕爲樓四層大門南向屋頂起亭豎木桿備朔望懸旗圖樣爲容公手筆計基廣二百尺深三百尺較現租之屋大可三倍誠非此不特不敷用且不足彰中華體統也

幼童現僅一百十三人以二人一班分住各紳士家隨其子弟就傅習洋文每人房食束脩每年需銀四百兩局內延中華教習二人幼童以三箇月一次來局習華文每次十二人十四日爲滿逾期則此十二人復歸再換十二人來以次輪流周而復始每日卯正起身亥初就寢其讀書寫字講解作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二千九

論皆爲一定課程卽各人寫寄家信亦有定期每月兩次可見雖細端亦極周至矣嘗觀其寓西人紳士家頗得羣居切磋之樂彼此若水乳交融則必交相有成是中西幼童皆受其益也况吾華幼童仍兼讀中國書而不參溷使其專心致力無此得彼失之虞是其法之尤善者也他年期滿學成體用兼備翊贊 國家宏圖不烈斯不負 聖朝作人之盛意也歟

容公偕往撲來恩惟廉製造廠凡造鎗礮各機器多由此廠製造屋甚高廣機器大小數百具各有小輪套皮條達屋梁

鐵軸正中置大輪機一副力抵八十匹馬值洋錢二千五百圓每日燒煤約二千五百斤氣機激動大輪則各屋數百小輪皆動工匠隨時撥用格托林礮廠各器皆出於此即歐洲俄德喘噴等國亦多來廠定造聞德國去年定造做鎗機器計洋錢一百五十萬圓德為今時強國工廠亦多而向來此定造亦可見其精巧矣總管為演加托乃鎗與閱其制鎗筒下有鋼托托上平列兩筒火門處置方式鋼管高七八寸內儲藥彈後有小輪以手轉之則雙管齊發連環不絕每分時可發數百響即連發數千響鎗筒雖極熱無虞炸裂凡製鎗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三

礮取材固宜選精鋼而尤貴機括筒少方可歷久且易修理此鎗所設機關僅二大伴非若他鎗必無數小件也另有車可載以行車上有箱儲藥彈六千枚又可置三叉鐵架上高下左右隨意旋轉鎗重一百十磅架重七十磅司以二人若攜之過山嶺僅需四人連車架藥彈共值洋錢一千圓各國來購者不絕於道 美會紀畧已嘗述及此特稍詳

克爾司洋鎗廠在城東甘那的格河濱借館君往拜其總管法郎倫法君云二十五年前洋鎗無一連數響者西歷一千八百五十一年美人克爾司始創其法各國仿造之因以徧

天下故此廠至今仍用其名號也導至一處則新舊鎗不下數十百種皆歷來創造萃以比較優劣者再導至製造房地方寬大為樓四層下層為各式氣機自二馬力大至十馬力其式如桶靈便異常二馬力者高僅四五尺價四百圓每日用煤僅百餘斤餘皆製鎗內小件機括二層做鎗柄三層將各件湊合成鎗另有許多印字機裁縫機並格托林連環礮礮係美人格托林所創來附此廠製造者因又名格托林礮廠法君又云廠內無論何器皆可造倘有人新創一器無資自造者可攜式來廠代造惟所用各器悉出自撲來恩惟廉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三

廠蓋撲廠為專造各式機器之所乃製造之根本處也後又演連環礮與看其詳已載美會紀畧法君見贈新式六響手鎗一柄又書數本圖數張云叙廠內事甚明晰惜皆洋字不識也未初回總局午餐得飽中土飲食

東北鄉曼吉司德地方有織造廠距哈城約六十里借圭遊者為廠主人氣泥前任甘省總督華納並容爾二公廠基正方三里有奇樹木叢茂草色蒼鬱亦絕好所在也廠屋數大所住宅二所又有工人住屋塾房禮拜堂工人一千五百餘名女多於男皆令全家安住此間各人子女就近入塾讀書

使無內顧憂可一意工作先至氣君宅午餐後引至其兄宅
畧坐兄曾在日本數年購辦繭絲故兩宅陳設中華日本器
甚夥中刻至廠屋高數層計四五百間門前有鐵路二條長
可二十里行火輪車車與鐵路皆主人自有以運貨往來達
總鐵路者此廠係專取敗繭用機器抽絲以織衣裏綢亦間
用好絲以織上等綢進門一大室見繭殼堆積幾滿色敗氣
惡云皆自日本以賤價購來其法將原來敗繭攤置機上平
板輪動則繭絲皆捲於鐵齒軸上其雜物漏積一處以之肥
田蒔花極良軸上亂絲取下若被絮然送至第二器鐵齒較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三十三

織本色綢卽上織機須加顏色者入綱染每日可得淨絲五
百磅能以敗朽不堪之繭成絕好絲又日出如許之多非機
器之功也乃人心特具巧思不肯使天下有棄物耳我中華
爲著名產絲之邦敗朽之繭亦必甚夥倘使有心人仿而行
之不更多一絕大貿易乎又一處爲染房紅紫咸備綱皆深
大容二十石再至一室則機杼齊動聲極震耳蓋已由敗繭
成細綢矣機一張日成綢二十五碼至三十碼每碼工資五
分共機四百張每值洋錢六十圓另一室綢積幾滿正在計
數打包發店銷售有一種若杭州線縐幅廣亦如之每碼洋
錢二圓五角詢其值何昂曰繭絲進口稅重估值百圓徵稅
六十圓甚駭異之抽繭織綢兩廠各置火輪機一副力抵馬
五百匹日需煤十噸
聾啞院基址大屋舍多建造已閱六十年存有公項皆富室
樂捐每年得息二萬五千圓其制凡美國東北六省聾啞人
欲來院讀書無論男女須先稟由地方官給憑送院每人每
年取飯食洋錢一百七十五圓富者或多取貧者或不取七
年爲滿現在院內共二百四十人每十人或十二人延一師
以手口作勢代文字教法絕奇能使啞人說話讀書足補天

地缺陷焉各人眠食起居讀書工作皆有定規女子另住別室爲其師者亦女人每臥室容十餘榻必用一人相伴照料以防火燭及一切意外之虞被褥潔淨厚軟飯廳寬展明潔總管司事教習工人俸金取給存款息銀聞瞽人院在馬沙色士省用凸字以手摸認惜不及往觀按西國教聾啞法乃一百五十年前創自法國人聾啞瞽世之廢疾也然身以疾廢才質未可同廢有善法以教之使其不因廢疾而貧困而暴棄且可收其效用何善如之

六畜會牛之大者倍尋常重可二千餘磅此會每年一次每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遊覽隨筆

三十四

次僅十餘日專以講求參養孳生法蓋畜牧原民生要事果能蕃息肥碩是亦使民富之一大端是會也猶有先王遺意焉

容公又約往紐海芬城閱大書院嗣得電音院以停暑未開故不果往遂乘車言旋行約一百二十里經紐海芬城又約六十里至雷池泡地方皆停車數分時申刻抵恒令河登輪船船有鐵路二條車停其上船載以行坐客皆就船樓飯館用飯或茶點船長二百三十六尺河內商船往來如織兩岸屋宇叢密東爲伯魯林西爲紐約其時風浪甚大救生快艇

多隻常川巡察西刻抵紐折爾西省停船而岸上鐵路又與船面相接復開車行亥刻回費按前由費赴哈係經紐折爾西城渡哈遜河至紐約換車茲則繞出紐約不必換車一徑可到車價亦甚廉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遊覽隨筆

三十五

美國紐約城

紐約省在美之東北隅南界噴夕爾費尼阿紐折爾西兩省北界英屬堪納答部東界甘那的格馬沙色士窪爾滿得三省西臨大湖東南一隅臨大西洋在三十九省中最稱繁富會城名紐約在省之東南隅臨哈遜河縱四十里橫十三里地候甚寒居人約百萬屋由三層高至七八層壯麗無比行人車馬填塞街巷徹夜不絕河內帆檣林立一望無際鐵路電線如脈絡無不貫通輪車必須由城內經過者則於空際建長橋或於街底穴道以行街道之制同費城各街巷遍設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三六

郵筒儲書信最大者一爲第五街紳富所萃一爲百羅街多著名鋪戶貿易之大美土爲第一若統地球言之直與英京倫敦法京巴里鼎定而三而屋宇齊整美觀英法間尙弗迨蓋此城最居要道西由志克哥城直達三藩謝司戈城而過太平洋通日本中華東則出哈遜河渡大西洋以通歐洲水陸商賈無不萃焉官府有本省總督西文曰紐城梅爾餘如大小文武各官多半駐此船廠製造局演武院甚多客寓極大者數十家鋪設皆富麗又有森的爾園爲遊覽之所哈遜河南岸爲紐拆爾西東岸爲伯魯林亦皆貿易薈萃處西北

岸近城處有習正院二所較費城尤大又有地名伯來格渭而思皆監獄瘋人院施醫院河中地名海而給多暗礁岸上碎石若山積詢爲用火藥轟礁復由水內起上者水流甚急商船進口不能由此直達城下須繞由南首而進河之淺處以機器溶深卽用其泥填近岸地增建市肆跨河造大橋通伯魯林高二百尺兩岸石堵已立尙未完工仰視之若雙峯對峙不知費幾許金錢將來造成當又增一勝景

自費城至紐約不及二時車行二百九十七里住第五街大客寓客房數百間皆住滿甚有二客合住一間者蓋值公舉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三七

伯理璽天德合省官紳商民悉會城內也是晚本城富紳海孚美來晤約偕遊各處次日至海宅屋大四層富麗繁華海君夫婦子女皆在費城相識者夫人待賓殷摯可感

紐約書館屋極高廣已歷七十二年大堂坐生徒九百五十七人皆十齡左右男師五人女師二十五人每晨一次齊集於此女師鼓琴各徒歌詩畢教手足伸縮垂舉各法使和血脈又教以口吹噓使舒通其氣約半時始退退時分二人一排步法齊整若兵士操演履聲與琴聲合甚可聽也嗣分五十六人爲一班各歸原室習書字又見女徒五百七十八人排

班而至女師鼓琴歌詩如前末後爲最幼一班男女約五百人初啟蒙者行動悉循規蹈矩無聲息嗣至一室皆頭班生徒十四歲至二十歲讀書六年或九年不等樓上一室爲頭班女徒年歲畧同云由此考試列等者可升至大書院肄業矣大小生徒每日何時集大堂何時讀書作文寫字學畫何時和舒氣血何時休息回家皆有限制每七日停一日各室置地圖地球日月五星球並懸黑木板以白粉書課程紐城似此書館共一百有七處分上中下三等館師男女二千五百人生徒十一萬餘人每年經費四百萬圓出自地方公款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三十八

有大書院二所男女各一距城較遠無暇往觀聞書館生徒尙默識不尙誦讀蓋默識則書之精義乃能融洽於心設有泛泛然視之不加精研者必將不能道隻字故默識之法爲最善其歌詩舒體似有得中國樂舞之意總之教法精詳課程簡嚴而不事槓楚師徒情意洽貫况以次遞升不致有躐等倖進此所以專心力學不慮糜歲月而可因材成器也且雖有自暴自棄者要亦幡然而就範圍矣又聞西人八歲以前其母先教之識書作字故造就外傳易於教導是又可見女學之善一大端

管理書館官公署設總理官一員襄理官二十員司事等數十人專管書館一切事宜後屋藏書紙筆墨文具極多各館所需由此發給樓上爲考試館師之所凡欲爲館師者由此考試入選始准授徒試皆策論時適見四男二女正在凝思監試二人巍然上坐殊甚嚴肅師必考試至慎重也師賢生徒胥可受陶鎔故考師之制又爲書館綱領

夜過巡捕房據總巡云紐城捕房共三十五處巡捕二千三百人此爲第十七處計九十二人分二班各四十四人另副總巡四人時適交子正換班之際總巡點名畢排班而出若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三十九

操兵然各人必須將夜間有所見聞次早報明登簿見數捕正獲犯至或飲酒滋事或小竊一流總巡詢問姓名住址另登一冊收入班房班房分別男女或數人一間十數人一間四壁皆石門爲鐵柵本日已獲到六十八人內有幼年婦女七八人貌亦美衣飾華麗共處一房作楚囚對泣狀甚訝之詢爲赤身演戲者最易壞人心術故亦在拏辦之例次早當解赴公堂至次日聞皆罰鍰具結釋放

公堂審案處內有監房分男女幼童三等各約五六間此爲先一日巡捕拏獲次早解送者公堂深廣五六丈上起臺高

三尺若暖閣設公案坐訊官二人各具紙筆隨問隨錄供旁一桌坐三四人爲新報館記事者案前立一人爲傳審吏左設一椅坐原告或證人其犯人皆立案左短柵外案上左角置教書一本犯人由巡捕帶上堂先取書置口邊吻畧動仍置原處此卽對書立誓無虛言之意臺下設長桌長椅五六張坐二三十人皆狀師證人堂下紳民可數百人任其觀聽訊官由紳民公舉每日必有數十案訊後或卽釋放或罰鍰取保釋放或定罪後轉送衙門覈奪或未了結則分別暫押監房次日再訊此制與駐滬會審公堂同聞紐城共有六處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雜事

四十一

各分地段規制井然西國詞訟無論巨細許紳民萃集觀聽並許新報館人至公堂記載咸使聞知若是豈復有諸弊卽欲高下其手亦有所不能矣然一處日有數十案弗乃多事耶必也使相安於無事乎西國蓋深思之其對書立誓直是無謂之甚

稅關屋極高敞進門中室爲客商報關之所辦事者約五六十人轉向左首亦一大室爲收銀所後爲各項辦公房樓上爲稅司幫辦等公事房其時稅司值公出陪副稅司克君詢知關例凡外國進口貨稅極重每估本百圓徵稅自十圓至

六十圓不等土貨出口往外國或由此口運赴彼口皆免稅洋貨既徵進口稅復轉運別口或內地亦不再稅其意蓋欲洋貨進口徵稅既重則價值必昂使國人不欲多購而能專心致力以自製免金銀洩入他國也如絲綢呢絨則十中取六以此等貨皆可自製者也又如煙酒二項例雖不禁而皆於人有損故稅尤重惟書籍進口則免稅以得藉他國之書國人學術或愈能精進也近來吾華及日本運去之茶亦免稅以美國地土不宜茶茶商積年虧耗甚鉅且爲服食所必需故不得已亦免稅也其土貨出口免稅者欲使土貨價賤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雜事

四十二

商運他國獲利更厚而貨必因之日出日盛也此皆切實不易之理蓋西人專尙取利他國而已國之利源必開濬深廣並不肯輕易少洩此其立意精密深固處吁可慮哉每年徵進口稅洋錢約四千萬圓照提一成半作本關經費稅司每年俸金一萬二千圓副者五千圓管理銀錢出納者七千圓上下約一千五百人驗貨房另在海口臨行克君贈章程稅則一冊

海君談救火器因借至公局觀之室中置四輪馬車一乘車中爲火輪器力抵五十四匹馬藉二氣以吸水放水以二馬牽

之輪器內煤塊與引火之物預爲安放司以四人車價四千五百圓另一車載吸水皮管亦四輪牽以一馬司以二人價五百圓機力極大放水可高至三十丈管口下復有無數細孔如火夫當極熱時將管一旋水由細孔噴出灑之即涼爽尤奇者車房左壁有電機旁有銅鐘何處起火電信一至鐘亦藉電氣自鳴後槽繫馬繩亦因以自脫馬聞鐘皆奔出各就車前步位而立五秒工夫可齊備出門倘在夜間則馬奔地板聲震甚樓上火夫皆驚覺衣袴靴帽悉於臥時整備亦僅五秒時可穿齊計自得電信至馬車出門日則五秒時夜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四三二

則十秒時耳每分時車行一里車上鳴鐘使行人避道否則死傷勿論火夫僅十二人分二班每日准一時半輪流回家每月准二次輪流回家住宿餘時不得少離每人月給工資一百圓以工資豐厚故平時皆警備無懈其馬挑選體偉力足者教演熟悉電機旁另一牌書城內外各街各段名目救火之法斯誠第一美善焉凡大都會亟宜仿效之
育嬰堂屋共一百餘間各寬敞現在男女自初生至七八歲者約六百名有時多至三千人每樓設十六榻每二榻相並一臥二嬰兒一臥乳媪幃帳被褥衣袴俱潔淨廚房浴室

亦然總管司事爲教門婦女若中土道婆據說皆極守清規者男女四五歲即使認字讀書並教作小玩物如紙疊方勝同心結泥土人物以開其心思又一室甚大坐二三百人皆六歲至八歲女師教以歌詩並和舒氣血各法男女各立一旁另一女師居中鼓琴和之步法聲韻都湊拍俟其及歲時各量材薦事去年經費計用二十六萬一千圓半出公家半出善士

紳民公會爲紳民專看新報及各種新書之所入會者每年出資五圓現有八千五百人之多各國各城新報咸備藏書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四三三

十六萬五千本舖中之入會者店主每年亦五圓店夥四圓執事人等皆公舉不得濫用一人西國無論何事皆立公會習俗使然

滴森新報館主筆某君來晤云紐城報館大小六十餘家渠館每日出報十四萬張有極大印字機六具報館之大英國太吾士而外滴森稱最又云新報紙上自朝廷下逮閭閻事無不具洵上有明目達聰之美下有廣見博聞之益良爲善也詢中國報館何若曰近來亦頗盛行

席地好施譯卽本城衙門海君偕主往拜梅爾

職若 衛君談

次頗洽著內辦公者一百四十人衛君導至一樓觀畫皆開國君臣並歷任梅爾繪像又一樓列刀矛旗幟盔甲桌案文具多件開國時物也海君尊人卽前任梅爾以得民心連三任異數也惜於去年卒不及一見

海君又借往紐省總督署拜總督鐵爾登坐談許久詢及中華既樂用他國銀錢何不自製以收利權並告以美國錢制出贈小像二頁題名於上圭亦以小像報之甚喜囑題名用華文書寫其內眷亦各相見親導至各處觀覽客廳甚寬大書室藏書萬本海君謂此公有書癖公餘之暇手不釋卷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一 遊覽隨筆

四四

現在公舉伯理璽天德二人一爲海士一卽此公是海是公尙未定也

寄藏所建以寄藏金珠寶石憑照契券之所也無論官民家有貴重之物恐遭火患或虞盜劫可送至代藏視鐵箱大小取資多寡若七寸見方之箱一隻每年取資十五圓最大者每年三百圓屋皆石造上下四方護以厚鐵板置箱之架亦鐵通屋無分寸木也巡守工人由富室循環具保而來各室門鎖非經數鑰不可啓各室外有時辰鐘鐘面設鐵盤盤心一小鐵管巡守人每二刻以石筆就管內畫一圈以誌之若

鐵盤轉過有一空隙未畫則知其人某刻不在側當重罰又有電線置各門暗處有自外人者電機一動鐘亦自鳴凡此皆嚴防盜賊之意

海君糖坊在紐折爾西城專購各國青赤糖先驗其美惡入巨鑊熬之鑊容二千磅糖水黑色和以牛骨灰則變爲清水由銅管過入大綱攪牛血少許則雜質上浮本質漸濃再入圓式鑊藉蒸氣旋轉之漸乾漸白而成上等糖其中黃色水由小銅管接至他鑊復旋之爲次白糖仍有糖水由銅管過至下層之鑊成黃糖末後之水不可復熬則爲糖漿每日熬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四十五

原糖三十萬磅九折成糖並漿餘爲雜質有輪機五六具日燒煤四十噸買地造屋計洋錢十四萬圓機器十六萬圓工人一百三十餘名原糖買價每磅九分賣價統計一角五分進口稅二分五釐出口稅免牛骨灰每磅價三分每日售糖值洋錢五六萬圓

大雜貨店在百羅街爲美人司多所設屋以白石砌高五層成四方形上下三百餘間凡各種花毯男女衣帽及一切服飾無所不有下層置機器一副力抵六百匹馬各作工器賴以運動之用人約一千五百名每日售物值價約七萬圓至

十萬圓

戲館屋大臺寬煤氣燈可千盞男女優二百餘人演土耳其國故事花面假鬚刀矛對刺衣亦五彩繡金臺前作樂者六七十人一齣畢則臺幔放下俄頃幔捲則又一齣或文或武或歌或泣或妖怪百出或美女七八十人衣輕綃攜手跳舞種種奇幻不可思議坐觀者一二千人海君包箱屋一間洋錢二十五圓次晚另至一館為尤妙

環遊地球新錄

卷二 遊覽隨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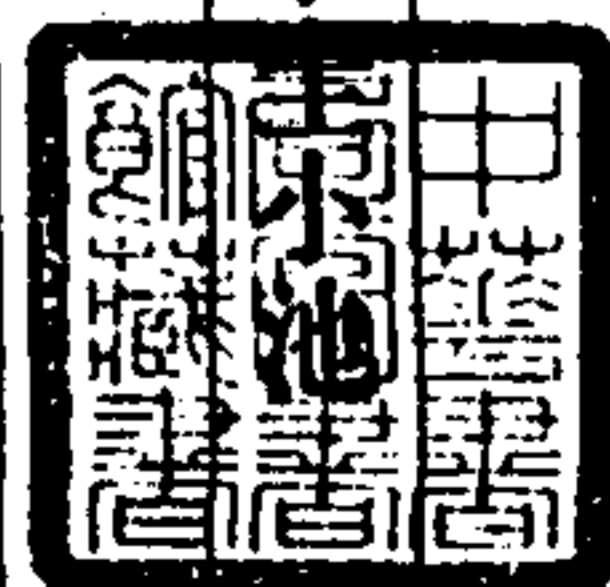
四十六

環遊地球新錄卷三

遊覽隨筆

英國倫敦京城

江甯李



倫敦為英國京城泰西第一大都會也今自美國東渡大西洋來遊此城見其人烟之稠密市肆之繁富屋宇之高聳奇崛街道之斜直紛歧誠乃名不虛傳較之美國別一景象蓋美為新造之國一切無非新造此則頗有古風若歷久不敗世家焉城在英倫本土東南英以三島為國一曰英倫一曰蘇格蘭一曰愛爾蘭密得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一

爾錫克司府之南撒利府之北跨二府交界處距顛迷士河口約一百六十里河水由西曲折經貫城內東出於海古有城垣其址在今城之正中舊蹟都無而仍以正中為城內者乃沿舊之稱其實統謂之城無分內外也以今之屋宇叢聚處計之縱二十二里橫三十里連四周增建之屋合而計之縱橫各得七十里有奇居人約四百萬外來士商無國無之同治十二年計算房屋已多至五十二萬所以後每年增建尚約二三千所街道城中狹而四隅廣悉皆平坦潔淨無穢氣通長計算得二萬一千七百八十里街燈共三十六萬餘

蓋每夜用煤氣一千三百萬磅每磅重一正方尺電線通達各處約二千條輪車鐵路若蛛網不知通長有幾許衛城兵五千名衣紅衣青袴或黑衣帽製以黑熊皮高大如斗凡官殿衙署兵房局廠派令巡守終日持鎗無倦容巡捕八千名衣黑衣纏革帶帽用黑氈持短仗各街巷分段鵠立勤謹安分行人往來肩摩踵接安靜無譁氣候隆冬寒暑表減降至十八九度盛暑時不過升至八十二度春夏秋三季晴和冬際多霧十一月尤甚有時數尺外人不相見蓋居人既衆室皆爐火煤烟雲霧合而爲一都作黃色雖新建屋不數年已黝然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二

纔未申之交已萬家燈火矣斯時議政院停議政事君主往居外島行宮爵紳富商亦多半散處四鄉別墅馬車日以數十萬計東馳西驟徹夜不息街道多砌小石塊輪石相擊聲若雷鳴屋爲震動車中人並坐語不聞夜間尤覺攪人清夢君主宮在本城者有四一爲博靖項宮一爲查迷士宮一爲惠德宮一爲根性登宮太子所居者爲馬列伯羅宮皆在城之西偏園林最佳處另有行宮三一在京南雲塞爾城名雲塞爾咳什爾一在國南海中外島名奧士本宮一在蘇格蘭界內名巴莫辣宮除外島蘇格蘭兩宮外皆曾遊目悉爲閱

鉅巍峨營構奇巧而尤以雲塞爾宮稱最城中有聖保羅大教堂中聳一樓爲京城最高處西爲企府梅爾署企府梅爾署如府尹西南臨河爲議政院院西爲韋思密站司得古教堂城東南多船廠又有書院書館多所民間塾房一千五百四十所教堂約千所其餘如外務衙門印度衙門各部院兵房局廠多以美石砌成堅固無比大書庫藏書七十萬冊園林英語曰數十數處花木甚繁供官民遊憩有海帕者地最廣內建一塔極奇麗中爲今君主已故贅婿白石鍍金像富紳住宅最大店鋪皆在城西工匠貧民多居東城城之正中所謂城內者銀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三

行萃焉古今名人銅石像表功塔多建各大路口不可悉數娼寮亦多見客則笑靨相迎甚有在大街招客者美國各街多建鐵路行街車便搭客此城則於地底穴道以行火輪車分段設車票房行人欲往何街何段隨處購票下石塔四五十級至地底車房搭車而行旁亦有貨攤小鋪以便行客恍惚又一世界是緣地狹人稠諸國交會街衢行人車馬已不勝擁擠乃舁爲地道庶便往來也圭寓城西班年街第二號宅屋在三層樓鋪設華美計三間每七日租金二磅每磅即金錢一枚值洋十個錫林每錫林即四二人茶飯煤炭及侍女泰西無

女爲婢例多 廚人工資每七日約六十圓此間食用賤於美
馬車尤廉行十數里不過一圓非若美國動需二三圓也金
稅司登幹我 國派駐倫敦辦事者主往拜之并陪其幫辦
儀君伯羅及告假在籍前浙海關稅司惠君達海關營造司
衛君勒斯惠君前在浙海四年相處甚歡今日相逢洵是天
涯樂事

議政院西臨頭迷士河三十五年前朝廷簡員選擇美石改
建基廣四十八畝費金錢二百餘萬磅屋共千餘間樓梯多
至百餘座冬際各屋所用暖氣筒通長計之可五十里有奇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四

煤氣燈每年需金錢三千五百磅院西南隅建高塔藏歷年
册案又有鐘樓高三百二十尺設大白鳴鐘一架能走八日
鐘重十三噸字面徑二十二尺鳴時聲聞數十里內分上下
二議院上院深九十七尺廣四十五尺爲貴官爵紳議政之
所上首起平臺高二尺若暖閣中設鏤花鍍金大座爲君主
位旁一座較小坐地亦稍低爲太子位借遊金君云太子稱
評塞爾衛爾司評塞爾譯即親王衛爾司京西十二府地名
也此蓋爲英國歷來太子封號其實並不居衛爾司地今太
子會讀書客利司柘池大書院學成歷試諸務又使徧歷各

國於天下事莫不明達周知乃預大政睿質既美豫教又善
是以仁賢迺布舉國罔弗欣戴焉臺下設大案二備錄諭旨
及所議條例兩行設椅多張議政者坐之君主每臨院以一
時半爲則必回宮定制也下院深六十五尺廣四十五尺爲
庶民中之有學術者公議之所中一座主議者坐之兩行亦
多設椅桌分四層坐數百人左右有樓甚明敞許衆民登樓
聽議各新報館記事人亦在樓靜聽記錄其餘爲簽名房護
衛房更衣房又有長廊穿廳滿懸畫幅爲前代君主戰勝攻
取事蹟皆名人手筆按議政院之制西國皆然所以通上下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五

俾事行無格閔也有大政則開院集議平時儘可遊覽雖尊
如君座亦任人周視弗禁
電報局屋高四層與郵政局相對歸郵政大臣管轄惠儀兩
君借往見電機設於二層有木櫃長約四丈高六尺深尺餘
界爲二千數百格每格若小箱然各有一鐵線凡地球各國
通都大邑皆可通信大小電機千數百具用人約七百名女
多於男每人管機二具由局寄往他處之信以碼代字按
字撥機隨寫隨動隨動隨達動畢而彼處已得信矣其接他
處之信視電機一動隨即照字錄出送至別室而送之之法

極奇乃以錄出之信封入橡皮管管長三四寸徑二寸各機旁多設風筒筒面有鍼若時辰表將皮管置筒內借氣機吸力以送而彼室司筒者聞表上鐘鳴則知皮管將至視表鍼左指則已至矣隨將信加封分別地段由郵政局馳遞種種規制令人莫測其妙聞風筒吸力曲折計算每三分時能行五里其設風筒之意因局屋甚廣接電信處掛號存稿處加封處未能相聚一室使無此筒展轉傳送即動輒需人不但用人多需費鉅且反致遲緩慢事也最下層設機器三副每副力抵五十匹馬專吸氣入風筒者每日往來信約四萬件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六

每年局中人俸金約六十萬圓他項費用未悉幾許局中右首屋為收銀信所凡寄帶銀兩在此交明照數匯寄儀君言英國郵政局電報局匯銀所三處皆互相聯絡獲盈餘甚鉅利國便民誠為最也

倫敦稅關在城東隅臨頭迷士河屋極高廣設總稅務司四人駐關督理為首者名固本談次甚洽和藹堪親云去年徵進口稅英制土貨出口亦免稅一千零十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二磅現

在每日可徵三萬二千磅禮拜六日多至四萬磅司收銀者僅十一人國家銀行每日二次來關收取辦公者分內外班

內班約七百人外班約一千六百人按徵數百中提五為一應薪俸經費稅以烟酒茶三項為大宗烟捲即呂宋烟英人稱為色藍每重一磅徵稅五箇錫林烟葉估百抽五酒每加倫合中國約五斤徵稅十箇錫林酒之香美者每加倫徵至十六箇錫林有奇茶葉每磅徵稅六箇評息每評息即銅錢一枚合洋錢二分絲斤棉花皆免稅每年入官變價款約五千磅旁有入官貨物棧房存貨不多走私之法極奇擊私之法亦苛絕有烟捲從饅頭內查出者鞋底內搜得者嗣至一樓為驗茶所凡中國運往之茶皆須驗明其中攙雜何物倘驗得雜物多不堪服食則燬之雜物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七

不甚多者准轉運他國售賣此非驗茶徵稅乃驗其堪用與否免國人受病耳又至驗酒房此為專驗外國進口葡萄酒者各種葡萄酒百分中必有火酒數分如驗得火酒浮於定數則稅須加重相近商船聚泊處有大棧房多所建自商人存中國茶葉十五萬箱

太吾士新報館在各國中推為巨擘所列各國時事最確議論亦極精當自國君至黎庶莫不以先觀為快屋高四層砌紅氈飾白石局面甚闊大下層偏室為造模房法以機器將字擺齊字板上鋪以厚紙入一器壓之則紙面字字凸起再

將紙入一坳形模內鎔錫汁澆入成一坳形錫模仍字字凸起點畫分明其原擺字板與厚紙皆無用而將錫模置印字機印之他法皆不迨其速也又至一大室為印字房有極大機器六張以通長之紙捲於機尾紙前為錫模墨汁以墨浸

水再前為鐵軸軸有長刀輪機一動聲極震響機尾之紙隨放隨印甫印即裁裁就由木板拂疊一處每半時六機共印七萬數千張其印成報紙甚長闊欲摺疊窄小亦機器為之無須人力機若高櫃亦藉總輪機而動將報紙鋪櫃上機動則反覆摺疊極快捷每積至一百紙則機稍停將紙取下機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八

再動再摺轉瞬數千張誠奇極矣每機值銀一萬五千圓總輪機力抵馬二百五十匹一日可出數十萬張城內大報館十餘家小者不知凡幾又有所謂黃昏報七日報月報多家合而計之誠不知日出幾許矣京城若此他城亦然英國若此他國亦然統地球計之又不知日出幾許矣而且日見增多未聞有閉歇者竊觀西人設新報館欲盡知天下事也人必知天下事而後乃能處天下事是報館之設誠未可曰無益而其益則尤非淺鮮

根性登博物院各國器用服飾無所不有貓眼寶石大若鴿

卵古今君主冠服刀劍羅列十數櫃寶器古玩數十櫃有道光年間覺生寺所製銅磬及金玉釧釵環簪珥景泰瓶鏤雕木器皆得自中國者古銅大佛像磁銅各件貨自日本者有瓦瓶高三尺許三千年之物得自埃及國地下者中懸大幅繪各國高塔其中最高者為義大利國羅馬城教堂之塔可五百五十尺江甯已燬之長干塔亦在列高二百寸八百年前英法各國男子多用假髮結辮垂肩際外衣亦甚長近似華式

百利替施博物院 英稱其本國為百利替施即英蘇愛三島合而為一之總名 屋以白石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九

建規模宏鉅土木之費五百萬圓內有大室十餘處皆三千年前石物自埃及猶太希臘等國地內刻得者有古時偶像多座衣飾詭異云已四千年矣又有希臘古宮前壯士神女騎馬石像高可一丈四尺一石所成鏤刻精細古棺數具或石或銅棺面鑿臥像即死者像也石紫黑色極堅緻扣之作磬聲亦整石所成銅棺則鑄就非銅板湊合者有木偶或人身馬足或馬首人身可十餘具不一其形古硯與華式畧同希臘古銅鏡大小數十柄背有文近似蝌蚪亦有若鳥獸形嘗疑為中土物而實得自希臘者巴比倫國 其地今屬土耳其國 樹葉

書若鐘鼎文又一樓有三千餘年古屍十餘具各臥棺上西友爲言古時埃及人死將屍置日下曬稍熱塗以香油後用布裹紮極緊圖死者面貌再用布二三百丈裹之入棺埋葬可歷久不壞而其法今不得聞矣此悉從埃及得來外裹之布已去而僅存內裹一層者旁置數十櫃皆牛羊猫犬魚鳥之類亦用前法包紮蓋殉葬物也船隻刀矛斧鑿式與中華同又見古劍柄爲碧玉上有古篆二字鏽蝕不可辨又髮塔一座式若胡盧高九寸上刻篆書六字中以黃緞包髮一盤塔重八十二兩八錢五成金製皆我中華博物院正中爲書庫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十

多非笑之今觀此都都鳥既謂其古有今無安知龍鳳麟非古有今無乎又安知都都鳥非卽鳳鳥乎司事銜爲撲非色士子大著名曾充駐華領事幫辦者深服是言按根性登百譽始有此銜利替施兩博物院古物居多蓋知古乃能通今援古乃可證今故英人於此兩院惟書樓觀書者須領憑而進餘皆准博物之士及塾中生徒隨意進內考察學習司事多文士不僅詳告遊人而尤加意博訪以廣識見以益智巧非有所矜侈也其廣識見益智巧亦正欲與衆共之制甚善也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十一

藏各國古今書七十萬冊中華書約萬冊旁有圓樓徑可十五丈坐三四百人國中士子及他國遊學之士領有憑照者得進內觀覽屋建以鐵石無寸木防火患也又有大室二間一爲各類獸皮一爲鳥皮皆用他物滿塞腹內縫製如生舉天下各國鳥獸無不備有鳥小於孔雀文彩燦然若吾華所繪鳳鳥西國名都都謂六百年前尙有之今無此鳥矣詢何以知其無曰考究其骨今無同者故知其無也因曰西人每讀吾儒之書謂龍鳳麟爲聖人寓言不信實有其物曾答以聖人豈寓言以欺世者或古有今無不可謂其必無也西人

堪屬目

葵色爾巴列斯 葵色爾譯即水品 距都南二十三里其地名

巴列斯譯即官也

錫能在山之高處屋極高敞明潔南北各一塔塔中儲水備不時之需梯如旋螺可登絕頂其屋其塔均以鐵為梁柱玻璃為頂壁表裏通明無片瓦寸木因美其名為水晶宮池沼臺榭幽雅特絕花果繁盛草色油然珍禽異獸甚多尤奇者海中鱗介之屬俱於壁間穴洞如櫃高廣五六尺凡數十處各分其類罩以玻璃蓄以海水櫃上下設機管二此吸彼放滿而不溢沙石藻荇亦海中所產游泳其中遊人自外觀之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十三

纖微悉見又造各國式樣屋宇各國銅石之像及古今服飾器用土產分別排列各洲土番之像亦有之池中設機管噴水法極沁人心目遊覽者每人取資二角五分西人禮拜六日則需六角有戲臺琴臺備演劇歌詩飯館酒樓飲食皆精美舊在城內海帕 譯見 遷建於此二十年矣聞辦此者為英富紳一以廣人識見一以牟無窮利焉

瑣臥拉治戈加登

瑣臥拉治戈譯即生物類加登即苑也

在城西北隅五十年

前英國博物之士公建專以考究生物之理者廣為羅致年多一年今為宇宙第一大苑矣計獸五百類禽千類龜百類

猴數十類魚蟲類無算其最難得者為絕大海馬二隻埃及總督所贈也進內觀者每人取資二角五分西人禮拜日不得入蓋是日為會中人考察之期也

機器會館英制凡士子專習機器一門考試列等後則製造局船廠皆可錄用以收集思廣益之效於是精求機器者捐資辦設會館萃羣才討論舊式研究新法精益求精巧更求巧奪天工而省人力無遠弗屆無微不入良有以也每年所論集為專書可四五册中有大廳坐百餘人以集議事者又有書室藏圖書萬卷皆各國言機器者衛君即會中人也因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十三

偕往觀焉西人禮拜日官署不理事書館停教習店鋪不交易名勝處亦多封閉信教者至教堂念經不信教者或四鄉遊玩或閉門飲樂七日一禮拜必房虛昂星四宿循環值之月凡四日或五日頗若中國旬日休假然國債一端金君於飲次言各國與英借銀者幾於無國無之英亦自向富商籌借有多至萬萬磅者數愈少息愈厚雖曰彼此上下有無相通而子母之權亦彼此上下均操之交征利而國不危是別一道耶然取息厚薄視借數多寡究是未

宜

雲塞爾行宮

以下四則其地皆不屬倫敦故附後

在雲塞爾城英人稱為雲塞

爾咳什爾

咳什爾譯即殿臺以宮牆面面高聳形若殿臺也或云即當日殿臺遺址

距倫敦西南

七十三里英君主三行宮之一也借行惠君云英國宮禁均

准人進內觀瞻而有一定期限此宮定制每年西歷四月初

一日起十月底止每日午初至申正餘月午初至申初准其

進內每屆西人禮拜一二四五等日須先赴給照官處領照

禮拜三六兩日不須照自倫敦乘火輪車行半時許將至其

處見樹木千章一望無際中有石屋若堅城高出雲表屋頂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十四

立旗桿而不懸旗以君主未臨也

君主臨宮則懸旗

下車步行半里

許至宮門曲折登石階百餘級始至最下層此處無論何人

皆可到正中有大門進內則須驗照矣惠君將執照交把門

兵弁遞進旋入管宮大臣處少坐俟其派人導遊先至西首

一堂頗極高廣華麗門以純銅製鑲人物絕玲瓏堂內上下

四周川各種文石砌成壁上復以五色石嵌作古時人物神

妙不亞點染詢奇工也窗戶以大片玻璃燒成近代君后大

臣像衣飾燦爛肖其生平堂中上首有石座為今君主已故

贅塔臥像堂下即近代二十四君主葬處觀畢出門東行進

重門登塔十餘級轉長廊內有大殿為延見他國君主之所

旁一殿為他國公使大臣及本國大臣命婦觀見之所陳設

極富麗磁瓶高三四尺者皆中華舊物四壁掛幅多以五色

絨線繡人物花木較繪畫尤生動又一處名窪得魯廳為用

膳所外有大室長約三十丈寬約六丈上起平臺設大座室

中設長桌可坐二百人為宴會他國君臣及本國爵紳之所

四壁高處取古時刀劍盔甲簾牌等件編成花樣又將各國

圖印旗式功牌分別繪圖懸掛作美觀再進別一大室金碧

輝煌為丹士宮

丹士譯即殿臺

更進則為寢宮轉入南首為書房政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十五

事房琴室每年君主居是宮者或一月或二三月無定期外

為大花園樹木陰翳花草繁盛蓄鹿百餘頭珍禽亦夥正中

一道自宮門直至南山騎馬石像處計長十里夾植喬松古

柏蒼翠蔚鬱車行其中塵襟盡滌惟天日苦短僅遊十之三

四而回

奧克司芬城距倫敦西北二百零八里有大書院往拜道德

理雅格先生

英國道德若中國進士

理君遊華多年博覽羣書嘗以學

庸論孟詩書左傳譯為英文者現充書院講解華文官教習

午餐後理君導遊各處見城中街道不多店鋪所售惟食用

之品便書院就近購用者大書院共有二十一所講堂六所
 貢院一所書庫一所庫藏書四十萬册有古書以革代紙繕
 寫絕精千載以上本也屋之最古者已閱千年石多作黑色
 殿大院名客利司柘池今太子諸王曾肄業於此統二十一
 院肄業生二千五百人均先由小學考列一等然後入院年
 自十七歲至二十一歲每生居院食用等費年中約洋錢千
 圓各院每年經費約二百五十萬圓出自昔年存款息項其
 課程分別天文地理格致文藝算學化學醫學軍政生徒願
 習何門專習一門逐日督課有丟德譯師分期講解有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其

撲非色譯師官教習若舉人生徒入院定制大考三次初入
 院考一次察其深淺也中間不限年月以專習之門再考一
 次觀其進境也將出院考一次定其優劣也列等後入為院
 師而著名譽可得撲非色亦有甫出院即得撲非色者或以
 著書立說而得名譽可得道德亦有以道德而充撲非色者
 三者不列等出院聽留院俟下屆再試亦聽惟生徒中名門
 巨室居多貧素者少以每年千圓食用無出也然亦有寒素
 欲奮志讀書親友樂為資助者觀書院之制善在分門專學
 循序以進而尤在考試不敷也緣院中學者皆由小學以升

則此處必優游歲月乃可六成庶無躓等欲速之弊惜乎歲
 需千圓寒素不免向隅要當有以善籌之斯舉無遺材矣院
 中師長衣黑色長袍若華人斗篷上加黑色紅裏披肩帽亦
 黑色為平頂四方式頂心有黑縐一縐生徒之帽相同衣亦
 如之而長僅半截若華人背搭課餘之暇各穿號衣 如此院
 白衣服
博彼院則藍衣白袴 出而划船鬪勝以暢血脈平時衣冠往
 來街衢則彬彬然若值鬪船而回則又稍涉趑趄矣英有最
 大書院三處一在蘇格蘭省內名甘比利支一在愛爾蘭會
 城名都百靈一即此也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七

倫敦之東二百六十四里瀕頭迷士河地名塢里治英製造
 軍器局在焉基廣七百八十畝繚以土垣周四里建極大廠
 屋數十所則有鑄銅鐵廠爐錘廠礮廠鎗廠礮彈廠鎗彈廠
 礮架廠鎗托廠火箭廠水雷廠又有大室藏舊式軍械設火
 輪機二十副以運動各項機軸鑄鐵爐十二座每座方廣二
 丈許鐵汁若河渠鐵錘二十箇懸以高架大者重四十噸一
 擊之力可千噸僅需一人撥機括使由上下擊輕重隨人意
 作工者萬人有時增至萬五千人終日爐火燭天錘聲震地
 無休息倘有所需無論何項亦無論多至千萬件可立時應

付無悞也製鎗彈機器五十副每副日出彈六萬枚礮廠現造巨礮四位重各八十一噸法以巨塊鋼製為礮身再用四寸見方鐵條入長爐燒赤纏礮身以錘擊之如此三次則三條與礮身合而為一燃放無虞損裂彈長四尺二寸重一千七百磅首尖尾方實藥二十一磅礮膛受藥三百七十磅彈可及遠二十三里在五百丈外置鐵板厚二尺五寸可洞穿之聞義大利國數月前就廠造一礮重百噸試演極靈便已運回國置之礮臺誠宇宙第一巨礮又聞英國現擬製礮四位重各二百噸約在明年可興造矣水雷廠列大小水雷數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六

十具其式橢圓首尾兩銳尾置銅葉四片若魚尾有電線由小輪軸以達首之銳處置之水內使前行遠近隨人意首尖觸敵船則電發而船為齏粉雷身製以薄鐵實磺強水煉就棉花一百十八磅力比火藥大五倍最大者長一丈茲所見長一丈四尺價值一千七百五十圓其法係同治四年英人韋德黑得所擬名非施多被多譯即魚礮以形似魚也閱畢乘廠內小火輪車至校場觀演格托林連環礮嗣又演強水棉花花有乾溼兩種乾者得火即發溼者觸電始燃先將溼花一塊方三寸許厚寸許重僅二兩試置火內燒二刻不燃

以之置巨石上在百步外以鐵線引電氣觸之轟然一聲石為灰燼詢知石重約三百斤棉花價亦甚廉廠之空地皆大小礮位及舊式礮彈數年前以為新式者尚未用過堆積如山今皆復鑄造新式設總督廠務將軍一員文武官職大者四十員駐廠各有專司職較小者不知數

袍次冒地名也在倫敦西南三百十四里濱海英之兵船廠也基廣八百畝四面衛以礮臺駐兵萬人主至其處廠官派人導觀焉先至森的爾鐵甲船船身木厚一尺八寸鐵甲厚一尺二寸容四千六百五十噸機器力抵馬一千匹船尾設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九

暗輪二可左右轉前後有圓式礮臺各一亦造以精鐵面而可轉動前臺置二礮每重三十八噸後臺亦二礮每重三十五噸彈重八百磅前礮機括上下以蒸氣動後礮以手動均極靈捷船底有小鐵路二條行車以運送藥彈每半時船行六十餘里造價二百五十萬圓又至一船名沙以船成時適波斯國沙至廠遊覽因名蓋波斯稱王為沙也船係木造容六千零四十噸今木造兵船此為最巨內設大礮二十六位每重十二噸彈重二百八十磅水手六百七十三名每半時行六十五里嗣至探地輪船計二隻一名愛類一名替司克

弗類乃近時往北冰洋探地而回者每船僅容四五百噸先是其國派此二船往人皆謂船小路險恐同出不能同歸不知船身雖小而堅固則甚於他船竟能直抵黑道外十餘度地名老冰洋處依然同歸故國人又莫不歎服駕駛者具有絕大本領也船主名耐爾司厚重老成現以功得重賞云造船之塢十六處白石建築水道各立鐵閘備啟閉地皆寬廣工極精細又有大室十數所為梳櫓鎚練篷索油漆各廠及各項機器廠是日值大雨張蓋行泥塗中衣盡沾溼未克遍覽惜哉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二十

法國巴里京城

巴里法國京城也

英美等國凡人烟聚集處多曰城其實無城也法國則固是有城

在國之

西北隅跨塞納河而城縱約三十里橫約四十里繚以石垣而無雉堞為門四十城外擇形勝處環列礮臺十八鞏固無比城內區為二十邑設官分治總轄於府尹每門設關徵貨稅塞納河由東南入城形若弓背流至西南而出深廣清澈可行輪舟居人約二百萬街衢闊大潔淨兩旁多植樹木綠陰蔽道列肆若蜂房整齊華麗屋皆六七層每層戶洞護以鏤花鐵闌塗金彩異常美觀英美皆不及也無晝無夜車馬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二十一

往來不絕居人喜遊宴衣尚鮮華他國之人來此亦遊玩居多無不豔羨之甚有樂而忘返者與英京倫敦並論之倫敦為天下財貨薈萃之區巴里為泰西第一名勝之所四年前曾遭兵燹屋宇燬壞實甚今已宛然承平景象此可概見其國富庶焉其間宮殿衙署局廠園林甚多惜旅寓僅四五日兩多晴少未能逐一觀覽兼之法人作英語不甚明晰故於斯城記載獨少即茲所記恐謬誤處亦正不免也

居利而利苑在城正中內為前皇拏波倫故宮殿宇極高廣鏤石絕工細四年前被亂黨焚燬廊落僅存法人為述往昔

壯麗華瞻直是無奇不有無美弗備若似乎深夢華之感焉
頃復興築而在百廢俱舉後斯其用意尤洵善

盧發博物院爲古時盧發皇宮今改爲大博物院內藏古今
名人繪畫極富有值數萬圓者見博雅之士多人備丹鉛紙
筆日事臨摹焉其他石像亦多又有古昔君后官弁各式冠
服刀劍佩飾及三四千年銅石器中華之物亦有之任人遊
觀弗禁

西有玻璃大室若英國水晶宮數年前興設聚珍會卽此室
也今藏繡像極多乃以五色絨線繡各國人物故事方之繪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二五二

畫尤神妙

前法主拏波倫第一墓上起天主教堂頂聳塔如覆鐘鍍
以金頗壯觀瞻卽道光初年殞於英歸葬於此者其兩弟祔
葬焉所稱第一者乃泰西國君尊號若秦皇以始稱故其後
有第二第三云堂左有大室養受傷兵士有老兵數人曾從
拏波倫出征尙能言當日事

鐵塔一座高一百三十四尺內築以石外包鐵中有梯盤旋
而上頂尖爲拏波倫第一像云係用當日轟敵之礮改鑄
拏波倫武功坊在城西北隅窪布倫門內高一百五十二尺

內亦有梯可升至絕頂觀全城形勢建以白石工程極鉅計
費洋錢一百八十六萬圓紀拏波倫武功四壁刻石人物卽
當年征戰圖

城有最大天主教堂二所一曰幫顛翁一曰撓道洞並皆基
址廣闊危樓高聳中有大殿奉一女子抱一嬰兒是爲耶穌
母子左右各六室室各一像是爲耶穌之十二弟子入教者
隨其崇信各奉其一爲皈依亦尙然燭燭色白跪拜祈禱人
前各置蒲團俯伏者鞠躬者手持數珠口喃喃不知作何語
大似僧徒行徑若耶穌教堂則空洞無物惟中設教師講堂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二五三

旁列聽講諸人坐位而已軒輊已較然亦僅可行於彼中耳
生物苑若英國瓊臥拉治戈加登在窪布倫園北首異獸珍
禽魚蟲花草無所不有不知名者十之七八如孔雀有純白
者鷄有全藍者水鳥有全紅者樹有皮白如粉飾者皆見所
未見也歐洲各國無竹此獨有翠竹十數竿云由南阿墨利
加洲得來經數萬里僅見此君頗欲使人日爲報平安也又
見海棠花葉類中華而尤肥茁居然有香得非昌州移植歟
柯巴辣戲館基廣一萬二千正方碼選天下美石興造二十
年始成費洋錢七百二十萬圓臺上容七百人爲樓數層坐

觀者萬人內外鑲刻皆極精細鋪設富麗寔爲寰宇第一所
演故事奇奇怪怪優人之技亦多出人意表惟恐不肖此
所以無不肖也方之他國允稱奇妙絕倫

馬戲館內有圓廠平鋪沙土徑十數丈有絕美女郎年可十
五六衣絞綃立馬背馳驟連跳十數圈仍卓立馬背軒軒然
如欲輕舉者觀者咸拍手叫絕又有象十二隻能串陣跳舞
象蹄起落與琴聲應節象奴於鼻端盤旋作勢或以首探入
象口使銜之而無少傷或謂象體偉弗乃非雅觀不知象固
能舞蠻中有象陣斯誠靈物也見鐵柵一置車上柵高七八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二千四

書幼童觀會事

光緒二年七月初三日我 國在美肄業幼童一百十三人
隨其師劉雲房其駿總局繙譯鄺容階其照又西師男女六
人自哈佛來費城觀會帶領者爲書院總管美人饒托魯寓
會外阿拉司客館每日已初進會酉初回寓其午餐即就會
內飯館取便也兩館接待頗殷屋頂升黃龍旗進出有樂人
鼓吹極盡冠冕堂皇數日前各處新報早已播傳其事至是
復論及中國辦法甚善幼童聰敏好學互相親愛見人禮數
言談彬彬然有進館方年餘者西語亦精熟此次觀會又增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二千五

其識見誠獲益匪淺云云初四日見諸童多在會院遊覽於
千萬人中言動自如無畏怯態裝束若西人而外單短掛仍
近華式見圭等甚親近吐屬有外洋風派幼小者與女師偕
行師指物與觀頗能對答親愛之情幾同母子初五日晤劉
鄺兩君并總管饒君等於耕種院諸童亦齊集蓋將往午餐
也因擇其年較長者詢以此會究有益否則云集大地之物
任人觀覽增長識見其新器善法可仿而行之又能聯各國
交誼益處甚大我儕動身之先館師囑將會內見聞隨意記
載回館後各作洋文議論一篇再譯爲華文問何物最佳曰

外國印字法中國雕牙器問想家否曰想也無益惟有一意
攻書回家終有日耳問飲食起居何若曰飲食似較潔淨起
居有定時亦有時必須行動舒暢氣血尤却病良法也問各
居停主人照料何若曰照料若其子弟稍有感冒尤關切而
哈地水土宜人病亦少問何以作洋人裝束則曰不改裝有
時不方便我儕規矩惟不去髮辮不入禮拜堂兩事耳言皆
簡捷有理心甚愛之西學所造正未可量聞西國作人主意
不尚虛文專務實效是以課程簡而嚴教法詳而擊師弟間
情洽如骨肉尤善在默識心通不尚誦讀則食而不化之患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二五六

除甯靜舒暢不尚拘束則鬱而不通之病去雖遊覽也必就
所見聞令作爲文是不徒遊覽正用以勵學而審其智識也
且其不賞而勸不怒而懲則又巧捷頑鈍之弊亦無由以生
是諸幼童孰有不就陶鎔而成令器哉然有謂中國不尚西
學今此幼童越數萬里而往肆業弗乃下喬木而入幽谷歟
曰是非爾所知也幼童之往業者業其事爲耳我 聖人之
達道達德三綱五常此幼童固自有亦固自在不以業西人
之事爲而少有闕也且取長補短原不以彼此自域則今日
翊贊 宏圖有不當置西人之事爲而弗取也是道德綱常

者體也兼及西人事爲者用也必體用皆備而後可備 國
家器使此尤今之所不可不知者也初六日鄺劉兩君就飯
館請中餐同席連幼童一百四十餘人申刻見美國伯理璽
天德於總理會務官公署先是伯理璽天德臨費城知幼童
至甚喜令總理官轉言延見見時伯理璽天德起立堂中哈
稅司及圭并日本會務官先進握手相見畢饒君帶領幼童
進內亦皆握手而見面諭數言西初回至大堂令幼童皆坐
總理官及教習官數人又一日日本官輪流升堂宣講兩國和
好之義并勉勵其用心學習之語每畢一人諸童則拍掌踏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二五七

足稱贊一次散時咸舉手言別有戀戀之情蓋明日清晨即
須回哈佛也

書華人寄居美國始末情形

先民重去鄉國雖同在疆域中東西朔南弗輕易行然則桑
 弧蓬矢有事四方豈古人欺人語乎不知有事二字當體味
 也何逐什一競錐刀擲身海外之可相提並論耶雖然彼共
 人亦良可哀也已美國卡釐方利亞省之三藩謝司戈城華
 人以其地產金稱為金山嗣南洋澳大利亞島亦產金稱金
 山而以新舊別之稱此為舊金山美西海濱一大都會也計
 華人在美男女共約十六萬名口居三藩城者約四萬人居
 卡省別城者約十萬人餘皆散處腹地各屬三藩城立有粵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二五六

人六大會館計三邑會館南海番禺順德約一萬一千人
 陽和會館香山東莞增城約一萬二千人岡州會館新會 鶴山 四會
 約一萬五千人甯陽會館新甯 凡余約七萬五千人合和
 會館新甯 余姓約三萬五千人人和會館新安 歸善 嘉應州約四千
 人其不入館者別省人及教徒優伶共約二千人婦女約六
 千人良家眷屬僅居十之一二餘皆娼妓此丙子夏季之數
 也按卡省舊屬墨西哥國南土為墨人牧場北皆紅皮土番
 所居嗣以他故改屬美道光二十八年秋相傳其地產金初
 尚無有信者後驗果確各國之人趨之如鶩日事剽取其時

有華人充洋船水手者見利甚厚乃舍素業而為之獲資回
 國播言外洋各工情形力勸親友航海往美國待與歐人無
 以異此為華人赴美之始至咸豐元二年連引日多始辦三
 邑陽和四邑新會 新甯 恩平 開平三會館三年分四邑之新甯為甯陽
 分陽和之新安為人和同治元年新甯余姓復合四邑之恩
 平開平為合和四邑之名旋改為岡州即今之六會館也各
 公舉賢能者為董事外有出番理數目等名目皆一年一易
 稱職者頻年任之其章程大概以華人到埠時各館派人赴
 碼頭接引至館簽名掛號不取資俟其人得資回國時報明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二五九

會館亦無欠債等事由館代購船票後始酌取會館經費洋
 錢五圓或十圓不等若年老貧病而歸者不取資且代捐簽
 船費其不願入館者聽然亦甚少所收經費用為房租薪水
 工食倘有餘存留辦善事遇鄉人口角爭鬪細小情事由館
 力為勸解使各相安是六館所經理者僅此數端既無名位
 經費又細誠不能有所作為故其餘一切悉歸地方官管轄
 焉各項工人以同治元年計之不過六萬人捲烟葉者十之
 二每日工資二三圓別項工作者數畧同工資稍減其餘六
 成則皆攻礦人也其時各國礦工哇分畛別各食其力嗣因

金礦開清咸歸工藝凡捲烟葉做靴鞋織絨布洗衣打纜築鐵路力田作牧牛羊華人工良價賤日用節省洋人工技未嘗不爲潛奪又且甯陽合和兩會館人往者日衆工價日減現已減至每日僅六七角至一圓而洋人之作工者因之更日恨一日勢難兩立矣洋人中有所謂愛利士者英屬愛爾蘭人最狡悍日得工資多以醉酒喜滋事遂立一會專欲阻碍華工故華人呼爲會黨欺凌歐辱皆出若輩美國有准他國人居美六年後入籍之例愛人已入美籍故在卡省爲官者亦彼黨居多若我華人則乘彝不同衣食又殊居美多年無有入其籍者以是美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三

土之貨售與寓彼之華人從前商利頗厚近則輪船月二三至各貨難以居奇日趨日薄然營獲之易究勝中華若娼妓一流不無有傷 國體聞皆由澳門香港而往會館每思嚴禁而又無禁止婦女入境之例三藩城命案由娼寮致十常七八圭過斯土逗遛六日有某國官延見云華人在此多至十餘萬爲外人欺凌近且日甚一日勢若倒懸貴國何仍度外置之不設官以保護耶如某國工商居此僅二千人設有領事某國且五六百人亦設有領事貴國若駐領事於此則上可存國體下可保民命若公署經費領事祿胥卽就本地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三

亦深悔之蓋美之一國前皆爲紅皮土番所居而得自立者全賴各國之人往歸者衆合而成西半球雄國華人之往者初亦意其必入籍爲民而不意得資卽回國也近來到埠每年約數八千回國約數五千以故逐年增多美又無禁人入境之例是雖阻碍終難遏止故百計欺凌恫喝意在傳播中國使航海者自相裹足然美之正人亦未嘗不欲呵護無如彼黨人多勢所不敵今春誣六會館買人作工取利肥己及私設衙門等事曾申詳美京力請禁止華人入境迄未批復不審有所善處否也華人於彼爲商者百纔四五人專運中

蘇爾士運河述畧

蘇爾士運河故沙漠地界亞細亞阿非利加兩洲間屬土耳其
 基國之埃及總督轄北界地中海南界紅海中間陸路長二
 百三十八里曩無居人西來之船至地中海盡處必由阿勒
 散得城地中海南岸第一大半屬埃及乘火輪車陸行至紅海北岸蘇爾士
 地方復上船而東不能一水直達瀛寰志畧載海國聞見錄
 謂恨不用刀截斷者即指此也咸豐六年法人里息勃斯
 議開鑿使地中海商船得以直達紅海商之埃及總督阿斯
 巴尼拉埃督避之督固於里君友善也於是里君回法集資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三三二

每股五百箇法藍每法藍合洋錢二角一而相度丈量先建機器取水
 法埋鐵筒地下接他處淡水備工人飲食已得始事要領遂
 於八年興工用絕大濬機六七十具事畚揭者日常二三萬
 人復患沙易流合就他處取黃泥蚌壳類於兩岸填壓之同
 治七年十月告成歷十一年之久費十萬萬兩之鉅成河長
 二百八十七里寬一百九十二尺深二十六尺法主以里息
 勃斯功偉特錫男爵過河之船度船身大小每容貨一噸取
 鈔十箇法藍船客每人亦十箇法藍船行其中不宜速駛或
 左或右或行或止必照運河公司規制無不欣然聽從初法

人與此大役天下紛紛不一其議有料其必成者有疑其或
 可成者惟英國則直決其萬無成理以其地浩浩皆沙非土
 石之尚易從事必隨開隨合而不謂里君已籌及之英於泰
 西諸大事多爭先以倡不甘居人後獨此事不預聞坐失東
 西要道之權此英之失計也光緒元年英太子東臨印度經
 此河埃督欲要結英以股分四百壽太子太子酬以金自是
 運河英得而預焉嘗審里息勃斯之成此大功也其堅志定
 力斯不畏難有深識遠慮斯可堅其志定其力若徒要其必
 成而或究不克成則將如之何故深識遠慮實為里息勃斯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三三三

大本領而國君能專任久仕不少撓移此其君臣契合良非
 偶然而英國之決其必無成理豈果明足以察秋毫之末
 而不足以見輿薪歟曰非也是諺所謂智者千慮亦有一失
 者也現又聞西人擬將西半球兩洲交界之頸地西人方曾謂若人頸
 名巴孛馬者開通使東西兩大洋商船可以直達其地寬
 僅百餘里較蘇爾士頸地不及一半而地皆堅石不易攻鑿
 且以兩洋水勢論之多有謂其非宜

中外旅居商民述畧

間嘗與西人論牧民之道西人曰牧民者養也養者使咸遂其生也又與論中外商民交旅遊於各國曰無他使其生亦咸遂而已矣故吾西國之簡明達廉幹大臣爲公使駐中國首在聯兩國交誼必使上下中外罔弗輯睦而交相安於無事設臬司以平詞訟領事以理貿易庶務參贊者參其議贊其治也繙譯者通其文字語言也慮或不虞當資防護焉故有水師之設也慮或鬪爭竊盜當資稽察巡緝焉故有巡捕之設也大小文武之俸廉兵捕之工食公署房舍兵船器械軍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三十四

廷惠育元元之意實不殊古先聖王豈於費有少惜哉特初不意華人在外乃竟有若是也近已 簡公使 簡領事分駐各國拔水火而登衽席使咸樂有其生尤必周詳妥善永久無虞是則仰副 朝廷惠育元元之意也西人喜而興曰有是哉吾爲旅居諸國之華人深慶幸矣因遂筆之以爲中外旅居商民述畧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三十五

交遊西國淺要說

今茲環球而遊踰八萬里歷十餘國與英法美人借處為多大都其人多敏爽靜潔通達而不執滯見有反是者輒輕之嘗見其處事雖頭緒紛繁糾纏膠葛不移晷經經緯緯已是了然此其敏也惟敏故爽不屑左牽右掣瞻前顧後見到即行爽誠由敏然能敏者則以靜也靜不但於無事時而尤靜於有事時何哉試觀其議政也君臣士庶萃集千百是非可否數言以定雖或辨論亦甚安詳平居曾無疾言遽色叱咤叫號僕隸亦弗及也比屋而居終日不聞其家庭有聲響不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三六

執滯而通達者在歷練久見聞廣而尤在讀有用書彼中書亦多其能讀而不迂拘不放縱者以無間雜書也既讀有用書則視古今中外事有不若伏波聚米然安得不通達而有執滯耶西人日必浴衣一二日必滌食飲必潔不隨在涕洟咳唾其居無纖塵其身無點垢此固人或親見之而未知其見有反於是者必訕笑而厭薄之是最細微要凡人之往彼者必隨在審慎毋因細微招訕笑致厭薄更有以被其輕焉不為所輕必為所重斯其時言無不信行無不從事無大小罔弗攸濟矣若夫中國人之往彼者當不第使其見重也

亦豈有見輕之慮乎然而說也雖淺實要久交遊於西國者率不以為河漢也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三七

自來水說

凡人居處服御飲食莫不尚潔而西人為甚西人之於水為尤甚以為少涉穢濁必致疾也故凡河水井水雨水皆置之不飲其取水之法先於都會處周審其源弗計遠近擇最潔者以鐵管置地中隨所在高下旋折旁引曲達吸以上聚諸池池必居高處否則易聚穢濁也復自池散布諸方以達各家之外戶而後家各更以鐵管引入皆藉機器為之視居人萃集之多寡為機器大小必相稱否則或溢焉或涸焉均非宜也然取之不竭用之彌廣飲焉漱焉澆灌焉灌溉焉胥於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三十八

是乎在恣所取用無告消乏亦可謂利之溥而思之精矣中國之水倚賴江湖河井與夫雨水有蓄水具無取水法旱澇盈涸人弗預力於是多則散溢少無接濟不遑擇清濁甚或澆濁水而飲之欲不致疾也難矣故西人居中國者多往山中取清泉載歸以供飲灌屢欲移彼法施於中國勢有所未能也夫水自然之物順下其性也有劄去竹節聯貫吸以上行者此我 國山中人恒有之然未有高下旋折旁引曲達取自他處而出諸地下是其所謂自來水歟雖然水之來洵有所自也爰為之說以明之

客寓說

客寓無古今無中外皆有之舉天下無處無行旅是所以無處無客寓也單襄公嘗以國無寄寓知陳侯之必有大咎雖然陳侯獲咎固不僅此要其為治道之一端概可見已惟是通古今中外而論客寓洵必以今之泰西各國為極則何也曰姑無他論但舉一端以概之凡鄰國之君往來信宿胥於是焉是其屋宇之高廣鋪陳之華瞻服御之精奇飲食之甘美誠不待言已其中有店舖所需物咄嗟可立辦雖書籍亦具電報信局亦皆分列寓內輪船輪車種種馬車可立僱通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三十九

事役使等人亦然其便捷乃復如此茲不具詳者以東行日記逐有所述也又能合諸國之好尚而各適其宜使忘其在天涯海角為旅人豈惟供乏困盛供張而已耶且規制井井一寓居百千人秩然無少紊其能事又何如耶夫如是所以能走集天下敦好諸國治道實有攸賴焉當不得僅以東道主視之

西人待客說

左氏云賓至如歸是主人之待客一語若已無美弗具又云教其不知恤其不足則更不僅如歸而已矣然而西人待客則更有進於是者圭茲環球以遊也歷程逾八萬里而迤東道主人誠不勝一一數然其情意真摯顧慮周詳一種懇懇懇懇處幾如骨肉之無間何西人之待客乃有如是是非身親歷嘗者或固有不盡信也大抵吾華人遊彼者多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彼必旁引曲導事事物物靡弗明晰告語是其坦中無隱惟恐客或有毫末之未盡悉也若乃居處飲食惟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甲

適之宜洵亦可矣特猶為寄寓而言耳孰知多有素昧平生每尋聲跡影必求覩一而交數言以為幸能從而遊覽居處則尤懽忻若出意外雖一動一息無弗體察入於纖微豈第疾病饑飭之罔弗攸恤升降語笑之罔弗和藹肅離而已耶舉家出見借與遊覽方之昔人所稱不知誰為主客者似又過之或問子所遊歷皆若是歟曰然然猶有過之者美國是也聞美人言德國亦是也今而知西人之足以相與也竊自以為非偏論然而揆其用心要必有所主蓋國家既務敦好篤誼廣識見勵材能則吾儕豈敢歧視是其待客之盡美盡

善正以仰體國家欲贊助攸久無疆之慶原非市交遊廣聲譽者所可比並而左氏所稱亦是交鄰國之道以今衡之誠更有進於當時者故為說以告中外之相與者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甲

車聲說

厭囂樂靜鮮莫不然况乎晝作夜息又一定理中外人固是未嘗有所殊然而事與心違情因境易要為不得已正非可有所矯異而彼此視也今之環球而遊經歷多國久寓美之費理地費城止宿英法兩國不過旬日間大率彼中往來無貴賤無近遠水則輪舟陸則輪車車行於道不雙輪則四輪交馳輾轉晝夜無停轍杜樊川所云雷霆乍驚正恐秦人官中車聲未抵西人道上之十一而樊川已方諸雷霆則是西人車聲竟無可比擬而居其間者誠有所甚不堪已嘗宿寓

環遊地球新錄

卷三

遊覽隨筆

四十二

舍四層樓上屋亦可謂高大堅固矣其車聲震撼豈惟不能成寐直是牀榻動搖夜息之謂何縱或樂囂厭靜者亦有所弗勝也然而西人則尤厭囂樂靜者也視之殊若燕然此其理果何若曰是乃所謂事與心違情因境易要亦不得已歟然而西人居中國雖隻輪之車亦厭其囂此其故又何耶得無有所矯異而彼此視歟

圖說

地形如球環日而行日不動而地動我中華明此理者固不乏人而不信是說者十常八九圭初亦頗疑之得環球而遊焉乃信自上海東行經日本越大東洋抵美國西土之三藩謝司戈城計程二萬二千一百四十九里舟子測日度準時刻每日日出遞速十七分有奇上海午正三藩城已交戌正再由三藩城乘車東行一萬零七百十五里抵美國東土之費里地費城日出仍速三藩城午正為費城中正較上海約差六時再由費城涉大西洋又一萬一千七百

環遊地球新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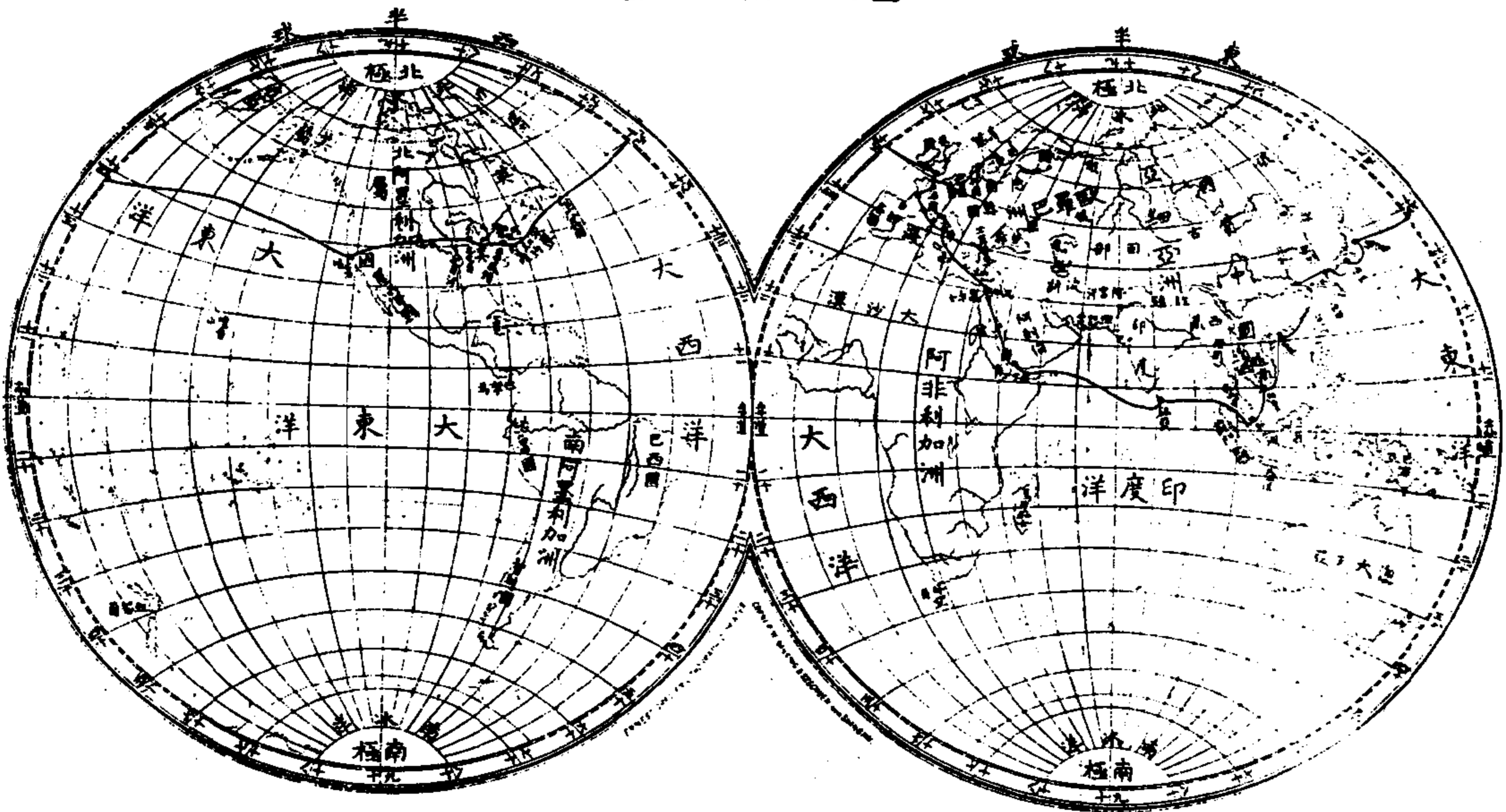
卷四

圖說

四十八里東抵英國倫敦京城每日日出又漸漸遲矣費城午正英始辰初再由英東行出馬塞海口過蘇爾士運河歷紅海渡印度洋抵香港而回上海計三萬六千七百三十九里仍測日準時則英始卯初上海已午正較費城亦約差六時是自上海至費城為地球一半中國為晝美之東土為夜由費城回上海亦為地球一半美之東土為夜中國仍為晝也使地形或方日動而地不動安能自上海東行行盡而仍回上海水陸共八萬二千三百五十一里不向西行半步歟蓋地形如球本無分於東西也故環球所在四時皆具而日

出則有遲速中國縱橫萬餘里尚有殊若與美國計之則有
 腹背之分是以遲速尤懸殊也或謂地形如球萬物之著於
 地者有不墜耶曰氣以舉之地不墜而萬物附以行又何墜
 焉若夫東西半球之說西人以不能環繪乃分繪之是東西
 半球說之所由來也設橫分之則南北亦各半球矣又世人
 恆謂南風暖北風寒舉莫不然而其實非是也蓋風自赤道
 來暖自黑道來寒為日居赤道故也中國在赤道北故南風
 暖北風寒其在赤道以南之國則南風寒北風暖矣總之風
 自日邊來則暖反是則寒不繫乎南與北也此亦理之顯者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圖說 二

地球圖



環遊地球新錄卷四

江甯李



東行日記

光緒二年四月二十日僱定日本國三菱公司

洋商料理買賣易讓之公司

亦仿此意也 之美國宜發達輪船計上艙票二張一由上海

至日本國猶哥哈馬埠 即橫濱 一由猶哥哈馬轉船至美國三

藩謝司戈城 即舊金山 每人船資減半尙約洋錢一百五十圓 凡

美國會所公幹人員及工商等並赴會之貨物由我 是日亥

正登船同行譯語者為粵人陳君熾垣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二十一日卯正由滬開行船為明輪大桅二烟筒二容二千

五百噸 每噸合一千六百八十斤 船面開闊艙分上下二等主備熾垣住

樓面第二十五號房間房方廣七尺餘設榻二衾枕潔淨墊

褥厚軟 客皆不帶鋪蓋此為船上所備者 壁懸大鏡一玻璃燈一 舟例每交

火盥漱器及面巾香皂諸瑣物無不備榻幔窗幃並皆潔白

可喜樓之前後另有雅座二間專為上艙客而設一備看書

作字一備吸烟消遣 舟例房艙飯廳內皆不得吸烟 鋪設華美坐臥皆宜樓

下中艙為飯廳有長桌六張每坐十餘人瓶供花卉香氣馥

郁辰正二刻早餐午正二刻中餐酉正二刻晚餐非特外洋

風味咸備即吾華粥飯亦有之每餐先二刻鳴鐘一次屆時

再鳴鐘則當齊集飯廳矣食時每桌置菜單一紙聽客自點

惟飲酒須向船夥另沽侍者粵人日本人參半服役勤謹聞

呼即至圭或稍覺暈浪不赴中廳飲食而一切小食小菜茶

湯果品皆隨意令其往取戒行時多備食物為不時需至此

都用不著且深以為累贅矣同船共十一國人與之相得者

美國人羅達以商人兼充牛莊領事此次亦赴會公幹不期

而遇者日本國人品川忠道現以駐上海領事回國者英國

遊學之士二三人又有粵賈吳姓亦赴美國者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二十二日亥初舟抵日本之長崎島日人稱拏格薩格亦即

長崎二字蓋文字同中國而讀以倭音也計由上海至此僅

十九時有半行一千七百九十七里

二十三日巳初以八開小洋舫一枚僱小艇上岸至粵友泗

合盛雜貨店艇內有酒店夥攜小蒲包二箇為稅關巡船取

去據云須俟赴關報明後領回以零星包件雖係免稅例應

呈報也俄頃艇達彼岸店主人為梁鑑川周昭亭言長崎一

島吾華為工商於此者粵東約三百人八閩三四百人江浙

百餘人設廣肇會所一八閩會所一 江浙較之本土易謀生

惟察其言辭似不甘受制於日本午初梁君導遊萬壽山乘人力車即上海所請東洋車價極廉所經大小街巷均極潔淨平坦民居店鋪低暗樓屋不多衙署式若中華廟宇亦間有西式者

皆近年所建各街設巡捕若上海然而皆為日人衣泰西服色即洋商租界巡捕亦皆日本自為之非西人也行二刻至山下見一牌樓上刻聖福禪寺四字進內登石塔五六十級又一牌樓大書萬壽山三字再上五六十級則大殿巍峨高出雲表簷際橫額為大雄寶殿佛像一若中華旁有闕帝殿亦極宏敞建自華商日僧數人出見稽首為禮引登最高峯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三

又歷塔四五十級曲折而至禪房就戶外脫履而進席地而談遠近諸山俯伏於下樹之古者已千年尙葱翠欲滴也老僧進烟茶糕點皆適口臨行酬以香油資一金未正至酒樓用饒亦脫履席地送菜斟酒皆少婦小姑任人調媚恬不為恥風俗使然也中刻至稅關屋仿西式額用華洋文書稅關各二字間每月徵稅不過二萬金茶葉磁器烟葉為大宗辦公者三十餘人樓上為關官公事房下為收銀給單之所不另設銀號也驗貨房在關右首極寬大西商報以西文華商報以華文而所發單照皆為日文每日已正開關午正暫停

午餐後未初復開中正停止此關雖因西國通商而設并未延有西人聞今年春開始各延一二西人襄辦亦不過書辦一流耳回店後周君告以長崎地方文官衙門有四一為稅關此係專收洋稅另一關距此較遠專收日本商稅一為外務局專辦外國事件一為裁判所專理民間訟事因長崎縣政務煩五年前分設一為長崎縣專管錢糧定制有戶稅人稅兩項民間每月徵天保銅錢二枚半每枚合寬永錢八文男女每名日月徵天保錢八枚十六歲以內不徵旅居之華人為商主者男女每名口歲徵日本銀錢一圓近仿西法自鑄者為商夥者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四

歲徵銀錢半圓十六歲以內均減半旅居之西國人則不徵以華人訟務悉歸日本官管理非若西人轄有領事官也若華人居西商租界者又不徵戶稅焉至大小塾房郵政局電報局開礦局輪船公司皆仿西法而設官為經理舉國殆遍而於電報郵政兩端尤為加意幾堪與泰西比美亦有陋俗不雅觀國中船夫車夫及工作之徒多赤下體僅以白布一條盤為二寸闊由臍下兜至尻際直非筆墨所可形容者聞士商中人亦不著褲惟裹帛幅女子亦然而性皆好潔日必沐浴男女數十人同浴於室弗嫌也街旁巷口置盆桶亦男

女輪浴國家恐貽笑遠人嚴申禁令奈習俗已久僅能稍改耳戊初回船夜半開行先數刻船中鳴號噉使登岸客聞聲回船恐遲悞也

二十四日舟行內港甚平穩兩岸山石奇秀樹木叢密碧海灣環窄處不及一里倚闌眺望嵐光撲人眉宇恍若置身畫圖中

二十五日午正抵神戶日人稱苦卑又稱猶哥計由長崎至此亦十九時有半行一千五百三十一里午正上岸一遊爲同舟友邀至粵商裕興泰號茗談司號麥君鎮南待賓周摯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五

可感是晚天雨不及回船宿於麥君樓麥君云神戶大坂兩處居民共約六萬人華人共七八百名亦建有會館規模與長崎同貿易情形租界局面較勝長崎

二十六日午刻往遊他箕山曲折迴環經十數茶亭相隔半里必設始登絕巘山腰瀑布垂十數丈噴薄飛灑

水晶簾不足彷彿日人有災病者多來此求神就浴此爲日本山水最佳處未正二刻坐火輪車至大坂日人稱俄薩格計程一百二十里半時即到車價上客洋狀一回大坂地方亦通商口岸人烟稠密商貨輻輳官署仿西式極高廣街道

悉寬闊潔淨河水清澈統計橋梁八百有奇而長至二三十丈者則過半此間華商有粵人麥君旭初往晤後偕遊花園花草樹木一千五百餘種多半不知名

二十七日已正又偕遊博物院亦仿西法開設廣人識見者每人以寬永錢五十文購木牌始可進院內列各國貨物機器各種化石有枯木成石骨殖成石皆歷久所變化者又有歷代君后冠服刀劍器皿及男女骸骨胎胚鳥獸蟲魚皮骨即中華之金石碑帖書畫亦有之如所見宋徽宗白鷹朱文公墨蹟宋元板書籍皆世所寶貴者遊畢仍乘車回神戶聞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六

有造金銀銅三項錢局亦仿自西法惜無暇往觀是晚日本官品川君招飲餽饌甚豐美夜半始回船甫就枕忽水聲澎湃雙輪又展動矣

二十八日舟行亦尚平穩清晨即起倚闌觀日出始則金光萬道射空際搖搖不定轉瞬間則已紅紫萬派捧日一輪湧波而起光射兩目不可凝視輪漸升漸小亦漸淡有朵雲擁護之洵奇觀也早餐後波浪忽作臥船面長簾椅上西友來談者十不一答蓋已頭目盡眩胸中有物欲吐出爲快矣二十九日已初舟抵橫濱日人稱猶哥哈馬由神戶至此計

十五時有半行一千三百四十一里距上海共四千六百六十九里見海中停輪船一隻較宜發達船大可加倍插美國旗號詢即轉往美國之船名北京城先一二時由香港到此未初換船須五月初二日清晨始開行故將行李安置妥當復駕小舟登岸至東同泰廣號托其往萬昌公司北京城即美國萬昌公司換船票是晚司號者梁沛霖招飲梁君云橫濱商民約四萬人華人約一千六百名通商情形勝於長崎神戶而不及上海十之三四洋行大小數十家各貨山積進口多洋貨出口多銅漆器茶葉古玩而販運洋藥商人如在中華之沙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七

遜洋行者沙遜英國巨商專販洋藥無有也蓋日本烟禁極嚴食者立治重法國人皆不敢犯禁雖是齊之以刑亦可見法一而民從惜我中華不知何時乃能熄此毒燄又云此間亦設有中華會館公舉董事六人司事八人華人細故由館理處遇訟事則仍歸日官主之其人稅戶稅悉與長崎同地方官有橫濱總督一稅關一裁判所一神奈川縣一各國皆設領事官駐劄焉亦有鐵路一條直至日本京城計長百里有奇行火輪車車價與神戶至大坂同五月初一日天色不佳身體亦欠爽適在梁君處作家書并

舉行歷聞見者記之酉初始乘火輪車往遊東京此即日本京城又稱治度沿途村舍整潔道路平坦海中建礮臺五座近仿西式延西人建築者最得形勢為京城門戶酉正停車換馬車進城車價每輛半時銀錢一圓五角越門五重由東北隅繞回鐵路戌初二刻復上輪車在彼僅五刻許時已薄暮不克周覽惟見城垣統築以石堅固無比河渠深廣潔淨道路開闊時時洗滌之經過處無纖毫穢物也宮闕衙署武營兵制半仿西式職官兵士巡捕及一應辦公之人皆泰西裝束聞其國君后命婦亦然戌正二刻回同泰號晚餐畢登船竊謂日本一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九

國當咸豐初年仍是大將軍柄政君位幾同虛設國勢極不振近年來崇尚西學效用西法有益之舉毅然而改者極多故能強本弱榦雄視東海而大將軍遂不專其國政惜乎變朔望易冠服諸端未免不思之甚也初二日寅正啟輪渡大東洋船名席地厄夫別徑譯即北京城喻其船之最大也通身以鐵製成大桅四道烟筒二具計長四十二丈六尺寬四丈六尺容五千五百噸上等艙二十四間每間深廣各七尺住二人下等艙在二桅前名統艙可住千人此次上艙客外國三十五人中國三人下艙客中國

一百九人外國十八人聞下船每次由香港至美國傭工華人率不下千數今春傳說三藩城之愛爾蘭人

已入美籍者華人稱爲會黨

以華人奪彼工作誓與爲難故此大往者寥寥也洋人則英法美瑞司日斯巴尼亞秘魯各國皆有之美人而外餘皆因事回國特繞道東行經美之費里地費城會院遊覽者主借熾垣住第二十四號房艙鋪設華麗尤勝前船門窗板壁皆良木爲之雕鏤丹雘極精細其起居飲食之便適僕婢服侍之周到儼然宦家富室焉船主名馬利曾爲美國武官年將六十厚重老成夥長四人亦精於此道者外有書記醫生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九

管帳以及管事庖丁宰夫更夫僕婢等三十一人另僱華人爲火夫三十八人水手三十八人通事一人侍者二十人庖丁等九人

初三日舟行平安飯後客多就艙面聚談作樂是晚海天一色月痕如眉

初四日傍午西北風大作一連數日舟極顛簸乘者多偃臥不能飲食

初九日轉西南風船稍穩西人三五成羣或就飯廳書房食烟房閒談或在船面並肩小步主亦稍稍效之晚餐畢船主

云今日爲禮拜三明日仍應爲禮拜三蓋自中國啟輪後測

日度準時刻每日日出遞速十七分有奇船抵三藩城約期

二十八日當速至四時許上海午正爲三藩城戌正設不於

中間越過一日則中美必參差一日矣視時辰表鍼與其言

頗合

表在上海準定時刻後未曾停息者

十一日午餐之際同坐有傳教者五人亦搭船回國者皆能操華語其一已旅居中國二三十年渠謂入內地傳教華人

不入教者與入教者恆若冰炭一過事故卽碍和局此誠當

熟慮善圖者也圭曰子言洵見到語然以鄙意觀之尤莫若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十

不傳之爲妙又二人由暹羅來亦云彼邦頗難信教又一雙鑠翁年七十鬚髮若銀絲住雲南邊界數年喜與華人往還而亦以傳教非易事

十五日天色甚佳無風亦無雲晚步船面月圓如鏡心神若爲爽適環顧臥房左右皆住西人眷屬終日夫婦兒女語笑

怡悅天倫之樂不減家庭設非輪舟便客曷克臻此惟孤客於是未免愈形其獨

十六日往看頭艙華客亦每人一榻皆層疊爲之有坐者有臥者有立者有三五人聚而賭博者有攜胡琴唱曲者有在

布帳內吸洋烟者皆粵省人詢其赴美國傭工者幾人據云不過八十問究竟有何貪圖云謀生頗易問何以此次人數大減云有電信至香港謂彼處華人爲愛利士即愛爾人會黨所忌禍將不測故不敢往問既得此耗何以仍有人去則皆云爲饑所驅出於無奈耳問每人川資幾何云自香港至三藩城洋錢五十圓圭聞而深憐之

二十日晨起舟子指東面諸山曰見乾土矣前爲金門過此即爲進口不多時即抵三藩城詢何謂金門曰金門之名蓋取意口外兩山對峙如門而西向無草木午後日光映射作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十一

金色也進口後雲烟密布樓閣相望港中大小商船甚夥海狗游泳水中若不畏人已正船發二礮安抵三藩城由橫濱至此計程一萬七千四百八十里船行十八晝夜零三時此卽中國所稱大東洋十八日內不見寸土不見他船洋面以此爲最闊蓋已越地球三之一矣爾君謂此爲怕司費譯卽太平洋以無大風浪也然當西北風大作客心又何嘗太平耶旋見小艇二隻飛漿而來疑爲海關巡役詢係客寓來招攬客人者有寓名巴列斯和退而者美國第一家裝在中國已耳其名故商之爾君與寓夥說明即住彼寓旋又有小輪

船來附大船停泊詢爲輪船公司接客運行李之船因與熾垣亦將箱件令人搬上小船午初抵碼頭有人將箱件起上令各認明堆置一處俟海關查驗放行有巡役二三人逐箱開驗不堪其擾洋人男女皆無如何非若在中國之強項矣迨驗至主處見有出差洋文護照乃免驗以白粉就箱面畫押放行寓夥隨將各件抬上馬車另僱上等車借舖陳兩君徑赴客寓未初二刻乃到一路街衢寬大屋舍高聳較勝上海所謂巴列斯譯卽官府和退而譯卽客寓房屋之大殊駭聽聞屋高十二丈爲樓九層共計一千一百餘間內客房七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十二

百五十五間各編號數用泥金寫門上內又各置浴房洗面房廁所共用僕人三百二十五名晚燃煤氣燈共一萬零五百盞每客住房一間日需房飯洋錢五圓牀榻桌椅幃幔地毯均極華麗飯廳三處能坐二千人飲食精潔惟酒須另沽不在五圓之內如令僕人將飯菜搬入住房則於五圓外另計茶點亦然僕人犒賞須加重乃客寓通例也尤奇者樓既高聳梯若旋螺屢上則費足力乃擇各要路以機器懸方丈許屋一間容十餘人鋪設亦盡美以一人專管客欲上下使撥動機括載客升降無論至何層悉隨人意住屋壁上各有

暗消息欲喚僕人以手按之櫃房即知某層某號客房喚人立刻可至至則立門外或輕扣其門呼之始入不呼不敢徑入也浴盆有銅管二水由管出一熱一涼隨意增減洗面處亦然廁所亦用銅管吸水隨時洗滌之聞西人云銅管吸水西國無論大小住宅罔弗如是又云西國客寓斯為最大二十一日往拜前駐北京美國羅公使及日本領事官高木三郎緣二君知中華有人至必欲延見也聞此間居人不過二十萬華人則居十之二市肆繁盛口岸開闢商船亦多二十二日往晤中華六會館董事並往絨絨毯處觀機器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十三

二十三日會館請宴以小恙辭未往

二十四日購定火輪車票由三藩城至費里地費城計程一萬餘里車價一百三十六圓車中有臥榻者每夜另加三圓是晚寫寄家書

二十五日卯正借宿陳二君由寓僱馬車起程行約三里至

輪車房將行李過秤車例每客隨帶行李以二百五十磅

合中國為則逾此則每磅加洋錢一角五分秤畢按件發銅

牌一面另以同式同號牌繫箱上以憑到費城後持牌往取

其隨身小箱竹籃須帶至車內者無牌嗣坐車房輪船約行

三刻許抵惡倫其地在海中有長橋通陸輪車發軔處也兩

旁間段豎木桿懸電線線以鐵為之藉電氣傳信各五六條

與鐵路相附而行鐵路之制先將路築平川木長六七尺方

廣三四寸者橫鋪路上二木相間尺許木兩旁釘凸形鐵條

各長丈許寬一二寸厚如之使與車輪凹槽合若這筭然車

行於上迅疾無滯辰正登車東駛車制前車為機器以火灼

水蒸氣貫入各管激輪而行次載石炭再次載貨物再次載

牛馬再次載行李再次為書信房管事房侍者房再次為客

車而無臥榻坐地亦挨擠再次亦客車而有臥榻者西人稱此等車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十四

為息里乘此皆上等客坐地寬餘鋪設油漆極華麗每車如

評克阿住屋一間長七丈二尺寬九尺兩行各設小炕十張中為走

道兩炕相對坐二人上懸一榻至晚侍者將榻放平可臥一

人其下二炕可臥一人皆有木榻障障茵褥亦厚軟隨身小

箱則置炕下每車日間坐二十人夜則各臥一榻兩旁大玻

璃窗二十扇內護幃幃障風日啟閉隨人坐臥起立飲食左

右望無不適意車後有小室僅容二榻客有眷屬惡誼諱者

坐之另加洋錢數十圓車前為洗面所吸烟所車內不准吸烟吸者來此

廁所冰水桶水係另儲一處山機管貫入便客飲手巾洋皂

塵刷皆備晚間燈燭輝煌至明始熄侍者多黑人產阿非利加洲而入

籍美國者亦極周到俟換車時賞以半圓接續之車自八九輛增

至四五十輛蓋視貨物坐客多寡焉將展輪每車左右各四輪頭車

放氣搖鐘各二次初行尚緩數十步後即若電掣雲馳兩邊

山樹村舍若飛鳥之過眼窗外風聲與轍軌磨盪聲聯為一

氣又若春雷殷殷不絕每日三次停車皆有一定地段每停

僅一二刻客皆下車就道旁飯店用飯每餐洋錢七角五分

至一圓不等即稍用茶點動需五角倉卒之際不堪果腹亦

有自帶食物者或令黑人往購者此則婦女居多男客不屑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十五

為蓋欲藉以行動舒暢其氣血也開行時仍搖鐘放氣使客

聞聲而回此外每日或停數次十數次以便短搭之客上下

亦有一定地段車甫停輪隨處有童子來車賣新聞紙新書

及沿途山水畫幅牛奶架非茶瓜果之類客頗便之戌刻抵

打池佛來施地方以上俱屬卡釐方利亞省其地山皆不毛產金極旺攻

礦者甚多距三藩城六百八十里初開車時有大河綿亘西

北隅路旁間有村舍花果樹木黍麥亦蓬蓬然半日後則皆

瘦嶺枯山土皆赤色無涓滴水車中風極乾燥暑氣灼人

二十六日午正二刻始見水其地名帕列碎譯即草地距

打池佛來施一千二百十里

二十七日辰刻經過鹽湖城中人皆欲往遊惜未停輪不

果詢其有何佳境而皆欲往遊據云其地有湖在山之高處

計長二百六十四里闊一百六十五里湖水煎鹽最旺煎水

四桶得鹽一桶故謂鹽湖猶中國鹽井然湖旁有城居人約

二三萬來自英國瑞司國者居多性喜遊戲宴樂所奉之教

亦若耶穌惟一夫數妻之例與耶穌教相反其頭目已娶至

二十人之多向亦居美國東土嗣以此俗不合教規勸之不

改為國人所不容徙居於此已三十年美國呼為毛夢人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十六

二字不其教曰毛夢教蓋久擯之於外矣圭謂美政畢竟尚

寬大反教規勸而不改不過擯之絕其往來而已非若他國

教但同源異流遂以烈火利刃逼使從己也已初二刻至惡

敦亦一市鎮居人四千以上屬由達省距帕列碎一千零十六里在

此換車停半時許未刻過山洞洞長二里極幽暗兩旁電線

仍由山巔而過申初至愛司敦地方見華人三四名穿短衣

戴洋帽履亦洋製詢知此地共有三四百人專在鐵路工作

每月工資四十圓來已七八年言際極親近飯店四壁畫鏡

皆中華人物山水又有粵省鞋襪出售殊覺鄉思黯然上車

後行不數里所見又係崇山峻嶺無草無木積雪未消隨處皆有厚至尺許車路遇必經積雪之所則搭蓋木架若深巷然有長至四五里者車行巷內使雪積於架上遇山不甚高者徑過之若絕高舍此又無別路則鑿洞而過遇水則建橋梁雖長至數里視若等閒車經之處隔數里必設巨井外罩木房懸風輪車內乏水則展輪激水而入雖赤土荒漠無缺乏憂

二十八日見荒山野牛成羣毛色黃黑頭毛若蝟奔行甚捷野羊大如驢亦夥未初二刻抵色悶地方此為美地最高處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七

自海面量至山頂高八百二十四丈二尺西人量山自海面者以水最平懸空直計不假折算也當起程之日炎熱異常以後地漸高熱漸減至此則衣重棉聞逾山而東又逐漸熱矣計距惡敦一千四百六十五里中初抵一市鎮名奇恩呢

以上屬威

倭明省有人來探姓氏何往自云新聞紙館人也戊刻經

細呢地方停車二刻見野狗小僅如鼠本山所產土人以鳥籠蓄之又見一種人披髮赤皮五官若華人穿藍色短衣紅袴女穿花布長衣或紅衣有背負其子者生子始數月以繩布束緊直立籐篋中篋長而細與其子身適合反縛於背啼

哭不相顧也語言啾啾赤足奔跳若狂或奔至車內踞坐對人嬉笑管車者亦無奈彼何視輪車將行罔然去矣詢即紅皮土番散居內山共有九十餘萬人洋人呼為因顛美國以此等人究係地主不可欺凌宜加恩待之每年山官按名賞給絨毯一條衣袴一副其性愚而無信懶怠好滋事不畏死善用箭以漁獵為生美國恩待之終不服常有殺害官兵事故所住之處派兵駐守彈壓焉有兵持礦金二塊未經煅煉者一色黑一色黃各重二三兩欲售洋錢五十圓

二十九日午正換行李銅牌防舛錯也中初二刻抵阿馬哈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六

以上屬奈羅
按司加省由色悶至此計一千九百四十里市鎮較大居民三萬五千人停車片刻復開行越長橋橋為鐵造長二百七十五丈寬五丈下立鐵柱二十根各高二丈圍二尺重八噸橋道數歧而鋪木板或以石而更築鐵路故輪車可往來其上起高架懸電線二十餘條兩旁屋宇參差樹林叢密山水環抱亦佳境也過橋約百武有廠屋甚大為換車處客皆下車復上他車箱件之在前車者有管車人逐件起卸無虞疎失其隨身所帶小件即令黑人搬往賞以半圓中正二刻復開行車式與前同

三十日辰刻抵勞店距阿馬哈一千零三十三里沿途花木
 黍麥清氣宜人從此東行漸入佳境非復前數日之岡陵錯
 雜嶺岫盤迴黃沙四起異類驚心矣同車有五家眷屬多歐
 洲人衣飾華麗舉止嫺雅喜詢中華事因約畧言之有驚為
 天上者有詫為奇異者有點首稱是者又取行篋書翻閱請
 作華文與看終日言談不倦履寫交錯毫無避忌臨行皆握
 手言別已刻過密司失畢河其處名客連登以上屬京
 魯省車由
 鐵橋而過亦甚寬闊上懸電線三十餘條天下江河之長斯
 為第一河內輪船往來不絕此皆美國商船美例他國商
 船准在海內不得入內河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五

君云美國富庶之區皆在東土此河迤西直至三藩城海口
 約七千里從前白人西人稱土番為紅人阿非
 利加人為黑人己為白人罕至其地皆
 土番所居赤土黃沙密菁奧草野牛熊鹿逐隊成羣自創車
 路以來始有白人往居漸成村落如三藩城今為海西重鎮
 惡敦阿馬哈等處亦成市肆三十年前皆荒地也可見國家
 之有鐵路輪車獲益非小且一成村落即建教堂義塾費出
 公家以資導化政治之善莫善於此惟地究遼闊肥磽不齊
 肥者尚可耕牧磽者多不毛而金銀各礦極旺想一二十年
 後亦可阡陌雲連矣未刻借館君赴頭車觀機器其制車上

直臥一大鐵筒長約一丈二尺圍約一丈尾圍約一丈二尺
 筒身前段設烟筒高二三尺口大身細後懸銅鐘再後設蒸
 氣桶筒左右有銅管粗若碗通蒸氣由車底達輪際激輪而
 行筒尾起小屋方廣五尺許若輪船舵樓以二人承管一管
 水火各器一管添煤屋內置時辰表寒暑表氣之升降表機
 之行止表筒內上半蓄水下為火門火騰水沸氣由左右二
 管串入各小管然後視升降表之氣足與不足定行止若氣
 足而車尚不開行或正行而須停輪皆由管以洩其氣屋頂
 設皮帶二抽左帶鐘自擊抽右帶由管放氣又有鐵機若曲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五

尺嵌入鋸齒者推之向前行止表鍼即直指車則行引之向
 後表鍼即橫指車則止或行或止或速或緩悉隨人意焉車
 之首端有鐵物下垂如犁中尖兩旁漸削如舌可開合離鐵
 路僅寸許倘有石塊等物碍車行此物即開張於兩旁拂去
 之機器有四百匹馬力尋常每一時行二百六十里極速可
 行四百里一日燒煤四噸尚有細管小機括十數具難以筆
 述蓋一則限於時刻一則機括震響對面語不聞也又見傳
 遞信包極快捷車不停輪一舉手間已互相收換云有一定
 地段屆時由郵政局專人在路旁等候者申刻抵志克哥城

伊林 距勞店五百八十七里屋舍齊整市肆繁盛居民三

十五萬人較之上海大可十倍車路四通八達之所也在此
換車有三三時就擱乃借窮君暫至薩閣客寓沐浴休息西
初駕車遍遊各名勝並至吸取泉水房看機器據云通城用
水皆由此器吸取他處泉水入池再由池分灌地底各管隨
其高下曲折流達各民居凡便於吸取之所遍設機管時
將機頭旋轉水即自至永無缺乏機房對街有樓高十餘丈
中豎巨鐵筒與樓齊云亦蓄水者梯若螺旋計二百三十二
級登樓四望飄然有凌雲之概窮君為言泰西各國於食水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二千一
一道尤為加意講求近地有泉水則就近取之否則就他處
接筒吸取之雖遠不計蓋患居人食水不潔致疾疫也晚餐
後至戲館觀劇扮演鄉愚故事惟妙惟肖館與中華同而坐
地寬展鋪設華麗燈燭繁多戲臺高廣則過之惜不解語言
祇以意會耳回車已亥正二刻少頃即開行聞志城四年前
曾遭火患屋宇焚燬殆盡一年內復造之屋通長計之已得
六十六里今已復舊較前更高大其富庶概可知矣華人居
此約二百名捲烟為業每七日工資十二圓
閏五月初一日見沿途樹木叢密無際大者數十圍小亦拱

把美之產木處也同車友曾至中華者為圭言廣種樹木既
能疎通地氣爽人心目使少疾病又可獲無窮之利貴國兵
燹後林木多遭斫折若官商廣為勸植似亦務所當務也因
思我 國原有勸民種樹之令特未實力奉行耳戊初至畢
次卑城距志城一千五百四十四里城內製造機器鐵廠極
多民居亦甚高廣華人百餘名皆製小刀者按自志城之東
至畢城之西中間地屬因的愛納倭海爾兩省在此換車後
戊正二刻開行

初二日早起聞友人云自昨晚開車東至費城所經之地皆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二千一

屬噴夕爾費呢阿省山水清秀花木繁茂亦名勝處也車距
費城約二十里管車人來收車票已初二刻抵費城計由畢
城至此一千二百四十里下車借陳館二君暫住會院前格
羅伯客寓即著寓夥持銅牌往取行李其時視時辰表鍼又
較三藩城速至二時許是中國子正美國東土已午正矣由
三藩城至此統計一萬零七百十五里越十省地在車七日
換車四次人極困頓每食皆倉卒不果腹飲則冰水或牛乳
茶塵土膩身刻不可耐兩耳亦為輪機所震聽不分明苦哉
此行然以七晝夜工夫行一萬餘里便捷亦可謂極矣微輪

車何以爲功哉計由上海至費城水陸共得三萬二千八百六十四里

初三日由格羅伯客寓搬至城西志爾奈而街德人黎百格宅臥房在三層樓極高廠房飯等費月需洋錢百圓

初五日至六月二十一日入會遊覽間赴他處觀規制復以水土不服患病數日記載見美會紀畧遊覽隨筆

六月二十二日遷至批司里街屋尤高廣需費與黎宅畧同二十三日入會遊覽記載見美會紀畧

七月十二日往遊華盛頓京城住阿連登客寓日需洋錢五圓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二五三

十五日因病回費城記載見遊覽隨筆

二十四日往遊哈佛城住愛林客寓日需洋錢四圓五角

二十九日回費城記載見遊覽隨筆

八月初一日搬回黎宅仍逐日入會遊覽記載見美會紀畧

二十五日往遊紐約城住第五街客寓日需洋錢五圓
九月初一日回費城記載見遊覽隨筆
初九日有輪船定於次日自費城開赴英國雷弗普城當購上艙票一紙計客二位共英銀三十磅合洋錢約一百五十

圓是日午前束裝午後辭行晚餐畢僱馬車二輛計洋錢六圓一載箱件一自乘戌初三刻由黎宅起身東行數里至特爾拉窪河碼頭上船位置行李仍與熾垣住第二號房艙適赫吳哈三稅司相約來船握別殷殷並囑船主等格外照料良可感也船名羅得克賴夫長四百尺寬四十四尺容三千四百噸機器極堅固力抵馬五百五十匹船內外亦尚潔淨美觀此次上艙客僅四人每人船資十五磅下艙客八十餘人每人六磅十二歲以內減半每日三餐早晚二次茶點烹飪皆適口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二五四

初十日辰正開行午初停輪候潮未正復行仍患水淺膠舟中刻再停晚餐甫畢聞船尾聲震甚厲急至艙面詢問乃一帆船乘風而來舵工稍不慎其船首衝桅搗入本船之尾鐵闕內驟不可出人聲轟然閱一時許始脫幸皆無大患然亦大受驚恐矣船主詢問帆船何名號下次到費向索修理資焉
十一日辰刻開行午初出特爾拉窪河口向東北行
十二日至十四日風浪大作頗覺目眩頭暈茶飯亦不甚甘然尙可耐

十五日午刻經紐芬蘭島屬英在美之東北隅大洋中上有塔燈近島一帶捕魚船甚夥英派兵船保護焉是晚至船面見霧氣溟濛海天不辨一輪明月為霧掩映作淡黃色十六日至二十日船向東駛風浪更大一連僵臥五日不食不飲嘔盡繼以白沫精神憊甚耳畔惟聞風聲水聲相叱咤船身海勢相撲擊忽而飯廳器皿擲地作碎玉聲忽而架上箱籠落下遠去丈許船友來榻前慰曰有時風浪較此尤大尚無他故此乃尋常事不足懼也答曰我豈懼死哉實不耐此顛簸耳船友隨令侍者進牛奶飲後心稍甯不一時又嘔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二五

出
二十一日風漸息浪稍殺蓋已越過中洋漸近東岸
二十二日能至船面小步胃口頗健此後船向東南行船主云此為阿蘭滴洋即大西洋風浪最稱險惡每屆五六七三箇月稍平穩船行極速每日可一千二百里其餘九箇月無風水亦極湧當風浪大作時每日僅行百數十里耳洋船不畏風浪最畏礁石此洋無礁故損船事不數見也戌正二刻舟過發四納地方距岸約十二里遙見一燈忽隱忽現船桅亦懸燈應之詢知此處距君士湯埠

在英屬愛爾蘭島東南

僅二百二

十八里設有號燈見船桅燈為何色即知為某某公司之船可由電線寄信至君士湯埠俾彼處搭客預備上船並收發書信一面由君埠電信報雷城使知此船將到再由雷城報知費城則船尚未抵岸而雷費兩城新聞紙已刊布凡搭客兩處親朋心皆慰矣

二十三日丑正抵君士湯埠停船一時許即開行是日在船書事亥刻領港人到船

二十四日寅正抵雷弗普城計自費城至特爾拉窪河口三百八十八里由河口越大西洋至君士湯埠一萬零七百二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二六

十一里由君埠至苗爾細河口八百七十四里進口十九里即雷城共一萬二千零十二里輪船行十四日

尋常行十一日半此大風浪大故最緩

船主測算每日日出遲至二刻許由西而東計以十日則遞遲二時有半費城午正英始辰初隨令侍者收拾箱件連在船伺候共賞以金錢一磅適告假在籍之海關副稅司屠邁倫來訪蓋得駐費赫君電報請其來照料也早

登後借屠君過小輪船約行五里至評碎細碼頭登岸碼頭長約二里有稅關所設專驗過客行李房頗極寬敞為門有五客船行李分別排列門內界以木板繩索其搬運之人由

各船自僱帽沿紅條編號數右臂繫圓式銅牌鐫姓名各船行李起畢則有稅關巡役一二人穿號衣持洋文單問客帶有色蓋否

色蓋即烟捲華人所謂呂宋烟

由客自開箱籠預備查驗主箱籠

無應稅物裝塞甚緊細紮牢固一經開拆不能裝復因告以

並無色蓋亦無應稅之物並言即須上輪車赴倫敦恐開箱

就延致悞行期遂許免驗就箱面貼圖記放行屠君代僱馬

車二輛每輛英銀三錫林行約三里至輪車房購最快車票

二紙每人英銀一磅零九錫林位置行李畢時纔已正尙有

半時許始開行故與屠君略談據云輪船進口河名苗爾細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二七

左即雷弗普城右為甲爾沙地方左岸停泊之船約二十里

街尾不斷往來西半球各國及愛爾蘭等埠居多東行者不

過十之一二耳雷城縱橫各二十里在稜格府西南居人約

六十萬為英國第二繁盛之區其時屠君適接駐倫敦金稅

司電信詢圭等在京約住幾日可備房屋圭答以七日亦即

復以電信 西國輪車房皆有電報館 午初上車東南行

路旁木葉黃綠相間田疇井井頗極幽雅村婦兒童或嬉戲

林間或於平野牧牛羊屋雖甚小而皆潔淨門外窗際多種

花草每十餘里二三十里必建車房停輪數分許俾搭客上

下未正抵勞卑距雷城四百五十二里亦一城市有書院塾

房以後一路凡書塾善堂甚多人烟尤稠密果樹一望無際

鐵路相排而築約十數條來往輪車若川流由煤礦載煤分

送各處之車亦不絕於道中正抵倫敦京城共七百三十六

里車行較美國更速車制每車分三間門設兩旁與美制稍

異外飾遜於美高大亦遜於美而坐處寬闊過之停車處名

愛司登在城西北隅有英人胡姓來此引路 金稅司即將箱

件搬上馬車行三里許至城西班牙街寓所房屋高廣鋪設

華麗即金君得電報後所備者西正金君來談半時許是晚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二八

各街燈火輝煌樂聲齊奏詢為英太子生辰軍民慶賀時也

二十五日至十月初九日住倫敦天氣若美國北土衣重裘

記載見遊覽隨筆

十月初十日午前購輪車票由倫敦至法國馬塞海口上等

車每人金錢七磅零五錫林合洋錢三十六圓二角五分

十一日辰初三刻啟輪已初一刻十分至一處名弗克司登

乃附近車路市肆也管車人來驗票截去一頁仍交還已初

二刻十分計行二百九十七里抵都發海口登輪舟搬箱件

者即輪舟水手賞以半圓都發為英海口對岸即法國北境

中間僅隔海港八十里天氣晴明兩岸可相望也居民約二
萬人有礮臺極鞏固六百年前建以禦法者沿海建望樓塔
燈有稅關有書館有兵房口外水淺船容百噸至百五十噸
者尙可進出大則患膠擱矣午初二刻抵法國海口開利城
碼頭以木建遠出海中約三里登岸乘輪車行二三里至城
內輪車房其箱件卽由管車人搬運午正二刻復登車西南
行開利城沿海一面有垣礮臺周密亦六百年前所建口
外漁船極夥潮退則數里皆沙漲時水至城下大船亦莫能
進塔燈甚高皆新法能旋轉照遠居人約二萬每年有漁船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二五九

驗僱馬車 車價廉於英 行三四里至城中又當客寓一路街道平
坦市肆繁華煤氣燈若繁星行人摩肩接踵車馬絡繹不絕
他處元宵無此盛也寓樓在三層臥室二間客廳一間牀榻
桌椅極新巧幃幔地毯都鮮麗每日房金二十一箇法藍
每法藍合洋錢二角卽五開小洋錢一枚 飯食另計熾垣僅解英語而法人通英語
者不多欲稍事遊覽竟無可借行者不得已僱通事一人法
人兼通英語者由寓帳房招致用以借行法語稱格每升宴
譯卽引導人也每日工食十箇法藍寓中烹庖絕佳色色美
口英國尙不迨其精備若美國則更遜焉信乎法人居美者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三

有言不俟饑極不可餐也計由倫敦至巴里水陸共得九百
八十一里
十二日至十五日住巴里氣候稍暖換綿衣記載見遊覽隨
筆
十六日午刻至吳稅司秉文 近日由費城會所回法者 宅中餐酉初至輪
車房部署箱件至飯館晚餐畢先定上等車坐位 此等車名苦車 每
人另加十一箇法藍戊初一刻開車南行同車女子多男裝
便行旅也
十七日卯初抵里昂城自巴里至此一千零五十三里詢知

此地為法國第二大城居人約四十萬都察院駐劄所也法

都察院二一駐 有大河二一名瑣恩一名羅納山東北分流

此城一駐巴里 至城下合而南至馬塞出地中海水陸通衢貿易甚大所織

錦緞綢緞極精細其水染色尤鮮麗織工可六萬人又有大

書院義塾教堂園囿四周築城垣列礮臺十七駐兵三萬在

此停車數分許客皆下車用茶點復南行七百十六里午正

抵海口馬塞城住格蘭的客寓屋亦高廣華麗午餐後駕車

遊西南海塘風景清幽豁人心目聞馬塞居人約三十萬過

客不計有新老二海口老口狹小二十年來漸拓至北首為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三十一

新口甚寬闊能泊船二千隻為地中海第一大埠老口舊有

礮臺對峙自拓新口後無所用今於口外數小島建礮臺深

得形勢西南有山山頂聳教堂堂頂立銅鑄鍍金神女抱子

像堂高十三丈像高二丈由海面量至神頂可四十五丈工

費極鉅城內多糖坊土人製洋皂洋燭絕佳又有鑄錢局書

館東南百里外有二城一名拉細俄他一名拉先納二處相

距不遠製造局船廠在焉共計由巴里至馬塞陸路一千七

百六十九重

十八日辰刻由寓僱車行二三里至新口上船船名阿娃長

三百三十尺寬四十二尺喫水深二十二尺容三千五百噸

暗輪法國文報船也艙分四等頭等三十五間住七十人每

人船資由馬塞至上海英銀九十五磅每磅合錢一枚二等

十間住三十九人每人七十一磅三等四等在船頭為統艙

三等四十三磅四等二十八磅船主以下至水手共一百七

十二人黑人五十名華人二十三名餘皆為法人房艙之寬

大鋪設之華麗烹飪之精美他國船皆不迨焉每日三餐早

晚兩次茶點二等艙惟無中餐餘與頭等同他國船酒須另

備紅酒 所住亦皆文墨人而法國武官及傳教人參其半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三十一

客以英法荷蘭三國人居多英人赴印度法人赴西貢即越

口今屬 荷人赴爪哇即南洋 誠以此三處即其國之屬

地官商往來不斷也餘為德美日本印度諸國人有德人李

姓數月前偕我 國武弁數人往德習軍政今回華銷差者

日本三人皆貴官子弟赴德國讀書學律學醫一則學成而

歸其二以微恙暫回調理聞彼國共有聰俊子弟八十餘人

在德讀書另在英法美各國肄業者亦甚夥是日已正放船

東行不一時水鑊受損暫停修理西正復行

十九日天風激水舟甚蕩客多不能起立西人嘗謂地中海

風浪有時較外洋尤甚以四面皆地風易窩聚也今洵然

二十日申刻抵義大利國之奈波里城由馬塞至此一千七百零二里城倚山臨海屋連延危樓高聳居人約四十五萬有國主行宮大教堂又有大園林數處沿海礮臺雄峙堅固塔燈亦多在義爲第一大海口建城已二千餘年東南有火山二名非所弗秀常吐烟燄地產佳果海產珊瑚氣候溫和西人頗稱爲勝地惟多山嶺盜賊充斥捕則逸入深山不可獲在此停船二時有半收發書信起卸貨物畢戍刻開行舟折而南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三十三

二十一日辰初舟出西里治海港南爲西里治島兩岸山峯奇峭土皆黃色樹木不甚多而產葡萄桑椹極良東北有埠頭曰墨西拏居人約八萬山產硫磺海中往來船隻多半運此蓋西里治亦多火山也當蘇爾士運河未開之先文報等船悉停輪於此今則改泊奈波里矣以後舟向東南行天氣漸暖換單夾衣

二十三日酉正抵鉢碎此爲地中海盡處蘇爾士運河北口前皆沙漠無居人開河後始漸成市肆地屬埃及回教人居多歐洲各國人亦有共約萬人賭館甚多河口有塔燈高一

百八十尺計距奈城四千一百八十里在此停泊因運河窄狹夜間不可行船且必須領港人也客多上岸稍作遊覽

二十四日日出解纜進運河舟行甚緩恐快捷則輪軸激水有損河道西初至河之中段廷莫薩湖停船僅行一百三十二里湖西岸爲阿斯巴尼拉城城以埃及總督得名開河後始建居人約五萬法人里息勃斯勃開河於此築別墅焉距湖數里西岸高處有埃督行館

二十五日卯正開行復經一湖此湖昔通紅海嗣爲飛沙填塞湖水凝結爲鹽塊若山積開河後湖水驟漲鹽亦消化又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三十四

聞從前此處可十年無一雨今則地脉流通或三四年一雨一二年一雨矣連日沙漠薰灼炎氣逼人未正出南口抵蘇爾士計距廷莫薩湖一百五十五里在昔此地尙稱繁庶以東西往來客貨必由此登陸轉運自開河後亦漸漸冷落矣居人約一萬四千回族及法義人居多停船一二時酉刻復行南入紅海天氣熱甚客皆換夏衣飯廳用風扇房艙夜不能寐先是客皆於馬塞上船時預購長籐椅置船面至此則臥椅迎涼每夜漏三下始能歸寢誠以海形狹長兩面皆山南風自赤道來四時皆熱早晚天半赤霞倒映海中若生萬

樹珊瑚故西人曰紅海

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舟行紅海中海水不波每日能作細

楷鷗燕逐船飛有依人之態飛魚亦多

三十日午後南風厲甚極其顛簸夜半始息連日酷熱日飲

冰水數升不解煩渴

十一月初一日午正二刻抵亞丁停船其地屬英國北距蘇

爾士四千九百七十里時有阿非利加洲小兒皮色青黑鼓

棹而來船長僅數尺刻木為之不畏風浪客以銀錢擲海中

羣兒爭先沒水握錢出客皆譁然為樂未刻偕法人威基謁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三五

亦効力我 國海 關今假滿回華者 上岸至經理文報船友處小坐乘車出遊

山徑紆迴山勢突兀怪石猶惡土赤劣無草樹山東有頸地

西人謂若 潮退時可通阿刺伯回部英於山之高處及瀕海

要隘建築礮臺既周且密堅固無比山口如門有一夫當關

之勢又於山腹鑿道以行有兵房數十所屯兵二千設總督

總兵各一員資鎮守蓋此山為屯石炭濟海船之所又當紅

海門戶往來印度必由之路故英甚著意焉居人約二萬五

千回族及阿非利加人居多皆傭工服役之流其人樸質安

分終年無鬪毆事地甚炎燻或一年一雨或二三年不雨淡

水缺乏英於各山窩聚處相度鑿池曲折灣環上下聯絡西

人謂其形若礮臺洵然而建築之奇異幾若神工鬼斧所成

者天兩山水匯灌其中以資飲食並灌溉花草皆自印度移來

由輪船用機器以水火二氣化海水為淡水而成冰西國行海輪船

食用淡水亦係此法並多鑿水井寄居者以羊皮全張縫為袋一驢背

五六袋或川駱駝以巨桶負載或黑人男女腰駝背負羊皮

袋往來不絕於道者皆淡水也船中裝煤既畢戌正開行向

東而駛一連數日亦尚平穩惟氣候炎熱夜不能臥每見大

魚長丈許千百成羣排若隊伍與浪爭逐不知何名或謂即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三六

飛魚也

初七八兩日向東南行將近錫蘭島則向南行

初九日戌初抵錫蘭島夜間不能進口暫泊口外其地為印

度之南海中大島今亦屬英

初十日卯正進口行半時許停船地名戈爾錫蘭極南海口

也由亞丁至此八千一百十三里客由英至印度會城加爾

格達英國總督駐劄所者在此換船口左首有白石塔燈高矗雲表

兩岸綠蔭參天幽雅特絕皆椰林也早餐後乘小艇上岸每

人船資一錫林艇制奇甚刻木為之長逾二丈寬不及尺深

倍之客列坐左右船艙首尾二人棹槳以行船左首尾各橫
繫一木長五六尺其末與水平復駕一巨木若與船相抵昂
者詢知爲風浪甚大非是無以免覆溺患口內停兵船商船
數艘滿懸旗幟五色飄揚是日乃西曆十二月二十五日耶
蘇生辰先至英國客寓小坐託寓主代僱馬車遊烏窩臘
樹林 西捏門加登 即肉 性國 入古刹觀釋迦牟尼像像與中土
佛教供奉者無異番僧削髮披黃布若袈裟見客亦合十爲
禮以小銀錢一枚購貝葉番書數頁嗣由海濱路回船已酉
初矣按戈爾有城堆堞若中華城內有英兵及印度兵駐守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三七

檳榔嶼俗稱新埠亦屬英右爲亞齊屬荷蘭內多高峯山水
清勝聞檳榔亞齊兩處寄居華人實繁有徒
十六日晚見左岸塔燈二一距新加坡七八百里一距約五
百里
十七日巳刻見左岸諸山綿亘百餘里如列屏右有十數小
山浮海中鬱然若碧芙蓉山內多虎能於海之窄處浮游往
來午正二刻抵新加坡按新加坡爲麻六甲極南海口今亦
屬英進口行一刻許就本船碼頭停泊由錫蘭至此計五千
七百里碼頭東南爲英國城有教堂塔亦高聳未刻上岸僱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三六

海口建礮臺周約三里守以重兵而貿易不大居人不满一
萬土沃候溫宜穀饒蔬果椰子檳榔波羅密尤繁碩桂皮肉
果最良野花匝地多不知名林內多象山產寶石土人來售
象牙珊瑚各器絕精售寶石約指盡偽也早晚天氣若中土
暮春日午熱甚若仲夏
十一日巳正二刻開船東行連日逆風行甚緩
十五日清晨舟折向東南左右有山或遠或近或隱或現絡
繹不斷詢知左爲麻六甲右爲蘇門答臘中間海道由西北
而東南寬處三四百里狹處僅三四十里入口偏左有島名

甚佳戊正回船此處居人共三十餘萬中華及本土人最多地產胡椒蔗糖天氣極熱每日晴雨參半其地極南距赤道僅三百零四里當日馭所正照宜其四時俱夏也然多樹木無瘴氣故居人亦少疾疫其就各要隘建礮臺戍以兵設有稅關權稅頗輕寄居界內華人亦無他費僅按月稍取巡捕資惟土人恒與華人冰炭稍有睚眦卽思報復華人每爲其殺害幸英官尙能拘究嚴禁之

十八日爪哇接客貨輪船未到再停一日故復上岸遊花園

數處有黃埔音近王波加登譯即花園者爲粵人胡澤璇所築住眷其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三十九

中花木甚繁珍禽異獸亦頗具胡爲粵之黃埔人久居新加坡緣英籍南洋各埠貿易甚大現充俄國領事官西人多稱之曰黃埔幾不知爲胡姓矣英人以其練達甚敬禮之凡華人犯案到官非此君至不訊斷焉

十九日已正二刻解纜出口後舟指北行連日東北風大作因在船日久波浪尙可耐憶自奈波里東行至新加坡計程二萬數千里歷時幾及一月舟行俱平穩每日能作小楫舟子云山新加坡折而東北行適當逆風波浪日大一日矣二十一日已刻見西面十數山蓋海中詢爲波羅康德距越

南海口三四百里現屬法國法於山中建兵房監獄凡西貢罪人徙居於此山產燕窩良戊正二刻抵越南海口停船

二十二日寅初進口溯瀾滄江而上兩岸花樹叢雜青翠欲滴闊處二三里狹處不過二十丈計北行一百八十二里辰初三刻抵西貢山新加坡至此二千四百二十一里碼頭在江之西岸隨波上下若浮橋考西貢爲越南國極南海口屬嘉定省境其國衣冠文物頗似中華以其自漢以來久被聲教也咸豐初年因殺害天主教人及商船水手事與法人構兵十載不勝始議和割三省地與之西貢三省中最得形勢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四十

處也法設總督兼水師提督一統兵四千駐鎮其地又擇山頂要害處築礮臺以守既然欲效法英之於印度焉越南其危乎哉西貢西南三四里爲中國城地名超倫店舖亦多立有二會館華商販米出口者不絕於道聞西超二處居閩廣人約二萬散居法屬別埠者尙約五萬五千人上岸僱車先赴超倫街道房屋悉若中國閩商黃發成邀往中點黃爲漳州人亦隸英籍爲此間巨賈嗣至江邊洋船灣泊處見洋房二三十所法督署甚高大署後爲公家花園客寓亦多即所謂西貢也遊畢回船此地天時與新加坡畧同由叻水秀

禽聲歡然百花四時不凋百果相續不絕誠爲南方樂土法見華人來此日衆以爲可得理財之道也特册新章以魚肉之凡華人居此者有進口稅出口稅身稅屋稅地稅招牌稅六項初進口先至華人會館由董事錄名報法官給執照每人收進口稅洋錢二圓五角以二圓歸法官五角爲會館經費執照期以一年屆期換照不論貧富每人納身稅洋錢五圓婦女及十六歲以下者不徵以後每年悉遵此例地稅視地方情形分上中下三等上每法國正方一尺合中國正方二尺七寸者每年徵洋錢三分七釐中等視上等減半下方二尺七寸者每年徵洋錢三分七釐中等視上等減半下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四一

等視中等減半屋稅估值百圓每年徵稅六圓招牌稅視貿易大小區爲五等一等每年徵稅二百圓二等一百二十圓三等八十圓四等四十圓五等二十圓其店主身稅亦即遞增如招牌爲一等者每年改徵店主洋錢六十圓二等者二十圓三等以下仍照每年五圓將來出口按進口例各輸二圓五角其進口稅身稅兩項執照須隨身攜帶備巡捕查驗另設關以權貨稅稽查極嚴嗟乎舉大地無此煩苛之政矣較新加坡英例誠有霄壤之別觀英法兩國者亦可於是審其幾焉

二十三日卯初開船已初二刻出口折向東北逆風而前舟極蕩

二十四五兩日尤甚

二十七日午初抵香港山西貢至此計三千四百七十七里進口左首爲香港右首爲九龍司海中商船多隻檣如插箸一望無際聚市之處屋皆三四層背山而海鱗次櫛比至晚燈火齊明由海濱層疊而上不下數千萬蓋大觀也

二十八日乘籃輿遊公家花園地方不甚大亦尙幽靜娛目午初遇吳中王君紫詮言談半日頗能洞悉中外機宜雖坐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四二

而言要皆可起而行也不意天南羈旅世不知其才良可惜哉聞此間華人約十三萬洋人四千地方繁盛遜於上海景象亦不同蓋上海爲平壤此則環抱皆山也粵東海口在其西南相距二百六十四里有輪船日日往來天時仍和暖衣夾衣持紙筆早晚稍涼換棉衣

二十九日午正開船

十二月初一日辰刻過潮州戌刻過廈門

初二日夜半過福州

初三日巳正過溫州

初四日寅刻過甯波申刻抵上海亦皆逆風而行波浪較地
中海更大天氣日寒一日客皆在飯廳圍爐飲酒不復至船
面行動及抵上海則朔風凜冽衣重裘矣計距香港三千一
百三十九里自法國馬塞海口登船至上海止爲時四十六
日共行三萬三千九百八十九里內蘇爾士運河二百八十
七里原爲陸道故仍以丈
計量船主指時辰表告圭曰上海酉初倫敦纔已正耳

環遊地球新錄

卷四

東行日記

四十三

代小史卷之六十六

北邊備對

宋程大昌撰

淳熙二年臣大昌備數講官因講禹貢壽皇問曰卿言中國山川悉
矣北虜地里亦能詳知之否大昌對曰虜無文史間有可傳者多
弗詳實臣安敢強以不知為知也後暨紹熙大昌乃得奉祠家居
無為常愧前此淺學無以酬塞額問追采古來中華北狄樞紐相
關者條列而推言之則虜事雖不盡知而亦可云涉獵矣初時奉
訓指問者惟北狄故專主北以言不容雜舉他虜也

四海之遠中國者在山東則為東海在廣南則為南海人人得而聞
見不待證說若夫禹迹所及西境流沙而極不言西海東北嘗至
碣石而北海之名不著于經則謂外薄四海訖于四海者如之何

而四也漢武帝事遠有效使命方行四表故西北二海遂有身歷
而目擊之者非道聽塗說之比也於是條支之西有海焉先漢使
命固嘗見之而入諸史矣後漢班超又嘗遣其弟固親至其地也
至於西海之西又有大秦者焉波也夷人之與海商皆嘗往來若
夫北海則又其甚遠者矣而霍去病之封狼居胥山也其山實臨
瀚海者北海也蘇武郭吉皆為匈奴所幽寘諸北海之上而唐史
所載又曰突厥部北海之北更有所謂骨利幹之國焉在河北岸
也然則詩書所稱四海者實皆環夷而四之非寓言若夫西北
二虜有西海相海青海蒲類海蒲高海居延海白亭海鮮水海皆
皆竝海立稱然要其實致則衆水鐘為大澤如洞庭彭蠡之類故

北邊備對

借海以名之非真海也李吉甫辨白亭海而曰河北得水便名為
河塞外有水便名為海其說確也班固叙張掖之水曰羗水出羗
中東北至居延入海則真以居延為海矣

漢綠邊九郡五原鹽州朔方夏州雲中雲州代郡雁門定襄忻州
北平平州上谷易州漁陽薊州

秦漢河南漢史凡記三輔以及虜事而曰河南者非洛陽河之南也
上郡北地隴西朔方西河皆在積石豐勝龍門三河之南故曰南
北狄者大王之德嚮宣王之徽仇幽王之犬戎桓公之山戎也為其
居四夷之北故總名北狄也至戰國遂有林胡烏桓之先也後為
鮮卑至漢初東胡遂為冒頓所并而冒頓國于東胡之西即漢世
之匈奴也漢史之叙北狄事自秦以前皆名為犬戎而史記李牧

傳已有匈奴之名則狄人以匈奴為國號久矣若以時世求之則
蒙恬所卻之胡其酋長即頭曼也故漢史曰頭曼不勝秦而北徙
頭曼者冒頓之父也頭曼之時已稱單于後又增稱撐犁孤塗單
于史著其義曰撐犁者天也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自秦至漢在北
最強者惟此一族他虜雖盛莫之與京也後魏之世蠕蠕社喻始
改稱單于為可汗者其擬則皇帝也故唐高宗曰今之可汗古單
于也突厥也者本匈奴之北部居金山之陽以鐵工屬蠕蠕已而
益大改稱突厥突厥者堯年也以堯年名國明其肇迹於兵也唐
初頡利大盛所據之地二番薄海南抵大漠其地正與華夏對立
而力亦相抗若夫元魏拓拔本亦北虜其勢既盛乃竊用中國禮
樂盜居中國郡縣不容刻為偏北之虜故皆不錄唐自突厥以外

七二五

其疆大能與中國抗力者薛延陀回紇沙陀吐谷潭四種最大若吐蕃雖嘗侵入北境其實西戎也

契丹五代史曰契丹在潢水之南黃龍之北鮮卑故地或云亦鮮卑別種戰國之世命為東胡者是也及阿保機併小族稱帝授立百晉又得其所割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十六州蓋其地東北有盧龍塞西北有居庸關中國恃此以限界北狄自十六州既割之後山險皆為虜有而河北盡在平地無險可以拒守矣

回紇九姓 唐史回紇者其先匈奴也後呼鐵勒薛延陀者回紇之部落也貞觀初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為最雄強已而回紇攻薛延陀併有其地遣使獻功太宗為華靈州次涇陽受其功乃以回紇部為瀚海都督多質葛部為燕然都督凡六部督天寶初回

紇之臣裴羅襲破拔密自稱骨咄祿毗伽欽可汗天子以為奉義王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德韃山南去高闕無二千里則去塞甚不遠而又盡九姓之地九姓者曰樂菴羅曰胡咄葛為族凡九也其後裴羅又殺白眉可汗得地愈廣盡得古匈奴地肅宗初遣兵助六丁王收長安帝以幼女妻之此在唐之中世北虜最強者也匈奴之族雖曰逐水草遷徙不常然亦擇形勢便利據一地以為之庭猶中國之有京邑也遇戰爭游獵則隨事而出事已復歸其舊

其設險據要略與中國同惟不建築城郭則大異耳

東西南三夷皆以有城郭為固至於北夷則以不立城郭為武韓安國曰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颶風去如電居處無常難得而制漢叙西域諸國有城郭國有行國城郭則其築城有守者也

國則不立城郭而以馬上為國者也

匈奴屯聚之地則曰置庭突厥兵師所駐即曰建牙其實一也

黃河自鹽澤西來暨達潼關其面勢所向凡四大折或與北狄分境或當北狄來路其初一折由積石而逕湟中則鄯蘭也是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千餘里比河西岸即為涼肅甘沙四郡是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達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柱大河是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為榆林北境固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兩面皆抵大河也自此而往直至潼關皆是河南矣此又一折也

長城古來築長城以扞北虜者四世燕趙秦隋也秦制多承燕趙而隋氏不盡因秦也史記燕城起於造陽而至襄平遼陽造陽者上

歷代小史 卷六

谷地也襄平者遼東縣也遼陽者遼水之北也皆燕國邊胡之地故其建築亦在此地也趙之城則自代地而西屬于高闕代者雁門郡也高闕者靈州北流河之西陰山之上游也趙武靈王國於雲代故其備胡之城但能竝河而南以極乎趙境耳至秦已并六國天下為一西自上郡北地而東至遼東西悉為秦有故蒙恬之致役也西起臨洮則中國極西之地也北屬遼東則中國極東之地也自東迄西殆萬餘里無論燕趙之與岷蘭其在當時蓋無一地而無長城也於是會合三制而要其所宿則秦城之長固周乎中國之北矣然審而求之則其城不皆秦築也秦但補築使足耳元和志曰開皇長城自代之繁峙縣北經蔚州北十里入飛狐縣夫其自代而蔚則極北而與虜邊中國之地不出此外秦人為城

以城中夏勝地固當在此矣志又曰開皇城起風州合河縣經幽州皆因古跡修築夫嵐州者樓煩郡也初為胡地後為趙惠文所取則合河縣固可立城矣幽州者戰國時屬燕地則非趙人所得有何由可施版築也是前乎燕趙別有築之者史所不傳故築言因古跡修築也以此知古事湮落無載者多也元和志又有大業城在靈州懷遠縣界河外則越積石河而北秦無此迹矣

大漠漢趙信既降匈奴與之書謀令遠度幕北以要疲漢軍故武帝必欲越漠征之而大漠之名始通中國也幕者漠也言沙磧廣莫望之漠漠然也漢以後史家變稱為磧磧者沙積也其義一也

王門陽開漢之兩關皆在燉煌郡壽昌縣通典曰漢龍勒縣也王門在縣之北陽關在王門之南故曰陽一陽而設兩關者自此而越

歷代小史卷六十六

西域有南北道故也

居庸關太行山南自河陽懷縣迤邐北出直至燕北無有間斷也此其為山不同他地蓋數百千里自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越獨有八處竈通微徑名之曰此居庸關也者即其最北之第八徑也此徑東西橫亘五十里而中間通行之地才闊五步即李左車謂井徑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險可以類推也

天山即祁連山也又名時漫羅山又名祁漫羅山蓋虜語謂為祁連也時漫羅也祁漫羅也皆天也通典元和志於張掖縣既著祁連山矣而伊西庭三州皆有此山則是自甘張掖而西至于庭州相去三千五百里而天山皆能周徧其地則此山亦廣長矣

陰山漢朔方之北雲中之南代郡之西高關之東有陰山焉又有陽

山焉漢書音義曰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予以史漢本文考之始知陰山陽山皆在豐勝河之北謂為河南者誤也

燕然山後漢和帝永元元年竇憲與耿夔出朔方鷄鹿塞至涿山與南匈奴兵合憲分遣精騎與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八十一部俱降遂登燕然山去塞五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若夫燕然山者必在速邪烏之地而速邪烏必在漠北而非前之燕山也

焉支山霍去病元狩三年出隴西有功武帝曰驃騎涉狐奴轉戰六日至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戰擊蘭下通典甘肅州丹縣有焉支山匈奴失之乃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說者曰焉支闕氏也今之燕脂也此山產紅藍可為燕脂而闕氏資以為飾故失之則婦女無顏色其說或然也

歷代小史卷六十六

峻稽山應邵曰峻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以為蔽障路

金山隋唐間突厥阿史那氏得古匈奴北部之地居金山之陽

賀蘭山在靈州保靜縣山有林木青白望如駿馬北人呼駝馬為賀蘭